

叢書集成續編

一九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八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河濱遺書鈔六卷	清 李楷著	關中	一
鄭東父遺書六卷	清 鄭杲撰	集虛草堂	一二七
春秋說二卷			一三二
論書序大傳一卷			一六九
書張尙書之洞勸學篇後一卷			一八五
筆記一卷			二〇八
雜著一卷			二一九
燕僑齋文牘一卷	清 陳熙治著	陶社	二三七
文別集——民			
校經室文集六卷補遺一卷	民 孫葆田著	求恕齋	二四一
觀古堂文外集一卷	民 葉德輝撰	卮園	五三五
觀古堂駢儷文一卷	民 葉德輝撰	卮園	五四三
卮園山居文錄二卷	民 葉德輝撰	卮園	五五七
卮園論學書札一卷	民 葉德輝撰	卮園	六〇七
小自立齋文一卷	民 徐珂撰	天蘇閣	六三三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四卷	民 張其淦著	寓園	六三七
彤芬室文一卷	民 徐新華撰	天蘇閣	七二七

河濱遺書

河濱遺書鈔序

河濱遺書自其全集簡而出之者也河濱所著有霧堂集
齋閣集想閣集過楚集朝萊山房稿枕上集凡百餘卷何
以默出此不欲天下動以文章之士目吾河濱也古今作
者繼起圖書日增幾爲二酉之所不能藏而四庫之所不
能糾識者有積薪之歎矣然天下之故日出而不窮才人
學士卽安得無言言亦安可以無作故載籍之興當與世
運相終始十三經二十二史羣書之江河也諸子百家派
衍而支分者也經不可復續而傳可續史有國史爲之續
餘則各自爲書吾又惡識其所終極近世叢書之集紛出
河濱遺書鈔序

關中叢書

匯衆浸而爲巨澤使人游泳其中惟其意之所適亦自足
目快心但或雜收無擇不足以羽翼經史反有害焉卽以
漢魏叢書言無論作者之爲贗爲真周書固勝于穆傳紀
年亦等於越絕若夫漢武飛燕之傳宜有微意而使讀者
志邪故不如白虎通漢官儀也神仙搜神之作自紀所聞
而使閱者信怪故不如羣輔錄高士傳也何也凡書之傳
惟皆爲斯世有用之言乃不悖經史而有補於經史否則
非蛙鳴蟬噪徒聒人耳且等蠅蚊之聲鬧亂人心矣余嘗
欲準此意刪集諸家叢書共爲一部分類別門更隨世代
爲次使後有作者皆得續入以與全經羣史並爲巨觀傳

於無窮而竊以爲論文猶後焉先河濱著書滿家名震一
代當時文章圭臬如錢牧齋李大虛皆遜謝以爲不及何
論餘子顧其自少鍵戶華山卽思有爲於世故凡生平所
作不爲無用之言惜全集已多散佚所存者亦大半殘缺
不完當世景慕之士有欲得片紙隻字恨不可購者矣余
蒐羅校對數年思欲重刊公世質於同年王子葵圃葵圃
謀於同里司馬晚九暨文學雨蒼兩謝君皆樂出貲以成
此舉因合選諸集分爲三部而先以遺書付梓文選詩選
次焉要皆非敢有去取也就巾笥所存與存而無缺者擇
之故於全集尙不足什之一也嘗觀魏晉以來卽尙文集
河濱遺書鈔序

關中叢書

大抵皆隨意論著隨時應用之作必自爲一家而後可云
書河濱以不可一世之才讀盡鄉壤之書時抒蓄積揮毫
萬言南州謂比於漢人當不在揚雄桓譚以下閱此數種
後或有哀集叢書與余同志者吾知其不能遺矣雖然是
未盡河濱之書而中亦尙有缺簡世苟有藏吾家書不自
吝惜者余不敏他日尙當糾校而補益之庚午臘月河濱
七世族孫元春書於洛陽旅舍

河濱遺書目錄

霧堂經訓 共八十九頁

霧堂詹言 共四十六頁

霧堂雜著 共三十五頁

岸翁散筆 共五十一頁

飛翰叢語 共十七頁

楚騷偶擬 共二十七頁

河濱遺書鈔卷一

朝坂李 楷叔則著 晉安黃文煥坤五參訂

霧堂經訓

易

今之易孔易也以孔子之言繫于文周卦爻之後又于其
總論者別為上下兩篇是以孔易行於世其猶稱為周者
亦孔子之意也其尊于六經之上者以其世則伏羲為先
以其文則三才共貫乃有終身於易而不知易者非易之
亡也孔子之亡也必如孔子之學易斯謂之學易易道不
其難乎雖然易可學也惟聖能為易故有先天之易後天

河濱遺書鈔

卷一

關中叢書

之易易無典要此其一端若其泥于一而不知變不變則
不易何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乎故聖人者易之身也
易也者聖人之心也孔子之心義文周公之心也亦天下
萬世之心也以心涵性命者以理為權輿易之理孔子已
詳言之矣學者之于心已有可持循矣大哉易乎至哉心
乎

繫辭三陳九卦予于二十年前思倣其意義取乾訟師蠱
噬嗑賁蹇解渙節九卦以為救時之策今錄其略曰乾者
天之所以為天也君之所以為君也天常乾故曰健君當
乾故曰自強夫聖人而君者莫如堯書則有倦勤之文豈

其強之息與堯之德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蓋已有不專于
強者矣當其時帝摯不道堯固諸侯而習見夫天子之事
者也尚在冲齡遂踐帝位固宜其赫然有為于天下而史
官之所紀者親九族平章百姓皆人倫之常事雖以治歷
之大典亦不得先此而治之蓋堯以天自任其臣又皆聖
人則于己可以不勞其所謂揚側陋者蓋為天下求人耳
求人者不自用其剛也故史臣紀堯無剛健之文堯之意
實不端在于剛健也堯有言允執厥中斯可以兼剛健中
正而有之說者以元愷未即舉四凶未即除為帝之廣大
由是觀之乾之為乾可知也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乾剛故

河濱遺書鈔

卷一

關中叢書

乾也其用柔亦乾也以卦推四時之象利貞秋冬陰之功
也以爻推六龍之義亢而有悔陽之過也夫秋冬之際近
于殺矣而乾則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亢悔之交數已窮矣
而乾則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故陽剛不可以太過非惟理
也亦勢也非惟人事亦天道也孔子之言乾曰仁以行之
其言坤也曰方其義也嘗以驗夫剛毅近仁者與好剛不
好學者矣能以仁為心者此天下之至剛也不以剛自恃
者此天下之至仁也惟仁者宜在高位上有飛龍之君下
有見龍之臣即其潛者亦龍也天之生才故君之所不勝
用也何哉其所謂亢龍者亢則賢人在下而不我輔是以

仁而流于不仁者也是故長人之道止在體仁和義之事取諸利物其于義非不尚也以元計之此爲三變元之統天統以仁也元者善之長也是天之心而堯之所以爲好生者也天下之理惟仁爲純惟仁爲粹惟仁爲精人君之法天在法乾法乾者體仁而已矣苟其不然秦皇漢武猶其善者耳以乾剛獨斷于天地之和遺萬物之災必將有不忍言者乾之爲乾諒不其然也

訟者言之于公也天西而水東上下之情迕訟所自生天下之所以多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之無訟者上也則使之訟者亦上也爲上者獨奈何以

訟相率乎獸則善搏盜則善攫化而導之猶不足以爲治教之以訟其意亦以爲治之也而害治愈甚天下之禍自此而釀一則察見淵魚一則凋傷元氣俗競而民悍悍則不可以相仁罰多而民窮窮則不可以爲善不必爲誅戮放逐淫刑以逞之事而爲之上者以棘木桁楊爲治具投匭告密爲妙理糾察鞫審爲能事此非帝王之所宜也作易者慮之以爲有孚而窒尚以惕中爲吉必成其訟則有涉川之凶詎止爲臣民之好訟者言之乎蓋爲在上之聽訟者言之也中正之尚尚其訟而歸之于無訟者也險健之戒戒其可以無訟而相角以成訟者也故天下之心平

易相親則安嶮巖叵測則危仁讓相成則治強暴憑凌則亂險健者訟之所以爲淵也上不此禁而反以爲倡使有司臬憲之事皆相聞于朝廷之上登聞之鼓日不絕甚之則大臣小臣文臣武臣宮中府中君子小人狺狺而不休天下之人魚驚鳥駭莫知所措古人之意必不其然矣故曰獄市者人之所以并容也周禮有調人之職凡其可訟而能忍以不訟者皆淳良之事守身保家之道也觀于六爻之中不永所事不克訟者若有與辭至于上六終訟有繫帶三褫之辱聖人之于訟也固不欲其罔民也夫訟者下之事使之訟者上之事譬之于父曰使其諸子格鬪怒

晉以爲樂非居家之祥矣觀於五之元吉夫乃知中正者之使民無訟也昔在春秋之世元咺訟其君世道至此極矣魯人有父子相訟者孔子囚之使其悔過所以喻父子之恩治人倫之本也紂爲逋逃主萃淵藪不但偏聽讒譖爲滋訟之原蓋天下之奸民於焉簧鼓其誤天下也卒以自誤則所謂入于淵者上下共之矣讀訟卦者可以得炯鑒焉

師者天下之不幸也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象乃以地中有水爲古人寓兵于農之意夫天下古今何處非地水故師旅之事常與天地相終始抑在兵農既分

192 冊 59 頁 788 L 冊 86 2 A

之後古道不復欲行古法取民以為兵而天下愈以不安
于是言兵者蒿目以為難初則未練無以集眾而為強久
則消耗多至化強而為弱蓋治兵之法莫善于師卦之象
矣曰師貞丈人吉考尚書之所載禹征有苗會羣后而誓
師曰以爾眾士奉辭伐罪其師則羣后之師也益之贊禹
則從禹而征者也苗地距帝都為遠師未可以用四方當
用羣后之近于有苗者徂征而三旬逆命其師當未入苗
境故未有征戰當是以文告往諭招徠解散之禹用益言
班師振旅不聞其請命于帝羣后不以為擅而帝不以為
專此即閩以外將軍制之者也苗民來格乃在班師七旬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五 關中叢書

之後考其時在虞舜之三十八載焉計舜攝位窺三苗于
三危則在唐堯之己未舜雖加罪于有苗而苗之負固猶
然不服至于禹征之歲為時已八十六年矣苗民荒遠帝
不忍誅苗又未嘗有犯順之事故命禹徂征聽其班師而
有苗卒以歸服此又可見聖人用師有征無戰之象焉以
禹為丈人之將以班師振旅為師貞之法師之在三代以
上者大略如此治甘誓有左右御馬之文胤征有同力王
室之告湯則厲以拏戮武又詳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費誓則甲冑弓矢戈矛鋒刃之屬杜獲敘舜之命
為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之禁尤為詳備因知三代

之將三代之兵律遺法具在為人君者命將出師將不可
不慎師不可無律此亦足以驗易于人事矣長子帥師弟
子與尸天下未有選任大將而可以它人參之者參之以
文臣或不習其事參之以內豎又多撓其權故夫能將將
者推漢高祖唐太宗宋藝祖為最焉師出以律否臧凶天
下未有兵無紀律而可以成功者未有將不賢而能有紀
律者古之善用兵者無算皆其備知勇信嚴而自律以廉
待下以仁者也將不廉則剝削士卒兵不廉則攘奪犯法
將不仁則寡恩心離兵不仁則違天者多咎是故君以田
禽執言而將必以賢師必以律蓋于其左次者不督之以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六 關中叢書

自戰夫亦猶大禹伯益之旨也若夫不擇將不練兵不申
紀律而必以戰勦為急則是自毒其民耳為民而用兵反
因兵以害民將謂之何易之言曰行險而順師者至險之
事也丈人之貞則大順之大道也險而不順何以奏功何
以開國承家哉夫天下之所謂田禽者外譁內訌二者而
已將得其人兵有節制則無事不成然則黷兵者與銷兵
者皆非其正讀師卦者不可不知也
蠱者治亂之關也蠱元亨而天下治聖人若曰天下無不
可治之事亦無不可治之時人以蠱壞為不可救而自棄
者是人事之不修非天之罪也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在

蠱卽有轉蠱爲治之機其奈何以怠緩苟且之計違天心而失治理乎利涉大川者先之以勇也先甲後甲者繼之以慎也知蠱之所以爲蠱而反其術以濟之是其道固有昭然可舉者剛上而柔下非君驕而臣諂乎巽而止非下卑巽而上苟止乎反之則君求輔而謙冲百工毅然以右爲靖獻者各舉其職握權者勉進其業此之謂涉川此之謂先甲此之謂後甲兢兢然以蠱爲憂乃能治蠱以與天下更始故爲君者惟恐蠱之在于上爲臣者惟恐蠱之在于下天下之蠱斯可以窮變而通久無曰蠱之名爲不祥上與下姑且諱之于不信夫不以爲蠱斯蠱矣知其蠱而

救之斯不蠱矣古之人創業垂統竭心力以經營之三代以下之令主比比皆然莫不貽子孫以安卜龜歷之綿何蠱之有哉蠱之生也其在繼世之君乎譬之于有家者其祖宗辛苦而成之其父母逸豫而壞之是其蠱雖非子之咎然已有肩之于吾身則不敢蹈父母之轍而益隳夫祖宗之緒一舉夫父母之蠱而振作之蠱之來也非一端振蠱而治之亦非一端其善者爲幹蠱其不善者爲裕蠱故初之蠱也淺其幹之也易又以其父稱考之時身任其事而不憚改父之所爲謗議易生沮撓有人其事危似于變亂先人有乖紹述而其理則甚吉蓋以其意之承考者知

之幹蠱者不當如是耶若夫蠱在于母非母壯子幼垂簾攝政則亦宋之太后臨朝之時也母之蠱非父之蠱幹其蠱而得中道此蠱之一變也三之欲幹父蠱者與初雖同其勢漸異五之能幹父蠱者則不但可以治之而且有聲譽此則中興之主克纂祖訓者也夫如是則天下治矣賢者可以不出矣不然上六之不事王侯何所取於蠱壞之世哉夫裕蠱者尙且不可況于置之膜外乎是故蠱有在于朝廷者君臣共治之蠱有在于家庭者父子各治之以此推之父之事賴于子君之事賴于臣臣子之責視君父爲尤重讀易之蠱而不知所以治天下則天行方在於元

亨而人事自取于禍敗不能爲唐肅宗將必爲宋高宗此豈獨其君爲之哉其臣實有以成之矣有天下者可以得龜鑿矣

噬嗑爲獄聖人之所大懼也人無日不噬物國無日不治獄以臣民爲頤中之物必齧而去之夫豈聖人之意哉仰觀電雷之象光芒閃爍下已畏其不測而雷霆又不及于掩耳獄之爲威殆有甚焉天怒不竟日獄吏之貴所以奉天子之意者無已時獄中人譬之頤中物矣學易者蓋于此三致意焉象天之電以爲明又以雷爲合而章蓋所尙者明也非威也明以察者恐獄之有寃也合威以爲明者

198册 788頁 90頁 關中叢書

恐獄之猶有變而下情之終不白也爰書將具要囚將成獄也者人之生死係之故於此乎再三矜疑思所以生之而不得然後論死而不赦此在讞獄者不敢任剛以作威則以柔為主以中為極柔則以仁馭天下而中則兢兢于過與不及之間聖人之意以為噬物者有難易斷獄者亦有難易夫豈謂強悍不法者之為難良懦無辜者之為易哉斷獄者揆之以理則為貞加之以慎則為艱先于吾心存其明罰勅法之意必不使獄之有冤夫如是乃可以定人罪之重輕而人不怨不然則滅趾滅耳雖無所不可而于刑獄之際其違自心者多矣且夫獄與刑之不同也有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九 關中叢書

獄成而刑者有疑獄而未即刑者獄有出入有平反刑則一定而不可變者也稽于呂刑惟苗民之五虐為淫刑之始有賴于舜之振救也故其詞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周王審知之故命典獄者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其諄諄于今之所當懲者惟是苗民不察于獄詞又不擇吉人以觀于五刑之中故有庶威奪貨制刑無辜之事夫今之獄猶古之獄也為有苗之獄則貴者得以免貨者得以賄為士師之獄則不但訖于威亦訖于富刑之為刑鑒觀于此亦可以知戒矣噬嗑者噬其有間者而已矣僉壬小人為君子之間盜賊奸宄為良民

之間宦寺讒人為宮廷之間此乃所以宜噬也夫如是獄敢輕乎哉

賁者致飾之遺也致飾以文文盛者天下之美觀也然天下事有本有文純任虛文不可以為訓序卦又有亨盡之懼勢將趨于剝矣是故卦以小利有攸往爻以白賁為無咎此文周治天下之大端孔子之所以占賁而愀然者也夫三代之文惟周為盛周歷獨綿於八百今考其文于凡制度皆兼虞夏殷而為之賁之用大矣賁之所享亦久矣西周禮樂之治東周文辭之功空名以繫大義言語而散于戈雖在七雄之時餘風猶有存者周孔諸聖人豈不欲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十 關中叢書

天下之常文哉已不能不為文盛之憂矣天以日星為文非以日星自飾也地以草木為文非以草木自飾也聖賢以六籍為文非以六籍自飾也有天下國家者知文質損益之事關氣運之盛衰尚其文不尚其飾雖在黼黻皇猷潤色化理終不能黜本計而未是求是可以剛柔交錯之故審其輕重焉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於乾坤之變而得文明以止之象夫然則文明而不可止者不可以謂之文明合離與艮而觀之當自有賁極反本者矣大象之所云明庶政無敢折獄者何也庶政猶可以粉飾獄情無貴于浮辭自初至于四其文猶以賁為事五上則丘園束帛以漸

于白賁者何也賁趾者剛之未涉于柔者也賁須者柔之有資于剛者也賁濡者剛之有資于柔者也四之賁如皤如者柔之相資于剛者也主賁者以敦本尙實爲天下倡故其成也爲上得志治天下之六端周公蓋備言之夫以周公之才文治化成而於白賁贊之示周之尙文而非尙文也以忠厚爲開國之本也或曰剛柔交錯謂之文其文章之事乎其政治之事乎抑亦臣工不齊之品私交往來之情乎曰古之說易者未嘗言臣品也然以臣品求之亦無不可厚重少文者剛也彬彬儒雅者柔也下求者大臣之道故有白馬之翰如自守者處士之節故應舍車而徒

步與上興者因人成事者也永貞者不附黨援者也古之君子在朝在野生於文治之世不可以他途倖進其爲天資之所近或質或文或樹交或自立極其情亦不過此數者而止爲剛爲柔相爲交錯能使之同時協衷以共濟亦文治也卦爻雖未之言其理固可以旁通哉

社稷卽不然有死無二以明大義于天下此理之正也凡爲臣民者之所共也豈其可漠不相關視君父爲路人自處于明哲見幾之流罔申同舟共濟之誼乎夫無形之蹇莫大于人之攜貳有形之蹇處險于國勢之窮促勢不可入之蹇莫過于喜事首禍以嬰天下之所忌義不可避之蹇莫甚于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之大節且亂者所以開治窮者所以基通激而有爲者績易成恥而圖報者業易就蹇也者時會之窮亦時會之先資也當蹇之時豈無泄泄沓沓不自知其爲蹇者卽君不知蹇在廷之臣與天下之賢才無有不知之者知其蹇而不爲之所一人弛擔則輔

弼之羽鍛羣賢裹足則舟楫之助孤爲國者以智士爲高非福也謀身者以招隱相求非正也聖人立教蓋深慮之爲君之新一爲臣之策五大蹇朋來以剛陽中正之君欲濟天下之蹇得中正之臣以助之斯可以有爲于天下卽未必兼剛陽中正者如昭烈之于孔明肅宗之于子儀德宗之于李晟尙可以粗有所立苟能如仲康之得胤侯高見大人一曰貞吉一曰匪躬一曰來反一曰來連一曰來碩皆以有功爲志正邦爲事者也同在王土同爲王臣不以它往之思擇君而事胥來于國協力匡扶此則濟蹇之

衆謀人臣之大義也惟初以宜待爲之然亦非見險而終于止者善乎先儒以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由此推之人不講于聖賢之道而詭爲規避以負國家者皆處蹇之罪人也是故制治保邦者時未有蹇尙當思患而豫防之則作養人才講明忠義其可忽乎哉

解以繼蹇故其利于平易者尙與蹇同而未之敢苟也說者以爲天下維新之時自宜寬大易簡與民休息如湯除桀虐而以寬治武誅紂暴而反商政夫天下之蹇不必盡爲豪傑用武之資卽繼世之君亦有然者則知解之有造于天下赦過宥罪示人以解網蠲苛之意亦不止新國宜

爾也蹇之時朝野震蕩宗社艱危其君焦勞于上其臣拮据于下天下之煩擾者不可以備言而物不終難稍得貼席當如雷雨之澤使草木各遂其生解也者豈非天下之幸哉然在赦宥之事亦解之一端耳征戰久而思解甲賦斂橫而思減租權政繁而思弛禁土木多而思罷役有前代之所無而近年增設祖宗之所略而後人附益者無不思所以洗之悖大者人君之度安靜者四海之富解之不可不急也蓋如此文王之辭以爲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其云往猶蹇之往也其云來猶蹇之來也往以解其蹇來則解而不蹇矣天下方在出險之初人亦未忘振

動之舉蓋未必卽可以晏然而餘險之在一隅小醜之勞司馬者我亦靖之卽靖也與其久之而滋擾不如夙之而無事也周公之慮則更有深於此者以天下之蹇爲易消以君側之蹇爲難清蹇莫蹇于小人之禍國解莫解于君子之除惡故爲君者宜如五之退小人爲臣者宜如二之獲狐四之解拇上之射隼務使蹇之萌不生于肘腋之間然後天下之蹇無自而起解道于是乎大成以周之時徵之文考以蒙難爲蹇成王以多難爲蹇便嬖近習婦寺之流故未之有也計其爲當解者惟有商氏之武庚周室之管蔡君側之蹇何嘗非天下之蹇乎故不得已而東征其所爲封衛營洛之舉酒誥大誥梓材多士之文命與微子封宋之故事凡所以爲解者皆以寬大簡易爲之在射隼解悖之時無非爲天下計者若夫小人之道亦至不一矣鷙而隼者天下之所共惡也媚而狐者天下之所不知也微但天下不知君亦不得而知之故小人而附相臣者拇也小人而在高位者隼也小人而亂君心者狐也以其品之卑污爲負者之且乘以其惡之將肆則爲蹇之將萌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思所以解之乎序卦又慮之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嗚呼可畏哉

祥臣子不敢以之進說于君父夫渙則有可尚以爲治者其在臣則渙躬以無悔是公爾忘私之義也渙羣而元吉是不立朋黨之正也初與二或以爲馬或以爲机是動靜相需同心戮力之事也其在君則渙汗其大號以誠信布告于天下渙王居以散財行仁于百姓者也天下之心聚散靡常君與臣能有以馭之又何懼哉以風行水上者觀之水固決漭風又從而震蕩之雖險而可畏有善操舟者乘風破浪一日千里不但水失其威而風實大有助焉濟渙者亦若是焉則已矣天下之勢時而爲安流時而爲狂瀾治不必其爲磐石亂不必其爲瓦解國勢在乎民心民心在乎朝廷其收之也有道其操之也有要享帝立廟此非其最切者乎上天者萬物之所宗也祖宗者百世之所歸也天子下民不忍戕其生祖于子孫不忍殄其祀故郊禘之禮舉于上仁孝之風應于下卽在平時無有敢不祀天敢不報本者況于渙之時乎且夫天下有不可渙者有不可不渙者不可渙者天人合一之理神鬼志氣之通祖孫命脈之合皆人君之事非臣下之所敢與也其在不可不渙者令出惟行弗惟反大道有財此有用臣得以請于上而非臣子之所以自私也是故地有大川非舟不涉國有大事非君不治同一水也風加之則叵測木乘之則有

功夫亦知渙之非渙而善用渙者之有濟于天下也考諸三代繼世之君偶在處渙訖有成功其後之爲漢唐宋者雖有季世猶能藉先王之餘廕而卒以奮起況于聖子神孫光大昌亨之日豈其以渙爲諱哉讀渙者可以知其興矣節者天之所以成四時也節以制度君之所以成庶績也天下有蕩檢踰閑之人而節不可以終廢故作易者尙之惟人情蕩罔所底不得已而坊之以節節幾爲天下之所苦夫節之爲用豈其強人以不堪者哉夫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非一人之爲節而合天下以節之其于制度之間尊卑有等長短有數豐殺多寡咸有不可踰越之則故上而朝廷內而後宮下而諸王大臣以至于輿臺之徒外而要荒屬國以極于梯航之所同越若宮室祿糈車旂服色賞賚賜予祭祀燕饗聘問慶吊之禮無不掌之有人辨之有典故能上下貴賤各安其節不相凌奪不相僭越而天下治此則節之盛時也惟人君先能自處於約有所檢而不致肆則爲恭爲儉爲仁爲禮于以養天下之財而不匱培天下之民于無疆斯可以優然而有餘孔子又有取于說以行險者何也天下之情固有說而不知止者矣知險之可畏則志不可滿欲不可縱樂不可極自省則貌予一

人四顧則朽索六馬如其不自抑損修焉妄費將使財用
詘乏民人怨謗于是乎不敢不蹈于中正以與天下圖治
耳周公之于九五贊以安節吉往有尚此即所謂當位以
節者視其臣則柔順得正者安節矣其不節者則陰柔而
不中正者也天下無上節而下敢不節者費惜露臺夜忍
燒羊鞞卻青絲裘焚雉頭古人師大禹之儉者莫不可傳
而可法乃若晏子孫叔敖公孫宏之倫以節聞者亦復不
少何哉上爻之所謂苦節者此即卦之苦節者也它如初
之不出戶庭則許之二之不出戶庭則凶之又何也天下
之士有出處之節蓋有關乎世道者上有制數度議德行

之君而抗節不出初猶可以恕之至于剛而不正不與五
應得無失之傲乎此非魯之兩生而違道于譽生今反古
之人也況于上則節極其苦雖貞而凶其窮也宜矣此非
漢之子陵而甘餓山林費志以沒之人也此三者以氣節
言而有乖于時會者也易不可為典要蓋如此節之有取
于澤水何也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天于億兆之上而
立之君必不可以盈溢有如此澤矣擗節者經國之道也
節制者用兵之律也節義者性命之美也蓋嘗觀于山之
虎節澤之龍節矣非所謂示信之具乎節樂以祝敵節歌
以商齊非所謂音節之正乎至于臣秉節以酬君妻抱節

而報夫節如竹然一破不可復合亦如關格一裂無所顧
忌是故節也者人之所不可須臾離者也

或曰理財損益用人泰否皆所當昌言者止于九卦何也
曰此啓禎時之言也其餘未皇及也 以後有缺

補純乾說

荆山為其弟子信卿講純乾六畫以為初畫少陽第三畫
太陽上下兩陽映第二爻又云六位時成此六位一時俱
成聖人乘此六龍以御天子家世習易天一生水地六成
之之說乃從一道人聞之以為一合于中之五則六也二
合于中之五則七也三合于中之五則八也四合于中之

五則九也夫易之妙內外上下變化離合其數可紀者一
二三四四象之位七八九六四象之數也一與六合者甲
與己也二與七合者乙與庚也三與八合者丙與辛也四
與九合者戊與癸也其變不可窮者甲己化土陽制陰夫
從妻也乙庚化金陰從陽妻從夫也丙辛化水丁壬化木
戊癸化火各以類之變者而言之蓋從龍也反對者顛倒
而觀之純乾反對仍是乾又自初至五俱是陽第六之亢
即初爻之潛也上互下互俱是陽所謂剛建中正純粹精
者此也所謂元亨利貞者此也所謂見羣龍無首者用九
也用九不用七而反有取于坤六純乾之即為純坤天包

地也天地二而一陰陽不測之謂神猶人之仁義二而一
美大聖神之仍是信也信者誠也信爲五德之一而四德
始終焉信以成之者此也土爲五行之中而四行始終焉
萬物生于土歸于土者此也乾資始者非氣乎品物流行
非質乎兩一卽爲二陽之斷處卽陰陰之連處卽陽乾變
卽坤坤不離乾天高地卑與天清地濁分而未始分也地
處天中而地氣上升仍在天之中天包地外而二氣網緼
天亦入地之中是何也陽連而陰斷斷不如連之直捷斷
而不斷則一倡而從連與斷健與順二而一者也三畫之
象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六畫之象初二地三四人五上

天上爻多類初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也天地分而未嘗分
也下卦布而方之上卦因而重之大方圖成焉下卦布而
圓之上卦因而重之大圓圖出焉大方大圓天地之未嘗
分也分而未能終分也此其膚說也乃若文王之易視義
易之方圖別有變化之妙孔子之所繫又往往出於文王
之外易理無盡辭占象變亦無有盡醫卜二宅皆不可盡
荆山之弟子學易于希夷之舊居希夷之身之世渾朕是
易潛處亢處人或知之爲見則應詔而出之時爲惕則墜
驢入山之時也豈不能飛一汴二杭三閩及廣能飛能墜
其以御天不如冲舉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甚矣易

之貴正也以中言易不如以正言易孔子于文周二聖之
卦爻言正者請以此例推之位之當者正也乾之四爻有
直斥其不中不正者矣于乾坤六爻知中正之旨可以涉
世可以治世矣

補乾元用九說

易十翼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孔子之言而非孔子之言也周公繫三百八十四爻獨
于乾坤而七其六此周公之情有以引文犧而達文王也
今夫占易者必用爻何以乾坤有用他卦獨无耶用九之
變坤用六之變乾或以老變而少不變然則少陽之七少

陰之八俱無消長耶且也用九而本于乾元用六何以不
本于坤元天地之元詎異撰耶竊釋尼山之易而悟造化
之妙焉韋編三絕鐵摛三折是以深知天之所以爲天與
天下之所以爲天下也天則者天之則也天下治以天下
治天下仍是以天治之耳其在孔子於用九必曰乾元者
亨利貞皆元也坤之元卽乾元也故發揮乾元而以用九
明之是不可以用六對舉也矣夫剛而去柔與柔而去剛
地道之龍穴砂水則然仰觀於天一陽一陰之謂道氣也
理也一也聖人君子德備乾坤必也兼乾元用九于人道
自治之人無以異也凡今之人將爲體乎將爲用乎將爲

有用乎將爲無用乎皇天生我父母育我朝廷成我師友
知我其畀之以用於天下也明甚坤猶婦也婦不可以司
晨而酒食中饋其用小非大用也凡爲男子者當以用九
之道自正自成其弧矢四方之志不敢苟且些窳墮無用
之倫甚矣人之用九而不用六也用九者六龍六虛六位
六陽之妙用也元有一定而不可易者自初至上六迭用
矣元有變化而不可泥者隨占所值而善爲之又神用之
用也甚矣用九之大有益於元也春秋傳曰體元者人君
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知乾之用九之義矣

補三陳九卦說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二十一

關中叢書

昔者孔子讀易至于韋編三絕鐵撻三折折衷伏羲文王
先天後天六十四卦之彖詳哉其言之已它曰以文王憂
患之故三陳九卦夫卦亦多矣何獨於此九卦而三陳之
且卦數恆八而疇範則九此其九也其或尙書九德之類
乎間又思之尼山至聖止于九卦而三陳之必有故焉以
八卦之宮求之蓋乾坤之八卦判不相及而系兌宮者二
系震宮者二系艮者一系坎者一系巽者獨三此所以六
子之中獨有取於巽者蓋必有深旨矣以男女之故索之
女之卦五男之卦四豈非女之柔弱爲處憂患之所宜哉
請得而詳言之巽之第四卦巽下震上者是乃所謂恆也

巽之經卦上下皆巽者其第五卦也巽之名其象爲隨風
而名不易焉者也巽之第六卦巽下坎上者井也此巽之
所以獨多而三陳者之所以每每結歸也其它系于震宮
者在復則震下坤上者在益則震下巽上者也復爲震
之第八卦益則震之第六卦也其系坎者困之坎下兌上
也系兌者損之兌下艮上也系履者兌之兌下澤而乾上
天也其系艮者艮下坤上之謙也由此觀之九卦之所以
三陳可略見髣髴矣抑在九州之方位巽東南艮東北坎
正北兌正西震正東震者紂之在東敷兌者文之在西敷
而巽之方則江漢揚州之封而艮爲東北抑亦當沫邦邨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二十二 關中叢書

靡戡黎伐奄之兆敷孔子之于此止言卦不言爻止言象
不言爻之小象以周公之事在後而文王之事在先也夫
二南者詩之首也所載文王后妃思懷文王之詩曰陟彼
高岡又曰陟彼崔嵬三曰我僕痛矣甚矣其爲姜里之感
也或問三陳之曰德何也道者變動不居之理也德者行
道而有德于心之謂也孟子以爲生于憂患憂患也者所
以進德也由憂患而進德將以德而善處其患難文王卽
未嘗泥於此而孔子於此九卦津津然深味之此其序又
可思矣序之首謙何也孔子曰文王之守臣節也非他也
謙而已所謂卑而不可踰者也以天地鬼神知文之謙猶

周公之遜碩膚也謙即遜之義云爾其終巽也入也善遜患者入其中而能以行權稱則盛德之至矣德之盛者人之所不能賊也敷一陳足矣必三之者何也九者陽之老也三其九則二十七矣槩文王處憂患之道其用九卦而合焉者不一其時不一其用所同事之諸臣雖有膠鬲衆哲而飛廉崇侯輩之譖毀甚危且急也蓋有一卦而異其用者矣且其下卦之分屬者貞也而上卦之分屬者悔也貞悔可以兼龜之五兆而輔疇之五行矣不但已也後世所云弔民伐罪者湯武所同朕惟婦言是用牝雞司晨所以盤妲己之罪也紂之爲逋逃主萃淵數蓋天下之奸民

兇黨不但不畏天子之威而反藏匿於輦轂之下其所以陷阱善類毒荼士紳使天下之人不得其所者殆不可以擢髮而罄竹此九卦中得毋有甚似其事者乎損之遠害其一耳以諸經考之文王在下卦紂在上卦亦既昭昭矣夫孔子于易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于文王之事繫辭蓋兩言之是宜以後天之卦推之不以先天之位求之者也九卦之彖辭皆文王所作不可不以再四搜尋予無知謹錄文王之辭以觀孔子之旨如左

三陳九卦不用八而加一卦爲九亦不用六十四而縮四十七卦爲九蓋合八卦于九疇也文王大聖人能變先天爲後天雖未見禹箕必能衍洪範孔

子讀易在文王繫彖之後不用三易而用文之卦名以合于包羲之畫蓋奇一耦二其畫固有數也 文與紂之辭兩見于繫辭即周公亦不及焉用卦未用爻連山歸藏可知矣 九卦之畫有昭合于九數者三陰三陽合其奇耦而數凡五卦損益恆升困也有歉于九數者一陰五陽爲畫七履是也有浮于九數者一陽五陰爲畫十一謙復是也有限于八而不及者四陽二陰爲畫八重巽是也 疇之數中五與圖同戴九以至於履一惟無中之十耳十爲地九爲天地道右生生之五行也天道左生剋之五行也 九卦準五行乾陽金兌陰金震陽木巽陰木坎水離火

坤艮皆土也 土靜者也有生無剋地山謙陰陽備矣其剋者惟水耳土生金金即生水故不忍其剋彼也剋我之土者木也木生火火即生土亦不能以剋我也 文卦彖于九卦無明言憂患者孔子奚取焉孔子設身處地代爲之謀也其義則孔已示之矣切文紂周殷之世而歸於卦惟深思者得之 九卦之序上經三下經六皆用文王周易之次其卦無淺深而有先後始于履者以虎尾不啞人似紂之不能滅文也其餘詳在下解終于巽文王之盛德也 古易考原曰伏羲始作巽卦巽上巽下仍名曰巽巽下震上名曰恆巽下坎上名曰井伏羲始作坎卦坎下兌

上名曰困伏羲始作艮卦艮下坤上名曰謙伏羲始作兌卦兌下乾上名曰履兌下艮上名曰損伏羲始作震卦巽上震下曰益坤上震下曰復先天若不合以後天止八卦無六十四當無着落可再思之 馬圖水北火南金西龜書戴九九其尊也水一居下所謂潤下也與卦同至于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二與八對非十乎乘以中五爲十五故曰洛書縱橫皆十五左三右七左木右金亦十五也 唯性理蔡子所補疇數九卦之謙左三右三皆金也金數四九卦之復左三右三土木之數也九卦之巽左三右三木氣之盛矣餘倣此 憂患有既往見在未來三種相生則

無相剋則有故以知九之爲剋也紂剋文王者時也姜里哉文剋紂者理也則武王矣繼之者成王其爲武庚者尙未忘于剋 禮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易則以憂患屢陳聖人之所以爲聖商之所以爲周蓋以天道徵之矣 孟子曰生於憂患又云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憂從中來患自外至惟孔子深知文王豈但尙論于事後乃追窮其至理 一剋二水剋火也二剋四火剋金也四剋三金剋木也三剋五木剋土也龜之占周人最重五行生順而剋逆自湯已然以周尙赤改之則殷白夏黑止有金水二德耳元會運世皆以剋相加可勝嘆哉 凡九之妙過

于十則竭矣造化人事莫不皆然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其三而爲九揚子雲之玄也歷也非齊桓公之九九也 冬至數九或云夏至亦可數九今星命家以直九爲不祥楊公忌亦避五數豈非五者九之半與古易考原上經以履爲小畜之反對謙爲豫之反對復爲剝之反對下經以恆爲咸之反對損益反對困井反對巽不反對蓋九卦在上經者三在下經者六反對者困井損益四卦耳此亦見九卦止有四卦而不能及于五也龜之不得不尊五也有然 太極圖周濂溪於五行各作一小圖而於太極兩儀止言動靜陰陽註者只言大槩未能析之曰水陰火

陽金木土之誰動誰靜也文王之于九卦也詎有外與孔子之憂患與文王同異如何曰孔子之伐木削迹圍匡困蔡幾與文同孔子得子思而道傳于萬世卽其門人皆十亂之流亞也未之有異矣九卦卽孔子之自寫其憂患也 凡孔子之所未言者人未有敢擊說也邵子程朱之所未言予亦不敢爲擊說也今略存其疑以質於後之君子

三三三履 三三三謙 三三三復 三三三恆 三三三損

三三三益 三三三困 三三三井 三三三巽

書

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也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也合而言之為九功其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惟敘之而後可歌敘亦難言矣或曰此周禮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也後世之君聽民之自生自遂而不知所以養之六府失敘誰其問之至于三事則風俗之間不為加意或且窘其用而戕其生矣嘻難哉

帝論臣隣遂至于翼為明聽其以作會作服音律聲樂諄諄者即大易垂衣與命夔典樂之旨然孔子論為邦則曰服周之冕于韶舞之下繼之以放鄭聲其于治又有斟酌焉者天下之事主之者君佐之者臣臣不能以禮樂事其

上三代以上豈絕人人以重大難舉之業乎

讀五子之歌與三風十愆之語使人慄慄寒戰事之在後世者不能以古人為鑒而若有藉于宣淫導欲戲言戲動之案以為古人曾一試之噫可畏哉

古之作史者不同人故其下筆亦不相沿商書中之奇崛古鬱者當推盤庚用字艱澁句法奧僻調亢而不墜篇簡而不詘揚子雲樊宗師文太青黃幼玄之所嗜也此史官之好奇者也孔子刪書不以軋苗而去之亦以見文章無定或奇或平各要其至作者雕鏤刻摯極其斑剝雖在聖人弗之能黜也史者記言記事之書也言不可廢實與事

同如以事而已遷都雖重大之事其為告諭臣民當不過明布利害使之必遷安能鈞玄探蹟有此絕奇之筆乎予讀此有感于心者二焉甲申遷都之議浮言搖惑使天子殉社稷而死此固帝意不決有異盤庚抑其史官亦可知也天言簡朴旨語不煩然敷陳事宜非詳不辨臨文組練垂後乃光一切上下之言如牧豎對語無復典故爾雅之色編之于書斯亦不足觀也已嗟乎難哉

洪範一書法也非數也洛書者數也非法也有以洪範九疇配洛書自一至九之數者予竊以為疇卦不倫卦之六十有四其中八八互乘各有定理疇則不然所謂九者自

一至九疇之次第如九功九歌之類有相蒙者有不相蒙者必以五行配五事則八政三德分類無從皇極居中又無五行之可指此殆伯禹之所作箕子述之略加詮釋以告武王者耳其九非洛書之九也訓故者曰禹平水土而神龜現瑞猶之鳳麟以是為法龜而作洪範今觀其文列有九則全非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九九生八十一之數焉得以揚子蔡子之說發明九疇之大指予故曰洪範者法也非數也即使偶取乎九之一字以為書必不可以河圖作易之例例洛書之作疇也若必以洛書配之戴九何以戴福極履一何以履五行左三何以左八政右七何以右

稽疑二四爲肩何取于五事五紀六八爲足何取于三德
庶徵或曰聖人作範亦思其意而已矣卽師其數非泥其
數也五行之家與八卦之理無二也作易之聖人其有取
於河圖也黑白奇耦卦象之所自生非盡泥其數而爲卦
畫者也作疇亦然卦之有八衍而爲六十四行之有五縱
橫而皆十有五卦明言之疇隱示之耳予誠愚魯何敢置
喙再四思之疇之爲書蓋必不可以易類求之何也易卜
筮之書也疇非卜筮之書也卜筮者尙其數洪範則言理
不言數學者亦不必以數求也其似於易相關者不過卜
筮一節曰貞悔曰雨霽蒙繹克而已卦詳于易五兆何嘗

有辭乎無辭亦無數也卦中坎水離火坤艮皆土乾兌皆
金震巽皆木說易者或以五行詮之而疇所言風不同巽
乃屬之土此已異矣燠屬之木寒屬之金原與易不相蒙
且以五行俱統于一五事次之于二未嘗以五行之數論
也必以易之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推之則五事之中
亦可以數推之乎不可以一貌二言三視四聽五思則數
非疇之所尙也明矣卽以易之近取諸身者推之則坎聽
離視巽言之外貌無所系思亦無有定位而謂五事有數
乎五事非數五行非數則卜五占二之爲數也以易詳之
不俟疇之更言數矣或曰九疇之本於洛書先儒已合子

乃以爲龜自龜疇自疇乎曰易之八卦固取於河圖而非
龍馬少陰之八也範之九疇亦取於洛書而非龜文戴九
之九也好事者以爲圖主生數書主剋數然未見其爲必
然亦未見其爲不然以臆斷之河洛表裏者數也大易與
洪範其相貫通者理也易數可以兼理範理不必兼數學
洪範者當觀其治天下之大法非泥夫五行災祥之故蓋
京房關朗之易非同於周孔之易伏生劉向之五行亦不
同於大禹之五行雖謂之洪範非洛書可也卜五占二之
詳於易何也曰孔子言之矣興神物以前民用又云莫大
乎蓍龜卜筮之事固盡于易矣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圖書之數亦盡于易矣尼父所以假年學易而不及于洪
範者其學已盡于易無餘理之可尋也範者法也法之所
示者淺易者象也象之所示者深故學易而韋編三絕鐵
搗三折洪範則不然矣以理或同異而數已畢于易也若
然則尼父於九疇未之究心與曰豈惟尼父哉天之所以
錫禹者其文不載於夏書塗山之子孫未嘗世守而演之
湯之世亦未聞其大明也武王之十有三祀乃以諮詢彝
倫之故箕子乃爲之稱述是義易之傳三代不改而九疇
則或明或晦若存若亡不如連山歸藏之各有其一代也
武王訪之何文王之不學與曰洪範者天子之事也臣無

有作福臣無有作威西伯之蒙難也尙敢談及洪範乎哉
姜里繫易易賴以傳以是爲先天後天之學生中古而積
憂患若洪範之爲書故有所不暇爲也箕子之不以洪範
教紂何也怠棄威侮前乎紂者已有討矣斯脛剖孕炮烙
非法之主其於五行也弁髦之耳箕子雖欲以洪範教之
其如不聽何矣賢聖爲天下之心至公至虛不以武王爲
仇而靳之斯不以獨夫爲親而傳之益以知三代之於易
人人學之世世學之洪範則帝王之事未必人人學之而
世世學之也益以知尼父之不言洪範所以專心于易而
亦不欲以五行災異近于語怪而語神也愚故曰九疇者

法也非數也洛書者數也非法也不以易之例例之者也
或曰信如子言然則悖于易與曰否易用八卦範用五行
八卦五行理之元同者也繇汨陳五行故天不畀以洪範
禹之嗣興其能順用五行者也五行之氣與天地俱全乎
洪範而言之者不一而足五德乘運自有支干以來未之
能易也後世五行家推言休咎指示趨避莫不于洛書乎
宗之遂與易書錯出而競勝而言易之人或至竊其法以
自詮若卦之配周天與納甲占候之說往往借五行以示
神奇其實疇有此理無此言也今夫四象皆歸于土猶之
四事皆統於思也貌言視聽身法之四表也思也者心法

之一王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身心焉天子之身
尤如造化民生相關卽以貌言恭則天時雨若狂則天恆
雨若後世之君動作威儀輕薄佻達不能恭己以事天亦
不能莊敬以蒞下得無有九年之水敗民之象指而效尤
者得無有狂悖跋扈者歟況乎其出言無章視聽聾瞶賢
奸倒亂民生日蹙民之不能嚮五福而陷于六極也君實
爲之矣況乎其心志妄營者乎作好作惡偏倚跛邪而造
化民物尙安得有康乂者乎故以五事準五行治天下之
法具焉與易理之乘龍御天又何異焉此亦可以信五行
八卦之相通矣八卦本於陰陽五行豈無陰陽與曰否乂

用三德其所謂剛柔者卽陰陽也夫五行各有其剛柔者
也後世之言五性者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土信居中而皆
以二氣灌輸於性命之交是故五行之在物者有陽木有
陰木金火水土莫不皆然然剛者過之柔者不及氣質之
性不能不偏則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雖兼
二者而實流于一偏者也卽如仁剛則爲從井之救柔則
有端而不能擴充此其大較也古之治天下者知天下之
偏于剛柔而或以剛治之或以柔治之或以不剛不柔治
之斯所謂平康正直也卽堯舜之所謂中也中也者兼用
陰陽而不畸于陰陽者也八卦四象兩儀皆原于太極五

行其無太極與曰否皇極猶太極也太極言天皇極言人其揆一也陰陽兩儀生出無窮好惡兩端治理無盡易之言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疇之言福者五而凶短折疾憂貧惡弱居其六易以天道治之疇以皇道治之皆極也皆所以利民用也八卦者神謀鬼謀百姓與能五行者獨不及于百姓與曰否五紀言之矣王省惟歲時日月星皆其從之者也自卿以下羣聽威福於君百姓之能訓行者近天子之光否則六極憂其不免其何敢與於皇極之事也耶然其爲民之意已露于稽疑其所謂庶民從者尤王者之所當加意斯其所以同也若夫占事知來易示趨避言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三十三

關中叢書

天驗人疇示保極其爲同異芒忽之間未能遽盡者又爲外篇八則以質於世

思爲四事之總思一僻則貌言視聽皆謬矣宜乎土一愆而水火木金皆咎矣徵之于龜兆爲克而雨霽蒙繹皆亂矣徵之于天恆風若而雨暘燠寒皆忒矣然五事之應于五行者各有其休咎不端在思也思之則睿睿之則聖世不可多見而恭從明聰無其體肅又哲謀無其用愚嘗以孔子之九思顏子之四勿求之不得謂四事粗而思獨精也以大學準之思兼意之于心身兼視聽飲食身心二者統壹道術此洪範之真實樞紐也

入政食貨祀爲一類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五者爲一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制國用者先五材貨財不足不可以爲國國之大事在祀天神地祇人鬼皆重務也設官之法上異唐虞下異周代即以司空爲冬官配于水司徒爲地官配于土司寇爲秋官配于金賓爲行人配于禮官屬之本師爲肅殺似如刑而以火烈之象強配于火亦無所不可而食貨歸于度支祀典掌于宗伯未嘗不繩貫而絲連也穿鑿而求之疇用之避皇極之尊而不用以入爲政豈亦有所取歟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三十四

關中叢書

止及歲月日時並不及歷數矣歷數者合歲月日時而成者也不積小不足以成大猶之君合鄉士師尹庶民而爲尊非臣民亦不能以成大此其著而易見者也歲統十二月月統三十日日統十二時王之所省在歲百穀之成不成當由于雨暘寒燠之休咎而下卽繼之曰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蓋所省之大者在此臣民而其根本則在于五事推而言之鄉士師尹之所省亦各有其五事焉其罪之大者爲作福作威玉食罪之小者虐癡獨畏高明若夫庶民則雖關於君而卿士師尹皆能操其性命有歷數者可不念哉

君能生殺人貧富人善惡人五福六極何其尊也洪範所以明皇極好惡之當慎非以增人主之威福也何以言之斂時五福用敷錫庶民言福固不欲言威也天之生民豈其供人主之喜怒而置之于凶短折貧惡憂弱之域哉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禹蓋慮之久矣

既富方穀此即五福富先于攸好德之旨救死恐不贍者奚暇治禮義哉人君最惡犯上作亂之民不使之安其業摧折之貧苦之彼其家不可保身不聊生百計荼毒惟恐民之不盡此殆甚于汨陳五行者矣神禹之神正以盡力民事可以上配神農神堯耳後之為人君者不可不加意矣

說五行者以爲水不下潤咎應如何火不炎上咎應如何木不曲直金不從革土不稼穡咎應如何然未見休徵之見于後世者豈古人之後五行皆汨陳之日與它書則以好治宮室爲木之災鑿治苑囿爲土之災妄興河渠爲水之災火金皆然吾嘗以此觀古人之治無事不寓夫箴規教諫之道即五行家言天文地理之家皆不可忽也略如司燿司烜鑽燧改火治藥者猶以桑薪爲言而辨火者或察其勞薪慨自火政不修甚者焚屍焚殉葬之奴僕車馬熒惑之災上帝獨不怒與五行穿鑿之說與其不中寧存

而不廢

九疇之道多言用少言體天人之際間與呂覽月令仲舒繁露相涉愚嘗推生剋之理水生木木又生火火則水之孫也水則火之祖也火燃水乾水決火滅祖孫相讐恩害相伏此已至變矣水剋火火又剋金金乃反生乎水彼受制于我者又能制乎物彼重重受制者詘于勢之無可如何而反爲生我之源然彼受我之克彼乃克我之親人有貪禍財而殃及其祖父者理之奇妙旁求之而不竭洪範實未言也百家曲學之所以不如聖學與

正四隅而攝之者也一與四合二與三合五也以五合一而六生焉以五合二而七生焉以五合三而八生焉以五合四而九生焉河圖之十五合五也洛書無十專用五也專用五故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天人之合爲五紀龜爲五兆天爲五徵嚮用五福此五者皆各用而不相爲用者也惟其各用故有天人各足之饒惟其不相爲用故無生剋變化之煩此九疇之所以終異于易也與以上洪範外篇八則肫者月之始出也尙書記哉生明哉生魄蓋于月乎慎之如易之言幾望他書之言上弦下弦皆象月之德而爲詞予案明魄同體而各有其半弦之時則半明半魄者也上

弦漸趨于盈下弦漸趨于盡其始明始魄則于初三十六日見之或曰禮記有言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哉生魄于望後似矣何不于朔二日爲哉生明曰此其大較也望故有在于十六者矣則哉生魄亦有在十七者矣且對明言魄則明是月之魂對魄言明則魄是月之暗其言明也若幸之其爲魄也若惜之君子之心蓋有扶陽抑陰之微詞焉

心逸日休休也者善之效也以拙反觀有巧于自謀之義焉天下惟休爲間亦惟休爲美天庥之義或取于此譬之蜜釀而甘酒釀而醇蓋于心境逸豫之中日有所進即孔子之所謂悅樂孟子之所謂自得也蓋僞者止是不誠誠者實也地實則萬物生心實則萬善集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三十七

關中叢書

或問曰尙書克念作聖聖可作乎曰可國城之中君與臣民之所共居也尊卑雖判不可謂其異城而居因知萬事同歸于理理之中有聖焉堯舜周孔者城中之君也凡以一善一節稱者皆城中之居人也今人畏聖人之名以爲遠而不敢求此憚入城者也知至而行不逮則將入而閉其門者也或早或暮自東自西苟入城中不謂之城外矣然則聖止通明之稱未嘗不可學而至也師曠聖于音造父聖于御岐伯聖于醫一偏之至亦可以聖稱而不慙者

也況聖于理者乎

人之于境寧可處衆苦以存聖心不可思百福而背聖解人之不爲聖者豈不知聖之爲美哉聖可爲而不可爲乃自棄耳書云克念作聖旋繼之以罔念作狂夫其狂于貧賤狂于富貴者皆賈禍之媒也隨所處之貧富貴賤而不變其心者即聖人之徒也是故惟天下之聖人爲能貧爲能富爲能賤爲能貴爲能安爲能危爲能死爲能生聖于貧賤者仲尼乎聖于富貴者堯舜乎聖于安者伊周也聖于危者微箕也聖于生者軒黃也聖于死者龍比也然則不能爲聖者已無以去非而從是人不能移憎而爲愛鬼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三十八

關中叢書

神不能留禍而錫福適陸者喪其馬遊水者沉其舟跛無杖盲無目斯亦末之也已嗟乎聖之于人猶身之榮衛天之陰陽也人之所以爲人無之而非聖也物無非天人無非聖嬰兒之食息視聽大人之圓神變化也其所以不爲聖者內視則搖于是非御物則眩于憎愛事鬼則惑于禍福其心已二三情慾又從而戕之流于狂矣然未嘗不自知也知己之病者其知不病知己之非聖者其知即聖也周官一篇即周禮之定本蓋周公制作成王舉以誥百官者讀而可感有兩端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夏商二代不過倍之至于周則加詳焉公孤之職或有或無其所謂六卿

者與外之方岳共爲治理而天下已治後世莫能爲矣官
日以多可勝嘆哉以後有缺

詩

雅亡于平王頌作于魯僖雅頌皆亡矣國風之亡其在春
秋之世乎夫雅頌皆天子之詩非在下詩人之所敢爲也
可爲者惟風耳風則一方之事故太史陳之而上採之不
然者不得謂之風矣戰國迄秦策史未盡漸滅詩風盡爲
蕩然蓋其時猶近孔子無敢爲詩者上無採詩之官詩無
所用處士之橫議議以文不以詩也是以有刪後無詩之
說則自秦以下雅頌不復國風堙廢至于今皆詩亡之日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三十九

關中叢書

也予謂頌施于郊廟雅設于朝廷風陳于列國後世之君
臣當力求之惟上不是務而入于詞人之吟咏詩所以終
亡而不可振吾尤有感于唐人以詩取士蓋取其爲雅爲
頌爲國風者而沿陳隋齊梁之緒且號爲復古者大端不
甚相遠後人不以詩取士者又何責焉今學士治詩經以
舉業多不能爲唐詩矣自膺爲風雅名流者雖粗有所作
即使合于四始六義誰于其中探討考鏡于治亂之兆美
刺之旨者乎吾之詩吾自愧之不得已而聊以自述或述
時事或紀物變亦民謠之類耳終不可徑謂之詩也
人有好讀非聖賢之書者三國演義西遊水滸之類以爲鑿空結撰筆

力高奇刻苦摹寫處神致生動正以竹枝山歌反近人情
此故不足辨亦不足譏夫書之可使莊士怡神韻人解頤
者正自無窮吾姑以詩經言之鳥獸草木時令天象性情
形態無不殆盡略如牛羊之戢戢濕濕桑之沃若楊柳之
依依露之湛湛雲之英英漢之昭回箕翁舌斗柄揭之類
其灌其桷之言木鱧魴鱖之言魚驕皇驪黃駉駉駉駉
之言馬陰剌沃續之言車是卽莊子天籟論風老泉渙甫
字說之權輿又如載芟良耜之頌豳風流火之篇農稼之
事描畫如神管敬仲論苗之作儲光羲田家諸詠焉能比
其萬一故誦朝廷之詩則如對朝廷披田野之詩則如行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四十

關中叢書

田野乃至于治世之詩如觀太平亂世之詩可以流涕白
駒緇衣如侍賢者赤狐黑鳥如見小人此中無疆之義亦
如易之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極天下
之至蹟知神鬼之情狀使讀之者喜而眉舒怒而毛豎悲
而沾襟憤而切齒吾嘗謂子雅言詩卽韋編三絕之意我
輩後學自宜終身誦之恐無功夫到離騷矣況其餘乎
前賢論讀書如入海求寶且以一專求之吾欲法孟子以
治詩經論世之人則商之世商之人周之世周之人經前
人之所論定者易于知也然其人有見于經文者有見于
序中者有見于箋註者以東萊讀詩詛嚴氏詩緝觀之不

細心蔑以知矣進而以尼父之法求之與觀羣怨可以條分事父事君不難類析然在所與者商賜論詩俱在本文之外泥而求之將同高叟之固且夫日誦二南能免面牆乎與聞三百能達政而專對乎夫聖賢之于詩不可及已能為韓嬰乎能為毛萇乎不觀註疏不知名物象數矣尙書曰詩言志詩人之志果何如乎今欲以千載以下之人得千載以上之志難乎不難乎人之易言詩者以有韻近于聲歌學者便之耳不為近體不知古詩不為古詩不知葩經讀葩者盍深求之

或謂里巷歌謠勞人思婦之作多真詩而頌之體侈言阿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四十一

關中叢書

譽如後世箋奏之類諂諛過情規諫不存故為詩者宜痛戒之是以恆言風雅人之自居者則不敢承雅以言乎天下政治之本風以言乎一隅安危之情者也後世之天下或一統或分國其一也非周幽以前之時其分也亦非平王以後之勢似一統而非一統似分國而非分國自漢已然割裂亡論其天下不得有雅其一邦安得有風乎然在下之詩人其詩之關乎天下者即雅之遺意也其詩之關乎一邦者即風之餘烈也雖尋常贈答之作有同于天下者苟質言之而不加飾不無可觀譬之牽一毛髮而心動則正人君子之篇諒有取焉區區詞句之雕鏤鄙哉硜硜

乎

或謂詩之妙貴在含蓄明白淺露則不足觀此論其皮耳古之為詩者皆以忠厚惻怛之心為之似謔似罵似譏似詛其中每有旁皇周浹處不與世之下急刻薄者同是故聖人立教是大仁愛奢淫巧詐亂賊凶壬一切不掩其醜使讀之者可以悔過可以維風其痛詈深悲之語非斧鉞捷記也正其俗所以歸之治也人情惡直詩以和厚入人也深知幾也早故當在春秋之上

二南之旨靜而正其為詞也簡而文葛覃止治一物芣苢止詠一事螽斯桃夭兔置麟兮不再更端即如在河之洲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四十二

關中叢書

者睢鳩也苕菜亦因河洲以起興不似亂世之詩托物衆多心緒雜亂故于一物一事而言之優柔和緩篤至深厚言近而指遠不俟其詞之畢而盎然有餘温矣前乎此者宗祖締造之勞雖有治平之兆而未臻其盛至周召分陝周之天下始見王化之流行觀魴魚頰尾則知紂在當時大勢猶難苟非文王之明德有以感服六州之人恐在武王亦不能驟然革命是以二南冠三百之首思文王也尊周也明王業之有本而侯邦卿士之所以同風也善夫先儒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于此觀修道之仁焉周之後豈得再有此詩哉

詩章卽六代之樂也觀于經傳皆國君與卿大夫士用之于朝覲會同聘問燕饗鄉飲射禮之中蓋庶民之所不得與也所謂舞象舞勺宵雅肆三此興詩成樂之學儒者之所治也學詩卽學樂也予竊謂詩亦有聖人之道四焉以率性者尙其正以治樂者尙其聲以立政者尙其辨以修詞者尙其文

禮云以禮樂相示而已示以樂者示以詩也或於其中斷章取義不必用其全篇亦如占易者取其一象一爻之辭耳古之說詩者皆以此法合之必融會一篇者似更縝密吾病其移牽滯泥故從全經之大意虛心而咏之設身處地若使四唐詩人生居周時不知其詩之如何益以知經文出於聖賢不僅以時之古也

聖人過庭之訓詩禮並重學者欲以詩爲言以禮爲立知其切于人之日用自不能斯須去也世衰教廢言動苟且豈其不讀詩乎須以和厚中正之意爲微婉懇至之辭自然語言有味處世咸宜躁急賈禍庶乎其免爾

論詩者厭常喜新吾謂新者出人意表出天下古今之意表非出我之意表卽謂之新也夫趣有不可思議者思議之所不能爲也理有不可增減者增減之所不能及也非聖人不能言詩聖人之詩出乎意表者也其在聖人以下

言趣者遺理言理者遺趣唐宋二代可以此二者該之不能如經之爲悠久也竊以爲新者不常常者爲新天之風雲不如天之日月日月常而新風雲新而不常日月於詩者其三百篇乎

老子云虛而不詘動而愈出詩其本於造化乎莊子云樂出虛蒸成菌詩其感于自然乎無法也而法生焉管子云鳥飛準繩蓋言乎其有準繩矣無體也而體呈焉尙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蓋將備乎音樂矣無物也而物麗焉樂記曰惟君子爲能知樂聲容節奏無不具舉矣讀詩者如子期之知高山如師曠之辨濮水如尼父之彈琴而思文王

卽得其神貌之彷彿斯謂之善于詩不僅取其文詞也卽以詞詞中有義義有所指藏于己卽喻于人皆以其關于五倫之大兼該乎萬物之細者抱之而爲志舒之而爲歌豈如後之言詩者有格有調有頸頷喉眼之別乎夫後世之詩詩之最卑者也易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無之而非料也蘇子云目遇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無之而非吟也陰符曰禽之制在氣又曰機在目氣與目之間其詩趣詩眼之妙乎熟讀詩經久乃自知耳

吾以昌黎送孟東野序爲不然物之鳴者奚待于不平哉今乃于舟行悟之風順似喜風逆似怒風力有厚薄水聲

之高下因之皆不得其平者也平則無聲矣善乎尼父之說關雎也以爲樂不淫哀不傷此一詩之中有哀有樂則性情之間不平而歸之平固知爲文王之詩也二南不可以風稱者也王風風之衰豳風風之興或如疾痛之呼父母或如雷出地奮而鳴豫皆以哀樂而有言者也人之恆情大喜則狂笑大苦則呻吟不平之鳴不其然乎是故治世亂世皆有音可以類而推之

王風入邶鄘衛之後恐以地相次及之稱王者明其不同于諸侯然亦無以異于諸侯也心實傷之無如之何統歸之十五國之中耳愚所疑者陳詩納賈陳之于天子平王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四十五

關中叢書

雖衰天子也天子復誰陳乎天子即不巡狩諸侯即不述職無能采列國之詩也諸侯誰采天子之詩乎以爲魯備六代之樂魯能采王國之風乎首則故國之悲次則失政之事風之所及于一國者如是此等詩不雅不頌謂之詩可乎或曰此乃所以爲詩亡也近之

或謂雅頌正風奏之朝廷桑間濮上之類蓋民間耳夫詩之近于宣淫怨上者必上所不用民何爲而用之民所不用又何爲而存之竊意風變之起如今之新詞不知何故忽然流傳教坊雜戲一寓規諷嘲笑耳蓋一國之詩有作于盛世者有作于衰世者夫子刪詩刪其無當于勸懲者

苟有當于勸懲則與存之所以雅頌得所而鄭衛不槩從刪烟鑿亦係焉雖然其如存者必不比于金石奏于樂官吾何以知之吾以顏淵爲邦知之

或謂詩旨平厚春秋方直厚則不嫌于失實直則是非必嚴不敢枉也魯頌中夸張頌禱之詞以政事攷之皆是烏有先生麟經亦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蓋爲父隱之旨不槩從乎直筆也今之論杜者以詩史當之不知詩通于史史異于詩紀事自當以史其偶寄之于詩者一端耳虞廷賡歌洛汭咸怨于其詩也徵其史后夔典樂與夏之伶官何嘗以此編入律呂用之郊廟乎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四十六

關中叢書

詩卽樂也詩旨不同聲音亦異詩至今在樂亡已久此道蓋難言之漢有制氏能傳者三篇所謂三百無復用之者間嘗以孔子正樂之意求之魯人之用于郊廟者不止魯頌也以雍徹用八佾則周頌蓋嘗用之矣關雎之亂則二南亦嘗用之矣季札觀樂則雅與國風無不用之矣惟孔子知樂之深故以翕純皦繹論其條理節奏之妙而天子有天子之樂諸侯有諸侯之樂若宮縣軒縣之不同顯然易見者自當一一明白此詩與樂之一治也在齊聞韶韶故無詩以師乙歌商歌齊例之韶舞之中蓋必有與歌相通者不然徒舞何以謂之聞韶尙書云八音克諧音何所

諧與此又樂之一治也孔子刪書即以正樂正也者正其不正者也詩既定則樂必正詩樂相須斷斷不爽有樂經元義書于經文字字師律若可奏于今日者吾生也晚不及見韓恭簡楊椒山諸公無所質焉不亦惜乎哉

王哀之門人蓼莪廢讀文中之鼓琴蕩什沾襟善說詩者當如是矣夫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惟詩亦然人之有志于忠孝者讀忠孝之詩而感之有志于治安者讀治安之詩而感之小人之徒不忠不孝煽天下之禍亂者于詩相背未可許之讀詩也

孔孟善學詩其解詩之妙更有出于聖人之所未及者蒸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四十七

關中叢書

民之詩略加數字使作者之神躍躍生動紫陽本之以作詩傳可謂傑作但詩之有序如春秋之有左氏去之亦人所未服也

孔門七十子從未有詩龜山猗蘭孔子止有琴操耳亦未有詩也嘗思孔子之才不在周公下憲章文武豈不能再述周德以動天下之心即憂時念亂何難爲家父巷伯而緘默不一吟咏此其故可知也雅不可爲頌不可爲風亦不可爲何詩之有哉

客有欲補吳楚之風者意放東哲乎其實不必補也化行江漢則楚之詩也吳即未見於詩當時吳未稱吳史稱太

伯逃之荆蠻荆蠻即吳也吳人心折于泰伯蓋歸周之德化文王之十三年武王代商同姓始封則二南之詩不得預侈于勾吳而氣勢所被固盡在南之一字矣

讀王風最可傷作洛邑定九鼎之氣象全然不見蓋奄奄氣息桓王莊王益以不振三世之詩止得十章若曰風化本于一人平王之爲平王其風之所感日以衰頹宜乎天下之不復宗周也莊王之後王室益弱國人習之不復懟怨不復傷悼自此不復爲詩今所存者其未刪者耳不然春秋則隱公即在平王之世又何必存平王之詩哉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四十八

關中叢書

此即桓文之漸也管叔監殷以殷畔監亦方伯有兵者也幸周公爲政于內得以定其難而成文武之德蓋召公與有力焉故周召之後留居西周以諸侯兼卿士相天子而秉政所以汾王流彘猶稱共和之世十餘年迨至于東遷晉鄭焉依以鄭爲政又奪而畀虢其所謂卿士者能佐天子總乾綱而令天下乎桓文襲方伯之意而行恣睢之事蔡丘稱天威河陽則召之矣大車毳衣細事耳噫可傷矣古人遷國皆難其事而平王不然惟幽王有犬戎之禍平王不在周京在其舅申侯之家且爲晉文侯鄭武之所立恐未可覲顏於豐鎬原與太王之遷不同宗周之人恐亦

未必來從區區洛邑為殷頑之遺種其戊申者又勞民以他出此時之民何如哉風斯下矣

申侯為先王之罪人平王知母而不知父反以為德而使
人衛之當是時楚興問罪之師申殆危矣諸侯之民不與
戊申者不直申之所為而不肯往王之所不能強也予以
此詩與尚書晉文侯之命參觀之

禮言三無中有無聲之樂詩至于無聲則微矣人情順則
喜逆則怒死則哀生則樂即如東山之詩其中之喜怒哀
樂兵士之所未言者聖人代人情而為之言蓋亟于宣其
鬱耳天下之事哀則不及為怒則不可當夫固有不敬言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四十九

關中叢書

而敢怒者下之人所為怨恨於邑不敢以疾呼者上宜為
體恤周至若身處其地而受其哀痛焉是故聖人以衆心
之所同然者宣之天下可以無聲則何也聖人有以感天
下之情而持其先也後之為詩者能體乎天下之所欲言
而未能與天下之所捫舌而不敢者一一皆有以明之斯
其為詩也非猶夫人之為詩也今古同心天下一理凡其
以聖人之旨為詩者亦聖人之徒也後之詩人但求詩于
有聲不求之于無聲故言事而不及于情言性而不及于
性無怪乎禮義之不可尋繹矣

春秋

說春秋者衷于禮左氏公穀傳所載禮與非禮之類未盡
合也或謂見于三傳者亦禮之遺意也謹備錄之左氏曰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
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
禮也 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凡

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
息民謂之禮經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先配而後祖鍼
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 禮經國家定社稷

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
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凡公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五十

關中叢書

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齊侯送姜氏
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
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
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春正月公
狩于郎書時禮也 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
閉蟄而烝過則書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天子娶
使同姓諸侯為之主告于魯也 會于曹曹人致饋禮也 天王使家父
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天子有日
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
百官于朝 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秋築

王姬之館于外禮也 春治兵于廟禮也 虢公晉侯饗王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公如齊觀社非禮也 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修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凡土功龍見而畢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載日至日畢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諱國惡禮也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五十一

關中叢書

幣禮也凡君即位好甥舅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 孝禮之始也 王叔文公卒赴弔如同盟禮也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王使榮叔來含且贈昭昭公來會葬禮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 取須句置文公子焉非禮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 邾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邾邾邾來奔公以侯車逆之非禮也 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始何以行禮 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鞶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五十二

關中叢書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晉人來媵禮也 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于是乎知禮 邾子來朝禮也 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 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齊姜薨季文子取穆姜美櫛之櫛頌琴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

非禮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纒斬苴經帶杖菅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 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 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蔣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鹵敷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藉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 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癸未天王崩未來赴亦不書禮也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是儀也不可謂禮 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 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迎諸河禮也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

禮也 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孟僖子會饗莊公盟于稷
祥修好禮也 子產弗毀游氏之廟至日中而葬君子謂
子產于是乎知禮 晉侯饗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
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楚子滅
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即封陳蔡
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
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楚子使然丹簡
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牧
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奸慝舉淹滯禮新敝舊祿
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五十五 關中叢書

事之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 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
禮也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覺夏獻其禮
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
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公羊傳曰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禮適夫人無子立右
滕右滕無子立左滕 葬事有贈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祿 天子曰崩
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 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 遂
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 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 春
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
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春日祠夏日杓秋曰嘗冬曰烝己
卯烝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
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王者無
求求車非禮也 築王姬之館于外築之禮也于外非禮
也 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犇者曰
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
其重者也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
不若字字不若子 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
從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
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親納幣非

禮也 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丹桓宮楹非禮也 刻

桓公桷非禮也 宗婦覲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

乎股修云乎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于社禮也于門

非禮也 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君存稱世子君薨稱

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

廟不廟則不書葬 祔用致夫人非禮也 三卜禮也四

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 郊嘗不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

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免牲禮也免

牛非禮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會葬非禮也 虞主用

桑練主用栗 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其言歸含且贈何兼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五十七 關中叢書

之兼之非禮也 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秦人來歸僖

公成風之祿非禮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

魯公用駢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燕

羣公廩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

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閔子要經而服

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

之也 帝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拔稷牲而卜之帝牲在

于滌三月于稷者惟具是視 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

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世

卿非禮也 廟災三日哭禮也 齊人來媵媵不書錄伯

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 郊用正月上辛 三軍者何三

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古者諸侯有司空司徒上下卿各一襄公 婦人夜出不

見傳母不下堂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

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二名非禮

也 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版者何俎實也腥曰版熟

曰膳 邾婁子來奔喪非禮也 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

者會葬朱婁與 穀梁傳曰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

魯無服故譏之 得出會諸侯聘弓鍤矢不出竟場東修之肉不出竟中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五十八 關中叢書

伯姬歸于紀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婦從人者也婦

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從長子 禮尊不親小

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舞夏天

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

填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誥誓不

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鄭伯以璧假

許田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 齊侯

送姜氏于謹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

出闕門送女踰竟非禮也 大閱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

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 正月己卯烝烝冬事也春興

之志不時也夏五月丁丑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事也
志不敬也 壬申禦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
也志不敬也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禦廩夫嘗
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禦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
而嘗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也 改
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
死者不亡 王者朝日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
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媵禮之輕者也盟國
之重也 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
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 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士
黜丹楹非禮也 刻桓公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礪之加密
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礪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男子之贄羔鴈雉脰婦人之贄棗栗服修用幣非禮也
赤歸于曹郭公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
之義外歸非正也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
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
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高下有水災曰
大水旣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
鼓柝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五十九 關中叢書

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
新延殿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
寢正也 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
也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
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壬申公朝于
王所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
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公端奉送至于南郊免
牛亦然 公薨于小寢小寢非正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
葬重天子之禮也 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 大事者
何大是事也著袷嘗袷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不毀廟
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 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兼歸之非
正也其曰且志兼也贈已早而含已晚 男子二十而冠
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周
公曰太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
人親舂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禮也 于盾
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初稅畝非正
也古者三百步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
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
葱韭盡取焉 作丘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
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六十 關中叢書

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丘作甲非正也 新宮者禘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輦者曰君親素縞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 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不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河濱遺書鈔卷一 六十一 關中叢書

之輒茶連併也輒女輒反聚夏歸粟于蔡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 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尙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免之不敢專也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天王狩于河陽有臨一國之言焉宣九年辛酉晉侯卒于厲傳曰有臨一家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有臨一家河濱遺書鈔卷一 六十二 關中叢書

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 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 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旂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塾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荼楚謂之跣衛謂

之言焉家謂采地若文元年毛伯來錫公愚謂三傳中之命定四年劉卷卒毛卷皆采邑名 禮胡傳皆已酌採之此于禮經未必盡合亦可為三禮之佐後有大儒必建吾言 治春秋者舉業家以傳為主而試者又割裂配合于傳已非于經甚遠以此望其明經必不得之數也功令取士相沿已久成名之後方思治經亦何及哉即如獲麟之事聖人絕筆矣傳中之經有書及于孔丘卒者以此知經之難治春秋為甚近世又有為春秋之書者亦如黃東發之意同異矛盾何時底定于友延州以為案取于左斷取于胡即有它說不必涉獵經如是亦小治矣

三禮

禮文有見于虞書者然其禮不可得而詳所概見者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藝祖用特為祭祀之禮輯五瑞覲四嶽為朝覲之禮以意推之釐降二女即昏禮之始也徂征有苗即軍禮之端也三年四海遏密入音即喪禮之制也乃若修五禮典三禮禮文不具錄正以古人大禮易簡且人人皆知不煩纖委縷悉故也今攷其見于夏殷者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則與周禮相近百官總己以聽冢宰略見古人三年之制自天子達于庶人之旨他如命官之制車服之等玉帛琴

可賓遺書鈔

卷一

六十三

關中叢書

瑟之數皆上同于唐虞無有他異而孔子則以為說夏禮學殷禮杞宋無徵以是知夏殷之禮尚有廩存于春秋之世者如檀弓之所載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堅周殷人棺槨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六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及葬毀宗躡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尋而葬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殷朝而殯于祖

周朝而遂葬王制之所載凡養老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

食禮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

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

尋而祭縞衣而養老曾子問之所載夏后氏三年之喪既

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禮器之所載夏立尸而卒祭

殷坐尸郊特牲之所載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

殷人尚馨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明堂

位之所載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夏后氏之綏

殷之大白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夏后氏牲尚

黑殷白牡山疊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爵夏后氏以琖

殷以罍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罍其勺夏后氏以龍勺

殷以疏勺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夏后氏之鼓足

殷楹鼓夏后氏之龍龔虛殷之崇牙夏后氏之四璉殷之

六瑚俎夏后氏以歲殷以楨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夏后

氏山殷火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夏

后氏官百殷二百祭法之所載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鯨

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響而郊冥祖契而宗湯祭義之所

載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表記之所載夏

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

而後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

可賓遺書鈔

卷一

六十四

關中叢書

凡此者皆夏殷之遺也他如夏小正之屬視月令爲古竊嘗以爲斷簡殘編非孔子之所定者已不易治迨至後世益以聚訟嗚呼議禮之難固非一日矣

今夫禮與義同德者性也與樂並舉者藝也與詩共學者教也禮義之性無處不貫禮樂並言者則莫詳于樂記矣然亦綜舉其大指耳其略可稽考者如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註者以爲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爲一終吹笙者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爲一終比其間歌則笙與歌皆畢堂上與堂下更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六十五

關中叢書

代而作也堂上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爲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是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是爲三終所謂合樂者堂上下歌笙及瑟竝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此養老之禮兼及于樂者也其樂之章卽詩也其爲升歌者三詩間歌者三詩合樂者三詩皆有樂而有詩者也堂下三笙間歌三笙皆有樂而無詩者也合樂而笙瑟共作者爲鵲巢采芣采蘋皆有詩而不歌取其音節以比于絲竹者也愚嘗有疑焉關雎與鵲巢詩文不同其音亦異何以笙瑟合樂不直以

關雎合于關雎而取之于鵲巢且鵲巢之音節又豈能一
一比于關雎乎如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
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
節狸首七節采蘋采芣皆五節註者以爲歌詩以節度發
矢者一終爲一節蓋乘矢以四節爲則其先歌之節如九
節則先歌五節一聽而尊卑之等生焉其詩又有云曾孫
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
以燕以射御于君所者以詩繹樂樂蓋必有工焉而今亡
其傳矣他如左傳所紀諸國宴饗歌詩之類非禮樂之事
皆有所涉皆以詩明樂詩與樂不能析之而爲二也嗚呼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六十六

關中叢書

禮之難治也又兼樂焉古人之盛豈易覩哉
禮有大綱有條目固宜其書一不變矣今觀其變而不齊
者或相損益或相矛盾生于時代之改革者寔生于諸儒
之私臆者多以其去古日遠與其妄爲刪正不如過爲存
之然在學者穿鑿附會迄無定論又無程朱諸大儒爲之
參考禮之衰也久矣大綱者五禮也儀禮雖在殘缺有士
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聘
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禮既夕士虞禮特牲饋食
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予考既夕爲士喪之下篇有司徹
爲少牢之下篇則是十七篇止爲十五篇此古禮之正文

也以周禮合之吉禮則儀禮無之凶禮則喪服以至于士
虞四篇皆凶禮也賓禮則聘禮覲禮公食大夫其事也軍
禮則射與大射未足以當之嘉禮則特牲少牢有司徹有
似于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士冠士昏所謂以冠昏之禮
親成男女鄉飲鄉射所謂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燕禮
則所謂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者夫如是儀禮之于
五禮未備也乃若戴記四十九篇其文差可備採其最詳
者惟凶禮其次則吉禮嘉禮又次則賓禮至于軍禮又何
其寥寥然也戴記四十九篇其可以類相從分入五禮者
或言其義或其記一二端未能如儀禮之整壹五禮何日

而會萃乎
禮之不可以五禮槩也非五者之大綱不足以收之也中
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今欲考所為三百者不可得而
聞輒思以曲禮之屬當于威儀之三千若少儀內則猶是
家庭立教之法也固禮也文王世子是亦人子之道也王
制之篇幾幾乎如周禮郊特牲明堂位玉藻深衣皆古人
之遺禮也而非禮之正文也禮運禮器祭統雖于禮乎明
之以之佐禮家之旨無所不可吾知其非禮文之經曲也
其善者如孔子之翼易皆可以發明禮教然以四經例之
未免於破碎支離矣蓋檀弓曾子問中多言禮之變哀公

問於昏禮又有合焉喪大記坊記表記學記樂記記之能
輔乎禮者也求其粹者惟樂記矣乎冠義昏義鄉飲酒義
射義燕義聘義皆詮禮之義者也孔子閒居經解儒行之
屬雖附見而非禮文之所攝則戴記之書成于後儒非功
令將不得並列之而為經矣以吳草廬殫力研究猶未能
有以定也嗚呼言禮者之難蓋如此吾聞禮之為教所關
于安危治亂者不淺不知何時修明為之愼歎者久之

周官之禮為周禮者以六卿之皆有事於禮也天官冢宰
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

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
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言式者言禮
也祀五帝祀大神祇享先王大朝覲大喪皆以宰為之則
吉禮賓禮凶禮之皆在所事也明矣小宰以官府之六屬
舉邦治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
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三曰禮職以法掌祭祀朝
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宰夫之職以
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砥滌濯凡禮事
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
牢禮委積膳獻飲食之殮牽與其陳數膳夫掌王之食飲

膳羞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
 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庖人
 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內饗凡宗廟
 之祭祀掌割烹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外饗掌外祭祀之
 割烹共其脯修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
 殮饗饗食之事亦如之享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祭
 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
 以時入之以共粢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蔬之薦獸人凡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獸人凡祭祀賓客喪紀共
 其魚之鱸鱉鱉人祭祀共鹿羸蜺以授醢人腊人凡祭祀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六十九

關中叢書

共豆脯薦脯臠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
 事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
 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酒人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
 之陳酒亦如之凌人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
 冰籩人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
 薦籩羞籩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
 喪紀亦如之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
 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鹽人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
 客共其形鹽散鹽幕人祭祀以疏布巾幕入尊以畫布巾
 幕六彝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幕人凡朝覲會同軍旅田

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如之掌次王大旅上帝則
 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
 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外府凡祭祀賓
 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內宰大
 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內小臣若有祭祀賓客喪
 紀則擯詔后之禮事寺人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
 女宮而致于有司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凡祭祀贊
 玉齋贊后薦徹豆籩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
 而濯概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絲續組文
 之物凡此者天官之屬皆于五禮各有所司者也地官大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七十

關中叢書

司徒施十二教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以陽禮教讓則民
 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以儀
 辨等則民不越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日六藝禮
 樂射御書數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祀五帝饗先
 王大賓客大喪大軍旅大田役皆掌治之小司徒之職小
 祭祀小賓客小軍旅大喪皆掌治之亦有事于五禮者鄉
 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閭共祭器族共喪
 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鄉大夫之職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
 州之大祭祀大喪皆蒞其事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

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閭胥凡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物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饗以鼗鼓鼓軍事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凡軍旅夜鼓鑿軍動則鼓其衆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凡陽祀時祀外祀凡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七十一

關中叢書

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牛人凡祭祀凡賓客之事饗食賓射軍事喪事共饗牛求牛牢禮積膳之牛膳羞之牛犒牛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凡賓客會同師旅掌其道路之委積師氏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王舉則從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遂師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鄼長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稍人掌令丘

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委人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薪積芻土均掌平土地之政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嫩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山虞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川衡祭祀賓客共川奠澤虞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掌蜃掌斂互蜃物以供闡壙之蜃圉人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場人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菹享亦如之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七十二

關中叢書

廩人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粢盛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倉人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盥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米事饋人凡祭祀共盛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此皆地官之事于五禮者也春官一篇全文皆禮不必具錄然其中有與五官相涉者有與戴記相參錯者不敢遽爲會同遽設論議以此篇爲主而徧考周禮之文以求其有關於禮者是或一道也不能則以儀禮與此篇及曲禮等篇以爲經

亦于禮未之有病也此中言樂者正可與樂記并行禮樂之不可有二蓋如此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蒐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所謂大田之禮也其云火弊獻禽以祭社車弊獻禽以饗杓羅弊獻禽以祀祊入獻禽以享烝則又關於祭祀之禮矣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此大師之禮也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乃大役之禮也大會同大射大祭祀大喪皆有事司馬之職蓋如此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則大封之禮也量人營國城郭營后官量市朝道路門渠造都邑亦如之此其大均之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七十三

關中叢書

禮也它如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法羊掌固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造都則治其固與守其法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橐凡喪縣壺以代哭者亦禮之瑣事所及也射人以射法射治儀其為射禮明矣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朝覲會同作大夫价大師大賓客大喪皆有事焉服不氏凡祭祀共猛獸射鳥氏祭祀以弓矢馭鳥為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羅氏獻鳩以養國老掌畜祭祀共卵鳥司士凡祭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大喪作士掌事諸子大祭祀正六

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旅賁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太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小臣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祀朝覲沃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七十四

關中叢書

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御僕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嬰掌王之燕令隸僕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弁師掌王之五冕此與春官司服二職互相發明者皆冠禮之餘也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廡五兵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故士戈盾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棊

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繕人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軼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校人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賓客飾其幣馬大喪遣車之馬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圉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軼馬亦如之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以國法掌其政學凡此皆夏官之有事于五禮者也秋官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禘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鄉士大祭祀大喪紀

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率其屬夾道而蹕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犬人凡祭祀共犬牲司隸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蜡氏掌除鼫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鑿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銜枚氏掌司嚳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嚳軍旅田役令銜枚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函大行人掌大賓之禮正春官之賓禮也與小行人司儀可直取爲賓禮之正文卽行夫環人掌客掌訝掌交皆禮賓之所有事者也而皆在秋官不得謂司寇之專主于刑也冬官雖闕可以義推

愚故曰周禮者行禮之人也

論語

尼父天聰人也又嘗言聽思聰耳順者其不思而得乎且在知命以後其更有密微者乎夫密微而善感者聲也其爲言善惡不齊其爲樂雅鄭不一子論舜隱惡而揚善至于音律之學樂則韶舞而放鄭聲此亦知聖人之耳矣何言乎六十著十年之變也知命之時豈其聰或有所未至然在六十時氣血耗減精神漸改聖人亦人耳試以愚夫反言之老而悖者或且自倚更事剛愎拒人明知天命已定尙思行險任耳而輕信禍自不淺孔子于知命之後行

藏出處聽其自然其于天下之事知之審矣其所謂耳順者蓋于顏子嘗發其旨焉非禮勿聽使非禮者化而歸于禮非莊子之所謂黜聰楞嚴之所謂圓通也七十從心不踰距則六十之耳順其斷乎以禮爲歸矣

上字自卑而升其事逆而難如車之上山舟之上水努力之謂也下字反是予嘗以子之孝父難于父之慈子臣之忠君難于君之愛臣人之法天難于天之生物以君父與天皆處乎上也道德高明之域亦然郝楚望之書曰禮下率則仁上率則義天下慈父多而孝子少因以思人必以上自待乃能免于下流下流之爲小人則所謂下達者耳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七十七

關中叢書

易爲逆數仁者先難上之謂也

貪者衰微也惟衰故貪惟貪故益衰甚矣衰之不可爲也衰則不知敬衰則不知恥心志之有守者老而強血氣之無知者老而衰故壯年負氣尙思自好至于垂盡則子孫之慮身家之計相因以滋至求其不甘于衰而毅然有強盛之思者寡矣記曰臨財無苟得論語曰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甚則有牀第可捐僨怒可忍惟以得爲事雖抵死不爲止悲哉其爲衰也嗟乎得者衰也則超然于得失者豈非所謂強盛者乎

朔之爲言蘇也一月之元日也望則中中則將自盈而昃

朔望故並重然日恆則月屢更故月令行政以月計不以日計焉夫治歷明時歷頒于諸侯月朔以餼羊告廟請而行之其詳雖不可聞大抵一月有一月之政事今之朔望官吏師生謁廟行香其遺制也夫祀鬼神者每于此時益加恭敬詛呪祈禳凡民間人事之不齊者俱藉此以治之此以見天時人心合一無間之妙亦見先王神道設教之意蓋未來者自朔始凡所更端舍其舊而新是圖者亦始也君子存心常如朔日之吉則身修而天下平矣

中庸

倚之爲義以立生者也猶流之生于和也流從己倚從人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七十八

關中叢書

己與人之間其情則萬殊其道則一也士之不自立而倚人者不足論中立矣宜若無倚然而易爲倚也此其故小人不能有唯君子之徒多有之微矣哉君子之有倚也天下之人各有方隅各有氣誼其賢者皆東西南北之自立者也惟中立者乃爲天下之大賢然天生聖賢雖不多得其爲中立之人必不止于一人二人合天下之中立者而計之俱爲中立能無倚乎無道之時憤世絕俗有道之日慷慨任事固非有私相援黨之心而中立者與中立者勢必至于交爲倚而不自知蓋將有倚我而相助者我將爲所用故陰亦倚之以爲重唯君子中立而又能不倚難矣

哉

孟子

鷄鳴而起夜分就寢計時十二醒者九夢者三積三日則生一日積三月則生一月積三年則生一年積三十年則生十年此勤者之所以立千世之名于百歲之身也怠惰戲媮乃與草木同腐未死而朽可不哀哉

凡氣晝陽而夜陰夜固小人之象也唯晝動而夜靜如歲之有冬貞下起元是之取爾予嘗驗之夜半之前仍是晝晝之餘氣求所謂悔心之萌未可遽得迨夫夜半之後清明之氣漸漸復生至于平日幾乎有充盈之勢氣不可見

河濱遺書鈔

卷一

七十九

關中叢書

于心見之心不可見于好惡與人相近者見之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者仁義之根柢也故于夜氣後續之曰平日之氣于此充之至于充滿乃所謂浩然之氣夫氣之爲氣也不可控御不可遏止如草木之生勃不容已于此見生之謂性焉韓恭簡曰人不夜食乃可言夜氣以此推之人在醉飽淫泆之中是非構鬪之後其氣盡蝕難以語此孟子承大學中庸之傳於身心性命大體小體多發所未發深慮以形色爲粗故示之云形色天性能聰則耳踐矣能明則目踐矣能慎言語節飲食則口踐矣能非禮勿動則身踐矣聖人何以異于人哉能不虛其形色而已矣不

然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以見修身之實事矣乃知形

端表正者色温氣和形色不可以僞爲天性不可以他求人知仁爲善不知義爲善義最方嚴凜不可犯蒼素一判斷不姑息一點濡忍之念不可參入所以事無逗遛萬人必往即使死生亦所不顧此於浩然之氣爲最切所以文天祥正氣之歌深知當死不死便有無窮悔吝蓋義之切于人者如此其近于義者莫如節士之有節如女人之有節臨財處事宗族鄉黨之間分毫不敢過節介然不苟日從事于義亦不敢以剛暴粗猛之氣加乎人每于平日之初孳孳爲善而不敢息誠以平日者一日之開闢也若人

河濱遺書鈔

卷一

八十

關中叢書

之少年卽是一生之平日少年不知學將必爲偏燬流入于辱身賤行嗚呼不可畏哉

河濱遺書鈔卷一終

河濱遺書鈔卷二

朝坂李 楷叔則著 南州李明睿太虛參訂

霧堂詹言

監代篇

詩曰儀監于殷峻命不易仲尼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夫五德三統前王者後王之監也三統定於夏時五德迭爲盛衰由其大者以考其損益惟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者乃可以言此非小儒之所敢與也予讀元人進宋史表而哀之其言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夫元之監于宋也爲宋史則知宋人之得失代宋命則知元事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一

關中叢書

之興草元之監宋能如周之監殷乎元儒自廉公外許魯齋吳草廬猶有宋儒之習章奏政事燦焉可觀此非宋之餘烈乎元人重節義祀文天祥故余闕之死紀之史策明興之初新安隱士尙不願仕此非其報乎夫所謂監者監其得失而立一代永久之規者也宋之亡蓋失在不自立而倚與國倚人以爲計終不可以圖存又有外患日相尋於無已元則不然幅員最大邊防不立亦無強國以相凌此亦監宋之一事也卒之亡元者卽中原之人夫中原固元氏蕭牆之內也天命去留人心向背嗚呼其亦可知矣且元之所爲史者故不止一宋也有遼史焉又有金史焉

其監於遼金者豈其盡舍置之蓋漢承周秦之後故雜王霸以爲治元承遼金有宋之後故兼南北以爲政吾不敢謂元以用宋而百年以雜用遼金而僅止百年然在元代之人才元氏之天祚其所謂延促之故又可知矣夫以仁得之以仁守之者久道也以暴得之以仁守之者亦不易敗之勢也以暴得之以暴守之者速亡之道也所謂仁者有仁心有仁聞有仁政讀孟子三代之得天下及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斯以知人之不遠能視人如穀鯨之牛而興王淳然矣今夫宋固尙仁之代也廷無佩刀之武臣市稀刑殺之大獄然而洛朔蜀三黨分矣周禮試於青苗紹述

可資遺書鈔

卷二

二

關中叢書

盛於再起而邪正相激卒以多故矣人修君子之名講明三代之典而乃無救於滅亡以致誚之者幾以君子爲亡國之由夫以臣子之爭黨而禍及宗社其始則優禮儒臣含容諫臣不知其流弊之至於此也夫前乎宋者有以朋黨亡國者矣後乎宋者亦有以臺省亡國者矣朋黨角立同地仇讐元代之人異而又異卽主者以沙漠之真人而語言文字官制政令半用蒙古半用中原其所以同寅協恭兩無猜忌也得乎夫天命爲君非以私其一人而福之也其一人者爲臣民之主而爭寵者取一時之憐忘億萬年之計則女子嫉妬之常情也邪正之間蓋可忽乎哉是

故監往代者君宜好仁臣貴不黨

用物篇

物有利用其生者資其生之益於人也有利用其死者資其死之益於人也誤用之則無益匪微無益且有害於人焉何以明之牛馬者人之所以耕戰也耕者農之德戰者兵之武故騏驥有時而耕牛或以引輜重皆用其力以爲効死則駿骨雖市以千金黃牛之革亦可以爲用而非所謂馬牛之才也豹虎兇犀豺狼熊羆之爲獸也死則齒角皮革乃以中於用當其未死卽未可狎而近之雖帝王之苑囿以充美觀而不可以任耕戰也審矣何哉田單不用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三

關中叢書

牛之生而反用其死力王莽之爲昆陽戰也乃以虎豹用乎兵欲藉其生以威敵是殆異於古之馭物者矣夫牛順物也生用之不敢惜生死用之不敢惜死者也以牛爲愚故欺而用之將以用其角而先以燃其尾此亦韓信所謂驅市人而戰之者也然牛不知其爲所用也吾哀之吾悲之至於虎豹之屬猛而食人不知人之誰爲我兵誰爲彼兵也能部伍乎能以金退以鼓進乎能知中堅後勁之義乎能知坐作步伐之事乎欲借其勢以爲張大吾軍之助而反無以制勝於接刃此可謂之多算乎少算乎有算乎無算乎此所謂不善用物者矣今天下之食牛者凌弱也

偶以處虎豹之皮而遂任虎豹以爲用者恃強以狎猛也

予觀於古人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及驅虎豹放龍蛇之事而後知今之不及古者蓋以作意而失之欲鏟古人之舊而實以自貽伊戚也夫天下之物情豈難知哉柔而爲牛馬暴而爲虎豹無以心相之而以形相之其亦可以識矣夫民也柔兵也暴非天之生才爾殊也耒之耜之則化而孱且脆矣介之冑之則縱之使兇而橫矣以民予兵是飼之也安在乎又以兵治民哉是何異於使狼牧羊以水腐草以火焦薪而猶有望乎其不遽盡也夫用民者用其生用師者用其死理之不易者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使民

河濱遺書鈔

卷二

四

關中叢書

以時蓋言生也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尙書曰不用命戮於社蓋言死也孟子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蓋言死其民而不知其所以生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言以兵毒民而不能用其死者也

學史篇

史者將以斷天下之疑者也故稱之曰信史史而疑復何觀焉今夫野史之不如正史也家史之不如國史也慮其不出於公也國之正史幾於公矣而君子猶有慮焉則其言其事有不足信者也信以傳信尙或淆訛疑以傳疑究

將焉極是故信其所疑疑其所信則必至於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蓋以天下萬世之公典顛倒錯亂使夫爲善者無所勸爲不善者無所威其於君也爲舉枉錯直其於天也爲福淫禍善不足信而信之固學史者之愚也而實作史者之罪也嗚呼知作史者之罪則知作史者之法矣夫古者之世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動莫大於一人史官莫詳於左右此其在虞書可謂兼之當是時史已有專官而其名不傳吾知其爲聖人之徒也夏書商書周書所紀載者蓋亦如此卽以秦誓觀之非尋常按文之士之所能及此史之一體也春秋之作因魯史之舊文而紀列國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大哉尼父之書乎此史之又一體也當其時有董狐南史之類求其簡策不可復覲又有左傳以耀豔深華之筆溢而爲國語外傳蓋猶以尙書紀言之法兼之於麟經編年之中此史之一體也龍門司馬遷變而爲本紀世家列傳八表十書後之學爲史者莫能外焉此史之又一體也嗟乎尙書者古史之傳信者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春秋者孔子之所自信者也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左氏魯史之素臣也或以爲誣子長良史之才也扶風譏之嗟乎史不易言吾不敢以勦說爲得其解也有宋王安石欲廢春

秋以爲斷爛朝報此其言雖得罪於聖人然以朝報爲史與夫以史爲朝報則深有刺於天下之爲史而漫然操觚者也夫班氏父子續以大家猶世史也蔚宗之爲後漢陳壽之爲三國猶能言之亞也下乎此者吾有其書吾未能窮其旨而通鑑綱目則宋遼金元不能預爲之攝吾又安從而定之嗟夫學史者之難疑信是非其不可以齊也如此況作史者乎雖然作史則今日之事也學史則影響之事也以所見溯之於所聞再溯之所傳聞吾卽不敢言史官無左馬班范吾知時異於唐虞三代而人不及尼山夫子則尙書春秋其所不可爲也蓋史之所據以爲書者或以實錄或以章奏補其缺略吾恐其以朝報爲之爲臨川之所譏矣夫史之出於野者不立其朝不知其事史之徇其官者不覆其實不伸其直或以隱諱而不敢書或以愛憎而曲其筆是在目前之所見者尙未免於失真而所聞焉得以無謬所傳聞又焉得以無訛乎況夫無所據而煽之則誣詞也有所聲而吠之則流言也吾烏乎知今日之史之非信史與吾烏乎知今日之史之爲信史與然則史廢矣乎曰以天道之生殺帝王之賞罰則爲世代之是非者聖人也其次莫如擇史官又次莫如參野史擇史官莫如以舊時之人參野史莫如以正人之書

至誠篇

明者用乎智者也其變則詐矣誠者忠信者也其病則愚矣詐則作偽偽相滋則天下亂愚則生奸奸相滋則天下亦亂欲其誠又欲其明二者不可得兼則天下之治何時乎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誠也明也一以貫之矣然竊嘗疑之我一而已天下之人億萬也以萬蔽一則明不及照以一察萬必嬰其欺日以聰明爲事鈎距察淵猶有所不及而我自居于淳悶人皆攻以機詐卽治一家亦勢有所不能而四海之大不可愚之以未孩世道日下不可視之以遠古吾慮夫誠之蔽不如智之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七

關中叢書

功也不億不逆何以能覺覺之以先復類億逆夫其去德宗之猜忌而不失虞舜之大知此聖神以上之事而非中庸以下之材矣是故論三代之上者觀其誠論衰季之後者尙其智而仲尼於春秋之世教人則惓惓於忠信獨何與山吾知其爲堅也火吾知其爲光也北吾知其樸而南吾知其巧也民吾知其耑侗而兵吾知其尙詐也夏商吾知其忠質而春秋吾知其爲譎也友邦吾知其會盟狡黠者吾知其善背也嗚呼智愚誠僞之間微矣哉天下之多故社稷之震驚有生於悖愚者亦有生於予智者有生於叢脞者亦有生於綜覈者是故疑其卿相則卿相疑疑其

庶士則庶士危人君不推心天下無以有其功大臣樂摘

伏小吏無以安其職彈人者射蜮工之影而迎合在權門考績者好葉公之龍而賄賂入津要不以誠而以智究不至於搖動天下之民而不止卽以予之所知者言之天下病於淆於是視其君以大智天下病於刻則又視其君以至誠當是時是非構鬪用舍紛靡寄其柄於左右而樊然矯之以衡石程書而樊然勵精圖治日不暇給投匭爲告密之門輦轂有逋逃之數置相如奕局之子養寇生伏莽之衅緯婦有宗國之歎杞人爲憂天之慮而百爾鄙夫相與處堂不惴惴免誅則陽陽爭黨能言鸚鵡口舌徒勤張

河濱遺書鈔

卷二

八

關中叢書

吻狴犴膏血難滿日中見沫罔兩乃同於鬱儀四郊多壘兵燹競焚乎玉石此亦懲愆求智積智成猜因猜孕旣嬰禍違天之大悲也予嘗有鑒於御下矣臧獲甲乙亦庶人之家之臣妾也其同者黨其異者伐衆所雷同未必是羣所增忌未必非而主人又伺察以自矜下者愈以疑蔽上愈以甚以嚴則小絃絕以寬則鬼魅生吾少時蓋苦於不智也今一再細思之智巧詐力之不可恃也吾之家吾何欺家人亦吾之人也欺之亦將欺於我蓋以誠實感之而兩皆省其猜矣於是事日以簡心日以閒學日以靜智日以增嗟乎君不疑天下之人而天下亦不疑於君所謂大

智者未有不生於至誠者也或曰行實行言實言存實心
爲實事天下之所宜同勉者也子何獨求於上邪曰下之
欺上可治上之欺下不能治也下之誠上可化上之誠下
不能求也嗚呼天子不可以不誠古之聖人已如此矣聖
人且然況後世之君子而況施及殊方化其異己者乎

學政篇

學之不明未有甚於此時者矣以吾之教子知之吾之於
子也故日夜望其爲學也干戈倥傯則無其時流離播遷
則無其地衣食艱窘則無其資然於倥傯播遷艱窘之餘
爲子延師師三四易而子之業未成其所以未成者何也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九

關中叢書

其既學於師者富貴功名而與吾共之者貧賤困苦吾之
子所已疑之矣所講者聖賢帝王而所見者今世今人之
事吾子則益甚其疑焉且使精其師說而有遇去聖賢帝
王之道必遠況可以苟得富貴不可以倖立功名而吾又
與師說有異也曰古人立學非富貴之謂也非功名之謂
也亦非吾驕語貧賤安乎困苦而誑吾子以道之不在於
富貴功名也學聖賢帝王之道者將以安天下之民求唐
虞三代之盛而非如今世今人之所學也於是子益疑而
不知其解學也者所以明之也亦所以一之也吾不能使
吾子不疑而學又安望得一乎嗟乎朝廷之所望於天下

者功也而其所以鼓舞之者名也天下之人所聞於師友
所盟於心期者貴也而其堅不可化者富也朝廷以富貴
尊顯羅天下之才以貧賤窘辱礪天下之節甚至以死生
制其身以罪福制其家多其賞罰黜陟之典以求其從我
之甲令供我之驅使蓋士之學聖賢帝王之道者皆屈伸
於富貴貧賤之中而不能自主雖使孔孟復生亦不能違
時而致用則何也學之名實乖而上之取舍異也學臣教
人以空言而上教人以實事空言雖以聖賢而實事則止
於功名商周以後莫不然矣夫學者從乎教者也下者師
乎上者也欲端學校其在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欲

河濱遺書鈔

卷二

十

關中叢書

功名之則天下趨於功名矣欲聖賢之則天下趨於聖賢
矣夫天下之從師故不如其從父也師之教以口而父之
教以身師有教不能代父爲衣食父有教且以兼師爲提
命聞道於師或不能入稟氣於父天則授之矣雖然爲父
者尤不可以不學觀於箕裘弓冶知農之子爲士不能如
士之子之爲士也天子向學則庶士敬業身先之而氣感
之矣是故豪傑之不待文王不能如文王之時之作人也
或曰學在治平之後者也天下多事則馬上其急務也烏
乎學曰否不然治而好學則足以長治亂而好學則足以
定亂且夫困心衡慮之時於以講求治道敦勉聖學其所

俾蓋尤有深於治平之後者是故事業難其會者進德易
為功富貴不可求者聖賢可以至天下之未治不可不倍
急於學者此又可以吾之流離困苦而知之

寧儉篇

奢儉者貧富之機與奢則貧儉則富如斯而已乎曰奢則
亂儉則治請問身曰奢則死儉則生請問心曰奢則愚儉
則智嗚呼天下之理存之則日以積費之則日以亡儉也
者存之於不費費之而恆思有以存之之謂也是以天儉
於西北而星歸之地儉於東南而水鍾之人儉其心而理
宗之儉之義其深矣乎人有言曰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

之以禮禮之與儉故有間然在聖人之論禮則取乎儉吾
嘗繹其言而復有感於老墨也老之言曰慈曰儉不敢為
天下先墨之言師禹而崇儉以教學者後世有述焉迺其
弊也一流於刑名一病於兼愛故譏柱下者與韓非同傳
刺墨翟者以二本成獄夫豈老墨之儉非孔氏之所謂儉
與夫儉之為美也而或不免於過也儉固有中正之道焉
非過乎儉者也且以儉於心為廉靜寡欲於身為寶嗇精
神於家為敦本尚實於國為擗節愛養儉之意不可須臾
離者也此儉之所以為美也又以見天下之通義古今之
真理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為茅茨土階停露臺而焚

雉裘也與夫子耘婦饁珍粒米而惜一錢也其間卿士大
夫節儉正直相為師表遂成風俗儉之盛也世未有以為
吝嗇者也然儉有中正之儉君子之所以立極也有不中
不正之儉小人之所以賈禍也說在乎葛屨之履霜女手
之縫裳也又在乎豚肩不掩豆而以麵為犧牲矣予嘗觀
夫秘惜錙銖之人其子則揮擲泥沙往往至於蕩產破業
而不自持或乃以為不善享福不能施濟故有此不肖之
報其在縣官矯為裁汰者他日加派將不可遏辟之過水
而隄者水發則潰儉極而奢禍敗隨之不但已矣儉不中
正流為老墨吾請得而究言之儉於嗜欲是謂無情無情
之後萌生刻忍此儉之所以為老也儉於在我將復市惠
市惠之心至無差別此儉之所以為墨也是故以為儉人
且鄙之小人者且以此生慳貪而聚貨財高明鬼瞰多藏
厚亡儉者固如是乎雖然過乎儉者非儉一人之謂也將
風天下以同儉而躬自率之儉者不奪人奪諸人而已自
儉之此小人之儉也非所以為儉也是故同一儉也君子
行之則為福小人行之則為禍其所以辨之者又有在乎
儉之先者焉吾惡夫大貪大惡而以儉詭飾其名者以儉
飾其名而以儉積衷使天下人驚而相告曰受奢之害者
顯而淺受儉之害者隱而深遂至以錢虜相目而鄙之以

不足爲也噫亦甚矣是故天下之人皆當師君子之儉戒
小人之鄙儉乃爲美而無過此道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未之有易也

彝倫篇

大哉倫乎人極之所以立也聖與人同不則異端矣夫人
之所以爲人者倫乎人之所以不能人者非以其攸斃不
攸殺乎天下不可不以人治而人治必先以人教教之莫
如以倫此唐虞司徒之官三代庠序之制所以合天下而
訓迪之者也然有獨致之者不可以不自盡有共爲之者
不可以不交勉有一人先天下以帥之者不可以不立極

於是乎彝倫之教有不齊而天下或以治或以亂嗚呼治
以倫治亂以倫亂苟不歷天下之至亂不思天下之至治
不經人倫之大變不知聖人之大恩治亂之際可以泣矣
今夫五倫之所以獨致者君自盡其爲君臣自盡其爲臣
父子自盡其父子夫婦自盡其夫婦兄弟自盡其兄弟朋
友自盡其朋友不自盡其倫則倫廢矣五倫之所以共爲
者君以禮臣臣以忠君合而爲有義父慈其子子孝其父
合而爲有親夫妻之誼不可以瀆合而爲有別兄弟友于
朋友式好合而爲有序有信不交相勉則倫亦廢然其所
以立之極者則在於一人一人者世所謂作之君作之師

者也一人立極而天下之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
乃得各安其所而不陷於禽獸吾昔讀孟子書矣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耳惟舜明於人倫又使契爲司徒以
輔翼匡直而振德之此憂其逸居而無教之近於禽獸也
未有寇賊奸宄奪人倫之正而陷人於禽獸之中者也乃
其世治安平康四海共主而君得享其君百官師濟而臣
安其臣父子各遂其堂構而克成作述之美夫婦各有其
室家而終有倡隨之福兄弟恩踰於手足而廣墳簞之吹
朋友誼淳于蘭水而無間死生之俱世之盛也而人不知
其爲盛也則以人止安其爲人而幸免於禽獸之吞噬而
已矣天下之福未有過於人之不爲禽獸也者而溯其功
之所自出則以聖人人倫之至也所不虞者寇賊萌生涓
涓江河狗鼠跳梁橫戈破邑當亂之初作一隅之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不相保也迨其決裂而天下之父子夫婦兄
弟朋友不相保也不相保而死死未必有其烈名不相保
而生生又有荼苦當斯時也豈惟天下之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不相保即王侯將相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不能保
矣豈惟王侯將相哉一人之父子夫婦亦不可保而天下
尙何忍言乎嗚呼五倫不治賴於師者以治之不如賴於
君以治之吾乃知至聖之莫不尊親使天下人有其倫其

尊而親之也固宜不則天下之不幸而死者鬼啼陰雨矣其不幸而生者禽跡獸行矣即有徼天之福父子無故兄弟俱存夫婦保聚朋友完善然以天下之大勢言之五倫之戚傷天下之心爲天下之慟哭愁歎者不知其幾矣是故有聖人焉出而救之天下粗定則人倫粗具然則聖人者保於已治治於既亂人倫之宗也天下安可一日無聖人哉

理數篇

理者數之理也數者理之數也非可歧而二之者也然有數前之理數外之理而無有理前之數理外之數此河圖

河圖遺書鈔

卷二

十五

關中叢書

洛書之總歸於太極圖也吾嘗以羲卦禹疇觀天下之理察天下之數後世之言理言數者皆奉之爲鼻祖即其中五者不異而圖則自一至十疇則至九而止上下左右圖方如矩而疇又有四隅焉其圓如規吾知其數之一定而不一也皆伸縮變化於理中者也龍馬元龜故不一其數而未始不一其理也即堯舜授受亦曰天之歷數允執其中是故有法天之學而無有言數之學誠以理可爲而數不可爲理無始而數有始理無終而數有終昔者孔子言數於大衍之章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發理數之秘立人天之準雖

羲禹諸聖人無以過之吾於今之言理數者則竊惑之有謂天人交相勝者有謂君相不言命者有謂力不如命者有謂知命非泥數者言人人殊其大旨則以常者歸之理變者歸之數以道德忠孝節義歸之理以壽夭禍福得失存亡歸之數蓋人之信理也弱開天下不自振立之門墮人事而諉天運以爲數定而不移何用勞心以營之夫如是則君子休心於既悟者小人反藉口以荒棄其業而罷其勤敏此可謂之審於數耶豈惟不知數并亦不知理是何也君子篤於理故不言數理精而數如嚼蠟矣理得而數亦響應矣我自爲其所當爲故不計及造物之如何也

河濱遺書鈔

卷二

十六

關中叢書

惠迪吉從逆凶千古之言吉凶者其能出此理之範圍乎是故理不可以不精精乎理者理之外可以不精也理又不可以不得得乎理者理之外可以不得也小人不然或竊理而附之或背理而馳之或迷理而暴之或入理而賊之爲桀爲跖爲莽爲操爲溫爲懿以顏閔曾史爲不可學而縱其志之所欲以行險而徼倖人之憂不精理者若則別有所精矣人之憂不得理者若則別有所得矣而天地沴戾邪淫之氣乃從而翼之於是陽九百六之厄中於世而殺伐危亡之禍兆於時其假數以煽人者固理之蠹也其屈數以苟且者亦理之敵國外患也古之所謂理數之

學皆茫乎無主而天下又何所適從哉天下知理而忘數有道之世也天下之貞理者半而諉數者半治亂之會也天下皆惑于數而不復言理則其時無可如何之時矣嗟乎理者天下之共理也數者亦天下之共數也吾以理推理而人心相喻有必及之勢焉以數推數而人心愈隔有不入之障焉我有道德而道德應之我有忠孝而忠孝報之我有節義而節義風之斯則聖人之所能也若夫我之壽夭禍福非人之壽夭禍福也我之得失存亡非人之得失存亡也數不能以相喻者以其在心之外非人道之正也或曰然則鬼神不可祀與曰數非鬼神之所主也鬼神者主於理者也

陰德篇

史記曰西伯陰行善說者疑之以爲惠迪吉天下之正大光明事也奚其陰且積躬累行將以要福於天倘亦有市心與不然者陰行乎善何爲也哉嗟乎聖人修德之事與庸人邀福之心萬相懸也聖人之所配者天地也無所爲而爲之者也庸人之所畏者鬼神也有所以懼禍求福而不得不謹其趨避者也皆不於其陽而於其陰是故陽爲於衆耳衆目之前者真僞之所相混也不如陰爲於不睹不聞之地者爲能合內外貫始終而無儻夫天地者人之

父母也父母主恩鬼神者人之法吏也法吏主義天地不能有化育而無生殺故寄其權於鬼神父母不能伸乳哺而詘義方故藉其教於法吏吾是以知庸人之心陰畏罪聖人之事陰行善萬相懸也其受福於天亦萬相懸也夫聖人君子之於天下也亦何必暴其仁義詡其功能使天下之人慕羶德而蟻聚也哉風乎春風者不自言其春風也雨乎春雨者不自矜其春雨也則請以陰險陰私陰謀陰賊者反觀之蠅之射影也影陰故也鬼之侮闇也闇亦陰也行乎己之所欲行而乘乎人之所不知以爲快聖人君子爲陰德也亦若是矣陰之爲殺機者機發則物無噍

類陰爲之生機者機應則世賴生全譬之於司命者奪人之算人不知其何以死益人之紀人亦不知其何以生夫然則陰暗幽密人所不知而我爲之操其死生是豈可以不擇術哉且夫飼雀放麂細竹渡蟻之細於物苟有所濟者於德必有所增倘其不然伐龜登龜斬木焚草原其初則欺物於不知比於弋之射宿而其毒比之於殺降坑卒吾因以知陽欲殺而陰生之其德百倍陽欲生而陰殺之其罪百倍蓋陽者淺而陰者深陽則棄而陰則矐凡爲心事感然憂之以爲天子寄生之君耳天下之所望乎治者莫過於諸侯而諸侯則猶然趙璧和璞明月徑寸之爲珍

也其爲遊說人國合從連衡因時行間之徒多資白璧黃金以爲用卽在漢初亦用此術以滅秦而成帝業聖賢之學則不然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君者曰土地人民政事其所謂土地非猶夫人之爭土地也其所謂人民非猶夫人之奪人民也其所謂政事非猶夫人之創新制而悖古道也諸侯三寶之言其救時也吾以爲三代建國之意與天子所以治邦畿者亦莫善於此乃所聞於周者以土地人民政事寄之諸侯而王制又有方伯連帥左右二監之法是以後之爲五伯者盟誓侵伐之事天子之下諸侯之上而以伯稱天下因之以多事故知三寶者爲戰國諸侯而

言之也土地崩解人民駭散政事支離苟有人焉不侵地亦不割地不輕用本國之人亦不妄禍鄰國之人不泥古人之政事亦不從今人之政事天下之諸侯庶乎其各相安也各相安者亦古者天子命令諸侯之本意也卽不可以常恃而我有土地人民政事鄰國則無之鄰將折而入於我此亦大國之所以常大強國之所以常強而天下可坐而致也雖不合於周初左右二監之制與平王以後五伯會盟之事而諸侯能自治其國則天下不得而亂之矣嗟呼封建之廢爲郡縣天下不以諸侯爲治亂其所謂循吏傳酷吏傳者亦安能以諸侯之法按之然則三寶之論

可施於世有爵土之人未可槩於傳舍其官之人矣雖然封建苟有利於天下之人卽不變郡縣之官亦可以得諸侯之益而郡縣有司誰視土地之爲采邑也誰視人民之爲版籍也誰知政事之爲在我可以興利而除害也傳舍視之則膜外置之其有志於古人者羣然不肖之人又以爲務聲華而擠之夫如是土地雖不蕪人民欲不彫廢政事欲不委頓不可必得之數也吾嘗考戰國暴秦之後漢以付之於吳楚梁王而天下多事唐以付之於藩鎮節度而天下又多事矣乃知三代之治未能外土地人民政事以爲治也其功固諸侯之功其罪亦諸侯之罪也降及後

世則不然功雖有司之功罪非有司之罪蓋又不在天子而在乎藩鎮焉嗟呼視民者有司也其賢與否則天子之所賞罰也而其權一寄於藩鎮於是古人建列國視諸侯之意不得之有司而大壞於藩鎮其所謂土地墾闢人民大治政事修舉者行賄於藩鎮者也其所謂土地荒蕪人民不治政事廢墜者持己而不媚藩鎮者也藩鎮者其今之督撫監司乎有司者其今之守令小吏乎小吏不敢寶珠玉天子未必求金車而督撫監司乃朘削屬吏而不知忌彼視天子之土地人民政事將不啻以奇貨視之其爲之屬吏者勢必求之土地人民政事之間矣嗟呼痛哉

賓客篇

昔者仲尼客於四方必聞邦君之政其弟子皆能輕重人之國然未嘗有後車數十乘傳食於諸侯至於孟子則齊梁之君幸而聞仁義之言莫不敬禮隆重以望其至當是時四方之士遊說於時恃才辨以自矜貴而人亦莫之敢褻也愚聞之褻慢賢士莫如秦甚秦未坑儒之前遊秦之博士故多於六國之人逐客之諫出於李斯斯何嘗不爲秦慮哉間嘗思之一統之世人才淹抑割裂之朝英碩奮揚蓋其所謂一統者合天下而臣妾之不以賓客之禮禮天下而其所分封之國不能自用乎一士士欲自試何塗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二十一

關中叢書

以有成是故客不得志於天下萬世之福也夫天下之治亂係於客上者用客其次棄客其下仇客矣有天下國家者不思所以用之而棄之仇之獨何與夫治天下者主也輔相之者客也昔在洪範之書曰賓曰師周人之詩有客白馬雅有嘉賓之什伯有無忘之盟主之於客故不可以褻哉雖然客亦不同三國之時將之才盈天下槩之以孔孟則不同道而求之以捍闔縱橫戰國策士之習才智聰明當亦庶幾過之其所謂戰勝攻取洸洸桓桓者虎勇機變俱有可觀一時能文博學之彥旗鼓相當蔚然國瑞後世之聞其風者或且稱引而樂道之當其時客負天下之才可以蜀可以吳魏蜀吳曹魏之主倚客以爲功者不在遊說反間征伐會盟之事而在取異國之才資本國之用是以上士之生於其間者雖以忌才見殺而不甘隱逸用自失其功名之會愚竊悲之夫抱策干時者自銜之客也審時觀變者深心之客也蓋以鄉曲井里之間不可以遭遇天下之豪傑勢不得不輕去其鄉或躬耕於他方之士或從事於戎索之間或以忠義致身或以勞瘁殞命雖有幸有不幸而客之重於天下皆其能自爲重者也人之不自能爲重者雖有時而爲客終無所以自立則思以客立於天下者不爲孔孟之仁義則爲策士之權謀必如是乃可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二十二

關中叢書

以爲人自爲而不可窮不然者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古之避地逃名碩人高士哉是亦客之一道也嗟呼薦辟者人臣之盛節也入幕者衰世之變格也客之有才智學問者不得於君則變而入於臣其在石隱者不可得而致之苟有志於事事者或可藉以收其效而使之無歷相九州之思此則有天下國家者之所當知也或曰今之遊客守令厭之豈惟守令土人亦厭之矣然且奈何曰此非吾之所謂客也守令之交於賓客也以敬爲主者也

用賢篇

嗟呼用人故不如用賢哉或曰賢者絕德人至足也按圖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二十三

關中叢書

索駿天下無馬矣鑿井救渴天下無漿矣語有之青鳳爲裘不如衣皮玉禾爲餐不如哺糜夫仁義聖知寶同希世道德文章季主弗談則不得已而遜於忠信廉潔之儔乎忠信莫如呂梁廉潔莫如雷首彼其於仕也未數數然也餌者龍之所不引也羅者麟之所不受也求金鱗者得黃能惑文豹者獲鼯鼠是以貪魚逐隊異潛伏深淵之族鄙夫奔競應不求聞達之科不燕昭而築臺不平津而開閣不申生而蒲輪不孔明而顧廬君求之以夢則不傳說而鄧通君隆之以師則不桓榮而張禹蓋車騎止服乎牛馬射獵惟尚乎鷹犬苟備剗割無用兔腎魚腸得充下陳奚

擇南威鄭旦然則物色而享吊詭之報不如循格而用一長之力用人之途寬而用賢之法隘隘則不廣治何尚焉予應之曰唯唯否否以賢治不肖者爲政之經也小賢役大賢者有道之世也用之而後擇與擇之而後用者倍相遠矣用賢以用天下之人與用天下之人而不能用賢者其相遠則千萬矣吾無以空同具茨之訪衢室總章之詢求所謂亟亟此道者以擅之漢之有三傑也元之有撥里班曲律也註云猶言四傑也賢之生於其國者卽於其國當以非常之格隆禮之此有天下者之先務也用兵者以功功多者將之而後士卒莫不奮用人者以賢賢最者相之而後秀孝莫不升是以將求其功猶期其賢相得其賢自得其功相不賢而以望天下之功者譬之相馬無伯樂而責千里以策駑匠石非般爾而作阿閣以束蒿也彼夫材藝之效智能之官器使待時驅馳惟命者駿同駉耳多埒雲錦而馭必歸之於甘丙法必先之以御轡博選柰攬敦求隆棟而巧必需之於大匠制必先之以繩墨相之重也亦若此矣世之所謂相者不以天下之故求天下之大賢而任之曠比方隅而不旁求委心故舊而不考慎卽不然而多其人備其員輕其去就易其死生與待小臣之道無以異意固望其靖共也而於國體亦以傷矣孟子曰一國之善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二十四

關中叢書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然則天下之至聖用天下之大賢君可知矣若其以一家之賢蔽一國之賢以一國之賢蔽天下之賢陽以羅之陰以棄之堂廉不睽精神扞隔雖有天下之才又安得而用之嗟今之人獨不聞成湯乎湯執中立賢無方無方者殷之所以為殷也西漢多豐沛之佐東漢多南陽之臣有方者漢之所以為漢也是故羲和吐照不在庭燎之攢雷霆發聲非因其鐘之鼓大賢輔世不在戚畹之班神聖持衡匪恃近習之口嗟乎用賢為治用天下之賢耳彼夫一國之賢者安得為天下之賢哉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二十五

關中叢書

四維篇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嗚呼為此言者齊桓之仲父乎惜也其言之未用耳冒四維者未有如小白者敗四維者亦未有如小白者也以天下之才而當無可有為之時天下分裂而姑試之於表海賜履之邦此其人非齊產也用齊以自立孔子且譽之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未嘗以四維之言核其國事而吾今於敬仲有怨詞焉則以其言禮義廉恥者非齊國一時之言而天下萬世之大寶箴也嗚呼禮義虧喪廉恥衰止其國可謂之國乎天下可謂之天下乎朝廷可謂之朝廷乎百官士庶可謂之

百官士庶乎夫禮義者人之所畏也廉恥亦人之所苦也規矩準繩淡泊節儉先王之世之恆風而叔世之所不樂為也若夫恥則無恥之人亦有之雖無禮而知相鼠之可恥也雖無義而知穿窬之可恥也雖不能廉而亦知貪黷之可恥也有恥則知忌憚有忌憚則知悛改知悛改則知從善知從善則知為國知為國則知所以為天下矣世皆有恥而誰為使之無恥者上之人實使之然則恥存而天下安恥亡而天下危上之人亦何樂於天下之無恥也哉且夫不恥無禮而放恣者盈天下矣不恥無義而趨利者甘禽心矣不恥無廉而苞苴公行簞簋不備矣不但此也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二十六

關中叢書

恥亡而天下危上之人將俟其危亡立至而後悔之悔之亦何及哉今有人於此吐之不可下之不可補而益之飲而食之益無所可醫者曰此殆須一汗耳不汗則風邪不出風邪不出則病不瘳於是藥以濟之汪然汗下病未即愈亦小得瘳恥也者天下國家之汗也為納婦則必使媒妁求貞女貞女者足不踰閭見人面赭者也求雄狐之綏綏者人盡夫也而女壯不可以妬者也今欲以人治吾國而不求其以四維率下則何以異於耽於濮上哉是故恥也者士大夫之赭面也宋人有言曰大不幸無恥莊子曰人莫哀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恥者其人之所以生乎面蒙

具則毀罍不慙咽絕息則戈矛不避生而顏甲有如
是故禽不自知其禽也獸不自知其獸也禽獸自知其禽
獸將顛有泚而無以自容矣無恥而生故不如恥而死
也推之於家國天下無恥而富強故不如恥而貧弱也
嗚呼維者舟之所以安也舟解其維將適於風波之險入
於不可知之鄉其無維者舟楫敝漏長年解體而不可恃
雖水無叵測而舟則失其具矣今之天下故昔日禮義廉
恥之天下也吾蓋於管仲之言有感而悲焉

文質篇

昔人爲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之說者其意蓋痛乎周末

河濱讀書鈔

卷二

二十七

關中叢書

文勝而以二代爲先進之思也棘子成忍人哉充其說而
極之此其漸不至於秦不止如秦者殆亦刻文幾盡矣而
再傳則爲漢漢之初若猶有取乎質也然已有不能不文
之勢吾以知質生文文表質其所謂文質彬彬者蓋三代
之聖王同之其謂之商周異尙者非通論也何者三代以
下之文非三代之文三代以下之質非三代之質也有聖
人之質乃以著聖人之文降而下質漸漓文亦漸滅非其
故爲刻文也其質已大僞焉蒲柳不能生松柏之茂葉池
沼不能興江海之大瀾培塿無山岳之雲鶴鴟無鸞鷟之
章甚矣秦之不能三代也卽欲法周之文以爲治勢必有

所不能非欲刻其文也其質爲之也何以言之祖龍之不
如湯武也李斯趙高蒙恬之不如伊傅周召也誰不知之
其大可笑者子丑寅古之所建以配天地人也秦欲建亥
不配三才其質何質乎封建者古之所以立國共治也秦
廢而郡縣之同姓異姓俱不得五等之茅土親親報功其
質蓋已薄矣井法古法之所以合民於兵富強根本之重
計也秦之先世已庚而阡陌之所以統壹海內治民用兵
之質亦旣鹵莽而滅裂矣先王典籍非以飾美也士則行
所學而天下之所式也焚其書坑其儒存醫卜種樹而以
吏爲師此其質已如野坳黃茅無材木可以備宮室矣五

河濱讀書鈔

卷二

二十八

關中叢書

帝三王故三皇之繼治者也秦以皇帝自尊將夷然不屑
爲三代而卒好神仙海外之荒唐此其質欲以快意縱欲
而已失久大之規模矣周秦者天地升降古今之治亂之
大界限也亦質文之大界限也由是以觀乎上古三皇五
帝皆神聖之質也其民亦皆仁壽淳龐之質也故其文以
漸而開如草木之欣欣以爲榮秦滅六國固刻忍殘陋之
質也其爲之臣與民者亦染於富強殺伐而爲質者也故
其文驟然剷除如草木之遇秋風而隕落也文質之間亦
可哀矣嗟呼阿房者大壯之宮室也雖火於羽而漢則有
未央之役刻鑄之杲鞭石滄海大人之遊觀也雖輶車於

沙丘而漢則有封禪之舉大築長城修備沙磧開關之武功也雖讖應於望夷而漢則有犁庭之勳是秦之質亦後世之所不易及者即論文章亦必曰先秦兩漢蓋秦漢文質之大較如此嗣是者三分以後治亂相因文質互勝愚嘗按其所爲文者皆生於治世其質者皆生於亂世尙質之說吾未見其可也其亂者皆秦之類也其治皆漢之類也凡爲秦者質非古初之質亦非三代之質即幸而未至於秦其質者止如炎漢之質則亦止如炎漢之文而已矣或曰文者淺事也末務也清機也亦虛具也存文者斷當自質始予曰然是必爲聖人之質而後可以言聖人之文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二十九

關中叢書

聖人者彬彬之君子也天下之風尙未有不本於一人者也

六官篇

六官之配天地四時也諒哉夫吏以用人統於政治之原主無私而立至公者也故曰天戶則生齒版籍君之所以博厚也故曰地禮則天地之長也人之所以遂其生也非春而何兵也者雜軍民而治之如夏之兼火土也刑以言乎其秋秋者擊也擊斂肅殺矣工以言乎其冬冬者終也是司空者可以勞民之時也此非獨周禮爲然蓋自雲鳥紀官之世各有厥職矣後世因之有六部又有六科於以

挈天下之要綜天下之務繩貫絲連綱舉目張下至於院司道府州縣與凡胥吏之屬皆以此分所事事嗚呼此足以治天下而有餘矣夫天下之難理者軍與民也伎藝工匠其賤不足慮士則明理義而尙文弱亦不難於約束者也禮所以教之善刑所以制其命蓋吏禮工刑之官不必多員其多員者皆戶兵之屬也若倉場以典天倉漕運以督粟輓錢法以司鼓鑄則特設卿貳焉古者司徒兼教而此端理財且於田畷之詩農祥之使力田之科若有不合戶之爲戶何如也而外此者若權稅若屯田若鹽法或以道臣或以御史皆計部之所與聞也苟可以生財而息民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三十

關中叢書

何不可爲而善則米鹽凌雜皆關至計否則鼠雀侵漁殃民者不可勝數也戎政於內以贊樞密督撫於外以典機務或以宰相兼司馬此以文臣馭武臣皆可以部臣之銜繫之蓋道有兵備府有清軍下至州邑之丞貳皆軍之官也獨是五府金吾禁兵羽林及於總兵以下千百把總閫司所司屯捕衛所兵之數日以煩而兵之毒亦日以盛其能節制之者略見戢斂耳而其橫則不可齊壹也乃若衣甲器械病民病工若太僕若苑馬其以備天閑者幾何乘蓋紛紛然皆以助兵爲虐者也冢宰者近乎相其相助爲弊吏者則都察院也宗伯者任乎師其佐乎宗祀者則太

常寺與於典屬國者則四夷館也廷尉者天下之平則大理寺以輔刑而不必其設廠衛也工莫大於河道則總河以鳩工而陵寢宮殿城池諸大工不時爲故不專官也嗚呼六官者治天下之大端也予竊怪夫以一人之身周歷而徧試之此工虞水火禮樂政刑古聖人之所不能兼者也而後世之士乃能以綜其全而駕其上則何如士責專長官求久任乎妄意以爲五經可以分治者取其專也使天下之士於六官亦分治其一而以此試以此用以此課效以此終其身以此世其官天下未有不治者也

吏學篇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三十一

關中叢書

或問曰吏可學乎曰知人則哲此官人之道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曰我知言其不爲蔽陷離窮者乃不生心害政者也書曰敷奏以言禮曰或以言揚帝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此君之知人知言者也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此先資之言也四岳師錫此友朋之信其言者也嘉言罔攸伏所以廣求言也朕聖讒說殄行此惡夫巧言孔壬者也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靜言庸違此防夫一二其說者也無稽之言勿聽所以貴有據也庶頑撻記所以戒讒言也由此觀之知人以知言爲先也必矣春秋戰國之時百家競興人自爲書其言難知得孔孟以折衷之見

明曰消民共賴之即在漢唐以來能言之士皆自明其所學而上亦得取其長而棄其短審其同異辨其取舍未有難知者也韓愈之諫佛骨知佛言之爲異說也歐陽修之黜軋苗知軋苗之爲隱怪也蘇洵之辨奸知執拗者之必害治也由此觀之孟子詖淫邪遁之言信乎其聖人不易哉是故爲天官之學者知天下之人知天下之言而已矣知人奈何曰一鄉之賢才一鄉知之一國之賢才一國知之各舉其所知而天下無遺人矣夫賢者德行之選才者英髦之士古之鄉舉里選與夫薦拔保舉之法不可以冒昧行之者也知言奈何曰以經義者則九經之制藝以治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三十二

關中叢書

事者則五策之答問此可以寓胡瑗之學而後世失真儒矣在官言官凡在位者各得以建白其所司以明其職掌而又有言官爲臺省者自朝廷以至於中外皆得指斥之無所顧忌此可以觀人之邪正而後世若聚訟矣夫知正人之言者於未仕宜汲引之於既仕者宜贊行之知邪人之言者於未仕則擯而落之於既仕者則譴而懲之學之無素則邪正不分蓋貴乎辨衷古今明晰訥佞審察是非而納之於大公至正也或曰子貢方人仲尼所訶士處一室而曰我學知人知言何所據以爲知且知之亦無所施不幾於徒亂人心乎曰否不然是在朝廷哉有守令以養

之有庠序以教之其爲之父母與師者未有不知人者也
朝廷下令曰士各治六官之一其爲學者卽責以知人之
事於凡鄉賢名宦孝子節婦之實取信於其人其不當者
有罰蓋於學校之中某賢某否某才某不才必有不敢苟
者矣他日明經甲科於其吏學者卽於外吏行取之日任
以吏部司務漸至四司以陟於冢宰少宰薦賢有上賞蔽
賢有重罰不知人者卽黜其人如此則終身以之知人而
治立矣

戶學篇

戶曹曰地亦曰民此學之實切於天下者也朝廷財用不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三十三

關中叢書

可不資於大臣而又非言利者培克聚斂之術所可與鳴
呼重矣夫生財者大學之道也損益之義天道治道之總
鑑也清心寡慾其本之所以立而節儉裁抑度支經費皆
大儒之經濟也朝廷惟戶部各設司官以司其通省之國
用蓋六曹之中刑部亦然夫非以財賦民命二者並重乎
愚謂天下之財賦戶口卽天下之性命也是故朝廷宜以
六官如五經使士之專治戶學者儲他日司農之選能如
弊吏者之賞罰則荒田可以墾流移可以撫可以興屯可
以富國或曰戶不可學惡其近於里書胥吏也且田畝丁
役非有理義之可講而瑣瑣計數恐其心術之先鄙也曰

否不然六藝有數先王之道也九章之學傳聞出於周公
數學之關於人國也蓋重矣夫自一至於十百累於千萬
億兆經垓皆以衆細積爲會多惟能究其分者乃可以合
而總之且所謂長短之度輕重之權多寡之量以及於規
矩方圓之紀曲直高下之程非精於數者不足以經緯萬
物操制盈縮天下無不知律度量衡之聖人朝廷無不用
錢穀財貨之國典仲尼之會計當尙書之關石和鈞偉哉
至乎夫司馬入書乃紀平準君卿通典首言食貨禹貢周
禮王制立於先歷代帝王卿相沿於後學問之大於斯爲
盛蓋重莫重於此難亦莫難於此可謂之瑣瑣乎況於親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三十四

關中叢書

知老稚登耗之數差徭煩苦之故則以之見萬物一體之
意則有益於心術者多矣而反以爲病乎朝廷誠著之令
曰士治六官之一其有志於司徒之學者將以預司徒之
官天下必有響應之者矣以此詔學以此取才以此官之
而黜陟之以此令之而勸懲之天下可以治矣或問曰有
民人焉何必讀書此於民人土地乎學之抑遵何書與余
應之曰土分九則不能免於陵谷之變遷戶有盛衰不能
及乎昔時之富庶此故無成書然亦不可以執成書者也
夫國之所以足者計也計之所以立者數也數之所以不
可不豫者理也理之所以不可不明者心也治天下者先

一國治一國者先一邑一邑之人民土地卽有邑人不能得其詳者矣乃至於詭巧多端無所稽考然其大綱則可知也窮其利病權其輕重其爲田之害者幾何事其爲人之害者幾何事古人之已驗於經史者爲幾何今日之有待於疏通者爲幾何由一邑而積之天下莫之能外焉或曰租庸調唐制也宋則有免役之法今將何居曰難矣哉無俾富者倖貧者累強者苟且弱者困厄其道莫尙於均無俾入者盈出者縮無俾在我者貧以嗇求給者煩以急其道莫尙於節嗟乎朝廷於此不可不慎也

禮學篇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三十五

關中叢書

非天子不議禮學禮者學當代之禮而已矣官有宗伯制有儀注又立科臣以糾之此在上者之事也至於有司亦有禮吏禮書以典之其於下也不可謂之不詳矣孔子之言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禮之在於當代者開創一時守成又一時久之而會典成惟部臣知之而上不頒之於學宮下無所秉其程其雜見於律者皆失禮之爰書也而爲士又不學律夫如是則天下之人欲學當代之禮亦不易易其何以變風俗示率由哉古之學禮者紛若聚訟代沿而下不敢以空言輒廢之而不存孔子言之矣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禮與

說禮不同古禮不可以不說今禮不可以不用夫然則學當代之禮者將思所以用之而不詳說之豈其可乎誠使爲士者取當代之禮而講貫之肄習之上下相安以幾于寡過則禮曹之四司其大凡也儀制祠祭主客精膳顧名思義無不可以意會然而禮有本有文得其本意之所在而蔽之以毋不敬之一言不如詳取其文而力行之略舉其目若選舉人材提衡文教郊社祭祀朝會燕享冊封贈諡賓接鄰國賞賚賜予尙御衣物宮闈祿秩無不考掌故而修明其翔實若此者統之曰禮而文則極天下之蹟而不可厭以其兼樂故有太常之官以其典文故於國子翰苑相表裏以其秉教故天下之釋道皆藉而歸於其下以其秩宗故司天掌卜陰陽五行堪輿星歷之家皆受其約束下至於優伶賤族之編織悉委瑣皆立之以貴賤尊卑之等名物器數之辨禮官之於天下大矣禮文之於治過詳矣爲士者苟習禮經旣已知禮之大旨而又於當代之禮能詳舉而不墜此則至要之道術而天下之軌準也是故士之隸於有司者朝廷賓興得以進用春秋孔廟與於執事它如諮政之人或取公論於學校民間之爲冠婚喪祭者無不質乎士之前吾未見章甫縫掖而可以攘臂於市者亦未見學當代之禮而干有司之法者惟禮可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三十六

關中叢書

以已亂其於久安長治之道所裨深矣則士之專以禮學者可以備它日唐虞之伯夷即不然而爲東海之后蒼皆邦國之光也嗚呼禮也者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當代之禮猶先王之禮也可不念哉

兵學篇

今之學武者有生有舉矣是可謂之兵學乎曰似也予所謂兵學者將以儲大司馬與大將焉即其才小學疎者猶以儲縉雲之曹屬與千夫長百夫長而供朝廷敵愾之用者也或人疑之曰士亦願爲文耳武非所右也惡乎學曰否古者兵與民一將與相一既已一之則何右左之分哉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三十七

關中叢書

孔子言之矣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士之能文而不能武豈聖人之意哉武之七經童而習之者鮮矣其偶爲涉獵者未嘗深究其奧旨重以古法不可施於今而功名之捷徑或出於世爵或出於選募或出於招安此其弊非無學兵者無兵學耳有兵學則上以此教下以此習武經七書庶乎其乃有實用矣今之所謂兵學則又有不在於此者按天下之兵籍而調發之合天下之武弁而黜陟之則有職方取天下之武士而任用之察天下之世職而稽考之則有武選主鹵薄車旗以備法駕之出入且以典天下之驛傳者則車駕兵仗旄鉞之等甲冑弓矢之具稽其新陳除

其堅利以爲不虞之戒者則有武庫故總之以大司馬副之以少司馬又立之以戎政署之以五府綜之以團營董之以兵垣它如授鉞專征或勤樞輔推轂築壇特簡儒臣於是乎大將之赫聲反仰面於書生之借箸蓋自兵曹之柄日以重天下之爲將者亦漸拂其功名攀鱗之銳天下將愈益多事而不可理吾嘗考兵與軍之分邊卒禁旅之不同至於戍守而屯征戰而調某地強而習於戎行某地弱而僅可守恃訓練之方節制之道主客之辨糧餉之資九邊之險要何以悉荏苒之游魂何以殲寇旣來侵何以必稟命於本兵而後戰有功者賞何以見阻於當事而不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三十八

關中叢書

錄凡此者居下之日未嘗不鑿鑿然洞其端委及其當局則又大謬不然夫豈無南仲吉甫其人者乎夫豈無漢之平勃唐之晟翹宋之韓范者乎夫豈無誠意之謀策於開國陽明之奏功於宸濠者乎夫豈無韓雍之立功於藤峽肅愍之安邦於土木者乎蓋權不可以預設事有貴於應變非其平日學問之功不至此矣夫人之所以謂言兵者或以爲凶事或以爲危事或以爲弱而畏之或以爲戎伍而恥之若其爛焉竹帛炳炳丹青勳伐無並休戚同國此孰非丈夫之事而猥以遜人乎哉武穆有言運用之妙在於一心趙括讀父書而不能用兵是莫若責兵學之士無以

其力以其謀無以其勇以其略無以其才以其德古之爲儒者可師也國家用兵之法亦可審也上以此課下以此應教之十餘年而士不可用者吾未之前聞矣

刑學篇

刑非兵其殺人也等於兵或且甚焉夫刑者古先聖王之所以生天下也而其後乃至於此吾謂亟宜以刑學正之使士人習於下有司稔於上以漸喻朝廷好生之意然世所以不屑學刑者或惡其爲舞文或恥其爲刀筆吏不害之流以爲滅天理喪良心乃可以爲獄吏獄卒故司刑之官不爲屠伯皆亦閒從事於苞苴能盡人之身命竭其貲

河濱遺書鈔

卷二

三十九

關中叢書

產而漁之彼爲善之褒以奉法千百年來人之不生於唐虞者不得聞下車泣罪之仁政刑之失也豈非不學之故與刑之義有雜見於經史者有詳具於律例者有古之所重而今略者有今之所重而古人無之者不學刑且無以守身其何以治人人之不治則死生禍福疑於鬼神之不測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刑誅者天子之雷霆也司寇者朝廷之律令也天無恆震之威家無不慈之父刑之主於殺者非也以司寇配於秋者亦非也刑以弼教固教也平反祥刑不欲民之干之也必以刑爲殺以司寇爲秋秋於草木無所不凋以殺止殺殺不可止有天下者其可以知

本矣且夫古今之不同在下者束於法而不敢議古則有尙寬者矣有禁笞背者矣有除肉刑者矣有罪人不孥者矣有入議者矣有眚災肆赦者矣夫豈其盡無可採而法在必行雖同姓王侯功臣勳舊之家一犯於有司立置之重典此或仁人之所疑輕也宗臣勳戚尙且不免下此者其可知矣疎遠之臣卑微之民能無草菅之懼乎是故刑政簡易者民悅服法令繁促者民憂疑有天下者之多立刑官蓋慮民之誤死也非以密其羅而盡之也設刑部矣又設廷尉廷尉者天下之平也又以都察院參與其事稱三法司是皆所以直臣民之冤也其設衛也已非古矣衛之不足又設廠焉非刑之屬千萬其狀不可具述臣民焉得而不盡乃復有廷審之事幾以雷霆爲天之常威而六月飛霜矣豈惟周內鍛鍊者能驅以莫須有哉聞之人言福堂之中所以望人之悔過也嘉石肺石不盡苛以投匭鈞金束矢不盡坐以殊死也世無良有司獄禁滿溢幾不可容於是訟獄繁興天下之兇徒反藉是以戕愚懦苟富貴吁亦甚矣天有癘疫故傳染於閭里而人多死國有繁刑故鼓動於天下而人不寧蓋民之蚩蚩其無知而阱之也可傷也宗人不罄於庶子士臣不賜以槃水纍囚不絕於道其可傷又有在於朝廷之間者矣刑學明則人知法

河濱遺書鈔

卷二

四十

關中叢書

人知法則不犯無犯法者則天下平此孔子無訟之旨也
於士乎教之者何也曰士者官之始也官習於法吏不得
而作奸它日者以此事君君必重任之其大有造於天下
也必矣 工學篇缺俟蒐補

河濱遺書鈔卷三

朝坂李 楷叔則著 吳門沈 顥石天參訂

霧堂雜著

用九篇

大哉易乎大哉乾元之用九乎尼父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夫九者卦疇之所同也龍馬之圖為生數洛書之文為剋數其旨淵微不可更僕而用九用六則互相根也九之老陽變而為陰其用九即八六之老陰變而為陽其用六即七也何以明其然也乾之元坤之元二乎不二乎地不能外天以為地地在天之中其為體也一也七八者二少

河濱遺書鈔

卷三

關中叢書

之數也七之進而為九九則盡盡則返八之退而為六六則極極則變此三才萬物之總也是故九不遠六歷八與七而後得六六不遠九歷七與八而後得九聖人據其至者而言之故長夏而稱其節曰日短至嚴冬而稱日長至詎不以二氣之初各有倚任之隆為歲功之分齊哉蓋於是而知用六之為秋冬也用九之為春夏也然而人於姤則數伏伏以三十為之於復則數九九以九九為之甚矣聖人之扶陽也一陽耳即以老陽之義與之其在歷候之言義和之驗自古及今未之有改也

冰篇

冰有厚薄乎曰無之初終皆薄也腹之堅其骨脆也有疆域乎曰無之地氣自北而南則寒沍均罡風自上而下則雪霜至然則有正變乎曰無之炎夏以極沸之湯投入井中則冰立成玄冬敲如玉之片煎于釜內則冰即化然則冰水無之而寒于水如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謂之一不可謂之二不可矣山之冰乃傲溪之冰曰予之族強盛而居于隄視庸流在車馬之下烟火之中凌陰之內鑿沖之餘者迥矣溪之冰啞然而笑曰若與我何以殊哉若幸而為山冰山可以常冰乎若不幸而為冰山山可崩亦可伐也吾不忍見若之升亦不忍擠若而傾之若之于我賓客耳

河濱遺書鈔

卷三

關中叢書

戚友耳若以我為不如若夫見現之消消若必先于我若退而返初服與我混矣鳥之飛也四方惟所之而翾翾無極也其倦也林矣人之生也萬事無不為而皇皇日以騁也死則歸于土而已矣以若之偶凝于山也而笑予傲予予則林與土也吾為若之先覺而若反相驕穉哉山冰曰凝而結之且與我同質纈而文之又與我同華吾兩者竊相讐矣乘時者以上位為榮鳩衆者以黨與為雄溪之水山冰之所妒也不溪之驕而誰驕乎且讐溪矣方將東約泰岱之雲西檄太白之湫移書峨眉之天半集兵陰山之深窾使吾同類以填溪而稱快豈徒驕之云云哉溪水曰

生而無用于世者盛衰之所不與也死而有繫于入者恩怨之所不及也吾與若同生於天地間無所于親也無所于憾也無彼我無是非也若凌我以自雄厲則厲矣我不如若天下之勝若者不知其幾千萬也夫相競則凶相忘則吉莊子不云乎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夫何以若之冰山而棄予之冰壑乎于是天帝聞之使水伯勅解之其詞曰嗚呼朕在天位四時式序爾冰氏不安厥職私相誹諍朕不爾究其自今仰體消息盈虛之理各遂其生以支餘年溪臣善下賚之以社山臣傲狠姑貸其罪欽哉

生三篇

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故二之所生也合二于一而三已具矣一分爲二者陰陽也剛柔也天地也清濁也高下也玄黃也有無也合二于一者陰陽之太極也天地之太和也剛柔之純氣也清濁之混元也高下之中而玄黃之太素也有無之微妙而大道之會也且夫數至於三而圓亦至於三而盛兩儀有聖人爲三才自此而十百千萬億兆皆二生三之所推也姑于十之中言之二與三合而成五五者數之中也倍之則爲十五半而十全其一之得五而爲六者一六之水也二之得五而爲七者二七之火也

三之得五而爲八者三八之木也四之得五而爲九者四九之金也予嘗思之一且無論二三成五四何以生倍二爲四此四象之說也老易圖範蓋有同異之旨微而不可判此有邵子之皇極并列之爲四序列之爲二十二者三十四而爲之者也此河圖之衍而非洛書之疇也邵子之數學元會運世如年統四時時統十二月予嘗有疑于日之有三十矣其全三十者其半則十五又分而半之者爲七八之間七有奇而八不足夫上弦下弦者天之月爲全之半歷之月爲朔望之半半以此限制莫之過莫之不及及人人之所共知也即以十五準于易此有終不合此蓋邵子圖書之外另易也取之歷而不取之三易洪範者也嗚呼天地者父母也人世者子也此三者其大要矣父母于子已爲三矣而乾之震坎艮又有三象坤之巽離兌亦有三焉男女各三是謂六子此後之小乾坤而衆父母也易之六十四卦乾入坤入不得不分乾坤而下同于六子者後來之權將任之於六子而父母猶在不忍使之遽泯泯也泯泯則如太上皇之無位而太后之撤簾退宮矣其在參同契則去乾坤坎離而用六十卦陽大陰符以每日朝暮用二卦其于人身乾爲首六位則六陽居上六陰不與然而巽耳離目艮鼻兌口則諸子之依依于父也坤

爲腹五臟六腑則肝木肺金脾胃二土象于戊己然而心君之火蒸液灌輸腎部則兼有水火滋生榮衛如諸子之戀戀於母也是其分不得不分而貴乎其分而能合也何以故分而合合而分者一也一則生不一則死生則生生而不已不已則綿綿而長生一身之道如此家國天下莫不皆然夫世俗分炊析筋強之以同居而不能是亦公藝之難學而封建之勢也夫封建同姓正也其父昆弟之邦與爰及異姓亦所必立其諸甥舅之國與子而孫孫而雲仍迨于外孫以女之故及之故大宗小宗之外立母族妻族焉此九族之所以連局也吾于三子望其鼎立不願其

折足田產房舍必均而三子之能繼志述事者予惟恐其不均也幸而見孫男一孫女一以吾爲祖而以吾之子爲禰矣昔者王父分諸父田十八畝房數楹而止予之不能大箕裘也以父之賜賜吾子以王父所未行之格而作訓子孫其昌當以吾之學與之田產房舍幾何哉

生日篇

岸公曰生我者父母也孝之始終也有賤焉自謂也有錢焉哀而祝焉猶寅錢納日也有漸焉疾者以大漸爲危也有薦焉主人禮也有踐焉踐形者君子也凡人之生泄泄耳聖人愛日賢者敬日其次惜日咸蘄于不忝詩曰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此之謂也生之日天下之所同也生不同日而莫不有生之日無貴賤無智愚無古今一也一故同同者理也異者分也同者性也異者情也吾觀于生而知天下之大齊焉是人之所以自受也是猶賈之售而賓之醕也是添我籌而算者也然莫大于禮禮合則人不合則獸左氏之所云畜老也可不畏諸然而臣之事君子之事父外之事中有差別焉頌也禱也祝也賀也自堯以至于後王一也華之封人其萬世無疆之昉乎膝之下陞之下莫不皆然是孝忠之準也是治道之隆也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懷者愍辭也離之則懷懷雖不忘猶二之也

孔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三年者父母之懷子也九我其備態也孩與啼異疴養與平康異而頤有戟髯而頤有楚越而交有犇會不旣殊乎斑者衣乎甚矣生之不嫌于父母也或謂岸曰人之生父乾母坤生初生前則天地之道也應之曰聖賢以天地爲父母唯君曰天子下此罔敢僭濫也是故齊庶者父母其天地孝以爲本敬以爲文父母之所俞鬼神之所嘏也率之而下則耳孫也溯之而上則鼻祖也自古及今念生吉趨不生凶父爾母爾雖高曾雖雲仍莊莊乎其親也油油乎其事先也梅梅乎其追遠也以忌日爲往以生日爲來此君子之道也

天下之通義也古人生日不為樂故明神廟免羣臣之壽
麪非吝也達也唐宋之辟著為節非爹也仁也夫上之所
行下之所式也昔人制禮莫尚于周公周公缺生日又莫
大于仲尼未聞杏壇之上三千弟子祝仲尼之生也雖然
江之南盈十則相遺餘或否庶幾適中而秦俗役役僕僕
歲以為常貧者苦之士夫樂詬誅而爭其言曰生不拜壽
歿不奔喪以為情之迂也辜以相賈其殆太甚而多事哉
岸曰道也者生生之謂也有生于陽者有生于陰者陽不
皆生陰不皆斃其謂人以生而謂鬼死者陋哉生則慶死
則悲牛山之涕南面之樂抑又過焉是故孔子曰愛之欲

河濱遺書鈔

卷三

七

關中叢書

其生惡之欲其死人而為天下之所愛莫若先自愛嗟乎
養生於生之日不若達生於未生之前

代訓

代有新故無優劣有去來無欣戚何以明之代者禪則善
爭則惡雖父之壽不得不與子雖堯之聖不能不與舜安
于其序無心于其間斯乃所謂善耳時未至而上故卸之
燕之子噲矣時未至而下故窺之燕之子之耳甚遠者羿
浞莽操之臣隋煬之為子宋匡義之為弟種種橫生余嘗
悲之然其事肇于古為堯老而舜攝見于周為成幼而旦
攝襲而為之者漢以新攝魏以晉攝皆于異姓階亂其在

同姓而攝未有不危亡者也危及其社稷亡及其身累及
于臣庶當其居攝之初詎期其後日之敗衄乃至于此哉
今夫后妃之攝為垂簾為二聖則呂雉武曌之屬永永龜
鑑而相之竊威權將之列藩鎮其名不為攝而殆有甚焉
甚矣攝之不可為也即無神器之窺每有九錫之例羣小
每從而怨患之此則履霜堅冰之漸哉趙高以鹿馬愚二
世宦官之禍豈不昭然漢隆準枕宦官股唐之高力士魚
朝恩繼之矣不但已也朱明土木之變非王振汪直為之
乎劉瑾之後莫橫于肅寧肅寧魏上公與定興客拳聖比
而亡明愚故曰攝以宦寺此昏極之所以啓衅也薦紳之

河濱遺書鈔

卷三

八

關中叢書

所以流毒而四海之所以困窮也寺人之令所以見慮于
秦風而勢星之所以點天垣也乃若士之程表公然以為
禁中頗牧而六師無不解體矣諛其上者且以為五帝神
聖其下莫能及矣嗚呼熹朝不足言也崇禎自信邸入繼
清刑餘之巨憝伸天下之正氣亡何而大王公二王公陰
見柄用外諱豎刁之名而實有仇士良之寵雖不至如天
啓中有戶工二部之柄鹽漕軍門之威廠衛緝事大獄大
毒之流行而帝日嗜殺戮吝出納卒以謀播遷不就于煤
山乎殂落惜哉悲哉餘風所煽江南淫醜有張監者不招
搖而蚊蚋集矣台鉉樞輔漏未三更候者如織是其自宮

者數適君者數竊聞野史神廟蓋有十俊焉夫人君者樂暇逸而深宮稱朕三風十愆之外乃甘心于若輩其亦頑童之暱歟或曰亡明無外戚鎮藩之禍而止以畸重資格偏信臺省遂至鐘簷震驚不可救藥也豈其然豈其然

續說難

有司有惡主人之淫而怨其僕持刃者作此

韓公子非爲說難余嘗悲其文未能驗其事也夫今而後乃信說之難也說者一口聽者兩耳以一博兩其數不勝我之說一而已人之說千百以一博千萬其數又不勝聽者以一人之耳禦天下之口勢不得不惜耳于所親所信而所親所信者不能以耳喻耳勢必資於言以相及則說

河濱遺書鈔

卷三

九

關中叢書

滋以亂而聽益以惑其數益不勝夫如是說者處孤子之地而聽者踞執拗不可轉移之位吾將無說而後可然吾之說可以說可以無說則吾默默而天下之事已治天下之理已得吾何爲而不默吾之說所以治天下之事辨天下之理而抑不得伸百喙之呶呶者簧鼓謠諑縱橫捭闔煽惑是非變亂情僞反以肆行而無忌蓋力爭之不能姑息之不可悠謬任之無心置之而天下之受禍者不可救藥然則吾之說不可不立也其有不得已焉者也嗟乎說與聽角非難也以一說伏衆說非難也以今日之定說異日之邪說亦非難之難者也以我一人之身一人之心

一人之口展轉傍徨言之不可不言又不可而難生焉我之所是固是也然而有非之者非其是之非也是似於非也非是者在其外忽而在其左在其右忽而在其上矣我之所非固非也然而有是之者非其非之是也非似于是也是非者在其外忽而在其左在其右忽而在其上矣夫外焉者倡之左者右者和之是非已樊然矣樊然者不正之是非也不正則不平在其上者雖有聰明聖智焉得而窮之于是以外者左者右者之爲公論也幸而中者是其所似是非其所似非其戾者據偏聽而忘虛公喜末節而略大體嗚呼立說之難天下之事可知已天下之理可知

河濱遺書鈔

卷三

十

關中叢書

已吾有說于此冠尊也履卑也首貴也足賤也以履加于冠之上者則罪也首反居下足反居上則事之大變而理之所不出也外之言曰冠敝矣不如履首汚矣不如足履有時而貴于冠足有時而急于首左曰冠不正者何敢問其履首不潔者何能潔其足右曰存一冠而棄二履者不仁爲元首而則雙足者不知於是上欣然以爲得情也以爲冠之自取侮也首之曾虛足也信衆說以詘吾說而怪之吾嘗觀于人焉冠之異履自若也首之加足自若也且有聞於古之時矣桀紂故天下之大棄也湯武天下之所同聖也南巢之舉惟有慚德武非聖人蘇軾言之夫然則

冠之敝終不夷于履首之尊終不等於足也周鄭交惡東萊譏左氏之失言三國并志紫陽刺陳壽之無知他如祝射中王肩則臣罪不容誅元咄與君為訟而武子稱其愚莽新不列于正統五代皆隸于龜聲白水真人豈為更始之臣崖山帝昺猶是趙宋之季譬之牝雞不可以司晨奸宄不可以賊善奴僕不可以侵主禽獸不可以逼人此則吾說之熟而可厭者乎或曰否否所貴于冠則緇布皮弁玉藻冕旒也臺其笠鵠其冠岸其幘縵其纓者失其制矣所貴乎首者耳目聰明德音不怵也視邪色聞淫聲嗜饕餮窮勦澤則喪其儀矣乃若履朴下而任勞冠之所不

河濱遺書鈔 卷二 十一 關中叢書

能代也足疲繭而無識首之所宜為宥也是以古有易姓之君無易姓之民正名或代乎獨夫殉烈不責乎通國夫然則上無常尊下無常卑也久矣且以天道旋而無滯物情變以趨新古今之所共閱也上失其道羣去之君子作史不相假貸是故詩刺株林惡其淫之下及也姜氏如齊惡其家之不齊也不自責而責人責無所施矣或又曰輿論者近乎公者也市虎有三人矣羣犬且吠聲矣刑獄者惡乎蔽者也銛筭設而鈎距生矣偏聽厲而深文內矣名分者近乎倫者也竊鈎誅而竊國侯矣侯之門而仁義存矣慈愍者惡乎私者也煦煦吁吁而婦人仁矣養奸胎禍

而轆轤兆矣風俗者貴有以正之也狂國不以狂為狂矣宵壬則盜憎主人矣權貴者貴有以抑之也寶玉竊而陪臣侵大夫矣告變行而家僮戕大將矣卑賤者貴有以恤之也股脛不戒而尾大不掉矣格虜不徵而莽操公行矣梱內者貴有以恩之也威如不備而弟子戈矛矣後宮充滿而怨女干和矣是以響生於聲影生于形枝不外乎本流不外乎源上焉者天下之形聲本源也家不自成而鄰舍擾之國不自疆而與國伐之此則情勢之所極也而君子之務究也予聞之而喟然曰說之遠乎理者有近乎理者以挽之說之近乎理者又有近乎理者以亂之理有定

河濱遺書鈔 卷二 十二 關中叢書

乎無定乎理尚無定而說又何能以定然則說之難也亦可以無說矣乎

江皋夜話

江皋漁叟之坐客談及往事叟輒緘口不言然其容如欲言而故默者予獨飲酒至於夜叟乃微言之曰甚哉直道之難而後世之必無史也天下之事莫真於見之者至於聞者則訛矣至於傳聞益訛矣然見之者多隱秘而不言遂使後人無所灼其原委惜哉予曰何謂也叟曰事固有難言病固有所自起病日劇則寒熱移又變而為它症此非見垣者莫之察矣昔者之事顯禍在人耳目間而病

原則在一二事矣嗟哉請問之叟曰滁之問寺有輦金十二萬至其署者驚問其故曰某在獄思出耳夜思其計曉爲得之曰某某可共議也某某至曰惟故相出出而已金雖不足姑以是先資而從容他計之會且布於都門內而宮禁戚畹寺官外而公卿當事無不通透而首輔之旨遂下矣故相渡江而北璫黨以金數萬來當國議兵用某帥某帥授越以獄中某同往請而旨遂出某於獄矣無以報璫黨則以人心不可驟駭姑以其黨貴陽者用爲鳳撫以報之他日者中上意而陰持之故相敗而國亦隨之此非國之病原乎予曰昔時上好名求人若渴而爲奸人所誤

所持既固人莫之敢爭此故相之罪浮於崔魏者也而爲之助者皆無令終此豈可盡以釀禍歸之于神廟乎或謂神宗與宋之神宗大同小異但神宗既升遐光宗一月號爲振刷用人散財惟恐不及至啓而黨人顯庸矣至禎而黨人陰用矣其爲小人者不論其爲君子者三案迭舉君子其名者爭名耳爭位耳夫臣固無臣乃其用人之誤則亦由上自爲之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道院夜話

予與胡子遇於江南道院胡曰來陽伯之祖碧澗先生賀與馬光祿同時矢志爲君子其人品不遜溫恭毅陽伯之

父小澗先生父子能詩文不止陽伯之有名也不才之曾祖長沙太守有晴山集祖太學生月庵公工書畫尤善篆籀隸書熟于許氏蓄書甚富今兵火之後不可問矣予因慨先進遺文賴於收藏者此子孫事也賴於表章者此後賢事也寅公官鄖西又爲予備述鄖事云鄖古鄖子國也萬山岨嶇寇所出沒是故先代設制院以鎮之癸甲之先有王某奉上旨居此王故疏勇人以關鎖號之自成踞陝發兵肆橫多降者王某獨不下它時納箋投誠仍署爲鄖總兵有藩制府某山東人也頗以明故事檢束之某不屈遂與督撫御史羅某交章劾之御史又給于承天而擒之

其弟某等率所部精兵殺官以叛遂據竹溪房縣諸山之間自耕其地且挾其人民而賦之夫不降于賊者義也卒以無所歸負固無患天下之弭禍者可以鑒矣

槿花對語

烏延劉子與河濱李子坐京口署中槿花淡豔時若侑觴于前者劉子備論古今人文之盛衰乃及其少年爲學時與其猶子雲門氏商推磨礪思所以高出人上者法權書之揣摩則有尙於昌黎起衰陳言務去之旨揭於壁曰標新領異盡發名宿之業而簡蒐之久而有得于心創獲未有文出已不爲里人所測顧欣然共之者惟雲門是以知

己之遇皆前茅它如古文之學深其息弗敢輕爲然於此道則思有以大振之故得嚴生於楚遂濫竽及於河濱焉河濱子憮然曰文章之道唯大勇者任之洛川其由是以日進矣劉子又語予曰古人仕學相資鄉者遂平之遊蓋亦有困衡之助焉問其故曰蕞爾小邑而有巨室巨室之豪人肆於其里跋扈武斷不可以殫述民弗堪命前之令此者非不欲斂而戢之也事未舉而巨室已下石矣蓋居津要持短長不簧鼓於輦路則假手於通家故來者畏之如虎搖搖如懸旌不可以自主違計民生洛川癡慧之人竊不以爲然輒犯其鋒以爭之民雖健我而彼則皆之乃

河濱遺書鈔

卷二

十五

關中叢書

至流連於訟庭民皆直我而彼猶吠之我之去國也民皆援我而彼猶目之暴虎不悔我之謂也李子曰不畏疆禦之謂也洛川可庇民矣慨自道化不明風俗頹壞士之苟有爵位者不念其父母之邦威加粉榆剝蝕瓜葛宰邑者不得而誰何一失其意小則辛螫大則箝網蓋上司之輕信者以貝錦爲實故得以口舌中之吏之不肖者妄思自全於其下車之初卽知其巨室之名僕僕然惟其言之是聽故閭里之利悉歸于其家而吏以趨承反蒙其延譽此則首反居下足反居上之徵也夫吏之故虐乎紳者豺也紳之敢噬于吏者梟也令之賢不賢猶傳舍耳賢未必有

萬世之利不賢亦未有無涯之禍其爲紳者于其鄉則祖宗墳墓之所托而九族姻黨之所共也何哉其所謂跋扈武斷者充其惡將至邑無人官無令而後已天道昭昭恐不終有其富矣且與其以萬人之詛詈爲妓妾奴僕之壺餐千家之號哭爲宮室苑圃之花鳥夫何快心之有哉劉子曰巨室果敗矣我爲之折其角天乃爲之褫其魄矣李子曰夫如是今日之天倍當勞矣天下之爲巨室者豈惟此一邑哉請各言其甚者有素封而家非宦族者巨室誘之使爲僕于是田其土田有其家資淫其妻女不如願則禍立至故獵名顯者多暴富羽貴介者無虛棄一士題錄

河濱遺書鈔

卷二

十六

關中叢書

則委巷含顰鄉多仕籍則通國勸法蓋在當事之人亦以紳之多寡爲治之難易物極而返故宜其巨室之禍反甚于小民之家矣劉子曰古文之學不如古人之學也吾鄉之前賢鄉黨恂恂敗類者寡里仁爲美庶幾近是所望于天下之爲紳者貴勿加于父兄利勿營于桑梓而已矣于是更僕而侍漏下三鼓兩人樂甚以其言爲有裨于世聊次而藏之

歷紀

丁酉上春以友人言察時憲歷正月二十一爲驚蟄二月二十一爲清明是節氣共得三十日也然扣至三月二十

四日立夏則節氣得三十二日矣扣至四月二十四日芒種又得三十一日扣至五月二十六日小暑又得三十一日扣至六月二十八日立秋又得三十一日矣至七月二十九日白露又三十一日矣至九月初二日寒露又三十一日矣十月初二日立冬則三十二日矣十一月大雪恰好三十日也十二月初二日小寒恰好又三十日也予聞七十二候之說久矣一節三候中氣亦三候每月一節一中共稱六候每候五日則是每月三十日不得意為增減者也友人河洛之數解曰每月五卦每日一爻五六合數三十其共也雖月有大小以節氣齊之無有差忒又考歷

之所載如東風解凍之類亦以立春五日驗之雨水中氣當以獺祭魚驗之每月六則合以五日一變亦三十數而止未聞可溢而為三十一者也今三十一者五其月三十二者兩其月恰好三十者三其月耳友為予言不止丁酉為然也謹錄而志之以俟精于歷者

甲午紀

歲甲子予客姑蘇無力購書偶從友人借書觀之遂錄甲午紀年之事其在唐虞以前者不可知矣洪荒闊略不敢遠考姑以唐虞言之甲午於唐堯為五十一年于虞舜為十一年于夏太康為二年王相為二十年少康為十三年

王芒為八年不降為三十四年王廛為十四年王發為十一年夏桀為五十二年次年為湯元年商沃丁為十四年雍已為三年商大戊為五十一年河亶甲為八年沃甲為二十四年陽甲為二年小乙為六年武丁為三十八年祖甲為三十二年武乙為二十五年周武王為九年昭王為六年穆王為十五年懿王為八年厲王為十二年宣王為二十一年平王為二十四年莊王為十年襄王為二十五年靈王為五年敬王為十三年貞定王為二十三年安王為十五年顯王為四十二年赧王為四十八年秦二世三年漢景帝為十年武帝為後元二年成帝為河平二年漢光武為

建武十年和帝為永元六年桓帝為永興二年獻帝為建安十九年晉武帝為泰始十年成帝為咸和九年晉孝武為太元十九年宋孝武為孝建元年梁武帝為天監十三年陳宣帝大建六年唐太宗貞觀八年武后為延載元年玄宗為天寶十三年憲宗元和九年僖宗乾符元年愍帝路王為清泰元年宋太宗淳化五年仁宗至和元年徽宗為政和四年孝宗為淳熙元年理宗為端平元年元世祖三十一年至正十四年明永樂十二年成化十年嘉靖十三年萬歷二十二年予于今之甲午又有感于唐虞之際焉夫唐人皆以聖人居帝位者也唐不得不為虞虞不得

不爲夏雖有聖人亦無如天運之流行矣乃五行家以爲
幹木支火納音爲金午者日月之中位也過此則辰皇極
經世圖或以卦氣配之謂午未申酉漸近閉戾天道悠遠
安可知哉

楚女詩紀

楚女不知何許人其死也不知其地亦不詳其年月人傳
其屍出諸鄱陽湖懷中有詩於是讀者無不哀女之節烈
而其詩今爲人所傳誦今爲錄十首之入焉家鄉一別已
春更此日含辛到漢城忽下將軍搜括令教人尙敢惜餘
生骨肉輕辭弟與兄依人千里夢嘗驚歸魂願返家園路
河濱遺書鈔 卷三 十九 關中叢書

報道雙親已不生遮身還是舊羅衣夢到瀟湘何日歸遠
涉風濤誰是伴深深遙祝兩靈妃生小伶仃晝閣時詩書
曾把母兄師濤聲夜夜悲何極猶記挑燈讀楚詞當時閨
閣惜如珍何事流離逐水濱寄語雙親休緒戀入江猶是
女兒身生來誰識未簪笄身沒狂瀾歎不齊河伯有心憐
薄命東流直繞洞庭西照影江干不勝悲永辭鸞鏡斂雙
眉朱門空教諸秦晉死後相逢總不知圖史當年強解親
殺身自古羨成仁簪纓雖愧奇男子猶勝如今共事人以
此推之女蓋楚之世家幼讀詩書字人而未嫁者也入江
猶是女兒身未失節也東流直繞洞庭西則洞庭以西之

人也嗟乎悲哉或云事在孫招撫時予惟詩之爲教聖人
之所以風天下也有女化離完節而終古之善詩者莫之
加焉栢舟之篇猶是靡他者耳身爲烈女且于朱門秦晉
死而不忘雖未成于歸之禮不愧其夫多矣女子有行遠
父母兄弟詩之中又念其父母兄弟不少止其諸古之女
屈原乎吾爲之謚以文烈將使聞而義之者祀于鄉

智雞紀

予戒殺客饋雞二家爲畜之庖廚者將刃雄求之弗得乃
殺其雌雄雞潛入床下不食亦不鳴正命而斃予聞而弔
之不就戮智也且不以己之軀果它人之腹誰謂物無人
情乎好殺可以止矣

河濱遺書鈔

卷三

二十

關中叢書

咏紅紀

冬夜忽晴家弟亦砥與秦武江三子坐月中予以紅字爲
韻主賓所就後先不一予得縱觀而改正之其善者則存
于簡秦句曰翡翠一池紅秋樹開霜紅殘桃春雨紅戰綱
染猩紅驟雨洗春紅杜鵑清血紅啄殘鸚鵡紅江楓落葉
紅亦砥句曰橘向洞庭紅瓊筵列海紅日入斷霞紅芙蓉
出水紅酒力入顏紅花片即苦紅武句曰句漏乞砂紅甲
沁鳳仙紅野馬顛塵紅花入馬蹄紅江句曰蛛網挂殘紅
花落蝶傷紅秋心樹樹紅余句曰寒火守微紅殘燭夢邊

紅梅瓣勝繁紅林楓落遠紅斜雁破霜紅霜鐔鬼血紅孔
雀妒人紅櫻桃綴小紅珊瑚一枕紅讀史夜燈紅葉醉一
秋紅漁火遠洲紅茶花犯雪紅花浪賺魚紅霜白念春紅
掃徑每憐紅或用美人為題因續之曰宮怨不題紅纖甲
繡鴛紅漱褪舊脂紅閨讌暈腮紅幅帶水拖紅夢酣避曉
紅玉爪劈榴紅枕痕一線紅遂悉錄而跋之以見一時之
致云

咏螯紀

客有倡和詩押韻皆用霜螯者余戲作二十句曰酒香呼
友共持螯客誤螯蟻欲辨螯香稻初肥吏部螯團臍郭索

河濱遺書鈔

卷三

二十一

關中叢書

捕寒螯紅箝細嚼有江螯山谷曾經咏雪螯醉眸已棄酒

邊螯稚兒彩線繫生螯秋霜老盡五湖螯十種蝓蚌宴越

螯吳越錢忠懿狼蝘何如博帶螯雄曰狼蝘遠思撥棹嶺

南螯披堅執銳驗兵螯吳中有蝦蟹兵之善化神膠九

尺螯善化國蟹長九尺又尉能嘲僕射螯僕射嚴績

錄二十八千惜蟹螯宋仁宗事江中新放子瞻螯東坡嗜蟹後

之輸芒吾念海神螯八月有稻芒寸許輸瑣蚌堪憐具

細螯瑣蚌小石蟹盈溪不採螯東坡云石語雖不工亦可

備也

讀墨子

墨子急于自見故是神禹而非仲尼仲尼與禹有異乎兼
之為教其意似是而難于用安得人人皆墨子與然能使
天下之人聞其說而稱之與儒並傳至于唐世不衰不知
何時乃廢而不行雖孟子闢之孟子之世未止也夫天下
之立言者不為人之所必歸則為人之所必攻不可歸不
足攻者皆不能自立者詩文之道蓋如此獨學術則不可
耳墨子七十一篇其備城守數卷今失其傳攻城之法與
古異守之策恐亦難泥然其書奇甚讀之如考工記非後
世之所能及也全文與莊子國策亦略似學者不可以孟
子闢之遂置不觀

河濱遺書鈔

卷三

二十二

關中叢書

讀郊祀歌

漢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於甘泉祭后土于汾陰乃立
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命司馬相如等造為歌詩合
以八音之調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童男女七十人
歌之時新得神馬因次為歌以薦于宗廟故合之有十九
章今觀其詞練時日帝臨皆祀天帝之篇青陽朱明西顛
玄冥此四方之祭猶五時也惟泰元天地二篇蓋合天地
而祭之日出入亦猶朝日夕月之意此九篇尚有奏罷之
時天馬二篇如之何其以祀宗廟也匡衡議之汲黯以為
不宜諒哉天門開亦禱祠之詞景星作于汾陰之鼎齋房

作于甘泉之芝亦天馬之類也后皇乃寶鼎之第二章耳
華燁燁五神與練時日相類朝隴首以獲白麟而作象載
瑜以獲赤雁而作又與天馬相類赤蛟似送神之祠不知
篇次錯雜何以乃爾

讀論衡

王仲任故不及蔡中郎何以得其書秘之帳中古人於經
籍如家常偶得時人之作故以珍重成其名耳如三都當
傳而玄宴爲之序此皆成美之事也今日乃以譏訕爲長
豈不天淵矣

讀韓文

韓文予之所珍未能成誦然一再緝閱爲之段落爲之抉
摘摘其奇字通其大意蓋在患難中見友人案頭多讀此
書者南州亦謂韓在歐蘇之上予恆以自隨旋又失去一
爲素臣所借一則擲于宣州之暴客可勝惜哉今所有之
本便于老眼欲爲兒輩授讀恐兒之不知敬也故囑之

讀太白年譜

薛仲邕爲太白年譜以公生于天后二年己亥卒于寶應
元年壬寅得壽六十有四公自五歲誦六甲則長安三年
之癸卯也十歲觀百家史通詩書則中宗景龍二年之戊
申也十五好劍術遊神仙則玄宗開元元年之癸丑也是

年十月甲辰獵渭川有大獵賦賦未獻之天子也雲川二
十年好閒復愛山二十三觀雲夢娶許相圍師孫女留雲
夢者三年遂之齊魯居徂徠山與孔巢父六人日沉飲號
竹溪六逸廿四乃爲大鵬賦至天寶三載甲辰年四十六
乃同翰林吳筠入長安見太子賓客賀知章于紫極宮解
金貂換酒爲樂薦于明皇召見金鑾殿詔供奉翰林進清
平調詞後爲高力士譖于貴妃三欲命官被沮而止乃放
鰲不自修與知章等八人爲飲中八仙帝賜金放還居京
師者未及一年未爲官也自此抵趙魏燕晉岐邠商於洛
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准泗再入吳轉入金陵上秋浦溽

陽至天寶十四載乙未年五十七矣是年安祿山反避地
廬山永王璘脅令行軍敗奔亡至宿松山坐繫潯陽獄宋
中丞若愚雪之脫其囚至肅宗乾元元年戊戌坐汙永王
璘流夜郎年已六十矣己亥放還復過江夏潯陽金陵歷
陽宣城寶應元年卒于當塗計其生平蓋東西南北之人
也生平少任俠好神仙能飲酒仕未達遭時坎壈獨其才
冠絕一世或謂謫仙人或謂其開口成文揮翰霧散或謂
其一命未沾四海稱屈或謂其馳騁屈宋鞭撻揚馬千載
獨步惟公一人或謂其橫被六合力敵造化或謂其志氣
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而論者與杜工部並稱其光燄萬

丈余今考其所遇年將耳順不幸值亂又不得遂其隱居之志幾以罪死于翰林不可不謂之奇窮矣吾鄉文太青先生爲鳳凰臺賦以弔公庶幾稱之若余之白田賦未足彷彿其萬一也

讀東坡易解

易之有蘇子瞻猶春秋之有董江都也易之道凡言易無非易者乃眉山以獨出之手眼羅織而爲之書大旨于世道治亂君子小人之情狀一切幻現卽如實有鑿鑿可據此其苦心所寄處俱以閱歷既深後得之非僅以禪喜遊戲爲文者然亦未免有穿鑿之意解既孤意筆能剔刷不

河濱遺書鈔

卷三

二十五

關中叢書

讀宋吳文肅公倣見辛給事書

文肅學于張南軒南軒與朱晦菴皆稱之有大心衆生語許以剛勇其論兵事與陳龍川相似朝廷方欲用之以母老終養怡然自安宋儒之修行大都如此他日所爲見辛給事書以給事過于韓柳其文峭潔明潤卽用孟子作結省無窮葛藤予與宗伯公嘆息古人成名之難如文肅亦

不易得然傳者寥寥我輩當何如也

程學士爲作序文文肅死已久見夢于其孫甚感作序者但云未及其孝母一事俗傳王子安爲鬼嘗于水中誦落霞孤鶩二句一士嘲之曰何不裁却與共二字文人才士爲鬼之後不能忘情如此文章之道大矣哉名之于人甚矣哉

讀鄭賢人物論

有輯人物論者甫中鄭賢之所爲也乃假陳華亭之名以行吾將俾吾兒讀之示以略曰揚子雲三儀之說以人爲儀埒于天地非過也古今治亂之數天地與人共爲之而

河濱遺書鈔

卷三

二十六

關中叢書

人其宰也經史所教之人夥矣其表表者則治亂之大機而後人之所師也其間有君有臣有賢有佞觀其生平與夫遭遇時勢之不齊使鬚眉活現心腑洞流并及其升平瘡痍之故唐虞三代而下有不得不然之理譬之于醫有症有方又譬之奕有經有譜斯亦得失之林著龜之典也已然直書其事者必俟思索而後精論則爲之發微闡秘矣其或有未盡者不妨待之後賢若夫命意可否贊助褒貶凡詩文碑版之類有過於論者以槩存之鄭公教人之旨蓋有足多者吾兒輩得是書而讀之誠厚幸哉

讀夏東洲集

夏東洲良勝江右之君子也諫武宗南征杖有重名其
爲學于邵子皇極津津焉深入之肆及于天下蓋留心于
實學者其爲文勝于詩舒文恪序之余以其書似太虛太
虛曰此以人品勝者他日又似梅公梅公曰此吾鄉先進
也以其書攜歸嗟乎同鄉後學能于先進留心者一二人
而已

讀仕優所碑

丹徒署中舊有藍田李震卿仕優所自記之又情棠陵方
公豪再記之時則正德某年南巡曾至此邑震卿適爲令
拮据應御不知作何狀今日者驛騷供億凡在江南江北
河濱遺書鈔 卷三 二十七 關中叢書

之衝民苦不堪計所過兵馬不過大臣耳乃其擾已太劇
矣不知武宗巡遊時如何而東乃自矜爲仕優乎嗟夫牽
一毛而身爲之靈觀一邑而天下事亦大可見矣一邑勞
天下之勞皆然一令賢天下之令未必皆賢也人君好大
喜功不卹其民而勞之使天下之守令與其赤子僕僕奔
命如牛馬而間以其賢者爲一邑之庇是亦計之左也夫
賢令何忍有名心哉正德之時天下方多事帝自稱威武
大將軍江南山右翠華遙臨道路之民其謂之何其以宸
濠爲名已有戢之者矣而出師屢從復何所爲江南固豐
鎬舊都苟非周宣無效周穆矣嗣者爲承天之行諫者多

死彼其時雲杜固有光然經過之地之令之民吾知其驚
擾未涯也天下莫不荒正德而聖嘉靖酒色之與神仙夫
有異哉人君不可以多出白龍魚服之不戒將復歌五子
之歌矣豈惟人君大兵者所以戢大盜也雷霆頻震則不
威窮兵者得無類是耶

讀太微經

太微以兩儀四象之法兼邵子太陰少陽太陽少陰之說
以畢雍堯顛爲卦參三而得六錯綜而爲六十四亦可與
八卦相合蓋易以三爻故兩之微以兩爻故三之其究同
歸于易或疑此與伏羲之易不同然邵子非無所本本于
河濱遺書鈔 卷三 二十八 關中叢書

繫辭繫辭者孔子之說也不用八卦而用四象天下之理
無盡固如此子文子以爲玄歷兵法皆可以此通貫之讀
之再四頭緒井井大奇書也一梓于金陵一梓于保定史
氏因知桓譚契揚古今人不甚相遠太青子謂予曰人以
此占頗有驗嗟夫司馬文公爲潛虛有取于疇曲洧范介
儒爲洞極又兼疇圖二家而一之太微之類固已多哉

讀王百穀詩

王百穀明月詩超超玄勝殊非謀野集所可比此公翰墨
亦人之所重者當時諸老皆推重之卽大泌集亦稱以先
生故于姑蘇購其詩而觀之今贈任孝廉嘯菴矣

觀計然子

余偶得計然子一冊為書四十篇以敘略總其後所蒼萃皆吳越春秋事其言亦有可採者蓋好奇者擬作又不欲沒其名以偽書稱傳之後世安知其不以為真乎近之作書中越既亡吳之後官宰語而用之作書之時方在壬午亡何而甲申乙酉矣嗟乎異哉

觀天祿閣外史

雜矩秘撰使人新目汪蒼舒古文褒異其一也天祿閣外史云黃憲所作叔度固高品文恐為贗本耳

觀唐人二書

偶見唐人李光弼統兵秘冊鈔本皆輯古名將之策略分類井然欲購其書無及也然以未得李書為恨既而獲李鼎祚易解其序曰自卜商之後傳註百家惟王鄭相沿頗行于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擇人事易之道豈偏滯于天人哉而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折揚黃華學徒多從之今集諸家刊輔嗣之野文輔康成之逸篆又宋公讀書志以為集解三十家二公唐以前人皆可寶也

觀唐宋四種書

才調集則唐人選唐詩也宏秀集則宋人選唐之詩僧者

宋之書若東坡書傳頗有言外之旨米襄陽志林雖論書畫亦皆可觀予尤喜其不似宋人之筆也

觀元包

後周時則有衛元嵩之元包包如易元者大也其法與太玄不同玄本于卦緯圖此本于火珠樹其註者為元成皆蜀人蜀故多奇人哉

觀明書三種

學古適用錄者范少宰所編輯世廟識餘錄徐宗伯所輯穆宗實錄是為正史此經濟作史兩大端皆士君子立朝之本尤宜講貫之正書善讀書者如成家之子一絲一縷

皆不可棄也

觀鈔本觀象玩占

觀象玩占予從李二擇借其本兵火以來不知何往偶見寫本輒思購之讀徐氏海隅集深誠勿藏以為涉近禁書乃知前輩藏書無所不藏而不藏此等賈禍之書其慮至深且遠矣

觀龜書

偶見龜書與史記所載不同其言鄙俚恐非聖人之舊竊思以稽疑之義仍用雨霽蒙繹克分合生剋考其見于經傳者補之以為經自當勝于洞極之作至于靈棋小數又

何足以存乎

觀義經易簡錄

明經輯義經易簡錄大費心力所摭古今之言必其出于本義之外者頗不易簡頗不易讀易理甚廣無不可者固不可以舉業求也假義文周孔之辭以求奇情奇理不得謂之非義文周孔之所有不得謂之即義文周孔之正旨善讀者則見易之理縱橫左右皆有所入否則支離煩碎人之耳目益無適從矣

觀空同集

空同和五子之歌以武宗好遊幸也其擬趙高答李斯書河濱遺書鈔卷三三十一關中叢書談宰相之附中官也詩文不苟作其必傳者秋興八首伯仲少陵大同宣府之篇尤為先知

觀李本寧集

本寧集浩瀟多應酬之文其或有稱之者以為足充類書耳觀其句法字法俱有古人源本異於空疎杜撰者蓋所為取法以史為粉本雜用經子不為空談即尋常應酬中安得有此乎志墓諸作亦皆有理昔歐陽公宦某地借史漢不得取案牘治之見其不合於理者以為小邑且然天下安得無冤故治案牘如治史漢予于此書亦然

觀駱子本集

諸暨駱子本號續亭所著有喉論萬歷初上之其鄉人朱學士賡序而稱焉以為首親政次汰中官次令閣臣還備顧問三者皆咽喉之司故極言續亭為前知云又稱其守紫陽攻金谿予讀其疏與羊棗集筆力矯矯矣或云此海忠介之門人也徐文長其門下士

河濱遺書鈔卷三

三十二關中叢書

河濱遺書鈔卷三終

河濱遺書鈔卷四

朝坂李 楷叔則著 華山王無異山史參訂

岸翁散筆

語塔

長干大報恩寺以塔勝予止石城每憩其下有觸於心
故語之

天不遽秋秋至必悲人不遽老老至則戚國不遽亡家不
遽破是故慎其前慮其微

事近拙而不可不敦務者曰為農為積穀事近虛幻而不
可不敬守者曰為善曰積陰隲是故荒年則人死作惡則

河濱遺書鈔

卷四

關中叢書

家敗

讀醫書則知壽難而天易讀聖書則知樂短而苦長不讀
書者目失師心失官可畏哉

凡氣皆靈而質皆濁此天地之判也氣能有聲氣能有光
能有力量唯其無質是以有質而文章家養氣之法又在
氣之先微乎微乎

去穢者必即穢而去之是故糞掃者不厭坵垢醫瘍者不
嫌膿血

光自竅出者小風入密室者微惟無遮者其明大而其體
虛此可徵內外之際矣

舟擊則不能游心繫則不能遠然不繫則從流下者有之
波濤險者有之是故靜不可泥而動必有法勿忘勿助于
檣舵之間者舟子其善學矣

形相儷不如聲之同聲相呼不如氣之微

日烈可畏以灼體故予於新月清森幽天曠廓每覺毛骨
僕削非怖鬼也以清涼故

事有不可勝窮者或欲以除心之法除之譬之於皮之不
存毛將焉附此不通之論也心何可除除心之心亦心也
高明以塔例之有本有末有表有裏惟實則高惟高則明
此以見至誠之心此以見至誠之用

河濱遺書鈔

卷四

關中叢書

日能灼艾非鏡不火月之生水必賴方諸乃知心理之交
有相以為緣心不外理理不外心理相心相以何物界于
其中其惟知覺乎

棒不可以驅蠅必以扇劍不可以刺鳥必以羅乃知大者
疎于細是以聖人之道有時乎文理密察

貴不可求求之則有禍凡位極人臣而為莽操親在骨肉
而可喋血皆求貴之念禍之也求富似為未減不過持籌

計子母米鹽瑣屑之類耳計然之徒顧甘為市井而不恥
然求之者亦終壞其人品是故貨殖之傳非聖人之書也
夢喻最妙能離一切實見一切虛能于一切虛為一切實

夢中或復見醒時之相醒時亦復覓夢中之緣自非大有力量者兩端循環遂至老死

道猶路也不止我所經行是一切人共由之跡然於衢市之間尤可猛省來來往往無可壅滯一人滯之十人集焉或開或塞之填之流水之市成阻移時是故道貴其行者不息而天下大通矣

白樂天製飛雲之履未見雲生足下古如章亥夸父可以窮地紀追日馭其功不在履也下堂傷足則跬步不能出是故履所以輔足於外而強弱不與焉足苟治履則隨之罔談彼短談則亦短靡恃己長恃則不長

河濱遺書鈔

卷四

三

關中叢書

莊子云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此一字是賢知通病去之最難上乎人人則惡之語人曰我爲爾父兄我爲爾君長不可也孔子不學老農居然以上教人禮之義之信之此亦大人控制天下之極事矣然而未嘗不自謙冲中來也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信以成之而必孫以出之天下陽全而陰半故善順而惡逆爲君子易而爲小人難有棋局爲七國戲者其法可以七人爲之亦可減一人爲之視兩人相爭之局大異予未諳其術聞其排難解紛在於行人至于遠交近攻縱橫各分有古道焉時非春秋戰國卽兵爭亦不足觀矣悲哉

鉛錫之中亦有銀焉百計出之而乃出甚矣氣質之難變也銀衣其外鉛體其中或火或金一敗而不可用甚矣飾假者之有咎也

下學者于下學也非學乎下也下體實而用博下學者功純而業進是義無盡上達者于上達也亦達乎上也上體虛而用精上達者學盡而心還人盡而天至是義亦無盡唯上下相因而不相卽故有分惟上下相異而不相離故有合是故上不可學無學乃上下不必達下達斯墮理事精粗本末非聖人不能決擇而審處矣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四

關中叢書

文爲甚
德之不卒者每每以孤失之譬之立身者族姓單弱士類希附孤處之勢自然可慮則不得不取其近者而助之于是以類己者爲黨而又有類類己者輾轉約結以自張大則所取者有限而所拒者無窮不思我有合一四海之德自有四海歸仁之理不必慮其孤立也孔子惡鄉原太公斬華士推之于宰去陽驕朝去佞倖聖賢之公正宜與天下之人共見其心所謂德不孤必有隣隣臣隣也非左右相隣之隣也
淵止而不流江河流而不止溺者殺人其行其止皆可畏

也水溺之喻吾所駭心

物有資于水者資其少也物有死於水者死于多也嗜慾之深者胡不鑿諸

一與二爲偶形影之喻也一生二陽陰之序也二併一分合之判也二其一爲二逐于其流也一其二爲一結於其本也因一以念二億中者之方隅也因二而忘一馮生者之愚也

意必固我此一切豪傑得力處子能絕之超出大賢一流遠矣在心法則爲四種在世法則爲適莫子自言之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孟子言之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

河濱遺書鈔

卷四

五

關中叢書

須於絕四處見巧始得

日無依傍無蹊徑無生滅無垢淨無增減月則不然是以君子體之以觀心

讀史如觀方書不難其龐雜紛糾正欲耐心見其病痛所在看古人治療得失以爲他日活人之用如但資爲談柄或爲詩文之助究竟何益

勢不極不反事不極不悔悔者愚之所以趨智也凶之所入入吉也既悔所作勿作所悔

人之將寐也事去于心其將寤也心未有事未有事時此凡之似聖也孟子謂之夜氣氣與禪家四大之風道家三

藥之氣不同此性之寓于氣質者也性不可言而言氣聖人全體凡人乍見耳

地質之虛處天也地中之灌輸一合而不可離者皆天也本同空虛並無二相不得謂虛空是天川嶽草木人物有形之類能礙于天是以易觀其行得其健于乾我觀其一得其定于性

治國則歸之君相治身則委之于醫治心則求之於聖賢似也然不如自己親切做去

玩好之物不可衣不可食玩好之人不可師不可友玩好之書不可言不可行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六

關中叢書

顏子不違之復子以爲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可以見未達一間處蓋不違如愚卽是予欲無言之旨幾幾見到頂地然其所學止到不貳過其未能渾然于粹精之域矣

春弦夏鈞秋浮冬營或過或不及則病矣文章之氣吾以五藏觀之長短強弱之間微矣乎

私似有情公似無情余謂兩人鬪很各有私怒傍觀束手亦非至公公字煞有力量處分在故公則說此乃帝王之事其下竊取不得

今日如昨日今星如昨星光有大小體無存亡

惟淡故不厭惟簡故文其或偏于一味有好有不好者矣
極力鋪張有到有不到矣此經子之別也

治己斂一分則加人處增一分是故退藏于密即以吉凶
與民同患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晝寢之不可者無故而求不醒也無故而求死者其端甚
多凡可以致死之事無之而不為也獨何與

神狎明鬼狎暗人不可以不智子狎動局狎靜人不可以
不止

花皆春也春非花也竹須水也水非竹也所以作詩者不
于詩中不于詩外如在詩前如在詩後

河濱遺書鈔

卷四

七

關中叢書

於性中執妄身為體如屈天子之尊潛居民間一不定也
以性中逐萬境為用如馳穆王之駿周遊八極亦不定也
大定者不然天子辰居萬國咸寧無尺土一民非天子之
所有而不皆一一親至其地親見其民也何以故性體靜
而用大惟靜故大惟大故靜

影從明生不從形生無日月燈則影不見

事有根柢物有本元詰其所由皆以心造心生心滅此中
不可把鼻今人動曰無心心豈可無且問無與有對何者
是有何者是無心向事物邊去似順而逆攝事物入心裏
似得而失屏事物于心外又必不能千差萬錯都在這裏

所以聖賢親切教人於此不厭諄諄

才以自快亦使人共快然其快處即不可為天下之事不
快則留快則洩不快則生快則死是故用才者用人之才
而不自用有才者聽人之用而不敢專然後大小長短足
以應天下而不匱

癡人受禍可憐亦可恨當其癡時自以為智迺其事不可
為猶以為非戰之罪也吁

朝晴而暮霾得夜為光此晚節不競者之近于鬼趣也晨
陰而夕霽視晝為快此克蓋前愆者之善于自贖也

鄉宦于其長有利其昏庸而用之者予深悲之大聰察剛
毅宜於政事者每每不狗請托百姓之福紳士之忌也是
以監國之立以序不以賢卒以亡國者亦猶此矣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八

關中叢書

人有詭為善忘者於權貴則切切然記之於故舊則忘之
此阮氏青白眼遺法而誤用之者也甌破之前士已笑之
有舟有水不駕不行有書有理不講不明

風之多言雷之易怒此吏事也上天不然人生五官口禍
為最即在七情念憶難消是故厚重簡默歸之仲弓遷怒
貳過惟回能無比者臥聽風雷返驗自心實實見得如此
雷有聲無形或以為神實有形夫陽在陰中憤而欲出則
激而為聲以爆竹辟雷以燃礮之藥線辟電呼天下之聾

者莫威于此然是地氣爲之空中原無聲也

疲極不得入睡睡不足不能便醒睡未足而醒仍有倦意以知凡事委頓天下不治皆有酣睡之時夫未睡足豈能易醒辟之於冬沍寒栗烈必經一時然後徐轉天地閉矣閉者睡象也復其見天地之心睡乎醒乎

春花秋月其氣之靈者也夏暑冬冰雖不敢厭自不可喜況於造冰起雷者乎

山水在天地間爲佳至于珠玉又山水之精禦災禳備禮典人皆寶之故山水之珠玉如木之有華藥之有味不但此也日月爲水火之精至夏則熱隆冬大凍非其至精無

可貴遺書鈔

卷四

九

關中叢書

以成化而及物精神之道豈其微哉

中道無對待正道無顛倒中正無所不貫無所不包以不中不正涉世斷斷不能譬之偏師深入強旅橫侵雖勝猶敗不可爲據矣

清氣爲天濁氣爲地天包地外則清者全而濁者拘也人之氣質清者爲聖賢濁者爲庸愚則清者善而濁者否也然清濁雖分其體則一天地原非二也

乾爲首坤爲腹首不足以當身之十一而耳目口鼻之事備腹則枵然徒大耳然耳目口鼻皆受命于臟腑豈天地合德反有爲之心者耶

人親地者下流也從乎濁也其親天者上達也從乎清也人能使天與地合則長生天地相離則不生

能者人之所資其無能者己之所安也多能則多勞身勞則疲心勞則苦故養生之家不爲能

晁文元公曰順逆二境俱爲纏縛順則生愛結細業而難解逆則生憎結粗業而易解非深于治心者不能作此語名之不立貧爲之也業之不進懶爲之也貧不可醫懶將誰咎

天之于我不亦仁乎便僻事左右者或死或去以非禮相加者麤至而接武自知躁而卞急處于亂世不得已爲隱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十

關中叢書

忍久之習慣如自然矣

水厚曰深土深曰厚厚以實實者萬物之所藉也深以虛虛者萬物之所游也深益深者江河之流於海也深其淺者人力之濬川也反是而淺其深則堙之填之矣厚益厚者土壤之封于嶽也厚其薄者人力之爲山也反是而薄其厚則穿之鑿之矣學問德性之間居己應物之事君子小人之辨皆由於此

爲學之方一取一捨取天下古今之理捨在我情欲之私聞人有難當思所以振之聞人有冤當思所以解之人人而爲之勢必不能其或有所阻雖欲救濟無方人之禍福

聽於鬼神亦無有不惻然動念者彼蓋自作自受可以人
救得免君子存心以仁久之大有福矣

解脫境界若深造當其無時若取目前亦復不易昔人
有問解脫者曰是誰縛汝愚嘗見蜘蛛作網網蟲而哺之
物爲所縛卒難脫去今之官長乘勢虐人蓋如此矣是故
自不縛執又宜解人之縛曰知曰仁君子之所共勉也
求閒無別法入山避世不可驟得古人云心礙事非事礙
心能除礙事之心則雖在市井可也

示兒

白樂天晚節學禪經月不食暈卽無論禪能甘淡泊夫豈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十一

關中叢書

易

楊景明云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冥言肺金自全恬然
無欲腎水自足動靜宜敬心火自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
養生家之要也

尼父時師生相得學以成己教以成物朋友之道乃盛於
君臣治其後百有餘年鄒嶧設科英才太減考其故則入
於策士之流者十之七八策士急於成名而脫棄學術者
也漢興六經唐置增廣自宋迄今沿之不變學之盛衰可
得而論方其爲學之日卿相人爵固藉以用世庶幾有爲
於天下區區富貴云乎哉讀孔孟之書者必知所以自立

矣學之於人其丹雘乎雖有梓材匪是無文是故清英之
氣乃所以覆嶽瀆秀上之理乃所以啓聖智

惟日月爲明惟日月爲動故曰明則動氣不動物不變心
不動體不變故曰動則變

天曰覆君之事地曰載臣之事加萬物于我之上我不以
爲嫌而載之地道之厚如此純臣亦爾

天下之境馨香者少臭惡者亦少惟恬澹處常多觀于此
乃知舜有羶行之言不爲過激

天下事不知其所可知固不可必知其所不可知亦不可
經史之學人之所可知者也理之淵藪事之龜鑑沉而酣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十二

關中叢書

之其樂無窮人皆見聞而我獨不知斯之爲可恥矣

禍福之設聖人止以惠迪從逆判之一部易經全是此理

一切不自修省而恃之于命且或任之此所謂無把柄者

故孔子知命之學俱在三十而立之後其前不皇及也昨

夢見文昌予謁而謁之且告之以續文獻通考此經史之

祥也兒輩勉之

元微之酬樂天曰元詩駁雜真難辨自註云後輩好僞作

予詩流傳諸處身到會稽已有人傳寫宮詞百篇及雜詩

兩卷皆云爲余所撰及予勘驗無一篇夫古人盛名遂有

贗作太白集序已云十遺八九而悲來笑矣乎猶有假爲

之篇瓜洲王漢恭募改城河假予爲文予何足方古人爲之一笑云爾

視大若小則高以明視小若大則精以微視大若小者須彌藏于芥子視小若大者蝨心等于車輪大而大之小而小之此爲物所轉者未有能轉物者也有因物之法有對治之法學問固然居心豈異

頃見吾鄉之人論居處所宜以爲西北田瘠無商賈之利求富極難亦不易貧東南易得富其貧也忽焉孫叔敖請寢丘正須處于不爭之地

念書者句讀清楚段落分明自然文字不至模糊義理可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十三

關中叢書

以通暢卽如誦詩不云讀詩讀書不云誦書一則風雅吟咏入於性情之樂一則典謨莊重如在君父之前學人作此觀想可以尙友古人

培花者勞且久其豔朵馨澤不能多也雲之華或停或流或素或炫無有互根高下相薄輕者如穀厚者如山潤者如琢堅者如崩光者如寶黯者如沈至于雪霄雷電廉纖雨澤千億其態堪以寄眺非如海市蜃樓猶在人境予嘗以爲修飾娟好阿紫之妖習也卷舒自如雲將之奇觀也文章貴氣貫自然好奇者盈天下久當厭而思返矣以龜爲塔者呪術所加大龜下級次龜漸小差等加之可

爲七重術者呪之龜四足撐立望之若塔牕以蝦蟆爲師生者呪畢鳴金大蝦蟆居中爲先生以二十小蝦蟆爲弟子傍侍而揖之命之讀書則閣閣作聲命之散則各去以蟻爲陣者分蟻而鬪之三者皆與人相遠皆可教人之不率教不可教則三物之不如矣可不警與

予爲詩不能苦思人欲迫之姑敏應之此是鄉者一大病卽以苦思求之再三改之而人猶易視若無以爲是草草者耳遽遽者耳予欲盡其所見所聞一一納之詩中稍縱之恐遺去是以疾出之恐不及不皇刻舟求劍也人之輕吾詩者吾利其攻吾瑕故予之知己也然求其深味予之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十四

關中叢書

苦心而愛我于無己者則不易得矣此道冷煖自知近讀古人之詩益生慚愧今改舊作述其意以示吾子

世之不知詩文者妄肆譏彈雖在古人敢爲雌黃此愚而恃者也略涉津涯而于此道不深者以己律人欲強人以就已與己不合輒爲怪詫此鄙而小者也有自負牛耳而學術不正居心不虛者是非雖明或借之以爲黨同伐異甚且妒而忌之於其善者吹毛而求之必使人出己下蓋欲橫行于一時擅名于來世罔思成人之美過爲谿刻之論此魁而惡者也夫天下有志之人以千古自命者師于古人專精力求于古無所不貫無所不化自能有立豈其

以人言爲勸沮苟在初學膽力怯弱之時方欲借鑑于人
或有所作而人不許可其不廢然而返者幾希矣可勝嘆
哉

詩文不必求人賞鑒但求自己成章自己滿志必使今
年觀舊年之作無可損無可益然後人之見吾詩文者細
繹而不可舍尊重而不敢輕耳

中人之資最多譬之于女美未必鄭旦醜亦不嫫母也爲
女宗者豈在容貌乎學問之道亦然

我之教汝蓋迂矣人以時文我以經學人以擷華我以明
理人以訓詁我以尙論人以略涉藩籬於今日探古時之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十五

關中叢書

概我以考究事物資前人爲後輩之師此人之所謂駢拇
而學者之所謂蛇足也

予老矣今爲汝說易又說大雅大雅多周人述其世德之
詞道學治統備見于此其字法句法章法之妙出於周公
者尤不可及今人作詩唐而上漢魏則止矣非聖人之時
無聖人之筆欲以詩鳴不其難乎經如化工化工雖不可
爲學者不可不窮源

出世莫如神仙用世莫如將相後世之廟食者以其能出
能用故也然皆以辛苦得之天下一切事詎許嬾人做乎
日不失其信故萬物利之不改其光故百鬼畏之出東而

且歲功成焉苟非大信失所賴矣凡且皆明陰晦避焉唯
有神光乃生威也是故誠明合而聖人之德備聖人之事
乃生疑暗相乘鬼類攸聚是故君子爲信不爲疑處明不
處暗

讀書可以養心可以變化氣質仕宦之人不知霍光傳爲
何書其自矜則入面玲瓏目無賢哲乃其沈入處止是利
窟以予觀于此輩書則且置何不深慮其子孫

尙書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音讀如又春秋亦然不但音
也其義乃爾假如無註詩韻收此字於去聲之中淺學陋
儒竟以有無之有用之矣誤人如此類者不可殫述是故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十六

關中叢書

孔子教人先博後約今人於書全不博考傳註而輒據以
用之似爲簡易受病實多矣

聖人有不可學之時衆好之必察焉非必其惡人之所好
也然君子之所好者不善者必惡之蓋聞學道之流必驗
于魔民之相鬪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爲道乃知爲小人之
所容而不攻者必非君子之真者也文章之道亦然○有
專錄死後之人者好名之人有惜其不得與者矣有專錄
同時之人者好名之鬼當復有笑其不必者矣公以天下
之公好惡而酌其好惡之有關於天下者不必作調停見
也

聰明待人而開發者無人則迷然在人之所開亦復有限是故教後學者待其自爲開悟教之者一而聞之者或知二或知十皆其自開者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聰明塞矣自塞而自錮之此自怠自棄之兆也何以教之曰不屑至於不屑則父母之大慈無盡矣

法貴拗折調必鏗錙機用虛靈理須周浹此予之所心儀而不可即者也擇題而施以期其必傳然據事直書則失頓挫用意迴環則墮汗漫機在一時之湊泊理須終身之講貫不亦難乎不難不可以言文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十七

關中叢書

其既曉則案頭累積如珠貝之不可勝用止覺其忙迫勞苦恐其覲面而失之蓋此際飲食未入人事未來虛白光潔真如理來吾心如物來鏡中大奇特事慎勿錯過

少年讀書未必便有所入所以聖人刪述俱在暮年理路精微人事亦少勞擾或乃謂老年光陰無幾不如行樂疲其心於財貨妻子於理全不留意吾不知其何樂也老年有悔少年時之失學者矣少年戒之

學短文字則不能取大勢吾嘗歎文之窘迫者羞澀而不可肆故寧於長篇資其浩蕩變動之度以助吾之氣蓋莊騷國策與蘇家父子之文皆不可須臾離者若夫賦則三

都上林諸篇洪大而漫衍不可以盡經則易一部爲一篇其榮可辱也其貴可賤也則無立朝之樂矣其治可亂也其安可危也則無生民之幸矣是故士嗟于野猶藏乎民民歎于室世無可避享太平者不可不知其福也

賄而求仕者不肖之鬼必有以福之所以償其費也仕而肆惡者正直之神亦必有以縱之所以厚其毒也果其有才未舒有德未酬積之于身施及子孫如善爲農者之貯粟久而益富用之無既矣是故教子者教其爲聖賢不教其爲卿相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十八

關中叢書

意在心後知在心初心動而爲意乃知意之靜者爲心動靜之間心意之分非知莫了此在大學知字所謂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然意與家國天下相接處惟心之本體深微廣大無所不具意自意心自心難與無知者言之

大禹惜寸陰陶侃惜分陰古來刺股燂掌皆是此意不及時自修將有噬臍之悔吾願學人善爲決擇也

處世宜用耿天臺先生耐煩說爲學教人亦然天下事耐煩則有頭緒有次第若其最不耐事往往有美不就悔之何益此須師友夾持乃能共濟君子成人之美夫安得不耐煩乎

若論爲人之道與希求意外之福者不同自己好處因而增之如累土作牆自己差處即便改之如早晨頰面此亦何難詎待人譽方進步人毀方知懼乎老年悟得聖賢極是平常全在日積月累而已

居山十六觀

應曜隱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梅福曰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臥於河濱遺書鈔

卷四

十九

關中叢書

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陶淡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焦先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爲廬冬夏袒露垢汙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羊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應謬歌祝

鈕祝鈕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爲殺牂羊更殺殺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殺魏指魏也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孫登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上土窖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張忠隱於泰山冬則緼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爲釜

卷四

二十

關中叢書

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

符堅徵至長安賜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觀一見而還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秬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宗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屈此古之遺德也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王敬宏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

東山宋文帝嘗問爲政答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

言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遷泰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至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居者當作如是觀陶宏景止於句容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居其下與物遂絕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徧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東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斷清虛則糠粃席上

河濱遺書鈔

卷四

二十一

關中叢書

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尙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茅山有終焉之志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王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翦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常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慚色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沈麟士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有何人哉遂歸鄉不與物通或引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

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絕世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遊山十六觀

太史公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李固與弟書今年五十有七鬚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

河濱遺書鈔

卷四

二十二

關中叢書

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如公言耳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劉歊隱居求志尤好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歎其有濟勝之具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劉訐嘗着穀皮巾破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

人襟袖疑如濯魄于冰壺也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回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羊元居山當戶山峯奇秀每據胡牀終日笑傲或偃臥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其山為翠屏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劉伯壽洛陽九老之一也築室當嵩山下每登高頂回則於峻極院中投筆記歲月最後題云余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矣精力雖疲心未足也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河濱遺書鈔

卷四

二十三

關中叢書

嚴植之性慈仁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死為棺殮殯之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第齋居焉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川之盛杖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遠鳥道人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為山水漫遊記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樂天廬山草堂記曰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遊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隨氣遷外適內和一宿

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張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公超疾其如此輒徒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東廣微博學多識元康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蝌蚪書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河濱遺書鈔

卷四

二十四

關中叢書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水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佳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范蜀公與温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温公以紙為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温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芸冊

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止之其文雖佳卒之弑幽王者犬戎也祭公可謂無先見矣先王耀德不觀兵亦難言哉

魏文公諫周宣王不藉千畝以爲太史順時覘土驗之於農祥天廟農祥者房星也天廟者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者二月朔也誓帥音官以省風土一事也三才之理備焉以音樂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微乎微乎

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幽王之時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地震襄王卻晉文公請隧詞婉而嚴重彼目無周室不賴此辭將何底止然猶是伯者好處後世禪位易如奕棋求桓文豈易得哉

孔子以商頌次周魯之後生今之道宜然若以世代論之商自當在周前況魯乎若書則徑從世次而下迨秦誓說者謂十世前知余意不然蓋傷其以文武之都爲嬴氏之封也

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至于序尙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由司馬遷之言觀之見二典三謨乃孔子追述唐虞事辭太略故年月不備當時史臣紀載竟不傳也今觀商周之書在後奇崛鬱勃不可易解而此乃明白典顯吾以知爲孔子之作焉

詩書多祝頌萬年之語非至漢武嵩呼乃有諂諛然生而

壽考歿而爲神神則有之仙則未聞白雲帝鄉莊子之言與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卽惟辟作威惟辟作福之義予疑公穀兩家卽門人當時各以己意窺度聖人而爲之者左傳紀孔子卒後事尙多公穀則專主解經以須溪班馬異同之法考之思過半矣

李卓吾選古今奏疏止五人漢賈董宋陳同甫明張大岳趙文肅宗伯太虛示予江陵重囚停刑疏以爲透徹之極論辭疏可以不載蓋卓吾之欲爲文忠飾奪情也文肅精于三教其爲弟壻則以中陰之說顯示來茲此又禿卓意

中事也古今之名論當不止此

史記諸侯子弟若肺腑解者曰肺音柿木扎也附木皮也如木扎出于木樹皮附于樹愚以爲不如本字義長

文以事載理者史也以理該事者子也經則理事兼該六經不一其體而諸子又多異說從四子入以四子之說爲取士第一義而經輕經輕而習于庸俗腐爛是爲背本

孔子之學全在六經經中奇字奧義是洙泗上游譬之藥品古方雖有仲景河間東垣丹溪豈其不用靈樞素問也耶

文以曲勝直以純勝雜曲言其波瀾層疊之勢純言其經

緯機杼之理然曲有大小流觴者可狎黃河九曲則崩奔可畏斗杓之曲踈若列棋音樂之曲抑揚中節純之爲物也麻桌葛紵各用其本色而夏尚清纖冬尚麗密六銖天衣御體若無袞衣十二章光華璀璨其間細者無類法在選絲又貴比縷厚者堅密如玉肉倍如味和合以此觀之作者之難可知已

詩話各言其所得先岳鑑寰公述吳橋范質公好讀此書自鍾磔而下其篇頗多若以古今文集論詩博採之另可獨成一大部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秦起襄公章文繆獻起字章字外並

河濱遺書鈔

卷四

二十七

關中叢書

無助辭文法拙強在第二句宋人爲之便不然矣

栢梁詩一句七果名太白詩一絕五地名文機故用虛非實字則不莊

太白詩多言神仙事太虛謂與少陵有天人之分嵇子震以爲李何七子源于杜鍾譚源于李

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姚命覆鹽於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晉王脩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卻曰王脩齡雖飢當就謝仁祖索米何須陶胡奴彪之不與脩齡之不受於詞色又加甚焉是皆不可

蘇轍城日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乎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營園囿爲佚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得而居乎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欲吾常遊不得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爲樂耶予謂園林有主即未可遊天下不乏真山水遊之所至能復幾何此可以得省事之法

司馬微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每輒言佳婦諍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問君之意乎微曰如卿言亦復佳

河濱遺書鈔

卷四

二十八

關中叢書

予聞龐德公謂微爲冰鑑而其慎乃如此則老子聰明深察好譏議者其爲尼山慮也遠矣

醉鄉王績之言也帝鄉陶淵明之言也白雲鄉成帝之言也酒色仕宦加以鄉名各言其安也列子云人不婚宦情慾失半大禹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安乎危乎

南冢宰海剛峯賀者紅箋悉卻之鄒吉水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海受之數日酬鄒饋四孟市餅一盤酒數巡而止廉者矯節亦見當時朝廷風厲之意

颶風作有吹海中舟隨入城中者故粵東人爲屋多以茅不以瓦爲風敗易於改作耳

子明云

綿州有鄧艾祠在山上土人禱雨輒驗崑山陸子敏值旱以爲鄧不主雨神必不靈姑一往至其祠宇心輕之以爲祠可以移爲敵樓也日甚烈俄有一點黑雲如斗大土人曰雨且至俄而大沛亦異矣陸子敏自云

崑山有顧筍洲先生者得神明養生之道少與玄宰同舉于鄉爲令勇退其子瑞屏公錫疇已貴顯先生不驕于里乙酉之變年既八十餘矣入鄧尉山聞書新令至弗食瑞屏勸食不從曰女勿以我爲念女爲女事耳餓十有八日弗死竟投繯死瑞屏入閩浙爲樞相督師法約諸將甚遽遭變其孫瑩從行每痛父之死焉筍洲以餓爲節賢於老

可賓貴書鈔 卷四 二十九 關中叢書
牖下者遠矣乃歷十八日而不死因以知養生之學蓋不誣云徐生

韓昌黎筆解爲宰予解嘲單道開能晝夜不臥常衣粗褐吞細石子每一省之始恨希夷誤人

孫宗伯慎行論明四大家一爲羅圭峯玘一爲李空同夢陽一爲王遵岩慎思一爲唐荆川順之他日論文以械林王槐野維禎爲最今日乃有推轂震川者不知定論竟如何耳

有談人用羊骨者一少年頗以爲不然余觀羊脛骨治誤吞銅鐵金銀等物據名醫別錄漢上張成忠女七八歲誤

吞金饋子胸膈痛不可忍一銀匠用此末三錢米飲服之次早大便輒下蓋羊脛骨灰可以磨鏡羊頭骨灰可以銷鐵不但博物亦且療人以此知少讀書者不可輕言

粵東陳子明言明之大家以空同鳳洲爲最予以滄溟爲問曰近日則太青石齋覺斯耳鴻寶德園皆翹乎自異太泌楚望聞于楚升菴慎軒著于蜀伯玉元成表于吳瓊山涓厓稱于粵前此國初首重青田虞山常推之其他能詩能文之士三百年間作者不可勝數矣

舍其舊而新是圖者文家之晉乎然劍有求舊之時祭有先河之典舊亦未可盡非也自今砥昨轉盼陳迹自後眠河濱遺書鈔 卷四 三十 關中叢書

今豈保常新乎譬之世代無恆乾坤不改吾守其理之不變者以立言夫何新舊之有

讀書之道譬於行醫皆從身心部位細細檢點不是向外功夫不知學者壞於何代止以書爲功名之徑於身於心置之茫昧而不加省究嗟夫治道不復人風滋壞有望於老成人以此立教庶幾初守無誤耳

學者如作繡迨其成則文明燁燁爲袞衣之所崇尚然在用功之初一絲一縷五色五文非可草草相就者亦如作農終歲之勤一朝之享少年勿錯過也

醫國有四物湯尊賢使能賞功罰罪此象山先生語也宋

Yn 700 K 300 700 001

時積弱然元氣未損故用王道藥以補益之其民間膏血一費於金縉一費於郊祀一費於軍興正如吐瀉交作脾土受傷其所謂賞罰者如一切剋削言利之徒和議盟好之事皆有罪不赦者也疆境小捷使命不辱薦舉得人之屬皆有功宜錄者也祖宗以來倡明道學為賢為能于斯為盛不患無人患其不用陸子之方真古方也干戈瘡痍譬於外科欲救肌膚當調榮衛百姓雖愚懦可不念哉省事之法莫如嚮晦宴息夜飲者以此為樂退步之法莫如閉門謝客賓旅者以此為惡謀生者無過求宜於知足教子者無奇策惟有積善充類而觀之怡老之方固在日用之間談長生之樂則誤矣

河濱遺書鈔

卷四

三十一

關中叢書

童箋有序
吾老矣于經始有驗也蓋自今始童也而吾兒輩乎未知學則不得不箋以告之亦曰童之而已矣夫聖人之于天下也皆所以童之也九經皆其箋也嗚呼人不可以不童

童箋有序

明暗也治亂也童年又不可多恃老而學焉則可謂云爾矣

改過不吝吝義最深留其根株暱之弗舍長惡遂非皆從此起顏子之為好學也在不貳過不吝者勇矣哉

知無定體在理虛靈在事通達見理絲忽不明應事違礙多端聖人教子路不知為不知此非住語望其窮理盡性耳

知水者不溺然不溺於江河而脾濕之病則在多飲此亦未致其知也真知水之生病者敢姑試之乎

山徑之茅知之通塞也宋人之苗強不知以為知也不熟之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

河濱遺書鈔

卷四

三十二

關中叢書

五穀之熟不在成實圓足而在苗秀之後地力雨露待時而滿夫仁之熟從事物以滿心量不是施之于外止是返之于本微矣哉

殺物殺人者自傷其心利物利人者自護其心非見得親切終是虛假是故成己曰仁成物曰知己物即無二

寒暑之時人皆知其寒熱畢竟其知寒暑者當夏而曝裘直冬而藏葛是故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

人倫如飲食性道如味有自然之味父子之仁是也有增加之味六藝之文是也是故飲食者蔬水之與梁肉也味

者甘苦之與寒熱溫平也試觀醯醬庖廚之義可以知道之日新矣

德在性與事之間性有五故有五德事有萬故有萬德安汝止者性也一日二日萬幾者事也

有心而壽無逸者之所以享國悠久也敬則志一志一則氣不散

易義甚新久而不腐言理言數者無不取足于其中是故讀易者或知其萬一用易者或得其萬一泥而不時者非易也逐物而不得其止者亦非易也

酒畢檢放心尤爲得力常從此熟去則當境不擾事後無

悔

无妄不但無非爲之事假忠假義事迄無成身名俱敗子孫不保皆以妄之萌耳或問真曰學古人而竊其似者未自省耳致身事君取諸大學

小人最可惡者成人之惡不但成人之美夫人惡旣成唯有刑罪誅殺耳誅殺其甚矣是故教人治人者貴于美惡未成之先成美不成惡也

舍梧櫟養楨棘此在己之愔也係小子失丈夫此則擇交之弊也內持大體外事大人吾願學焉

多一頭緒費一收拾曰約失之鮮曰不爲而後可以有爲

此伊尹一芥不取與卽簡則有功之理務外者多事少年之案至老必結今日所爲他日必累是故聖賢作事謀始但求有事爲無事不起爐作竈也

無求其所不欲養心莫善于寡欲可欲之爲善知可欲則知寡欲之欲非可欲者也口之于味也欲也性也有命焉則其可欲者存矣

文武周公無憂達孝皆以禮爲重而禮又以祭爲重周禮之原本可知已

禮記喪禮今人槩不省觀以不命題故也曾子問文章極好作古文讀亦有益

義以喻顯喻亦以義顯此互章之妙也義不盡喻喻不盡義此未發之蘊也

利器之于善事仍有許多作爲非器利而事遂善也自己心性之間乃藉師友以相砥究竟自己努力處他人未能着力

聖門論知人此天官之學也井田學校地官之學也其他宗伯司馬司寇冬官之學也妙義見于聖賢者不一而足臯益稷契所不能兼者儒者欲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爲帝王師也

瑟彼玉瓚註曰大福不降於淫人易謙之象曰天道虧盈

而益謙先正之格言曰福不可享盡勢不可使盡每見享福太過者天必概之

百姓之衆藏善不善蓋衆者水之濬也激揚之所不及也上以此置人人亦以此混藏地之市也天之夜也雜然其不辨以是爲治道其可乎

勸以誘之從者十五懲以禍之改者十一是故申韓之學天下不樂

君子三戒非曰少年可及于財而老年可及于色也血氣二字爲蠱材喚醒

人未知色先以乳哺故食先于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故易之頤曰節飲食禮之月令曰戒容止

不能盡聖人之所盡者必其欲盡人之所不必盡者也聲色貨利玩物喪志之類無有盡無有盡而必盡之勢有所不能矣

左馬未淹輒思漢書後漢末終輒思三國此乃吾輩大病比於願外無益有損

文之不間斷不可禦止者氣與曰此文之血也理取于古今人己之所有呼與俱呼吸與俱吸如子之在母腹躁氣客氣渣滓飲食之所未及是乃謂之真氣耳
飲不能盡天下之水食不能盡天下之粟知其味之同則

一勺足以槩天下之水一粒足以槩天下之粟然餓夫不足以免死饑饉亦足以成病讀書而競博者是亦饑饉也已

謂境寂寞以古文鬧之謂心愁苦以異聞解之自朝至暮遂以終老是故無聲之鼓吹無相之丹腹無味之甘脆無形之窈窕無位之富貴皆于文字中得之況于己心得之者乎

以一斗水滅竈竈不滅以五升水止沸沸可止水力非有異也竈中之薪火異類也釜中之水同類也水逼于火不得不沸其性固水也同類者雖變必合異己者雖合必變

吾于釜中知之

古人善養生到該死時卻不怖死今人善求死到該死處卻怕死此關不破一毫學問俱無

積祥者君子之影響也妖孽者小人之氣類也故日食地震螟螣之兆反爲彼之所慶若夫景星卿雲又彼之所畏也世運反覆吾道不終消彼豈能終長乎

人於少時身爲父母之身不敢不自愛恐傷父母之心也比其衰也身爲子孫之身不可不自重也將以觀子孫之成也自惜身命者乃能知之

自余嗜讀書常厭俗事俗人今則自厭其應酬詩字矣理

不可盡取之益多若決江河不可以禦其多也可喜也亦可懼也

他水入此水自異而同也同乃大舊年入新年自稚而老也老乃尊吾于水觀同異于日觀老稚學問之道無他取諸己而已矣

滑者水之變也猾者形神之變也拙敗者輕猾敗者重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其亦猾之錚錚者耳故高人之智不出而用世非有他良聊得藏拙

虎之文如山川豹之文如河圖其毛皆淺而其理甚威不似羊之冗長也人之利于羊者多織芻作氈或以充巾幘

河濱遺書鈔

卷四

三十七

關中叢書

衣履之具其粹亦多所用虎豹則不然所以小人之品細民之業君子不屑爲

髭白非髭也血衰也非血也氣趨于老也一髭微衰衆髭隨之如小人立於朝一倡羣從徵朝廷之衰焉元首面目之間豈其微哉或曰髭故黑也老則化白豈君子有時而化爲小人與嗟夫世道之衰前之君子不恆其操者多矣

翰墨

畫有聲乎曰水之澎湃可以耳聞畫有味乎曰花之生香可以朵頤畫理如何曰隨物肖形不增不減畫趣如何曰妙緒雲來得未曾有愚觀於落墨成蠅因誤爲巧龍一點

晴通神入聖刺鄰女之心女可求解寫海神之貌神亦愕然未嘗不流連仰企矣

鄒先生留跡金山最爲山重自云留鎮此山良不虛誑嘗觀扇頭之作蒼格秀致奚止老氣橫九州乎錢舜舉趙榮祿以人品高故天下寶其翰墨虎臣品在錢趙之上得者幸秘藏焉無爲好者所奪子瞻之帶可留後之爲子瞻者亦無奪也

書畫二者不可得兼今之欲爲兼舉者反多自誤前輩之兼者寡矣苟有偏長皆可傳世以此知享有重名至于身後不衰者其品固佳亦其福也予欲爲書畫識小錄者以

河濱遺書鈔

卷四

三十八

關中叢書

同時之人爲之以備異日焉

予於山水交其神不能言其妙每如夢中之影不能留住故見圖畫之類彌增眷愛乃知作者此意淡而不厭亦倩此爲大衆作山水之緣耳

近日字學大壞皆以側鋒欹態取妍一時幾以古人心正筆正之語爲迂闊夫作字固細事不深究其源委遂使此道化爲鬼魅宋儒云卽此是學況先輩之奇情逸致皆自規矩中來吾老而不知書每以爲憾或有子欲學書求予字以示予何足法以予爲戒可也

學字作勢結體是外面事筋骨情態近於內矣米顛曰不

欲有二王一點俗氣此豈易談哉智永懷素表表耳目集
右軍字者亦屬懷仁此道故有攸歸出家者不可讓也畫
有巨然詩有惠休一藝成名便足千古夫所謂動靜剛柔
出入變化之間豈易到乎

善書不擇筆此言不可為訓使其又得佳筆自然圓秀健
到無不愜意譬之將軍持鈍刀則不能斬馘制勝佐以利
器自然所向無敵矣乃者筆甚貴予不善書又復貧困亦
一慨也

老杜飲中八仙余考宗之與太白飲時當在金陵汝陽三
斗始朝天則在長安蓋事後合而詠之非一時也

河濱遺書鈔

卷四

二十九

關中叢書

飛言其翔動白言其虛微疑如琴中泛音得意在輕重之
外故其字如飄雲曳練雖祖于聖帚而結構之妙不能自
止蓋有神行焉

隄虞之舊者尊宿收藏珍護以當典型不必以用見其才
然前代庭珪今不復存非以才盡或以用之太遽不能不
化為烏有亦消磨人才之一悲也

溫其如玉予欲以之言文必水洋洋予欲以之論氣取傷
廉不妨于學用之與傷惠乃於筆墨施之

文章之道不動則弗靈不潔則弗工飛也者所以致動也
白也者所以取潔也

偶作飛白字為學文者下一轉語此
從空中結撰文心幻妙不可呆癡久

于其中者
乃自知也

畫理如治理不但莽氣不可用即條理粗具神致弗洽高
下之品分焉真者不贗惟有心者知之

巧者言有盡而意無窮拙者言無窮而意有盡文生乎情
情者實也許不可以為文況行事乎

予每以兵論詩凡兵皆軍威也而非其帥為詩登壇者任
愈重事愈危且無求其制勝要使先立于不敗務要使吾
之作為人之所不去斯可耳如其強者乃能起古之人而
決其雌雄

坐陶公牕啜玉川子茶便是山靜日長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四十

關中叢書

詩中亦有離四句絕百非處一定之法其在剿襲者卑卑
不足道即用意翻案仍在前人範圍之中是以知詩之景
會正如因緣湊合非有非無自然不增不減又以造物譬
之春氣發生原在不紅紫芬菲之間於紅紫見春之一端
則可謂紅紫乃春之本領則不可矣

詩人之縹緲虛無者其人必躁暴其沈入遲重者其人必
爽脫何以言之作者多自言其性情然自修飾以駕于人
之上故矯而為之以是知詩亦有論篤如君子者其人未
必君子也

山水

居室不可無山林雲壑之致既到山中斷不可再起人間之想若其把臂猿巢申盟鶴友而區區又談說利名商榷家計則不如祇坐市井終日與駟僮伍也

水能益山以其氣潤且於山作鏡使山之態得以自照故已奇矣納日月之光返景肆射草木人物皆躍躍生動則以其明動之故也每見雞犬有知不肯入水魚鼈有知不肯登岸物于所安各各不同君子小人亦復如是

山之字以東坡爲最明則文徵明祝枝山董玄宰今又有鄒虎臣王覺斯余鄉惟胡可泉纘宗許少華宗魯山之詩自唐張祜孫魴外作者不乏然以王季重之所評求之可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四十一

關中叢書

得其十之八九

臨水有八益一清俗心二得素影三多冷風四無塵土五見來往之舟六近灌溉之利七便於澣濯八如在山谷間住相望比隣不易通問

秋山入莫靄中自是淒涼予獨喜其骨立挺聳真氣肅肅非同春夏溽靡之色令人可厭

觀樵大有悟處一刀一斧直下爽快使無益之蛇虎聞聲遁跡不比漁者設網乃復患及龍種

紅梅唯滁州太僕寺開最早開之時江南梅未花今惟歐陽公手植者猶存太僕寺不可得也觸此三歎

借陳子明羅浮志考之仙釋甚夥不及梅花之事統志一流寓趙師雄乃一言之天下信史固當徵于其近者作史之難亦可知矣

吳門佳山水尤多名蹟公安袁中郎風流文采飄飄有仙致今之爲令者相去甚多吏于勾漏乃不能言丹砂悲夫秋海棠喜陰怯日偶有布被爲花作幕使暴炎不侵亦仁於草木之一事也

山中之景久者方知不可以鹵莽求也若粗心人見山作山見水作水止以習熟之語應付詞場如彈琴客略知調絃自謂伯牙吾知其不可矣今夫江自岷山來已屢改其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四十二

關中叢書

名若上若中若下亦是大槩言之耳卽所云揚子者未足盡江之源流而混稱之甚矣細入理趣之爲難也

草木

槐夏菊秋二者相因皆以中色爲德或云槐以象三公菊以比徵士則仕隱判矣

竹之風與松不同清濤流響則松聲爲大若翠葉琤琤則環珮下臨又如湘妃下淚聲不成聲時若楓葉之丹知于九秋松根生珀光孕千載知之固不易也

駢語

觀霖思渡蟻積雪爲叢芸此余爲張文學聖脩書其齋之

語也勉其陰隲讀書錄之將以誥吾裔

偶書嘉興雙溪古新菴之柱曰迴流登岸看叢篁削碧繩
界畫金大樹王陰常作庇椎鼓開堂聽藥草翻風石牛吼
月真靈山會可同居僧常以爲善余于隨在之耦不下百
萬率多散失此獨見存然亦應酬之作而已非亦爲訓也
堯山堂外紀載古人之對話多工者近日爾止於此道頗
善其贈宋射陵曰蹈海曾編新會史愈風不草孔璋文新
會用陸丞相君實事陳琳之檄二皆鹽城人予偶爲徐山
琢一耦曰老彭好古十二州食品所存于今不改節孝能
文五百年聲華之緒繩武重光一用地一用人皆切于淮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四十三

關中叢書

者安頓古今文武四字亦自可觀

曜靈古昔經靈曜香衆今時領衆香衆香國名見米元章
香衆童子見佛典予過利濟寺聽香居得下句未有以對
也舟過吳江乃得之曜靈日也靈曜天也以虛對實作儷
句亦豈易事

應對

予與逸休相晤於寶庵太史之家越數日冒雨相訪談數
年中事有陰德活人一則因思生生之道惟天爲然若夫
生於土死於土萬物始終鮮有逃者地故陰陰則殺天則
陽陽則生凡爲人上不體天好生而恣行殺戮冥報所及

想或不誣知陰謀之禍則知陰德之福矣富貴浮雲身家
虛幻今之時能以易簡休息行生生之事者蓋寡矣欲以
他人之性命保自己之功名天其許之哉

婁東多作者遠則一王近則二張予心師其言之當而未
得見其人也予友康侯言能有千秋者非但能之實由肯
爲此事夫讀書之勞百倍于人寂寞淡泊了無紛華誰肯
爲此者乎肯爲此者雖有儀秦之辯不走戰國雖有毛遂
之才不脫錐囊矣然此事實有天福天欲成之必不以富
貴饒之使其心亂于嗜欲頓減讀書之興故讀書而有自
得之樂者此即天之厚福陰相其人之時也豈易言哉豈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四十四

關中叢書

易言哉

歲將除矣朱生過霧堂求言予於三更即不能寐思革人
之身自幼至老凡數變不待百年之後始改面目蓋天地
之氣無刻不遷流遷流者日去之事也雖天地亦有盡時
氣以生形形以生名名相紛紜成毀變易何常之有氣質
之說宋人暢言之若夫性理無有天地人物之分無古往
今來之別此常存而不滅者少年老年亦何忌哉血氣就
衰智慮日增少時所學老而有進夫安得不勉勉於性學
乎性無所不包舉應事接物皆於言行爲端言之當慎行
之當敏聖人已備教之矣昔時者以陶侃求大禹忽爲怠

也
天下之物足以益生者不勝用足以戕生者亦不勝用即如古今之書其足以成我之正者甚多而邪說淫書道于非者又比比然所以聖賢教人於明誠之先有擇善之旨焉

一日之計在寅一生之計在少人於少時不可不審定歸宿急求鞭策遲則悔矣

災異

唐有周智光生祠在華州史稱智光在永康中節度華州特功脅主自設生祠令民禴祭詔郭子儀討之智光尋爲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四十五

關中叢書

其帳下所殺近聞某官風其屬吏令民祠己遂取其報賽之資折銀以充橐又有脅令作碑而鄉官竟不肯立者何智光之多也

華之少年其家暴富問其自不答或云有天仙降之居然生子矣有不足輒益之然其形不可見惟其母見之飲食衣服無異于人聞之妖女媵人人輒病此少年者容不瘠削其可怪也河濱子曰仙胡爲乎來哉妖也匪妖也則匪人得不義之財而飾爲之詞者也

華山之下有虎逸于峪肆行村落一牛鬪之力虎竟死牛歸而勞憊通身喘顛不食而斃視其角虎毛猶鬚鬚血猶

班班也河濱子聞之歎曰虎者兵象也牛者民象也虎之威能行于百獸獨不行于牛民之可畏不其然乎星未墜其光燁燁其質雖有物而隣于虛說者謂日爲火之精月爲水之精星則五行之氣皆有之然隕則爲石故當屬之金者爲多耳日徑一千二百里月徑八百里星雖小亦宜徑數里何哉所化之石重不數百斤大不踰甕盎竊臆以爲人之縊而死者其魄入地三尺此殆天類化生者其魄下墮似不必泥五行災異矣

河濱遺書鈔

卷四

四十六

關中叢書

河濱遺書鈔卷四終

河濱遺書鈔卷五

朝坂李 楷叔則著 洛川劉 絃秉三參訂

飛翰叢語

雜箋

清事清福畚經之外無如藝史即隄子墨氏中書毛穎
侯皆能南面百城傲睨諸家吾嘗汗漫四方歸守舊業然
後知山林之福等王侯而上之若夫耕雲鋤月妻梅友鶴
但得隱居永絕奇福彼夫心械事併茫茫終身是聖人之
所憐憫者歌舞盈庭珠貝在篋吾不之貴也或曰教子孫
富貴清則姑舍是耳應之曰莊周曳尾嚴陵披裘古之人

河濱遺書鈔

卷五

關中叢書

何可作數

萬事萬物不可勝求者有一法以御之曰順應辟之於水
周流徧滿不擇淨穢注足其中此非聖人莫解其旨

老子曰嗇以養德也坤德曰嗇以載物也近人醜儉而崇
奢莫知其為美矣

龍見雷聲此即古人慎獨之法人不省躬而補救於後多
無及矣思之思之

歸美於人則人受之納咎於己己則弗堪是故情貴其平
事貴其順也

退居思進者如鹿麋之離山林蛟虬之出川澤然天下民

物只在意中經濟

清和以氣中和以樂調和以味惟學亦然激詭亢厲不和
則心躁而事乖

作字如作文有法有神有理有氣神則稟於天法理則具
於古離合之故難言矣法理可學而不可驟得神氣可充
而不可遽足

作字如作宮室間架構造不可無式亦如作繪事烟雲渲
染不可驟盡又如作仙者煉丹用火勿忘勿助以聽其氣
候之自至味作之義苟且者豈其可哉

作字如作事不敢草率不敢操切不敢悠謬宋儒云即此
河濱遺書鈔 卷五 關中叢書

是學又云須以敬為主

作字如作人不在肥瘦長短黑白妍媸先以生致異於土
偶次以真理發其神機如截鶴續鳧止求平正點鐵成金
俟乎異日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秋霜春露同源清畫深宵共轂故養生撫世俱法乎天
史學之難作者與學者皆然一以聖人為準庶幾其無大
過耳

五經本相通貫精其一即可以成名漢唐諸儒多如此者
近世則否

聖人之道一龍一蛇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是故老易相似

而其用不窮

天分優者尤不可以不學譬之良馬閑於御者則千里不為難

少則學以自立老則誨以益人誨難於學況兼學乎故明理貴達本末

安身之法以本業安心之道以天理至於安人者如逆旅然治國與天下皆此意也

天在山中易之象天在心中聖之理心止如山故能厚重而載物

廉而不劌仁也孚尹旁達信也心之具德者厚重堅凝而

已矣

河濱遺書鈔

卷五 關中叢書

已矣

無我者真我也我相泯故能合天下以為我我之體用大矣哉

忠以事君信以交友忠信之理尤為萬理中之二本故聰哲莫過於至誠虛而不詘動而愈出此老子之言造化也

學者法天當此為師

風者氣之壯也有時無風無時無氣氣之所貫金石穿矣人知風而不知氣譬之知水而不知濕知顯微之無間者

存心制行皆與天下相關

清淑之氣無時不流行於山為嵐於水為煙於花為香於

禾為秀況人為萬物之靈心之所涵情之所鍾全以此為運行之本者乎不則濁惡世界何以堪之

清剛故必往而不禦清厚故積深而不竭清和故湛潔而不污清妙故旁潤而無迹凡此諸善惟水為備我輩生於

清明之代念茲無斃

豎之則高橫之則遠於目得之者逸而虛於足得之者勞而實故道無高卑亦無遠近不行不知其高遠也行不至

其盡猶弗行也在有志之人銳意而行耳

風與雨皆為及物之功風為旱徵雨為水災故天道有尚於節焉

河濱遺書鈔

卷五

四 關中叢書

松以濤名不與芭蕉雨聲同其悽楚乃知聖人之聰應物無心故曰耳順

蘭亭本為詞翰相須之妙孫綽序或不多見故學書之道不細

文章有治象有亂氣教者崇經以復其兆此歐陽公本論所以云救也

東周之思聖人最不易測後人無此才具那得作此想頭前是惟伊尹近之

故者天下之已然性體以是為驗則有不新不故者在也孔孟豈欺我哉

風之所不及者氣貫之氣之所不及者心攝之是故聖人之教惟心爲一

漢儒經術去古未遠故其言質而不辨其道厚而不薄以此爲治其可耳

讀書如登峯其上日高則其見日廣不則如乘舟亦能游衍而致遠

消長之理雖天地不能過況聖人乎然聖人之所爲儘有天地不能爲

夢之見於詩書者有明徵而人以蕉鹿邯鄲爲奇夫世之夢者皆覺也

河濱遺書鈔

卷五

五

關中叢書

華葉剝落而本根不衰故君子崇真悟而羞聲悅富莫富於文章貴莫貴於道德功不以竹帛而在人心名不以聲華而在躬行

鸚鵡能言而未人言其黠也未教故也才之於人亦然吾拙於成人之材故愧之

講事不如講學學巧不如學拙或有以爲明者何拙拙其在守心去知乎

虛受者福之本是學問德業之要會故讀易者善知詩雨露在天潤乎萬物人知雨露之爲恩不知霜雪之亦爲膏施也

四時之氣如環無端一元之樞如極不動其在文章之本於理道者自然爲上雕鏤爲下

聞蒲城金粟山之南有山曰不羣天將風雨每有雲氣如城郭宮室之狀或如車馬如龜魚居人往往見之處其下則不知也夫海有蜃樓山亦能山耶或云頻陽王翦墓陰晦時作異如車馬刀兵或云無之

牛眠之說非郭璞葬經所尙三代以前可以意推吾嘗陟畢原謁周文王陵陵南向武王陵居其北亦南向後世不知其故必以爲子處父上矣詩書推受命皆以西伯是蓋以南面朝諸侯歸於文考而已處其後耳

河濱遺書鈔

卷五

六

關中叢書

風俗之原宰牧暫紳衿久一道德以同風俗豈盡上者之事哉水麋多汰山椒多悍諺晉人曰山蓋甚鄙之士大夫不相尙以德而自衲鑿不幾乎環滁歟復古者其憂之矣請田宅以自污列聲伎以苟全謀云工乎清曠者多所棄矯激者往見尤東坡曰萬人如海一身藏旨哉

孝友之道譬之於田勤則日有穫焉王季重曰讀之則腐用之則新

名不立則可恥名將成則可懼名旣揚則可省惟君子篤實而光輝

學須勇不可讓行須恭不可傲之二者常相成以有進功

夫則終身焉

南觀成北中無定在過猶不及中無滯理日午時辰中無留時參伍錯綜中無泥數是故致中之君子執中守中各一其時

讀經如事父主之以敬治史如交友擇之以明為文如用兵臨之以慎作詩如養氣通之以天

華封人祝三多封人者賢而吏隱當堯之世不位益稷皋夔之官不任工虞水火之事而以封人自晦此於放勳之天子固疎逖非近臣乃其祝君之意雖出於衆心之同然而忠愛懇摯有羣后之所未言者予嘗奇之以為盛世上

河濱遺書鈔

卷五

七

關中叢書

下恩相及情相洽庶僚進見於帝廷不為嫌祝願稱頌不為諂後之詩人萬壽無疆介爾景福本支百世皆踵封人之智而為之此則華之吉祥善事也

地有四隅不可概潤能於地乎四暨之則天之天之大益彰矣學者之事豈異人任哉

清事勿為清福當享為清言元虛之漸也惟清操不改者不蹠於曲徑大受者不量以鍾釜

至誠動物其理即在常人所謂誠者存實心行實事說實話一切機巧屏於無用之地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此之謂也

書周培甫箋

予嘗以禮言詩其規矩也律也其變也歌行散體也其逸也古謠辭之類也其以義起也今樂府之不襲於舊也其精微也性情之正也其代有損益也三百之與六朝四唐也培甫治禮而偶一為詩故為詳言之

書家獻陞箋

老子云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此守身守家之法也宗族之義比於葛藟莫如同姓詩人志之故一族之中自相戈矛者其家必破和睦相好者其族必昌吾今與君敬相告皆宜各教其子孫勿習為粗獷勿流於爭畔在祖

河濱遺書鈔

卷五

八

關中叢書

宗之靈當必忻然若夫恃恩求報忘德反仇者此豈吾宗之誼哉

書弟柳公箋

性有剛柔之異故尚書洪範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所以濟太過不及之平也古人佩韋佩弦亦是此義今人不學則剛者流於躁暴柔者歸於不振二者均病而剛之得禍也多故莫如柔善之為嘉其在文王徽柔非往事之明徵乎小心翼翼謙退冲虛皆柔之道也柳公近之故以此望受福

書弟蔭公箋

人之季也猶歲之冬也上有諸兄而獨不能爲人之兄是故弟子之道無有可倖而僭之者亦收斂之極也天下之事長者逸而少者勞然有幸焉前車旣戒後車不覆兄之有失於前者弟可因之以爲鑒讀書爲文吾家立業弟之宜自振者皆如此況夫兄有美善可以效法者乎夷齊相讓頃箴和鳴不必遠舉吾家四君子弟能如兄乎諺有之家欲興弟強兄

書姪寅東箋

爲祖之孫則思所以嗣貽厥之謀爲孫之祖則思所以爲裕後之策爾於吾家實爲平度之孫今又生孫居然作祖河濱遺書鈔 卷五爾無負於平度斯有造於爾裔嗟乎一人之身前後胥藉雖欲不慎不可得矣且爾不見水中之田乎方在餘波未盡之時未可驟耕然終日耕穫可望倉箱爾今日之困吾爲爾教其子以及其孫焉

書姪啓東箋

吾友張爾公爲孤史以教其子也爾公實未死也今汝喪父眞孤子矣豈可不訓乎汝父九泉之靈雖欲訓汝焉能乎故吾爲汝略言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門人有原憲者能安貧或以爲憊憲曰是貧也非憊也夫改過則無過矣安貧則貧而有品聖賢之道今在子矣汝有母

在堂是昔之富厚膏腴人也甘旨能恆繼乎我不忍汝在溝壑勉力爲善以事其母可也

書孫復始箋

十七年前吾在家時懋曾尙幼今已娶妻生子矣使吾早見孫與曾孫誠哉吾家之慶也吾爲諸子講大學中庸汝乃坐聽汝以爲聖賢之道在於方策耶不聖則狂不賢則愚皆在汝心不關他氏事也心之爲萬物本也靈明富有聚之則如寶日積耗之則如家日消但能守心無愁貧窘吾未見終日曠曠不破其產者也心之不守理亦隨之求助他人何如反諸其身乎請於讀書之時直見其心之所河濱遺書鈔 卷五存天將福汝人其能違之乎

書陳長公箋

亡友李蘭亭曾爲予言華下陳太常之詩予以未得見爲恨今其子兩文學枉顧予思盡誦其生平之著述故諗之曰其父作其子述天下之通義也詩之爲道聖人重焉陳爲舜裔風斯遠矣唐人初盛獨推子昂爲最至於今讀感遇詩故不在阮公詠懷下華陰於四傑之中有其一今在諸楊鮮能繼美惟陳氏乃有詩可不謂之大幸歟予雖寡昧學詩有年將哀吾鄉先進之集而傳之文學得無意乎

書陳次公箋

讀書之義子路不知而子輿知之其解曰讀其書知其人
謬以爲尙書所載唐虞三代之人其比於日星河嶽者皆
易知者也觀於鄭氏惟聖人知聖人之解堯舜禹湯文武
無人不知無人能知之矣夫然後信孟子知人尙友之難
也門人趙頗如從予學易予欲勸其讀書書也者帝王之
大法也有志爲士書不可以不讀矣思昔入華山論希夷
之易因頌其白雲丹鳳之句如此君可不讀帝王書耳陳
文學於趙爲密親故以告趙生者錄以致之

書門人李小臣箋

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是故性無二也融與滯分君子無求
融也去滯而已

書馬叔衍箋

馮翊內弟馬叔衍遊於庠幼有疏泄之疾弗能勞於學每
以醖自助予爲之說曰眉山子蘇子嘗言心腎矣取而驗
之豁如也酒之於心也多過其於腎也尤甚或以其似有
也乃偏任之子事父母當愛其身之體坎離水火調攝
攸宜不在於酒也予以飲自悔人之好我者反以是爲佳
予之失學蓋由於此矣年富而父母在堂者其察諸

書井騰寰箋

聰主坎明主離耳目相去無幾而天下之理備此可以知

君德矣

書門人焦穉尾箋

文氣清則上濁則幽瘦則堅腴則朽觀於泉紳與石劍而
知之

書井鷺甫箋

勤於硯田者大有年熟於心田者祚福無疆皆有耕穫而
無水旱

書井佩韋箋

世祿不如世德積穀不如積善此惟閱閱中耆年之人知
之

書井啓味箋

作述之道惟心爲崇賢者當立家之時寧斂跡謹守以日
致道德

書戚子遠箋

山光晴善雞犬無驚雖村居有桃源之概讀書當惜此福

書門人王虛天箋

誦淵明歸去來辭繹孫奕示兒編自當勝醉讀離騷

書門人王莘甫箋

尙書之學皆古者帝王之大典也予聞之矣在先朝時惟
大學尙書與大明律設於御前此非其日用切近者乎夫

史官紀言動自二典三謨以後三代各以書垂而時之升降分矣故有天下者以此盡治術而治術盡於此即以文論唐皇正大而顯明合之則古奧鴻博尋常詔告策命有後世追琢之所不能及者讀之者如君父在上莊敬齋慄無之敢渝淑身心培氣化不能一一鏤其妙洪範與易其尤著耳

書門人李子發箋

汝含輝受學於門人張門人張受學於予汝之於學予既知之矣汝之父望汝以有立予亦知之稔矣夫在三之義師與君親等由汝嚴師孝父之心以爲學學之不成者未之有也親以生身師以生心生身者不能必其利達生心者則能教以禮義惟禮與義率之則安舍之則危此其故越於利達遠矣汝之身心汝宜自考利達禮義之間汝何居焉且夫爲學者終身不厭汝猶少年也

書門人王汝賚箋

汝賚汝甘貧惟汝賢昔者舅氏東昌公克修儒行老而彌篤教人不倦古之至斯者亦難矣汝尙及事之汝之取則蓋非一日而汝不以予爲寡昧師友相資予知汝之學詩能通大義予歸里汝以聖道爲問嗟夫心性之學聖凡同之其有異同未之思耳不幸而蒙遂以狂終他日無論謂

今日何

書門人惟中箋

汝惟中侍予久汝之婦翁井騰寰氏聞汝時一至則甚喜他日者汝索陰符經於予此驪山姥與李荃之所授受也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機在目禽之制氣與夫宇宙生乎心其理皆微密不易測吾知其爲道家之書也汝何所見何所聞一旦以此爲問汝豈其能究心於此哉此書真僞未辨或以爲黃帝之篇故註家亦紛紜不可究詰以吾儒之學考之陰符名雖詭異其實亦自有道也分爲三篇虞德園之註又何其古奧難窮哉

書門人薛邁千箋

英也其知學乎書云惟學遜志惟教學半學之道莫加詳焉夫禮亦有之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君子之於學也終身以之我悔昔者之怠且誤也及今而孳孳焉若不及矣子之才故穎而家又貧穎則入理貧則善心生吾語子以學學不學於古亦不學於師其在自心之間矣以心學心心之光將四達而不可止辟之珠古也者其照影也師也者其浣濯也是故心虛者道集心驕者氣鬱善學自心者致其虛去其驕鬼神將佑之功名事業富貴遇合其必應之符也子於尙書深矣二帝三王之道有外於心者

乎吾觀子之學於子之心子其以心爲學吾之所悔者子之前車也念之

書門人張君弼箋

古之君子力學進取其法莫備於六經今予與二三子掇採菁華乃其末務此間有朱陸同異一向求於枝葉全於功夫錯用大可惜也諸子以致身於功名爲尙功當著於天下名當傳於萬世德行文學言語政事除此四者蓋非功名而區區以科第相高此乃聖賢之所不廢而非此卽聖賢之常旨也

書張惟機箋

昔年先平度在日其子壻及內外孫藹藹其多也華陰之任朝陂之張皆稍遠有車馬往來之煩而倉西爲邇故相見之時爲多今者相別十有七年鬚俱白矣文業不善酒與予相見懽甚不飲而心如醉予與其伯子見甚晚顧予時則以力田爲辭夫素封之家躬自耕植誠一美談力農而略於交結不賢者而能之乎文業可謂有令子矣

河濱遺書鈔卷六

朝坂李 楷叔則著 粵東陳 彩美公參訂
楚騷偶擬

缶謠

缶秦音也我歌且謠實以告哀言則不諱事則往矣其聲得無似楚乎

厥初生民兮若稽古曰咎繇故邁德之難名兮如雲天之
踔絕而沈寥及藐躬而猶蕭曼兮續龐鴻而陟岩堯吾不
知其不可以企及兮積中誠以翹翹緬為理於中古兮溯
大舜與神堯匪予正之罔干兮使寇賊姦宄之殄消航洪

河濱遺書鈔 卷六

關中叢書

河以操虞坂兮輪平陽而趨朝儼益稷其未殞兮謂勳華
之不遙時既盪午而轆轤兮每拊胸以無繆奚中天之難
再兮悲尼父於聞韶迂余轡於安邑之宮兮復征公其有
傷於懷抱叶羌京京而憒憒兮亦頓萃之參交雖弱年其
區霧兮羞此窟而盤敖誤蒙欺於日者兮謂人生促短其
徒勞旋自艾悔其佩劍兮解飛兔權奇之奔驚叶謝俠少
而友老成兮追聖哲以嚶嚶峨朝萊之仙館兮賓日御而
為招曠然絕六鑿兮興上玄其空寥知神明之獨偉於三
靈兮匪萬物之可撓汲天露於上池兮稜連珠以為肴鼉
既采夫龍賚兮夕亦紉夫爵瓢樹歲蕤其不可述兮草有

河濱遺書鈔 卷六

關中叢書

嘉夜迷迭之薈苗闐奧區於寂歷兮聞李父之長嘯肆玄
覽而俯蟻蝶兮固不止於焦僥思黃帝之七輔兮跋空同
於神皋詎敢方於洪濛兮獨真樸以鬱陶岌高冠而曳霞
裾兮指帝所以相邀灑靈謂我才且直兮約錢素太乙而
祖之騶予駕兮涓之涓搗鼉鼓兮來馮夷竭予翱翔於上
國兮憤零丁於瘡痍彼勢星其披猖兮箝天下而為雌無
人以挾烏號兮何魁雀之恣睢視食人如啖葛兮諱於邑
而莫治叶慚山川之跋涉兮禮洪洞之荒祠庭堅墓世如
此其夢夢兮恭禱筮而陳詞涕忽出而無從兮遂汎瀾以
交頤居者怪而問之兮女鬱悠其何故叶平壹似夫瑣尾

繚戾而善罵水火既無以相濟兮何以齊物於函夏豈無
大阿之陸離兮萑苻亦鳴張於不赦信百工之莫予違兮
日勞勞其爲疲養癰其未決兮算緯繡而中移備狹狹之
橫入兮視狗鼠以若遺匪司馬之不武兮固都護之多欺
鼎之沸沸於中原兮予邦郵劇於空師其百羅而莫之可
脫兮民乃呻吟於化離謂騶虞之踐生草兮以猛虎爲不
食耳予不知其何因兮覺氛熅之不已籲上帝而至其都
兮中勃谿而自止方淫淫皆以賄遷兮予言之而穢齒逝
崩分其莫之翔實兮將震驚於朝市悲我生之不造兮懷
修能而逢否圭黼予知其不可爲兮恐無地之可履撫七

河濱遺書抄

卷六

三 關中叢書

尺以旁唐兮淚浪浪其不止發涿鹿而歷督亢兮每回首
而屏營夢沉陰之暝霽兮見雲中之鳳城僕夫告備以驟
裹兮予抱疴而歸征俾委此蛻於王土兮不能雜虺以偷
生荷真宰之假息兮蒞陵夷而未庚際禾黍之離離兮懷
昔者之英明偉楚臣之獨步於千禩兮愴乎如有聞其聲
其氏則高陽之苗裔兮著正則之嘉名賢者其不可學兮
哀溶溶以不平懼來葉之泯泯兮恆譙譙而嬰情辟繁辟
與洄滯兮激磯島而洄滯

九儂

質言其事亦孔之儂非予之私悲略似九辯矣

靖深兮深阻猿狙宮兮虎藪虎猶仁兮寇洶洶兵之蒙密
兮如櫛具而蝨走東鄰無牛兮西無雞南北里啼兮巷失
偶夫何羨於幽谷兮聞山禽之啁晰泉則甘兮旨於酒嗟
飲者之必瘳兮妍將醜餓使我鷲兮祁寒風我肘機警老
成尙先爲之兮愚者復何有僕夫謂曰良兮妻孥否之謁
泰卜兮玉靈焦朽羌不知其無邦誰因極而相友

右一

昊天降割兮不欲民生捐其野兮驅之入城將堯與雞兮
啾啾彭亨桔藁遺兮粟盈瓶耒耜鋤耨不可以胥將兮委
縱橫入則難爲出兮禁申明罰而黷兮吏重輕胥徒伍長

河濱遺書抄

卷六

四 關中叢書

兮農如兵孤寡兮嗟婢媵家雖無人兮睥睨清貧不見貸
兮聞呼聲裂我裳兮張旗旌刺我竈下杖兮雜刀鳴吏之
來兮聳而迎倦不敢臥兮饑不歸行疲乏數日兮日五更
予罔知乎黃石兮哀此庶氓聊同甘苦兮恤隱情辟束草
而爲柱思宮室兮何成

右二

丁有役兮田有稅糧思竭澤兮多其方曰陵曰殿兮司空
所襄曰邊曰寇兮嗟司馬之倉皇脂之罄兮液爲漿錫嘉
名兮以義倡義匪不嫩兮摧中腸自檢粟兮箱無倉謀其
私兮囊無囊誰不好名兮愬然吾王輸貲而爵之兮恥難

忘矧不平兮事乖張騫者鄙兮蹇者將林則摻兮遺廟堂
有司蔽之兮不可以章如藥如膽兮如危疆聞令下兮萬
州傍惶

右三

材官驍兮良家猛羌何爲兮心恹恹遊手之失業兮不知
戒警歛見錄兮爲民鯁昔里閭之莫容兮不免消縮兮突
如其生翼兮可以四逞戎其服兮淬金刀招由敖兮侮市
井報睚眦兮陽陽聞敵至今膽冷烏旣合不能以渙兮使
我耿耿居民中而爲之患兮不在四境悲哉夫縉雲之夢
夢也不鑿形而察影以綏降而解紛原毒虺之狂逞乃資
河濱遺書鈔 卷六 五 關中叢書

盜以衣冠兮冀收效於俄頃

右四

旱憊憊兮嘉苗枯天無豐隆兮雨師誅嗟司命之不怙兮
日相癒授鉞不奏凱兮將焉逋武不宣力兮文代厥辜豈
其信無過兮迺齒昆吾外者蹒跚兮累及中樞雖易帥如
奴隸兮莫收桑榆日糜千金兮羽書奔趨莫執其咎兮鬼
號呼彼僉壬兮誰之徒諺此貪婪兮埒於蟲蛆奚以荷寵
渥兮贊有虞與天齊駕兮後先驅出租而定千官兮酌天
漿之百壺負恩植黨兮爲嘉謨慘不救其水火兮反荼痛
何所懲兮空嗟吁監軍容兮貂襜褕禁中禁中兮何頗牧

之良圖

右五

齒則齧齧兮目則睥睨其厲兮察我圖版我節光祿兮
不爲饌無精以給吏兮裁且簡計臣及於間架兮其入有
限苟二簋之可享兮諸廟祀亦可刻或議及於楮幣兮與
銅官之所產肆鹽筴以中使兮武而獮或料民之殷富兮
不微纏而相縮胡算密於呂刑兮峻之以蹙岷羅柔兮置
善釋賦兮威辱信投匭而長許兮倒污澤日修坂鴛鷺鳥
以翺飛兮無卑栖之不捍兆已萌於焚林兮恫上帝之板
板特贖以爲邦兮豈會計之不赧撫星衡而歎息印不已
河濱遺書鈔 卷六 六 關中叢書

於濟濟

右六

蝸蟻嘒嘒兮被中原舊墓震兮鳳之丘樊剽城封堊兮不
可計西土蝕兮彫藩垣猗嗟悲兮中心燔飄梗支離兮失
田園誰昔何爲兮喘息今則哽噎兮不能言悠謬荒忽兮
鬼蹲蹲侮我乾兮干我之坤我里不幸兮當關門紳士蒙
難兮如犬豚體莫保之兮家莫存嬰斯厄兮憶前恩何以
鼓翼兮得南奔彼詔寇者藪藪兮不足論沐猴冠兮鶴乘
軒陽謂安民兮暴虐翻翻凶臯干天兮不可原猗嗟慟兮
車敦敦仰視日光兮如血盆

右七

悒抑鬱而鬱卷兮時如此其披離嗟予躬之不閱兮方臥
疴而莫支疆掖起乎呻吟兮待舫舸於河麋念墳墓之未
訣兮與親故其相辭或訛言之肆騰兮云四方其何之渠
魁已改乎往轍兮皆禾偃而披靡此不留兮故丘將深憂
兮中遠顧子影之杖杜兮矧妻子之纍纍睠長川而侘傺
兮見松檜之高枝嗟死所其難料兮歎雷首之荒祠悲哉
乎悲之來兮不自知塞吾耳以不聞兮庶美人以為期苟
雲中其可陟兮緬北斗其相思

右八

河濱遺書鈔

卷六

七

關中叢書

霰兮霰兮雪載塗饑欲僕兮胡為趨天寒山仄兮不聞人
語前有墟落兮樹凍枯望莫煙之一縷兮猶阻隔而遲紆
有人來自江鄉兮偶邂逅而踟躕遂各言其艱辛兮免免
死而悲狐抗手而與之別兮仍三歎而歎歎西土既不可
以歸兮歸者復何為乎我兒猶在乳兮我相嗟吁兒生不
識宗族兮依依病軀企功伐其何敢兮願效其愚人誰異
於草木兮恐無所據肆遠道之夷猶兮空瞻竚於一隅

右九

地問

弇州因正則為人問三靈埒也不可無地補之

大一氣初清濁同儷孰兩其儀而為判尊卑

處乎運乎孰定其則升南降北寒燠之常不可忒

圓小於方四角餘長方小於圓為卵中黃何以帝之尊迺
不處於中央

謂經經胡修謂緯緯胡促積德胡隆積刑胡不足

有輿有軸孰為之軸孰戴以鼈孰為牝馬海以比於沃焦
謂地蓋厚鑿井得人謂地蓋廣十洲有垠誰為里數誰為
由旬

沃土沙土人異形踰淮踰汶物異生坤媪既同孕何孽紐
之無定名

河濱遺書鈔

卷六

八

關中叢書

肉骨山陵孰山孰陵血則川瀆或苦而為鹽鹽或甘醴而
醴醴

入紘孰分兩戒孰錯孰人之搏而天之絡

惟聖平成封濬辛荼赫胥栗陸豈無皇圖

作土作貢守疆土以式遏何不兼窮髮而弗此甌脫

不周柱折傾者誰為植叩之空空如下天柀者誰為實

或啓橋社或遺鎬池此中官府幽幽孰治

井有狗石有馬不交而胤何為者雲之紛紛方域不同狀

孰衰孰王且糸得喪

支祁之鑠何不曰磔何鼠潛於穴何蛇盤於澤

擊石胡火罇石胡泉山胡以浮沙胡以圓

岳鎮之頌然洞蒐福地之班聯七十二家胡封乎岱宗之

間

五木生穀誰則生木萬物皆有本本又安本

鑿山盜金澆水盜珠漆器之諫乃在有虞而人怏怏怨彼

獨夫

仁虎不踐草鳳卵可以餐奚豺奚鳩殺機漫漫

方澤皇祇祈福孔厚奚庶人之中雷羣祀各有

黃竹之躋荒遠是迷瑤臺之作雖近何稽土滿土妖又何

以齊

河濱遺書鈔

卷六

九

關中叢書

土熟乃城土死乃冰以陶以冶土衰不興夫誰厲階以害

黃寧

以獸觸邪以草指佞何屬生匪人乃假物以示正

器車翹翹芝草若若是尙弗瑞而胡生白毛

山川萃崩惟震之咎胡應胡徵而失其舊

闕伯實沈各有其墟何星文之迂而地猶可以錯居

陵烏龍蟻猶以厥倫程胡生馬馬胡生人

山崩鐘鳴柳葉成字石言蛇鬪何因何自

水泫以斷泉分而汙時隱時見胡以不猶

啓母之石伊尹空桑胡履武疑周而玄鳥猜商

人與物異如不同家胡才子生而草枯妖女生而桃李不

華

建都翼翼四方之極胡土圭之爲中央而反不如四方

維唐虞夏其都同圻匪無宮朝弗忍是依後世征伐既失

其可而甚者爲咸陽之火

青烏茫茫弗究其臧陵寢龜卜而其後不恆王

厲鄉不厲闕里何闕何勝母朝歌以尼其車轍

與塊晉與栢人漢警孰能無土而王受天斯永

六合四遊察地如毬誰謂水不可乃向中流

博厚無疆靈虛精妙何以支幹何以透竅

河濱遺書鈔

卷六

十

關中叢書

息壤自生坎窞自下地而能載彼諛者何爲者

或社而王或社而國或樹或屋或鼠其域今古同土孰喪

孰得

五服九有王制是守莫不賦兵孰耕孰征

計民授田計田作城城野失其制胡安民生

溝洫道術田車兵車何爲烟廢俾野戰者得以從橫

山博山判水湧水溢圻地裂塵郡國罔吉何代爲劇云何

迺逸

孰壞宮壁而有絲竹聲孰耕原野而得古金鏃蒿里燐火

胡不鬼哭

隄防之作誰實尸之民聚瓦石鳩功在茲

地中作室藏甲藏樂如彼長夜斯有何樂

五時之地胡祀而享五行之沴胡戾而傷

胡闢於丑胡閉於戌胡寄王旬有八胡建中而數五

五德遞衍何代為土德何校尉之微官而以戌己紀其職

加地胡賞削地胡罰胡食邑權輿胡卓錫而顛越

水耨火耕生此萬寶胡不胥以耕而甫田草草

納穗納秬以道路制輸粟千里誰實為厲

爭桑者鬪讓田者化胡爭而相驕胡讓而相下

黃墟赤埴瘠腴不均孰安農圃而俾又孰率土以食人

河濱遺書鈔

卷六

十一

關中叢書

補招魂招楚女之魂也
事見楚女詩紀

嗟嗟窮窿不能容一文女子假爾神蛟叵測之古水雲黯

黯兮電驚麗若有明珠兮躍重淵之瀰瀰龍為泣兮魚為

啼光四射兮灼浪藻幽幽杳冥無不詫其為寶羌誰為之

天若此湘君湘妃之茫茫兮神不知其所止女嬃之妥侑

兮想旌旂於靈几生皓皓而不緇兮抗其魂以旖旎思后

皇之深恩抱聖哲之孤旨哀莫哀於去其鄉悲莫悲於身

先死山可崩兮海可枯悵沉淪兮人莫誅嗚呼上帝神明

兮必察天下之忠貞千劫迴環兮不負爾秋颺號空兮波

濤狂將予詞兮無中委

附七畧有序

客有諗予以滕王閣者閣重建於三韓蔡中丞撫江時

凡江右相知諸公詔予作賦會已有賦之者竊念王緒

胡儼兩公皆有賦世多不傳不敏又未至其地無以徵

勝然以所聞於先正博雅之所稱述山川之槩材物之

資與夫開府授鉞秉威銷萌興文考獻之事做枚曹七

發七啓之體作為七畧畧猶觀也大觀在上下觀而化

故睹斯閣者得所眎焉以詒來茲庶可徵信

有江臯逸叟者過霧市鯁生而言曰不山嶽而中天不登

高而可賦者其惟閣乎子之里礮石為渠建閣藏書蕭相

河濱遺書鈔

卷六

十二

關中叢書

之所經始宣帝之所于胥石渠閣在未央北蕭何造以藏
入關時所得秦圖書宣帝亦藏

於此麒麟咫尺同時攸居圖畫十一炳耀璠璵麒麟閣畫
功臣霍光

等天祿承之燃藜粲如天祿閣劉
向校書處唐嗣大漢凌煙其舒煙

閣在太極殿東朝元畫功臣
朝元重明皆在朝元窈窕亦駕龍車重明瞰渭淑景修除

驪山華清宮清風鄠杜柳塘開疏
在鄠縣埒於梓澤莫

不丘墟吾與子俱客於維揚秣陵之間臨春已矣后主剝

廬麗華移結綺之靚粧龔孔失望仙之飛裾臨春結綺望
仙皆閣名在

臺城世非南唐久掩涵虛
在後湖之內亦異趙宋難備

紉書紉書宋閣名
在石城府治惟靈山之縹緲緬呂守於風餘靈山閣
宋太守

秦少游有詩泊芙蓉之清靚托蟬鷺以安徐
芙蓉閣名曾
致堯築有詩

日沙鷺窺吟榻風蟬入座 鑿江之澄瀾若彼通州之棲雲
隅以上二閣俱在揚州 甚哉閣之艱於觀也而吾鄉則異是子亦
愁予登閣樓雲 願聞其概乎霧市生曰僕聞鳳凰之巢實在阿閣至德之
代已有傑作故定星徵詩遂及斯干食墨勒書爰載營洛
蓋玄象有徵於庫樓聖人不廢於築鑿雖在列國之域皆
有遊觀之託至於蓬瀛清淺塵氛漠漠昔宮室今丘壑昔
原野今丹雘世不知其幾也何獨遺乎江右之封與番君
之郭乃有如魯靈光之巋然不挫者乎僕願聞之叟曰猶
龍詰裔畫蝶修能作鎮南州是維帝肱其爵則王其土則
滕風流不墜土木斯興峨峨翼翼登登陲陲閣道峻極吟
河濱遺書鈔 卷六 十二 關中叢書

者以升彩檻昭回眺者以憑咸資以面淪漪俯峻嶒則有
若章貢二江之虬螭翕萬派以奔騰趨彭蠡之巨浸揚馨
鬣而雲蒸若喜而作舞若怒而填膺若鞠旅於七萃若鳴
鑾於千乘若錫誓於河帶若祚胤於雲仍又有所謂匡阜
大孤香鑪石耳奧險之跌宕而為厭原之重層其高二千
丈者嵐光染空以削稜周回三百里互盤古以不崩筍拄
頰乎一望見如繡之田畦雜煙林而富有隱霖膏之澄泓
磅唐乎元氣之浩浩鼓舞乎農作之繩繩信鐵樹之神宇
伏妖蛟以永懲故綺疏之文天舍廓落彩楹之色映照崇
閎蓋元嬰之懿親裕饒物力直顯慶之盛際日月升恆飛

費高矗於孤浦霞搆吞吐於岡陵固夾輔於唐室亦壯觀
於八紘資畫手以妍麗入詞韻無噌吰嗣有作者莫不驕
矜此馬當之客既風駛於莫追而昌黎之筆亦星煥於屢
增者也雖在眇昧汙汙之夫它不知其聲稱者吾知子之
習聞也生曰僕亦聞之樂天伊州之響感歲序之遷流介
甫白浪之吟懷陳徐而無已蓋騷人之所寄情多流連而
靡止地假乎文章以長留每振古而如此叟亦知夫西周
實亦該乎南紀阿房不免於楚人杜牧賦之而不燬迷樓
久堙於平山歐陽繼之而可指其在滕閣則又有空同之
鴻篇盧柁之茂旨而今日何以新天下之耳榮吾黨之齒
河濱遺書鈔 卷六 十四 關中叢書

哉願悉聞之
叟曰今之閣猶古之閣也請略言其恢台晉失祁虎之址
郢亡章華之臺信曠代於百六多嬰罹乎三災故十月詠
乎陵谷東方驗乎劫灰惟昔仙人實惟洪厓靈地表端豫
章生材疎麻廬數畝漢官儀謂豫章生庭中高帝取以名
郡風俗記曰豫章亦揚州之域也風氣別開漢藩紀於長
沙吳芮為長沙王即藩君也晉王奮乎愍懷晉太康中望氣者以豫章
為廣陵王鎮豫章有天子氣乃封愍懷太子
其後登大位云 隋唐將草林蕭橫哉隋末遞據豫章歸
天命於仙李戢虎驅與狼豺時烽煙之一掃收後夫於方
來是故磐石之宗節鉞之才銷遙裔之蠢動柔遠人之慕

哀體前人之遊豫席四境以嬰孩作飛閣以屹鎮遂奕葉
而不衰豈無回祿豈無狂蠹豈無摧毀豈無蒿萊偉後賢
之嗣續長茂業以崔巍襲佳名而不庚恍遊者其相猜謂
鬼神有靈於勝地而昭回蓋面曲審勢精其程裁景純
為之相視公輸為之徘徊若蓮花五色結而為空中之四
柱出佛典滄海六鼇拱而成大地之八垓即使帝冑後身再
現乎藩价之相玄元聖緒重翔於西江之隈亦當拱手斂
衽嘖嘖而歎大壯於天雷子其止概以藻筆粉飾比之於
子虛之儕與生日後世之哲思齊古人樓閣之細丘陵是
因其址則因其事則新僕亦知大工之事矣樗散之木不

河濱遺書鈔

卷六

十五 關中叢書

中繩墨而輪囷匠石不顧名以運斤石伐山椒鳩衆水濱
一日之費亦百其鈞今之君子何不以儉是訓而屬意於
一閣之嶙峋其何所取材命役飭觀美於江津

叟曰以木則南昌之松故南昌縣有雙松宋司馬光送沈
間蔡辛建堂南園之林南園林在東湖榭有將軍之號榭
榜曰雙松唐劉威有詩 榭祀獨櫺之濶靈榭祠晉范
最大者圍一丈五尺號將軍榭祀獨櫺之濶靈榭祠晉范
樹周必大游香城寺記之榭祀獨櫺之濶靈榭祠晉范
人於白石墓伐大木牽至獨櫺津一夕進賢之榭茂密山
在進幸潭之木叩音高安縣幸潭南有客唐人在汴京托
木即吾家也叩之必應持書如所戒果有真君之柏浮翠
二童子出俄一丈夫繼之宛如汴京所見真君之柏浮翠
在集史公之柳成陰宋知饒州史定之植柳以秦之木客

一時高吟木客在鄱陽山中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文翁梧
桐宜瑟宜琴文翁宅在鄱陽珍珠榮發於丹藥康王觀有
一粒納於裂處旋復生靈根名豔於瓊琳壽松晉時所植
壽樟山谷作記楠名交讓西枯一年西榮東枯張華所謂
交讓之杉傍光音疑寂塔傍音杉昇龍之鱗角譎詭昇龍
觀四楹雕龍為飾忽一日龍不見而楊林天慶之雲物
湖有龍戲水次日但見柱上鱗角粘帶水草天慶之雲物
孔壬臨川天慶觀祥符六年聖祖殿圯解殿柱木蛾眉之
楊嫋嫋楊林洲亦名蛾眉洲上多秋香之桂淫淫貴溪縣
原多桂樹涼秋豐材迥列如人之老楓皆具眼鼻豐村山
着花清芬襲人豐材迥列如人之老楓皆具眼鼻在撫州
安樂縣有數千年楓樹如人形眼鼻全而無臂紅屏表楓
入山者往往見之破之出血俗呼為槐子鬼紅屏表楓
可賓遺書鈔卷六 十六 關中叢書

人之楔雨可加冠簪建昌府南城縣紅屏山有楓人生樹
樹齊見人輒縮依舊早時以竹束其頭楔之即雨仙都七
故人取以為式盤極神驗此或楓天棗地之說云仙都七
星之粲粲三丈高切雲漢名七星杉圍二蛇舌黃衣之旒旒蛇
岩在新城縣按聖政紀中書右丞王溥遣人來言近督工
蛇舌岩衆見岩上有黃衣者歌曰龍盤虎踞勢岩嶢赤帝
重興勝六朝八百年中王氣後重華羅漢判花實之木和
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已忽不見羅漢判花實之木和
縣文悟道場有菴前二樹索纏糾結采鸞示交年之慘音
屈曲交加一花而不實一實而不花采鸞示交年之慘音
森木長貌安福縣吳采更生而祀徐福伐之女子居梓下
鸞栽雙柏交年而花實更生而祀徐福伐之女子居梓下
且去他封泥而霖安福縣芸亭西五里有神楓其木碧
茸仙之所廡郁木山有郁木洞梅福初入玉笥作壇投龍
禮見周溶湖三株孝之所忱溶湖顏魯公之裔古樹三以石

則投書之渚磐石崎嶇石頭津亦曰投天寶之洞一尺黃

金以試丹者有詩硯石直方才可以任硯石近樵林長一

龍湫堅潤龍尾同欽石豐城縣龍湫七寶寺西有赤岡色赭

赤岡山土石皆烏石玄深賢縣石色烏石倉之鎖石壁俗

呼石倉有石如鎖貫七寶之琛奉新縣寶雲寺中有七書

篆文祕許遜逐蛟匿穴中遜以片石書篆文銅鼓幽森

銅鼓石在寧州大瀉山石形廬山有弟石侯祠在武寧縣

日曾有戴氏女疾出覓藥見石立肖人形網石何心顯

遂禮之是夜石見夢曰吾乃廬山君之弟也網石何心顯

其色光潤擊之清越都督表納於瑞府在高安縣羊山

之燃着鼎理粗以水沃之著鼎可以熟物禮架之笋如岑

河濱遺書鈔卷六 十七 關中叢書

上高禮架嶺有石笋洞山夜合石高丈餘夜間常合為一

馬跡魅擒有魅者即畫地作獄叩石呼魅入之石印二

十字之異瑞十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

世治太平康郎三十人之惟散儒漢之臣序其位次塑其

像貌凡三墨紀樂安之地山之神如墨星勒彭澤之襟子

星石名繫陶祠之痕指不沒神運石色方黑旁有大指逮

祥符之天篆不侵秦時有武士三人留此一夕雷電化為

神化靈溪金標標題或釣龍梭不以織紅釣磯石在都昌

真化靈溪金標標題或釣龍梭不以織紅釣磯石在都昌

他日化爲赤龍從空去或名緝女誰受之針亦名球山

類紅女之形靈山之水品可採亦在上饒宋時天帝之遺

玉可尋玉山縣懷玉山亦名輝山方志鸞還平砥而待坐

弋陽縣有潭石又有鸞還響石清韻而宜臨數十人聲傳

響答非有窾穴蓋大尖雲墜在馬張公沒山輒墜一石排

出自然亦在弋陽大尖雲墜在馬張公沒山輒墜一石排

街畫雲龍虎山外有排衙石如武夫千羣臨陣赴敵淨五

面修聳永豐縣有五面山山羊角難謀筍出土中如羊昔

有人自蜀青城來者扣角致彩嶺之斗石峭峭巴山彩嶺

書而石開人名曰羊角洞天附其上曰高碧之動石駸駸州

箭亭亭獨立一石如斗正附其上曰高碧之動石駸駸州

府樂安縣石橋一名高碧前有石籠出一字仙跡龍門橋

泉五色傍有動石風作則運動如輪一字仙跡龍門橋

仙壇歸題詩於石曰自從宴罷歸來後寶殿瑤空自月明

一樵者弛担頃戲于自字畫一字他日僧見以為自不

一畫未改即名一字石磁龜奇屋琴作龜石在南城溪

河濱遺書鈔卷六 十八 關中叢書

中人也此磁石麗禾雷異南豐麗禾石宋紹興間雷震蒸

餅箕沈蒸餅石大如箕歲飢廟賜剛應吉水縣石村廟隆

感夢免於追事亭趨劍南南叶永豐縣相石亭文非不紛

且多也而珍惜乎古木古石遂其瑋異不加鐵榭也音砧

吾聞之父老曰主者不括材於屬部不炫耀乎來今取其

質簡相與酌斟固已成方寓之瑋業示九州以銘箴矣生

日嬰之硯甄灌將軍祠甄後人以爲布之虎巖英布墓巖

僕亦知其非所尚也榱桷枅榱棗稅題楣之屬階彤柱礎

駕瓦罍罍之飾未可以缺良匠也繪畫前人圖及禽獸足

軍之佚者其田可屯懼民之辱者有弓使報凶年而舉大工適所以救荒時詘而舉贏者非所以居上為是役者得無勞百姓乎

叟曰黎民懼者莫如非常耳目所習踴躍趨將是以五子作歌峻宇雕牆靈臺子來魚鳥飛翔惟茲閣之未立值四國之搶攘時猶馳乎赤白羽人不積乎猿鶴糧罄弧者鷹而揚糾笠者鼠而藏慨荒廢於往昨皆不言而神傷則有上溯於季葉托微詞於兒郎者矣謂榮戟之伯嶼欲誇耀乎子章曾置酒以集宴時方屆乎重陽或有悲乎帝子對江流以斷腸迨仲舒之修葺是已經乎滄桑迨夫宋人之

河濱遺書鈔

卷六

十九

關中叢書

鼎新及元氏之焜煌宋元范致虛姚遂虞集俱有重修閣碑記恆有待於繼起非賢者其孰當是故贖貨者不暇及於風韻粗鄙者竟充位於鵜梁致奇觀之掩抑俟閒氣以發揚矧黎獻之隕涕若感歎乎咸陽語厥旄倪將賦戰場白骨何辜瓦礫凌雜樓臺無罪焰火騰張夫生斯土者懷斯土守此方者卹此方顧安得仁以長民體悉周詳者乎於是結子真之宅過聘君之堂式范甯韋丹之祠遇張躬興宗之塘駐節於滕王之地喻下以版築之良已突見其成功而莫知其何以化榛莽立高閣也生曰不勞民者古人是若畚鍤攸資辟彼飲醪非如珠龕之歛標匪可思而可度僕聞之仙稱寫

韻觀署碧落民之所恭不闢而拓惟學人之風流為愚夫之寂寞苟欲續於無窮煩吾黨之囊橐其不然者神運而作將如玄妙層樓飛移湖水玄妙觀在饒州府永平門西晉或寧二年建舊址在湖水北層樓迥閣樹木森秀唐大中二年稍圯忽一夕地震如雷殿堂四十餘間盡移湖水之南布列不殊舊制郡守上閣易名神運閣抑如龍興寶塔左旋風鐸乎廬陵龍興坡後改名開元觀不鬼工而神斧孰峻塔忽左旋因呼神運塔黃庭堅有詩

極於寥廓或者其有點金鑄幣采礦及權稅之事哉
叟曰樂平金甌亦紀銀苗汰金洲在樂平縣平沙臨水先有水口亦出楚金郡國志云鄱陽之土出金爰及鍊銅場冶粒大者如豆小者如麩山中亦生銀苗唐監鍊銅山在樂平縣唐置場冶以供永平七陽錢倉蚌

河濱遺書鈔

卷六

二十一

關中叢書

母不招寰宇記曰鄱陽東大山有一石臨河如嶺高數丈遇戶開其錢自出如六尺床晉太和中有人從戶過出因收得錢四鉛山膽水化鐵而饒山門處或湧自平地或自出石罅神農本草銅寶拾焚其利可邀七寶亦在鉛山浸鐵為銅建隆金山或出於戰坪宋嘉祐間知撫州王三年置銅場今廢金陵相望於聊嘈臨川有銅十餘斤獻上詔書獎諭焉玉華有子雲之種玉田晉蕭子金谿傳顯德之朝周顯德金谿場復置鑪以復有銀山之礦紀於金窟之椒白馬塢烹銀礦後為縣色而卓立號白面虎當即南唐李煜探銀場上有銀鑄錢坑記又一里妙音觀即唐時之礦地名銀山者也

困困撫州鑄錢岩若在平石之際橫廣數丈中有金船迢迢有金船時時放光米洲兆歲新州草茂凶則枯金雞飛

飄金雞山有人見金雞飛入聖嶺之鴨出井脩脩永豐縣
井中有金吾土之載於筭錄者未可以佐緩急備虛枵作
閣君子亦不以此役丁男驚漁樵也夫培以義者無物不
長帥以暴者無物不消苟無志於復古匹厄漏與沃焦仰
規略於唐代將有報於神堯以廉吏之一錢比殷人之鉅
橋事乃埒於累瓦功亦捷於承蜩信舉約而風遠可視民
以不怵登春臺而熙熙無鴻雁之嗷嗷懿固時之鳩偃咸
台輔而於昭允可紀於竹帛亦宜永於松喬生曰以義爲
倡一倡千效象指承風莫不率教維此僚員仰事顏貌括
羨而輸是則是倣於久廢之陳蹟忽颺起而騰踔僕聞之

古矣廢而莫舉者淫祠也存而弗毀者鄉校也不可復爲
者封禪也廟亦有祧者達孝也長人者統御百爾紀綱是
校夫何不及汲汲於急務而遑及此爲
叟曰行省大邦職業必敬有藩與與優布厥政有臬赫赫
出入民命曰參曰副守巡是柄下迨郡伯州牧邑令是焉
經文繩直準正亦越都閩與二司併曰屯曰操藉在考鏡
元戎作鎮軍容疆倥敦其師旅救弱抑勁中堅裨將旌纛
輝映萬戶千戶遊校邏遠步騎雲屯杜撰斂穽是焉緯武
勳庸維竟封疆土宇兵賦刑獄之大務或賢而賞以慶或
奸而罰以進譬如大冶各盡其性吾與子姑無稽於往牒

而以近事言之則有若新建陽明良知希聖載在鼎帛播
之歌詠當其擒猱獠鋤梟獍勢不減於吳淠事有資於張
孟謀將闕於武侯將亦媿於去病厲以忠義間以用詞故
能不勤六師安堵百姓既以建侯而佛時豈方伐楚而救
鄭嗟賢者之不再求立造於襍榮遭焚却於黃巢許名臣
之李晟時則又有鷹眼之鳩釜中之硬如葉待掃如穢待
淨水火驕而費民誰除酒而懲管管酒自公之來煩熇得
清繼彼哲人無過可諍吏遵其訓如魚之泳此所以大綱
既舉百福來迎假景物之陶陶舒憂心之怏怏蓋閣之成
也可以徵重臣之籌策非迂疎之僻行生曰若是哉如叟

所云則是於焉賓筵緝御論德輶軒集至披肝露臆於焉
出師熊羆宣力牙旗生光貝冑動色又有帷幄之參謀深
深而淵息如圍碁而制勝寓神武於不測迹在游衍貌示
悃悃靜如山岳明察蠱螭斯足以消萑苻戢奸慝微軍政
之有餘閒惜流光之不再得矣然而古之遠慮者鄰畧畧
同有壘夢枕難即夢枕在靈豐祠虎皮未包猶弭反側四境之外
豈其置之而默默

叟曰曠寬六合之畛不可訊也構兵七雄之事亦所僅也
於其所治者而治之圭以鎮也於其所略者而略之塗厥
覺也予不哆夫春秋稽漢高之鴻駿秦鹿初奔澤蛇甫刃

灌嬰元勳天開地順乃有各保險阻以免蹂躪者芮臣世

及於版章吳芮鄱君其子臣高布銷血食而餘餒英布梅

之廟吳芮時義兵甚得江湖亦若弭虎之賢化徵於苑劉陵為

心光武時封之餘汗侯亦若弭虎之賢化徵於苑安成長

息遠人來歸屏星之守名聞時儻事湖濟北之大烈報

延年之愆胤韓千秋仕漢為濟北相請兵入越討呂嘉死

之泊香城之俎豆漢報其功封其子延年為安成侯立廟祀

時歷官建平長沙北海三國則吳瑒表表不失忠信吳瑒

三郡太守封宜春侯步騭嶽嶽

南交斯進步騭守鄱陽後虞翻以立言蜚華翻有文名周

魴以武臣消衅魴吳黃武間守鄱關人彭綺將朱然定山

賊於旬日然為吳臨川太守有山賊孫慮錫茅土而祇慎

慮孫權第生其鄉者又有膠漆同堅鄱陽雷義宜春陳重

三子也郎又舉茂才讓於陳重時人語祭鹿克物歐寶居父喪鄰

廬寶以衣履之後虎嫩儒宗之張遐能見知於楊震由漢

而下及於皇晉亦表裏於江左皆不忘夫戰陣吾不勝舉

聊守其訥若夫戈鋌之所絡繹者魄不翁呻吟之所纏綿

者目不瞬地有似於中原人惟貞於恭順以芻秣之紛綸

辟燭膏之炮燼其不戒乎斥堠或詒憂於廉藺故善者常

修於內治如壁立乎千仞不善者視其眈如搏恆河之沙

察其微將逐荒郊之貌非樹風聲於保釐何以蠲外侮於

毒疾蓋賢者於此有鉅猷焉而我生為幸其傳之遐而暨

之進也請以閣再為子言之有牖有屏光之晞也賢集先

民譽所歸也李太虛宗伯李梅公司馬熊雪堂少宰羅篁

同稱中丞公之賢詳在撫江集有階有基象巍巍也於民

安宅莫具腓也微材於近庸相依也崇儒正學昭庶幾也

修白鹿洞修白鷺書院敦先仍其舊貫揚前微也徵文考

正講學徵取四書大全辯仍其舊貫揚前微也徵文考

獻式九圍也江右多賢唐宋以來不具述之明之理學文

主峯夏東洲鄒南皋楊東解春雨費鉛山舒文節姜燕及

劉文端績學之士如章大力陳大士艾千子其能詩如王

允衡等後世之人其亦知所裨於治者夫豈微哉夫豈微

哉於是生乃仰天而歎曰微君之論吾不知其為蔡閣而

非滕王也吾竊附於文人之後將於閣乎遊憩而傍徨

哉於是生乃仰天而歎曰微君之論吾不知其為蔡閣而

非滕王也吾竊附於文人之後將於閣乎遊憩而傍徨

哉於是生乃仰天而歎曰微君之論吾不知其為蔡閣而

非滕王也吾竊附於文人之後將於閣乎遊憩而傍徨

哉於是生乃仰天而歎曰微君之論吾不知其為蔡閣而

非滕王也吾竊附於文人之後將於閣乎遊憩而傍徨

河濱遺書鈔卷六終

跋

右河濱遺書鈔六卷朝邑李叔則楷著其族孫元春時齋所選輯也叔則爲明代名宦聯芳子弱冠舉於鄉出宰寶應以直去官晚號岸翁學者稱爲河濱先生著有霧堂等集凡百卷流寓廣陵幾二十載嘗與李太虛並著二李珏書與王山史同修陝西通志所爲古文詩歌錢牧齋施愚山咸推重之是編爲遺書六種文選詩選不與焉原序謂合選諸集分爲三部尙不足全集十之一此又其三部之一也其間有爲太虛山史所參訂者則當日友朋之奇文共賞疑義與析概可知矣河濱以不可一世之才於書無所不讀著作等身名滿天下其距時齋編輯時不及百年而全集已多散佚存者亦大半殘闕則是編也烏得不珍重愛惜之哉民國二十五年十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南鄭林朝元

鄭東父遺書六卷

光緒甲辰集

虛草堂校刊

張文運校

鄭東父遺書敘目

春秋說二卷

論書序大傳一卷

書張尙書之洞勸學篇後一卷

筆記一卷

雜著一卷

右書凡六卷吾友鄭君東父之遺橐也始予弱冠讀書里中姊夫馬通伯遊京師寄書矜所新知每及君子心儀之久矣癸巳甲午閒始相見都中見輒就詢諸經大義君亦以通伯故弟畜我析疑講藝懇懇如素交而其

鄭東父遺書敘目

集虛草堂

深相期勉者則尤在經學君之治經顛守師法不囿識小之域嘗以謂讀經在信古傳經者淵海傳其航也說經而毀傳是猶蹈海而無航其可乎漢氏諸儒主乎此者輒不能通乎彼唐宋而降能觀其會通矣乃舉古說而悉排之惟斷以己意若是者皆非善治經者也夫古說之存於今者希矣詩有毛氏而無齊魯韓書有今文而古文乃出於僞禮之傳記亦缺損不全其差備者惟易春秋耳世之治易者尙不敢顯背十翼獨春秋不然始誤於三家之交訁終敗於啖趙之掎擊於是三傳並細而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者遂乃沈沒掩覆於眾

說之中而不可復見矣故君生平於諸經皆有所論而

春秋尤深其學本之鄭康成氏於三傳無所偏徇始爲之表而分以觀其橫焉每一傳中未有一說之自相複重者又合而觀其縱焉此傳與彼傳未有一說之自相雷同者其初讀之也無解於三傳之不同焉既而於其不同者幸見其同矣既而於其同者又見其異矣終乃若將見其所以異也當其銳意以求經也視三傳若導師然其受命於三傳也倥倥然若己爲一無所知之人也遇有非常可駭之義則愈虛心叩之叩之久而精義入神之用可得而聞矣蓋君於春秋之學方進而未有

鄭東父遺書敘目

集虛草堂

已也其爲說貫串充塞於中錄而出之者十百之一二耳乙未以母夫人之喪返山東主講濼源書院者累年服闋復至京師值庚子之亂病卒於兵燹中遺書零落可悲也已去年予游山東得春秋說一冊於君友宋晉之蓋君所手寫而欲寄予者字塗改狼籍不可辨既又得他橐於君門人孫松齡乃互證而手錄之歸以貽通伯通伯復蒐輯筆記雜著合爲是編合肥李健父孝廉見而好之授之梓人以傳於世予喜君之道得健父而章也爰敘君生平論學大旨如此並以諭海內勸學之士云光緒二十九年冬十月桐城姚永樸

鄭東父傳

桐城馬其昶撰

鄭君諱杲字東父直隸遷安人父鳴岡以舉人令卽墨有惠政到官數月卒貧不能歸有三子長果次東次卽君吏民懷其德爭來致殷勤意良厚亦以貧故遂留滯官所母夫人李氏賢明人也在約彌厲瘁志教子未幾次子東成進士復病卒死喪仍薦意不自沮日夜督君學君少時家無一椽半畝之遺生事之艱當時殊不自意饔飧朝夕皆母夫人心力所營不令君知也其後每言之輒痛心焉君文日有名光緒五年遂用卽墨籍舉

傳

集虛草堂

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迎養母夫人至都其後三年桐城馬其昶與締交心知君學出己上宜爲師而君願引與爲友嘗登堂拜母母命坐君侍立恂恂有孺子色母曰是兒早失父無教今辱友子幸勉其學好矣其昶敬悚汗下不知所爲對時將歸里已戒期首塗君言於母流涕也是日見君事母溫恪之容積中溢外益悔恨平日之所虧於子職者甚大先是其昶在都月與君必再三見每見開口言論皆三代典籍退未嘗不自悔恨其失學而鹽山劉若曾桐城姚永樸永概先後因其昶以交君皆言與君接如對古賢聆其言

都爲創獲既歸莫不充然各有得也君之學自經訓史

傳朝章國故以逮百家眾說無所不涉而獨矧於經於經無所不致其力而尤莫篤於春秋君之言曰古者入學祭先聖先師先聖作經先師述之爲傳今欲明聖人之經必自篤信先師之傳始如易有十翼春秋有三傳禮有記有喪服傳有周官禮詩有序傳書亦有序大傳又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爲五經之總傳苟據此以求聖人之意十可七八得自唐後儒者多不信古傳而自立新說經之難明固無惑焉其說春秋也三傳錯出必求其通以謂左氏明魯史舊章二傳則孔子推廣新意

傳

集虛草堂

口授傳指公羊明魯道者也穀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則備載當時行用之道當時行用之道霸道也所以必明魯道者爲人子孫道在法其祖也穀梁則損益四代之趣咸在焉惟聖人崛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其爲說兼綜三傳若瓜蔓然牽引連互不相違害而尤兢兢致嚴於事天事君事親之辨謂春秋首致謹於元年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人知卽位之爲君道而不知其爲子道也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必能爲父之子而後能爲天之子矣春秋之有三正由其有天君父之三命也春者天也王者君也正月者父也將以備責三正而單

舉正月何也事天事君皆以事親爲始也凡君所論著如此當乾嘉熾盛之時諸老先生慮無不崇尚樸學篤古多聞君治經亦循其軌轍而獨有意於前哲之微言大義使儒術鑿然可施效憤當時辯言亂政之徒縱恣蔑古禍乃甚於坑焚塊坐一室之中誦習本經眇然有千載之慮而又恥於近名不輕著書以爲學期自得積之久而徐出之庶有當於古聖人經世垂訓之萬一烏乎孰知學成而無用於世而今則死矣其所爲書就不就未可知而又無盾子以承傳其業尤可悲也歲甲午其昶入都再見君母夫人猶無恙贈言而別其後來赴

傳

三

集虛草堂

母喪又數年間其主講山東濼源書院尋以疾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九蓋君終其身靡一日匪讀經之時卽終其身皆事親之時親之事終而君死在君無憾耳獨古聖賢經傳之幸而留遺於今者亦存亡絕續之秋也於斯時也而獨有君而又不克竟其業以死此何爲者邪然而推君事天之心其勿敢有懟焉決也君旣死天下書院率奉 詔改學堂姚永樸教習山東從其徒友問君所著書得殘彙數種手錄以歸其昶於是并舊所錄者編爲鄭東父遺書六卷合肥李國松彙行之因次論其傳於首

馬其昶曰世學者言治經大抵皆後易謂其學難明君獨言易視他經易明以有十翼可據依也余學易自茲始而姚永樸治尚書兩人皆自知學不如君兩人書幸成皆私冀他日得從容就君正焉昔丁敬禮有言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嗟乎沈寥天寓今其已矣後世卽有人又盍能爲益於吾邪此吾鄙所以益悲君不能置也

傳

四

集虛草堂

鄭東父遺書卷一

春秋說

夫三傳蓋皆春秋之真傳故始未嘗分爭漢初承是左穀猶出一師董生專明公羊而亦閒稱引穀梁而未嘗詆左氏特不能兼明而公羊獨顯乃與左穀分矣是時傳穀梁必兼傳左氏左穀猶未分也宣帝欲立穀梁而恐不勝老師無存乃使子政助之於是說穀梁不復顧左氏左穀始分矣然猶未嘗相詆也申左氏而詆公穀自劉歆始非善申左氏者也賈逵兼治左穀蓋承師法其獨為左氏奮筆譏短公羊以左氏獨細而公羊弟子

鄭東父遺書一

集虛草堂

把持故也三傳交訖於此時矣然而古學博通之儒實有兼治三傳一派子長其最著者特其業未畢莫由大顯耳鄭君能顯之者也其發墨守意在三傳並申非欲細公羊也其說穀梁之義必據左氏之事遇不能通則置之不說未有說此而害彼者也且鄭君先通公羊而因以推之穀梁兼信三傳而求其合焉者也鄭學既顯學者多出其塗向使此塗不塞合天下之心思賡續而為之以至于今春秋之志明者必多矣遭世大亂學術衰歇何杜健者益務墨守范氏私心實啟末派唐為定本苟取速成三家交訖鄭學遂絕江范濫觴啖趙大決三傳並

細千載奪流惜哉惜哉雖然求其合是也責其同則非也易曰君子以同而異春秋三傳同而異者也今試設為一縱一橫且分且合分三傳而各觀其橫每一傳中未有一條自相重複者也史記曰去其繁重合三傳而比觀其縱此傳與彼傳未有一條互相雷同者也譬諸上衣下裳相合而備一身之服則有之矣責衣之亦裳裳之亦衣是未睹全身者也宋晉之曰設有三人各注一傳書成無一語同而三人相視而笑則庶幾矣乎

鄭東父遺書一

集虛草堂

見其同矣既而同者又見其異矣最後乃若將見其所以異也始見其同喜積惑之可解也曰有是哉三傳本相通而說者必各異之也此與孔三傳本相通後之人不自反其智而顧以詆傳也此與與事文義之相乖異者也故不得已而仍有取於啖趙之說與黃子固書正是此等見解猶將謂三傳中有既而於向之幸見其同者又見其異焉則心志漸開而將不苦其異矣最後乃又見無乎不異而曾無一同則因以將知其所以異矣乃歎春秋之三其傳也蓋非三不足以傳春秋也故曰三傳皆春秋之真傳韓文公謂孟子死不得其傳此言也自春秋觀之益信

大抵孟子之前有旁出之一支尸子是也非春秋之正傳也孟子之後有正下之一支荀子是也然而能傳其書而未能究其指也始吾聞尸子者商鞅之師也心疑穀梁之尸子非此人也既讀商君書又意其卽此人也讀尸子益將謂其卽此人也商君書曰聖人作爲一書傳之後世必師授之然後能知其所謂之名不師授之而人以心意議之至此不能知其名與其意嗚呼後世之爲春秋者鞅之言盡之矣且其言與穀梁爲近故意其師卽此人也荀卿傷亂世切陳儒術子政爲之歎息出涕今觀尸子其令人欲涕不後於荀卿而精悍多術

鄭東父遺書一

三

集虛草堂

似欲過之然荀卿論秦治得失及教李斯相秦斯不能用荀卿爲之不食商鞅始說秦以帝王霸之道不省卒乃出于無道尸子未能非之也依之不去至鞅敗乃逃豈荀卿守死不變之比哉然鞅一用秦而秦以得志卒兼六國故自鞅後天下談治術者多遵之刑名法術之言盈天下大抵踵鞅術者也而此四字實出尸子尸子不專言刑名法術大抵出于春秋而雜以異端不能專學孔子而自以爲能兼諸子又或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故一轉而爲鞅斯申韓及凡當時有道術干時之士要無不讀春秋者故曰旁出之一支非正傳也李斯韓非

皆學於荀卿而皆畔之荀卿稱非其人而授之術是爲資盜以兵蓋有感於此夫春秋與其進孟子願學孔子其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不聞慮資寇兵荀卿之言與孔子異矣荀卿弟子不變者浮丘伯也入漢猶存瑕丘江公楚王輩皆其弟子穀梁實賴以傳然公羊之義猶待董生穀梁之義卒未章顯且仲尼祖述堯舜而荀卿之道不過三代道過三代謂之蕩性與天道固所未聞徒見諸子是古而非三代與孔子異而不知百世之王固有其等夫子賢於堯舜不可誣也荀卿之性惡與其非子思孟子蓋所蔽在此故曰能傳其書而未究其指也

鄭東父遺書一

四

集虛草堂

晉之每日三傳何其似相商而作者邪每見三傳相應答及與諸傳記相應答則曰穀梁何深隱乃爾乎曾不虞人之不識竊謂公羊之微穀梁之隱春秋之兩端乎傳肖乎經者也後人著一書每自標揭大旨傳亦自標揭也公羊定元年之傳曰定何以無正月正月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以上三問三答所謂傳也既畢矣則又標揭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竊擬說之曰問

卽上之三問也傳卽上之三答也不習其讀者不解問習其讀乃知元年當有正月而此獨無何邪問其傳矣而其傳不過若此是問其傳而仍不知有罪也譬諸時文之有虛冒不說破下意也傳何爲而若此傳尙經者也經之爲辭也微則其傳也微則將有莽丈夫曰公羊妄言哉吾案視左傳固早知其罪矣嗚呼千載坐此蔽乃若虛心人則將曰定之有罪易知也而傳云爾何也是必有深指焉不可以不察也又將曰問其罪而仍不知將更奚問乎能如是則穀梁告之矣察乎穀梁乃歎春秋之所罪者信非後世之所能知矣然則穀梁不肖

鄭東父遺書一

五

集虛草堂

經乎何爲子人以可知也公羊傳其微者也穀梁傳其隱者也春秋有其辭有其志辭微而志隱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其中篇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其終篇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推而極之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是故二傳若升階然始由公羊入微終於穀梁至隱一以貫之者慎獨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夫子之獨也二傳不言獨處處有獨字在

穀梁隱字標揭於莊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齊也曰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此傳爲注所晦近鍾朝美補注稍善而未盡辨哲竊擬說之曰諱者爲魯之容賊諱也諱有淺深子般被弑諱之以日卒而見之於繼之者之不言卽位諱之淺者也諱淺則其見也易見之於繼此常例見法故直曰有所見若夫魯之容賊蓋有深隱之隱焉惡淺者諱淺惡深者諱深是故慶父之爲賊若以常例宜見之於其奔者也爲魯之容之有須深諱而曰如則賊之爲誰隱矣然諱必有所見今不以常法見而於齊仲孫來見之故

鄭東父遺書一

六

集虛草堂

曰苟有所見於齊仲孫來見之則何爲謂之苟齊仲孫來者齊侯使仲孫湫來省難也其事爲齊仲孫湫來省難而其文則爲公子慶父其義則爲有須深諱之故不見之於奔而見之於此事文義相乖異如此以爲見非同常法之見故曰苟有所見聞者必大怪曰豈事文義相乖異之春秋乎哉則將應之曰使乖異而僅此抑或

有異有不異焉則異者可怪矣乃吾嘗徧檢而比觀之然後見其無一之不異也是以初見爲之變化也何以見其無一不異不可勝舉也請隅舉其乖異之大者則有如十二公之始終也十二公之夫人也十二公之大

夫也諸侯之卒葬也天子之崩葬也王使來錫來歸來會葬來聘及凡天子之大夫也諸侯之大夫也分之數十門約之七大門每一門中必有乖異乖異之中又分大小大門大異小門小異雖然仍不可勝舉也請舉人之所以爲同者有如踰年卽位人人以爲三傳同焉者也及徧檢而比觀之乃知一部左傳初未嘗有踰年卽位者也皆殯而卽位者也踰年卽位特春秋之文則然耳此無怪事文義之相乖異矣乃若其義則不但殯而卽位之爲厲也雖公羊之踰年卽位矣而未稱王猶稱子仍非春秋之所滿志也春秋之志若穀梁三年之喪畢然後卽位也推義至此豈惟二百四十二年無之殷周之盛德未之能行也此亦安得而不乖異也三年之喪畢而後卽位堯舜之道也踰年卽位卽位矣而未稱王猶稱子文王之教也殯而卽位自康王以下也有殯而卽位卽有去殯而臨羣臣於願命康王之誥見之矣定元年公卽位之傳曰魯人之不敢去殯而往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蓋謂此與公羊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此殯而卽位之說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此踰年卽位之說也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此三年然後稱王之說也三年

鄭東父遺書一

七

集虛草堂

然後稱王與穀梁同矣乎曰不同但不稱耳而固已卽位也若穀梁則三年不卽位也三年爲子不但稱子三年不爲王不但不稱王也卽位矣而未稱王文與實乖異矣是故公羊每言實與而文不與穀梁則不言文實也文實一故不言文實也然則公羊不知此義乎不然也其曰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充其量則固不卽位者也故曰閔子騫要經而從事既而曰古之道若此乎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故知堯舜之道者莫若公羊也雖然彼各有其所守之指焉公羊所守則指在三王之世者也是故公羊所陳之義上不及堯舜之世下不墮於康王以下也左氏亦知之曰禮三年王弗遂也王雖弗遂晏樂已早亦非禮也前禮字謂天秩之禮也後禮字則當世之所謂禮也左氏所守之世自康王以下也殯而卽位其事也踰年卽位卽位矣而未稱王猶稱子其文也三年之喪畢而後卽位其義也左氏傳其事者也公羊傳其文者也穀梁傳其義者也殯而卽位宜爲公羊所不道矣穀梁愈將不屑道矣而此四字恰反見於穀梁何哉公羊局守三王者也穀梁則非局守堯舜者也道堯舜之道者也堯舜之道得君子道之而後行乎萬世所謂孔子聖之時者也是故

鄭東父遺書一

八

集虛草堂

以堯舜之道繩之三王之踰年即位既爲厲矣而自君子之道之則雖康王以下之殯而即位堯舜之道自行乎其中也故曰於厲之中又有義焉苟義矣斯穀梁道之矣是故公羊以踰年爲大閑左氏以既葬爲大閑以既葬爲大閑者時乎殯而即位之時義然也何以知左氏亦是春秋之義觀穀梁之曰殯而即位之中又有義而知之矣觀孟子之用左氏義而知之矣是故禮記曰諸侯既葬卒哭可以言王事孟子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此非以既葬爲大閑者乎稱孔子曰君薨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此非爲殯而即位者言之乎孟子道性善

鄭東父遺書一

九

集虛草堂

言必稱堯舜人將以爲三王之禮不足爲矣而所用曾不出左氏而堯舜之道固已在其中矣故曰道堯舜之道也此厲中之義之所以不見棄於春秋也何以知踰年即位之爲三王之禮也堯舜之道則高於此矣康王以下則下於此矣繼世即位而三年不言則殷高宗之復古禮矣即位矣而未稱王三年然後稱王未三年猶稱子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則文王之教矣宋晉之曰竹書紀年恰差六年實以堯舜禹之喪年各二又恰合矣此據前人所引真竹書據此知踰年改元自啟之子始矣據其踰年改元知其踰年即位此所謂其文者也然則自

啟之子以下爲三王乎曰非也禮運曰三代之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也孟子曰禹惡旨酒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明乎六君子之爲三王禹湯文武之爲三王也六君子之爲三王何也以德言之以道言之也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六君子謹於禮而世以小康是故六君子自爲一等自六君子之外夏自啟以下殷自太甲以下周自康王以下又降一格爲一等也故曰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六經大指孔氏微言大抵分此爲三世矣以德言之非拘於時之先後故三代二千年

鄭東父遺書一

十

集虛草堂

惟六君子之爲三王其餘諸王雖有賢者皆二伯之類也此其大略也若專論即位一事則踰年即位者三王所同也即位矣而未稱王三年稱子則文王之志而武王行之成王周公守而不改者也若夫三年不言則與三年稱子相連爲一者也記曰王者莫不行此禮何賢乎高宗以其繼世即位而能三年不言故曰高宗此言三代二千年中惟六君子之爲王者惟王者能行此禮其曰王者莫不行此禮則成湯蓋亦行之也然而湯之居喪未有聞焉所謂文獻不足徵者乎但以記云高宗三年不言而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則是殷禮本有

之也又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此其文字可徵者與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此明太甲之踰年改元矣踰年改元則踰年即位矣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此則伊尹之行古者三年之道矣宋之文獻雖不足徵而夫子能言殷禮此之謂與文王思死者如不欲生而其居王季之喪之禮無聞焉而其教武王則古之道也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年與齒之弗辨久矣文王而後知其辨也論語里仁之篇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年之

鄭東父遺書一

十一 集虛草堂

難知久矣三年者父母之年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蓋曰此文王教武王知父之年也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乃終何謂而終何謂乃終蓋所謂乃難乎而者邪三年者父母之年也終其年者鮮矣惟周人之文則文王武王終其年焉以武王成王為子故也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此所謂三年稱子者邪文王始啟之此周人之文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其文則史此之謂乎殷質周文公羊師說始有之經傳之中未嘗有也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

其文其文則史蓋謂殷周之文也禹承堯舜之為君薦益於天益承舜禹之為相三年之喪畢而後辟啟之為子近承此道故無喪中即位之事喪中即位蓋自啟之子始不在六君子之中姑置勿論謹案孟子禹舉陶既沒闕五百歲而後有湯聞而知之伊尹萊朱既沒闕五百歲而後文王聞而知之知之而後有斯文其間兩五百餘歲雖有賢王則皆其事則齊桓晉文之類也高宗不在此類所謂出乎其類者也故曰高宗也三年不言所謂親喪固所自盡也三年稱子所謂謹於禮者邪或曰武王自稱太子發而興師東觀諸侯但能稱子而未

鄭東父遺書一

十二 集虛草堂

能不言也或曰否太子發上祭於畢二十五月而喪畢也前此未有命戒則亦三年不言者也或曰見而知之易聞而知之難文王聞而知之蓋在即位以後是以身未之能行也而以謂武王身能行之則無須言教也其詭其辭何也曰為隱也凡為隱者諱也志曰喪祭從先祖太王王季有所受之文王而可以言改乎哉思死者如不欲生則自盡者也終不可明言之以彰前此之劣是以度其辭也或曰度其詞者作記者也緣文王之心而為之諱抑亦自須諱也文王世子之名篇而曰凡三王之教世子豈非夏殷無徵記文王而三王可知也與

此與公羊之曰王謂文王其指一矣終之以文王之爲世子而篇中所詳者日三朝也病則致其憂也喪則致其哀也凡爲世子之道咸備矣卽位以後之子道咸備矣而閒插一夢其指端可識也然則公羊所謂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者於其封內四字又將於此而可識也文王由方百里起當其卽位則諸侯也以上十二年公羊雖守其等陳義不過三王然每門之中必有最高接入穀梁之處則必甚微而難知是故十二年一門則有則未知其罪焉爾一語夫人門中則有則未知宣夫人與與成夫人與一語凡公羊之曰則未知者則必

鄭東父遺書一

十三

集虛草堂

義之至高者也此齊姜與繆姜之傳也最高則難遽說故欲知齊姜與繆姜之傳須先說聖姜之傳欲知聖姜之傳須先說用致夫人之傳也公羊用致夫人之傳本不與左穀乖異說三傳者乖異之耳竊擬說曰夫人者誰哀姜也何以謂之妾春秋之文妾之也於葬哀姜傳曰莊公之夫人矣今曷爲妾之曰此穀梁所謂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者也於其葬也夫人之則所謂夫人之我不可不夫人之者也齊媵女者誰文姜也文姜則何以謂之齊媵女春秋之文齊媵女之也其文安在桓十有八年公不言及夫人有外文矣外則絕絕於桓

非桓之夫人而齊之女矣莊元年三月又有文其後之來也不書此非齊媵女而何三傳皆曰媵不書然則文姜不致乎不致則何脅之有曰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謂文姜致在先也然則曷爲不貶文姜之致文姜生絕於桓矣無爲更絕於致也哀姜未生絕於莊故於致之於廟貶之也言及此可以說文姜哀姜之傳矣葬文姜之傳曰莊公之母也絕於桓不繫君矣故繫子也葬哀姜之傳曰莊公之夫人也未絕於莊故猶繫君也於葬猶繫君故於致貶之故曰以宗廟臨之而後貶也言及此可進推聖姜之傳矣難曰聖姜者僖公十有七年會齊侯于卞之夫人

鄭東父遺書一

十四

集虛草堂

姜氏也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公言及夫人此文姜不言及之對文也其不繫君何也聞之莫顯乎微今公羊之傳但曰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此外無一語譏貶然而不繫君而繫子微莫微於此矣求諸經文則惟有會齊侯于卞一筆豈非所謂莫顯者乎會齊侯于卞爲公之被止故也此據左氏之事至以此遂不得繫君凡公羊之最微者其義必在穀梁觀於穀梁乃知聲姜之不得繫君非正故也何以非正會也莊七年冬于穀之傳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聖姜有于卞之會是亦非正者也公羊聖姜之傳得穀梁于穀之傳亦得公羊聖姜之傳而顯否穀之傳而明穀梁于穀之則孰知非正之嚴峻有如是哉何以知聲姜之會蒙于

穀之傳而不蒙于禘于防之傳以下難穀梁几穀梁疏傳最難解其助義每在左氏于禘之傳曰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于防之傳與于穀同皆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人將以爲于禘自爲一類于防與于穀爲一類者也觀於左氏而後知其不然于禘何以言會書姦也言我也自夫人發也于防何以曰會齊志也此二會相比爲類至于穀則無傳焉凡左氏之無傳者即見其指若曰姦自夫人與自齊志固皆非正雖無姦但會即亦非正也聲姜之會最爲無惡直以會故不得繫君此峻極之義也非合左穀人不能決知其說故曰三傳互證而明相得益彰

鄭東父遺書一

十五

集虛草堂

難曰此則三傳合矣願聞其所以乖異者夫人門中之乖異者元年之仲子也公羊曰桓之母而穀梁則曰惠公之母何也且左氏說宰咺曰子氏未薨故名而公羊則曰曷爲以官氏宰士也則無故者也而穀梁則無傳焉此其歧異何也又公羊不言未薨而曰以喪告何也且天王使來歸賵而曰諸侯來賵之何也又若二年之夫人子氏左氏則無傳焉雖無傳也循其首尾而觀之蓋即仲子也公羊曰隱之母穀梁曰隱之妻何也答曰其事其文其義三傳之所分職而明也孟子之曰春秋天子之事謂其義也義而後謂之天子若夫其文則史

不足乎天子矣不足乎天子則諸侯也矣是故公羊者諸侯之言也穀梁則天子之言也夫天子諸侯之云語其大則所謂天下莫能載者也今姑不論論其淺小者則夫此仲子也以魯人封內之言則固桓之母也而以周天子之言方且不得有桓安有桓之母非人之母則人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求其可辭必也人母曰惠公之母凡以爲其可辭也其必以可辭何也即以公羊明之夫公羊不曰諸侯來賵乎不曰告于諸侯乎賵桓之母是賵人之妾也賵人之妾是諸侯也以桓母之喪告是告于諸侯也故觀於公羊之謂

鄭東父遺書一

十六

集虛草堂

天王爲諸侯而知賵桓之母之所以爲不可也觀於穀梁之義而後知賵桓之母之所以爲諸侯之來賵也故二傳者異而未嘗不合也晉侯召王春秋書狩傳曰全天王之行也平王賵桓之母春秋正名曰賵惠公之母所以全其爲天王也此君子之所爲必以可辭也必也正名此之謂也

桓之母則爲人之妾何也答曰凡傳之語須明其所由來今此傳也之所謂人者豈謂凡人哉謂主人也此時魯之主人則惠公也故必識人字則知惠公之母是謂人之母而桓之母則是人之妾也何也此時魯之主人

必也魯侯也爲諸侯受之君桓未受之君不爲諸侯故其母不爲人之母爲人之妾也穀梁之曰隱忘君父也於此又足以明之桓母之爲人之妾也人知桓未卽位則未君也而不知假而雖已卽位仍未君也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之傳曰當喪未君是也雖然此公羊之言則然耳公羊謂魯侯曰君者也穀梁則謂魯君曰諸侯者也桓未卽位不爲諸侯也爲諸侯受之君桓不受之君假而雖已卽位仍非諸侯也抑爲諸侯受之君必先爲子受之父桓非受之父者也故隱之以桓母之喪告也不但忘君亦忘父也且也爲子者三年假而桓之爲子

鄭東父遺書一

十七

集虛草堂

受之父而三年之中仍無由爲諸侯也故此時而責人之母於魯必也惠公之母也隱皆忘之平王亦從而忘之惟君子弗忘也禮經曰父在爲母期父喪三年之中則仍爲母期也惟不忘父故也

仲子之未夫人惟公羊知之悉故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明乎桓之非適矣曰桓何以貴母貴也曰貴明其是妾矣曰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不繫君而繫子明乎是妾非夫人矣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若在惠時已稱夫人何待子爲君乎故仲子之非夫人惟公羊知之最悉也

穀梁曰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謂夫人之絕者也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謂妾也此言一貶哀姜而凡夫人之失正者可知一正成風而凡妾而稱夫人之非正可知也公羊則但明致哀姜之爲以妾爲妻焉文姜之爲齊賸女焉又上之極於聖姜之不得繫君焉三者皆夫人之非正者也而於妾而稱夫人之非正一若弗知也者此何以故哉積惑久之一日思之不覺自笑夫人之非正者以妾科之則其本是妾者尙待言乎董生曰視人情之所易惑者而大明之又曰於其嫌得者辨其不得然則其不嫌者無待辨也妻繫君而妾繫子此一索而得者也文姜旣絕於君故繫子再索而得者也哀姜未生絕於君故暫得繫君此三索而得者也何邵公之智足以及此其未及此徒以無解于聖姜之故耳向使肯求助于穀梁則惑易解矣故曰離之則傷讀公羊至聖姜之傳以爲峻極之義矣讀齊姜與繆姜而又歎其更有進也曰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宋晉之曰公羊之云無聞焉者其謂性與天道與杲因而推之公羊之曰則未知者其謂堯舜之道與大抵公羊之曰則未知者則必充類之義之盡而其說必在穀梁是故十二年之義極於定之卽位

鄭東父遺書一

十八

集虛草堂

則曰則未知焉夫人之義極於從君則曰則未知焉依此以推凡公羊之云則未知者皆可識也夫人之義極於從君何也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此明春秋之無正夫人矣君非正諸侯故其妻亦非正夫人也大抵公羊之所知者一國之內也所未知者天下也聖姜之不得繫君以宗廟臨之而知之也公羊則知之矣齊姜與繆姜則須問諸天子而後知則公羊之所未知也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則自昭以上皆命於天子也而曰問諸天子何也記之所云謂

鄭東父遺書一

十九

集虛草堂

其事也春秋之指則其義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此則所謂其義也

隱妻從君則何為卒而不書葬傳不有曰變之不葬乎有變之不葬先有變之葬也春秋恆事不志凡志變也十二公皆非正諸侯而志葬皆變之葬也獨隱志不取為公將以不為諸侯終也夫為諸侯受之君不受之君不為諸侯隱固不知此義矣而其志不取為公則有合乎義者也假而不弑隱得遂其志以不為諸侯終春秋將取節焉猶將卒而不書葬因以見正者也不幸被弑其志不可沒也則於隱妻見義焉爾

公羊不知子氏未薨何也子氏未薨其事也當時之所知者也左氏既明之矣公羊不復說也未薨而以喪告之為非禮當時人知之其未薨而必以喪告則禮義之未亡者也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公羊曰命者何加我服也書曰車服以庸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今此傳曰車馬曰贈知贈之為命矣曰喪事有贈知非喪無由得贈矣夫贈桓之母之為諸侯之贈當時人不知矣惟史文知之是以必待公羊而後明也至於欲奉桓故尊其母欲得王贈必以喪告則當時之所踵行未失者也讀左氏則知之矣是故雖不親迎猶共守

鄭東父遺書一

二十

集虛草堂

卿逆為大閑是故晉平公使卿逆繼室則諸侯咸賀夫人繼室非夫人也而使卿逆則夫人之也若夫媵則諸侯勿與知者也是故游吉如晉弔少姜而張趯甚之妾不體君本不得列於告命舍為君母無由接聞於諸侯為君母矣舍以君母之喪仍無由接聞於諸侯也此其所以必以喪告也故當時之以妾為妻者紛然矣然但私貴之於暱晏而無由稱於竟外者則禮之所闕者大也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之謂也

左氏記事亦有剪裁故國語所有之事而左氏弗錄於史記所有亦然此皆有說非漫然也魯世家言惠公賤

妾生子息息長爲娶於宋女至而好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左氏弗錄但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此以見仲子之本歸隱公矣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此見惠公私貴仲子爲夫人而未嘗有命矣何也設非貴之隱何爲而奉桓也設既有命仲子旣是夫人又何爲而隱立也其文隱約多疑似則諱故也左氏有大閑焉入後君之篇無得復言先君之惡春秋始隱無惠之篇此其所以尤隱約也隱約則多疑似公羊

鄭東父遺書一

二十一

集虛草堂

所謂使若然也然諱必有所見雖至深隱必有所見故曰春秋推見至隱也此之謂推見以至隱奈何習讀左氏全書而可知也繼室妾也其又有來歸者尤必妾媵也此習讀左傳而知者也然則仲子而歸惠公則無爲魯夫人之理矣元妃無子而繼室生子隱公則他日宜爲魯君者隱也以將爲魯夫人故而歸於我其爲歸隱可知也周公至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娶必世昏姻故事也而今一生隱公一生仲子其將爲嘉耦又可知也後師謂惠公違禮再娶此足以明其不然矣三傳之相乖異首在仲子一而再再而三乖異屢出又莫若仲

子惟史記之云則三傳悉合聊舉一隅公羊據公意據公意恰是隱之母也穀梁據命據命恰是隱之妻也意行於封內者也命行於竟外者也公羊每言封內穀梁每稱踰竟也以上夫人

十二公之大夫先判卒不卒其卒者又判日與不日日月例公羊疏而穀梁密公羊曰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盡矣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傳猶未盡也今請說之曰所謂三世異辭者所傳聞之世小惡不日所聞之世大惡不日小惡不計矣所見之世雖大惡亦日無不日者矣

鄭東父遺書一

二十二

集虛草堂

此之謂三世異辭其所以異辭之故安在在桓二年以成宋亂之傳遠則不諱近則諱再近諱尤深也其究竟安在在定元年之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桓二年定元年之傳皆公之罪也何與於大夫大夫國體也是以相累也然則終不知其罪矣乎曰凡公羊之云則未知者其義必在穀梁穀梁之蹟極矣約其大指則將曰欲通穀梁之日義者須先知其亦是隨世異辭也故有先君之大夫有隱之大夫其曰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者自謂先君之大夫耳不可以例隱之大夫也隱之大夫弗大夫者

也大夫而後日卒正不日卒惡弗大夫不在此例矣桓
之大夫不卒者也卒而後日正不日惡不卒者不在此
例矣然則公子牙正也乎曰此另是一例此時難遽說
請先往下讀讀至公子季友與公孫茲難曰此二人何
爲復發大夫日卒正也曰此可見其餘不復發者之雖
日卒而不正矣日卒至多而正者至少是以遇正輒發
焉用以別其餘之日卒而不正者爾其餘之日卒而不
正何也曰臧孫辰坐視二君之弑而不問者也以爲大
夫於莊閔僖之際季孫行父之事君奉其教者也以爲
大夫於文宣之際此二人之不正明則莊閔以後襄八

鄭東父遺書一

二十三

集虛草堂

年以前中間諸大夫之正惡與否燦然矣此中間諸大
夫除去疏者不卒二人不在此例公弟非大夫不在此
例刺大夫二人自爲一例亦姑別出之其餘惡者不日
卒一人爲一倫其餘嘗爲大夫於莊閔僖之際一人爲
一倫文宣之際一人爲一倫雖未值此際但爲宣之大
夫則亦不正者也此爲一倫雖未見於宣年但見於喪
年之中猶宣年也則亦宣之大夫也此爲一倫其等雖
有差總之不正者也此其所以雖日卒而不正也其日
卒正者三人耳其不日卒惡者一人耳而三人又各不
同季友與臧孫辰所值同而季友能治內難故得見正

公孫茲未爲大夫於莊閔直僖之大夫耳故正公子僖
之正與公子買比觀之正字之止義也今姑不暇說但
與諸不正者較則僖獨無罪故正也夫所謂大夫日卒
正也不日卒惡也者謂本有正大夫者耳本有正而後
言正不正若既無正矣尙何正不正之言乎故自襄八
年以後一例皆日其說蓋在外卒葬甲戌楚子旅卒之
傳也曰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
不言正不正簡之也襄八年以後內失正矣大夫國體
也國無正其大夫何正之有此其所以一概皆日也若
曰是日而不言正不正之例也夫自莊閔以後襄八年

鄭東父遺書一

二十四

集虛草堂

以前其日卒而不復發傳者則亦日而不言正不正者
也所異者文宣之際正不正由君得而非以國得也莊
閔之際其不正由大夫而得而非由君得也由大夫而
得不正猶可言也由君得不可言也由國得尤不可言
也故隨世異辭諱也

言及此可進推公子牙之日卒矣前乎此者先君之大
夫爲一例隱之大夫爲一例桓之大夫爲一例矣牙莊
之大夫也則亦自爲一例者也後乎此者莊閔僖之際
爲一例文宣之際爲一例襄八年以後爲一例矣而詳
別之則又各有其倫焉然則牙亦爲一倫者也而何患

乎其無別邪難者曰別則別矣無乃太隱乎且牙之惡傳無見焉何邪答曰春秋推見至隱穀梁如乎春秋之隱見者也牙之誅不以為國獄則固穀梁之所不言也雖不言也義未嘗不及子曰子欲無言謂春秋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春秋之至深隱處也卒之惟此事人人皆知故曰莫見乎隱也

公羊所見之世如以定元年傳則定哀也如以孔子生之傳則襄二十二年以下也穀梁以襄八年為限斷何也曰此可見三傳相應之妙矣八年以後孔子生以前此十四年中大夫之卒者誰非仲孫蔑乎夫蔑為大夫

鄭東父遺書一

二十五

集虛草堂

於宣者也雖無內失正猶不正者也二十二年以後之卒者誰叔老也設非內失正則正者也故斷自八年與斷自二十二年一也而所見之世之所以異辭者其義要在八年公羊舉其辭穀梁督其義而左氏又恰有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事深推日義乃若見三傳之相視而笑焉

公子偃之為正字之止義何也欲識日字先識名字公子買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偃先刺後名殺無罪也先名後刺之為殺有罪何也陳女叔之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單伯之不名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是則雖

大夫也苟有天子之命斯不名也諸侯不生名而絕則名絕者以王命絕也是則雖諸侯也苟絕於天子之命斯名者也且諸侯之不生名而卒則名也人知其例而不推其義也其義奈何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受命於父但為子而已子道正矣受命於天子而後為諸侯臣道正矣春秋時諸侯但有受之父之正而無受之君之正故凡傳之曰諸侯日卒正也者皆但為子受之父之正也本宜名者也然而春秋之不輕絕人也苟有正之可望則姑寬以俟之若曰此時特尙未朝耳安知其不終朝也故非失地見獲及諸大惡罪至於絕王命

鄭東父遺書一

三十六

集虛草堂

者則徐以俟之此諸侯之所以不生名也至於卒乃無望也已此所以卒則名也然與卑微之國稱嫌之君及諸貶絕之倫則有閒矣故以日卒正焉若曰惜哉以為子受之父之姿而缺此一朝也今而後無望也已故凡傳之曰正者必其本有正者也本無正何正之有必其有不正者也無不正何正之有故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曰桓無王二年十年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正終生之卒也正以正隱正其子道之不正也王以正與夷終生正其臣道之不正也子道有正而後正其臣道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孝

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是故十二元年之曰正者正子道也若曰爲子受之父正之始基立矣他日爲諸侯受之君基此矣曰諸侯日卒正也者正其臣道也若曰爲子受之父正之始基立矣惜乎其爲諸侯未受之君也大夫日卒正也亦然若曰其爲諸侯之大夫也無罪正之始基未失也可以爲天子之命大夫者也惜乎其缺此一命也故公子偃之先刺後名殺無罪也若曰此大夫本有不名之望而今無望也已非其人之罪也其君刺之絕其望也是何異於諸侯之不生名而卒則名也乎公子買之先名後刺殺有罪也若曰此大夫自有罪

鄭東父遺書一

二十七

集虛草堂

雖不刺猶名也是何異於諸侯之有罪而名絕者乎是故觀於公羊但知諸侯不生名其名者絕也至於大夫則將以爲常例宜名者也觀於穀梁而後知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不名也然猶未知名者之爲有罪而非其常也必待觀於二刺之義而後知之故曰日卒正之止義也
讀公羊但知卒爲一門殺又爲一門穀梁而後日弑正卒也乙酉刺公子偃之爲日卒正也公羊日月例疏而穀梁而後觀其會通也
公子偃之爲無罪何也大夫國體也其君之惡必累焉

孟子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逢君之惡其罪也成衛何惡得罪於天子也不可使往君之惡也遂公意則長君之惡者邪是遂其君爲天子之罪人也諸侯之大夫欲無得罪於天子必先無得罪於諸侯欲無得罪於諸侯必使其君無得罪於天子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治諸侯與治大夫一以天子之命者春秋之義也在穀梁矣公羊之治大夫則但以諸侯之命者也故春秋之義有時而爲公羊之所未知也凡公羊之曰不可使者皆謂義不可也欲爲諸侯受之君必先爲子受之父欲爲天子之命大夫必先能爲諸

鄭東父遺書一

二十八

集虛草堂

侯之大夫大夫與諸侯同也而有異焉者爲子子也爲諸侯臣也爲天子之大夫臣也爲諸侯之大夫亦臣也諸侯始於爲子而大夫始於爲臣何也對曰否非此之謂也爲子始也爲臣非始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始於事親爲子也中於事君則爲天子爲諸侯爲大夫者也爲子一也爲天子爲諸侯爲大夫不一始事同而中事異也故有天子之孝有諸侯之孝有卿大夫之孝有士之孝有庶人之孝五章皆中事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也此言自天子至於庶人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同也終始皆同而惟中

事有異異者其位而有不異者其為事君同也故孝經言終始而不言中而天子至庶人五章皆中事也春秋言終始而不言中而自即位為始薨葬為終之外皆中事也天子自崩葬之外皆中事也大夫卒與葬外皆中事也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春秋傳曰諸侯非民事不出竟君非民事不舉民者君之本也有君以為民也故自天子以下其中事莫非君事即莫非民事也

以上大夫但志卒而諸侯兼志葬何也大夫但正其臣道而諸侯必正其子道也諸侯子道不正故也諸侯卒以正

鄭東父遺書一

二十九

集虛草堂

其為子葬以正其為臣是故諸侯之卒猶十二公之元年正月諸侯之葬猶內大夫之卒也

春秋日月例之羣見以為萬無通理也由所以求之者左也譬諸律例一條必另是一例未有重複雷同者也而說春秋者願以為例只一條而責諸其重複雷同此其所以相左也見傳之曰日卒正也則舉經之凡日卒者而皆責以正曾不知日卒至多而正者至少惟然故遇正輒復發也知大夫則知諸侯傳曰諸侯日卒正也其復發者十不獲一也其不復發者則皆日而不正者也然則何也曰是所謂稱嫌者也雖然不可以一端盡

也故傳之曰諸侯日卒正也諸侯而後日卒正非諸侯者不在此例也且也卒而後日卒正不卒者不在此例也且也正而後日卒正不正者不在此例也故曰夷狄不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故有中國有卑國有夷狄而三者又各有進退而其進退又不一致也是故中國而對卑國夷狄言之中國為一例矣於中國之中而析言之則又各不同也是故一國一例也

此語聞之柯鳳孫

有卑國又有微國何也王人卑者也人微者也此卑與微之辨也九州本中國也蠻夷戎狄謂之四海自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至於今戎

鄭東父遺書一

三十

集虛草堂

制之故有州不如國國不如人人不如名名不如字此夷狄與卑微之等乎春秋惡惡而正不正天下有道子不與易故春秋始於無正也深責至正則春秋無正諸侯知春秋無正諸侯而原其始又莫非諸侯則卒葬之日義可推矣其本之皆諸侯何也皆有其始封皆命於周廟者也是故夫差欲襲其藉於成周則一旦進而遂子矣知有祖故也然但欲之而已未能為之也是以終於不臣也如何而後臣朝於周受命之謂臣春秋諸侯無朝於周者故曰非諸侯也非諸侯則何也曰子也是故春秋子曰卒內大夫曰卒外諸侯曰卒一也是故公

羊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不曰薨而曰卒是大夫也公羊其文也請問其義孟子曰諸侯能使人爲大夫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春秋時諸侯正者受之父耳則受之諸侯者也是大夫也故曰子卒日卒正也大夫日卒正也諸侯日卒正也明乎其同在一等也夫人薨葬之傳曰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文曰薨葬義自曰卒葬公羊曰內無貶于公之道春秋之文內無貶於公之道也穀梁則曰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於文無貶而義則無所不至也故於公亦有之曰于卒事乎加之然則公薨葬亦

鄭東父遺書一

三十一

集虛草堂

曰卒也是故有卒之日義而無崩葬之日義非無其義也其爲傳也隱也是故上以下比內以外比內比觀乎子卒大夫卒之義外比觀乎諸侯卒葬之義而可知也是故諸侯卒葬宜以一國爲一表又須卒葬相屬也又須別日卒時葬爲一等日卒月葬爲一等日卒日葬爲一等日卒不葬爲一等其月卒者亦以是別之其時卒者亦以是別之其日卒而傳不曰正者別之以稱嫌其月卒月葬以下別之以不葬稱嫌者父命之所絕也不葬者君命之所絕也先別其惡之重者而後輕者可徐理也先別其惡之顯者而後其深隱者可進推也譬諸

醫方一人或兼數病先治其新感而後其舊傷可徐及也先治其顯見獨有之病而後其隱伏共染之病可深觀也卒葬其處方也而其受病則在生前執方以責病病得而方可知也病狀百出而方只時月日進退而爲之病雖多而有其本不外子道與臣道是故父命君命可以治百疾也春秋垂方以療後世者也取方之備而己是故一國一例也不爲其複也

以上諸侯卒葬之日義

諸侯志卒葬天子志崩不志葬何也有不葬而後志葬無不葬則何志也天子何以無不葬不葬者人絕之也天子有天絕而無人絕故無不葬也天子何以無人

鄭東父遺書一

三十二

集虛草堂

絕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天子無不若於言故無人絕也天子何以無不若於言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天子人之大上更無人在其上者在其上者惟天是故天子但有以道受命於天而無以言受命於人是以葬桓王之傳曰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於辛丑葬襄王復發焉而易其義不疑爲其道不疑而曰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比觀焉可以識道與義之辨矣義人而道天也何爲葬桓王曰人而葬襄王曰天葬桓王故在葬之者也人之

變而不之葬也葬襄王故在襄王不葬之辭襄王自取之於天非人之變而不之葬也觀於此可以知諸侯之有不葬之義矣傳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夫有變之不葬必先有正之不葬諸侯之有正之不葬則以王命臨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是也失德弑君滅國之不葬則其下之人不之葬也宋公之不葬失民也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上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此失德不葬之義也民不以爲君而不之葬故曰變也天子無疑於不葬無正之不葬也而有危不得葬則變之不葬也甚而至於有不葬

鄭東父遺書一

三十三 集虛草堂

之辭則天也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言有常而無變道兼正變者也春秋之辭兼人言與天道也復加曰字語更端也論語有之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也是也穀梁尤多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此莊不志崩之傳也而發於此故加曰字以別之莊不志崩之傳則何爲發於此其所以失天下之故在此也春秋十三王不志崩者三得不葬之辭者一穀梁各一舉焉察其所以皆葬父之故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又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則天下之事以事親爲本而葬父又本事之大者也天子

之子而失天下不於此事失而奚失也

釐之志崩蓋以繼莊故邪頃之志崩左氏有說文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亦惟左氏有傳而莊釐則隱約殊甚合左與穀乃若可見仍不甚察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爲譜然後傳指燦然可見子長多識古文故漢以後足爲傳之羽翼者惟史記然傳非有脫略人自讀之未熟洽耳朱子謂讀大學熟則無用或問又熟則無用章句資於史記以通三傳者當識此趣

鄭東父遺書一

三十四 集虛草堂

也韓文公日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春秋之志周事提要在崩葬而崩葬之指在穀梁志崩以見失天下與否志葬以危其不得葬持此以爲綱領乃見左氏之記事至詳備至貫屬也或寥寥數言或長篇大論長篇如賓孟起寥寥如頃王立故之類或逐事而解書法如爭政不藉端收繳全篇如錄王子朝告諸侯之類得其意指乃見十三王之崩葬只是一篇得失昭然安危惟所自召尊卑惟所自取則無他故惟能爲父之子而後能爲天之子而後能爲母之子也崩葬者終始也爲父之子之事也則公羊置勿與知但日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公羊所知者此而已而穀梁始詳說之春秋書王使十有六此中事也爲天之子之事也

爲天之子則爲君者也此十有六事稱天子一稱天王
十有二稱王三此所謂三稱者也公穀各有說焉說三稱是
一條說十六使而其所以不同者由其說崩葬不同也
王使十六之外又有天王出居于鄭此亦中事也爲君
之事也而其所以失天下亦由於爲子之失道則公羊
說之公羊每詳於事母也

二傳說崩葬何爲不同穀梁別爲子與爲君而著其畔
界者也爲父之子一事也爲天之子又一事也公羊於
此每欠辨哲非公羊之弗辨哲也所據之世然也一據
大道爲公一據大道既隱而天下爲家言之也穀梁亦有事母

鄭東父遺書一

三五

集虛草堂

之道則在天王殺其弟佞夫之傳也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
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
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何謂也曰此王者與三稱之傳
也元年春王之王王者也其或稱天子或稱天王或稱
王三稱也公羊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
餘皆通矣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言惟此王字指謂
王者而王者指謂文王惟此爲正其餘三稱皆非正也
通也通濫之傳曰故於是推而通之是也是故二傳或
曰王者或曰天子曰天王曰王人之見之者以爲隨意

拉襍無定而不知其一各有一當也且夫公羊止說到
此乃若三稱之詳別則至穀梁始說之也三稱之義則
何爲發於葬桓王而且次於桓志崩之傳之後曰此
可以見尊卑之稱之由於此矣是故春秋稱天子者一
傳曰見一稱也此所謂尊稱者焉稱王凡三其一莊王
不志崩者也其二襄王有不葬之辭者也皆子道失也
攷其使事又皆不君者也豈非稱王最卑也乎其稱天
王蓋較尊於稱王而卑於稱天子也逸周書王子晉曰
善及四海曰天子遠被四荒曰天王然則荒服稱天王
也是故國語句踐稱夫差天王句踐者於越公羊所謂

鄭東父遺書一

三十六

集虛草堂

未能以其名通者也正是荒服故稱天王矣譬今荒遠
之人知稱大皇帝不知稱皇帝稱皇上也或疑國語周
書之言內傳不錄或者不中經指則請更徵之傳莫著
於首止之傳矣曰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朝曰
天子致曰天王明乎天王之卑於天子矣
三稱見於曲禮最詳蓋春秋之所因也又見周官禮後
世顧謂孔子自造此稱疏矣謂天王稱於天子舛矣
後人說王不稱天但知求其故於本條之事且謂傳之
漏略無其說也由不知穀梁自有三稱之傳故也其不
知穀梁有三稱之傳由但知求尊卑之稱之故於使事

而不知求之於子道也使事者為君之事而崩葬則為子之事也今請比觀其為君而先比觀其為子則請抽出三錫命而先比觀之夫三錫命之事錫桓公命最劣則稱王錫文公命次之則稱天王錫成公命較優則稱天子此以君道求之而合者也更比觀其子道錫桓公命者莊王也子道最劣則稱王錫文公命者襄王也子道次劣則稱天王錫成公命者簡王也子道較優則稱天子此以子道求之而合者也又請比觀三稱於十六使事稱王三一錫桓公命一含贈成風一會葬成風皆失君道之甚者也其稱天王使者十有二其事皆不正

鄭東父遺書一

三七

集虛草堂

而未甚者也十二事中亦有失道者難義在下此以君道求之而合者也徧檢崩葬一門失子道莫甚於莊襄二王而稱王恰亦在此二王此以子道求之而又合者也既兩求之而皆有合可見其須兩求也然而殺梁三稱之傳不發於稱下而發於葬桓王之下則是以子道為主也是故其傳曰三合然後生故曰天之子也可母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明乎尊卑之稱視乎其為子也

難曰是固然矣然不曰天之子也乎夫天之子則所謂天子者也天子者則君也答曰何嘗不然哉然而孝經

有之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莫非孝也則莫非子也始於事親則父之子也中於事君則天之子也有始事而後有中事能為父之子而後能為天之子也故曰資於事父以事君也此三稱之義之所以必發於崩葬也

難曰十三王之失子道者惟莊與襄稱王恰亦在莊與襄是固然矣雖然一襄也錫文公命則稱天王贈成風會葬成風則稱王是仍以本條之事為斷也答曰何嘗不然哉然而人一定而事有變故知以人為斷也何謂事有變以贈人之妾論之成風固莊公之妾也仲子獨

鄭東父遺書一

三八

集虛草堂

非惠公之妾乎而成風既為人之母仲子未為人之母則君子以其可辭受之而曰惠公之母是事有變易也何為變易其事所以全平王之為天王也全平王之為天王而不全莊襄之為天王諱會為狩全天王之行也春秋於襄王亦有全之之處茲之不全指含贈會葬兩稱王而言之耳豈非以其人邪

難曰惠公仲子惠公之母也僖公成風則亦僖公之母也均之贈人之母一為可辭一為失道之甚何也答曰此可見傳之又加孝公之妾四字之妙矣仲子未稱夫人而成風則既稱夫人也去年夫人風氏薨是也是惠公但母其母而未敢夫人之也而僖公則夫人其母是父以為妾

於生前而子爲之立以爲其妻於死後也則死其父莫大於是故曰母以子氏此言有母以子氏而無妾以君氏也曰夫人之義從君此言有從君而曰夫人無以子而尊曰君夫人者也苟曰夫人風氏矣則是既以爲莊公之夫人矣天子之禁無以妾爲妻君自犯之是亂夫婦之倫也子以父之妾爲父之妻是使其父不得正夫婦之倫也魯人亂大倫如是王從而合且贈焉是以亂大倫布令於天下也此贈仲子之所以猶稱天王而贈成風則稱王也

又有一事須比觀而別其輕重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

鄭東父遺書一

三十九

集虛草堂

伯糾來聘難曰此聘桓也何以得稱天王答曰此事以三稱之辭治之恰尙在稱天王之等乃若其最大不然之失則另有他科之辭以治之不在三稱之科之內也天子之子父之子母之子三子孰尊孰卑必曰天子最尊父之子次之母之子卑也三稱孰卑孰尊必曰天子最尊天王次之王最卑也然則天子之子稱天子父之子稱天王母之子稱王乎於是徧檢而比觀之失其爲天子之子者每在中事失其爲父之子者每在始事中始並失則稱王是則合矣然而可疑者多端稱天子者一錫成公命者也錫命非正則君道未盡也宜若未足爲天

之子也疑一稱天王者十有二此專數七使來聘二使

來歸一使來求一使來會葬一使來錫命此十有二使七聘者二聘隱三聘桓一聘僖一聘宣聘隱聘僖傳所謂聘諸侯非正者也聘桓聘宣則聘亂臣賊子不但不正而已也二歸一歸惠公仲子之贈贈人之母則可而其志以不及事故也一歸賑賁反正者也夫反正則宜若足爲天子之子者也來求者求車也傳曰猶可來會葬者會葬僖公也傳曰重天子之禮夫曰天子之禮則宜若足爲天子之子者也至於錫命錫文公命也與錫成公命均之非正則似不分優劣也凡此以事觀之而若有

鄭東父遺書一

四十

集虛草堂

參差者也更以其人一襄王也聘僖錫文則稱天王贈成風會葬成風則稱王則又似不但以其人而仍以其事者也總此以上諸難如何而悉得其解答曰春秋明王道王道者王者之道也中國之正道也惟王者之爲至正三稱非其至者也則無疑於非正而稱天子矣傳曰臣子大受命命者所大也春秋書三錫命備三稱是宜首先比觀者也錫桓公命者莊也莊子道最劣追錫不正其二稱並失則稱王當矣錫文公命者襄也錫成公命者簡也襄之子道優於莊而劣於簡錫文公命優於錫桓而劣於錫成稱天王當矣錫文公命何以劣喪

未畢也三年之中道在爲子而錫公命劣也若夫錫成公命直錫命之爲非正耳非正之外無餘譏也襄之子道何以劣莊不志崩失天下也其故由葬桓王子道失矣襄猶志崩未盡失也然而得不葬之辭是其劣也若簡王則直不能三年之爲子道不盡耳無他故也此其所以稱天子也且夫子道如襄君道如錫文公命而猶稱天王則無疑於其餘之稱天王者矣若夫歸賑之爲反正會葬之爲天子之禮則夫會葬成風傳不且亦曰禮乎會葬自禮會葬成風自非禮也則會葬僖公亦未必盡如禮也何也僖非受命之諸侯也而諸侯之則非

鄭東父遺書一

四十一

集虛草堂

正也而且僭諸公非正則不逮王者又僭諸公而會之葬則不逮稱天子也稱天王宜矣石尙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賑行賑之爲禮亦猶會葬之爲禮也然而曰反正何也行禮於魯正也公羊每混君與國而一之穀梁每別而二之故曰春秋有論天下之言焉有論一國之言焉有論一家之言焉其言來有外魯之辭焉哀公以邾子益來爲外魯之辭則天王使石尙來歸賑其辭之將有所外不可不察也難曰錫桓公命錫亂臣賊子也置此不言而但計追錫之爲不正甚何也答曰然可以得聘桓之指也矣且夫

春秋有大閑焉入子孫之世不追議先君此不踰之閑也桓之得受王命則自其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始矣曹公子負芻殺太子而代立晉不卽討論年執諸會春秋書會曹伯晉人執曹伯曹人請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晉人無以應也會而執且然而况桓王之所使聘莊王而能追而正名之曰賊乎哉故曰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如此而已矣然則失道豈非在桓王之使聘乎曰然然則桓何以得稱天王答曰春秋之多術也蓋在多設之等三稱非其至峻之等也其上更有一等傳曰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是故

鄭東父遺書一

四十二

集虛草堂

有言界有道界夫曰稱則在言界者也若夫道界則所謂子欲無言者也桓王之聘桓春秋以爲是王道之大變其失非僅與錫桓公命贈成風爲一等者也而亦非三稱之所治者也是故各如其等焉故以言命治之則猶在稱天王之等者也而以道命治之則變至於不爲年者也推至此乃歎師說三科九指之善也以上天子崩葬

鄭東父遺書卷一終

鄭東父遺書卷二

春秋說

三科九指日時月日為一科天子天王王為一科譏貶絕為一科每科三指是為九指自今觀之足以舉春秋矣且夫春王正月春秋之三科也春領時月日王領三稱正領譏貶絕譏貶絕之所不能治者歸之三稱三稱之所不能正者歸之時月日時月日天道也則無所不治矣故曰足以舉春秋

二傳之始未嘗分爭也於師說三科見之矣夫公羊惟於譏貶絕一科稍詳爾至於三稱引其端而已其說弗

鄭東父遺書二

集虛草堂

詳也至於時月日一科尤弗詳也詳之者皆在穀梁故三科九指之說必其兼治穀梁者也然而穀梁無師說有說皆屬之公羊師蓋有以知二傳之相銜接也譬之孟子曰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科字之義也師以為二傳亦猶二科也盈乎公羊而後進之穀梁公羊其首也是以有說咸在焉而於穀梁無說也曩嘗竊譬二傳如一篇而分上下由今思之莫如科字之為罕譬而喻矣

時月日一科則即後師所謂日月例也孔奐軒曰千載知日月例者惟一趙東山夫趙東山當舉世不信而能

勤求其說又不受何邵公牢籠謂之千載一人可也惜其不能依傳求通而以心意識之是以不能悉合也夫趙君之有所得之者未嘗不由傳也惟遇滯而輒遜之傳外而以意自為此其所以終於不達也董生日春秋無達例此亦深造之言也然惟局於公羊則有不達耳何也非其究竟也即如日月例穀梁多於公羊十倍緒愈多則疑難亦愈多然乃可以達矣何也其究竟在是也孟子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鄭東父遺書二

集虛草堂

且如桓盟不日此特桓盟則然耳公羊但舉一隅其餘皆置不論何氏願欲以例全書何由達乎范武子說穀梁而用何氏沮滯百出宜矣為何氏計宜知公羊尙未說完為范氏計宜求之本傳徧檢而比觀之也大抵春秋不許人自出主意虛中以聽命於傳即又甚明白易識也穀梁盟義隱為一例桓為一例齊桓為一例傳告人極明白隱公時之盟例起根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日之以謹信故渝盟不日惡其食言也夫日固不如不日此時月日之大例然盟亦本不如不盟故盟從謹日起例也從日起根故渝盟則不日不日又劣於日也大夫國體也與公親行同故亦日也春秋責內詳故內盟日外盟

不日也卑者之盟不日比諸外也外盟而日謹參盟之始也以上隱公時之盟例例之起根處也桓無王者也非中國矣故曰桓無會也盟者會中之一事無會則無盟也故桓之盟會另爲一例春秋以爲是羣戎之相聚而結約者也夫日以謹信雖不如信者之不盟及盟而信者之不日然固責其信也惡其渝也謹信惡渝豈所望於羣戎之相聚而爲惡者邪故桓之盟會其日月一概全變說者顧猶執隱公時之盟以例之奚由達乎雖然以上義例須是穀梁方說得公羊局於內魯者也則內無貶於公之道何由說到此乎既不得說桓則併隱

鄭東父遺書二

三

集虛草堂

亦置勿道惟是齊桓之盟不日此乃盟中最上一格僅亞三王一等故胥命曰近正而桓盟不日信也是公羊之所說者而已夫穀梁曰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其義高矣大矣公羊之所謂近正者在穀梁但曰近古而已不得曰近正也公羊止知不盟之爲正穀梁則更有高於詰誓者焉不盟非其至也雖然上之及五帝而下之不遺今茲世自亞於三王道自行乎五帝故曰樂道堯舜之道也故二百四十二年之盟其事曾齊桓之不逮而春秋之義自行乎其中則穀梁之所說者是也故曰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之也盟

者不相信也故日之以謹信既信矣故不須日也夫內盟從謹日起例故渝則不日其不日劣也桓盟從不須日故我貳則日與穀梁同也至於葵丘之盟之日公羊以爲桓德衰公羊以諸侯爲主者也穀梁以爲爲見天子之禁故備日以美之穀梁以天子爲主者也每一門中自下而上推到極處二傳必出歧異而其所以歧異大抵由此則又全書之大例然也齊桓既沒諸侯之盟信不逮桓劣亦不至如魯桓之無會大抵內與則日外則月又外則時略如隱公時之例據此爲例而新義時

鄭東父遺書二

四

集虛草堂

時間出以至終篇也晉文主盟踐土翟泉公皆與焉然而或日或否者會諸侯則日會卑微則否也翟泉之盟左氏曰王子虎及諸侯之卿也爲卿不會公侯故貶稱人二傳不探其情直以爲卑者微者蓋曰覆核無異也三傳中有此一文公時垂歛之盟內大夫與而不日者蓋以爲是大夫之盟也及晉處父盟日公與者也于扈不日略之者邪其餘六盟蓋皆蒙常例無變者也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前定之盟不日也辰陵不月外之外也清丘不日左氏所謂惟宋可以免焉者也斷道之日公與者也以上宣公之盟不用桓例而用常例者主盟者在晉也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不日而時

蓋劣於虛杙者也爰婁之日吾之四大夫在焉故邪其餘諸盟皆日皆公與也于蒲公與而不日諸侯咸貳也十有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同盟于虛杙其不日蓋以無公命故邪赤棘及故時虛杙會故月邪垂歛之不日蓋亦猶在喪年也然則及晉處父盟之傳指可推也襄三年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十有六年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正在大夫矣公羊曰信在大夫然而其盟猶日猶責信也猶有信之可責也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不日昭十三年諸侯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而日其日善是盟也則其不日可知也二十六年鄆陵之不日公在外

鄭東父遺書二

五

集虛草堂

也公在外則其盟何以不日非宗廟之事也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公羊曰古者諸侯必有聚會之事言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故齊侯唁公于野井公羊詳錄焉而曰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以上盟之日義十二元也薨也葬也子卒也夫人之薨葬也大夫卒也諸侯之卒葬也天子之崩也與其志葬也凡此諸門惟薨葬一律皆日無參差則傳不言其日義其餘皆時月日變換則傳必皆言其義例此亦可見傳之非妄發且周備矣抑傳不日國之大事日乎公薨夫人薨葬我君葬我小君國之大事也天子崩亦國之大事也然則國

之大事日五字是此五事之日義也抑傳不日恆事不志乎此五事在恆則恆在變則變苟在春秋斯其變也且夫事小變小事大變大此大事之所以日也日月莫非謹也卒葬之日義莫非正也比觀其凡有傳者而其無傳者可推也

少讀春秋而有疑焉曰何獨不為周設一謀乎既聞託王於魯之說姑擬議焉半釋半不釋也讀五石六鷁之傳而後知春秋之王道在辭而其伉者尤在日月義也夫前此何必不見此傳然而不信是以讀之不審但知日月之為例而不知其有義也但知諸稱之有譏貶絕

鄭東父遺書二

六

集虛草堂

以見義而不知時月日之亦是其辭也諸稱之所治者小而日月辭之所正者大故曰正領譏貶絕也諸稱不如三稱三稱不如時月日古之造文者三畫連中為王時月日一科譬則其上一層也春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時月日之義其上律天時者也子曰下學而上達此取譬焉則亦將由諸稱而上達三稱由三稱而上達時月日也石鷁其微者也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學者當觀乎人事也傳曰國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夫不以日則亦不以月

也故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人知元年例舉正月而不知其爲有所謹也凡傳之曰故謹而日之故謹而月之者此其舉例矣曰以年決則爲年之爲正舉月不正也人知定元年無正月之爲變而不知隱元年必舉正月之已爲變也春秋恆事不志也甚則日不甚則月也十二公之卽位其爲變也小故月之定之卽位其變大故日之也若何而後爲至正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然則三年爲子畢喪朝於周受命而後爲諸侯是爲正矣故曰踰年卽位厲也故曰以年決也若曰但觀其

鄭東父遺書二

七

集虛草堂

年正否已決也是故公羊好言篇而穀梁不言篇公羊不識踰年卽位故分篇而斷觀之穀梁則合而觀之也此十二元之年月日義也
觀於三決而後知時月日之莫非決也觀於所不決而益知其所決也何謂三決決日義一也決不日而月二也
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三也是謂三決年月日各一舉知其餘之莫非決矣何謂所不決夏五傳疑是也明乎夏五之外皆所不疑也夫夏五之爲夏五月十有九也人將以爲無疑也而春秋疑焉曰焉知必是月字乎苟有毫髮疑不敢決也然則其餘之凡日日凡日月凡日

時者皆其信而無疑者也

欲知盟之日義先知隱桓各一例欲知各一例先知桓無會欲知桓無會須比觀可以出會與可以會之傳也穀梁之有複傳穀梁之門也所以善誘人而導之辨也易曰困德之辨也是故非困則弗辨也穀梁之有複傳學者之所困也傳豈好困人哉非此則弗辨也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故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明善之學終於能辨者也春秋之義不辨不出比事屬辭辨而已矣雖然越傳而遽比經未必能辨也學者當知比傳也隱二年會戎之傳曰知者慮義者行仁

鄭東父遺書二

九

集虛草堂

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桓十有八年會齊侯之傳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此兩節所謂複傳也而有不複者向曰出會此曰會也向施之會戎此施之會齊侯也非直齊侯凡桓之會諸侯皆蒙此傳也桓與諸侯會當諸戎之相會也春秋有諸侯之會而無諸戎之會故曰桓無會也
穀梁複傳最多有一字不異者則其比必在其不復發者如繼正卽位正也六字於文發之於成弗發也人將以爲舉一隅而已者也然於襄又發焉於昭又發焉而

於哀又弗發也然後知其遇正輒發也成繼宣哀繼定非繼正者也然後知所以繼正者不但有正終必其有正始者也因此可以比觀三路寢之傳春秋書路寢三傳三發焉此三事自相比者也有正始而後謂之正終宣之薨于路寢不可曰正終也莊若可矣然不如成是故傳三發而各異夫宣與定皆無正始宣易知而定介疑似者也惟此復傳決之矣莊與成皆有正終然成則以齋終者也莊則幸而既病而能居正寢得以齋終者也亦惟傳辨哲之又如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九字不發於隱七年初見而發於九年而於宣十年王季子來

鄭東父遺書二

九

集虛草堂

聘復發聘問也三字一若隨手拉襍都無條理也者而不知其大有條理也不發於七年而發於九年者以隱為限斷也下對聘桓若曰惟聘隱之為聘諸侯而其失為非正若聘桓則非聘諸侯而其失非但不正而已也於宣復發聘問也三字若曰聘之為問所同也至於下六字則非所施於此者也又如隱六年之秋七月不發傳隱九年之秋七月乃發傳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止發一半至桓元年之冬十月乃全發之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其俟九年乃發者下與桓對也若曰隱無遺時桓而後有遺時

也其留一半至桓元年乃全發者下與四年七年之遺時對並與九年十三年之不遺時者對也若曰桓年之有遺時是不為年也然其故在桓而又不盡在桓也是故四年七年不為年而九年十三年則猶為年也夫然而其所以不為年之故可推而知矣書曰王省惟歲年者天子之所省也是故春秋之變莫大於不為年而隱無正桓無王文無天次之何則文無天是文之無天耳天下猶有天也若夫不為年則非但桓之故也是天下之故也是故桓無王矣而二年與十年之曰王宋與曹自有王也文之無天亦然宋晉之曰文二年十年十三

鄭東父遺書二

十

集虛草堂

年之歷時而言不雨蓋文無天之見文與此三年之春夏自天下之春夏而文自無春夏也以桓二年十年之曰王比觀之宋說蓋是也定十四年之遺冬昭十年之十二月不繫冬繼此推之不但本傳須比觀也又須二傳相比觀一事之相值一字之複見皆有義理比觀而屬讀之必有得也即如公羊曰納者何入辭也入者何纂辭也此二句屬而讀之此本傳自相屬也既屬讀之矣穀梁則入與納總為內弗受此二傳之相合者乎然而納有可而入無可也納糾傳曰當可納則穀梁加辨哲也公羊分而合穀梁合而分我入訪之入夫人入

之入納于太廟之納公羊皆分之入極入向之入公羊亦與小白入于齊之入分爲二惟小白入之入爲篡辭且穀梁則侵伐圍入之入與納入之入及夫人入之入及凡納字總爲內弗受極而至於周有出無入之入綜爲一入其爲合併也大矣公羊既分之後每一分中無分別矣穀梁合併爲一而於其中詳別之傳多不可勝錄大抵全傳之中凡見入字之處備錄之一字無遺則見其首尾相屬完然成章是一篇入字傳以詰訓之學觀之謂之入字纂詰可也此屬辭之朱子曰析之有以極其精而後合之有以盡其大今取譬焉則亦將曰其合而一之如君子之語大天下莫能載也其辨而析之如君子之語

鄭東父遺書二

十一

集虛草堂

小天下莫能破也故學者能逐字各得其屬而後此字與彼字可比觀也卽如公羊好言微穀梁則有卑有微卑微之辨則卽在傳中曰王人卑者也人微者也兩句不在一處惟屬讀焉則不煩言而明矣而公羊之所以但言微亦可知矣是故一凡伯也公羊曰不與夷狄之執中國天子與諸侯等之爲中國而已穀梁則加崇焉此天子之使也有天子之命在不但執中國而已者是故穀梁有戎衛戎晉及狄滕之類而公羊無有也穀梁有襄內諸侯而公羊無有也由此而推之兩部全傳字字皆可比也故曰公羊諸侯而穀梁天子也公羊非

全無天子也其與周相交接則曰有天子在而退而自爲於其封內則曰上無天子矣上無天子者無明天子也故曰古者有明天子則襄公不得爲若行也天位殷適其號何嘗不曰天子而其行則獨夫也故湯武之有慚德不在放伐也子行三軍在懼與謀夫謀則預矣謂周公之伐殷先事不謀者愚也明人序逸周書譏鄧謀篇既謀之矣而責其志戴天子不思者也夫公羊固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王周公繼志述事者也文王之志若絕無伐者則達孝何謂也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惟道無過未之見

鄭東父遺書二

十二

集虛草堂

則不能無過也如日月之食則不畏人見也文武周公之道則盡在公羊矣其過亦盡在公羊然而公羊不曰是過也非公羊之識劣也曰吾所聞之王者其道恰如是也故凡公羊與穀梁異趣之處大抵以此故也穀梁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夫微之與無其別則幾矣古書則已謂微爲無矣微而無之公羊之不如乎道其一端矣穀梁則雖微矣而戴之如天志未嘗須與忘也求諸古者聖人以實之無見也是以知其爲孔子之志也凡公羊之不如乎道而言之若不知其非正者蓋文

王之道然也武王周公而有不如乎文王之道者斯公羊譏之矣取郤大鼎有譏父老子代從政有譏是也穀梁於此二事亦皆有傳一索見其同再索見其異三索見其所以異此縱比之術也不橫屬本傳不能爲再索不縱橫邪衰而悉比屬之不能爲三索也

一伯討也公羊予之而穀梁惡之然穀梁非不與伯討也於晉人執宋仲幾曰不與大夫之伯討也然則諸侯而有伯討穀梁之所與也特所謂伯討者不同於公羊之所謂伯討者耳是故紀子伯公羊無聞而穀梁則有其義焉曰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

鄭東父遺書二

十三 集虛草堂

故紀子以伯先也前一說明乎伯之由人推後一說明乎伯之不以齒不以爵也則以德者也孟子曰夫豈不義是或一道也夫義與道宜乎公羊之曰無聞也詩有之因以其伯夫因則道也韓侯爲百蠻所服不待爵命而旣伯百蠻矣宣王因而命之爲侯伯故曰因以其伯故其序曰能錫命諸侯而其傳曰受命受命爲侯伯也詩曰伯傳曰侯伯而序但曰錫命諸侯何也書大傳曰錫弓矢得專征錫鈇鉞得專殺錫秬鬯得祭謂之命諸侯命諸侯卽侯伯侯伯卽方伯方者四方也四方四嶽是故虞夏傳曰巡守四嶽八伯八伯岱泰山兩伯曰陽

伯曰義伯大交霍山兩伯曰夏伯曰義伯柳穀華山兩伯曰秋伯曰和伯幽都宏山兩伯曰冬伯曰垂爲冬伯義伯蓋卽堯所命之義叔和仲垂則舜所命也義伯或曰卽義伯之譌若然則義仲也大交柳穀幽都義和所宅也惟此四伯是帝命住宅其陽夏秋冬四伯不由帝命蓋所謂因伯者也禮稱因母喪首因服有子曰因不失其親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太史公曰太上因之老子曰道法自然因之謂也莊十三年會于北杏之傳曰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眾之辭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之傳曰於是而後

鄭東父遺書二

十四 集虛草堂

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眾也以下詳說桓之信厚愛民諸侯信之是其所以得眾也傳說伯字之義至此而紀子伯之傳義昭然矣而公羊之曰無聞其指亦曉然矣大抵傳無不成章一字必自有一篇首尾完備之傳大抵起隱桓尾沒乎定哀如大地山川脈絡分明而條貫如織文五綫綫長皆如其幅觀者能察其起訖卽組織之巧可得而觀也此有其術依辭而屬之已矣何謂辭卽如伯字自紀子伯起以下凡傳中苟見伯字者則皆伯字傳也依次編錄都爲一篇目之曰伯字傳卽傳指豁然呈露則見其首尾相應成章自明

不須更加注解也後之人坐不得其屬耳譬之織綫長皆竟幅而觀者顧以爲鞞綫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然舍傳而遽屬經方且不知孰爲辭而胡由能屬也學者當知屬傳公羊穀梁皆其辭之傳也傳如乎經者也故屬傳卽屬經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公羊曰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孟子三言舉三傳者也公羊三言則但其文之謂也春秋之文有此三者子之所革者但其辭也若夫其序其會一仍其舊無所革也後師每欲求孰爲史舊孰爲筆削而不知公

鄭東父遺書二

十五

集虛草堂

羊明白之矣是夫子之言也

然則何以知孰爲其序其會孰爲其辭傳告我矣曰稱人討賊之辭也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以是推之凡稱莫非辭也曰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時月日莫非辭也於以成宋亂復發焉西狩獲麟復發焉一發指大夫再發指十二公三發指全書也明乎凡傳所說莫非辭也傳之所置弗道者則所謂其序其會者也

文與事之相乖異但觀此傳可以解惑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北燕伯是人陽是地納是人於是地文至

明也乃其傳曰伯于陽者何有此不通之讀乎答曰公子陽生也是何怪答乎然而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後人因事文義之不同也而疑傳始而分爭既則舉不之信至謂春秋本無傳三傳皆後人之所爲且所詆於傳者大抵夫婦所知則傳若至愚極陋者此皆早在春秋意料之中矣故此傳若曰問如伯于陽之不通答如公子陽生也之乖異是乃夫子面授之傳則其餘無足怪矣且文與事相乖異若此然而夫子不革

鄭東父遺書二

十六

集虛草堂

且明知之而不革而其說則爲不能盡知之故親侍側者且不盡知奈何後之人妄欲盡知之也且乖異若此人將以爲不信也而子則曰春秋之信史何也從史文而不革不知爲不知是乃所以爲信也後人以心意議之改革經文自鄭君不免而啖叔佐自造義例改革經文數百大儒揚之其流日大以至於今春秋三傳盡爲後人自作之傳所掩此又早在料中矣特著此傳所以示人凡一問一答之傳皆夫子所面授不可因事文相乖而不信也所以然者春秋之文多仍舊史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此二者不乖異仍之乖異

亦仍之不知者仍之知者亦仍之皆不革也夫子之所
革者但其辭耳然則學者亦問諸其辭而已若夫其序
其會是乃夫子之所置勿道者未嘗欲令人知之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集注曰言孔子亦
以史文記當時之事則謂其事其文指孔子之春秋也
而講章時文舉而歸諸魯春秋蓋由不知齊桓晉文尤
不知史文故也以今觀之自大道既隱三代聖王則皆
其文則史也自六君子之外其餘賢者皆齊桓晉文之
倫也其事則皆在左氏矣故公羊所謂其序其會者大
抵見於左氏宋元學者不信傳義好致詳於左氏之事

鄭東父遺書二

十七

集虛草堂

其所講說大抵只說得其序其會者也

宰我子貢有若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
子兼之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此何謂也哉觀於三
傳公穀之辭春秋之辭也左氏則謂之春秋之稱不曰
辭也左氏記當時辭命極詳則當時之所謂辭孔子之
自謂不能者蓋此辭也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又曰繫
辭焉以盡其言古聖人之辭也二傳之所詳說春秋之
辭孔子之辭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此之謂也表記
曰夏道未瀆辭殷人未瀆禮然則殷瀆辭周瀆禮矣大
學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書大傳曰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史
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
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可與人共所謂吾猶人也至於爲春秋則夫子之
所獨者也是故子之論辭實分三等則三傳分而載之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慎辭哉此與
人共之文辭乎則恰在左氏齊侯唁公于野井孔子曰
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此古者諸侯之辭也則恰在公羊
子曰石無知故日之鵲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
物無所苟而已石鵲且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故五石

鄭東父遺書二

十八

集虛草堂

六鵲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伉矣此君子修業之辭也孔
子之所獨者也王道之伉者也使無訟者也則恰在穀
梁也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且皆有志焉仲尼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不道桓文之事春秋之辭兼在二
傳而無左氏之辭此之謂與

公羊曰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
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說其
文矣而未了其義也穀梁曰其隕也如雨曰我見其隕
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
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正說君子所以修之之

意左氏則乖異矣曰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則有以爲如
雨者而雨也當日之事實也若然則將以爲二傳未見
國史望文生義也啖叔佐倡此說學者翕然從之以爲千載積惑一旦而解則不修
春秋恰反不在左氏而在二傳則知此說非也然則左
氏之云何謂也曰此又可見謂左氏但據舊聞不知聖
經新意者非也趙東山謂左氏悉見史記獨不見策書蓋從此處變轉遇不能通便百計以求傳誤終不知自反其智矣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必盡其辭君子之
易雨星曰星隕如雨所以盡其辭也盡其辭者無他至
信而已矣三傳者合力共明其辭之盡者也左氏之解
星隕如雨爲與雨偕也其初索也求諸其實有是雨也
故讀如雨爲而雨若曰必實有是雨而後曰雨此至信
之心也有是心而後可以進於公羊公羊曰如雨者非
雨也此今人口中之如字也曰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
此古人意中之如字也今人不解作此問矣春秋之義
不審問則不出公羊之云審問也不修春秋若彼君子
修之如此所以啟穀梁也穀梁曰其隕也如雨先示人
以可讀也設非穀梁誰解作此讀者設不由乎二傳何
由識此讀之妙者三傳之指若曰無雨而曰雨不可也
是無而爲有也非雨而謂之如雨必有說也不如雨而
謂之如雨仍不可也是虛而爲盈也如雨之爲虛奈何

鄭東父遺書二

十九

集虛草堂

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謂之如雨信哉其
如雨也今也不及地尺則是未接於地也謂之如雨不
可也然則自其隕之所及者而言之其如雨者也而自
其所不及者而言之則猶有一尺之不如雨者也不如
雨而謂之如雨是虛而爲盈也曰其隕也如雨但計其
隕則信如雨矣至於隕之所不及則辭亦不之及也是
君子之盡其辭也
然則左氏之曰與雨偕非乎答曰左氏之非惟左氏之
明之也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夜明
則非雨也雨而星不見則不爲異也凡左氏所錄其中
時有自相乖異者必有見也則此傳舉一隅也著於上
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今此星也不
見於上矣不見於上而但著於下謂之隕信矣然直曰
星隕則無別於隕石之在地者也此星之隕不及地尺
而復曰其隕也如雨則但取其著於下不見於上之爲
其隕如雨也
比觀如字春秋有公如有大夫如皆言乎其所至也是
故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傳曰不言所至
未如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
復也惟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三月公如京師傳

鄭東父遺書二

二十

集虛草堂

曰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比觀焉可以識如字矣凡春秋如字皆以此觀之諸經傳記之如字皆以此觀之乃知三傳費力解一如字非得已也抑所謂用力則寡者也

卽如閔元年之穀梁傳曰繼之如君父也識得如字乃知必無絲毫不如君而後曰如君無絲毫不如父而後曰如父也此足以解惑而杜異說一矣且其曰繼之如君父其讀蓋亦曰其繼之也如君父則求多於繼之外者非也此足以解惑而息異說二矣

俞理初爲明倫大典謂明世宗爲武宗後此義著在春

鄭東父遺書二

二十一

集虛草堂

秋至明理初不信三傳故但引禮經喪服竊謂春秋四傳如出一口尤爲明白足徵信也文公二年躋僖公左氏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謂閔僖爲父子也國語曰今將先明而後祖公羊曰先禰而後祖穀梁曰先親而後祖皆闕於僖如父於文如祖也且傳極論昭穆而與後世之所謂昭穆異後世之所謂昭穆者謂子輩可以爲父輩後兄弟而相爲後之爲亂昭穆也經傳不然曰宗廟之有昭穆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無祖也所諍在祖禰之世次閔祖而僖禰之謂昭穆而躋僖於閔上之爲無昭穆也是故公羊於閔曰繼弑君不言卽

位孰繼繼子般也於僖曰繼弑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穀梁於閔曰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命者受國焉爾於僖曰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皆謂閔繼子般僖繼閔是臣繼君也而臣子一例繼君與繼父同也而穀梁又加密焉謂子般未成君故不曰繼君然而但受國焉則繼之如君父也春秋之所務白者此義也若如後世民間過繼必責昭穆相當則當譏閔之繼子般僖之繼閔而傳無是言也若如明人之議則當責閔與僖並爲莊公後而不得爲子般與閔之後而傳恰反乎此也且後世坐不知繼君

鄭東父遺書二

二十二

集虛草堂

之義耳故夫傳之曰繼君也別乎繼父別乎繼君父而與後大宗者亦有不同也繼父者父死子繼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繼君父者天子諸侯之世子且爲子且爲臣謂天子諸侯爲君父也後大宗者宗子無子爲之後也有家之禮也繼君者天子諸侯無子以臣後也親之非父而尊之則君故曰繼君也繼君與後大宗何以異後大宗者繼祖也繼君則不但繼祖兼爲繼君此其所以不同也後大宗者或以弟則曰爲兄後繼君者亦或以弟然而不得曰弟不得曰爲兄後也此其所以不同也何爲不得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君臣之義也

是故君得弟其弟臣不得兄其君也是故經傳之正名有君父而無君兄而安有君伯父君叔父也弟兄不得以屬通則弟兄之子可知也公羊傳曰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喪服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公羊正同此傳有家者之禮也有家之禮與有國不同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爲禮何謂世與及則公羊所謂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是也

牙曰魯一
生一及亦

鄭東父遺書二

三

集虛草堂

也而曰不同何也繼祖所同也繼君則大人所獨也是故閔僖兩元年之傳躋僖公之傳四傳僉同至仲嬰齊而公穀異矣穀梁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仍曰父子不曰王父孫也穀梁何爲如此則意者蓋曰有國者之禮非有家之所可同也後世之議禮者願欲以民間過繼之禮施之大人此其所以不可行也且明人之議雖與有家之禮亦不合也記曰宗子有君道則喪服之傳與公孫嬰齊之傳是也嬰齊本仲遂之子與歸父本是兄弟今爲歸父後則父歸父而王父其父此與閔僖本是弟兄而僖既繼閔則文公當祖閔公

正相似故曰宗子有君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夫位則君臣之位也宗子有君道耳且然而况天子諸侯既正君臣之位者乎向使明之諸臣而知此義則無事紛紛爲矣僖繼閔曰繼君然則世宗之繼武宗正是繼君也閔之繼子般非父非君而繼之如君父然則繼君者義當繼之如君父可知也何謂繼之如君父世子亦臣亦子謂君爲君父其繼之也爲喪主也爲祭主也斬衰三年臣子之服皆然非繼君父者之所獨也居倚廬三年不言及或卽位而哭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凡此之類則繼君父者之所獨也臣有官守不能終日居廬不言也諸子不得爲喪祭主也故曰繼君父者所獨也繼君者一切如之是之謂繼之如君父也志曰喪祭從先祖然則世宗之繼武宗一切如先朝故事而已矣故曰無事紛紛爲也

鄭東父遺書二

三

集虛草堂

然則謂孝宗爲王父謂武宗爲父可乎曰在後世則有此難在古則無此難非無此難古人既有以處此難也夫不曰天下爲家而大人世及以爲禮乎自三代既有兄終弟及之禮夫豈不爲之所而待後世之始議之邪古者有之而孔門不錄使後之人無所法守又無是理也後之人自不察耳古人之處此奈何曰無所用處而

已矣武王對文王曰君王

逸周書周公對文王曰王

公父文伯對敬

姜曰主面稱且然退後可知見諸經傳可徧稽也大抵

稱王者其子稱之亦曰王稱君者其子稱之亦曰君稱

主者其子稱之亦曰主稱子者亦然故曰夫子教我以

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在宮亦然在廟可知死而諡曰某

王某公某侯某伯某叔仲季某子某主其子稱之亦曰

某某也君前臣名子於父母則自名亦同也臨祭祀內

事曰孝王某世與及同也周公之告三王曰乃告太王

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告三王則曰元孫

不悉別之曰爾曾孫爾孫爾子也且曰元孫於太王亦

鄭東父遺書二

十五

集虛草堂

非當也是何以故豈非一體之義邪統於一祖廟及高

祖者稱元孫也其見於詩凡稱曾孫序必曰古古謂幽

以前也但未國君而未致爵位無由得立四親廟陶復

陶穴未有家室則猶未作廟也此所以稱曾孫與楚茨

思古而思孝孫此古或在幽前抑或在後春秋傳曰言

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然則統稱孝孫蓋亦

無施而不可邪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徧稽古

之所有則亦徧稽其所無古人之稱若此而安有謂兄

曰父之慮邪稱於廟中日孫而安有父子而為祖孫之

嫌邪

文公祖閔四傳有明文矣然則僖公禰閔宮乎曰僖之

不禰閔也至穀梁而始見之僖十九年西宮災之傳曰

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為

閔宮也此以知僖之不禰閔矣比觀成三年新宮災三

日哭之傳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

近不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成無

譏則是僖有譏也然則閔宮之不謂之新宮也為僖之

弗之禰也弗禰有譏則是禮當禰也

然則昭穆相當之云非與國語曰宗廟之有昭穆以次

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然則廟之昭穆正而世之

鄭東父遺書二

十六

集虛草堂

長幼定於上亦胄之親疏序於下父子兄弟有其輩而

不亂也夫古之人胡為其弗別也爾雅釋親上及高祖

下至仍雲旁及族曾王父至於族父至於族父之子相

謂為親同姓乃若兄弟之子則未嘗立名稱焉此何為

也哉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近之也其弗為之

別立名稱也該之以父子也

漢人猶曰父子唐人乃曰叔姪始非名矣夫曰

父子則豈欲其溷乎雖然非所望於天下為家之大人

也大人以兄死弟及為禮而安有昭穆相當之說乎然

則家之後大宗也奈何曰此亦未見明文禮經但有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不言必

子輩而後可以爲後也雖無明文而有明義請推其義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明乎非大宗無爲後之義也凡以爲繼祖也記曰尊祖故敬宗此後大宗之義也爲其繼祖而後之非以其爲伯叔父而後之也伯叔父雖親惡可以舍己之父而爲之後也後世過繼之禮有三大宗不絕此古禮也小宗不絕此始於鄭注者也其非大小宗而後之者此蓋於兄弟之恩不忍其死而絕祀也分己一子使爲之子生以養死以祭此無關於尊祖敬宗之義直以兄弟之恩不然則無說也古之立宗記所謂尊祖故敬宗故收族也故族人無子者其

鄭東父遺書二

二十七

集虛草堂

喪與祭宗子主之其遺財蓋亦歸宗宗法廢乃有與爲人後之事記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初命旣行去者過半夫此堵牆之眾安所得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此可見與爲人後者之半國中也而况後世此皆由於貪利而忘其親所謂庶民去之者也然其事與兄弟之相友愛者並域而居是以爲君相者因其俗與其名之可居制以爲禮以息爭訟治不逮乎有恥且格此法蓋不能革義無關於繼祖故但謹於父子之名惟長幼親疏之倫是別以息民之爭此律意也傳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律者爲民而設士不學禮則乃

出於民之中久而羣昧其原不知後大宗繼祖之義不聞天下爲家大人世及之禮而惟知民間過繼之律之所謂昭穆相當者以爲大故至欲舍百事而從之朱子悼歎於士不學禮國家有一典故眾皆茫昧而不知其原觀於宋明之議禮而後知其言之可味也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後世之所爭者正使於義與道有是抑所謂不知務者也不正其大不察天下爲家之局而屑屑以爭乎此是養小而害大也仲嬰齊之事若以後世之議則必嬰齊之子而後可以後歸父也而在古者則有嬰齊在無舍其父而宗其子者也記曰

鄭東父遺書二

二十八

集虛草堂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又曰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大人世及以爲禮由三代以來矣茲嬰齊爲兄後之所自昉也假而曰未盡善焉是三代聖王之所未之能易者也假而曰更有其至善之道焉是三代聖王之所未之能行者也後世儒者與人家國語及三代則謙讓以爲不可及至於議禮則又欲過之譬之爲宮室堂構營度一準乎諸侯矣至於列位乃欲取天子之數而張之於其庭如之何而可合也觀乎羣經而有疑焉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立君天下之第一大事亦第一難事然而孔子六經

無明言示教何也夫觀之而弗見者利用察求諸明言而無見者當察乎其微言也察乎禮經士禮十七篇而謂禮經見士冠之記冠義焉推之小戴所錄諸記禮運文王世子之類皆有其指也察乎書經而得書序推之大傳皆有其指也察乎春秋而得其尊王世子志世子與夫書作僖公主推之三傳皆有其指也左氏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以賢義鈞以下古之制也持此以觀三傳之中皆此制也然而求諸孔子之言無有也不惟無有且若相反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

鄭東父遺書二

二十九

集虛草堂

子曰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言之微顯其判大矣左氏所言之古制觀乎古帝王之已事皆是也然而弗著於人人之心者以無孔子之明言故也立孫之言一見而已求諸古帝王之已事無一合也然而眾著於人人之心者以有明言故也然則無一合者乎曰以事則無之以義則有之禮經喪服實立孫之義也此其所以眾著也則其與古道不合何也則豈非古人之所行者大道既隱而後天下爲家天下爲家而後大人世及以爲禮左氏所稱古制則大人世及以爲禮之制也三王皆此制何由與立孫之言

合乎然則孔子之曰否也否古制與曰語乎其至極則殆否古制也然而古制未可遽否也公孫丑曰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古制者禹湯文武之制也而何可遽否邪是故春秋之所譏正者始乎爲子受之父苟受之父之爲子矣春秋之所責於子道者大抵在此更向上說則兄弟天倫也是故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之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齊陽生入子齊之傳曰陽生入而弑其君其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也陽生正茶不正是則雖受之父而猶不正所謂兄弟天倫者也

鄭東父遺書二

三十

集虛草堂

此仍古制立長也又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茶雖不正既受命矣可以言弗受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兄弟天倫所謂於天以道受命也茶雖不正既受命於父可以言弗受所謂於人以言受命也下之爲子受之父於人以言受命上之兄弟天倫於天以道受命春秋之所譏正者大抵在此此皆在乎古制之中而未嘗出乎其外也故曰古制未可遽否也然則孔子之曰否立孫何也大人世及以爲禮大人謂天子諸侯也有國者之禮也公儀仲子大夫也有家者也否立孫者否其以大夫而效仿諸侯立孫者有家之

禮也是故諸侯之繼君也文之禰僖而祖閔也公穀一
致而至於仲嬰齊則公穀頓異豈非有家之禮異於大
人世及以爲禮者邪

大人果專指諸侯以上乎曰不必然也禮經之記曰與
大人言言事君然則大人謂卿大夫也論語日出則事
公卿而孔子與公卿言則皆對曰此皆卿以上爲大人
之證也又左氏有之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春秋之
義充類至義之盡則春秋時諸侯皆非正諸侯也然而
未嘗不諸侯之孟子時諸侯益不正矣然而未嘗不曰
王未嘗不曰公也豈非以其在位故邪故曰說大人則

鄭東父遺書二

三十一

集虛草堂

藐之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畏者其位也而藐者其
勢也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用下敬上
道在則然也古之賢士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勢可忘而
位不可忘也又進焉勢亦不可不論也君子之不教其
子何也勢不行也穀梁傳曰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周
曰天下勢而已故曰夫差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又曰權在祭
仲權勢皆道也以義言則有德有位以道言則兼有勢
與權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
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道而
後有順天無逆天也是故禮經諸侯而有公孤之臣豈

遽忘其名之不正哉所據之時然也六經莫晚於禮以
爲周公之禮者非也是孔氏之書也世家言曰書傳禮
記自孔氏是也記曰士喪禮於是乎書又其一證也是
故士禮十七篇孔子所定之禮經也其時則定哀之時
也而其義則太古之義也據今之時而道古之道今之
時政在大夫故曰與大人言言事君也孟子之時大夫
皆化家爲國故曰說大人也六經之多歧異學者積惑
不解則多方彌縫遷就之而不知其間全在於此後師
彌縫一間是失一間也歧異莫多於春秋而正名亦莫
正於春秋故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曰名從主人物從
中國也正名得而後可以變通變通而後物反於正故
曰必也正名也名之不正有所由始察乎春秋之主人
而可識也故曰孔子之曰否語其至極則殆否古制者
也

鄭東父遺書二

三十二

集虛草堂

鄭東父遺書卷二終

鄭東父遺書卷三

論書序大傳

書序出孔壁自昔相傳曰孔子作至宋南渡無閒言蓋相承與書同為經者也書序者古今文同也今文家之說曰序當斗二十八篇當列宿此伏書有序之證也陳編修曰伏書二十九篇書二十八其一序也竊避其言王壬秋云大傳無序其後得序而欲合二十九篇之目乃併康王之誥于顧命蓋哀平時說也王氏此說果竊疑焉設伏書本無序其弟子胡為獨有取於壁中之序邪以伏生弟子之亦稱序知伏書本有序也斗宿之喻

鄭東父遺書三

集虛草堂

亦有義理何則二十八宿之外非無星也而足以舉周天之星二十八篇之外非無書也而足以舉百篇之書序舉百篇而經止二十有八此足以解惑矣歐陽章句之析為三十二也此亦陳編修之說蓋據序盤庚三篇而顧命與康王之誥各為篇也則變易師授者也伏生稱二十九篇既盤庚得為一篇則顧命與康王之誥何不可併為一篇者竊慮伏生有所受之顧命與康王之誥實周書升降之關六經闕指皆致謹于此伏書之併而為一抑又有合者也大抵諸經傳記凡有參差歧異之處多是闕指所存屋廬子所喜得閒者也知此則知大傳未

嘗與序乖異不識序指見為乖異耳總而論之今夫序出孔壁一信也又出於師傳二信也與傳似違而實合三信也今學與古學歧異至於序則無歧異四信也東晉孔傳出紉大傳而不敢紉序五信也自昔相承尊序為經至北宋南渡人無閒言六信也夫以序之尊信如此夫何蔡傳一出而序頓廢曾不逮詩序猶有稱說之者是何也大抵書序自子長不能心知其意至鄭君不能說後益冷落尊而不親鮮能知味是以一遭駁落遂罕顧盼者也

鄭東父遺書三

十一

集虛草堂

謂大傳無序胡突語也夫王氏蓋亦謂大傳是今文家耳大傳古矣是書經之真傳也譬之詩有序有傳詩之訓詁傳豈可謂之無序邪今夫書序無以擬之擬諸詩序則詩序之闕指雖未大明猶有光華發露而書序不然擬諸禮經之記庶幾似之何者禮經之記亦是尊之為經而未嘗發其指也自今以往學者尊序為經而大傳為傳以與諸經傳記相證明則書其有明之一日矣乎孫君之於書勤矣復古之功其殆過半矣乎孫君之於序雖未能明之而亦可謂復之者矣由尊漢學故也漢儒之於序雖不能深入而無敢不用故孫君復漢學而

序亦復也

孫君之於大傳亦云復也而未盡復乎漢人之舊何也漢人之於大傳無古今之別者也今學出焉古學亦出焉子長以至馬鄭皆承大傳者也近世學人顧謂大傳爲今史記馬鄭爲古疏矣緣其意直以大傳爲伏生所自作耳夫大傳卽令伏生所作亦當與毛公詩傳爲倫輩不當與漢人之注爲對偶也况大傳殆非伏生所作也且大傳非故訓傳之比也陳恭甫曰伏生大傳條撰大義因經屬指其文詞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七子之徒所說非漢諸儒傳訓之所能及也陳君之讀大傳賢于孫王江段諸君蓋因諸君之所已明者而益進焉故後來居上也

鄭東父遺書三

三

集虛草堂

學者治經宜若掘井前人掘井九仞後人繼之一掘而及泉矣譬如爲山前人爲山九仞後人繼之加一簣而山成矣如此則人與人賡續而經義日明如此者大得之矣惟得其塗故也彼失塗者則不然前人所已闢者從而塞焉新說日滋而經義日晦多歧亡羊往者之敗績可爲殷鑒者也故觀 國朝先賢之相賡續而歎復古之功非一人之力也迷塗旣遠而復之至於今茲又歎自今已往之易爲力也百年以前求逮乎漢而以自

詫矣於詩未識序之尊莫辨傳箋之優劣也於禮未識記之善莫別士禮與官禮之孰主賓也於春秋未識三傳之皆真猶沿江范曄趙之流而不知返也於書未考序之所自出未知大傳之可寶貴也究心於漢儒訓詁章句之學抑可謂下學者與是以曾未百年而詩傳有疏公羊穀梁有注禮知十七篇之爲經而小戴諸篇之爲之傳記也書有輯注及疏而大傳有輯本也雖曰淺深殊致抑可謂登漢人之堂者矣繼此而進探焉上達之路浸浸乎其導我也故曰易爲力也大傳亡佚矣奈何曰無傷也大傳本三卷耳陳君輯本十蓋得七八九也經之以序緯之以大傳之七八以觀乎二十九篇其猶可知也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在有諸傳記在皆其輔佐也 宋晉之曰輯佚書者未檢圖書集成尙有遺珠在也因思乾隆時諸臣從永樂大典中檢出佚書甚夥獨未嘗措意於尙書大傳何哉頗冀其中尙或有之及是時二書尙在費十萬金以千日之力搜輯之或復覩完篇未可知也

鄭東父遺書三

四

集虛草堂

謂大傳似緯淺之乎視大傳也夫其似緯者非大傳也蓋所謂略說者也西漢前無緯名亦不曰注謂之說略說者說大傳者也書大傳之有略說一卷亦猶他經之

傳之有師說也陳君輯大傳分略說一卷存舊觀也雖
閒有認說爲傳者要之大體既明識別易矣是陳君之
勤也他經之師說大抵混入緯中獨書大傳之略說與
春秋公羊傳之繁露單行不雜豈非以人重之故邪學
者咸知其所自出是以不混也略說一卷或者伏生所
爲也不然則伏生受之於師者也以略說之後於傳而
猶尊於師說益知大傳之尊矣故曰七十子之徒也以
書緯之多精語而略說一卷不雜入其中則知略說之
尊蓋在伏生以前而非伏生以後之說也

易有十翼詩有序禮有記小戴所輯諸篇春秋有三傳

鄭東父遺書三

五

集虛草堂

獨書大傳久佚苟搜輯之得復舊觀即五經之傳咸備
無缺矣

今文二十九篇史記卽云然後人數二十九篇多端謹
據所見錄其目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
五盤庚三篇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
十洪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
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
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康王之誥二
十四棗誓二十五甫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
二十八序二十九也此伏生所授也若據序而數之則

除序不數猶爲三十一也壁中古文數者亦多端今案
其目其與今文同者三十一篇外其滋多者舜典汨作
汎共九篇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典寶咸有
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凡爲目十六其篇
數則二十四合三十一篇計凡五十五篇也書序百篇
之目除以上五十五篇外彙飭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
方夏社疑至臣扈中鬻誥明居俎后太甲三篇沃丁咸
父四篇伊陟仲丁河直甲祖乙說命三篇高宗之訓大
誓三篇分器旅巢命微子之命歸禾嘉禾成王征將薄
姑周官賄息慎之命亳姑君陳畢命君牙蔡仲之命以
上若如舊說帝告釐沃爲二女鳩女方爲二夏社疑至
臣扈爲三則亡篇凡四十五合上五十五恰百篇其或
帝告釐沃爲一女鳩女方爲一疑至臣扈爲一則九十
七篇也古人舉大數九十七亦云百篇今所據者鄭注
而鄭君未見百篇則無從取決也姑置勿論論其可知
者

鄭東父遺書三

六

集虛草堂

書有三本有尙書百篇之本有壁中古文五十五篇之
本有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之本百篇本最先亡漢人無
及見矣古文亡于東晉今文繼于孔傳二本並亡矣百
篇與五十五篇亡則竟亡今文二十九篇其本雖亡而

其書猶存於東晉本中也東晉本真偽雜陳何以別之則以鄭注存于孔疏者知之也鄭注曰逸者斯以知其為壁中之所有矣注曰亡者斯以知其為壁中之所無矣除亡與逸斯以知其為伏書矣

謂伏書有大誓疏矣夫大誓不惟伏書無之壁中五十亦無之然則鄭君胡為不注曰亡並不曰逸邪鄭氏據當時立於學官者言之也伏生云二十九篇無大誓而大傳之中載其二篇後又得一篇於河內老屋以與博士使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數人方喜其幸存而何肯曰亡也然則奚為不可謂伏書有大誓邪則以伏書本

鄭東父遺書三

七

集虛草堂

無之也伏書本無之則何為不可補以後得曰須虞伏書之有本也夫漢人自史記則既謂伏書者殘闕之餘也今日須虞其有本何也比觀乎禮經十七篇人為殘闕之餘也而今知其非殘闕矣故於書須存此慮禮經十七篇之非殘闕奈何孔子傳士禮者也惟士禮之為禮經其非士禮者非禮經也而惟十七篇恰是士禮而壁中滋多之篇恰非士禮此以知士禮十七篇之非殘闕矣何以知士禮之為禮經也漢初老師相承傳此十七篇為禮經絕無周官禮之謂禮經者也至若小戴所錄諸篇則固日記日記則名其非經矣且此十七

篇者則固名曰士禮而其說曰孔子之但傳士禮推士禮而致之天子也謂師說不足信則請觀於其首篇之記也士禮之首篇則士冠也而其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此可以識孔子所以傳士禮之指矣彼壁中滋多之篇其首篇則公冠禮也正犯夏之末造之譏何怪其不得列於禮經也哉是故郊特牲篇錄此記而說之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

鄭東父遺書三

八

集虛草堂

所以治天下也此又足以明推士禮而致之天子之說矣漢初老師之善於此可見未幾而更易師說者生焉而禮經遂永被殘闕之目惟知責陳數之詳正是祝史之事未聞刪訂之微指也以禮說書竊恐壁中滋多之書亦猶壁中有滋多之禮也然則伏生所傳之二十九篇亦猶士禮之十七篇焉未可知也史記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自漢以來謂二十九篇是殘闕之餘根據此語也竊計伏生若止一本則不得止存二十九篇而其餘諸篇一

字無存若云壞爛不完則伏生僅記憶九共數語且稱述之以告學者豈反舉壞爛不完之數十篇而盡棄之必不然矣然則亡數十篇而獨得二十九篇或是兩本一亡一存或此二十九篇熟讀能記而其數十篇不在熟讀之內故亡則竟忘也未晉之曰古禮自四十六篇而外閒傳本自十七篇古書自百篇及或五十餘篇而外閒傳本自二十九篇蓋得之

陳編修曰五經皆今文爲之先驅杲竊以爲先驅之云如指文字謂之先驅可也今文由口傳時有同聲通假別字之失得古文以正之此古文之功至今存者也乃

鄭東父遺書三

九

集虛草堂

若篇章多寡之間在漢時以爲幸得古文而增多者自今觀之依然是師傅之本流傳萬古耳壁中滋多之篇何嘗有一篇一章得存留於天壤哉

壁中禮滋多之三十九篇則無存焉書滋多之二十四篇則無存焉河內老屋大誓一篇則無存焉存者依然師授之五經原本也乃若大傳中之大誓則今猶存焉此可見師授之真不容泯滅也而其非師授者惟一時羣奉以爲經而終歸泯滅也

河內老屋與孔子宅藏孰尊一篇之與二十四篇孰多然而壁藏古文久不得立河內老屋之大誓一篇一出

而卽得立此何以故曰惟大傳之故大傳有大誓甚詳學者有所依據一矣且大傳有之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嗇于洛誥學者咸知爲周書之首二矣百篇之序雖具在而其詳說在傳傳之所有人能說之傳之所無人不能強說也茲大誓之所以易立而逸書滋多之二十四篇之所以難爲傳也近代學者曰漢儒不注逸書以無師說之故蓋得之矣抑所謂師說者則豈非大傳邪此可以知大傳之尊矣

鄭東父遺書三

十

集虛草堂

有聞矣敢問尙書百篇而僅傳三十一篇設云刪取其指安在應之曰非愚慮之所及也雖然竊聞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經解曰書失之誣然則棄誣取信其刪書之指乎

問曰百篇而刪取三十一則姑云然矣壁中古文不百篇而僅得五十餘篇何也劉歆言書出屋壁朽爛然則本百篇而僅得五十餘篇其餘朽爛也子政校書有脫簡夫脫簡則古文也五十餘篇中有脫簡亦由朽爛也

難曰武成不可信故宜不錄乃如說命可取極多禮記稱引最舜典禹謨可取當不僅二三策乃皆不在刪取又傳

稱周書自大誓是周書之首也而不見取既不見取而傳顧稱之矧夫孔子爲書作序百篇既皆有說今日刪取豈合有序無書凡此諸難若如舊說歸諸亡失則諸難悉解然而深維往訓則知百篇實失之誣五十五篇仍不盡信既諸經皆有要刪不應尙書獨無妙選以此思之孟子所謂不如無書者明是刪書之指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宜爲要刪本也若夫序列百篇與傳稱大誓則經解有之疏通知遠書教也百篇誣信雜陳而序則一歸至信所謂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惟傳亦然其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嗇于洛誥所以疏通

鄭東父遺書三

十一

集虛草堂

知遠也經非信不錄而傳主知遠太誓無書而載之於傳或以此故也中庸曰雖善無徵無信是故知善與信之說者其知書矣乎觀孝經論語孟子禮記及左傳國語之所稱引論說其篇雖亡而其善則具在矣豈非既取之者乎然則據序與傳以讀乎二十九篇而又輔之此疏通知遠有餘矣而善具存而誣盡祛然則書固未嘗亡也刪書之指或將於是乎觀之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文獻既不足徵夫子何以能言之豈非所謂見微而知清濁者邪書以二十八篇及序

一篇紀二帝三王下逮成康以下包詩變風變雅訖于春秋故曰疏通知遠也序屬百篇而爲一非爲百篇序爲二十八篇序也抑百篇雖亡而有序在即不啻百篇之具在也傳條撰大義或正說二十八篇或遠涉百篇正說二十八篇者固二十八篇之傳也其涉經外者亦二十八篇之傳也何也以有序在也凡以爲疏通知遠者也彼以故訓傳以下章句之趣求之固宜不得其指矣

序據書之上者也傳繼書之下者也是故莫約於序詩之序約於詩書之序約於書也

鄭東父遺書三

十二

集虛草堂

詩序曰關雎之序是關雎之義也南陔白華華黍詩亡而序存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由庚由儀崇丘亦然明乎詩者其辭而序者其義也禮經之記亦然士禮十七篇始冠而其記首題冠義二字而郊特牲申明之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明乎讀禮但知其數讀記而後知其義禮之義在記也書之有序何獨不然雖然詩序禮記皆爲議論猶易識也書序則不加可否莊周謂春秋議而弗辨書序似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詩書春秋皆善惡並陳者也知此可以讀書讀
書序尤須識此意故書序當以讀春秋之法讀之
堯桀易別而百王難等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
王何謂等彼善於此之謂也禹聖人也而上比諸舜則
劣成王未逮聖人而下比康昭則優是故堯舜爲一區
六君子爲一區自成康以下爲一區書序一篇當以此
意觀之

舜典亡而未嘗亡也以有堯典在也何以知舜典包于
堯典也以有序在也何以知序以有孟子在也孔子曰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此孔子之說舜典也孟子之善

鄭東父遺書三

十三

集虛草堂

讀舜典本諸此語也今人不見舜典讀孟子而舜典之
序可知知舜典之序則知舜典矣故曰有孟子而舜典
不亡

序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
典何試試其孝之至否也帝曰俞予聞舜之孝堯知之
矣所未知者其至與否耳故試之以徵庸也於是舜生
三十矣試之以徵庸又二十載至舜年五十而慕不解
是以知其孝之至也孝經曰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
乎然則知其德爲聖人可使嗣位矣何謂徵庸徵虛也
將使嗣位試之不位在位而於畎畝之中故曰虛庸然

則何謂歷試諸難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
天下而遷之焉然則好色富貴人說之凡人生之欲咸
備至極以試其慕之解否德之難能莫難于此舜備嘗
之故曰歷試諸難也由是觀之孟子之此章正說歷試
諸難四字者也故曰有序在而舜典不亡有孟子而序
可知也

讀舜典之序合之鄭注而有疑焉鄭君讀舜典者也如
序之云則舜典一篇詳言歷試諸難者也而鄭君僅舉
入麓伐木四字入麓卽堯典之納于大麓鄭君之得於

鄭東父遺書三

十四

集虛草堂

舜典者僅伐木二字而已若然則是反不逮堯典尙有
百揆四門之詳也序胡爲而曰歷試諸難邪信序者將
疑鄭君所見之舜典非也信鄭君所見者將疑序非也
二疑均所不敢出而說窮積惑數十年讀孟子而後得
其說焉以此益信惟聖知聖後人之智固不逮也後人
之所欲試者吏治耳誠不料堯之試舜乃在畎畝之中
而以二十載之久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夫堯惟知德是
以所試在此後世惟不知德是以反是也故曰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也孟子
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之謂也

然則竟無試之於在位也乎曰堯典記之詳矣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明乎所試之在此不在彼矣此處不言年數則於篇末記之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試之於徵庸者二十載試之於在位者僅三載也何以知之書曰納于百揆至乃言底可績三載百揆四門大麓之試則在位矣然此諸事計凡三載而已明年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則試畢而使之攝所謂薦之於天也攝二十有八載而帝崩加喪年二載舜攝凡三十載連前之試凡在臣位三十有三載明年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踐天子位即於是年薦禹於天

鄭東父遺書三

十五

集虛草堂

故可知也如先儒之說則前無以處詢事考言之三載後不合於十有七年之數者三載而害道在攝位也如偽孔則所差年數更多而舜之於踐天子位之年即得替人其義弗見也而皆由於徵庸之解不明故徵庸之義明而在位五十之解亦明在位五十之解明而徵庸之義亦相得益彰也

在位五十之解明而大傳亦顯大傳四十一篇有虞篇有夏篇有虞夏篇見孔疏虞夏傳者明大寶之義者也其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曰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曰報事還歸二年謦然乃作大唐之歌曰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曰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曰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篳變聲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曰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曰於時卿雲聚俊父集云云至遷虞而事夏也以上虞夏傳也約舉之元祀者舜格于文祖之年孟子所謂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故曰元祀大傳亡佚不見完篇未知

鄭東父遺書三

十六

集虛草堂

遷虞事夏卽在十有五祀與要之由譏然而昭然王世有不世之義於十祀之後眾既知之矣至十有四祀十有五祀帝且明言之矣而樂正進贊之然則舜固若處逆旅焉亦豈曰世有之哉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此之謂也其義既昭章如是則亦無待進問遷虞事夏之爲何年也故曰舜薦禹於天禹薦益於天也

堯薦舜舜薦禹禹薦益孟子言之至詳孟子之後惟史記稱焉而有禹薦皋陶皋陶先卒之語孟子之前惟大傳有舜薦禹於天一語此外更無所見則未知孟子與

鄭東父遺書三

十七

集虛草堂

子長何所見之也書大傳亡佚無完本計或不僅此一語也

堯之薦舜與舜之薦禹義同而事迹不同其時民之明昧尤大不同也舜禹之際樂正進贊曰尙考大寶之義唐爲虞賓何謂大寶之義則唐虞禪之義也然堯舜之際民之歸舜蓋有不識不知者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也逮舜之薦禹則始而譏然譏然者小明也旣而昭然咸知昭然者大明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則天舜則堯始作者難而繼者易也是故堯試舜二十三載而後踐舜則踐天子位之年而卽薦禹

堯之試舜以徵庸二十載其試之于位僅三載耳舜之試禹則在堯老舜攝之年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禹之爲司空在前此矣孟子曰堯舉舜而敷治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濬濟潔決汝漢排淮泗禹之治水在堯時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命禹曰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則所謂薦禹於天何也惟天子能薦人於天前此之薦薦人於天子耳天子能薦人於天諸侯能薦人於天子此之謂也

鄭東父遺書三

十八

集虛草堂

先儒謂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九字舜典文也父母使舜完廩一段謂亦舜典文也晉之謂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一段蓋孟子讀舜典而知之牛羊倉廩干戈琴張以象曰云云知之也服其詳審因而推之象稱舜爲都君則所謂三年成都者邪天下之士多就之者此之謂也九男見大傳二女見經百官蓋卽牛羊倉廩之類陳蘭甫謂此等瑣屑不得爲舜典與堯典不類曾不計堯典旣畢舜死矣凡在其類皆是堯典安得更有與之相類惟其不類是以爲舜典也杲初疑舜往于田是舜生三十以前事旣有百官牛羊倉廩無須躬耕矣今覺其不然牛羊倉廩所以養舜而非舜之有也國君欲養君子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故象以爲舜旣有

之矣惟舜心知其義非已有也否則舜爲子而有私財子富父貧何以爲舜堯之養舜所以試之舜受天子之養天地之大義則然歸潔其身亦不賴其富寵故爲天子甥爲都君而躬耕如故也

爲都君治臣庶而猶躬耕無乃許行之道乎非也於時猶在畎畝之中未在天位也但食天祿而未在天位治天職其曰都君蓋亦猶後世之若主莊長焉爾詩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公侯伯子男之謂爵位曰國君則不必有爵位也國君且然況於都君

立爲天子則放之放字則未知是經抑傳與一說曰謂

鄭東父遺書三

十九

集虛草堂

之或曰當是傳也若是經文不宜云或曰也一說曰封之者舜之隱也曰放焉者天下之義也大傳曰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以孝子之隱乎則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孟子之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信封而外放蓋亦遠彼而近此之志也

封之有庫蓋書之原文與表記曰虞夏之質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蓋將於此乎觀之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九字書曰祇載見瞽瞍三句先儒云舜典文晉之申曰以序堯典之外舜典汨作九共

稟餒而已此二文不宜在彼宜爲舜典也

或疑此等不在歷試諸難之內則堯典有舜格于文祖以後事亦將疑其不在將遜于位之內乎大抵堯典明君道故舜之君事咸在焉舜典明子道故舜之事親咸在焉知此可以解陳君之惑矣舜典本是事親之事畎畝中事也而何怪乎其瑣細也抑可以解刪書不錄舜典之感矣止一序括之矣止堯典數言括之矣故尙書百篇而刪取二十八並一序足以當百篇矣

晉之謂孟子七篇前三篇孟子之仕後四篇孟子之學也故萬章篇者孟子之尙友也杲感其言因而推之大抵離婁篇論仁政萬章篇論道義者與故萬章上篇自首章至咸丘蒙章論舜之孝明子道也萬章問堯以天

鄭東父遺書三

二十

集虛草堂

下與舜二章明天與之義明君道也薦賢於天道自堯始舜禹法之後王莫能行也然而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何也賢與子惟天所與且也與賢賢也與子亦惟其賢故曰一也故天與之義是君臣之義也春秋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易大傳曰上賢天地之大義此之謂也要之大道之行在唐虞之世故孔門言道必稱堯舜也次論伊尹樂堯舜之道者非其義非其道祿之以天下弗顧其道者堯舜之道其義者君臣之義也次論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命者天命義者君臣之義也次論百里奚知穆公之

可與有行而相之行者道之行也可與有行而後相則君臣之義也此三章皆論事君而以歸潔其身爲主書始唐虞終於秦穆此篇尙論始堯舜終於百里奚蓋亦此指也主明君臣之義而必始於子道終於歸潔其身何也事親事之本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其指也下篇推論之以盡其義論伯夷伊尹柳下惠與孔子皆論其事君也三子之事君皆本堯舜之道謹君臣之義而時中惟孔子故所願則學孔子也次論周之班爵祿爵者天位祿天祿也其天位治天職食天祿者君

鄭東父遺書三

二十三

集虛草堂

臣也有天爵者有人爵者而人爵本於天爵君臣之位謂之天位以德差者也人知君臣之義有貴貴而不知其本於尊賢也故繼之以問友友也者友其德則友亦尊賢者也而尊賢不止於友故有士之尊賢有王公之尊賢士之尊賢友之而已師之而已王公之尊賢則必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焉堯之於舜先養之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是也養則友而舉則君臣也舜尙見帝蓋在養時時猶未舉故曰甥曰爲賓主曰天子而友匹夫也不挾貴而友德者也夫但責不挾貴而友則晉平公以下亦皆能之然而尊賢之義則不但友焉

而已也抑不但養焉而已也不但友而必先友焉不但養而必先養焉何也曰交際之道也孔子之有際可之仕也必君之交以道接以禮焉謂以友道交以友禮接也必如是而後謂之際可不如是則不可也是何也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君臣之交其道固如是也是故孔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謂行君臣之義也故仕則爲臣雖未

鄭東父遺書三

二十三

集虛草堂

在位臣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所謂以位而貴之而不敢與君友用上敬下則以德而尊賢而不敢臣之下自論君臣上自論友上下各盡其道而後交上下交而後君臣之義立故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然則公養之仕不責道禮乎非也繆公亟餽非養君子之道子思不受知養亦有道禮矣則其別之爲際可與公養何也堯之養舜將以爲舉地也不終於養者也際可之仕似之公養之仕終於養者也無舉道此其不同也孝公待子而爲政何以無舉道孝公之爲衛君夫子之所不爲也但受其養而不受其舉故曰公養之仕也不爲衛君而受衛君之養何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不爲衛君是亦行其義也天祿者君臣食也行其義者食其食是公養之義也公養之仕與爲貧何以異爲貧者非爲君臣之義也故必有常職以食於上且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公養之仕則不然也天祿者賢者食也易曰大亨以養聖賢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爲泰而其說曰食功公養之義也功不待在上位入孝出弟亦功也故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不惟今日守先待後亦功也是故知道不行而姑行其義也既曰仕則爲臣矣則又有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何也不爲臣不見禮也孔子之仕則義也禮共明而義獨喻故曰進以禮退以義也義譬則路禮譬則門路惟人所由門則必待主人闢故曰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故必道交

鄭東父遺書三

二十三

集虛草堂

禮接而後際可也此進以禮之說也繆公時子思之爲臣蓋亦行義者也公曰友士而子思不悅而稱古人之言所以明義也惟堯友舜德不逮者不得友也事之者也王公尊賢之義至此而後盡明故自問友以下五章凡以明王公之尊賢也而以孔子爲主何也道行於堯舜而義行於孔子道必在上位而後行義則苟有其德惟所行也堯舜行道義昭於一時孔子行義道濟乎萬世故自有孔子而士之友善適乎王公之尊賢王公之尊賢量極乎天下而止士之友善又尙論古之人讀書論世蓋卽集大成之學囊括古今而無遺善者也終於

問卿何也一說曰明臣道也堯之君道問友五章明之孔子之臣義交際四章明之士之道尙友章明之獨舜禹益伊尹周公之臣道闕焉此章所以明之也一說曰君臣之義本於父子之道事親事之本故有貴戚之卿明事親爲事君之本也一說曰卿之不同以其時也唐虞之世則有異姓之卿夏后殷周之世則有貴戚之卿也或曰堯舜之道則有易位是故伊尹異姓而放太甲伊尹樂堯舜之道者也夏后殷周之道則但有去耳故周公貴戚之卿而辟流言居東周公思兼三王者也或曰唐虞之道君有過而已不至有大過易位之事也夏

鄭東父遺書三

二十四

集虛草堂

后殷周而後有之一說曰春秋之言天道一有一無曰有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所謂一有一無也孔子心與天一無意無必於彼固非必於此亦非一有一無所謂時也尙友堯舜而願學孔子之時此篇之大指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何謂也比觀上下文曰而後受之曰以他辭無受曰斯孔子受之殷受夏周受殷之受字可知矣曰請無以辭曰而以他辭所不辭也之辭字可知矣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曰今之諸侯其取諸民猶禦比觀焉則所謂於今爲烈者又可知矣記有之君子議道自己而制法

以民不以充類至義之盡繼今之諸侯制法以民也而自繩則必充類至義之盡議道自己也其取之雖在盜類不復追計之但責禮際而受焉寬以待今之諸侯也殷之受夏周之受殷譬諸星火於今燎原而曰如之何其受之所以峻責王者也峻責王者殷周之受不可爲故與伊尹不同道也寬待今之諸侯苟若禮際斯受之故與伯夷不同道也

有章義有篇義而說孟子者但有章旨而無篇旨近世又有言節旨者今請從節旨說起夫此節之指主論夏殷非論盜貨之不可受也何以知之觀乎篇義而知之

鄭東父遺書三

二十五

集虛草堂

夫此篇尙論者也首論堯之薦舜於天舜薦禹禹薦益論唐虞之禪也及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論夏后殷周之繼也次伊尹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論放伐也夫湯武之有慙德人將以爲在繼也今日其義一則繼無可議也或以慙德在放伐今日天使曰以堯舜之道則伐又無可議也二者皆無譏則其未盡善者安在哉則舍受之外無他故矣是故舜禹之有天下則論益伊尹周公之有天下則論湯之王於天下則論惟殷之受夏周之受殷未有論也且他皆曰有天下獨於湯曰王於天下而不曰有以他之皆論而獨此闕焉知此節之主

爲論此矣以他皆曰義曰道獨此事與盜爲類抑又可知也已更廣觀乎七篇舜受堯之天下則稱禹受舜則稱殷周則勿稱也殷周之放伐則稱行仁政而王則稱惟其受勿稱也是故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孔門之所不滿于殷周者惟在乎其受昭然也彼謂孔子不稱放伐不言行仁政而王而孟子亟稱之以此爲論孟有異指豈其然乎

鄭東父遺書三

二十六

集虛草堂

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卽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大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媼無時焉可也此有與取之辨也抑其曰地可有而器則取也則豈惟宋之云哉左氏所云夏鑄鼎四百祀而遷于商六百祀而遷于周者蔽於此矣然則殷周之受謂鼎乎曰不然穀梁傳曰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此則充類至義之盡者也穀梁譏非所取則所取勿譏也孟子可以取可以無取

則取亦有可非盡不可也則謂取字在孔門有厲禁非也故曰非其義道不以取諸人然則道義固有取也然而孔門言有天下不言取天下何也或曰他物言取天下不言取也何者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惟天與之者也天與之者天下諸侯自然有之焉故曰有也而奚待於取也取而後有之非自然有之也故曰爲取不可爲其有也殷受夏周受殷有之者乎取之者乎中庸曰壹戎衣而有天下則亦云有天下也然曰壹戎衣而有則與自然有之者異也孟子曰取之而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

鄭東父遺書主

二十七

集虛草堂

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然則周之受殷取之者也

朱子曰凡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也以孟子觀之益明日可以取可以無取然則凡曰可者兩可也取與死凡兩可者皆從無不然則傷何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豈非貴無爲者邪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何謂所不辭夫以上文請無以辭而以他辭既知辭字矣則未知所謂不辭者謂不辭讓乎抑謂若吳郈人云則不辭者乎夫凡字皆止一義吳郈人云之不辭與不辭讓則一而已矣書曰舜讓于德弗嗣求諸殷周之篇無有也則謂不辭讓是也天

下惟天所與不辭讓而受無說則謂之不辭亦是也公羊曰子曰其辭則丘有罪是故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以此類稱而比觀之皆有辭也獨殷之受夏周之受殷求之春秋之辭無之豈非所謂不辭者邪

凡曰所者明區界也所不辭謂此外不在此限惟此事在不辭界內也

以序觀之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至汨作九其則治天下也大禹皋陶謨則

鄭東父遺書主

二十八

集虛草堂

舜之樂取於人以爲善也至於任土作貢則禹功也世誓以下則夏后之世也殷之篇則放伐也周之篇則伐殷勝殷殺受周公相成王黜殷命也夫殷則俘厥寶玉周則分器是公羊之所譏者邪除此譏外唐虞則禪讓殷周則放伐序之所舉特然也孟子尙論此序如出一口此可以觀矣

序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何謂帝舜申之其說又在孟子矣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夫

謨則皋陶矢之功則禹成之帝舜何爲哉申之而已矣
豈非所謂取於人以爲善乎無爲而治此之謂也與
夫曰作大禹皋陶謨則似一篇也又附曰棄稷又似在
此篇內也然而鄭君讀古文別有大禹及棄稷之篇何
哉以經二十九篇觀之舜典則括於堯典之中矣禹之
成厥功則在皋陶謨中矣棄稷亦在焉禹曰暨益奏庶
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意在棄稷篇者卽此數言者乎若然則舜典汨作九共
括于堯典大禹謨棄稷括于皋陶謨唐虞之書一典一
謨舉之矣慮或未詳則有序在無弗詳矣更求詳焉則

鄭東父遺書三

二十九

集虛草堂

有大傳在無弗詳矣

經二十九篇無大禹謨而有禹貢序曰禹平水土隨山
濬川任土作貢禹成厥功詳哉在此篇矣詩詠禹甸謂
此功也大禹謨自在虞書禹貢自爲夏書一事也而分
列之蓋以爲夏道也傳曰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
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此之謂也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孟子曰否
不然否其德衰乎否其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乎以下
文觀之禹固未嘗不傳於賢而傳於子也茲孟子之所
否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大舜有大焉然則禹之賢與子路等舜則大矣故曰舜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又曰禹惡
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
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其別爲二章也他日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又曰堯
舜性之湯武反之不論禹與文王韓文公曰禹入聖域
而未優大程子曰禹似湯武文王似堯舜夫程子則固
有所見而云也然以孟子之別爲二章觀之則是舜以
上自爲一區域禹湯文武周公自爲一區域也禮運者
論其世也表記者論其人也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

鄭東父遺書三

三十

集虛草堂

之英何謂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也則堯舜是也何謂三
代之英則禹湯文武周公是也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六
君謹於禮而世運僅逮小康不復能大同也表記曰君
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兼言豈弟
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惟虞帝能之夏殷周非親而
不尊則尊而不親豈弟不能兼也夏道未瀆辭殷人未
瀆禮然則殷瀆辭周瀆禮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
子惟虞帝他日與子夏說詩民之父母奉三無私三王
之不足乎民之父母者惟無私實難子曰巍巍乎舜禹
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舜薦禹禹薦益所謂有天下而

不與乎然又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稱舜而置禹弗道何也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又曰君哉舜也堯之外惟舜堪稱君哉自禹以下臣也禮運表記閒居之所稱論語孟子惟堯舜爲君春秋別五帝與三王凡在此指皆此限也若夫有天下而不與則禹與舜同稱而文王亦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凡在此指則專論有天下專論此則惟殷受夏周受殷有慙德而禹則猶沿堯舜之道文王亦庶幾焉末又稱禹吾無閒然矣此則斷自禹以下爲三王自一區域也不逮大道矣而此一區中禹則爲首明乎殷周不能

鄭東父遺書三

三十一

集虛草堂

無閒矣大抵以道則惟堯舜禹以下弗及矣以德則三王之中文王爲優可謂至德者也禹爲稱首無閒者也不言湯者孔子故宋也是故中庸亦不言焉則在孟子矣

五人者誰舊說以爲禹稷契皋陶伯益也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禹決九川后稷教民稼穡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序曰皋陶矢厥謨此以知五人者三王出焉故曰三王者帝臣也

序有大禹皋陶謨棄稷夫稷則周祖也而在虞篇契殷祖也而弗在焉而在殷篇或曰契在五人之中功若少

而道多左氏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湯不先契則謂契之賢小於湯也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其德旣終於載祀四百卜年七百矣惟契之德旣王於成湯而猶未盡篤生孔子德配天地與天無極序稱自契紀世元明賢聖六七殿以高宗殷有三仁微子去之弗父明德以有宋而授厲公鼎銘極恭後有達人大德受命道協雷風聿追遠祖非小康之世所能局也爲上不寬則不足觀寬裕溫柔足以有容能行五者天下之仁寬信敏公微言以終司徒之教明德遠矣

鄭東父遺書三

三十二

集虛草堂

及五帝茲足以觀世變矣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哀公問社論語之微言也文王之政罪人不孥突過三王浸浸帝世甘誓湯誓未之能行血流標杵抑又亞焉且夫夏書錄甘誓殷書始湯誓周書始牧誓讀書論世證以春秋則知宰我非妄對而夫子所謂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者其指遠矣

鄭東父遺書卷三終

鄭東父遺書卷四

書張尙書之洞勸學篇後示濼源書院諸生

篇分內外內篇本也故樂與諸生講明之有贊有諍姑
抒所見未必盡是如有不合幸亦無隱各言爾志固夫
子之遺教也

內篇凡九第一同心篇中保種保教保 國之言聞者
或疑之夫此篇爲救時論之偏說明三者之一貫竊以
爲無可怪焉

第二教忠所論 國朝仁政十有五條字字確實讀之
不勝歎服不但可以教忠抑可以益智解惑也夫時賢

鄭東父遺書四

集虛草堂

之論大抵不知此義者也故幾若由今之道不可一朝
居者讀此乃知立國之本自有在也然則姑先保此無
失其或有闕急修復之將有造作必稽其有損於此十
五仁政與否如其有損則無敢作也昔方望溪先生謂
漢唐以後立國必有合於經義數端而其子孫變易破
壞之數端破壞皆盡則國仆滅說周官禮之言也然則
今日之所宜講明修復者可知矣

第三明綱專爲闢邪說而作故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
中國之所以爲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
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

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蓋今日新論實如此三說者非聖無法孔子所謂大亂
之道篇中數語得之今日真朝陽之鳴鳳也以下歷攷

西人之禮俗意蓋曰西人立國亦尚不至如此所以破
貴夷賤華者之惑也讀者或不滿意謂不當謂彼中

亦有三綱也然僅有之與全無則有辨矣夫言欲如乎
其物而無所加損也且彼之立國既已二千年矣假而

謂之全無三綱無乃使人疑夫無綱而可以立國也乎
非明綱之意也竊欲廣續之曰西人亦略有三綱故尙

能立國然未有聖人爲立人倫之至故有時而窮孟子
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又曰欲爲君盡君

鄭東父遺書四

集虛草堂

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故曰舜明于庶物察
于人倫察者至也春秋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
見孝子之至此之謂也西人未聞此義故其於人倫也
處常則有處變則無故西人非無夫婦父子君臣也其
爲夫婦父子君臣者未定也孔子曰三者正則庶物從
之西人之三者未正是以語其既往則數千年而未嘗

有太平之一日觀其將來則邪說蠶起大亂方長彼其
窮無復之而必歸於儒也有迫之者也子貢問曰如有
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子貢之問蓋問夫子也易曰知周

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夫子之自道也夫子之道濟天下乃今而後見之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履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之謂也聲即尚書之聲教名即春秋之正名今人口中所云名教即此物也論語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彼三說者適麗此刑者也

第四知類爲悖亂之民而作議論明白正大無須贊亦無可諍惟有教無類與知類之說似相反深慮之士或

鄭東父遺書四

三

集虛草堂

疑之此須辨也請徵春秋夫論語曰互鄉難與言子曰與其進此即春秋之進字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知類之說也然又曰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此可見知類與無類之不相悖也此其所以既外之而又與其進也此無類之說也然又曰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此語人多誤用不能遽滿足也此所以有七等也有七等故有漸進漸進猶曰進半步則一進不遽至也故又曰善累而後進之則一善不遽進也此知類之說也然又曰舉道不待再則道大於善能舉道則一舉即進不須再累也此無類之說也且也夷狄之中又分遠

近故庚申莒潰之傳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則莒與楚較內莒而外楚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傳曰進楚子故曰戰則楚與吳較楚較近吳較遠也此知類之說也雖然春秋之與夷狄則多端矣莫詳於黃池之傳也曰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何謂遂子柏舉之戰旋進旋反不遂子也且也楚由州舉進至稱子然楚之稱子不若吳之稱子故獨於此曰遂子也何以遂子以其欲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故也以其爲東方之大國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故也以其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故也三者皆所以進吳一舉而兼有之此春秋之所以津津樂道也何謂冠端委貌之冠元端之衣秦伯之所服也士服也委貌周道也秦伯之立也未受命故士服也祝髮文身吳之所以爲夷狄之國也今也欲請冠端復秦伯之服知有祖矣何謂襲其藉武王既克商求秦伯後得周章於吳立四世矣因而封之號曰吳伯藏在周府其後絕於周今夫差欲復襲之知有祖則知有王也此其所以進而遂子也春秋伯子男之子即父子之子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故曰吳能爲之則不臣乎若曰惜哉既有此欲而未能爲之也若能

鄭東父遺書四

四

集虛草堂

爲之則不但遂子而且遂臣也春秋所望其能爲之者何曰朝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所以責齊桓也但通聘問會盟則亦進之所以待吳楚也故有合乎中國之進然朝聘是道而會不必善公羊曰古者諸侯必有聚會道會不必善故公羊之事相朝聘之道朝聘是舉聚會曰事朝聘曰道故會不言所爲雖不言所爲要之是諸侯也諸侯則中國也故曰合乎中國合乎中國則遂子矣所闕者臣也故望其能朝也朝者何受命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是故諸侯薨嗣子居喪三年未受命則但爲子而不爲諸侯故喪畢而朝猶以士服其未朝者則終身士服也是故泰伯端委而治吳陽穀

鄭東父遺書四

五

集虛草堂

之會桓公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論其有臣志也國語晉文公端委受錫命亦此義也公西華曰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章甫殷道也胡爲殷冠君宜端委相不可與君同服故辟委貌而章甫也此皆未受命則士服之說也是故晉人耍吳去王號曰先王之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夫差從之所謂辭尊稱而居卑稱者此也則不曰吳伯何也侯之子命而後爲侯伯之子則亦命而後爲伯也然則中國諸侯稱侯稱伯皆周受命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稱之雖非受命尙有錫命也是故通乎王命之謂中國而不然者之謂微國又降焉

鄭東父遺書四

六

集虛草堂

之謂夷狄也故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此明中國之非正諸侯也齊桓公不能朝天子是不臣此之謂也曰吳能爲之則不臣乎所期責于吳者遠矣故曰與其進也總而觀之一皆決於君臣父子男女有別之大倫也秦之爲狄吳之反狄道皆以男女之別故可以明綱可以知類而有教無類之說亦在其中也或疑此皆周所封固吾臣也若夫海外荒遠之國將何以待之則穀梁有其說也大抵九州之內本是中國而今變爲夷狄者春秋設七等以進退之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公羊之所明也至於戎狄夷蠻本在九州之外爾雅之所謂四海者春秋亦制義焉則公羊不說而說在穀梁也故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而戎衛人狄皆有傳也何爲戎衛以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州舉與稱國亦是夷狄有問然與直稱戎狄者則狄何爲稱人善累而後進之夏救齊一善今又伐衛以救齊是再累也夫荆之稱人傳亦曰善累而後進之是中國之變爲夷狄與本夷狄者一例也荆以舉道不待再累而卽稱人然則狄未能舉道耳設能舉道則亦將一舉而卽進也以此推之則今人待遠人之道可知矣中庸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能朝聘之謂諸侯其不能乎朝聘者但有善而已是遠人也是故春秋有所謂不能乎朝者有所謂始能聘者今海外諸國疑若能朝聘又疑若不能朝聘者不可不詳說也公羊曰古者諸侯必有聚會之事相朝聘之道言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證之左氏相接之辭未有不稱先君者故曰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故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至於諸侯相

鄭東父遺書四

七

集虛草堂

朝則見於左氏者尤詳大抵五年相朝禮也證之穀梁能聘之謂舉道又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朝聘之謂道於此可見矣朝聘之必稱先君亦可見矣是故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辭稱先君則魯人敬之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然則知此道之本於先君者之謂能朝聘而不然者蓋所謂不能者也考之禮諸侯朝天子必告於廟遂冕服以視朝夫視朝雖天子不用冕服而今冕服者以其爲宗廟之事故也是故諸侯來朝天子必廟受之何爲必廟受之以是爲先王來也所謂自卑而尊先祖也使大夫來聘

亦然諸侯相朝聘亦然言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此之謂也豈惟言辭中心以爲誠然也故春秋曰朝于廟正也于外非正也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明朝之必廟受也言之最詳者莫如聘義由聘義而上推之莫若一節以觀禮其餘散見五經傳記者觸目皆是別爲考都萃之然則今海外諸國之能朝聘與否以是觀之蓋可知也則其所以待之者或亦可知也或曰固吾臣者以天子諸侯之禮待之其不然者以諸侯相朝聘之道待之

鄭東父遺書四

八

集虛草堂

第六正權專爲破民權之說卽明綱篇所謂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者也其辨及西俗亦猶明綱篇之用意爲撝拾西說者奪其所據也非將以助其欲也故歸咎於譯者之不善夫譯之不善或誠有之雖然譯者其言也有其事而後有其言今請置其言而觀其事民主之國則有其事矣持民主之議者則有其黨矣弑君殺相以無君爲其道者日有圖而月有聞矣此卽不謂之民權不謂之自主而能不謂之民主謂之無君乎哉與民一主字而斬民以權字未見其爲通論也夫羣言淆亂折中乎聖人今徧檢春秋二傳之權字主字用力之勤比諸鈔胥知言之君子將於是得所折中焉言權者公羊一而穀梁四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

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殺人以自生亡人

鄭東父遺書四

九

集虛草堂

以自存君子不爲也右公羊之言權止此一處經權之後人於此等每但知其權也穀梁言權四處事權之權也爲二而不知其爲一也穀梁於突歸于鄭發傳曰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楚屈完來盟于師傳曰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襄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曰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是消諸侯主

之也曰諸侯之大夫則大夫猶臣也特以大夫執國權則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張則不臣之漸也故至十六年而有正在大夫之事傳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在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公羊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何爲徧刺天下之大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夫君若贅旒然

曰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謹案以上四章於大夫則曰權在祭仲曰權在屈完豈非權本不在故曰在與於諸侯不曰權在晉而曰晉之權豈非本有權與且曰國權明乎諸侯之所執也故於晉之權無譏辭於權在大夫曰非正於大夫執國權曰諸侯始失正也且曰國權則亦有天下之權

鄭東父遺書四

十

集虛草堂

也國之權諸侯執之天下之權天子執之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豈非禮樂征伐者天下之權非諸侯之所宜執乎然則國權何物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明乎政得在諸侯也然則政者國之權也是故冉有曰有政而子曰其事也記曰諸侯既葬卒哭王政入於國可以言國事不可以言家事明乎事者家國天下之通名而政則惟王事與國事得而稱之也權字亦然命字亦然天子君天下諸侯君一國故大夫不得執國權陪

臣不得執國命而政不在大夫也明乎命必自君出權必自君執也且夫聖言富矣春秋者百世以俟而萬世之恆道也是故有道無道皆有義焉是故詩有王者之風有諸侯之風如有王者天下之所以有道也乃若天下無道則固賴有諸侯也諸侯之在風雅之世則受命之伯也乃若其在春秋則將以事授之者也是故詩有思王有思伯而春秋乃兼與諸侯伯也故左氏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曰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曰諸侯有命公羊曰稱侯而執者伯討也凡公羊所謂稱侯伯討者穀梁皆

鄭東父遺書四

十一 集虛草堂

曰惡之似乎穀梁無伯討者及觀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而後知其亦有之也其傳曰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夫曰不與大夫之伯討明乎諸侯之有伯討矣合觀二傳明乎春秋與諸侯之伯矣春秋明王道而兼明伯何也為天下無道制義也天下無道矣欲易無道為有道非有王者不可而王者不可違得苟得諸侯有鵲巢嚙虞之德者則亦可以小安此詩人之所以思伯而春秋兼為諸侯制伯義也齊桓公未能盡伯義也觀三傳之所以責桓者可知矣三傳之王道一部高於一部三傳之伯道亦一部高於一部也左氏之伯義蓋即桓公所學於管

仲者桓公亦未之能盡也此左氏所以抱其五十九而每苦於無所繫也此公羊三義所以每用託也此穀梁之義所以恆於其不然者而見正也左氏按切時事者也公羊則其文也穀梁則其義也此三傳之所以不同也為無道制伯義而但與諸侯之伯而不與大夫之伯明乎國權之不在大夫也

春秋主字義

三傳言主字尤詳大抵淺觀之則同深觀之則異究其指則皆合力其明春秋者也公羊曰宣公謂繆公曰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盍終為君矣穀梁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公羊曰紀裂繻來逆女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謂紀侯也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謂桓王也去樂卒事傳曰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自主其家祭者也昏禮者家事天子諸侯亦各有家事亦曰主人也穀梁尤致辨于此凡曰主人皆對中國明乎主人者主家事也家有家主國有國主天下有天下主是故穀梁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謂天子也曰為社稷宗廟主謂諸侯也公羊曰天子嫁女子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子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非其家事而臣主之者必君之使之也穀梁亦然曰使之主昏姻與齊為禮曰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羊曰天子之

鄭東父遺書四

十二 集虛草堂

大夫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曰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穀梁曰天子之大夫于天子之崩爲魯主曰襄公死處父主境上事此所謂攝主也自非君薨而攝天子之大夫無主天下諸侯之大夫無主國者也不特此也雖夷狄亦曰主人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公羊曰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太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穀梁曰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是夷狄亦曰主人也此皆主之正也二傳之所同也若深觀之亦皆有異今姑不論若夫二傳之異者則有之矣大抵正者必在

鄭東父遺書四

十三

集虛草堂

穀梁而其不正者在公羊也是故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焉爾公羊曰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夫諸侯但主一國者也合諸侯天下之事也而諸侯主之正乎否乎稽之公羊孔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夫子自言其修春秋其序與其會皆當時主其事者爲之史文如乎其事夫子一仍史文無所變更所筆削者惟其辭耳今依此言檢視全傳公羊求其辭之所與者僅得一事楚屈完來盟于師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明乎除此一事外皆非春秋之所與也皆所謂主會者爲之也稽之穀梁則

雖桓會亦無與其爲主者公羊曷爲於此與桓爲主以此爲王者之事也謂此一事雖文王亦不過此也夫穀梁亦何嘗不與桓於北杏之會將以事授之矣於再會于幽授之諸侯矣於此內桓師矣以何事授之王事也以王事授之諸侯則授獨此一主字而不與也是何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與其爲天下諸侯主是與其爲君也授之諸侯與其爲伯也伯者臣道臣道無成而代有終故以事授之則可而與其爲主則不可也然則公羊不知此說乎奚而不知也夫公羊固曰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盍終爲君矣爲主則終爲

鄭東父遺書四

十四

集虛草堂

君是公羊之所明者也曹伯廬卒于師公子喜時見負當主則當國是公羊之所明也又按公羊讓國五賢穀梁皆弗賢焉故開口即曰讓桓不正也正在穀梁也然則公羊奚爲與桓爲主公羊述周道者也故凡公羊與穀梁不同之處以文王周公之事觀之則必有合焉穀梁則孔子之志也是故公羊但譏惡而不譏不正穀梁而後明正焉公羊止於諸侯之義穀梁而後言春秋之義焉公羊以公命治穀梁而後備天君父三命焉其他以是推之一一皆有條貫是故公羊每有曰則未知者大抵堯舜之道也而其說必在穀梁故於篇終揭之曰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春秋

之哀公羊說之春秋之樂穀梁說之也故始於涕泣沾袍而終於有樂乎此也故曰深觀之則異而究其指則合力共明春秋者也知其異而後能見其合故二傳之異不可不辨也

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言主宜莫大於此然而不書於春秋而書者惟作僖公主何也春秋有主天有主人主天者主神也二者不可不辨也是故春秋有王事有家事主人者主家事者也主神者主王事者也公羊曰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穀梁曰作爲也爲僖公主也爲僖公主主人也公羊曰封魯公以爲周公

鄭東父遺書四

十五

集虛草堂

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爲周公主主人也昏禮者穀梁曰宗廟之大事也宗廟之事主人之事也是故天子諸侯於其昏禮皆曰主人也公羊曰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家事也家事莫大於宗廟宗廟莫尊於祖然而祖則人也是故主家事者曰主人也穀梁曰爲社稷主公羊曰以爲社稷宗廟主二傳不同何也爲社稷主者諸侯也爲宗廟主則子也公羊混而一之穀梁則必別之也其必別之何也曰以爲社稷宗廟主諸侯之言也非正也穀梁則天子之

言也天子能使人爲諸侯使人爲諸侯以爲社稷主也若夫爲宗廟主則非天子之所得而使也是父之事也故但曰爲社稷主也大抵二傳不同之處必在論語而論語與穀梁同也論語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

主此與穀梁之曰爲社稷主同者也孔子世家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社稷者邦國之神也天下有山川有平土山川之神以人守之謂之羣神平土建封國其神爲社稷亦以人守之謂之諸侯守山川者爲山川主顓臾爲東蒙主是也守邦國

鄭東父遺書四

十六

集虛草堂

者爲社稷主則穀梁所謂社稷主世家言所謂社稷爲公侯是也顓臾爲東蒙主諸侯爲社稷主猶之子孫之爲祖父主也爲天下主者天而繼天者君猶之爲一家主者父而繼父者子也繼父者曰爲父主則繼天者亦將曰爲天主也爲父主公羊曰死以爲周公主必死而後爲主明繼父也父在父爲主也繼父主家事者也然則繼天者其君亦是繼天主天下事也惟王者德能繼天故天下之事謂之王事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之謂也老子曰域中有四大亦此義王字國者天下之分也諸侯主國事亦是辦王事也故自家事外則王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各自主其

家則皆曰主人也君繼爲天下主分建諸侯以爲社稷主皆王事也君但能使人爲社稷主而不能使人爲宗廟主不以君命兼父命也此穀梁之所務辨也故穀梁每以主人與中國對舉之所以致其辨也故於取郟大鼎曰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於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曰吳謂善伊爲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於晉荀吳敗狄于太原曰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於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濟泉曰狄人賁泉夫召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於名物一發中國主人於名號三發中國主人何謂號則君命是也何謂

鄭東父遺書四

十七

集虛草堂

名則父命是也何謂物則天命是也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惟王者能繼天而不過乎物惟中國有王者易曰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此所以物從中國也若夫人本乎祖則中國與夷狄同故夷狄亦曰主人也傳曰人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人謂君與父也於天以道受命者一於人以言受命者二此所以有名與號之別也何以知號是君命公羊曰滕微國其稱侯何貴賤不嫌同號也故知號者爵號也傳曰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是也何以主人是祖父其說在衛侯惡卒之傳也曰向日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人不奪

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名也王父名子也此名從主人之義也故傳之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蓋曰二者分位截然不相侵越也以號掩名是以君命侵父命也奪人之親不可也以名兼號是以父命侵君命也僭上不可也本此義以觀乎二傳則穀梁處處皆合無一語自亂其例者也而公羊則反是矣非公羊之昧譬如醫公羊具述病狀者也穀梁其處方也是故公羊曰隱八年葬蔡宣公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主人與正對舉明乎主人之非正矣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明乎

鄭東父遺書四

十八

集虛草堂

主人之有罪矣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是故公羊之主人非正者也有罪者也亦新夷狄者也迨哀之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失正故有罪有罪故夷狄夷狄故不得爲主而反主於夷狄重於夷狄故也天下之重何爲反在夷狄中國失其重故也失其重

者失其正也中國之所由失正不可不辨也豈非以主人與名判爲二之故耶蔡之號侯也而稱公是主人之僭中國也然其事則前此矣葬從主人則所謂喪祭從先祖也既往不咎此所以有託始之文也文有託而義無託穀梁之所以非託也然則將罪蔡之先祖之始僭公號乎侯僭公非失正之始然則何始由混主人與中國爲一是失正之始也觀公羊之中國而乃思穀梁之主人穀梁之主人皆但主家事者也主家事者不侵中國也中國者王事王事亦不侵主人也人知諸侯侵天子之命而用之爲非正而不知失正由主人之侵中

鄭東父遺書四

十九

集虛草堂

國始也天子諸侯皆中國也何也皆號也然則何爲主人曰子是也故曰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爲子受之父則卽所謂名從主人也爲諸侯受之君則卽所謂號從中國也知諸侯則亦知天子爲子受之父但爲子耳至於爲諸侯須受之天子也天子亦然爲子受之父但爲子耳至於爲天子須受之天也孔子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此之謂也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此之謂也知諸侯則知天子故今請但觀春秋之言諸侯也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

使天子與之諸侯爲子受之父亦猶薦人於天子也主人不侵中國也是故春秋之必別爲子與爲諸侯則卽其必別主人與中國之趣也故曰隱忘君父也爲子受之父但爲子耳今也遽爲諸侯是不受之君而爲諸侯也是忘君也爲子受之父但宜爲子耳爲子三年今也遽爲諸侯是不復爲子也是忘父也人知受之父而遽爲諸侯之爲以主人侵中國而不知其爲以中國奪主人也是以禮經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此言天子諸侯皆由爲子來也故曰君子之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謂國由家來中國由主人來也故

鄭東父遺書四

二十

集虛草堂

不可以中國奪主人也以中國而奪主人是奪人之親也奪人之親必由於自奪其親舍其爲子而遽爲親無他故重中國也以重中國之故而奪主人由不知重之在親故也曰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明重之在親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人之事君以爲孝也茲之謂其所以來也曰資於事父以事君事君資於事父者也茲之謂其所以來也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禮曰父子有親然後君臣有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則卽所謂中於事君者也則卽春秋所謂王事也本在

事親茲其所以重也春秋之中國至於新夷狄而天下之重至於反在夷狄由昧其所重故也此公羊之所爲流涕而道也此主字之見於經者所以惟在作僖公主也能爲僖公主而後能爲社稷主也故曰爲社稷主而先君之屋壞亟稱之志不敬也夫知諸侯則知天子天子亦必能爲先王主而後能爲天下主也故曰無祖則無天也此所以主字之見於經者惟在作僖公主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達天之本者惟孝爲王道之本者惟孝也孝經之不見重於天下也久矣其故可知也重天者則小孝曰孝經非孔子之言也此

鄭東父遺書四

主

集虛草堂

雜乎夷狄之異教者也重王事則小孝承乎百代之習俗者也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之謂與且夫後世之所謂異端自春秋觀之則夷狄而已矣是故孟子闢楊墨則稱春秋春秋者仇王道而惡狄道者也王道者于天以道受命于人以言受命者也人謂君父也人命以言則名與號是也故又曰臣子大受命也其單稱臣子也豈若後世之說春秋者哉嚴於下而寬於上失春秋之旨者也然則何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是故春秋之所以正臣子者於魯則十二公於周則十三王是也是故春秋首致謹

於元年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人知卽位之爲君道而不知其爲子道也故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春秋之謹始則卽孝經之所謂始於事親也春秋之有三正也由其有天君父之三命也故開端而明讓桓之不正讓桓何以不正廢天倫而忘君父隱之所以無正也春王正月者春秋之三正也春者天也王者君也正月者父也將以備責三正而單稱正月何也事天事君皆以事親爲始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則蓋事天之事者邪讀春秋者每怪詳於十二公而略於天子由穀梁之鬱而未舉故也詳於魯而略於周

鄭東父遺書四

主

集虛草堂

公羊是也自漢以來惟公羊載於人口此其所以有託王於魯之說也元年與薨葬十二公之始終也崩葬者十三年之始終也道莫大於終始孝經孝無終始春秋明天子之所以失天下者實在於崩葬一門而其義皆在穀梁讀左氏每怪其記周事不詳而春秋亦多削而不志執穀梁以觀之而後乃見其至深切也至著明也至詳盡也首尾相承至條貫也左氏記其事公羊說其文而穀梁明其義三傳合力以共明春秋至響應也持此以觀其中事爲君之事也爲君與事若一也故曰中於事君至貫屬也則天子之失天下無他故惟不子則失天下也子道有三天之子也

父之子也母之子也而事天與事母皆在中事惟事父在崩葬也在中事者爲君之事也在崩葬者則皆爲子之事也此又可見必先能爲父之子而後能爲天之子矣此與春秋重主人之義可以相證明者也竊嘗觀乎異教矣異教有三則皆未知主人兼愛天下者也則皆未知孝無終始之道者也莫易知於孝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也若夫孝之足以達天德而爲王道之本則非聖人不能知也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在於知所主也是故穀梁曰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

鄭東父遺書四

二十三

集虛草堂

曰君狄道也人知狄號無中國之號而不知其本由於無主人之名也又曰其不正者名也人知中國失在徒有其號而不知由於名之不正也無名者無主人也不正者名也者主人不正也物先于名者也號後于名者也不正其名而徒有其號中國之所以輕於夷狄也既得主而復失之者也無名則無號狄道也未嘗得主者也是故春秋惡惡以治狄道正不正以正中國其根極在物從中國其成功在號從中國而其本始皆在名從主人也故曰必也正名也傳曰正名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之謂也今之爲新論者知徒號之不足

恃矣而思矯降中國之積習然而未嘗究悉其源委也故錯認狄道爲堯舜之道故春秋中國主人之辨不可不辨也

左氏主字尤多皆與二傳相證今以類從鈔之如左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又曰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
原繁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爲不臣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

鄭東父遺書四

二十四

集虛草堂

棄好背盟陵虐神主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又曰侯主社稷
爲之歌魏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右諸侯主社稷曰神主也神者自外至號從中國之類也
舉八愷使主后土
商主大火
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又國主山川又今晉主汾

以山川則廢主

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

右亦神主也顧與爲東蒙主而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則山川在國之中而其神小於社稷也以山川則廢主此之謂也鍾巫蓋又小矣山海經之神孔子世家之羣神是也山不必皆有神其有神者則必有守守卽主也山經之山有神又別有望望大於神也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春秋不郊猶三望公羊曰三望者何太山河海也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太山爾河海潤千里國主山川此之謂也又曰山川

鄭東父遺書四

二十五

集虛草堂

能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則所謂羣神也望郊之細也春秋有三望而無羣神蓋非魯侯所主也商主大火闕伯主辰天神也而亦分土而主之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則其神又大矣要之皆天子使之所謂皆屬於王者也其皆屬於王者何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天者神穀梁語凡神皆屬焉唯王者繼天爲天下主故凡天下之神皆屬于王者也凡神皆公羊所謂自外至者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所以必以其祖配也明乎主者祖也夫神民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名而後致力於神

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

此又言民之爲神主然則嚮之謂君爲神主也非獨主也獨主則乏主矣雖然民固神之主也而必有一人主祭祀其餘臣民皆隨從者也譬之家事禮有主人有眾主人以治國事君者主人也民者眾主人也雖有眾主人不可無主人以爲之主記曰宗子有君道此之謂也

州吁使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鄭東父遺書四

二十六

集虛草堂

梁亡不書其主主藏之名此公羊所謂首惡穀梁所謂主其事者也公羊惡事不言主蓋括於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一語拋置之不在辭中也辭之所與其爲主者獨桓公召陵之會一事而已蓋卽與善爲主也抑又曰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亦因其彼善於此也故與宋襄之正齊則不與齊爲主而以宋及齊也穀梁則善事惡事皆言主故曰邢爲主乎救齊曰主善以內此善事言主也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故主其事也不正其釋殯而主乎

戰也虞爲主乎滅夏陽也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此惡事言主也左氏與穀梁相應故善事惡事皆言主公羊獨於召陵與桓爲主蓋曰必若此而後足與也故曰以此事王者之事也穀梁不然蓋曰僅若此未足爲王者之事也故曰以桓公之得志爲僅矣此卽論語器小之說也公羊峻於左氏穀梁又峻於公羊也抑穀梁小善皆與其爲主則又其寬於公羊也其峻於公羊何也峻責王者必繼天而後爲天下主也其寬於公羊何也不以中國奪主人也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

鄭東父遺書四

二十七

集虛草堂

善人國之主也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敬民之主也

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

善哉民之主也

信哉言之端也善之主也

讓禮之主也

右皆善爲主之義也

秦穆公之不爲民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奪之善人

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

大國制義以爲盟主

無德何以主盟 非禮何以主盟

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晉君將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

微文武之福以固民主

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楚人曰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按此可見盟主卽是爲諸侯主也公羊謂天子之大

夫天王崩諸侯之主穀梁謂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本

天子之事也而今諸侯主之論語所謂天下無道則

鄭東父遺書四

三十一

集虛草堂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亦以德與義恤患補闕正違

治煩亦可以小康而無如其十世希不失五世希不

失三世希不失也

子爲正卿以主諸侯

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

右所謂自大夫出也

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吾主趙氏

皆主卻獻子

此賓主之主也而後來之主范氏主趙氏實承是以

來則自大夫出之弊也夫自諸侯與自大夫亦皆以善則卽所謂善爲主也是故襄十六年溴梁之會穀梁曰諸侯失正矣正在大夫也公羊曰信在大夫也正卽正長之治之正信卽信者言之端善之主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夫尙賢天地之大義也則卽善人國之主夫善眾之主之說也然而春秋有大焉者於開篇卽明之曰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以善廢正不可也爲其爲惠也小而害道也大也

鄭東父遺書四

二十九

集虛草堂

故曰仁不勝道故曰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邪也徒知主善而廢正失道則自諸侯而大夫而陪臣而庶人橫議而大亂亟矣弊必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此春秋之所以主天下必天子主國必諸侯而不以主人侵中國也抑穀梁於隱不直舉夫君父而必先標孝子先言事父之義何也則豈非事天與事君必自事父始邪此春秋之所以重親而特志夫爲僖公主也

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

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主丞嘗禘於廟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此穀梁所謂僖公主公羊所謂死以爲周公主也此主字之本義也故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明乎祖之爲主也

棄信而壞其主

賜之內主

夫人之曰主何也傳曰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鄭東父遺書四

三十

集虛草堂

賓有禮主則擇之

賓主之主也禮經冠昏喪祭朝聘射鄉皆曰主人或據爲主後而言或對賓客而言推原其本蓋一也燕禮臣不敵君故使膳宰爲主人公羊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又曰大夫不敵君皆公羊之義也詩伐木之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我有嘉賓示我周行則又未嘗不有賓主之義焉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

之而不言天子曰使之昏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蓋與周禮有不盡同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按大夫稱主見於左氏及外傳者夥矣今以此觀之益足徵主者本有家之稱也此春秋之義所以主人必與中國對舉也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

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

鄭東父遺書四

三十一

集虛草堂

以上皆大夫謂之保家之主也其曰保世謂繼父也抑論語所謂五世希不失三世希不失者亦即可見矣

卻擘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

此政在大夫之漸也抑承周制而來也左氏屢言東諸侯蓋卽書所謂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公羊所謂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樂記所謂分周公左召公右者也子謂韶盡美又盡善謂武盡美未盡善樂記正說此事而公羊恰又有之而穀梁無之也

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

案卿爲民主於二傳未之見或者卽大夫稱主之義與已詳於前不復論貳字夫左氏曰國卿君之貳而穀梁則曰寰內諸侯聘弓侯矢不出竟場束修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諸侯且不貳君况

鄭東父遺書四

三十二

集虛草堂

卿乎然則臣之貳君於古有之而春秋以義正之曰不貳也大抵左氏述其事公羊述其文而穀梁明其義何謂其文大抵三王是也子曰殷周之文其此之謂也何謂其事亞於三王者也何謂其義則春秋峻責於王者是也是故公羊不言堯舜之道不言春秋之義而於篇終揭之曰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穀梁每曰春秋之義則卽公羊所謂制春秋之義者也制春秋之義公羊揭之於篇終而春秋之義則在穀

梁也是故公羊但譏惡而不譏不正穀梁而後正不正焉春秋之正不正則其道大矣其義峻矣百王之所受正者也是故史墨所稱觀之於古而悉合也然而是一往不返之勢也十世五世三世終於庶人橫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也苟非春秋孰則能正之者故其曰物生有兩天之道也而春秋之義則曰物從中國焉不曰從天生而曰從中國何也恐人之誤從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記曰物本乎天物固天生非可以矯揉造作也然而象物非聖人不能是以舜曰觀古人之象也春秋曰物從中國謂自有中

鄭東父遺書四

三十一

集虛草堂

國以來聖人所制作之物也抑中庸又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能知能行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所不能焉此言古聖人有所不盡乎道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言不但聖人雖天地亦須君子之道財成輔相之故曰贊天地之化育也何處覓此君子則豈非孔子者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

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巨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是以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然則自有中國以來百王所審正之物盡取之無遺也其有不正者盡裁之無過也物具於中國中國之物之當從者具在春秋故曰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也物從中國此之謂也夫所謂物者何也觀於春秋之所存者而

鄭東父遺書四

三十二

集虛草堂

可知也與夫史墨曰物生有兩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而穀梁則曰有至尊者不貳臣之貳君豈非春秋之所削者乎乃若春秋之所存者則有矣僖五年齊侯宋公會王世子于首止穀梁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何以重之存焉志之也稽之書禮五帝無世子有世子自三王也虞書曰又曰教胥子或謂胥子即世子然胥子自謂繼父有家非謂繼君有天下此云天子世子世天下則所謂

大人世及以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存王世子何也
為禮者也云可以重之存焉也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堯但能薦舜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天與賢則與
賢天與子則與子是仍有與子在也難者曰與賢與
子兩聽於天則不必與子也今日天子世子世天下
是與堯舜之道異也然而曰可以重之何也曰孟子
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
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
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由是觀之天之
與賢十之一而與子十之九也故曰云可以重之也

鄭東父遺書四

三五

集虛草堂

觀春秋之存王世子而知為民主之說者之孟浪矣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夫一者何也
曰天也人知堯以天下與舜而不知是天與賢則與
賢也人知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而不知夏后殷周
繼亦是天與子則與子也孔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
此之謂也為民主之說者不知有天者也且今之議
者之以民主為堯舜之道也不特不知天亦不知民
唐虞之禪也固曰天視自我民視何嘗不重民然而
必曰天與而不直曰民與何也民不能一旦遽齊一
也必子若丹朱之不肖又必賢之攝相歷年多施澤

於民久而後民皆齊一焉此固非堯之所能為也而
亦非民之所能為也惟天能之故曰天與也非人之
所能為而強為焉是逆天也逆天者必爭且亂何則
不問其子之賢不肖不待攝相之歷年多而一旦由
民舉則民固不能齊一民不能齊一則不得不取決
於眾夫民不齊一而取決於眾則爭且亂之道也彼
以民主為堯舜之道者亦弗辨而已矣惟堯舜可謂
之民與彼民主者直眾與耳非民與也孟子曰國君
進賢如不得已必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用賢為臣
且然而况乎君而安可不待民之齊一而以眾決也

鄭東父遺書四

三六

集虛草堂

是故春秋之義又有之曰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何謂民之所歸往則孟子所稱天下諸侯朝聘者訟
獄者謳歌者舉皆歸往焉必如是而後謂之民之所
歸往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言雖有天
下之大半但尙有小半不歸往則仍猶未可也故曰
大道為公謂之大同必舉天下之民皆齊一焉而後
謂之大同也孔子之所謂大同者如是而議者願以
西人舉總統之法當之何其弗辨之甚也且夫民與
眾之辨則春秋又早辨之矣於宋人以齊人曰民者
君之本也是人即民也於公以楚師曰民者君之本

也是師卽民也然又曰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此言君重於師師重於人師之重與卿等也是故君傷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師者眾也眾之重僅與卿等而安有君而由眾舉錯者也且春秋之義旣曰民者君之本則卽孟子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者也然又曰君重於師明乎師之不足以盡民也故夫舜之舉也何嘗不由師錫然但師錫而已則固不能遽有天

鄭東父遺書四

三七

集虛草堂

民不能遽齊一也而欲民之齊一則非天不能此所以必曰天與也故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惟天子受命於天此之謂也是故不受命不待民之齊一而由己專與之者燕子噲是也不受命於天不待民之齊一而以眾決者西人舉總統之法是也然而子噲立召亂而華盛頓之法行之百年而國以得志何也曰時不同也記曰禮時爲大老子曰人法地何謂人法地則孟子所謂貉道可行於貉而不可行於中國者也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故無城郭宮室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今居中

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此法地之說貉道與狄道雖有殊而其無人倫無君子則一也何謂君子有君則有君子無君子則是無君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左氏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此言有國則必有君子也是故春秋有所謂州不若國者有所謂不成爲國者也又曰吳無君無大夫謂國矣而無君子也韓文公曰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此語也於經傳古籍中時時見之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敬父矣大夫士君子

鄭東父遺書四

三八

集虛草堂

則知尊祖矣此卽進之說也論語曰先進於禮樂此之謂也商子曰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則以別險爲務則民亂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設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旣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商鞅始

以帝王霸之道說秦不用變而爲一切之言然其稱述古今之變則不盡誣也每觀泰西人自述其古昔大抵如鞅所謂親親而愛私之世也而其近事大抵所謂上賢而說仁之世也彼尙在未立君之世故華盛頓之法亦可以暫行於一時而豈中國所可倣倣乎哉且彼泰西方在上賢說仁之世故人人出其心思才力以相濟也則所謂以相出爲道者也彼方由乎相出爲道之世我適承乎偏重貴貴而上賢久廢之世此其所以不能相似也然而我之自病不能而推究其所以不能之故至欲舉五千年以前聖人所

鄭東父遺書四

三十九

集虛草堂

立之制而一旦廢去之以求返乎未嘗有君之世烏乎其亦未嘗稽古而已矣夫鞅固曰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也故聖人承之而立君也今之議者智不逮商鞅者也難者曰泰西諸國之有君也或千年或數千年今日尙在未立君之世何也則鞅之言亦有及之者曰賢者設無私而聖人承之而作制立君設無私而使民說仁此賢者之所能也若夫立君則非聖人不能也且夫聖人之所謂君者非夷狄之所嘗有也抑非後世俗士之所能知也其在易曰昔者庖犧氏始王天下神農氏繼作神農氏沒黃

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論語所謂先進於禮樂其此之謂乎觀上之歎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故人

鄭東父遺書四

四十

集虛草堂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敝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之謂大同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惟大惟堯則之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法堯此之謂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此之謂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之謂也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型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爲殃是謂小康三王之世大道既隱僅逮小康之世也論語所謂後進於禮樂此之謂也子言之夏道未瀆辭殷人未瀆禮周人強民賞罰刑罰窮矣故君子之所謂仁者豈

惟秦漢以下不足哉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三王亦既不足也矣故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矣故又曰君哉舜也君子之所謂如是故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而豈泰西之所嘗有哉是以師說稱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孝經則自周公以上皆聖人也詩有文王之所以聖有周公之所以聖而孟子稱由堯舜而來湯則聞而知之文王則聞而知之孔子則聞而知之此之謂也夫春秋則左氏斷自康王以下之禮謂之禮經焉公羊斷自周公以上下不道康王以下上不及堯舜之道焉若夫仲尼祖

鄭東父遺書四

四十一

集虛草堂

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者實在穀梁則所謂樂道堯舜之道者也則所謂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者也春秋之所謂王道此之謂也子曰今用之吾從周所謂行在孝經者乎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所謂志在春秋者乎是故春秋有正有不正也則百世之王蓋莫不受正者也是故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

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人之見之者將以為無是道也他日則又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然後知其有是道也此夫子之所獨者邪故曰賢於堯舜也泰西未嘗有五帝三王為天下君之君未嘗有春秋明王道以濟天下之道其所謂君者國君耳春秋正名之言言之可以謂之國君不可謂之諸侯為諸侯受之君侯者號也號受之君者也號從中國此之謂也詩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正名之言也若以公羊言之則所謂無君無大夫者也其所謂道者賢者設無私以愛為務以相出為道之道耳脫乎親親愛私之世而適當上賢而說仁之世者也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中世之上世當

鄭東父遺書四

四十二

集虛草堂

庖犧未作之前蓋嘗由乎此道矣今之泰西適當此時適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之時也其將進於中國也不遠矣何以知之易窮則變變則通其道固窮而無所復之也且彼之為民主者其譯曰總統固自知非君也以無君為其道者也夫無君固非可久之道也然而其禍固先及於君主之國何也則以彼之所謂君者非受命於天之天子又非受命於君之諸侯也而其所奉以為教者又無畏大人之聖言也而適當久而有亂之時則居高位者必先受之固勢理之自然也莊周曰堯舜之末立乎千載之後今泰西

之有無君黨也人知民主之國悔之而不知其立教之本在千載之前而其末見於今日也其將進於中國也此輩爲之驅矣中國之在上世固嘗歷此自庖犧氏作而後有王天下者焉則卽吾之始進於中國之時者也故曰先進於禮樂也先進之進則卽互鄉與其進也之進則卽春秋進於中國之進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先進最正而後進則既過之者也是故公羊貴復古而穀梁貴反正皆指中國而言而至於夷狄則二傳皆與其進於中國焉夫公羊之復古復後進之禮樂也穀梁之反正反之先進於禮樂

鄭東父遺書四

四十三

集虛草堂

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此言復古反正之有序未可以一蹴而至也中國當一進再進之後而失之故主復也復於古而未至於正則不能久而終必失之故志終於反正也夷狄未嘗進於中國故主進也夫春秋之所流涕而道也則何嘗不曰中國亦新夷狄何嘗不曰重在夷狄然而必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何也中國既有道而其後失之失之者人之道固在中國也若彼之未嘗進於中國者雖欲由之而苦於無其道也是以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物之在春秋者燦然也董生曰春秋猶天也不能察

寂若無察之乃見其無所不有有春秋而不察而率任已見焉此局守者之所以沿末失而不知反而進取者之所以猖狂也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當禮運之窮而將返之時苟非稽之聖言則賢者智者尤易過矣哉

第八守約 孔門所學之文十三經與曰其時無十三經也詩書禮樂而已而禮又所以約文也且詩書亦多是禮也然則所謂文者何書乎曰凡國史所掌文字所記皆是也是故俞理初有古學多書之論故曰多聞多

鄭東父遺書四

四十四

集虛草堂

見也謂古書無多者不知古者也大抵文以記言記事正偽並陳善惡皆錄其偽而不正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旋生旋滅三代之文亦如後世藝文志所記爲歐公所歎者也譬諸草木枝葉繁華望秋零落所存者幹耳華葉不能久存明年旋又另發故一時有一時之文或逾歲卽爲廢紙無復省覽或十年百年或千年之後無復省覽此皆所謂文也而其中有至言焉孔子刪錄而存之則五經之文是也而其傳指七十子之徒傳之則所謂十三經也由是而言古人所讀之詩書未刪之詩書也所見之春秋未修之春秋也所讀之易未贊之易也

所學之禮尤多非禮之禮而正禮或又未有出也至於其時亦有傳記而亦不爲孔門之傳記也故古人所讀之經傳不如今之經傳也古人所讀之經擇之未精而傳記語之未詳也此古難而今易一矣記曰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子貢問喪夫子告之又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此二記者明乎禮之正或無書而存乎書者或非正矣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晉無此二書不得見也世家言書傳禮記自孔氏明乎前此無有也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

鄭東父遺書四

四十五

集虛草堂

子焉不學然則其時散在人人願學者須人人而學之豈若今日十三經便終身得常師哉此古難而今易二矣是故夫子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告子張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此未有經傳之學也中庸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既有經傳之學也是故盡讀十三經之爲博學之矣多聞則必有違疑不違者愚人也否則滑口讀過也非然者觸目皆疑難矣此之謂問大抵當如公穀二傳之所問者此之謂審問之問而後能用思矣而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自此生矣舜之大智執其兩端鄭君曰兩端過與不及也朱子曰眾論不齊之極致也詖

淫邪遁之辭自此生也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也觀於古之異端周秦諸子之要指與夫漢以後先儒名臣之議論與夫殊方異俗之教與夫近日賢豪之新說觀其言而求其心之所蔽大抵不慎之故也是故慎思者心術之至符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聖狂之辨辨於此也子曰今之狂也蕩又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觀今議論可謂蕩矣大抵不學之蔽也非必不看書也不好看經書則謂之不好學也此其人亦未必不讀經書也讀焉而無所入則不審問也不審問之謂不好學也抑未必不有所疑難而致思也

鄭東父遺書四

四十六

集虛草堂

思不慎也且夫好求新術者必其智者也人心有所擬議其或未善未信本不難知也慎則知之不慎則昧之耳慎思則可以得其辨矣邪說而附會經義與經義而流爲邪說必有毗連之處矣豈經之中而有邪說哉惟弗辨之故也是故明辨者明善之止境也

鄭東父遺書卷四終

鄭東父遺書卷五

筆記

文周孔孟之時斯道如日中天自秦火後遺經殘缺而天地如長夜矣雖經漢唐宋諸大儒先後闡明然至今如日之方升而已固未復三代以前之舊也

讀經書必自視爲一無所知之人然後於古人傳注始能虛心受益若未讀數行遽欲自己立說則古人深意必有不能盡知者矣

古人立言有須質處有須巧處此禮記所以曰辭欲巧也如論孟與門弟子言則質與時人言則巧非不欲質

鄭東父遺書五

集虛草堂

也必巧乃喻也詩書中巧者亦多此等處漢宋經師皆不甚理會惟一二詞章大家知之又未及詳言經之所以尙多未明處此其一端也就詩書言書質而詩誦就詩言雅頌質而風謠尙書如典謨誓皆質詰則委曲開喻其詞有不得不文者書之詰其殆猶詩之風與說文論造字之本爾雅則詩書禮樂四者之傳也蓋古者樂正崇四術以教士此書豈卽教士者之所傳與先儒注疏不可質斥東塾讀書記謂鄭注謙謹最識鄭君深處鄭君此事當世爲天下法也

鄭康成之治經蓋以孝經爲宗旨其注中庸之大本以

爲孝經蓋遍釋羣經而尋得一貫之道也

凡一字止有一義其餘皆此一義所引申也他經訓詁有定宜詰以祖義者易以引申義不得也宜訓以引申義者詰以祖義亦不甚趣顯也惟易不然六十四名皆祖義也此六十四義括盡天地萬物更無漏義故凡此六十四字之引申義無不備於三百八十四爻辭之中卽如需亦待亦養畜亦養亦止再引申之則爲畜聚爲畜犯皆有之稍深於訓詁之學者於此因悟正名百物之原下逮唐以前展轉變遷之字義與夫唐宋以後極晚極俗沿譌之語孰爲最初祖義孰爲俗儒無根之解

鄭東父遺書五

集虛草堂

可以如視諸掌以此讀易則亦了無阻隔矣果嘗述一老生之說曰易多古事孔子不釋今人無從識矣法容叔聞而怫然曰豈有此理聖人述六經乃聽後人之迷惑耶果因容叔之言推之竊謂大傳解說象象雖但舉大義不逐句貼釋然經之義蘊執大傳而索必可知也

凡大傳解經有似太略者非略也義可知也若困亨貞大人吉傳必明其句讀者恐人讀亨貞爲句大人吉不連貞也讀貞不連大人則義有闕所以必詳見之也然則凡傳之所不詳見者皆連讀之爲一義者也肖乎傳

之詳略以爲用心之詳略庶幾得用心之善則焉爾
杲嘗妄論五經易尤深奧宜乎難明然自今觀之反未
有明於易經者也則豈非學者尊信十翼故耶詩春秋
最晦失者則豈非不信傳故耶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觀學者於經義之所以得之與其所以失之未有出
此兩言者也且學者於詩春秋之傳所以輕疑之者以
求其說而不得耳抑思易之十翼又何嘗盡其說哉惟
不得其說而不敢疑所以展轉賡續逐漸至今而明者
已多詩春秋之傳則不然一不得於心輒謂傳誤所以
終不明也向使於十翼亦以詩春秋之傳視之恐至今

鄭東父遺書五

三

集虛草堂

猶蒙昧而已矣向使於詩春秋之傳亦以十翼視之則
二經之義決亦不至如今日之晦失矣

朱子欲於經下但小著訓詁其發明經義俱於傳下發
之此言也蓋在既成本義以後乃必不可不從者也此
言之於易鄭君之於春秋皆是晚年見及略啟其端而
未及爲然譬之宮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二君之言乃已得二經之門也竊嘗譬之
經如關鍵傳其鑰也子貢之言是傳之題辭也後世學
者於五經之傳猶幸尊信十翼是已得其鑰也所不盡
如法者病在不疏傳而解經耳向使不解經而但疏傳

如唐人之疏注者然經義之明當不僅此朱子晚而悟
及而後人猶莫之由也宜經義之明猶有待也鄙意經
下不得著一字雖其名物詁訓傳所未言者亦總於傳
下發之專務明傳傳明而經自明如此則但有誤解傳
斷無舍傳而自立說之僭惑矣詩春秋亦然必如此而
後讀傳審諦唐以來不得於經則疑傳之蔽可祛矣
讀象傳當取常見習用正當之詁訓寬以解之繼乃切
比經文求其親切曲當之義本卦時根二體據爻位參
伍乘承應互通之他卦其皆合焉乃爲得之大抵治經
十九用力在熟讀經傳緝檢字書特其十之一耳

鄭東父遺書五

四

集虛草堂

隨卦二三上才柔故其隨也係係者渝之反也九四志
剛然體兌故亦不能變化隨時九五以位中正得吉然
亦體兌不能變化隨時之義惟初九得之故爲官有渝
也

蹇九三九五皆實皆當位六四來連兼連三五也猶所
謂三畫連中是也更有一證焉坤之彖辭曰西南得朋
今蹇曰利西南是亦貴得朋也大抵陽得陰爲得朋陰
從陽爲得主或曰得友九五大蹇朋來得朋也九三內
喜之蓋亦得朋之義其四柔爻初曰宜待二曰匪躬四
曰來連上曰志內從貴皆是爲陽所得也既卦以得朋

爲義則六四之連宜爲連三及五矣又有一說焉易道剛柔相易乾之三子皆得乾之一體震動坎習艮止剛德也六四能來是爲效艮柔變爲剛成互乾之象而曰連故宜爲連三五也又有一比例焉上六來碩爲志內志內者應九三也又曰利見大人大人者從九五也上既應三吉而又利從五故知宜爲連三又連五矣知大人是五者彖傳利見大人往有功也之外爲往知大人是五而非三也

傳曰乾坤易之門謂發凡舉例也坤西南得朋知解利西南亦有得朋義初小人孚于君子二四五君子能孚

鄭東父遺書五

五

集虛草堂

于小人也三不應陽所以致寇上六不應陽所以爲悖曰解悖者以卦德有此義也爲悖者遇此占則爲將見射于君子已爾二獲三狐四解而拇者比兩陰應一陰陽德溥被不偏繫於所應君子之得朋如此也陰以專應陽爲得不專應爲失小人爲君子所得如此也六五之爲君子以位也陽何以宜溥被不宜偏繫陽一君而二民也陰何以宜專繫于所應陰二君而一民也解九四朋至斯孚亦謂所比二陰大抵爻辭陰爲陽之朋陽爲陰之友

杲未學卦變不能知其是非竊意損之損下益上乃是

陰下陽上也二體如此不必云卦自否來也其道上行故下三爻皆就上行論其得失初過往无咎而二征凶者注所謂全削則剝道成是也然則此三人行者謂下三爻並上行也下三爻並上行則剝及上九是損一人也一入行者謂但本爻上行也但本爻上行則與上九正應是得其友也或疑三爻並變則成艮不得爲剝不知卦以損下益上爲義論損非論變故義主酌損時懷損多成剝之慮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陰柔不正無不由遇而長此聖人之所以於遇致戒也並非遇便是不好也故又曰天地相

鄭東父遺書五

六

集虛草堂

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勿用取女是戒此三言則是法也九五合乎姤之時義者也九五含章中正也即剛遇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法天地相遇之道故也

萃六二之引兌上六之引皆謂引而長之萃六二體順位中正故引吉无咎兌上六體說未光故須引萃初有孚不終志亂也二引吉无咎中未變也不終之爲亂未變之爲引引與不終反對故疑引是長也說之大民勸矣哉而六三來兌凶上六亦未光須引之乃大也

德亦有升不獨升位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

升在上消不富也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是冥升之謂也假我數年學易可無大過不富之謂也有若無實若虛顏淵之不富也不富故未見其止也此顏淵之冥升也

本義因賤以致貴解得妾以其子最爲得之妾子可以爲君妾子雖爲君妾母猶不得稱夫人周禮也春秋時人君違其祖制孔子諱之不說此句帝王不相襲禮後世儒臣得而說之矣

鄭東父遺書五

七

集虛草堂

後制王道也不入而制法家也

巽爲風爲入爲號令皆動物之事也王者之風修身爲本誠能動物九二之剛中也昔周公將制作禮樂恐民不從故不敢作洛庶殷丕作周公曰勞役且說况禮樂乎於是乃敢制作周公之不敢輕舉也恐令之而不從將聽之乎則損威而民玩後將不可復使也將強之乎則是變而爲齊之以刑也民將免而無恥矣必待吾德深入人心驗知物情旣動而後制之則一舉而定齊之而無不齊可以恆久而不息矣此悔亡之說也傳曰巽而動剛柔皆應恆然則不巽而動斯物情不應非恆久而動剛柔皆應恆然則不巽而動斯物情不應非恆久

不息之道也隨貴渝而賤係故卦德在震體初爻恆貴巽動而戒妄動故卦德在巽體九二也

小過六二祖爲九四妣爲六五君爲九三臣爲初六也此二爻象都無一語及二體者而取象飛鳥傳曰有飛鳥之象焉豈非取象於二體之外不在常例故特明之與若然則所謂飛鳥遺之音者兩鳥飛而相對語也艮在下而向上震在上而向下不宜向上宜向下小過之時義也象取上下相對二與五對三與四對初與上對又三與四爲對二與初爲對五與上爲對也三向上四向下宜下不宜上故三爲弗過防之四爲弗過遇之向

鄭東父遺書五

八

集虛草堂

上凶而向下无咎也初象燕翦鳥飛向上其翦隨之鳥能左右之翦無如何也上象向下之鳥之翦弗過過之爲飛鳥所離也非已所爲是謂災眚也初之飛鳥謂九三上之飛鳥謂九四也五柔中故爻辭較善凡象傳有似太簡略者此卦之類也皆玩其象以推爻辭而可知故不復詳解之也

小過六二過其祖祖何以可過祖爲先公孫可以爲天子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堯一日未崩舜一日不爲天子臣不可過君之義也瞽瞍不爲天子而爲天子父書曰初載見瞽瞍是父不可過也祖之可過者世遠無嫌

也周公制禮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爲成文武之德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然論語惟說詩爲詳詩三百關雎樂而不淫誦詩三百小子何莫學夫詩子謂伯魚諸章皆學詩之門戶也書則無之且今所見經之傳記易有十翼春秋有三傳禮有禮記詩有序傳惟書之傳記較弱矣書序不知其所自出尙書大傳不能盡釋經文且與史記不合馬鄭亦不遵用視彼四經之傳記完好者獨不侔矣傳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又曰入學祭先聖先師先聖作經先師述之爲傳不由其傳而欲明

鄭東父遺書五

九

集虛草堂

經由欲入室而不由戶也而書之傳其微弱顧如此然則書之門戶將安在乎竊嘗以爲論語說詩詳而說書無之者詩主文而論諫書則正而質文且譎故須說乃明正而質故無須說也一疑解矣且論語何嘗不說書論語所稱堯舜以來聖帝明王之明德蓋皆孔子之說書也孟子論古自堯以來無不與論語相應而言更敷暢是論語之義疏也由此推之禮記似此者亦不少此殆學書之門戶乎以此爲師以讀史記書序大傳訖於馬鄭大義之多歧可以有所折中詰訓正以爾雅所謂通古今語而可知者也

詰易地不變者也訓易地輒變者也鄭注於古書未有是訓而於義有之於此書文意爲便者加猶字以致慎然此術用之於傳爲宜於經恐不宜也爾雅釋經者也經之須釋者爾雅釋之矣故曰古文讀應爾雅故通古今語而可知也顧詰體多辭爾雅所不釋此非爾雅之疏漏蓋不須釋也何以不須釋書讀百徧自悟也以爾雅識其詰以百徧悟其辭辭詰並得大義可得而論矣此皆無待旁求者也梅傳以下大抵以爾雅爲不足盡解經而旁求之由不得其辭每字必爲義故也每字必爲義則爾雅信不足以盡解經不得已而展轉引申之

鄭東父遺書五

十

集虛草堂

訓滋起矣自梅傳至近世戴氏踵此術日以加益其用力之勤並皆有得然其得之者大抵不出爾雅之外而其下資乎後世之書注展轉推移而後成訓者則往往纖弱迂回不肖古人渾厚自然之趣由書讀百徧之功少緝檢字書之力多故也

子思之時天下之書猶同文至周末則七國皆有文字秦并天下李斯又用秦字改之伏生爲秦博士其所傳今文尙書卽秦文也若漢人所見之古文則猶當日同文時之文故鄙意於今古文兩家不同處多主古文家說以其似足據也

今之梅氏本未必一仍漢人所見之古文其中恐有意
讀失真之字及兼采今文改易之字設不幸有此二端
則不得責其必應爾雅不得專恃百徧自悟之術矣故
近世學者輯刺古文頗不可廢然但資以考異則可耳
未容遽據爲斷緣漢之古學皆兼今學誠恐其中雜有
今文及辨識古文而或有誤者不可不慮及也當以意
消息之遇不可決姑兩存之似乎較爲妥善又辨正今
文與古文之異同可由聲近通假之意求之慮漢人或
有誤識古文可由金石文字考知古文與漢時今文形
似因而致誤之故此二術者皆用力多而收益少勤勞

鄭東父遺書五

十一

集虛草堂

十年可以說經數字較諸熟讀經文詁以爾雅以識其
言進而上溯馬鄭序傳史記折中於論孟禮記以求其
義者輕重緩急之間不同日而論矣

史記中尤多尙書極古師說於堯老使舜攝日以觀天
命此卽薦之於天之說也自孟子外說堯舜事未有及
此者自子長外知孟子此章義亦更無第二人也於文
王始事紂曰陰行善君之謂陽臣之謂陰也豈文王無
陽德哉皇之不極王風起於諸侯一以柔道行之臣道
然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程子謂后妃非太妣愚謂得其意雖

謂太妣無害否則雖非太妣猶惑也且序關雎則曰風
天下而正夫婦葛覃則曰化天下以婦道斯言也豈無
謂乎竊嘗以爲后妃之德也者猶曰刑于寡妻云爾風
之始也者本乎身及乎物之謂風王者之風之及物也
莫先乎寡妻故后妃之德是王者之風之始也故可以
風天下而正凡爲夫婦者也后妃之本也者孝爲本也
人皆一本男女一也男子旣仕先公後私非二本也事
君不忠非孝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非二本也無父
母貽懼女子之孝也故可以化天下以婦道也自葛覃
以下莫非王者之風而關雎爲之始關雎旣曰后妃之

鄭東父遺書五

十二

集虛草堂

德免置安得不曰后妃之化乎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后妃之德君子之道之造
端也葛覃以下由此而推及之者也

子長之時齊魯韓三家分行而韓詩爲世詬病子長則
曰其歸一也用此知二家弟子之詬韓詩由未覩其歸
故也果嘗竊恨子長未見毛詩不得一言以爲論定然
以今日尙存三家之說究其指歸其與毛不合者蓋亦
無幾直以所從言之異路學者有省不省耳

凡詩刺其人皆是愛其人而欲救正之方書所謂刺其
穴者所以已其疾也以爲深疾之詞是求快已意據憤

慝也快意抒憤是謂訕謗豈刺之謂乎大抵詩義自鄭君不能識孔疏承譌遂以疾怨詆斥當之唐詩既亡宋以後儒不復知有詞學自是之後遂有訕無刺逮於有明遂以譏刺爲罪名而溫柔敦厚之思亦遂不可復覩矣

序凡言刺某人皆欲其人改過詩欲得此人聞之非欲他人聞之也凡言美某人皆欲暴揚其善詩欲得他人聞之非欲此人聞之也

周公禮譬諸國初之典周官禮譬諸後來一再修之典孟子周世頒爵祿周初禮也周官與孟子異者後世所

鄭東父遺書五

十三

集虛草堂

行禮也其與經禮合者則是未改者也經禮不但儀禮凡孝經論語中庸孟子及他傳記中孔子所取者則經禮也大抵成王周公以前制也惜抱先生謂周公之制存於周官而不備旨哉言乎

周官五帝先儒或本緯書以爲青帝威靈仰赤帝赤嫫怒之屬或本月令以爲太昊炎帝之屬二說似異而理不甚相遠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蓋嘗觀五方名山大川興雲致雨其澤或及千里或及數千里則此千里數千里之人必歸依之古之帝王亦遂立之爲嶽爲瀆五帝雖非五嶽四瀆而其神爲一方所尊大率相類其

以爲太昊炎帝之屬者以此數帝功德崇高故以配之猶今人謂京師都城隍之爲楊公繼盛也其以爲威靈仰赤嫫怒之屬者則當時王者褒崇之號猶今之稱關帝爲協天大帝省城隍爲顯忠大王縣城隍爲顯佑伯也特此等名號疑起於秦漢之後不似周時所有緯書所載謂之雜則可謂之僞則不可鄭君之時想知其名之所由來故引以爲說不然豈有立心不欺之人而反舉怪誕之說以惑世耶

詩言周道缺自康王書載康王違禮之事孔子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春秋傳曰以其下

鄭東父遺書五

十四

集虛草堂

成康爲未久也不謹於禮自康王始自此以下後王世有變更至於小雅盡廢而周宗仆矣平王東遷禮樂征伐不復自天子出考之春秋大抵可見有能於此考知周官爲何時之制者亦詩書禮春秋之要領也

禮運篇首諸語直謂之近老氏固嫌武斷要之此篇在諸傳記中則不得謂非創論高議也學者誠不欲遽斷然不可不常蓄疑於胸中也且如所云今大道既隱者將謂禹以下之世爲今乎將謂春秋末年乎所云天下爲家者將謂傳子乎將謂不然者乎且其言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

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文義明白非直謂謀兵由禮義乎鄭注他經一用儒家獨此引用老子可見鄭君亦以爲近老子也

杲意於禮運有三說焉一則如前人之旨謂此篇蓋出子游故雜老氏之趣與論語孝經中庸孟子不盡合也一則大反前人謂聖人意中未嘗不兼有優帝劣王但不輕言之而此篇則其見意也一則謂自三代以下爲君子者不能盡禮二千年中僅得六人此外則皆不免

鄭東父遺書五

十五

集虛草堂

私己故僅至小康未至大同設能盡禮如下所云則不但小康矣以上三說皆非蒙意所敢安大抵此事非中智所能決鄭君之注蓋論而不議似最爲得之若必欲議之則前人所云近老子者似較妥善若既欲議之而又不用前人則其勢必將出於後二說矣

公羊穀梁於春秋猶刑獄之有條例也左傳則案情也稽左傳之案情而斷以二傳之條例則春秋可得而治矣

杲治春秋有年曩謂左氏事詳而義例疏今見左氏義例尤精足以正二傳之得失也曩謂二傳惟例可憑記

事說義多不足據今則見其往往可通且多精義也且

左氏明魯史舊章二傳明孔子新意譬如爲高必因邱陵舊章者孔子之邱陵也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者咸在焉孔子因是推廣新意故左氏雖專明魯史兼可以明二傳也孰爲口受之傳指孰爲推測失真證以左氏蓋可得而識也新意必二傳者公羊明魯道者也穀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則明當時行用之道者也當時行用者霸道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五霸桓公爲盛故當時行用總之霸道霸道總之齊道也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譬如左氏一變而進於公羊公

鄭東父遺書五

十六

集虛草堂

羊一變而進於穀梁也所以必明魯道者爲人子孫道在法其祖也穀梁則損益四代之趣咸在焉惟聖人崛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大約學者先須識左氏事次識公羊義次識穀梁義最後識左氏義未學二傳不能識左氏發凡解書之趣也

左氏明其事也公羊明其文者也穀梁明其義者也左氏之發凡解書繼二傳而明所難明者何謂明其文春秋有言有否言者何譏貶也不言者何不譏不貶而隱有以見正者也春秋之所譏貶者公羊斯明之矣所不譏不貶而隱有以見正焉者公羊恆引而不發發之

者穀梁也然而公羊非不知也肖乎春秋之文春秋不言則亦不言之也左氏非不言也但不正言之耳後之爲二家者不知此義故務與穀梁相反而唐以後又因以詆左氏與公羊此所謂蔽也知左氏亦是春秋亦有諱知公羊明魯道爲人子孫幹父之蠱用譽不得聞斯行之則三傳不同之處往往不相違害矣知三傳並出孔子皆是我師遇有非常可怪之義奇古幽奧之詞則愈虛心叩之勿疑爲妄勿遽有所主張則精義入神之用可得而聞矣

鄭東父遺書五

十七 集虛草堂

傳以考其事與所論之義蓋已不能無所疑及讀公羊與左氏多所牴牾而可疑處多矣更讀穀梁而可疑處愈多矣然後綜而觀之平心易氣以求之乃知三傳雖有同異其歸未嘗不一要在讀者善會之耳

春秋自啖趙陸於三傳外自爲傳胡傳因之而程子遂有據事直書褒貶自見之說朱子又謂春秋無例元之趙汭益暢其說於是褒貶之說廢而學者皆卑視三傳以爲可束之高閣矣不知所謂據事直書褒貶自見者三傳中如云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卽已言之然又曰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

是則貶絕固不可廢也且諸儒必欲廢褒貶之說何哉不過以例多則通於此傳者或不通於他傳通於此條者或不通於他條穿鑿附會反生轉轉耳然三傳之例苟平心易氣以求之實有如東坡詩所云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窮其源者豈可不參伍觀之以尋古人之意乎

說春秋者不信三傳始於啖趙然范武子注穀梁已開啖趙先聲觀序所言可見矣夫三傳流傳最古其師師相傳必有所自今與其信後儒臆說固不若虛心就三傳擇所從必不可通姑闕疑焉之爲愈也

鄭東父遺書五

十八 集虛草堂

朱子嘗譏左氏不當言春秋士大夫逆知後來之禍福此語非也古人格物之學所以高出乎後世者正在此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襄昭定哀之世之人尙能識之况前此乎詩曰求福不回孔子之告曾子孝經自天子諸侯大夫士皆以得福爲孝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斯義也漢時君子知之者猶多唐漸少宋更少矣後世賢人君子已不知而反議古人者一開卷而觸目皆是不可勝道亦不當輕泄曩嘗爲桐城姚仲寶兄弟一發焉蓋欲其遇事必稽於經而後言勉爲三代以上之賢人君子也

周鄭交惡君子乃刺周王而商臣弑父且得免議者蓋拒父弑君之惡不待議而義明故不議也試觀左氏全傳可以得其旨矣再觀公羊穀梁益可曉然矣大惡眾著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中何翅數百三傳例不置一語其有語及之者則必其有小出入人所易忽及疑不能決之義因牽連及之非爲大惡發也杜元凱後讀左傳較熟者推元儒趙氏左氏之冤趙氏時有所發其論諸侯之女惟王后書一條云左氏明知其事何苦自相違異果讀此言爲之鼓掌稱快因賡續之曰解如此存心以讀左傳雖不能卽悟終必有悟之一日彼輕詆左氏

鄭東父遺書五

十九

集虛草堂

者皆視左氏之智曾童穉之不若者也此春秋之所以久不明也趙氏又譏左氏舍其大而論其細其蔽猶沿唐宋之誤所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孔子此言似爲秦而發當時諸夏之君非親爲篡逆卽篡逆者之子孫惟秦不然邵康節謂書終秦誓爲孔子知代周必秦之證然以當時風氣考之恐稍有識者亦無不知也

說經如王肅未嘗不使人驚然必如鄭君方可謂淵博肅則博而不淵且身爲魏人而黨於司馬其人品亦不足言矣經旨純懿深遠決非無人品者所能明白也

御批通鑑輯覽斷靈武卽位爲篡非誣也明皇本聰明昏迷於久安長治之餘自祿山一亂又復清白故收納羣才以圖恢復逮太子卽眞勢無相爭之理不得不推以與之矣

房瑄張鎬諸人皆明皇所拔以付肅宗者皆不久得罪罷去蓋肅宗天姿極薄欲盡署用私人耳

史家是非往往失實蓋據錄之書亦不無愛憎之見或拘於時禁不得不然如魏王芳及六朝東昏鬱林之類史中所紀豈復有幾希似人然既經廢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乎至曹子建嵇叔夜阮嗣宗陶桓公劉越石房

鄭東父遺書五

二十

集虛草堂

太尉杜工部韓宏之傳皆不足信韓宏自應以吏部之文爲定論豈可反錄其飛謀釣誘之詞至房次律之功過但觀其所與可知攻之者乃賀蘭進明之徒救之者乃李鄴侯杜子美之賢鄉人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可以斷此獄矣董庭蘭招權納賄毫無實跡但空言耳及其旣貶相從不去蓋有古義士之風唐人詩云惟有開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似當時已有公論韓退之房啟墓誌有云瑄相元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此語公蓋不輕假諸人者杜公救之如彼韓公推之如此尙不可爲定論與

昌黎集中論詩書春秋孟子諸條皆精卓無病於此見古人不苟於立言

韓公贈序惜抱謂從顏路贈答數語來然顏路之語質而簡韓公之文婉而諷大都意在言外非有諷於其人必因其人而有諷於當世似從詩吉甫作誦等篇變出猶離騷源自小雅耳

千古學杜公詩者推玉谿山谷皆不在貌在得國風小雅之遺山谷於詩功極深其自定集得失必不謬今觀內集大都深穩蒼古似杜公晚年之作而外集反多華美王阮亭曾湘鄉皆多錄其外集非深知黃者也杜公

鄭東父遺書五

五十一

集虛草堂

晚年之詩人亦不選實則上嗣風雅此體爲最大凡小才之士文或隨年進退若真有本領而學聖人者其文必愈老愈工杜詩韓文是也

周程張四子之學至精之學也朱子之學更由周程張而上通兩漢大儒之說至精至博之學也四子所不及知者朱子知之此朱子所以爲不可及也四子所不及知者朱子知之而仍推戴四子不自立宗派此朱子所以爲尤不可及也

朱子之學集漢宋之大成者也其宋學黃勉齋陳北溪真西山許魯齋輩傳之其漢學則魏鶴山吳草廬黃楚

望趙東山輩傳之

始疑佛老二家皆有堅苦卓絕之處何以韓子程子朱子惡之之嚴如此今治經既久乃知聖人所以必制爲笙簧酒醴俎豆衰麻以使人升降拜跪哭泣悲哀者無非養人愛敬之本心以全其大倫今異端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成幻迹是其於本根上剷除已盡又何怪視聖人之制度典章若弁髦乎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諒哉斯言矣

鄭東父遺書五

五十二

集虛草堂

鄭東父遺書卷五終

鄭東父遺書卷六

雜著

癸未書贈馬通伯四則

通伯與朋友甚直久與之游未有不感其意者也至與異趣之人往往匿其所蘊藏以爲退讓而人益疑之此無足怪誠意沮於中而勉強敷衍於其外斯吾之形與神胥不足以喻物也且人非至頑薄亦未有見善而必惡之者也未有忠信以相與而反忌之者也惟在我先設心以爲是不足與正言苟言之必見惡則神色語默之間舉足以召疑而媒怨豈盡人之不我諒哉願通伯大其心以與物誠其意以自伸苟非至頑薄不可告語之人務皆以直行之久之誠未有不立眾未有不孚者也

鄭東父遺書六

集虛草堂

通伯自言胸中過存區別不能變化氣質吾謂區別不可無氣質亦未易變化所慮區別未必當耳爲通伯計莫若精其心以察理虛其心以聽言夫鄙淺之談有時可采非平心察之不見也且萬物各懷其私小之願斯聖人大中之制之所由出也君子之學非逐物而各盡其私小之情則所謂大而公者亦疏矣通伯用吾兩言能時時取益於議論不合之人則智慧日深而德量亦

不患其不廣大矣若徒以胸存區別爲非而亟思變化吾恐其又將失之於混漫也

通伯於義理考據文章經濟之學兼求並好志在博大然博學而無恆此難成之道也夫業必期其有成學必

鄭東父遺書六

集虛草堂

余既久索居志氣墜溺雖有新訂交一二君子不恆見也既得通伯然後數數自聞其過通伯之規余過若穢惡之在其體而必欲去之其欲吾之不負其志而終有成也不啻其自爲也余之於通伯亦然通伯以七年冬來京師九年春返其里余與通伯遊首尾僅逾年耳而通伯初議秋試畢而過歸旣而屢改期故兩人每相見歡洽屈指別期輒悵然通伯甫議歸卽索余贈言久未有以報也今通伯則決歸矣於是乃舉余之所欲責諸通伯尤要者書于冊以慰通伯以寄余思其言之務切盡無復文者意以別後歲月方長而會晤無定萬一通伯猛力進德之餘興闌意盡偶出展玩如見我焉而志

氣益感發則兩人之離憂所藉以互相慰悅者豈不在此歟二月朔日

余嘗謂秦漢以降儒者之言莫不有得有失其得者皆可由之以聞道其失者初若無甚害然苟忽而不知察沿而不知返則末流將不勝其弊而聖人之言獨無此失故語通伯既問途于儒者之言要必以經文爲止歸而慮之以至慎蓋非從事於後儒之言則經義之深括無由猝識非折衷於經文則後儒之得失無由察別非慎觀夫古今事變之所由起訖與夫人情物理之所馴至於必然則察理羸而集義少終無由深窺夫聖人之

鄭東父遺書六

三

集虛草堂

智周而慮遠者之果何所在也抑余又嘗謂通伯人之心貴乎徧物而不可偏有所執滯嫌其辭指太闊削去之蓋一日學而遠期徧物固無其術然苟能慮之以慎而必以聖人之言爲歸則執此廢彼蔽於一偏而不知之失吾知其必可免矣慮之周而智之濬也不將有日異而月不同者乎三月四日補書

甲午書贈通伯一則

古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親疏之節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鄭伯欲與中國其臣欲與楚不勝其臣而死春秋諱之諸夏亦疏矣對夷狄則親未有

鄭東父遺書六

四

集虛草堂

兄弟之惡而可令國人知者也且夫春秋之爲親者諱也誠有所不忍言也後世不然制於義之不得言而志斷乎吾衷之得白其賢于直情而徑行者幾何耶春秋之爲賢者諱也齊桓殺兄晉文篡國叔術妻嫂然且賢之取節焉耳觀於春秋之所賢而後知吾之徧中爲已甚也觀春秋之用諱而後知吾之口過爲已多也春秋之譏正至當矣於賢者之惡猶且不敢斥焉今於古人之善不能識也以爲惡未必惡正之未必正也而言之務盡曾不少顧望焉爲賢者諱之義蓋尤晦久矣唐不如漢宋元不如唐明不如宋元也吾轉乎其中而不知擇是以日叢過也春秋之義至富矣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謂古之聖人未能盡春秋也然春秋爲晉人謀則曰守文公之法度又何其卑而易行也故又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也吾往復其中而若見其文理密察也患吾智不足耳有能學乎此者雖有至亂未有無術焉撥諸正者也自吾羸學乎春秋乃知向之所聞之爲徒善也其謀道也不於經其說經也不以傳其於經傳也常責以吾心之所已知不如是則曰傳誤坐是經自多術人自寡術寡術不可爲也則乃雜取乎刑名法術以爲治是本末乖也不惟其道惟其意不惟其意惟其惠

二者春秋之大禁也犯春秋之大禁而以教人又務抗之以追逐乎唐宋賢者之立言其無乃文質之交病耶吾讀論語孝經子思孟子蓋無一言不中春秋所謂傳經者耶以爲不期而合者吾有以知其不然也吾與通伯別十年而後一得合行且復別繼見不可必也而通伯之志且將歸伏里閭不出矣通伯著文數十萬言上下五百年中賢士大夫之業論其學術風氣所由盛衰變化之故志正而詞工稱物近而取類遠甚盛指也杲既受而盡讀之窮數十日之力有所貢其鄙趣通伯曰此不足道也吾甚悔吾前將遂益探乎經義不務出之

鄭東父遺書六

五

集虛草堂

如曩所爲矣於是杲乃益畏亦爲道其所悔以質之幸而有足發乎則兩人之趨途自此益合并賢於羣居而志睽者且遠矣別未足戚也况未必遂別耶

書贈姚叔節一則

叔節始相見卽索贈言既勉爲之輒復自鄙不以貢也其後再三見無以應負責數年矣今年通伯來讀其別後所著書見叔節多所是正甚當獨時時與所謂渭崖者相詰難詞太激私心以爲不必又見叔節不喜乾嘉之學於某公尤抵牾某公之學杲不足以知之然十年前卽聞膠州法容叔言其學無一事深造容叔爲乾嘉

學者而其言若此然則學豈可循其名而一切之以爲可否哉且叔節極稱番禺陳君陳君之稱某公何如哉杲之稍稍有知也實由讀陳君書嘗鉛識之甚悉數年復讀之則向之以爲至當者或又見其疏失然不以是損其敬也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陳君賢矣不願叔節之以爲常師也某公雖不賢願叔節有所師之也吾曩者慮叔節狂今乃又慮叔節不能狂也非以其稱陳君也慮之於其不能平視一某公慮之也以語通伯遂書寄叔節償夙責且敬叩何如也

鄭東父遺書六

六

集虛草堂

示濼源書院諸生

爲講貫計莫如每月加一小課小課者多其目而不必盡對也爲諸生執業不同可以人各擇其所欲執也辭之文質篇之短長不計惟其是耳能求是月析一義不爲少寥寥數言不嫌太簡也如此則不必限以日程但月終須彙齊耳所對多者隨作隨繳或一齊繳惟便吾鄉書貴士或不能購往往願學而苦不得讀此課可以覘學之勤所對能中一條以上者獎之以購書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能考而已矣者爲上臚舉事蹟次之

論語孟子禮記諸篇尙論四代考

四代道有隆污帝王有升降子貢所謂等

百世之王也論語之辭最微孟子稱顯體
記暢矣以禮記爲論孟之疏證可顯白也
變雅政有小大考疏謂變雅之小大在音體不在政與
彼洛矣之與韓侯及營謝一事而二雅并見固所同矣
然此數詩不亦有所異乎序義具在盡審視其所以不
同者

春秋魯大夫正惡考其事詳于左傳其文表於公羊其
義揭于穀梁品騰燦然班氏九等
人表不足爲喻

管仲子產優劣考二人不書春秋而見論
語要之其詳亦在三傳

臧文仲季文子人品相同說

鄭東父遺書六

七

集虛草堂

子家羈宋司馬子魚曹公子臧不書春秋而亦不見論
語說

謂之考者爲其皆經夫子論定具在經傳承學之士
但宜考求夫子之志不宜師心自用也曰若稽古考
之謂也項羽奮其私志而不師古原伯魯不悅學則
苟而可君子知周之將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
惡其佞不稽古之謂也無非考者百餘年來士大夫
尙考據之學復古之趣也然而分門別戶至有義理
考據之名判爲兩事則非也說亦考也學而時習之
不亦說乎博學而詳說之相說以解說之謂也不稽

古何學之有學而後說朱子曰卽物窮理舍物何處
索理孟子曰義理說心也論亦考也論者倫也史記
曰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曰
於是論次其文賈生過秦大抵論次其事而是非得
失自明後世宗焉故曰作論準過秦也後世目論斷
與論次爲二事斯又別考據與義理爲二事之類也
不亦說乎之說卽博學詳說之說易曰說言乎兌兌
爲澤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澤者釋也凡兌聲之字無
論所從何形要之兌義一以貫之澤聲之字亦然易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好言道

鄭東父遺書六

八

集虛草堂

器道器之名是以幸而猶在人口學者得聞焉字之
形聲以此譬之大抵聲譬則道也形譬則器也宋賢
好言理一而分殊及言一本萬殊聲者一本所從之
形其萬殊也又曰一物各具一太極無論所從何形
而聲則其太極也形百變而聲不離其宗所謂萬物
統體一太極也此恃源而往之說也故惟形曰從聲
不曰從也此專就說文
解字言之形亦不可不論也知理一而
不知分殊不可也一部春秋分道與言爲兩大科道
與言爲對者也今日古文曰名此漢時語也在今日
則須曰今日字矣
名者言也故曰太上故不名也隱三年三月庚戌天
王崩穀梁傳也人知

知孔子有之而不名則無言矣故曰予欲無言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無言則無文字矣既曰文字則已在言界中矣安得不論形乎此所以據形聯系而不據聲也近人聲系聲譜表之作則據聲聯系者也

有經學有經小學求經義者亦必資於小學譬諸繙譯理藩院之政資焉但求繙譯不錯不至誤事足矣至於經義更有大事在若夫專講小學則繙譯中之學問也此亦終身講之不盡性之所好者為之非所責於凡讀經書者也右就說字舉隅乃說文中之聲

鄭東父遺書六

九

集虛草堂

非講聲學也移之爾雅便不足矣最淺顯人人一望而知聊以為讀經之助焉爾謂六書為小學者近世所名也本於漢人而非漢人意也漢以孝經爾雅為小學爾雅是訓詁非講六書與說文解字自兩塗也孝經更不待言謂治說文為小學非正名也第相沿已久今用之則從之耳漢小學之名大致不錯當以孝經為先務爾雅次之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若僅以爾雅易說文尚非知本者說文非爾雅之比也說文止是許君一家學問尚統

不過漢四百年學問來爾雅則是孔門真傳與諸經之傳記咸相應求之大義而應求之微言而應故可尊信經之詁訓一決於此至為簡易諦當可以省無算力正無算誤但其字與今本之經字或不同此分二類一則如伏匹也之迷一則如愛隱也之菱學者不知爾雅所釋之某字即是經之某字以故不得享其利然有要領焉只須知聲得之矣阮文達告郝蘭舉語也此所謂聲則耳治之者也郝氏之書好處在此

鄭東父遺書六

十

集虛草堂

大抵經必有傳而傳之好處在簡易諦當皆明白如話使初學一望即知最為省力也譬諸行萬里者塗則誠遠矣然有傳以為嚮導不使人多走一步枉路假如其人日僅能三十里百日則三千里矣萬里雖遙一年可到也自真傳失傳後人另自生出許多傳注來遠則不及千里然多歧塗斷港乃令人終身行不到矣是故別古書之真偽為先務也今開列傳目於左

易六十四卦辭是謂易經乾元亨利貞是為卦辭初九潛龍勿用是為爻辭卦辭六十四爻辭三百八十四是謂周易文王所繫也古無周公繫辭之說

書二十八篇是謂書經向書百篇之目及孔壁古文出而書滋多今皆亡矣存者

二十八篇耳

詩三百五篇是謂詩經以辭計為三百五篇以義計則傳也

禮士禮十七篇是謂禮經今名儀禮古名士禮其名能識之中集以後儒者味之矣

春秋十二篇是謂春秋經

右五經經有六其名見於小戴記經解篇然樂經於禮記中矣是傳也故自漢人好稱五經今以書計則止有五也共不過十餘萬字

易有十翼今謂之大傳漢人謂之十翼其最古之名象者小象也爻辭之傳也繫辭則夫子之易也卦爻之辭之傳也繫辭則夫子之易也

書有序大傳世家言曰書傳禮記自孔子一既於魏晉間之偽孔傳再揜於蔡氏集傳遂至

鄭東父遺書六

十一

集虛草堂

於亡惜哉借哉今尚有輯本耳

詩有序凡三百十一篇關雎之序曰是關雎之義也明詩之義在序也卻載曰詩書義之序也詩之義盡在序矣程子曰學詩而不由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禮有記及喪服傳一篇喪服獨更加一傳所重也夫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孰不為事親事親之本也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又有小戴禮記孔壁古文有禮記似謂禮記十七篇不聞有古文似非壁中所有也然不得因此疑而不信之也且如公穀二傳皆無古文太史記曰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殺衰諱損

以有書也又如中庸孟子皆無古文皆非壁中所

論語耳經二尺四寸孝經半之論語八寸孝經小於經可見經是夫子手定之書故尊也論語又小於授首尾篇章出自聖心故尊之曰經也孝經是曾子口傳論語亦七十子口傳孝經稱曾子曰論語亦稱曾子曰有子曰子夏子貢子路等計成書當同時大抵子思一輩人也特以論語雖亦記夫子與七十子之言然其編次之意則出於已與孝經之全由聖心者不同故又小於孝經而亦不與之類亦是子游子夏親受之夫子而弟子居間體與孝經同中庸為子思受之夫子而弟子居間不壁藏者蓋口受一支也然則中庸與論語同然而夫子之言也禮運表記之類皆傳聖言者豈得以此等皆禮儀也此外大抵喪祭之禮也儀玉藻深衣計之士禮十七篇足以統之而十七篇之義蘊諸篇足以發之名曰禮記為十七篇之傳記當矣惟王制漢人所為與孔子之微言大義往往相乖月令亦汗漫無深意二篇宜分別觀之耳

鄭東父遺書六

十二

集虛草堂

又有大戴記自鄭學既顯而三禮之名定而大戴傳夏小正月令之視夏小正猶珉玉也然則小戴所錄豈盡優大戴豈盡細也

又有周官禮古無經名六經之名自孔子壁則夫子所定之為經記則經之名自孔子壁

則不為經也周官禮有古文然不在孔壁蓋夫子所不取則非七十子受之傳也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顏淵問為國子曰行夏

合於夫子之意則亦將願見周禮以考夫子之春秋損益也此書正可作如是觀然則此書之可以為經以戴氏諸記為傳得其端緒則此書之可以為經多矣

春秋有三傳

又有國語先儒以左氏春秋為內傳國語為外傳

右五經之傳

孝經鄭君謂夫子既成六經恐人不識其統故作孝經以總匯之

論語

孟子

爾雅

右五經之總傳四書者漢文帝時嘗立傳記博

文謹案謂之傳記是也罷之亦是也漢人之曰傳記猶今人之曰注解也無經之注解乎哉然此四書者不名一經故無專經可附是以不傳已而徒立之也朱子曰即物窮理無經而徒立傳記是猶無物而徒說其理也此其所以旋罷之也罷之者非廢而不用也凡說五經者皆

鄭東父遺書六

十三

集虛草堂

得微焉此得之矣 四書五經之總傳也既各有專傳又有總匯之傳認定真傳互相資證無待外求而經義可識至簡易之塗也

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後世專講格言一派學問讀四書而不切徵之五經論孟微言只作語錄讀之講良知與非良知相去亦無幾天下有道國家無事朝野上下蹈常襲故相與勉為善人亦未見其不可也乃若禮運窮而世變大創論日新無所取決矣稱說孔孟者羣見以為迂闊亦非羣見之罪也道不足以相統也豈惟不足以統之抑且不足以勝之韓文公曰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舉世悵悵不知所出邪說乃易中人孟子曰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有作暴行之作由於邪說邪說之作由於道衰也天下之人羣以仁義為不足以為治由久不見仁義之效故耳其視孔孟之仁義與講陰騭文感應篇之仁義深淺大小相去無幾此孔

孟之所以不信於天下也孟子曰仁之勝不仁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今之為四書五經學者得無類是乎伏處里閑動謂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及至授之以政內則拂亂於數千年之積習外則震駭於注力之強鄰虛憍之氣頓消而中情變矣其變奈何日始知五經四書

鄭東父遺書六

十四

集虛草堂

果不足以治天下果不宜於今也此說未了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擇如顏淵之擇乎中庸又上之如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極其量於夫子則所謂衷多益寡稱物平施者也至於識字之詰義味失久矣求諸本書則有所謂默而識之者夫識字從言而曰默則豈非所謂子欲無言者耶此其指在春秋矣春秋之傳有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竊嘗徧檢傳文麤尋其緒乃知言之與道對也乃知二者之括乎春秋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春秋之言則其形而下者也若夫道則必在無言之處凡人讀春秋於其有傳者既得其指則必見得上面尙有一層然而求其傳則無矣此其故可知也子無言故小子無述也子何爲無言天無言故亦無言也於天以道受命此之謂也故知默而識之者道也夫春秋之默而識之教者事也非學者方從事於求知之事也學者之多見而識宜何如乎曰亦在春秋春秋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傳曰耳治也聞其填然視之石察之五是月六鷁退飛傳曰目治也視之六

鄭東父遺書六

十五

集虛草堂

察之鷁徐而察之則退飛子曰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伉矣論語之講聞見也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又曰視思明聽思聰夫耳治則聞也目治則見也廢耳目而專任心是思而不學則殆者也千餘年來學者偏於此蔽日甚一日觀論語之學必由聞見始可以悟矣聞見之必多何也不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乎苟且不可况遺物乎不多是於物有所遺也多聞矣又必擇焉多見矣又

必識焉何也致精審也

書金生鳳翔論語孟子尙論四代考後

以禮運表記證明論孟得之矣至自咎平日讀書心麤固有之然亦先儒使我輩如此也非先儒之過時爲之也仲尼日月也而生當明夷之時明夷者明入地中也故用晦用晦故不以顯言而以微言夫微言則宜非生平唐宋以後者之所及也卽如夫子賢於堯舜朱注只說功不說道德而近年來士之稍解遠覽者人人好稱宰我此言而意中皆不用注此孰使之然哉登高見日早於平土片刻耳智之相越登高居下之類也時方夜

鄭東父遺書六

十六

集虛草堂

中居日觀者不見日與居下等故曰時也且夫子之賢於堯舜在先儒時誠苦於無所見乃若禮運所稱大同小康之不同表記縱論四代之遞降及殷周之不逮虞夏而三王要皆不及虞帝先儒每謹避而不敢道無他有所顧忌也莽操之後儒者惡言周公居攝唐虞之禪不能謂無其事則相與避不道故曰有所顧忌也夫明知爲義之至高而顧忌而避不道非了義也故至今日鬱極而一旦大決民主之事自由之談起於泰西而其相感召之故則不在彼而在此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議生於無道也天下何以有道

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知過愚不及也然則欲道之行須道之明也道何以明子曰道之不明我知之賢過不肖不及也然則欲道之明須道之行也二十年來議者或謂華盛頓賢於堯舜夫華盛頓則所謂賢者過之者也謂華盛頓賢於堯舜則所謂智者過之者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曰困德之辨也窮則困困而後辨未至於困不能辨也今時則入困界矣用辨於此時也微言之與大義非二致也辨與弗辨之閒耳莊周曰春秋議而弗辨弗辨則微言也宰我子貢有若之言之類議而辨矣則所謂大義者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

鄭東父遺書六

十七

集虛草堂

得已也天下之言已謂華盛頓賢於堯舜謂民主爲大同之世而猶守先儒不了之局失時義矣故今時之所宜辨者在堯舜之所以爲大同而六君子之所以爲小康也大同小康之辨安在在大道之行與大道既隱之間也大道之行奈何天下爲公也大道之隱奈何天下爲家也大同小康之辨明則可以辨民主之說也民主之與大同不同者安在在有君與無君之閒而已矣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孟子又廣之曰君哉舜也明乎大道之行之朱嘗無君矣而今議者以爲必民主而後可

是所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但知天下爲家之非大

道而不知無君之尤非大道也問者曰如第以有君而已則小康之世獨非有君也乎而何以謂之大道既隱耶曰善哉問可以見大道矣可以明君字矣何以明之仍以孔子之言明之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明乎惟堯之爲君也孟子又廣之曰君哉舜也明乎惟堯舜之爲君也是何也惟天子之爲君而諸侯非君也諸侯者一國之君非天下之君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惟王者而後盡乎君道不逮乎王者則諸侯而已耳此所以惟堯舜之爲君也何如而後謂之王者春秋傳曰王

鄭東父遺書六

十八

集虛草堂

者民之所歸往也問者曰如此則華盛頓之創爲繼統者當之矣而謂之無君何也曰善哉問可以明天與矣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惟天與之爲天子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其在春秋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彼總統者但由民推而不由天與彼惡知夫其不可以久行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不可以久行非大道也易曰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人知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不知中國之有王自庖犧始也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人知書記二帝三王而不知自庖犧神農爲一世自黃帝至堯舜爲一世也且夫中國之有王遠自庖犧而泰西則至今尙未有王也王而後爲天子天子而後爲君泰西未嘗有天子但有諸侯耳諸侯者不相統攝而各私其國以相殘害自一國之內言之則曰有君出乎一國之外而總言之則無君之世也彌利堅者新闢之國也百餘年前尙不可謂之國春秋州不若國故華盛頓得以行其意春秋意與道對無論善惡是意便非道法國世爲歐洲諸國之害破壞大局諸國苦之然制於公法莫得滅人之國以爲己

鄭東父遺書六

十九

集虛草堂

有則存其國而去其君是以亦爲無君之國總而言之彼泰西者若以比中國尙在庖犧以前孔子之所不言者也而亦老子之所不言者也夫老子者言道德而不言仁義禮者也老子之所謂道德則述黃帝時之書者也其大指欲復結繩而治卻走馬以糞結繩而治則庖犧神農之世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文治也結繩而治則所謂樸也所不同者此耳乃若君臣父子則一也故老子亦曰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人大王亦大老子之所謂王卽孔子之所謂王也老子之哭不偯卽孝經之哭不偯也故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中庸曰天

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君臣父子之謂道也無君臣無父子是無道也是故孝經五刑之章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彼泰西者尙在未有王者之世是以無君之言作焉孟子曰邪說暴行有作暴行必由邪說以先之彼泰西之有無君黨也中國庖犧氏未作以前亦未必無此事也記曰三年之喪古矣未有言其所自始者易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然則神農以前喪期蓋嘗無數也然既知葬矣而孟子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親且不知葬安知有君乎何以知先親而後君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在父子之道中矣由於天性然也由是觀之庖犧以前人有性而未嘗覺故親死而不知葬者有之若既覺矣豈復有返於不葬以爲至道者哉君臣之義亦天性中所有未有王者民不能覺耳若既有王者矣民既知有君矣豈復有返於無君以爲大道者哉或曰否非謂此也夫議者之曰民主之爲大同之世者固曰有總統也總統獨非君也乎曰總統仍卽是君則仍謂之君可矣何必別乎君而目爲總統耶且議者既知今美法之總統不足爲大同矣既知春秋樂道

鄭東父遺書六

二十

集虛草堂

堯舜之道爲大同矣然而必以民主之總統當堯舜之道而以一君當小康之世者其意可知也直以三王之天下爲家不迷民主之公惟堯舜之天下爲公與民主之說爲近耳然堯舜獨非一君乎何必三王而後爲一君乎以一君與三王以民主當堯舜之道而別乎一君何不知避無君之嫌乃爾乎

與通伯書七首

別後擬奉書嬾散未卽作既而月樵議歸期俟其行附寄故遲至今初訪月樵知通伯發後兩有家書來一爲伯母感疾召歸一言疾差無用憂念後聞通伯書來未

鄭東父遺書六

十一

集虛草堂

言伯母疾狀知必大安久矣最後得見致月樵書知通伯亦感疾體熱服方見差頃者欣奉手札如獲珍奇以吾之喜得通伯書知通伯亦必然同情乃始自恨向者不早奉書以慰我通伯也承教以優柔爲戒以健行相助深中吾疾旣拜嘉賜敢不勉諸通伯自程課日讀書甚好又以事多閒隔不能專意誦讀乃欲逐端精察尤好能如是則無時無地而非學矣釋需極確凡一字兼數意或至彼此判然不相入者其實必有一祖意餘皆推演所及全涵於一義之中易爲書最古義皆探源故能以六十四字括盡天地間義理象辭多者數十言

少者數言發揮此一字若無餘蘊及觀大象立義每在象辭之外合象與象然後一字之義始全乃知聖經之文非可以後世屬文之法求之也朱子言讀大學由或問而章句由章句而傳而經至於經而止竊意凡讀經皆然易爲甚孟子所謂博學而詳說反說約者也約則止於經文更不必多著言語非直得意忘言蓋旣得意後乃始知經之擇精語詳吾外此而有所申說非贅辭卽偏駁幾容開口不得也又道至博大變化無方人之心好作一成不變之勢讀他書或不覺其失至以施之於易則每多滯礙蓋易者與道爲體而人之心私小滯塞故不能與之相入也易前民用無智愚賢不肖皆隨事隨地而示以所處故恢恢乎物莫能自外吾人胸中時時若有所左右夫是非有定在而君子小人無定形故讀易則操心必危而其與物者無成心也以上所陳皆膚見淺說因通伯讀易略陳所見以待折證做舍事皆如常老母服儀山方頗效因暑輟藥近者秋涼又服數劑其方以黨參熟地黃桂枝白芍薑棗調養脾胃柔散肝鬱經數易始定意者可常用每交節服二三劑也賤軀頑善事境俱適惟學不切每念吾通伯輒以自媿仲魯每月終必過吾其精進可畏不減通伯每見之

鄭東父遺書六

十一

集虛草堂

必內媿借以自策其情吾之得仲魯也因通伯今與通伯隔乃益得其助通伯之賜我豈有旣哉佩翁因居遠相見疏少貧乏屢空好客如平生會試來主其家者外室盡滿選缺又無期頗少佳懷仲芳以知縣用甚相宜然其初意甚欲得京職華卿未與殿試蓋皆有不自足而急學問之意儀山相見較多向者承屬代達者已代達儀山已受之矣旣信館可以達務必書問勤通因學力時作輟可語無多此後有可呈教者必源源續佈之堂上兩大人尊前此名請安不盡不宣

通伯外舅姚君前曾枉過臬適外出有失迎迺又因同

鄭東父遺書六

七

集虛草堂

居者閭人不卽以告久乃得知急往拜請謁則君亦外出未幾出京矣生平景慕石甫先生恨不得及同時姚君先生之喆嗣幸得遇見中情已不容泛視况久聞其賢而又爲通伯之親戚尊輩乎故每思之輒以爲恨幸姚君如再至京師乞通伯必令我得知之也

頃得伯母大人之訃驚痛無地惕念左右肫篤深慮過哀致毀伏維伯母大人生配大賢沒有令子已極人間大福德門積慶處境恆休天命考終初無遺憾通伯念此可以少紓古聖制禮賢者俯而就之蓋恐徇情滅性反貽生我之憂故曾子曰慎終檀弓曰順變是皆哀迫

之餘不忘敬慎未敢任情一往不顧其他况通伯一身遠之則承兼祧之重近之則思慰椿庭之心尤宜節哀謹變永思大孝之道未可過節致傷毀瘠也臬遠隔千里不獲躬親壤奠敬慰孝思謹具白金四兩祇乞紀綱代致清酌肅奉靈筵專此佈泐奉唁伏惟珍攝不盡

前月由華洋信館附徐禮部家書奉復一函禮部時在省城屬其轉致尊府想必蚤入惠覽矣伏惟侍祺百祐爲祝佩南兄臘月初八由此間起行迂道保定小住二三日過濟小住四五日至濰縣句當事畢南行抵安慶期在明年正月之末渠言今不復書通伯俟明春抵任

鄭東父遺書六

七

集虛草堂

乃圖與通伯爲永聚也自東漢之末治地方者拘以三尺之法恆苦與其地賢人君子不相習卽民俗政教之利病舉無由確知常恐被欺今佩南得通伯居近百里可以得所咨詢無虞耳目之或有壅蔽矣通伯之篤於友故勇於爲仁必能盡力代爲謀之無所顧惜也然吾爲通伯計不能常留宿松爲佩南計亦不必通伯久居其署內久則眾指目之而通伯之耳目亦有所不得悉矣似不如遙爲瞭望刺聽時一來止而勿久留之爲愈也州縣本有用人之柄四方之賢士境內之搢紳皆得擇別而禮致之唯司刑名錢穀者必取之乎一方之人

專門之術師弟子一盤踞乎通省有必不可破之藩籬然而操術近益陋劣乾隆時汪龍莊先生著佐治藥言一書吾嘗稱之可爲若輩之經今其徒乃無復知有是書通伯能於其中爲物色一可用者否此人頗關緊要餘事皆可自爲政徐圖之也

奉手書知答書有所沈滯致勞懸望殷切可念欣諭侍祺曼福爲慰伯母卜地已得吉兆尤以爲慰前書云欲出門去年仲魯辭吉林書院曾舉通伯自代濰縣新開一治經書院亦向同鄉中言之皆無回信然如大事慎藏之後可以來游或在京應明年鄉試否自別後杲學

鄭東父遺書六

二十五

集虛草堂

問無所加進終年爲人課舉業亦甚妨功甚非所樂無如何也老母幸託庇安好然亦時有小恙今春服藥最久近亦愈矣其餘家人皆如常惟內人大病幾死二年服藥數百幸得儀山立方有效今正月後病勢尤劇儀山亦難之不欲治不得已自立一方連服三十幸獲有效可望愈矣然非一二年不能復元得子無望朋友多勸買妾然力有未逮也去年三姪回遷安應試三畏履康幸獲入學履康文筆頗健極好讀書又有故友胡春坪之子在此讀書極知發憤所稍堪自慰者此耳前此讀番禺陳君蘭甫書甚愛之今又得續刻數種尤愛其

討論朱子之學能發數百年傳誤之惑俟求得時當以一部相贈也仲魯去秋之保定就館聞其館甚好其地又頗有書極便用功去年聞其有寄書殆亦沈滯未達歟儀山醫學極好然非所樂懷其遠抱默默無所施王子襄兄丁憂出京季白亦不常見新知蓋寡殊落落也杲近日又頗知漢儒術之所以盛魏晉以後之所以衰朱子於宋儒中尤爲出類拔萃非程張之所能及而於本朝諸儒尤佩服顧亭林先生其識趣稍若與前數年有不同者非面談不能寫意然其大略可見矣通伯以爲然否何如乞以告也桐城耆舊傳何日得以快覩盼切之至書不盡意伏惟察念

鄭東父遺書六

二十六

集虛草堂

去冬驚聞老伯大人之訃驚痛之餘伏念大弟篤孝性成素非甚健頻年以來心緒不佳今又遭此大故深恐毀瘠不勝務宜思念古人成親爲重節哀爲身終成先志大慰先靈此爲最重不可過節致損傷氣體也塋域未定久煩志慮一大重負南北地形不同不敢臆說然南方豈無平地之中得少高土可葬者乎山葬獨期免水患耳而蟻患惟山爲甚既專取安體魄惟得眞土則風火水蟻皆免年來既久講此學主形家知其脈理聚散之故或者移以求之平地其塗更廣乎形家有同中

求異之說大地石土水三物石中求土固有其理然葬本以土土中求其異者亦必有之以色別之合於形必可得矣叔節言貴體多病膺大故患病甚久馳念尤切千祈自珍攝不盡

奉讀手札感動且慰學不可期待鞏馬間不廢讀况客舍賓館乎欲屏百事專窮經甚善並期以郵筒往復尤神往恨不卽刻聞命也吾學久荒落檢身尤不嚴自相見稍稍振作今又不如前矣聚首時未能固請今乃悔之如有所聞見不滿意雖未審請必盡以告我卽不能改亦必知感不爲忤也鳳孫讀大集有所箋正在城外

鄭東父遺書六

二十七

集虛草堂

昨往取則鳳孫已索還當由馬遞寄上矣承尊意再三請其多加箋謙讓不肯四議已箋幾撤去吾力言通伯必不以爲忤乃不撤又十年前見贈書似有云本朝學者推顧陸曾三公鳳孫面告我不好鳳意謂當推清獻也鄙書大集之眉甚夥必有誤務還以告我適謂子不謂妻一條率爾言未檢書恐不是也賃僕盡散去爲欲取大集還遲二日未得今不能俟矣詒鳳孫先集二部俟身往西城時面呈之草此復書不盡欲言天寒將有遠行伏惟珍攝

與姚仲寶書二首

曩以尊寓較遠未能走相送亦以別不久當復會故禮儀略也榜發喜見高標非直爲賢者登進斯世之福尤私幸自此得永相聚師資不遠也方今好讀書之人難得不旁鶩而專讀經且勤焉者尤惟於吾仲寶見之接晤以來未嘗不畏且慰也古人治經有次第今左右詩書禮易旣畢業而復從事於春秋又得之矣未諭別後已讀若干卷每恨朋輩讀書不精進小有事牽則曰俟閒暇乃爲之人生三十以後豈復有閒暇如童子時耶人之輕擲十年二十年奄忽老至大抵坐此要之非誠好耳苟內重而外輕則萬乘之卿相不以易吾此事孰

鄭東父遺書本

二十八

集虛草堂

能牽綴之耶曩有因吾以識劉仲魯者聞仲魯得舉遺書曰白摺大卷時所尙願勿以高論亂其神明孔子曰自季氏賜我以車而吾之交游日廣吾於今之太史公亦云彼視外重故持論如此若吾亡友藍子英則不然其語我曰士獲科名則學必爲之一弛善夫吾不得庶常未嘗以爲恨獨不能無媿於子英之言也今吾仲寶年富於我十齡吾每期子迫我今日之年相過固當不可計算若夫獲科名而學不弛是則昔者吾友之所畏矧臬之不肖所可同日語哉明春來京出所讀春秋巨帙相示讀經之神明不爲白摺大卷所亂學之張弛吾

姑以是規之其必有以大慰我也寄黃子固書附呈尊覽有疑焉幸以相告是爲我之師資也此書頗長不及更寫無副稿覽竟請仍見還也通伯於九月上旬始行抵保定後有書來明年決計歸里矣世叔大人領餉來京仍舍福星店蒙枉過仰見顏色勝上半年一二日復出京矣伏承見憶之作相推過當聞命增懼以示鳳孫亦以爲不敢當也韓公自云嗜善心無壘杲凡百不肖獨此一事自謂不讓古人如賜教益愈早愈妙通伯期以郵筒往復商榷經義頗慮其不踐約也

再承賜書伏蒙老世叔大人在都時賜賻感激稽顙修

鄭東父遺書六

二十九

集虛草堂

書鳴謝敬請附竹報呈上杲之病實自庚寅以來非一日之積不盡由遭此變然秋冬較勝於夏今年較勝於去年大抵病深且久故其愈遲而非不可漸復也伏承垂念賜教惓惓之意感荷無窮然自去冬服藥酒飲食居處遂如常人方且不能跂而及禮乃承以古賢者之過禮爲戒益滋愧耳伯兄先生之喪不能親唁書辭絕痛想見人琴之感哀澈中懷尙祈珍攝勿過傷悼月樵中道物故清風雅操遂成永隔悲夫其後嗣何狀竊願聞之承詢春秋之學不能從事者三年矣惟因諸生爲四書文與此經相涉爲之解說稍得爲所欲爲新知數

十俟暇錄呈請益此時寫不及矣承示三傳都已畢業過蒙寵假謂大旨如杲所云杲於甲午歲致書附呈與黃子固書稿稿後附寫數行與子固書是寅卯年以前見解附寫數行所以糾正之也寅卯以前左氏但取其事二傳但取其例蓋謂左氏之發凡二傳之陳義不足信也迨甲午致書時則見其亦皆可信今則見爲三傳無一字不可信矣承示日月例取杜元凱知二傳之日月例非尊意所喜凡三傳之言例者皆非所喜也此非止杲一人之見自江熙范武子啖趙陸及宋元以來至於今日大抵由此塗也此塗杲之所曾經故能知之大

鄭東父遺書六

三十

集虛草堂

抵求其說而不得以理揣之而以爲決不可通故也夫以唐宋以後千餘年賢豪用心之勤而出一轍而杲之不敏顧獨以爲三傳並皆可信且以爲無一字不可信非好爲異也江范以後諸儒之所見爲不可通者杲亦嘗見以爲不可通焉旣而見其可通故知向之以爲不可通者妄也且不惟可通而已又歎後世所爲之說之皆出其下也皆出其下卽皆包於其中也譬之國奕他人所算皆在其算中也故嘗竊謂春秋之義三傳盡之矣傳外不能增添一義傳內未嘗謬漏一義也是故夫奕愈爲人所不解者愈是國工得力之著故曰治人而

不治則反其智讀三傳愈不通當咎己之智不足不可執己心區區之智謂傳不通也凡不信傳者皆其未嘗與國奕對局者也敗過四五局後自然帖服矣故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凡不信三傳者是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其中之美富者也且夫人有遭遇屯蹇有窮而自殺者有倒行而逆施者無他故計無所出也不學春秋故也學春秋則舉天下古今之變而皆有道焉以處之又或蹈常習故人人以爲當然而春秋則有以知其非正又或玩忽以爲無虞者而春秋則變色而爭又或觀其大而昧其小執其重而昧其輕

鄭東父遺書本

三十一

集虛草堂

春秋則無所遺焉古人言夏蟲不可語冰夏蟲知夏而不知有冬士生漢唐知有漢唐而不知有三代知有三代而不知有虞夏以前是故生乎宋明以後局於宋明以後一旦覩近世之變則大駭以爲自古所未嘗有也於是其陋狹帝王迂闊孔孟否則牽引經傳一支半節以相比擬觀趾而以爲手見眉而以爲髭是故自春秋觀之蕭曹房杜皆夏蟲也漢以後賢者之議論除其根極傳記達於經指者亦夏蟲也夏蟲之計以適其夏後世賢豪自爲之說以適其數百年之閒不見其蔽也方且以爲安用聖人方且以爲聖人則固如此而已何怪

其遇世變而駭絕不知所出也春秋視古今如旦暮而吾以所聞於夏蟲者當之何怪讀其傳而見以爲不然也且春秋之不明無足怪也從事於傳者不過兩漢四百年耳方且人執一傳以相非其兼師三傳者不過三五大儒相望於四百年之閒江范濫觴啖趙大決三傳遂不見信於世宋元儒者若劉陳黃趙用力雖勤其如不師授何人之言曰大器晚成春秋者生民未有之聖制固宜非一二千年之所能明而况廢傳而不由也觀唐宋以來學者心力所爲之徑術蓋幾乎窮而知返矣世運之窮無復之而將返也則亦既有其端矣杲之不

鄭東父遺書本

三十一

集虛草堂

肖自知不足任此然將有韓公文起八代之衰則先有元次山顏魯公輩以先之將有程朱起則先有古靈安定泰山徂徠以導之近世孔龔軒之說公羊鍾期美之說穀梁是亦復古之先河也然則兩漢三五大儒兼師三傳之緒其將復續向使唐宋諸儒遵康成之軌賡續而爲之雖不能使三傳之義盡明其足以率先學者得門而入可期也矧更得程朱其人者登高而呼有國家者崇之以功令天下學者將羣趨畢力於此然則中才將知所出雖遇世變可無惑也春秋之世將舉天下之夷狄而中國之其事不知在何日而其勢必歸於此則

有可逆觀也其端倪既見矣然則其人固將旦暮間遇之勉竭其愚所以俟也自知不足急而呼將伯焉情也札記所得願得三五條讀之尤冀尊指所不滿於二傳之日月例及凡三傳之義例見爲不然寫示三五處能與杲所陳者相違戾而無所回護尤善杲將勉竭其愚以相質證若能往復駁詰因一章而及全書因此傳而及彼傳如瓜蔓然乃爲有益傳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此事爲六十四大德之一豈曰小補院生有王雱甫者能遂慨然有志經學得之喜而不寐但未知能不終情否率爾而對不知所裁伏冀賜覽見答

鄭東父遺書六

三三

集虛草堂

與叔節書

承示大文陳義修辭並善惟徐椒岑先生壽序中謂今之接馭鄰國者率皆庸媿微燠之夫語何痛快乃爾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又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又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又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自天子諸侯大夫士蓋皆抑然有以自下以此爲至德要道以授曾子而傳之自漢以來儒者之言皆推曾子爲能傳道殆非偶然杲幼時常不喜左傳以爲紆遲肥重不及戰國西漢時之痛快

十年以來意思漸移見爲後世文辭尤善者尙不能及左傳左傳中言論大抵誦法先王後世之文辭雖名作以左氏修辭之義繩之往往病痛百出雖見及此無如習染甚深開口輒悔是以近三數年尤不喜作文承命爲贈言久無以應蓋以此故今又蒙以此冊見示聊發其區區以爲塞責之具焉爾

鄭東父遺書六

三三

集虛草堂

鄭東父遺書卷六終

合肥李國松校刊

燕
僑
齋
文
騰

燕僑齋文牘

江陰陳熙治子服著

秉燭齋日課自序

昔人云老而學猶秉燭夜遊也予年未及壯以是名室得毋過乎曰不然予束髮受書年九歲先大父授以杜律稍稍上口輒學吟詠年十三從塾師王先生遊遂習制舉業每至期作制藝試帖各一首制藝試帖之外目無他嗜心無他營先生之所教亦無他及焉越二年受直承夫子自豫東歸家大人曰名師也延至家俾受讀焉先生進小子而詔之曰汝日試制藝將謂制藝之外無文乎汝日習試帖將謂試帖之外無詩乎汝知文有先於制藝詩有進於

燕僑齋文牘

試帖者乎汝觀古人之集其有制藝試帖乎遂將所讀經傳使溫理焉半年後微覺有得復授以昭明文選及漢唐諸家集曰汝文筆弱宜學駢體詩筆滑宜習西崑由駢儷而進韓蘇由西崑而進李杜此汝異日之造就非所望於今日者也予退而識之不敢忘先生又曰讀書必先識字古人經文竄易已久唐宋以來注解愈夥論說愈歧欲求考證古義惟許叔重說文一書因為詳說曲解明其訓詁正其譌謬使卒業焉曰讀此則三代兩漢之書不難迎刃解也予又退而識之不敢忘年廿四師歸道山予以碌碌飢驅未能卒業又以制藝試帖為進身之階不得不兼營焉回憶吾師所言迄無成就未嘗不愧汗之交集也庚申

夏寇逼吾里曩時所作方以死生呼吸不暇收拾比秋時曳以渡江舟子以為棄裝也載之去遂盡失焉渡江以來又以于役恩惠未親筆墨然回思吾師訓誨之殷家大人屬望之重予小子績學之艱未敢以湮沒畢乃事也遂自辛酉冬始偶有暇日輒課一藝俾得存一二遺墨於天壤夫惡知寇亂倉皇今日之吾其即昔日之吾乎又惡知今之所作不與曩日者之同歸於盡乎倘幸緩須與毋死以全吾願則倉猝之景光其較毫畫者之珍惜為何如也是為序

敘印譜

余夙有印癖家藏印石數百枚皆手自鐫刊以供素賞庚

燕僑齋文牘

申秋日避寇北徙屢屢行篋載以自隨舟子以為棄金也劫之去遂盡失焉辛酉夏日僑居牧邑金陵估人有以印石求售者見其光膩瑩潔盡購之頗以自喜又自悔積習之未除也溽暑無事放筆刊此時敵氛正惡牧城暨邑相距一衣帶水風聲鶴唳寂然若忘完白翁云揮汗操刀管相依患難中此之謂也吁紅羊換劫書囊琴篋半為灰燼夫惡知此印之能自保歟刻意因篋藏之而誌其緣起如此

陳子惠先生小傳

陳榮紹字迪吉一字子惠由邑廩生中咸豐辛亥舉人癸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時粵逆猖獗金陵淪陷榮紹回籍

後卽與同里曹恭懋毓瑛倡辦團練擇丁壯之有材武者
豐其廩餼訓練而殿最之并預置戰守具合邑恃以無恐
以保衛功加員外郎銜乙卯丁父憂戊午服闋入都值肅
順等用事榮紹杜門戢影不事干謁雖處京朝蕭然如退
院僧都中巧宦咸竊竄訝之庚申三月蘇常各郡縣相繼
失陷明歲丁父憂榮紹聞訃後卽隻身航海歸時南中諸
紳士俱避地北徙於上海通靖等處設局募勇爲收復計
榮紹時棹扁舟往來其間代爲籌畫諸局皆倚賴焉癸亥
復入都甲子郡城克復敘功賞戴花翎補缺後以知府用
復念兵燹後東南民力凋敝且各營餉需皆取給釐卡民
益重困遂上書今伯相合肥李公鴻章反覆數千言極陳

燕僑齋文牘

三 陶社叢書

征商之害危詞悚論聞者咋舌伯相雖不能用然亦不以
爲忤也甲子乙丑閒曹恭懋方值軍機每遇疑難事皆就
榮紹密商榮紹亦知無不言故恭懋有所造請皆榮紹之
力居多榮紹家資素饒自遭兵燹僅以授徒自給遇士之
才雋者輒獎進之其門下掇巍科工著錄者難屈指數其
論學則實事求是尙虛飾爲文則研精覃思妙造自然
性抗爽外和而內介好議論娓娓不倦時出雋語有晉人
風然要非空談無補者壬申因病假旋卒於濟甯舟次未
竟其用時論惜之子八人皆能以文學世其家

張少槎詩集序

密雪將至峭寒欲生有客闐然攜詩索序則爲張子少槎

予維少槎稟沖淡之姿抱中和之氣幼而岐嶷辨燈盞之
四聲長更淵宏讀琅函之五萬戴憑則坐奪重席管輅則
聲傳一鬢以其緒餘發爲吟詠則見鯨鏗藻麗無非金石
之聲葉落花開大有憫儂之曲陸士衡之擬古蘭亦舒翹
杜少陵之感時花皆濺淚每當露初星晚雁候鶯朝謝家
小婢擊銅鈿以聯吟洛浦莊姝抗瓊瑋而相和莫不樓先
得月筆盡爭春一篇跳出毫生江令之花十手鈔疲價貴
洛陽之紙是蓋智珠盈握成竹在胸惟其養之者深故其
發之者遂也然而半生落拓琴劍飄零萬里奔馳烽煙滿
目脫餘生於虎口險作秦囚比收贖於蛾眉幸歸漢土凡
此履危而涉險絕無挫志而撓心文信國零丁洋裏吟興

燕僑齋文牘

四 陶社叢書

增豪王摩詰疑碧池邊悲歌頓發倘非胸襟之淡定安能
視險而若夷乎僕同居梓里久辱蘭言雲霞比其素心金
絲引其和氣猶憶酒場酣逐茗話流連曜靈匿影繼以華
鏡高談娛心終之六博今則詞場零落意興闌珊同爲巢
幕之鳥空作依枝之鵲讀罷是編不禁慨焉三歎也

先生通金石訓詁之學詩古文辭無弗工惜稿多散佚
僅得文四篇予讀先生秉燭齋自序有惡知今之所作
不與曩者同歸於盡之言因盡刊之俾先生所作不與
劫火同盡當亦先生之所喜也燕僑齋者先生由鄉遷
城僦屋燕橋旁因以燕僑名其齋云門人祝廷華謹識

燕僑齋文牘卷終

門人謝鼎銘校錄

丙辰孟冬

校經室文集

吳郁生署檢



南林劉氏
求恕齋刊

校經室文集序

甲申三月始交佩南於譚復堂懷寧廨中時佩南知宿松其先德補堂先生爲先大夫癸卯同歲生兩家子弟以世次相得也復堂在俗吏中負雅材嘗領東諸侯佩南與之頽頽然復堂善滑稽如漢東方曼倩者流而佩南巖峻有不可犯之色獨親予既予供職輦下佩南數以事北征客伯熙祭酒盛昱許黃縣王松谿同年守訓亦依祭酒祭酒雖高帝子孫而積與執政者迂謝病不視事閒爲文酒之會予與祭酒論議風發譏呵侯卿不豪髮假而佩南清言娓娓必衷於理道松谿不爲崖岸

校經室文集序

一求紀齋

斬絕之行亦不翁翁熱蓋數人者亦相得也未幾佩南知合肥巨室某嗾其僕叢擊一人死之佩南持獄急爲某地者書沓至佩南不爲動會陳六舟丈彝撫安徽不直巨室而左佩南獄幾幾得白矣巨室卒以他事中佩南佩南投劾去丈亦不安其位此光緒己丑事也海內稍有識者莫不以佩南能守其職不畏強禦爭高佩南佩南無纖芥不自得者歸主開封大梁書院晚復主濟南尚志堂以尙氣節敦名檢爲教出其門者皆經明行修不避雕俗巋然爲山左大師世以比其鄉孫明復石守道云其後予撫安徽朝廷有特科之徵予將以佩南

應佩南堅臥不起然巨室以是益慰予謂其與己異趣也戊申予亦去位予江表一腐儒耳而得與六舟丈及佩南牽率以去亦云幸矣佩南嗜古文辭宗派出桐城然曲而有直體能窮其學力之所至不局於方姚論事侃侃有深識洞於利病得失之故使其見用必足濟國家一日之急而位不過一命又連蹇不偶致其中之所蘊百不一摠而僅僅以文見也佩南沒無後其遺稿歸吳興劉君翰怡翰怡壽之木以予習於佩南屬爲之序乃舉三十年游處之迹系於簡端以復翰怡嗚呼予與佩南游處時天下事流失敗壞始見萌芽藉令親貴皆

校經室文集序

二求紀齋

如伯熙節鎮皆如六舟丈百執事皆如佩南與松谿復堂未必無萬一之挽救惜乎適得其反而國不國矣今佩南若六舟丈伯熙松谿復堂並久爲陳人予以暴然一老斲死不得寒河冰雪萬象淒寂手佩南三寸之稿振觸舊游如夢如幻佩南有知其微戲感喟又將何如邪翰怡與佩南不相識而景仰前烈傳其遺著以不朽佩南其風義又可望之今之靡靡者哉丙辰日南至金壇馮煦時年七十有四

校經室文集序

荃孫昔年供職京師曾於意園座中晤榮城孫佩南先生詢知爲丁卯同年見其持躬端謹出言爾雅頗愛其人城區內外未能常晤戊子己丑荃孫在江南傳聞有合肥孫大令者治獄精警不避權貴亢直聲聞天下問其人則佩南先生也時先生早以修墓回籍矣不特愛之而且敬之迨辛卯東撫張勤果公延荃孫主講沛南溧源時先生主講尙志始得朝夕相聚握手談藝并爲籌畫旅況無微不至則知先生以文人兼循吏而勤撰著重友朋固性情中人也尙志堂在城外朱李易安故

校經室文集序

一求恕齋

宅前有柳絮泉後有金縷泉清流活活曲折成之字水際細草蒙茸方數十武高阜造悠然亭可望千佛山荃孫最愛之月夜嘗過先生煮茗清談素稔先生師武昌張廉卿治桐城古文荃孫亦尊桐城爲國朝正宗先生曰世之誚桐城以爲空腔此學聲調之弊祇須運事實於文字之中可免此誚今集內大臣名人傳志實能身踐此言又議同修通志先生主章魯派荃孫主洪孫派先生曰汝師法鄉人耳荃孫答曰志以事實爲主以文行之略避記帳之誚如寶齋之志首增徵實一門仍不離乎事實通甫則前志源流古跡藝文一概掃除文

字雖高于武功朝邑已蹈劉知幾改史爲文之議矣先生亦首肯今集中與友人書必載來書亦此意也文集未經手定然友人能得先生之意絕無空腔文字在內此桐城派之高者稿由劉君翰怡刊行授簡荃孫命爲之序荃孫讀終卷聲容笑貌宛如當日今年三月到沛南曾訪金泉舊舍泉聲如故柳影依然空存仰止之思無復絃歌之雅愴然久之因序舊迹以冠斯編先生之文自有不朽者在不藉鄙人之言矣歲在柔兆執徐立冬前一日江陰繆荃孫序於海上寓居之聯珠樓

校經室文集序

一求恕齋

校經室文集序

自明以來治古文者王李詆其偽鍾譚誦其纖侯魏薄其野而以純正推鈍翁又微嫌其弱至望谿氏出根柢經術研究事理由韓上窺秦漢而結體近王曾海內莫不以爲正宗又繼以劉姚二公人共尊之曰桐城派然學之者有二弊焉一則曰空專工搏垓略去事實讀之則聲調鏗鏘而其人之本末是非無所考證一則曰襲修詞琢句不落恆蹊而氣不足以貫之閒亦落前人窠臼除此兩弊是謂眞文榮城孫佩南先生以名進士由部曹改知縣鞠疑獄不徇人情亢直聲徧天下卒不安

校經室文集序

一 宋恕齋

其位而歸主講席屢登薦牘終隱不出遺文六卷年丈毛稚雲觀察黃口菴太守爲整理囑余刊行余夙重其爲人又讀其文樸實而有理致於功業文學忠貞節義之人之事尤能發揮鎔鑄力追先正典型不蹈空襲二弊則桐城之後勁也再讀先生與當道書議論時事高而不迂簡而能要夙抱濟世安民之略小試輒阻而乃以文人終則先生之不幸亦斯世之不幸也夫削簡已竟爰書其首歲在柔兆執徐立冬前一日吳興劉承幹

序

校經室文集卷一目錄

堯典說

皋陶謨說

禹貢說

君奭說

顧命說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說

剛定馬氏所輯漢儒經解序

孟志編略序

孟子年表序

校經室文集卷一目錄

孟子事實序

孟志祀典序

孟志從祀賢儒傳序

孟志歷代注解傳述序

新刻春秋會義序

黃氏讀禮記日鈔後序

讀禮摘要序

尙書小札序

新校周易本義跋

古文尙書跋

一求恕齋

孝經鄭注附音跋

孝經章句跋

言子文學錄跋

書史記校後

伏生墓攷

午窗隨筆序

澤雅堂文集序

餐緘樓遺集序

路訪巖觀察文集序

天根文鈔序

校經室文集卷一目錄

無爲齋遺集序

新修南陽縣志序

方望谿文集補遺序

青桐軒詩集序

今兩樓詩集後序

徐漢卿先生詩集序

枕雲詩草序

維上詩集序

陳先生文集後序

毛尙書奏議後序

一求恕齋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堯典說

或問曰史記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媯訾氏女生
擊帝嚳崩而擊代立帝擊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為
帝堯傳又曰擊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
之乃受帝禪二說孰是曰以事理推之其皆非也萬章
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人堯既不能以天下與舜乃獨能私受擊之天下乎且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一求恕齋

擊之不善亦未見於他經而一以為既崩而堯立一以
為中微而禪堯則其說均為無徵使擊之立為繼父而
堯承之則禹之傳子亦不得為粉見而人言何以有德
衰之疑嗚呼唐虞以前尚書所不載春秋時去堯舜之
世遠矣孔子亦但於讀書歎其為大為君為禪讓而已
至戰國時異說叢起孟子乃因論唐虞之事而直斷以
舜之天下為天與夫堯之初亦必如舜而已矣後世禪
繼之義不明乃至有莽操之禍原其初則堯舜授受之
說實有以啟之夫嬰獻固未嘗禪也即令果禪是以天
下與人彼其臣又安得而受之故儒者解經一言之誤

其流禍無窮豈得獨罪一竄亂五經之劉歆哉然則帝
堯之繼立與否學者闕其所不知可也

皋陶謨說

司馬遷謂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
謀云云即此篇也虞書蓋本有大禹謨故漢儒以為已
逸而其分皋陶謨為益稷篇則自偽孔傳始因經文有
暨益暨稷之語遂以益稷名篇不知曰皋陶謨者皆一
時交倣之詞自皋陶方祗厥敘至庶尹允諧乃紀虞舜
治效而以廢歌終之則首末皆皋陶之言也漢儒所傳
書序亦有棄稷無益稷鄭康成諸儒皆謂別有棄稷之

校經室文集卷一

二求恕齋

篇或疑棄稷在逸書十六篇內康成猶及見之要亦懸
揣之詞或又以史臣敘事之文為出自伯夷以附合史
記所云益見其穿鑿夫大戴禮言虞史伯夷猶言虞書
伯夷云耳豈得謂伯夷為虞之史臣哉然諸志篇所引
伯夷兩言今亦不見於他經疑或書中有伯夷語而今
亡矣

司馬遷載皋陶謨於夏本紀而於往欽哉之下說云於
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敷聲樂為山川神主後儒或據
是以史記陟天之命為薦禹於天而告之其說非也皋
陶謨記言之文故首末皆載皋陶言而以廢歌終之益

子夏謂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舜五臣中禹棄稷皋陶皆有謨而今獨皋陶一篇存使後世不見此篇不且以刑官視皋陶哉若夫舜禹之事孟子論之詳矣堯薦舜舜亦薦禹但舉之在位耳固未嘗以天下與人也夫天下者天之所統非天子所得私唐虞以前天下皆歸於有德未有以繼立相承亦未有以天下私相授受者故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與賢與子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嗚乎舜禹禪讓之事不見於經自僞古文以汝陟元后爲禪禹之徵世乃謂與汝陟帝位前後同揆矣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三求恕齋

司馬遷於堯本紀曰女登帝位於夏本紀曰陟天之命則陟非升也儒者或欲傅會薦禹之文不亦誣乎

再貢說

昔禹平水土定經制九州各擇其土宜之物以獻於天子史臣因而紀之以表禹之功以見虞舜德化之盛故曰禹貢始舜攝政之年蓋嘗分天下爲十二州及命禹治水水患既平乃定田賦之制爲九等之差畫爲九州至於聲教遠暨經制大定蓋卽禹宅百揆之實攷其成功前後固已時逾數載矣世儒以九州之制別自堯時謂舜實改爲十二州禹卽位後復定爲九州者誤也禹

受命治水雖在堯之末年其錫圭告成則在舜時九州既定制乃畫一故禹貢一篇皆追原貢所由致於山曰既藝既旅於水曰既道既入則此書乃舜治定功成後所作至夏遂繼虞而不改耳故史傳以爲夏書不然一州之地貢賦所出而乃以意更置紛紛合并豈聖人經世之道哉

君奭說

君奭周公勉召公之詞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同心輔政故周公作是書以勉召公舊說以爲召公欲告歸而周公留之今按告歸之意不見於經蓋

校經室文集卷一

四求恕齋

周公既戒成王以無逸因以是與召公互相勸告故曰今在于小子且若遊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又曰小子同未在此位小子周公自稱也或乃誤爲斥成王豈周公胸臆如畏之義哉昔虞舜之世禹皋陶相與語帝前爲昌言蓋大臣憂國之心如此不必事有所因而後發也夫周召之相勉亦若是而已矣惜乎召公之所以答周公者不傳而世儒乃謂周公攝政召公不說故周公作此以自解其說不亦悖哉或曰不說者蓋召公自以爲衰老而久居於位故蹙然有不安意云

願命說

顧命一篇紀成王崩康王立之事也馬融鄭康成分無
壞我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自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
誥僞孔傳則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康王之誥篇首皆
非伏生所傳之舊今攷先儒議是篇者多矣或以成王
未葬君臣皆冕服爲失禮或以天子易世傳受國之大
事其禮與士庶人不同或又疑狄設黼辰以下爲康王
踰年卽位朝諸侯之事而顧命一篇尙有闕文其義難
竝通而要皆不得其實也惟近世姚氏爾有云周嘗會
諸侯於東都蓋成王方將會諸侯而疾作其時太子監
國於鎬召之未至成王以疾大漸不能待故恐弗獲誓

校經室文集卷一

五求恕齋

言嗣乃召卿士以下而命焉不然玉疾太子將不脫齊
立而養於左右焉有顧命而不在側而王崩乃延之於
南門之外者乎竊以爲此說庶幾得之蓋史臣紀此亦
所以志禮之變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
年未有喪服未畢而朝諸侯者况麻冕黼裳亦不可謂
卽位之服然則成王蓋崩於東都事變倉猝禮由義起
其時諸侯咸在故召公因冊立嗣君而召見之至王若
曰以下則亦召公代王作誥之詞耳豈必康王之面命
哉抑是禮也召公可謂處變而不失其正矣後世此義
不明乃有先帝以四月崩而太子以五月卽位遂改元

者烏庫書闕有間周室成康之事既不可億知若以蜀
漢永安之義律之則召公處此其真得天理人情之至
者矣世儒乃猶以失禮議之此所以讀其書尤不可不
論其世也夫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說

或問外丙仲壬繼湯而立爲天子信乎曰然然則太甲
立以湯崩之年其說非與曰此乃僞古文尙書之謬諸
儒從而傳會之也史稱殷湯年百歲爲天子用事十三
年傳又云湯娶有莘氏女生太丁及外丙仲壬當太丁
卒時太甲之生則既長矣而謂湯崩之前一年乃生外

校經室文集卷一

六求恕齋

丙又有三歲之仲壬爲之兄此事理之必不然者也漢
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
於先王誦賚有牧方明班固言是朔且冬至之歲越第
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今伊訓篇云伊尹祠于先王
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彼蓋見顧命成王崩
以乙丑而康王見廟在丁卯後七日意湯崩亦當在十
二月前故又於太甲傳內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其
所以僞也與春秋國君薨皆踰年而後改元漢初襲用
秦麻史書元年冬十月然不聞高帝以孝惠元年某月
崩也後漢昭烈崩于章武三年夏末帝以五月改元建

興史氏非之今偽爲古文者不深究班史之義至謂湯崩在太甲元年是湯未崩而太甲立何其言之不經也然則外丙仲壬之說宜何從曰從孟子孟子之言何如曰太丁未立其繼立者則外丙二年也仲壬四年也且由後儒之說其意以爲外丙仲壬不宜立也則是逆探伊尹之心而爲是二歲四歲之辭以自文也太丁雖未立外丙仲壬以次當立則雖以襁褓之成王周公立而輔之可也夫又安得以其幼而廢之乎且其時外丙之年當與太丁不甚懸絕而謂仲壬爲之兄以弟先兄於言尤不順曰外丙仲壬卽位之年有可詳與曰是不可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七求恕齋

以強解也商頌之詩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與他書紀外丙元年乙亥仲壬元年丁丑命卿士伊尹事適相符竊嘗疑詩內震業之義當指湯崩後上下憂危而言彼伊尹者身爲卿士遭時閔凶左右之力實多故詩人作爲樂歌以紀之則外丙仲壬當立於此時也伊尹之立外丙也意湯必有命焉如周成王道揚大訓而伊尹奉命以立之也不幸未三年而崩伊尹以爲先君之喪未除吾得君之季子而立之猶之乎君命也伊尹之立仲壬繼湯也非繼太丁也又不幸四年而崩然後君之適長孫立焉以承大統以對天下此

伊尹之志也衛太子蒯瞶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以亡人之子輒在以孫福祖衛之亂實兆於此烏虜以伊尹之聖其於繼立之際思之審矣後世舍子立孫卒以召禍亂者抑獨何哉

刪定馬氏所輯漢儒經解序

兩漢人傳經並有師法以其時去古未遠而釋老之說猶未行學者各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雖彼此異同相是非然微言大義往往賴以不絕後世綴學之士固不可得而廢也其見於傳者易本田何尚書本伏生詩有毛公又有齊魯韓三家言禮本高堂生而大小戴並

校經室文集卷一

八求恕齋

出后倉春秋公羊穀梁分齊魯學而左氏傳最後興孝經論語蓋學之者兼通焉故曰儒家者流游心於六藝之中宗師仲尼於道爲最高及後世五經乖析儒學浸衰魏晉而降異說遽起當隋唐之世古籍猶未盡湮然唐人爲諸經定義疏易用王韓書用僞孔氏春秋傳主晉人詩禮三經僅存漢注自此之後利祿之途開而漢儒四百餘歲授受相承之師說不絕如綫王伯厚處宋儒末獨能修學好古於易書論語則輯鄭氏注於詩則輯齊魯韓三家遺文於春秋則輯賈服章句亦可謂用力勤而有志者矣 聖清之有天下敦崇經術遠邁前

代經師宿儒以漢學爲宗獨能發明古義言易自吳縣
惠氏言書自嘉定王氏吳縣江氏言詩自休寧戴氏言
禮自濟陽張氏婺源江氏爲易惠氏之學則有武進張
氏爲書王氏江氏之學則有陽湖孫氏爲詩戴氏之學
則有金壇段氏而輯爾雅注者有武進臧氏考九經古
義者本惠氏學雖不同要皆博識多聞玩經文而得其
大體若兼綜諸經博采先儒訓詁不爲空談則有長洲
余氏今 四庫所收古經解鈎沈其遺書也近世若歷
城馬氏葢又聞宋王氏及余氏之風而興起者馬氏名
國翰字竹吾道光壬辰進士陝西知縣生平纂書無虛

校經室文集卷一

九求恕齋

日晚歲乃成輯佚書六百卷皆唐以前諸儒著述分經
史子編惟經編爲稍備然所輯既多其中抵牾時亦不
免余嘗偏取其書閱之有一傳而兩書復見者有一書
所獲止三四條而強分爲卷者有所輯或非元書及元
書在當時已散佚而以意揣編之者夫貪多務得固世
儒之通弊抑亦所取多則不能無失推馬氏之意將欲
保殘守闕不妨是非並存以待折衷於後儒在學者慎
取之而已余爲刪存其經編什之五而壹以漢人爲主
於小學則閒取魏晉爲序錄如後因論次其大凡亦所
以致余之意焉

孟志編略序

孟子當戰國時吳說遂起乃獨著書論道德以仁義爲
本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意而作七篇遭秦滅
學諸經或亡或微而孟子以儒書獨存在漢文帝時嘗
立博士其後罷不復置東漢諸儒著述傳者唯趙氏而
已歷魏晉六朝學術紛歧孟子之書雖存然當時得其
宗者蓋少至唐而昌黎韓子出作原道以明聖賢之精
其言曰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
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厥後皮氏曰休雖請以孟子爲
學科訖唐之世議終不行宋真宗始詔孫奭等校刊孟

校經室文集卷一

十求恕齋

子由是學者翕然宗之其後孟子卒升爲經及程朱諸
儒出而表章愈力孟子之道日益尊科舉之制亦自此
興矣元明以來其書遂大顯而利祿之途一開大義攸
存學者竟莫窺其本原嗚乎由衰周至今二千餘歲王
者代興名世閒生其間得聞知之統者幾人降及末流
邪說滋盛巧利相競詐僞相蒙害有甚於楊墨而舉世
曾莫之能禁功利之習中於人心不有賢聖孰能起而
正之我 國家昌明仁義學校之設徧天下士非六經
孔孟之書勿習鄒爲孟子故里春秋秩祀載在典禮乾
隆時 聖駕親臨致祭尊崇之隆曠古罕觀惜當時賢

裔中絕紀載無徵不能編成盛典以彰一代之休美道光末故博士孟廣均實始有重纂三遷志之議草勅甫就旋遭寇亂稿藏其家今撫使黃陂周公學使翰林學士鈕公尊賢興學適合詞奏請以唐儒韓愈配享孟子時則權濟東泰武臨道兵備陳公實佐成斯舉往公嘗督修孟子祠廟因得博士志稿而惜其未能雅馴也乃商諸學士發凡起例重加纂定並屬葆田以校訂之役葆田頗復搜輯舊聞更引吾友柯君劭恣爲助今書中祀典一門及藝文四卷皆柯君所考次葆田並各綴數語於篇後以述編纂之指博士志稿故有日照許先生

校經室文集卷一

二求恕齋

瀚駁辨百數事今皆勘正其倡引之功不可沒也書成輒敘其大略如此時光緒五年冬十月
案三遷志勅修於前明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蒼谿史氏鶚蓋取列女傳孟母三遷之義原序以爲孟子作聖之功由於母氏蒙養之正者是也萬麻中鄉縣令漢州胡繼先以原書疏略重加纂訂易名孟志其體例視舊爲善矣嗣是而有呂氏元善之書元善字季可號冠洋海鹽人天啟中官山東布政司都事後殉流寇之難所修三遷志凡六卷見四庫存目提要云紀載頗詳而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國朝孟衍

泰與王特選仲蘊錦等復增修爲十二卷所分門類及每類前四言贊一首大率尙仍其舊故四庫全書並附存目今茲新加排纂雖不敢謂辭歸雅正然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亦庶幾乎史家之正軌云耳
新纂三遷志凡十卷首二卷志孟子事蹟曰世系曰年表曰事實皆今所編輯也曰佚文則舊志所有今仍附焉次二卷志孟子廟制典禮曰祀典其總目也於祀典之中又分爲五目其義則後語備矣祀典之次爲從祀賢儒傳附見者孟門弟子一人訓釋孟子書者二人皆祀典所缺也又次爲博士世系表則奉

校經室文集卷一

二求恕齋

祀孟子者也第五卷爲藝文總敘歷代注解傳述用漢志與文獻通考例也凡此之類皆今所考定自第六卷至第九卷爲藝文下分類編載此近世修志乘者之通例也舊志但有墓記廟記謁祭題詠四類今所存者乃不過十之二三皆事關勗始又文詞稍近雅馴者焉末一卷爲雜志凡新纂之例要在本經術通史載述國聞徵舊制故前志所有不必盡登今所改訂體例雖簡亦未嘗駁斥舊文猶惜編纂迫於歲月未能博考典籍一歸至當區區之私固有望於來哲

孟子年表序

司馬子長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生卒年月出處甚具至孟子列傳乃獨缺而不書豈非古史闕文之義哉後儒區區修補乃欲於二千年後懸斷二千年前不可億知之事宜其多所抵牾已今愚爲考訂孟子年譜閱近代諸儒著述不下十數家其開或合或否靡所適從因先依六國表分年以繫事上起孔子卒歲下至燕人伐齊之後凡二百年證諸列國世次然後孟子出處時地可得其大略蓋伐燕之爲齊宣王合以戰國策與他書所引紀年而可信者也子長六國表乃誤屬潛王又以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三求恕齋

梁惠王後元年爲襄王元年致與孟子游梁仕齊之歲先後歧異今爲年表起安王元年者或謂孟子生於安王時也自齊宣以下潛王年世則缺以示疑其他列國時事仍各著其終始而孟子之所謂天不欲平治天下亦若有先見云至如表所不能詳者則附見於事實而諸儒論辨之說亦以次采列焉

孟子事實序

愚讀孟子書所載生平出處事亦具矣其初以不見諸侯爲義蓋年逾五十乃游梁故梁惠王一見而稱之曰叟及惠王卒襄王立孟子知其終不可語仁義乃去梁

適齊思假手於宣王以平治天下故嘗爲之客卿中間

又因母喪居魯其去齊也在伐燕之後又因居宋而得見滕文公及文公居喪時孟子已由宋返鄒故有穆公與然友之問其後孟子乃之滕見文公爲言井田學校事也迨魯平公將見而臧倉沮之蓋至此而孟子亦自知其終不遇矣故首篇託始梁惠絕筆魯平此敘述之大旨也趙邠卿乃謂孟子先仕齊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其說本諸史記而與齊宣王伐燕事絕不相符後儒因爲兩至齊之說以孟子次篇所書伐燕屬潛王至沈莊仲錄朱子諸則直疑孟子書中宣王爲門人所改近

校經室文集卷一

古求恕齋

代一二通儒或遵用其說而私家著述如年譜編年之類又往往離析孟子事以傳會所見蓋愈辨而愈失其真焉今壹以孟子書爲徵略采漢人之說爲綱而國朝諸儒所考論則以次附載聞爲疏通其是非得失而不敢爲直斷之語庶幾有符於孟子論世之義後之君子亦可以覽而觀焉

孟子祀典序

古者釋奠之禮必各祀其國之先聖先師鄭康成謂國無先聖先師當與鄰國合後儒頗疑其說爲不然此蓋謬於後世學校之制耳鄭氏謂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

則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可以爲之然則孟子之於鄒豈非所謂先聖先師哉春秋釋奠其秩祀也固宜孟廟之祀始於宋而降於元自明以來尊崇之禮日增今志祀典區爲五日曰爵享乃舊志所分謂歷代褒封與享祭大典也曰林廟志修建年月與監修者姓氏而歷代之崇祀備焉曰祭儀則博士所習與國朝會典通禮諸書相表裏者也惟樂章禮器尙多缺略據宋金二史增樂曲二章考乾隆時部頒孔廟樂章當時禮臣無以孟廟請者遂至今缺焉又亞聖廟雖頒有祭器然不及先賢孟孫氏與端範宣獻夫人豈非有待於議禮者

校經室文集卷一

孟求恕齋

之推舉哉我朝尊師重道伊古以來所未有方乾隆丙子壬午聖駕親臨奠祀一時觀禮之士雲合風從於戲盛哉

孟子從祀賢儒傳序

甚矣班史古今人表之陋也其列孟子爲第二等而以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四等徐子五等而此外孟子弟子不與焉抑何疏且謬哉趙邠卿生東漢末造獨能仰窺聖旨推孟子爲亞聖其識卓矣邠卿所注孟子弟子十五人學於孟子者四人今皆從祀而滕更獨見遺豈以其不答於一時而遽斥之耶昌

黎韓子之配祀始自宋宣和時蓋其來久矣孔氏從祀年月無可稽迹其表章孟子正色立朝侃侃不阿洵有得於仁義之旨哉錢唐以一言寤主配享之禮罷而旋復或傳孟氏舊有報德祠豈亦私祀之類與謹案四要謂呂元善聖門志以諸儒未入祀典者別載擬祀三十五人中如岳飛之精忠不在乎闡明理學錢唐之直諫亦未聞其詮釋聖經乃欲例諸歷代儒林擬議亦爲失當此欽定書內所載百世下應無異議矣呂氏卽管修三趙太常孫宣公皆爲有功於孟子然皆未與於遷志者趙案四庫書日謂訓釋之功在漢爲趙馨香之列何哉政在宋爲孫奭其推崇亦可謂至矣今於考訂從祀賢儒傳後附錄三人之傳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若夫修舉之功則當世必有任之者矣

校經室文集卷一

孟求恕齋

孟子歷代注解傳述序

自班史志藝文以孟子入儒家歷代史志因之宋熙寧中用宰臣王安石之說乃罷詩賦以孟子與羣經試士是後孟子始尊爲經科舉之制亦自此興矣先是大中祥符時眞宗嘗命孫奭等校刊孟子今所傳音義一書卽此時作也及安石欲援孟子大有爲之說因有是議當時元祐諸人務與爲難由是疑孟詆孟諸書紛紛作焉晁公武承其家學故郡齋讀書志仍列孟子於儒家至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與論語同入經部其說曰自

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苟揚以下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竝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今合爲一類愚案陳氏此說當矣恭讀 四庫全書提要有曰表章之功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真宗訓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固不始於安石亦不始於程子此尤足以破諸儒門戶之見竊嘗以爲孟子之尊於安石亦猶左氏傳周官之尊自劉歆耳初不必爲是經諱觀宋史首列王雱注則其訓釋孟子亦不爲無功特惜其湮滅無傳不復可考其他諸家所述有其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七求恕齋

名而無其書者蓋尤不可勝數也可不惜哉今錄歷代注解傳述一以正史爲徵其有書雖佚而史傳可稽者則詳其卷數與其撰著名氏以備參考大抵宋以前著述鮮存又孟子書不列於經世儒好之者少故今所采錄諸家撰著頗詳宋以後則習孟子者率目爲四書其所講求或專爲制義而設蓋不勝采摭故略焉

新刻春秋會義序

宋鄉貢進士江陽杜諤字獻可所著春秋會義爲書二十六卷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並載其目獨鄭氏通志作三十卷以入春秋通論馬氏文獻通

考經籍考亦作二十六卷並引晁氏陳氏之說知其書實爲宋元間所重故程時叔春秋本義閒復稱引至明永樂中脩春秋集傳大全采用杜氏說至七十餘條所謂蜀杜氏是也其全書不知亡於何時 國朝朱錫鬯氏經義考以爲久佚乾隆中 詔修四庫全書館臣始從永樂大典輯出書已成而總目失收聞當時吾鄉孔荏谷戶部曾錄有副本今流傳至江南爲某氏所藏此本乃鄒孝廉道沂家存故籍予聞諸蔣性甫太史因亟從借鈔會歸安陸存齋至濟南於予齋中見此書詫爲未有並屬傳鈔一部原本首行標 四庫全書疑卽館

校經室文集卷一

夫求恕齋

中擬進本然書內不著纂輯人姓名後見今人所輯春秋規過春秋摘微序言乃知是書成於楊君昌霖手楊君字簡齋吳縣人乾隆四十年進士 特旨改爲庶吉士散館改戶部主事與邵二雲周書昌戴東原諸人同爲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予既喜得是書本末思廣其傳乃捐貲付梓以公諸同人蓋數百年之祕笈於是復顯矣攷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兩漢諸儒爲公羊穀梁與左氏學者恆斷斷不相合唐宋而後乃有兼傳從經之說夫舍事實而專談義理則一知半解議論易生此啖趙諸家所以爲世詬病而朱子亦

謂經文太略諸說太煩前後牴牾非一不敢妄爲必通也杜氏生當北宋在王安石詆廢聖經之際乃獨采集眾說自董仲舒以下至孫莘老經社凡三十餘家斷以己意自成一家之書晁氏所謂其說不必皆得聖人意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攷其同異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可謂得此書要領矣案書中所引唐宋人舊說如陳氏折衷論王氏箋義李氏集議孫氏經社要義諸書今並不存經義考僅據山堂章氏羣書考索采錄春秋折衷論二十七條至謂斷圭零璧亦足寶貴使朱氏得見此書其欣快當更何如楊氏蓋治春秋之學者其於

校經室文集卷一

九求恕齋

此書采輯頗勤然猶未能旁搜博引蓋自永樂大典外所得僅一二十條而又皆爲節文亦不出乎今書所載予深媿舛陋輒就目前所見略爲編訂並附校刊略例於後噫吾見今世著述之士大率以爲名耳非果能於聖賢之旨有所發明也竊嘗深戒乎此故不敢以剽竊爲能而欲以一己之私得公諸人人昔朱子嘗論二程未出時有胡安定孫明復諸人說經雖有疏略觀其推明治道直凜凜然可畏蓋春秋所以別嫌疑明是非遏人欲於橫流存經世之大法故曰有國者不學春秋前有人護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爲人臣者不學春秋守經事

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其萬世之鑑乎采善貶惡將於是乎在予是以願學而有志焉至杜氏此書在春秋部中猶禮記之有衛正叔集說學者固不可不究心也光緒十有八年秋九月

黃氏讀禮記日鈔後序

宋黃東發讀禮記日鈔書凡十六卷本在黃氏日鈔百

卷內宋史藝文志不詳其目日鈔百卷見宋史儒林傳藝文志不著錄國

朝朱氏彝尊經義考始錄入禮記類以次於衛氏湜禮

記集說之後乾隆時館臣編校四庫全書以黃氏日

鈔入子部儒家類而於經部禮記類不復載有是書道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三求恕齋

光末嘉興錢給諫儀吉主講大梁書院編刻經苑是書亦有目無書學者惜之葆田曩歲客遊大梁嘗欲補刻而未能今年以事寓沛南乃取新安汪氏繙宋本黃氏日鈔參校他刻別錄爲卷付諸梓人剞劂既訖謹識其後夫禮學之失傳久矣漢儒區區修補於殘缺之餘今所傳大小戴禮是也小戴禮得鄭康成注而益顯唐人正義行而其書益尊學者至目爲大經自宋儒表章中庸大學爲之解者甚眾至朱子遂與論語孟子定爲四子書元延祐科舉法行以四書五經爲取士之用明初定制乃以陳氏澠雲莊禮記集說立於學官而學庸二

篇不復列戴記四十九篇中黃氏此書全載經文與易書詩說不同其所輯諸家解說並詳著姓氏於下方而於諸說之未當者則自爲駁辨以申其義蓋雖本衛正叔集說例而大端折衷於朱子其用心尤非諸家所及至大學載本文又附所改定於後而中庸章句一依朱子晚年定本字句間有與今本異者如中庸首章天命均節在實足備學者之考尋則此書洵爲禮記注解中文之類善本宜竹垞朱氏之力爲表章而沈光祿起元亦稱爲紫陽之功臣謂其有功於聖道豈不諒哉近世學術日歧異說滋興學者目不覩禮記全經愚之校刊此編思

校經室文集卷一

王求恕齋

欲拯救其失他日當更刻春秋日鈔與禮經並行則前儒勤勤所以修補而表章之意與所謂其義甚精足補朱子之未備者二書亦因以不廢云爾

讀禮摘要序

嗚呼禮教之失傳也久矣記稱君子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禮不可一日斯須去也昔聖門蓋嘗以士喪禮教人故孔子之答曾子問其辨析禮意至微且悉予獨怪今世學者習禮經而不誦雜記喪服諸篇其意以爲非功令之所試故弗急也嗟乎聖人論武周之孝其制禮以教天下自天子以及乎庶人者亦惟曰父母

之喪無貴賤一而已矣孔子曰吾從周蓋謂其禮儀之盛也三代而後唐有開元禮宋有政和五禮新儀金與明皆有集禮雖亦兼及喪儀大抵皆不過備一朝之典制至我朝大清通禮一書出酌古今而達於上下五禮皆得其範尤爲言禮者所宗故史錄以爲政書而私家著述如司馬溫公書儀朱子家禮之屬則編纂者皆附之禮類亦說經者所必徵也其附於儀禮者則有徐健菴尙書讀禮通考縷析條分綱目畢具四庫全書提要稱其博而有要獨過諸儒可謂善矣願以卷帙浩繁鄉曲之士習而知之者蓋少祥符馮子立先生自幼

校經室文集卷一

王求恕齋

篤嗜禮學嘗從故刑部尙書李文清公遊日必有記及宦成致事歸遭母太夫人憂獨成讀禮摘要一編就徐氏所考更加折衷使約而易行故其居喪無失禮鄉人稱之今年秋予遊祥符識先生之子果卿舍人出是編相示時先生歿已逾年果卿尤能承先志一遵禮法其居喪也未嘗改先生之所行可不謂善讀父書者與予昔備官西曹於先生爲後進其時先生已出守廣東值刑部重修律例考究服制揚州陳研香先生嘗屬予以汪堯峰所撰五服異同詳爲考證予旋因丁憂去職亦嘗於士大夫喪祭禮儀私有所編輯大要本古禮而參

以國朝定制如衣服及明器之類皆不能不變而從時今觀先生所輯亦各附辨其可行不可行其尤得禮經從宜之義哉果卿將以遺編付梓屬予爲序予非深於禮學者觀先生是編乃不勝今昔之感故略敘所知如此世有通經學古之君子其必於是取也

尙書小札序

尙書小札二卷郭西垣先生讀尙書所隨時札記也先生治書不甚區別今古文然於僞古文之害義者必據理以辨之如論大禹謨篇末及於異位征苗二事則記事之文非謨體也說命篇夢帝賚予良弼但憑一夢遽

校經室文集卷一

垂求恕齋

立相臣雖云立賢無方亦不應如是輕易武成篇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下文恭天成命肆予東征是承志者承伐商之志也以伐商爲文王之志是何言與聖人弔民伐罪處萬不得已之時豈視爲美德而歸之於君父哉文縱有是心武亦不忍出諸口況以服事殷至德之文考而誣以此乎其自抒所得如此至其說之精卓者如謂罔水行舟乃無水而不行舟古人多爲急詞言凡有可行舟之處卽流連忘返也小子同未

在位小子乃周公自稱位謂三公之位也又從蘇氏說謂文侯之命爲忘親背義以平王先仇未報國恥未洗

宜於命文侯時痛哭言之乃第曰恤朕躬曰有績予一

人其如先王何宜蘇氏深議之也又論秦穆公作晉歲月當從金氏主史記謂作於茅津渡河時故屏去誓師恆詞而但言其既往之悔三軍感憤乃有取城封尸之效其不肯阿附僞孔傳及蔡傳又如此書凡百八十餘條先生歿後數年子祐之申堂等哀錄付梓昔聖門以六經教人而經解一編或疑其言非出於聖人然於書之教曰疏通知遠又曰書之失誣則其說殆無以易也夫誣非書之失乃學書者之易失之誣耳孟子論詩不以詞害意蓋因詩有比興讀者宜於言外得之若書乃

校經室文集卷一

垂求恕齋

記言記事之體苟或誤解則悖理害道之譏興焉近世治書家尤斷斷於今古文與僞古文之辨其說亦已繁矣先生獨記心得故不必皆詳其義之所本予爲揭其一二以告世之讀是書者知先生所得於疏通知遠之教爲多然猶不敢自足故以爲此特其小札云爾光緒乙未夏

新校周易本義跋

朱子周易本義用呂伯恭氏所定經傳次第復先聖之舊文爲書十有二卷國初有內府摹雕宋槧本字大悅目願世不多觀乾隆時寶應劉氏校刊本義附列

呂氏音訓於眉端用便學者誦習願其書行世亦不甚遠蓋自輔嗣易行而先聖之古經爲後儒所亂者千有餘年雖大儒如程子猶未能遽正其失及晁氏呂氏先後繼起推考益精朱子本義從之乃一亂於董正叔之傳義附錄再亂於永樂之撰輯大全割本義以附程傳使古經已正而復亂至成化時姑蘇成氏削去程傳專梓本義爲坊本所祖行之至今且五六百年學者茫然不知有朱子元本此顧亭林朱竹垞諸君子所爲感憤而增歎也近歲江南書局於程子易傳朱子本義各爲梓行足正俗本之失第所據乃浦城祝氏合刻傳義音

校經室文集卷一

美求恕齋

訓本承校之士似尙未見 內府仿宋刻如象上傳下注有從王肅本四字 四庫全書提要辨證甚明今並未能補正而於每卷標題前列易經並卷數一行益尤失之其他經文 內府仿宋本與開成石經合者江南本亦皆未及審訂又淮南局覆刻劉氏本錯誤亦多欲復古而反不足取信乎今斯亦校讐之一蔽也山東書局所刊經書讀本純雜不齊頗爲通人所詬病予既承宮保張公延司校訂與書局陸君張君先取詩書二經用宋本校正於詩集傳後補小序辨說二卷而朱子本書二十卷之舊猶未能遽復也書則補刻小序一卷

問答一卷以符元本今更以周易本義付梓謹遵 內府仿宋本與 御纂周易折中校定參考傳注擇善而從兼附呂氏音訓於後本義既從通行本悉加句讀與江南本同其閒點畫錯訛仍恐不免音訓舊分二卷今誤刻一卷視江南本各附十二卷之後亦爲小異云光緒十七年夏六月

古文尙書跋

辨東晉晚出古文尙書之偽者自朱子始九峰蔡氏承師命作集傳於漢儒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則注曰今文古文皆有於梅賾所獻增多二十五篇則注曰今文無

校經室文集卷一

美求恕齋

古文有雖不以二十五篇爲偽書而使學者知有今文古文之別其用意亦可謂善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於尙書正義前載有書古經四卷序一卷謂爲宋晦菴所錄蓋卽臨漳刻本而元書則今不可復見其篇不知與偽孔傳有異否也茲刻用趙氏分編今古文例仍附書序於後而一題曰古文尙書其義實不悖於朱子按漢儒鄭康成所注三十四篇亦曰古文尙書實卽二十八篇內分出盤庚二篇與康王之誥一篇又大誓三篇爲三十四而大誓後得亦漢代偽書近世諸儒或從而信之亦過矣恭讀 四庫全書提要云書小序之依託

五行傳之附會久論定矣古文之辨至閻若璩始明朱
彝尊謂是書久頌於學官其言多綴輯逸經成文無悖
於理汾陰漢鼎良亦善喻吳澄舉而刪之非可行之道
也又論書纂言云古文尙書自貞觀敕作正義以後終
唐世無異說宋吳棫作書禕傳始稍稍摭擊其專釋今
文則自澄此書始考漢代治尙書者今文古文本各爲
師說澄專釋今文尙爲有合於古義非王柏詩疑舉歷
代相傳之古經肆意刊削者比也今按王柏詩疑外又
有書疑 四庫書並列存目提要云其併舜典於堯典
除姚方興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於皋陶謨此有孔穎

校經室文集卷一

毛求恕齋

達正義可據者也茲刻與王氏偶同非用其例至金縢
篇自武王既喪以下詞氣與古文頗異而史記以秋未
穫爲周公卒後事故先儒疑此篇爲亳姑逸文否則當
有脫簡今姑別行以待攷定又近日桐城吳氏寫定今
文二十八篇於康誥篇首惟三月一節注云疑爲大誥
篇末簡愚嘗反復推究而歎其說之不可易也蓋周公
之居東方乃營洛邑以偪殷正合古兵機而後世屯田
之法亦起於此故大誥篇中以堂構播穫爲喻及武庚
既平因以東都爲朝會諸侯之所故有召誥諸篇特書
缺有闕學者遂莫能心知其意耳吁非有卓識如朱子

亦安能破千古拘墟之見哉光緒癸卯夏五月

孝經鄭注附音跋

右孝經鄭注附音一卷予亡弟季咸所編次也稿藏於
笥今二十年矣始吾弟讀 殿本孝經注疏疑陸氏在
明皇前何以音義內有注同云云予告之曰此鄭注也
今本用唐玄宗注而音義仍存而未刪此校勘之疏也
因檢近人所集鄭氏注及羣書治要授之弟弟乃恍然
有悟復取經典釋文善本讀之卽音義以推尋舊注正
其謬誤補其闕略於鄭注則但載舊文不復詳其所出
以有諸家集本存也於陸氏音義則詳載之而刪去後

校經室文集卷一

毛求恕齋

人校語不使混殺其大指可謂善矣又嘗欲作義疏書
未成而弟遽以毀卒予今年偶檢故笥得此編爲之流
涕憶孝經自唐明皇御注大書深刻而唐以前諸家之
注盡廢宋邢昺承詔校定元疏益猶及見鄭注而獨力
辨其不出康成至元明之世全書遂佚 國朝諸儒始
廣爲搜輯而吾弟獨好此經益營身體而力行之故其
所得又獨視昔人爲甚精今此本雖不足以傳吾弟然
吾弟之精神寓焉刊而行之又安知數十年後不且與
鄭氏書同歸於泯滅哉弟名葆誠以字行又字宜卿同
治癸酉選拔貢生歿時年僅二十七光緒丙申春正月

刻既竣有示予以嚴氏可均輯本者爲姚氏咫進齋所刻視他本獨詳亦據羣書治要增輯與吾弟此本無異而第四章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二句經注並脫又第六章注未之有者善未之有也善一作難見釋文今治要本訛作言殆不可解又第九章經文續焉大焉上焉字見釋文故注云復何加焉又經文則而象之釋文出微字邢疏法則而象效之正用鄭注而諸家或以微爲釋則字誤矣他如第十五章又焉得爲孝乎釋文焉於虔反注同今治要注作豈得爲孝乎亦魏徵所改又第十六章經文光于四海治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三求恕齋

要與各本俱作于而嚴氏據石臺本改于爲於又第十七章進思盡忠釋文盡津忍反不云注同下出死君之難四字嚴氏據文選注死君之難爲盡忠增三字亦誤也獨末章注嚴氏所輯與臧氏鏞陳氏鱣袁氏鈞及吾鄉孔叢伯氏纂輯鄭注略同以此見諸家之善讀書而吾弟用心尤細也至經文有從治要本者第六章因天之道與余蕭客所見影宋本同注文有以意增入者公侯伯子男注據邢疏引舊解公者正也與末章疏引舊解宗尊也廟貌也義出自鄭知舊解爲鄭注不與白虎通公者通也義同又釋文誤

字如不令而伐謂之暴伐當作成卽論語不戒視成之成句有脫誤五刑注謂劓墨宮割大辟治要作墨劓臙宮割大辟蓋據呂刑易其次第割字衍文當爲刑字之誤陸氏亦誤釋此吾弟所獨得也其他校勘之善閱者當自能辨之無俟予之贅言吁鄭氏因避難而注孝經朱子五十七歲時成孝經刊誤今子年五十有七矣撫吾弟此編輒不禁感喟噓唏旣以傷死者之不可復生又自歎年往歲徂不能修行立身其亦有媿於此經也夫葆田再識於濰縣之贍園

孝經章句跋

校經室文集卷一

三求恕齋

右胡俟齋先生所撰孝經章句分爲經一章傳十二章孝經自漢時有今古文之分今文則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及安昌侯所傳凡十八章古文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二章其文異者四百餘字劉向典校經籍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魏晉而降注者無慮數十家至唐明皇分注錯經會萃諸家要旨仍八分御札刻石西京今世所傳石臺孝經是也宋司馬溫公獨信好古文爲之指解至朱子作刊誤乃更刪去經文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又復定傳文爲十四章而於僞古文增多闡門一章獨仍其舊自是以來諸儒迭有改訂亦猶大

學一書之紛紛更定也孝之義大矣推其極至於光宇
宙通神明非聖人蓋莫之能知也朱子定篇首問答之
言通爲一章其說卓矣諸儒區區掇拾欲以傳文比附
經之次第者抑何其勞且繁哉夫章句分而後大義明
古左氏春秋傳傳自曾申而此經乃曾氏之書故所引
傳文有與左氏傳相同者朱子疑焉於義同子產所言
則因之於義同季文子北宮文子所言則黜之豈非由
爲此傳者雜引他文聯合成章故不能使人盡信與夫
根心生敬盡敬爲禮故言禮與言孝其義本可以相通
如大學一篇亦曾氏之書漢人並采入禮記誠以其學

校經室文集卷一

至求恕齋

爲大人之學非禮無以致知非禮無以正心誠意非禮
無以修身齊家非禮無以治國平天下也使盡如後儒
所說格物則與今異端之學奚異哉侯齋先生此書雖
亦於傳文有所移置而未嘗刊去舊文雖其意亦本於
朱子而於經傳仍用漢儒所傳之今文其大體可謂善
矣至其言孝必歸於敬則又具見平時講學之旨蓋先
生學宗程朱而於居敬窮理之功尤深故其爲書章條
句釋能使讀此經者昭晰無疑則其有裨於來學不既
多乎子既校刻先生讀易自考錄因是書詞達而理明
與 四庫所收孝經諸家之說足以相輔輒爲刊行俾

傳於世以不沒先生苦心先生尙有孝經外傳亦以成
朱子之所欲爲而未及爲者所采不過論孟戴記諸書
卷帙稍繁校刻須時姑以俟諸異日

言子文學錄跋

言君有章重刻其始祖 先賢言子文學錄既成以貽
同志之士書凡三卷末附世系祠墓坊表圖爲一卷蓋
先賢之世澤長矣葆田嘗讀朱子所爲常熟縣學丹陽
公祠堂記其所以發明先賢聞道之要與夫行政取人
之效亦可謂詳且盡矣而特以其曰本之則無爲若見
訕於子夏則愚竊疑此特子夏門人之所記而其說未

校經室文集卷一

至求恕齋

必果然也夫先賢以吳人而學於孔門與子夏子張皆
有聖人之一體而文學列子夏之上必有確見所謂本
者故其言若此而非不知有精蘊小大也觀武城之治
其必欲君子小人皆從事於學道則知先賢之教門人
其自灑埽應對進退必卽有以立其基後儒區小學大
學爲二事小學日廢大學遂因以不明此尊德性與道
問學所以亦漸分歧趨與而朱子又嘗謂子夏篤信謹
守而規模狹隘故與子張之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一
過一不及此實因言子之論子張爲難能而得兩賢分
寸則所謂過猶不及者在言子又必能深窺其旨也審

矣抑予觀檀弓所記喪服諸禮曾子且爲言子誦而言思之名實見於此經則其家世相傳以文學可知故先賢之澤之長在吳中獨號爲久遠予昔爲卜氏族譜序頗疑所記載非真故但辨先賢卜子之居西河當爲衛地而非今俗所謂卜堠村也是編自二卷以下悉皆論禮之言爲梁谿侯先春所輯而賢裔如泗增輯者又附載言氏世系甚詳始刻於乾隆時今百餘年矣如泗卽世所稱素園先生也爲先賢七十五世孫其五世孫曰□□避粵匪之亂攜家北遊至子有章始寄籍順天由優貢生入仕今爲河南知縣嘗權知虞城縣事蓋能本

校經室文集卷一

重求恕齋

武城弦歌之化以爲治者孰謂文學不與政事通哉棟田敬讀此編因敢竊附所見於後他日質諸言君以爲何如光緒己亥孟秋

書史記校後

趙君筱樓得同里王篆友先生手書史記校稿本將付諸梓以廣其傳而屬余爲序言余惟篆友先生名在國史精於小學所著說文句讀說文釋例爲近日講經家推重久矣其他雜著如鄂宰四稿蛾術編亦皆有自刻本是冊蓋其讀史記時隨筆札記自敘云偶讀史記取漢書校之中多異文或史記傳譌或漢書傳譌或漢

書改史記而是亦有改之而非者又云愚輯此冊或不著其是非蓋恐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也其虛心如此然如殷本紀辨商紂既自焚武王必不斬之秦本紀論武王誓師止曰其于爾躬有戮秦用商鞅始立罪及三族之法皆大義攸關如此類者不可枚舉卷端有胡竹邨題語稱其句櫛字比孳尋古義洵非虛諛胡君撰有儀禮正義與先生同以經學著名當世而自謂史學甚疏於校正是書無能爲役又以未見倪正甫班馬異同爲憾余則於班馬異同及史漢方駕皆嘗瀏覽然實中無所得以此歎前輩之讀書精細爲不可及也先生此書

校經室文集卷一

重求恕齋

間亦攷論音義與文字詳略非有心得者不能道其是非得失則讀者當自能辨之余末學淺識又何敢妄肆譏評哉姑附數語以質諸趙君光緒丙午秋

伏生墓攷

水經注灑水又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戴氏震云此並說漢高帝七年封都尉華寄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南陽有朝陽縣故加東地理志曰王莽之修治也此爲注趙氏灑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戴氏云此十二字近刻並訛作碑碣尙存以明經爲秦博士秦沈儒士伏生隱焉漢興教於齊魯之間撰五經尙書大傳文帝安車徵之年

老不行乃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尙書于徵君號曰伏生
者也此亦注是伏生墓在漢朝陽縣地在後魏時猶歷
歷可徵如此按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朝陽班氏原注云
侯國莽曰修治後漢曰東朝陽隋大業初省朝陽入臨
濟唐武德元年於縣置鄒州八年州廢爲臨濟縣屬齊
州元和郡縣志臨濟西南至齊州一百二十里太平寰
宇記朝陽城在臨濟縣東四十里又云伏生冢在縣朝
陽故城東五里 大清一統志云朝陽故城在今章丘
縣西北今齊東縣西南有地俗名魏王城或云卽朝陽
故城其東五里有冢俗名寄駕冢咸豐五年黃河東決

校經室文集卷一

美求恕齋

冢被沖光緒二年土人得斷碣有文曰徵君伏生冢於
是以前事聞於宮保丁公公命尙志堂博學士張昭潛
往驗得實乃爲說曰鄒平城東十八里舊有伏生祠相
傳爲伏生故里元張文穆公起巖修祠記謂此地亦當
有墓 國朝康熙中縣令程某乃於祠旁築土以實之
然考水經注太平寰宇記諸書墓宜在漯水北今反在
漯水南以故嗜古之士如周兩陸孫淵如諸先輩皆疑
其不合漯水雖已輟流而古蹟猶存次第可考葆田案
平津館叢書內載伏生墓然則俗所謂寄駕冢者其爲
考證不同當是傳聞之誤伏生冢無疑冢高一丈八尺闊倍之正南有平沙土人

校經室文集卷一

美求恕齋

掘之往往得螺殼水經注所謂漯水逕墓南者此其故
道矣又曰嘉慶間嘉定時銘來爲邑宰銘故淹雅士下
車後周閱境內卽知寄駕冢爲伏生冢欲爲立祠不果
今墓碑徵君上尙有餘字字形莫辨其他古碣尙多初
冢旁多汗田鄉人墾之有不起科者及古碣出則相詫
曰吾田伏生祭田也伏生子孫而在且奪我田於是毀
諸碣殆盡其徵君伏生冢石已斷爲二爲廩生孟繼和
所得云云今年夏邑人復以立祠事請諸學使裕公公
以詢葆田葆田徵諸張君乃得其詳如此張君又謂葆
田曰聞孟繼和以此事思聚斂得財爲邑人所惡故當
日立祠事卒不果孫葆田曰伏生墓之爲寄駕冢不知
始於何時或者因華寄食封朝陽故以訛傳訛與又或
卽棘下二字之轉音與予攷 一統志於伏生墓引寰
宇記謂在章丘縣朝陽故城東五里又云鄒平東北十
八里亦有墓獨未據水經注漯水逕漢徵君伏生墓南
以正之今得張君目驗乃明又案水經注於此文下又
言漯水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 一統志謂鄒平故城
在今鄒平縣北又引舊志謂故城在今縣北孫家鎮去
齊東縣東南四十里則漯水之先逕伏生墓南後逕鄒
平故城可知安得以今鄒平東後人所立土冢爲伏生

墓乎張君又記冢旁所得石碣多門人誄詞有博士伏
夫子詩石傳經伏夫子詩石各一又一石云悲哉伏夫
子保我漢家邦石灰拭兩目千秋痛斷腸張君謂石灰
拭目可補史傳之缺子謂詞近鄙俚殆出後人所爲使
果爲伏生門人誄詞則是蘇李以前已有此五言矣是
皆可以不辨

子旣爲此攷復檢尋平津館叢書建立伏博士始末內
載伏生墓考證引近人撰伏微君墓攷謂漢鄒平故城
在今治西北四十里之孫家鎮鎮西有寄駕冢卽伏生
墓是當時已有此說第不知所指近人爲誰或者卽張

校經室文集卷一

孟求恕齋

記所謂時君銘乎案考證云學者欲明伏墓必先知朝
陽鄒平兩故城所在方可定其道里其說無以易矣乃
據于欽齊乘謂朝陽城漢初封華寄爲侯國高齊廢入
章丘古城在臨濟鎮東疑臨濟故城當在今章丘縣東
北朝陽故城又在臨濟故城東四十里今攷元和郡縣
志臨濟縣本漢管縣屬濟南郡隋開皇六年移朝陽縣
治於此屬齊郡十六年改爲臨濟縣鄒平縣本漢舊縣
屬濟南郡隋開皇三年自梁州城移平原縣入鄒平城
屬齊州今治是也十六年改屬淄州十八年改平原縣
爲鄒平縣復舊名也太平寰宇記鄒平縣本漢舊縣屬

濟南郡後漢及晉並不改永嘉之亂其縣遂廢後魏屬
臨濟縣案臨濟縣在高苑縣界如遼故城是也高齊天
保七年自今長山縣界濟南故城移平原縣於今治東
南三十五里漢梁鄒故城地屬焉又曰鄒平故城俗名
趙臺城在縣西南十五里臨濟縣本漢管縣地屬濟南
郡朝陽城漢縣名今縣東四十里伏生冢在朝陽故城
五里據此則伏生墓在唐宋臨濟縣界歷歷可攷如此
臨濟在齊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而鄒平在淄川西北一
百三十里故城又在縣西南十五里則由齊州而東先
臨濟而後鄒平其道里分明又如此 一統志謂管縣

校經室文集卷一

孟求恕齋

故城在章丘縣西北朝陽故城亦在章丘西北又引肇
域志故管城在今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今名水寨是
則臨濟在今章丘縣西北齊東縣西南與舊志謂鄒平
故城在今縣北去齊東縣東南四十里其說正合故水
經注敘灑水先逕伏生墓南後逕鄒平縣故城北若如
考證所云鄒平故城當在今鄒平縣東又謂城東北十
八里爲眞伏生墓則是灑水先逕鄒平故城而後逕伏
生墓也考證又引寰宇記濟水西自齊州臨濟縣界流
入南去縣三十五里又北入高苑縣界是則臨濟在西
鄒平在東其敘次分明如此而此文下又云鄒平故城

在縣西南十五里是故鄒平去臨濟爲近安得謂鄒平故城當在今鄒平東又以今鄒平東北十八里謂卽臨濟境內之朝陽故城東五里乎且于氏所言朝陽古城在臨濟鎮東與金史地理志謂章丘有臨濟鎮其言亦合蓋今齊東縣在金爲齊東鎮元憲宗始改鎮爲縣故前代考古蹟者俱不言及齊東今伏生墓出於齊東有碑碣可徵又案之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實宇記與欽定一統志無不一一相符而考證乃第據山東通志謂鄒平故城在今鄒平縣東北境遂以鄒平縣東北之伏墓爲卽太平實宇記所稱朝陽故城東之伏墓斯

校經室文集卷一

堯求恕齋

真可謂臆說難據獨惜不能起前賢於九原而正之耳
午窗隨筆序

郭西垣先生尙書小札二卷子旣爲之序以傳於世吾友申堂等復裒集先生所著午窗隨筆四卷先生從孫蓉汀將刊存果園叢書中申堂復屬予爲序曩者先生外孫陳世昌從予遊世昌博聞強記於古人嘉言懿行往往能道其始末予問所從學則曰此世昌外祖西垣先生所教也因言先生性好學每讀一書必鉤玄提要尤熟於歷代史事及本朝掌故下至當時邸鈔有事關因革黜陟者輒手錄成帙午窗隨筆其一也按先生

是編皆隨時札記不分門類蓋仿王文簡公居易錄池北偶談而作其第二卷內記齊河張孝廉事蓋得之先生兄子杭之湘帆云湘帆與予與張君爲同治九年庚午科同年張君中副榜實與先君鄉舉同科是歲爲道光癸卯先君與嘉定徐先生之父同舉順天鄉試及庚午科徐先生來主山東鄉試張君與予等同爲所舉徐先生見張君猶呼之爲年丈今張君已成古人西垣先生與先君亦皆棄世數年矣而先君遺集不肖兄弟僅得鈔錄詩文數十首不能如申堂等之編刻多種讀此益不能不慨然於中也先生所著尙有漢書古字類一

校經室文集卷一

堯求恕齋

卷自序謂閒錄成帙以資考證亦有實非古字而誤注者姑以俟夫精小學者之釐正則先生欲然不自足之懷蓋可想見云

擇雅堂文集序

擇雅堂文集十卷故友施均甫撰而予所編次也均甫諱補華浙江烏程人幼負異才以詩名同時湖州有號爲才子者七人君其一也同治九年舉於鄉年三十有四矣再應禮部試不第遂發憤西踰秦隴謁左文襄公於蘭州軍次文襄愛君才留佐幕府五年洊保至府同知旣而遭讒被劾君乃出嘉峪關循天山而南經漢車

師後庭焉者尉犁姑墨龜茲疏勒諸國觀其山川形勢
與其人民性情習尚有所觸發一見之於詩文當是時
副帥錢唐張公駐軍阿克蘇城得君倚如左右手又數
年卒用軍功復君官保留甘肅以知府用其後張公奉
詔入衛京師及 簡任巡撫襄辦水軍輒奏請以君
白隨由是積功保至道員加二品銜君亦駸駸向用矣
光緒十六年君由山東入 覲奉 特旨發往山東以
道員補用先是君至京師謁吏部吏部以君前所得官
不應法幾爲所持並擬罪及舉王君不能無抑鬱賴

天子聖明許以原官引 見君既至山東甫逾月病發

校經室文集卷一

聖求恕齋

齒頰爲庸醫誤投藥劑遽以不起嗟乎均甫以有用之
才奔走二十年東西逾萬餘里乃竟未及施用而遂拂
鬱以終將所謂仰視古俯視今凡升沈榮落豐嗇樂苦
一聽其變易於前曾不如吹劍首之一映均甫既自言
之而猶不能允蹈之耶抑所謂窮達之數定於天雖君
相不能造命耶均甫既歿張公擬盡刻其詩文以傳於
世初君嘗自刻澤雅堂詩集六卷又手定二集詩若下
卷文則葆田嘗與商訂並無定本張公因屬葆田重爲
審定乃編次甫竣而張公又薨於位葆田乃爲捐貲付
梓其助予校訂者陸肖巖刺史葆霖汪又青明府望庚

二君皆均甫鄉人汪又其受業弟子也予與均甫鄉舉
同年初未相識光緒己丑乃相遇於沛南相知恨少晚
君每喜就予論文予有合鈔查初白方望谿評點韓文
君輒攜去手錄一過其所爲詩專法少陵文則晚年專
宗昌黎其大指見於答吾師張廉卿先生書嗟乎予學
未成德未進方冀得師友以輔所聞而不意遽序君之
文於其身後也其尤可慨也夫光緒十有九年冬十一
月

登椒樓遺集序

常熟言譽博將刻其祖母左太恭人餐椒樓遺集而以

校經室文集卷一

聖求恕齋

書命葆田曰有章幼不逮事重闈讀遺詩時用雪涕得
先生寵以題序感幸曷極葆田媿乎其意則再拜受而
讀之因竊歎言君之世學其能詩蓋有所自來而左太
恭人之潛德懿行雖不必藉詩以顯尤可因詩而得其
性情則是集惡可以弗傳哉太恭人爲陽湖左公輔之
孫女在父母家嘗割臂以療母疾母竟獲瘳于歸後值
夫北上就試舅姑同時患病危甚復潛自割臂和藥以
進舅姑病良瘳同治五年鄉人官京朝者以其事 上
聞奉 旨旌表如制是時太恭人歿已數歲矣葆田曩
讀張皋文編修所書左仲甫事卽知左公爲當代賢者

及子承乏合肥寶公舊治邑人猶能述公遺愛甚悉公後官至湖南巡撫比年乃見有請祀公名宦祠者蓋賢者之遺澤長矣今讀餐糶樓詩又知公之有賢女孫也昔孔子錄詩以二南爲風始而婦人女子之作獨居十之八九當是時文王后妃德化流行以故如之子之宜家與季女之能敬莫不詳見於篇中迨數傳而後詩人歌詠太平猶必終之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而及其衰也人猶思見西都貴族之盛至歌詠其世家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然則如左太恭人者其文詞亦豈非聖人所必錄哉矧又其節行足傳於世耶夫太恭人之所以

校經室文集卷一

聖求恕齋

可傳者既已大書 國史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宜審博於此獨拳拳弗失而於太恭人有不獲逮事之感與是集固太恭人手澤所存則其欲刻而傳之也固宜嗟夫賢者初不計身後之名何況文詞乃其末事然使世之人果能因是而得其性情則卽以附古者錄詩之遺惜可也予故因承審博教輒抒所聞如此亦冀附太恭人餐糶樓集以傳茲所以爲媿也與光緒二十五年冬十月初日

路訪巖觀察文集序

余之得識路君訪巖也因祥符劉君驥臣二君皆崇文

節公門下士劉君爲吾鄉循吏治公事外尤喜作詩古文詞嘗編刻所著曰夢園文集裒然成帙路君由翰林改官初選陵縣令既又改授四川安縣憶曩歲余官京曹吾友王蓮生自蜀歸爲子言蜀有儒吏數人路君其一也今以道員需次河南八年矣庚子秋王公以國子監祭酒充團練大臣殉 國難賜諡文敏余適游大梁與同人設祭哭之其時崇公亦殉節於保定蓮池書院路君劉君皆爲文以祭其師余由是得讀訪巖之文然猶未知君之深於學古也及今歲往來益熟君乃盡出所作詩文與日記雜著示余其意欲得余文爲序言而

校經室文集卷一

聖求恕齋

余近日爲文甚艱又自媿年衰學退不欲與時俗人較短長君一日見余舊作散體文稿乃亟爲序以贈余其言曰學古文當以昌黎爲師不必斤斤言桐城陽湖派也其持論適與余合余因語君昔余同年友譚叔裕由督學四川歸相見京邸問余武進張皋文文別爲陽湖派信乎余舉茗柯文自序得古文法於桐城王悔生悔生本師曰劉才甫卽姚姬傳所從受文法者初未聞皋文先生自稱陽湖派也譚君以余爲知言乃知分別宗派某達官實有是論亦不知其所本君聞余言甚爲稱快其與余文序云欲我兩人集中互見姓名庶幾留身

後名於不可知之天願余以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有
媿虞卿嘗勸君益如劉君盡刻所著君則又云吾文集
不欲刊行君子立言有收效於數百年後者急急求名
乃南宋江湖派卒之傳於今者實鮮嗟乎文章原本與
世俗流弊訪嚴既已知之矣又奚待余言余惟與訪嚴
期相勉於道義嚴利欲之防審進退取與之節以其保
此餘年則可以傳世者固自有在彼崇文節王文敏二
公豈徒以科名文章重哉他日請更質諸劉君以吾言
爲何如耶 壬寅冬十二月

天根文鈔序

校經室文集卷一

吳求恕齋

封正何先生刻所著文曰天根文鈔於汝寧府學署凡
若干卷天根子者先生自號也葆田得交先生三十餘
年矣始予偕兩弟讀書濟南先生一日不介而造予講
學論文志相得方是時兩人氣甚盛不知世有憂患事
也其後再遇於京師則予以孤露之餘志意少衰而先
生學愈進其氣乃益下既而予改官之皖先生亦爲河
南教官別去不相見者數年光緒庚寅冬予赴叔弟闈
鄉官所道洛陽再與先生聚將歸先生爲文以贈其行
今見於集中者是也自是書疏往還光陰忽忽又已十
年而先生年近六十葆田且六十有一歲矣庚子之秋

先生寄書至雜曰春與執事別汝寧東門外言時事相
實涕不意數月後 國家之變至此某弟近碎於官某
將力疾往迎其骨與其妻孥前感執事言取平生所爲
詩文刻之若執事不忘舊好鑿其業之不復能進指其
疵而糾其謬則幸甚葆田明年夏訪先生汝寧學署知
又續刻文若干首因戲問云先生集無序得無以待鄙
人乎語未畢先生已伏地再拜葆田亦再拜遜謝曰毋
令旁人見者謂我輩老而猶狂也初先生遊濟南所日
與接者惟郭蓋卿輩數人其論文尤喜稱憚子居也以
是人皆目爲狂士然葆田久與之遊乃獨深知其狷介

校經室文集卷一

吳求恕齋

不苟又嘗見其與人書云吾文取徑於歸方要當登韓
歐之堂入太史公之室其自期許如是及晚年學益深
養益純文乃日進於古而又以不得已而有作乃爲不
苟於立言豈非古狂狷之次與顧先生猶欲然不自足
嘗謂葆田吾文有小說氣否子益爲辨之蓋先生文闡
幽表微之作爲多其敘同時人言行並瑣事必曲爲傳
之至敘述忠孝節烈雖僕隸乞句苟有善弗沒也故其
自言如此葆田既與先生別會是年冬子弟魯階卒先
州任所先生寄書慰問並追理前言嗟乎予至此尙能
序先生文哉夫人世憂患之端與學術興廢之故見於

先生文內者詳矣今予所遭骨肉之戚與先生同而其志氣衰退乃益甚又何能執筆屬詞以重爲先生辱獨念三十年來遊蹤離合死生盛衰之際其間可感者恆多而予已無意於人世矣使予姓名得附先生文以傳百世而下不猶如見我兩人於汝寧東門外痛哭時哉今年秋適予編刻望谿文集補遺成乃取先生文序之距別先生汝寧時又兩餘年矣光緒癸卯秋八月無爲齋遺集序

張君次陶既卒之明年其門人孫迺瑤等輯君晚年所作得文三十餘首將授諸梓而屬予序之君文有初集

校經室文集卷一

吳求恕齋

續集皆君所手定爲門人郭恩孚刻於果園今行世已數年此其遺稿也雖自韓理堂先生後講學撰述各有師承近代以文名者並推劉次白撫部綠野齋文集君以儒生晚出而名幾與之齊始君與余相識在同治庚午辛未間余時從武昌張先生遊得所論古文義法與君言往往相合君文初從 國朝侯魏汪姜諸家入既乃取法於有明歸熙甫氏其論文一以義理爲主而又深明乎陰陽動靜之義每有所作必就余商榷及余宦遊南北君留居濟南講業於金泉精舍從之遊者甚眾嘗校刻石徂徠集及李繼齋文鈔前學使錢塘汪公鳴

鑿以學行薦君奉 旨賞加國子監學正銜君以是名

聞一時然君晚年深自韜晦獨好引誘後進人有所求或勉強爲文以應之其講學尤喜稱安谿李文貞榕村語錄及所選韓子粹言余與君別十餘年君所學日進而余荒落無成每相見輒引以爲媿又適值時事日新學務紛雜嘗與君言吾輩幸生齊魯之邦不能守先待後以延孔孟道脈之一綫而徒以文字爲事此歐陽氏所譏謂盡心乃可悲者君聞輒爲歔歔泣下則君夙昔所抱負可知君卒時年七十有九矣生平所著尙多有纂修通志疆域沿革表及通紀稿其子端行又將編輯

校經室文集卷一

吳求恕齋

以次付割劇云

新修南陽縣志序

南陽於漢爲宛縣古申伯國也其名山則有豫山豐山其大川則有清水蓋清泠淵之所在而神耕父之所嘗處故人物土俗之美尤甲於他邑王莽時嘗改宛曰南陽東漢復爲宛縣當光武初起首拔宛一時將相雲興帝業基於南陽宛固形勢之地也漢德既衰羣雄角逐張繡始據宛以附劉表繼又以郡降曹操雖叛服不常終魏之世宛爲魏有亦屹然爲重鎮荆州刺史治焉蓋地近襄陽疑諸葛忠武龐士元皆嘗遊棲此地故有臥

龍遺蹟與鳳雛臺其相傳久矣晉自大安後宛陷於賊南北分據紛紛爭奪宛嘗爲其要區隋開皇中省南陽郡改上宛曰南陽南陽名縣由此而定歷唐宋兩代嘗爲重地宋季割以畀金金置中州於此元至元中始升爲府治由明至今爲南陽府附郭縣縣故無志明萬曆中知縣成遜與教諭宋昂勸爲之邑人方九功稱其事核體簡然不得與無錫武功朝邑志並傳則其書可知矣 聖情大定教澤覃敷康熙三十年知縣張光祖因前令李本深所纂舊志以屬諸生宋景俞等重其搜輯成書六卷書頗疏陋自是以後無續爲之者同治十

校經室文集卷一

吳若烜

三年吳若烜知縣事始與教授宋君合議重修甫開局而吳君去 今上光緒二十五年濟寧潘守廉補授斯邑始至卽力任此事於是設局采訪延邑人張鳳岡喬景濂等分任纂修明年潘君調任去是歲京師變起南陽亦多事矣又明年潘君復任乃議以舉人張嘉謀接續成之嘉謀年少好學篤志撰述於郡縣分析山川原委人物興衰典籍存亡殫心搜訪者有年特以分修諸君子皆鄉邦先進故謙讓不敢自承會葆田以客遊來宛主宛南講席潘君相率就質於予予爲發凡起例首詳輿地沿革則 一統志與郡邑志之所同而歷代藩

封附焉則舊志所未詳者也次疆域曰星野曰山川古蹟曰風俗物產大略備矣疆域定而後建置興曰城池曰官廨曰鄉里蓋周官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遺意存焉故卽以職官次之有人民則有田賦此司徒之職所以次於天官也倉廩實則知禮節故學校興而貢舉以行而春官所掌莫大乎祭祀則祠祀尤不可不詳也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兵刑之大者故兵防詳而詰姦懲刑暴亂在是矣溝渠工政也此攷工記匠人一職所以補冬官之闕與漢書溝洫志後乃有藝文志與列傳其終附載人物則地志通例而詳略視舊志稍殊矣

校經室文集卷一

辛求恕

書中敘述悉出張君手予亦不時商訂越二年而後編纂釐定蓋其難也六地志於目錄家屬地理而吾以爲此實政書之類故一書而六典具焉非有才學識三長固未易言勝任也大抵前代所傳郡縣志其最爲著名者必能詳而不蕪賸而有體斯稱著述之極則若宋之刻錄與吳郡新安兩志善已明人有作始尙簡要 國朝通儒頗以爲譏如陸清獻之志靈壽則以通達治體之言爲當時所推重近代一二鴻儒乃壹以史記八書漢書十志爲標準其纂言敘事必皆有所依據而此行文也又有格律聲色之可尋使讀其書者罔弗心曠而

神怡則魯通甫諸人之所爲者是也南陽自昔爲大邑而志乘缺而失修者且二百餘年今諸君子之爲此志既周既慎蓋亦思度越乎前人然以文獻不足耆舊無徵事雖因而實勘故書成猶不能盡善又予中更憂患舟車往來亦無暇專心考定則其有負賢士大夫相屬之意多矣潘君俛予序其首予昔從武昌張先生遊時先君方輯鍾祥志張先生言古昔志必有圖因成圖若干幅一如晉裴秀氏所論分率準望之法是書主測繪者爲鎮平戴廣恩其精微予無考證故僅序修志緣起與纂敘體例以俟當世士君子之論定云爾光緒癸卯

校經室文集卷一

至求如齋

秋八月

方望谿文集補遺序

方望谿宗伯古文爲 國朝二百年來作者之冠迄今久而論定天下學者並無異說矣望谿集 文淵閣著錄凡八卷提要謂爲門弟子哀集成編大抵隨得隨刊故前後頗不以年月爲詮次又云近時爲八家之文者以苞爲不失舊軌焉葆田自年十六七時學爲古文詞卽篤嗜望谿文初時所讀惟抗希堂本乃望谿門人王兆符程崧二君所編次無卷數蓋卽 四庫所收本也續得外集文讀之姚姬傳郎中序謂望谿集乃手自定

此皆其芟去不欲存者以年歲考之殆未必然最後又得咸豐初戴鈞衡存註輯刻本則集外文與補遺俱在焉戴氏至是搜羅殆盡矣而其鄉人蘇厚子前序則有韓理堂所編逸集與高密單氏所藏遺稿粹不得見云云戴氏又謂補遺文十有九篇並讀書筆記數十則實得之高密單徵君徵君吾師伯平先生也韓理堂吾鄉先達其所編逸集亦不知今有存本否予以是私心嚮望久矣壯歲以後南北奔馳中更多故而伯平先生已於甲戌春去世欲訪求望谿遺文竟不可得光緒庚子秋予年六十有一以就醫來河南適書賈以商正宋氏

校經室文集卷一

至求如齋

舊藏書數種求售中有鈔本望谿集四冊予叔弟魯階知爲予所夙好用重價購之比予檢對全集則有未刻文三十三篇文內頗具日月並圈點豈王程搜集時未及見耶抑果宗伯自刪之如姚所云耶予因書告濰縣高君翰生將付剞劂以廣其傳高君復書謂高密單氏本今歸伊處內有書大學平天下傳後喪服或問補題韓宗伯家書又聞見錄兄弟之子其文四篇曩者宋晉之庶常嘗以爲戴刻本所遺請並補入予亟覆書索觀而予叔弟以是年辛丑冬歿於任所明年予護喪歸里與高君恩恩接晤亦不暇問此事矣先是予叔弟宰武

陟又嘗於陳恪勤公廟搜得方作碑銘一首石刻完好亦全集所遺則提要所謂望谿雜著古文稿多散失者不其然與今年春高君乃屬其從子茂樅攜元稿至河南予因宋氏本未刻文及陳公廟碑略爲編次命工刻之或謂予不可無一言以詳其顛末噫予生平所遭於倫常多缺憾至其骨肉之艱難則有甚於望谿者老大無成歲月易邁獨以此區區文字思附驥尾以傳其尤不能無慨也望谿宗伯又有尙書集注稿本存伯平生所先生卒後不知書歸何人予屢訪未得附記於此他日元書若出有能刻而傳之者是又予所深望也夫

校經室文集卷一

垂求恕齋

青桐軒詩集序

郭君湘帆刻所著青桐軒詩集成以命葆田爲之序葆田與君爲鄉舉同年生君試卷出趙菁衫先生房先生繼東名士有詩文集行世世所稱青草堂主人也是歲爲同治九年庚午科並補行丁卯科當是時君年方壯氣銳甚其後累上春官不第乃一隱於詩酒先是君之仲兄靖侯以詩學倡其里人刻有滄江等集余閒從同年友柯鳳孫得其詩歎爲近世作者然獨未知君之能詩比近年寓居濰縣時從君遊君輒出詩稿屬爲校論乃知君淵源所漸得於家庭與師友者深非他人所

及也余素不工詩少時嘗效爲之及見吾友柯鳳孫作遂輟不復爲君於同年中尤喜稱鳳孫詩嘗手錄同時諸人作以鳳孫爲壓卷蓋君之所得深矣而其虛懷服善又如此君詩多近體施之館閣爲最宜不幸不遇於時故多感時寄懷之作昔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以爲詩必窮而後工余意初以爲不然及觀近代詩人類皆憂思感憤自寫其胸中所欲言豈果有不得已者與抑亦窮而愈工古今人如出一轍與嗟夫以湘帆之才與學使其得用於朝廷如歐陽子所云作爲詩歌上追雅頌雖與吾鄉王新城諸公比列可也顧所傳止此則亦豈非其不幸與余所見君詩頗多此刻自光緒壬辰年起則皆五十以後詩蓋君至是始無意於科名矣始君之先人方伯公爲宣宗朝名臣國史有傳道光戊戌之官長沙生君湖北鮎魚套舟中故君初名舟之其字湘帆云

校經室文集卷一

垂求恕齋

今雨樓詩集後序

紹香觀察刻所著詩若干首曰今雨樓集光緒壬午秋君季子芳基應順天試以其集貽余而屬爲之序余諾之而未暇以爲明年夏君至京師與余相聚甚樂也每相見必以序言余謂古人文不兩序今君是集得□□二君

之詞於義爲已備矣君益以余爲知言其欲得余文甚堅既別去復自天津貽余書曰吾他日欲重編所作分五言古近體爲正集而他體則於外集附焉子儻能爲我序其意乎蓋君之詩源出漢魏其於唐人則壹以右丞爲宗故深微澹遠不求異而自工五言其尤善也始君以名家子分司准北鹽務暇則讀書講藝託吟詠以自娛嘗校刻關中大儒李中孚先生漢詩音注以行世然則讀君詩者亦可以得其宗旨矣昔吾鄉新城王文簡公起家揚州推官當時稱爲畫了公事夜接詩人厥後位益尊名亦益重所選三昧集及各種古近體詩至

校經室文集卷一

奎求恕齋

今爲學者誦習知詩者無異詞焉文簡公尤好獎譽後進於歷下詩人則數稱王秋史卽詩家所謂王黃葉也秋史爲成山教授觀察之四世叔祖秋溟先生實從受詩法故吾邑稱能詩者于氏爲最然君願不以是自名而獨遠法漢魏其言曰吾詩風味雖不及古人而規模則幾具焉又曰吾與季父同學詩季父所刻集於唐喜學昌黎於宋人七言則極效陸放翁斯二者吾所不逮至其他則未遑多讓也噫君之自知如此余更何以益之哉憶余始與君相見在同治己巳庚午閒時君家舊雨軒已燬於兵所謂今雨樓者尙未落成也歲月易得

人事變遷今忽忽已十有六年追思多可感者及是余因改官將之任宿松道出袁江君留余飲今雨樓中追理前言遂書此以爲序光緒十年甲申正月

徐漢卿先生詩集序

往歲葆田客遊大梁與畢節路訪嚴善路君由翰林改外今以道員需次河南恆鬱鬱不得志獨喜爲五七言近體詩尤工行楷書每有所作必手書以示余又數稱其師徐漢卿先生曰吾詩法書法皆受自先生非獨得諸庭訓也徐先生諱壽彝一字翰青本名思元道光二十三年優貢生與葆田先人爲鄉貢同年咸同閒先人

校經室文集卷一

奎求恕齋

宦遊湖北先生官河南知縣葆田往來梁楚閒願未嘗一拜先生第聞知先生所至有政聲尤喜誘掖後進門下著籍者甚多路君其高第弟子也宣統元年冬余始識先生之孫少笙明府於泮南少笙爲路君之壻少承家學詩文亦具有淵源一日以先生手書詩稿見示曰此先祖遺墨藏諸篋笥久矣行將用新法石印以廣其傳曩見子所爲路君文集序甚有法度今願得一言弁諸簡首葆田辭謝不敏少笙又言曰先祖生平好學書法出入歐褚與永興魯公四家詩學東坡放翁晚年尤好杜工部於國朝則極愛吳梅村卒年五十有三歷

署郊縣長葛登封知縣以廉潔自持歿時家無宿糧衣
衾棺木由典質而後具然平居好施舍親友告貸無不
應三族待以舉火者甚眾其課子弟嚴而有法某少時
聞之諸父兄所述如此葆田曰嗚呼先生之可傳者其
家法政績業已著於人人豈必以詩顯哉余聞歐陽文
忠謂詩必窮而後工先生亦可為窮於世固宜有所託
以自寫其性情而少筌謹守先世手澤思印行以存其
真則先生之志事又未嘗不可於詩見之先生詩分二
集曰更生吟曰口口草葢此外遺佚亦多矣他日與路
君遇當面質之宣統庚戌仲春謹序

校經室文集卷一

秀求恕齋

枕雲詩草序

朱君子勤刻其尊甫樨香山房詩鈔成因並刻同邑劉
先生枕雲詩草以傳於世復屬余為序其言曰先生諱
晴嵐字雲麓單縣歲貢生工詩善畫與先君交最深晚
年以詩稿相託先君命某收存屬他日代為付梓今敬
承先志敢乞一言弁諸簡首葆田曰近日風雅道微而
單父一邑何多詩人耶豈先賢鳴琴之化至今獨有餘
風耶抑亦有倡必和故得朱劉兩先生同時並興耶余
觀枕雲詩草內有輓舅氏鶴儕先生詩自注同受詩法
於舅氏又述劉公松嵐贈其舅氏詩句則知其淵源所

從來遠矣又聞先生畫宗倪雲林沈石田今邑人多藏
其蹟皆什襲珍之讀集中題畫諸詩所謂詩中有畫非
與抑考朱先生詩有王孟風韻而劉先生詩則於元白
為近葢各寫其性情故氣味不必相同世有知言君子
讀兩家詩當自能辨之

濰上詩集序

老友劉君子秀學人也而詩名獨著葢君自幼即耽吟
詠既乃受詩法於膠州柯佩章先生所造益深合漢魏
六朝三唐人詩無不得其精英視宋元以下蔑如也嘗
歷遊燕趙齊魯與當代文人學士相唱和西之晉過名

校經室文集卷一

秀求恕齋

山大川輒訪漢唐古蹟南遊梁宋渡河洛望嵩華問漢
宋之故都有感於中則託諸詩以抒寫其性情及倦遊
來歸復佐予搜羅鄉邦文獻東至成山故所撰有田園
集有某某集其自序甚詳嗚呼可謂盛矣吾鄉自 國
初王宋田趙諸公以詩學名天下其後有高密三李繼
起別為宗派君獨不染於習俗而自得詩家正傳故能
名著一時往者曹竹銘中丞主講濰源管士一侍讀督
學山西王爵生侍郎督學河南皆嘗邀君入幕為襄校
之賓今歲冬王次錢修撰奉 命為湖北提學使復約
君同作楚遊並擬代刻詩稿余因為序言即以贈其行

君非獨善詩也其治經尤深於易得漢學絕傳與宋晉之柯鳳孫二君講習有年著維上易學嘗謂參同契與易理相出入故於象數義理所得并爲精深昔杜少陵每飯不忘君故詩稱詩史今世事日棘君於陰陽消息之故既能深燭其機吾願君悉出所學以佐當世治則可傳者豈獨在詩章哉予將拭目望之矣

陳先生文集後序

右慎節齋集四卷得文若干首吾師宜賓陳先生所撰著今年平度州牧江陰曹君爲授梓於濟南既成先生命郵寄大梁使葆田書其後葆田比年不學而衰如此

校經室文集卷一

李求恕齋

惡能敘先生文哉昔姚姬傳郎中稱引歷城周書昌語以爲劉才甫八十壽序其言曰文章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而因以劉先生與方侍郎並稱由是桐城派之名傳之至今先生爲文不立宗派嘗受古文法於湘鄉曾文正公見先生所自敘凡有所作稱心而言皆行乎其所不得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今集中諸文是也顧生平所作既多輒隨手散去晚乃哀集成編並家乘筆記分爲內外集今所傳特其十之一二耳葆田以同治庚午鄉試出先生房其時同薦者爲今陝西巡撫曹君方庚寅辛卯開曹君與葆田同授經歷下值先

生六十有五生辰葆田恭爲壽言曹君書譜冊先生喜甚今忽忽十有六年矣去年秋先生壽八十葆田思仿姚郎中爲文以祝竟因才盡學荒不果先生少負盛名與趙樹吉元卿李鴻裔眉生王再咸澤山稱蜀中四傑今三君皆已物故有年獨先生巍然爲魯靈光蜀人之仕於東者咸就而考德問業先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曹君序所稱先生居官時與當事書以仁民爲己任計畫周詳非虛諛也自先生解組迄今三十年時事日新世變多故感時興懷一寓之於詩文往年有紀王文敏公遺事葆田曾與商量甚懼蹈昔人妄改前賢文之譏

校經室文集卷一

李求恕齋

茲承先生命乃略敘今昔情事與所聞於先生鄉人者又以志葆田不學之媿其有負於師門者亦多矣

毛尙書奏議後序

大司馬歷城毛公之奏議凡若干篇公子稚雲觀察所編輯曰諫垣存稿曰團練存稿曰撫湘疏稿曰督粵疏稿觀察使張公旣爲之序矣葆田嘗表公墓敘公居官大節而特惜公之未竟其用而因益歎文宗顯皇帝之聽言納諫知人善任用能不數年開削平寇亂蔚成中興之業一時封疆大臣如公之進思盡忠非他人所能企及使後世不見公文烏知爲主聖臣直千載不易

逢之遭遇哉公由翰林起家改御史轉給事中值粵匪犯湖南因奏請簡重臣分駐武昌襄陽以固藩籬文宗聽其議咸豐三年特命公回籍籌辦團練公嘗疏劾統兵大員玩寇糜帑朝野咸以爲當公與曾文正公相知最深文正謂公在諫垣所陳皆關係天下安危胡文忠公見公疏亦謂使任天下事天下之民其有所託乎及公簡授安襄鄖荆道文忠於薦賢疏內稱其好善嫉惡秉心公正旋擢安徽按察使江蘇布政使咸豐十一年遂有巡撫湖南之命蓋文宗之知公者深矣而公亦力圖報稱所至必統籌全局於鄰省請兵請餉無不悉索以應又於其間遣將出師協平寇患收復鄰邑今見於奏議中者詳矣同治二年陞任兩廣總督明年金陵克復論者謂粵匪之平公雖未身歷行間然親畫贊助公實與有力焉左文襄之初出也公疏稱其誠略過人材力不在曾胡二公之下畀以重任必能保境安民又嘗奏稱前撫臣張亮基駱秉章於吏治軍務皆能實力講求故所得人才爲多蓋公之言其大者如此當是時疆臣皆以將才爲重公獨疏謂得名將不過收戰陣之功得賢督撫斯能造封疆之福故於督粵時嘗劾罷巡撫及布政使之不職者公論事不避嫌怨

校經室文集卷一

空球想齋

朝廷每有諮訪無不詳晰條陳遇事有不可則必力爭弗止以是受聖主知遇而亦不能無見忌於同時諸臣金陵既復南方大定公念江浙餘匪未靖因疏言江西南路與閩粵交界無防兵請敕曾國藩等籌守南贛與籌防粵匪初犯湖北一疏規畫相似其慮事精詳如此乃未幾以小眚去官而賢如曾文正諸公亦莫能保薦其復出此世所同聲歎惜者也始公在翰林時不逐時趨無聲色之好生平雖不講學然必致慎於幽獨服官日久人或誣讒之言公一不介懷曰吾處心行事可質天地鬼神何憂人言公奏議獨出手裁不假幕僚手其在兩粵有與巡撫會奏者今或見他人集中皆非事實至公所保薦文武人才具詳陸君心源所撰神道碑與葆田表墓文內而原疏或不盡傳則稚雲觀察尙擬爲續輯補刻云曾子固范貫之奏議序云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葆田序公奏議獨有感於文宗顯皇帝之知人善任與公之進思盡忠嗚乎豈非其遭遇有時與

校經室文集卷一

空球想齋

校經室文集卷一

校經室文集卷二目錄

周文忠公手蹟書後

書閻文介公手札後

書徐雨峰中丞田烈婦碑記刻本後 錄原文

旌表節孝士默特母葉太恭人事狀書後

題曾文正書方鶴棲先生訓語後

題張韻舫太守南陔采蘭圖

題王母盧太恭人秋鐘課詩圖

題劉子秀論詩圖

跋丁少山所釋瓦器文

校經室文集卷二目錄

一 求知齋

戊戌擬上封事

恭擬 廟耐議

代張宮保擬重修山東通志摺稿

寄張廉卿先生書

上李子和河督書

上周福階中丞書

寄張廉卿先生書

寄朱肯夫先生書

上閻朝邑相國書

上座主李高陽尙書書

上李合肥相國書

上福少農中丞辭尙志書院主講書

上福少農中丞辭通志總纂書

答李鑑堂中丞書 附來書

寄李鑑堂中丞書 附答書

答夏伯定水部書 附來書

上座主徐季和先生書

寄李鑑堂中丞書 附答書

答李鑑堂中丞書 附來書

答于次棠方伯書 附來書

校經室文集卷二目錄

一 求知齋

答趙次珊廉訪書 附來書

答李鑑堂中丞書

再答李鑑堂中丞書 附來書

與吳擊甫先生書

上座主李高陽相國書

上李鑑堂中丞書

復沂州太守丁叔衡書

校經室文集卷二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周文忠公手蹟書後

周文忠公奏稿二家書十五紙公孫世臣所收存光緒壬寅秋命工裝潢於大梁將以垂示世世子孫葆田昔嘗序公遺文於公學行錄舉其大略今觀是冊益歎公之受知於文宗者有自而其所以得證文忠者洵無媿為經天緯地之略危身奉上之誠也公遺命不欲以文章傳故歷任封圻奏議皆未刊行此二稿一為公巡撫廣西時陳當日賊情不在速戰而在固守其欲以靜待動以逸待勞深得孫吳遺意實與向忠武所見相同而以李公之少添兵力即催出戰為不合兵機厥後賊果逸出蹂躪天下議者但歸咎於大軍合圍缺隅一役惡知公已有先見之明哉一為奏參提鎮堵禦失宜尾追不力則於向忠武亦無恕辭而其敘象州失利則以官兵不知審敵最為可惜而猶欲諸將立功自贖以觀後效則公為國愛才之心益見矣兩疏皆在咸豐元年四五月間未幾遂奉召來京論云周某秉性忠直年近八旬久居瘴癘之鄉朕心時深眷注於虛公之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一求恕齋

所以得此於上者豈偶然哉至家書謂禁煙一疏在今時能力挽頽波者亦惟吾與黃樹齋先生兩人耳則此書當在道光二十年而此後已有閩粵遊民擾亂江西之廷寄公以斷其為外夷縱使漢姦潛來招誘又直陳破賊之法於家書言之則公官漕運總督時也其一敘行路艱難末云廣東賊匪甚於廣西吾恐賊平後復向廣東捕賊當即奉命赴粵時書其二書皆公漕督任內所寄一云奉侍老親得一日歡心即是一日之福一云聖人遠見萬里則公忠孝之心尤昭然若揭而其論鴉片煙禁謂處平民以遠軍自官及幕友家丁

校經室文集卷二

二求恕齋

書吏兵役皆死罪可謂痛乎其言之葆田嘗聞公督湖廣時人無敢私吸洋煙者其令行禁止如此豈意三四十年後上下貴賤公犯不韙且抽煙稅以為利無亦事勢所激果有數存於其閒耶抑豈如公所謂竟未知天心何如耶嗚呼今逆賊又起粵西矣瞻望徬徨孰是如公之忠於奉上者而近世綴文之士但稱公為果敢任事甚且謂當時持議多異同而因歎息於李公不能掬肝膽以示人所謂人者何人耶以公與李公同時遭逢明聖言無不盡故能上孚天心卒皆死於疆事彼齷齪者流又惡識蓋臣感激圖報之心哉公身後子孫

遵遺命不爲行狀碑文故近日敘名臣者於公事實或
未詳葆田幸得見公手蹟乃謹書其後以志景仰之私
云癸卯秋八月

書闕文介公手札後

葆田刻先大夫遺集成以初印本寄叔弟謙闈鄉縣署
專价乞致仕大學士閣公爲序公復書如此先大夫與
公弟鄉舉同歲咸豐中公官湖北遇先大夫最厚先大
夫嘗示葆田兄弟以公往還手書語皆切摯然葆田兄
弟隨侍先大夫之日淺先大夫宦後文稿率多散佚不
及收錄同治壬申癸酉聞伯兄嘗手錄雜文二卷公牘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三求恕齋

四卷藏於家季弟咸又嘗手鈔塾課詩文數十首請媼
丈柯佩章先生鑒定今所刻唾餘錄試律偶存是也自
先大夫卒後未一年伯兄季弟相繼去世諸文稿皆收
藏書笥不忍披讀庚寅秋門人陳世昌輩取葆田所輯
孟志重校付梓葆田因急檢先兄亡弟所錄先集敬付
手民追惟庭訓彷彿如昨而葆田仕與學且一無所成
歲月逾邁徒生傷感今公又以疾薨於里第謹梓是書
用冠卷首非特以志名公手蹟亦以見小子學疏才薄
乃弗克負荷先業辱公以文字相勸益不勝赧顏滋媿
云光緒壬辰秋日

書徐雨峰中丞田烈婦碑記刻本後 錄原文

烈婦田氏方才之妻以羣凶強奪其志自憤刎死烈
婦年十九歸才越二年才死遺孤五歲亦死才三兄
伯仲先才死方德其叔兄也伯仲之婦曰王曰郭皆
食苦守志與烈婦意相協孤死烈婦遂以王氏子闈
嗣才後三寡固同矢守以死力養其姑陳氏而以孝
謹聞也顧才死遺田十畝烈婦守以爲生德素橫好
淫而貪己所有田盡蕩廢因日欲得烈婦田無由於
是屢謀嫁之雍正七年十一月四日又屬其黨張列
媒之何偉偉淫放橫暴大姦也遂諾列言而德慮烈

校經室文集卷二

四求恕齋

婦必又不從己卒不得主嫁烈婦則仍借母名私立
婚券受偉財賄卽約是月十一日夜同偉列及偉僕
求老亮老至烈婦家撞入內室劫之走其伯寡王氏
方與烈婦紡力拒不敵烈婦號哭坐地不肯去羣凶
爭拖曳衣盡碎零落在路尋復強縛置輿中烈婦頭
擊輿號哭欲仆地偉急重縛輿門打至酒鄧鋪烈婦
號哭不絕奮躍倒地則裸身也其所遺內室碎衣研
鞠時田樞猶哭陳之傷哉烈婦比余亦淚矣樞烈婦
父也及至鋪居民聞而出視之乃裸身婦人也眾驚
問有方告者才從兄識烈婦與其子及眾叱阻之偉

等遂奔告命子解衣烈婦導其家易衣勸慰而烈婦不欲生哭達旦告送歸烈婦自以婦而寡受此大辱且適以辱夫不可復生事姑矣自是悲哭絕水漿王氏知其必決死聯坐不離翼日王偶疏遂引刀自斷其喉未盡絕血淋漓不止八日乃卒是時宿邑及閩郡之傳聞者莫不嘉歎而重悲也初德於其年九月已曠程伯爲媒借母名私賣烈婦於鄧孟矣德逼嫁王郭二寡痛責德烈婦時三投繯皆二寡救得不死其事用是以罷嗟乎烈婦誠不負大義不負死夫而其志其操直與金石日月共堅光於宇內生令人

校經室文集卷二

五求恕齋

敬死令人哀豈不榮哉乃德禽獸其行蛇蝎其心當此之時不刻自悔媿任罪猶聽信王紹周何子見高爾諸大姦代母設爲淫穢不孝之詞以污巉皎皎貞順之完人控官抵塞欲自脫其罪竟陷母於萬口唾罵指憾而不顧且皖宿遠隔牽制老母同其跋涉暴面於道路城市之間以寒以暑而不惜直上無以對生母下無以對死弟不孝不友其罪已極嗟夫以貪十畝之田而至於如此獨何心哉尙得比於人數乎彼偉列紹周子見及爾者心死盡矣恣一己之姦破人之苦節毀人之美行究法不可逃而天不能欺卽

如庭訊之際眾口初亦詭罔塗飾而卒一一自輸其情實敢謂使者能折獄歟當亦烈婦貞氣冤魂陰以迫其心發其私使之不能祕而以自吐也故其時隱有形狀若泣若訴伏乎公庭之下者嗚呼豈非天也哉論德偉輩所爲盡以伏誅方可塞服烈婦而快其憤者之心但案律其罪不入於死今唯準其所應罪者分別輕重治之雖視縣議加詳要不足以盡余心憤烈婦之死而蔽羣凶之辜也然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其福其善而殃禍其惡者振古以來明明可鑒而不誣蓋世有背天之人而從無背人之天方德之死

校經室文集卷二

六求恕齋

於皖也無疾而忽不能言臥而驚懼狂亂於榻間忽大呼自語曰扼我喉擢我筋衝我心矣於是數日夜以死其母語人如此嗚呼迹是以觀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則偉等若而人其後來之殃禍蓋可知矣然而終不足以謝烈婦也余謬典皖郡有人倫風化之責而如此者尤不可以不張之獄既定用上其事於大臺且請爲不朽者故於視公之暇爲文以記其概竝買二石一書烈婦姓氏立於墓一書其節烈與羣凶之肆行敗德立於宿之通道使烈婦不致淪沒而垂勸懲於無窮非獨有司所當爲蓋亦天理人情之不

能置也至於遺田十畝以八畝歸其嗣闈其二畝專
爲祭田永供烈婦之祀碑立之日遣官祭墓以致余
之不能已於烈婦者其出暫令田樞與方氏族長盡
心領管俟闈長成還之嗟乎羣凶倖限於律而未致
之死則烈婦沈恨莫能與之釋也然方德輩巧毒以
搆之冤余既已爲之昭揭人皆深信其誣庶幾可以
謝烈婦於地下矣況今大府程公批案情得輿論感
悼低徊奮而欲具所以死狀達之 朝以 天子仁
聖方大卹天下幽行衰以異典於烈婦必加矜憫
賜旌寵表令世世榮耀而風其邑俗而試院王公會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七求恕齋

已買石樹墓所題以嘉旌廉鎮魯公爲致匾額獎著
於其家嗟乎由此而論所遭夫不有天在乎烈婦其
不死矣王郭二氏其節可旌卽其所以爲烈婦者亦
不可沒焉烈婦以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殉死其
年三十有一云 大清雍正九年歲在辛亥夏之四
月 賜進士出身知安慶府事東海徐士林記

吾鄉徐雨峰中丞當雍正乾隆之際以清德名天下
高宗純皇帝稱其忠孝性成鞠躬盡瘁 特詔入祀京
師賢良祠公始由刑部員外郎出守安慶治獄如神其
昭雪宿松烈婦田氏事至今婦孺能道之而雜記小說

所載多異或謂公爲神道設教者非也當公鞫獄時親
見公庭下有黑衣女子若泣若訴拘羣凶環質之遂盡
得情實公此文敘述甚明事至今百有五十餘年矣公
歿後文多散失光緒九年葆田由刑部改選宿松知縣
于君霖逢屬予訪其文明年夏始得此記於楓香驛道
右碑已斷爲二子亟令工人累甄立其石復詳視碑文
與縣志所書不盡合蓋縣志乃節文由修志時邑人有
所諱避也嗚呼婦死誠烈公所謂天地鬼神昭布森列
特立石於宿之通道俾烈婦不致淪沒而垂勸懲於無
窮者何圖百數十年來風俗猶未能盡變而此碑亦幾

校經室文集卷二

八求恕齋

殘破不完然自予重爲表章後之經其地者亦皆感慨
低徊而不自禁則人心天理之公信無時而或泯沒哉
予既以拓本寄于君思廣其傳乃以此文付諸梓公文
登人官至江蘇巡撫吾鄉風氣質樸雖達官貴人身歿
往往無碑誌故世人所爲名臣事略敘公生平政績不
甚具獨此事以得諸小說雜記所傳較信其謂公以神
道設教爲媿則亦未見公此文而云然又稱公字兩峰
蓋以 國史不載大臣私字故不能無誤耳而賢良祠
爲 國家酬庸鉅典非有殊績例不得與惟公與潘敏
惠公思渠先後膺異數稱良臣而公未 賜諡故今又

以字傳云

旌表節孝士默特母葉太恭人事狀書後

國子監司業世君榮述其先妣葉太恭人節行累數千百言葆田讀未終篇不禁悚然起立曰世君可謂能顯其親者矣太恭人年二十有九喪所天守節逾三十年以光緒丙戌奉 旨旌表節孝又十年世君成進士入詞林晉官今秩再遇 覃恩誥贈父母如例而太恭人歿已數歲世君以祿不逮養爲歉然而因疑歐陽文忠龍岡阡表所謂爲善無不獲報之說亦有時而不驗子按 本朝之制命婦不得以節旌門所以教士大夫之

校經室文集卷二

九求恕齋

家守禮明讓故張皋文編修於館選後先牒呈禮部爲母請旌然後復請 封贈如禮憚子居常用是義爲姜太孺人誌銘今葉太恭人獲旌表於生前殆天之所以報其苦節而其身後疊膺 誥命且子孫林立正所以慰節母孝子之心世君其可以無恨獨所述太恭人同治末數遇寇警鄉人或勸以遠避太恭人輒謝之亦卒無他患事後世君請其故太恭人曰自汝父歿吾欲殉之久矣脫有難效死而已何懼之有嗚呼士大夫遭時危難不能守主辱臣死之義又復隱忍偷生以巧避爲能者聞葉太恭人之言亦可以知所媿矣至太恭人事

舅姑孝處妯娌和又能深明大義使伯叔無違言固皆得自天性與父母義訓而世君善承其志事伯叔父母如母非太恭人之教不及此此太恭人之節行可爲世世法者又豈但 志型芳烈爲宗族鄉黨所敬慕哉宜世君追惟往訓不覺涕泗之橫流也抑予又觀世君述其成童後好聚書太恭人每詢其書讀未訓之曰讀書若耕田勤乃有獲苟置田而不耕安用田爲予家自先大夫藏書數萬卷至今散失過半而葆田又以奔走多故不能安居教子孫所謂不學則老而衰者文章亦然讀世君述太恭人言輒爲之赧顏汗下故揭其一二大端以誌吾媿兼以告當世爲人子者光緒癸卯秋七月題會文正書方鶴榭先生訓語後

校經室文集卷二

十求恕齋

桐城方存之先生爲當代耆儒人知其淵源出於儀衛而先生世德相承實得於過庭之教爲多葆田往從武昌張廉卿先生得儀衛先生所著大意尊聞與先生自爲敘事文讀而慕之其後官京師聞先生方爲令棗強所敷設一本儒術則又益深其嚮往蓋自始聞先生名卽願見而不可得已忽忽二十餘年矣甲申春改官宿松將之任時先生適居懷寧葆田至乃不介而以禮先焉葆田因得拜先生於里邸先生悉出所已刻著述

數十種見詒竝以庚辰南歸記屬題其後會官事卒卒久未得暇及今春調知合肥再過懷寧謁先生視初見時稍見衰頹矣而道氣粹然不異於昔日因出曾文正公所書先德訓語屬爲後記葆田見卷內敘題皆當世巨公名卿與二三宿儒因未敢倉卒應命既別去先生復以書相促蓋先生少承家學老而彌篤如吾師伯平先生所謂不媿宗伯族人及植之先生弟子殆非溢美而以葆田之樸昧寡學先生顧欲使附名書後則先生之不恥下問尤可概見其卽所謂到處留心乎記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

校經室文集卷二

十一 求恕齋

其親爲君子也今先生學問經濟已見諸施行而終身守先訓一言既以是教其子孫又欲質諸人人以爲當世法使當世之爲學者皆能如先生父子平易切近則何有漢學宋學之斷斷爭辨哉昔先大夫亦嘗以能作窮官卽好官與匡鶴泉先生教言總要細心又虛心爲葆田書成聯語命懸座右今題是卷輒不勝明發之懷視先生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其尤可興也夫其尤可媿也夫

題張韻舫太守南陔采蘭圖

韻舫太守自興化詒予書曰吾迎養吾母康太夫人於

興安三年矣晨羞夕膳吾無以竭吾誠近繪南陔采蘭圖以志慶子盍爲我記之子未見其圖不知所謂南陔者奚似夫蘭爲國香而近世藝蘭者尤以閩中爲最繁韻舫豈獨愛其芬香耶抑亦因東廣微補亡詩句而特以寄其孝思耶先是韻舫之考光祿公嘗持節巡撫閩中康夫人實從居節署及光祿公薨而夫人適有疾不克歸里韻舫旣由郎署改外以便就養及除守興化於是迎養太夫人至署此南陔之所由賦也葆田恭讀

校經室文集卷二

十二 求恕齋

瞻望有母猶幸倚閭之寧止是詩也嘗歌之於鄉飲酒所以教天下忠孝者至矣太守其知此義者乎不然南陔篇亡已久今說詩者但據詩序一語知爲孝子相戒之詞耳東氏所爲詠采蘭也予觀小雅六月之序以爲南陔廢則孝友缺矣又謂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故六月一詩必終之以張仲孝友仲蓋古之賢臣與尹吉甫竝爲當時所重今張氏豈其苗裔耶韻舫旣承光祿公志事又獨得侍太夫人吾知其采蘭之餘必更有穆然深念以求無媿爲忠孝如詩所稱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若第二云馨爾夕膳

潔爾晨羞此固東廣微一時之所詠而豈韻舫數千里屬予爲記之意哉

題王母盧太恭人秋燈課詩圖

黃巖王發甫工部幼秉母氏盧太恭人教年五歲卽授書一室時封翁以家貧嘗憊遷於外太恭人自自課之發甫就外傳夜歸必復其所業太恭人喜爲詩及遭兵亂僅存焦尾閣遺詩三十四首同治乙丑發甫赴行省試太恭人歿於家發甫痛視歛之不親哀毀幾絕封翁撫而慰之發甫奉太恭人遺詩輒涕泣不止會稽趙撫叔感其意爲作秋燈課詩圖也一時大江南北通人碩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三求恕齋

士題詠殆徧圖旋失於京師越十有三年至光緒己丑復得之發甫爲文記其事於時搗叔沒已三年矣獨封翁老且益壯發甫撫此圖於循陔之餘悲喜交集而因以益求當世詩文以悅親心而彰先德聞屬其鄉人張子遠索題於葆田葆田與發甫爲鄉舉同年向者同官京師迺未一相見又恩迫無以應命去年冬以事至都中始晤發甫京邸温温然君子人也旣別去復以書責諾者再且曰曩遊江寧於孫琴西太僕座上見洪北江機聲鐙影圖名作如林獨偃師武虛谷一作致爲超絕執事今之虛谷也蒼落林樵待潤色矣葆田媿乎其言

顧猶以未見斯圖爲憾而見與不見固可以無論獨發甫不擇乎其人而必欲使見諸文字則滋可媿耳推發甫之心豈非欲盡得當世之文以表揚懿訓而姑以葆田備其數乎夫葆田之文則惡足以爲斯圖重顧幸得附名圖後使世知有行誼無似之人如葆田者讀焦尾閣遺詩猶爲感泣則發甫之一喜一懼其何能已嗟夫

校經室文集卷二

西求恕齋

題劉子秀論詩圖

老友劉子秀吾鄉詩人也其詩初從盛唐入旣從膠州柯先生問詩律乃益上溯漢魏六朝於古今體無不工予始因柯敬孺鳳孫兄弟與君善君方治虞氏易湛然有以自得也其後子應張勤果公聘主講尙志書院君適自山西歸館今陝西巡撫曹公所課其二子暇輒就子論詩文及曹公復入上書房乃薦君爲書院都講君以予有一日之長執禮甚恭子媿不敢當君旋由副貢第一中鄉舉五上公車而不第而君且年逾六十矣近歲所學益深於天文算法輿地陰陽之書無所不通

予嘗引朱子自媿蔡季通語以解嘲於同學今觀君所題論詩圖猥列子於諸名公閒而獨遺曹公蓋曹公雖與君爲賓主而嘗從君講詩學猶今學士王君亦以得君指授而詩乃日進雖然君豈欲以詩人終哉予讀王君記蓋尤不能無感云光緒乙巳初秋

跋丁少山所釋瓦器文

丁丈少山得古陶器於臨甯故城取其文字可識者廣爲疏證以補經傳所未及此豆器九字其一也其證表爲環杜爲戴蓋非深明小學者不能辨至謂環與昌陽茂里卽齊風所詠還茂昌三地可謂說詩者之確據惜

校經室文集卷二

五求恕齋

前儒注經未見此證也余按漢書地理志引齊詩子之營兮謂營爲營工顏氏師古以爲齊詩說不知班氏實世習魯詩其序藝文志謂詩齊韓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爲近之如此類是也又考呂成公讀詩記引梁崔靈恩集注毛詩亦以還茂昌爲三地名則毛傳訓還爲便捷者蓋失之夫詩四家惟毛說爲盛行而時復舛誤然則學者之於經又可泥守一說哉

細案詩詞此齊人習田獵者皆在國南昌茂近營工故國人欲適此三地必於猶相遭豈猶卽所會獵之區與世儒疑此詩爲胡公以後作其說近之蓋齊自

胡公遷薄姑而營工近地始爲田獵之所序謂袁公好田獵國人化之特追原其始以見人主一時之好樂其遂能成風俗如此觀詩可以知政此尤學者所當究心也

戊戌擬上封事

在籍五品卿銜前刑部主事安徽宿松縣知縣 臣孫葆田謹望 闕叩頭昧死上書 皇太后 皇帝陛下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故有殫智竭愚以忠事主不避死亡之誅者前代有之 臣今亦然竊見 國家多事 皇太后 皇上宵旰勤勞 臣不敢毛舉天下之細故謹以

校經室文集卷二

六求恕齋

當今急務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 臣於同治十三年通籍吏部當 穆宗毅皇帝親裁大政之後臨軒策士 臣得隨多士以進仰蒙 聖恩欽點主事籤分刑部學習不幸是年十二月 龍馭上賓 臣於其時攀髯莫逮徒有號泣而已恭逢 皇太后量同天地援立 皇上於襁褓中以為 穆宗喪祭主 臣伏讀當時 詔書頗疑倉猝之際廷臣擬 旨或未能深合古義未幾而吏部主事吳可讀至以一死請豫定大統之歸 廷議紛紜卒莫能明定一是其說皆不過望 皇上之蚤毓聖子而於宋臣劉敞所著爲兄後議一篇 聖祖仁皇

帝采入古文淵鑑 御批稱其引據博辨析詳以此稽求典禮不為無助者當時竝未及徵引 竊勳 國家養士二百四五十年 穆宗毅皇帝臨御十三歲為先帝爭繼統而死者乃僅得吳可讀一人自光緒四年至今又越二十年矣迺者 椒寢未繁 聖嗣久虛薄海臣民同深企望以 臣之私憂過慮度亦 皇太后皇上所日夜在心者也 臣本書生罔識忌諱敢冒死上陳 臣考 本朝無建儲之法非若前代爭立儲貳人臣或可僥倖邀功是以內外臣工相率緘默莫肯輕發一言然而事有不可不豫圖者世事方值夫多艱 國計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七 求恕齋

尤宜以蚤定蓋今世民間有年長無子者猶必思得所託往往先取同宗昭穆相當之人名為引子以待本身生有子嗣則仍使所撫之子歸宗不過遵例分與財產其法頗善 臣之愚忠欲乞 皇太后 皇上遠法前代即日 明降 諭旨於宗室中選擇其幼且賢者兩三人撫養 宮中如宋臣歐陽修所云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生幸而 皇嗣誕降 帝堯多男則是 宗廟 社稷之靈此兩三人者分之爵祿可也使之仍歸舊邸亦可也 臣年已六十竝無子息昔年迭遭大故又連喪一弟一兄 臣季弟亦無子以叔弟之子

為之子獨幸其娶婦後連舉兩男 臣撫抱之餘雖有哀怒輒為解顏以此思人情無貴賤有孫即可以忘憂假使我 皇上蚤毓 聖子麟趾繁衍 皇太后訓政之下陰陽調和邊境肅靜方且如東漢明德皇后但當含飴弄孫何至使姦邪生心幾致有今年八月之變哉 臣又竊惟 皇太后之於 皇上恩德隆矣古昔稱大孝者莫如舜孔子謂其德為聖人者以能孝也又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此所謂必得其位必得其祿亦皆以孝致之也今 皇太后既已舉天子之尊四海之富授之 皇上是則 慈過於堯舜遠矣 皇上若不以此時盡孝則天下臣民何所則效夫臣子一體故凡受國家天下者雖兄弟心使子之以天下國家為重也況若 皇太后之恩與天地無極 皇上又豈可不夔夔齋栗思有以上慰 聖心哉大學之言治平必皆以孝為首至於治天下之道則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 皇上亦習聞其語矣 臣跼伏鄉里閉戶養病猥蒙 聖恩賞給五品卿銜近復被 召赴部引 見又使經理春撫事宜雖未能勉效馳驅實不勝感激之私漢臣諸葛亮云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臣今所以冒死上陳者

校經室文集卷二

六 求恕齋

亦欲報 穆宗毅皇帝親收之恩於萬一耳儻蒙 皇太后 皇上聖鑒幸甚 無任待罪惶恐迫切之至謹奏

此原稿也繕呈時適鳳孫編修至濰於書室見之以為與今時體制不合乃於篇首改為呈請代 奏凡篇內稱臣處俱改作職字末云伏乞查看代 奏亦不知當道果據以 上聞否吁小臣於此懷欲陳之數年矣此實當今第一急務天下安危所係古語有二云義之所動豈知性命聊識於斯以明吾志 自記

恭擬 廟耐議

校經室文集卷二

九求恕齋

謹按三代廟制經無明文據禮記王制春秋穀梁傳皆曰天子七廟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立四廟鄭康成云立廟以親為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為祖宗又云七廟者周制夏則五廟殷則六廟蓋漢儒相傳之說皆謂三代特立太祖廟為百世不遷之祖太祖以下立親廟四親盡而迭遷遷廟之主藏乎太祖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廟六故曰殷有二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為七魏王肅獨謂七廟者通百代之言天子立親廟四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竝太祖而為七夫議禮家紛如聚訟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三求恕齋

其來久矣漢承亡秦絕學之後宗廟之制未能稽古惠帝時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宣帝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其後貢禹建迭毀之議元帝仍獨尊孝文廟為太宗世世不毀至哀帝時或議以孝武親盡宜毀劉歆以為武帝功至著為武世宗宣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詔從其議歆又謂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設為數也光武中興祖高帝而帝四親其後從張純朱浮議改建元成哀平廟廟制遂廢魏晉而降大抵雜用鄭康成王肅二義唐宋初興皆立四親廟後乃初立九廟沿襲相因迄於明代卒無正議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因時施宜固未易偏定也我 朝自順治初年初立 廟制 後殿奉 肇 興 景 顯四祖 中殿奉 太祖高皇帝居中 太宗文皇帝居左 猶殷之有湯周之有文武皆為王者之祖不與先代同廟義至當也迄今 列聖廟庭昭穆相次九室無虛近因 穆宗毅皇帝升祔大典 特詔廷臣會議翰林院侍讀張佩綸擬請特立 太宗文皇帝世室其說近似然不詳稽今之 廟制而但以法古為名是知有世室而不知世室之所由稱況有昭世室則有穆世室既云展

後殿兩旁各建世室則穆世室亦不宜虛置夫所謂
文世室在西北武世室在東北者其說本不足深據然
由其言推之則必太廟居中世室在太廟旁故廟主送
遷前後左右自不相紊亂今 後殿非 太祖所居歲
時祫祭合食 前殿 太祖猶在 肇 興 景 顯
四祖之右則後猶上也而欲於 後殿旁勸建世室是
太祖在前而 太宗居後謂在 昭穆廟之上則誠
然矣抑思 太祖與 昭穆無二廟乎我 朝 廟制
所以視古稍殊者古有太祖廟有四親廟而今則 太
祖與 昭穆合爲一廟又古有祧廟而今無祧廟也三

校經室文集卷二

王求恕齋

代之禮其詳雖不得聞然傳世至二十三十廟主亦斷
無不祧者我 朝 列聖相承所以勸功德者至博推
原其故則非親盡不祧而實有三代賢聖之君所不能
及者蓋三代賢聖之君莫盛於商商有三宗皆開世而
一興我 朝自 太祖高皇帝誕膺 天眷締構鴻圖
帝業已成 太宗文皇帝繼承丕緒始建國號規模宏
遠制度大備故 二聖廟號曰 太祖曰 太宗以明
萬世不祧之義及我 世祖章皇帝順天應人撫育方
夏 謨烈昭垂 聖祖仁皇帝繼統遵業成 三聖之
德在位六十一年涵育生養覆燾靡外 二祖之廟同

號 太祖所以明有功示無極也 世宗憲皇帝觀光
揚烈勵精圖治保世清民德莫厚焉故 廟號爲 世
宗 高宗純皇帝臨御六十年德威遠施鴻基式廓丕
大之烈同符殷武故 廟號爲 高宗此 三祖 三
宗 聖 聖相承自開闢以來功德未有盛於 本朝
者也今 太廟九室 高宗以上同爲萬世不祧之廟
高宗以下同在四親之內於禮皆不宜祧如張佩綸
議必爲 太宗特立廟不過以 太宗親盡又不在三
昭三穆之數耳不知漢儒所傳三代惟太祖特立廟故
殷有三宗周有文武乃特立一廟以昭尊崇譬如周文
王及成康同在太廟必不爲武王特立一廟也蓋古者
雖有祧廟而廟中位次實無獨缺一代之禮何況今之
廟制同堂異室 太祖猶居 中殿而乃以萬世不
祧之宗遽移別室豈惟 太宗神靈弗安抑恐大違
祖宗首建宗號之意且立一廟而 中殿九室之位又
已無虛其說與權宜遷就只顧目前又何以勝徒使昭
穆失序遷移無定非禮之意也伏惟 穆宗毅皇帝創
平禍亂大業中興 聖武之德遠軼殷周以古禮言之
則宜以功德特立廟以今禮論之則宜與 列聖同配
天故今日入 廟之始尤不可不詳定其儀然而禮

校經室文集卷二

王求恕齋

有變通事難勘易今誠欲酌之於古準之以今協一時之中立萬世之規亦劉歆所謂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昔 宣宗成皇帝遺命無庸 廟祔當時 聖慮淵深必有見於 太廟尊崇如殷之中宗周之宣王不敢與湯文同廟又預計異時廟室既盈將有執親盡則祧之說以上擬 列祖者 訓誥諄諄有由然也

文宗顯皇帝重慎其禮特集廷臣定議羣臣不能推闡 聖明爲萬世之慮又不思殷周立廟祖祧不必與太祖同堂因時制宜輔成 文宗顯皇帝繼志之孝以至今日遂有欲於 太祖廟內遷易昭穆以爲知禮者豈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三求恕齋

三代盛時聖人制禮之意哉然則爲今日計別出一廟以奉 穆宗既於義未安莫若仍遵 宣宗遺旨於中殿前建立 祖祧廟如古四廟之制上祀 宣宗 文宗而 穆宗毅皇帝以時升祔在 文宗前日爲尊 親在 皇上今日爲尊 祖仁至義盡於禮無失又歲時饗祫俱合食於 前殿位雖異室祭則同堂禮由義起乃適其宜至禮謂升祔亦謂祔於祖廟非祔於太祖廟也以周制言之后稷爲太祖至康王時文武皆未特立廟則成王祔廟必祔於文武廟不祔於太祖廟可知又親廟既立則諸廟之主在太祖廟內亦昭常爲昭

穆常爲穆蓋古者最重祫禘在禮惟祫禘大祭遷廟之主皆與其序實有常而不紊以今 中殿位次言之

太宗在左一室爲昭 世祖在右一室爲穆 聖祖在左二室爲昭 世宗在右二室爲穆 高宗在左三室爲昭 仁宗在右三室爲穆至於 前殿饗祫也亦然故今之 前殿古之明堂也如今爲 宣宗以下立寢廟更於 中殿內東西爲夾室以爲祧廟祧廟不爲室數以謂傳之無窮此則我 朝定制無異殷周韓愈所謂禮從而變非所失禮者在 聖主斷而行之耳否則事有經權迹憚更張禮非 天子不議在 皇太后崇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三求恕齋

示謙讓以待異日則 中殿展爲十室之說義猶近之何也古者宗無常數卽廟無常數故先儒謂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如王肅所論則殷有二祖三宗又有三昭三穆殷當有十一廟矣夫今之異室卽古之異廟也廟可增故室亦可增總之禮經殘闕無徵不信漢儒所記各有師承而鄭王兩家其說互異況於今日時非制學無伊周安得權衡至當以爲萬世法度宋曾鞏有言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今 皇上沖齡 皇太后虛心訪納而眾說紛紛各執所聞不能適於大道故舉斯兩端敬附末議以待 聖人之折衷

代張宮保擬重修山東通志摺稿

竊臣接準會典館及兵部各咨文以奉 飭續修會典有應查造輿圖與馬政兵制驛站里數鋪夫數目具令繪圖貼說咨送者臣謹卽分條查造竝檄布按兩司分飭各府州縣詳細造送以憑彙核因思省志之修實與會典相表裏我 朝自雍正七年 世宗憲皇帝命天下重修通志上諸史館以備一統志之采擇山東通志卽於是時開局排纂至乾隆元年然後告成迄今又閱一百五十餘年文獻所關久未編輯 國家重熙累洽聲教所訖東漸爲先臣按尙書云帝光天之下至於海

校經室文集卷一

孟求恕齋

隅蒼生爾雅云魯有大野齊有海隅則今山東境地是也惟山東密邇 畿輔拱衛 神京南通江淮西接宋衛大海環其東北越海則爲遼東與朝鮮唇齒相依故昔人有云其形勢雖不及雍梁之險阻然而能爲 京師重者莫如山東其名山則有徂徠梁甫嶧蒙勞成而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在焉其川澤則有濟汶會通瀕淮沂沭東西沭微山湖南旺湖而漕渠貫其中歲挽數百萬粟皆取道於茲所屬府十直隸州二州九縣九十六自昔巡方之所首至職方之所不能詳紀加以涵濡教澤二百四五十年如班史謂齊人好經術魯俗尙禮

義重廉恥蓋微特闕里曲阜一區有先聖周公孔子之

遺教在焉臣承乏此地倏逾三年雖治河無效時切兢兢而采風問俗之餘輒思搜訪遺事潤色鴻業黼黻文明獨以志乘不備則一方之掌故無徵 朝廷法完令具爲治日久官吏謹守科條不特名臣循吏儒林文苑志行事蹟有待於表章卽窮鄉僻壤孝子順孫貞女節婦卽邀 旌典者非有長編紀述亦恐年久則湮沒弗傳況自乾隆以後 聖駕幸魯幸鄒煌煌盛典紀述闕如至咸豐同治之間海內多事山東獨常爲 京師屏蔽其閒若平定教匪捻匪皆有方略可稽而黃河自

校經室文集卷一

孟求恕齋

咸豐五年北徙其後遂改道山東生民休戚上廬 聖慮河防利害亟宜講求他若兵制營制之變更以及轉漕權鹽諸大政情形既今昔不同施政者苟欲有所措置誠不能不借冊府爲考鏡臣竊見比年以來 畿輔與安徽湖北各省通志均已先後續纂成書山東夙稱文物之區雖中間迭經兵燹冊籍不無散亡然及今搜輯尙易爲力臣於從政之餘嘗借一二方聞綴學之士酌定體例竊以爲著書貴裨實用而通志爲地理之書所重首在輿圖今擬謹遵 內府輿圖開方之法先爲通省輿圖計一寸爲一方方得五里皆以虛空鳥道測

其遠近以定準望凡山嶺爲平地爲險峻川澤出入隄防高廣關防要隘水陸驛站城鄉道途莫不詳紀而河渠之高下曲直與海道遠近險夷必使人周歷測量而後繪爲分圖總圖俾官斯土者自行軍徵賦詰盜賊興水利欲有所事卽犁然於心目之間其次則爲府州縣沿革表其義例一遵 大清一統志又次則仿歷代史書爲編年通紀爲職官表爲地理志田賦志學校志禮儀志兵志海防志河渠志藝文志爲人物列傳紀敘惟求典贖而不傷繁冗編次必歸謹嚴而不使遺漏於以廣 聖化徵國聞紀往蹟而詔來茲上本 列聖文謨

校經室文集卷二

毛求恕齋

武烈之昭垂旁稽列史百家之紀述一俟書成卽恭進於 朝用符周官大司徒屬以地圖地事地俗入告之義微臣不勝冀幸之至至此項經費所出臣當與司道設法集款不用公項所有擬修山東通志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寄張廉卿先生書

葆田去秋扶喪至清江聞運河水淺遂舍舟登陸以八月二十日行抵濰縣去其家千里而近此時資斧已不給因思暫寓於此以營旦夕菽水之須不意老母遽搜危疾不孝子侍奉無狀竟於九月十一日重罹大故

於此之時天地傾覆心肝摧絕無所告訴願惟先人窀穸未安魂魄無依因復忍恥偷活經營逾時乃畢大事今兩柩竝權厝濰地葆田自顧此身已無意於人世而還念室家流落無屋廬田產之業以爲生有兩弟竝皆弱讀非可責以營生之計以是不免奔走四方以謀衣食今歲仲春偶緣他事入都將取道河南由楚入蜀惟芻米僕賃之資是求宮保丁公與先君同年亦以琴西方伯去歲有書爲之先容故欲往謁比見邸報孫方伯已調任江寧因不復作楚遊之思古人云士得一知己亦可以不恨葆田猥賴左右推薦之力獲蒙方伯不以

校經室文集卷二

毛求恕齋

取人相遇慙慙懇懇如此者不謂之知己不得也然嘗恐冒進以取譏故敢引子固以義爲報之說以自勵頃復與孫仲容晤於京邸亦聞爲一書以往道此意甚悉方伯抵任後當時相見今故以前語奉聞若葆田入蜀不果終當馳歸江南耳先府君誌銘如蒙撰就敬祈竝爲書丹其稿本暫存几席俟葆田親至敬領葆田往見所爲吳母馬宜人墓誌尤愛其詞今以先母憂傷以終其孝敬慈和勤儉有法宜傳後嗣亦思得一文以顯於世而憂患之餘每一執筆則悲感中來心哀而止他日若勉成事略仍望不惜表章此亦爲人子之苦心也願

賜亮督幸甚葆田頃爲孫方伯代作崇義祠記不免襲用贈純齋文中一段語意然葆田此文亦深費營度以非定稿故未錄呈范鶴生郎中葆田兩次造謁未晤今有墨盒二存伊處求其轉寄世兄寄到時竝望飭收爲禱世兄屬購覺生賦倉卒竟未覓得竝以附陳上李子和河督書

葆田竊聞古之君子其進退也必以道其辭受也必以義孟子以仁義之道自處門人猶疑其無事而食至斷斷於食志食功之說及其致位於齊而去則萬鍾之粟亦有所不受豈非以無處而餽雖人人有矜式之望而

校經室文集卷二

手求恕齋

其事之不合於道不揆於義其心必不能帖然一日以安乎若葆田者誠不敢自比乎是然居門下數月於茲矣其外益將以求食而其中則固願與有功於人者也去夏始遊此地荷蒙執事不以眾人相遇而納之賓席葆田雖自願其中無所有然未嘗不思效其一得以應同學之求不意遭家多難以致中道辭去及至初冬行期已卜又復赴先兄之喪而東幸遇鈕學使中途因屬其代致私忱方是時葆田生且不計尙安計復能謀餬口於今日哉惟其貧窮無賴故復有四方之遊焉乃執事不以其迂鄙無似今春投刺甫入遽納之而使就其

故地其所以視葆田者亦不爲不至矣韓子云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又云古之士修身立節或竟世而不獲一遇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用今葆田區區之私願獨以爲於義未安者自入幕府以來無一毫之事有裨於左右徒使飢而食飽而嬉又復止而不去是其無功而食曾梓匠輪輿之不如其爲嗜利而忘義不尤甚乎且葆田於此亦非敢自爲鳴高也性本駑鈍未能通曉時事加以頻年所遭皆人世所難處今先樞尙寄葬離地又家累三十口分處兩邑養生之須無所具送往之事猶未畢而自去

校經室文集卷二

手求恕齋

秋至今奔走五千里所業益以就廢每獨居私念以爲不祥之身莫大於是復何心假授經之名以久爲執事累乎然猶未嘗不念知己之未酬與貧乏之足虞故復濡滯日月以息於此不謂屬者更值有樂生之戚夫樊生固嘗受命於執事而與葆田有一日之誼者也乃其疾又適與亡弟同以是感傷之餘益覺無俚詩有之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葆田今將以六月中往遊江南非謂不合於此而冀遇於彼蓋亦以盡歡爲戒且欲少守其素志以明道義於萬一耳然懼左右者不諒其愚故敢以書聞庶執事之察之也

上周

葆田齊魯下士讀古人書輒思師其急性本齷鈍未能通曉世事曩歲備官京師適執事承 詔入都因敢以後生之禮進謁伏蒙詢及先人數年中仕宦息耗而命之詞以問焉曰吾兄故交也葆田於時聞言以爲大榮不幸先人以是冬棄養葆田兄弟自京師奔喪而南焚焚孤苦無所告訴方是時有教以入粵求援於左右者葆田竊念執事知交廣矣一見之緣亦未必遂能記憶且先人在時尚不願以貧乏而爲援上之謀今其子孫雖愚安敢效奔走事伺候以冀倖望外之償哉葆田家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三求恕齋

本清貧先人服官廿餘年未嘗一日爲子孫田宅計舊時廉俸所入盡以應親故之求不少吝惜晚歲因負官累所遇殊多困厄至其歿也一身幾無以爲歛然先人生平既恥事干謁葆田兄弟卽不才亦未敢靦顏有求於人而自先人歿後家事日益衰落重以鬼神降譴死亡相接先父奄奄未安而先母繼之又一歲之中連喪一弟一兄葆田所以忍恥苟活者今先柩尙寄葬異鄉又家累二十餘口分處兩地養生之須無所具送往之事猶未畢也故自丁丑歲至今舟車奔馳不啻數千里去年夏客河督李尙書所聞執事開藩畿輔將謀投謁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三求恕齋

至秋暫返沛南前中丞文公以葆田年家子也獨見收憐又聞其麤能識字通古義因屬所司延入書局葆田雖其心非所甚安然亦有不得已焉者昔韓昌黎身處貧窮至以芻米僕賃之資日仰給於當途顧其言曰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葆田不肖其情事乃適類此近者適幸執事有巡撫是邦之命東省士大夫與執事有一日之舊者莫不引領仰望以庶幾得所依歸葆田亦竊不自料其卑賤是用齋戒沐浴擇日而進及至投刺再入足再及門而司事之人辭焉退而疑也不敢復進竊惟執事忠清亮節爲當今宇內所欽仰屬又新奉 簡命撫臨舊治此邦人士願見威儀者固不乏人葆田特山東部民之一耳其學其行固無以異於眾人則其爲今日所擯棄宜也顧自以爲得見執事於今五年纏綿之意常存於懷而又幸聞與先人有舊日之緣亦願少立階墀望見威儀誠懼司事之人無與爲先容則將視葆田爲伺候奔走之徒其貽辱於先人也實甚不能自己因輒布其區區竝獻舊所爲文及與人書凡十首伏以葆田之所學與葆田家世之所遭可見於此數篇內韓子云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冒昧之譏惟執事有以亮其愚而毋遽怒其

躁進幸甚干瀆尊嚴無任惶媿

寄張廉卿先生書

前月二十八日舍弟叔謙至恭承賜書竝新刻史記及毛詩古音攷屈宋古音義各一部祇領展誦感與慚并葆田不肖行能無似自先人見背於今五年不幸變故迭櫻人事衰廢日甚雖至長者之門而亦無一書以進其爲愆戾豈復可言今者乃蒙寄書垂問且悔且媿莫知所對葆田曩於丁丑歲嘗一至都中其時因欲由洛入蜀故輒以書自陳且終道其願歸江南之意是後遽遭多難匍匐奔走惴惴焉大懼朝不謀夕今年春緣舍

校經室文集卷二

書求恕齋

弟應試來京遂復到部供職如舊一日遇劉叔俛於京邸承知左右動止甚悉及舍弟東歸葆田本擬與之偕行不期騶從適來我東葆田失此瞻拜悵恨何極舍弟云見先生狀貌猶如數年前葆田默計此生未知何時得重至金陵伏惟道履康吉動靜咸宜竊聞兩世兄竝能讀書不識今皆俯就小試否門下芝蘭挺秀孫枝蔚起想見高年之樂葆田五月閒就一教讀館在崇文門丙表稽衡衙居停係宗室盛編修其人亦好學有志概與葆田爲庚午同年學徒三人皆初學識字終日曉曉殆不勝其瀆然葆田居此亦良非久計特以爲目前謝

賓客地耳先府君志銘幸蒙存記他日儻能撰就更乞

一爲書丹幸甚先母于太恭人事例宜附書然葆田往讀近著中馬宜人志尤愛其詞旨之懿今以先母仁慈孝恭勤儉終身而不幸沒於旅次不孝子實負大罪故願更得一文以傳於世謹撰述事實一篇乃倉猝所成恐不能稱揚先美伏望鑒察爲幸葆田近於文事都不暇講求以憂患之餘恆百感叢生且舊時所讀諸文字悉皆亡弟手書評語每一展閱則心悲志愴者累日以是益無復古人意興行自念年逾四十仕學無成加以嗣續未立不孝之罪先賢所戒昔柳子厚自傷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今先柩竝寄厝異地春秋祭掃獨託鄰鄰顧猶貪微祿以棄時日人生虧辱莫此爲甚舍弟近從淮寓接眷屬至京家累十數口日用所須益形支絀承諭以京曹多暇當務精進問學以勉企古人懼負厚望故敢輒陳其所以然方鞠常郎中近移寓繩匠衙葆田兩次拜訪未遇所收史記俱已交殿肆代售近亦有一二知交屬葆田轉購此書者但未知定價若干須見時面籌謹以附聞

校經室文集卷二

書求恕齋

寄朱育夫先生書

前月十九日接手教兼荷惠賜甚厚祇領感媿罔知所

對京師去岷峨六千里舟車之使不以時至近有自蜀來者盛言蜀人士之樂教育問曰何如曰清而公嚴而不苛葆田聞之且忻且怵然獨悔其不得追隨左右以幸觀厥盛也奉命以來審思累日竊惟左右之所以曲愛葆田者至矣迺葆田不以去夏隨行猶復蒙恩憐其愚誠言之當路欲待以任使豈非他人所亟欲求之而不可必得者乎葆田幸甚雖然區區之私有願徹於視聽者稚璜宮保撫東十餘年葆田未嘗有所干謁惟於丙子秋嘗因琴西太僕一通其姓名其後雖欲往見而卒不果昔韓子有言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

校經室文集卷二

孟求恕齋

於大賢乃可貴蓋謂遭逢之難如此歐陽子則曰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力必深相知今宮保不察葆田之所能遽欲委以會計之任是所謂知之不盡而猶以眾人遇之也葆田豈敢昧其所素守而輕以貽羞於門下哉且方今京曹無外調之例如使納貲而進則非有富人千金之產固不足以集事葆田竊見今世以利進者又未有不以貪敗者也使宮保深知喻此義則其無取於葆田之躁進亦已審矣葆田幼賴父兄教養年近四十尙未知有世俗之累比歲所遭益困乃不得已而思變計特以家累十數口欲歸無所又一弟

方遠遊閩浙奔走衣食以此欲具牒吏部求爲選人意終不果去年冬陳中丞有書見招亦不卽往夫葆田於此豈真樂爲外吏哉蓋亦有不得已而思乘一障以聊試所學耳今盛誼旣不可終負而素守又未能遽易故敢輒布所懷惟左右諒察焉鳳孫元達皆親承教益其校勘精進不問可知葆田荒廢日甚近惟喜觀宋儒書及國朝會典諸編以爲於經世有益又竊歎近世學者通病一曰剽竊不獨謂摭拾羣言也依傍商戶與自詡博通者皆是一曰駁雜學味本原惟侈談經濟苟見諸施行皆爲言利末弊故嘗謂欲救斯失莫若以通經

校經室文集卷二

孟求恕齋

學禮爲教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其意蓋謂此耳葆田深悔爲學不蚤故每讀一書輒用自媿厥肆近日古書亟難得所習見與書賈居奇者惟金石小學及近人校刻叢書耳伯鼎世兄疾已大愈秋後當可隨侍來蜀叔企世兄見已回浙葆田患目疾旬餘近稍愈此書謹求人代繕遲稽之罪伏冀鑒察幸甚

上閩朝邑相國書

伏以執事忠清亮直作恭乎先天下士無賢愚望之若景星慶雲欲遂其傾慕之私久矣葆田無似曩以先人之故得進見於左右伏蒙訓諭撫存如親子姓及其叩

別而南也執事親屈車騎臨於館舍且教之以爲宰之道曰耐煩耐苦爲百姓省事省錢又以勤下鄉爲親民急務葆田兢兢服守自受事至今夙興夜寐常懼不克嗣先人政績而有辱大賢之知遇閒者邊疆多故朝廷赫然爲張皇六師之計既更政府又進天下所願得以爲相者爰立左右遠方小吏逆聽并慶每思介西北之使郵一詞以稱賀顧自念位卑分賤無詞曷足以瀆視聽又惟執事方虛己采納爲宵旰分憂勞其實能有容也其心蓋休休焉且方同治初元受命撫山東時也實嘗求言於葆田之先人其書曰某不才不德膺

校經室文集卷二

美求恕齋

此鉅艱必敗無疑無法退隱天不佑我其謂之何以此而言則執事之心其不樂人之賀我也亦審矣雖然賀則誠可不必而亦未嘗不竊爲隱慮慮一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行其怨毀謗訕如曾子固氏所憂於歐蔡二公者則執事將不安其行既而果見有吳御史之奏賴天子聖明特鑒孤誠則古今人遭逢不同其爲可感而震動豈特執事一身之幸哉昔韓歐諸公皆嘗上書宰相今葆田已見知於左右且身爲俗吏無求進之心則自信亦可以無言顧區區之私猶有願陳而不能忘者竊觀今日時勢如人之有疾病其患已中於膏

膏願於起居飲食猶未見有甚妨則旁觀之人鮮不以爲無害而深於醫者固已知其一發而不可復救矣宰相者於天下事無不知則於天下人之言亦無不可采猶善醫者之求藥紫芝人獲石乳固在所必儲乃至柴胡桔梗亦莫不備具焉其求豫也葆田竊嘗惟事勢有可恃者一有可危者二所謂可恃者何民心是也自三代以降恩澤在民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故二百數十年中安內靖外兵未嘗廢棄不用然百姓卒未見困苦曩時髮逆之禍擾亂十數省然不數年而卒就削平豈獨將帥之能用命哉蓋亦由民心未變益見列聖

校經室文集卷二

美求恕齋

深仁厚澤之效耳今外夷肆擾沿邊籌防葆田以爲莫若順民心而用之有守無戰則外患不足爲慮而殺戮之禍亦可以少紓矣所謂可危者有二何也則士習與吏治是也士習之壞不一端然莫甚於空疏無用與夫放浪自高矯激自是今京師士大夫自翰林六曹有一不如孔子所謂損者三樂者乎蓋近世所矜尚者曰漢學葆田亦嘗微窺其弊夫漢學之可貴在實事求是而今乃以泛覽助其攻擊其弊至於罔知檢束視理學爲迂拘閒有一二聰穎之士則又不過高談經濟以驚世欺俗爲釣取卿相之具苟一旦投之艱難固未有不債

事者也至於吏治之壞則上下相蒙以苟且粉飾爲治其害尤不可勝數葆田向固未能深悉其弊今一旦躬爲外吏乃知事勢相激固非一朝一夕之故嘗讀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及朱子戊申封事而後歎古今政術如出一轍執事既審知今世利弊則葆田亦可以無庸贅言矣夫朱子所陳六事蓋無一不爲今日對證之藥而葆田尤以輔導爲當今之急務何也君心者天下之本也昔 聖祖仁皇帝冲齡踐阼聰明天廩而猶孜孜焉好學不倦當時內外臣工皆知崇尚正學推尊朱子故天下一道同風於是號爲極治今則自公卿以下有

校經室文集卷二

堯求恕齋

終身不見朱子全書者何怪乎風俗之日入於偷也孟子言賊民之興由於無禮無學又言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夫所謂大人者其品詣蓋超乎天民固能正己而物正者也若張禹孔光之儔雖使日日居輔弼之任其又安能格君心而果盡陳善閉邪之道哉執事向嘗語葆田謂自額所居曰去利此誠今世士大夫眩眩之藥至於讀書律已曉事知人則下至一州一縣其從政之方又豈有外於是與葆田近因曾官保札詢地方事宜嘗條晰登對今輒錄稿上呈冀有以察其所設施者何如至稿中所言土瘠賦重實倡自邑人朱字綠今國

用支細見者鮮不以此事爲緩圖葆田亦非敢要譽於百姓也實因民心之所欲又親見今日民生疾苦不得不爲經久之慮耳又竊見近日各州縣驛馬多不足額於文報往來亦未嘗廢閣其開支款項徒以飽家下書役之欲而管驛官或有時實受其累蓋今驛站之設多在通衢大路去縣治既遠則官司亦莫由時時稽察葆田嘗閱經世文編載盧子弓吏議篇一謂郵驛之政曩嘗以驛丞領之彼單司一事則力專而勤往來接送之勞擾固非其所難因竊謂今日之計莫若裁各縣縣丞而使之領驛政即令分駐郵傳要地使責有所屬又裁

校經室文集卷二

堯求恕齋

去各驛額設馬匹一半以歸實用計一歲之中各省可省經費數十萬此不過於有驛州縣爲不便然爲 國家汰虛名之費以視扣減旗餉實爲損益得宜惜言事者皆毛舉他人過失獨莫肯以此類上陳耳抑葆田尤敢妄言者中國之所以爲治以聖人立三綱五常之教故孔子答子張問十世以爲相因者百世可知往者嗣統之議吳先生柳塘至以死爭葆田時寓涉南見當時諸臣進說頗疑其於醇邸未致推崇爲不合古義洎後恭讀 高宗御製漢議有生則宜稱本生父之說乃歎 聖人折中至當居京師時嘗與今祭酒盛君諸人

言及勸其上書言事以孟子尊養之至爲言其後見朝
鮮國主所上封事 詔旨許其歲時定省又未嘗不歎
一二執政之知體獨惜此義僅見於外夷不知後世修
史者議論何如乃近日忽有 國家大事與醇邸商議
之舉遠方小吏不識 朝廷政體不知議事時禮儀何
似但以爲太上之尊與人臣分庭抗禮則綱常何存然
此猶其次焉者耳竊慮此時不蚤定明制則君臣父子
之倫異時可議者多矣執事分爲宰相而其職則司徒
司徒掌邦教此當今最急之務而曾不蚤慮以至今日
其進退之際憂危之乘恐不獨如吳御史所譏此葆田

校經室文集卷二

聖求恕齋

所重爲執事惜而尤欲繼賀以爲規者凡諸所陳或義
近瑣碎或詞涉汎膚亦多格格不吐之談儻執事諒其
憨愚則葆田亦將繼是以言伏惟鑒察幸甚
上座主李高陽尙書書

伏以 國家設科第以求士士之進於是途者其遇合
雖公而要不能無感恩知己之情葆田無似曩歲以科
舉之文受知於左右是時同進者三百七十人而葆田
獨以庸下濫附其閒嘗因旅見時得以親炙休光言詞
樸拙未能仰窺德業於萬一而其平時所學所守亦未
敢求露於大君子之前也其後奉諱出都而執事適亦

以憂解職中閒不獲奉教者四年及庚辰春復來京師
獨蒙諄諄誨諭以思勤厥職爲言然自是亦未嘗數見
恆自念執事負天下之望久矣懷才抱奇之士欲乘時
利見者相屬使葆田不自別於眾人亦何以仰副一日
之知遇惟是家本窮空先人服官二十年以清廉自矢
歿後子孫無絲毫之賴故前年不得已而思改職以謬
託於抱關之義於去秋得選時嘗一進見又因執事方
憂勞未敢數數請謁自叩辭至今逾一期矣 國事之
更張與賢不肖之議論所見所聞今昔迥異而執事獨
以此時得稱休暇如司馬文正公之居洛此舉世士大

校經室文集卷二

聖求恕齋

夫所深惜而身列門牆者固竊幸其可以朝夕燕見以
請益問難亦庶幾無趨勢求進之嫌而葆田又不幸棄
外爲俗吏是其中心所欲言者卒不獲略陳一二也葆
田於諸進士中無過人材識獨少好學問於諸經及歷
朝人撰著竊能道其大義向者亦嘗有志於著述中更
家難所業荒棄今旣奔走下僚則亦不敢因仕廢學惟
兢兢自信以古人之道爲必可行不敢與世浮沈然亦
有大難者宿松本江南幅邑與湖北江西壤地相錯風
俗薄惡民情浮澆其土民皆習爲詞訟驚於利欲而不
恥田賦則飛灑詭寄者多催科撫字苦無善術葆田今

春受事後竭力整頓近日地方乃漸知悅服而事權本輕經費罔籌雖有興利除弊之心其勢恆苦於掣肘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以方今時勢而遽欲道民以德禮之治斯亦難矣治一邑尙如此則爲天下國家者可知葆田近有一書上閭相國乃頗涉及時事其意亦引而未伸願茲獨區區以私義上陳者欲執事知葆田夙昔所志今雖爲俗吏其心則未嘗不願學古人也伏惟鑒其愚忱而有以教之幸甚

上李合肥相國書

伏以執事勳業在天地度量涵古今天下之士望風而趨遠夷八方之人聞名而震世無問識與不識仰其德業比之於韓范富歐葆田江南羣吏之一竊幸其與被鈞陶久矣曩者備官京曹適執事奉 覲入都亦嘗以

校經室文集卷二

聖求恕齋

年家子之誼修謁其後有傳執事之意欲俾主問津書院講席者雖其時已改官謁選不獲承命而亦私審其致此之無因既乃知爲武昌張先生所薦引張先生葆田本師也昔先人需次湖北二十年見知於當世賢士大夫甚盛獨與張先生爲道義交以葆田麤解經義實命之從遊學爲古文詞一應科舉業隨時廢不幸先人棄世遭家多難變故相尋葆田學未成而困窮隨之因

思得乘一障以自託於抱關自前歲冬選授此職今居此兩年矣所兢兢自守者先人以清廉爲教而又深信古人學道之訓爲必可行凡所設施皆近於迂闊去年秋奉調入闈分校鄉試闈中得一卷文喜其訓詞深厚有古文氣息與疇昔所好同既而榜發始知爲賢公子以是輒欣慰無量蓋他人所羨者科名鼎盛而葆田獨幸其締文字交然猶不敢爲世俗通問之詞以輕徹於視聽昔昌黎光範三書爲後世口實而范歐二公亦嘗上書宰相彼皆所論者當時要務而非徒爲頌諛干進之詞今以葆田幸託年家子之末又重之以世好而自

校經室文集卷二

聖求恕齋

傷卑賤獨未敢越位以相干迨除夕前有前甘肅觀察使舒公者自京師旋述執事相待之意甚優又得公子仲彭書亦以爲言然後自媿其迂拘而執事之待士洵所謂休休乎其有容也竊惟執事延攬天下之人才眾矣如葆田者不過一庸陋迂儒乃以不達時務輒思行古義於今日坐是屢困又嘗誦孟子之言以無禮無學爲今世之大弊往歲上閭相國書亦嘗備舉此義蓋方今所患尤在於政刑不明在內則但知紛紛理財在外則習爲苟且粉飾而任事者常患其無權無權則紀綱紊而法度以廢夫紀綱法度之不修而欲內和外順雖

一邑不能爲理況以施之天下故嘗竊論今日之事外夷以有法勝而中國以無法弱孔子謂諸夏不如四夷者蓋謂此也葆田位卑分賤曷敢高言願嘗自謂學古入之道今已不免爲俗吏若使當世名公鉅人知在下位者尙有深心嗜古之士亦其疇昔願見之私所欲陳而不得者也故敢因進書而輒縷縷附聞執事鑒而察之幸甚

上福少農中丞辭尙志書院主講書

一昨面辭尙志堂講席意尙有未盡者書院一席在宋代爲祠祿士大夫仕而不遂者處焉今葆田承乏此席

校經室文集卷二

吳求恕齋

五年矣固非有道德文章之懿足以爲鄉人矜式特以拙宦悟時潔身求退謬爲故宮保張公所知延處此地曩歲辛卯嘗欲辭避而去適會執事初膺開府百務更新而尤孜孜焉以教育人才爲急是秋鄉舉書院應課生獲雋者十餘人而內課四人與焉人謂書院自此且益興葆田遂亦不免有貪天之心思以一身爲諸生率輒復濡滯於此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矧無其功而妄思有其實乎則葆田之迷復失時亦甚矣且葆田之由皖乞歸也以修墓爲詞今先樞尙寄葬濰地葆田比年來奔走東西迄未獲有吉壤昔關中李二曲開講道南

書院學者雲集不得休息忽悔曰此行何事而喋喋於此乎卽戒行返整屋使諸生有執此以問難者葆田其將何詞以對或謂書院主校藝與講學不同卽己身有事何弗情人代爲之則更不然夫書院所以輔學校子矜賦而學校廢矣原斯堂立名之意固將以仁義導齊魯之士也古之人非其所有而取之謂之不義而今茲所務者乃專尙乎功利是則己身之不正又何以責人乎且今書院所課名曰經古其實亦祇是詞賦時藝耳又在院諸生貧窶者多往往私自設教在外非若詒經情舍日有課月有程也昔常熟陳亦韓嘗言士習雖醇師道難立故所居講席率一二年卽辭去每歎近世士大夫於進退取與之義大率都不復講求書院講席雖若虛位然修脯之俸旣優又爲鄉人士所矚目則去就之義存焉葆田學術雖陋其自處亦不敢自後於古人故前旣失之於濡滯今竊願獨矢其硜硜不得數見而輒以書聞庶執事之察之也

上福少農中丞辭通志總纂書

一昨面辭通志總纂恩猶未能詳盡修志之議倡自故候補道施君而力贊其必行者今記名御史王廉生編修也故宮保張公以二君於葆田皆有過譽之詞

校經室文集卷二

吳求恕齋

因以奏稿見屬既奉 命旨遂有總纂之命葆田辭至再三張公不允且曰吾意已堅子見司道與提調自知之其時施君已卒所委提調則今趙觀察是也既而葆田見趙觀察觀察謂宮保特以修志爲名耳開局尙不知何時子盍姑受總纂之號乎葆田因與約虛應其名則可然受聘後必不受一錢觀察卽允爲轉告張公此庚寅夏秋閒事也會是年冬張公閱兵曹州葆田有河南之遊瀕行乃上書張公謂通志斷非目前諸人所能辦宜博求宇內方聞綴學之士以其成此事因就葆田所知薦同志二三人張公採用其言明年春先聘法教

校經室文集卷二

聖求恕齋

授偉堂至省城與葆田商擬一志目約爲十二門思仿近人修順天府志例分任編纂又分類包修先爲長編凡有傳敘必注明所出以待監修者之核定其時張公又面訂濼源書院院長繆筱珊編修同事修纂因擬以人物一門專屬繆君而法教授所欲分任者曰藝文益繆君嘗與修 國史儒林文苑傳又嘗分修湖北通志順天府志於史例爲精審法教授則留心齊魯文獻於金石搜藏尤甚博二者固皆所優爲葆田又嘗薦今濼縣朱庶常書升總任首卷方輿表圖其所擬志目當時會錄送提調鑒存後聞提調又奉張公命已具書幣聘

繆君繆君故從葆田轉錄志目以去此辛卯歲事也葆田閒陪趙觀察私謂總纂非所敢任若得法宋二君分纂輿圖藝文各門葆田附名其閒目爲總校或可耳觀察謂修志必須成於一手我與若皆堪獨任其事若何謙爲葆田退而思之通志之修所關甚鉅其義例之謹嚴記載之浩繁蓋視 國史爲尤難非有班馬之才博古通今何敢以撰述自命其後復聞趙觀察特薦中州何君爲協纂何君固所謂鴻駿之士葆田亦私幸可以卸肩矣及今年秋觀察忽傳尊命謂將申張公之約餽送修金葆田聞命惶愧辭謝不遑故又於八月朔親至南運局奉繳鈞賜至再至三觀察始允爲收納而此後外閒遽有所聞謂通志已於八月開局某爲總纂某爲提調又某某爲收發爲校對其所指之人則皆南運局員也既聞新提調邵太守承照在闈中對主司言修志事已將獨任草創葆田竊疑其必不然何以言之提調之事曰籌經費集圖書與推賢任能而纂修非其事也曩者趙觀察初奉有提調之文梅觀察曾在官廳致賀謂 國史館成例提調列銜在總纂前茲可謂榮甚此語葆田親聞之梅觀察蓋通志提調有咨會各省與札行各府各州各縣之事故必其人聞望素著名位稍尊

校經室文集卷二

聖求恕齋

又成書時列銜與總纂竝亦猶鄉試外簾之有提調有監試非如他局提調以工筆札持籌算爲能也邵太守本詩詞名家使預分纂亦未必不能勝任顧其名曰提調則所職者自有提調應辦之事葆田又聞柯星使述太守論修志之法謂將俟各府州縣志彙齊卽取舊通志依類纂入期以一年竣事若果如此是直一鈔胥所能然葆田又知其必不果成書所以然者何也舊志之成至今且百有五十年其應續纂者窮數年之力尙恐不易貫通且試以一二端言之治民人者曰職官固大典所首重而前乎此者撫藩臬道之遷調州縣志必不能分記也兵戎爲國之大事而近歲營制之變更州縣志不能悉載也河防爲當今之要務而比歲河流之遷徙與隄防之修築必非州縣志所能詳書也不知秉筆者將如何以類纂入乎葆田嘗攷山東通志之修初始於前明嘉靖時今四庫全書存日所載陸志是也至

校經室文集卷二

平求恕齋

國朝康熙中嘗重修之聞當事曾延顧亭林氏入志局不久卽辭去顧氏山東考古錄一書卽此時所著相傳謂亭林與志局諸人不合故有是作葆田近從維縣人借得康熙志閱之則山川疆域古蹟大都鈔錄陸志舊文始信相傳之語爲不誣計其時承修諸公亦謂依

類纂入耳然則秉筆者又可不慎乎方今齊魯之人官京朝者不乏駿偉通才其優游林下者自游侍郎外如孔給諫憲毅吳侍御响陳侍讀秉和尹編修琳基科分資望皆在葆田上至鄉舉之士散處各州縣中者尤爲不可勝數使葆田不知自量獨任草摺竊恐如昌黎韓子之所云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否則亦必如諸城近事將訐訟不休矣夫善莫大於與人同而事莫悖於自專自用葆田雖愚何敢以百五十年通省之公事爲一己之名利所存乎故輒詳敘修志緣起以瀆陳於左右儻蒙執事博采兼聽則葆田願進其芻蕘之言分類包修

校經室文集卷二

平求恕齋

因爲良法欲事權歸一惟有任趙觀察以總纂則通志爲官修之書他人必無異議以觀察文名震乎北地所刻文集幾於徧傳宇內有監司之尊而又加以集思廣益其於此事必且能游刃有餘執事若以葆田竊通文義異時或使從校訂之役則爲榮已極若總纂之事非特不敢受其祿卽此後亦不復欲冒其名伏惟諒察幸甚

答李鑑堂中丞書 附來書

葆田一介庸儒幸託矇蔭屏處山林近從河北還歸鄉里側聞執事忠勤憂國自開府以來仁行如春威行

如秋葢私心嚮往久矣一昨忽奉教令欲仍處以講席使之以仁義導齊魯之士詞意高遠反復觀誦感與慚并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爲夫無其實而輒思據其名也昔韓昌黎文高八代收召後學獨抗顏爲人師猶不免取譏當世況如葆田欲勉爲經師且不可其又敢以人師自任乎來教云云非所敢當雖然盛誼不可不報敬試爲左右陳之夫書院之設在前代爲祠祿必其人之德行道藝足爲鄉人矜式而後得而久處焉山東舊惟樂源書院載在 大清會典同治中丁文誠公始於濟南城外勸建金泉精舍榜其堂曰尙志置生徒

校經室文集卷二

聖求恕齋

二十人以講學爲名旣而知其無實效也乃議加課詩文至任中丞撫山東時又復裁併額數增設外課仿詁經精舍課程專試經解史論及詩賦雜作雖規模麤具然而經費未裕繼此則皆務爲因循以爲有舉無廢而已故宮保張公於戊子秋因伯希祭酒典試來東察知葆田以拙宦不能諧俗將投劾而歸乃薦聘主講此席今已忽忽六年矣於學術無絲毫之裨而悔疚日集每嘗自念士之出處無虧亦視其學行何如耳如葆田者自度終無益於人故去歲之冬嘗上書少農中丞引李二曲講學道南書院事以自警其大指又謂近世士大

夫於進退取舍之義大率不復講求書院講席雖若虛位然去就之義存焉區區之私葢將以此示鄉之人俾知取舍進退無一事之或可苟是卽所以矜式後進而非自明其孤潔也少農中丞不諒其素志乃挽留愈切葆田至不得已因復濡滯一年然課卷則往往倩人代閱其負疚於中亦甚矣秋閒又以事至河北在舍弟武陟署中病瘧五旬故於執事莅東時無緣叩謁乃者湯方伯相晤輒欲以通志見屬葆田旣面陳其不可遂卽以代辭講席相懇竝薦濰縣宋庶常晉之自代不圖執事謬采虛聲且欲進而納諸仁賢之數此豈賤陋所敢

校經室文集卷二

聖求恕齋

連承夫葆田於執事特部民之一耳律以庶人召役則往之義又豈敢自爲鳴高哉惟是賦性迂愚不達時務讀古人書輒思行古人之道於今曩歲備官京外皆以不克自行其志而求退今於書院豈真有居仁由義之事與數十年來士大夫以苟且敷衍爲事致釀成一無禮無學之天下一旦禍發外夷相率束手熟視無術此無他兵不精饒不充亦猶書院之僅存虛名則亦終歸於無用而已矣近世如羅忠節公以諸生爲天下忠義倡湘中名將大半皆其弟子曾文正公稱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已久求之今日豈可得哉豈可得哉葆田自

反實有自知之明故竊甘以山林自處而又不願如世人敷衍塞責致累執事知人之哲用敢詳陳其所以庶左右者察焉抑古人有言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虞天下者之所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方今朝無重臣野多盜賊居上位者皆苟爲持祿保位未見有赤心任勞憂國忘家如執事者葆田欲事進謁有日矣屬有負薪之疾不敢造次登途擬俟小愈卽當趨謁行轅面繳關書伏惟終賜諒察幸甚

聞大賢之名久矣山川修阻無緣覲面今年夏秉衡拜撫皖之命卽默察院中僚友尙有能勤求民隱

校經室文集卷二

垂求恕齋

不畏疆禦如執事者乎期之而未敢遽信也秋七月復奉命移撫山東山東爲執事桑梓之邦竊以得就有道爲幸下車之日百務待理端緒未竟復籌防至海上時執事先有豫中之行又不獲接晤何相需殷而相遇疏也乃者張虞珍觀察以故事山長由道延訂告亟令具聘幣竝達秉衡仰慕意比接湯方伯張觀察來函謂執事有去志不獲命秉衡聞之皇然如有所失謹再貢其區區之忱夫書院以造士非第教之嫻詞章七科第也將使端其志趣嚴辨乎義利之途夫而後出身加民不至喪其所守學記曰官先

事士先志茲堂以尙志名誠欲以仁義導齊魯之士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執事志潔行芳抗萬鈞之勢不以媵阿取容於時非所謂經師而兼人師之望者乎君子出則爲卿相處則爲師儒記稱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言化導之不可一蹴幾也執事誠久於其道修明正學紹述泰山徂徠諸先生之遺烈以裁成後進而功名氣節之士皆出其中豈非甚盛事哉且夫賢人君子匪獨爲士林矜式也守土者亦資以自鏡焉秉衡乞休十年久不與當世事乃一二碩彥謬采虛聲達之朝廷昇以封圻重任受事以來汲汲焉

校經室文集卷二

垂求恕齋

以正人心勵風俗爲事雖戎馬倥傯罔敢失墜而究其爲因爲革爲舉爲錯果蘊然有當於人心與否秉衡不敢自信也得鄉先生者證之而得失較然矣禮入國而問俗聖人語子貢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如執事者秉衡所期友之事之以匡我不逮者也惟鑒其誠而勿有遐心焉則幸甚矣臨書瞻企不盡欲言敬請道安伏惟垂察教弟李秉衡頓首

寄李鑑堂中丞書 附答書

本月二十六日接奉大咨敬悉葆田猥以迂謬辱承保奏蒙恩賞加五品卿銜恭讀奏疏有方正有道之褒

又稱其爲令時能抑強扶弱與教士以立身爲本無媿
師表人倫爲之汗流浹背極知大君子爲國求才與
人爲善之意欲以此風厲當世然使受之者負媿多矣
況其實一無克稱哉昔朱子奉召不出屢辭秩命今
朝廷優待臣下實職或可辭讓虛銜未聞避謝葆田欲
學前人則又近於沽名以是不敢上瀆且近聞執事已
奏請開缺未知諭旨如何蓋近世士大夫不復知有
出處進退之義久矣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執事今日尙未爲不得其職然見幾而作已有古人介
於石不終日之概焉而以葆田私心竊度朝廷必不

校經室文集卷二

美求恕齋

肯遽許執事之退卽執事亦豈能遽忘朝廷特未識
天下事何如耳葆田迂愚無似居嘗自念既不能表見
於時當伏處鄉里稍理舊業作爲文章存之家塾以此
終其身可已不圖近者復爲執事所知欲引而進諸門
牆之列葆田雖不敏讀古人書亦嘗有志於忠孝大節
今旣荷聖主非常之恩寵方自懼無由圖報又豈敢
矯爲名高哉幸而中外苟安異時得從執事於江湖亦
云幸矣至其心之懇企則如昔人所云明公存天下之
義而無有所私則某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
義而已抑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葆田卽日束裝就道

爲河北之遊往返約不過五六旬容當趨叩鈴轅敬聆
教益伏惟垂旉不備

奉四月廿九日手教辱荷謙光下濟自視欣然無任
欽仰執事塵蜺軒冕俯然世俗之外弟不敢以吏事
相勸不敢以利祿相浼至於爲國薦賢人臣之分
朝廷隆以清秩而不責以職守乃聖人風世厲
俗之大權於公之性分固無所加而使聞風興起者
翕然知天爵宜修咸趨於禮義廉恥之域於振興人
材之道或有裨乎弟薄德鮮能謬竊時譽仰荷聖
明寵眷但於時稍有補救曷敢爲矯激之行無如積

校經室文集卷二

美求恕齋

薪已然勢不能挽無裨國是何苦益於其閒昨乞退
之疏計旦晚可達朝右惟一日在官須盡一日之
職如珂鄉有應興應革利弊乞舉以見教猶當勉力
爲之釋來書知執事卷卷君國之心遠而彌篤當
亦樂爲假手也蘇門之遊首途何日高山仰止嚮往
深之肅復敬請道安請惟垂旉不備教弟李秉衡頓
首

答夏伯定水部書

附來書

葆田齊魯迂儒行與時悖拙宦不遂伏處鄉里不獲與
當世賢士大夫交久矣夏初由舍弟武陟署中寄到先

生賜書竝大著數冊發而讀之如親侍三魚堂主人得聆其教益既用自媿又深恨相知之晚浙東西談學問能文章者何限先生獨講明正道強學力行以守先待後自任不肯營營然與世俗爭短長所謂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微先生其誰與歸書來已三月會葆田爲皖中大吏奏調以足疾求免又私事煩擾心思極不靜故修報稍遲冀先生其亦有以諒之葆田幼秉庭訓年十六七時讀朱子全書與國朝湯陸諸先儒遺集頗有志於正學其後因泛觀博覽遂漸染於近代漢學家之說故論學不專主一途又嘗習爲古文詞

校經室文集卷二

毛球恕齋

由南豐以上窺昌黎稍識其門徑鄉舉時謬爲故宮詹朱肯夫先生與季和先生所知及甲戌舉南宮其房考則錢唐鍾兩辰學士三先生皆好獎借人才葆田以是得竊知讀經書名於京師適會國家多故觀在廷諸臣幾無復明禮義與真知進退大節者私怪朝廷養士三百年何人心士氣委靡至此嘗以其意妄爲論著如賈誼則謂其因梁王墜馬而死哭泣以終爲不負文帝之知遇意蓋有所激也而是時葆田家難亦迭起不幸先人以乙亥冬棄養葆田自京師奔喪湖北煢煢在疚未一年而先母又遽歿於中途是後又連喪一弟一

兄今痛定思痛真不解當時何能復生往歲先柩竝寄葬濰縣去年因魯夷之亂將全家避地於此遂安葬焉故葆田籍隸榮成今則爲萊州濰縣人矣昔望谿方氏述其兄遺言謂二親雖窮於命而於己之身心則大有造葆田所遭乃反是方先人在時身受芘蔭年逾三十尙未知有室家之累故嘗誦孟子三樂篇以爲庶幾得其近似焉及其後禍變相循所遭益困因自媿言行之不能相顧始歎禱時浮心僑氣終不可以入德故於服闕後循分入都未嘗敢與人談道藝計其時先生正在工曹乃未獲相知一見以商論出處則葆田之耳目塞

校經室文集卷二

毛球恕齋

塞亦甚矣葆田既再入刑曹心知其致君無術又以家累十數口無所於歸不得已於學習期滿時自求外除思託抱關以自試及謁選得宿松逾歲調署合肥凡所設施類皆迂闊獨其心存愛民必思於物有濟尙不悖乎賢聖遺訓與先生今日之所論至其所以去官之故則又自知直道終不可行故謂其能如君子之易退可也然其初則已有媿於難進矣今來教乃曰直聲震天下得非亦誤聽傳述之言乎至於經術云云尤非葆田所敢遽承吾齊魯夙號文學之邦自入國朝來文章經濟亦尙不爲乏人獨講學之士能與平湖安谿儀封

媲美者則幾未之前聞乾隆時有濰縣韓理堂罷官來
安設教鄉里以正學啟迪後進道本程朱而文法韓歐
有體有用其所造似遠在劉直齋范彪西上而國史
或附劉傳或附范傳僅寥寥三四語蓋世無真是非久
矣如大著所論前後兩文達其胸中所得比前世陸王
之徒相去又何啻霄壤而世俗謬相師尙相習成風甚
至有假漢學之名陰用西學以爲經濟者其誤國病
民恐爲害不止於荆舒如吾師季和先生所糾之某公
蓋亦以紀阮自命者也先生兄弟論近代名臣謂安谿
有湘鄉之才湘鄉無安谿之學尤爲篤論葆田於古文

校經室文集卷二

李球恕齋

亦最服膺曾文正晚年諸作獨於其論學則未敢傳會
亦自知所得尙淺不敢輕議前人懼如文正之前後自
背其說也葆田去歲已辭尙志講席冬閒在濰修墓欲
爲新阡表竟未能就讀大稿中先年伯府君墓表乃知
立言有體要仁人孝子之稱揚如此可謂遠追廬陵近
軼湘鄉矣其他說禮論道之作無不犁然有當於人心
一展卷而知爲正學醇儒來稿已命人別鈔一冊與諸
刻本藏之書閣葆田居濟時頗思搜刻故籍與師友遺
文以無資中止今書板並在濟南僅存春秋會義孫明
復小集二種及拙著孟志編略今各以一部奉寄又新

刻亡弟校正孝經鄭注附音二本茲希教正至拙稿本
不欲以多示人因先生有同志之言今輒錄數篇以往
昌黎云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
於此書葆田意亦猶是惟先生裁而教之舍弟叔謙新
調祥符八月中可到任葆田九十月閒必至河南昔先
外祖于公道光中爲貴縣丞先人嘗一往遊焉葆田擬
於明歲出遊江浙謁季和先生於使署卽躬謁靈峰道
舍一領正論未知此願果遂否道遠無由面談故略敘
生平遂不覺言之覩縷臨楮無任欽仰之至

校經室文集卷二

李球恕齋

恨今年季和先生論及及門人才首推閣下且言此
人不可不與爲友益動嚮往之私震武甲戌倖捷禮
闈病不與延試丁丑補試又病庚辰始獲觀政工
曹旋即告歸甲申辛卯兩遭大故十年之閒私變公
禍更迭迭作家事國事遂至不可復問假息羣蘆苟
延旦夕未知死所私心所不能自己者惟欲與海內
同志之士講明學術正人心距邪說爲周孔大經之
教縣延一綫之傳自顧駑蹇既不足感召天下豪傑
環顧當世士大夫亦未聞有毅然起以斯道自任者
是以閉戶縮首逡巡退卻未嘗敢一通書於人間下

經術冠山左直聲震天下此生平所願見而不可得者而又辱有同年同門之雅於此而不以書自通則終身有失人之悔矣不辭冒昧輒呈拙刻五種十本拙稿一本伏乞教正想大君子必不以無因而至前斥之也臨翰不勝悚惶之至敬請講安言不百一年

愚弟夏震武

原名頓首

上座主徐季和先生書

夏初在離寓接同門夏滌菴震武書知我夫子校士勤勞猶復眷念不才時於眾人中有所稱譽聆悉之餘曷勝感悚曾於復滌菴書內敘述下忱欲以明歲遊浙趨

校經室文集卷二

空求恕齋

侍崇轅躬親請益茲乃接奉手諭若已有先事之知竝承示輶軒所至振勵士習寓培養於裁成以期爲國家得真才所以轉移風氣者甚善甚盛葆田竊謂今日士習之壞尤在不務實學而但從事於速化之術其高才則務爲博覽強記以漢學爲名而又有今世所謂洋學者無非惑世誣民冀成一己之私利以視先儒所云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蓋尤等而下之不可同年而語此其爲害豈淺鮮哉顧論今世造士之法自書院講席外惟學政得操其權耳而二者人皆視爲具文在官則幾同傳舍求如左右之至公至明恐當世亦不

易多觀也葆田居濟六年所成就書院人才亦甚希前年冬因決計辭去有上當路一書大指謂以去就之義倡導後進是卽所以矜式鄉人去年春故鄉遭倭寇之亂田廬幾淪爲異域夏閒因至河北與叔謙熟商以去冬恭迎前妣靈魄與先人合附於離地自此遂永爲萊州流寓矣而其地適當衝區近又有膠州灣借與俄人之議此地相距不過二百里大約山東登萊二府蚤晚終割歸外人此尤可爲痛哭者也葆田已如右軍之誓墓終不敢輕於再出故於皖撫奏調辭之甚峻今入奏之詞乃東撫幕府所更擬原呈有量而後入小臣亦有

校經室文集卷二

空求恕齋

進退之節云云又附論今日時勢宜專講保民之術紛紛清丈適滋擾累信此語竟不獲上聞又葆田去歲謁見李中丞談及前歲在都時與左右所論立嗣一節中丞大爲感動四月閒特招至萊州屬擬一稿將於去位時披瀝上陳後竟不果今葆田手中亦無此稿他日當更索還少加潤飾附呈鈞覽以備異時採用讀手書知錫臣世兄近歲連舉兩子此誠德門之大慶迺復蒙垂詢葆田有無子息葆田數年來竝未置有姬妾此事絕望已久且今日家國之事孰爲重輕想此意左右當已默喻耳葆田見擬月底回東度歲明年春夏之交如

能將家事布置妥當卽遵諭束裝就道因初到稍有應酬又知旌節按臨外郡還轅約在歲暮肅復已遲伏祈鑒察爲幸

寄李鑑堂中丞書 附答書

韓倉修謁極荷優容詩人適館授餐之誼殆無以逾甚矣執事之好賢也獨惜葆田非其類耳然瞻仰之私固在遠彌切矣宋院長至敬聞旌節還轅後昕夕靡違卽日將親臨河壩籌辦宣防竊惟執事之勤勞至矣尤惜身被德澤者不能少分憂勤也日前連奉台電知鄭比部杲新遭大故伯希王孫以葆田在都所言特屬勿忘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三 求恕齋

葆田於韓倉旅次恩惠未及面陳致煩鈞諭再至欲使葆田承乏灤源講席葆田已敬謹電復當邀垂察矣鄭君者字東甫原籍直隸遷安父故山東循吏歿後妻子流寓萊州卽墨人感其德爲置田以資贍養子孫因家焉東甫由寄籍中山東己卯科解元庚辰聯捷成進士以主事分刑部與葆田舊爲同司去年已升授員外郎其人內行醇篤時文爲今世作者第一伯希與葆田夙所敬服伯希延課其從弟已數年今六月杪葆田信宿伯希邸中因聞鄭太淑人患病甚劇私與伯希約如東甫不幸有事當就執事謀之其時適聞灤源主講劉君

將擬出山私計爲東省得人師無逾於東甫者此伯希所謂前言須踐也不圖執事未喻其故遽有後命葆田爲之踧躅不安者累日微論葆田學行不及鄭君遠甚卽以朋友交誼而論在患難則相恤亦豈有爲人謀而遂自爲之理哉故願執事之詳察此義而使葆田有以報知交則幸甚幸甚計已轉達伯希當有成說矣且執事之遇葆田甚厚葆田亦初不敢自外特以行能無似苟得自全其性命於今日卽爲大幸蓋葆田雖無恆產於雖然有一弟服官豫省尙不至飢餓不能出門戶視東甫諸人猶爲稍勝此義更權之已熟近世士大夫於出處進退取與之際大率不復講求此人才吏治所以日流卑下與閱邸鈔陳于二公俱被 明擢足徵我公薦賢之力尤當爲 朝廷得人賀也葆田近讀安谿李文貞公遺書知當時構陷湯文正者尙不止北門大冶二人自古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進則思引其類故君子常見嫉於小人彼承平時且然矣宋院長述執事言今日任地方者有三要曰破除情面曰認真辦事曰不愛財帛葆田謂安得封疆盡守此義哉葆田十月中爲先人遷柩冬臘月間或可再圖進謁謹覩縷敘陳伏冀亮察惟爲國自愛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三 求恕齋

九月五日奉八月十三日惠函辱蒙獎飾過當媿弗
敢承敬維道履貞吉著述日新至爲企頌濼源講席
本不欲近舍皇甫遠求居易匪獨使齊魯之士有所
矜式亦冀密邇芳躅藉慰函見之私高山仰止蓋匪
伊朝夕矣奉復電薦賢自代以鄭比部爲舉行第一
端人取友夫何閒然比電達伯希司成請爲延訂讀
來書悉比部爲循吏之子文行卓絕經師人師允堪
楷模後進微公言幾不識有東家某矣頃接伯希函
比部於九月下旬扶櫬旋里容屬濟東道備具關聘
寄呈台端俟其葬事畢後轉交以關書須用嘉禮也

校經室文集卷二

奎求恕齋

弟迂疏寡效無裨珂鄉綆短汲深滋用惴惴陳于二
公均邀 簡擢仰見 朝廷知人之明惟時事愈非
日來傳聞異辭有江河日下之勢有心世道之君子
當亦靈然傷之也教弟李秉衡頓首

答李鑑堂中丞書

附來書

葆田杜門養疴書疏罕陳春仲宋太史還灘敬問起居
知辱承塵注屢詢葆田賤狀何似甚感甚荷竝聞宋太
史述皖省清丈事左右甚慮其難行葆田以出位之謀
聖人所戒故亦未嘗輕議可否前奉電音乃知皖中大
吏不謀而以賤名附入奏牘葆田於接奉大文時業經

在寄居地方據實呈報辭以足疾萬難應命矣茲於四
月二十六日復由排遞奉到台教竝皖省藩臬兩書展
誦之餘彌深惶媿謹於次日先發電稟敬懇據情附奏
不識幸邀察憐否葆田迂愚不達時務不能隨俗爲俯
仰曩歲備員皖江旣不能自行其志故全身引退無復
有行道之思次棠方伯謬采虛聲乃至以循良相比來
教謂其有鍼芥之合得非因平昔相愛之深而遽忘葆
田不堪任事乎且執事之所取於葆田者爲其能不爲
利回不爲威惕也今福中丞不念疇昔道義之交而遽
欲以 天威迫之趙廉訪來書則又歆之以卿位待之

校經室文集卷二

奎求恕齋

以賓禮其爲勢利之交如此無論葆田因足疾不能前
往正使葆田感激而許以馳驅其得免於當世有道之
譏議也幾希凡君子立身行事不當問其事之成敗利
鈍而先辦其意之公私公私明而後是非定于方伯之
辦丈田清賦公也而其欲葆田出而相助則私而已矣
彼所慮者豪強之阻撓而葆田所隱憂者百姓之紛擾
與胥吏之句結其弊將無所不至且天下事不慎其始
未有能善其終者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
也故葆田今日雖得罪於皖中大吏而終不敢違聖人
易退難進之訓外復于趙二君書敬求披閱後封寄亦

足以察其意之所存矣書不能盡意無任悚惶之至

韓倉一別倏忽經年敬維道履佳邇著述日新無任
欽仰皖省丈田清賦次棠欲公主持其事蓋以非常
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意至切也前閱電鈔比卽電達
左右嗣奉覆電介然有棲真養素不應徵辟之志在
守道之君子詎不謂然惟此事既奉朝命促辦勢難
中止而事屬勦舉非得德望足以孚眾又能條理精
密者維持其閒恐豪猾之阻撓吏胥之苛索將有形
格勢禁之慮公清操勁節既足以見信皖人平昔之
流風善政惠心有孚又爲皖民所共仰次棠獨力難

校經室文集卷二

筆求忍齋

任不得不爲將伯之求公民物未忘似宜爲蒼生一
出雖志於道德者不在功名然目覩時事艱虞果有
實心任事者志同道合落落然參錯天下未始不可
撥亂而返正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公與次棠夙有鍼
芥之合其忍不一贊其成乎茲將皖中寄函排遞呈
覽尙乞公幡然而改勿第頤光山林皖民幸甚同志
幸甚手肅敬請道安教弟李秉衡頓首

答于次棠方伯書

附來書

四月二十六日由沛南排遞奉到手教竝鈔寄各件祇
聆之下彌切悚惶伏讀副書謂此時正當休養斯民獨

何忍爲苛責於民之事仰見執事公忠體國至誠惻

怛之心凡屬未僚同深欽仰葆田自去歲病傷右足閉
戶養痾旬日前接奉本省大府檄文已在寄居縣署呈
報求驗明病狀據情轉詳矣自惟一介迂愚何敢妄辭

朝命唯既心知其力小而任重且身又不能奔走禦
侮慮且敗我公事將有如韓子所云抑而行之必發狂
疾上無以承事於公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者
雖然執事之於葆田厚矣重矣葆田知而不言是不以
君子之道事君子也漢荀悅有云田制須是大亂後方
可定皖省自粵匪亂定後各州縣署田賦冊蕩滅無存

校經室文集卷二

筆求忍齋

於是刁猾之徒與胥吏因緣爲姦熟地報荒平歲報災
其甚者至於開局斂費有司知其弊而莫敢誰何至若
豪強所有田賦於通省不過百分之一耳彼知清釐田
賦爲朝廷大政亦萬萬不敢阻撓所慮者承辦之人
交結欺蔽誇張爲幻是有清丈之名無清丈之實其終
亦不過敷衍塞責而民怨自此沸騰矣蓋語稱君子信
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此在平時發政且然
何況處凋敝之餘值人心思亂之秋苟行之不善又安
保其必無事哉今執事之言曰將請動正款延致循良
天下賢才甚眾顧獨何取一迂愚不達時務之葆田正

使葆田身無疾病於義猶不可以輕往況又有天降之災其不能以奉令承教也明矣儻執事猶有取於芻言計惟有免事更張責成守令以大義曉諭民間於熟地報荒者則寬其既往而告以限年墾復於平歲報災者則警其將來而告以分年帶徵則百姓自此無僥倖之思而一時可幸免紛擾之累矣至調員勸丈乃似必不可行之事葆田既有所見亦不容不據實以陳執事諒其愚而察其誠則幸甚

都門握別陶經歲月客冬道出濟陽滿擬得承清光藉聆塵教晤鑑帥悉大駕旋維已久悵結奚如弟才

校經室文集卷二

李求恕齋

軫識淺抵院以來適值奉到部文清理荒田 嚴諭

催辦事不獲已因草擬辦法章程詳院出奏是間情形皆在洞鑒自知揣擬倉猝多未中綮所恃我公清操剛節仁心惠政為院民所服頌聲至今愈彰願請少帥迎公主持其事少帥欣然如取懷相子特達朝廷昨奉旨促公速臨知公愛院民至深必不惜命駕出山忍視弟坐困於不自量之舉也少帥與次珊俱有另函茲謹錄 諭旨並呈詳細統候晤教不勝翹企切望之至手肅敬請道安惟鑒不宣年愚弟子 蔭霖頓啟

此時正當休養斯民弟獨何心而忍為苛責於民之事詳奏大意請動正款延致循良惟豪強刁劣不能不防其阻撓故又請執法堅久至於辦法統聽州縣因地為宜便宜從事然非公惠然肯來雖有不擾民之心不敢必其無擾民之事相望至切盼速盼速再請大安弟蔭又頓

答趙次珊廉訪書 附來書

闊別十餘年道遠無由附書土問起居去秋聞述職入都旋即莅院啟處靡遑甚善甚盛執事以積勞之久晉任何宣播紳之儔莫不為 朝廷得人慶今趙中丞在

校經室文集卷二

李求恕齋

吳執事在院清操亮節為天下望於同門有光矣葆田不敏聽於下風無任企仰迺者忽奉手教謂悉其已辭講席移趾濰縣幾若入山惟恐不深非知我愛我之甚孰能為此言者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謂其行藏各有所宜也葆田杜門養病一年於茲去歲嘗一至京都高陽師問其所志對以自甘誓墓師亦為之首領不意近者少農中丞遠欲以 天威迫之葆田前得本省大府檄文已在縣具呈求驗明病狀據情轉詳其大略有云量而後入小臣亦有進退之節引疾求罷 聖朝每多曠蕩之恩不識李中丞果能

據以入奏否想次棠方伯聞之亦必深諒其素志矣今
來書乃曰甚盼速臨將爲特設一席隆之以上卿尊之
以客禮是何與前言自爲矛盾也夫葆田豈真爲名位
計哉昔魯有貧女始嫁而喪其所天乃亟歸母家以苦
節自矢或曰此非貞烈女也嘗適人矣會有富室喪偶
慮其僕妾之難制也欲得此女以主中饋乃謀使媒氏
致詞於女之父母女遂毀容以自誓其鄰婦或從而勸
之曰是將有安富尊榮之享何辭爲夫魯女誠不爲貞
且烈矣其勸之易節者又得無少過與今世士大夫不
復知有出處進退之義久矣葆田一不慎而由部曹改

校經室文集卷二

圭求恕齋

外至不能自行其志乃始幡然爲歸田計又以書院主
講終類素餐幸得委婉辭去將閉戶著書以終其身又
不幸而疾病因之其前之不能自慎已足以取譏於君
子若必使其爲再嫁之女則雖同人亦必絕之而毀容
不已勢且至於生心疾方今列省賢才甚眾院中大僚
又奚取此狂疾之人爲哉又來書有云某邑糧浮於地
某嘗欲爲民請命此殆誤信曩時之謬言也我朝有
天下近三百年輕賦減徭著有成章 恩澤至深極渥
縱使僻陋小邑畝小賦重在前世豈無有深悉其利病
者今不極思其弊之所在而貿貿然以清丈爲名使百

姓先有離散之心而又將自亂其例吾恐院中吏民且
自此多事矣可勿慎哉可勿懼哉葆田非終敢越俎代
謀者惟念于公今日之舉動卽執事異時之責任故不
惜冒昧言之願執事一察其愚忱勿但謂葆田爲迂道
而不達於事情也然葆田亦自是絕口不復談院事矣
書到已數日會賤恙大作故肅報稍遲臨楮不勝悚歎
之至

違教以來積思十餘年矣比來皖江甫下車盛聞我
公遺愛在人久而彌篤文翁教化龔黃治蹟可謂兼
之私衷景仰彌以不得同時爲憾于方伯由東莅皖

校經室文集卷二

圭求恕齋

亟詢近況清吉爲慰乃聞有移趾濉縣之說幾若入
山惟恐不深人遠而室亦愈遠把晤當在何時今幸
福中丞擬辦清丈事宜求賢勸理僉謂當今之世非
公不可中丞卽時出奏現已奉 旨允行眾情懽躍
非獨愜弟等之私願也奏稿另鈔呈覽中丞企望甚
切甚盼德輝速降已爲公特設一席隆之以上卿尊
之以客禮斷不敢簡褻高賢其先之不預布聞者慮
公之辭今之不待部文者望公之切弟等承命代達
望勿以爲疑速卽趣裝惠臨以慰全院官民之望且
此次清丈意主核實欺隱者固宜抉露浮報者仍應

刪除側聞宿松糧浮於地畝公屢欲爲民請命今其
時矣想亦適愜仁衷其他求益之事甚多晤教在卽
統俟面罄專肅敬速台駕蒞請旌安不勝翹企待命
之至年愚弟趙爾巽拜上

答李鑑堂中丞書

日前由驛遞再奉教言竝鈔示片奏知已欽奉 俞旨
感激之私匪言能罄正擬肅函陳謝一昨復奉十八日
賜書知省垣重修 文廟告成例有石刻擬以記敘文
字見屬祇聆之下惶媿無似伏讀來書所論正學衰而
異論蠶起至欲毀棄書院崇尙西法其弊將不知何極

校經室文集卷二

奎球恕齋

甚爲慨然歐陽子云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
衰視其學之廢興葆田前聞執事有是舉卽知其意在
正經以興民嘗與宋庶常言學記非君與東甫莫屬矣
茲乃辱承指令彌覺惶恐難安今幕府賢才濟濟如盧
直守昌詒蔣牧楷皆好古而能文其文章皆勝葆田數
倍若使之代作必能遠追曾王近軼方姚否則宋鄭二
君亦皆能本所學以爲言非葆田空疏舛陋者可比儻
執事不欲居其名而必欲葆田別爲記以發揮盛意則
當齋心洗慮徐取韓歐程朱諸文字讀之或可僭摹其
一二以備采擇至遲速工拙亦不敢自必也閱邸鈔知

河溢趙家園又甚煩難慮前所云擬由呂家窪口門至
陳家屋子開掘導水入鐵門關不知尙可行否葆田竊
以治河之法當不外孟子掘地一語而掘地則當今孰
能有此力量然孟子又言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自古善治水者亦因勢利導而已後世只是與水爭地
則無時不有滯礙而任事者又不過爲功利起見彼其
人何嘗關心民瘼哉葆田足疾近已稍瘳秋涼或能進
謁恩恩肅陳

再答李鑑堂中丞書 附來書

一昨遞中再奉手教以濟南府學碑記已磨石以待刻

校經室文集卷二

奎球恕齋

促令迅速具稿且欲以歐會之文見擬何敢當何敢當
葆田昔歲雖嘗習爲古文詞比年竊自知其中無所得
年未老而才已竭於道茫乎未之有聞故遇此等題尤
爲束手非敢有方於執事之命也今旣辭不獲已謹就
前此來書敷衍成文實不足以塞責伏惟察而教之幸
甚來教有曰文以載道自古未有有其道而無其文者
誠哉是言大抵記孔子廟者昌黎之處州尙已後世學
記文字自北宋曾王而後惟朱子爲有道之言至虞道
園輩已不免別開蹊徑非作記正規也明一代作家推
歸熙甫而熙甫集中重修闕里廟記在歸文實爲下乘

近代惟姚惜抱安慶學記猶不失為雅音若曾文正公江寧府學記義正而詞舉洋洋乎有空前絕後之觀矣雖劉梅當望而卻步豈後生小子所敢輕擬哉顧文正文雖不可及而執事衡道之心則文正之心也惜葆田不足以發明其義耳至此記標題仿虞道園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似得其實伏望更與幕府諸君熟商之或請宋鄭二先生別撰一文大書深刻使葆田得終藏其拙則幸甚幸甚葆田八月中當可到濟南側聞旌麾尙擬出臨河壩以圖宣防新涼惟起居慎護爲國自愛

校經室文集卷二

美求恕齋

人還奉復書敬承一一前以重修文廟告成請大著碑記以執事東人之鵠也濟南府學又山東十二府州屬之所觀瞻也欲信今而傳後非執事之屬而誰屬哉釋來書謂別自爲記若前書之請爲衡欲居其名而假手於執事者過矣同治年間曾文正公續修江寧府學因爲文以記之文正固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也其自爲記也固宜溯而上之如歐陽文忠公吉州學記爲知州李君作也曾文定公筠州學記爲知州董君作也宜黃學記爲宜黃令李君作也李董諸君不自作而屬之歐曾歐會各抒所見亦不讓之

李董諸君執事今之歐會也衡之心亦猶李董諸君之心也如謂衡之前請若曹洪之倩陳琳作報者然豈其然乎惟前書未甚明白則衡之疏也來書又曰當齋心洗慮徐取韓歐程朱諸文字讀之何辭之謙也夫文以載道韓歐之文與程朱之道一也自周孔以來未有有其道而無其文者歐會之吉筠宜黃諸記皆以其鄉人爲之執事生周孔之鄉學韓歐之文凡程子朱子之所發明固已爛熟於胸中取於心而注於手汨汨然來矣而奚待徐而讀之礪石以待無任盼禱迺者河決趙家菜園與呂家窪之水合而西

校經室文集卷二

美求恕齋

注前擬陳家屋子尊入老河之議又不可行策定宜防澹菑無術可若何側聞道體康豫秋涼可至省門喜甚盼甚手泐敬請著安諸維垂察不宣教弟李秉衡頓首

與吳摯甫先生書

去歲在蓮池書院暫得瞻侍過蒙惠愛既允賜撰先人壽世之文又招使與二三名流雅集其爲感荷豈有涯量而自別離至今無尺寸之書以達於左右雖疏惰之咎知先生必能見宥而其媿負於中者益未嘗一日忘也近接舍弟來書述孔亦愚書云葆田前所呈先人事

略左右不知檢存何處屬卽補鈔奉寄今謹錄稿上呈
伏乞先生鑒察而終賜之文幸甚抑葆田於此尙欲冒
昧瀆陳者葆田自始聞先生之名於武昌張先生今三
十年矣因緣會合幸接光儀乃知其生與先生同歲而
先生學行政事葆田百無一及獨其去官之年與先生
同耳以此歎人之才知不能相強如葆田者其自暴棄
可恥也葆田少時囿於鄉里年二十六七始侍先人鍾
祥官署其時張先生適來修邑志因獲從之遊張先生
與先人爲兄弟交十餘年先人之歿也葆田匍匐至金
陵乞張先生爲誌幽之文先生諾而未卽以爲其後嘗

校經室文集卷二

表求恕齋

貽書葆田詢先人遺事數則且曰吾與當世神交無幾
必善爲文以報子之先人耳故葆田先妣事略中有云
府君居官行蹟具詳張先生所爲誌銘蓋自期可必得
於先生也不意在苒二十年葆田既拓落無狀而張先
生則竟卒矣然張先生所詢先人遺事葆田兄弟亦竟
無人能記敘則先人服官行蹟其泯沒而無聞者不既
多矣乎此不得不切爲先生道者也葆田曩讀張先生
所撰先徵君墓誌與太淑人耐葬誌心獨愛其文詞嘗
竊以爲誌銘之作必託之其人而後可以傳世而行後
如曾子固氏所論其說善矣而其文詞之工與不工或

亦視乎其子孫之所述焉聞攷子固所述其先祖遺行
今類稿中無此文而歐陽公居士集內有曾公神道碑
銘未知其所取於子固者何如而近世誦而好之者乃
獨少則亦豈文章之果不勝與抑非與今葆田所述事
略其不可以言文亦明矣所恃者先生之知我愛我其
必能奮筆如歐公據以爲銘俾先人之屯蹙否塞於生
前者卒能光顯於身後則爲循吏廉吏者可以勸而爲
之子孫者亦有所觀感而興起且使誦之者知其無虛
美無溢詞則又必信今而傳後無疑也故葆田今日不
敢以求他人而獨以求於先生計先人一生在憂患中

校經室文集卷二

表求恕齋

如葆田所述乃僅能舉其十之二三耳而先母以憂患
遘疾遽歿於途次不肖子有隱痛焉今所敘言行亦略
矣非先生督而憐之俾先母懿行藉大文以垂不朽則
不肖之戾且益甚故敢援張先生兩誌之例以重有求
於先生其亦諒而許之則幸甚幸甚葆田已以去冬改
葬先人因入都時求伯希祭酒正題墓碑以先生所許
碑銘不可驟得故卽前所敘述自撰一文刻之碑陰不
敢以爲表第記其大略而已今亦別錄一通敬求教正
至文內稱三品儀制乃專指瑩域度數與墓碑高廣而
言舍弟近因捐助京篋已蒙 恩賞給二品 封典以

今制論則先人墓前宜有神道碑乞先生或爲表或爲碑銘當各視其體之所宜昔歐陽公既爲曾公神道碑王介甫又爲之誌銘計其作文之歲月相去蓋已三十年而曾公以天聖元年改葬則介甫所爲誌銘實成於三十年後不知其嘗鍾幽否耶抑以曾公夫人黃氏墓誌攷之則夫人墓誌又在先矣今歐王文俱在且竝爲人所傳誦則誌銘之作當又不在乎刻石要以託之既得其人則必可以傳世而行後而其子孫之所述其工拙抑又無論已先生亦以爲然乎因書詞亟欲分明遂不覺言之齟齬伏惟左右鑒諒幸甚葆田近狀都無似前

校經室文集卷二

全求恕齋

因皖撫奏調勘丈田畝不得已寄居地方呈報足疾竝有答于趙二公書自附於諍友之義未知事竟何如今世負清望者舉動如此可怪也道遠安得重晤面談以罄所懷臨楮無任企仰之至

上座主李高陽相國書

十一月初得電鈔恭聞 制書延拜進掌百揆寰宇之人莫不稱慶葆田不敏自忝列門下以來於今二十有三年未嘗敢輕於奏記以擾視聽去歲因夷變後恩恩晉謁猥蒙訓示剴切每思一貢其愚忱而未得所以言事之要嘗聞安谿李文貞公初入相方學士苞叩之曰

自入 國朝躋斯位者幾人公屈指已得五十餘人方曰如此則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當時皆以望谿爲不近人情葆田竊意今之欲學望谿者不少特皆無有質言之者耳昔朱子之賀陳丞相也以爲古之君子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至其答留丞相書又謂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今世士大夫不復知有進退之義久矣矧以一身繫天下之安危如左右者固不可輕於一退此天下人所共諒也以葆田愚忱所尤亟望者則在進君子

校經室文集卷二

全求恕齋

退小人以無負 朝廷委任而已夫君子小人之辨無他以喻義喻利驗之而即可得其大凡矣自古否泰之機視乎君子小人之進退今天下雖日削月割然而民心未去士氣猶存誠得眾賢人爲之維持及其時而勇爲之尙不至如趙宋南渡之禍也若使羣小人布據要津紛紛言利今日議修鐵路明日議開銀礦墮壞天地之性而失人心之和竊恐在上位者雖欲久安而亦不可得矣此豈非當世之隱患哉夫國之有隱患猶人身之有疾病病未深而豫治之猶不至有大害也葆田以足疾就醫至汴昨偶從友人處私得額布政所擬書稿

亦不知其果曾達覽否觀所論鐵路弊端甚爲明晰備蒙采納甚善甚善至所議北洋宜得重臣保定宜復設巡撫似尤爲當今要務葆田愚昧之見尙更有進陳者北洋宜改爲直東總督兼轄兩省專辦軍事洋務又山陝宜設一總督爲兩省聯絡之勢其舊設陝甘總督則專管甘肅與新疆軍務以成犄角之形而河南一省地踞中原與直隸接壤萬不可開修鐵路使中州盡失其險此亦急務之一端也昔司馬文正公再起爲相急黜新法至今稱頌葆田敢因修慶而冒有所請伏望左右俯察愚忱恕其狂簡而賜之裁成幸甚

校經室文集卷二

全求恕齋

上李鑑堂中丞書

奉別以來久疏啟候前接宋院長書知西韓莊潰隄水勢幾奪正流執事復親行履勘見時各潰口均已堵合所費不過六萬金明德勤勞度越今古曷勝欽佩葆田到汴後晤玉如方伯甚恨相見之晚觀其持躬端慎處事精詳與夫議論之正大洵爲當今第一流以此益信大賢賞識之非偶然而又惜賢人君子不能其事一方使仁政大敷乎斯民此民生所爲不幸也倭奴借地屯兵近乃益肆侵陵聞執事力持大局至以去就爭之不能得乃爲流涕撤防葆田近接文登王吏部書有無家

可歸等語爲之廢食者累日嗟乎今日謀國者但求敷衍目前耳而又安保目前之必能無事哉近見官府傳鈔執事請添兵一疏剴切周詳未審部議如何或謂不宜指明要隘使敵人從而生心不知敵人於中國要隘熟悉久矣今世士大夫專務掩飾相師成風微執事孰肯爲朝廷明言其利害哉玉如方伯每論當世將才必盛推李觀察光久前聞執事欲奏請於朝廷使山東簡練軍實以備防守計未有大於此者又葆田近接沂州太守書因論沂郡地界淮徐素多盜賊思得防兵一二千人以資坐鎮又安東衛各要隘宜修築臺觀此人議論頗有振作之思殆非俗吏可比葆田嘗竊論今日山東事勢其大要有三曰武備曰河工曰吏治欲三者之並興則尤以得人爲本理財爲先伏惟執事朝勤夕惕孜孜於求治以儉約爲百僚先然而諸務猶有待於修舉者何也無亦經費之有未充選賢任能之未盡得其要與昔歐陽文忠嘗論當世要務有三弊五事其五事一曰兵二曰將三曰財用四曰禦戎之策五曰可任之臣三弊則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竊見東省比年以來武備則營伍廢弛而一方無訓練之兵河工則官吏蒙蔽而百姓有蕩析之厄

校經室文集卷一

全求恕齋

吏治雖力加整頓而風氣所開或貌爲樸誠工於粉飾
蓋有因示小廉而得美缺者有故辭要差而得實除者
卽其號爲緝捕勤能亦或因缺本稍優多養練卒以張
虛聲而地方公事實一切不治彼其心固未嘗爲民也
不過以此爲保薦升遷之計耳夫在上位者之好惡不
可不慎也漢代稱循良必曰安靜之吏又曰日計不足
月計有餘故論治於今日亦不外保民兩字而已欲觀
事之廢興當驗民心之向背夫養兵固所以防敵而卽
所以衛民必將得其人而後武備修而所在乃不至爲
民患就近事而論如夏總兵者其功能已見於守登州

校經室文集卷二

奎求恕齋

矣謂宜稍重其權使更就曹沂兩郡招募成軍必確知
其人而後編入隊伍朝夕訓練略仿曾文正公湘軍營
制於弁兵皆優其餉項使小有盈餘庶幾有以養將帥
之廉而作軍士之氣他郡有願應募者亦聽之務使士
卒相習上下一心則兵不必多而皆精自然無臨事退
縮之慮矣葆田不習軍事特愚見所及如此至河工尤
未嘗目驗但以平昔所聞則河防營之設實爲河工一
大弊端蓋其人皆武夫冗卒於民瘼毫不關心往時有
私掘隄防者有敵而爲盜賊者其殃民更甚於兵勇今
以執事之約束嚴明各營弁當深知畏法自愛矣然聞

各營所募士夫其缺額如故則亦何事而不裁撤哉其
他辦工弊竇蓋尤不可勝防以葆田愚見似宜變通章
程嚴定賞罰責成地方有司竝訪問近河各處公正紳
耆使出而助司其事以歲支三四十萬金散給十餘州
縣凡有發款皆明示百姓毋令經手之人中飽卽費用
小有不敷亦可借資民力如此則人自爲謀而民心旣
固天災亦或可以挽回今在工人員果盡能公正無私
乎固未見其必然也至吏治之要則教養兩端而重農
桑興學校恤商賈慎獄訟治盜賊五者要不可偏廢計
今之有司能存心愛民者蓋少葆田昔嘗爲吏固不敢
以己所不能者過望其邦之大夫然真僞之辨與君子
小人之分在上位者尤不可不察也葆田近因寄賀高
陽相國書妄引朱子論宰相之職在延納賢能黜退姦
險勸其進君子退小人謂天下雖日削月割然民心未
去士氣猶存誠得眾賢人及其時而爲之尙不至有趙
宋南渡之禍若使羣小人布據要津今日議修鐵路明
日議開銀礦墮壞天地之性而失人心之和則雖欲久
安而不可得矣今亦謬恃知愛輒進其狂說如右惟執
事諒而察之幸甚

校經室文集卷二

奎求恕齋

復沂州太守丁叔衡書

闊別十餘年邂逅沛南得親教益別後久疏賤賀抱歉
良深月朔奉手書猥承塵注竝詳示新政拜聆之下欣
忭無既當今同志不過數十人使得盡施其所蘊天下
事猶堪挽回一二棧田嘗竊論漢代吏治猶爲近古只
以二千石得人耳故往往由太守入爲丞相近世吏道
雜而多端爲牧令者大半市儉之才而太守一官職在
表帥乃至以資格營謀而亦得以與乎其閒雖有公正
廉明之大府不能盡破成見也政務安得而不廢弛哉
沂州爲東省要區地界淮徐素多賊盜與曹屬竝號難
治執事欲得防兵一二十人坐鎮其閒此誠今時之要

校經室文集卷二

全宋文卷二

務未審當路果能聽納否依山險築礮臺尤宜先時圖
畫今謀國者皆以此等爲迂遠臨時乃張皇補苴此外
夷之所爲敢於蔑視也近見鑿帥請添兵一疏剴切詳
明或謂不宜指明險要使敵人從而生心不知敵人於
中國險要熟悉久矣疏稿由官府傳鈔未見邸報或亦
慎祕之意與書院多購存有用之書俾學者講習庶文
事與武備一時竝舉矣沂郡文風差勝得執事力爲振
興其將有人才如南陽諸葛江左夷吾復出者乎遊岱
未能登峰造極棧田昔年至泰安登岱亦正如此故前
日有重遊之意又以急赴大梁改轍而西舍弟於九月

中旬到祥符任見因前得保薦例須赴部帶引往返約
得兩月餘棧田歸期當在明歲春仲知注附陳恩惠不
盡

校經室文集卷二

全宋文卷二

校經室文集卷二

校經室文集卷三目錄

答夏滌菴水部書 附來書

寄徐幼穉學使書

上徐季和先生書

復徐季和先生書

寄徐季和先生書 附來書

復徐季和先生書

寄張劭予侍郎書

復陳小石中丞書

寄錫清弼制府書

校經室文集卷三目錄

答曹仲銘中丞書

答世仁甫侍講書

寄胡鼎臣中丞書

再寄胡鼎臣中丞書

寄王爵生閣學書

致恩新甫中丞書 附恩中丞書

答恩新甫中丞書

答楊蓮甫中丞書

答楊蓮甫中丞解通志總纂書

復溥玉岑尚書書

復高曦亭太常書

上袁海觀中丞論通志書

與羅順循提學書

寄錫清弼制府書

贈馬通伯序

送曹仲銘之雲南序

送叔弟入 覲序

代寶玉峰先生祝 恭親王五十壽序

浙江崇義祠記 代孫琴西方伯作

濟南府重修 先聖廟學記

校經室文集卷三目錄

重修冉子祠記

山東勸建圖書館記

一 求恕齋

校經室文集卷三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答夏滌菴水部書 附來書

去臘得惠書竝大著六首又故侍郢竹坡先生庭聞憶略一冊展誦之餘嚮往彌殷適葆田為先兄營葬事尋屆歲除多事卒卒置書座右闕然久未報越月踰時遂至於今媿款殊甚山河阻隔無由會晤私衷耿耿莫可言宣葆田自前年秋報書後旋有河南之遊在舍弟署中八閱月中閒兩奉季和先生手書招往遊浙竝索觀

校經室文集卷三

一 求恕齋

所為李中丞代擬請育宗室子以廣 聖嗣疏稿今讀大著有與吾師論繼統書豈季和先生已嘗以此事入奏乎葆田雖有是稿當時竝未錄副所陳亦不止一事承吾師垂問因於去夏旋里時求還原草收入行篋本擬秋初赴浙會接座主高陽赴文以生平嘗有知己之言不欲背於其死後故以義前往會喪以八月十日到京將由天津附輪艘至浙江不意到京甫四日遽接兄子濟南噩耗遂星夜馳歸計葆田自秋至冬幾無一日不在憂思中蓋先兄惟有一子因鄉試病歿旅邸葆田為護喪至寄籍既為立嗣又啟先兄幽憤改葬新阡而

是時德人適占青島擾及膠州即墨兩城去葆田所居濰縣不二百里觀先生答曉峰書謂外洋有事江浙必先受其禍豈知做鄉環近濰島乃尤為外人所涎羨哉葆田去春曾有與當路書未蒙聽用事勢相激竟至於此今德人已冇來維議開金礦修鐵路者葆田欲再謀避地而不能此其所為憂憤填胸而亦竟無可如何者也早春又接季和先生書欲使與世兄課讀且云賢者將移臨中江可就近相晤葆田輒引答袁觀察書以告吾師竝因曾為俗吏於皖江今日不願輕往以辭誠自知其憂思餘生故業盡荒不但如辭袁書云云已也葆

校經室文集卷三

二 求恕齋

田媿甚自幼至今讀書五十年學行無似謬竊虛名乃猶蒙先生不棄既許其能自立又勉之以居敬窮理之功使其益進於大道先生之愛我誠至矣抑所謂守先待後者葆田非其人也葆田幼時亦嘗有志於聖賢事隨境移中更廢棄比年伏處鄉里乃更取六經與宋五子書朝夕尋繹而心與力已自不逮少時所謂不學便老而衰其病如是又所遇恆多拂逆如前所陳其一也方去秋出門時曾攜有陸清獻四書講義乃往歲在安徽所得因是書未見藏書家著錄欲以質正於先生又夏閒入都見高陽座主論當代正學語及大名甚承

推許獨微惜其近狂。與竹坡先生書始知高陽有欲令執贄潘尙。先生執古義以行於今。葆田更自媿弗如。然讀上書紀略記某公語謂彼數人方用事。決知言之無益。則小人情態如見。自古小人以勢利存心。未有不誤人家國者也。張禹胡廣之亡。兩漢其罪不亞於莽。卓近歲葆田兩至都中。皆爲先人表墓事。側聞中朝事頗悉。然未嘗私謁權門於高陽。座主乃不得不一往見。今錄所作祭文一通。以往先生亦可得其文外意矣。大著述騷一篇。尤見忠孝至性纏綿惻怛之懷。非無病而呻吟者比。至復安曉峰書謂明學術正人心。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三求恕齋

此時人定猶未嘗不可勝天。環顧在位竟無其人。可爲浩歎。今之以學外夷爲經濟者。徧天下皆然。其始蓋猶以漢學爲名。近且公然橫議。號曰西學。夫西夷特尙利之國。又安得有學哉。曉峰亦誤信人言。謂俄夷議建文廟。改冠服。以是爲將有大志。葆田謂此尙不足懼。中國大患乃在上下人心無一。從民生起見。孔孟棲棲遑遑。亦只以天地之心爲心。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反是則仁道絕矣。葆田近讀宋儒書。尤喜真西山讀書記。然於其處濟王事不能無疑。其後歷事理宗。屢陳正論。則亦魏徵

之流耳。大抵處人家國事最難言者。君臣父子之際。吳柳塘爭嗣而不知正統。葆田夙嘗有是議。吳與先人爲執友。做兄弟皆嘗拜謁。其爲是舉。蓋實中有所激。吾輩重其志節可也。今日若倡兼祧之議。則非特一誤再誤。信有如大議所云矣。然聖主親政復請。皇太后懿旨追正。前詔似亦未必可行。先生不喜蘇氏父子文。葆田嘗錄東坡論魯隱公稱攝事並恭錄。高宗御評。今敬附聞。知葆田取其文。並非師其人。亦猶來札所論。故棗強令同時。皆不免有異議。而葆田亦不敢果許其爲真儒。第以其爲儀衛宗門高弟子。故有過譽之詞耳。

校經室文集卷二

四求恕齋

生平最服膺韓文公語。以爲學古文者必志乎古道。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則蹈劉乂諛墓之譏矣。其他如上琴西太僕書。敢不承教而刪去之。人生賢否必俟葢棺而後論定。昔朱子論當代人物。亦最重晚節。葆田所兢兢自矢者。常恐出處大端。晚節有虧。適足爲吾黨羞。近得舍弟書。敘某公意。敦請主講河朔書院。舍弟以此席爲李文清講學之地。又去蘇門百泉爲近。冀可擇地棲隱。甚願俯從其請。葆田亦以家無恆產。不能自食其力。爲可恥。幸非有求於人或聊試一往。就焉不可則止。於義猶未爲大害。先生其必有以諒之。因書抒懷。蕪詞。

滿紙相見未知何時惟先生爲道自愛爲幸附寄近作六首不足言文聊以當千里面談而已

去秋遠辱報書并承賜大著暨尊刻二種反覆觀誦學篤識正詞雅而氣厚深入南豐之室旣以自媿又幸不爲賢者所棄復有過獎之詞同志之言竊以自喜富春故先年伯府君舊遊之地閣下將擬有江浙之遊許以便道過臨握手一談於靈峰山中私念於時得以質疑問難傾吐欲言敬聆偉論實屬平生快事引領企足朝夕以俟會增築先隴負土樹木卒卒無暇未及奉答逮今春墳隴告成欲修書而徐季和

校經室文集卷三

五求恕齋

先生稱閣下戒行有日恐書往而從者已行不能相及遂復中止夏閒撤廬返寢季和先生約令至暑留談旬日震武亦期以埃閣下之至旣而自夏歷秋自秋涉冬日盼文駕莅止而卒不果區區一見之願旣不得遂所欲面請者此生恐遂無期懷不能已敬略復一二惟閣下恕其疏慢之罪裁而教之閣下經術吏治文章氣節皆無媿古人而震武尤篤好閣下之文嘗語季和先生及趙展如中丞以爲同門同年中必無第二人心悅誠服之言非苟以相諛也來教具述爲學立身本末益信所見之不謬而所以推獎震

武者甚至則非所敢當至論某公假漢學之名陰以西學爲經濟震武乃拊掌稱快歎爲知言季和先生彈章累千言不若閣下一語之當也某公才氣足以有爲而學術不正遂至貽禍世道人心季和先生以殷房比之非其倫也國之興亡雖曰氣數亦由人事學術人心壞於下然後政事紀綱亂於上而亡國之勢成近世學術人心之壞則實講漢學者攻程朱賤行檢蔑義理所致其變爲西學蓋亦勢所必然且曾文正首倡邪說某公承其緒而張大之以號召海內甘爲用夷變夏者之魁江浙聰明才力之士用西學

校經室文集卷三

六求恕齋

著書立說者殆不可勝數劫庸愚誑惑聾聵率皆操某公之術以售於世者也聞有力持正論者徒以夷而斥其非而不知反求諸己修孔孟程朱之道以勝之持因循苟且之見以與之爭其學行旣不足服人其才氣且有遠出某公下者則亦終歸無濟而已宋明之亡也有臣而無君其時朝政雖亂而士大夫之足以任天下安危者未嘗無人也李忠定岳忠武之徒君維不用用則朝畀以權而夕效矣今上自公卿下至士庶求一忠定武者渺不可得漢學敗壞人才之禍荆舒陽明所未有也世猶不知其禍之所

自創鉅痛深而終莫之省焉顧歸咎中國祖宗之法
之不善可爲於邑流涕者如閣下學識固當世所
僅見而其發於外之文又足以見其中之所有其必
能有濟於世而非以文學爲名者一命之官百里之
任尙不得少行其志則君子小人之消長可知矣大
著書札尤爲諸體之冠上聞相國書洞識本原講學
法祖輔導君德向在部中嘗具稿而未克入奏醇邸
不當處以臣職平昔亦夙持此論格心正名之說世
固以爲迂而置之者吳柳堂死諫甚烈乃亦不能據
爲人後之義以正隔世立嗣越代承統之失繼嗣繼

校經室文集卷三

七求恕齋

統既分一事爭嗣爭統終歸偏絕名實俱乖一誤再
誤人倫大義不講於世久矣上李尙書答李中丞趙
廉訪諸書足見進退去就之不苟士君子自重當如
此矣今之書院古之學校也學術人才之所自出其
任之重與宰相等世乃比之祠祿以爲退老頤養之
地或且喪其廉恥以求之師道埽地極矣得閣下一
辭以明進退去就之義所警發於薄俗者非淺也上
孫方伯書逼似南豐謝杜相公書惜句法有大襲者
其自處亦不逮南豐之正方存之墓志銘表章甚力
世皆以爲儒而僞者廖養泉大令與之共事曾文正

幕中亦深譏其工於迎合養泉倭文端高弟也宜不
妄言閣下之言則尤可信而震武不敢據以斥議者
之誣者昔陸清獻不謁舉主魏敏果湯荆峴辭嶺北
道從學夏峰不以勢位易道義之貴如此方存之用
曾文正薦任棗強乃執贄文正自列弟子以屬僚而
不避援上之嫌其用心亦異乎前賢矣方植之關漢
學之功乾嘉一人遠非存之可比而其不奔父喪及
祖母喪則亦於倫常大節有虧不能曲爲之原韓理
堂當乾嘉漢學盛行之時能宗法程朱與惠戴彭羅
齟齬爭是非固亦近世豪傑之士植之儔匹也唐確

校經室文集卷三

八求恕齋

慎學案小識列之陳榕門姚姬傳之間固可無媿國
史不足信久矣其人有可傳之實國史不立傳何損
其人無可傳之實國史立傳何益震武嘗謂學行文
三者闕一不可以爲儒學行本也文末也有其本而
末不工者有之矣然亦必其本之不足也未有無其
本而有其末者文之高下純駁必視乎其人昌黎韓
子文之聖者也柳州具體而微歐曾王得其一體蘇
氏父子浮薄險躁其文肖其爲人其制行不及王氏
其學之不正爲害世道人心則有什伯於王氏者王
氏之學害在一時蘇氏之學害在萬世韓柳歐蘇並

稱世亦安有真是非乎韓文所以絕出古今者原性原道諫佛骨表送王壘序與孟尚書書乃其本也無其本而欲學其末未有能至者閣下不惜一官以直民冤犯權貴進退去就大節卓然而又篤信朱子不惑於漢學西學家之說亦既有其本矣苟遂進而不已窮理以明之居敬以養之力行以實之存諸中者既剛健而篤實發諸外者自峻潔而深純明學術正人心守先聖之道以待來者天下後世必將重有所賴其所成就者必不止於南豐而已也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閒閣下舉以稱震武震武不足

校經室文集卷三

九求恕齋

以語此願閣下之起而自任焉拙文六篇先師竹坡侍郎庭聞憶略一本並希指政異日通書何處最便幸示有來書寄杭州城外江干趙敬川行轉寄里山夏裕生號轉交可也

寄徐幼穉學使書

相知已久在大梁客次暫得瞻侍夏初恩恩賦別值執事校士事嚴未獲面辭甚以爲恨前承示大稿內有已發刻者而葆田不知妄擬刪削幸諒之也葆田到京後晤伯希先生及性甫來臣諸君詢及清況同深忻慰中州自昔稱理學之區然比年文物風雅或遜他邦得執

事提倡宗風俾揚班馬鄭之才學同時並見而世亦知真儒之果有實效也豈獨於吾黨有光榮哉葆田以六月初旋里門適老友張次陶亦在鄉避暑每相見輒飲酒談文以爲樂昨接舍弟書言執事俯從汴洛諸生之請欲延葆田來歲主講明道書院聞之不勝踴躍師道之難立久矣以葆田之固陋使其校藝且不勝況名爲講學之地哉且葆田嘗忝主尚志講席矣曩歲上書李中丞引陳亦韓主講所至皆不逾一二年故事以爲書院講席雖若虛位然去就之義存焉故區區之私將以此示鄉之人俾知取舍進退無一事之可苟是即所以

校經室文集卷三

十求恕齋

矜式後進中丞鑒其愚乃許之辭去今已閒居三年矣乃忽欲使繼居黃先生之位其不爲執事羞者幾希雖有尊命萬萬不敢遵從伏惟深念同方同術之義爲我婉謝諸生爲幸葆田近聞李文正訃擬刻日前往會喪並約伯希爲浙江之行伯希前屬爲其次女作墓志一篇次陶謂可接震川他時當錄呈教臨楮無任馳結上徐季和先生書

葆田四月中由河南奉上一書旋卽入都以五月三十日旋里過濟南時見鑿堂中丞因索還乙未春代擬奏稿聞示同人皆以爲事屬難行又一二三年閒事勢亦自

不同故將原稿收藏擬攜至浙江與左右面商蓋入告
之文雖陳義甚高而不能見諸施行固猶於事無益也
葆田本擬以七月初出門而是時適聞李文正公之訃
因改由煙台附輪艘至津由津入都八月初九日抵通
州始知我夫子大人奉 命調任安徽學政此與近日
李中丞之升授川督固皆出自 聖主特恩天下士聞
之莫不踴躍慶賀非獨及門私相欣慰也三十年來樞
臣執政致 國事至此今中外諸臣實能如孟子所謂
責難於君者獨我師與李制軍兩三人耳葆田以八月
初十日到京寓盛伯希府中初擬祭李文正公後即由

校經室文集卷三

三求恕齋

津赴浙並帶有明刻范文正公集初印華塾疏稿及膠
州高南阜所繪九如圖維人新造甲子全印等件將為
我夫子大人壽范公會獻百官圖郭公亦糾參權相私
意並非泛泛餽獻適伯希約與同遊因強留四五日將
以十七日出都不意十四日忽接汴電則葆田兄子名
紹宗者因鄉試歿於汴南計其時正十二日葆田哭奠
文正公之日也當時一哀甚慟竟不料為氣機之應遂
以十五日恩恩東歸今已由汴返濰方為兄子營葬事
並遣人至榮成接家屬蓋先兄止此一子又無子息其
母及妻女俱在榮成葆田屢命其遷濰而憚於改行因

循未果茲特先為立嗣即先人長曾孫去年春始生於
武陟署中其本生父乃叔謙之子繼與亡弟者葆田家
運至此亦可謂不幸矣此後不知何時得侍左右人生
行止似真不能自主者皖省雖葆田遊宦之地然風
氣亦不能深悉大約嗜小利而貪近功乃今世讀書人
通病葆田近年喜讀朱子書惜年近六旬只見其退不
克復進未識我夫子大人尚能有以教之否前在京師
見鳳孫所為壽屏序稿葆田亦擬私撰一文今既未能
屬筆當謹俟來年禱祝因叔謙有專使至皖肅此附陳
復徐季和先生書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三求恕齋

新正十四日由河南杞縣專丁齋到去臘望日賜書拜
讀之餘感媿無似敬審起居康吉旌節甫抵姑孰即受
篆任事皖江固士大夫所推為聲名文物之邦 中興
以來將相迭興獨近日人物大為減色耳蓋自寇亂平
而洋教興儒生誦習亦惟時務是趨人人驚於功利矣
有轉移風化之權者其能勿因時救弊哉鈞論謂荒江
寂寞尤與讀書習靜相宜葆田心知其不忘 魏闕特
於此有感而云然至欲世兄輩為有體有用之學得師
友以資講論誠為本務而猥命葆田使預其選則非所
敢當葆田於諸及門中麤為好古文然學無心得行又

不能副其所言以是作吏無狀退而講業思欲收同人
之益既乃以去就不容或苟安愚守拙乃分之宜故復
辭講席而歸今已荒廢三年矣客臘得同門夏滌菴書
中附近作數首有辭袁觀察聘主中江書院書有云憂
患餘生故學盡荒五經四書之外六藝百家未得其門
讀之至爲汗下葆田自作吏皖江至今蓋已十有五年
雖以幼時誦習之四子書亦幾不復記憶以此爲今人
童子師且不可況爲世兄輩成人師乎且使淮南人士
聞之知有前日風塵俗吏今且儼然師席不更遺師門
笑恥哉然葆田嚮往之私既深於疇昔而鈞命亦又不

校經室文集卷三

三求恕齋

敢以終違惟是私庭多故自去歲秋冬閒爲兄子營葬
事並移奉先兄靈櫬附葬新阡近方督刻伯希所書先
人神道碑銘及培植松楸約春杪方能畢事擬俟文旌
按臨潁州時或可由河南就近趨謁稍抒愚忱伏惟左
右鑒察幸甚滌菴近作又有上師門一書持論甚正所
謂一言而君臣父子之論定者不審曾據以 上聞否
葆田所隱慮者其患恐即在目前此事非面見不敢細
陳計左右必能諒之也德人自去冬占踞青島 廷議
一意主和前聞業已定議環膠州灣百里作爲租界嗣
因卽墨人殺一滋事德兵又藉此要挾欲得膠卽二城

不識終竟如何濰縣去膠州二百餘里爲通省衝衢固
不待修鐵路開煤礦而已爲洋人所覬覦此又目前之
患欲避地而不能者葆田年未六十自揣終無益於人
世讀鈞諭知宋儒謂不學便老而衰如葆田者真不堪
造就此所爲且感且媿又自忘其狂簡而輒敢瀆陳於
左右伏冀爲道自衛以副 朝廷委任之意幸甚幸甚
寄徐季和先生書 剛來書

六月二十三日由驛遞奉到手諭敬謹起居康吉並承
論及時事感憤交并知我夫子大人無時不心在 魏
闕也講筵一疏未見發鈔想更 留中不報矣今日天

校經室文集卷三

四求恕齋

下大勢正朱子所謂如人之有重疾內自心腹外達四
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而庸醫又雜投藥劑則危亡
立見願惟爲臣子者義不忍坐視耳 鑿與出幸天津
乘坐火輪危於垂堂此時諫止 巡幸者竟未聞有人
何中國人才士氣臣節之衰至此極耶夏滌菴學宗程
朱文似昌黎實爲今世第一流葆田甚媿弗如左右曷
不推薦於 朝使得爲諫官庶幾一進昌言以警動眾
人之耳目冀或於時事少有補救否則招置幕府朝夕
討論亦必能使惡言不至於耳葆田非直畏邪僻之謗
毀也誠以賢才難得竟置之無用爲可惜耳自古小人

常與君子爲敵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其大要議論亦只是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已而此人者固卽吾師所糾劾行同荆舒之某公所舉故 朝廷亦信任而不疑而不知其爲姦邪更甚於呂蔡輩此孔子所爲爲政必先誅少正卯也然葆田亦願左右此後言毋輕發以防小人之傾害萬一有所疏陳請爲借擬兩言曰變法曷若用賢理財尤貴保民就此引申則舉經筵開言路選疆臣重牧令求將才愛民力振紀綱而變風俗無事紛更而政治大治矣區區私慮尤在擇繼嗣一事有宗室之賢且少者兩三人於 宮中徐待

校經室文集卷二

五球恕齋

皇子之生無建儲之名而有擇賢之實常則爲北宋之英宗變則爲南宋之孝宗書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理正如此不然禍且生於隱微天下事有不堪設想者矣彼外夷雖多方覬覦非有內變可乘則亦安能遽思長入哉此葆田所欲陳而未有路者故因來論而妄言及之葆田春閒在濰樹植松楸至閏月中榮成親眷始畢來濰寓一切布置就緒以五月中旬出門由濰南至杞縣過泰安二郡登泰山遊曲阜謁 至聖林廟不禁百感交集聞土人云今春各夷皆至闕里而兗州城內有德夷教堂地大數畝廣開門戶與沛寧州各處聯

絡一氣籌畫周密非中國所及葆田過沛寧時適患暑痢未能與汪又青相見第聞其尙能事鬼風采亦略減矣來諭慮及倣鄉逼近夷氛恐一旦激成義憤於 國

事亦大有不利葆田則正慮變於夷者日多欲求一乾淨土而不可得耳自股票行而民心離時文廢而士氣雜農工商局開而四民俱不安生此誠古今之奇變而蘆漢鐵路尤意在必行則中州亦且先受其害矣葆田本擬九月杪回山東因叔謙次子卽兼祧葆田者爲郭湘帆堂弟之壻將以十月完婚以此葆田到杞後曾由汴局發一電信嗣接手論知按臨潁州在季秋中下兩

校經室文集卷三

夫求恕齋

旬因遣人至周家口訪問水路至六安若千里意欲往六安州就近叩謁乃南路今秋水滂太甚又六安去合肥亦太近來往殊多不便而郭宅姻事喜期又有十月初之說茲與叔謙熟商如葆田必須帶姪兒早回濰縣便擬冬臘月閒再到叔謙光州任所由漢口附輪舟至太平趨叩節轅度歲尙可久坐春風以開茅塞未識左右諒其愚忱否葆田自辭尙志堂講席又已荒落四年今夏岑觀察力請主講河朔書院叔謙已代受關聘葆田以吾師有命在前不敢他往辭謝而濰人知有此事又堅約來年設教鄉里今既改書院爲學堂則葆田亦

萬不敢忝擁皋比故明歲殊有閒暇也因亟欲自陳不
覺言之縷縷俯祈鑒察爲幸

再前閱邸鈔有 詔科場取士改用策論旋又準湘湖
大府之請仍用四書義經義甚爲欣幸及細繹原疏意
似側重末場而中間插入五洲各國一層是直驅天下
之人盡習西學又使人入於其中而不覺較諸安石新
法爲害尤深且宋人所謂經義論孟亦未嘗不在其中
今必改文爲義以圖濛准此必義寧主稿而南皮所潤
色故文字頗足以動人竊意左右必又有諍論昨見電
鈔知有請選經義爲程式之 奏似誤添一講字而擬

校經室文集卷三

七求恕齋

旨者乃遂以此含混宣示矣宰相須用讀書人凡新
政如斯可歎也葆田近爲初學選經義讀本惜篋中古
本無多僅得文二十餘首異日當謹呈教正

客冬令弟專差回汴齋去一函知已達覽四月歲試
安慶柯敬齋大令來謁遞到惠書就讀近祝聞雲野
鶴飄然不羣幾軼塵俗而脫世網鞅掌中人視之何
異登仙僕皖南四府一州暨安慶省垣試事於端節
前一日告竣現在署歇夏秋閒再依次按試皖北各
州郡由廬而下而穎約九月中下旬可抵穎瀆吾弟
如能紆軫南來作穎上之會大所願也時局紛更一

至於此物爲新法以排舊人恐法未行而亂卽隨之
矣可歎可恨僕安愚守拙自問尙可以對皖士邪僻
之誘毀不顧也滌菴近日來書一病三月尙未復元
講筵一疏業於五月十八拜發未識能邀 恩准否
祇恐留中不報耳兩兒趨向頗正惟識舊學淺不敢
遽令出而問世是以拜求名師啟牖而裁化之俾獲
益於萬分之一今足下既不屑爲馮婦乃兩兒福分
之薄卽鄙人又豈容相強惟當今之所謂博學號爲
經濟通達時務者則不敢請耳六階令弟槃槃大才
定必有過人政績不同俗吏之爲者皖豫比鄰傾耳

校經室文集卷三

九求恕齋

聽之至歷任大吏無不器重已略見一斑矣珂鄉逼
近夷氛恐厭怒難犯激成義憤 朝廷亦不能制夷
不足惜國事亦大有不利焉足下營辦松楸均已就
緒此目下最要之事總之擊夷之舉出自 朝廷則
事有可爲出自草野則思不忍言矣此間酷熱異常
人不能堪幸昨今小雨稍覺微涼圩田居多尙不嫌
枯旱豫中歲事何若畿輔麥秋已歉刻尙未得透雨
秋成未卜若何此當今第一事最宜關心者也草復
順頌暑綏

復徐季和先生書

二月二十二日光州差至齋到新正人日賜書葆田時
方避囂杜門謝客寓沛南城外白雪樓三復教言感極
涕零既自傷拓落無狀又恨不獲躬侍左右讀新上兩
疏也葆田去冬所遭有不堪追溯者師長之前亦不敢
妄有所陳說但自丁酉至今迭遭期功之喪神思不能
不爲耗減以此自知其沒齒無聞已矣方去歲之冬聞
朝命詢其是否在籍不解所因乃發憤自撰一文以
附於壺關三老之義迨臘月初見當路檄文卽由寄居
地方繕呈以進仍引從前告疾原呈以恭辭 恩命敬
獻芻言懇祈代奏爲詞其摺稿聞已由叔謙鈔呈鈞鑒

校經室文集卷三

五求恕齋

不知於大疏命意略同否蓋葆田之意本欲使 兩宮
調和必先破爲 穆宗立後之說則 今上所承者
穆宗之統庶異時所立者仍卽 今上之嗣夏滌菴曾
有此說葆田更明引劉貢父爲兄後議以實之且意謂
苟得其人則通禮中自有授受大典一門雖如前代內
禪可也特此意猶引而未發乃見者遽目爲爭立儲貳
竟壅蔽不以 上聞且將原摺發還飭令自行赴京呈
遞葆田正擬入都一行忽又於正月二十日接當路文
奉 旨飭令沛南府遺缺知府潘民表在籍紳士孫葆
田鄭杲專辦春撫事宜周歷災區覈實經理等因欽此

其時適接柯鳳孫書知管土修帶振款十萬赴兗曹泰
一帶散放義振葆田卽先報由濰起程日期並懇奏請
欽派管廷獻等分途經理乃當路置若罔聞及葆田
到省城後又於 欽差大臣前具呈敘明辦事竭蹶情
形忽於二月初九日接開缺巡撫照會乃憑振撫局詳
請檄委葆田與鄭比部及外來投効已革道員何昭然
等分往各州縣查放春振葆田當卽具呈自劾繳還原
文而鄭比部亦引疾不行此葆田避囂之所由來也見
時專候 新撫帥至或者另有商量然葆田以足疾告
已非一次所深媿者不能如朱子之救荒耳東省吏治
自李中丞去任後壞弊不可言狀去歲河決百姓死亡
者無算急振壞而民困冬振遲而民又困雖以 欽差
大臣之公正竟莫能發其弊端其保舉潘太守與葆田
等乃誤聽伯希諸君言欲爲脫卸之法而不知非官場
之所樂從也蓋紳士之見輕於官也久矣況又其氣類
不相同耶葆田居此真進退無計私意如能將此差辭
卻迨五六月間仍當省侍左右於太平使署不知此願
得遂否耶觀天下大勢不久必有變亂朝臣無有大儒
骨鯁者艾魁壘之士所信倚者乃貪鄙庸夫天下事必
敗壞於此人之手以其專結交武臣悍帥一旦外患至

校經室文集卷三

五求恕齋

必將以西幸之說進此尤可爲隱慮者也使葆田言而不中則真天下之幸矣然此意亦惟左右得聞之不敢爲外人道也今日 國家大事尙有急於請 皇上還宮者乎葆田雖未讀大疏固可得其用意開亦思爲一文以思得當以進然葆田自度終不堪爲世用矣昔人於暮年皆自作歸田計而葆田今乃無田可歸也近日沂州各屬教案迭出亂民皆思揭竿而起乃當路曾不爲之慮但務抑民以扶夷而已德夷開鐵路自膠州始濰縣爲必由之路先墳在城南者甚爲可慮去臘又添葬兩柩他日卽欲遷移恐又非倉猝所能辦矣凡葆田今日情懷如此承詢及故詳言之亦以當面陳耳世兄輩學功想益進甚思一領異聞也

寄張劭予侍郎書

甲辰春

葆田曩讀惜抱軒集愛其復張君書以爲仕進者不同量古之君子必度其志可行於時道可濟於眾則雖違違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駭進而而不爲貪榮也其次則從容進退冀免於恥辱而已又自稱其幸蒙當軸之褒采亦思踴躍以求進而願遭家不幸仲弟旣隕近又喪婦諸稚在抱欲去而無所與託葆田今者乃適類是自辛丑冬叔弟云亡有遺累近兩萬金家無餘資

校經室文集卷三

王求恕齋

室多小口孟子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葆田亦幾於不能爲士矣當是時錫清弼侍郎乃以河南學堂總教習見招葆田再辭未獲因於次年夏重返河南蓋無事而食者亦旣年餘其心固未嘗不私自慚悔也方去歲春初前撫帥張安圃侍郎一日見過曰劭予侍郎以子名首應經濟特科之薦子今復爲徵君矣葆田驚愕莫釋旣而王工部涓春自京師寄咨文至並傳左右命促之入都且審知其薦語云學術闕深志存匡濟葆田爲之慚媿汗下心不自安者數日昔康熙乾隆朝嘗兩舉鴻博矣其人皆俟有 朝命或再三敦迫而後行而今

校經室文集卷三

王求恕齋

則號爲特科實聽其人之自至是自求進也使葆田獲此於年少應科舉之時尙須顧名以思副其實況又年逾六旬安能橐筆墨負筐篋奔走千里與諸求仕者爭進哉而又遭家多難於去夏五月閒季弟之嗣子復以軟腳疾夭於汴中此其所以辭學堂遽歸鄉里雖有當路之挽留而不暇熟計也有咎陳侍郎與林學使書略引孔孟不怨天不尤人以自解然孔子謂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孟子則謂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則聖賢之境地不同如此夫葆田抑豈敢忘世者哉幸生齊魯之鄉讀孔孟書亦頗有志於大道嘗竊以

爲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誅孔孟之棲棲皇皇其心無非一仁民之心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天地以生物爲心則仁道終不絕於天下而人之生亦宜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孔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意蓋謂此近世邪說橫行仁義充塞視君父如路人其禍豈止於楊墨哉姚氏謂抗孔子之道於今非士所敢居葆田竊又以爲不然而有所溺而弗能返則亦大可憐矣蓋葆田初心亦欲退修鄉里抱聖賢遺編將垂空文以自見於後世而以故鄉爲外夷偏處常恐室家不獲久安去年冬忽又接陳侍郎

校經室文集卷三

孟求恕齋

書延主大梁書院講席倉猝之際遂爾應聘以今學堂林立教術多歧爲士子者幾莫知所趨此席亦僅同虛設故葆田既到此則又悔之生平所自期者進退取與之義頗知不苟今於二者皆無當矣則所謂志存匡濟者未知於孔孟之道何如能不思前言而自媿哉嗟嗟葆田已矣亦自甘暴棄以沒世矣北望樞斗欲進見而未由因書略陳所志不敢與惜抱先生比而其心未能忘世亦深冀左右之諒察焉葆田近兩三年不復能構思爲文近乃爲夏滌菴太夫人作一墓表大抵皆本諸元狀有實行可述茲特錄稿附呈祈與賢子共覽以商

訂其是非則幸甚
復陳小石中丞書

日前面奉教言甚慰傾慕頃承惠札以高等學堂亟須及時整頓願葆田仍留此席以副朝廷教育人才之意且感且媿葆田學疏才短年老而智益昏前年冬在光州接前方伯及胡觀察書以錫清帥屬延主新設學堂總教習當卽力辭其略云學堂乃奉旨勅建所關甚重中州本理學之區人物亦應不乏且葆田不諳時務又已受南陽關聘辭小就大蓋古人所戒去就之義敢不自審其後復接今學使手札勸其宜爲衛道計葆

校經室文集卷三

孟求恕齋

田雖不敢遽承及去春由光州至汴知省城各書院講藝均尙如舊與東省改書院爲學堂延洋人爲總教習者其事迥殊而錫清帥於相見時又慙慙以主持正學爲言亦遂不能固辭當時受聘後曾擬有章程二十條當路頗皆以爲善比五月閒葆田由山東再至汴則已有議其章程爲不當者而此時賤名業經入奏其勢又不能自由因於六月初到館其課程俱分教習與監督所定計西學一日中學算學其一其功課淺深雖總辦亦未嘗過問葆田徒有總教習之名而已迨七月初因擬有功課宜分先後學術宜分門類各條與總辦

商量更定其時適閱邸鈔京師已有 奏定章程遂復因循未改而本省入堂肄業諸生以不能學習西文先後告退者不啻三四十人大抵皆稍有志趨與中學尙明通者也今正又再擬遵照京都大學堂定章變通辦理原稿在張吳兩觀察處欲於中學略加工夫以主持道術亦迄未能行而葆田無事而食者已一年矣故於五月節後卽見安圃大中丞面辭此席生平所自期者進退取與之義頗知不苟今已不免有負初志使更濡滯於此其不爲通人所笑者幾希屬又遭家不幸於五月杪有昌黎傷姪之感此其所以遽賦歸去非直有尊

校經室文集卷二

孟求恕齋

鱸之思也至總教習一席不易勝任則事權不一學術多歧兩言足以該之而諸生稟留又出自一二人私意意更別有所在非大公無私愛人以德之義也葆田讀書學文五十年於道實無所得然嘗竊怪孔孟皆不怨天不尤人何以孔子晚年忽曰莫我知也夫孟子之答充虞亦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一以下學上達爲言一以舍我其誰自待則聖賢亦有時自鳴其不平哉古君子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今學堂諸生果皆可進爲吾徒乎分教習諸君亦有可以就正者乎如有其人葆田方將執事 否則割席

分坐諒亦執事之所心許也用敢懇懇以陳惟執事察之幸甚再頃蒙怡書學使高軒枉過已面談一切祈卽以此書送閱不更肅函外學生原呈一件附繳乞查收爲荷

寄錫清弼制府書 甲辰冬

葆田久疏啟候情懶之咎固無可辭然猶冀執事深諒之也前聞台躬偶爾違和尋知天相吉人已喜占勿藥又時於邸報中得見大疏知方殫精竭思於救荒籌餉練兵諸大政竊以天之待賢豪每置其身於艱難危苦昔北宋富文忠范文正二公皆以善振饑圍而史顧不

校經室文集卷二

孟求恕齋

稱其救旱善政者范公之經略西方富公之出使北虜其所全者大也伏惟執事察吏安民救災恤難其措施已略見於齊魯晉豫矣 朝廷以西蜀爲天下險要特畀以總督重任葆田前寄賀詞謬引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欲以齊魯待蜀人所謂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者未知今之視昔何如也近代善治蜀者駱文忠不可及矣其能講求實效轉移積習堅忍不變則又首推丁文誠二公勳業蓋皆得幕僚之力居多而丁文誠臨終一疏所云英俄兩夷均有入藏之議將來必肇兵端今其言果驗矣不識執事果有以禦之如駱文忠

之平石逆否以葆田所知去歲所調各員自趙季和勇於任事陸天池長於理財外其真能相助爲理者蓋少則甚矣知人與得人之不易也夫能得人之爲仁能知人之爲知仁且知雖以治天下不難矣昔處子賤之治單父也有父事者有兄事者有所友與所師者孔子稱其足以教孝教弟祛壅蔽及慮無失策葆田嘗欲取以爲當官者法又竊歎今世通弊下乃至乎州縣大抵皆麻木不仁其出治也第知言莫予違而已夫如是安得一有善政及民哉以執事久不聞狂議故敢縱言及之又側聞蜀漢鐵路集股籌款甚煩盡慮葆田竊謂凡舉

校經室文集卷三

毛求恕齋

大事必先取信於民而後可期其必行曩者胡文忠公勸辦抽釐於湖北也亦嘗有抗違教令拆毀釐局者其後參用公正紳士與廉潔之吏事乃有成蓋士爲民表卽自守如澹臺滅明有公事亦未嘗不可致特知人得人如子游者少耳執事以爲然否葆田自去夏恭送台旌南行後旋即辭避學堂一席秋杪因護送亡姪靈輜返里冬閒又接汴帥書延主大梁書院講席以故鄉之不能安處也亦遂倉猝應聘至臘月朔忽由濰縣某太令見示周中丞電信云得執事電擬招葆田入蜀並屬其代借四百金爲旅費葆田以汴約在先須到汴婉商

因屬某大令電復當時亦未奉有鈞諭不知約辦何事今春有自蜀中來者傳聞仍爲商辦學務是則葆田固深知其萬難勝任也而又遭家不幸夏初又失一姪婦於汴寓方擬今冬攜孫兒輩再回故里近者又有姪壻之喪卽前年秋到省候補知州之孔牧年甫三十有二其身後一切皆葆田代爲經理年衰運蹇何堪屢遭此憂苦耶于次翁以八月十三日卒於南陽寓邸正人日少甚爲可歎其遺疏乃葆田所擬頗爲代遞者改動疏上僅一報聞而已茲因卽用王大令赴蜀之便附陳一侍教未知何日臨楮不勝馳依

校經室文集卷三

毛求恕齋

答曹仲銘中丞書

四月杪鄭大令齋到手書仰承塵注反復觀誦未知所對以致裁答久稽想諒之也頌野世兄回汴復傳盛誼並云已掃室以待一月矣葆田聞聽之餘惶媿彌深念昔送別於濰縣城東光陰忽忽已及十稔私祝果符敢忘夙諾惟是葆田比年遭家不幸東西奔走今羈迹於此業經兩夏又自去歲小孫失恃躬爲撫育頃刻不能少離近者嗣子雖已續娶而祖孫相依日久舍此遠遊旣情難爲懷攜以出門亦勢有所不可私擬秋冬間送全眷歸里如果賤軀尙存敬當勉赴雅招用踐昔約第

以年衰遲蹇抑猶未敢自必惟執事諒之而已葆田今春在濰欣聞自天有命簡任陝撫竊以秦中自古爲帝王州往者陳文恭公畢秋帆尙書皆嘗巡撫是邦而今昔情形既異當時政務亦已略殊矣以執事忠清夙抱閱歷已深凡所措施當無俟旁人參議葆田竊見陳文恭集內有檄取州縣輿圖札最爲有裨實政今世所傳保甲書輯要具載其文曩歲張勤果擬仿行於山東而未能實見諸施行意者執事亦有意踵行乎葆田去歲有寄張劄子侍郎與川督錫清帥書所敘近狀略悉又前年秋答陳小石中丞一書今輒錄稿上呈清覽再

校經室文集卷三

三求恕齋

去冬胡中丞曾以東省師範學堂總教習見招亦不果就非敢有所擇也年老學荒自知不堪應世生平所斤斤自守者出處進退之義今亦幾幾乎不克自保矣世變方大時事愈亟執事身膺疆寄尙當爲國求賢以期共濟艱難如葆田者恐不堪爲入幕之賓耳昔歐陽文忠辭范文正辟命而因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葆田不敏敢亦以此言進頌野世兄學識俱進非復昔日阿蒙子秀與葆田等不時接晤歎其年少老成祈勿塵懷爲幸

答世仁甫侍講書

葆田今春在濰寓奉讀去歲賜書情深而語擊紆餘委備往復曲折有俯仰揖讓之態甚矣執事之文有似於歐陽子也願猶以葆田爲難解文字而使述太夫人高節懿型此文章不朽之盛事豈末學所能遽任哉以執事相知見愛之深抑又不敢遽辭而自春至今越月踰時每欲含毫濡筆輒復以思澀詞艱而止往歲做同年夏滌菴工部屬表其先太宜人亦遲之三年之久始於去年春勉強塞責益以執事與夏工部之學行皆得自慈教爲多而太夫人之苦節艱貞視夏太宜人以義方教子則可謂異地而同揆然夏太宜人處境較順又親見其子爲名儒爲諍臣今執事職居清切亦旣迭膺恩命矣願獨以爲祿不逮養不能如歐陽公之奉養魏國太夫人以爲有遺憾存焉而其述太夫人嘉言懿行則直使人讀之至於感泣與讀瀧岡阡表無異此葆田前日所以不揣冒昧輒爲書後一篇以發揚仁孝之餘思茲更披讀來書乃知當日見示大文實欲其撰述功德以垂諸不朽夫金石之文欲其傳諸久遠難矣非有道德而能文章者蓋無以爲也葆田何人敢自謂其不掩善不虛美如執事來教云云哉會爵生學士亦命爲其先編修公表墓之文謹推尊意勉成太夫人墓道碑

校經室文集卷三

三求恕齋

文一首與前文互有詳略殊不能工伏乞鑒而察之幸甚
葆田自前年別後本擬伏處鄉里不復出門嗣因泮
帥有大梁書院講席之約亦以故里爲德戎偏處不遑
安居乃更應聘而出今歲書院又改名校士館功課比
前加增計每月校課外幾無暇晷又薄命不幸疊遭變
故自去歲夏兼祧男喪其婦一孫年甫六歲今方攜至
館中身自教育冬初又喪一姪婿前河南候補知州孔
牧慶鑑近更有孔氏姪女之喪耗財傷神更不待言讀
執事所作家祭文與敘東省情形不禁有感於甲午乙
未閒事今便擬冬閒攜眷歸里然還願身世亦幾於蹙

校經室文集卷三

至求恕齋

蹙靡騁因書略敘鄙狀不盡所懷

寄胡鼎臣中丞書

新春惟起居曼祐爲頌葆田去臘見邸鈔欣忭恭承
恩命移節江西卽欲爲一書以賀而因循至今抱歉無
似竊惟 聖主之知公深矣曩時沈文肅劉忠誠二公
皆由顛撫進制兩江近日李勉帥復繼其後執事固李
公所推薦則異日能承李公之志事者洵非異人任矣
獨使我齊魯之民更思比蔭未免喁喁生望耳此葆田
所以於執事之行又不禁深爲悵吧也側聞入 覲有
日私擬臨期至省恭送行旌面傾一切以家事纏繞恐

或不果故敢先布其區區葆田嘗竊論治術無今古無
小大一仁而已矣孟子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是也自王介甫以新法亂宋卒至於亡國敗
家此前代言利之明效大驗不意近世復祖其說公犯
不韙以桑孔爲能臣其言利事亦可謂析秋毫矣而究
之於 國家何益徒供委員之浪費與胥吏之中飽而
已而其害已及於百姓可謂有不忍人之心乎方今中
外大僚惟執事能以愛百姓爲心有深思長慮爲地方
樹久遠之基然竊聞前日去濟南時藩庫乃有存款二
百餘萬蓋自閻文介後雖他省亦未之見也故葆田去

校經室文集卷三

至求恕齋

冬侍坐謂 天子宜以大司農待公如趙次珊同年之
入爲尙書今其機矣抑葆田前日謁見時猶有欲言未
盡者一則東省校士館之改爲傳習所也州縣俱誤會
前中丞之意廢中學而不習致館師人人辭避士子亦
罔知所從恐久之則聖賢之道亦於是乎息矣擬請札
飭各屬凡傳習所仍宜延聘正教習專課經義史論庶
科舉一途猶可得一二讀書人爲 國家扶正氣一則
曹州風氣剛勁人心質直正用之皆可爲干城腹心擬
請 奏立新軍分募數千人屯置彼地其營哨各官俱
用本地公正廉明人士如湘軍營制優其錢糧以時訓

練使之相知相愛生死與其軍械火器則各因其所長而毋用外國新造鎗礮與習其步伐止齊一旦有事北可以保衛京畿南可以接應中州即名曰曹軍爲東省一方保障斯二者爲文事武備之大端儻新任楊公誼也至於葉抽釐一案前聞尊意欲就田畝加課百姓人人稱便乃近仍設局如故此必籌款所諸君不欲權歸地方有司又因有鬧局者以爲民可勝不可下耳漢龔遂對宣帝言以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之中今欲勝之耶將安之耶昔吾鄉劉文正公嘗言州縣官宜使身爲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三
孟球恕齋

百姓知民間疾苦者爲之大抵今世言利之人非紈袴即商賈孰是從愛民起見哉亦可謂不仁之甚矣葆田分屬部民本不敢妄參吏議然有聞焉亦不敢不以告往者李忠節公撫東葆出自祥符上書勸令 奏設水師提督招募登萊兩府各漁戶訓練成軍以備不虞其後果有德人占膠島之事又擬請改併登萊沂爲一道特設觀察使仍駐萊州如臺灣前設道員之制使其兼理兵刑而以駐煙臺者別爲關道又以青州撥歸濟泰武道以東昌撥歸兗曹道皆兼治河工如豫省南北兩河道之制使其責有攸屬執事如以爲然儻可 上聞

行之否葆田又嘗聞左右述某公言以執事爲舊此其所以事事必欲求新而實則僅襲西洋之皮毛其誤國病民將有甚於荆舒者書有之曰人惟求舊先師李文正公昔語葆田云在軍機別無所能惟保薦人才是其所優爲葆田竊謂封疆大吏亦然計執事藥籠中當不乏良材儻亦詢及芻蕘乎同年夏滌菴工部原名震川今改名震武學宗孔孟實爲當代大儒其品學勝黃曙軒百倍庚子歲嘗赴 行在上書以不合而歸去秋與葆田書謂今歲有游梁之意葆田赴汴當在二三月閒不審旌節赴南尙經珂里否臨楮不勝欽仰之至

校經室文集卷二

孟球恕齋

再寄胡鼎臣中丞書

前接還札並鈔示谷同年三君書及與新撫副啟仰見仁心爲質實事求是議論剴切似陸宣公所言皆切實可行而條達疏暢其味黯然而長當與李習之歐陽永叔文相上下信乎其爲有德者之言非幕府人所能代筆同人見者皆欲借稿傳鈔而因益惜執事之去我齊魯使斯民不獲久被教澤也葆田迂愚不達時務獨好稱引古義以繩人是以愈爲當世所簡棄往年承乏河南學堂以孝經小學爲諸生倡至傳爲笑談而學堂諸生亦於十八章書竟經年未能成誦尙望其別有進益

與讀與管祭酒書數學堂工夫每年習正業不過三十日可爲浩歎然中州今日此病尙淺惟錫清帥奏明省城書院依舊暫存今則游梁信陵兩書院改併爲客籍普通學堂而大梁亦改名校士館又更稱院長曰館長而其實不過改字課爲札記又省官館九次獎銀而已今世講新學者大率類此人心溺於利欲久矣乃復導以無父無君之說真不知流弊伊于何底葆田斷謂西人不知禮義不識倫常彼又安得有學其所長者藝術耳今中國不善效其製造測量有用之技而以語言文字爲學且外國書收入 四庫者如職方外紀奇器圖

校經室文集卷三

三
美求恕齋

說之類鄉曲容或不知乃至負經營八表之略者並不舉以告人而令蒙養小學習今人所編陋劣俚言謬種流傳尙得有讀書人哉江西與兩湖接壤不識近日風俗人心何如葆田竊謂今日爲督撫者整軍經武乃其急務 會典論巡撫之職曰綜理教養刑政果使整躬率屬以用人理財責之藩司以察吏安民責之臬司有不善則糾參之而勿侵其職則一方之事當無不理而州縣官不宜數易尤爲當今之要聞江西委署差缺皆有定章較他省爲獨善此行當得其實葆田於治術未能通達徒以少好治古文所守皆古人成議未知於經

國大猷果有當萬一否去歲有寄張劭子錫清兩同年書今輒錄稿上呈執事於燕閒時略一賜覽亦足以諒其志之所存敝門人陳工部世昌游豫有年去歲成進士未得入詞林深爲可惜茲因回京供職屬其便道上謁並面述鄙狀伏冀進而教之幸甚

寄王爵生閣學書

別已經旬計今面 聖已畢果能一抒胸臆所欲言否竊聞于觀察於臨歧贈別以到京後多讀書少飲酒多作文少說話爲戒洵可爲直諒之言矣抑葆田有進於此者韓昌黎論爲文宗旨謂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又

校經室文集卷三

三
美求恕齋

謂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是也烏虜論學於今日能自樹立者鮮矣六經聖人之道置而不講乃別求外夷所謂科學者而迫令後生小子習之吾不知中國數十年後尙有識禮義廉恥者否耶然則處今日而必曰讀書學古亦可謂與時異趨矣況敢顯言尊經哉要之使韓歐程朱生今之世必不與世浮沈耳葆田賤狀如常於送別之次日由于觀察交到留賜兼金受既無名辭又不可私念自癸卯秋承大駕送行東門外不意又相聚三年其閒受惠多矣今乃重以百朋之錫豈以春仲戲言將爲

十人首倡耶抑心知其不能久留以此爲從者餽賂耶
葆田近晤瑞方伯擬借大梁書院爲六月之息秋後決
計送全眷東歸其他尙無定局昔陳亦韓在乾隆時主
講書院一二年輒辭去以爲此席似宋時祠祿旣不求
仕而久與其列殊爲汗顏鄙意更謂處講席亦宜有進
退辭受之義不識閣下以爲何如莊郭二生日昨告辭
進京恩惠未及肅函前奉贈孫夏峰卷子乃石太守所
贈近得宋石經搨字敬寄一紙求鑒定餘容續布
致恩新甫中丞書 附來書

闊別以來忽踰十稔側聞勳猷益茂 聖主倚畀方隆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三毛求恕齋

曷勝忭慶葆田自壬寅春一通箋啟光陰忽忽修已四
年餘矣昔人有云雖書疏往還猶未足解其勞結況更
疏闊思何可支每念昔年明湖雅集與竹銘諸君朝夕
過從今公等俱膺封疆重任而葆田伏處鄉里奔走衣
食近且授經無所有如世俗所謂雲泥分隔夙懷此心
公豈諒之哉葆田比年託足中州去秋竹銘同年赴陝
由漢口至鄭州有書見招不果往今歲仲春復由維至
汴道出濟南一見法小山徵君卽喜語曰新甫大公祖
奉 命撫皖矣葆田曰此某舊遊地而少農尙書昔年
撫治之區也皖人何幸而再得賢中丞哉到汴後卽思

校經室文集卷二

三毛求恕齋

爲一書以賀並略敘數年離懷而屬值事多違拂行蹤
又莫能遽定茲適有裴令祖桂乃癸酉年家子以知縣
分發來皖其交遊屬爲先容於左右用敢附陳一二葆
田遭家多難癸卯夏亡弟六皆長男爲季弟後者又殞
於汴寓先是葆田已辭學堂總教習因以秋冬閒送其
旅櫬歸里時維人有官兩淮者傳述執事嘗問及賤狀
聞聽之餘輒爲感泣甲辰夏葆田所立兼祧子婦郭氏
又天去歲嗣子昌燕始續娶而有一失恃小孫乃葆田
躬爲撫育頃刻不離今已兩年餘矣此兩年內又喪一
姪婿與姪女乃曲阜孔孝廉河南候補知州其身後事
則皆葆田代爲料理拮据自不待言而亡弟遺累近兩
萬金今僅償得十分之一二耳葆田兄弟四人見惟葆
田一身尙存年已六十有七子姪輩三人今亦僅存一
兼祧子係昭信股票案移獎雙月知縣學旣未優仕又
無力只可徐作後圖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回憶濟
南往事亦有六七年矣此情此景亦惟左右可與言耳
和尙姪想已成人有官階否伯宜近已出仕否有孫男
女幾人如蒙賜書幸一示知爲幸葆田年衰運蹇自度
亦不能久存人世惟是世變方大時事愈亟執事勉之
而已葆田昔嘗上書陳雋承年丈謂督撫職事所重在

整軍經武以用人理財責之藩司以察吏安民責之臬司一切政事總其大綱而已不識所言當否今歲本應汴帥之聘來主尊經講席近因學部有文飭令改就師範課程已辭館閒住擬秋涼攜眷屬東歸特此附布

明湖一別垂十數年矣每遇東人士卽詢起居皆曰不知在維在汴曾亦函問田鼎臣軍門亦不知館處上月杪得郵寄大梁校士館一函開緘乃我兄書也喜急讀之讀畢又黯然神傷久之何我兄弟之所遭相似乃爾卅年臘月冢媳病亡何蔭庭廿一年冬小女又天於太原隨小婿今春二胞弟亦作古家門多

校經室文集卷三

羗求恕齋

故屢遭拂意無如何也惟有與我兄共勉達觀耳欣諭杖履康強精神矍鑠至以爲慰承示世兄已獎縣令似可令其出仕所需之資可邀諸舊好集腋成之屆時弟當約竹銘同年共爲之倡祈早定奪不可緩也弟齊晉直浙淮蘇寧皖南北東西備極艱苦惟天恩高厚媿無圖報耳此地爲我兄舊遊民俗樸質尙易爲治弟吏治武備萬非昔比又兼新政操切皖小而貧勢已不支所囑上陳雋帥書云云旨哉是言弟與兩司推誠布公卽是照此辦法裴大令已見過人甚好現赴蕪湖該處馮觀察裴同鄉或有藉重當

留意以副尊指咸兒本以道員指分山西以隨侍未令到省今夏已爲續娶惟盼抱孫和尚以分先知縣去冬攜眷到陝竹銘同年喜而教之已委文案差使前在尙志堂我兄請竹銘夫人和尙暫侍坐到陝時竹銘言及喜成佳話和尚寫字尙好竹銘愛之遂有文案之委殊可感也此子有成弟又完一心願二舍姪豐麟亦以分先知縣指分山東今正到省蒙蓮帥卽委長差以二胞弟去世豐姪現已奔喪回旗約秋後可來皖內人久病日事藥籠勉強支持弟鬚髮皆白風骨猶昔眠食皆好惟事必躬親殊覺喫力時局艱棘我學非宜苦無安靜土以引去耳來示秋涼旋里抵維後望卽示悉茲

校經室文集卷三

羗求恕齋

寄上漕紋貳百兩希卽賜收聊壯行色勿卻爲幸手此復請福安惟照不宣欲言不盡

答恩新甫中丞書

月之初九日日既暮由台盛元送到手書一封亟呼僮上燈開緘讀之讀未終幅感極而繼以涕零古人以死喪之威因孔懷而念良朋何圖今日我輩以異姓兄弟前後所遭乃復略同然執事爲國宣勞膺封疆重任固宜力圖報稱於家庭拂意之事不妨暫作達觀況又羣從多賢嗣起有人而葆田自叔弟去世家事獨一身擔荷五年以來四週期功之喪拮据固不待言又兼有

官私債累急須清釐終年館穀僅足補救目前所以姪
兒昌燕雖獎一知縣但係雙月候選本擬爲加捐三班
捐分到省奈捐資萬難湊辦且察其性質於縣令亦似
不甚相宜此敝兄弟不善教誨之過也承示賢從幼名
和尚者服官秦省爲竹銘同年所賞拔曷勝欣羨其名
字祈於日後通書時幸示知爲荷仲弟以何疾損其天
年計今葬事已畢葆田既不獲寄輓徒爲悵歎竹帥同
年今歲春閒曾以貴造與伊八字同寄汴梁請一善子
平者批算據云今春小有駁雜然其事已過矣伯宜續
娶誰氏前室有幾子女來札云惟盼抱孫葆田亦惟祝

校經室文集卷二

望求恕齋

玉樹芝蘭悉生階庭也至見贈巨款不惟不敢辭且適
符乎君子周急之義蓋孟子亦曰周之亦可受也特不
意得之於安帥耳謹已拜領並付合盛元收條專此肅
謝見因私累未清行期約在八月內去秋竹帥同年曾
有書見招今夏又欲往未果如回離後此身尙健明春
當率姪兒叩謁鈴轅再作秦蜀之游亦未可定目下所
以不能遠行者徒以家口之累又小孫尙須攜持耳讀
大札知鬚髮已白風骨猶昔方今時事孔艱新政紛亂
得一二賢者力爲措拄卽蒼生之幸馮方伯與葆田爲
癸卯世兄弟相知有素于次翁曾同列保薦公能推誠

布公自必收集思廣益之效葆田眠食尙好特目力漸
昏前書乃姪兒代繕今敬手肅聊以當千里晤面草草
不恭

右書牘四首皆信筆所書聊存以備攷察 自記

答楊蓮甫中丞書

葆田一介部民與被鈞陶之日久矣往歲客遊中州道
出濟南值柴戟初臨敝同年友胡鼎臣中丞曾屬其進
謁適爲陰雨所阻遂致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昔人所
謂置刺懷袖中者今已忽忽三歲獨其心之嚮慕益未
嘗一日而忘近日屢接友人書謂執事不日有東巡之

校經室文集卷二

望求恕齋

行葆田方將齋戒修容隨諸大夫後拜迎道左以申下
忱乃者忽奉手札以平陵見擬壹似葆田爲僭學孟子
不肯輕身往見者若果如此非惟鄙心所未敢而亦何
以對故友胡中丞語云動而得謗葆田之不諳時務已
非一朝一夕意者左右亦別有所聞乎書詞反復悵意
殷勤葆田媿無以對已諷於下旬內躬謁鈴轅面傾積
誠謹先布其區區來教謂時局艱難舊學衰落是也而
以葆田爲迹近肥遯則非所敢承昔昌黎三上宰相書
願爲後儒所譏願其言曰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
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

所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葆田嘗誦斯言以自壯徒以年近七旬衰慵日甚又嘗身爲俗吏深知直道之難容故雖遊汴五年亦來去無常去歲乃勉就尊經一席甫開館而爲學部飭駿遂卽辭謝因與同人立私約者三以此後必不再就學堂前日致馮觀察書亦聊復及之而不意爲左右所見乃曰當一一如約仰見大中丞救世衛道之深心抑所謂堪爲師表者葆田惜非其人耳竊惟執事自開府山東敝鄉人眾希恩望澤者何啻數十輩使葆田復濫竽其間則更何以副執事求賢之素志乎今學術幸有法宋二君子力爲主持又

校經室文集卷三

聖求恕齋

聞通志亦漸近告成葆田得守拙自安則幸甚附呈舊文五首如賜觀覽亦可以稍知其志趨餘容面陳臨楮無任惶恐

答楊蓮甫中丞辭通志總纂書

拜別以來倏逾三月啟候疏闊幸諒之也專弁至齋惠札奉讀之餘且感且媿葆田一介迂儒年老而智益困自去歲辭河南尊經講席而歸妄思閉戶著書以終歲月不意執事謬采虛聲今春親勞車騎光顧里門是用忘其愚賤冒昧進謁復蒙賜招寵燕禮意殷殷並擬商訂志書承命倉猝未敢固辭退而思之茲事體大非可

私承且往者福中丞撫東時葆田嘗有辭總纂一書矣不知者以爲與當事意見有所不合其實乃心知其難不敢自蹈於自用自尊故有通志宜歸官修之說其後遂不復與聞此事夫昔日辭之而今日就之將平昔所講於辭受取與之義謂何且使葆田將以爲名乎則出處一不慎乃適足敗名耳如以利而已矣則今之假修纂爲利者葆田方羞問其人尤而效之不更甚與此又葆田所反復思之而終不敢承任者也茲者忽蒙賜以關書聘敬孟子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以葆田分屬部民雖修志亦役也理宜應召顧其名曰總纂則萬不敢

校經室文集卷三

聖求恕齋

當竊考山東通志之修剏始於前明嘉靖時陸副使鈇今法徵君有收藏舊帙國朝康熙初嘗重修之則編輯者爲提學道與分巡道三四公而纂輯者乃僅有張蒿菴薛儀甫李織齋三人其時皆屬儒學生員張薛後皆入國史儒林傳而遺集中獨無修志文字豈當時特藉其名爲重與今四庫所收山東通志則總纂爲杜紫綸其體例之善否非後學所敢議而自乾嘉以來廣西則有謝志廣東則有阮志固皆近世所共推者也今不審執事此舉將與謝阮二公比美乎抑亦如各通志之敷衍了事耶葆田竊謂著書必期其有用而舉事

當慮其無成近歲李文忠公之修畿輔通志也專任黃子壽先生以總纂凡數年而後成子壽先生於時主講蓮池書院故亦卒能成書文忠公固執事所嘗師事者也今擬敬按此例請即以法徵君爲總纂則遠可希迹於張李二先生近亦如蓮池院長之兼有所纂又有吳侍郎宋太史諸君相與討論商榷必能妥善俟他日書成付刻葆田當仍如前書所云得從校訂之役則幸甚矣附陳修志末議四條聊備采擇一宜詳定體例葆田前所呈修志凡例卽法徵君所擬但近年新政宜續入者甚多如執事所論青島一案尤爲交涉大關鍵非熟

校經室文集卷三

吳求恕齋

於春秋義法恐難著筆故體例不可不嚴也一宜實行采訪自通志開局至今各府州縣志成書者尙復寥寥不知纂修諸君果何所據今擬先訪求博聞有品之士一二十人分赴十郡三直隸州親行諮采並訪求各處文獻如有藏書之家亦先開目錄以備調取一宜廣儲書籍從前志局本存有張勤渠所購書籍及各府縣志並有石印圖書集成一部聞刻下已不免散失今擬先購求各省所刻書籍或備文咨取事竣卽分存學堂亦足以壯觀瞻儻能如葆田前議用陸桴亭說入 奏鈔四庫全書一分度存曲阜則尤爲大觀矣一宜節省

經費時至今日財力竭矣凡有舉動皆以籌款爲難通志開局十餘年所費殆不止數千金今擬酌定章程如總纂既兼學務則脩俸原可從儉卽分纂每月薪金皆不過三四十數采訪則加川資十金以一年爲限統限三年內成書庶不至如從前之浪費以上特據葆田一時所見信筆抒陳仍望執事與法徵君及吳辟疆兄商定是荷葆田五六月間患腹瀉近仍不時發作一俟賤恙全愈擬搗家務就緒當謹再叩謁鈴轅面聆教益臨楮不勝惶恐

復溥玉岑尙書書

校經室文集卷三

吳求恕齋

葆田齊魯迂儒往歲授經意園竊窺光儀私心嚮慕久矣其後改官於外位卑名微不獲從中朝賢士大夫遊及解組歸里教授生徒猥蒙 聖恩賞給卿銜常思奮不顧身以圖報答戊戌己亥閒奉 旨與鄭比部潘太守總理春振知爲執事所推薦乃因本省大僚阻抑卒未能行其志當時曾具有密陳要務一疏前後兩撫臣俱不爲代奏惟意園主人聞而歎爲忠愛今便忽忽十年而伯希已不可作矣葆田去秋自河南辭尊經講席而歸妄思閉戶著書以消歲月取舊時所讀三禮習之乃知義疏諸編並未爲精當大抵官修之書必不如私

家著述擇精語詳尤可笑者今學部所定章程乃以三禮約編爲學堂讀本夫是書爲林寧注其所編四庫全書總目固嘗譏其刪汰經文今乃誤爲汪慎修書而欲使學者誦習是並未觀書目也蓋人情溺於所習久矣葆田本無學問特以少好治經又嘗學爲古文此頗不爲意園諸君所棄今歲秋謬被當道牽引使與吳燮臣侍郎諸人重修通志辭不獲已乃勉強赴沛並攜一小孫自隨冬初忽於鈔報內得見大部原奏擬派禮學館纂修十員而賤名與焉計所派十人葆田僅識一孫詒讓其人學簿程未專精二禮聞有周禮正義一

校經室文集卷二

聖求恕齋

書使之領袖斯役誠爲得人葆田媿非其倫故於前接電詢後又呈請大府代爲恭辭並薦夏滌菴自代茲乃於日昨由張振青總憲處寄到鈞諭詞意殷勤奉讀之餘莫名惶媿竊攷乾隆道光間兩次恭修大清通禮皆取材於本部不待外求今誠欲得明經致用之士宜博訪宇內名儒如張蒿菴顧亭林其人者庶足上佐聖天子議禮制度之懷若葆田輩特處士之盜虛聲者耳何足重哉且葆田年近七旬又身係爲獨爲窮民必使其千里奔馳與諸年少斷斷爭辨終以不合而退當亦大君子之所不忍出也

復高曦亭太常書

聞賢者之名久矣雖合志同方而未獲一相見私心歎甚去年冬忽由田介臣編修京寓寄到手書並贈資政公與太夫人事略各一通再拜受讀如重觀廬陵瀧岡阡表之文與南豐之寄歐陽舍人書紆餘委備其味黯然而長何圖今日復見歐曾之作葆田壯歲前侍先人湖北官舍從武昌張先生學爲古文詞私獨喜姚惜抱氏陰柔陽剛之說於唐宋大家文皆嘗窺其門徑尤以爲有志乎古者必一世之豪傑及中年以後閱歷漸深乃頗悟修辭立誠文以載道之旨故不復講論宗

校經室文集卷三

吳求恕齋

派而獨以言有物言有序爲古今不易之至論比歲時時應親故之求不免作酬應文字所謂下筆令人慙者今執事猥以先世碑傳之文見屬豈將使庭幃不朽之盛名託之不肖之文耶抑亦欲不肖之文得附先公與太夫人嘉言懿行以傳諸當世而不顧人之譏評耶昔歐陽公嘗爲曾子固之祖神道碑銘矣而王介甫亦有曾公夫人萬年黃太君誌銘今其文並不爲世所熟誦幾於知之者亦少然則葆田卽有作亦安敢妄冀其必傳耶姑徇賢者之請勉擬一文以備采擇其銘詞之不足則既自知之其他亦俟知言者論定可耳葆田又嘗

竊論近世士大夫不復知有進退取與之節今獨於執事得見風義故文內微示其意以明吾儕之同志知必蒙亮察也相去稍遠無由會晤因書輒布區區前承贈雅什乃爲寄書人遺失望更錄示爲幸

上袁海觀中丞論通志書

葆田一介迂儒幸託 庇蔭得濫廁志局自受事至今兩度改歲以事之無成虛糜館金常思辭避以明素志去冬忽蒙 頒賜關書俾與吳侍郎宋太史同膺總纂之任葆田幸甚方擬上謁陳情會遭 國家大故 蓋慮焦勞未敢輕擾 視聽而葆田又適患心疾抑鬱無

校經室文集卷三

吳求恕齋

聊乃於冬月中恩恩旋里瀕行復蒙提學使奉 諭見示呂大臣張總憲曹王兩侍郎致 左右書壹似通志之修必欲葆田始終其事者葆田媿甚欲進則未能欲退則未可反復籌思用敢略陳顛末與辦事艱難冀蒙 亮察蓋修志之議倡自前撫帥張勤果公其時因屬葆田代擬奏稿既奉 旨允遂以總纂見屬葆田辭至再三既乃約虛應其名而無受館金且擬博求方聞綴學之士以其成此舉當時葆田所薦者卽今宋太史與已故法徵君今修志略例乃法君與葆田所共擬原分十二門思仿史漢八書十志與通典通攷諸書可合

行亦可單行 張公又約繆筱珊編修同任總纂及

張公卒而其事遂寢越三年 福公任內始議開局總其事者爲故觀察趙君國華故太守邵君承照並延分纂多人而法君與焉開局未久趙君以病歸里事又中止此時葆田業已辭去尙志堂講席以後遂不與聞其事蓋至今已閱十有五六年矣中間總纂與分纂不知更易幾人第聞編纂之法仍依原定十二門與所謂分類包修而當事期於迅速成書所任或不得其人大率以鈔襲了事名曰包修其實皆敷衍塞責而已最後復由邵故守總其事亦未及成書而卒而局外人遽謂志

校經室文集卷三

吳求恕齋

稿已成 楊蓮帥心知其故乃有改歸紳辦之議前年秋 蓮帥初下關書至濰葆田本已辭謝後乃爲公誼所迫強勉入局所恃者有法徵君允爲商量草創不謂法君又一病不起葆田因於年終商之提調稟諸署院 吳公選派分纂及采訪諸人先行采輯本期一兩年內可卽成書而不意其終年無成效此葆田之咎也或謂分纂不盡得其人是誠然矣大抵新政興而學術歧人人皆驚於功利如稍有才學之士則謀爲學堂教習與別項差使而莫肯俯首以從事於文字間者以其利之厚薄殊也且修志者非有馬班之筆與熟於史通之

例固不足以勝任如徒以鈔襲了事以敷衍塞責則是盡人可能而又安望其書成可傳乎開攷山東通志之修始自前明陸提學至國朝兩次重修皆未能有當於人人之心今誠欲後勝於前諒非目前諸人所能辦而欲併其責於一人則尤非淺學所敢遽承茲乃幸蒙鑒察特請吳侍郎宋太史其任厥勞而呂張諸公復又慮葆田中道辭去此葆田所為躊躇進退而無可如何者也至其他辦事艱難則羅提學所深悉葆田今有書與商量變通辦法亦不識可行與否惟左右諒其愚忱幸甚

校經室文集卷二

至求恕齋

與羅順循提學書

葆田客冬抱病旋里瀕行猥蒙駕臨存問並見示呂張諸公與中丞書稿若預知賤軀不能勝總纂之任而又深慮其遽行卸責者葆田媿甚特以任事一年略無成效館金虛糜有類素餐每營私念生平所斤斤自守者辭受取與之誼今乃不免有負初心此所謂鬱結以致疾固執事所深諒者也今雖調養兩月仍未能大有起色據醫者云心氣摧傷一時難望復元葆田於此亦幾進退兩難前接友人書知志局分纂諸君於年前各有早繳功課未知均能合格否竊謂分纂不當此葆田之

咎也然當時實各有薦主非出自葆田一人之私意及今更正猶未為晚葆田今有上中丞一書略陳修志始末與辦事艱難敢乞執事於進見時以鄙意上稟儻能俯如所請與吳侍郎原要總校名目互換俾但從校字之役少卸領修之任則賤軀尤可靜資調攝不勝幸甚否則與吳侍郎宋太史公同商酌於原擬門類中分認幾門重定體例各舉所知分任編纂則事權一而成書亦易蓋吳侍郎嘗充會典館總纂史例甚熟今通紀一門業經核定而宋太史於疆域沿革輿圖金石皆夙所究心葆田雖一無所長當私舉能者以自代如書院倩

校經室文集卷二

至求恕齋

人校課並不別費公項鄙意如此未審有當萬一否抑又有進者修志莫要於廣儲書籍今局中書籍既少采訪又頗多遺漏如人物一門除一統志及耆獻類徵諸書外不能不稽諸國史而國史非翰苑諸君莫由窺尋今擬請延訂柯鳳孫學部遙領總纂並添約京員幾人繕錄考校此亦成書之一方也執事以為可行否葆田一俟賤恙平復即行晉省容再面商一切

寄錫清弼制府書

奉別數年書疏罕達負媿殊深夏閒閱邸鈔恭聞移節東三省辭至再三然後奉命受事仰見朝廷倚畀

之隆大臣進退之宜聽於下風竊自增慕故未嘗以一
紙道賀然私心嚮往久矣近晤何道國禔言屢奉手教
言辦事竭蹶有蜀相鞠躬盡力之誼伏惟執事忠清亮
直爲國宣勤由蜀而滇而遼瀋天下仰以爲韓范今
自莅東以來中外頗能相安視他人徒事張皇者其鎮
靜尤爲不可企及至於成敗利鈍豈所逆計哉葆田以
爲今日大患不在外敵之交侵而在人心之不正新政
紛紛舉世無非言利並不知保民爲何事安得不漸入
於危所賴公等一二偉人竭力扶持則疆域蒼生之福
耳葆田自丙午秋辭河南尊經講席而歸次年秋爲東

校經室文集卷三

垂求恕齋

撫楊文敬造廬相訪迫之使出初擬以國文館見待繼
乃改爲總纂通志今已默默在此兩年餘矣事多棘手
亦幾類無事而食而又命運多蹇去冬一病幾不起今
歲暮春嗣子昌燕卽昔年與孟博同學者不幸以病殄
夭亡年僅二十有九葆田七十之年忽焉已至鰥寡孤
獨萃於一門撫躬自問生平無實行而謬竊虛名宜爲
造物之所忌閣下以此言爲何如往歲禮學館之聘近
日京師分科大學之徵皆自審年衰學荒未敢躁進側
聞執事招納多才敝門人如茹恩彬劉錫麟皆備馳使
茲又有州同銜蓬萊縣監生王君乃亡姪兒之內弟曾

在此課小孫其人樸實耐勞頗工楷書素稔葆田蒙知
遇最深亦欲一識當代巨公今來東省屬爲先容於左
右葆田已諾而復悔然以其志趨甚正故謹與此書伏
乞賜之一見並可略詢賤狀臨書無任悚惶
贈馬通伯序

昔者嘗怪聖門諸賢有德行有言語有政事有文學其
志趣不同其平居相與砥礪宜各有忠告虛受之風顧
見於論語者獨曾子以好問稱吾友而其言曰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說者謂諸賢惟顏子能之至于張
則已病其難與爲仁而檀弓記子夏聞曾子之言又嘗

校經室文集卷三

垂求恕齋

引過於離羣索居豈聖門諸子亦各有德之不足與抑
亦見善能徙改過不吝自大賢以下固不免如聖人之
所憂與烏虜朋友道缺久矣吾見今世之取友輔仁者
日少而於爲人之事一何營營也吾友馬君通伯行修
而學純自其年十五六時已以古文名予始從武昌張
先生見君所爲文及光緒辛巳始遇之於京師讀其文
接其人窺其中之所蘊蓋庶幾所謂有若無實若虛者
則信乎其學之爲已而非他人之務外者可比也予方
深媿弗如而君獨倦倦於予居無數日不相見見必考
其所學之得失益兩人者亦隱然以益友相勸焉其後

君奉親命歸里予遂孤陋無聞又踰年予謁選得宿松
距君家僅二百里是時君適居母夫人憂予遣使奉慰
因以望谿宗伯喪禮或問勉君續述成書君甚感予言
然自是遂無由會合嘗以爲私憾越二年予移權合肥
便道過君則君適他出其年冬予以事上謁大府往來
桐城君方侍親家居予乃造所謂趣者園而請見焉並
約期以來及是君遂訪予於所治且奉其尊君慎甫先
生手書楹語見遺居月餘相與尋繹舊聞往往窮日夜
不懈予所語君未嘗不稱善聞又出所著耆舊傳相質
若深以予爲知言而忘己之所自得者君其大造於古

校經室文集卷三

奎球恕齋

人乎夫以予之學殖荒落又方自困於吏事非所語於
直諒多聞者也君獨何取於予哉予觀君所著文有論
喪服數篇皆卓然有見於古昔聖人制禮之本意聖人
復起必將有取於是然予獨願君之毋專溺於文而益
以爲己自勵其交友也必取忠信有實行者以自進其
德而毋與不若己者友則君之所造益大矣烏虜以顏
子之幾於聖人而曾子猶謂其從事於斯則至聖無我
之詣雖顏子亦猶未盡哉君歸矣其以是言正諸尊君
慎甫先生必不以予爲辟友也雖然予自爲宰以來所
父事兄事者無人予之不聞其過亦久矣君其將何以

處我於其行書此以爲質

送曹仲銘之雲南序

宮贊曹君仲銘之奉命出守雲南也京朝士大夫咸
爲歌詩以贈其行君旣假歸里門與余數相見每見必
各抒所懷及是君戒行有期將告別意不能無戀戀也
始君與余季弟爲同治癸酉選拔同年又與余同觀政
刑部故相交爲最密今天子御極之初君旣連舉甲
乙科遂以廷試第一人及第授職修撰由是典試湖
南復任湖南提督學政入直上書房爲己丑江南鄉試
副考官充日講起居注官轉詹事府贊善人謂君且駸

校經室文集卷三

奎球恕齋

駸大用矣而君以修撰任內京察記名當得外任會今
年春雲南撫臣以雲南府知府缺員入告天子卽命
疆臣慎選其員而以君補所遺之缺國家優禮師傅
往時詞臣入直上書房嘗不數年閒坐致卿貳近年乃
始有出守外郡者蓋以中外多故主憂則臣勞故朝
廷於近臣尤欲試之政事以觀其經綸非有厚薄戚疏
之異也君在上書房屢陳天下要務然皆不欲自居
其名故所密奏於上前者人亦莫得而傳之蓋其敬
慎如此君行矣余聞君所應補爲永昌永昌於古爲梁
州荒裔漢武帝開益州郡置不韋縣後漢永平初於縣

置永昌郡唐蒙氏悉有八蠻之地遂築城於此其後或爲州或爲衛而稱永昌則同其地東接蘭滄西擁神護北連大理南控諸蠻爲西陲最要之地明中葉嘗築八關以固疆域今 皇威遠播爲郡守者宜可安坐而理然比年以來緬越傾覆敵人之所窺伺則禍嘗發於肘腋閒 昔汲黯爲右內史守節仗義淮南王有邪謀憚黯不敢發及黯出守淮陽臥閣不出而民治古所謂社稷臣者如是君其可以知所守矣抑余觀漢代循吏皆起自郡守故宣帝嘗言與我其平理者其唯良二千石乎至唐乃有內重外輕之弊而宋代復有自求典郡者

校經室文集卷三

羣求恕齋

古今人事勢不同則其所遭逢亦異君其勉之夫古之君子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君其勤宣令德以仰酬 朝廷之知遇異時聞有詔書褒美謂如魏尚之守雲中黃霸之治潁川吾知非他人必吾曹君也至於當官有大戒則君聞之熟矣余固不善爲詩歌無以繼京朝士大夫之後獨念君與余平昔相知之深自始至今幾三十年今一旦遠別義不可以無言故序所私得者以爲贈其亦不能無感於中也

送叔弟入 覲序

小宛爲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其首章曰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二人謂父母也昔之說詩者皆以此詩爲刺時故釋二人爲文王武王自朱子始正其失元明以來諸儒並無異說矣予嘗推尋其義蓋由朱子讀書能貫通實於常棣之三章而得其意常棣之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而此詩亦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其以脊令起興既同而詞意迫切則有雅音正變之分故朱子以小宛爲兄弟相戒而非有譏於當時也夫脊令之性最急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詩人有感於此故又曰我日斯邁爾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兄弟不敢暇逸以取禍亦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此卽念昔先人之微意其情亦可謂切矣嗟乎人情之最切者孰有如兄弟哉吾家自丙子丁丑以來所遭多故今痛定思痛真不解當時何能自處獨賴予叔弟勉強支拄以至今日不然拓落如予其得免於隕墜乎今年秋予來予弟任所留數月會予弟有入 覲之行此正詩人所謂月征日邁故予爲說脊令之義以相告昔我 先大夫之訓伯兄曰和平接物毋惜小費此二語予嘗奉爲行路之要在易之需曰有孚充亨貞吉利涉大川遇險而不遽進必需以待時欲占利涉者其必由誠信乎故告之一曰守先訓凡人久居官府則傲慢之心易生而容貌

校經室文集卷三

羣求恕齋

顏色詞氣有不自知其流爲驕矜者其習使之然也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得其道而後身可安焉故告之二曰去官習在聖門顏子自言其志曰無伐善無施勞蓋有善而自伐有勞而自施則其心爲私而人亦易生其厭故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書云惟口出好興戎則言語之爲樞機大矣故告之三曰謹言語京師百官之富賢者固多而不賢者亦或雜處乎其中孔子以便辟善柔便佞爲損友友不可不慎也故告之四曰擇交遊烏虜修身有道處事有方吾兄弟所得於庭訓者有素矣今予不能舉其十之一二而獨斤斤於是者蓋憂

校經室文集卷二

李求恕齋

患相戒之義爾在小宛之次章曰各敬爾儀夫敬爲人子守身之大本而事君之道亦不外乎主敬今雖官卑不獲如孟子之所謂陳善閉邪然忠孝一理吾先人蓋嘗以忠孝爲教矣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小宛之卒章所爲同乎小閔也吾兄弟其可不念哉光緒丙申除夕前一日

代寶玉峰先生祝 恭親王五十壽序

皇帝嗣服之七年冬十有一月爲和碩恭親王五十初度之辰於時海內大和中外羣僚咸望穆穆旁作之光思拜手稽首以揚無窮之閔休王迺深念 國有典禮

非人臣所宜稱慶之日教門下勿通賓客屆時無得以祝壽言者寶瑛既備聞此義退而伏念昔周公輔成王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記稱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及伯禽就封之魯史述其告戒之詞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此殆魯論所記不施不棄不使怨與無求備於一人之義史特變易其詞耳於戲公之所以克篤前烈作周恭先者其道蓋不外乎是寶瑛獨嘗竊怪周召同心相成王爲左

校經室文集卷二

李求恕齋

右召公將歸而周公留之至欲天壽平格望召公如有殷之六臣及周公七年致政乃獨汲汲然志在明農何哉蓋觀於豳風七月諸詩備述周先公勗業艱難之意與無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以驕奢忘之詩書之旨相爲表裏然後知史記所云成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胸胸如畏然可謂明聖人之志立萬世人臣之極者矣今和碩恭親王親若周公而道兼師保凡所以輔佑 聖德者內正百官外撫四夷戡定大難屢值艱危雖常情所驚而赤烏几几不改其度是以當世其仰其篤棐之節而不知王之比於周公者實無時不存

敬畏之心使得同姓老成如君奭者而與之共濟艱難則王之欲成其明農之志亦久矣仰維 聖人臨馭萬姓康樂大臣近被 龍光則有若今歲恪靖侯左公閱壽七十爲 盛朝黃耆之慶而先是畿輔興修水利醇親王奏言河道今昔異形蓄洩之法所關民生者甚重請 詔王總司其事及是冬王與醇親王合奏永定河下游挑濬歲事農田可與在召誥有之曰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當時洛邑既成召公亦欲用敬作所乃供王祈天永命故以是入錫於周公然則醇親王與王相成之義使億萬世觀感興起其視行葦詩序所稱內

校經室文集卷二

至求忍齋

睦九族外尊事黃耆用能饗成福祿者奚異何其盛與何其盛與往者同治辛未王年四十寶瑛爲楹聯以獻有歷盡艱辛之語 王獨賞其質實今茲曷敢更爲諛辭惟念王子從予讀有年故敬揭詩書大義以列於屏俾王子能明周公之訓則知 王今日不敢受賀之義而所以保世滋昌者亦將與 國咸休以竝保我不丕基云

浙江崇義祠記 代孫琴西方伯作

同治五年故兵部尚書兩江總督蔣澤馬公寶巡撫浙江於是杭州崇義祠重建落成公具疏入告浙江省城

於咸豐十年二月不守官民殉難甚烈城復後士民議建崇義祠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死事者尤眾越三載克復迺因前基量加修葺今祠宇肇立祠中奉先後死難某某若干人請 敕有司春秋致祭列入浙江祀典制詔報可其年夏五月有 旨敕書扁額由驛 頒賜文曰湖山正氣烏虜 國家之於褒顯忠義所以爲浙人寵光者至矣自洪楊倡亂海內軍興十餘年所在以守圉扞敵死者不可勝數 天子深惟古昔聖人有竽笙簫管之聽屢 詔有司旌賢錄異生榮死報以示優寵方是時吾鄉崇義之祠乃得建自士民遭逢 明

校經室文集卷三

至求忍齋

聖歷久彌新雲章爛然湖山輝映夫豈獨杭人之榮與祠在杭州府城內吳山之陽吳山一曰管米山蓋宋時糧料院故址也宋自建炎以後偷安偏隅政亂國危賢人失職故朱韋齋氏上書李忠定以爲前代偉謀盛烈其大本所在在於倡君臣之義以立士大夫殉國死難之節衣言竊嘗深究夫古今之變紛紜迭興而壹視乎在上者之所成世之治也在位者風民以義則人皆有尊君親上之心及其衰也教化不先紀綱日墮見利相競見害相傾則其勢亦危隍而不能久存前世興壞之大端未有不由此者故曰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此可爲有國者之深戒也 國家承重熙累洽之後物極而否姦民萌孽其間用事者務爲姑息煦育專事刮磨生民之氣日見薄削一旦亂起伏莽屠燒殘殺徧毒寰區方庚申辛酉之際杭城再陷同時浙江名郡並淪於賊羣盜出沒江淮間幾一發而不可制卒賴一二鉅人扶綱維蹈危險忠誠之士雲合響應不數年間巨寇以次勘定抑豈非 朝廷褒崇死義諸臣氣機所動鼓舞感興率先天下臣民有以作其氣而不能自己與今方內肅清民生不見兵戈之迹惟各行省昭忠諸祠尙修故事而吾鄉所爲崇義祠春秋時祭既

校經室文集卷三

奎求恕齋

歲舉於有司列郡人士因得從容瞻拜其間優游歲月重登太平然人情於安樂之餘不復知有憂患欲問數年前烈士戰守之詳而後進已無能道者蓋向時蹈厲奮發之氣至此而亦已少衰矣烏虜天下之隱憂方伏於肘腋之間使當事曾莫能爲慮漸摩之無術養與教之不復有恃蚩蚩者吾未識其何所底也光緒丙子之秋某君某以書告余湖北布政使署曰祠成十有二歲矣願有記以諭來者余感於建祠之地與時因爲著其義如此後之觀於是祠者其心有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而因益求乎民教所先其於 聖天子褒忠崇義

之巨典與夫賢士大夫成仁取義之本志庶其無負也乎若其作祠之歲月賦功屬役財用所取或自有記而此亦不復書云

濟南府重修 先聖廟學記

光緒二十年甲午秋海城李公奉 命巡撫山東適東瀛事起公受任不踰旬卽治兵至海上安內攘外幾日不暇給明年秋公返至濟南八月有事於學宮願瞻瞻宇傾頽弗治愾然增歎乃與司道諸公議集資重修經始於今年正月辛亥越四月甲午工竣規模式廓丹堊聿新既又考核典禮增置禮器千三百七十樂器六百

校經室文集卷三

奎求恕齋

四十四以時肄習俾此邦人士觀瞻有自於是司其役者以記事之文請於公公則以書命葆田於維葆田辭謝不敏公復督責至再其辭曰自正學衰而異端蠶起今泰西諸國方舉其所謂天主耶穌教者流毒海內高堂峻宇通都大邑幾徧而中國之侈談時務者復欲毀棄書院崇尚異學肆其邪說詖辭嘲然而莫之顧孟子謂無禮無學賊民斯與欲反經而黜邪懸非尊崇聖教其道末由山東乃聖賢桑梓之邦濟南府學又十二府州屬之所觀型也興學造士鉅典攸關某僭道昧學不能有所發明足下生孔孟之鄉學韓歐之文宜有所著

以壽諸貞珉與南豐宜黃學記朱子靜江府學記其垂不朽葆田曰於虜公之言至矣其所慮深矣抑所謂文足以傳世者葆田非其人也無已則誦其所素習者以復於公且以爲吾鄉邦之人告其可乎在昔周景王時魯人有見原伯魯者與之語不說學閔子馬聞之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學則苟而可葆田嘗讀而竊有感也夫風俗所成自上而下而閔子馬乃以爲周人之不說學必由下以及其上世衰道微俗化靡而政教替利欲熏心人懷苟且相師成風吁何其與

校經室文集卷三

奎求恕齋

今世通相類與當孔子之世庠序猶未盡壞然列國已有欲毀鄉校者則當時不說學之徒豈獨原氏哉孔子於是憫王道之將廢也迺修明六經以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孟子時楊墨迭起孟子以無父無君辭而闢之觀其所以語齊梁之君必皆以謹庠序之教爲言蓋仁義之說行則人人皆知有忠孝大節及其一旦有事則爲臣者死忠爲子者死孝其故非他人惟慕義而不慕利焉耳今外夷之俗則但知爭利以相勝而其所爲教者不過竊取乎墨氏之緒餘使孔孟復生於今日則其骸亦當息矣特今世好學者少無有以闕先聖

之道自任者此朱子所爲致歎於人材日衰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而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效其弊乃至今尤甚也濟南故屬齊地然去魯爲近自元建山東憲曹於此至元間始因宋所立學校重加修治有張氏起巖濟南路廟學新垣記所謂規制如魯泮宮則當時輪奐可想明成化間又增立堂廡門庭有夏氏寅記其文並載志乘 國朝尊禮 先師凡廟在省會者雖曰府學常以巡撫使者主其祭同治中丁文誠公巡撫是邦嘗重修廟學迄今幾三十年今李公又大修治之凡費白金七千兩有奇公於用財尙節儉獨是舉不嫌其壯麗則公之意見於書中者盡矣此又朱子所謂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宣布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者哉烏虜孔子沒至今二千四百年廟而祀之者徧天下雖社稷有時變置而孔子之祀獨不廢孔子之道與天同大天不可得而贊也自孔子以學教天下而後萬世知大道之統其功亦與天同夫天以五常與人聖人立教其事在於明人倫而其道在於明德新民烏有所謂清靜寂滅與夫一切言功利之術哉堯舜三代之治其所以教民者蓋無不出於學後世學廢而廟興博士之官僅司俎豆乃別有所謂書院者以教士而其所

校經室文集卷三

奎求恕齋

習猶不離乎六經孔孟之書今議者至欲廢棄書院則與不學無害之見何以異而其心之懷利而去義殆有甚於三季時者然則居今日而言學亦先辨乎義利之大防而已矣善乎虞道園之喻學也曰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則如瓦石之毀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則如棟梁之撓夫學不能存誠主敬則無以立其基不能窮理盡性則無以造其極不能正心誠意以推之治國平天下則其學爲無用譬諸築室垣墉弗治灑掃不事則安宅以曠而外患亦乘閒而易入故邪說誣民則仁義充塞其所由來者久矣雖曰治教之

校經室文集卷三

李求恕齋

休明不專在乎屋宇之觀而非是則典禮不行今李公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夫爲學之方與歷代立學之制則先儒所論與歐曾王諸家學記言之詳矣非有合於今之時事故不述其他則俱列於碑陰云光緒二十二年七月朔日謹記

重修冉子祠記

代叔弟

去今杞縣城東二十里有地曰伯牛岡古冢巍然土人相傳爲先賢冉子墓墓後有祠不知其始建年月每春秋釋菜後學博率弟子員往祭雖非祀典所載而敬禮有加焉康熙庚辰邑人張氏嘗集資重修祠宇乾隆甲

辰道光癸未又再修之張氏經紀其事迄今近八十年矣予以去年秋權知縣事來杞與學問諸君率生員張雅堂等募貲重新是祠工訖趙君請予爲記予謂先賢冉子墓信否在此前人攷之已悉獨河南通志載杞縣東北有冉子廟以祀先賢冉伯牛則今祠是也冉子之在聖門德行亞於顏閔顧其事實不多傳見諸論語者僅有自牖執手一歎幾與喪予之慟相比則其爲聖心所重可知矣宋儒據淮南子以有疾爲癩又謂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故於顏子曰短命於冉子曰命也夫蓋命原於天聖賢修身立命至不幸而有疾則非有

校經室文集卷三

李求恕齋

取死之道又非不能自謹而有以致之然後可委之於命仍不失其爲正此聖人所爲深惜之也嗟乎冉子之徒得夫子而名益彰後世巖穴之士有名重當世至使國人目爲顏子而考其遺行曾不得聞一事之詳然後世千百餘年皆深信而不疑況先賢名列四科德行在仲弓之前而又死於從陳蔡之後則此地曾爲先賢所經其是否卒葬於此亦不必深辨姑從人心之所向慕廟而祀之可也夫人於昔人一物一器猶見之而生敬又況地號伯牛卽謂地以人傳亦有何不可也哉吾鄉曹州府曹縣東有冉垆村相傳爲仲弓故里予嘗再過

其地欲一訪先賢墓而未能今承乏於斯乃幸親諸君之有是舉故於工完後親詣祠堂拜謁又徇趙君之請以爲記其捐貲姓氏及修葺年月日則俱列於碑陰云

山東勸建圖書館記

皇帝嗣服之元年夏山東提學使羅正鈞 欽遵 明詔興學造士乃勸建圖書館於省城舊貢院之隙地附設山東金石保存所其地面山背湖方廣二十有六丈爲樓十二楹前列廣廳以爲藏書及閱書之室特詳請巡撫使者奏咨立案其略曰山東乃 聖人梓桑之邦爲中國數千年文明所自出經師傳注衣被方來金石

校經室文集卷三

究求恕齋

留遺甲於寰宇而濟南省會之區圖書缺焉未備見擬設立圖書館一所首儲四庫善本兼收列國寶書將以通新舊之機緘非徒侈觀瞻於耳目並擬別籌經費按年采辦積以歲月蔚成鉅觀似於學術不無裨益奉旨制詔報聞秋九月工成學使以命葆田爲之記葆田竊惟古今藏書之富莫盛於 本朝康熙時 聖祖仁皇帝敕編圖書集成仿前明永樂大典舉內府所藏各書勒成一編用示溥海內外當是時 天子典學於上學士大夫從風於下而所重者乃二帝三王之道故天下道德一而風俗同迨乾隆時 高宗純皇帝詔開四

庫全書館則搜羅益富至海外之祕笈以及職方外紀等書莫不登諸冊府以視前代四庫七略之藏典章尤爲美備而 聖諭諄諄必取其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爲宜先采錄 列聖規模宏遠雖百代率從可也今自五洲交通以來新政迭興將使人人皆由於學所以開民智而力闢風氣則圖書館之設誠爲當今急務近年 朝廷又嘗以重印圖書集成 頒賜各直省高等學堂此館之設所由與學校相輔與昔牛宏序書有五尼請開獻書之路今則天下一家所謂興集之期屬膺聖代者正在此時抑管讀蘇子瞻李氏山房

校經室文集卷三

究求恕齋

藏書記以爲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而因歎學者有書不讀爲可惜而朱子亦致慨於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至如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今世當無慮是矣然則吾鄉人士苟有志於讀書一登是館其亦不仰體 列聖遺謨與當事諸公經營締造之意哉

校經室文集卷三

校經室文集卷四目錄

黃鹿泉先生家傳

工部郎中陳君家傳

蔣琴舟先生家傳

趙蘆洲先生家傳

毛制軍傳略

江蘇候補道前署廣東韶州府知府兼權南韶連

道陳府君家傳

王伯庚傳

于子和先生家傳

校經室文集卷四目錄

凌怡堂家傳

杜韞輝家傳

東承志家傳

李孝子傳

鄉賢李先生傳

鄉賢孫先生傳

蕭麗璇先生傳

李心傳先生家傳

鄒府君家傳

袁敬父先生傳

李母閻孺人家傳

李氏二節婦合傳

胡節婦傳

節孝王氏傳

漪蘭館詩集小傳

兵部右侍郎徐公神道碑銘

國子監祭酒王文敏公神道碑銘

太常寺少卿高府君神道碑銘

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晉封一等男爵瓜爾佳氏

文忠公神道碑

校經室文集卷四目錄

鄭一泉先生墓表

大挑知縣畢君墓表

興化縣知縣張君墓表

河南候補道兼襲騎都尉又一雲騎尉吳君墓表

濟寧州學正呂府君墓表

浙江金華府經歷陳府君墓表

內閣中書銜前即墨縣學訓導王先生墓表

直隸曲周縣知縣王君墓表

許州直隸州知州呂君墓表

知府銜河內李府君墓表

祥符王府君墓表

四品銜刑部候補員外郎王君墓表

候選府同知杜府君墓表

翰林院編修王君墓表

河南布政使孫公墓表

直隸補用知府前通州石壩州判高君墓表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兩廣總督毛公墓

表

河南試用知縣南皮張君墓表

徐君墓表

校經室文集卷四目錄

三求恕齋

楊府君墓表

安平縣知縣循良龔君墓表

校經室文集卷四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黃鹿泉先生家傳

先生黃氏即墨人諱念最字寅清鹿泉其自號也即墨黃氏自前明多聞人國朝順治中有以進士起家為直隸鹽山令課最稱循良天下第一遷戶部主事曰貞麟者先生六世祖也自戶部而下仍世為州牧縣令以清白貽子孫至先生祖父乃皆以諸生老祖諱檀父諱守平歲貢生生子三先生為長歲貢君深明易理嘗集

校經室文集卷四

一求恕齋

萃漢宋儒先說易書數十萬言為易象集解大旨本繫辭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不取互體變卦納甲飛伏之說先生少承家學事親孝篤於友愛治身以禮法自繩年□□補諸生始歲貢君勤苦力學不問家人恒產家事日益落先生以救水之謀乃設教里中自定省外辰出西入以為常兩弟既長皆從而考業焉嘗嚴冬讀書樓上衣一絮袍宵深人靜聲出於戶歲貢君聞先生兄弟讀書聲則大樂有從子某以貧廢學先生則攜之塾而自課其讀曰此子材可教吾不忍視其無成也族人有染厲疾者雖其親屬亦避之先生則朝夕往視為延

醫診治病卒以愈先生性故介不好交遊邑令蔡君慕先生名時餽遺焉先生非課藝論文不私謁有郝某者先生母口孺人乳母子也以官事被譴乞先生爲一言終謝弗往泊母口孺人疾衣不解帶者旬餘口孺人卒先生旋亦病卒年甫三十有八娶楊孺人子二肇頤肇顛肇頤咸豐二年舉人選濮州學正贈先生如其官孫棹田曰余與先生之子偉山學博遊得問遺行甚詳又習聞其鄉人言黃先生蓋天性純厚人也居母憂以父命故強就塾時時伏案而泣門人至爲廢讀未幾遂邁疾以歿先生足不出里閭其居家皆庸行然有足

校經室文集卷四

二 求恕齋

以厲俗者余爲述敘一二以著鄉人士之隱德且以悲其年云

工部郎中陳君家傳

君名傳奎字星五一字棟生先世自滄州遷濰國初有陳兆鸞者中順治六年進士官至彰德府知府君口世祖也祖廷鈺乾隆五十四年舉人官四川知縣有循聲宦績載納谿定遠縣志入祀鄉賢祠父子修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君由廩膳生舉道光二十六年優貢咸豐二年舉於鄉六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主事分刑部旋假歸養親值髮捻逆匪之亂在籍辦團練

君慷慨懷大略既不得志則馳逐於時好以自放用團練功保加員外郎銜十一年秋捻匪至濰君率眾守陣比賊退策其必再至乃偕眾督修東關堡屹然成重城居民卒賴以保全者數萬家同治六年官軍平賊於山東君與其勞敘功賞戴花翎君性孝友弟傳怡早世遺孤二君教育如己子丁生母康太恭人憂居倚廬三年不入內室鄉人化之服闋入都供職時光緒元年也余嘗與君同曹司見君遇事詳慎稽經誦律每日札記數則嘗手輯秋審實錄比較成書數卷七年選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刑部長官有議留君者君謝曰窮通得失

校經室文集卷四

三 求恕齋

命也然嘗歎曰吾六載讀律工夫今付東流矣在工部尤自矜持不肯妄干人十四年題升虞衡司員外郎明年大婚禮成賞加四品銜逾年升都水司郎中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君先後浮沈郎署十七年旋以疾卒於京邸子二長澎早世次濞孫二皆習儒業始君家居時以文章教後進一本先正法程以故及門多謹飭之士維自韓理堂先生得正學之緒爲人倫師表名在國史儒林至君凡三四傳尙能循循守家法近稍變矣君門人郎君峩山于君子和等請余爲傳余爲次其事如右嗚呼遭時多難任事如君求之今日何可得

100 111 788 8 99 7 116 24 R

哉何可得哉

蔣琴舟先生家傳

先生諱□□字琴舟湖北荆門州蔣氏其先江西人也先生之祖曰之澍官遠安縣學訓導遠安後屬荆門乃改荊州府學訓導生子三長和珍州學生次兆鳳歲貢生季曰兆菡先生父也母王安人先生少孤王安人攜依先生從父深州君兆璠於通州十歲作月中桂賦天門蔣丹林副憲見之曰此絕世聰明人語也益究心書史未易可量年甫冠丁母艱歸里先是州學君既卒無子居頃之歲貢君又卒有子體章先喪無嗣先生以故

校經室文集卷四

四求恕齋

家中衰懼荆門之祀奠焉罔託也因痛自刻勵晝治生人產與庸保雜作夜則篝燈誦讀與家人紡績聲相聞如是者數歲以詩賦第一補州學生是後名噪荆楚聞來學者踵相接深州君性素豪揮手千金卒後其子姓或不能自存先生以脩脯所入時周郵之又令族人人執一業無廢事無惰民由是舉族數十家無坐困者而適會粵寇犯荆襄所至騷然荆州將軍官文恭公檄先生行團練法為荆州北路聲援有數人自賊中逃出為武官某譏得將以為戮先生訊其情曰此良民也縱之去得賊謀四人送荆州戮之賊不得開未幾官文恭公

奉 命總督兩湖復檄先生率鄉兵援德安未果而巡

撫胡文忠公聞先生名檄治十迴橋釐金是時湖北新設釐金局雜用官紳以集事先生治釐金十年供億無闕商賈不擾時已由廩貢生議敘候選訓導以功加國子監學正銜同治五年權穀城學訓導克盡其職嘗監修昭忠祠節孝祠費省而工堅六年民大饑上書當路設粥廠以振民又為左右棚使蔽風雨民無疫疾八年受代去士民相送有泣者初道光之季江隄再決荆州民居蕩徙富家大族船粟往哺先生獨買豆熟以往比至而民無炊具得熟豆以活者甚眾十迴橋又東九十

校經室文集卷四

五求恕齋

里曰楊口楊水至此為入湖之口故名未至楊口數里有大木蟠水底歲久舟人患之先生募人沒水鋸其木患乃絕其足知善謀皆此類也自穀城歸後益思嘉惠後進建白陽書院里中居平教子孫讀書雞鳴即起令誦日前所讀書輒為解說其義曰書貴少時記誦稍長則易忘吾於五經必歲讀一兩過非惟書味醇醇亦日增新得也光緒六年冬十月先生卒年七十初娶鄭氏繼娶姚氏側室周氏張氏子七人春榮楷慎逢棠逢穀逢渠逢杰春榮為從父體章後逢棠為從父體宗後逢杰幼殤楷乙酉拔貢生今官山東候補知州有學而能

文與葆田善述先生行實屬爲家傳

孫葆田曰咸豐中先大夫嘗知穀城縣事先生所爲穀城志記先大夫修浩瀚亭及邑人歌詠頗具距先大夫去任時十餘年矣予不獲侍先生聞先生著述甚多書成輒棄去蓋不欲以文自見也然先生所蓄亦僅小試耳而荆襄間至今人稱其善德使得盡其所惠又烏可量耶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先生豈非古之所謂老成人與宜其見知於官胡二公而獨畀以事權也自官胡二公後楚事日非故先生亦卒不獲大用以迄今日則天下有無才之歎矣嗚呼天下豈真無才耶予

校經室文集卷四

六求恕齋

敘先生事益尤不能無感云

趙蘆洲先生家傳

先生諱鴻賓字知時又號蘆洲涉縣人父干城 誥封振威將軍母王太夫人生子四長卽先生次鴻達鴻舉鴻臚鴻舉由侍衛起家官至曹州鎮總兵 記名提督以武功顯名咸同閒先生年二十後入縣學旋補廩膳生名噪一時顧困於鄉試屢薦不售咸豐七年弟鴻舉在湖北幫辦軍務先生奉父命往視時安徽布政使李公知其賢委辦糧臺事隨官軍克復英山霍山解固始圍迭保訓導府經歷縣丞並 賞戴藍翎武陟毛文達

公之奉 命辦團練也檄先生入帷幄連獲克捷奪荒

坡復尙店先生贊畫居多由是以知縣保 奏歸部選用並加同知銜而先生以侍親遽引歸不復與軍事矣在家以化導鄉人爲己任嘗勸立義塾俾鄰里子弟誦習其中鄉人化之爲立石頌其德先生有子五人長壽崧候補府同知次壽椿彰德府學生次壽豐候補千總次壽金縣學生次壽彤候補府知事孫二十餘人先生卒於光緒四年壽金今爲杞縣訓導恂恂有父風先是丁丑戊寅閒予遊大梁館河督李公所聞先生爲李公所重嘗命其子與壽金同師上元魯星垣習科舉文及

校經室文集卷四

七求恕齋

今歲秋予來叔弟杞縣署壽金屬予爲文以傳先生其墓誌與表旣具矣予乃撮其大要爲家傳如右

論曰先生以儒士而嫻韜略有儒將風焉惜未竟其施而以候選縣令終不獲與介弟比烈然其居鄉多盛德爲人排難解紛誠義所感童孺知名亦胡可及哉予與壽金往還旣久言及振威將軍官湖北蓋與先大夫同時而予獨不得其詳今爲先生傳輒深明發之懷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壽金與予可不交相勉歎

毛制軍傳略

公諱鴻賓字寄雲歷城人幼而穎異見者咸以大器目

之弱冠名籍甚道光十一年舉於鄉十八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充 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官癸卯順天鄉試丁未會試同考官戊申 御試翰詹列二等旋擢江南道監察御史陞禮科掌印給事中疏言外省虧空流攤之弊請 敕禁革下部議行丁母憂服闋咸豐二年補兵科給事中時粵匪紛擾半天下疏言今日不患盜賊之不平而患紀綱之不振自古未有憲典不明刑威不振而可以立國者請嚴賞罰刪紀律又言 欽差大臣賽尚阿駐衡州北路空虛請簡重臣分駐武昌襄陽以固藩籬 上聽其議三年春奉 命回

校經室文集卷四

八求恕齋

籍辦團練 陛辭時面陳團練利弊及東省捐輸艱難上為霽顏曰汝好為之明年粵匪李開方據高唐陷臨清公率鄉兵阬河而守賊不敢窺又疏劾 欽差大臣勝保玩寇糜帑五年 簡授湖北荆宜施道未赴六年調安襄鄖荆道當是時巡撫湖北者為益陽胡文忠公初胡公見公所上疏曰所言係天下安危可謂鳳皇一鳴及公在襄三年捻匪不敢窺伺文忠以有膽有識調度合宜保奏奉 旨賞戴花翎其後文忠又以好善嫉惡秉心公正密薦十年五月 擢安徽按察使以民情愛戴暫留任九月 擢江蘇布政使百姓遮留不能

校經室文集卷四

九求恕齋

得十一年四月奉 命署湖南巡撫疏言前撫臣張亮基駱秉章於吏治軍務實力講求用能削平寇盜即如左宗棠識略過人其才不在曾國藩胡林翼之下若畀以封疆重任必能保境安民尋即實授湖南巡撫是歲文宗晏駕胡文忠亦薨於位十一月逆酋石達開犯湖北竄貴陽公先後遣副將周達武等擊破之同治元年石逆陷湖北來鳳公遣總兵趙福元復其城而會直隸有寇警禮部侍郎薛煥疏請添設四鎮 詔下各省督撫會議公疏陳選將召募約束餉糈四難擬於募勇略增其數選將訓練綠旗營兵以資捍禦直隸總督劉武慎公長佑覆奏亦如公議山東淄川逆匪劉德培為亂有 旨命公籌一旅保衛桑梓公薦長沙太守丁寶楨可大用遂授為山東按察使其後削平寇亂存任封疆至四川總督卒諡文誠人咸服公知人之明公與曾文正公為同年友最相知文正嘗密疏稱其忠愛之忱達於面目二年夏五月陞兩廣總督劾罷巡撫與布政使之不職者墨吏望風解印明年夏金陵克復江浙餘氛未靖公疏言江西南南路與閩粵交界均無防兵浙江湖州各城克復後賊必悉眾上竄臣已派一軍於閩粵交界會同大軍進剿請 敕下曾國藩等兼守南贛庶

可一鼓蕩平是年冬粵匪戴梓貴擾高要東平諸邑公命總兵卓興擒斬之督廣年餘平寇無數黜華崇樸風氣一變旋坐湖南任內失察藩司委署不公降一級調用去官之日人莫不咨嗟太息公獨處之怡然公所至必力籌大局同治初貴州苗匪姜應芬據銅仁四府公命總兵趙福元往破之廣西巨寇張高友據蓮塘十年公奏派提督江忠義協剿誅之蓮塘既克公疏言浙江巡撫左宗棠深入腹地宜命江忠義帥師顧其後路令道員席寶川先行江西當事移檄止之公曰彼意餉事難籌耳我豈以私誤公者未幾賊果上犯江西兵潰賴

校經室文集卷四

十一求恕齋

席軍馳至大破賊眾公料事多中率此類平居慎於幽獨初在諫垣有直聲居官人或有誣讒之言公不以介懷曰吾用人行政事事可質天地鬼神何憂何懼卒年六十有三時丁文誠公實巡撫山東先是濟南城外有土圩以防寇文誠用公言改建石圩同治六年寇至不得逞公猶率鄉兵協守明年疾作遂卒浙江陸心源為公神道碑所敘世系及歷官政績詳矣子慶澄附貢生二品廕生由通判保升直隸州知州遞保知府至道員克承父志承霖優貢生光緒十四年舉人由湖北同知保至道員亦以材學稱

江蘇候補道前署廣東韶州府知府兼權南韶連道陳府君家傳

陳府君諱應聘字肇莘一字覺民先世直隸滄州人明初由滄州遷居山東濰縣數傳至侍御君所問以進士起家及孫調元亦由進士出身仕至刑科給事中祖孫並有聲諫垣由是世以詩書為業自府君而上四世名顧不大顯然濰人猶稱為科道陳家云曾祖志敬祖可久父國璞皆太學生皆以府君貴累 贈通奉大夫妣皆 贈夫人府君兄弟五人於次為第四伯應芬舉人後官長清桂平教諭仲應軫少棄儒業持家政叔應召

校經室文集卷四

十二求恕齋

為伯父後季應樞舉人後官直隸候補道府君弱冠入縣學為廩膳生充道光五年選拔貢生八年與從兄應奎同舉本省鄉試十三年成進士引 見以知縣用分發四川十四年充四川鄉試同考官所得多老成士適猱夷為亂大軍進勦奉檄赴我邊廳協助轉饒事事竣補新都知縣明年丁母憂服闋在籍侍親以父命促之出始謁選二十年選湖南新田知縣是時 宣宗臨御日久尤重收令職引 見時詢知歷官所至遂改授四川岳池知縣以四川為君所曾履也二十四年大計保薦卓異旋丁父憂去職二十七年選授廣東曲江知縣

曲江爲交廣咽喉山徑崎嶇猺獞雜處時外夷入犯警報頻聞君旣到官嚴察保甲謹防內寇晝則巡行村野夜乃清理案牘歷四年如一日政治民安卒以無事先是大府知君政績已奏請調補新會新會素號優區攝篆者多方阻君咸豐二年始得抵新會任逾年而有紅巾之禍紅巾者順德會匪何六有眾數千以四年五月辛亥踞東莞石龍墟作亂順德鶴山相繼陷省會戒嚴韶肇惠嘉四州以次蹂躪新會南通雷廉北負南順西控高肇東界青山羽書紛馳達於宵旦府君亟召邑紳謀守禦之策廉知舉人何瑄負文武才開局團練事無

校經室文集卷四

三求恕齋

鉅細悉委治之延舉人何超光附生陳殿蘭武職何定章武進士許德元等共襄其事爲壇誓眾首捐五千金爲紳士倡所需軍械積聚旬日畢集當是時賊號三十萬首攻東門君手劍呼礮殲其渠魁賊銳甚晝夜環攻彈丸如雨下君督守益堅遇雷雨從頂注屹立城堞不少動婦孺遙望疑以爲神城守六十日告急之書十餘上先後大小之戰二十有六俘馘以萬計八月庚戌援兵至賊去圍解邑人相與慶更生乃謀爲君建立生祠方事急時偕邑紳何瑄等出行拊循百姓見道旁古井徘徊良久曰此吾儕併命處也瑄等不覺泣下蓋君

之自處有素矣何瑄曰 國家承平二百年文武吏相高無事一旦盜賊發亂將不可治諸鄉宦老縫披習慣太平或首鼠兩端臨時爲自全計公獨與瑄等數書生日夜計畫辦給聞鼓鼙聲輒裂皆相告曰我爲守土吏良不惜妻孥一開門與賊決死戰以孤城當闔省西南壁城陷卽高雷數郡望風瓦解非 朝廷有安危所關豈一邑事哉烏辱觀府君之所以語瑄者其心志又可知矣事平敘功奉 旨賞戴花翎免補同知以知府補用六年署韶州府知府明年兼權南韶連道篆會從兄應奎殉難武平預遣人接其眷屬至粵幸獲保全又明年謝事至省垣是時府君歸志已決乃遵例捐升道員指分江蘇候補同治紀元遂乞休旋里時伯兄教諭君在籍教授生徒而仲兄叔兄已前卒季弟由北河同知游保道員需次畿輔府君以老年兄弟相見無幾屢書促觀察君歸三年五月觀察君歿於保定府君聞耗大痛又前守新會積受暑溼至是病益增劇遂以七月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五娶丁恭人側室惠宜人子五爾楨長蘆候補鹽大使爾榮由 國史館騰錄議敘候選鹽大使並加同知銜爾榕爾楫爾植皆早世孫六世昌光緒三十年進士今官吏部主事德昌二十九年進士廣

校經室文集卷四

三求恕齋

東河源縣知縣克昌太學生芝昌廩膳生早卒穀昌燕
昌皆縣學生曾孫十五人元孫二人曾孫輩長者均能
讀書克世其家

孫葆田曰予聞陳府君守新會事久矣同時守潮陽者
爲濟寧李君後因保升知府官至廣東巡撫而君則中
道解組歸歸又不四五年以卒世或甚惜之然予觀新
會何君所爲陳侯生祠記及縣志所書宦績其功德在
人遠矣世昌兄弟並從予遊聞示予新會靖變識略與
岡城枕戈記敘戰守事甚詳予獨取向君志論與世昌
所述行略著於篇士之遭變而不能守者其必如陳府

校經室文集卷四

西求恕齋

君之知人善任以忠誠自矢而後能審所處哉

王伯庚傳

吾友會稽王子獻有賢子曰祖杰初字伯剛生而靜默
五歲入家塾大父母父母咸愛其聰穎十二歲已徧誦
六經能通其大義未冠補縣學生五應鄉試皆以官卷
額隘見遺年僅三十一而卒卒之前一年子獻忽自汴
寄書命更字伯庚曰庚與剛誼通剛吾慮其易折也若
有先識者然伯庚生於大父金華府訓導署中以大父
命爲伯父後幼時連遭大父母喪擗踊如成人見者異
之王氏爲會稽士族世有名德伯庚叔父子詒以禱母

請代自沈月湖死士大夫爭爲詩文頌之世所稱王孝
子也伯庚時甫十歲亦操筆作誄詞人尤以爲奇其爲
學官弟子員也與季父同遊泮水余同年友鮑敦甫編
修爲題其行卷曰小竹林試草以其先嘗有竹林試草
合刻也李越縵侍御時官戶部自京師寄文評獎人咸
謂王氏有子矣及父子獻入翰林以書名重於時四方
朋好及九夷使臣方外縉衣之流以楮素求書者踵相
接不能徧應則命伯庚代爲之書其於四體書無不工
小篆則初法完白山人進而求之當塗又進而求之石
鼓文吾鄉王文敏公嘗見其爲人書便面篆文以爲張

校經室文集卷四

五求恕齋

皋文一輩人也而竟不壽以終其命也夫娶潘氏爲伯
循鴛部之女鴛部始登第南歸見伯庚幼慧即許以女
妻之故伯庚平生所得潘氏家遺墨尤多亦猶孔信夫
之受筆法於華亭張文敏公蓋非獨家學淵源亦其濡
染者深矣潘氏于歸九年生一子甫二日而殞以是得
疾遂不起伯庚亦以次年四月十一日卒初伯庚所嗣
父年十九而卒婦孫氏亦年十九以不食殉夫 朝廷
旌其節烈婦卒後十年而伯庚始生及伯庚夫婦又
同歲又相繼卒又無子嗣故其本生父子獻哭之逾時
而慟其仲弟祖榮敘述事略以敬求銘傳於當世路訪

嚴觀察實爲之誌銘其論生死天壽之義略備矣余乃別爲傳以紓子獻之悲子獻名繼香由翰林院編修改官知府分發河南候補與子爲文字交

論曰余嘗見子獻贈路君聯文稱其家爲儒林文苑合爲一傳如王君父子乃可謂不媿名德後矣余聞伯庚所生金華府學舍遙對婺州芙蓉山有洞天勝蹟故伯庚幼名蓉孫而所著有玉芙山館雜稿皆未成編惜哉王氏刻有清芬錄其世德與節烈孝行皆有傳茲故不論獨論余所知於伯庚者以爲雖死而名不朽云

于子和先生家傳

校經室文集卷四

夫求恕齋

于先生文中字景通又字子和先世自文登遷濰父諱祚有學行以處士終其身吾鄉所稱澹園老人也澹園既有高名不事家人生業生二子于和其次幼聰敏沈默寡言七歲入家塾讀書不待督責澹園所講詩古文義法雖少小輒能通其意苟有得卽札記之弗敢忘性醇謹侍親左右無違事繼母如母繼母口孺人晚年得廢疾坐臥飲食皆需人惟子和能先意承志曲得其歡心及父母相繼沒以哭泣過哀遂得目疾伯兄歿遺孤三人撫之如己出及家人議析居乃命己子二與兄子三均分焉居恆自奉儉約非祭祀與有客至不肉食每

校經室文集卷四

夫求恕齋

日黎明卽起躬親灑掃過春秋祭祀先一日卽齋戒必誠必敬以族譜失修日久爰集宗人倡立條規爲續譜復親爲之序少承先志不汲汲於科名弱冠後始爲博士弟子員中年迭遭大故不與試事者十餘年至光緒己丑恩科舉於鄉年已五十有二矣先是黃閣學體芳校士山東歲試取先生爲一等例補廩膳生故事以七月十五日截缺先一日學署已具文序補矣適會口孺人於次日病卒有與先生爭先思得廩餼者乃誣先生丁憂爲十四日或勸先生與之辨先生曰焉有身居苦塊而與人爭是非者其後乃以今總憲陸公爲學政時取列第一名食廩餼及再上春官不第亦遂無意進取矣嘗主講平度書院從遊多知名士今川督錫公又嘗介友人以書招往山西謝不往癸卯秋七月以疾卒年六十有六子二濂芳萊州府學廩膳生清芳亦習儒業孫二並幼

孫葆田曰先生長余二歲余於辛卯冬始識先生嘗延先生至叔弟武陟縣署課余從子讀先生循循善誘與人交無遠色無疾言見者莫不竦然起敬當庚子京都變起雖有亂民焚教堂事邑人大恐或議攜妻孥遠避先生曰我能往寇亦能往去將何之其臨事有識如此

壬寅春余護叔弟喪歸自光州先生親來弔唁爲之出涕是年夏余返河南其冬聞先生得疾及明年秋九月余復護季弟嗣子之喪至維則先生歿已三月矣聞先生臨卒遺令葬儀悉依通禮不得作佛事濂芳等已乞吾老友張次陶誌其墓余乃流涕而爲之傳

凌怡堂家傳

君諱顛德字怡堂其先固始人明初遷居西華入國朝有諱謙者由武舉起家官至雲霄鎮參將爲君五世祖父諱松林中道光二十年鄉試第一名舉人咸豐三年成進士官至直隸補用知府加道銜 誥授中憲大

校經室文集卷四

六求恕齋

夫以循吏稱歿後崇祀名宦雄縣民爲建專祠祀焉君以諸生隨父任名邑迭著勞績父命援例入仕時功令無父子迴避例故得以縣令需次畿輔初補靈壽令靈壽爲先儒陸清獻公舊治君始至喜曰吾得所師矣凡所措施寬嚴交濟民愛之如慈父母以母憂去邑人於松陽書院懸道媿先賢扁額以志遺愛君以不得視母舍歛悲哀甚致得疾服闋擬不復仕父督之出逾年補盧龍令清積案除暴安良一如治靈壽文文忠公嘗因公過盧龍聞君政績極稱之旋丁父憂歸服闋再出游方伯智開語人曰吾聞凌君盧龍至今民思之非惠政

校經室文集卷四

九求恕齋

入人者深何以至此又知君素究心水利乃委君辦大清蘆僧河工四年而工定委署臨榆改調雄縣雄爲中憲君故治慈惠在民君亦因辦治河工與其耆老習恐狎而生玩也下車卽示諭紳民毋得以私事相干是時大清河決候留村口君以水鄉民瘠苦倡捐督修並請緩赴河開本任力任其勞閱數月工竣始行邑人爲立石隄上曰渡公隄過客咸有歌詩而寶竹坡侍郎一章爲尤著云其詞以爲河雖徙隄未移則君名常在也君旣莅任河閒以緝獲重盜功議敘適有使者察河渠議以縣境及大城爲鄰邑察君力爭之幾獲譴未幾調肅寧肅寧之民旦夕望君至而河閒民亦禱於神願君復來乃終以他事開缺逾年補武邑先署大名又署肅寧癸未秋始莅武邑未三年遽以疾卒光緒十一年某月日也有子三人長甲棟增貢生次甲堃優廩生次甲煊丁酉拔貢生與葆田善嘗哀集兩世遺書及友朋詩文曰循孝贈言用沈叔眉侍郎所題循吏孝子語也其細行則湖南黃曙軒先生所敘君傳備矣葆田爲掇其大略如右

論曰予嘗過雄縣見所謂凌公隄者聞邑人猶稱君兩世治行弗衰記曰君子也者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

子如君父子信可謂民之父母矣黃先生謂君奉陸清獻爲師亦良吏亦孝子其儀型百世宜哉陸清獻治靈壽七年君先人治雄縣亦七年而君所至皆未久然治蹟幾比陸清獻信不媿家教云

杜韞輝家傳

杜韞輝名銜掖縣西杜氏韞輝其字也先世由四川遷山東萊州所居村久而成聚曰杜家村村故瀕沙河河北流入海一統志謂之白沙河道光末河徙西北行村外隄樹被水齧幾危君獨躬親壅治積數年隄復其舊村以無虞所保全甚巨而君家故非饒裕人或謂形法

校經室文集卷四

三求恕齋

家言村爲水氣所鍾當有素封者興富而好義者應之既而君二子景渭景漢以善治商賈起家累資數百萬光緒七年河決山東口口災黎徧野時君歿已數年景渭承父志捐千金助振奉 旨旌表甲午乙未間中東戰事起景渭復捐銀二萬助軍需 朝廷嘉其勞其急公好義皆自君啟之也始君由議敘同知 例授奉政大夫及子孫相繼貴顯 晉贈君爲中憲大夫至是又蒙 恩賞給二品封典鄉黨以爲榮配張氏與君同志嘗偕君拾薪以供翁姑晨炊後及見子孫富貴亦 累封夫人

孫葆田曰沙河杜氏有二其一與予兄弟爲齊年交予聞韞輝君行誼久矣君少爲伯父後伯父僅有中人產而君本生母垂老多病季父貧且無子君事三父母如一曲盡孝養咸得其歡心用能孝友傳家子孫遂致豐厚迄今客車過沙河者莫不豔稱杜氏豈非所謂積善餘慶與予故采君遺事而尤獨重其篤行亦欲使異時觀民俗者有攷焉

東承志家傳

東君繼宗字承志世爲淄川人曾祖文禧以儒醫稱於邑祖父業儒不善治生家因日落父年二十餘尙從師

校經室文集卷四

三求恕齋

受讀其後乃改習商業服賈江南時君生甫八歲值祖母病獨求醫藥必得愈而後喜見者以爲難能年十三即從父江南學爲賈每念母在家勤苦輒不樂父因使歸治貿易里中無何聞父歿君慟不欲生母諭以靈輒未歸不宜致哀毀乃盡質婦嫁時衣躬往扶喪婦亦能如其志也既營葬畢理生如故居數年家業漸贏遇鄉有義舉無不竭貲贊助暇輒讀醫書思繼先人志嘗配合名藥或外出即隨身白帶以施人晚歲家居求醫者踵相接其貧且遠者則留之外舍食以饋粥有來謝者必卻之觀察使李公聞君行嘗獎以存心濟世扁額君

受而藏之命其家勿懸也自君繼父爲商前後幾四十年不避勞瘁當咸豐中南匪擾掠邑境母口氏適病歿城中君措置有方克完大事同治初土逆劉德沛據城君已避寇鄰村偕父老築村堡晝夜防守又於所居村南治石橋以利行人至今過客便之村人有買童女爲妾者未入室而村人故其母欲求放還而無力君聞乃代爲償其值遂得母子歡聚其慷慨好義多類此始君先世所居曰慕王莊君以先人廬墓所在七十後遂徙居焉卒年七十有七子夢庚求遺言君曰吾生平惟守臨財毋苟得之戒汝能奉而行之吾無憾矣又遺命身

校經室文集卷四

三求恕齋

後無厚歛鄉之人咸歎惜曰是能以勤苦起身且施德而不望報者也烏庠是可以傳矣君之子夢庚既承家蔭乃援例爲君請五品 封典如禮云

論曰昔東廣微補南陔詩其首章曰眷戀庭闈心不遑安方君奔走大江南北以謀生送死其心何嘗一日忘父母哉書稱肇牽車牛遠服賈亦以孝養爲重耳人皆知束君晚而家益饒裕豈知其根本所在不媿祖德云云耶予問君生平無戲言無怠容雖鄉人狡黠者莫不感而生媿是固然已然予尤重其質行故爲傳次如右

李孝子傳

孝子李中和字時堂先世籍鄧州孝子幼隨祖父遷葉縣之尤潦村家亦貧祖父爲人佃孝子鬻柴以佐養母楊氏性嚴厲孝子事親不少忤親疾視湯藥數月不交睡咸豐十年院匪竄葉孝子母病臥牀褥未能行孝子負之避賊近家人盡逃獨守母不肯去無何賊大至孝子以身蔽母曰可殺我勿傷吾母跪乞不已賊爲感動相戒勿擾舍之去越宿家人返見孝子偃臥道中仍遲叩喚之醒乃扶歸見者哀之母旋以天年終孝子哀毀骨立廬墓三年遇忌日輒泣涕終身不改孝子晚歲精醫術其後家稍裕施藥施食不怠年六十六卒娶鄭氏

校經室文集卷四

三求恕齋

事翁姑柔順謹慎亦以孝稱光緒二十二年里人翁孝子遺行詳有司上請大府題請 旌表得 旨建坊如例

論曰李孝子天性字人沒而終能食報予得於所聞者如此孝子有子曰沛爲葉縣諸生其同學高炳宸嘗爲孝子作傳稱其五世同堂獨能調處睦睦人無閒言嗟乎是固然已然孝子之得 旌表獨以負母退賊與廬墓事見重耳其他事不盡傳而有子有孫將大其門予於是益不能無感云

鄉賢李先生傳

李先生諱元緇字葉初一字青函章正人生而敦篤少長讀書卽嗜程朱之學家故清貧事親以孝聞教授鄉里東脩所入甘旨無缺母病焚香籲天求代病旋愈又八年母卒事父愈謹道光二十九年以歲貢生舉順天鄉試學使劉詹巖先生嘗以孝養績學表其門爲鄉人矜式同治元年舉孝廉方正先是咸豐中捻匪竄擾山東先生倡議於所居舊軍鎮築土堡以爲防禦其後寇再至不得逞近村避亂入堡獲全者無算同治六年粵匪餘黨犯東境鎮獨峙然無恐邑故有繡江書院先生率士紳集貲重修規模大具又以其閒輯修邑志以備

校經室文集卷四

孟求恕齋

文獻考資由是士皆奮起嚮學其他事有關於風化者無不竭誠爲之亦其學行所推者然也七年選授鉅野訓導勤心訓迪月有課日有程士習丕變當是時平遠丁文誠公巡撫山東建尙志堂於金縷泉上以培植正學聘六安吳侍郎主講席不至乃以先生爲監院諸生受約束惟謹先生終日危坐無惰容平居言動必依於禮法其教人必由朱子小學入嘗置日省簿以考察言行又嘗語諸生曰聖賢道雖高遠然皆有層級可尋人但患志不定心不專耳又曰古人絕大事業皆由誠敬做起其自道所得如此所著有五子近思錄注釋十四

卷居業錄注釋四卷十三年春卒於書院春秋七十有五子某某孫幾人曾孫敦益光緒某年舉人三十一年巡撫楊文敬公以先生行實入奏奉旨由禮部議准入祀鄉賢祠

孫葆田曰先生門人孟憲璋余同年友也嘗稱先生出人宋賢堂與真道學有得者余於同治辛未壬申閒嘗一再見先生今三十餘年矣先生名在國史又有劉編修表其墓所載言行大端已自可傳余更爲傳以識其崖略亦庶幾聞風興起者鄉人知所歸焉烏虜道之不明學術益歧求躬行君子如先生者曷可多得哉曷可

校經室文集卷四

孟求恕齋

多得哉

鄉賢孫先生傳

先生諱錫輅字德輿郟城孫氏世有隱德自高祖以下五世同居父諱獻廷有子三人先生其季也幼秉庭訓讀書一室兄弟友愛逾常嘗額其堂曰棣華里黨中有兄弟鬩於牆者父老輒引棣華孫氏以媿厲之先生早孤弱冠卽授徒於外學以通經致用爲主其教人必勸以敦品勵行不沾沾於章句文字之業而亦以是傳諸家故及門之士與其子弟輩多所成就先生由咸豐辛酉拔貢生同治元年舉於鄉所居在郟城縣西曰馬頭

鎮咸同閒粵匪滋擾所至土匪竄起相應鎮爲一邑精華所聚先生倡議築圩爲守禦計圩成而賊匪大至得保無虞鎮東北隅曰中市或議畫界而守別築小圩先生與兩兄商訂捐簿聯合同志籌貲補助其後賊數圍小圩不得入兩圩亦終合併同治十一年大水衝刷沂河隄馬頭鎮北枕沂河勢將決口先生率合圩人集木椿柴料竹纜帖隄迅下三晝夜始獲安全水落後復購石爲基以圖久遠數年工竣遠近咸蒙利焉邑有一貫書院荒蕪日久縣令李君延先生主講席因察有典肆舊存息款又募捐市稅釐定章程修葺齋舍設宗聖神

校經室文集卷四

王求恕齋

位率諸生以時習禮其中又勸捐紳富修建考棚士習文風蒸蒸日上光緒三年選授聊城縣學教諭課士一如其教授生徒時寒士以贄進者卻勿受十年十一月晦卒於任所柩歸諸生有送至百里外者卒後二十年邑人追念舊德與子友蓮孝行造具事實冊結公舉入祀鄉賢經山東巡撫奏請咨部遵照新章分別立傳友蓮字幼青同治九年舉人光緒元年舉孝廉方正年弱冠時遭寇亂值父外出扶母攜幼弟避難望見賊氛潛伏榛莽中得免隨父爲善鄉里事無不舉父任聊城教諭以母患頭風屬弟友蓮侍父往而身留侍母疾迫

弟以父命援例入內閣供職京師私念父老需人乃稟命於母往省父未久而父病醫藥必親嘗父卒視含歛俟弟歸扶喪返里又婉曲勸母節哀恐觸發舊疾也及葬一依禮制生平曲體親心兄弟怡怡內外無閒言歷署泰安樂安訓導補肥城訓導悉依家法爲多士楷模及甲午成進士 欽點主事分戶部學習乞假省親回籍後遂不復出家居七年母病食不飽夜不寐以弟遠任江寧獨力經營凡附身附棺之具必周必慎比遭大故猶引咎自責日夜號泣不止竟以哀毀距母歿四十九日而卒聞者咸稱其孝云

校經室文集卷四

王求恕齋

孫葆田曰戶部君與余同歲舉於鄉其弟友蓮字花樓又與余叔季兩弟爲鄉貢同年故余夙知先生世德頗詳蓋詩書孝友之澤長矣花樓成進士在戶部君前今官江南知縣有循聲而余叔弟不幸卒於光州任所其政績曾由河南大府奏請 國史館立傳余季弟亦以孝行 旌獨余垂老無成執筆爲先生傳蓋未嘗不赧顏滋媿焉烏虜賢孝萃於一門如先生之世澤流衍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蕭麗璇先生傳

蕭先生衡字麗璇一字荔軒歷城人祖虞廷父批唐有

學行先生胚胎前光幼雋異祖父授以經傳諸說輒能
解悟同邑何鄰泉先生一見器之妻以姪女弱冠補諸
生丁父憂喪葬悉依禮經先是家故有鹽業後雖虧累
尙存親友借券甚多皆無力償還先生悉出焚之曰士
貴自立留此何爲乃發憤攻讀以教授鄉里爲仰事俯
畜資學既成試輒冠其曹願以數奇列優等十二次始
食廩餼鄉試薦薦者九備中者七而卒不獲售年逾四
十乃就教職先後任黃縣教諭訓導潔身教士學者翕
然宗之黃縣多富室苞苴盛行先生於非義之財一介
不取其課士也月集士子於明倫堂教以讀書窮理取

校經室文集卷四

天求恕齋

法宋儒爲濂洛關閩之學嘗手書朱柏廬爲官心存君
國讀書志在聖賢二語爲楹聯俾學者見而知警繼署
昌邑縣學有某生因事涉訟邑宰誤聽人言誣以匪亂
時曾劫質庫諸生譁然先生力爲昭雪事乃得息又一
署壽張縣學一如在黃縣時先生自授徒里塾至此教
學垂四十年及門之士掇科第者指不勝屈而先生則
壹意敦行不復以功名爲念撫弟及諸子恩義兼至戚
黨有悖獨者時周恤之與人交忠信篤敬粹然有儒者
風晚歲家居與同里尹都轉式芳李中丞慶翱汪太守
兆侗吳刺史夢齡陳觀察欽傅觀察廷琦賈學博邦達

李教授春元詩文游謙里人稱爲佛山九老年六十八
卒著有詩義約說以約齋詩文集妻何氏年屆百齡子
樹昇光緒乙未進士戶部主事孫恩慶德慶皆縣學生
以儒業世其家

孫葆田曰余昔主講尙志書院時先生已前卒不及接
其言論丰采獨聞先生生平篤內行及教學大指從學
者皆來往如家人父子故先生歿後所任三邑諸生徒
應鄉試至沛南者猶相率展墓致敬焉先生之子樹昇
從余遊所稱述如此烏庫先生可不謂耆儒與

李心傳先生家傳

校經室文集卷四

天求恕齋

德平李先生諱法中字心傳濟南府學生性至孝自幼
讀大學論語卽謂聖賢言語皆分內事父母歿三年不
入私寢平生無妄語無情容教人以小學近思錄爲敦
倫立品之方文章根據理要著有讀大學劄記論語劄
記性理劄記士大夫競相推重以爲篤行君子子敬修
敬身敬熙皆舉於鄉敬躋歲貢生皆能世其家學
敬修字子靜一字吟舫幼聰敏讀書能強記好吟詠守
庭訓事親未嘗有違忤與諸弟共筆硯講論切劘父患
風痺復病疽禱於神乞減已壽以愈親疾光緒丙子舉
於鄉一試春官不第逾歲卒著有望雲吟館詩鈔

敬身字省吾生而沈慎稍長受書庭訓恭嚴獨坐齋室
至日晡忘食弱冠受知於督學使者同治壬申膺選拔
貢生明年中鄉試舉人甲戌應禮部試未及覆試遽疾
歿於京邸年甫三十有一

敬熙字文止又字少傳幼隨父兄避亂歷下肄業濼源
書院試輒冠其曹爲學恪守庭訓篤好詩易嘗曰易以
寡悔尤詩以道性情於日用行習最切舉光緒乙酉拔
貢未及廷試丁父憂辛卯舉於鄉主本邑書院講席
八年歷主鉅野日照各書院禹邑校士館小學堂時有
倡言廢講五經者獨斥駁之嘗曰士不患貧患不立志

校經室文集卷四

三求恕齋

耳所著有臨邑縣志

鄒府君家傳

府君諱湘皋字衡臺住平鄒氏所居曰馮官屯先世在
明季嘗有聞人至府君祖父以農業起家致巨貲有田
數千畝祖諱述禮父諱振岐太學生府君生有異稟少
嗜讀書慨然有濟世之志年既冠入縣學食廩餼從清
平王心潭先生遊同學二三十人皆高才生府君獨以
謙退稱冠履樸素食甘蠶繭王先生心異之以爲鄒生
器量未易測也顧屢應鄉試不獲舉太學君年漸高遂
以家政付之咸豐五年粵匪李開芳由高唐驟竄至馮

官屯聞府君家有積糧據圩而守盡驅居民太學君出

稍後偵知匪酋所居室當是時忠親王僧格林沁統大
兵圍勦馮官屯府君奉父命詣軍門告知匪酋所居已
室官軍以巨礮轟擊倉箱盡燬賊無所得食府君復獻
策引河水灌其圩大軍具知道里遠近李開芳成擒王
欲爲府君奏請獎敘府君曰國家除巨患閭閻獲安堵
生始願畢矣今故里盡化丘墟若因以爲利父老其謂
我何卒固辭其後乃援籌餉例以訓導候選未幾太學
君棄世府君哀毀盡禮同治二年土寇起七年捻匪大
至府君益出家財佐治團練官民皆賴之桂平舊有壇

校經室文集卷四

三求恕齋

廟祠宇多傾圮城樓雉堞半皆墮壞府君捐資次第修
治忠親王遇害曹州奉旨立功地方建祠咸同間殉
難男婦有旨建忠義祠厥費甚鉅府君並獨力任之
時久亂後地方凋敝凡有公舉府君無不首先爲倡親
族鄰里因難失業者皆量其才能給資本使謀生理十
三年府君遽以疾卒年口十有口子德義咸豐辛酉拔
貢生官刑部員外郎方年少時府君爲除學舍延名師
聽四遠之士來學歲嘗數十人及其筮仕刑部也府君
諭之曰自余先世皆欲以讀書發名成業余顧不能擢
乙科以報祖父其志之所存有非一秀才所能爲者汝

其勉之府君少所從師孫先生欽若宦遊浙江二十餘年暮歲歸來清風兩袖府君爲治居第養其餘年及府君卒孫先生哭之慟曰吾非哭其私惜其未大用於世竟齋志以終也初鄒氏有家祠燬於兵府君廣購基址恢其規模又多設院宇庖湢悉具爲族中弟子讀書義塾又置義田數百畝事未藏而病劇遺命刑部君踵成之府君以子貴由員外郎加三級 誥封中憲大夫孫棟田曰刑部君與予先後同官西曹予夙聞鄒府君佐大軍平粵匪李開芳事甚詳今刑部君歿已數年有二子長兆訥仕爲山西吉州知州以伉直不能合時棄

校經室文集卷四

至求恕齋

官而歸次兆敏字慎言以字行光緒己丑 恩科順天舉人內閣中書並有祖風與予善以崔君肖庭所爲府君事略屬爲家傳予爲撮其大要如右烏厚世方多故如府君之見義勇爲功成身退口不言勞其志量曷可及哉

袁敬父先生傳

袁先生錦字子文一字夢苕晚號敬父泰州人父蕙菴母王氏以節孝 旌先生生而肫篤自幼讀書習舉子業不爲剽襲之學年十八入揚州府學嘗肄業梅花書院再應督學試以性理論列優等屢躋棘闈光緒元年

恩科鄉試同考官以元卷薦觸典試者忌不入式同郡儒林劉壽曾見其卷深爲歎惜因勸其纂楚辭疏證以補戴東原氏屈原賦注所未詳先生由是益肆力於古學爲文初擬庾子山繼乃宗唐宋八家嘗問弟鏞曰吾文何似對曰似南豐則大喜詩五言學文選七言古近體學唐賢一時名重大江南北晚年學易手錄易九家注未成書尤與丹徒莊中白棫善棧故深於易者也先生以母老倦遊侍養於家撫諸弟有恩義錢閣學桂森主講江寧鍾山書院延先生襄校經古課卷學者翕然稱善先生爲人耿介絕俗不與聞外事晚病風痺臥牀褥閒猶手不釋卷卒年六十有八門人私謚曰文介先生

校經室文集卷四

至求恕齋

孫棟田曰余夙聞泰州有袁子文先生江北一學者也及是與先生季弟鏞遊得讀所爲家傳謂撫我則兄知其幼孤賴伯兄教養以至於成立按宋史稱曾子固撫諸弟於單弱中故稱爲孝友先生文宗南豐其行誼亦絕相似云

李母閭孺人家傳

鹽山李主事念茲之曾祖母閭孺人生則慈惠孚於鄉里沒而子孫守其教澤迄今環子氏所居無遠邇內外

宗族咸稱孺人爲厚德蓋距種人卒時八九十年矣孺人考諱某閭氏故鹽山名族也當孺人始歸時夫家貧甚乃用商賈謀生孺人佐以勤儉凡數年家漸裕由是治田畝肆力農事積十餘年後其家居然富有矣孺人之夫曰惺菴府君以積勞年四十而病卒孺人兼理內外井井有法性喜施與凡濟老恤孤憐貧之事罔弗力爲爲之而尤不欲人知李氏在前明時尚多能讀書取科目及是日益衰替矣孺人乃命其子爲諸孫延師教之誦讀擇宗族子弟有材質者咸納塾中其後李氏子弟列庠序取科名者相繼不絕由閭孺人之教也其訓

校經室文集卷四

孟求恕齋

子孫必先之以敬宗收族族人流徙者輒招徠安集之其他貧窮無力者則賜卹之老幼給以衣食壯者量能授資必使盡得溫飽而後止故其沒也哭聲震巷中至孺人孫曾時猶有親族相依不去者諸老人談及舊事往往泣下不止烏虜爲善者不望報閭孺人以一婦人而能感化鄉里且使其沒世不忘若此非有純德懿行何以及茲惺菴府君諱化才一子福槐以幼病廢讀孫三人靜川縣學生印川一名深少棄學佐父理家事映川縣學生曾孫幾人某某皆治儒術念茲同治甲戌科貢士與葆田爲同歲生一日手家狀述孺人遺事請

葆田爲文以傳示無窮葆田遜謝不敏則再拜言曰念茲曾祖妣功德在李氏而小獲有司表其門閭以念茲官微又不得仰邀國恩賜贈曾祖父母於心歉焉惟吾子哀而鑒之幸甚蓋今制女子守節必年未三十喪夫者乃予旌表孺人守節時年逾三十矣於例不得達於州郡念茲故云

論曰自劉子政敘列女傳所載多古人嘉言懿行蓋所以彰內教正人倫而佐王化也及後代修志乘者獨稱節孝曰列女而婦人之有賢行足爲壺則者或不具於義微矣觀李君所述閭孺人教子力學惠及宗族雖古

校經室文集卷四

孟求恕齋

所稱賢媛淑德何以異乎而天亦卒祐其孫子使食報於後人有世道之責者亦惡可使其無傳哉

李氏二節婦合傳

節婦劉氏恩貢生劉人豪女適同邑太學生李一諤次子絢年十七于歸十九歲夫死守節事姑如事其母姑以壽終翁老矣重聽而多怒二子侍左右稍不如意卽撻責惟節婦善會翁意奉事無違鄉里以孝聞長姒岳氏早卒遺二女節婦教養如己出其兄公繼娶姚氏又卒遺三男一女節婦撫次男惟棠爲夫嗣諸子皆視節婦如母不自知其無母也光緒□年有司上其事旌

表如例節婦孫氏太學生孫口述女也適縣學生李一
聰子緒與李絢爲從祖父兄弟婦年二十七夫病腰癱
朝夕奉養無懈緒卒遺一男一女男九月女四歲耳節
婦事舅姑能得歡心男既長名恆棠已能讀書有聲庠
序閒翁年七十以壽終姑老且多病恆棠方幼侍湯藥
惟節婦一人鄉里皆稱其賢光緒口年與節婦劉氏同
以節孝旌

論曰兩節婦所遭不同而卒皆茹苦含貞以完其志豈
非所謂純孝哉余離鄉久不獲從諸長老問鄉里懿行
軼聞今年夏間孝廉大奎以書詣余京師屬爲節婦表
其行余以所述事稍略不能據卽成文會歲暮省墓至
離顧念家室有感於懷因爲兩節婦合傳烏虜余文固
不足以傳節婦彼自有可傳者在皎然與冰霜爭潔可
也

校經室文集卷四

美求恕齋

胡節婦傳

節婦陶氏浙江會稽人父恩榮前河南汝州吏目氏年
二十歸同鄉前河南候補縣丞胡君楨之子友衡爲胡
氏家婦性和婉事舅姑能得歡心與夫同志舅姑皆稱
其賢光緒三年中州大稜縣丞君以辦振積勞卒家中
食指繁朝夕幾不能舉火友衡則悉委家事於婦獨身

遠遊以謀衣食氏於時拮据支拄典嫁時衣供甘旨事
姑並撫諸幼弟內外得免飢寒如是者積四五年及友
衡得疾與歸氏侍湯藥衣不解帶每夜深焚香願天願
以身代無何友衡卒痛不欲生姑勉以大義乃強起帥
事如素當是時氏年僅二十有八無子又數年夫弟之
子啟純生乃奉姑命立以爲嗣以養以教今既成立矣
姑太夫人已於前歲卒節婦守節逾二十四年鄉人宦
中州者咸重其孝行乃爲具牒請旌表如例

校經室文集卷四

美求恕齋

論曰予與節婦之夫弟巽青善巽青每言昔歲遭家多
難母氏劬勞微兄嫂某幾不得存活又言節婦生平無
疾言遽色其事親可謂先意承志嗟乎孝本庸行然未
有不孝而能矢節者至婦道尙柔不幸而以節著則往
往有陽剛之性乃節婦獨異是易曰坤道无成而代有
終如節婦者可以當之矣

節孝王氏傳

吾宗居福山者有宮莊太學生孫文澄其子曰盛儒娶
同邑奇山所鄉飲大賓王欽之次女年十九來歸克盡
婦道二十三歲而夫歿氏痛不欲生既念舅姑在堂而
盛儒無兄弟且身有遺腹天其或者不終絕孫氏血食
於是含淚飲泣孝事高堂門以內米鹽瑣細之事悉一

身任之及彌月而生子男也恩勤撫育以養以教其後
舅姑相繼歿喪葬莫不盡禮鄉人以是尤欽其孝行子
名德銘今既娶婦生子矣氏善治家以勤儉爲教家益
熾昌會族中修譜將公舉其行請有司以聞得邀旌
表而屬予爲文以傳後世

論曰古人謂死節易撫孤難當氏初喪其夫煢煢在疚
豈知身果有嗣哉獨以一念精誠幸邀天眷孫氏宗祀
不絕如綫而卒之仰事俯畜至行無虧使人稱爲節母
稱爲孝婦易曰坤道无成而代有終其氏之謂與
漪蘭館詩集小傳

校經室文集卷四

美求忍齋

周君□□有淑女曰□□小字韻仙生而穎敏端莊好
讀書七歲父授以詩輒能吟詠偶有所作援筆立就所
讀書過目不忘尤篤於天性舉室稱其孝恭年□□歸
江陰繆氏夫婦倡隨相得也不幸以□疾卒年甫二十
有三遺稿僅存十之一二其家哀集所得古近體詩若
千首題曰漪蘭館女史遺集將付諸梓以傳於世余與
周君爲世交素知其女賢女嘗見余所作陸貞烈傳愛
其詞臨卒謂家人曰吾父友孫先生善爲古文吾死後
能得其一傳足矣蓋所志不僅在詩詞也余哀其意爲
傳如右

論曰乾隆時大江以南有以詩才倡迪後進者至編爲
女弟子詩風流所被亦遠矣漪蘭館女史僅聞風而興
起者乎少承家學工於吟詠蓋天性也獨怪造物者既
予以異常之質而不使其永年乃僅僅以遺詩傳也毋
以彼蒼之忌才與可慨也夫

兵部右侍郎徐公神道碑銘

光緒二十五年夏四月癸未提督安徽學政兵部右侍
郎徐公薨於太平使院於時內自京師外至遐陬荒域
人無論識與不識聞之咸同聲歎曰中朝夫一直臣矣
而小人平時不樂公之彈擊者至此又皆以爲得肆其

校經室文集卷四

美求忍齋

志蓋直道之難容於世如此此公之子所以不求銘於
當代鉅公而獨以文字屬葆田者與烏虜葆田之文果
足以傳公哉公諱致祥字季和世爲嘉定人曾祖父諱
樟縣學生祖父諱經由翰林院編修官至分巡山東濟
東泰武臨道兩世皆以公叔父郝見官兵部尙書晉
贈光祿大夫公父諱鄴道光二十三年順天舉人前官
兵部郎中 誥封光祿大夫前母袁氏母汪氏繼母朱
氏竝 封一品夫人兄弟三人公生而穎慧奇偉祖父
觀察公絕愛憐之讀書爲文有奇氣不屑屑於章句之
學年二十二與叔父郝同舉順天 恩科鄉試明年舉

恩科會試第一入翰林爲庶吉士是歲咸豐十年也其秋 文宗駕幸熱河明年八月過矣公每獨居憂憤思及國事輒流涕同治紀元公叔父成進士殿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公亦以是年留館授編修越三年丁繼母朱太夫人憂服闋擢詹事府右中允九年秋借餘姚朱公典山東鄉試十二年秋又主浙江鄉試號稱得人今上御極之初公循分盡職嘗預分校禮闈凡數遷而至內閣學士光緒五年奉 命視學畿輔未終任而以丁父憂去職公於是時哀毀骨立又自以三世受國厚恩父子同居清要苟不能有所建白何以對清時

校經室文集卷四

早求恕齋

而貽令名及服除再補內閣學士攝禮部左侍郎遂上書極言天下事是時山東屢被河災會是時議行新政公獨疏爭以爲 國家經費有限宜急修河工以奠民生而罷諸不急之務其語激切遂奉 旨嚴議鑄級而公亦以此名震天下 朝廷知公忠直無他未一年起官太常寺少卿公益感激圖報先後章數十上皆能言人所不敢言者章或留中不報故人亦莫得其詳而籍籍在人口者最後有糾彈湖廣總督張公一疏識者以爲此尤可見君子之無黨云自 今上親政後公每遇事陰爭上亦知公忠誠由太常寺卿一歲三遷至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十五年秋典福建鄉試明年會試知貢舉士論翕服又明年秋典廣東鄉試星輅幾徧嶺嶠矣而公以爲人臣爲國求才尤在以身示則其由宗人府府丞轉副憲也在任三年丰裁峻整臺規肅然適公叔父遷左都御史乃改公大理寺卿而是時公實有憂慮山積一疏極論民生之蹙吏治之壞士習之弊官方之靡凡數千言其語多見采納益 上之知公深矣會甲午春浙江學使陳公入爲順天府尹乃以公提督浙江學政而是年朝鮮事起自秋至冬大兵戰輒不利公雖校士事殷每憂憤太息復於其閒薦保文武人材及明

校經室文集卷四

早求恕齋

年和議已成公上書以爲方今急務首在進君子退小人且國恥不可忘武備不可弛其語斥大臣尤切聞者亦無如何也既任滿宜受代 朝廷以公善教士乃更拜提督安徽學政之命論者或爲公惜而公視居外一如立朝始終不渝其志方羣小亂政法令紛更天下匈匈不安公按試列郡萬養於教一示以鎮靜並疏請舉行 經筵以正 聖學而朝政清明公特被 優寵晉擢兵部右侍郎於是人度公不久且大用矣而公見 聖躬違豫 皇太后深宮焦勞大旨唯阿取容莫肯爲殿陛盡言者益深憂憤乃於歲終具圖本二疏專弁

齋呈今年春以書論棟田曰吾以獲咎之人蒙 恩起
用復躋卿貳無補 聖明當言而不言益忍顏無地矣
近有 母慈 子孝並廣育皇嗣二疏此滌菴與子所
屢以爲言不敢以告人幸勿宣露也滌菴者公典試浙
江所得士夏震武字也已而疏上果留中不下烏庠公
今逝矣棟田所知者止此其他蓋莫能詳也公以文章
受 三朝知遇其所欲盡忠以報國者亦不僅意在於
斯而遂止是豈其中果有憂憤不自釋者耶抑天固不
欲留我公以終彌成 聖清之休治耶吾知公雖逝其
心則如前代范景仁呂獻可諸賢不能一日忘天下也

校經室文集卷四

聖求恕齋

必矣然則世第以直臣目公又豈公之本心哉公爲人
磊落光明與人言必盡其誠遇門人無賢愚皆愛厚之
故所至尤能得士心既沒而遠近赴弔者常數百人公
生於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娶李夫
人子二鼎襄應生候選中書科中書鼎康爲公少弟後
女二壻濟寧孫榕定遠何炳瑩鼎襄等既扶喪歸里乃
下以其年某月日葬公於某原棟田敬敘公平生歷官
大節其細行則附著之銘銘曰
徐公之浦篤生哲人克冠多士爲世名臣屢蹶不躓其
氣愈伸司守壇壝典禮恪遵外夷無禮封章上陳虜雖

驕悍亦莫敢噴河決桑乾飢民襁負公獨惻然傷如疾
首募貲萬金信及朋友以活萬人具饋餉口陰德雖多
辭功不有星軺四出行歌雪柳視學兩浙先正是程奇
襄必警公則生明尤憐貧士廩食均平再加月試法備
糊名嚴處各郡士氣英英載移皖江文風丕變按試穎
州適逢寇亂親見流亡食不能曠慨捐千金招徠民賤
士亦感興下帷講貫凡此嫩行皆公末節溯惟生平一
腔熱血持躬蹇蹇惡彼泄泄止酒下飲擊壺欲缺慷慨
上章有淚如瀉胡天不弔使星遽沈忠懷耿耿江水深
深前星未曜戎氛日侵職闕誰補大寶有箴敬告在位

校經室文集卷四

聖求恕齋

無負公心

國子監祭酒王文敏公神道碑銘

烏庠庚子京師之變可謂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時矣而
當此之際能皎然不欺其志以身殉國爲斯世振綱常
且以一門忠烈荷褒寵於當時中外之人莫不稱頌尤
未有如 欽命團練大臣國子監祭酒王公者也公諱
懿榮字正孺一字廉生福山人祖兆琛嘉慶丁丑翰林
仕至山西巡撫父祖源咸豐己酉拔貢由兵部主事改
官知府選四川龍安府調署成都府知府特擢成綿龍
茂兵備道署四川按察司使公自幼性情篤摯讀書輒

過目不忘年未冠隨父官京師觀政戶部聲譽大起諸公貴人爭欲出我門下而顧一不屑貶就同治元年應順天鄉試試卷已擬魁選既而以微疵見抑至十二年始中副榜第一座主吳縣潘文勤公尤重惜之光緒五年己卯舉順天鄉試明年庚辰成進士入詞林當是時公年三十有六矣又明年辛巳入蜀省侍兵備公既還都散館授編修因益講求經世之學公爲學不分漢宋門戶尤篤嗜金石文字得同鄉劉燕庭方伯所收藏頗富與濰縣陳壽卿學士商訂古文書疏往還不絕而常熟翁公與潘文勤公咸推公爲博學多識公於書無所

校經室文集卷四

置求恕齋

不窺而於古今奇字尤善悟視近代通儒所得獨多蓋天性也丙戌丁父憂服闋入都供職矣已 恩科典試河南歸囊僅餘千金以奉高堂曰此稽古之所獲也性詼諧與常人語輒戲笑怒罵獨談至忠孝事則掀髯抵掌聽者忘倦以是人多喜就公嘗言爲翰林必當供奉內廷及甲午 大考翰詹蒙 恩特取一等旋 召入 南書房行走未幾復奉 命署國子監祭酒而適會中東戰事急公上疏請回籍辦理團練以爲聲援奉旨馳往並頒發餼項五千金前此所未有也公因馳至登州周歷各州縣不避勞瘁是時公母謝太夫人適

避難金陵和議既成謝太夫人亦返里公因請假省親仍繳還餼項又辭東撫李公餽錢千金而以私財散遣所調哨弁各員曰吾媿未能爲國家禦敵敢虛糜度支哉先是公長子崇燕歿於京師遺孤福坤甫十歲隨母張氏亦於是時歸省謝太夫人因留養里第張氏今豫撫豐潤張公女也孝恭肫誠事重慈尤能曲得歡心公既回京覆命獨荷 聖眷優隆是歲補授國子監祭酒丙申春丁謝太夫人憂匍匐奔喪成禮嘗語次子崇烈曰吾不能孝養父母今事親事畢吾當致身於 國矣公爲人坦白平日不問家人生產至購買書畫古器則

校經室文集卷四

置求恕齋

典衣質物亦所不計故官日崇而貧日甚服除再補國子監祭酒諸生得其指授者皆相勉爲實學議者謂自治公麟盛公昱而後得公而三皆不愧爲太學師也公直內廷既久或奉 旨鑒別宋元書畫或呈進異本經史子集或有時奉 敕書於私第則益加敬慎前後三爲祭酒以會典館編校敘勞加二品銜至庚子夏遂與李侍郎端遇同拜團練大臣之 命公於 召見時面陳拳匪無法紀情狀 朝廷始知義和拳爲亂民不可用而泰西各國已聯軍深入內地 國事不可爲矣初公所居第有井穴深而口狹公命匠斲口使大別爲橫

石於上七月二十日公猶呼宣武門出至團練局而是日敵兵已入齊化門甘軍潰散京師亂練勇倉猝不能成軍公薄暮入城次日早敵兵已攻東安門公徘徊庭院日晡時傳聞 兩宮鑾輿已西狩公慨然曰吾可以死矣吞金錢二及仰藥皆不絕乃書絕命字於几投井而死而公繼配謝夫人與長媳節孝張氏婦亦同時先公殉焉時七月二十二日也越數日張侍郎英麟始率人出井中尸面目如生乃爲置薄材成殮當是時敵兵猶充斥太學諸生乃相率服短衣泣拜於第敵兵問知爲忠烈之門亦相戒勿犯烏虜得此於外夷益尤難矣

校經室文集卷四

哭求恕齋

公有幼子崇煥甫九歲及張氏所出孤孫甫十歲皆先時爲僮僕攜往他所故得免於難亂定豐潤張公使人微至京師探得其實事聞行在 詔追贈侍郎銜 賜諡文敏準建專祠謝氏張氏皆附祀又 賞給嗣孫福坤主事而公次子崇烈爲公弟後者以直隸候補道先奉公命由天津歸里至是聞關赴喪扶三柩歸葬葆田與公爲知交聞公殉國偕同人設位而祭其詞有曰以公身爲天下師又兼練兵大臣固萬無倖生之理而某等所尤心折者公乃忠烈節義萃於一門其後恭讀諭旨乃與私撰文字正同先是公嘗與人書謂身後易

名之典當得文忠文節及隨扈大臣在西安倉卒進擬乃獨括公生平以爲好古不怠而公危身奉上與艱危莫奪之忱反隱而事後追論尙有謂公可勿死者人心陷蔽至此此昌黎韓子所爲致歎於三綱淪而九法斃禮樂崩而夷狄橫也公所著文字皆未就獨奏稿尙存卒時年五十餘先娶黃夫人生子二崇燕辛卯舉人次卽崇烈癸巳舉人女一適今南汝光道吳封繼配謝夫人生子崇煥今年十五矣公既葬六年崇烈見葆田於河南泣曰先公墓碑未立願得有道者爲之詞乃爲銘曰

校經室文集卷四

哭求恕齋

兩儀既奠君臣分定事三如一道無逕庭君辱臣死大義攸存地維以立天柱以尊胡古胡今所重忠烈爲稽紹衣爲臬卿舌偉哉王公乃天下師奉 命團練艱危不辭 鑾輿出幸迫於強敵世危時窮臣生何適在北宋世有李侍郎一死報國克服氏羌公今繼之義感婦女曰謝曰張節烈同許 天子曰嗟子有良臣建祠附祀用式兆民名節無虧炳若日星千秋萬歲請視此銘贈太常寺少卿高府君神道碑銘 畿南有賢人曰高君曦亭其立身有本末其爲學一本乎先儒而尤致嚴於出處進退之際葆田聞其名而不

得見葢十餘年矣光緒丁未冬有友自綏遠城至奉君書及所爲先公事略與太夫人事略各一冊以告曰某與吾子夙相知而未獲一會面今願竊有請焉某不幸年三十有四而先公見背越三載始通籍於朝備官詞垣甫五歲吾母陳太夫人又棄養雖處憂患之中輒追念吾親生平敘述一二思得當世有道而能文者爲之表揚以傳諸不朽遭逢 聖天子推恩錫類往歲再遇覃恩先公得因某官卿僚加級進秩 誥贈資政大夫先母 晉贈夫人而所謂飾幽表墓之文至今久未克立大懼先人行誼將遂湮沒弗彰惟吾子哀而鑒之

校經室文集卷四

吳求恕齋

幸甚葆田媿乎其言然莫能辭也乃爲撮其大要俾揭諸墓道之上按狀府君諱靜字尊誼別號慎菴世居寧河之北塘自其四世祖以儉約起家曾祖射斗益恢復業以好行其德稱嘉慶元年與 恩榮千叟冥祖耀堂爲縣學生尤喜施予每傾囊以助人父敘五生而靈粹嗜學早世母陶氏矢節事姑以孝聞咸豐初膺 旌表府君生二歲而孤七歲就塾不待督責讀書日數行下他人莫及也稍長從津門張采軒先生遊每聞師說輒心契幼時質好動采軒先生爲改名並命以字遂終身沈默端謹常慨然以古名儒自期與中表陳鸞賓仲爲

相切劘於學李文節公按試畿輔得其文大加賞異爲人誠樸惡奢麗一羔裘四十年垂老不易先時家故饒於財及是先業中落又爲某商侵蝕府君置不問迺爲童子師資束脩以自給於書無所不通尤好爲古近體詩初沈浸於漢魏後學杜韓晚益冲澹近陶韋同治初有欲續畿輔詩傳者屢索稿不與曰吾尙覲有進也以道光二十四年舉於鄉至同治元年壬戌大挑二等候選教職迨母夫人歿遂絕意科舉不復與會試初應鄉舉時里有鬻其婦者府君爲出貲以償所負得不行是年適舉於鄉人以爲陰德之報或問府君則對曰訛傳

校經室文集卷四

吳求恕齋

也其居鄉有盛德人莫敢干以私然遇人言行有失必諷諭之使改而後已至其教子弟則未嘗稍寬焉平生不與官府交所教士類多純篤寧河士習爲畿輔東南冠由府君啟之也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卒春秋六十有四其後部選容城學訓導而府君不及見矣所著有周易參考二卷又讀書隨錄七巨冊自雜騷諸子百家詩古文詞下逮駢體文靡不選錄其所爲文主闡明義理而不詭於法子孫皆承其家學故邑人修縣志者以府君入文學傳而順天府志則采其懿行列諸先賢傳中非溢美也夫人陳氏考諱德明爲蘆台巨族于

歸時及事祖姑佐姑代饋得堂上歡心時府君勤於學不問家業有無夫人典嫁時衣釵備甘旨供祭祀必豐必潔所居舊宅敝而固或以厚貲餌之輒峻拒弗許人或以貧乏爲慮則曰吾家父子讀書好善方隆隆起何憂貧也生三子一女季子幼穉女適鄭子璧內教慕嚴子有過必怒責之嘗曰少年艱苦福之基也及次子入翰林長子選授教職訓之曰吾不樂汝富貴第願汝恪供臣職毋貽先人羞吾志慰矣光緒六年卒春秋六十有四子二長棠恩官望都縣教諭候選知縣直隸州知州用次廣恩曦亭其字也光緒元年乙亥 恩科舉人

校經室文集卷四

辛未恩齋

丙子 恩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歷官翰林院編修司經局洗馬簡放陝安兵備道庚子春 內召 弘德殿行走授太常寺少卿是年秋隨 扈至西安因引疾求退此所謂不苟於出處進退之際克紹其家學者與孫二曾孫二其他則曦亭所述詳矣葆田竊攷 本朝令典子孫官九卿者其祖父不得請入鄉賢祠蓋以防人世之私託然而若高府君者其行義既爲鄉人矜式今必不獲祀於有司然已受封贈至二品又爲府縣志載其行實足可以風世而勵俗獨予區區文字未必能信今而傳後又奚足爲當世重輕亦聊以慰賢者無窮

之思而已矣乃爲銘曰

高爲著姓實居北塘奕世載德厥後宜昌篤生偉人未訖失怙母訓是遵讀書好古及冠而試屢冠其曹矻矻爲學天挺人豪初時好動旋改名字師訓善承晦菴是視既登賢書尊聞行知教授生徒十載京師博觀約取與道大適詩學晉唐講經奪席亦有明訓外圓內方君子小人道分陰陽善不近名學不苟仕撰述滿家以貽孫子矧有賢配拮据相將甘旨是供時典釵璫爰生令子學繼容城節行克敦實有令名猗歟府君當代典型百世而下請視此銘

校經室文集卷四

辛未恩齋

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晉封一等男爵瓜爾佳氏文忠公神道碑

公諱榮祿字仲華瓜爾佳氏其先本蘇完部長有諱費英東者佐 太祖高皇帝締造鴻業有大勳勞崇德中加封直義公順治初定爲功臣第一雍正中加封號以宗子承襲世德流衍公其苗裔也祖莊毅公諱塔斯哈以幫辦大臣歿於喀什噶爾之役父勤勇公諱長壽涼州鎮總兵咸豐初與兄天津鎮總兵武壯公諱長瑞同日戰歿於廣西 文宗顯皇帝下詔褒卹稱其忠貞世篤公以門蔭起家觀政工部 顯皇帝識公名特擢銀

庫員外郎嘗 詔至軍機處詢問祖父死事狀 帝爲
動容者久之而是時執國柄者欲公出門下公辭不得
幾致傾危未幾而天津兵事亟 聖駕狩木蘭恭忠親
王奉 旨設巡防處檄公總其事和議成同治改元
醇賢親王調公充神機營翼長是時公已薦擢京堂三
年率建銳營追奉天馬賊至鐵門關敘勞加副都統銜
七年與平捻匪張總愚於畿輔 賞加頭品頂戴擢左
翼總兵授內務府大臣十三年冬 穆宗毅皇帝升遐
公以內務府大臣與 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同被 顧
命公奉 兩宮懿旨迎今 上於醇邸入承大統公獨
校經室文集卷四 聖求恕齋

願請 嗣皇帝生有聖子即承繼 大行皇帝爲嗣於
時 兩宮爲之感動允如所請光緒四年由步軍統領
拜工部尚書且駸駸大用矣而公遽引疾求退杜門卻
掃折節讀書著有世篤忠貞錄諸書屏居十餘年再起
爲都統 簡任西安將軍以旗民駐防西土者生計甚
艱乃於名糧外月給孤寡錢千其少壯者令練習洋槍
以壯軍威二十年 皇太后萬壽公入都祝 嘏適東
瀛戰事起即留授步軍統領會辦軍務明年和議成後
授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公因疏請變通舊制改習鎗礮
又請設武備學堂二十二年以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奉 命察閱蘆臺武毅軍小站新建陸軍二十三年會
同刑部審辦大凌河馬廠案都人士咸稱其公允二十
四年戊戌夏四月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節制各軍
會有欲得公兵權者小人謀亂國政是年秋八月 皇
太后再臨朝聽政公遂奉 命入爲軍機大臣贊助
綸扉 天子以聖躬不豫軍國事一倚公爲襄理旋晉
文淵閣大學士管理兵部事務始公先後與王文忠寶
文靖左文襄李文正諸公遊各以忠誠相砥礪至是諸
公皆徂謝獨合肥李公與公爲國家柱石臣而李公歷
任疆圻公在政府不立崖岸於中外利弊獨洞見本原
校經室文集卷四 聖求恕齋

力持大體不爲眾說所折二十五年冬 朝廷議建儲
貳公因擬 詔旨以進其事祕而世莫得而聞也或謂
公嘗力爭不得云二十六年拳匪起畿南公屢請勦亂
黨保護各國使館而各國聯軍已入畿甸及 鑾輿西
幸公亦集陳南下至保定獨有力圖恢復之意而是時
大學士兩廣總督李公已奉 旨爲全權大臣同贊議
和乃亟 詔公至西安默定大計公乃力陳宗社安危
所繫凡敵人目爲戎首者皆得罪由是大局危而復安
明年冬扈從 迴鑾至開封羣意留蹕是時李文忠以
疾薨於京邸冬十一月 六飛入都萬姓悅服中外和

睦公之謨也公前掌兵部時建議仿設學堂以植人才至是乃建大學堂於京師而各行省所建設者為高等學堂又為科舉遞減法以冀羣材興起二十九年公以疾告薨繼公為政者遂率意紛更而科舉亦廢矣公薨於癸卯春二月庚子是時 天子奉 皇太后展謁

西陵禮成閱武於保定得公遺疏乃遣員奠醊 賜諡文忠 贈太傅晉封一等男爵 懿旨有曰盡心竭力調和中外又曰獻納周詳有為中外所不及知者則公之生平蓋勞可想矣 國朝勳臣得諡文忠者在康熙朝惟輔政大臣索公乾隆一等忠勇公傅公道光以來

校經室文集卷四

蓋求恕齋

林文忠周文忠沈文忠三公則以危身奉上先後並得美諡而中興名臣尤稱三文忠曰花縣駱公益陽胡公鐵嶺文公所謂肫誠翊贊者實能同心同德至公與合肥李公身後易名之典又俱出 特賜益尤為不媿云公初娶薩夫達夫人繼娶宗室故大學士靈文恭公女庚子秋歿於河南彰德府側室劉氏生一子口厚年口口歲從公西行返至華陰而歿公病革乃命以從子良揆為嗣 恩旨以四品京堂候補副爵女子二一適禮親王世子一為今醇親王福晉

鄭一泉先生墓表

先生諱作相字仲巖一字楚夫晚歲結廬於韓家山第一泉之側因自號一泉鄭氏自唐時居今日昭縣地詩書仁義之澤歷千有餘年未泯先生四世祖諱曾述乾隆壬申 恩科舉人官河南濟源縣知縣以母老兄病辭歸遂終身不出著述甚富子若孫皆守其家學以訓迪後進先生生五歲而就塾不數年徧讀十三經旁涉詩古文詞居稠人中言動有法長老以為異弱冠入學食廩餼既而累遭父母憂以哀毀故遂致羸疾然能以義理自治遇有宗族鄉黨事皆力任其難終其身不倦咸豐辛酉捻匪自淮北至先生約族人為入山避寇計

校經室文集卷四

蓋求恕齋

暇輒講論詩書弗輟寇退返里以教授自給同治丁卯寇再至邑人以節義死者眾亂定先生偕同邑牟先生廷輔搜訪節烈婦女二百餘人益以歷年守節婦為數八百有餘以姓氏上於有司得 旌表如例是歲為同治九年庚午越三年壬申以歲滿貢太學光緒壬午猶攜兩子應鄉試試卷出趙公國華房薦而不遇先生至是躓棘闈者且十次未嘗稍形怨尤也然先生亦自是不復應鄉舉四方從學者甚眾其教人以涵養德性變化氣質為先所手訂有粹文清讀書錄摘要呂新吾呻吟語錄要又嘗集陳文恭公訓俗遺規若干條為一泉

山房誠子編其言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自成其
為人得其本心以全生人之理聖賢無不可為彼陷溺
者徒自絕於天耳又謂其子淑灼等曰孝弟忠信固不
易蹈反是則不足以為人處患難時尤宜自立此正磨
鍊時也先生學宗六經尚書毛詩皆有手訂本尤嗜周
易著有易說揆方十二卷其大旨以為易者聖人憂患
寡過之書道在陽統陰陰從陽用在陽制陰陰輔陽所
為詩文門人請梓弗許嘗徇邑人請續修邑志以脫稿
甚速思增損成書未就而卒年六十二以道光八年十
一月五日生卒於光緒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鄉諡文

校經室文集卷四

吳求恕齋

慈先生其門人丁郎中麟年屬予為文表其墓予深知
先生學宗篤實願生平未嘗相識惟見其邑中後進每
言及先生無不以為文獻所宗也既而仲子淑煥來從
予遊因益知其家世為庠師道廢久矣如先生者使其
得效一官以為邦人士矜式其所造必有進焉者惜乎
其以明經老也然而教成於一家而化行乎一鄉古之
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祀於社者如先生又何可多得哉
大挑知縣加三級舉君墓表

君諱茂昭字存樸一字靜山世為文登人曾祖宿庚乾
隆丙辰 恩科舉人直隸清河縣知縣以君從兄承昭

官安徽布政使 賜贈通奉大夫祖所雋陝西涇陽縣
典史父以絳江蘇知縣歷署崇明丹陽金匱縣蘇州府
管糧通判 誥贈中憲大夫母張氏 誥封恭人生君
昆季二人君性孝友髫齡就傅與兄瀚昭共筆研出入
必借侍父宦吳中肄業紫陽書院從高南陔遊弱冠旋
里應童子試邑侯歐西青奇其文拔冠多士補博士弟
子員科試食餼仍攜家抵蘇州益肆力於學問自左國
兩漢下逮唐宋大家文罔不研究尤殫心於天文地理
河道倉儲諸說條分縷析以蓄為有用之學道光丙午
丁父艱哀毀骨立卒與兄竭力籌歸計事母備極色養

校經室文集卷四

吳求恕齋

承奉無違門庭熙熙人無間言及兄成進士分工部學
習君則家居經理敦睦族鄰外而酬應親故凡事之有
利於一邑者無不身與其間同治壬戌 詔舉孝廉方
正縣將以君應選力辭而止是歲 恩科遂中式舉人
辛未大挑一等分發福建以兄工部君年逾六旬不忍
遠離卒弗往光緒丙子東省大饑工部君與邑侯籌貸
振銀萬餘兩事後又勸辦社倉積穀君贊勳區畫之力
居多生平慕朱子社倉及范文正義田諸法嘗酌古準
今為規條數則咸豐初勅捐移子千餘斛置里中以備
凶荒又因先世祠宇湫隘與兄悉意經營置祭田若干

畝新其棟宇以安先靈與人交不設城府尤善處人骨肉以婉辭正義告之聽者無不心折樂從自光緒十四年工部君辭世君悲哀逾節常忽忽若有所失竟以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卒享壽七十有七所著有義易片玉再貢輯解麟經紺珠麟經擷腴魯論輯解增補校正鄉黨圖考渾天儀圖說天戒錄社倉雜議訓蒙瑣言皆待梓葆田於辛未應禮部試始與君相識至庚辰春君年幾七十矣猶橐筆負笈與各直省舉人會試南宮其意氣可謂壯哉君鄉居不能盡施其所蘊然而仁讓勤儉之風有足多焉配某氏二子皆先卒長孫贊序述君行

校經室文集卷四

美求恕齋

實屬爲表墓之文昔許魯齋謂學者治生爲先世多讓之觀於君之孝友傳家而能存心利物士之居貧自守以節介相高然卒無身後之稱者亦可以鑒矣光緒十八年冬十月表

興化縣知縣張君墓表

故興化縣知縣濰縣張君以光緒五年閏三月 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其孤僑旣扶喪歸里葬於城南高家樓莊北原乞吾友張君昭潛爲銘幽之文越今年冬予以事至濰僑等乃持狀請予表其墓君諱兆楷字叔則先世由直隸滄州遷山東濰縣世以孝友傳其家至君

兄弟而益顯曾祖諱某國子監生祖諱某縣學生父諱某國子監生皆以 覃恩累膺光祿大夫曾祖妣譚氏以節孝 旌祖妣劉氏孫氏皆 贈一品夫人母宋太夫人嘗拜懿矩頤齡扁額之 賜生君兄弟四人伯兆棟官終福建巡撫仲與季皆未仕君年十四丁父 贈光祿公憂哀毀骨立族中長老咸歎其天性純篤事祖母事母並得歡心年既長猶作孺子慕以廩貢生中咸豐己未 恩科副榜同治壬戌 恩科舉於鄉辛未應禮部試中式貢士未與 廷試而歸始君鄉舉時有捷報至家人喜相告君聞就寢如故先是伯兄守鳳翔迎

校經室文集卷四

美求恕齋

養太夫人至陝君奉母命應秋試不得隨意戀戀不能釋也既聞狗匪擾陝西鳳翔被圍太夫人與次山右平陽君馳赴省視嚴寒載塗肌膚皴裂旣奉太夫人至陝與伯兄同侍晨昏色養匪懈是後兄以禦賊功受 朝廷知遇疊膺 簡命由江蘇布政使晉督漕運遂以兵部侍郎都御史巡撫廣東家亦益亨矣而君素履自如及捷南宮初無意於仕進太夫人命之曰 朝廷設科第以待士奈何受其名而不食其祿乎君乃出應甲戌殿試旣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用乃援例待銓逾年選授江蘇興化縣知縣先之粵東省太夫人於伯兄節

署太夫人諭以大義乃奉檄赴任值歲大旱蝗起君躬親督捕又捐俸以濟振民困得蘇明年運河水漲君率眾急赴高郵壩晝夜堵禦水既平則又躬歷鄉社講水利修隄防日不暇給竟以是致勞成疾至明年春遽聞太夫人訃一痛幾絕病遂不起邑民震悼如失慈父母比喪歸老幼奉香泣送者不絕於道君與伯兄並起家進士伯兄由部曹歷外任爲人嚴毅遇事能持大體正躬以率僚屬君賦性和易其爲學好講求禮意居恆淡泊寡營人有急乏周卹之雖千金不吝其卒也尙負官累若干巡撫公自廣東遣人經紀其事喪乃得歸嗟夫

校經室文集卷四

李求恕齋

州縣之難爲久矣昔聖門諸賢曾閔皆以孝稱閔子辭費宰曾子雖仕而世不傳其政事子游子夏固文學士也一爲莒父宰則聖人戒其欲速見小利一以絃歌化武城聖人始聞而笑之晚近世塗民耳目其出而從政大率非爲利卽爲名耳君子學道則愛人觀於君之實心爲政而不獲竟其用與前代循良比隆不亦深可惜與君有子三長卽僑次口次口並孝謹有父風孫三毓理好學而能文應科舉有聲循吏之報於是乎在光緒十九年冬十一月表

河南候補道兼襲騎都尉又一雲騎尉吳君墓表

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乙丑河南補用道吳君卒於寓邸春秋四十有七無子遺命以從兄之子叔榮爲嗣於是中州士大夫咸往弔哭又爭贖其家有聞知者咸歎曰此忠節儀徵吳公之嗣也天胡爲而不永其年哉君諱丙湘字次瀟初名進泉生於雲南總督節署故又字滇生父文節公諱文鎔生母王氏以君貴 贈夫人君生三歲而文節公殉難於湖北黃州先是文節公奉命移督湖廣不欲以家室自累遂命君母子入蜀依叔父通奉公於敘州時通奉公無子撫君如己出而君適長兄曰養源以任子觀政刑部兼襲世職同治初歿於京師

校經室文集卷四

李求恕齋

無子又數年君長始承襲如例君天性孝友事母王夫人怡聲柔色曲得歡心母偶怒輒長跪自責居母憂自初喪至葬坐臥不離柩側事寡嫂尤盡禮尤加敬焉嫂卒於母家君親迎其喪歸並求當世能文之士表其節行自文節公卒後不十年而刑部君繼之又數年而通奉公亦卒家世清貧居無恆產又迭遭喪故門祚衰零獨賴君支柱其閒夙夜兢兢罔或失墜人咸曰吳公有子爲文喜駢體沈博絕麗非時人所及在庠序日有聲願七試鄉闈輒被屈光緒十四年始以廩貢生舉京兆試明年成貢士遵例由府同知得道員十六年補應

殿試 賜進士出身 朝考二等呈就本職分發河南
補用君於是年四十有一矣初娶黃氏繼娶錢氏某官
某之女生女一適望江倪某始予先大夫嘗事文節公
為屬吏黃州之役公檄先大夫勸捐黃陂孝感獲免於
難先大夫每為予兄弟言隨公守武昌及出師事輒流
涕不禁也同治戊辰己巳閒君遊湖北先大夫方需次
省垣聞君至喜數其往還因命予兄弟見焉是時君年
未二十詞氣儒雅進退雍容其後先大夫及予兄弟兩
次過揚州皆嘗訪君或遇或不遇至光緒二年秋予奉
先大夫之喪過揚君至舟中弔唁意氣懇懇慙慙自是

校經室文集卷四

奎求恕齋

遂別去後十餘年嘗再見於君從兄寧國府署又三年
而君以道員發河南予適從予弟任所還至汴又再見
焉每見則君學益進養益純尤好諮訪當世忠孝節義
事嘗以寶應孔烈婦殉夫事略詢予思為廣求詩文以
表章之所輯有傳硯齋叢書初集續集皆搜采前人遺
稿未付梓者其用心遠矣烏虜孰謂君遂止於斯耶君
之卒也予已來祥符數日竟不及握手一訣比君喪歸
其從弟少蓮以所撰行狀屬予為表墓之文予辱君知
最厚諒不可辭獨念文節公以忠孝大節炳著天壤君
承其蔭宜得厚報乃以超世之才而僅獲一第竟不克

天展其志且又使之抑鬱以終將所謂蒼蒼者其好惡
信與人殊耶抑自古忠臣義士其身死嗣絕而名乃愈
昌者天固別有意存於其閒耶烏虜當文節公赴義時
惟知以身報國耳固不計君之成立與否而君以
孤子嬰兒不藉父兄之勢卒能自振拔致科名即不幸
中道以殂猶能使人人咨嗟歎惜其視世之富貴而名
磨滅甚至為世詬厲者所得又孰為多寡輕重哉予為
表著一二君亦可以慰於地下矣

前濟寧州學正呂府君墓表

呂府君諱傳誥字星使一字蕉雨世為萊蕪人生而奇

校經室文集卷四

奎求恕齋

偉英異少長好學力行異常人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
咸豐五年與兄子憲春同舉於鄉累上春官不第同治
元年大挑二等其仕嘗為濟寧州學正矣又嘗以守城
功 加光祿寺署正銜而以子憲瑞貴 誥封朝議大
夫十二年癸酉八月卒於湖北黃岡縣署至 今上光
緒二十年憲瑞官河南許州直隸州知州 欽加三品
銜恭遇 覃恩得 晉贈通議大夫距君歿時蓋二十
有二年矣許州君於棗田為父執以同治元年進士分
發湖北即用知縣歷任黃陂東湖江陵漢陽蘄州所至
有循績既除府君喪謁選得河南登封知縣調補滑縣

會吏部推升禮部精膳司主事京察二等以直隸州知州發河南補令職去年秋闈葆田遊大梁乃手書府君行狀屬爲表墓之文其略曰萊蕪自道光九年潘子駿先生聯舉成進士是後科第闕然府君幼承父志潛心舉子業功苦益力尤思以振興文教爲己任邑有汝源書院費久不敷將廢矣乃倡議集貲修齋舍立課程增置膏火由是一邑人文奮起自咸豐乙卯至同治癸酉每屆科舉邑必有人大率書院肄業生也方府君鄉舉時自念先人棄養已十年不能早博一第以爲親歡輒唏噓流涕不自禁生平志趣遠大與人交不設城府遇

校經室文集卷四

奎球恕齋

有橫逆事恆返己自思先立身於無過而於人之講張爲幻弗計也其去濟寧州任因弟子員中有妄言招禍者當道遽遷怒於君君處之夷然而尤有弭亂於無形合邑蒙其德而人或不及知者當咸同之際郡縣皆舉辦團練法既未能盡善往往羣不逞之徒藉鄉練爲名聚眾抗官小者亡身大者破家甚者禍發倉卒殃及一邑類此者不可勝數也萊蕪有團長某嘗集眾於吐絲口鎮議戶民應納錢糧悉歸各團以爲練勇費眾或是其議已府君聞之馳往爲陳利害厲聲大言曰誰爲是謀者予當先鳴諸官治其罪遂拂袖起欲去眾皆悟事

不果行當是時幾致大亂其後他邑竟有以抗糧罪同叛逆者烏虜此自君一事耳然三十年來士農工賈各安其業優游歲月以享太平則君當時一言之力實有造於人人其功豈獨在一邑哉吾聞有陰德者其後必昌觀呂府君之所以善於身教於家與其爲德於鄰里鄉黨則天之報施於善人者愈興而愈未艾其不止於是可知也配朱淑人與君同志雖富而能儉雖貴而能勤嘗謂諸子婦曰吾家本寒素爾輩志之毋驕惰毋卽於奢靡家人莫不服其教子二長卽許州君憲瑞次憲珂附貢生候選縣丞孫三拭曾縣學生相曾候選知

校經室文集卷四

奎球恕齋

縣榮曾幼曾孫二並幼呂氏自府君以文學興其家一門羣從並列科第七憲春前河南候補知縣與君同舉於鄉者也曰憲秋同治元年恩科舉人官江南六合縣知縣曰憲和咸豐九年恩科與許州君同榜舉人官滋陽縣教諭曰憲棟前河南候補知縣與于季弟爲同治癸酉選拔同年皆君所教植也今許州君又於其鄉特立義塾以教育人才所成就甚眾可不謂善成先志者與葆田始拜許州君於先人漢陽縣署至今忽忽遂已三十餘年茲既承長者之命義不敢辭又以與羣從遊故得知其家世爲獨詳世之君子觀其詞之核實

亦可以信呂氏而昭來世矣光緒二十三年春三月表
前浙江金華府經歷陳府君墓表

陳君毓藻求表其先府君之墓今五六年矣會予以奔
走多故舟車往來久之將事狀失去今年秋于君仲范
復爲之請乃索得原狀爲敘其大略而歸之按狀陳氏
世爲曲阜人其後再遷至鄒縣宣村因家焉仍隸籍曲
阜世以詩書爲業府君諱開基字企韓一字少文本生
父倬章聖廟典籍有從父兄爲章官德平縣學教諭無
子以君嗣焉君生而清標玉立讀書目輒數行下所從
遊皆鄒魯宿儒自幼工書善繪事又喜爲五七言詩嘗

校經室文集卷四

李求恕齋

與顏書村孔問源杜小鶴諸人集孔辛普贊山園以詩
酬倡無虛日咸豐七年鄒縣大饑君捐貲設粥糜以食
飢民所全活無算未幾而鳳皇山教匪難作有姻姪任
某陷賊中君爲白於當道當道信君言事旋得釋而任
某家產蕩然乃依君以居歷五年如一日同治初元教
匪猶熾而豫徐捻寇連年北犯君乃命其家人避居曲
阜而身自留宣村練鄉團以遏寇且戰且守所居有巨
樓相傳爲 國初其先秉忠公築以避土寇者君復繼
治之遇有警避其中者免擄掠一鄉倚若長城次年教
匪平或勸君出仕報 國君亦以事親事畢納貲謁選

校經室文集卷四

李求恕齋

三年秋選授金華府經歷明年之浙江是時蔣果敏公
益澧爲浙江布政使一見君卽以國士目之其年四月
飭赴任六月檄署武義縣事時寇亂甫平百廢待舉君
以積勞致疾遽終任所年僅三十有六配杜孺人候選
訓導杜長宜女與君同志嘗脫簪珥助振饑及君卒後
有官累獨忍淚搢拄始得扶喪歸教兩子讀書先後入
邑庠兩子長卽毓藻次毓葵今爲附貢生毓藻以通判
需次河南歷署溫縣項城滎澤知縣有政聲遇 厚恩
誥贈君奉政大夫杜孺人 晉封太恭人太恭人嘗
訓毓藻曰汝家自教諭公通籍三世受 國恩汝父爲
政未久齋志以歿汝旣身列仕宦遭際時艱必盡心民
事毋計及囊橐盈歉也毓藻奉命惟謹太恭人壽終時
年六十有一光緒十五年八月也距金華君卒二十有
五年矣葆田嘗從陳閣學梅村見君所繪花卉題者頗
眾閣學於君爲同宗兄弟行故稱曰少文先生其見重
於當時可知特惜君未大展其用又毓藻所述皆君居
鄉瑣事故揭其一二卓犖可傳者如此光緒二十九年
秋七月表

內閣中書銜前卽墨縣學訓導王先生墓表

先生諱練字澄江一字達夫莒州王氏先世由江南遷

葛祖父以上皆隱居先生少失怙賴從叔父維周封翁訓迪嗜學不倦年三十始以府試第一補沂州府學生逾歲食廩餼同治九年庚午舉於鄉年五十餘矣是歲並補行同治六年鄉試號爲併科王氏一姓得舉者二十有八人而先生與兒子者實與焉故同舉諸君皆以年丈事先生既再應禮部試不第遂以教官終其身先生性孝友母張孺人嘗邁危疾焚香虔禱立愈兄弟同居無閒言生平慷慨喜施與赴人之難如恐不及當咸豐同治間捻匪擾山東先生以諸生倡議築圩堡衛鄉里巡撫使者丁文誠公勦匪過莒先生發私財助饑糶

校經室文集卷四

究求恕齋

文誠以急公好義旌之先是嘗以監修莒州城敘勞得教職其後復因從軍湖北保加中書銜甲戌秋奉委署即墨縣學訓導在任八年振興儒術獎勵寒賤士有微長譽之不容口所成就者甚眾光緒三年著生學署人以爲祥謝事後又主勞山書院講席者八年先生居鄉有盛德及爲訓導時值歲饑鄉里流徙至者咸有資助復捐糶煮粥以食飢民遇邑中建試院辦積穀籌振款無役不與又嘗捐巨金爲眾倡人皆踴躍樂從士民有爭訟者先生居閒輒釋勞山道士某與居民爭田控案十餘年矣先生至一言而訟罷邑人士感之爲懸額學

著曰以賢得民又就勞山上清宮爲位以祝其長生葆田與先生爲鄉舉同年而先生長子者貴又與子季弟同爲癸酉拔貢生及子連遭大故季弟以哀毀卒先生聞知獨心傷嘗遇下萊州城中執手唏噓寬慰千言並致賻焉子媿謝不敢當先生則情誼愈篤烏虜其於葆田如此則其平日仁心爲質可知矣先生家故饒於財以好爲義舉耗其世業大半晚歲廉修所入輒隨手盡資用嘗窘乏怡如也人有負債不能償者取簿籍句之曰吾子孫賢積財何爲否則徒滋訟端耳先生仲子有雋才以少年夭折故不能無怫鬱而葆田自與先生別

校經室文集卷四

究求恕齋

於萊州不相見者十六七年第聞其子孫繼起克紹家聲因以歎爲善之必獲報而已及是先生之孫乃昌以庚子辛丑恩正併科舉人應會試至汴謁予大梁書院以先生門人張紹价所爲傳屬予爲表墓之文距先生卒又十有二年矣先生卒於光緒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春秋七十有四所著壽菊齋詩文集藏於家紹价謂先生鄉舉時報錄者誤書王烈先生因自號師烈此蓋先生之寓言夫君子達而在上則澤被萬物窮而在下則一方蒙其德張君旣以此語著於傳觀於先生豈虛哉予故稍次傳語益以所知並述予兩世交親以見

生死離合之際其可感者如此而先生則洵可謂死而不朽矣光緒甲辰春三月撰

直隸曲周縣知縣王君墓表

予既爲澄江王先生表墓之文會得年家子王乃祿書云不孝罪戾滋深先考以去年十月棄養生平事蹟實有不可泯沒者願託先生文以垂不朽葆田曰烏虜吾同年中又失一循良矣表彰志行予其曷敢辭君諱希賢字伯舉淄川縣人以同治九年庚午並補行了卯科舉於鄉是科領解者爲萊陽王君嘗與君輩同肄業濟南同爲丁文誠公所獎於時王氏一姓得舉者二十有

校經室文集卷四

王求恕齋

八人君其一也君少有膽略年十六值捻匪擾山東邑人倡辦團練禦寇青石關君以祖父年邁代之行無懼色同治初劉德沛據淄川爲亂王師屢攻不下君率鄉勇助官軍修濠壘事定不受賞勵志爲學鄉舉後五上春官不第光緒庚辰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直隸候補游保同知銜並補缺後以直隸州用嘗權知隆平縣甫三月頌聲大作又代理柏鄉興頌如隆平以丁大母憂承重去官服闋乃循資補曲周知縣先委署雞澤縣事君奉檄喜曰吾今可迎養吾母矣而是時周太宜人適患頭暈行至中途輒返君亦自是有退志矣既莅曲周

以勤慎自矢邑有巨盜劉鳳祥久捕不獲君用鉤距法偵知所在一日託爲東行忽率勇返勦其穴遂成擒先後獲夥盜百餘人置諸法閭閻以安值歲饑穀價騰貴民艱於食而常平倉穀半腐爛君爲出陳易新捐廉俸以蘇民困百姓便之在任四年百廢振舉暇則微服出城與鄉農父老團坐序家人瑣事故一方民情得以周知邑故有李公祠李公北魏時爲曲周令得民心亦淄川人以君爲生同鄉洽同邑千餘年實後先輝映也初君去雞澤時邑民餞送者直至曲周境其爲民愛戴如此戊戌歲以終養請曲周之民誤傳爲曲周事註誤聯

校經室文集卷四

王求恕齋

名數百人詣府懇留及告之故始釋然君歸里後足不及城市縣令三易其人未嘗一通謁又二年而丁周太宜人憂服除或勸之出君不應有子三人長乃祿庚子辛丑 恩正併科舉人克承君志次乃禮乃祺皆庚午以後生又有孫男四人具詳乃祿所述家狀葆田與君同舉後僅一再見忽忽已三十餘年壬辰癸巳聞予數遊直隸竊聞君治邑事頗詳己亥春在邯鄲縣署吾友孔亦愚謂予曰伯舉以養親得請矣吾輩終年奔走何爲者予聞言而自傷明年春而孔君謝世又明年冬而予叔弟光州君亦卒皆不得竟其所設施其幸而存者

不肖如予方且從事文字間以度歲月故於澄江先生
有生死離合之感而茲乃復聞君之喪此予所以不能
不爲之慟惜也雖然君之治行既有可傳而又能進退
裕如以孝養終其身身雖沒而名存廉廩然有君子之
風其視古循吏亦何多讓哉甲辰春三月表

許州直隸州知州呂君墓表

有循吏萊蕪呂君諱憲瑞以光緒二十三年秋卒於許
州直隸州任所予既爲誌幽之文其門下士密昌堦復
爲作家傳所敘君治行略具矣越七年君之子相曾以
治郊縣有循績由大府入 奏傳 旨嘉獎明年調補

校經室文集卷四

圭求恕齋

滑縣令滑故君所調補邑也未至而升遷禮部主事以
去邑人旦夕望相曾至克施有政以績前徵於是相曾
走書謂葆田曰先府君葬今八年而外碑未立不肖大
懼無以信今而傳後敢并有請於先生葆田竊惟君由
進士起家歷任湖北大邑政績可傳者固不勝書初任
黃陂繼署東湖皆有能名是時君年甫壯耳既而補授
江陵調任漢陽皆附郭邑號稱難治而君措施裕如其
宰江陵也以沿江隄防不固民慮其魚乃捐廉倡修督
民興工身任其勞隄成而民不病知漢陽年餘吏畏民
懷及去負債累甚重密傳所謂累公未有若漢陽者也

昔我先大夫嘗攝漢陽令卽葆田前誌所敘初與君相
見時也先大夫謝事後亦負累數千金終其身竟未能
清償蓋今世號爲首邑無不因應公致累其所由來者
久矣而君以調署蘄州及黃岡乃稍能彌補宿債兼有
贏餘因於故鄉設立義倉勸修義塾以成先志事具誌
傳中及連丁父母憂服除選授河南登封值大祲撫集
流民有實政及人其以直隸州知州分發河南也蓋亦
以中州民風素厚有可因地制宜者光緒十五年莅任
許州如緩徵糧期裁議漕費皆彰彰在人耳目耳而其
立育英社以嘉惠士子又事神治民無不修舉以是膺

校經室文集卷四

圭求恕齋

卓薦入 覲奉 旨回任候升而君已年六十有三矣
曾有欲久署州者逾年君始復任明年遂卒七月某
日也而是時予叔弟方任開封首邑例得推升許州又
爲有勢者奪去其後予弟竟升補光州未三年亦以憂
傷勤勞卒於任所視君雖未獲遂其初志而官成名立
有子象賢將終能彰君之績者其孰爲得失哉君之未
復許州任也豫省大吏奉部議擬仿山東嚴減錢糧章
程提州縣平餘以佐國用而以其半予民君獨持論以
爲州縣官須稍使有餘足資辦公否則賢者無以爲治
不肖者益有所藉口以賤民且裁半予民徒歸胥吏中

飽耳不若令州縣量力報効無擾於民而官亦不至辦
公拮据與子弟議合大府聽其議奏行之自君卒後國
事益艱庫款亦日絀籌款者無善策乃卒議加收民賦
以致民情浮動變亂紛紛而卒無裨於國用故予表君
遺事獨賢君能識大體故所至能得民心使民歌思不
忘其以循吏稱也不亦宜哉嗟乎循吏不世見如君之
惻惻無華而以晚年偶攫未疾猶或以臥治見譏於俗
如密君述所聞道路流言其尤可慨也夫

知府銜河內李府君墓表

校經室文集卷四

蓋求恕齋

德父諱□□以縣學生考授太醫院御醫充醫學館教
習君亦精醫術始爲醫士洊升八品吏目既遭父喪遂
侍母家居服闋母許太夫人命改官湖北通判未久遂
引養歸許太夫人生君兄弟二人弟□□世所稱秋槎
太守也太守公以諸生從戎保至牧守官終廬州府知
府遇 覃恩加級封贈先代考妣皆從二品府君與太
守公友愛最篤在家食必同案終其身囊無私財太守
公性剛直爲曾文正英果敏沈文肅三公所奇賞歷官
皖北牧令政尚嚴猛府君每勉以寬仁太守公承督教
惟謹故所至有清廉名卒以循績上邀 綸褒名著

國史實府君有以成之也咸同間同郡毛文達公奉

命爲團練大臣遣使延府君佐戎幕府君以母病新愈
不宜離左右辭家居十餘年卽立祠規宗族咸服其教
遠近仿行鄉俗以變無構訟者所居濱沁河尤留心水
利郡守采其議築埽培隄兩岸農田得免水患反資灌
溉屢占豐稔光緒三年歲大祲河內官紳分廠施粥府
君自備資斧周察各粥廠朝夕不遑每謂同人曰奇災
如此吾輩盡一分心冀挽回一分氣數慎勿率意從事
同人感其言皆敬慎無欺比災減而府君積疾已深矣
以四年某月日卒享年六十大府以君籌振積勞活人

校經室文集卷四

蓋求恕齋

無算入奏奉 特旨加知府銜 賜卹如例配任淑人
側室郭氏以節烈 旌子恩祔候選衛千總恩祥光緒
二年舉人濟寧直隸州知州今爲萊州府知府恩祔縣
學生孫六人萬基丁酉拔貢生餘皆習儒業葆田始與
萊州君相遇於張勤果公幕中知爲廬州太守公兄子
心重之其後十餘年又相見因出所述府君事實屬爲
表墓之文其所述嘉言懿行備矣又謂府君平昔教人
必舉先儒語錄有裨身心者冀以轉移風俗烏虜此其
所以承先啟後有非世俗人所能及者當丁丑戊寅間
河南北大饑使任事者盡如李府君何至使災黎失所

哉然府君於時家非有餘或諷其不宜動言濟人府君
歎曰必有餘而後濟人則人多轉死溝壑矣濟人要在
存心無時無地一言一動皆可有益於人其通達世務
多此類予故爲表著一二俾後世知府君兄弟父子爲
時聞人其孝弟忠信實有所承而當世以施濟爲仁者
其亦聞府君之言而知所從事哉光緒三十一年春正
月表

祥符王府君墓表

府君諱曜字玉亭祥符王氏其先浙江山陰人也 國

朝康熙初有諱爾錫者游幕中州遂家焉數傳至府君

校經室文集卷四

毛求恕齋

生而穎異年六齡遭母憂哀慕若成人世父無子因立
以爲嗣稍長嗜學不怠事父母與本生父咸盡孝養既
而奉父命改習商業又代季父司吏職從公藩署以勤
以慎藩署事無小大悉待以辦治積勞由吏員游保至
府經歷適故人郭鎮軍寶昌駐兵秦中招作文案兼理
糧餉隨軍轉戰山陝歷秦度隴以襄贊功保升府同知
賞戴藍翎並加運同銜同治初擬呈請分發河工既
念父母俱年高情殷色養遂家居不復求仕進其後迭
遭父母與本生父憂葬祭罔弗如禮鄉人稱之王氏家
故貧暨府君以善治生不三二十年間稱饒裕矣然平

居飲食服用未嘗稍奢靡又每以物忌盛滿戒其子孫
至里黨有匱乏者不待告輒周卹之弗吝遇孤獨鰥寡
尤必盡其哀憐蓋富而能施其仁惠非特周及三族也
光緒丁丑戊寅間晉豫大饑府君陰助義舉所全活無
算然不自以爲德嗣遇直東水災以捐助振款甚巨當
事 奏請給予樂善好施字準建坊里門人咸以爲宜
始府君由運同銜 例授朝議大夫遇 覃恩加五級
誥封資政大夫祖依仁考敏義本生考賢義皆得二
品 封典妣皆 贈夫人府君卒於光緒十四年六月
十七日春秋六十有三配魏夫人仁孝勤儉克稱同德

校經室文集卷四

毛求恕齋

子希曾原名致和同治十二年舉人刑部候補員外郎
孫樹森縣學生工部學習郎中嘗從葆田遊以同里馮
編修所爲誌銘及員外君所述行實屬余表其祖墓余
觀歸熙甫氏三途並用議以爲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
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既分士人往往不復肯誦辱於此
然如先朝尙書徐晞知府況鍾皆至顯用而因歎 國
家欲收用人之實效非大破因循之論不足以振作鼓
舞一世之人材今 朝廷事事求新又併農工商爲一
部使得如王府君者而任之其必能興事任力富國裕
民追迹三代兩漢之盛何至取法外夷而究莫得其要

領哉府君雖未獲治一郡一邑而其事親交友名實純粹沒而使人不忘非負特之資於學問刻歷實有所得者曷由至此余故掇其大要俾碣於墓道其他懿行則誌述備矣亦不敢爲溢美之詞庶異世知言君子知余文爲信而有徵云光緒丁未春二月撰

四品銜刑部候補員外郎王君墓表

故刑部候補員外郎王君諱希曾字沂泉原名致和同治十二年舉人先世由浙江山陰徙居開封故今爲祥符人曾祖依仁祖敏義本生祖賢義父諱曜三代皆膺二品 封典妣皆 贈夫人君生而風度端凝初學爲

校經室文集卷四

美求恕齋

文落筆卽驚其長老父資政公以善治生資雄鄉里然君守家教未嘗染豪華之習鄉舉後再應禮部試不第遂入貲爲部郎蓋承父志欲盡天下之大觀觀 朝廷文章政事之美以成爲通德達才遊京師不數載甲申春聞母魏夫人疾亟請假南歸歸則已不及視含殮服闋因留侍資政公不復出資政公晚嬰末疾君左右就養無方適河決鄭州流離遍野君奉資政公命首捐巨款並以京員襄辦振務蒙 恩加四品銜 賞戴花翎未幾丁資政公憂至庚寅秋服既除矣而以居喪時哀毀遭疾竟以是年九月十九日卒年甫四十有二元配

張氏繼配趙氏俱 贈恭人又繼配李氏山東歷城人

子樹森縣學生今以郎中分部學習嘗從予講學習爲古文君與余叔弟鄉舉同年又與余同官刑部然在京師時未相識及余比歲游大梁習聞君父子居鄉諸善行其爲人稱道不虛也君幼從同邑王君啟綸學王君成進士爲宰山西罷官後無屋以居君迎致館舍爲謀贍資其風義多此類余於壬辰歲晤王君河北致用精舍王君猶稱君爲偉士而惜其享年不永蓋是時君歿已逾年矣樹森既請余表其祖墓因示余以其鄉人所爲君之誌銘余更表著其一二節行嗟乎士之有志而不獲顯其用者可勝道哉光緒丁未春三月撰

校經室文集卷四

美求恕齋

候選府同知杜府君墓表

君諱景渭字礪谿世居萊州府掖縣西南杜家村先世有隱德至君祖父皆以謹厚稱父諱鏞 誥贈通奉大夫子嘗爲作傳所謂韞輝杜君也母張氏生君兄弟二人君爲長弟景漢自幼相友愛終其身未嘗相尤少承父志持躬勤儉中歲起家致資鉅萬鄉黨待以舉火者幾千室光緒七年河決山東口口君奉母命捐千金濟振得 旨建坊如例乙未春日本兵入登州地青萊震動君倡修村堡所費數萬時東撫李公調兵防守駐萊

州軍餉缺乏君助饌銀二萬米萬袋又出錢修饗道自沙河鎮至府城李公奏請獎敘並頒給扁額君平居尤以濟人利物爲己任性喜文學嘗捐資勸立願學義塾聚掖以南子弟秀長者延師課之所成就甚眾子二長曰春榮中書科中書次曰向榮候選直隸州知州特用知府以助饗功蒙 恩賞給二品封典得 晉封君爲通奉大夫孫允熙附貢生候選訓導充熙候選縣丞君卒於光緒三十年十一月三日春秋八十有五卽以次年九月葬於先塋予友于華峰學正以所爲行狀屬予表其墓予昔謁李公萊州防次公數稱杜君不置且曰

校經室文集卷四

平求恕齋

使東人盡如杜君則忠君親上之風益振彼外夷何由內犯哉烏虜自東事起至今逾十年 朝廷日事更新而民閒困苦日甚一旦邊方告警求如君之急公好義者恐不復多觀予聞君嘗謂其弟曰天地生財原使人其之使聚而不散何以財爲量吾力之所得爲者爲之庶以成先人之志其所見如此宜其施德及人子孫昌盛遠近稱頌其懿行尤爲人所難能哉光緒三十二年冬十二月朔表

翰林院編修王君墓表

故翰林院編修王君諱蘭昇字芷庭登州萊陽人也光

緒六年冬十一月戊子以疾卒於京師春秋五十有二平生交遊無貴賤咸往賻之明年喪歸故里其孤塾埽請葆田爲銘幽之文葆田因循不果爲而其門人封正何家琪實誌其墓敘君世系本末具矣君卒後十年塾埽皆成進士相繼入翰林又十三年癸卯秋今翰林院學士埽由國子監祭酒奉 命督學河南旋改今職是歲新更官制翰林院學士階三品明年恭逢 皇太后七旬萬壽覃恩加一級得 晉贈君爲資政大夫於是學士埽復奉所爲家傳以告曰先公志不獲伸於生前今吾伯兄又早世埽大懼無以表揚先德敢求所以信

校經室文集卷四

平求恕齋

今而傳後者惟先生哀其志而許之幸甚葆田與君爲鄉會同舉又皆受知於高陽李文正公當 今上改元之初同官京師時相過從及葆田連丁大故君獨憂其不克振厲遺書勸慰庚辰春葆田服闋入都供職文正公一見卽問曰子同年王芷庭有經濟才其學識逾人百倍子亦與相知乎葆田因歷敘生同郡學同志與平昔往來甚習以對文正公喜甚旣而君臥疾數月葆田數往問視一日君見余至自牀興慷慨語曰子近見吾師高陽公乎今時局艱危如此爲大臣者宜亟求幹濟之才吾嘗有所薦於公而迄未見公以 上聞吾病愈

會當往促之因嘯啼泣下葆田固已心憂其不起乃未
逾旬而君遂卒文正公深爲歎惜其後君所密薦者或
相次進用以葆田所知今吏部尙書定興鹿公前四川
總督李公秉衡皆其人也始君少有志於功名嘗與鹿
公同客故侍郎勝保公所繼見侍郎日驕恣料其必敗
乃先幾辭去應宛平陳公聘教授濟南同治九年山東
舉行庚午並補行丁卯鄉試君爲首選先是巡撫使者
丁文誠公合試十郡士亦以君爲第一而君所教陳氏
子冕於君卒後成進士以第一人及第故君書法文章
並爲當時所重然君每與友朋談藝必曰吾書法受之

校經室文集卷四

全求恕齋

李伯敷刺史詩古文詞則宜良嚴秋槎高密單伯平兩
先生之教也其門人何家琪亦云然君嘗爲人上書左
文襄公奇其文又嘗見知於合肥李文忠二公皆屬人
延請皆謝不往既入翰林清苦異常仍資教授以爲生
身後無一夕之儲爲人嚴正有至性幼時卽能色養始
喪父時家貧甚願殯歛皆從豐厚見者歎異方丁卯歲
在濟南聞母噩耗一慟幾絕星夜奔赴時值髮捻餘匪
肆擾道塗梗塞卒能疾驅返里無恙人以爲孝行所致
云通籍後尤留心國計民瘼嘗陰求猷守兼優之士思
與其濟時艱而卒齋志以終烏虜以君之志與行使其

得用於時必能如古賢人之所爲最其生平其推賢好
士有似於唐之李文公翱而文采亦近似之特其詩文
不幸散佚不多傳於世故學士君尤以爲歎昔歐陽文
忠之論李文公曰翱幸不生於今時使見今之事則其
憂又甚矣嗟乎今世豈復有如君者乎吾見天下事之
猶可爲也惟忠惟孝克光前烈學士君其勉之哉光緒
三十一年夏六月表

河南布政使孫公墓表

穆宗毅皇帝御極之初大學士倭文端公方以理學爲
天下倡一時出其門者類多潔修自好之士其後或以

校經室文集卷四

全求恕齋

直言極諫負當世重望或以功名顯而不獲終展其長
者亦甚眾如吾鄉游侍郎孫布政皆其人也孫公諱鳳
翔字文起一字梧岡其先由直隸棗強縣遷山東世爲
濰縣人祖諱仲采父諱焯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妣
皆 贈一品夫人公由郡學廩生中咸豐八年舉人同
治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試御史充順天
庚午鄉試同考官補江南道監察御史歷充鄉會試監
試官署陝西道監察御史疏參內務府大臣貴寶與革
員李光昭交通舞弊合肥李公見其疏曰是不媿真御
史矣會奉天府丞張公奏請定鄉試應試人數順天學

政錢公奏請科試隨棚錄遺均經禮部議允矣公抗疏
爭之其略謂我朝列聖相承士子涵濡教澤二
百餘年文風日上比年特開恩榜並諭令借棚考
試所以扶植士氣維繫人心者至深且遠應請照舊章
辦理爲宜得旨俞允疏出土林誦之光緒元年冬

簡放江西知府召見時諭以兵燹後小民困苦知
府爲州縣表率務宜多方撫恤以培元氣明年補廣信
蒞任後恪遵聖訓興利除弊次第舉行是時兩江總
督爲沈文肅公即前守廣信以守城功赫然有名稱者
也廣信人謂公政績堪與沈公後先媲美而文肅公亦

校經室文集卷四

金求恕齋

以士愛民懷薦其賢彭剛直公巡水師至江西采輿論
稱公爲清廉第一六年升廣東督糧道時張靖達公樹
聲爲總督奏請洋務專歸道員辦理公以剛正不阿爲
洋人所敬憚事多遷延不肯就公議明年遂改調惠嘉
潮道會德領事欲侵汕頭地爲商埠公復與力爭事遂
寢不果行至今汕頭地不隸於外洋者公之力也又明
年調補雷瓊道未赴是歲八月簡授安徽按察使入
覲蒙溫諭嘉獎抵任未逾月兩江總督左文襄公
奏調赴江寧訊駱賢基獄是獄經數年未決公推鞠一
晝夜遂成信讞文襄公大悅以爲明決無倫也旋拜河

南布政使之命未數月又奉命署漕運總督任事
兩月將返豫又奉旨馳赴上海查辦事件公據實覆

奏並附陳援閩兵輪有二艘不可用請飭南洋大
臣慎益加慎毋損軍實其後二艘果以蘇遲致沈人始
服公先見之明公既回任旋奉命護理河南巡撫前
後巡撫使爲鹿公傳霖邊公寶泉皆公同年友又皆嘗
受學於倭文端公故吏治號爲清明然鹿公治事精嚴
公則濟之以寬大而自受撫篆後憂勞口過兩目漸生
翳障及邊公接撫篆公遂以目眚請告奉旨賞假兩
月毋庸開缺蓋異數也會部敘歷年籌餉勞賞加頭

校經室文集卷四

金求恕齋

品頂戴公益感激圖報乃假滿疾仍未痊復申前請遂
解任回籍以明年四月某日薨於里第娶于夫人子四
符旒範箴符議敘鹽場大使旒議敘按察司經歷範箴
皆候選教職孫十一人曾孫幾人公之薨也吾友柯編
修實爲行狀以備史官之采擇獨取公奏疏有關時政
者詳著於篇予爲撮其大要因竊歎近日新政之多紛
更惜無能爭言如公其人者始公與游公同爲御史俱
以言事知名游公由臬司內召官倉場侍郎卒以微
過去官公雖官終方伯而歷權督撫行將大用蓋朝
廷之知公深矣而不幸未竟其施此尤可爲慨惜者也

公子符等嘗問公所得於文端公者爲何曰吾師一生
惟守毋自欺三字其教人亦如是嗟乎此可以知其淵
源所漸矣

直隸補用知府前通州石壩州判高君墓表

維有賢人君子曰高君西林生而孝友端肅立身行事
以濂洛諸君子爲歸於經史詞章之學靡弗研究其仕
嘗爲州判矣然一邑之人咸望之如山斗故不稱其官
職而稱其德行曰大人先生年七十有五以卒學者相
與擬私諡曰孝勤蓋自韓理堂先生後以學行見重於
鄉邦而無媿儒林宿望惟君爲尤繫人思焉君諱翰閣

校經室文集卷四

公求恕齋

一字墨林以同治元年壬戌 恩科舉於鄉十年辛未
會試後 廷選一等奉 旨以知縣用籤分河北時年
甫強仕或勸赴河工君以母夫人春秋高陳情乞養既
歸且讀且耕侍奉甘旨者又十二年光緒八年母喪既
除始奉檄到省嘗讞獄定州散振保陽皆殫竭心力克
稱其職尤究心水利嘗承修千里隄工河防今任正雄
縣居民猶歲賴其利又嘗建議近隄諸村落人民與居
隄內者均請免工徭左文襄公奉 命視河將從其議
會有言不便者議遂中止在工需次五年始循資借補
遷州石壩州判石壩爲北運河要津漕糧輸京師者州

判有催提巡防之責君任事勤勞濟以廉正在官六年
以在任候補同知游保補用知府並加三品銜會督倉
政者粵人某侍郎縱子納賄容任私人同官莫能糾其
失君慨然曰地近輦轂而上下相蒙至此是尙可仕耶
遂請開缺歸直隸候補又請假回籍修墓其後粵人卒
以賊敗而君亦自是遂不復出矣葆田自寓居濰與其
賢士大夫遊日久獨於君僅一再遇君優游林下者十
餘年所居在城西去縣署不二里雖公事未嘗入公門
每晨起必先至先人墓所叩謁徘徊良久而後歸至老
不怠高氏自遷濰始祖至君十二世矣其先塋有五君

校經室文集卷四

公求恕齋

筮仕前歲有修葺及告歸後手植楸松近千餘株甲辰
春復自營生壙集宋賢語以爲誌曰幸全大節不辱其
先及將卒之前二日詔二子曰吾家世讀儒書窮達命
也汝輩不可曲學阿世以辱乃父又曰吾歿之後汝輩
勿預外事勿近要人烏虜君可謂夙夜匪懈者矣君卒
於光緒三十年六月庚午曾祖諱永清縣學生 地贈
文林郎祖諱甸太學生候選州吏目父諱允升附貢生
候選訓導皆以君貴累 贈通議大夫妣皆贈淑人娶
張氏子二崧生歲貢生賡生壬寅補行庚子辛丑併科
舉人從葆田遊述君行略乞余爲表其墓曰先人亟愛

先生文以爲有德者之言不苟毀譽葆田嘗聞諸維人云光緒二年邑游饑紳民設平糶局糧自外至負戴者貸以錢或議用市井無俚君力排眾議謂宜專任窮民民賴以全活者甚眾其遇事有識皆此類所著有帶經堂文集北遊瑣記若干卷嗟乎以君之學與守使得竟其所施必有以逾於尋常萬萬者然吾聞出處去就爲士君子之大節孔孟論人尤詳於進退之道故士君子進將有爲退必自修乃可以爲法於後世如君之內行不虧而又能出處不苟其足爲鄉人矜式者求之晚近士大夫亦何可多得哉

校經室文集卷四

先求恕齋

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兩廣總督毛公墓表
公諱鴻賓字寄雲世爲歷城人曾祖諱文英祖諱振基考諱廷鏞三世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妣梁氏 贈一品夫人生子三公其長也幼而穎異讀書輒通大義年二十六舉於鄉三十三歲成進士官翰林 宣宗成皇帝御試翰詹拜大卷江紉之 賜轉御史首疏外省虧空流攤之弊請 敕禁革以重帑項 文宗顯皇帝御極之二年公官兵科給事中疏言今日不思盜賊之不平而患紀綱之不振自古未有憲典不明刑威不肅而可以立國者是時粵匪紛擾半天下竄入湖南公言

欽差大臣賽尙阿駐衡州北路空虛請 簡重臣分駐武昌襄陽以固藩籬 上慰其議明年奉 命回籍辦團練五年 簡湖北荆宜施道調安襄鄖荆道初公與曾文正公爲同年友最相知文正謂公在諫垣所陳皆關繫天下安危胡文忠公題公疏稿以爲可謂鳳皇一鳴必任天下事天下之民其有託乎及公在襄三年文忠以有膽有識調度合宜保奏又密疏稱其好善嫉惡秉心公正十年夏 擢安徽按察使九月 擢江蘇布政使公感 恩知遇益圖報稱十一年奉 命署湖南巡撫旋卽眞授是歲 文宗晏駕胡文忠亦薨於位其年冬粵匪石達開竄湖北犯會同公道席寶田周達武等軍擊破之同治紀元石逆陷湖北來鳳公道遣總兵趙福元復其城曾山東淄川逆匪劉德培倡亂 朝廷命公籌一旅保衛桑梓公薦長沙知府丁寶楨可大用其後卒平寇亂列於中興名臣之次人以是服公爲知人二年夏陞兩廣總督効能巡撫及布政司之不職者墨吏望風解綬去明年金陵克復江浙餘氛未靖公疏言江西南路與閩粵交界均無防兵慮賊肆竄請 敕曾國藩等兼守南贛庶可一鼓蕩平有 旨褒許公所至必力籌全局方東南用兵鄰省請兵請餉無不悉索

校經室文集卷四

先求恕齋

以應故粵匪之平公雖不在行間然亦與有力焉公之
爲湖南巡撫也嘗疏稱前撫臣張亮基駱秉章於吏治
軍務實力講求用能削平寇盜竊以爲得名將不過收
戰陳之功得賢督撫斯能造封疆之福論者謂督撫稱
賢公可謂不媿其言矣又疏稱左宗棠識略過人其材
力不在曾國藩胡林翼之下若畀以封疆重任必能保
境安民左公亦自是駸駸大用公所舉人才自左文襄
丁文誠外如郭筠仙侍郎蔣文恪志章惲次山中丞世
臨吳少村中丞昌壽李星衢中丞福泰皆經公保薦世
或不盡知也督廣年餘黜華崇樸風氣一變以湖南任

校經室文集卷四

全求恕齋

內失察同僚事鑄職罷官歸時丁文誠公實巡撫山東
用公言於濟南城外砌修石圩以防寇六年寇至不得
逞公猶率民團協守七年公疾作遂薨所著奏議若干
卷藏於家子慶澄承霖皆能承其家學葆田先人昔歲
服官湖北嘗事公得知公居官大節今予奉公子之屬
爲外碑義不敢辭當咸同之際宇內多故一時人才奮
起號爲中興而吾鄉赫然立名績爲將相者獨罕見如
公之受知三朝見稱於曾胡諸公不可謂不至然竟
未獲終其用何哉公薨今已四十餘年會今 皇帝嗣
服有 詔嘉會舊臣並徧察中興大員政績於是山東

巡撫袁樹勛據紳士公呈臚陳公勛勞忠盡奏懇 恩
施奉 旨開復原官並將生平事蹟宣付史館立傳而
後公之志事乃益昭著於天下然論者猶以公未遽邀
易名之典爲憾子述公事獨揭其有關於當世者以俟
異世君子之論定其他則歸安陸心源所爲神道碑文
備矣

河南試用知縣南皮張君墓表

光緒三十年九月河南試用知縣張君達生居母憂以
疾卒先是君奉大府檄察歸德府土稅事沈翳不可猝
理既聞母疾亟馳歸歸未至而母卒大痛漿水不入口

校經室文集卷四

全求恕齋

者數日遂患痢日增劇至是竟不起距母劉宜人之喪
百八十有五其孤宗瑛等以明年某月日奉兩世之
喪歸葬南皮君之葬也東阿周君誌其墓序君事親及
宦蹟所至詳矣既而鄉人同宦中州者感其孝行爲額
請大府聞於 朝得 旨旌表並編入 國史孝友傳
朝廷所以教孝教忠者可謂至矣君之志雖不獲伸
於生前而其顯親揚名獲 褒榮於身後不誠無媿爲
君子之子與君諱元翰達生其字也父諱嗣陶同治六
年舉人官萬全縣教諭子嘗爲銘幽之文稱其子孫多
賢才君自幼侍親事下母卽以孝聞有仲弟能讀書君

請於父使繼先世業而身親賤役以營甘旨久而彌恭
仲弟已膺鄉薦後數年得疾京師君禱於祖廟願減己
之年以益弟及弟卒奉父命迎喪歸葬有加禮王母卒
後始專心嚮學出而應試爲博士弟子中副榜光緒五
年舉於鄉六上公車不第以資爲學官選獲鹿縣教諭
俸滿復過班知縣丁萬全君憂葬祭悉依禮制服除改
發河南奉母之官需次大梁時年已四十有八矣踰歲
著漚池革除陋規之不便民者十數事當官守正不阿
有齟齬之者遂不得久於其任然大府探輿論知君實
心愛民也踰年委署寧陵其出治一以前明呂新吾爲

校經室文集卷四

奎求恕齋

法管募印其遺書分寄同志尤善治盜號稱嚴明及去
任時百姓詣大府乞留者數百人母劉宜人聞而喜曰
吾子真不愧爲民父母矣始君再入資爲縣令實爲祿
養計既權縣事至再而清貧如故又每念萬全君祿不
逮養則心常欲然故於母夫人前惟恐一日不盡其誠
敬及遭母喪其自視若深有媿於前人也卒之夕聞姻
戚有爲其母祝壽者感而大痛痛哭失聲既而曰窀穸
未安可奈何可奈何遂卒嗟乎此可以見君之心矣吾
聞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而禮稱居喪
之禮毀瘠不形又曰五十不致毀君年已五十有三其

居母喪本不宜毀以滅性然士亦視其平居自立何如
耳如君之制行不虧使非遇 聖朝闡幽表微則異時
敦孝行者果何能使人聞風興起哉夫孝爲庸行人子
豈有欲人稱頌之心特人心同具此理則雖愚孝愚忠
必不忍徑聽其湮沒不彰耳張君死人或有議之者予
故因表君之墓特發此義以質當世勵行知禮之君子
光緒三十二年夏表

徐君墓表

君諱楷字式堂浙江山陰縣人父某以書畫名客遊鳳
陽遂居焉母陶氏生子女二女適同里石府君某君生

校經室文集卷四

奎求恕齋

母魯氏早故咸豐初粵匪陷鳳陽母兄皆及於難君以
隨姊夫在亳州得免旋丁父憂遂依石君避地山東既
遭家多難資產蕩然中歲改習申韓家言應東諸侯聘
治獄以明恕稱主人或有過失輒面爭人以是敬而憚
之石府君卒於石河官所君撫視其孤同居其財患難
相恤事女兄尤敬恭娶桐城方氏生三男三女其長次
皆早亡君以是常不適光緒辛卯一遊汴返至濟南遂
卒有甥曰石庚少與君其筆硯聞耗乃馳歸卜葬君於
歷城之南與石府君冢相望也庚今官開封府知府特
用道 欽加二品頂戴以 皇太后萬壽大慶推 恩

地贈君如其秩既復述君遺事屬余表其墓余聞君爲人敦孝友嚴名利之辨嘗以縣丞選江西吉安不一歲輒棄去曰吾安能鬱鬱居此久耶去之曰鄉民送者數百人蓋其惠愛在民若此其至汴也竇欲視其甥服官行義一日見宴客酒饌稍豐輒呵責不少貸庚之言曰吾自有生以至舅氏之歿五十三年賴舅氏以養以教以至於成立至今兩家雍睦無閒不敢忘先太夫人與舅氏之遺教也此可以知君矣嗟乎近世風俗日偷其由幕而官者類皆爲身家計耳余嘗謂前代徵辟之法得賢才爲盛今誠仿而行之宜自州縣幕佐始庶幾賢

校經室文集卷四

蓋求忍齋

否有辨亦不至誤國病民如徐君之賢不誠加於木一等哉君幼子名朴今官山東某官亦以賢能著光緒三十二年夏四月表

楊府君墓表

澠池自前明曹月川以躬行實踐爲一代醇儒迄今數百年鄉人聞風興起者常不乏人吾友楊子方述其先人懿行請予爲表墓之文其言曰先君子讀書敦行年未五十以諸生終塋無似不能躬勵實修以爲先人光今幸博一官得叨 封典而先君子棄養已三十年矣銘幽之文實吟秋先生代張君作夙知夫子與吟秋先

生爲文而持戒不輕以許人今願竊有請焉按狀君諱

際三字晉齋又字鏡湖父旭國子監生前母邵孺人母裴孺人生而篤慎早歲入郡學爲廩膳生父卒家居奉母事兄惟謹咸同間遭寇亂借兄負母避亂山中甘旨無缺寇退散積麥以贍於人居母憂葬祭悉依禮制不用鼓吹鄉里化之履蹟舉場授徒里門不計束脩著願學堂學規立學社啟祠堂講學論文雖病志不少衰其教人必舉張清恪公小學集解與呂新吾呻吟語諸書光緒元年舉行 恩科猶力疾赴省試歸而病甚明年閏五月某日卒娶李孺人子二長塋字子方光緒口年

校經室文集卷四

蓋求忍齋

舉人今爲祥符教諭次保和亦有家風昔陸桴亭稱曹月川爲真教官謂必如曹先生方可坐明倫堂方可稱爲師表又謂夜行燭一書是真能論親於道者楊府君學行可稱而齋志以沒猶幸有子克傳其業爲教官爲師表將所謂立身行道者既在其身又且在其子若孫矣烏虜世方廢學又不以人倫爲教吾於何先生之銘楊府君其曰坊表未湮又云何厭乎寂以寘不誠有味乎其言哉

安平縣知縣循良婁君墓表

光緒四年夏畿輔大水滹沱河溢入秋瀕河州縣被災

尤重於時署安平縣知縣山陰婁君甫受事即以邑境四分成災上聞山大府入告得旨緩當年租賦並振以銀米君躬行僻鄉按視戶口賦食與衣罔有不給所至民迎拜如家人父子先是滹沱河自同治六年北徙縣境淪水者百二十餘村君日權輕舟度地高下教民疏導措置水車馬流下礎水以漸涸可宅可耕比返署晝夜判治文牒未明而起至漏三下不休竟以積勞致疾到官未四月於是年冬十二月二十九日卒於任所士民聞喪爭相奔哭致購鬻發之日鄉民數百人自懷糗糒願爲舁夫老幼扶攜哭送數十里不絕邑人勒碑

校經室文集卷四

宋求恕齋

以志遺愛越三年辛巳直隸總督李文忠公據深州知州朱靖旬稟請奏卹部議加贈知府銜三十年甲辰今直隸總督宮保袁公以已故知縣政績卓著遺愛在民願懇宣付史館立傳奉旨俞允君諱詩漢字卓堂祖父諱青官河南彰衛道父諱煜官直隸石景山同知護永定河道君雖世家子自幼無華靡之好年甫冠即以從九品分發河南尋改發陝西補葭城縣巡檢咸豐初丁內外艱服除改官直隸六年以縣丞署涿州州判同治三年代理靜海縣主簿四年署景州運河州判先後以海運及防捻功保升知縣並加知州銜補缺後以府

同知用十年代理永年縣事在官僅百日清理滯獄數百光緒二年代理成安縣爲治一如永年君卒年五十有九配沈夫人側室郭宜人子六曰杰謙書緝書紱書瑞書綬書杰以籌振敘勞保至三品銜分省補用知府謙書直隸候補知縣緝書候選中書科中書與余善以其伯兄所爲府君行述示葆田曰先君治行雖經張靖達俞曲園諸公賜撰志銘家傳而墓表闕然未備伏念先君生平篤嗜性理之學由慎獨存誠而推及於倫常治道雖志存康濟而不能與時俯仰所至勤求民隱其得民心在此其宦途偃蹇亦由於此余謂君起末僚游

校經室文集卷四

宋求恕齋

陟守令且以循績宣付史館揚名於後世荷當代巨公之表彰亦不可爲不遇特以格於新例身歿未及三十年未得祀入名宦祠而國家定制凡子孫見爲九卿者其祖父俱不得請入名宦鄉賢雖曰以防請屬今又拘以年限是使爲名宦鄉賢子孫者必皆不克肖其先人而後可則何以見爲善必獲報哉君之由直督奏請立傳也所援乃安徽泗州與河南光州兩案所謂光州知州實余亡弟叔謙其遺愛在民固人人所共知當時奏牘既出余乃得聞其事因念我先人歷官湖北穀城天門漢陽鍾祥蘄州皆有政蹟在志乘或立碑記或建

有生祠而歿已三十年竟未列入名宦豈年代稍遠民
或忘其澤與抑以子孫之不善稱揚而人遂有善弗知
與夫安民必資循吏而傳與不傳是在爲大吏者之加
意訪察如婁君者得當世表揚洵足風勵羣僚矣余因
表君之墓還顧身世益亦不能無感云

校經室文集卷五目錄

從一品封典軍功保舉府同知于府君墓表

浙江湖州府知府李君墓表

閩君墓表

山東候補知縣署濮州知州鄧君墓表

柳府君墓表

呂松巖墓表

趙君墓表

旌表節孝孫母李太宜人墓表

夏母汪安人墓表

校經室文集卷五目錄

一求恕齋

附致夏滌菴書

旌表節孝土默特母葉太淑人墓表

旌表節孝張母陳太夫人墓表

徐母王安人墓表

前石河鹽場大使會稽石府君墓碑

范縣學訓導崔子思先生墓碑

同知銜湯陰縣知縣王君墓碑銘

廬州府知府循良李公碑銘

宋君墓碣

韓府君墓碣

鄉飲大賓太學生趙君墓碣

王節母桑孺人墓碣

張烈婦碑文

李吉侯墓誌銘

張君墓誌銘

宛平陳公墓誌銘

桐城方先生墓誌銘

柯封翁墓誌銘

前河南巡撫李公墓誌銘

翰林院修撰陳君墓誌銘

校經室文集卷五目錄

一二求恕齋

安正馬府君墓誌銘

許州直隸州知州呂君墓誌銘

翰林院檢討王君墓誌銘

河南候補同知臺君墓誌銘

田封君墓誌銘

萬全縣學教諭張君墓誌銘

安徽涇縣知縣楊君墓誌銘

廣西補用知府前翰林院檢討王君墓誌銘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從一品封典軍功保舉府同知于府君墓表

宣統紀元之歲今 天子恭上 皇太后徽號禮成
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如前代故事於是
河南分巡南汝光浙道于君滄瀾以二品銜 覃恩加
一級得 贈其考為榮祿大夫妣皆 贈一品夫人明
年春于君以書謂葆田曰先贈榮祿公歿二十有五年
矣當日銘幽之文滄瀾以求閣學陳六舟年丈公諾而

校經室文集卷五

二求恕齋

不果為不肖奔走風塵尙思有待以為顯揚歲月蹉跎
深恐先德弗彰則罪戾滋深敢乞賜撰鴻文以光泉壤
世世子孫感且不朽葆田義不敢辭謹按家狀所述詳
敘行誼世系俾揭於其墓之原以貽來世贈榮祿公諱
鎰字景權一字璞山平度州人曾祖諱琮州學生祖諱
方韜太學生官直隸祁州州判父諱用中州學增生祖
父皆 贈榮祿大夫前母氏戴母氏羅皆 贈一品夫
人兄弟口人公於次為第五生日與孟嘗君同幼即嚴
重六歲就外傳讀書不屑為經生章句之學年十五援
例入太學丁父憂喪葬悉依古禮其後兄弟議析居贈

公獨以義求合不得僅受田百畝奉羅太夫人定省溫

清事無鉅細稟命而後行一應鄉試不售遂棄舉子業
納貲得縣佐職以母春秋高不圖仕進居家讀書教子
務攷求古今成敗得失以期見諸行事開家塾備膏火
資聚族中子弟秀異者延師課讀月三試之前後數十
年間入庠序貢成均登賢書者歲有其人先是州中歲
科兩試寒士每以納卷投贄各費為難贈公因倡議捐
集萬金發典商歲取其息為生童歲科試及公車費由
是鄰邑亦多效之道光丙申丁酉州大饑人多病疫贈
公為粥以食餓者所救活無算病者施藥死者捨棺又

校經室文集卷五

二求恕齋

勸建倉社以助振至今州食其利咸豐十一年春捻匪
擾亂山東贈公倡辦團防匪知有備不入境秋間匪大
至贈公與掖縣張太史弼侯學博相芝倡修膠萊河岸
牆率鄉團分守賊不敢逼乃繞高密境東竄贈公因於
其間完守入保又捐萬金修村堡附近數十里得免焚
掠同治六年任賴巨匪合隊東下李文忠督軍追勦因
采贈公議築牆膠萊河以困之當是時各軍連營數百
里饋饌不至士呼庚癸東撫丁文誠統帥劉壯肅檄贈
公襄辦糧臺贈公命子滄瀾等持函馳數百里聯合各
邑紳耆采購轉輸由贈公設局給價兵食不匱軍賴以

濟事平 奏保同知 賞戴藍翎當事致書再三敦促
出山終謝不行論者謂有魯仲連之風焉贈公長身玉
立鬚眉清疏性方嚴終日危坐無倦容教人以忠恕治
家以勤儉急人之難如治其私尤好客假館授餐客至
如歸四方知名之士或不遠千里而至以得見贈公爲
榮郡伯州牧歲時修書問治道或造廬請謁贈公每舉
地方利病閭疾苦詳細敷陳然公署則非公不至也
高密有湖曰百脈爲數邑積水所匯歲久淤墊言利者
以開墾之說干高密令謂可得腴田數百頃令上其事
大府檄下萊州守覆勘三邑居民懼曲防之害環集懇

校經室文集卷五

三求恕齋

罷役者數萬人令遽以集眾抗官告萊州守惠公繼問
贈公弭變之方贈公爲詳陳利害並馳書告鄉老以大
府愛民於是眾散而役亦罷蓋其功德及人遠矣晚年
以家事付叔子獨披閱史書含飴弄孫以自頤養以光
緒九年冬十二月十七日卒春秋八十有六明年葬於
祖塋適室張夫人孝恭端靜先卒生子一志湘優廩生
咸豐制科孝廉方正以贈公命未與廷試次室劉夫
人事贈公及張夫人造次必以禮生子三滄瀾初名志
淹光緒乙亥恩科舉人丁丑進士歷任河南上蔡滑縣
固始蘭陽鹿邑知縣衛輝知府現官南汝光浙兵備道

志瀨廩貢生現官費縣教諭志潞附貢生候選訓導又
次室邵宜人生子志潛太學生河南候補縣丞女三人
婿陳榮淮金呈璋王成曾孫十六人長孫蓮本名蓮科
同治九年庚午並補行丁卯科舉人官安正學訓導

欽加國子監學正銜芝裳豫河候補州同蓉裳中書科
中書荔裳候選府經歷蘅裳議敘知縣黃裳翰林院待
詔荀鶴分省布經歷雲裳分省補用巡檢芑域觀梓俱
太學生夔常詹事府主簿若常分省州吏目尊常候選
縣丞蓋常觀常敬常俱太學生伯葆亦太學生仲葆業
儒曾孫九人道濬附貢生鴻臚寺序琦星渠候選府經

校經室文集卷五

四求恕齋

歷星核保舉分省補用知縣忠源忠燾忠熙俱太學生
忠默忠杰忠篤俱幼元孫二人贈公卒後生可謂盛矣
昔歐陽文忠瀧岡阡表謂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若
贈榮祿公生雖不獲列位於朝而修善修德有功於鄉
里甚大固宜食報於其子孫今兵備君又克承先志修
其身以見諸政事遭際 盛時官爲監司逢 國大慶
褒顯其親實受 三朝之錫命 朝廷所以褒寵勸勵
臣子之意可不謂厚與于氏本吾鄉望族其先由文登
分徙平度贈公所居曰古莊乾隆末濰縣韓理堂先生
嘗設教於其家塾十餘年故于氏至今猶能世傳其學

蓋詩書仁誼之澤長矣余敘贈公事實獨詳非獨以慰其子姓乃亦以告吾鄉里之人俾知爲善獲報亦貴有大節可傳斯足以表見於後世嗚呼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浙江湖州府知府李君墓表

宣統元年春二月戊辰前浙江湖州府知府李君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三越明年三月將葬其門人賈恩紱既銘其幽劉大理若曾又爲外碑之文敘君行誼世系詳矣其孤寶森等復以書謂葆田曰先君道義交惟年丈爲最篤今穆卜兆宅日月有時敢乞有道之文表其

校經室文集卷五

五求恕齋

阡俾先君一生堅苦託以不朽葆田曰嗚乎吾故人也方戊申冬君以就養來山東優游歷下與吾輩朝夕過從忽一日驚聞兩宮升遐悲慟號泣逾時莫釋會君刻期歸里余因抱疾不克臨歧送別豈意其溘然先逝耶君諱念茲字慕皋鹽山人幼有異稟六歲能屬文隨父贈朝議公就館鄉塾讀書至闕予小子章感而出涕父喜謂有忠孝之質十一歲補博士弟子員旋食廩餼弱冠後連丁父母憂家益貧困因授徒自給嘗假館滄州居停袁心梅以汪龍莊全集相贈君守而行之終身得其益同治六年舉於鄉十三年貢禮部光緒二年殿

試朝考以主事用籤分刑部年四十矣京曹故清苦

君在都十年衣冠儉樸嘗徒步入公署退食之暇時與賢士大夫講學論文娓娓忘倦英雋少年多從之遊今協揆榮公大理卿劉公皆其受業門人也戊子補四川司主事充奉天司主稿絕苞苴拒勢要一矯部中積習其後竟因承審庫兵案幾爲忌者中傷庫兵者戶部銀庫賤役也皆都中大猾爲之適犯事送刑部君承審其案思痛懲之其黨上下營謀乃造爲蜚語以誣君長官遽移案他司君察知其行賄狀乃持牒與長官力爭曰司官受誣不白則奸人得計所關非細長官異詞以謝

校經室文集卷五

六求恕齋

後亦審知其實雖悔而無如何也旋題員外郎升郎中保送御史甲午冬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君居諫垣四年章數十上皆關國計民生尤惡吏治貪汙屢彈官邪紀綱爲肅廣西巡撫某以事落職與藩臬兩司及臨桂守素有隙乃倒填月日揭參三人部議至革職三人皆賢吏也君獨奏請飭查三人皆奉旨復職善類得以保全此皆人之難能者戊戌秋簡授四川雅州府知府明年赴蜀六月調署綏定府事勤求治理在任甫十月里不容姦人懷自勵達縣令某貪酷狡詐頗爲大府所喜君實揭其罪願不得直君自詣行省與大府相詰讓

大府稍厭苦之君知直道難行已銳意引退適會建德周公馥爲布政使素知君之爲人乃劾赴雅州本任是歲庚子秋九月受篆任事先是六月間雅屬名山愚民聞京師變起相率焚燬教民室廬次年和議成外人責保護不力各員君竟列名其內賴全權大臣李文忠據實駁辦卒得革職留任處分又議賠款甚巨並斬梟八人而主名不定教民乘勢騷擾名山人人自危集眾至數千人假名勤王本道亟請大兵圍剿君獨抗議主撫自請單騎往諭解之上下皆力阻君弗聽攜僮僕二人馳至其地紳耆亦來跪阻悉謝之徑前呼其眾曰吾太守也來活若聽者歸農否則大兵四集赤若族悔無及矣眾皆感泣羅拜悉繳旗幟軍械一夕散去是役微君則川南糜爛無完土矣君因飛函告各軍請勿入境而當時文武方思藉定亂以邀功乃謀株連追捕仇教之民民懼蔓抄又轉而附盜君亟令縣屬編保甲整團練先後擒獲真盜初犯者宥編爲令由是積匪授首脅從洗心名山人爲君建立生祠又勒石紀其事蜀人所謂名山捕盜碑也君在雅州三年清訟息民平反冤獄每

校經室文集卷五

七求恕齋

一批詞張於門壁鄉民皆爭先快觀蓋君在刑部數年律例精熟事理通達故其見諸政事者若此癸卯春有

調署眉州之檄君以屢遭讒愠遂乞假修墓歸宦囊蕭然歸後家居一年乙巳春赴都銷假奉命出守湖州年已七十矣而精勤耐勞過於少年下車伊始適值太湖鹽梟滋事君督率文武竭力防禦屬境以安湖州土產多絲其機戶率多貧民而居奇者曰縑莊皆富商大賈往往與釐局因緣爲姦君擬平定章程盡除積弊以利小民未果行會歲暮君一夕獨坐忽忽不樂曰吾年踰致仕志不得行一官無補殊負初心卽手自具稿申大府乞病歸大府固君同鄉又鄉舉同年旣允其請而君自是浩然歸矣君與余會試同年向者同官刑部每

校經室文集卷五

八求恕齋

相見必各言所志余由部曹改外職實君教之及余以迂拙不合於時返初服君每稱其知進退之義故於濟南相見時又以余嚴解文字嘗自敘守雅州事屬余爲文以紀其實尤縷縷焉君生平好善如不及見人一善則津津樂道之賈孝廉初未知名君見其文曰此著述才也賈君謂君剛方忤世官不得遂獨觥觥大節無媿東漢名節士之概嗚呼吾於君亦云宜統庚戌春二月

表

閻君墓表
君諱澈立字筆存一字晴川金鄉閻氏世有隱德父維

城縣學生文行優選有長者稱母胡氏君生而穎異自幼讀書過目不忘出應童子試輒以詩賦冠其曹金鄉塾素不解音韻之學自君始大啟其緒咸豐十年學使者試列優等舉充辛酉拔貢 廷試未入選同治三年考取 國史館謄錄留京肄業有同年生方臨莊病歿旅寓猝無以斂君經紀其喪備至先是君嘗應同邑張明波鏜尹聘至杭州甫數月張君卒宦囊蕭然君爲文告僚友咸感其義致賻贈而後旅櫬得歸故里至是又有方君事故人莫不服君之篤於友誼其在京也從匡鶴泉先生遊學益以進及先生主講山東濼源書院招

校經室文集卷五

九求怨齋

君司書記爲諸生矜式君累年教授積有膏火資數百金爲人貸去因渡河舟沈金盡失不能償君焚其券更以好語慰之其慷慨好義類如此夫以君之學行使其早掇科第得用於時其必爲當世間人無疑乃竟屢試不遇至光緒五年己卯始舉於鄉而君已年五十餘矣又十二年辛卯卒於單縣鳴琴書院春秋六十有三娶張孺人子二滋縣學生爲伯父後渥歲貢生女三皆適士族余與君同肄業濼源書院稱同志君之卒也邑人李奉石誌其墓今年余寓沔南君長子滋乞爲表墓之文李君又稱君天性肫摯兄乾仁早卒事嫂恭謹爲請

旌節孝如例嗟乎君細行可傳者甚多余爲表著其一二以詒其後人使後進者知所勸則君雖歿亦可以不朽於世矣

前山東候補知縣署濮州知州鄧君墓表

君諱錫瑞字舜廷鄧氏其先蓋出自漢太傅高密侯禹後至晉有荊州刺史粲別爲長沙鄧氏而君宗譜傳先世本廬陵人有唐郡侯旭湖當同光二年以征蠻至楚留居長沙遂世爲長沙著姓云自君祖父以上皆隱居敦尚節義以忠厚傳家祖父世賢父曉城有子三君其次也性聰穎讀書喜博覽修身克己思本所學以推

校經室文集卷五

十求怨齋

行於人無忤父既卒家業中落資教授以贍室家屢應場屋試不利志益堅咸同之際粵寇擾亂半天下湖南將帥雲興多積功至大官君乃奮然曰丈夫安能屈首詩書終老牖下乎適丁文誠公督湘軍勦賊山東君入黃鎮軍宗華幕爲文誠所知檄佐華軍營務處同治六年間山東直隸捻寇蕩平君以防守黃運兩河功歷保知縣補缺後以同知用莫緝卿軍門聞君名以重聘延君襄其軍事君曰舍舊而圖新於義不可終謝之君與黃鎮軍爲賓主幾三十年喜相慶患難無不相其也爲人孝友性成事父母生養死葬悉依於禮兄光炳早

卒事寡嫂撫兒子如己子弟承謀年少不更事負債纍纍君代償之不加督責卒致後悔一門雍睦爲鄉邦所稱羨初任濮州值兵燹後循聲大著繼署福山縣事福山有煙台鎮爲通商口岸外洋與四方游民雜處者多君於內治外交無不咸得其宜再任濮州以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卒於任所百姓弔哭如失怙恃其得民心如此君生於道光二十年享壽六十元配胡宜人生子一福基繼配劉宜人後君九年卒君雖三莅州縣任無錙銖之積以故旅櫬寄寓十年未克歸宣統元年君弟承謀乃與君之子謀歸葬於長沙長衝後之王

校經室文集卷五

十二求恕齋

家坡瑩以兩宜人耐其友某以狀介李碩愚軍門請余爲表墓之文余與君初未相識然聞君名已久謹據狀所敘爲撮其大要如此夫爲人佐而能忠且信於友朋居官所至見愛旣去見思又身歿而無以爲歸資則其廉可知視彼身雖貴顯而卒被惡名於天下者其爲賢否何如耶嗚呼如君者亦可謂不負所學矣余是以樂道焉

柳府君墓表

府君諱相林字懋周先世本河東柳氏後遷居朝邑趙督鎮祖諱大榮考諱殿鼈習商業嘉道間領典商於河

南汝寧府年逾四十無子妻王氏卒娶扶溝李氏女爲繼室以扶溝爲先賢遺鄉俗樸民醇遂家焉故今爲扶溝人府君生口歲而喪父又十餘歲而母氏卒性廉達不事生人產有告貸者輒與之家遂困乏乃發憤學商賈積十數年家業日隆有四子皆令習儒術咸豐八年遭粵匪之亂商業蕩然府君顧自慰曰吾今可歸農矣所居曰呂家潭西三里莊日與田夫野老講種植課晴問兩暇則招近村人勸以爲善談前代因果事鄉里化之無犯法與爭訟者府君中年積有餘貲喜施予有義舉無不爲由是羣呼爲柳善人其後有爲賊掠逃歸者

校經室文集卷五

十三求恕齋

言賊至呂家潭時相戒毋毀傷柳善人家也府君雖習商然持身廉取財必以義恥與市僧伍所常與遊者同邑張季瑞茂才李芸渠明經數人尤好從諸人間學習爲大字書法見稱於一時又嘗進諸子教之曰吾媿讀書未成所以督責爾曹者非祇爲功名計恐爾身入下流玷我柳氏家風耳及次子堂得選拔舉孝廉訓之曰爾當顧名思義他日居官臨民如妄取百姓一錢者非柳氏子孫也光緒三年中州大饑邑中待府君以舉火者常數十家府君乃買舟南下載糧數百石減價糶之以利鄉人而以其餘周戚黨所全活無算時長子澤亦

佐其事明年府君至江南界首集而得疾適澤以夜行失道至其地得侍醫藥視含歛府君卒於戊寅三月十一日春秋六十有四卽以其年六月葬於新塋之次王夫人耐夫人性慈善好周濟人與府君同志教家嚴子堂方八歲一日白塾歸拾得柿餅一枚以奉母母怒其歸遲以爲偷得重扑之其明大義多類此先府君二年卒年六十有二子四長澤以侍親疾積勞故次卽堂同治十二年拔貢舉人光緒十六年進士官山東惠民縣知縣花翎四品銜有循聲次染次塔俱縣學生孫男五人翰芬翰蓉並縣學生翰華癸卯舉人直隸候補同知

校經室文集卷五

三求恕齋

曾孫男五人堂今歸知府補用迭遇 覃恩誥贈祖考爲中憲大夫又加級 晉贈資政大夫妣皆 贈夫人堂又嘗承父母遺命捐貲助振奉 旨給子樂善好施字準於里門建坊可謂善成府君之志者矣及是述其先考妣事略屬葆田爲表墓之文且言曰扶溝在前明有杜善人見歸震川集中先府君行實未知視杜善人何如今歿已三十餘年而邑人猶稱道不衰願得宏文如歸氏者以傳諸不朽葆田竊聞歸熙甫有言天厚人之有德將以興其家不在其身必鍾於其子若孫然非困窮淹鬱則亦無以大發於後柳府君再困而再興又

以行善故歿於道路其理若有不可知者然身雖歿而名愈彰躬膺二品 封贈子孫遞興而未艾豈非所謂爲善之報耶余據太守所述府君嘉言懿行與其內教可法者撮其大要俾異時治國聞之士知府君之所以得傳者固自有在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柳君其益知所勉哉

呂松巖墓表

君姓呂氏諱憲棟字隆甫松巖其別號也呂氏爲萊蕪大姓君祖父諱清臨隱德不仕生子四長傳誦次傳訓卽君父以五世同堂受 旌表次傳誥咸豐五年舉人

校經室文集卷五

四求恕齋

官濟寧州學正善誘後進學者稱蕉雨先生又次傳訢爲君季父君生而嚴重寡言五歲卽能書蕉雨先生授以書家執筆法弱冠遂以善書名旣補博士弟子員充同治癸酉選拔貢生 廷試未入選復舉光緒元年制科試列二等以州判候銓居京師一日心動急請假歸比至則母病已旬日人謂孝思所感用能親視含歛母喪服闋乃遵父命改捐知縣分發河南戊子春到省旋丁父憂十七年起復充河南讞局承審官勤於其職有要人與貧民爭宅基函託當道思逞其欲君持平剖決曰虐人媚人吾弗爲也案定遂辭讞局閒居久之會

陝州牧何君請君佐州治其屬邑有被控因公苛斂者何君屬君按其事曰窮治之彼去吾當請若代君既至密訪得實乃痛懲邑紳與胥吏蒙蔽者而令得原他日以語其家人曰陷人以利已吾豈可苟同哉二十一年冬竟感疾卒於陝年甫五十有三君同祖兄弟九人胞兄憲秋由舉人官江南知縣有治績從兄憲瑞由進士歷官湖北知縣內升主事改官許州直隸州卒於官余嘗銘其墓所謂循良呂公卽蕉雨先生子也君從子相曾紹曾或爲令或爲州判皆能繼起有聲獨君以有用之才而不竟其施嗚乎可惜也已君與余叔季兩弟鄉

校經室文集卷五

十五 求恕齋

貢同年又與余叔弟服官同省余與君交游日久故知君學行爲審君之卒也余未得其家人訃文今君之子惠曾以徐幼穉太守所爲傳狀屬余爲表墓之文余乃揭其大要如此是時君卒已十有六年余季弟歿已久余叔弟墓亦有宿草矣嗟夫人生離合聚散死生盛衰之際可勝道哉宣統二年庚戌冬十月表

趙君墓表

君諱猛字濟寬西華人趙氏在康熙時有以割股療親疾舉孝行者君其來孫也祖履吉武學生考素存太學生妣張氏君爲人狀貌雄偉身長六尺少讀書通大義

既而棄文習武弱冠入縣學嘉慶十三年丁父艱十六年連丁母艱既失怙恃又鮮兄弟時值河南大饑君與兩叔父析居僅有薄田六十畝乃痛自發憤舉嚮時馳馬試劍之好一切屏去不事而獨竭力於耕田常借亞旅作坐出入晨而興至暮弗怠布衣麤食如常人晚年乃置田十餘頃所居曰趙灣村宅後有圃數畝種雜果樹數百本引河爲池以時灌溉又於圃內爲旋池每歲獲利甚豐由是邑中數殷實之家咸稱趙氏然君性豪落不拘小節以敦樸率下而尤篤於天倫事庶母如所生庶母有女適張氏家貧而早寡君迎養家中歲杪始

校經室文集卷五

十六 求恕齋

送歸新歲則復來以是得保貞守節五十餘年而後終君卒於道光二十年十月七日享年五十有七娶謝氏子三長錦堂早卒婦郭氏以節孝旌次玉堂太學生次華堂亦太學生女二孫六麟閣光緒元年恩科武舉鳳閣傑閣俱爲武學生尙賓廩生雲閣太學生曾孫十人連壁武學生壯附學生嘗因被君甲煩問學於余乞余表其曾祖墓余謂君以孤露之餘服田力穡卒致富厚而能以勤儉教家爲善於鄉里救災恤鄰敦宗睦族可不謂豪傑之士與昔西漢晁錯論當世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近世言利之臣乃欲首重商務至設爲商部

以籠天下之財使得如趙君者經營其間所施設必有先後輕重矣會壯應優科試至省門索文甚急余姑以是應之俾碣於墓亦欲使異時治國聞者有考焉光緒三十二年秋撰

旌表節孝孫母李太宜人墓表

吾同姓在淄川者曰銘書生逾月而喪所怙零丁孤苦母氏守節勵貞恩勤教育以迄於成立銘書以光緒元年恩科舉於鄉節母聞報至感而泣謂銘書曰吾辛勤三十年乃幸有今日然汝祖父竟不及見也汝當益自勉以力承先志耳越十五年己丑銘書用大挑一等

校經室文集卷五

七求恕齋

以知縣發河南母亦就養至大梁鄉人與銘書同官中州者習知節母懿行乃合詞具事實由予弟光州牧叔謙備文達諸巡撫使者聞於 朝旌表如例是歲光緒二十五年也明年恭遇 覃恩銘書援例爲父母請封贈母李氏得稱太宜人其冬銘書奉檄權知榮澤事奉太宜人之官甫逾月太宜人遽以壽終明年春銘書扶喪歸里以狀介于君仲范屬子爲誌幽之文子因循未及爲而予叔弟以是冬病卒光州任所死喪憂患之餘予益不能無戚戚其不復有意於營度爲文亦久矣而銘書因于君催促至再至三會予叔弟之喪已除檢

尋原狀不可得乃據當日請 旌事實敘次大略以歸

之太宜人爲淄川諸生李蹊暖女生四歲而喪母自幼以賢孝聞讀書識道理孝經與列女傳皆能成誦年十九歸儒瀚爲繼室不及事姑翁鳳儀年老矣有風疾家事無鉅細悉委諸子婦家有薄田數十畝耕織所入以供甘旨佐先生修脯資儒瀚讀書攻苦得嘔血疾以縣試第一應學使者試不及試昇疾歸父驟聞宿病增劇遂不起儒瀚亦以毀卒遺言撫孤事重以宗祀爲託太宜人於時年二十有八耳宗族或利其孤弱肆欺凌忍弗與校值咸豐末捻寇入東境銘書隨母避亂鄰村屋

校經室文集卷五

六求恕齋

宇悉爲賊焚同治元年淄川賊起據邑城銘書復隨母倉皇逃避三年中險阻備經矣賊平始歸課耕業讀家室危而復安皆太宜人之教也始太宜人侍翁與夫疾藥必親嘗嘗暮夜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既而連遭大故家無次丁抱嬰孩與一六歲弱女經營喪事典嫁衣備歛具喪葬如禮往往淚漬衣衫成血痕見者咸爲感動銘書稍長令從塾師讀夜歸必課所習背誦成熟始就寢少廢學卽予杖繼又泣下不止銘書以是感奮發憤於學太宜人守節全旌門時五十有四年矣享年八十有二以卒嗟乎銘書之欲得予文者豈不以太宜人

節行爲可傳而必欲亟亟表章於後世與然予之文固未必足傳太宜人而太宜人之志行則既上達於朝廷固宜載在國史以傳諸無窮又奚待於予言予爲表其大節如此銘書其勉之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孔子引此以證士之孝而於大夫則以夙夜匪懈爲證故曰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夫忠與孝無二理亦猶節與孝兼全而後不媿爲完人士大夫遭時艱阨而不能以節義自立者其尙知所媿哉光緒二十九年春二月表

誥封安人夏母汪安人墓表

校經室文集卷五

五求恕齋

昔伊川程子作上谷郡君傳敘侯夫人懿行甚詳及朱子采入近思錄止載其訓子四五事然百世下無不知有程母者以有程子此文也子同年友夏君震武浙中大儒其名在天下矣其學術純正實得自母教爲多庚子之歲皇帝奉皇太后駐蹕西安震武奔赴行在獻中興十六策並爭論和議不見納明年春乞假歸里道出汴梁與葆田相見於旅邸執手唏噓既別去因寄所述先妣汪安人行略屬爲表墓之文蓋安人歿至是十有一年矣先是震武丁父憂奉安人命廬墓者三年其自墓歸而得依安人左右者僅二年而安人卒震

武痛甚復廬墓三年於是吾師嘉定徐侍郎哀其志爲安人墓誌以爲震武早歲辭官閉門講學志高行潔皆安人之教也葆田謹按狀稱安人父諱廷拭母王氏以節孝旌故知書識大義安人生而有至性濡染母教六歲聞兄讀書卽能暗誦數年盡通女誡及孝經論語孟子禮記內則列女傳諸書年十七歸夏封君事姑鄭孺人曲意承歡非命之坐不敢坐非命之退不敢退鄭孺人稱其孝及封君出嗣爲口父後安人則又以事鄭孺人者事姑節孝倪孺人兩孺人之喪皆齊蔬蔬食如禮既免喪久矣語及猶涕洟不止其教人必曰此先姑之言非我之言也生子女六人震武爲長男愛之甚至自能言卽指令讓壁間字能行卽率之詣大母前問安坐立必教之使正急步疾呼則呵禁之稍長卽教以古歌謠及孝經諸書故震武就塾時則四子書毛詩俱已略上口矣其教他子女亦如是粵匪之亂安人攜子女避亂山中諷誦自如一日封君自外至笑曰世亂如此若母子尙有心讀書耶安人曰世雖亂書不可廢也令兒曹稍知義理而死亦無憾當是時親族就食者日數十百人斗米直錢四千貫罄安人則盡斥衣飾簪珥給之必俟諸親族食已然後食至或不得一飽亦不

校經室文集卷五

五求恕齋

自明也封君善治生安人食淡攻苦以佐之亂定後家業漸裕震武赴禮部試時安人出篋金二十命之曰此汝母十指所積者汝在途不得效世俗投試卷以乞於人也震武既成進士以病不與 殿試歸有擬薦爲書局總校者安人戒之曰吾與汝父幸不藉汝一錢之養汝不能杜門讀書乃欲以是爲利耶其後震武以庚辰補 朝考授主事分工部學習值俄羅斯構釁抗疏指斥柄臣疏上留中不報遂乞養歸又明年侍郎宗室公賈廷以典闈試還過浙訪震武山中侍郎其鄉試座主也安人謂震武曰汝師以抗直積忤當路而檢身不

校經室文集卷五

王求恕齋

密行且得罪去何祝如汝汝非今日仕宦中人也休矣又二年前當事者皆罷去親友皆勸震武出安人輒婉謝之而自封君卒後家稍落安人獨持門戶者數年其於喪葬嫁娶饋遺族黨禮接賓師以及周給捐助皆經畫裕如未嘗匱乏然亦不蓄餘貲震武見安人劬勞聞自陳不能祿養之罪安人曰汝今尙未知母心耶養親以善不以祿吾豈不能爲尹母哉平時治家嚴肅閨門內不聞嬉笑之聲室無纖塵箕帚盥盥皆有定所歲時薦祭尤極恪誠嘗謂吾日日如遇除夕元旦夙夜兢兢造次必敬其教諸子婦皆然震武述安人言行大略如

是又謂震武好詆人短安人教之曰人詆汝短於汝何如非惟傷德必且取怨震武好言廉安人曰人未有不儉而能廉者汝誠欲廉必自不妄用始然後能不苟取於人耳震武好以古義責人安人曰人豈得盡聖賢義理之極此乃士君子所宜自勉者豈可責人且強人以所必不能從乎嗚呼觀於安人之教子如是其視程母侯夫人何異哉宜其有子之賢亦不減明道伊川也而葆田先母于太恭人雖不讀書其教葆田兄弟乃亦與夏母略同然葆田曾不能立身行道揚名以顯親故承吾友之屬媿弗能執筆屬詞光陰忽忽已逾三年中聞

校經室文集卷五

王求恕齋

又迭更憂患願瞻身世邈焉寡儔世變方興邪說滋橫求如夏母汪太安人母子之篤信正道者蓋幾不可復覩故獨表其嘉言懿行可爲百世法者以告天下後世其他瑣事與生卒月日則有墓誌與行略而此不具著云光緒三十年二月表

附致夏滌菴書

滌菴仁兄同年座右往歲承命爲先年伯母太安人墓表今三年矣遲稽之罪非言能解去年春黃硯菴孝廉公車回浙託帶一書並大誓元稿四冊想俱收過光陰易得倏復周歲近日起居何似葆田遺家不

幸變故迭生去夏五月內前光州亡弟之長子爲季弟後者以軟腳疾遽歿於牀寓河南學堂一席葆田審知其不可久處先已告辭因於秋冬之際護喪歸里家世零丁公私拮据亦疑自是不復出門矣冬間忽又接牒帥書延主大梁書院講席以故鄉爲德人偏處常恐室家不獲久安而又有衣食之累遂不免倉猝應聘以今歲春仲攜孫兒輩到此輒復自悔平生自命謂何今竟不能保其初志然觀天下大勢亦幾於蹙蹙靡騁近又喪一子婦葆田方身自教養兩孫秋後仍須攜眷東歸不識此身尚能久存否前日

校經室文集卷五

重刊

檢點未了事謹勉擬表墓文一篇大懼不足以副孝思茲特錄稿寄呈伏乞鑒閱有未合即賜指正爲幸旌表節孝士默特母葉太淑人墓表

情故旌表節孝葉太淑人 誥贈通議大夫口公之配而今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世榮之母也 國朝令典命婦不以節旌門其有以節孝先旌者子貴則褒贈有加焉所以教天下之爲婦爲子爲臣者至矣太淑人系出葉氏父諱口戶部漢軍人生而端淑在父母家則見稱於宗族戚黨既歸則順於舅姑同治紀元贈公于役奉天省垣遭時疾以歿太淑人時年未三十抱一

嬰兒僅三歲與六歲弱女上事俯畜恩勤撫育兒榮也稍長教以讀書督課甚嚴榮既應童子試乃資教授以謀甘旨母勤勞如故榮請母少休太淑人謂之曰人生豈有不事事者汝既有志讀書亦宜刻苦自勵使異時稍有成就勿徒爲衣食計是吾之志耳榮好聚書太淑人每詢其所購已盡讀未訓之曰吾聞讀書若耕田勤乃有獲置田而不耕安用田爲又曰汝外祖子姪八九人皆延名師教之而竟無一人成名者汝苟不知自勵他時問耕稼則不知學商賈則不能吾亦抱恨於無窮矣榮奉命惟謹光緒十二年太淑人守節逾二十五年

校經室文集卷五

重刊

矣鄉人公舉節孝有司以聞得 旨旌表如例而榮適於是歲成博士弟子明年應鄉試入都太淑人偶患舊疾復作榮歸見其形容憔悴問所苦曰無他行愈矣而適會所撫六歲女既長適田氏以是年冬十二月喪其婿太淑人感傷疾日增明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遺命勿延僧道作佛事先是同治末東方盜賊頻起或勸太淑人攜家屬出避太淑人謝之曰生死命也避將焉往其後竟亦無他他日榮請曰當爾時母獨不懼何也太淑人曰自汝父歿吾欲殉之久矣脫有變故有死而已何懼之有嗚呼太淑人臨難不避而卒之大節克完以

視士大夫遭時艱危不能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者其孰爲得失哉太淑人卒後五年子榮連舉成進士入詞林數逢 恩詔疊膺 誥命之贈天之所以報節母者亦可謂有加無已矣自宋儒謂餓死事小數百年來窮鄉僻壤婦人女子皆知節義爲重而近世邪說滋興口謂三綱爲漢儒所造新說彼不知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又安知中國不可一日無人倫也與故予表葉太淑人於世君所述細行無事複舉獨載其遺教可爲當世法者因附著此義以明 國家風教之盛婦人守節者生既顯膺 旌表歿亦榮獲褒贈仁至義盡於以立爲

校經室文集卷五

三五 求恕齋

婦爲子爲臣之大防實可爲萬世標準云光緒三十一年夏六月表

旌表節孝張母陳太夫人墓表

濟南太守張君學華述其先妣陳太夫人之節行將使葆田爲表墓之文乃再拜言曰某不幸五歲而孤吾母陳太夫人艱苦守節以養以教勉摺持者三十餘年使吾家詩書之澤賴以不墜有司旣以節孝表其門閭某備官詞林入諫垣逢 國大慶得 誥封吾母爲太宜人累 封太恭人比年再遇 覃恩援例加級 晉贈一品夫人而墓石未立大懼懿行不傳於後世敢請

子爲文如歐陽公之表曾公夫人黃太君則幸甚葆田拜而受之曰有是哉太守之達於禮也攷 本朝令典命婦不以節旌門所以教士大夫家守禮明讓故張皋文編修旣入翰林亟呈牒禮部爲母請旌門之典然後復呈牒吏部請 錫封母太孺人如禮樞子居用是誌姜太孺人墓以爲皋文不沒其親之善可謂能事其親者矣今觀太守君所述何其與姜太孺人事先後略同與況其懿行尤有可傳者與按狀太夫人番禺陳氏父其銘官四川鹽源令卒於官太夫人時年幼侍母歸粵年十九歸 誥贈榮祿大夫張府君樸臣公爲繼室贈

校經室文集卷五

三五 求恕齋

公元配太夫人姊也以產難卒贈公不欲再娶曰如繼聘非賢若前夫人者不可語聞於外姑以太夫人歸焉結褵三日值英人入廣東城踰牆出奔東潯鄉數月始歸是歲咸豐八年也時君姑陳太夫人猶在堂年七十餘矣贈公兄弟三人伯早世仲嘗遠遊贈公館穀所入以贍一家猶不足太夫人無私財無德色娣姒之間怡怡如也贈公中年患肝氣多病善怒太夫人時逢譙讓則卑拙順受營治醫藥殫憂極瘁晝夜罔懈旣遭贈公之喪年二十有九有子三人長者年甫九歲次八歲最幼卽太守君也太夫人悲痛之餘念君姑已篤老朝夕

在視必躬必誠如是者又四年姑沒葬祭悉依於禮又以兄公之喪久未葬謀於母兄弟卜地窆焉始贈公客瑞文莊公幕歿後文莊公集同官賻助得數百金太夫人悉舉以償宿逋曰無爲異日子孫累也生平自奉儉約至於延師課子饌食必豐腆師或偶出則親自督課尤喜誦左氏傳及國朝人詩古文詞少時所誦書史輒能強記不忘及太守君兄弟漸長經營亦益勞家計日絀而口不言貧其待人必盡禮事寡嫂如姑嫜從子無依者恆周恤之有姊適張氏早死無子爲營窀穸且命子孫春秋必祭其墓贈公先世本居鎮江墳墓咸在

校經室文集卷五

毛球題

歲時嘗丐族人代祭書或不達及太守君官京師有同族居鎮江者以時通訊歲祀始得無缺太夫人聞而色喜手書諄問以爲常其家居遇祭日雖病猶拜跪如禮亦以是教其子孫光緒丙申嘗一就養長君增城官解太守君既成進士由翰林改御史在京日多太夫人每以書慰問旬日必一至間歲思相見然以期望厚未嘗促使歸也庚子秋變起京師南北路梗太夫人憂慮特甚明年太守君乞假歸省太夫人遽以是冬十一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有三卽葬於廣州大東門外銀坑嶺虎爪岡太守君所述如此易稱坤道无成而代有終太

夫人可謂不媿矣抑葆田竊觀張皋文先妣事略姜太孺人年十九而歸張府君二十九而寡居其年與陳太夫人同姜太孺人事姑得其歡於先後委宛備至於三黨親戚吉凶遺問之禮未嘗闕於鄰里之窮乏來告者未嘗不依恤也其熾行又與陳太夫人同而憚子居獨敘張皋文爲母請旌事今余則敘述太夫人懿行特詳者蓋以明孝子有善必稱之心又欲使凡爲女士者取法焉太守又言曰以吾母之慈善遭遇之不幸艱苦堅忍曾不獲上壽之報卽爲子者求一日之養志而不可得也嗚呼斯言也有不聞之而感泣者哉宣統元年

校經室文集卷五

天球題

己酉冬十一月表

徐母王安人墓表

徐鴻臚宗勉之母王安人以宣統二年三月十一日壽終春秋七十有六先一日宗勉以遊學至沛南得急報馳歸旣成歛痛不欲生乃以書謂其友人趙文運曰先母以月初二日爲戰氏妹奉迎至城內不孝日再往省旣出門之日告別先母猶面訂歸期何圖於次日暴疾昇歸遂不起不孝之罪非止在此一遊矣痛念先母孝慈勤儉佐先君起家艱難中撫不孝四十八年不孝乃不能慎終於一日謹於苦次成雜憶數條儻蒙當代大

人先生哀其愚昧爲先母湯撰傳誌以光泉壤則宗勉死且不忘趙君以書示葆田乞爲立傳葆田謹按所述安人幼聰敏父曰口煜母李氏年二十四歸徐府君生子女五人成立首三治家井井有法聞兒輩得賢師友則大喜處娣娣厚以和視諸子猶子徐府君嘗三散千金與宗人親族無力養生送死者皆賴其力安人實佐成之始時家甚貧夫婦同心拮据經營二十載家漸裕暮年商業折閱府君卒人言頗嘖嘖安人曰此非婦人所與聞也命其子與諸子四分田產各守其一遇先人祭日祭品必親治自四世以下湯飯匕箸以百數一一

校經室文集卷五

元求恕齋

檢視周詳亦以是爲子孫教次子宗摛早亡女適戰氏者又寡撫孤弱之恩勤此其大略也徐府君諱守諒生平慷慨好施歿而鄉里私謚曰端惠以子宗勉舉鴻臚寺序班遇 覃恩加級 敕封承德郎宗勉嘗輯刻當代諸公所贈詩文曰闡幽錄以傳於世安人受 封敕文有相厥夫子皆曰善人之 喪可謂榮矣宗勉好學篤行其赴沛南亦奉母命而行乃事出不虞竟不獲於母歿之日親視含斂其與趙君書云宗勉歸時第見吾母尸臥在牀有目不能視兒有口不能呼兒有手不能撫摩兒矣痛哉痛哉葆田爲掇述一二俾揭於墓庶觀

者有所勸感則安人亦可以不朽嗚呼世之爲人子欲表揚其親者可以鑒矣

石河鹽場大使會稽石府君墓碑

國朝令典有 大慶必推 恩臣下襲及所生光緒三十年 皇太后七旬萬壽 天子大孝錫類有 詔京外官各加一級越明年開封府知府石君庚以河防敘勞由三品銜特用道員晉階二品於是追贈祖考如其級既乃敘述先公世系行誼宦績以示其友孫葆田曰先府君捐館舍四十有一年矣不肖之孤敬守遺訓不敢以不義自汙今日忝竊非分每念先人宏才碩學官

校經室文集卷五

元求恕齋

終下僚大懼有善弗稱無以信今傳後謹述崖略願有道君子錫之文俾揭諸原上則幸甚其世系曰府君諱某字某世爲浙江諸暨望族祖諱某始遷居會稽遂著籍焉父某贈文林郎今贈榮祿大夫母某太夫人生府君兄弟幾人府君其季也其行誼曰府君幼孤性穎異讀書輒過目不忘年弱冠出遊悉推產與伯兄及兄嫂相繼卒復收育其孤人以是稱其孝友嘗館亳州茅氏家前後幾二十年賓主相得甚以氣節文章相勵也咸豐初粵匪陷亳州茅氏壯者皆宦遊惟餘老弱在室府君預令徙他所而身獨代爲居守賊至跳而免無何捻

匪張洛刑等突入州郭脅富室出質犒其黨並劫府君往見呵嚇百端府君不為動曰茅氏藏鐵固多然非已物今日之來我有死而已不知其他賊黨怒將脅以兵其酋遽止之曰石先生長者不可辱遂送府君出茅氏卒不失一金由是義聲聞遠近亳州人士雖素耽善戰者無不聽命焉一日偵知賊將逼城在某廟會食府君函致各團乘其不備掩擊之賊眾悉殲無一得脫者其宦績曰府君屢試京兆不遇以臆錄議敘鹽大使分發山東初署蒲臺批驗所大使有富商某依勢違法運同某君莫能問府君廉得其實曰姦商敢爾呼其人至將

校經室文集卷五

三求恕齋

子杖叩頭乞免仍繫以歸運同某君語人曰石君居恆如老儒臨事乃峻厲若此吾彼時猶凜凜焉自是諸商皆懾服旋補膠州石河場大使石河缺瘠甚府君屏除陋規舉室啖麤糲至幾不能舉火冬夏據一几臨書或與朋友談文日夜孳孳無倦容竈丁或逋賦召而諭之未嘗加朴責久之皆爭先輸納無負者同治四年捻匪東竄膠州牧陳君夙知府君有濟變才城守事悉就諮訪賊亦知有備而去府君未嘗乘肩輿百姓見其至輒起敬曰此前此未有之清官也是年夏偶患熱證至五月六日竟以不起年甫五十鄉民間耗走哭者日千百

人大使鹽官實不理民事其得人心如此是時各官廉俸皆不給鹽運使某公問府君身後事狀曰奈何使廉吏無買棺資乎為請於巡撫使發俸銀如常例置始得歸葬異鄉開封君所述事實如此葆田竊攷同治初巡撫山東使者為朝邑閻文介公其知石府君固宜而膠州牧陳君即吾師宜賓陳先生蓋嘗稱石府君為人子子不阿其擘畫時事多奇中然談於名利故官終不達至善處骨肉與誠待朋友尤為人所難能云娶徐夫人有賢行稱同志後府君十七年卒合葬於濟南之錦繡川子一即庚光緒五年舉人以大挑官河南知縣卓著

校經室文集卷五

三求恕齋

循聲游擢今職前後巡撫皆薦其賢昔宋歐陽文忠公有言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惟石府君積德累仁而享年不永志不獲伸於生前今開封君所守實歐陽公昔年臨治之邦吾知其仰承先志必有如瀧岡阡表所云而晚節克全則所以報朝廷之恩遇者當更有在不且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也哉為之銘曰信足以交友而仁先及於親義足以動眾而勇亦庇其身知足以決事而誠尤孚乎民位雖不稱其德而食報在子孫氣佳哉山川明秀是為大清廉吏會稽石府君之墓門後有過者請視此文

范縣學訓導崔子思先生墓碑

先生諱贊襄世爲壽光縣崔家莊人子思其字也世以耕讀爲業父諱寶臣太學生課農暇則課先生讀業日以精從父椅園先生邑名孝廉學有淵源制義外兼攻古文詞先生從之遊最久得其指授卽以其所學者教諸人由優行廩膳生員同治九年庚午舉於鄉與子爲同年生甲戌考取膾錄以知縣用未就光緒庚辰大挑二等授教職嘗一畧榮成教諭未久卽去旣去而人思之不置又歷署城武日照縣學訓導濮州學正所至雖攝篆數月必以敦勵品行爲諸生勸最後補范縣學訓

校經室文集卷五

三 求恕齋

導范屬曹郡風尙勇悍橫經之士舊染習俗先生司鐸十餘年諄諄告誡力挽頹風由是文教大興有武生某設錢肆存先生修脯錢數百千又書吏某冒支先生廉俸延不繳先生悉一笑置之爲人謙和抑然善下人無論卑幼與之言藹如也嘗進及門訓之曰教人以身不以言吾之所以教汝者皆吾所得於先師也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卒於范縣學署年六十有八其子某以仲冬扶喪歸里范縣諸生相與立石講堂以紀先生教思始先生居鄉時足不履城市賢令聞風景慕舉爲鄉飲大賓先生辭謝不遑及卒後其門人采眾議私謚

曰文恪又以先生女夫王蘭芬所述事狀寄汴介予同年長兄王友農屬予爲外碑之文會予亡弟長子以疾歿於汴寓予以是遲遲不果爲而友農促至再三予家

世居榮成先生爲教諭時予方奔走京外不及見先生今先生卒已年餘矣回思同舉諸君亦大半零落其客遊僅存者獨予與友農數人耳予何敢以不文辭按狀稱先生六七歲時卽能恪遵庭訓母沈太孺人卒哀泣若成人見者皆以孝稱弟贊周爲從叔父後早卒無子先生爲經理其家使孀婦無匱乏虞其篤行如此予旣先生事益尤不能無媿於中嗟乎世豈有無本之學問

校經室文集卷五

三 求恕齋

哉今世邪說流行舉不知禮義不識倫常之異域相與師習其技藝文字而自以爲新學如先生之以身爲教蓋不可多得矣予故附著此義亦冀鄉之人有所感奮焉

同知銜湯陰縣知縣王君墓碑銘

君諱珠裕字還浦章丘王氏先世由直隸遷至山東明天啟中由章丘硯池山再徙埠村世業農 國初有諱守京者以拾金不昧有司旌其門曰善人君之十一世祖也其後有顯宗者始業儒於君爲八世伯祖又數傳至君之考諱永康始發憤爲學家貧從朋友借書讀之

既成秀才食廩儀貢成均執經授書者甚眾君幼秉庭訓年弱冠補縣學生父命肄業灤源書院從匡鶴泉先生遊爲同輩所共推服同治九年庚午舉優貢尋領鄉薦是歲並補行六年丁卯鄉試王氏一姓得舉者二十有八人君其一也明年會試不第又明年丁母憂服闋設館省門從遊之士多所成就前翰林院編修吳煦庭其尤著也光緒六年會試復報罷君至是五上春官矣同年友有勸君考試騰錄者遂由國史館議敘以知縣選用復因襄治河工敘勞保本班儘先選用君因赴都候銓座主嘉定徐侍郎知君學行薦君主張家口掄

校經室文集卷五

孟求恕齋

才書院講席生徒悅服當是時中東戰事起安侍御維峻以建言獲譴發張家口軍臺君獨迎致館中每篝燈夜談相對欬歎及再至京師嘗爲人稱道安君雖權貴聞之不避也將去卽請安君代主講席謂諸生曰安公眞汝師矣既抵任所仍不時遣人餽贖安君以是得稍安先是君嘗主講萊蕪書院遊其門者率掇科第今禮部主事張梅亭尤爲君所特賞予與君爲鄉舉同年及君謁選得湯陰予適在叔弟祥符縣署君每事必諮而後行有宓子賤兄事友事之義其後子叔弟升任光州值渦陽匪亂亟治團練從君借巨款君立應不少吝也

湯陰爲燕趙南北通衢君始至訪有盜魁某密捕置諸法由是境內安堵又倡修邑中書院捐助生徒膏火遇訟事無大小必親詳鞫吏役莫敢侵犯期年後有議頌君德政者君諭其人曰吾居官但求上不負國下不虧民足矣若何用此虛文爲君爲人勤儉廉明每戒子弟以勿染官場習曰官非可常作也君俸祿所入悉以分潤親族其行義皆此類在任僅兩年以積勞致疾己亥春予過湯陰時君已乞休相見握手敘語幾莫能相識予心憂之比予至光州未幾聞君卒矣光緒二十五年四月五日也喪歸士民奠祭者填街塞巷下及乞丐

校經室文集卷五

孟求恕齋

咸相弔泣曰天何奪我賢父母之速也蓋予得諸湯陰人所述如此君生於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七祖考皆贈如君官妣皆贈恭人配于恭人先君七年卒始君年三十五無子立弟之子翰爲嗣既而側室生子紳君卒時年甫週歲卽以其年十月葬君於村南新阡于恭人祔又三年壬寅子翰中鄉試爲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舉人明年春應會試至大梁見棗田而泣曰先大夫葬時銘幽之文未具今願得先生文以傳不朽子諾之而未及卽爲蓋是時子叔弟歿亦逾歲矣追憶昔時同遊濟南忽忽便近四十年文章

節義如君其存者無幾能勿悲哉及是翰又書來催索乃爲銘曰

古昔有言學優而仕後代反是善政靡紀觥觥我友奮興濟南學有原本不爲空談發爲文章可歌可詠蚤登賢書晚乃從政兩載賢勞未竟厥施萬民尸祝有口如碑最君生平世儒誰伍學士春風蒼生霖雨立身行道是謂揚名仁及三族家餘一經有子克紹科第縣縣善人有後遐邇稱焉我作此銘匪云諛墓用示來世學者景慕

廬州府知府循良李公碑銘

校經室文集卷五

毛求恕齋

公諱某字秋槎河南懷慶府河內人也以諸生從戎積績官至廬州府知府 欽加鹽運使銜光緒四年奉調辦皖南善後保甲事宜以勞致疾卒於旅次於是兩江總督據實入奏 諭曰已故廬州府知府李公歷著政聲遺愛在民著將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循績欽此按古今禮制官至三品者得立石墓道東南公雖官終知府而名列 國史又嘗恭遇 尊恩得加級封贈先代皆從二品公兄子今萊州太守與葆田舊習因以碑銘之文見屬葆田嘗權知合肥爲廬州附郭邑距公卒時十年矣而輿情愛戴猶如公在任之日其深得民心

如此昔子產治鄭以惠稱而其遺言謂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公爲政尚嚴猛而所至稱治蓋深得子產之意宜其遺愛在人與公始爲曾文正公所知條陳軍事輒見采納亳州有蠹役密通捻匪公設計誘擒之一州皆驚既乃大服又周巡各堡諭以大義賊至無援乃大懼遁去文正稱其有保全地方功乃奏請免補同知以知府仍留安徽補用同治六年代理蒙城縣事招徠流亡撫戢散勇事事有方巡撫使英果敏公奏稱其潔己愛民爲皖省賢員第一有勉爲循良之 褒尋奉

旨補授廬州府知府實由曾文正英果敏二公合疏密

校經室文集卷五

毛求恕齋

薦蓋 特恩也十一年權知潁州府次年莅廬州任廬州自咸同以來將帥雲興號稱繁劇公以清廉自矢吏畏民懷其治蹟具詳 國史葆田嘗聞其軼事云合肥有大俠鄭戊爲害地方前吏莫敢問公一日侵晨獨騎出叩其門卽擒以歸遂伏誅一郡震慄在任四年以母憂歸明年爲沈文肅公奏調至皖南最公宦績在皖北郡縣爲多而始以收復黟縣羊棧嶺獲保復隨同官軍圍攻赤岡嶺大捷保至府同知又從曾文正公久故皖南人亦服其威教云公幼隨父遊京師能通蒙古語同治初嘗一應鄉試不中其智略蓋得自天性然早傳庭

誥與兄友愛尤篤既官知府乃以本身及妻室應得封典馳封兄嫂又與兄先後告終故河內人稱其孝友而循吏之名幾與李文清比隆可不謂賢與銘曰

昌黎有言上古愛民爲官求人當時任者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卓哉李公遇知大賢奮迹戎幕既有武功復著循績勳庸昭灼累荷宸褒名垂國史治蹟畢張所居民安所去民思允稱循良施設未竟身終皖南愛留皖北我作斯銘上追昔賢下告無極

宋君墓碣

君諱世範字子防又字星垣世居汜水段家坊父處士

校經室文集卷五

宋君墓碣

君諱茂源著有愚狂秘集若干卷家貧惟閉戶讀書以理學傳其家嘗病世人之習爲巧僞也因自號守拙君生而豪爽少長爲文不拘繩尺處士君以先儒靜坐法教之曰先收其放心然後可以讀書明理也君由是絕意進取日讀宋五子書及元明人語錄一一體會於心遭父喪哀毀盡禮事母尤能先志承歡母偶忿怒不食必長跪自責母顏霽而後起治家有法禁師巫入門婦女無燒香出外者晚年以醫術濟人鄉里皆化其善行以光緒四年三月三日卒年僅五十有五娶徐氏温恭淑慎與君德相媲子某今有文孫恪臣舉於鄉以知縣

候選遇 覃恩追贈君爲文林郎徐氏 封孀人後君二十年而卒卜以今年十二月庚申合葬於祖塋先是恪臣嘗以其曾祖愚狂秘集屬爲序余以愚狂乃孔子所謂斯民之疾而處士君乃獨不以自諱其秘密實非外人所能窺及是又請余誌其祖墓會余亦將歸里乃據恪臣所述撮其大要俾揭諸墓道昔韓昌黎之銘李習之祖墓曰蘊必發其起必大翻爲其孫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嗚乎吾於君亦云

韓府君墓碣

韓君聚蘇述其先府君行略求余爲表墓之文其詞曰

校經室文集卷五

韓府君墓碣

府君諱錦城字華亭又號雅齋先世世居武安父諱某母某氏府君同母兄弟九人女弟一人幼時家貧習爲賈託迹大梁省垣以忠信見孚於人與士大夫交在闕闕尤能關心國事民瘼中年家業漸裕處兄弟最友愛居鄉黨喜爲人排難解紛鄰鄉有事亦罔不盡心力而爲之嘗整定社規數年內一鄉無訟事晚乃以商業授人而自退處閭閻以善行化導後進援例得翰林院待詔職並欽加五品銜爲父母請 封贈光緒三年中州大祿縣令延請散振救飢民府君獨秉公無私並自設粥廠所活甚眾十二年河決鄭州府君首捐米數千石

以拯諸流離因而頌聲徧於大河南北仕宦中多有知其
其人者以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終於家年七十娶霍
氏先卒子二人長卽聚蘇五品銜候選縣丞 賞戴藍
翎次融蘇亦藍翎五品銜江蘇候補縣丞補缺後以知
縣用孫八人曾孫五人其繁衍尙不止於是孫葆田曰
俗之媮久矣余讀王介甫征君墓表所稱淮之南有善
士杜君隱於醫徐君隱於筮知市廛中固不乏善士特
世人未之識耳余於同治中嘗因閩西峰太守得一識
君今幾四十年矣近日 朝廷亟行新政特立商部使
盡得如君者爲之任事其庶幾有濟哉故余於君子之

校經室文集卷五

望求恕齋

請誼不能卻因附著此義俾異時有攷云

太學生趙君墓碣

光緒丁未秋七月朔日吾友張次陶先生卒其門人涪
川孫迺瑤新城趙筠昌等皆來會葬至灘余始因韓生
晉昌以識孫趙二生皆從張先生遊爲宋儒之學者也
旣而孫生以其外大父趙府君行略示余乞爲表墓之
文其言曰迺瑤自得張先生爲依歸年來又移館外家
得親侍外大父杖履日近典型今浹月之間溘焉俱逝
小子將何所賴矣語次輒歎歎不止葆田不忍拒也按
狀君諱開運字子元先世益都縣人明萬厯間始徙居

新城之張店鎮君祖父以上皆能以勤儉治其家家頗
殷實父諱顯名以輕財好義稱於鄉母孟氏生子三君
其長也幼失學晚歲得呂近谿小兒語張楊園訓子書
深嗜而篤好之尤慕忠孝節義事每舉昔人嘉言懿行
爲家人輩津津樂道之一生孝友睦婣拯危濟急蓋出
於天性父年八十餘猶健在君所以奉養服勞者無不
至同堂兄弟姊妹十餘人耕讀婚嫁事皆君一身任之
而於財物一無所私咸豐辛酉南匪東犯君預購一地
名金屯率眾盡室避亂其中得免於難人人咸服其智
方是時鄉里辦團練輒擅殺戮或私相報復君獨多所

校經室文集卷五

望求恕齋

匡救寇亂後歲海饑家遂中落然君利濟之心不少怠
遇儒生有學行者待之彌恭自新學興卽謂其孫筠昌
曰居今當閉戶讀書勿圖進取可也庚子京師之變君
聞之至爲流涕者累日泊 兩宮迴鑾而後喜可知也
嘗訓子孫曰世以災難爲劫數吾謂人但當存好心蓋
孝弟之家天必佑之昔江州陳氏浦州鄭氏皆經大亂
而家無恙爾曹勉之君以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生至
今歲丁未年九十有一矣先是新城縣學公舉君爲鄉
飲大賓丙午壽登九秩鄰邑進祝詞者無算及得疾自
知不起猶諄諄以孝友勤儉訓子孫戚友聞其卒咸出

涕曰老成人亡矣配朱氏有賢行卒於光緒十五年子男三榮炳篤志正學先君卒張先生實誌其墓榮燦爲叔父後早歿婦李氏以節孝著榮焯太學生筠昌其子也女二長適孫氏卽迺瑤之母撫孤守節三十餘年迺瑤有弟曰迺珉尤嗜洛閩之學嘗徒步赴關中從賀瑞甫先生遊歸而謗訕大興君獨深喜之次女許字長山李氏未嫁而夫亡自縊以殉士大夫爲詩弔輓淄川鄒太史振岳哀爲一集曰憫烈蓋君之化行於家者又如是孫五人曾孫十五人卽以其年某月日葬於張店鎮之西北新阡嗚呼君雖終身不出鄉里然可謂善人矣

校經室文集卷五

聖求恕齋

迺瑤又述君於辛酉歲避寇難與鄉里壯健者五六人猝遇賊騎四合同行者皆失色君曰勿畏率眾依林薄各持烏銃自衛大呼殺賊賊氣懾解圍去然則君智勇又有過人者惜乎其不克見施也余嘗見吾友張先生所爲君九十壽序願心儀其爲人茲得迺瑤所述事略爲撮其言行可傳者如此俾鄉之人聞而知所勸焉君亦可以不朽矣

王節母桑孺人墓碣

節母桑氏壽光人國學生錦園長女年十九歸同邑國學生王建三子蘭圃甫三歲而蘭圃卒無子桑孺人

幾不欲生先是國學君卒遺命蘭圃與兄異居其兄蘭馨痛弟早逝乃以次子晉源爲之後而又不欲以仰事累孀孤且慮母氏之心戚也獨奉養母氏蘇太孺人於家孺人乃力請曰子事母職也婦事姑如子事母禮也未亡人所以不卽死者以姑在耳有姑而不得事何以生爲於是蘭馨從其志使與蘇太孺人同室而居曲盡孝道以養以敬蘇太孺人若忘其次子之弗在者蘭馨亦能助成其孝蘇太孺人卒時年八十有二矣晉源既長孺人教之有方又躬撫孫曾以至於成立孫曾多嫻武略精騎射當咸豐庚申寇亂及山東漸近壽光孺人謂晉源曰亂端如是盍毀家紓桑梓難乎晉源從其教約鄉里築砦堡廣置器械寇至不敢犯鄉人賴以保全者甚眾明年孺人卒守節五十餘年年七十二是歲咸豐十一年也又八年巡撫丁公命有司采訪節孝以孺人事上 聞奉 旨旌表入祀節孝祠並給銀建坊如例逾年同治庚午歲孺人之曾孫翰清中武科舉人 系曰孺人之夫之族弟友農與葆田爲鄉舉同年嘗稱孺人節行謂非獨貞也其賢智有足稱焉予謂 國家設旌表以勵風俗節烈同歸一祠皆所以全其孝也如桑孺人者其事乃今世男子所不易及茲可謂坤道无

校經室文集卷五

聖求恕齋

成而代有終矣非純節者與友農屬予爲文以傳孺人予觀尹編修所爲行實引節母張夫人事稱壽光俗尙禮誼故婦女亦多以盡德顯孺人境夷而志苦故予爲掇其言行可傳者一二亦庶幾不歿其實云

張烈婦碑文

烈婦賈氏淄川人縣學生賈緒庚女生而靜正知大義年十八歸新城儒童張士茂夫年甫十三鄉俗家無餘丁者往往娶長婦爲持門戶計婦則恪執婦道侍巾櫛閨門內外無間言越三載值歸寧一日感噩夢知不祥既而聞夫病辭其父母曰婿病愈誠幸否則兒不得事

校經室文集卷五

吳求恕齋

親矣母知其志乃令其叔母與偕行士茂果以疾卒婦欲死者數輒爲家八解救兩家父母因相約於士茂葬畢迎婦歸母家使人勸慰婦曰勿過慮此非我死所也乃爲其夫作生時衣履眾莫喻其意諭旬際祭期求歸莫夫墓父母以風雪嚴寒不欲其往則泣曰兒死且不避敢避寒乎及歸祭夫畢禮拜舅姑託言身憊人私室須臾投繯死矣距夫士茂卒僅月有二日時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也一時哭弔者不絕於門於是兩縣紳士候選教諭胡錫昌王濂佩及廩生胡慶蘭增生國樹棠附生孫迺珠等爲具牒公懇旌表以彰風化

而孫迺瑤復爲烈婦行實以求余文將刻諸石嗚呼節義之重於世久矣如烈婦者可不謂從容就義者哉余聞婦母胡氏亦士族婦生長儒家故習知禮訓方夫歿時其殉夫之志已定特牽於父母私恩故隱忍以待其叔父嘗爲誦列女傳貞節事烈婦聞之曰貞與烈一也人但求無媿所生爾其誓心如此卒能不欺其志嗚呼烈矣

李吉侯墓誌銘

吉侯諱豐綸姓李氏世爲萊州掖縣人曾大父諱瑛篤學而能文仕至廣西右江兵備道大父諱瞻聖歲貢生

校經室文集卷五

吳求恕齋

父諱圖嘉慶癸酉科選拔貢生以文學世其家有聲齊魯間學者稱少白先生咸豐初嘗爲直隸無極縣知縣吉侯初生以周易筮之其卦遇屯曰吉其象爲雷雨爲經綸其辭曰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故吉侯生而名之曰豐綸十歲徧讀十三經不煩提誨卓然自立無極君既病痹去官僑居濰縣吉侯侍醫藥十餘年無倦容獨以其閒益治學問習爲古文詞及無極君卒吉侯以哀毀成疾又累遭寇亂家事日益替矣其嗜學乃愈勤所居在濰縣西南十里有屋數楹別構一室曰西園吉侯日與其甥柯劭愨劭忭偕經講藝於此質疑辨難以爲樂

視人世豐約之境一不足以動其心劬恣余同年友也
余嘗以事至濰過所謂西園者時吉侯方挾其室赴河
南禹州未嘗一相見又明年同治癸酉聞吉侯以國子
監生舉順天試有名矣甲戌春乃相遇京邸因得盡窺
其蘊吉侯治經尤長三禮及左氏春秋其意以爲三禮
者先王經世之大法春秋者先聖取世之大權其言曰
左氏傳五十三例乃魯史舊例非孔子筆削之例也凡
經文不合於例者皆聖人特筆擬著一書曰春秋辨例
由傳書以求聖人之筆削又嘗謂治經不可不明地理
因據國語水經注證葵正之會在晉地非宋地也蓋其

交經室文集卷五

聖求恕齋

自得於中者如此與人交無貴賤皆得歡心終日溫溫
不聞有憾否其赴河南也以妻父蓬萊宮君知禹州招
之往居禹州凡幾載稍稍從宮君習爲制舉文旣一應
禮部試不得意仍返河南至新鄭縣車行山溝中道狹
遇雨水驟至不得出竟與僕夫俱死焉是歲六月某日
也始吉侯出都門與其甥柯劬恣乘一車至新鄭前一
日語劬恣曰吾夜夢緋衣人閉目而揖我何也旣而劬
恣遇救得甦乃追占其夢曰水爲妃妃象陰閉目者死
也神告之矣吉侯卒時年三十有五再娶皆無子元
配宮氏禹州君女繼娶蔡氏江南上元人當是時吉侯

有生母王孺人與蔡氏並寓禹州聞耗乃幾絕嗚呼吉
侯天旣賦其才與學而不使其永年有母而不得其養
有室而不得其歸天果以是安施耶於是劬恣旣致其
喪乃謀立其從孫紹曾爲後以卒之某月日返葬於濰
縣之某鄉某原以元配宮氏附劬恣以狀抵京師謂葆
田曰願有銘銘曰

嗟惟吉侯志高意狷何行之修而運之蹇天壽非命窮
達非天斯人而死其誰信然

張君墓誌銘

君諱琳字笠生姓張氏先世籍江南金壇自君四世祖

校經室文集卷五

聖求恕齋

遷居常州曾祖思安祖南珩皆以君貴 贈通奉大夫
考文金國子監生咸豐庚申常州城陷殉焉 賜卹入
祀忠義祠 贈資政大夫妣費氏 封夫人生子五君
爲長生有異稟讀書輒心悟家貧棄學從外媼張蘭洲
大令遊大令官山左事事諮而後行官事悉賴以辦治
因納貲爲君得從九品非所好也旣而佐盧君曉亭幕
歷單縣及濟寧州任皆得其力當是時粵寇謀北犯山
東羣盜起相應君爲盧君畫守禦嘗以鄉兵破賊數千
賊卒不敢越境而東會 忠親王僧格林沁帥大兵駐
濟寧召盧君主饗精王所率皆禁旅暨蒙古驍騎山川

要隘夙所未經倉卒或致敗衄乃益召募勇丁時戶部饋饟不能時至王躊躇無計君因建言河南商工九縣為東省運鹽口岸屬因賊氛商旅不通課引多虛額願假糧臺本銀二萬兩召商經理歲得三四萬金助軍精於計誠便王聽其言遂奏請官行運鹽以召總司售銷山東南運局自是興矣君既感王知遇則益為定法制立條約俾私販者斂跡民亦無所疑前後助軍饟十五萬王欲以君能入奏君力辭同治四年王遇難曹州君乃辭謝鹽務退居濟寧濟寧人思王恩德議為祠以祀會有旨詔王立功地皆建專祠君乃集商紳議相地

校經室文集卷五

辛求恕齋

施工為祠堂三十餘楹既成曰吾有以報王矣初君以肆遊少有所蓄聞歸迎父母父母意皆不欲東庚申之難君仲弟韓奉費太夫人先期出避季弟臻侍父居城陷皆遇害君初未得耗既乃痛絕卒閉關迎費太夫人至濟寧又十餘年而壽終然君終以早歲飢驅不得孝養為終身恨云君為人端凝嚴重無疾言遽色待人尤寬厚遇友朋貧實傾囊助無少吝陽湖湯君為官山左負券數千金後因事罷職君悉還其劑無所責生平重然諾急人之急見義必為晚歲居濟上戚友待以舉火者恆十餘家光緒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卒春秋七十有

五始用籌饟勞議敘道員例授中憲大夫以子恩釗官工部員外郎加七級 誥封資政大夫配余氏同郡人任母家以孝聞始處艱窶佐夫理業奉祖舅姑甘旨未嘗缺性節儉雖履豐不改其素先君卒于一即恩釗工部都水司候補員外郎以君卒之次年八月朔日從君志葬君與余夫人於濟寧城北新阡恩釗好古而能文與吾友孔編修以魯昆季善編修手君行狀屬為銘銘曰

生雖不達既彰厥施商工九邑眾口莫訾苟利於人勇身為川高流水其澤無涯有子與孫善承先教厥聲

校經室文集卷五

辛求恕齋

不匱曰仁曰孝任城故墟寶藏遺貌我銘其幽用觀來效

宛平陳公墓誌銘

光緒九年河水再溢山東歷城齊東利津等縣積災民至四十餘萬當事承 詔振撫晝夜徬徨富家大姓往往出貲財佐有司濟艱隄於是宛平陳公散家財數萬所全活飢民無算其年冬十一月壬午公遽以疾卒於濟南館舍士大夫相與弔於其廬鄉民弔者日數百人焚香泣拜及其殯也家祭巷哭道路填塞觀者歎借出涕以為厚德感人若此盛矣哉近代所未嘗有也公諱

恩壽字伯平先世本浙江山陰人自公之考資政公諱顯彝始寄籍宛平由州佐起家仕至山東候補道員歿卽葬於歷城之東吾故友王芷庭編修嘗銘其幽曰資政陳公者也公既承資政世德及子冕以是年成進士廷試 賜第一人及第遂世爲宛平著姓公之歿也冕以翰林院修撰假歸省侍不及一月遂於苦次述公行誼政績泣求葆山爲誌墓之文葆山嘗游公父子間蓋知公爲最審云公始以入貲爲鹽場大使用軍功游保知縣嘗知萊陽調補恩縣又調署長清所至有惠政及民旣去而人思之不忘官萊陽興修廬鄉書院人習

校經室文集卷五

至求恕齋

絃歌至今弗替公性警敏年十八佐父資政公守館陶出奇計扞賊於時尤號爲知兵當咸豐辛酉捻匪任柱等竄山東漸近萊陽公率鄉兵禦於小姑河得賊謀三人釋不誅曰俾知我有備則不敢復窺我境及賊擾蓬萊福山公慮鄉兵弱且未諳紀律僮賊復來則我腹背受敵乃練精兵數千自率以行而設伏山谷俟賊至絕其歸路大破之公又目覩鄰邑流亡諸民心傷之乃捐俸金千兩並議發常平倉以振不待報輒行人食其利棲霞民于岸因避難與人相攻鬪聚眾逼城下官莫能治以叛聞大府檄公往公至諭以禍福卽時解散一邑

安堵事聞大府滋以公爲能且知其才足應緩急也將去萊陽士民攀轅臥轍不得行凡四日乃出境恩縣捕役田文升大猾也黨羽數百人散處東阿齊河各邑前官噤莫敢發公設機擒治鄰境以安捻匪宋景詩出沒東昌公百計抗禦修築城池恩縣無事調長清未久而有肥城黃崖山之變黃崖山距長清縣境四十里揚州人張積中因山爲寨以邪術惑眾與鹽梟捻匪通蹤跡詭秘或告積中謀爲亂巡撫朝邑閻公檄公與肥城令陰察之公以書諭其黨積中得書答詞甚謾次日公率二役往甫登山聞礮聲從役已一斃公所乘馬亦傷遂

校經室文集卷五

至求恕齋

馳歸越日而閻公統兵至以書招積中出積中拒命會是時告變者日紛閻公怒揮兵進勦公流涕謂閻公曰張逆謀亂罪當誅其脅從者無罪前日誤斃勇丁耳請分別治之勿玉石俱焚閻公領其言翌日申令曰圍破但戮男丁勿及婦孺亂民不戰而潰積中閻室自焚是役也從張逆死者且數百人亂旣定公與登州府太守豫公分救婦孺四百餘人皆資之歸里公旣痛死者之罹凶慘官吏不能爲先幾安撫也遂自是隱有歸田志明年丁卯上書告疾又明年隨肅毅伯李公平賊河北由同知直隸州知州保俟補缺後以知府用並加四品

銜 賞戴花翎會丁母邵夫人憂服除改東河同知又改歸河南候補知府皆未赴時資政公寓濟寧公雖一歲數省弗安也資政公晚歲喜交游尤樂施與公稟前型孳孳弗怠及資政公棄世公遂退居歷下不復有意仕進矣爲人謙和遇橫逆弗與校其教子必以孝弟忠信子冕登上第人皆爲公賀公以書諭冕曰始吾慮汝不能承家今且懼汝不能報 國汝其勛之嗚呼此可以見公之志矣初公爲令多異政宰長清有村民控王某毆斃其弟棄屍滅迹株連多人王某已誣服矣公察其枉請重訊羈禁王某盡釋餘眾村民欲上控公弗爲

校經室文集卷五

至求恕齋

動未幾而其弟果歸人益驚爲神明其治獄類此者甚眾葆田往因吾友王芷庭與公相識其後數以文字相往來芷庭故公萊陽所得士也及今歲葆田改官知縣方欲就公攷問設施之路而公亡矣悲夫公生於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年四十有七娶齊氏某人女子二長齡宛平縣學廩生先公卒無嗣次卽冕乙亥恩科舉人癸未會試一甲第一名進士將以十年口月口日葬公於資政公墓次葆田謹依修撰君所述爲公墓誌如右復爲銘曰

陰功之說儒者弗稱爲善獲報古有明徵嗚嗚陳公不

終厥仕濟物厚施以貽孫子始公就學才實逾人投筆而歎奮迹從軍中歷三邑人稱循吏要公所藏百僅一試河流爲患溢我洙東萬眾待哺胡失我公公之惠心感孚老幼萬口一聲仁人有後其死孔哀其名彌昌嗚呼我公死而不亡

桐城方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宗誠字存之先世由婺源遷桐城爲魯饒方氏與雍正乾隆朝名臣望谿宗伯苞恪敏公觀承別爲一宗及先生與族兄儀衛先生承其世德益振厥緒扶樹道教爲儒林宗仰天下學者翕然同聲名蓋與宗伯相

校經室文集卷五

至求恕齋

埒始先生從里人許玉峰遊得聞大道旣乃師事儀衛先生又得六安吳竹如侍郎與曾文正公講習扶持之而正學以明其仕嘗爲縣令矣然當時識與不識咸稱曰方先生光緒十三年冬安徽學使侍郎貴恆公以先生正學純行奏於 朝得 旨賞給五品卿銜時先生已被疾聞 命感激涕零明年春二月癸卯遽以疾卒於懷寧寓邸春秋七十有一逾旬部牒至而先生不及見矣其孤守彝等守遺命不爲行述旣逾小祥乃偕先生門人陳澹然爲事略四卷刊行於世又屬葆田爲誌銘之文曰銘將納諸墓欲得學行仕止如先人者爲之

詞庶幾信而有徵嗚呼葆田於先生無能窺其萬一顧
嘗辱先生折行輩與交今先生既沒敢弗撮舉懿行以
備異世采擇先生少時家貧事父贈朝議公有至性贈
公卒家有五喪未葬先生徒步求葬地義不應科舉遭
粵寇之亂避賊山中營柏堂以居不廢講誦友人罹賊
難者皆爲營葬或撫其遺孤嘗著俟命錄以究天時人
事致亂之由與士大夫行己立身弭變之方時吳侍郎
官山東布政使得先生書因致書先生請至使署與講
習討論大學士文端公倭仁時爲師傅嘗摘其語以進
經筵曾文正公之規復安慶也見先生所論攻守方略

校經室文集卷五

蓋求恕齋

以書幣聘先生先生謝不往旋遊大梁客巡撫使嚴公
幕爲嚴公草薦舉賢才疏皆一時正人爲當世傳誦同
治改元安慶克復先生感曾文正公知己誼遂應其聘
其後文正公由兩江總督移節直隸遂以人才奏調疏
稱方某熟於宋五子書素講愛民之術先生作書辭謝
今方伯貴筑黃公力勸其行先生既入官存心利濟任
張強十年勸立敬義書院祀漢儒董仲舒又嘗釐正祀
典勸建義倉皆他人視爲迂濶先生獨力行不怠值歲
饑上書大府請蠲本邑百姓及鄰邑錢糧所全活億萬
人光緒八年引疾歸里當事延主講席皆不就生平著

述無虛日於近世和合漢宋及專主漢學之說皆嘗辨
其誤所著經說曰讀易筆記二卷書傳補義三卷詩傳
補義三卷禮記集說補義一卷春秋正誼四卷春秋集
義十二卷孝經章義一卷讀學庸筆記二卷讀論孟筆
記五卷柏堂讀書筆記十三卷志學錄八卷續錄三卷
周子通書講義一卷文集曰柏堂前編十四卷次編十
三卷續編二十二卷後編二十二卷外編十二卷所編
校之書曰陸象山集節要五卷年譜一卷春秋經世錄
十卷文廟從祀賢儒言行錄三十卷桐城文錄兩江忠
義錄各數十卷在官治蹟則有宦游隨筆張強縣志補

校經室文集卷五

蓋求恕齋

正諸書皆刊行於世其他撰著尙十數種其學術之正
大近代所未有也先生爲學大旨在內外交修體用兼
備所爲謀議有關於理亂興衰之故者甚眾及其行誼
治績先生門人陳澹然所爲事實考略備矣先生貌和
而氣溫見人一善必稱之嘗尙論先儒陳良見稱於孟
子與楚人屈原開忠義之先皆宜從祀孔子廟庭又謂
國朝大儒如張楊園亦宜從祀厥後浙江巡撫楊公
以楊園從祀入奏得旨允行其議自先生發也曾文
正公嘗自指其胸以示客曰朋輩中此中最好者莫如
方君吳侍郎稱先生爲好賢若渴取善不遺葆田以甲

申春始見先生於懷寧先生命季子獻彝從子遊子深
媿不敏嗚呼先生歿而正學遂不可復聞矣初先生四
世祖孟暖性超邁嗜讀書有子曰澤得宗老閑阿之傳
姚郎中肅實從學集文所稱待廬先生也及曾孫東樹
學宗宋儒晚而自號儀衛澤弟源實爲先生曾祖考諱
松行誼載安徽通志 贈朝議大夫妣金恭人生子二
先生其長也元配甘氏繼娶蘇氏均 封宜人四子培
潛有文行早卒次守彝太常寺博士培擬殤獻彝府學
生一女適同里孫仲平孫五人以某年某月日葬先生
於某鄉某原銘曰

校經室文集卷五

美求恕齋

黃舒之閒奇傑所產儒釋代興嘗載前簡爰及先生爲
世儒宗載道以言荷之以躬在咸同世干戈倣擾湘鄉
武功方召克紹迺有先生三聘始應以道治民何任弗
勝政成而退出處自如卒荷 天褒矜式鄉閭最厥生
平實惟正學明體達用是爲先覺我銘其幽伊公匪私
嗚呼先生一世之師

柯封翁墓誌銘

封翁諱衡字佩章姓柯氏膠州人今安徽卽用知縣劭
愨之父翰林院編修劭恣之本生父而子季弟咸之婦
翁也子季弟居父母憂以哀毀卒其婦悲傷喪目翁爲

校經室文集卷五

美求恕齋

求良醫針治罔效光緒十五年葆田自皖歸其年冬翁
命子偕行送節婦至京師翁將就養編修邸中是歲恭
逢 覃恩編修爲翁請 誥封如禮翁見之色喜比葆
田歸濟南甫六日而遽聞封翁之訃翁以十二月二十
一日卒矣傷哉明年春喪過濟南葆田迎弔編修以銘
幽之文屬葆田追念往事每一執筆輒心傷復止以至
於今四年矣會歲暮予以事至濰得宋庶常晉之所爲
柯先生行狀乃敘次其實而系以銘封翁先世浙江人
元江西儒學提舉兼奎章閣監書博士九思其遠祖也
明末有諱忠卿者避浙難徙居山東膠州是爲柯氏始
遷祖數傳至封翁世以詩書爲業祖諱某 誥贈奉政
大夫考諱某嘉慶戊寅科舉人官福建甌寧知縣歷任
某縣有惠政蚤歲遊京師以博聞稱與掖縣李少伯圖
爲金石交又與安正劉莊年耀椿諸城李月汀璋煜號
山左四名大家吾鄉所謂柯易堂先生也妣張氏生子三
人翁爲季幼隨父闕中閒從陳恭甫編修遊又嘗受詩
文法於蕭遠村方彥聞兩先生李少伯先生愛其詩妻
以女嘗稱曰柯甥五字詩可謂五言長城其所作浸浸
入杜陵之室昔所稱何李弗逮也當是時封翁依李先
生寓歷下兩應秋闈試不得意遂棄去專爲詩古文會

歐寧君以失上官意罷官歷佐大府幕久之遂卒於閩中封翁惜其兄扶喪歸葬侍母張太宜人里居咸豐辛酉遭寇亂挈家避難至濰與妻黨李郭諸君結西園詩社以古學教其二子中閒又避亂入縣城與郭靖侯綏之交今相國合肥李公方駐節濟寧而劉公銘傳以督師至濰聞翁名投詩請正靖侯又欲翁一謁李公翁顧弗肯然居窮益甚獨其悱惻斯民之懷感時觸物偶有所發一於歌詠見之既聞友人某爲河南令乃乘輿往遊自是往來大河南北凡十餘年詩亦益富而二子卒皆次第取科名翁晚年遂閉戶養靜不輕出門偶適市

校經室文集卷五

五 求恕齋

塵攜童自隨布履屨服見者不知爲封翁也翁爲人落落寡合生平於非義之財一介不取遇尋常人不妄交一語有所不當意輒去之葆田始以同治癸酉春見翁於河南鹿邑署其主人則瑞君微故歐寧君弟子也是年夏翁送女至湖北興國州時先人署興國州牧公事暇輒與翁飲酒論詩又追敘少年時事及故鄉風土景物及濟南明湖水木明瑟之狀輒爲悵然者久之葆田兄弟日侍側竊聞其緒言故知翁家世爲獨詳配李太宜人亦因送女與吾母于太恭人意合遂留居焉封翁於是獨返河南其後三年至 今上光緒元年冬先人

卒於武昌寓邸翁以明年五月赴弔遂盡室返濰縣葆田兄弟既扶喪歸里行至濰吾母倉卒患病遽歿於旅次又明年而子季弟以哀毀亡矣又二年而李太宜人亦卒翁遂獨居十有一年種竹蒔花以爲樂嗟乎死生盛衰之感至翁與予所遇可謂奇變百出者矣此予之所爲每一執筆輒心傷而復止也翁生於嘉慶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九所著有聲詩闡微杜詩七言拗律譜春雨草堂詩集晚年因教子爲樸學尤專心於攷證嘗爲漢書七表校補取國朝諸通儒說晨夕鈎稽方己丑北上時暫駐濟南猶假予所藏錢竹汀廿二史攷異于

校經室文集卷五

六 求恕齋

自鈔錄歎其精審卒之前一日尙呼編修告以學無止境餘如說文次第攷所著皆未就配李太宜人著有鐘齋日記又校文選李注其詩集二卷郭靖侯嘗取與封翁草堂集合刊以行世子二長劭愨光緒己丑進士次劭恂出爲伯父後光緒丙戌進士現官翰林院編修女二長適濰蔣經郭以節孝 旌次適于亡弟季成也銘曰
西望浮陰東濰泚中有佳城鬱以峙是爲封翁之幽宮
世世子孫受嘉祉
前河南巡撫李公墓志銘

光緒十五年八月乙酉前河南巡撫歷城李公以疾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九距公去河南時十有三年矣始公由翰林起家奉 旨會辦山東團練事以功授山西大同府知府未期年量移蒲州同治初元粵匪竄關中回民相繼爲亂公調集兵勇與賊夾河而戰賊屢犯屢卻全境獲安守蒲十年中遭太夫人戚大府飛章密奏 詔以金革之事無避公不得已以墨經從戎同治七年擢河東道遷按察使督河防如故明年晉布政使公 迺願請補行守制有 詔給假百日起復後入都 陛見 恩賞優渥光緒元年奉 命巡撫河南秋九月入

校經室文集卷五

奎求恕齋

觀既莅任二年事關吏治民生罔弗殫心籌畫值丁丑歲大饑疏請帑銀十萬兩截留漕米五萬石以救災黎無何以同官註誤部議鐫級而公遂引疾歸矣公諱慶翱字公度一字小湘曾祖溥祖德懋父廷芳乾隆己酉拔貢庚戌 聖駕東巡 召試二等甲寅 恩科鄉試舉人歷任廣東澄海英德陽江新寧南海江蘇靖江吳江直隸香河等縣知縣有惠政三世皆以公貴 贈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鄉舉時本名縉咸豐二年因夢徵遂易今名是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散館授編修當是時粵匪李開方等竄山東蹂躪臨清高唐

朝命近臣回籍會辦團防公偕給事中後任兩廣總督毛公嚴條約明訓練扼險要賊不敢逼事平公遂出守河東天下之要會也自古蒲阪有失秦晉皆岌岌不能保公於是聯民團分布河干賊不得踰當是時秦豫邊民皆視蒲境爲樂土百姓扶老攜幼集河壩者屬至會防軍慮賊奪舟舟盡艤北岸民立夾灘中北向呼號公命舟迎渡或持不可公排眾議盡渡之百姓歡聲若雷呼青天活我旣而調防榮河燕晉中州之民在秦謀生者聚對岸以數千計載糧亦數百車公復命舟渡之曰

校經室文集卷五

奎求恕齋

弗渡是竊盜糧也渡四日乃盡賊至無所掠而去方寇急時張太夫人在署或請避太夫人曰我去而民益驚乃爲長孫誼吉完婚民心以靜公事親孝值烽燧告警太夫人適寢疾公欲留侍湯藥太夫人諭曰若勿以私廢公竭忠報 國吾心安吾目瞑矣公旣奉 命奪情兵民見公咸感奮不三日而營壘成賊偵知乃大驚故終公守任百姓安堵及擢河東道釐剔鹺務積弊商民尤以爲便官按察使內而清理庶獄外而整飭戎行無不措施裕如公夙具知人識所簡拔如廣西巡撫高公崇基馬公丕瑤湖南按察使沈公晉祥皆公官布政使

所深激賞者也當關隴多事饑需浩繁公先事籌濟轉輸不絕軍威以振則其功尤在當時云公之去河南也以地方報災事遲與布政使同時被議河南民俗號純良州縣不肖者遇平歲相率為欺蔽以災款上聞而實則預徵民賦為官吏侵用名曰存庫布政使劉公齊銜悉其弊深惡之光緒三年歲饑州縣有報災者劉公狂於往事輒予駁斥而是時河南北實大災民不聊生於是中州人官京朝者連章入告劉公遂得罪旋以病卒公亦被議降三級調用公既解組歸優游林下值黃河為災又連年歉收前後巡撫使遇有疑難事常過公咨

校經室文集卷五

奎求恕齋

訪公知無不言然未嘗一言及於私性喜吟詠詩成輒棄去與人談雜詼諧聽者娓娓忘倦及容接後輩則循循然以禮法公娶朱夫人側室蔡宜人王安人子四福沂江蘇常熟縣知縣福瀚光緒己卯科舉人河南候補知府福濛皆前卒福涑二品廕生濟南府學廩生女子四一適直隸曲周縣知縣金紹先一適 記名御史翰林院檢討趙汝臣餘皆未適而亡孫葆年崧年鵬年將以光緒七年某月日葬公於歷城城東茂陵山之麓其孤福涑以狀來乞銘銘曰
公以文興而多武功嬰城卻寇惟孝惟忠遂躋顯仕作

鎮土中厥施未竟道有汗隆東山不起愴悲無窮銘以昭之奠此幽宮

翰林院修撰陳君墓誌銘

君諱冕字冠生先世本浙江山陰人君祖父資政公諱顯彝實始寄籍宛平歿而葬於歷城城東君考中憲公諱諱恩壽歷官山東長清萊陽恩縣皆有政績予嘗志其墓所謂宛平陳公也配齊恭人生君昆弟二人長曰齡有宿疾早卒君年十五入宛平學十七歲舉光緒元年乙亥 恩科順天鄉試文名噪甚又八年遂以進士第一人及第是歲光緒癸未河決山東桃園災民四十餘

校經室文集卷五

奎求恕齋

萬中憲公急散家財佐有司濟困阨以勞瘁致疾君得書乞假歸中憲公勉以毋負科名繼成厥志旋遭中憲公大故哀毀逾恆人喪葬悉遵禮制次年河水再溢君捐鉅貲挈戚友乘舟散餅餌復擇高原築室于楹以庇流氓服闋入都已丑 恩科典試湖南得人稱盛壬辰丁母憂奉喪返濟南明年五月之浙修祖阡八月旋京師遽以疾隕於寓邸年甫三十有五君自幼從吾故友王芷庭編修學當同治九年山東開庚午科並補行丁卯科鄉試芷庭為舉首予偕諸同年至君塾中君時偕其兄揖座客年猶未及舞勺耳英多之姿已見於眉睫

閒及君成進士芷庭已前卒三年矣中憲公不幸亦於是歲卒其後君每見予輒太息於人生之多故而師友聚散之可感者恆多也君慕義勇爲居儔人中策事勢可否成敗侃侃獨執己見不隨眾爲唯諾生平周人之急不少緩其居家不問有無遇親友之孤貧者存恤尤加厚聞山西大稔捐千金振之又作書募人濟振得萬餘金其任事慷慨多類此始中憲公以利濟存心君承其訓益孜孜不怠人謂君聲華早耀不久且大顯乃竟溢然以逝豈所謂爲善者必獲報固有時而不驗耶嗚呼可悲也已君卒於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娶張氏

校經室文集卷五

室求恕齋

繼娶廖氏又繼娶李氏側室郭氏子四洪蕃洪晟洪守洪愿明年正月十九日卜葬於歷城縣丁家莊祖阡張恭人廖恭人附銘曰

豐其遇嗇其年才高乎今世而志不獲伸於生前誰實爲之彼蒼者天吁嗟乎仁不獲報庶幾哉後嗣多賢

安正馬府君墓誌銘

安正馬梅生編修將葬其封翁中憲府君於祖塋之次而以所撰事狀授葆田使爲之銘葆田敬受不敢辭蓋編修與吾家論交三世矣咸豐中先人宦遊湖北時編修祖父通奉公實官湖北布政使先人蓋嘗爲其屬僚

及子季弟與編修爲選拔同年同治甲戌子嘗因編修拜封翁於京邸封翁爲予言侍通奉公湖北時也今二十有四年矣編修始用廷試一等爲工部七品官俸滿遷主事以今上大婚禮成加四品銜遇覃恩父母皆得褒封其後編修既成進士改官翰林封翁則前已受封階至中憲大夫故其卒也喪儀悉用正四品禮也而葆田自得見封翁後不二年遽遭先人之喪是後變故相仍歲月蹉跎以至於今今子季亡且二十年中閒子又嘗奔走江淮不獲與編修相見者屢矣而不意及是予遂銘封翁中憲君也其可感也與按狀中

校經室文集卷五

室求恕齋

憲君諱雲達字漸九一字鴻洲曾祖諱中愷青州府學生祖諱北超國子監生皆贈通奉大夫考諱秀儒道光十五年進士官至湖北布政使誥授通奉大夫妣王氏李氏皆封夫人君兄弟三人伯曰雲路嘗爲館陶縣教諭後殉捻匪之難贈國子監助教與君同出李夫人季曰雲翔通奉公側室出也君於昆季友愛無閒事父母能孝謹六歲就傅嗜讀不倦塾師異焉年未冠已博通羣籍願以隨通奉公宦遊之越之蜀不得歸應郡縣試乃入貨爲國子監生屢應鄉試未售咸豐五年應試順天選取膺錄君自是遂絕意名場乃援例爲

中書科中書其秋通奉公適擢湖北布政使當是時武昌漢陽皆爲粵匪踞官軍以次進攻未克通奉公乃就襄陽開藩而命家人悉由閒道歸里君念通奉公左右需人遂獨攜子往侍子卽編修時僅十齡通奉公慮兵單饑絀日夜憂勞得君贊畫裨助爲多會逆賊朱中立倡亂襲陷樊城進攻襄陽君隨通奉公登陴固守閒出私金募壯士縋城出擊賊多所斬獲會援兵亦至圍遂解方圍急時編修適得危疾君一不遑顧有弁兵謀爲賊應君微聞知乃密白通奉公使移駐城外卒破其謀以守城功保儘先選用府同知使相官文恭公巡撫胡

校經室文集卷五

李求恕

文忠公並知君能明年武漢旣復二公檄君襄辦糧臺九江之捷以在軍尤爲出力奏請 賞戴花翎又明年而通奉公因失跌致傷遂告歸君於其閒侍醫藥服勤尤至十一年春捻匪擾山東東方郡縣率舉辦團練安正城惡不可守君本居城外乃奉通奉公攜家移城東買閭莊擇險築堡爲守工未竣而賊虜至君戒眾勿譁賊疑有備不敢逼初入堡時李夫人猶獨留莊內君與伯兄教諭君縋而出將迎李夫人中途遇賊脅索金帛教諭君性方嚴義不爲屈君說賊使釋兄去給之曰盜從我赴堡外索諸賊使數人偕至堡外君出不意躍入

濠內守堡者發礮石擊賊賊退君竟冒險迎母李夫人入堡越日賊乘雨夜襲堡教諭君適當其衝大呼奮擊君及諸守者聞聲趨救賊受創遁而教諭君倉猝被傷旋卒其子某亦及於難君痛哭誓眾眾皆感奮堡賴以完是時依堡避難者數千人皆德君君逆料賊將復至乃啟通奉公約四鄉各築堡砦百餘里閒桴鼓相聞村堡亦隱然巨鎮矣是年秋賊果大至君率眾守禦賊數往來迄不得逞比賊退返故居則室家蕩然君於此時尤竭力支拄同治元年李夫人卒四年通奉公捐賓客君旣迭遭大故毀瘠愈甚服闋或勸之仕君曰余性拙

校經室文集卷五

李求恕

易忤俗幸承先人業得安居教子孫讀書毋墜家聲足矣嘗謂編修曰吾棄帖括早願兒曹努力以酬汝祖父未酬之志當光緒己丑編修應禮部試君適攜仲子至都聞捷喜甚旣聞季弟卒於里乃驚痛深悔此行立趨駕南歸或勸少留不可及甲午復入都適編修奉 命典試甘肅君諭之曰汝困棘闈久今幸持文柄 國家求賢慎勿忘平時辛苦 嗚呼卽此而君之所養與其教於家者可知矣君爲人遇事通敏家居常避遠權勢至事關義舉則怨勞有所不辭人尤以爲難云方君以甲午冬歸自都中值遼事方棘輒形憤悒嘗寓書編修

謂爾食祿宜致身報 國母以家事爲念和議已成乙未冬編修始乞假歸省而君竟以次年春棄養編修親視含歛茲又可謂死生無憾也已君生於道光元年九月十八日卒於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六日春秋七十有六所著有奇興草晚香隨筆各二卷配李恭人子男四長卽編修名步元同治十二年拔貢光緒十一年舉人十五年進士次調鼎附貢生候選州判居憂以毀卒次調玉縣學廩生次步嫗女二壻諸城王陞第同邑鞠華並候選訓導孫男四曾孫一編修述封翁懿行甚詳予謹撮其大要如此銘曰

校經室文集卷五

充球恕齋

馬之始祖厥號四公當明初葉實隱於農六世而昌明經作宰惠留稷山祠祀千載煌煌方伯益彰厥施經常濟變在所無嘗有子克家雖賢不仕趾美前人詒謀孫子亦遭多難克顯其親庇躬以智得眾以仁最厥生平教忠教孝來者多才式觀後效詩書之澤所貽孔多我銘其幽刊石不磨

許州直隸州知州呂君墓誌銘

君諱憲瑞字芝巖又字輯堂萊蕪呂氏其先世多隱德以樸謹稱於鄉至君之考前沛寧州學正諱傳誥以學行啟誘後進一門羣從並登科第子嘗表其墓所謂呂

府君也君濡染家學又嘗師事同邑潘子駿太史所學益純咸豐九年與從父兄憲和同舉於鄉同治元年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湖北初署黃陂補授江陵調署東湖皆湖北名邑也所在有聲旋調漢陽移署蘄州最後調任黃岡在官十餘年勤心民事未嘗挂吏議江陵故有龍山書院廢弛已久君捐廉俸倡復之又築江隄數萬丈工成而民不知勞獲教民名冊曰此愚民被人誤耳焚其籍所坐止數人民以不擾漢陽自西洋通商後華夷雜處地號難治君遇事一處以至公商民帖服大府列君績以卓異薦任黃岡時已升補隨州而以父憂去

校經室文集卷五

充球恕齋

官始君迎養濟寧府君至官府君至不卽入署乃乘舟之江邊與村氓語偶詢及縣令皆曰吾邑有好官府君喜乃馳入謂君曰汝能得民心勝百宰養我矣旣又連丁母憂服闋謁選得河南登封縣時值大饑君先發倉穀又多方以振之民幸免流亡大府賢其能調滑縣未久會吏部推升主事入 覲授禮部精膳司主事京察二等截取直隸州知州分發河南尋補許州以十六年正月到官復膺卓薦入 覲奉旨回任前後六年吏畏民懷先時徵漕期迫民或典鬻以輸君獨改緩且定爲章又罷去議漕復費民大稱便君律身嚴雖在官久

服不異儒素其再至許州也常思保全晚節及光緒丁酉聞葆田至祥符寄書曰吾近多疾病極思田里子知我者爲吾表先人以光前德吾行將守先志終老蕉雨山舍矣葆田復書曰謹如教是年夏四月也及葆田歸山東未幾則聞君以七月戊戌卒矣春秋六十有五元配張淑人有賢行側室江宜人皆前卒子相曾同知銜候選知縣女二長適博山縣候選縣丞錢奉敏次適東河候補通判李雲第將葬相曾以狀來乞爲銘葆田始拜君於先人漢陽縣署時君攝黃陂事其後不復見越二十年光緒癸未君由河南滑縣入爲主事乃相遇於

校經室文集卷五

主求恕齋

都門適葆田由刑部改選知縣實與君同時赴內閣驗看至今又十有六年矣君宦績可稱者多相曾所述或略子亦僅撮其大要至其他懿行如立義塾修義倉皆所謂能承先志者又已附見於呂府君墓表故不復贅云銘曰

吾聞君嘗有言取多不如用少律已常若繩人故其在官有善政其施治也無怨民嗚呼循吏不世見又況乎冰心如月熱念皆春用能終始一節復何媿乎愛人利物之謂仁後有考世德者是爲大清循良呂許州之墳

翰林院檢討王君墓誌銘

吾友翰林院檢討王君以光緒二十三年二月甲戌卒於京邸年五十有三子常師幼其家人既扶喪歸黃縣是年夏秋開葆田再至京師晤君宗人廉生祭酒詢君所著詩文祭酒因述君遺言屬予爲銘幽之文會子聞兒子沛南噩耗遂倉猝歸里至冬君之兄子常益以書來告曰葬有期矣問其月日則正子兄子封芝時也嗚呼子尙能銘吾友哉及今年春常益始以予門人孫丕承所爲行狀寄予淮縣予乃爲鑿括其詞曰君諱守訓字仲彝又字松溪先世系出太原明永樂間由直隸長

校經室文集卷五

主求恕齋

盧遷居山東黃縣至君四世祖諱克預以舉人官福建侯官等縣知縣有惠政其後遂益顯君大父諱允中嘉慶二十二年進士官至湖南按察使署布政使入祀鄉賢祠父諱棠道光十一年舉人官陝西雒南縣知縣母慕氏生君雒南署中幼有異秉性穎悟湖南公絕愛憐之長而沈酣經籍所聚書多至六七萬卷慕鄉先達郝戶部蘭皋之學生平著述無虛日始君與予同舉同治九年並補行六年鄉試君願中副榜乃遵父命援例爲中書舍人直內閣在公無廢事每一念親軀乞假歸省常依戀不忍離及兩遭父母喪皆不得視含歛終身

以爲大痛其前丁父憂也蓋已以省親請開中書缺歸侍矣未及里而雒南府君已棄養比服闋再入中書遂以乙酉丙戌聯捷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慕太宜人已年屆八旬君歸而稱觴於里中鄉曲以爲榮比散館授檢討又嘗一乞假歸省至次年冬丁母憂而君又馳歸不及見矣此其所爲抱終身之痛也君於兄弟又能怡怡相友愛雖嘗析居皆終其身無閒言入翰林僅五年歷充 國史館協修 武英殿纂修管主講瀛洲書院教諸生有經法所著述曰詩毛傳補證適齋經說讀禮日記春秋地理補考習言考義稱謂雜考韻字

校經室文集卷五

志求恕齋

折衷漢碑異文錄王氏水源錄文學天性齋詩文集繩牀百詠金波詞登州詩話其尤關一郡文獻者曰登州雜事凡成書三十卷未卒前一日猶以搜采未盡將有冀於後之君子爲言君之卒也廉生祭酒哭而挽之有曰文學爲士鄉三百年之冠識者以爲知言 今上光緒初君猶困鄉試時官內閣予與廉生與君幾無一日不相見見則稽顙誣史各舉所得以爲樂其後予連遭多故奔走四方忽忽已二十餘年廉生既入翰林文日益有聲而君獨遲久而後發故所學亦益進蓋至其鄉會連舉時而君少年豪華之習亦既洗除殆盡矣君元

娶丁宜人戶部郎中丁樹馨女母家素豐能以孝敬得姑與娣姒歡嘗質金釧以佐君購書籍早卒繼娶李宜人前陝西鹽法道李楹女子一常師也其葬以卒之年十一月辛丑墓在城東義樂逢家村西南三百步銘曰有木於此堅且質其根不傷乃再實偉歟王君多才術胸羅列宿手不律著述等身志則侈天不與年嗟已矣陽秋有作稱信史藏諸名山曰有俟吁嗟如君乃弗死河南候補同知臺君墓誌銘

校經室文集卷五

志求恕齋

南陽知府厥後皆以詩書爲世業君幼承家學讀書能刻苦自勵尤慨然有志於功名嘗一應鄉試不得意乃援例入郎署嗣因父母春秋高不忍遠離遂乞養歸歸則日侍父縱游名山大川於諸城所謂琅邪九仙者無一時不往嘗旬月忘歸及父母有疾藥必嘗而後進遭喪能盡禮人尤以爲難能服除改同知分發河南受知於六安涂公嘗奉委解陝州急振星夜馳往借地方官散放不濫不遺活飢民無算又嘗司辦粥廠兼散棉衣皆躬歷街巷視其極寒苦者周卹之或勸以節勞弗顧也在讞局遇有疑獄必加矜慎嘗奉文提光州巨案其

人以重金求緩峻拒之其自守如此然性喜施與平生
救困扶危未嘗於人有德色嘗假歸遇里中有義舉無
不樂爲光緒二十三年春權汝寧通判其地界連湖北
俗號難治君勤於其職吏畏民懷廉俸外不名一錢去
後汝南人立碑以頌其德葆田始與君相遇在己丑庚
寅閒時值黃河漫溢君由豫轉餉至山東祁寒暑雨飛
輓如期張勤果公屢稱其賢勞十九年近畿大水君慨
捐巨款以救災黎大府列章上請得 旨優敘加知府
銜 賞戴花翎明年遇 覃恩由本官加五級三代皆
得二品 封典曾祖景參本生曾祖景奎並 馳贈通
校經室文集卷五 美求恕齋

奉大夫曾祖妣李氏萬氏本生曾祖妣王氏劉氏並
馳贈夫人祖鍊縣學生 誥贈奉政大夫 晉贈通奉
大夫祖妣王氏 誥贈宜人 晉贈夫人父衡汾附貢
生 誥封朝議大夫 晉贈通奉大夫妣孫氏 誥封
恭人 晉贈夫人蓋於是而君仕宦之志少遂矣自汝
寧謝事後又嘗充丁酉河南鄉試文闈總巡尤爲監臨
所倚重不幸以是冬邁疾卒年甫五十有二今歲戊戌
春葆田由濰城南歸墓歸中途遇君之喪自大梁返里
就道左拜奠爲之一哀而出涕其孤子詒等因以銘幽
之文爲屬及是子詒以狀來告曰葬有日矣子乃撮其

大略而系以銘君生於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十日卒
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娶劉氏子三昌熾長
蓋試用鹽巡檢子詒縣學生昌耀太學生女二皆適士
族孫男田其葬以十月口日墓在城北五里鳳林原銘
曰

仕雖不顯遺愛在人南陽而後實始有君厥施未竟社
梳子孫用告來世請視此文
田封君墓誌銘

光緒壬寅春予護叔弟之喪自河南至濰於時田教諭
智檢方居母憂與予居相近一日薄暮衰麻而入叩於
堂下予亟扶以入則又泣拜曰先府君之沒今一紀矣
嚮吾得侍先生每思丐一言以傳不朽而問狀於吾母
輒嗚咽不能成聲今吾母又長逝敢舉平昔所聞知者
泣血述之願先生並賜之誌且銘焉越日又因其表弟
高春暉以狀至而予哀戚在心多事卒卒未暇也既而
予返至河南逾月又得智檢書曰吾母葬有日矣先生
無忘前諾則感且不朽予乃發其狀而讀之曰嗚乎君
可謂信能承先以啟後者矣按狀君諱某字仲民一字
警侯濰縣學增生父諱口成豐五年舉人青城縣學訓
導 馳贈朝議大夫母翟氏 馳贈恭人田氏先世於

校經室文集卷五 美求恕齋

濰稱素封及君生而家適中落訓導君始以教讀爲養生計是時君世父督家政嘗營城內舊居與姻戚陳氏同移居城北曰來章有薄田數十畝君與從兄弟且耕且讀咸豐中南陵何子容避亂於濰一日過訪訓導君見君荷鋤自外歸以爲傭也及進謁侍食語及經史大義君從容應對何先生乃驚歎曰是無媿耕讀世家矣辛酉秋捻匪東犯君隨父避難流河時事起倉猝家中藏粟與陳氏倉並爲無賴者劫奪或議發其罪罪至死君獨與陳氏長老約祕不以聞更乞貸於城中姻戚且分惠諸同難者其後兩家子姓並掇科第人或以爲陰

校經室文集卷五

老求恕齋

德之報而君終身未嘗以其事語人也訓導君既由大挑知縣改教職選行城縣學富之官君令二子更番隨侍而已獨留家居聚徒講授以謀旨蓄歲終則率子省侍明歲更易一人往及訓導君奉檄調充濼源書院監院君更往來濟南蓋積二十餘年以爲常而二子卒能讀書取科第亦由於此予嘗遇君濟南未久遂別去君惟一女弟適予同年友高君萬選萬選官章正縣學訓導夫婦同卒任所君撫其孤後皆成立其長卽春暉也光緒十五年君居訓導君之喪以瘠卒卒於是年八月十三日春秋五十有四時二子分應順天山東鄉試逾

月捷報至而君不及見矣始君以子貴 誥封奉政大夫其後恭遇 覃恩晉贈朝議大夫配王氏 誥封太恭人有賢行佐君事舅姑嘗質嫁時衣飾以供旨甘又能以義方教子子四長智檢已丑 恩科舉人臨邑縣學教諭次智枚乙酉選拔貢生吏部七品小京官己丑 恩科順天舉人壬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庚子 簡放貴州副考官未至改充雲南學政次智楷縣學附生爲從叔父後其季智楨十六歲而殤女二適陳毓秀韓綬正孫三人王太恭人以今歲壬寅正月十八日卒於里第享年六十有九卽以其年某月日合附於先塋榮成

校經室文集卷五

老求恕齋

孫葆田爲之銘曰

田爲大姓世顯于齊篤生耆儒在濰之西孝友勤儉訓導家風君承其教亦克修厥躬惟善無不報迺家有餘慶銘以昭之用示無竟
萬全縣學教諭張君墓誌銘
君諱嗣陶字問船一字濟卿南皮張氏其先由山西洪洞遷居鄒縣有名端者再遷至南皮至君十四世矣曾祖父葵馨候選衛千總祖父恪嘉慶十三年 恩科舉人官山東館陶知縣父曾魯廩貢生候選訓導母戈氏馮氏訓導君二子君其仲也君生館陶君署中是時蜀詩

人張問陶船山爲萊州太守故君又字慕萊或曰所慕者蓋古老萊子也生有異稟長而益自刻勵爲學家貧弱冠後卽橐筆爲童子師束修所入非禮不受訓導君卒時君適應試事不得視含歛終身以爲恨遂侍母家居不與學使者試母馮孺人晚年患痺痿君左右奉養飲食衣服必手進而躬翼之歷三年如一日也他人代之輒弗怡母卒營葬事如禮兄殉流寇之亂撫諸子使成立宗族鄉黨稱之同治六年舉於鄉房考爲瑞安黃公體芳聲名大振連應禮部試不得志光緒庚辰大挑二等以教職用君負偉異姿言論威儀有英毅非常之

校經室文集卷五

求恕齋

概嘗慨然思有爲於世憫學者沈溺俗學其教人必以明體達用爲本日從事經史百家之學爲日記若干卷前大學士文達公今湖廣總督宮保公君族父行也皆以國士遇君宮保公巡撫山西總督兩廣皆欲邀君偕行弗果嘗館文達公所有許某者頗通干謁詐受人千金君發其謀文達公稱謝文達公直軍機或勸君入仕君以僂僻得官爲恥其守正不阿皆此類也十四年秋選授萬全縣學教諭縣介山谷中風俗簡陋諸生輟經弗講君在任九年有課季有考士習振興前後學使者知其賢相待禮有加焉歲俸數百金身後無十金之

產嘗謂子元翰曰吾不以多財累子孫爾宜勉爲端人正士毋墜我家聲也丙申三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六十有二喪歸諸生相率送百里外鄉鄰迎喪者皆歎曰天何奪我張先生之速也卽以其年十月葬所居里北六里黑龍村之阡配劉宜人禮部主事祝庚女子元翰己卯舉人今官河南候補知縣歷署澠池甯陵縣能以清白嗣其家次子元來乙亥恩科舉人先君卒聘蓬萊慕氏在室殉節奉旨旌表幼子殤女二皆適士族孫六人長宗瑛好學而能文從予遊以父所述事狀求爲銘距君卒八年矣予聞南皮人言君家先世本富厚至館陶君以廉吏稱而家乃中落及君而其貧益甚然終身未嘗妄取其持身廉其行介其食報將在子孫嗚乎是可銘也已銘曰

校經室文集卷五

求恕齋

志於古爲近官於世不爲顯何蘊之厚而所施者淺吁嗟君子其諸聖門之狷曰子孫其繼興洵多賢兮縣衍安徽涇縣知縣楊君墓誌銘

楊學博廷幹手其先人事狀與鄉謚議各一冊再拜稽首言曰先府君歿葬一年矣而誌墓之石尙復缺然非敢緩也誠懼託非其人則不足以傳世而行後故必敬待夫世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今幸而遇先生敢以先

人不朽之名爲託祿田媿謝不遑因念昔歲服官皖江
習聞同僚言吾鄉楊少泉明府居官清直惜其未竟厥
施雖絀吏議以去而涇縣之民至今猶誦思不置少泉
楊君字也按狀君諱志洵一字景蘇又號澹溪其先爲
膠州望族明季有諱大寬者始遷居高密之景芝鎮數
傳至君高祖再徙南院遂家焉故今爲高密人曾祖諱
質祖諱宗官太學生父諱鐸武學生候選衛千總並授
例封贈祖父如其官又以君貴 誥贈奉政大夫妣
于氏鄔氏並 贈宜人君生而端凝自幼好學事親以
孝聞年十七入縣學爲博士弟子員楊氏自太學君以

校經室文集卷五

全求恕齋

下三世始皆同居太學君兄弟二人及君身而單傳者
再世太學君撫子勤儉有法君與從祖兄弟情好尤
篤見者不知其爲再從兄弟也遭父憂哀毀骨立葬祭
悉依禮經咸豐五年舉於鄉年三十有六矣先是以附
貢生援例候選教職是年春奉委署利津教諭勤於其
職訓士有方越八年又署諸城教諭至此五上春官不
第遂改知縣分發安徽補用於是大亂初平官方不飭
補缺者率出營謀君需次十年清苦自守光緒紀元充
江南鄉試收掌官是年冬循資補涇縣知縣並加同知
銜明年之任涇爲皖南大邑地處叢山中嚮爲粵匪盤

踞者數年城郭爲墟人民逃散君至徂徠安集民氣大
蘇境內多客氓前官治之操切往往生事君從容化導
客民相安邑有汪攀然者爲患鄉曲已久大府名捕不
獲君下車未一月擒而置之獄一邑頌爲神明邑多大
姓好持吏短長君一以廉正視之遂莫不悅服然君爲
政實本於仁厚每治官書必反復推求務得其情而後
已皖南人俗信鬼神尤惑於風水之說君於百姓爭墳
山者必親臨其地傳集兩造剴切宣諭人漸感悟訟事
日稀又以學校爲王政之本嘗倡修文廟與書院立課
士法籌膏火資士風亦蒸蒸日上矣旋因與上官不合

校經室文集卷五

全求恕齋

竟中下考解任後負官累數千金遣人歸里鬻產以償
乃得歸其未去涇也僑寓書院民有赴訴者君以謝事
告則曰惟我慈父母能直我冤奈何棄我去其得民如
此而竟不免吏議此吾徒所爲深惜也始君鄉居時當
咸豐初艱難迭生有倚勢凌君者至率眾劫掠室爲一
空君忍不與校亂定後於鄉人無失禮有乞貸者無不
立應既解組歸里自奉益儉約遇有義舉恒以身先之
負債者貧不能償輒焚其券平生不信醫卜尤不許巫
尼入門晚歲闢小園於先祠旁蒔花種竹客至則煮茗
相對遇田夫野老話桑麻娓娓忘倦會官師行鄉飲酒

禮會舉君爲大賓光緒二十二年丙申距君始入縣學之歲六十年矣用世俗重游泮水故事屆期率諸新學生釋奠學宮終事無倦容又六年以疾終於寢將卒之前兩月從容訓諸子曰吾生平無他長惟自信能喫虧遇有傾陷肫然相待人亦自化嗚乎觀此言而君之所養可知矣君卒於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距生於嘉慶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享壽八十有三卽以其年冬十一月壬申葬於先塋之次於是鄉之人無遠近相聚議曰先生少承庭訓克孝而友從昆弟同居無間言旣以孝廉起家教飭子弟不改儒素被服造次必循家法可不謂慈惠愛親者乎兩任校官一爲令長教民興學國史待傳罷官後無不自得之意齒宿而德尊不又所謂行見中外乎請以孝慈爲先生易名其可眾皆曰然君元配白宜人內閣中書玉佩女繼配高宜人膠州高振棟女側室關孺人子男五長肇敏縣學生鴻臚寺序班次廷霖從九品職銜廷傑候選巡檢廷梁候選府經歷廷霖廷梁俱關孺人生季卽廷餘廩生中式己丑 恩科舉人甲午會試挑取膳錄官德州學正有文行與葆田新相知求誌君墓者也女五皆適士族孫男八其長者已入縣學爲諸生曾孫一尙幼葆田謹據

廷幹所述參以見聞所及爲詳次如右銘曰
官旣非顯道弗克伸惟孝惟友無愧前人施於有政民譽不忘歸來梓里耄歲翔羊鄉邦所敬士林之則施不望報茲爲厚德有子多賢懿行克述宏農之後載興高密

廣西補用知府前翰林院檢討王君墓誌銘

君諱塾字元達萊陽王氏吾友芷庭編修冢子也生十歲而喪母事繼母以孝謹聞性敦樸沈默寡言兄弟三人幼者甫七歲而殤與仲弟埒相友愛讀書不待督課兄弟閒自爲師友父編修君嘗舉以戒埒曰如汝兄乃

可以慰親心汝媿汝兄多矣自編修君卒後家益貧乃囊筆走四方爲負米計嘗佐前少詹事朱肯夫先生四川學幕又客廣東廉訪使于公所謀畫皆得爲治大體于公倚如左右手後于公官湖北巡撫及調任河南嘗對人稱其賢能光緒己丑弟埒旣成進士入翰林君亦以是歲 恩科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壬辰散館授檢討歷俸六年戊戌保送知府籤分廣西初至上官以書生相視及試以事乃知其才可大用幸丑權守桂林桂林廣西首郡也君在任僅九月清積訟行保甲法獲著名盜匪百餘官吏爭自振厲百姓安堵時有

巨盜劉連貴者逃入湖南界君懸重賞募人獲之八百
里外其任事勇果皆此類於是大府益賢君未幾百色
廳員缺百色廳邑逼於新寇眾莫敢往巡撫使丁公屬
布政使檄君攝其任君憤眾懦亦慨然思自效乃未及
行而身染時疾遽以壬寅五月二十三日卒年甫五十
有一身後篋餘二十金幾無以殮同官相率贈賻乃得
歸時君弟今翰林院學士埈以國子監祭酒奉 命錄
士河南聞訃就別館發哀泣語葆田曰吾昔送兄都門
外兄以性拙直不能合時爲慮予謂世之號爲智巧者
其任事未必能勝於拙直兄以予言爲然嗚呼兄今果

校經室文集卷五

全求想齋

以拙宦終矣且吾父有志未酬而兄今復齋志以歿是
豈徒吾一家之不幸哉惟先生賜之銘則感甚於時葆
田叔弟之喪未除又以事因循未及爲今三年矣會得
學士所爲家傳乃追爲誌敘以俟他日藉諸幽君生於
咸豐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卒之明年四月丙申葬於
城北新阡父編修君諱蘭昇母賀氏繼母于氏祖作求
縣學生祖妣柳氏呂氏曾祖寧遠大學生曾祖妣蓋氏
三世皆以學士官階三品遇 覃恩加一級累贈資政
大夫妣皆贈夫人君妻魯氏 誥封恭人子三昌濬縣
學生昌瀛隨宦至桂林先君卒銘曰

幼歷憂患克承先志持躬必端事無輕試壯歲遠遊越
秦入蜀南至兩粵觀風問俗學既大進眾益稱賢有弟
聯步翔回木天晚乃出守思展經綸雖姦懲墨道愛在
民有蘊未施彌志以終斯人弗壽敢問蒼穹

校經室文集卷五

全求想齋

校經室文集卷五

校經室文集卷六目錄

河南巡撫吉林于公墓誌銘

候選儒學訓導于封翁墓誌銘

候選儒學訓導陳君墓誌銘

山東候補道盧君墓誌銘

議敘同知鄉諡敏端郭君墓誌銘

長清周君墓誌銘

翰林院撰文劉君墓誌銘

法徵君墓誌銘

山東候補知府王君墓誌銘

校經室文集卷六目錄

一 求恕齋

護理廣西巡撫廣東布政使丁公墓誌銘

鹽運使銜前安徽池州府知府陳君墓誌銘

節孝于母何太恭人墓誌銘

喜塔臘室宗室氏墓誌銘

鈕祜祿室柱拉喇夫人墓誌銘

候補知府舒君再繼配周夫人墓誌銘

吳母沈宜人墓誌銘

山西候補知府陳公繼室宋夫人墓誌銘

光祿寺正卿姚公元配張夫人墓誌銘

胡母凌恭人耐葬墓誌銘

曹母節孝碑陰記

先府君事略

先妣于太恭人事略

草廟新阡記

甲申正月告先墓文

書貞烈唐大姑事

書單節婦立嗣事

祭樊生文

祭陳吉農文

祭朱肯夫先生文

校經室文集卷六目錄

二 求恕齋

祭李文正公文

祭座主徐季和夫子文

祭陳祐曾文

辭赴安徽呈子

與濰縣呈子

上山東巡撫辭免 召命蒞陳急務呈子

上毓中丞言事呈子

校經室文集卷六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河南巡撫吉林子公墓誌銘

光緒三十年八月十三日前河南巡撫吉林子公薨於南陽寓邸遺疏入報 聞於是朝中賢士大夫相與歎曰北方賢者咸豐遺老盡矣先是二十六年夏變起京都泰西各國聯兵深入以保護使館爲名時公方巡撫湖北因密薦巡閱長江水師前四川總督李公請內召公亦擬統兵入援會湖北票黨事發票黨者康有爲潛

校經室文集卷六

一 求恕齋

遭其黨乘機起事以富有爲號也公與總督張公先事定謀獲其黨亂乃定而是時李公已死王事 兩宮西幸公憂灼萬分宿疾復作 朝議以河南爲天下要衝乃移公無豫而適會法國將遣兵南下官民汹懼公行抵裕州接任視事即日移檄河北三郡列營嚴守別遣道員與法教士議約議定法兵遂中途返豫民得以不擾初官吏聞公嚴正皆凜凜畏懼及公接見羣僚乃更開誠布公務爲寬大由是吏治亦蒸蒸日上明年春調撫廣西未行時相奏言公剛直好持己見恐其不善交鄰 朝廷不得已解公職另候簡用會公亦奏請養疾

將卜居襄陽行至南陽遂止其年冬十月 天子奉

皇太后回鑾公力疾迎於洛陽 召見行在所 溫諭

至再將起用時相有尼之者公亦自請返南陽就醫又

明年日俄事起東三省爲戰地公憂特甚甲辰七月公

患腹瀉至是竟不起享年六十有七公諱蔭霖字次棠

又字樾亭先世文登人明初遷居濰縣公會祖諱居安

當嘉慶時山東大饑攜家再遷至吉林之伯都納廳遂

占籍焉祖諱龍川以公叔父通政公貴 誥贈資政大

夫父諱凌奎 贈封資政大夫及公貴祖父皆 贈光

祿大夫妣皆 贈一品夫人通政公諱凌辰性嚴重爲

校經室文集卷六

二 求恕齋

咸豐朝直臣於諸子中獨愛公公舉咸豐八年鄉試會是年科場舞弊事發主司及同考官多獲譴而公覆試列高等人無閒言明年會試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同治初倭文端公爲理學名臣公相從問學又與前兵部侍郎文公洽前閩浙總督邊公寶泉前山西布政使李公永清諸人爲執友往復質疑所學益純光緒改元與修 穆宗毅皇帝實錄故事實錄成敘勞各官皆自陳願保何職公獨不言乃僅得交部照章議敘五年俄羅斯與我爭伊犁界公上書力劾 欽差大臣崇厚擅許天山左右數百里之罪廷臣交章入奏改遣大

臣赴俄爭議公以爲大議已定備敵宜權其要乃復陳吉林鄰俄形勢請簡知兵重臣駐吉林以東邊三城環春寧古塔三姓爲行營別練萬人駐黑龍江之艾輝以相犄角當是時樞府或欲爲崇厚地公復上書劾及軍機大臣畏憚罔上狀六年補詹事府贊善升右中允會聞仲兄疾遂請開缺旋里兄卒家居二年擬不復出既而迫於通政公命乃奉母入京供職八年十一月簡放湖北荆宜施道公到任首裁道署陋規時荆屬仍歲霍潦飢民流離載道公檄有司發倉廩以振窮乏復親履災區請於大府改築紫貝淵石闢爲朝天壩使監利

校經室文集卷六

三求恕齋

沔陽兩岸居民皆免水害然後民皆復業宜昌法教堂與華民有違言至以兵船恐喝公據理與爭法領事亦旋引兵退英商有擅越宜昌關者公察知其違約漏稅使遏之且將籍其半以充公英商懼厚有所獻公擲還其賄廷責之使補稅乃聽其去英商語人曰自某入中國未嘗見廉正如此大人者其爲遠人敬服如此十二年擢廣東按察使陞見陳東三省防俄事宜於是始有練兵三萬之旨廣東盜賊素熾公以嚴爲治民氣漸蘇明年升雲南布政使未行丁太夫人憂十六年服闋授福建臺灣布政使適有奸商湯連魁賄託言官誤

劾伯都訥廳紳士一案公弟編修鍾霖與親友多被註誤公發憤具疏奏辨廷議遣大臣往訊頗得言官受賄狀然猶以部議落公職公既閑居京師益與子弟故舊講論正學二十一年中東戰事起其年八月公奉

命襄辦奉天軍務統帥忠壯公依克唐阿孤軍戰奉天迤東公單車潛行至其營將軍一見大喜公爲草奏請添募二萬人竝條陳形勢疏入恭親王語人曰于某至依營矣得旨姑念此摺出於忠悃準添兵萬人公復爲擬奏以萬人分爲四軍又乞將於山東請械於江南由是東省聲勢始壯已而和議成公遂辭軍歸里而湖

校經室文集卷六

四求恕齋

廣總督張公山東巡撫李公竝列章保公宜大用遂以三品頂戴署安徽布政使既到官則清釐田賦整頓吏治又明年德兵佔據膠澳又以某教士被戕力言於朝罷升任四川總督李公職公憤甚乃疏劾大臣翁同龢與張蔭桓等輕率懦怯而附陳勤修省除忌諱斥把持明是非保善良五事其言甚切疏入所劾者旋皆得罪去二十五年補雲南布政使未至授湖北巡撫湖北督撫同城巡撫號爲不任事公與張公夙相知遇事猶力持正議然公所至皆施設未竟此有識之士所尤爲天下惜者也公論學一以朱子爲師居敬窮理不爲空

談其論治以爲今日中國之弊在人心自庚子亂後

朝廷銳意變法公謂變法云者非一切掃除而更張之

也有卽事核實以爲變者有祛弊復古以爲變者有不

必諱言效人宜師其意而毋泥其迹以爲變者當去河

南任時上陳變法八事而於學校兵制尤反復言之所

著有奏議若干卷日記若干卷性孝友 贈光祿公蚤

卒事母口太夫人盡愛盡敬丁母憂年逾五十哀毀盡

禮不飲酒不宿內者三年諸子弟皆化其行配孫夫人

子一翰篤指分河南候補知府女三皆適士族孫男一

熙曾尙幼葆田與公弟蘅霖爲同年進士官京師時顧

校經室文集卷六

五球怨齋

不常見辛丑歲同客南陽始獲朝夕請益公於奉 旨

保薦人才猥列其名至謂忠愛之心老而彌篤不爲絲

毫祿利之計蓋不啻公之自道云公原籍太平川既不

能歸翰篤將卜葬公於南陽府城北之某原以狀乞爲

銘銘曰

青齊舊族偉哉于公少承家學奮起關東學得所師道

積厥躬迴翔翰苑惟孝惟忠使臣辱國義憤上疏達人

窺伺謂宜遠慮彈劾樞府不爲聲譽 天子曰俞是社

稷臣乃命外試以又人民顧見災黎流轉江濱乃躬相

度築隄連垠惟彼憬夷畏公若神按察粵東六條克陳

直道見紕忽奮忽沈優游林下金玉閱音 國事方棘

艱危獨任戎馬奔馳強敵是臨 帝鑒忠忱大任特簡

皖江楚豫疆符迭結忽聞 西巡有淚如漣 鑾輿旣

返迎觀洛陽曰臣多疾不勝封疆以人事 君大義尤

彰天不憖遺逾歲旋薨宛城之北馬鬣新增最公生平

名節無疵我銘其幽實無媿詞公今往矣匪哭其私爲

賢者痛悠悠我思

候選儒學訓導于封翁墓誌銘

君諱銘書字寶泉又字潤齋其先文登人也元季有諱

庶者任下密巡檢始占籍濰之上辛阜社六傳而至邯

鄆君周由弘治丙辰拔貢生舉戊午順天鄉試仕爲直

六球怨齋

隸知縣始遷居城中其居鄉者兄弟三人一曰鵬咸同

閒名臣前通政司使于公凌辰及前河南巡撫于公蔭

霖其後也于氏自前明至 國朝多聞人君之大父諱

殿臣太學生以修城功議敘八品職銜有厚德五世同

堂父諱龍瑞候選守備母呂氏生君兄弟四人君其季

也生而穎異旣就傅不屑屑爲記誦之學性通達週同

輩有疑難得君一言而解伯兄蚤世與仲兄友愛異常

然皆以諸生老君壯歲始入縣學爲附學生援例貢入

太學候選訓導應順天試者一應本省鄉試者三旣不

得志於有司乃以其學督課諸子而斯時家道亦中落
雖處窘乏終不以貧富介意與人交無畦町一以和光
相接工書法臨摹晉唐諸搨本極多求書者踵相接遊
京師時嘗代同邑王閣學為人書便而見者以為絕倫
于公謙霖語人曰此吾族子代作也尤精賞鑑品騰古
今皆非時輩所及晚年頗喜畫梅別饒天趣娶陳氏有
子普源少承家學以光緒辛卯舉於鄉甲午 恩科成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知縣選授來安知縣君
手書古人勤謹和緩之語以當官箴且曰來安為鄉先
輩韓理堂先生故治有遺愛在民爾其勉之普源以迎

校經室文集卷六

七求恕齋

養請君自念年老且有兄在不欲行及普源調署太湖
調補靈璧君猶時寄訓言光緒三十年恭逢 皇太后
萬壽覃恩普源由同知銜加二級得 封君為中憲大
夫會君仲兄卒君感傷成疾三十一年普源以卓異請
咨赴部引 見便道歸省為山東巡撫楊公留辦學務
明年五月聞君疾遂馳歸侍養君竟以六月庚午壽終
正寢春秋七十有六長子昶源則室田氏生女二孀某
某孫六即卜於是年十月丙子葬於先塋之次普源常
從余遊以余知君深屬為銘銘曰
身未達志既伸有賢子學更醇以儒為吏吏則循成先

志裕後昆教忠教孝語常存吁嗟乎耆德如君百世而
下宜有聞

候選儒學訓導陳君其誌銘

君諱彝鑑字德銘又字鏡堂先世元河開路滄州人明
初有官濰州刺史者因家焉濰州後改為縣自君始遷
祖諱大觀至君蓋十八世矣陳氏世為濰縣望族君曾
大父諱若愚字景賢以字行孝友著聞於鄉黨宗族同
邑韓理堂先生以怡怡名其堂劉中丞鴻翔為傳文載
綠野齋集中大父諱在甲候補州同知以捐助城工振
務 敕建善行坊父諱執躬候選主事以團防敘勞

校經室文集卷六

八求恕齋

欽加五品銜母蒯氏繼母李氏俱 誥封宜人君生六
歲而失恃育於祖母即太宜人比稍長輒問母在時事
即太宜人訓之曰汝母歿汝一痛至夜半伏地睡去醒
而翳生左目今數年始漸愈汝繼母神似汝母汝善事
之即所以慰汝母之靈也君謹志之事祖母繼母竝能
得歡心長從同里魏林二先生遊沈潛學問咸豐十年
補縣學弟子員次年辛酉叔父執滿殉南匪之難君恐
傷祖母心也多方寬譬晝夜隨父主事君登陣固守亂
平承父志為叔父求得 卹典而後慰今新科優貢生
兼襲雲騎尉履善其後也同治四年君以優行補廩膳

生生平守先人教爲學不急功名嘗三膺鄉試薦而不售中遭繼母與父憂哀毀盡禮至光緒十年始以食餼歲滿貢入成均年已五十尋就儒學訓導職候選遇

覃恩加一級 敕授修職郎娶郭氏有賢行生子三歲而殤以憂患終繼娶田氏與君同志先君卒子二達善廩膳生員膺善爲叔父後女六成嫁者一壻孫致寬孫四皆習儒業君爲人外和而內嚴存心立志思貽父母令名嘗謂子達善曰吾家自吾太高祖兄弟五人白首同爨吾高祖推產讓伯叔自吾曾祖以來兄弟怡怡聲稱遠邇吾祖長吾叔祖三十歲積翼以至成人吾父與

校經室文集卷六

九求恕齋

叔祖同歲生歿齒無閒言今當吾世家屢析矣雖亦有不得已之故然願汝曹立身繼志勿墜家聲也君昆弟三人旣以膺善爲嗣復分產與季弟俾無憂衣食又自念奉太高祖以下宗祀乃卽所居廳室立祠堂別置祭田歲時祭祀必恭必慎歲庚子變興畿輔君與邑人其治鄉團時余適主講維縣書院與君嘗一再見及是聞君卒矣其孤介友人請爲銘幽之文余不能辭也君生於道光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春秋七十有二卜以明年二月葬於城北灣頭莊新塋兩孺人附銘曰

惟孝惟友克善其身宜受多祉施厥後人

山東候補道盧君墓誌銘

君諱昌詒字栗甫湖北黃岡人初名英傑生有至性幼失恃與弟友愛棊篤旣補博士弟子員益自淬厲於學咸豐初粵寇破黃岡家人皆避難漢皋君以留守廬墓爲賊掠其酋誦知爲儒士授以官不受旣而憐其文弱釋之歸復爲他酋所得日令負糧百餘里手胼足繭越四月乃得脫父子歡聚及粵寇平江漢肅清乃入會城肄業江漢各書院尤爲當道諸公所賞同治九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以主事用分吏部學習期滿奏留光緒

校經室文集卷六

十求恕齋

四年丁父憂先是得父手書見字迹微異心動急乞假歸歸則父卒已旬日哀毀幾不起服闋入都供職又遭妻喪連殤三子強自奮厲充則例館協修纂修總纂積勞罔懈十四年補文選司主事旋派考功司掌印考功主檢管持人短長吏易爲姦君熟習成案吏莫能欺謾竟以議屠侍御上書言事罪畸輕獲嚴譴落職本部長官莫敢救錢唐張公巡撫山東乃招君至幙府參北洋戎務尋 奏請送部引見李文忠公又以朝陽案 奏請改官皆有 旨不允二十年中東戰事起臨瀛李公治兵東萊邀君佐戎幙晝夜勤勞明年和議成乃 奏

其通達治體值危險艱難之際能持以定識定力洵爲
緩急可恃之才遂奉 恩旨開復原官發往山東差遣
旋保歸直隸州知州又以河工敘勞奉 旨以知府補
用竝加三品銜甫逾月特授泰安府知府蓋異數也李
公擢升四川總督繼其任者爲密縣張公仍留君佐治
文牘次年出守泰安多異政如平反新泰疑獄履勘東
平州水災民至今稱之是歲調署濟南適李文忠公奉
命勘黃河每事必就君諮詢君亦知無不言又明年
遂實授濟南府知府敘治河功以道員在任候補加二
品銜張公旋去官新撫毓公官山東久治盜嚴而尤惡

校經室文集卷六

三昧想齋

平民有奉教者時有白蓮餘孽結鄉里無賴假稱義民
毓公信之君知亂機已伏嘗反覆爲毓公陳說不納及
平原拒捕事聞乃檄君往治君始至猶諭以禍福而匪
黨已負嵎竝傷官兵遂定議進剿斃巨匪二十餘人餘
匪奔散乃解脅從與民相安撫部得信反大怒謂所戮
多義民幾獲重咎當是時使撫部蚤用君言則消患於
未形鄰境亦無拳匪之變矣迨宮保袁公旣撫東尤重
倚君庚子之秋齊魯幸得牧安者君與有力焉明年春
疾作乃力請開缺袁公爲上 奏猶稱其學識閎通以
之分守一郡不足展其才奉 旨俞允過道班袁公升

督直隸復約赴北洋君以疾辭其後豐潤張公建德周
公留君治文案周公又擬設學校司以君當其任而君
疾已深遂以次年歸里又明年三月晦遂卒春秋六十
有六君少習古文詞得叔父韻珊先生之教而與姚姬
傳梅伯言尤能深悉其宗派故爲諸公代作奏議往往
得曾文正公之體要所著有濟南存稿及養拙齋詩文
在東旣久嘗編輯河工成案積三四十巨冊會祖某
馳贈資政大夫祖某父某 贈資政大夫如君官妣皆
贈夫人葆田與君鄉舉同年昔隨侍先大夫遊鄂習
聞君名及同遊沛南又不時相過從自辛丑冬 兩宮

校經室文集卷六

三昧想齋

迴轅時事日新而葆田則迭遭家難幾於栖栖無定聞
君抱疾歸里猶爲國家人才惜而不虞君之一病不起
也君子口口以行述乞銘銘曰
盧爲大姓世處南邦惟君繼起名譽寡雙少歷艱險不
汗賊官隻身潛歸名節克完講業通都人稱賢士惟其
學優乃克入仕南宮顯名天官分秩忽得家書自知親
疾星夜奔馳入門號泣毀身非孝哀容骨立再入吏曹
克勤厥職中遭私喪莫或遑息遂獲真除職司糾察最
功定過不畏狡獪因人獲咎觀過知仁曰直非私 天
子聖神風雷雨露皆 朝廷恩進亦有時乃觀 至尊

爰發來東用展素抱治獄救災仁聲載道十郡表率不
媿神君何來孽匪妄稱義民一鼓蕩平脅從罔治弭亂
未萌反多異議鄰境禍發震驚京師小臣無力望闕
涕洟蓋古有云錯節顯器君之所遭艱危不避始佐戎
幙六韜充嫻繼治奏贖諫迺犯顏使當重任定荷綸褒
中道而疾賞不酬勞我作君銘十僅一敘詞不及古實
無媿語君既云徂吏治日更循良不作誰其治平

議敘同知鄉諡敏端郭君墓誌銘

君諱杭之字子方一字湘帆先世爲高唐州人明成化
閒遷居濰縣遂爲望族明末有仕至漕運總督戶部尚

書入 國朝徵召不起歿而崇祀鄉賢鄉人至今稱爲

宮保郭公者君八世祖也會祖祖皆贈通奉大夫妣皆

贈夫人本生祖諱衍汾嘉慶丁卯順天舉人翰林院待
詔父方伯公諱夢齡道光癸未進士由知縣仕至山西
布政使署理巡撫爲道咸閒名臣入 國史列傳祀山
西名宦祠母田太夫人生母姜太淑人以道光十八年
侍方伯公之荆門州任育君武昌江上故初名舟之君
胚胎前光幼隨方伯公自楚而蜀而隴而豫而晉所至
攬江山之勝旣聞庭訓又得良師益友愈廓見聞及方
伯公告歸以疾終於里第君年猶未及冠居喪如禮服

校經室文集卷六

西求恕齋

闕後補博士弟子實受知於善化鄭恪慎公同治九年
舉於鄉是歲竝補行丁卯鄉試人尤以君爲克繩祖武
先是丁卯歲粵匪餘孽竄入登萊李文忠公駐節濟寧
檄劉壯肅公拒賊於膠萊河又以媢戚屬君兄弟佐治
糧臺事定李文忠欲薦其功君堅辭以功勞推其兄其
後大府以君籌餉辦團有年不忍沒其勞績奏於 朝
部議以主事候選竝加員外郎銜方鄉舉時諸同年生
會集沛南君獨服五品冠戴見者以爲榮旣再上公車
不遇中遭季兄刺史君綏之之喪意不能無怫鬱光緒
二年伯兄觀察君襄之自西寧引疾歸里見子弟羣立
循循有禮法喜曰此吾六弟督率之力也君兄弟七人
於次爲第五又於同祖昆弟爲第六故云越三年姜太
淑人卒君泣血三日不食觀察君勸慰百方始勉進一
粥其治喪一依於禮又數年觀察君亦逝世時叔兄兵
部君簡之家居多疾遇邑有大工役及族中事皆就君
諮度如修復書院及禽治土匪君所籌畫爲多初君以
紳士辦治地方事積功議敘同知非其志也及己丑復
應禮部試不售遂絕意於功名甲午中東事起君尙佐
治鄉團時有議遷避者君置不問一以鎮靜處之然自
是不欲聞家事往往憂憤時局輒託諸吟詠庚子夏拳

匪亂起雖亦不時有警報其秋 兩宮西幸君聞之至廢寢食數日夜不寐謂諸子曰吾家世受 國恩爾等當砥礪行以無墜家聲功名非所計也君幼工舉子業又嘗從兄刺史君與膠州柯佩章先生諸人爲詩社多交當世名士故所作詩文頗多尤熟習本朝掌故戒子弟以勿染純袴習子弟皆受教惟謹諸子有已入翰林者然博學多聞或不能逮君君卒於光緒三十四年四月辛巳春秋七十有一爲人恭儉孝友而持躬寬恕生平未嘗以疾言厲色加人所著青桐軒集十卷已刻者二卷棹田嘗爲之序又去歲君年七十棹田以文

校經室文集卷六

孟求恕齋

爲壽君謙讓至再且曰吾同舉諸人強半徂謝今與君幾同落落晨星矣及是遽聞君卒此余所以尤爲逝者痛也於是鄉人共議私諡曰敏端則君生平懿行可知已君娶陳恭人生子四長恩誼爲刺史君後姜太淑人命也次恩訓次恩甲恩元皆縣學生孫八人今將以本年十一月庚寅葬君於城北新阡恩甲等來乞銘銘曰生爲顯族沒有遺文身雖不達名迺超羣曰惟孝友用紹家聲武功甫敘載賦鹿鳴數薦弗售莫肯求仕定亂輯民功在鄉里晚節彌堅閉門肥遯持己接人語言謙遜與世無爭盛德若愚事關家國感激秋歆最君生平

有道之儔子孫克肖我銘其幽

長清周君墓誌銘

君諱彤桂字復卿長清人祖父世有隱德君生而豪邁不羣讀書博通尤好爲經世之學年二十八始入縣學爲博士弟子從高密單伯平先生遊得聞正學既乃遊學濟南與張次陶昭潛尹竹年彭壽諸人講業會文所得益多同學諸人咸稱爲書簾光緒十七年舉於鄉當是時父母俱慶君性至孝兄弟三人兩弟皆業農君率其弟事父母每食必具酒肉母歿時君年已六旬父年九十有一而終君年六十有三竟以哀毀卒於是鄉人

校經室文集卷六

孟求恕齋

其欽其行各舉事狀將以上聞君之子連錫復請余爲文以誌其幽余昔主講尙志書院始與君相識後遊大梁又一再與君遇今有聞不能拒也按狀稱君好義舉甲午中東事起君以會試在都率公車百三十人上書論和議之非李忠節巡撫山東習聞君名委君密訪諸城事某令賄以重賂卻而弗受卒以實報爲人尤坦直雖與官府處不樂仕宦有同志者集貲就趵突泉前亭宣講 聖諭數年不怠巡撫使周公欲登諸薦牘力辭不受又嘗引關中大儒李二曲先生言治天下當以人心爲根本提醒人心爲肯綮所著有下學梯航農桑淺

說及注釋保甲諸書大指在尊崇孔教明孔子爲時中之聖而深擯異學以破除人人自私自利之銅習可謂賢矣君卒於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己巳娶某氏子二人連鐘連錫皆肄業高等學堂畢業得獎爲貢生蓋君雖不隨眾爲俯仰而又深識時務者爲之銘曰
志同乎古人而名不出於鄉里言與行其克符亦何貴乎顯仕以心報國以身徇親是真不愧乎孝廉之實行吁嗟周君亦既盡性以至命聞其風者又孰不景仰而致敬

翰林院撰文劉君墓誌銘

校經室文集卷六

七求恕齋

君諱元亮字菊農章江劉氏曾祖大智候選縣丞貤贈中憲大夫祖鳳翥翰林院待詔誥贈中憲大夫妣皆贈恭人父獻章縣學生誥封中憲大夫母史氏繼母馬氏王氏皆封恭人君於兄弟爲第二兄元勳弟元善皆以儒學知名君自幼讀書勤敏過人爲文下筆立就入縣學食廩餼嘗肄業沛南與諸名士交其爲學於漢於宋皆得其門徑光緒十一年充選拔貢生次年考取八旗教習十四年舉於鄉尤爲座主盛伯曦祭酒所特賞招人意園資講習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六年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丁繼母王太恭人憂嘗主

講東昌書院以實學啟迪後進從其遊者甚眾服闋後入都供職二十三年奉命視學粵西課士以嚴濟寬絕僨緣釐積弊士習大變按試所至每延諸生於堂爲講經術文章諸生人人悅服二十六年變起京師變輿出狩君發憤上書指陳戰守和機宜幕府或爲君危君獨慨然曰吾受國厚恩雖無守土責願稍竭愚忱以盡臣子之分耳疏上不報明年復命陝西行在所遂乞假省親時封翁適得痲疾君欲留侍封翁促其行遂以二十七年入都充國史館纂修武英殿協修

文淵閣校理編書處詳校當是時朝廷力行新政

校經室文集卷六

七求恕齋

更定官制撰文爲翰林升轉之階君既循資實授此職益感激圖報又因學堂肇興乃偕同鄉張振卿總憲管士一副憲王保之府丞議建齊魯學堂於京師而一切規模條款皆君所手定任事三年不怠公餘輒爲在堂諸生殷殷指授尤以孔孟之道日加勸厲故齊魯學堂一時獨無囂張之習者鄉人皆服君之教也嗚呼孰謂君竟止於斯乎君卒以光緒三十四年正月戊申年才四十有八爲人寬厚和易胸無城府人無老少貴賤皆樂與遊生平澹於榮利自粵西歸時僅有書數篋雅負經濟志前直隸提督馬宮保邀君佐戎幕今四川總督

趙公請君督辦學務皆謝不就嘗有某權貴思得君一往見則顯仕可致君義不爲屈也兄弟相勉以孝友每思及父疾未瘳則終夜流涕君卒之前一年仲弟先逝其得疾亦由於此故臨卒惟以事親未終無力報國爲憾娶王恭人子二志義俊貢生分發陝西補用知縣志恭文二皆許適士族孫一志義述君行實屬余爲銘幽之文余與君僅一再見然知其學行有素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忠孝爲本詩書爲華以勤職事以恭傳家有蘊無年自古所嗟於惟劉君吁其命耶

校經室文集卷六

元求恕齋

法徵君墓誌銘

光緒三十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膠州法徵君卒於金泉精舍之西齋春秋六十有五士大夫無論新舊知交咸赴弔相歎息曰山東失一耆儒矣君諱偉堂字容叔一字小山先世本世襲濟南衛指揮使明成化閒有諱典者官膠州學正遂家焉數傳至君八世祖若眞七世祖樸父子竝有聲於時行誼載入府州志又再傳有名見國史儒林傳曰坤宏者於君爲五世祖自曾祖以下名不顯世業亦漸衰君晚出乃獨大振厥緒其於學無所不通尤精於音韻金石之書幼孤育於叔父爲叔

父後本生父諱敦先州學生前母黃氏母趙氏旌表節孝嗣父諱諶先母張氏君幼爲大母及張孺人所鍾愛稍長從高先生漢方學高先生愛其才以女妻之旣乃從匡少宰鶴泉先生肄業濟南名重一時以同治九年充優貢生光緒五年舉於鄉十五年成進士以知縣用改就教職學使裕文慎公薦其學行奉旨賞加國子監學正銜先是盛伯希祭酒典試山東倡建青州海岱書院延君主講席君先已主講旌賢書院自是居青州十有餘年所成就人才甚盛其後選授武定府教授以疾辭未赴建德周公聞其賢以君應經濟特科之選

校經室文集卷六

元求恕齋

君亦力辭未赴故人皆稱曰徵君君爲人渾厚無圭角與之交者無不服其誠量鄉舉時與濰縣宋庶常書升齊名宋君主講省會樂源書院兼尙志書院後改爲校士館君實承其後卽所謂金泉精舍也校士館旋改師範傳習所君尤盡心教育今直隸總督泗州楊公巡撫山東初議建國文學堂後改爲優級師範學堂其規模區畫皆君所手定楊公又議續修通志延君與吳侍郎與宋君及葆田等共成其事乃甫設局而君遽以疾卒此又吾黨所共深痛惜者也君所欲撰述皆未就其校勘有說文解字經典釋文唐一切經音義列子等書始

余嘗曰君爲翟晴江一流人攷君所得實遠出翟氏上其韻學則雖顧江戴王未能或之先也惜編次未竟其遺稿曰聽訓館韻書僅有散稿數巨冊存於箚又有山左碑目則君前入通志局所手輯君無子以本生兄孫紹朔爲承重家故貧平生所集書數千卷身後亦皆散失以卒之明年三月葬於城南先塋銘幽之文未具其甥高振崇屬余爲補誌銘曰

學旣成名亦彰有儒一生此其藏百千年後勿毀傷

山東候補知府王君墓誌銘

君諱揚芳字信余瀏陽王氏其先嘗爲富室祖諱應選

校經室文集卷六

王求恕齋

父諱顯恭兩世皆以樂善好施奉 旨旌表建坊鄉里推爲長德然家業亦因是中落君生有異姿爲父母鍾愛稍長就外傳讀書日數行下年未弱冠入縣學文名籍甚同治十二年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因教授北方以營甘旨之奉嘗主講萬全書院爲諸生所悅服光緒六年丁父憂奔喪數千里外不敢以死傷生識者咸歎其知禮服闋再應禮部試用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山東而以母老例得告近改廣西未行適丁母憂君哀毀幾至滅性益痛二親俱不及祿養也十八年壬辰始至山東余於是始與君相識君與余叔季兩弟爲鄉貢同

年余得聞君家世頗詳明年癸巳開 恩科君分校鄉闈所得多知名士劉君掄升其尤也甲午再與分校適李忠節公撫東獎勵儒士知君學識宏通有志節招入幕府治文牘二十二年丙申檄署黃縣令明年丁酉復調充鄉試分校又明年襄辦河工君一夕起巡視河見河水陡長乃大呼工役畢集否則工料且悉付洪流其勤於職事如此敘勞以直隸州升用二十七年署臨淄令明年奏補文登先行赴任以救護中外失事商船蒙保免補直隸州以知府在任候補三十年兼理登州府同知明年調署長山甫五月又調署安丘年終又調署

校經室文集卷六

王求恕齋

嶧縣君適患風疾猶力疾從公而君次子肄業京師會假歸省親遠以瘵卒君不能無怫鬱其後稍稍就痊二十三年調郟城君歷任大邑所至有政聲始署黃縣有前明王大司馬故塋爲後裔盜賣於富紳某姓王氏族人訴之官君斷令某姓讓地某姓不服反訴之郡守君堅持前斷與郡守大齟齬乃稟請大府委員往勘卒斷如君議是時大府李忠節公也繼李公者皆知君故君得行其志他美政可爲吏武者不可勝紀宣統元年調武城是年秋瘡生於頭醫治以愈二年二月檄回文登本任君以病軀慮廢事乃援例報捐歸知府班候補會

舊疾復作日漸增劇竟以七月十九日卒年六十有一娶口氏子三長英備次英儼蚤卒次英儉女一壻宋紹源君在東二十年俸薪所入有餘輒以購書所聚數千卷臨卒遺命英備悉捐入山東圖書館提學使爲詳請大府奏於朝以急公興學表厥里門與先代建坊後先相映可謂善繼先志者矣余嘗計數交遊中仕而不廢學者數人君其一人也君聞讀呂氏家塾讀詩記見所采朱子詩傳初說欲別集爲編與余商訂體例又欲校正唐石嶺先生尙書辨僞皆未就所著有文莫精舍文若干卷詩若干卷藏於家英備等既扶柩歸里卜以

校經室文集卷六

三求恕齋

今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以狀來乞銘銘曰

官雖卑克伸厥志善政在人莫殫記經術能飾眞儒吏在昔先民稱好義興學爲懷用錫類型貽子孫永無墜護理廣西巡撫廣東布政使丁公墓誌銘

公諱體常字慎五貴州平遠州人贈太子太保前四川總督丁文誠公之冢子也文誠公爲中興名臣公生而肫篤舉止不凡尤爲祖母魏太夫人所鍾愛少勤學年十五補學官弟子魏太夫人謂文誠公曰長孫可成大器須善導之咸豐甲寅乙卯閒黔中苗匪教匪蠡起文誠公以庶吉士丁憂里居散家 兵爲防禦計以知

兵聞其後文誠公簡守岳州調長沙旋擢山東按察使晉布政使戎馬倥傯公嘗隨侍軍旅閒同治甲子丁卯兩應鄉試不中因助甘餉部議獎敘郎中分刑部行走適安順鍾華山等賊匪猖獗黔大府請調回籍募勇勦辦亂平敘功洵保知府賞戴花翎當是時文誠公巡撫山東庚午春公丁母諶夫人憂光緒丙子以知府分發山西是歲秋文誠公奉命總督四川道出太原父子相見以立身報國相訓勉明年三晉大饑公請於文誠公自行典質得二萬金購道錢米分攜災區親歷散放而不使其人知所從來是時閩文介公奉朝命辦振務

校經室文集卷六

三求恕齋

及聞知詢公公以財力微薄對始終未肯明言文介甚爲歎賞會忠襄張文襄二公先後撫晉於公尤爲引重公在晉十年歷署太原大同蒲州府篆特授潞安知府簡任河東道一署按察司使政績卓著如訪緝陽高密密教嚴懲首要不事株連峻拒振餘津貼尤爲晉人所稱頌河東管理鹽務公精規畫剔弊奉公信賞必罰官民無弗敬仰以協甘餉功 欽賞二品頂戴丙戌夏文誠公薨於位公聞訃哀毀星夜奔喪僚友贈贈無親疏多寡悉謝弗受曰吾烏敢有累先人清節耶既至蜀中僚屬有管鹽務者共集十萬金爲文誠公歸葬之需

公婉詞謝絕乃從友朋假貨數千金始得扶喪至山東
從文誠公遺命也己丑冬 簡授鞏秦階道蒙 召見
垂詢家世 諭以勤政愛民勉繼家聲明年之任初階
州有水患屢治屢決公親行相度形勢上書總督楊石
泉宮保請建築石隄閘兩載工成小民獲登社席四野
歡呼癸巳秋循狄河洹回民肇亂秦州張家川回族甲
於全隴公召其長李德昌謂曰汝子爲我所取士身列
庠序汝當知禮法能率爾部各安生業吾當爲爾請命
不發一兵德昌俯首聽約其後甘肅用兵至三年而後
定而鞏秦階十八廳州縣獨獲安全蓋公恩信所孚雖

校經室文集卷六

孟求恕齋

回民無不懷德畏威也乙未秋 簡擢甘肅按察使楊
宮保奏請暫留道任俾資鎮攝明年丙申事平入 覲
蒙 召見二次請 訓時 皇太后諭曰時事艱難爾
當官好爲之勿忘爾父忠愛公免冠謝因請假至東省
墓丁酉夏受臬篆戊戌秋升任布政使未逾月調補廣
東布政使時陶勳肅公總督陝甘奏留俟後任至始交
卸明年夏赴粵既至會姦民勾結外匪煽亂公謂禦外
必先治內內政修明外侮不足爲虞於是督編保甲籌
款首戒病民用人務求循吏以清正率下於督撫遇事
間有爭執而邑非出於公誠庚子拳匪構亂粵中人情

浮動公一處以鎮靜李文忠奉 命北上瀕行謂公曰
與君共事以來深知有守有爲足爲全粵保障吾雖去
事無憂公在粵四年爲前後督撫所倚賴癸卯夏蒙
賞加頭品頂戴尋拜護理廣西巡撫之 命時值兵戎
饑饉徧左右江公冒暑遙行剋期視事謀猷贊畫與官
保岑公戰守相備由是桂省溥梧閒安謐無警是歲補
行鄉試公爲監臨事畢卸護撫事遂乞假修墓竝請開
去布政使本缺奉 命俞允遂攜眷至山東濟南寄居
先是文誠公既葬歷城華不注山陽而未嘗營建宮室
公乃卜居城中營舊宅以其餘地穿池築室課兒讀書

校經室文集卷六

孟求恕齋

暇則與親舊過從余亦時至其室公雖引退不復出然
語及時事輒憂形於色其議論皆非時人所及戊申冬
疊遭 國恤 兩宮升遐公聞變痛哭失聲抱病經旬
至次年勉強起行竟以宣統元年十月三十日卒於正
寢春秋六十有九元配譔夫人卒以叔弟之子爲嗣又
先亡側室生二子繼成公志者庶其在茲嗟乎以文誠
公之忠勞而公繼起固宜大有爲於時而竟齋志以終
此天下之人無論識與不識所同聲痛惜者也公會祖
必榮四川昭化縣知縣祖世棻鎮遠府訓導祀鄉賢皆
贈光祿大夫曾祖妣黃氏祖妣譔氏魏氏皆一品夫人

魏太夫人歿時公年方幼哀慟如成人蓋追憶慈愛其天性然也公得子既晚教責不少貸其孤道周道同從從兄道津教卜以二年四月葬公於歷城城南之新阡請爲銘銘曰

在咸同朝文武悉登黔有丁公同佐中興撫魯鎮蜀航航大節哲嗣繼起克紹前烈觀政西曹定亂南疆振饑三晉陰德弗彰誰其識者閭公文介忠襄文襄益同沈瀼帝念賢勞勉繼家聲分巡蜀隴俾安編氓治水有功利在百世再定回亂武功克嫺爰秉六條兩任旬宣自西徂東膂力罔愆正色率僚疆臣同志輯亂安民曰

校經室文集卷六

毛球恕齋

仁曰義暫行開府未竟厥施言念先墓用展孝思帝恩未報常懷忠愛能馭遐升攀髯莫逮胡天不弔遽殞其身校功論德是曰世臣太任有言先臣是似嗚呼丁公文誠有子

鹽運使銜前安徽池州府知府陳君墓誌銘

君諱介璋字宜卿又字我卿萊州濰縣人先世由今直隸滄州遷濰世爲濰縣望族曾祖諱發縣學生 誥贈光祿大夫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祖諱祥莫 馳封朝議大夫翰林院侍講加二級父諱官正與協辦大學士文愨公爲同祖昆弟 誥封中議大夫母高氏王氏俱

封淑人君生而聰穎喜讀書年十三爲府學弟子員

旋食廩餼舉優行道光己酉成選拔貢生 朝考一等以七品小京官用分戶部雲南司兼廣東司行走咸豐元年 恩科舉順天鄉試在戶部十餘年克勤厥職十一年辛酉以主事從 欽差杜侍郎回籍辦山東團練時值南匪竄入東境君謀守兼施賊不獲逞泊東省肅清旋都供職游陟郎署先後敘勞 記名知府以道員用 賞戴花翎 加鹽運使銜同治六年出守池州是時江南大定池州當兵燹之餘民生凋敝君旣任撫綏休養夙夜不遑十年丁父憂旋里服闋將赴選適故

校經室文集卷六

毛球恕齋

人文質夫漕帥督漕清江招君襄辦善後事宜光緒丙子山東大饑流民集清江浦君於此時振撫流亡寢食靡暇精力告瘁又前在池州時積受溼熱至是宿恙復作逾年疾稍瘳又逾年疾竟不起年甫五十有三時王太淑人猶在堂君臨卒惟以不克終養爲恨云君性剛直居家則雍睦鄉里與人交未嘗面斥人過然亦不事阿諛身後生計蕭條人以是尤服其廉正葆田以光緒二年拜君清江旅次至戊寅春客遊大梁則聞君卒矣君生於道光六年九月十一日卒於光緒四年三月十四日娶于淑人同邑前臨朐縣學教諭元純女賦性方

嚴初歸時陳氏家門鼎盛既而隨宦京師隨宦江淮處
富貴若固有之晚歲家道益落獨以勤儉訓子孫子婦
或有過失必重責不少貸享年八十後君三十年而卒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也子三家樹附貢生兩
淮候補鹽大使家讓光緒十四年舉人皆蚤世家德出
嗣爲從叔父後女子四候選同知高鴻裁中書科中書
銜楊士珍翰林院編修田智枚國子監生王恩綸其婿
也孫集曾候選縣丞曾孫汝鏗祖賡汝絨集曾卜以是
年八月丁丑合葬君於城北臥龍橋新阡以葆田與君
有舊乞爲銘銘曰

校經室文集卷六

元求恕齋

學雖優宦未遂江之南稱舊治淮之北迹所益身旣勞
神亦頓嗟如君誠循吏善政多逸靡記銘厥幽蓬君志
慶有餘在後嗣

節孝于母何太恭人墓誌銘

于君壽之將葬其妣何太恭人於沛寧而疑其禮乃以
所爲太恭人事略屬葆田爲誌幽之文其言曰某不幸
八歲而孤先考 贈朝議公歿於世父湘山府君任所
世父時官南河裏河同知逾年命長兄富之扶櫬歸葬
故里今四十五年矣太恭人系出廣西平樂何氏外王
父諱彤然公次女也年十七歸我 贈朝議公事先大

父母以孝聞處娣姒無違言初遭 贈朝議公喪將以
身殉已絕粒不食三日矣聞世母言乃強起以撫孤自
許守禮不出戶闕課某兄弟甚嚴某既長以寄籍大興
應試不得志乃遵例納粟以通判分東河候補光緒初
年補東昌下河水利通判遂迎養太恭人署中明年大
吏錄河工績乃 奏請給予四品 封典某因爲父母
請 封贈如禮十四年太恭人卒於下河通判廳內寢
年六十有三遺命權厝沛寧城外比年倭寇內犯故鄉
在文登榮成間不時有警懼終不克返葬今將卜日安
葬於沛寧之某鄉某原子儻能爲文以彰吾兄弟之志

校經室文集卷六

元求恕齋

某感且不朽葆田曰太恭人懿行吾聞諸嫺黨久矣子
之言皆信而其不獲歸葬於先塋與 贈朝議公合耐
則世俗之所怪也宜君之不安於心與抑考先儒朱子
嘗分葬其父母於崇安建陽矣事固有先我而行之者
君其可以無疑太恭人節行應旌表君奉慈教以命婦
不得以節旌門不敢自請於有司其達禮如此是可銘
也已銘曰

在道光世恭人之考持節來東得于君文詢其昆季識
異凡庸爰以子妻來歸于室成禮雍容袁江之側譬彼
柏舟中流忽斷死節猶易撫孤爲難先賢所歎四十餘

年卒致嘉祥象服雲雁亦有孫曾承歡庭幃童角方鼎
恭從遺命考亭是則別葬建陽汶水文山佳城鬱鬱千
里相望銘以昭之千秋萬世毋敢毀傷

喜塔臘室宗室氏墓誌銘

安人諱口口宗室氏吾友伯義祭酒之次女而壽用總
憲之子婦也夫曰熙魁二品蔭生例得六品官故安人
亦例封六品命婦安人年二十三而爲婦於喜塔臘氏
年二十五而以產難卒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四日也
是年夏子至京師求伯義爲先人書神道碑石伯義曰
吾次女又亡矣旣而曰子不可無文以傳此女初光緒

校經室文集卷六

至求恕齋

庚辰辛巳閒予嘗館伯義意園中伯義命其幼子偕兩
姊從予問字其幼子生而羸弱不及兩姊強兩姊中少
者又最慧安人也乃未逾年而幼子殤予遂辭去聞安
人與其姊亦不復讀書獨伯義時時教之習字而已及
己丑冬子來京師視伯義病伯義命兩女出見則安人
已長成矣比子歸沛南不二年則聞安人之姊歸某氏
者甫一月而病卒子亟以書慰伯義伯義復書曰吾幸
賴有次女在耳且言女之賢吾有幽憂則能曉譬之吾
偶暴怒則能順解之食不甘則親爲烹飪眠不熟則時
視寒煖吾病而未死實此女之孝所致非藥餌力也吾

鄉柯風孫太史鄭東甫比部皆與伯義爲至交亦嘗以
書告子曰伯義夙好爲深夜之譚近因其女規諫又嘗
鍵戶以待每夜深秉燭誦讀縫紉必俟其父寢而後寢
今伯義歸亦少蚤矣子以乙未夏再至京師問之伯義
左右信然當是時安人嫁有日矣嗚呼孰謂其嫁未久
而遽歿也子疑夫天道之無知也久矣以予平生所遭
如子季弟如康生志儒王生崇燕皆仁孝聰明而不得
其壽豈昌黎所云造物者好惡固與人異心耶抑毋乃
都不省記而一聽其生死天壽耶如安人者生則宗族
嫻黨無不加敬而歿則無不爲之隕涕也願獨不爲鬼

校經室文集卷六

至求恕齋

神所佑焉抑又何耶子聞壽田之言曰吾新婦孝謹與
吾妻尤相得至其相夫以正又有人所不及知者吾直
視之如子故過時猶不覺其悲傷嗟乎安人已矣子獨
無以塞伯義之悲耳雖然吾文荷傳也安人爲不死矣
銘曰

生帝宗歸巨室苗雖秀羌弗實父曰孝舅曰孝眾皆曰
賢在私屬無閒言更生有女信可傳壽耶歿耶歸諸天
紐祜祿室杜拉喇夫人墓誌銘

夫人杜拉喇氏今河南布政使玉如方伯之德配也以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己酉卒於河南布政使署內寢得

壽六十有六方伯悼之而慟手爲版以告同人稱其孝
以事親慈以馭下儉以持己寬以待人又能貴賤豐瘠
始終一致皆婦德所難能也方伯爲今世聞人前歲葆
田遊河南以子叔弟官祥符知縣不敢輕事干謁方伯
聞予至獨先禮下之既而出所著清華齋日記屬爲校
訂中有一則記官戶部時奉委監修舉場工故事承辦
司員例得節省銀是役可分四百金以語夫人夫人曰
今受此卽終身莫洗斯玷矣遂卻之同官皆莫知其故
嗚呼卽此而夫人之賢與方伯之刑於家其稱爲內助
曰孝曰慈曰儉曰寬舉無虛詞可知矣方伯敘夫人懿

校經室文集卷六

孟求恕齋

行甚詳有曰同心黽勉四十餘年是可銘也已銘曰
易稱坤道无成有終夫人之先實駐蜀中十八于歸善
事姑翁侍養惟謹永無倦容姑邁危疾脫釵以治夫出
從公獨奉甘旨刀尺雜陳雞鳴而起百計支絀曰惟怙
恃嗣承嚴命隨夫入都日精刺繡以佐有無飢則陳饋
寒則具簋非義勿取大德相扶夫旣通顯不改厥素温
飽何須勤儉猶故衣敝可縫食菲自足夙夜相戒保全
末路獨逢振助罔愛私財性喜爲善晚乃持齋衣冠必
正言語勿乖見魚則瞿乃見天懷是宜耄壽胡竟先逝
子孫失依僕婢垂涕丹旆西歸同心有悞我銘其幽用

昭來世

候補知府舒君再繼配周夫人墓誌銘

前靈寶縣知縣舒君樹基述其先妣周太夫人之懿行
而副以李二曲集及他物乞銘於葆田曰樹基少失怙
賴先妣撫育教養得以成人以及服官皆秉慈訓不幸
先妣於今春見背樹基旣不克伸祿養若不得當代大
賢表彰懿行以垂爲家範傳諸永久則樹基不孝之罪
大矣葆田媿乎其言而又感君之意誠則返其他物而
受其書謹卽所述而撰次之并系以銘其狀曰太夫人
姓周氏父諱學泗山陰世族自曾祖以下遷居河南祥

校經室文集卷六

孟求恕齋

符縣樹基父汝州君時官洛陽再喪其偶遂娶焉太夫
人來歸時前室遺有子女五人撫愛之至教以讀書鍼
黹則督責不少寬事君姑尤能曲得歡心在官署儉約
如素日當是時粵匪搶匪嘗出入洛陽境內先府君方
督軍黑石關掘賊衝一日城中食盡太夫人悉鬻衣釵
以饑軍撫民卒得保全先府君擢陝州甫二年遽丁母
艱凡殮殯葬祭之事盡哀盡禮太夫人實佐成之及先
府君服闋補汝州後值光緒二年河南大疫明年春汝
州饑甚城中積倉穀甚富然於例官不得私發必請於
上官而後得振先府君時病甚不能省事太夫人曰事

急矣飢民數十萬方嗷嗷待哺何需爲且積穀所以備荒官粟民食雖逕振何害遂議盡發倉穀而受代者既至有異辭乃竟竭私財補償焉所費幾數千金然其有德於州民則多矣自汝州君卒後樹基兄弟姊妹婚嫁皆太夫人所竭力營營始成也及樹基筮仕中州前後任靈寶十年太夫人嘗慮其未悉民隱時時爲述先府君政蹟至其忘身爲民潔已奉公未嘗不垂涕而道之樹基以是倖免愆尤蓋狀之大略如此先是予叔弟補官闕鄉與舒君爲同州有兄弟之好予嘗一至陝州過靈寶始與舒君相見而未獲登堂以拜見太夫人其後

校經室文集卷六

姜求恕齋

再與舒君相遇則子弟調任祥符而君方自孟縣謝事復還靈寶任及是予來叔弟光州署中則聞太夫人歿已數月矣君書又言韓歐爲文皆不肯苟於下筆然集中碑誌獨多蓋人子有表揚其親之意則仁人君子固不忍拒絕其言有足感者昔方望谿宗伯嘗論湯文正公與李二曲先生之母氏皆以節烈著而李母猶不如湯母之顯然則人子欲顯揚其親豈不視乎其所自立哉予悲舒君之意故不敢以不文辭汝州君諱亨熙道光壬辰舉人原官在任候補知府加四級 誥授通奉大夫先娶任夫人繼娶張夫人子七祥基附貢生善慶

湖北宜城縣知縣嵩慶候補光祿寺署正岳慶候補守禦所千總樹基河南靈寶縣知縣盛基分省補用縣丞恩慶直隸候補府經歷孫十七人曾孫八人周夫人以汝州君任內按次加級得從二品 封典 誥封夫人蓋今 制云夫人卒於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庚辰距生於道光五年二月享壽七十有五其承重孫綱承與樹基等卜以某年某月某日附葬於奉化松林鄉汝州府君之兆銘曰

生爲賢母歿有餘榮所遭多故亦不隕厥聲永廣其慶子子孫孫何以銘之曰克媿德門

校經室文集卷六

姜求恕齋

吳母沈宜人墓誌銘

吳生慶麟吾友何吟秋教授高第弟子也余聞其名於舒君敏之今年春余護叔弟之喪自光州北歸道出西華日既暮生介敏之見余於逆旅與之語知其幼孤賴母教得以成立乃別去未幾而生遂丁母憂余以歸里不復得其息耗既而余返河南生因舒君乞余爲母沈宜人銘幽之文余諾之而未卽爲生又偕其弟登堂叩頭懇請迄今蓋數月矣會余叔弟祥祭已畢檢友朋書牘得生所爲先妣事略乃敘次而歸之按狀沈氏系出浙江山陰先世業鹺商遷居河南許州宜人父諱廷枚

歲貢生選授原武縣校官已前卒宜人幼聰慧聞歲貢君課諸兄讀輒從旁記憶能成誦事母王孺人以孝聞咸豐中捻賊擾河南許當衝途寇警歲數至每城守急宜人恆佩刃自隨或隨家人環守宅中井以待賊去幸獲全同治九年歸吳君口口為適室年二十有六矣吳君以客遊習刑法家言為幕府上賓宜人佐修內治事君姑曲得歡心光緒丙子歲吳君嬰時疾宜人視藥治膳日夜不懈四閱月而疾始瘳吳君後應河南守承君聘奉慈親盡室至洛陽逾年遭兄喪太守君旋亦以吏議去官吳君閒居不能無抑鬱宜人則兢兢支持家計

校經室文集卷六

毛求恕齋

憂勞益甚遂得嗜血疾十八年春吳君以疾卒當是時上有高年老母下有諸稚孤煢煢無依宜人以一身當其艱營葬事如禮又與姑同室居甘旨無缺凡數年姑卒歛葬悉稱其財人尤以為難始吳君性慷慨喜施與宜人常佐成之雖貧饑弗恤也居恆輒身自教兒兒初識字即教以古今忠孝節義事宜人有女曰口姑生而賢孝因母嗜血疾久未瘳潛到臂肉和藥以進母病良已女未字而卒洛陽人上其事得請於 朝旌表如例嗚呼即此而宜人之教行於家者可知矣宜人卒於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己亥春秋五十有八子男五長慶麟

郟城縣學生有文行何先生極稱之次慶元幼殤次慶彝慶嵩慶賢慶嵩今從余遊宜人之卒也慶麟慶嵩方應學使者試宜人疾作命寄書勿明言俾得終試事蓋望其子克承先志如此及慶麟等歸已不及視含歛此其所以尤為抱痛也與宜人本儒家女故深明大義其生平所處皆為人所難能嗚呼是可銘也已銘曰古有陰教世久不行宜人婉順得自性生處約能亨履險彌貞事姑有則訓子有成神歸同穴氣兆佳城永世克昌請視此銘

山西候補知府陳公繼室宋夫人墓誌銘

校經室文集卷六

美求恕齋

夫人漢陽宋氏父諱用中由舉人官山西左雲縣知縣母江夏陳氏通經訓治家有禮法夫人幼承母教長而好書能詩工繪事左雲公既官山西選婿得安陸陳君歸焉於時年二十有七矣咸豐中左雲公以會試留滯京都粵賊陷武昌漢陽夫人隨母避難之長沙長兄守里門母夫人以疾終逆旅弟妹年皆齠齒倉猝中治喪無違禮既而隨兄歸葬益撫循諸弟得父左雲公歡心及歸陳君以不及事舅姑也遇舅姑忌日必潔治修饌躬親佐祀久而益虔前夫人萬氏遺子女各一撫如己出逾年生子鈺解語時輒教之識字鈺既長能備誦十

三經皆夫人之教也其教他子女亦然光緒丁丑晉大饑陳君知榆次縣夫人日僅一餐嘗齋戒禱於天脫簪珥以助振事邑中富室爭應之事既集有餘金時巡撫使者會忠襄公飭所屬振餘卽留爲津貼無庸報解夫人語陳君曰振款多一分百姓受一分賜吾家若有餘資且將出悉以蘇民困今幸有此數乃天所以成吾志耳陳君用其言悉以八千金歸公雖負私累至數千金弗計也是時夫人已連舉三子其次曰鎧曰鎮及庚辰年幼子錯生是歲陳君知高平縣事夫人曰兒輩久居衙署易染習氣乃攜之歸里爲前室子鐸授室督課諸

校經室文集卷六

孝求恕齋

兒讀而陳君伯兄有子釗幼失怙恃夫人爲之娶婦甫一年而釗卒復爲立嗣仲兄無子病革以嗣續爲憂夫人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伯其無以爲慮卽以所愛幼子錯嗣焉凡附身附棺之具無弗周且備也又推陳君之意置祭田若干畝而以其餘贍族人平居操家政井井有敘豐儉高下在心鉤稽綢繆常使物力寬而有餘里居十二年親族中有婚嫁喪葬貧不能舉者必竭力扶助之無纖微德色其仁且賢如是比返晉又十年而卒先是嘗喪一子婦又喪一女意不能無悒鬱然其理內政如故癸卯冬十月家祭畢忽語子鉅曰今日乃汝先

祖母忌日此後汝等宜謹記勿忘也明年春遂得疾以四月五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子七鑄山西河東候補鹽課大使鐸監生皆萬夫人出鉅縣學生五品銜分省補用布庫大使鎧鹽提舉銜甘肅候補通判鎮四品銜大理寺候補寺丞錯鹽提舉銜河南候補州同出嗣爲伯父後庶子鏗監生女二長女婿萬承燮次女婿張比彭孫男十一曾孫一宋爲漢陽望族五世皆中乙科夫人之弟朱修平與葆田同歲舉於鄉而左雲公實與先大夫爲道光癸卯鄉舉同年故葆田得悉夫人家世懿行爲獨詳又與錯同遊河南相善也夫人因夫與子貴封

校經室文集卷六

孝求恕齋

恭人又援例加級遇 覃恩晉封夫人其葬以今年口月口日錯自山西寄書大梁曰不肖兄弟謹奉父命述先母言行大略願得銘幽之文以垂永久乃爲銘曰宋爲殷後代有賢媛陳在前世久號義門懿惟夫人令聞克紹在家稱賢詩詠集蓼來嬪作式式是義方陰德及民後嗣益昌畫竹垂訓心虛節實子子孫孫敬守勿失古稱江汜惠及小星刲股有媵彌彰懿型耆年棄養形歸異室銘以昭之德配尹姁

光祿寺正卿姚公元配張夫人墓誌銘

姚君晟年將葬其母張太夫人於祥符城新阡乃敘述

先德與母遺言介吾友舒敏之乞余爲銘幽之文其略曰先太夫人系出錢塘張氏爲贈光祿大夫副貢生世棠公次女生於金陵僑寓生八月而世棠公見背依母王太夫人與兄其昆以至於成人咸豐三年粵賊陷金陵太夫人時年十四奉母逃避日匍匐十餘里閒伏邨落得兄其昆往接乃脫險至河南又十年歸我先公侍先王母疾十餘年如一日先公以知縣分發河南光緒改元左文襄公調赴新疆隨我舅氏張勤果公赴前敵積功洊保至道員六年庚辰卒於阿克蘇軍次奉旨追贈光祿寺正卿照鹽運使賜卹予祭葬廕一子爲

校經室文集卷六

聖求恕齋

知縣時晟年等皆在襁褓太夫人上事姑中營家計下撫子女含辛茹苦三十年完婚嫁成功名使晟年兄弟稍能自立者蓋心血亦爲之罄竭矣及病亟遺命卽葬於河南晟年兄弟三人女兄弟二人長卽晟年次耕年山東縣丞三耆年直隸知縣爲叔父後女壻無錫秦輝祖光州凌敏中姚氏世葬金陵紫金山今卜於某月某日安厝於是太夫人遺命不敢違也葆田曰昔朱子葬母祝碩人於建陽崇泰里後山鋪東之寒泉陽蓋不與父合葬其作章齋先生行狀云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地勢卑溼懼非久計乃卜以某年月日遷葬

於武夷鄉上梅里寂寞山峰之北行狀作於慶元五年明年而朱子卒其果遷與否後遂莫攷嗟乎古今時勢不同禮制亦異孔子曰衛人之耐也離之魯人之耐也合之姚君誠有不慊於心他日能如朱子自爲遷墓記序其事以告後人可也爲之銘曰

昔歐陽文忠之銘謝夫人云京口之原土厚而堅骨肉歸去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惟姚母有遺命兮子實守之是謂能賢其地山蒼而水深洵平居之可樂兮吾亦曰然

胡母凌蒸人耐葬墓誌銘

校經室文集卷六

聖求恕齋

胡君友芬佐子叔弟幕凡六年與葆田交尤善嘗敘其太夫人懿行欲得予文以爲壽曰吾母凌太蒸人爲錢塘望族幼從外大母讀熟女誡女範諸書外祖知白公蚤卒外叔祖桐生公司雌務舞陽母子依焉先大父時官舞陽聞其賢聘歸先君爲冢婦事舅姑尤得歡心先大父卒於官先君以縣丞需次河南旋遭先大母憂家日落吾母竭力楮拄佐以女紅先君服闋後分汝州差委幾十年嘗權知伊陽縣事得民譽適丁丑年大祲困辦振積勞卒差次家益不支吾母命友芬兄弟棄儒業習申韓家言以謀生母性慈仁雖貧喜施與待宗族尤

篤友芬有叔父母皆依吾母成立終身嘗謂諺云老嫂比母今嫂氏撫我雖慈母不及也叔無子以友芬季弟友萱爲嗣光緒甲午吾母年六十友芬兄弟在原武稱觴爲壽今七年矣預計甲辰歲吾母壽屆七旬敢乞先生一言張諸屏以佐觴旣而曰吾母知友芬兄弟將有是舉訓之曰此無益妄費也何如節省用置祀田以其餘贍族人不亦善乎是歲光緒二十七年也會是年冬予弟歿於光州任所其身後事賴胡君與二三友人相助爲理乃胡君歲暮忽得急報太恭人病發榮陽遂星夜馳往省視比至而病已痊愈母子相見驚喜交集時

校經室文集卷六

聖求恕齋

胡君叔弟友薰館滎陽實迎養太恭人奉事惟謹於是胡君以明春仍返光州而葆田已護喪歸山東及予再來汴則聞太恭人以六月初四日歿矣享年六十有八越月得胡君書屬爲銘幽之文曰吾母不得子壽序今乃易爲墓誌也痛可言耶葆田聞其言而悲之因許爲銘逾年以所述行狀至則與予前所聞略同而是時友薰方佐開封守石君幕復踵門泣求曰先妣祔葬有日矣惟先府君歿時友薰兄弟幼不克表揚先德嘗聞太恭人言府君至性過人少以孝稱及宦遊數年隱慮民生疾苦絕不爲子孫衣食計故歿後家徒四壁幾無以

爲歛聞者咸爲泣下生平嚴於自治不苟取與家人偶有拾遺布者聞之立命送還原所曰安知失物者不因此弗堪耶叔祖父病歿山右身往迎喪歸有祖姑母孀居迎養於家事之終身其司讞汝州也每鞫一獄畢輒步庭院中思索曰懼其稍有不平也府君諱□□字□□布政司理問銜候補縣丞卒年四十有四 教授儒林郎 誥贈朝議大夫凌太恭人先 封安人 晉封恭人子四長友蘅蚤卒次卽友芬次友薰又次友萱也 銘曰

校經室文集卷六

聖求恕齋

胡爲大姓世有顯人舞陽而後兩世清貧官雖不達亦有令聞恭人來歸克配德門曰孝曰慈以嚴教子子孫林林乃多受祉惟此幽宮實安實祀汝濱興歌桐鄉是似

曹母節孝碑陰記

曹節母馮氏父喬離之花園莊人歸同邑曹克順季子光國時年二十有三未歸時夫已有疾八年矣或曰懶也旣歸知夫病將終不起乃請於舅姑以夫之兄子爲子撫育之夫臥牀褥藥必親嘗而後進年餘夫卒事舅姑曲得歡心家故貧恃紡績以爲生及兄弟議析居獨請與舅姑同爨終其身克盡孝養舅姑歿時年皆九十

有餘歲時祭祀必蒸必慎持家勤儉其後漸致豐裕於戚黨饋遺無吝色尤喜爲子孫道先世艱難事門以內整肅嚴明秩秩如也光緒十九年有司上其事禮部議準旌表如例所撫子名述正孫一曰清亮曾孫二曰守倫守純節母至是年八十有二矣鄉人議立石以表懿行其宗人緘三手某君所敘事略屬予爲記予嘗讀詩至芣苢傳者以爲此草宜懷妊故言采采者非一辭而魯韓兩家則皆謂此詩傷夫有惡疾而作也言芣苢雖臭惡猶采而巳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至列女傳更實其事以此爲宋人之女嫁於

校經室文集卷六

吳求恕齋

蔡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終不聽而作此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一也若曹節母者非獨其貞可稱乃其深明大義於夫在立嗣時固已知所見遠矣卒能節孝兼全以婦代匱起家勤儉孫曾林立謂非天之所以報其節與嗚呼士大夫謀人家國於國統將絕之時不能先事豫籌甚至喪節辱行以唯阿取容者視此可媿哉光緒二十五年春正月撰

先府君事略

府君姓孫氏諱福海字鏡寰一字補堂本諱榮資以寄籍宛平改今諱嘉慶十四年九月初五日生於榮成縣

不夜邨邨即古不夜城府君嘗爲文記其山川形勝者也孫氏始居不夜者曰九旺公至四世國學生彥章府君諱文盛當乾隆中葉以開墾朔方致富有貲數萬喜施與朔方人號曰孫善人至今婦孺能知其名字後卒歸榮成及見元孫五世同堂事載榮成縣志是爲府君曾祖祖諱如維考諱苑翔皆縣學生後皆贈朝議大夫妣劉太恭人生子五府君其季也幼時體羸弱如不勝衣劉太恭人治家嚴諸子婦少不當意卽被譴呵府君獨事事得父母歡心十歲就外傳好學甚力年十七丁劉太恭人憂哀毀甚年十九贈朝議公卒府君愈

校經室文集卷六

吳求恕齋

哀痛不自勝終喪於禮無愆時家人以丁口多議析爨府君固諫不從乃卒異居然自是終身衣食必與諸兄共其後兄嫂或繼歿諸子十餘人皆受教養恩與同居無異服闋補諸生爲學益勤嘗讀書古寺中終夜不寐又以僻處東隅無可問業者乃獨行入濟南肄業濼源書院七應鄉試不獲雋兩試優貢一與選拔試皆瀕得而終失之因棄去改入順天府宛平籍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科鄉試中式第一百二十六名舉人五上春官不第庚戌科會試後就揀選知縣先是府君以應試宛平受知鄜州高公後公由宛平遷南路同知洎調署保定

府知府皆從其遊以是衙署積弊及民間利病無不洞悉其原委咸豐二年改歸山東原籍以知縣謁選吏部三年春引見奉旨發往湖北以知縣用是時值粵匪連犯湖北郡縣多失陷府君爲巡撫張公條陳事宜數十甚見嘉納洎張公調任山東恆稱道不置總督吳文節公因張公言留諸幕府深資參議是歲後九月賊犯武昌城中兵民且乏食府君身率健卒縋城出至蒲圻縣界迎餼銀五萬中途又以便宜發練卒禽賊百餘名時圍城內大小官員二十餘人府君獨守保安門保安門武昌城東南門也文節公嘗因巡視見府君天寒

校經室文集卷六

吳求恕齋

尙未服裘乃自取狐裘以贈及賊東去大軍尾其後府君視軍中糧盡因勸民出精米得數千石以濟軍食文節公偉之擬奏其功未果四年春正月文節公殉難黃州府君方奉委赴黃陂聞耗乃大痛遂成危疾艱險中往往見有神人扶持事甚奇不可解是年夏奉委署隨州事六月武昌陷時大軍駐德安糧臺在襄陽隨州適當衝區奉文增設驛傳備辦軍器秋八月武昌克復以隨同官軍出力賞加同知銜十二月卸事五年武昌重陷隨大營駐德安冬十月署穀城縣事六年冬襄匪起事時提督某君防賊於外其標兵以軍饑不繼欲爲

變府君多方鎮撫乃假貸以濟之兵卒以輯先因捐助軍饑部議以同知卽用七年春正月卸事去後百姓立碑頌之是時巡撫胡文忠公尤重府君名夏四月委署漢川莅任甫一月政聲大起是歲旱蝗爲災江漢諸郡殆徧獨漢川有蝗不入境之稱會部議以前署穀城任內有失守地方革職留任旋因搜捕出力奉旨開復原官八年夏粵賊再犯湖北連陷黃安麻城等縣武漢戒嚴府君已卸任專辦民團旋入武昌識局屢辨疑獄無辜獲全者甚眾秋八月委署天門事天門本湖北名邑自兵燹後迭經水患民生無聊府君爲興修鍾祥獅子口隄隄成幾萬丈百姓賴其利先是邑中徵冊被焚胥吏因緣爲姦府君乃爲書數千言上宮保胡公力陳錢漕積弊並請核辦文忠公從其議府君在任將三年集眾安民興學教士一以實心行實政天門人愛戴之尤甚於穀城漢川兩邑也乃卽文昌閣旁爲府君建立生祠十年秋八月歲歉大府因軍需孔亟錢漕不允報緩十一年春以催徵不力奏參革職屬鄰封不靖晝夜籌防並用練兵克復應城夏四月卸事府君自癸丑揀發湖北至此九年所至皆力爲儉約官俸外誓不名一錢旣罷官乃借居城外又自築小樓三楹以居有亦

校經室文集卷六

吳求恕齋

愛樓記及記夢等篇同治元年 恩詔豁免州縣未完
錢糧二年夏奉部議開復原官時先爲巡撫嚴公參佐
軍務嗣因全楚肅清 賞戴藍翎五月署漢陽縣事縣
有鎮曰漢口荆湘吳豫之閒一大都會也值中國與西
人立和約中外趨商者日益眾府君遇事持正大利不
爲回威不爲怵諸西人亦畏之如官府嘗有西人殺人
府君移牒各國領事必欲得其人論抵至大府爲之請
緩府君持不可訖去任乃罷又因漢鎮無堡若居民頻
警寇患乃建議就湖邊築堡起礮口至沙包皆漢口地名長
一千九百數十丈以告郡守鍾君由節相官文恭公

校經室文集卷六

吳求恕齋

奏聞報可於是庀材鳩工堡成而民利之事無大小皆
立予判決明強之非他人所能及日未出卽坐廳事閱
文書夜分不懈斷訟日或十餘案有某總兵者故由賊
渠中投誠者也使其私人爲商於漢口而置石篋中乃
誣居停竊銀計賊逾數萬府君驗其篋非漢口石執以
爲誣將治其罪詞甚厲會某總兵自他所至乃引服人
以是服其公署漢陽之明年大軍克復金陵是歲供伺
湘軍遣還過漢者以數萬計四年夏六月卽事以籌堡
功 賞加運同銜秋九月署鍾祥縣事五年夏盡室抵
鍾祥冬十一月賊渠任柱賴汝光率眾數萬由豫寇楚

輔黃安雲夢等縣以犯安陸至則陷天門尋趨鍾祥縣
南之曰口謀西上阻漢水不得渡遂分隊窺都城時賊
倉卒至居民恒懼恐不保太守覺羅同君與府君謀竭
力爲守禦計太守曰吾等妻孥在此亂人意奈何府君
曰民室家皆保城內義當與共之某已戒家人無敢去
太守曰然於是戒居民無出奔募壯者爲團勇合城中
兵二千人自太守以下官紳悉登陴府君夜草羽書敵
樓上馳諸路求援目不得交睫者五十餘日會巡撫威
毅伯曾公駐德安檄總兵伍維壽顏光杰率騎兵來援
與賊戰縣南護城隄外顏光杰死之賊稍引退無何伍

校經室文集卷六

吳求恕齋

軍以援勦東去城益危且乏食居民洶洶夜譁欲走或
謂可縱之出府君急止之曰今方暮夜城門一啟事立
去慎毋聲久之眾亦定而是時總兵劉維楨提兵在棗
陽太守與府君合謀遣楊訓導承先往求援越五日至
擊賊勝之會諸軍益集賊懼乃東走逾數日淮豫諸軍
自東逼賊賊復趨郡城城中礮擊之賊知有備乃退遲
日劉公銘傳以兵萬餘人至賊遂解去六年正月又自
棗陽南犯繞郡城趨曰口浙江提督鮑公與劉公合兵
數萬躡其後軍至安陸以雨雪次郭外雪霽追賊至京
山之永澗河大破之賊始大奔北遁厥後賊餘眾復至

不得遲而去先後購備兵械儲峙薪炬之屬及供億諸
援軍芻糧犒賜費逾數萬府君由此遂負官累萬餘金
當城守時賊飄忽去來不常郡城兵力寡弱府君數以
奇計白太守潛兵縋城出不意擊之屢有俘斬賊爲引
卻巡撫曾公以戰守績上於 朝得 旨賞換花翎俟
補同知後以知府用是年秋漢水潰鍾隄偕當事勸修
完工及籌辦振濟事邑人立碑紀其績七年秋七月卸
事是後爲鍾祥官緊屢奉檄文嚴催府君乃上書大府
請援案報銷迄未允復有上何方伯一書自敘歷年宦
況八年夏署蘄州九年春卸事自是賦閒三載十一年

校經室文集卷六

至求恕齋

春題署遠安縣知縣格於部議遂遵例引 見以十月
回鄂十二年春二月署興國州事興國接壤江西商賈
輻湊民情素號難治府君德威並用民大悅服十三年
夏四月卸事光緒元年春赴崇陽辦茶釐事竣回省垣
季秋之初遽患痰喘入冬後疾漸亟猶日夜閱書史與
友人論文神志弗昏弗亂竟以十二月初四日卒於省
寓年六十有七元配王恭人生子一棣源附貢生同知
銜指省江蘇試用知縣繼配于恭人生子三棣田同治
甲戌科進士刑部主事叔謙癸酉科舉人季咸癸酉科
拔貢府君宦遊湖北二十有三年前後歷任八邑皆有

惠政卒後百姓聞之咸泣下生平持身廉而待人獨厚
於親族故舊調恤備至遇寒士尤樂爲援引教之植身
修行壺壺不怠人有一善必稱於眾有不善必規勸使
其改悟居恆以勤儉教家人以讀書孝友訓子孫日記
有云宦場中無事時當伏案看有用之書不獨多見道
理且能將古人閱歷世事人情如親受命又云上憲素
重我有所言則直言無隱否則待問而後言然亦視其
事之輕重何如固不可失之冒瀆亦不可失之模稜故
府君當官未嘗不直而於人無忤言處朋友尤能久敬
雖困約遇人未嘗言貧終其身如是嘗謂處憂患而不

校經室文集卷六

至求恕齋

能樂道必非知命之士故在楚既久未嘗有所私謁於
人晚歲所遇恆多沮抑人或爲府君惜而府君處之泰
然及卒貧不能成斂行篋惟書萬餘卷畫數冊端硯一
方硯爲黃莘田十硯之一府君得於武昌市上城陷時
幾再失之李香雪觀察爲作硯劫歌府君嘗有次韻詩
梓行者是也府君幼時所爲文率皆散失宦遊後有之
遊錄三卷皆余伯兄所隨錄原稿亦多散佚不全公牘
則存者尤少自鍾祥後乃稍爲詳實然皆在任日少故
所作亦遂無多始府君居直隸時嘗有寄兩兄及兄子
書皆規勸語其詞絕深痛見者莫不感泣故府君孝弟

之稱宗族鄉黨無間言然府君尤以不得祿養爲憾每憶及幼時事輒泣下不止人以爲終身之慕惟府君不媿云自興國卸事後所負官累尙餘四千數百金旣卒乃由軍需局報銷核准其他服官行蹟葆田兄弟隨侍日鮮深懼有美弗稱不能以傳後世府君以同治十二年署興國州遇 覃恩授朝議大夫光緒元年葆田官刑部主事遇 覃恩加四級得 晉封中憲大夫府君有子四人卒時惟長子葆源侍餘皆旅遊京師於卒之明年二月始奔喪至楚旣以貧故不能歸乃悉出先世圖書分別出售以爲歸葬資嗚呼生不能一日養歿不

校經室文集卷六

孟求恕齋

能以時葬葆田等尙復何以爲子何以爲人詩曰無父何怙葆田乃今而爲無怙之生也天平痛哉男葆田泣述

先妣于太恭人事略

嗚呼惟我顯考府君以光緒元年冬十有二月丙寅卒於鄂城之館舍長子葆源視舍歛如禮明年正月訃至京師不孝子葆田及其叔季兩弟星夜奔喪武昌以貧故不克舉葬事其年夏六月吾母于太恭人率諸孤扶喪而歸秋八月行抵灘縣遽遭危疾諸孤蒼黃祈叫乃相謀移養入城九月戊辰太恭人卒於旅邸嗚呼哀矣

酷矣天降罰於不孝子乃使之永爲無怙無恃之人矣於是諸孤旣昏迷失次顧念貧無力歸乃以其年十二月奉先柩權厝於灘縣城北臥龍橋之原其明年秋季子咸居倚廬中以毀疾卒是年冬長子葆源歸榮成又卒嗚呼益酷矣吾父母而有靈其含痛於九原之下爲無窮期矣不孝孤葆田旣自傷奉養之不逮又惟死喪頻仍惴惴焉大懼朝不謀夕乃思述先德以乞銘於當世有道君子用志前徽而哀不能文越月踰時以至於今四年矣於時葆田旣釋服會叔弟迎家屬至京師追惟前事中夜與其家人泣嗚呼痛何極耶太恭人文登

校經室文集卷六

孟求恕齋

于氏考諱學泉仕爲浙江富陽縣丞妣楊孺人太恭人幼孤在父母家兒嫂無閒言年十九歸先府君爲繼配不及事舅姑時府君兄弟雖析爨然家室視同居無異府君歲時教授所入恆先供世父用而以其餘遺太恭人太恭人克成斯義事諸妯尤盡誠敬其後府君宦遊數歲太恭人獨留里居諸世母咸樂就太恭人時時過從歡語竟日至如諸子婦咸來爭代操作見者幾莫識其異居也故太恭人卒後訃至里中無內外長幼聞之咸哭失聲自府君以寄籍宛平舉道光癸卯順天鄉試後或閒三四年一歸家居率不過數月道光丁未叔弟

謙生成豐辛亥季弟咸生是歲府君送伯兄應省試其
年冬遂入都越二年癸丑棟發湖北自是迄十餘年府
君未嘗問家事獨太恭人以嚴爲慈撫不肖兄弟教養
備至遇先大父母生卒忌日必躬治祭儀使葆田等奉
至祠室以享以徹必恭必慎葆田兄弟既長成延師訓
讀其饌食必親視雖子婦在側不使代曰兒曹但知敬
師則不枉吾辛勤矣猶記葆田七歲就外塾每雞鳴太
恭人輒呼使起家唯一婢太恭人嘗手自取火然燈促
婢治盥具俟葆田盥畢爲櫛沐黎明送至門外視其入
側塾乃返葆田朝夕歸餐必問所讀書成誦未卽成誦

校經室文集卷六

孟球忍齋

則喜及葆田庚午登鄉薦太恭人聞捷音喜甚久之乃
謂諸婦曰是子幼頑且多疾吾嘗抱而膝行心力爲瘁
他日葆田聞諸其婦泣下不可止嗚呼父母鞠育之恩
人子固不能盡知有如斯耶同治丙寅府君攝篆鍾祥
時季弟生且十有六歲矣葆田兄弟念違侍吾父久晨
昏滋懼乃奉太恭人命盡室抵安陸未數月而捻賊大
至府君登陴固守太恭人獨以義教家人毋恐且曰賊
卽破吾家猶不失爲忠節厥後城亦卒獲保完府君諱
福海其居官行蹟具詳武昌張先生所爲誌銘子四人
長子葆源實王太恭人出二歲而孤育於外王母太恭

人視其成立娶婦抱孫慈愛或過於所生太恭人性仁
厚御僕婢寬而有法周睦族姻無不得其敬慕晚歲與
媼戚柯孺人尤相得既沒柯孺人哭之哀謂不肖等曰
吾見爾母溫慈惠和一出於至誠事事與吾先孺人相
似今不可復見矣柯孺人好學通書史亦僑居澠縣太
恭人疾革時孺人適至太恭人言我一生艱苦惟能善
忍今止此命也不孝子葆田泣問吾母寧有遺恨乎曰
無他汝季弟體弱極可念耳少頃又曰汝兄弟善承先
志慎勿失和氣也嗚呼不孝子以剛愎常隱貽父母憂
猶冀有弟及兄相保相勉豈意吾母沒未踰歲而吾伯

校經室文集卷六

孟球忍齋

兄季弟竟相繼以去而先府君自初病至終不孝子遠
離京師惜焉無聞獨我太恭人言猶在耳而又不能以
身救兄弟之喪痛乎此罪將安贖乎太恭人先封宜
人晉封恭人光緒元年葆田官刑部主事遇覃恩
加三級得晉封太恭人生於嘉慶十七年二月十六
日卒年六十有五嗚呼喪矣亡矣所謂窮天下之聲無
以舒其哀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不肖孤之所爲
泣述先德者亦如是而止矣嗚呼痛哉光緒六年七月
望後男葆田述

草廟新阡記

嗚呼惟我顯考府君以光緒元年十二月丙寅卒於鄂城之館舍長男葆源視含歛明年正月訃至京師不孝男葆田及叔季兩男星夜奔喪武昌以貧故不克舉事其年夏六月吾母于太恭人始卒諸孤扶喪而歸秋八月行抵濰縣遽遭危疾諸孤倉黃祈叫乃相謀移養入城九月戊辰于太恭人卒諸孤既昏迷失次復念貧無力歸乃以其年十一月奉先柩權厝於濰縣城北臥龍橋之原明年秋吾季弟居倚廬中以毀疾卒又附葬焉是年冬吾伯兄歸榮成又卒嗚呼天降罰於不肖子既使之無怙無恃又喪其一兄一弟痛何極耶顧惟大事

校經室文集卷六

孝求忍痛

未畢偷息人間歲月易邁至於今二十年矣適會國家多故榮成故里爲高夷偏處念先人奉厝此地懼終不得正首正乃與叔弟同心協卜以今年十月己丑改葬於城南草廟莊北阡竝恭迎吾前妣王太淑人靈體至濰合祔於是葆田既躬求伯希祭酒正題墓碑乃敬敘先代爵里世系刻之碑陰爲金石變例云府君諱福海本諱榮袞字補堂榮成人由寄籍宛平縣學廩生舉道光二十三年順天鄉試咸豐三年揀發湖北以知縣委用歷署隨州穀城漢川天門漢陽鍾祥縣蘄州興國州事政績載各州縣志 欽加運同銜 賞戴花翎

誥授朝議大夫卒年六十有七曾祖考文盛大學生樂善好施五世同堂祖考如維考苑翔皆縣學生皆 贈

朝議大夫妣劉太恭人元配王恭人繼配于恭人今皆

贈淑人子男四葆源附貢生同知銜江蘇試用知縣

葆田同治九年舉人十三年進士叔謙同治十二年舉

人季成同治十二年選拔貢生孫男紹宗榮成縣學廩

生詒燕太學生中書科中書銜昌燕太學生當是時叔

謙官河南武陟知縣在任候補知府 欽加三品銜恭

遇 覃恩考妣皆 晉贈如禮故今塋域墓碑悉用三

品儀制嗚呼不肖子以直道引退忝竊時譽荷蒙 聖

校經室文集卷六

孝求忍痛

恩褒嘉許爲篤行紳士而環顧身世忠孝兩虧惴惴焉大懼不克守先人清白遺教今遂流寓此邦後之人其尙念諸男五品卿銜前刑部學習主事選授宿松縣知縣調署合肥縣知縣葆田謹記

甲申正月告先墓文

男不孝生年四十有餘於父母在時未嘗盡一日之養往歲奉吾父靈輿至此遽罹吾母大故以貧窮之由遂權厝於斯其後吾伯兄季弟相繼去世不孝子有深痛焉顧所以隱忍苟活者念父母魂魄未安又一家十數口無所依歸耳前年秋因刑部學習期滿請改知縣今

已選授安徽宿松將以是月十日辭墳墓前往赴任嗚呼九江之旁吾父母生前實嘗遊此地今是邑也去蕪州不二百里子欲養而親不在此恨亦曷有窮期然男迂愚之性自問終難諧時苟賴神靈默佑廉俸所入稍清夙負得奉吾父母以永安窀穸即當退耕故園教子弟守分讀書不敢復貪仕進天地鬼神實式臨之謹生書貞烈唐大姑事

唐大姑清苑人父殿華前湖北來鳳知縣母口氏大姑性幽靜幼誦女訓孝經明大義尤能得父母歡心年及笄許字今開歸陳許道陸兵備襄鉞長子永棠永棠聰

校經室文集卷六

李求恕齋

穎善讀書初應童子試輒冠其曹尋得咯血疾光緒三年九月不祿大姑聞耗則絕粒盡脫簪珥父母曉譬之大姑泣不止母口孺人曰貞孝一也節與烈孰重且爾父母老矣爾何能遽死因遣使與陸言許其過門守志大姑乃勉進米食戚黨義其行以貞孝聞於朝特予旌表時大姑年甫十七又逾歲母病篤大姑晝夜侍疾無怠容及病危則封臂和藥以進母卒不起大姑號泣謂侍媪曰曩所爲隱忍苟活者徒以有老母在今若此豈非天哉伺母斂畢遂避人投井中家人覺急拯出之奄奄一息竟以光緒五年四月十二日死距永棠歿時

猶未三年也於是舅姑迎其柩歸與永棠合葬於咸寧城南爲立子以祀如禮

論曰明歸熙甫氏著貞女論謂女未嫁而爲夫守貞爲不合於先王之禮後儒多辨其失 國家定制貞孝節烈並予旌表所以勵風俗厚人倫者至矣唐大姑既以貞孝聞宜若可以無死而乃於母終後自成其志其亦可謂皎然不欺其意者已嗟乎士固有慷慨自命一旦遇變失節遂忍恥偷生以貽羞於當世者彼其初亦何嘗不希附名義哉大姑處此計之已熟故以一死全其孝曰賢也與曰智也與予爲之傳蓋尤不忍沒其從陸之志嗚呼烈矣

校經室文集卷六

李求恕齋

書單節婦立嗣事

節婦單氏高密人父諱口口幼有至性十歲時大母失明輒隨家人侍左右跬步不離年十七歸同邑胡口口爲妻事舅姑曲得歡心胡故貧家徒四壁婦以紡績佐夫讀無違言越八年生子女各一而夫亡其侍疾尤爲人所難能既而一子又夭舅姑相繼歿乃歸依父母居父晚年多疾飲食湯藥皆親理兄嫂請代弗許母寢疾數月轉側須人一以自任家人竟不知勞兄嫂皆自媿弗如也女既長適人亦蚤寡有子二旋亡其一女痛不

欲生戒之曰爾今尚有一子視我當時何如者且爾舅姑尚在爾不自惜是老弱者將誰屬乎初依父母時有伯兄同居蚤夜操作勤苦逾恆兄或勸其少休則戚然曰吾以釋吾痛也且亡夫無嗣今貧無立錐地誰肯以子繼者吾意欲勤儉居積薄有所蓄或者立後稍易則胡氏血食藉以不斬耳其後卒如所言爲夫立嗣嗣子曰椿節婦守節□□年光緒辛卯邑人上其節行有司得旌表如例又數年爲立石道左葆田與節婦弟之子庭蘭遊爲書其事如右

校經室文集卷六

空求怨齋

論曰昔人問立孤與死孰難或對曰死易立孤難耳觀單節婦之矢志爲夫立嗣及教其女撫孤承志不誠爲人所難及與單君敘其姑居家事親皆庸行獨其舅勉自矢以勞致享卒償其志俾胡氏絕而復續在易有之坤道无成而代有終如節婦者可謂不匱矣嗟乎忠孝一也士大夫食君之祿而昧於託孤大節者其知所媿哉

祭樊生文

嗚呼茫茫大造亭毒羣生生者如麻死者如螢其間天壽竟亦何憑我欲問天天乃冥冥嗟乎少筠萬無可死胡爲英年遽至於此天耶命耶予哀莫止又思子季非

獨痛子昔我先母臨終遺言汝季多病汝爲子憐小子聞命泣涕汎瀾季弟仁孝其必無恙嗟予不肖飢寒奔走受命無幾兩弟分手驅車南來其歲丁丑誰與是因生之元舅當今韓范尙書李公憫我孤客納我幕中曰子甥樊教學相從生始受學有睟其容相從兩旬遽來告疾云昔咯血勞不勝質吾聞此言警憂以恤心念子季獨念家室月惟孟秋生既整驂言歸省母將謀旨甘我送生別噩夢頻占家書忽至不敢開緘星夜馳歸遑顧蹉跌入門驚呼子季已訣有棺在堂椎心泣血永負慈命一痛欲絕叔弟來勸宜勿過傷善保遺體以思顯揚如何不用天降多殃伯兄在里孟冬遽亡不肖聞訃方寸皆亂如喪家狗東西奔竄思惟孤寡救死誰援忍恥偷生復來河汴生有叔父一見致詞云生可喜即官爲比暮春來至有牡駢駢寸草有心願報春暉誰謂昊天禍福靡定朝來汴中夕櫻疾病臥榻沈絲藥餌無應我再往視未敢云命嗟嗟子之生世二十五年一朝辭去孰謂非天有女無子後嗣奚延尙有慈母白髮憂煎嗟我與子投分甚淺愛子聰明才氣今鮮矧我所遭比年運蹇感此心傷有淚加泣是月朔吉時將加申夢子來別言詞遂巡醒後驚叫彷彿如眞旣傷子季益痛少

校經室文集卷六

空求怨齋

筠鳴呼乾坤何靈鬼神誰統人生兩閒如氣之霧胡古
胡今孰真孰夢一官誤汝李公斯言何慟我更寫此以
抒我哀臨風設奠百感中來願子來生無復爲材天穹
地迴嗚呼痛哉

祭陳吉農文

我昔見君於漢之陽君實銜命往服衡湘我父宴客
延君後堂我時侍側樂且無央君願謂我勉爲文章身
修名立乃克顯揚敬聞此命願學負牆送君江涘風寒
雪雱一朝睽隔南北相望衡峰迴雁歲易九霜君忽抱
疾歸老帝鄉我上春官君病在牀聞我登第喜迺欲狂

校經室文集卷六

室求恕齋

秋曹末秩後先分光君有賢子嗣君爲郎與我往還舊
學是商曰世太平家有餘慶相期努力器成圭璋如何
昊天遽降凶殃我父棄世訃告倉皇星夜奔鄂兄弟同
行衰絰在身忽聞君喪道遠疑訛北瞻彷徨扶輿東歸
中途靡遑胡天不弔迭降弗祥又失我恃叔水誰嘗乾
坤傾覆日月昏茫哀原抱痛瞻望彼岡子季子兄相繼
偕亡人生到此天命何常駟隙易過蟻羣自忙重來京
師萬事滄桑嗚呼君今歸矣故土形骸我父我母迺殯
他方嗟子小子中懷感傷不死而生年已逾強追惟往
事摧肝絕腸感君一言永矢弗忘設祭棺前辭媿弗莊

君如有靈丹旆來翔

祭朱育夫先生文

維光緒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門下士孫葆田謹以清酌
庶饗之奠遙祭於座主清故詹事府詹事朱先生之
靈曰嗚呼先生去矣吾黨將安歸邪昔在先人之喪子
小子匍匐無依先生爲求孫琴西太僕曰是吾庚午所
得士百四十人中獨能盡解文詞葆田以此受知太僕
卒歸先人靈輻而尤心感乎先生之殊知往歲先生視
學入蜀恨不能負笈以隨中間嘗兩奉手諭所亟論者
西北邊陲要務與近代講學家一二經術大師蓋深憂

校經室文集卷六

室求恕齋

葆田之孤陋廢學而終甘棄遺曾幾何時而先生遽易
簣於斯初稿作太僕既歿而先生痛哲人之云亡奄一
去而莫追茫茫斯世知己復誰嗚呼如先生之志事其
能傳與否猶未敢期而況葆田之偃蹇無狀能不感念
疇昔爲之臨風而涕洟嗚呼哀哉尙饗

祭李文正公文

惟光緒二十三年八月戊午朔越祭日己巳門下士孫
葆田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誥授光祿大夫
晉贈太子太傅文正夫子之靈曰嗚呼公今逝矣天下
事尙可爲耶朝廷以司馬君實待公而公竟不獲少

延歲月以有補於時耶歎梁木之忽壞悼哲人之云葦
蓋上以爲天下痛而下亦不僅自哭其私今夏五月小
子自河南趨視公疾荷公再三納見於緇帷語及當時
之多故未嘗不涕泗而齋咨及小子叩別而東公謂尙
可重晤乎葢深歎賜來之何遲小子吞聲飲泣謂天必
保佑我公願公強食而就醫嗚呼孰謂天不憖遺一老
而師弟子亦自此永遠爲訣離昔蘇子瞻之祭歐陽文
忠以爲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
而學者至於用夷彼北宋熙寧之世雖賢姦竝進其事
勢似尙未至於斯嗚呼今則不幸幾親見之矣子瞻不

校經室文集卷六

奎求恕齋

又云乎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
也方去歲之冬公再奉命入贊綸扉小子狂簡輒寓
書以賀爲規謂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而君子小人
宜慎辨於幾微在明道之君子爲國家培元氣而言利
之小人足爲天下開禍機公不以所言爲謬而獨惜其
不復出以備驅馳嗟嗟隸公門下者多矣其能繼公志
事者爲誰當公在日世或以茶陵相訾其知者以公爲
保全善類而不知者猶疑公爲進退委蛇迄今葢棺論
定雖強戎走卒亦共信其名節無疵念小子自忝列門
牆由今追昔二十有四年於茲當甲乙兩歲實所遭多

危攀 龍髯而莫逮又風木之徒悲此後飄搖者數載
雖嘗辱公褒許固自慚其忠孝兩虧矧公今日之不可
再起而吾黨其誰與歸獨千里而奔赴敬匍匐以陳詞
嗚呼 文宗 穆宗實倚公爲湯劉朱杜非獨爲當今
聖主之所知公今侍列聖於在天其忠靈不昧必
有以默牖 帝衷而大起兆庶之瘡痍則天下事其猶
可爲乎嗚呼小子言止於此惟公其實鑒之
祭座主徐季和夫子文

惟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丙子朔越三日戊寅門下士孫
葆田謹以清酌庶饈之儀致祭於 誥授光祿大夫先

校經室文集卷六

奎求恕齋

師侍郎夫子大人之靈曰嗚呼先生知葆田今日之來
否耶先生之以書招葆田也固嘗至再至三實始自丙
申與丁酉而葆田牽於人事時越三載竟不果來以承
教於左右今雖千里匍匐欲奉顏面而無由此其所爲
重呼負負而尤不僅於椎心疾首者也嗚呼痛哉先生
之生實爲 中朝直臣第一葢君子之所共推而尤爲
小人之所深嫉今日變而爲列星而其志氣之光明乃
猶如青天與白日葆田所獨心服者尤在今歲歲端之
兩疏葢幾如范忠文之啟建儲疏十九上而不欲宣著
又幾如夢得之事宣仁以母慈子孝爲言恆先事而爲

之隱慮先生願不求人知獨嘗以書諭葆田曰惟我與爾夙同此指汝其遠來吾將汝視嗚呼豈意葆田遠隔濟南復書未至而先生遽身騎箕尾耶嗚呼痛哉人閱世而境遷葆田自忝列先生門下於今蓋三十年其始偕先生同典鄉試者朱先生則亦以試事蚤歿於四川葆田雖嘗爲文以祭每深媿未能親奠几筵往歲浙江之約適因赴弔太傅文正公又旋遭家患遂不克終踐其言今文正師薨未三歲而先生又繼之茫茫斯世知己復誰歎天道之莫測悼哲人之云萎要其不可掩者身雖沒而名猶存後千百載有欲求 大清直臣故事

校經室文集卷六

李球恕齋

者當不出乎先生之志之文葆田不敏敢述來遲之罪與其所獨得於先生而尤堪心痛者以慰幽魂嗚呼哀哉尙饗

祭陳祐曾文

惟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正月二十五日孫葆田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陳君祐曾之靈曰嗚呼人誰不死死而使人人見思斯爲身沒而名存自我僑寓此地知我禮我與我稱神交者惟君奈何遽先我而去能弗爲之潸然出涕而沾巾當去歲五月我方有猶子之戚乃忽於友人所得君凶問我初疑所傳之非真既乃得

君家訃啟始歎天道之果不可以理論嗚呼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今而知其事誠不出人而我尤不能忘懷者乃在昔歲乙未之春其時同在萊郡者王文敏公與松谿檢討俱已去我而爲神而君今復繼其後則東邦有事將誰屬吾直欲上叩乎帝闕又憶庚子夏秋之際變起畿輔 兩宮蒙塵惟君與我相對涕泣恨不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有媿 大清之義民曾未兩載而余弟卒於任所余既護喪來返君猶躬弔於其門嗚呼君今已矣觀強敵之紛爭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而我獨塊然其誰親嗟嗟君雖有志未伸而克承厥志者猶

校經室文集卷六

李球恕齋

有賢子與文孫孰若我奔走衣食乃爲鯁爲獨之一身嗚呼君疾吾不及視君葬吾又弗能送故謹於出遊之前三日敬奠一樽用是略敘平生以抒余痛以慰幽魂君而有靈尙其來格而來歆嗚呼哀哉尙饗

辭赴安徽呈

竊葆田籍隸榮成今寄居濰縣由刑部學習主事改歸進士本班選授安徽宿松縣知縣調署合肥縣知縣光緒十四年冬請假修墓開缺回籍嗣因前撫院張公與今安徽撫院福公在山東任時先後延聘主講尙志書院因比年積受溼氣病傷兩足客春力辭講席閉戶養

病茲於本月十五日接奉撫部院行知恭閱邸鈔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奉 上諭福潤奏調員辦理勘丈地畝等語山東進士前安徽宿松縣知縣孫葆田著山東巡撫飭令該員迅速前往等因欽此跪聆之下無任悚惶伏念葆田一介寒儒去歲荷蒙 聖恩賞給五品卿銜有篤行紳士之 褒嘉每思礪行修身保全晚節上可以報 朝廷下不失為鄉里善士不意衰病漸生遽成廢棄茲乃欽奉 諭旨感激驚懼罔知所出夫 人臣之義聞 命卽行矧屬末僚何敢顧惜微軀不以 馳驅自許惟是量而後入小臣亦有進退之節引疾求

校經室文集卷六

充求忍齋

罷 聖朝每多曠蕩之 恩今葆田欲勉效奔走則足弱不利步趨况又事屬勘丈地畝非明於計算析及秋毫亦萬難勝任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葆田賦性迂拘雖曾任縣職於平準之書未嘗學習又竊聞院省田賦之弊在報災在報荒而非必地畝之多隱匿紛紛清丈適滋擾累方今時事多艱大小臣工宜亟思保民之術以發政施仁為先務如孟子所謂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是在良有司之善奉行耳皖撫福公與葆田曩歲有賓主之誼固習知葆田迂遠而關於事情今又加以以足疾勢難策杖而行反復思維惟有據實呈報竝附陳

所見伏乞老父母就近驗明病狀據情轉詳應如何奏報之處理宜靜候察驗施行
與淮縣呈子

為足疾未瘳身難應 召恭陳愚悃敬懇轉詳事竊惟聞命卽行者古今之通義易退難進者臣子之本懷某猥以在籍人員荷蒙 聖恩賞給五品卿銜其為感激豈徒願效馳驅前因安徽奏調勘丈地畝當經呈明染患足疾不良於行請免調往在案比年雖醫治稍愈仍未能行止自如茲於本月初一日接貴縣移知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蒙撫憲札開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專弁附奏遵 旨查明前合肥縣知縣孫葆田等在籍一片奉 硃批孫葆田張奉先均著送部引見欽此欽遵知照前來某跪聆之下彌切悚惶自惟一介庸儒十年薄宦本因修墓而乞假非敢託疾以為名特緣年屆六旬筋力已艱於奔走屬又病傷兩足簡書更畏夫往來且方今時事多艱所求者通達時務之輩而某迂疏寡效所習者講明正學之傳與其顛躓於他時曷若退藏於此日在微臣得守出處之分幸 聖主每多寬大之恩儻 朝廷欲聞其謏言則願效芻蕘以自獻庶草野得竭其愚悃亦借摠葵藿之素誠謹

校經室文集卷六

充求忍齋

封呈當今急務一摺擬懇轉詳大中丞據情代奏不勝
幸甚肅此具呈伏乞查照施行

上山東巡撫辭免召命並陳急務呈子

在籍五品卿銜前安徽宿松縣知縣某為恭辭 朝命
敬獻芻言懇祈代奏事竊某自甲午冬辭尚志書院講

席寄居濰縣閉戶養病今已四年前因安徽奏調勘丈
地畝當經呈明染患足疾不良於行請免調往在案比

年雖醫治稍愈仍未能行止自如茲於本月初一日接
濰縣移知十一月二十七日蒙臺端札開光緒二十四

年十一月十一日專弁附奏遵 旨查明前合肥縣知
校經室文集卷六

縣孫葆田等在籍一片奉 硃批孫葆田張奉先均著
送部引見欽此欽遵跪聆之下驚懼交并伏念某一介

庸儒猥以在籍人員荷蒙 聖恩賞給五品卿銜竝有
篤行紳士之褒私衷感激常思奮不顧身以仰酬 朝

廷知遇奈因福薄災生宿疾難望遽瘳再四思維惟有
據實陳請乞暫緩赴部俾得及時醫調不勝幸甚抑嘗

聞之士雖無位猶欲以言報國以某前曾備職部曹今
又蒙 恩得帶卿銜私慕西漢壺關三老上書之義竊

念天下事有不可不豫籌者謹呈當今急務密摺一通
雖自知其非分實意切於盡忠用敢冒昧繕呈俯懇大

中丞鑒察據情代奏以備芻蕘之采毋或壅蔽不得
上聞幸甚幸甚如因違例獲罪則某雖死亦所甘心不

勝悚惶之至肅此上呈

上毓中丞言事呈子

為夙疾未痊 聖恩莫報歷陳顛末恭懇查明附 奏
事竊葆田猥以在籍人員荷蒙 天恩賞給五品卿銜

竝有不求聞達之褒獎私衷感激常思保全身名以仰
酬 朝廷知遇前因安徽 奏調勘丈地畝當由濰縣

呈報素患足疾不良於行懇免調往經前巡撫部院李
奏咨在案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接濰縣移

知蒙前巡撫部院張札開照得本部院於光緒二十四
年十一月十一日專弁附 奏遵 旨查明前合肥縣

知縣孫葆田等在籍一片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差弁
齎回原片內開奉 硃批孫葆田張奉先均著送部引

見欽此欽遵葆田即於十二月初五日呈明前患足疾
尚未痊愈由濰縣轉詳巡撫部院乞暫緩赴部並呈當

今急務一摺敬懇查看代 奏在案光緒二十五年正
月初五日奉到前巡撫部院張公文將原呈一概發還
飭令自行赴京呈遞葆田遵即趕緊調治擬俟足疾稍
愈即行起程復於正月二十日奉到前巡撫部院張公

文內開正月十二日奉 上諭上年山東被災各州縣情形甚重大河以南並春麥亦未能播種民間尤爲困苦冬振雖已次第舉辦而今春振撫爲日方長必須遴派委員切實經理方足以收實效濟南府遺缺知府潘民表在籍紳士孫葆田鄭杲皆勇於任事物望素孚卽著張汝梅飭令該員等專辦春撫事宜周歷災區覈實經理欽此欽遵轉飭前來葆田因事關振務自應力疾從公仰副 朝廷恫瘝在抱之意比卽籌備資斧先由濰縣報明起程日期卽於正月二十七日勉強就道詎意行至鄒平又因下車時跌傷右足醫治兩日稍能步履

校經室文集卷六

志求忠齋

履乃以三月初三日到省城曾在 欽差查振大臣前具呈敘明足疾加劇深恐辦事竭蹶竝歷陳本籍紳士只可散放義振不宜攙越公事等情旋於二月初九日接前巡撫部院張公文乃憑振撫局詳請檄委何道昭然分往歷城長清等七縣葆田分往齊河禹城臨邑在平平陰肥城東平等七州縣又刑部員外郎鄭杲分往汶上濮州等七州縣候補知府吳中欽分往惠民濱州等七州縣候補知府李馨分往齊東王家岡場等五縣一場督同查放各等因葆田竊思前此欽奉 諭旨專辦春撫事宜本止有官紳三人今既經該局詳請添派

外來道員何昭然與本省候補知府兩員是人數已足相當葆田本因足疾加劇未能如藩守之赴京引 見方將引朱子以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効之例上書力辭况又身在事外竝不知某處查有災黎多少某處發振款若干某處印委均係何人欲經理而無由雖周歷其何益卽使如振撫局所擬勉供驅使亦斷非病軀所能勝任當於初十日具呈自効繳還照會原文竝請委員驗明病狀是否屬實遲至十五日始行出城移疾就醫迄今又逾半月服藥數劑仍無起色行止竟不能自如爲此歷陳顛末恭懇查明附片具 奏以申下情而免

校經室文集卷六

志求忠齋

重咎不勝幸甚再葆田所擬封事書生愚昧之見自謂實當今第一急務謹具正副二本附呈以進可否查看刪削代 奏之處伏候鑒核施行須至呈者

校經室文集卷六

光緒己丑御史屠仁守以言事罷官合肥縣知縣孫葆田以執法不撓引疾去一時士大夫之所稱道不曰梅君則曰佩南泊子通籍梅君則已主山西台德堂講院余固不得見之也宣統庚戌余由青州調守濟南始克見孫君於山東通志局時張漢三廉訪以泰東濟武臨道兼志局提調予副之皆與君相契月必數見君見輒流連竟日會歲暮君將歸濰陽余往送其行見其治裝凡日用瑣屑之具畢備訝之君爲言頻年喪亡相繼弟姪蚤世嗣子又不祿僅諸孫依母以居己則孑然一身修脯所入資以贍細弱且爲理宿逋因笑謂余曰是所

校經室文集跋

一求恕齋

謂蠶寡孤獨萃於一家者也余聞之惻然乃別不十日君竟奄化以去也悲夫君夙治古文願無自定稿毛穉雲觀察搜之其家共得文若干首將由圖書館刊行以國變中輟余避地青島張漢三廉訪避地香港均以君文散佚爲憂去歲獲交章一山太史知劉翰怡京卿蒐刻昔賢著述遂因一山太史商諸繆筱珊前輩介於翰怡京卿以廣其傳於是君之遺集其未刊於圖書館者或不至終於湮沒歟而翰怡京卿於斯文將喪之時力任此舉俾余與漢三穉雲藉以無負於死友則尤余所永矢弗諼也乙卯夏五月前史官黃曾源跋於青州寄

寓

校經室文集跋

一求恕齋

校經室文集補遺目錄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周易象解序

古文周易跋

卜氏族譜後序

張氏新譜後序

楹書隅錄後序

魯巖所學集後序

周文忠公制義後序

翟氏家集序

校經室文集補遺目錄

一 求恕齋

重脩南陽節義祠記

恭跋月令七十二候詩畫冊

代澄甫貝勒作

題徐氏闡幽錄

重修仲子祠堂記

代李子和河帥作

上李□□觀察書

上孫琴西方伯書

答李仲彭部郎書

乙未仲春寄李鑑堂中丞書

寄李鑑堂中丞書

與李鑑堂制軍書

覆許士衡孝廉札

覆許士衡孝廉札

覆許士衡孝廉札

丁稚璜宮保六十壽序

代文式甫中丞作

尹菊田太守八十有二壽序

代匡鶴泉侍郎作

寶玉峰先生六十壽序

陳雋丞中丞七十壽序

張母某太孺人七十壽序

誥封太恭人于姻伯母劉太恭人七十壽序

黃母楊孺人家傳

校經室文集補遺目錄

二 求恕齋

勅封修職郎固始縣訓導曹君墓碣

四書養正序

胡氏續修宗譜序

雪樵詩存後序

怡養齋續集序

董廬遺詩序

樾香山房詩鈔後序

昌黎落霞琴搗本跋

吳君仲霖暨德配魯恭人六旬晉一雙壽序

前浙江候補道李毅宜封翁六旬暨德配汪夫人

雙壽序

詒授奉政大夫郭湘帆先生暨德配陳宜人七十
雙壽序

嚴望皋先生夫婦七十雙壽序

蕭母何太恭人九十壽序

詒授榮祿大夫二品銜前湖北漢黃德道武公墓
表

書錢大昕重刻孫明復小集序後

孫明復小集跋

書侯官謝退谷先生教諭語後

校經室文集補遺目錄

三求恕齋

論策台鈔簡編序

望溪文集補遺跋

詒封朝議大夫許君墓誌銘

校經室文集補遺

榮城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國朝經師漢學師承記序

余既敘錄漢人經義又爲之說曰 國朝言易自惠氏
言書自王氏江氏言詩自戴氏言禮自張氏江氏言春
秋左氏傳自惠氏學雖不同要皆以漢人爲宗發明古
義玩經文而得其大體余故取之嗟乎自利祿之途開
而士皆弊於俗學無復爲實事求是之義昔人所謂漢
儒訓義優洽獨得聖賢遺意者世皆棄之如遺元明之

校經室文集補遺

一求恕齋

世益尤甚焉天眷 聖清經學昌明乾嘉間經師繼起
明象數考制度審聲音發訓詁之學相承不絕於是儀
徵阮文達公總集爲 皇清經解彬彬乎備漢京之鉅
觀已然惑者既失精微而一二承學之士鄉風隨流罔
識體要分文析字一義之殊攷究至數十百言安其所
習終以自蔽如劉子駿所譏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
善服義之公心其弊乃至今尙在也往時江君藩實爲
漢學師承記而文詞多蕪無條例可尋予爲做漢史儒
林傳擬其大要著於篇 國朝言漢學者以大江南北
爲最顯要之言儀禮自濟陽張氏爾岐故崑山顧亭林

爲之語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言春秋左傳自鄒平馬氏驥故顧氏一見其書歎曰必傳之作也馬氏同時有掖縣王爾晉讀經宗漢學以爲易荀虞亂於王輔嗣書焉鄭亡於偽孔氏春秋賈服滄於杜元凱其幸存者詩毛氏鄭氏禮鄭氏公羊何氏耳窮經以毛何鄭爲主庶乎可矣後百餘年而曲阜孔廣森撫約治公羊春秋爲一代絕學焉撫約同時益都李南澗文藻好博覽不爲世俗學德州梁鴻翥窮老治經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目爲癡人文藻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又有曲阜桂氏馥深精小學撰說文解字義證最後有

校經室文集補遺

二求恕齋

棲霞郝懿行撰爾雅義疏皆究心古訓以踵前儒之盛軌漢書云齊人好經術魯俗上禮義重廉恥雖去聖久遠其好學猶愈於他俗今並書於此以俟當世儒者論列焉

周易象解序

吾友王菊人明經以同里楊君所撰周易象解屬予爲序其撰述大指見於君所自序者詳矣古人書不兩序君獨安取於予言哉記予幼時嘗見一老儒說易專主象數心竊以爲新奇可喜旣乃知其本於明儒來氏因取來氏書讀之更進而求漢儒得近人所輯鄭荀虞諸

家易說亦嘗粗識其梗概最後讀 御纂周易折中於

漢儒宋儒皆酌取其平所謂道契義文心符周孔後之說易者可以無異辭矣夫易說愈衍而愈繁古聖人因卜筮以示教故於六十四卦大象皆曰君子以之今乃穿鑿傅會拘拘焉以變互錯綜爲言是聖人教人以作易而非教人用易也矣昔朱子嘗言易本爲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又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易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然則離象以言易固不可而非深明乎消息盈虛之理則於其象必不免穿鑿傅會固猶未能真得聖人之本義也

校經室文集補遺

三求恕齋

子觀 四庫書目易類著錄至一百五十九部一千七百四十八卷而存目之書乃多至三百七十七部二千三百七十一卷可謂繁矣楊君是書與明劉氏謙易象解取名偶同吾不知世有續成經籍考者將舉君此書與來氏集注並傳耶抑第與存目耶聞菊人言君於易象亦精研三十餘年予之荒廢此經久矣讀君是著輒興加年學易之思故述幼時所習以坳君撰述之末又編有感於時事以爲尊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乃古今之通義君既深明易理異日願更因菊人就君質之君其以予言爲何如光緒戊戌春正月

古文周易跋

昔朱子守臨漳日有四經四子之刻四子即今所謂四子書也四經則易書詩春秋而易用呂氏考定古文兼附音訓蓋欲使學者玩心全經涵泳白文而勿泥於象數訓詁其意善矣顧原本今不可見予嘗得一明刻本為武昌朱廷立校刊其篇章分析如右今輒為補刻以貽學者又附刻音訓於後以符朱子之舊云按古周易十二篇見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云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班氏以為宓戲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又曰

校經室文集補遺

四求恕齋

孔子晚而學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傳即十翼也故周易有經有傳其來舊矣先儒謂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漢費直始漢末鄭康成之徒始合經傳為一至王輔嗣注易乃悉分彖傳象傳以附經故曰古經始亂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唐人為周易作正義用王韓注本而十二篇之易遂亡夫經遭秦火易以卜筮獨存不幸更為漢儒所亂致後世學者不獲見商瞿以來相傳舊文有宋大儒始起而釐正之乃近日言經學者動欲尊漢抑宋於宋儒所訂雖是而亦幾沒其考證之功人心之陷蔽若此可勝歎哉明刻繫辭上傳移天一至

地十與天數五地數五二節於大衍章首雖本漢書律厯志與音訓本同然非繫辭傳舊文次第今則仍從古本非敢擅改經文也其他經傳正文悉依內府仿宋槧周易本義校正亦閒與新刻音訓不符如屯六二屯如直如今仍作適謙上六利用行師征國今本仍有邑字與唐石經合此類頗多讀者當自能辨之

卜氏族譜後序

自譜牒之學廢而聖賢後裔有莫知其世次者矣予觀歐陽文忠與曾子固論世族書以曾元之曾孫樂為漢都鄉侯又四世曰據避王莽亂始居豫章考之於史皆

校經室文集補遺

五求恕齋

不合因疑其久遠莫稽蓋未嘗不歎歐陽公之詳且慎也及觀湘鄉曾文正公自稱其家譜亦以據為南遷之祖則知其沿誤所從來久矣濟南府學訓導卜君為先賢卜子後裔一日奉其所為族譜屬序於予予讀其譜中所序以漢御史大夫式為七世祖自先賢而下則莫詳其事跡但記名字而已按漢書第言式為河南人譜以為先賢七世孫不知其於何所取徵大抵亦如曾氏之自有家譜為世代所傳也其稱先賢為衛人則本諸家語蓋今館陶縣西南七十里有西河寨河上村有卜夫子祠世儒或以為先賢故里正禹河故道所經故有

西河之號而禮記檀弓疏引鄭氏仲尼弟子傳以先賢
乃魏人鄭氏注西河爲龍門至華陰之地考水經注河
水篇徐水出梁山東南經子夏陵北東入河河水又南
經子夏石室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厓卽子夏廟室
也鄭氏注與鄭氏所說魏地地同豈先賢爲魏文侯師
歿而葬於是與抑以西河地名偶同後人因有所傳會
與至唐宋而後或稱衛侯或稱魏國公則亦有不能詳
審者矣夫先賢之在聖門以文學稱而其言載於論語
者則必以篤信謹守爲歸近世攷證者流其源亦出於
文學之科而其弊也攻人之失炫已所長以爲名至穿

校經室文集補遺

六求恕齋

鑿附會說乃愈出而愈歧則亦惡識其爲君子儒爲小
人儒哉卜君年逾七十猶孜孜好學所爲譜牒家世
所傳自先賢後十世具詳其世次名字子於譜牒之學
甚疏故無由爲之攷證獨以君自定其先爲衛人則今
荷澤縣北十里卜堦都蓋其故地云

張氏新譜後序

張君丕欽以其所爲先代譜牒示余而屬爲之序張氏
先世爲湖南清泉人君高祖諱某實爲廣西馬平縣丞
因家焉再傳至君祖振威府君由武舉起家立軍功川
楚間仕至雲南提督由是馬平張氏爲世族張氏世故

有譜丕欽少隨其考都司君至登州咸豐五六年聞都
司君從征安徽歿於皖城馬平故籍時亦爲賊窟君兄
弟勢不能歸乃卜葬都司君於蓬萊縣西山治廬室城
中以處丕欽今故爲蓬萊人矣張氏凡再遷至登州中
更兵亂室家蕩然其譜牒無復存者故君所爲譜自其
身追而上之至於四世而止昔程子嘗論廟祀之禮謂
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祭宜及高曾而以冬
至祀始祖遠祖至朱子則於始祖遠祖不敢祀者慮其
分之遠而誠意不能上屬也眉山蘇氏族譜獨詳其高
祖以下生卒年月諱某娶某氏仕不仕皆書而他則遂

校經室文集補遺

七求恕齋

略之古仁人孝子之用心如此余考古昔譜牒之法所
以明受氏之原上以奉宗廟而下以示後世也周時小
史奠繫世其職最重蓋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而人
臣功德尤異思愛錄其子孫則因所生地諡字以賜姓
氏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別子一謂諸侯之子始適
異國爲大夫者其子孫則奉之爲始祖今丕欽祖父皆
有食祿於 朝其歿也皆有 賜葬之典而丕欽兄弟
又以同知縣候選用矣卽引古昔制禮之義奉祖祧
爲不遷之宗可也况推其淵源所出又不止於二世哉
君嘗爲子言始爲都司君嘗葬西山慮不獲善地嘗獨

騎一馬攜錢具馳騁原野與形家周覽山川高下期得
吉壤而後止都司君葬後數年不欽以優行貢入成均
廷試得知縣職然則張氏新譜之族之大又將自不
欽始矣不欽本生祖考諱某振威府君弟也振威府君
再傳無嗣都司君以不欽爲之後故新譜自二世而下
有二昭二穆始不欽爲此譜獨得自見雲生所口述以
舊牒無徵又不詳其先四世所自出意若有不慊於中
者予故頗探先儒議禮之文又爲詳論其譜系之所自
而益喜聞君之樂道其家事也用以歎賢者子孫宜更
有大興者於是爲之序而歸之

校經室文集補遺

八求恕齋

楹書隅錄後序

曩者葆田在京師與伯義祭酒論 國朝人撰述獨目
錄之書自乾隆以前不多見何哉伯義曰此殆彼時文
禁嚴故也因歎近年江浙諸行省迭遭寇亂典籍散失
今所傳私家書目如常熟毛氏錢氏泰興季氏鄞范氏
其僅存者大率有錄無書獨吾鄉聊城楊端勤公仕道
成之際生平尤好聚書所收藏數十萬卷多宋元舊槧
聞故翰林侍讀總卿先生早承家學嘗著楹書隅錄凡
若干稿藏於家先生之子鳳阿吾同年友也時官中
書舍人伯義遂屬予爲介借稿錄副由是楊氏藏書目

校經室文集補遺

九求恕齋

稍傳於時矣其後吳縣所刻士禮居題跋既出讀者疑
之蓋黃氏故無成書賴是錄搜輯附入各卷內或乃遂
易其名謂是編所錄盡出土禮居謄矣葆田嘗讀梅伯
言郎中所爲楊公家傳述同時人語曰吾向以至堂好
蓄書今乃知其得一書必閱一書也至堂端勤公字也
梅郎中又謂公治文書畢卽手一卷其守身一以宋儒
之禮法爲歸而名物象數聲音訓詁亦勤懇研究昔姚
姬傳先生嘗歎近世言漢學者無宋儒苦身力行之學
如公乃庶幾兼之矣葆田不及見端勤公而以年家子
之誼獲侍總卿先生於京寓故知其家學淵源甚悉今
先生沒逾二十年會鳳阿舍人已改官戶部暇日乃卽
原稿重加編輯詳校付梓刻既成以書寄予濟南屬爲
後序予與鳳阿今日蓋皆所謂不能讀父之書者觀先
生是錄以楹書爲名其能無有感於中哉鳳阿又述先
生遺言謂漢與宋無殊途學與文非兩事將來可望有
成者惟不肖葆田而已葆田深愧乎其言讀是書益不
能不爲慨然以興也歲月易邁追思與伯義談論時亦
十有七年矣其尤可慨也夫光緒丙申冬月

魯巖所學集後序

河南張先生諱宗泰其先偃師人後徙居魯山因自號

魯巖嘉慶丁卯舉於鄉是科主試爲寶應朱文定公與
閻陳編脩壽祺編脩世所稱恭甫先生也初相見卽勗
以窮經又目爲河洛英奇之士中州自二程夫子得聖
道之傳歷元明至今理學號爲極盛學者稍知讀書非
道學遺緒弗語也乾隆時偃師武虛谷先生出獨以訓
詁考證之學爲世推重今所傳授經堂全集幾欲奪漢
人經席矣張先生與武小谷爲同年其名亦相埒小谷
官江西知縣有循吏稱先生則以博士官終其身於四
部書目手披日覽昕夕不厭每讀一書必鈎稽其得失
校正其同異字櫛而句剔之而一以四庫全書提要

校經室文集補遺

十求恕齋

爲宗主可謂好學者矣予始從友人處見先生所校太
平寰宇記歎其精審旣因劉小周孝廉識先生從孫子
溫明經聞出是編相贈並屬爲校訂予問先生所校諸
書大率散佚無存其家亦再經遷徙矣予溫爲新科選
拔恂恂有儒者風其言是集乃先生手自編定刻成尙
未及釐正予觀卷首有阮文達公書稱先生爲天機清
妙知先生學尙質實非如世人之炫博矜奇也按集中
稱引他書亦時有小誤如刊古易音訓者爲宋氏咸熙
而疑爲嘉熙年號之誤王行儉村見明史陳士奇傳而
謂名見明詩綜亦所謂知者千慮之一失與惜予不能

如先生之好學旁通交推爲盡證其訛失也予溫屬爲
弁言予按古人書不兩序觀先生自序有云此編將以
砭前人之誤然耳目有所未周安知不以砭前人之誤
而自增其誤嗚呼先生之虛心如此卽其所學可知矣
予旣重子溫之請乃書此以爲後序時光緒丁酉夏初
周文忠公制義後序

葆田自始識爲文字卽知有東阿周公近代學陽明之
學者也咸豐初先人自濟南傳寄公與其同宗二南先
生書葆田讀而慕之又數年聞公薨於軍中天子下
詔褒卹特諡文忠公本由進士出身起家縣令官至總

校經室文集補遺

十求恕齋

督國朝官不至大學士並未入翰林得諡爲文者惟
公一人而已而公易名之典實出自文宗特旨蓋其
經天緯地之略與危身奉上之誠獨契聖心久矣非
第以道德博聞爲重也同治中先人服官湖北葆田隨
侍至武昌嘗登黃鶴樓見有題胡文忠祠者於公有今
昔之感又知公遺愛在荆襄愈久而愈不忘也迨光緒
丙戌丁亥間葆田承乏合肥廬州公舊治也其故老猶
能言公政績與治軍旅遺事惜予未暇爲文以紀其實
及予解組歸里遇公曾孫某於濟南訪公遺著與公歷
任封疆奏議皆未刊行文稿獨藏其家且言公有遺命

不欲以文字顯於世故身後未嘗乞人為誌銘云去年秋葆田遊大梁乃獲與公孫世臣遊世臣由翰林改官為縣令磊落負奇氣與葆田往還既久乃出公制義二册屬為校定凡文若干篇皆公登第後作也卷首有公自序作於嘉慶丙子迄今八十餘年矣序言當時困心衡慮日甚因讀陽明書體信之久愈見其精密有本始信聖人之道蓋在乎是嗚呼公於陽明之學豈獨慕其書哉實欲因是以探先聖之道而以體諸身者見諸行事故其發為文章不求合乎古而自與古人會異時節義勳猷皆基於此如公可謂不欺其志者矣竊嘗歎陽

校經室文集補遺

三求恕齋

明氏之學直揭良知實為一時人心救其弊其與程朱亦猶伯夷承伊尹之任獨矯之以清雖制行不同而皆無愧於為聖故自明以來讀其書慕其志節事功而興起者其所成就必能卓然有異於常人如公是也夫明自三楊忠衰於爵祿士大夫專驚功名不知廉恥為何事陽明目擊而心傷之直指人心以矯當時之失非有志於聖人而能卓然不惑如是乎而世儒乃或與異端同譏斯亦過矣公既以陽明之學為宗其所為制義光明俊偉亦與王氏為近蓋得天地陽剛之氣者葆田構昧寡學固不足以識公文而自幼至今幾五十年仰慕

公之志事已久今幸坊名於簡編之末故追敘所聞所見又采名儒通論以俟知人論世者之尋省而於世臣屬為編次之意則不敢有所去取蓋公文之高古非今世所謂制義也世有知言之君子可以覽觀而得焉時光緒丁酉夏初

翟氏家集序

掖縣翟氏為東萊望族世有聞人嘉道開文泉先生以文學重於時既成進士以母老不仕陳文恪公薦授京職亦不赴過地方公事則見義必為晚歲著述甚富其行世者有五經歲徧齋校正書數種及隸篇十五卷年

校經室文集補遺

三求恕齋

八十有三以卒鄉人公請祀鄉賢得 旨俞允先生沒至今四十餘年矣元孫震起哀所著詩賦古文若干卷將付梓而先之以贈君卧雲齋詩鈔贈君先生父也諱明為掖縣學廩生以先生始官黃縣教諭贈儒林郎先生之子曰齊字青野即震起曾祖由優增生考授鴻臚寺序班署主簿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所著曰五星硯齋詩文存別有五經蒙拾二十卷鴻臚君長子曰熙敬積學早逝有南陽廬存稿次日熙工即震起祖父歲貢生同治元年舉孝廉方正以直隸州州同用著有易漢學延年編等書今所刻者靜壽山房詩存震起之父鴻

若亦著有習經館詩存嗚呼觀於翟氏五世所著可謂詩書之澤長矣今震起方以微員需次河南朝夕幾不克自存而獨殷殷以表章先世爲志其亦可謂善述者矣古語云遺子滿籩何如一經翟氏世以五經爲訓詩文特其末焉者耳以此流傳於人人未必果副其所望他日倘能盡編所著經訓予雖老尙思庶幾見之

重脩南陽節義祠記

光緒二十八年秋南陽府重脩節義祠成知縣事潘君以書屬張孝廉嘉謀請余爲記余問祠名節義奈何則謹對曰始明成化間知南陽府段公堅始建此祠以周

校經室文集補遺

古求恕齋

文母太任爲正而而公父文伯母敬姜與孟子之母爲配自其姜以下凡可以翼化正教者皆繪圖兩廡壁間而綴行實於其下事詳大清一統志及河南通志明崇禎末祠燬於寇國朝康熙三十三年知南陽府朱公璘乃改建今地謂文母非後世郡縣所得祀又考冊府所載漢光武姊元沒於亂兵追封節義立廟南陽節義之名蓋本諸此因進公主於祀而增祀陰瑜妻荀氏張中丞巡姊嘗時號爲陸家姑者二人皆南陽郡人也乾隆中當事嘗一新之而縣故有烈女祠土人見諸旌表列女或附祀此祠中故亦呼爲烈女祠云其後郡縣

皆立節孝祠而此祠遂廢不治今潘明府重脩此祠所以勵風化而示久遠其用意甚善葆田曰然國朝禮

制郡縣學旁皆建立節孝祠祀節烈婦女與忠臣義士孝子悌弟並凡非通祀之主則於死事地方祀之漢節義長公主遇難小長安小長安在今南陽縣南境內其與敬姜孟母並列正祀固宜其他從祀列女亦宜悉如舊祀不廢抑予考唐天寶時詔郡縣所在立孝婦烈女祠宇而太姜太任太妣三世及敬姜孟母並稱孝婦祀焉又按周頌維詩所稱文母實爲太妣昔周之興文王化行南國后妃太妣與有助焉故二南之詩雖婦人女子亦皆有士君子之行漢廣汝墳行露諸詩是也而行露一篇或傳爲申人所作申於今爲南陽縣地蓋其風教所由來久矣南陽風俗自昔號爲醇厚予聞同治中嘗一歲旌表節孝貞烈婦女至二百餘人今城中節孝祠所祀者是也邇者纂脩縣志所採又幾倍焉朱穆所云家有貞婦戶有孝子不信然歟夫節孝祠爲今州縣之所同而節義祠元祀文母以下惟南陽有之爲他州縣所未聞段公之建此祠也其是否原本唐典吾不得而知要其推本王化之始基婦教之極則取法乎上而用意深遠其所以厚風俗而勵人心者豈淺鮮哉潘

校經室文集補遺

古求恕齋

君葺而復之亦可謂知治本矣豈惟是舉莫敢廢之常義云爾哉是祠既稱文母當並祀太姜太姒當日段公或未之考云潘君名守廉濟甯進士監脩此祠者爲鎮平戴廣恩例得附書云

恭跋月令七十二候詩畫冊 代澄甫貝勒作

謹案 高宗純皇帝御製七十二候詩大而課織勸農精之格物窮理 天章爛然非獨義該堯典授時之命詞勝幽風流火之篇實足爲億萬世 聖人圖治之典則是冊因詩爲圖凡七十有二章舊分四冊後佚去秋冬二冊 臣敬授工補繪恭錄 御製詩於前合舊所存

校經室文集補遺

去求恕齋

裝成二帙攷 高宗製此詩在乾隆己亥春故 欽定詩本有卽今祥禪遊猶懶月令搜吟擬闕填之句蓋當時 萬幾餘暇 親摘天藻尤想見 無逸作所之心焉今此冊之就適當 孝貞顯皇后升祔禮成詩述成王朝廟之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又述羣臣進戒之詞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臣敬取因是冊敬紀所聞以備 聖主訪落之採

題徐氏闡幽錄

趙君文運自濟南以闡幽錄一編寄予大梁書院曰先生喜與人爲善願得先生序以爲徐氏先德光也予甚

愧乎其言按闡幽錄者徐君宗勉思表其先人懿行因徧求當代詩歌文詞自王公大人以至外裔能文之士所得凡數十百篇可謂多且善矣孔子告曾子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傳者謂忠孝道

著乃能揚名顯親徐君由鴻臚寺序班爲父母請六品封至以鄉諡載入 救命不亦善於顯親者乎而不忍沒其親之善必欲張而大之以傳於後世此闡幽錄

之所由名與予觀篇首首載趙君所爲傳題曰篤行徐公子昔誤荷 天褒亦有篤行紳士之稱今且奔走四方曾不得與鄉里善人齒讀是編益尤不能無愧也其

校經室文集補遺

去求恕齋

奚足爲徐君重哉光緒甲辰春三月

重脩仲子祠堂記 代李子和河帥作

先賢仲子祠堂在濟甯州南四十里舊名橫坊村今其地曰仲家淺在運河之右近村皆仲氏所居以爲祠建於唐任城令賀知章者仲里志之所記也迄今千二百餘歲代加脩葺自明以來則治水御史及督漕諸君嘗爲之葺治近年海內多故漕渠亦有時遏阻祠遂廢不復理 今上光緒三年予奉 命督河之次歲始至濟甯以春仲敬謁是堂仰瞻棟棟周視頽垣大懼無以昭崇祀之儀乃與賢裔博士某謀葺而新之前後得捐皆

若干屬某官某君董其役會是年河南北大旱歲饑

天子特簡重臣以便宜振災黎予因奉 旨稽司河南

賑務復有 詔權兼巡撫事以四年夏受代其秋再駐

節濟甯博士乃謁予而請為記予觀前人之所記敘亦

備矣今天下自太學以及府廳州縣莫不有廟庭以祀

孔子其釋奠位次則固有亞於顏曾而特居兩廡諸賢

之上者以其具聖人之體故曰哲如仲子其一也獨嘗

念仲子在聖門既以政事稱而孔子之告孟孫乃僅許

其治賦及仲子自言其志亦曰使民有勇而知方且必

以介大國兼師旅饑饉為言何哉世變既興民或失其

校經室文集補遺

五求恕齋

本業在上者無復以休養生息為計即幸而邊境靡安

而因循怠惰其申常中於數十年之後故曰善醫者不

攻其疾而務養其氣善為政者亦不患國之貧寡而務

培民心近世士大夫矜尚經濟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及

一旦師旅忽警饑饉薦臻蓋皇然不知所措者皆是也

今宇內靡定人慶無事然而水旱盜賊之興何時蔑有

近者豫晉二方之事可觀矣且幸際國家閒暇政刑猶

不可不及時脩明又況巨寇雖平外患未息是所謂有

勇知方之民正賴教養於今日然獨未聞有先事而為

之籌慮者此有識之士所為隱憂太息而於先賢斯言

尤不能不為三致意也憶予曩歲由閩中入 覲涉汪

浮淮循漕河而上其時飛蝗遍野糧艘沮滯徐沛間迨

子舟抵濟甯城下獨未獲一登此堂嗚呼讀其書尚想

見其人況今日入其庭親履其室能不興仰止之思乎

抑又嘗攷先賢塚在古戚邑東城水經注以為河水經

鐵邱南即近其地而仲里志謂仲氏在漢遭赤眉之亂

始移家延就亭後遂聚族而居於是則此堂之設不過

為仲氏烝嘗之地而官斯土者輒能因時脩葺亦以見

人心嚮往之誠無分於其時與地予獨怪劉氏說苑不

知論語所言由也升堂何指顧謂仲子鼓瑟有北鄙殺

校經室文集補遺

五求恕齋

伐之聲至王肅遂竊之以人家語夫瑟聲之不和偶爾

失節者有之而何得疑其有殺音且又於聲音之作亦

崇南而抑北何與予生於北方讀聖人之書竊思變化

氣質又嘗以不伎不求自勵故因博士之請附著此義

尚俾後之人有以辨其惑而深思其義而以余俯仰今

昔不禁有蹈厲奮發之氣其亦有以自警也

上李□□觀察書

葆田竊聞人有陷於井中者大其聲而疾呼行道之人

弗辨也其鄉鄰中之仁人君子聞聲而往救焉比是人

既出氣竭聲嘶不及謝而去他日其子復溺焉勢已危

而聲且不繼見之者皆慮及髮膚之濡而莫肯一援鼻
之仁人君子復遇之乃獨不憚涉險以相救若是者豈
固欲其知恩而望報哉誠見其情之可憫而不欲視其
人之無救而死也是所謂有不忍人之心也葆田今者
之溺已甚矣望其救而疾呼于人聲且不繼矣熒熒在
疚無攀援之私於當路去其鄉四千里而遙家有老幼
二十餘人凡先人喪事之需百無一賴其情之可憫奚
啻于溺水然且見之者亦未必不思相救也顧猶有濡
髮膚之慮存焉如是而俟其人之幸能自出也殆矣伏
惟閣下體仁行義以拯艱濟苦為懷固將推不忍之心

校經室文集補遺

平求恕齋

而施仁政于一方者也曩歲葆田兩弟及兄子欲就試
而無資閣下用先人一言之求慨然賜借白金二百是
不惟救先人一時之急而又有大德于其子孫葆田何
時而敢忘報顧于今誠力有所未能耳是以前日不揣
冒昧輒復有私于執事既承盛誼又辱指示所以教道
之者甚厚旬日之間奔走呼號一無所就嘗觀傳記所
載范堯夫遇石曼卿事則心慚以悲士懼不為曼卿耳
世豈乏高誼如范公者今以葆田兄弟之不肖其見棄
于人宜也若推閣下為賜于先人之心則葆田今茲所
處有不可不以情告者其猶溺水而望救于仁人君子

又奚暇計其舊恩之未酬與後此之果能必報哉古人
有云誓心則然未敢謂能則葆田之所以矢報于將來
亦惟其心不負天下之義而已葆田恐懼再拜
上孫琴西方伯書

葆田愚迂不達時務性獨好問學數年前從濂亭張先
生遊蒙示曾文正公幕府解同時諸名流書冊始見年
又所自為詩心竊慕好之先時張先生亦以葆田名聞
于文正公在金陵節署嘗招之往遊屬葆田奉親命歸
山東未果其後遽聞文正公已逝則為之潸然出涕以
悲蓋以十餘年慕望之人又承已辱記其姓名而不獲

校經室文集補遺

平求恕齋

一見則信乎知遇之慳而當世大賢之不易觀也比歲
葆田處京師時時見朱肯夫先生尤稱道年丈平生志
事不容口且曰公子仲容子同年也他日公入 觀來
都子盍執贄往見乎葆田聞命而志於心不幸去冬先
人棄養葆田今春奔喪來鄂孤獨窮苦百務俱廢前日
因赴金陵求張先生為誌墓之文先生乃曰方伯今之
文正也子不可失此而不一遇既乃賜之書而命之自
通于左右尋承枉顧又以義不可造次旬日之間聞執
事以休假為請而葆田又方處憂困之中熒熒在疚無
攀援之親于當路凡喪事之所急百無一賴是以徘徊

路隅不敢復進恐人之見之者將以爲有私于執事則非葆田願見之初心也葆田讀書學文二十年其制身亦不敢戾于古人願以位卑名賤無利勢以動俗上之又無至行可以感眾其見棄於人人無惑也若其自惟立志之不苟則于所云行已有恥見賢思齊二者則嘗求似焉伏惟年丈有愛才好士之盛心使葆田于此必執素服不入公門之義以自阻是終不獲見遇于大賢而一就正所學所守之是非其與古人處憂患而問道于當世賢人君子者不亦異乎是故將欲進見而輒敢爲書請命冀左右少垂亮並獻近所爲文一首倘以爲

校經室文集補遺

至求恕齋

可教而賜教之幸甚于竊尊嚴不勝惶愧

答李仲彭部郎書

去臘十有二日得惠書并試卷十本情深而語摯足下之用心何其勤且厚也葆田自金陵差旋以十月中旬回本任公私子子都無好況恆自念生平於倫紀益無一不有歉抱而所獨快足者曰師友之交非獨相從問業爲樂也乃至受知之名公大人亦莫不以古誼相期許既得此於所受因亦不能無望於同人蓋昌黎韓子有言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故凡吾輩之好學亦好其道焉耳葆田自幼習爲經術兼嗜古文詞年近三

十始從武昌張先生遊得其指授家故有藏書數千卷皆嘗手披目覽數年前所遭不幸書籍舉以轉售於人去秋在金陵書肆見有五禮通考舊本亦吾家向時所有者曾一問其直若干後知爲足下所購私心喜甚非喜其他喜足下之能讀書所好乃與鄙人同也故於韋熒臣見辭時曾以孫文定公集奉詒足下年少才俊處家門鼎盛之際不患不掇巍科躋顯仕所難必者立志堅學術正交友得人耳觀韓歐集中所述名臣子弟類皆曰在父兄前未嘗有子弟之過而前代如二范有文集並傳於後乃無幾人至張敬夫以丞相子得與朱子

校經室文集補遺

至求恕齋

講明道學尤爲難及方今時事多故舉其大患不過如孟子所云無禮無學而人才之不足則無非在上位者無以作其氣而成其材葆田嘗聞長老言曾文正公爲翰林時每日皆自定課程以看讀寫作分時用功有時客至不送迎而五禮通考及經世文篇尤公生平所最服膺文正公爲傅相本師計足下得於庭訓者甚詳無俟葆田縷敘葆田所獨期者因前見足下鄉試文有古文氣息竊冀其能學古道以承家學異日勳名與二范比則鄙人亦與有相知之榮春試事方殷努力自愛餘不宣

乙未仲春寄李鑑堂中丞書

去臘奉上一書幸邀察覽葆田伏處鄉里耳目壅塞今正忽聞做鄉文榮相繼淪陷祖先墳墓遠為異域東望家山憂憤填懷欲為秦庭之乞而揣時度勢均已無及執事忠心耿耿憂國如家聞已移節萊州相機攻守目下南來援軍漸次雲集自必布置得宜雖縣為勦辦通衢人情浮動訛言日至宋庶常已攜全家先去日昨由運司專弁送到尚志書院關聘延請宋君主講葆田合將去歲所發關書均繳以昭公義時局至此幸得苟全性命不違出處進退之宜所以託庇者甚厚且感且愧

校經室文集補遺

孟求恕齋

寄李鑑堂中丞書

去歲因賀冬一啟輒敢妄論山東時勢冒昧之譏無所辭避迺蒙賜書還答不以爲忤且更導之使言其詞曰如聞某有過失幸隨時見示果敢執事之好賢樂善又且能休休焉有容也葆田前接樞密友人書言去臘十日有執事力爭中俄密約一疏痛哭流涕不啻大聲疾呼而樞廷仍置若罔聞因此疏已留中不報故無由抄示又近接宋院長書知有德夷指索膠島一事總署擬將劫購之穹甲快船魚雷船停占於此以杜其請聞已

由執事派員前往協同北洋委員經營布置葆田竊以爲今年兵事必自山東始又必自爭膠島始矣何則此固新約中借與俄人停泊兵艘之所彼德夷特深知其爲密約故出此要脅以開兵釁耳我中國許亦爭不許亦爭吾恐爭此者尚不止一德夷也故曰兵端必自此始矣而謀國者乃欲以購自外洋之空船敵之此何異徒手而搏熊羆乎玉如方伯聞知東三省有借與俄人屯兵脩鐵路之約亦請劉大中丞上書力爭方伯復自爲一疏於二月二十四日拜發原稿曾與葆田商定大意謂宜乘此時簡疆臣選將才以爲自守之謀又保定

校經室文集補遺

孟求恕齋

宜復設巡撫專主糧餉策應之事而直隸總督則改爲直東總督使兼治兩省軍政卽選一忠勇性成者當其任更博求將才增募兵勇於近畿山東各添兵二十營分布要隘臨時訓練大勢既定則外洋有所要求一概不允卽因此而決裂而士氣猶定民心未去諒他族亦無如我何並引高宗純皇帝御批宋人許金歲幣事以風勵朝廷謂與其借款以利敵人何如停償以募戰士又增論山陝宜設一總督以聯絡兩省之勢而於大同西安各置將帥以整軍經武爲事且各處俱罷脩鐵路庶異時敵騎猶未能長驅直入葆田復竊思山東

形勢亦宜特設一水師提督駐防膠島招募登萊兩府沿海漁戶可得數千人訓練成軍必有奇才異能者出與外洋爭衡夫兵貴精不貴多將才與兵略皆因陶冶訓練而後精必欲先求其人曰某習陸戰某習水戰此則刻舟求劍矣又登萊沂三府宜併爲一道特設觀察使帶布政使按察使銜使其兼理兵刑專摺奏事如臺灣前設道員之制卽駐萊州道署而今之駐煙臺司稅務者第作爲關道不問地方事務再以青州撥歸濟泰武道以東昌撥歸兗曹道皆改爲河道如豫省南北兩道之制使其分治河工不復立上游中游下游名目此

校經室文集補遺

毛求恕齋

亦當今之急圖也執事尙以爲可 上聞行之乎又近見上洋私報江淮諸省已設郵政局不識東省亦有此舉動否竊謂此不可不力禁也夫明代以裁驛卒而流賊興今言利之臣惟洋人教令是聽其勢不至於使窮民揭竿而起不止蓋此雖小事而執政者之意則在裁驛站以節靡費不知馬政乃自古有之今驛站之設養馬於官誠使官脩其政則額設馬匹緩急亦未嘗不足以濟用往時僧忠親王勦滅捻賊嘗調河南各州縣驛馬以備馳驅其明徵也伏望執事力持大局在東省一日則山東境內鐵路必不可開郵政局必不可設官銀

號必不可行其奏陳大指當如曾文正公所云卽使京師勉強應允而疆臣在外必竭力以爭之卽使疆臣勉強應允而億萬小民窮極變生亦斷非官員所能禁以封疆大臣爲億萬百姓請命不患無詞亦中無所懼後無所悔也至膠島口岸幸而俄與德夷不復來爭則已爭則目前勢難抗衡又將成威海之勢矣以葆田籍隸榮成福山萊陽有執事之先世墳墓與宗族在焉果使東方郡邑一旦化爲異域不尤可爲痛哭流涕者與葆田感憤之餘遂不敢以越俎爲嫌伏惟諒察幸甚閱印鈔又知胡家岸民於凌汎潰決執事自請議處而爲

校經室文集補遺

毛求恕齋

在工人員請暫緩議具見愛民與用人之苦心此事葆田先聞諸任河帥言有淹斃民人三百餘名未知確否吾民何辜遭此墊阨然竊謂山東河患一二年閒猶未已也過此則河或遷徙未可知耳蓋今日大患不在治河之無善策而在辦河工者幾無一有良心之人就葆田居濟六年所聞所見其發財升官者無論矣自執事力加整頓雷厲風行而在工人員之偷漏亦不過以領款少故視往時爲未減耳今中游潰決猶可曰民捨失脩不及隄防也其下游工程如呂家窪西韓莊果遂保無虞乎總緣領率不得其人在工人員非敷衍以塞責

卽蒙混以便私一方有事則小人又分享其利矣葆田於治河一事毫無閱歷本不敢懸揣臆斷恭讀 聖祖仁皇帝御批賈讓治河奏曰治河之法古今異宜語其大者三策盡之矣聞考賈讓所謂上策則首在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今誠舉歲脩數十萬金盡與沿河居民而使之遷徙有何不可然而徙民則官必分利脩隄則官之獲利又無窮故二事皆爲虛名而百姓不勝其害矣然則謂今日人心之洪水爲最難治者豈非然哉葆田竊謂欲山東軍務之有起色能如河工之揮金如土歲費五六十萬則何患無壯士應募而出而欲河工之

校經室文集補遺

天球恕齋

工歸實濟則惟有信賞必罰以軍法從事而後僨事之人不復得混迹於其中矣迂儒之見未審執事以爲然否冒昧上陳干瀆尊嚴不勝惶悚之至

與李鑑堂制軍書

葆田伏處鄉里不敢與聞天下事側聞執事自江南提義旅入衛京師前日路過山東父老扶杖而觀旌麾所指百姓望風景坳蓋齊魯燕薊之民其被恩澤者已久宜乎如甘棠之思召伯若九戩之願留周公也葆田不敏聽於下風竊自增慕憶去夏叩謁台邸曾聞與夏軍門有約異時東土軍興當爲力疾宣勤以報 聖主恩

遇平戎虜而酬夙志今其時矣迺者聞大軍有楊村之挫裕帥殉難未審確否道路傳聞以爲 朝廷意主議和已授合肥相國爲全權大臣先議停戰烏序今日之勢尙得如乙未春夏閒乎自各口通商以來中國臣民忱於西夷之言利於是允其傳教邪說流行漸至行輪船脩鐵路凡可以奪斯民之生計者無不效外夷而爲之一旦小民揭竿而起乃以扶聖教誅奸民爲名當事者不能撫輯始則欲事殲除繼又仗其征討夫聚數十萬弱羸飢民而恣之以殺人之事此真古今之奇變故有欲借夷兵勦拳民者是奸邪之見也有欲倚拳民勝

校經室文集補遺

天球恕齋

夷兵者是夢昧之言也 國家養兵何用今乃欲旦夕責效於拳民可謂不識事之輕重矣且義和拳金鐘罩之同爲邪教也自嘉慶時而已然矣議者不思拳民之眾由於脩鐵路而護洋教而又值畿輔重地連年旱荒小民失業乃以習技勇爲事貧者既不知畏法富者因而稍資之食遠近傳習千百成羣官吏莫知所措敷衍蒙蔽日甚一日以致一發而不可復制然則當路雖欲與夷人議和以保其目前之富貴竊恐此數十萬弱羸飢民必不甘於餓死溝壑也或乃欲以兵戈殺之尙爲有仁心者乎孟子言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今天下封疆

大吏未見有赤心憂國實心愛民如執事者也葆田書生愚昧之見竊謂今日事勢惟賴如執事者涕泣上陳仰懇朝廷急下明詔盡毀鐵路遣人民更誅其倡議與承脩鐵路者二三人以平天下人之心則畿輔內數十萬習技勇之眾必不待安撫而自輯然後選其可用者別立一軍使之專擊外夷即使中外不得已而議和則許其通商可也其號為傳教者悉驅之出境當如雍正元年故事護送各教士返歸其國而勿使再來更請明詔地方官將向日從天主耶穌各教之民嚴查編審俾歸正業或可稍平大難不然吾恐和議雖成而赤

校經室文集補遺

三求恕齋

眉黃中葛榮黃巢之徒之竊發者將不止於直東二省也而葆田所尤惜者近日青島有收復之機乃當路但擁兵自衛袒庇洋人任用劣員葆田身居是邦本不敢輕非其大夫特以切膚之災恐卽在此數月間倘能仰託芘蔭使德夷不越膠州租界而東萊境內從此罷脩鐵路則東省數百萬生靈戴朝廷與執事之恩澤者豈獨在一時哉葆田春仲入都哭伯希祭酒見執事所撰挽聯又聞幕府有文登呂孝廉不知其人今尚在左右否葆田今歲暫就濰縣講席於三月初到館近因邑中舉辦團練亦暫輟業矣附陳一二伏乞亮察韓子云

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葆田敢以此言進

覆許士衡孝廉札

不見五六年矣張王兩生至前後兩奉手書甚慰飢渴葆田遭家不幸自別後至今喪故頻仍去冬舍弟云亡自分已無意人世今雖承乏大學堂亦殆類無事而食耳承示近著可謂氣盛言宜但不能造語古淡耳熟讀史記文當自有進也曾子固述歐陽文忠語云孟韓文雖佳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愚亦曰何先生文固佳然不必效之何先生嘗問愚吾文有小說氣否愚倉猝

校經室文集補遺

三求恕齋

無以應也大著並張王兩生所作輒就鄙見妄加刪定莊周有云恃惠子之知我也葆田近來都不喜論文亦不能有所述造朱子謂人到五十後不是理論文章時况又所遭多故哉私心甚望明春會試時得早與左右重晤爲幸史記歸方圈點如來札所擬無疑慮慮手肅惟愛照不宣

覆許士衡孝廉札

許生至得手書並大著中州人物傳一册故審道履佳勝甚以爲慰葆田年衰學退承乏於茲倏復兩秋自愧無益於人故擬歲終辭去兼以遭逢多故意興索然得

朋友書札往往忽而不答去冬曾奉垂詢適值其恩慰歸里致疏裁復何先生遠歸道山使人哀歎無已其詩稿有吾鄉劉先生重定本文亦有續稿見在此間若拙作本不足以傳世亦甚不欲多示人近所增三四十篇左右去歲所見有初編外編目錄乃前在學堂時一友人所區定其人亦非真知文者也昔漢武帝以慮司馬相如死使人往求所著書今王許石三生之來此何其與所忠相似乎一笑

覆許士衡孝廉札

張生至得書並所藏何先生古文方稿本舉示吳玉生

校經室文集補遺

三求恕齋

則各目下引證諸語俱向所未見此當爲貴師門一燈之傳鄙意可不必汲汲發刻可與吳生子細校對再付梓人爲善如望溪文二李志銘當時偶未檢對集外文補遺致有此失再武陟陳公廟碑乃曹一士謁庭文借用方侍郎名近始於碑傳錄內得悉其詳已遵來示一併抽出葆田見定於八月初旬束裝旋里此後會晤未卜何日承惠山蘭一盒謹領謝

丁稚璜宮保六十壽序

代文式甫中丞作

宮保平遠丁公以四月二十八日爲嶽降之辰今天子光緒之五年公於是甲子一周先期遠近士大夫爭

相告語將以其日致頌禱于蜀中而山東爲公舊治凡在羣僚皆欲有文詞爲壽又聞獨推余爲之序文格與公爲鄉舉同年昔嘗同官湖南有僚友之好焉及公用監司擢撫山東戡定寇亂爲中興勦運名臣勳著太常晉銜宮保遭逢之盛非同時所敢妄冀而公歉然常若不足故其恩信所施方數千里以安以治二年秋公奉命自山東遷督四川文格適承其後凡公在東所張設舉措實親見之公既治蜀二年興利剔弊早夜無休會有爲蜚語上聞者天子出近臣往視終得其實詔公留鎮如故而後公之志節乃今愈大白于天下

校經室文集補遺

三求恕齋

昔歸熊甫稱顧文康公富貴壽考以爲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而因歎顧公爲天下之全福文格竊獨以爲不然士大夫遭逢明盛承藉貴勢天下之士莫不豔慕而稱羨之及夫變難當前百物震撼在他人畏避之不遑而君子之心乃獨有所不渝者何也惟其所守者正也故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大臣事君之節豈以恩遇爲隆替哉今公起儒臣歷外任久膺疆圻其所設施亦既洽著於海岱河濟之間天子方將倚公爲股肱爲腹心而巴蜀去京師三千里山川阻深肘腋秦隴咽喉荆楚有控制西南之勢

中興以來常得重臣鎮撫其地如駱文忠與公尤世所
其推者也文格嘗觀詩至周宣王中興亦賴有召虎諸
臣爲時而出於江漢則曰來旬來宣召公是似夫召公
固秉壽考之德而尹吉甫至以望其後人則知所謂惟
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闡者召穆公實能協
心比美故其卒章又欲君臣同享其樂而致於天子萬
壽以爲人臣對揚之盛事若公則文武爲憲其肇敏之
懷固可無愧於召穆而其忠君爲國之大節歷危
疑而不變所守此又可於公夙昔所張設舉措徵之然
則推公之心方將悉其謀猷入告我后如君爽所謂

校經室文集補遺

孟求恕齋

有殷六臣後先保乂天其益壽我公俾聖清億萬世
無窮之業使永永年代服我臣烈此則詩書之所未及
中外之所同慶視人世富貴壽考之說又何足爲公誦
哉或謂公撫東十年未嘗爲生辰之慶今茲又新被
恩命則稱觴之禮公其固辭勿許然余聞仁者送人以
言公之歉然常若不足者固盛德之本懷而因頌禱而
不忘規且勸者亦同僚之私義也矧以余之才疏識短
謬承公後輒復有震隍之疑然後歎公之學術志量爲
不可幾及故敢因公生辰略敘平生離合之迹與夫疇
昔之所聞以備堂下一言之數至於述公撫東勳績則

諸大夫之文詞備矣非有關於公之晚節故此亦不復
著云

尹菊田太守八十有二壽序 代匡鶴泉侍郎作

菊田尹先生閱壽八十爲今天子光緒之三年丁丑
越今歲己卯先生於是年八十有二歲矣同里之人咸
懷慶忭將以其年十二月先生之誕辰稱觴于堂中以
爲慶而使源首爲之詞源自同治乙丑來濟主講樂源
書院得與鄉之士夫遊其間以年齒之尊而與余晨夕
相過從者蓋不啻五六輩而尤推先生爲鉅人長德先
生始爲令於畿輔歷河間東光景故城鹽山清豐諸州

校經室文集補遺

孟求恕齋

縣所至嘗著政聲民愛戴之如父母年六十四以親老
乞養解組而歸山東自大府以下習聞其賢由助本籍
團練功游保至知府並奉旨賞加鹽運使銜先生既
不樂仕進終養遂不復出曩歲大府延主景賢書院講
席鄉人從而考德問業有古昔乞言之盛舉蓋眾泱於
先生化導深矣則今日之欲爲先生壽者豈獨鄉里之
私情哉余嘗讀詩至行葦之篇其卒章曰酌以大斗以
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而卽繼之曰壽考維祺以
介景福說此詩者以爲此周人養老之禮老人而得吉
所以爲大福也余謂此卽後人祝壽之始蓋三代聖王

之禮天子有事於學必舉養老之禮而諸侯之國及鄉
迷之吏亦皆得養老於學焉其爲卿大夫而致仕且有
賢德者則曰國老凡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
所以示孝弟也後世博史之職不行于學校亦久矣今
先生以縉紳厚德當杖朝之年有國老之尊而猶莊敬
日強屹屹孜孜與諸生後學申明乎通經致用之術使
其本之以仁脩之以道達之以禮守之以信經明而行
脩古所謂三老五更之教其道豈踰乎是仰維 聖人
御宇仁孝錫類壽愷之澤溥海同慶而先生年逾八十
神明猶健同思入世之所遭日月遷邁景象屢移興衰

校經室文集補遺

吳求恕齋

治亂之機亦有可爲今日幸者其視大雅舊人處太平
之世相與雍容禮讓肆筵設几以爲樂不尤爲難得也
哉此吾黨二三同志所以滋欲爲先生慶也抑余聞心
慈仁而體敬恭者壽之符也方先生幼時家貧甚繼母
陳太恭人苦節純孝撫教之俾成立先生既入學宮爲
博士弟子員卽爲太恭人請 旌表如制及成道光庚
戌科進士登仕籍因累請 封贈父母及所生父母如
其官陳太恭人年逾九旬始棄養先生年已七十至今
思慕如一日每晨起必先詣廟主前省視然後治家事
每食必先祭其事所生父母也亦然待兄弟宗族尤加

厚是皆鄉人所歎爲難能者世教方興民俗宜敦如先
生者豈非天旣與以壽考之德又欲使後進之士有所
矜式其歲月方長而福祿之臻益未有艾與先生之祖
父晚階先生亦歷城知名士著有華不注山房詩文集
先生承其家學文章具有法度然文詞於先生爲末藝
茲故不具論論其孝友出處之大節蓋余旣重先生之
德之壽又願吾黨之來先生庭者聞而知所勸勉也因
並舉所徵於詩禮以爲之序云

寶玉峰先生六十壽序

光緒七年冬十有二月又三日玉峰先生六十初度之

校經室文集補遺

吳求恕齋

辰門下士孫葆田等謀所以壽先生者先生聞而止之
曰於禮服未除不受賀也况 國有定制故當是時先
生居太夫人憂踰再朞矣葆田昔嘗讀詩至蓼莪竊疑
作此詩者亦必周之大夫其情哀故其言切視四牡之
將母來諭小宛之念昔先人有孝子撫躬自傷之意而
非民從征役不得孝養者所可擬蓋周衰至是而文武
菁莪育賢之道幾乎其息矣非獨上之政教不行亦使
仕於其時者人人有北山不獲孝養之憂故說者直以
爲刺當時焉今先生生當盛世又親見太平壽考之休
年幾四十由進士起家吏部已注職得知縣先生以母

老陳請終養遂改京曹旋由刑部主事轉補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同治丁卯葆田應試京兆實出先生門越八年甲戌始執贄進謁是時先生館和碩恭親王邸授王子澄甫貝勒讀講授外一事不與聞俸脩所入僅足供甘旨先生獨怡然有以自得也葆田閒一登堂則見姆抱幼子侍太夫人側先生顧而喜曰吾母年八十乃見此孫因問葆田兄弟幾人堂上父母年幾何輒歎息以爲人生至樂及明年先生以大考改官又明年葆田遂聞訃出都遭家多難死喪頻仍中閒不得侍先生教者四年餘庚辰夏復來京師則先生既喪其元配太夫人已不幸向所見姆抱之幼子亦於前二年病殤矣師與弟相對歎歎不意別離未久遶同鮮民嗟乎人生百年之內疾病憂患可感傷者恆多其閒可以愉快者蓋無幾時也由葆田與先生今日觀之欲求如曩時之承歡膝下豈可復得哉而後知夢我之詩之意爲甚悲切也雖然孔子與曾子論孝大夫士亦各不同而其言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雖天子與庶人無異故曾子又嘗申言其義曰孝子之身終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先生德脩而道尊言行爲弟子矜式自常情言之則亦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彼陋窮之丁其躬安知

校經室文集補遺

元求恕齋

非天之所以玉成之而使其積久而亨自古聖賢之生固無不與憂患相循然則如先生之年高德劭其福祿豈有涯矣哉今歲十一月恭邸五十壽辰葆田代先生爲文以祝稱周公輔成王抗世子法於伯禽及詩書中幽風無逸諸篇大旨謂王子能明周公之訓則知王不敢稱賀之義蓋亦以周賢人橋梓之教望我先生也茲旣承先生命不敢爲世俗頌禱之文故獨舉先生服官行義之大端與小子所得於誦習者書以爲先生六十壽序云

陳雋丞中丞七十壽序

校經室文集補遺

元求恕齋

光緒十有九年春二月吉日爲前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等處地方兼提督軍門剛勇巴圖魯桂陽陳公七十初度之辰於時公去離山東七年矣今尙書銜巡撫少農福公爲公撫東時所舉賢而方伯湯公於公爲鄉人皆爲侑觴之詞以祝凡東省士大夫以至閭巷之人莫不思致其頌禱之忱葆田兄弟辱公知遇厚義不可以無言當光緒癸未葆田備官京曹叔謙應禮部試至都值公生日偕其同門二三子因葆田乞淄川畢公爲之序至于今十年矣畢公序內所謂一時豪雋魁傑有若尙書所云能履之士不二心之臣

如善化楊公衡陽彭公不數年間皆以功名終紀績太常而公獨以巍然一老繫當今重望優游林泉如司馬文正公之居洛中宜乎湯公福公之望其東山復出而趙菁衫觀察集祕帖爲頌亦稱爲天生曾左一流人識者以爲非虛譽也且方咸豐初曾文正倡義旅起三湘奇才雲興羣策雷應獨公爲獎識所最先葆田嘗讀公所爲受知曾文正紀略知彭楊二公實皆公所推薦而畢公前序又以公曩時不授蘇臬乞身歸養爲明於出處進退蓋公自仲弟龍卿捐館嘗獨侍太夫人頤養數年及終養後 簡授山東按察使疊奉 恩詔開藩閩

校經室文集補遺

早求恕齋

中巡撫兩浙甫一年又移節山東其時河決桃園屢議堵築迄不得其要公至乃議建長堤起民堰工賑兼施不派夫不派料百姓便之迄今守其成規罔敢違越而公又深念庫款左支右絀獨力主節費以求仰報 朝廷在任四年河患頻仍則亦若有天數焉蓋治河如用兵然能常存恐懼以愛民報 國爲心則必謀而後動至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公以兵事起家其深明此義久矣葆田自己丑歸來公已乞假還其鄉里每見公與吾弟叔謙書猶以山東河患爲念其愷愷於吾民者深此吾民之所以歌頌不忘也夫禮稱大夫七十而致事蓋

謂其服政已久不復勞之以煩難至其德足於式則八十九十猶可以備當時顧問矧公甫及懸車之年一旦天子追念前勞 詔公復起吾知公於出處進退之義其權之已審往者大學士閻文介公自山東歸家居數年奉 召至十餘次而後出聞閻公在政府時尤數數稱公爲能任事今閻公已矣夫人臣之義進賢受上賞方今 朝廷用福公治河一遵公奏績成規則其所舉得人可知而湯公用鄉兵平寇亂與公先後略同凡二公所敘公忠勳大節宜有以見信于天下葆田敢獨揭所知以張諸屏以附鄉士大夫之後昔朱子上陳丞

校經室文集補遺

早求恕齋

相書以爲古君子居大臣之位者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葆田尤願公善保晚節無負文正公知人之明則異日偉烈豐功又不足爲我公道矣是爲序

張母孺人七十壽序

子始聞張君次陶之名於吾友張丕欽及今歲庚午乃遇君濟南尚志堂中粹然篤行君子也既復從友人于澤春處讀君所爲太孺人徵壽言書則益鄉慕其爲人君一日不介而造於余曰往歲乙丑實爲吾母七十壽

辰同人欲稱觴以祝昭潛以母意敬辭獨二三同志錫之詩文昭潛謹什襲藏之不敢忘今願得子一言以爲序葆田竊惟壽言之作蓋原於古詩之遺詩大雅既醉之卒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女也而有士君子之行固詩人所謂室家之壺而孝子之錫類有相引於靡替者君書稱太孺人年十七歸子靜先生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敬迨舅姑相繼歿子靜先生以哀毀成疾未幾亦卒於時次陶年方幼太孺人撫教之以至成立今諸孫繞膝太孺人年逾七旬室中事亦可以傳代矣然勤劬故自若其教子孫必以孝弟其自奉益約以儉嘗戒

校經室文集補遺

望求恕齋

次陶曰汝祖汝父皆發憤讀書資志以歿汝今幸已成
人吾願汝安貧知命立身學聖賢富貴雖榮不汝願也
次陶學行有本其稱親之善無溢詞子獨躋太孺人之
所以教次陶與次陶之所以道揚其親乃更有世儒所
不能及者自科舉之法做士大夫以詩書爲弋祿之具
其於昔人所云賢者道彌於中而福之以藝無祿與位
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者殆未見其有當
也次陶承太孺人教敦志立行治古文有聲信可謂彌
於中而禱於外者與方今宇內肅清上有 兩宮承歡
之 聖人士皆嚮風慕治官保丁公慨然欲爲經明行

脩之儒觀其效乃特建尙志書院於會城而次陶遂應
是選而與吾不知次陶將益勵其志與學以漸至乎古
之人耶抑將以是爲稽古之榮而與二三俗儒較得失
競短長以爲一藝之祿者耶夫太孺人之所以望次陶
者既未嘗以利祿爲榮矣則自茲以往太孺人壽登期
頤次陶益得涵濡其天性教於家而化於人以成爲
國家有用之學其爲太孺人壽者又當何如也會歲暮
君將歸里奉鵬爲太孺人慶以葆田與君相知之深故
不敢爲世俗之文於其行敬述此義爲次陶贈且以爲
太孺人頌

校經室文集補遺

望求恕齋

誥封太恭人于姻伯母劉太恭人七十壽序
光緒十有五年 皇帝親裁大政恭上 皇太后敬號
禮成 覃恩敷乎中外頒禱溢於遐方當是時河南鹿
邑知縣于滄瀾方攝篆蘭儀由同知銜加一級爲生母
劉氏恭請 誥封太恭人越今歲庚寅 太恭人壽躋
七十于君將率其昆季子姓稱觴於官舍余弟叔謙時
宰閔鄉與鹿邑君爲姻戚馳書山東屬葆田爲祝嘏之
詞先是鹿邑君權固始蒙迎養太恭人至署太恭人遂
次見清河諸聞啟閉不時於淺日甚民有築壩之擾而
無蓄洩之地因命君用均役培堤濟河民頌其力以蘇

而是時江南山東水旱饑饉相望君前後所捐逾千金例得請旌建坊有司以啟太恭人蹙然曰施而求榮是利之也且爾先大夫與張太恭人皆不及見吾義不可獨受其榮君奉教惟謹太恭人系出膠州父毓宅公故儒士其始歸贈朝議公猶及事君姑羅太宜人以孝謹聞嫡室張太恭人素多病因以家事悉委太恭人生子三鹿邑君其長也當咸豐庚申捻匪擾山東朝議公奉官檄治團練禦賊一日率騎出語家人曰五日後當有書至及期有訛言鹿邑君時年十七將辭母尋父或欲戒勿往太恭人慨然曰兒知尋父乃大好事何阻焉

校經室文集補遺

卷之三

既而曰兒父素慎必不蹈危機也卒如太恭人所料盡室無恙朝議公治守具衛鄉閭暇輒以忠義相勗乙亥鹿邑君舉恩科鄉試明年季弟志潞舉茂才叔弟志灝食廩餼又明年丁丑鹿邑君成進士太恭人誨之曰吾欲汝等經明行脩得齒於儒者不在祿養也故鹿邑君始權上蔡錄朝議公與太恭人皆不肯就養曰汴中新經早荒百物騰貴在官當以儉養廉毋貽父母憂可耳蓋予聞鹿邑君所自敘如此在大雅既醉之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說者以爲女也而有士君子之行則宜爲室家之所取法子嘗攷周自太姜相古公至太任

太妣三世繼美王化之興多由於婦人至魯頌所稱壽母實爲夫人風氏爲僖公之母故魯人喜而詠之以致其頌禱之忱今天子大孝錫類太恭人獨於此時躬逢恩慶身膺命秩親見子孫鳳舞鸞歌何慶如之而葆田兄弟忝婚姻之末獨相去千里不獲登堂奉觴爲太恭人祝又念吾母于太恭人系出文登於鹿邑君爲同宗鹿邑君之兄子又與葆田同歲舉於鄉歲月易邁今已忽忽二十有一年自先太恭人棄養至今十有五年矣以視太恭人福壽無量有如疇昔書傳之所稱仙真人常在人世閒者夫豈非人生難得之至樂哉昔

校經室文集補遺

卷之三

歸熙甫嘗譏爲人壽序瑣瑣稱說細事爲不知體子敘太恭人事獨詳非獨爲鹿邑君致其私慶亦以紀朝廷恩賚之厚使後進士女有所聞知庶可以爲勸於將來云爾

黃母楊孺人家傳

孺人楊氏年十七歸黃鹿泉先生爲黃氏家婦時祖姑邁危疾已數年孺人從姑後朝夕及所問衣煥寒有疴瘵則敬搔之得所欲而敬進之祖姑歿姑復病孺人事姑如事祖姑尤加謹焉黃氏在卽墨爲望族至鹿泉先生祖父皆篤守家風以刻厲學行爲本其後家日益貧

鹿泉先生謀菽水于外孺人佐甘旨于內凡十數年未嘗失祖姑及舅姑歡鹿泉先生以母憂選疾卒孺人泣謂夫弟曰親老而子喪得一棺可庇身足已自是終孺人身姑妯子女婚嫁事皆親任之舅年老嘗恐過哀時時出和語以慰其意亦以是教其子鄉里或邀舅飲則命稚子候門而自煮粥以待必舅歸餐畢然後退舅沒遇忌日及春秋家祭必敬必慎孺人以同治甲子冬卒壽六十有四去鹿泉先生卒時二十有九年矣以例限年逾三十不得以節孝旌子二長肇頤舉人濮州學正次肇顛縣學生孺人命嗣其叔父海門早卒孫象軫象

校經室文集補遺

吳求恕齋

輅皆讀書有聲日昌大不可量孺人以肇頤官學正遇覃恩得封為太孺人肇顛字偉山

孫葆田曰偉山嘗述其鄉舉時有捷報至其長老賀於室者曰若知汝所以得中乎汝文即不必中汝所以中者以汝母事汝祖孝宜其見此矣自功令有旌表之榮為女子者蓋莫不知節孝為重然有孝而不得表其節者例為之限也先儒嘗以過時苦節為難嗟乎彼固無意於求名要其純德懿行自足以照人心而質鬼神黃氏長老之言有味哉

敕封脩職郎固始縣訓導曹君墓碣

君諱鳴鶴字子和又字梅邨洛陽人世以詩書為業生而其家貧甚祖父皆授徒遠方君幼則附鄉塾受讀農事輿輒隨亞旅耕耘年十五學為文外王父孫明經見而奇之謂君王父曰此子學必有成君胡不令從君學耶王父乃攜之謂西書院君益發憤攻苦出試輒冠其曹補諸生以優等食廩餼果應鄉舉不中遂絕意科名務為躬行實踐之學先是四世祖以理學名中州所謂肅堂先生也君承其緒專究心宋儒書以窮理敦行為本少有至性事父母以孝稱同治丁卯父歿於山西陽城訃者但以疾告君晝夜馳往比至五里乃得實一慟

校經室文集補遺

吳求恕齋

而絕人之乃甦扶至殯所踴踊哀號感動路人以貲竭不克反葬乃歸而請命於祖父母日夜謀所以歸旅櫬者逾年冒寒往履冰雪渡黃河踰大行嘗失足墜谷中幾死中途聞寇至瘞而避之者再終返葬洛陽既而祖父母又相繼卒居喪無違禮蓋其篤行如此非獨得於天性云君年三十七歲即貢入成均以訓導候選生平持躬嚴謹性和而介與人未嘗有爭然遇事之不合義者必不隨人以傳會也尤喜表彰名節以厲風化同邑孝子趙阿七貞婦杜姚氏烈婦殷馮氏其節行皆湮沒弗彰矣君先後倡率舉報得邀旌典其他類此者甚

單元配趙孺人有賢行能佐成君志先君卒二十餘年君既續娶李孺人撫子女悉得其所依長子曾矩光緒乙酉拔貢生 朝考二等以教職用壬辰選桐柏縣學教諭或謂此瘠地可捏報先人置有產業在彼可改選君聞之曰甫登仕籍而欺 君如忠孝何立促曾矩赴任桐柏令聞君名延王桐柏准書院講席君所成就甚多與生徒講論經史文章外兼取先儒理學書並輯名賢格言爲學規諸生以望重人師額其堂乙亥六月十二日以疾卒於桐柏學署遺命喪事勿用鼓吹勿用僧道勿以外洋所製衣布爲殮曾矩等環泣請教曰我生

校經室文集補遺

吳求恕齋

平與汝輩所講聖賢先儒書即遺囑也所爲詩文具有法度子四長即曾矩次曾燮曾嚴曾蔭孫二長錫桐次錫固皆習儒業君以曾矩官 敕封脩職郎壬寅選固始縣訓導而君已前卒距生於道光十六年十月朔日享壽六十有四趙孺人卒於光緒元年六月二十四日享年四十有二曾矩既合葬君暨孺人於里居東阡新塋乃述君行實乞葆田爲文以碣諸墓余聞中州自昔多理學名儒在明中葉則曹月川尤爲純正觀曾矩所述則君之行事視古人何多讓焉嗚呼君可爲言行相顧者矣士有讀書終身或所遺艱阨而遂不克自立者

聞曹封君之行其亦知所法哉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四書養正序

高密傅舊溪先生手鈔四子書註解十數冊命曰養正蓋以爲訓蒙之書而聖功寓焉所錄諸家解說由宋元明以迄 國朝諸儒凡二三十家可謂繁矣每章皆先爲總敘於經文後全錄朱子章句集註次載諸家講說大體亦如近世講章之類而意主發明義理並非爲作四書文者衍說稿藏於家百數十年矣其五世孫少隅孝廉分纂山東通志將編入經籍類乃以稿本示余屬

校經室文集補遺

吳求恕齋

爲之序先生諱琛字雲林乾隆十年進士官河南郟城知縣余嘗遊河南竊聞郟城人至今猶傳其政績蓋真能以儒術飾吏治者是書稿本有壬寅癸卯紀年則先生仕儻猶不廢學也按四子書自經程朱論定元明用以取士 國朝相沿爲令學者視爲弋利祿書固無不家絃戶誦而能真心體驗見諸躬行如前代蔡虛齋本朝陸稼書者曾有幾人夫自明以來儒者講習四書率皆用永樂間編纂大全及汪武曹氏增訂本嗣後又有本義匯參等編皆著錄於四庫書目傅先生是書於諸儒遺說並不廢采用故於章句集註外全錄或問語

類亦猶汪王兩家之意獨或問小註爲贗本當時似尙不能辨而兼引之又翼註合講諸編爲坊行俗本亦皆采輯未免有貪多之失昔朱子序論語纂訓云士生平聖人既沒數十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十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眾說淆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今自科舉廢而雜學興世之學者幾置四書不讀豈但眾說淆亂已哉使傅先生生於是時則此書必爲世誦病然則少闕第竇而存之以待異時聖學復明必有與蒙引諸書並傳爲作聖之功者其取舍是非亦聽

校經室文集補遺

李承恩

後儒之論定可也

胡氏續修宗譜序

宣統元年秋吾友胡長卿與其宗人續修宗譜既成以示葆田屬爲之序余觀郭岱封明經所爲胡氏譜序善矣其言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是惟有譜以別之而後其分嚴有族譜以聯之而後其情浹別上下之分使無相越義也聯遠近之情使無相睽仁也仁義盡未有不日底於盛者胡氏先世由龍山衛遷濰越四世有大量公者因輸軍粟得邀褒賞賜冠帶是爲通顯之始今城內尙有胡氏恩榮坊五世曰介

夫由嘉靖癸未進士仕至江西布政司參議墓在城南今邑人猶呼爲胡方伯墓又四世曰振奇崇禎丁丑進士官兵部武選司主事歿後崇祀鄉賢邑志載入耆舊傳由是胡氏爲邑中著姓然余考新修鄉土志敘濰邑大姓十一族而胡氏不與焉豈以其後世子孫無通顯如他姓者故不得列於氏族與余聞胡氏自始遷祖至今蓋五六百年其世則不二十其戶口亦且千有數百類皆以耕讀商賈爲業意必有好仁慕義發憤自修爲善於一鄉一邑如其先世大量公者將見冠蓋滋興既昌且盛不獨上下有別遠近以聯所以彰祖德而貽孫

校經室文集補遺

李承恩

謀者胥於是乎在然則茲譜之修又惡可緩哉抑余又有感焉余先世本籍隸福山遷居文榮始祖與明史循良傳所載係公遇官至江西布政使者爲同懷兄弟而家譜失傳近乃因福山族人續修譜系稍稍得其世次計胡方伯仕江西時去吾宗方伯公後不及百年今其逸事並無可攷是則先世有功烈之可稱又視乎子孫之窮達故或傳或不傳此余所以尤不能無慨也與胡氏宗族其勉之

雪樵詩存後序

傅君子餘將刻其先大父雪樵詩存而以序見屬且曰

此先君之志也先大父以咸豐四年知冠縣事死與寇之難全家殉焉其事具詳 國史時先君生甫三歲爲僕人負而逃育於姻戚吳公家既長泣求先大父遺文不得既而冠人宋冠賢以行篋墨瀋及焚餘草各一卷並舊存歸去來吟草稿本見貽先君受而敬藏之積二十餘年復從諸戚友徐搜得遺詩及尺牘雜著數十首思刻以傳世不幸先君又歿於刑臺任所不肖孤奉兩世遺編罔敢失墜惟先生哀而鑒之幸甚葆田自幼即聞長老言傅公殉難冠縣事甚烈泊同治甲戌適與公之子念堂同舉進士既又同官刑部然獨未見公詩今

校經室文集補遺

聖求恕齋

乃得此四卷者讀之念堂諱培基其名蓋公所咳而命也故公五十自壽詩有儒術思傳子之句乃甫逾年而公遽以身報 國死矣嗚呼公大節在天壤其學行固不必藉詩以傳然卽詩以想其爲人則公之性情學術亦於是乎見予讀公癸丑秋書與國縣潘君絕命詞後所謂一刻千金又以死綏爲吾曹事竊歎公之志節爲已素定當咸豐之初與寇北犯士大夫臨危捐軀者實不乏人與公同時殉難又有陽穀令文公至今吾鄉以文傳並稱文公之後爲今四川總督趙公兄弟並建節鉞而公之後兩世皆單獨一身念堂既由京曹改外又

不克久享天年以展其素抱天於忠節之報有時而或爽何也豈彼蒼蒼者果不可知耶抑亦如昌黎所云造物於人都不省記而一任其死生天壽耶夫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聖賢之所謂立命者不在乎死生天壽在修其身而已矣身修而後紀綱可立此公詩所以有萬古綱常賴以挈提之詠與公有一女痛失怙恃矢志不嫁爲弟撫孤亦以貞節 旌嗟乎忠孝貞義萃於一門不尤爲世所僅見者哉公詩已有翰林兩張君弁言葆田故敬爲後序以塞子餘之請公昆明人予聞滇多偉人傑士公此集亦當與錢侍御南園詩存並傳不朽云

校經室文集補遺

聖求恕齋

怡養齋續集序

聞君鹿樵將續刻其詩文集而以序言見屬余與君爲鄉舉同年而余曩歲隨侍先人湖北官廨願未與君相遇第知君爲制義名家其鄉舉時名次第六試文爲人所傳誦迄今三十有六年矣君詩文集初刻於壬辰春有制義八十三篇皆應試都門時會課及爲校官襄陽課生徒所作而以試律詩賦及古今體詩附焉其詩賦蓋效其鄉先達陳秋舫修撰之所爲而余獨愛其雜體詩爲不染鍾譚餘習或乃謂其抗衡袁中郎豈真識君者哉余自三十後不復爲詩余讀君集輒不禁有感於

中然終不敢妄論是非因屬老友劉子秀爲君選定得詩八十餘首並附刻散體文若干篇其文有與余書會余先已歸里當時實未之見也今乃得而讀之其詩亦多有關於時事昔人謂杜少陵詩爲詩史君殆得其意焉故余尤以爲可傳君長余二歲幼時所遭艱苦流離視余爲稍異而自通籍後一官雖不遠達然有祿以爲養老父年九十一而後終且能進退裕如自同吏隱其勝余多矣獨中閒喪妻又抱令原之痛乃與余略同耳余讀君集中哭兄弟詩及悼亡諸作纏綿惻怛尤歎其性情之厚非世人所及也嘗竊以爲詩文雖小技然非

校經室文集補遺

蓋求恕齋

有見於道必不能以傳世而行遠獨制義文爲依附聖賢義理其體雖不專而工是體者皆知有義理之可循故以其餘力爲詩賦亦必有規矩準繩近乃舉五經四子書文而廢之一變爲策論又並停科舉則君向者所刻制義與律賦試律直同覆瓿之無用余故因承君屬略敘平生交遊與君爲文大旨俾異世讀君詩者有攷焉

董廬遺詩序

王君稷堂將刻其弟叔鷹董廬詩集及女弟滋蘭室遺稿介楊君鍾石屬余爲序余素不工詩願獨喜董廬詩

風格適上有漢魏六朝遺音而滋蘭室則別饒神韻不假文繡鞏悅之爲讀吳冀州范肯堂諸家評語孫文正公范秋門刺史及稷堂所自爲序跋既詳且審矣余又惡能贊一辭哉抑余聞董廬嘗有上德宗皇帝萬言書爲孫公所特賞用薦應經濟特科不幸早逝其學與位皆限於年而不克臻其至此論者之所同惜也而董廬天性之篤尤有過人者觀其身經亂離官終縣令幽思善病獨於君親兄弟友朋之際謳思歌哭不能已已其女弟則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思親之淚往往實諸篇什非有得於風人之教豈易及此宜稷堂之亟予付

校經室文集補遺

蓋求恕齋

梓以摭其悲於無竟也歟董廬嘗執贊吳范二君之門秋門謂其得力於肯堂者爲多稷堂則謂其封翁好客嘗延致當代知名士來主其家兄弟皆執弟子禮因歷舉秦先生駕龍以及張君睿朱君銘盤十許人可見詩友淵源得之有素當不止於文字聲韻之微乃至閩中女子亦嫻詩教則其一門之所成就非偶然也稷堂嘗佐文正經緯京師大學董廬適亦創立會文學堂講求政治學術文正序言世風變易轉益趨於利祿學校之志績曾不異於科舉之時而以董廬之不及見爲非不幸夫以文正經始設學之人其言沈痛如此然則今

日之學校可知而今日之女子學校又可知矣文正又謂墓廬文似若柯余考若柯得文法於桐城而詩不多見未知視墓廬何如嗟夫世道微學術日歧詩教益亦幾乎其息余序墓廬及滋蘭室詩不能不轉爲當世悲也稷堂以余爲知言否耶宣統二年冬十二月序於金泉精舍

樺香山房詩鈔後序

朱仁甫先生樺香山房詩鈔 卷宣統二年春先生仲子子勤刻於沛南因屬余爲序余觀徐友稚編修所爲序詳且善矣古人書不兩序今先生又得余明府題敘

校經室文集補遺

美求恕齋

獨安取於余言哉余聞先生早負詩名與城武李荷浦諸君相唱和爲詩友壯年馳逐名場嘗徧遊齊魯燕趙所至輒有題詠成豐同治閒粵匪捻匪竄亂山東先生以孝廉治團練佐城守有功復出巨貲助軍精奉 朝旨褒嘉晚乃耽心禪悅故以聞木樺香額其山房歿後三十年邑人請祀鄉賢當道上其事奉 詔允行昔明末單有朱忠烈公忠義爲甲申死節諸臣冠實崇祀鄉賢今先生得並列祀典可謂桑梓之光然則先生豈第以詩傳哉徐君稱先生詩曰雅澹曰清新而李荷浦亦謂其味比幽蘭蓋皆深知先生者余素不能詩然嘗竊

怪歐陽文忠序梅聖俞詩以爲窮而後工而吾鄉 國初詩人如王宋田趙諸公官未嘗不顯而詩名乃益盛先生位雖不達而世代素封故終其身能行己志託於吟詠以自適今子猷亦能紹其家學可爲有志之士矣先生詩近體爲多其五言短章頗近王孟七言長歌如皖江行諸篇則悲歌慷慨亦於杜少陵爲近今茲所刻蓋編年而不分體云

昌黎落霞琴榻本跋

歷城張氏家藏有古琴相傳爲其先世月梧公奉使福州時所得曉峰司馬出以視余按月梧自記云嘉靖庚

校經室文集補遺

美求恕齋

戊夏游沙邑洞天巖徘徊瞻眺忽聞巖畔有聲響如霹靂駭然視之土崖中分古碑半露乃宋故進士陳權之墓旁有古石匣晶瑩奪目啟而視之則琴也記乃嘉靖壬子楊椒山鐫字蓋椒山與月梧爲鄉舉同年椒山以辛亥歲謫狄道典史明年八月仇鸞誅乃起用兵部員外郎字或鐫於此時然記內不言此琴製自何代予索觀其琴龍池內有隸書二十六文曰大唐興元二年歲在甲子三月朔南陽退之氏韓愈采桐於鳳皇山則琴乃韓退之故物也考舊唐書以退之爲昌黎人新書則易爲鄆州南陽人朱子嘗辨其誤而疑爲李翱所謂上

世嘗居南陽當爲河內修武非鄧州也一統志修武縣北六十里有鳳皇山以琴內題款證之則退之爲今河北人益信唐德宗興元元年退之時年十七而其篤嗜琴理若此宜乎操諸作負絕千古而了翁寶此琴於數百年後尤有契合非偶然者予又考別史言了翁葬廣陵禪智寺明季墓碣始出今以記考之是墓仍在劍南而琴軫旁題元祐二年瑩中氏珍藏則了翁是時年甫二十有六其卒之歲尙有四十餘年至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則遙遙四百六十餘年矣張氏自得此琴後題詠甚多數傳至司馬乃復哀集近人所作將擇其尤

校經室文集補遺

美求恕齋

者付梓而以序屬余余輒爲考辨如右

吳君仲霖暨德配啓恭人六旬晉一雙壽序

余同年友丹徒吳仲霖太守以同治九年庚午舉順天鄉試是時年甫二十有三其後屢上春官不第至今

天子光緒十五年始用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山東葆田亦以是年應宮保錢塘張公之聘主講尙志書院始與君相見於沛南先是君入張公幕府司書記助治河張公好客門下多士如雲君獨默默不自表異張公察知其賢且學行逾於眾人特薦主益都講席及是又助捐指省來東旋因敘前治河功保補缺後以直隸州

知州用會是歲 朝廷開 恩科鄉試君卽分充同考試官得士爲眾是後屢膺巡河散賑之役蓋張公知君最深也辛卯壬辰歲權知利津縣事初至邑苦旱旣至因祈禱得雨歲稱中稔百姓至以君字形諸詩歌謂爲蒼生霖雨邑當大河下流君終歲奔走河干敘勞迭保俟補缺後免補直隸州以知府升用時巡撫使者蒙古福公爲故相倭文端公從子君鄉試實出文端公門下然未嘗因是稍有所干請福公亦深識其賢能壬辰冬海水嘯流傷利津新徙居民言官以前令遷民不實率入告並劾及撫臣有 詔命北洋大臣察勘覆奏

校經室文集補遺

美求恕齋

使者乃誤以後令事屬君見謂不恤民困君亦竟被吏議譴職然君不自辨也聞獨語葆田曰吾自甲戌丁丑會試後連遭父母大故今使者謂我在官爲母壽嶺獻使吾親尙在吾卽以此獲譴不亦榮哉君旣被議之明年李忠節公奉 命巡撫山東以軍事駐節萊州君偶上謁李公語及中東新爭甌脫事條對甚晰李公立屬君爲奏草由是大見器賞屢昇河務及次年冬君隨李公塞呂家窪決口也公見利津民從君命無不踴躍爭先詢知君爲官甚得民心乃 奏白前事之誣且敘歷年治河功得 旨開復原官並賞所得升階當是

時君年幾五十矣庚子秋變起京師君適奉檄權安邱
篆聞葆田將奔赴行在亟遣人助資斧促其行葆
田雖辭謝又行至河南而止然至今猶心感其義君見
義勇爲多此類當拳匪滋興時君捕獲三人坐堂皇訊
之時百姓觀者數百人君命三人誦符咒輒答之其人
呼號乞免君笑曰是尙能避鎗礮乎若僞也毋累我民
矣安邱以此無習義和拳者民情大服連年豐熟嘉禾
四歧巡撫使嘗有飛檄屬殺教犯二人君詢得其實爲
改請長繫律所謂監禁也其不肯殺人以媚上官如此
謝事後適有博山玻璃公司之變大府命君與青州太
守今秦藩馮公以馬步兵前往辦治君偕馮公單騎往

校經室文集補遺

李求恕稿

諭得首要解省垣不妄殺一人然以此不能無獲罪於
同官故權陽穀未及一年即交卸甲辰權知濰縣濰與
安邱毗連號爲煩劇君至則以清案贖捕賊盜爲課程
其禱雨亦奇應又性善寫蘭人以為與乾隆時邑令鄭
板橋不獨善政相類其風流亦絕相似云丙午履泗水
責任其勤政愛民一如前日時朝廷方重新政廣
立學堂創設巡警官民日不假給丁未春君謂家人曰
吾年六十精力已衰何可久戀此官乃申請離任歸知
府班候補蓋知止不殆君之難進而易退又如此葆田

自初與君相見即以道義相助至今忽忽已十九年明
春正月爲君六十有一壽辰同人咸欲屆時稱觴爲祝
葆田乃獨舉所知於君者以爲之序往者桐城吳學甫
善論文嘗謂葆田世人以壽序爲非古吾意不然敘今
人德行政績以列諸屏使來賀者有所觀感興起其詞
必誠其事亦無嫌於繁豈必如歸熙甫所譏有類家狀
乎今吳先生已不可見矣知言者未識以此文爲何如
君德配魯恭人與君同庚生早歲含辛茹苦黽勉相將
北上時不幸舅姑棄養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實賴其力
及隨宦至東持家教子勤儉無改厥素詩曰樂只君子

校經室文集補遺

李求恕稿

民之父母吳君有焉又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魯恭人
有焉請卽以此爲借老頌其亦可歡然同進一觴乎是
爲序

前浙江候補道李毅宜封翁六旬暨德配汪夫人雙壽
序

世儒咸謂壽序爲非葆田嘗讀虞道園集會川尹先生
壽詩序以謂昔之爲壽言者蓋原於詩人之頌禱故其
文類長言詠歌而有遺音明代爲壽序者莫善於歸熙
甫氏其得道園之意爲尤多然猶以爲此特吳中之陋
習近世曾文正有言積習染人甚於丹青雖爲父母者

亦皆以生日爲慶以文字道其生平爲祥立言者不能廢也粵若戊申之歲正月十八日爲前浙江候補道李君穀宜六十初度之辰於時君長子摺臣太守方攝益都縣事君偕繼配汪夫人就養在署摺臣將於柳泉官舍稱觴爲壽其鄉人莊燿甫等旣爲啟以徧徵詩文於同僚而吾鄉賢士大夫下及羣黎百姓之夙被恩澤者亦爭爲歌詩以申其禱祝而使葆田爲之序惟君以同治十二年癸酉舉順天鄉試與子叔弟謙及從弟寶珊並爲同年友又嘗與子同官刑部而子於君初未相晤獨嘗以年家後輩禮拜先中憲公於沛南寓邸吾鄉所

校經室文集補遺

奎求恕齋

稱念仔觀察也蓋君之先大父嗣卿公由舉人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山東歷任繁劇以循良稱而中憲公繼之父子並爲循吏前後垂五十年君旣承祖父蔭功而敦敏好學能文章鄉舉後再試禮部不得志遂以員外郎分刑部學習浮沈郎署者六年旋改知府發浙江試用嘗一充浙闈收掌官克盡厥職先後巡撫使者尤莫不稱其賢能東撫福少農尙書夙知君才迺咨調來東以治河功保升道員仍歸原省補用其罷官也以救人故爲畫語所中湘人遽列入彈章同官皆爲不平而君則自知直道難容亦遂無意於仕進旣退居金閭門闢

小圃爲別室讀書畫其中教子孫以爲善時則摺臣以翰林改官知縣復來吾東君嘗貽書戒其無曠厥官當一以愛人利物爲本故摺臣所莅凡七邑人皆以爲克紹家聲及是聞君來青州求書畫思望見顏色者日眾君嘗欲訪予濰縣寓舍未果而吾鄉人之與摺臣相識者又皆頌君康彊逢吉爲當代所不易企及葆田因是竊歎古封建世及之法爲善其所以繫邦國之民而得人心者蓋視師儒爲親且近在幽風之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此非吾鄉今日人情之所同乎抑予誦大雅行葦之篇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說者以爲此忠厚所

校經室文集補遺

奎求恕齋

致而旣醉之報答則又終之以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若君仕宦雖不達而上承祖父之德澤下幸嗣起之多賢德配汪夫人又實與君同志有鳩鳩均一之恩所謂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不誠如大學所云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哉宜國人之欲同申其頌禱而願與君子齊壽也莊君所敘君事忠憲公不受分產悉讓其庶母弟在官能定亂安民豐財和眾予謂此於君爲細行其事尤不勝書故獨敘君之四世爲循吏與吾鄉人眾之願爲壽者有合於詩人頌禱之義且祝君由是而七十而八十而九十年彌高德彌劭則葆田亦將如

虞道園之重題尹先生壽詩請卽以此爲侑觴之詞君其迨然而進一觴乎是爲序

誥授奉政大夫郭湘帆先生暨德配陳宜人七十雙壽序

余同年友郭湘帆先生以今年九月十三日爲七十初度之辰賢配陳宜人亦於是年十月同慶眉壽其宗族姻戚鄉黨咸謀於屆時稱觴爲祝先生聞而止之弗許也或謂葆田曰子盍以文爲壽乎葆田曰然余嘗讀虞道園文集謂古之爲壽言者蓋原於詩人之頌在大雅行葦之詩曰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校經室文集補遺

奎求恕齋

說者以爲忠厚所致而旣醉之報答則又數稱君子而終美之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今世夫婦借老者蓋多有之要未有如先生之敦行不怠克符乎大雅詩人所頌者也且往者余嘗序先生之詩矣所謂青桐軒者固先生讀書作文以會兄弟與訓教子孫之所也余嘗數入其室聞先生談當代掌故甚悉輒歎爲故家遺風昔先生之考方伯公爲道光咸豐間名臣入祀山西名宦國史有傳先生以道光戊戌生時方伯公將由武昌之長沙舟行至鮎魚套而先生誕降故幼卽字之曰湘帆其後乃隨方伯公之蜀之隴之豫之晉所過名山大

川極一時之壯觀與夫師友淵源所漸可謂盛矣迨同治九年庚午先生與余輩同舉於鄉領解者爲萊陽王芷庭編修故事同年生榜後皆會聚省門陳設講宴是歲就爲併科同舉者百四十六人會宴時衣命服者僅有三四人先生其一也蓋先生時方以員外郎銜候選主事並由軍功 賞戴藍翎同人咸指以爲榮當是時先生與葆田年皆逾壯及甲戌歲余與芷庭幸捷南宮而先生僥得而復失至今 天子改元後先生又四應禮部試旣遭美大淑人大故而先生亦遂無志於科名矣先生同懷兄弟七人諸子三十餘人孫曾亦如之

校經室文集補遺

奎求恕齋

諸子中有曾任牧令者有見官翰林者諸孫近亦多入仕途獨先生自六十歲後家居不復與外事不入官府然鄉黨宗族莫不視以爲矜式有如虞道園所謂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其敢先有容焉仰之以爲表有言焉受之以爲教詩所稱太平士君子之行惟先生有焉抑余聞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禮又云七十曰老而傳今先生雖不仕而適當傳事之年神明強固夫婦齊眉子孫林立冠蓋滋興可不謂德齒之俱尊者乎惜葆田之文不足以擬道園無以被之弦歌耳敢以是爲諸君倡其必有詠黃耇頌女士如古昔詩人所稱者則先生詩

集中又必增有和作可知也葆田請侯先生八十九十儻亦能如道園之重題會川尹先生壽詩不尤爲盛事也哉是爲序

嚴望皋先生夫婦七十雙壽序

無錫嚴君堯卿以鄉進士爲鹽官需次山左居常依依有狄梁公望雲之感會逢 覃恩謹援例加級爲父母請四品封典同寮咸以爲榮越明年封翁望皋先生暨德配過恭人並年登七十堯卿謀所以壽其親者介同里楊君鍾石以馮君子華所爲徵詩文啟屬葆田爲之序葆田竊聞之曾文正公嘗論壽序爲非古而遺集中

校經室文集補遺

奕求恕齋

所載壽言十數篇命意陳詞與歸希甫方靈皋實不相上下愚性不喜貢諛故遇人有求爲介壽之文非深識輒謝不爲今觀馮君所序封翁與太恭人懿行蓋有足以風世者其序堯卿之言曰吾家自先伯祖以孝廉起家吾父思趾美前人少而溺苦於學爲文夷猶清曠於先輩中與歸方爲近願以高簡不諧俗試輒不利年三十六始著籍爲學官弟子其後一應省試遂不復進取以其學教授於鄉里從遊者甚眾人見後生有方領矩步者輒指目之曰此師法嚴先生者也性孝友內行純篤事父柔聲怡色先意承志父嚴重有威御子姪尤峻

然未嘗遭訶斥兄嬰風疾臥牀第三年餘時館於外距家十數里間數日必徒步歸問所苦及兄嫂相繼逝有子女三人皆幼訓育之以至於成立平生自奉甚儉布衣蔬食一羊裘數十年不易里鄙有貧乏者則量力資給無少吝壬寅舉鄉飲大賓今宣統元年郡邑推舉孝廉方正力辭不應又鄉鎮創行自治舉正所長復堅以老疾辭其植品勵行可謂不負所學矣過太恭人孝恭淑慎事母姑得其歡心五旬後內政猶必身自檢校每喜述先世聲音笑貌性情好尚以及盛德偉行以引起後人孝弟之思性仁慈一日歲暮雨雪寒甚見有丐婦新產子製敝葛卽脫裏衣與之人尤以爲難馮君所敘如此昔歸熙甫爲尤叔野作遂初堂記以美其志而方靈皋於劉言潔則以質行相推二君皆無錫人也今封翁與太恭人潛德偕隱教子成名年皆七十神明強固鄉人推爲盛德無異辭而堯卿既仕而猶勤學且將大繼封翁之志在小雅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堯卿他日歸而奉觴上壽請卽以此爲二親誦其必欣然而進一觴則於養志之義亦可以少慰矣是爲序

蕭母何太恭人九十壽序

校經室文集補遺

奕求恕齋

世儒或謂壽序爲非古然壽母之詠獨稱於魯頌則其從來久矣余嘗考文章源流見道園學古錄有會川尹先生九十壽詩序實歸熙甫諸壽序文體製所自出然震川大全集所載婦人壽序無過八十者蓋上壽若斯之難也吾友蕭翰湘之母何太恭人懿行聞於鄉里年登耄耋今歲十一月二十二日爲太恭人九十壽辰於是翰湘門人王次篋脩撰徐庚生主政爲廣徵詩文而以齒屬余爲序其言曰太恭人爲同邑理堂何公長女年二十一歸 教授徵仕郎 誥贈中憲大夫麗璇先生逮事祖姑並事舅姑克盡婦職麗璇先生早歲

校經室文集補遺

突求恕齋

學成得專意教授及其門者率皆發名成業以去先生年逾強仕乃就教職兩任黃縣教諭訓導繼署昌邑壽張學事淡泊自甘勤心訓迪太恭人實佐成之於是始受孺人之封先是連舉四男二女皆幼穉迨翰湘生時太恭人年已逾四十矣恩勤既至教育甚嚴翰湘年十三卽入郡庠及光緒戊子舉於鄉甫逾月遽丁外艱乙未成進士觀政戶部念太恭人春秋高不欲勞門閭之望乃乞假歸養主講濟南景賢兩書院及校士館中學堂教務長中間迭遇 覃恩及光緒三十年 皇太后七旬萬壽 天子大孝錫類推恩臣下京外

官俱加級晉封翰湘由是爲父母請封贈如禮按 本朝令典婦人因子得封者例稱太以示崇異太恭人於此可謂榮矣而太恭人則勤儉自若平居衣服飲食尤喜樸素衣物補綴每乘閒自爲之子婦孫媳請而後與日習勞乃以養身且凡事當先求諸己也嘗勸翰湘以勉承先志曰爾父昔官教職今 朝廷以學務爲重爾宜勉力贊襄毋負職任又曰爾父所以教者吾不能盡知然其門人友教四方歲時來歸必敬候吾門語及從學時輒感念師恩不置夫人家之興賴有賢子弟而子弟之成就貴有良師汝其識之兩孫入邑庠後皆令肄

校經室文集補遺

突求恕齋

業學堂曾孫長者亦俱入家塾始太恭人數舉子不育甚以嗣續爲虞今乃孫曾林立四世同堂鄉里莫不稱羨二君之所述如此昔歸熙甫記崑山許登仕能孝養其母趙孺人年九十因名其堂曰壽母至其曾孫汝愚復求熙甫爲之記熙甫因歎其家世之盛且久謂宜書之以告鄉人今葆田之文固不敢上擬道園與震川而太恭人之嘉言懿行則正宜書之以告吾鄉之人使凡爲士女者有所觀法故序不厭其詳至頌禱之詞則諸君子所作詩文備矣是爲序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銜前湖北漢黃德道武公墓表

公諱震字峙東一字耜東先世本山西洪洞人公曾祖
諱興德始遷籍山東歷城祖諱森考諱玉麟縣學優廩
生張總憲嘗表其墓所謂枕溪府君也三世皆以公貴
贈榮祿大夫公幼而喪父少長篤學年十六爲諸生咸
豐八年舉於鄉同治元年考充內閣中書四年成進士
以主事用分吏部主文選司學習改知縣選授四川巫
山縣到任後教養兼施循聲大著會有採木之役大府
檄委公接任其勞採木者 天壇望燈杆所需也任事
六年敘勞以道員候選並 加二品銜 賞戴花翎光
緒七年授湖北武昌鹽法道時左文襄公議復淮運以

校經室文集補遺

辛求恕齋

利民公手鈔案卷至盈尺奉行甚力適會匪潛滋公購
擒其渠莠民以靖旋調補漢黃德道監督江漢關稅務
當是時漢口通商二十餘年矣事關交涉往往易爲棘
手公一出以誠信適有教案英人要挾百端公據理與
爭卒不爲動彭剛直公巡閱長江至漢口聞其事以爲
有膽有識曰是不愧監司矣其榷稅也於商民無難留
稅所入悉歸公無一毫私與按察使貴州黃公最相知
黃公世所稱循良吏有道君子也公兩署按察使事治
獄必平事多不勝書獨傳其治黃安民婦席張氏一案
初張氏爲人殺死家屬俱被逮莫得正犯公親提研鞫

兩日夜乃得之時方苦旱案一定而大雨沛然人以比
于公之理孝婦冤獄云其後因患疾乞假歸督撫使俱
竭誠挽留不得乃入 奏仍盛稱其賢及登舟猝遭火
災行李被燬幾空先是漢口多公捐廉募水勇數百人
分駐防救鄂民感其德至是乃相率贖金爲資公弗受
歸田後倡立歷城文社暇則觴詠湖山爲人慷慨好施
資助友朋不計囊橐有無山東河災捐資助賑前後累
巨萬晚年乃稍講謀生術竟以光緒十九年四月七日
卒春秋六十有一元配蔡夫人繼配慕夫人子四福恭
福誠福寬福和始子因今總憲張公與公相識庚午冬

校經室文集補遺

辛求恕齋

嘗連騎入都迄今忽忽四十餘年矣予由部曹改外官
後公幾十有五年及予解組歸主講尙志書院公方致
事家居每相見必論詩古文詞及在官時事今距卒十
六七年公子福恭屬予表公墓追念往事多可悲者予
爲揭敘一二獨於公之以理拒英人尤別有所感焉昔
我先大夫嘗知漢陽有與外國爭論訟獄事與公事頗
相類惜予不能追其詳以是知福恭事猶未必能盡傳
其善然卽此亦足見公之爲人矣嗚呼公不亦傳人也
哉

書錢大昕重刻孫明復小集序後

右序見潛研堂文集按歐陽永叔誌明復先生墓不言有文集若干卷李燾續通鑑長篇曰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註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既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卽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秘閣所謂十五卷者謂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又春秋總論三卷合之共爲十五卷卽歐誌所云得書十有五篇是也竹汀先生以近刻小集有文十八篇爲增多三篇疑後人別有所據而附入之殆偶誤耳然竹汀號博極羣書乃於郡齋讀書志所載睢陽子集十卷無一語引及則亦考古之一疏也

校經室文集補遺

奎求恕齋

孫明復小集跋

宋孫明復睢陽子集見晁氏郡齋讀書志又見文獻通考凡十卷宋史藝文志所載亦同自明以來諸家書目不見著錄蓋其佚久矣乾隆時館臣編纂四庫全書凡從永樂大典輯出宋元人集弗啻數十家獨明復小集文十九篇詩三篇提要謂出自泰安趙國麟家蓋從宋文鑑宋文選諸書鈔撮而成則當時僅有此本可知按趙本後爲邑人聶劍光刊行錢竹汀嘗爲之序所謂雜文十八篇者蓋本無世子蒯賾論一篇也攷錢序作於乾隆三十七年壬辰至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故所

錄明復小集有文十九篇與聶本同又按趙起魯序謂其先人撫蒞安慶始獲此鈔本亦不言何人所輯道光閒徐清惠公守泰安刻魯兩先生合集所據卽聶本凡詩文二十二篇附錄自宋史本傳歐陽文忠公墓誌銘石守道泰山書院記外增多五則聶序謂得之嚴道甫與文淵閣本篇數不同魯兩先生者謂明復與其弟子石徂徠也吾友張次陶旣得明人影鈔石徂徠集爲鳩資重雕板存尙志書院而明復睢陽子集不可復見今年夏子歸自皖中暇日因校閱石集爰取徐刻孫明復小集重爲校訂付諸梓人俾與徂徠集並行於世聶徐

校經室文集補遺

奎求恕齋

兩本與宋刻聖宋文選宋文鑑文字間有異同今以屬及門丁汝彪別爲攷異一篇附於卷末以質當世知言君子

書侯官謝退谷先生教諭語後

余所見此書凡數刻近年闕文介公尤深喜此書嘗一刻於濟南書局再刻於解梁書院閒綴評語皆極精當茲更得竹農太守刻於南陽俾承學之士家置一編由淺近以入精微卽與伊洛淵源錄諸書相輔而行可也太守屬余爲弁言余謂古人書不兩序今旣有又釋學使文以闡其義太守復自述重刻之指矣昔尹彥明從

學伊川得同人所鈔先生語質諸伊川伊川曰若不得某之意所語者徒彼意耳學者讀先正遺書貴得其意之所存觀謝氏自序謂凡所不知不能與未嘗置力者皆不敢為諸生告世之學無心得而敢於輕薄程朱者其亦知返躬自愧哉

論策台鈔簡編序

論辨之文蓋原于周秦諸子與戰國策士自孔子沒而道術歧學者各以所見著書詔後世道有異同政有得失於是諸儒論辨之說興焉後世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說曰議曰解曰原曰對者皆是策論亦其一體也宋真

校經室文集補遺

書求恕齋

西山氏選文章正宗分辭命議論敘事為三類而以賈生過秦論與陳政事疏並入議論近世姚姬傳氏纂錄古文辭分為十三類以論辨居首而以策論附奏議後其義當矣湘鄉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又併為十一類而統以著述告語記載三門予嘗謂姚曾所分門類雖論次微有不同而要不出乎真選之大端蓋告語即辭命著述即議論記載即敘事而詔令奏疏書牘論說序跋傳誌諸類俱在其中矣又嘗為之說曰詩賦行而昭明文選重道學盛而文章正宗興由元明至今二書所以不廢者則科舉取士用詩賦與經義之效也然自經

義變為八比文又降而為近日之墨裁風氣乃愈趨愈下學者所誦古文亦大半為庸濫選本幾不復知文以載道之旨矣曩予嘗擬編刻文章正宗約選合續編為一集續編悉歐曾王蘇之文合正編所選韓柳文實唐宋八家名所自始以正學者趨向去歲主講宛南書院適功令改用經義策論試上因有書院課讀三種之選今年承乏河南大學堂見各省學堂所誦大率為古文辭類纂諸生或從予問作策論程式因取姚選論辨與策論諸篇為御選古文淵鑑

御選唐宋文醇所載者得文三十餘篇閒於姚選外增附一二則采自文醇並為方靈皋古文約選本所同而

校經室文集補遺

書求恕齋

劉才甫評選八家文實姚選所本故於兩家評語亦附焉蓋近日言古文者尤喜稱桐城派當時實因吾鄉周書昌編修一言見惜抱軒文集劉才甫詩序為姚先生所稱述以至於今遂如前代詩家之別有江西派或震而矜之否則從而菲薄之是二者皆非也夫文亦何貴宗派惟其是而已矣姚先生謂退之著論取于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予更謂韓之於莊歐陽之於荀蘇氏父子之於韓非子呂氏春秋皆學之至善者今周秦諸子之書具在學者宜知所取法其可

守一先生之言姝姝然以自悅而自足哉是編僅欲爲學者舉其要故所載選家評點頗詳附著文章源流正變亦所以致予之意焉光緒壬寅秋初

望溪文集補遺跋

此集業已刊行續於宋氏鈔本舊雨集內錄得望溪詩一首今補刊於後近得張生宗瑛書云陳公廟碑乃曹一士謬庭作詳見錢刻碑傳集子攷謬庭文曰四馬堂文集四庫全書僅列存目提要敘其論文宗旨頗與望溪爲近方選四書文曾載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一義碑文作於雍正十一年望溪是歲年六十有七正

校經室文集補遺

毛求恕齋

充一統志館總裁或當時屬爲代作亦未可知又李世賈墓誌銘李阜侯墓誌銘並已見戴刻集外文補遺予編刻此集時未及校對近得許君鼎臣書始詳言之此三篇今皆刪去附記於此以志予年衰學荒之愧時丙午秋七月既望葆田記於大梁書院舊館

誥封朝議大夫許君墓誌銘

君諱伸望字詠庚姓許氏先世本江蘇吳縣人四世祖諱金鼎乾隆朝由雲騎尉世職官至山東登萊青總兵至君祖父始徙居湖北江夏父諱登濂誥贈朝議大夫母顧氏誥贈恭人生子二君其季也幼穎悟讀書數行

俱下良益篤學願累試不售以養親故乃改習申韓之學年二十三遊河南當道爭相延致每定爰書士大夫無不推服由是品望日隆家道亦以漸裕矣佐柏府二十餘年定讞平允歸本仁恕全活甚眾嘗手輯謝氏秋讞志捐資刊行刑名家多宗之尤以引掖後進識拔寒賤爲己任性慷慨好施予平生未嘗干謁於人人無親疏遠邇有所求未嘗拒故遊幕所致累萬金輒隨手盡事親孝謹兄弟白首相友愛有妹少寡君迎歸於家撫其子成立爲援例入官從父昆弟三人相繼沒君撫卹其孤月給贍金視如己子其行誼卓卓如此晚年尤愛

校經室文集補遺

毛求恕齋

習靜嘗獨坐一室吟詠自若著有悔不讀書齋詩鈔若干卷嗟乎以君所得使其少獲展布備國家任使豈不遠勝於闕冗者流願僅以佐幕終其身此吾徒所爲深惜者也君生於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卒於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八娶吳恭人候選訓導炳林公女性雍穆通詩書明大義相夫以敬事姑孝能得歡心尤能佐君周卹親友之窮乏者先君三月而卒年五十有五並以子官加級膺封典如禮子芳花翎同知銜分省補用知縣好學能古文女二長適候選知縣鍾文次適河南拔貢知縣賈柏壽將以光緒某年月

日合葬於某鄉某里余與君初未相識同治中先人宦遊湖北與君本師常君相友善余蓋聞君名久矣及是君之子芳介余同年友鄧舒文以狀來請銘乃爲銘曰有蘊於中不克以施孰謂餘事乃昌其詩嗚呼許君而止於是積善流慶貽厥孫子

校經室文集補遺跋

右孫佩南先生校經室文集補遺一卷孟津許士衡孝廉所哀輯吳興劉翰怡京卿爲續刻於滬上者也烏虜先生之文其盡於此歟曩在濟南金泉書院張漢三廉訪嘗請先生自訂所爲文先生諾之顧自以爲不足存迄未一理也先生沒嗣孫幼弱同人大懼其散佚毛君稚雲搜諸其家僅得文若干篇而孝廉抄存之稿固未之見也士君子困衡里巷中至於文章自娛其事至可悲故知其人者雖一簡之微片言之細莫不加以護惜冀其傳於後世是非徒爲其文也望古義之遙集懼後

學之無師氣類相感有不能自己者況師生之間而所輯又不止一簡片言者乎此許君所以拳拳於先生著述而有補遺之舉也夫有道之士恐立言之易駁而載道之不可苟務取生平所作沙汰而草蕪之其所遺誠不足貴故國朝方望溪文補遺張皋文茗柯外編皆視本集爲稍遜而後生小子尙於此見先正之學之醇與去取之嚴而崇致其敬則夫遺篇斷簡其爲原所散佚者不尤足重哉先生自言受古文法於武昌張廉卿其文樸實弇雅一以桐城方望溪爲歸嘗主大梁書院得望溪遺文一卷爲刊於濟南當時大雅咸贊歎之先生

亦私自詡也而孰知身死之後以古道自任爲刊其遺
文者有京卿其人耶又孰知抱殘守闕之孝廉卽其及
門弟子耶則劉許二君之意抑亦先生之意矣文章之
在天下其精華光氣固無時而沒觀於此又欣然爲斯
文幸也壬戌孟冬福州黃曾源書于青州之含瓦石齋

觀古堂文外集

觀古堂文外集

戲擬大菊國大總統羅雪遜位新選大總統曾運詔
竊惟一姓之興國有與立五德之運貴在當王余以涼德
總攬菊國大政一載于茲本期八表之清塵乃邁四郊之
多壘田邊非種妄希鞠服之榮籬下寄生幻想黃袍之兆
遂使宮中無主薰穴而求井底稱王洒灰不去則有儒林
外史乘閒而陰扶馬二先生何殊草澤奸徒僭號而擁立
朱三太子玄天龍血戰事起于无陽紫色蛙聲餘分竊其
閨位朝官銅臭何人矜晚節之香士女朝飢無處覓落英
之食國幾無以爲國君則誠乎不君余滋戚焉民無歸矣
爰乃御九華之帳延攬羣英彈十采之丸驅除非種斂青

觀古堂文外集

一

霜於武庫秋色回春邀白月於文房夜光徹曉差幸天心
眷顧民意謳歌嗣統以來當機無誤淮南汝南之華胄版
圖闕而玉牒分司鈴子球子之宗藩戶籍多而金甌永奠
敢謂八荒無事鈞衡同笙磬之音試看萬國來朝巾幗受
冕旒之拜茲者時當改步歲一周天政立共和人三成眾
幸垂裳之有託識神器之所歸華年詎比耄期本早有倦
勤之意遜位不頒明詔恐難安反側之心當茲授受禮成
玉璽終歸日角所幸明良喜起仙桃早識天顏惟冀率爾
有司匡余不逮拾遺補闕毋圖黃屋之尊榮保泰持盈當
建白宮之事業從此人民壽考源源湧徧地靈泉何妨宮
禁起居日日作重陽佳會退所還居北海趁賞花而開北

海之遙悠然忽見南山願捧杯而獻南山之頌

觀古堂文外集

二

戲擬大菊國新選大總統曾運答前總統羅雪遜位

詔書

伏以中黃貴胄本九華仙子之遺鞠部班頭列萬歲太平之舞自昔璇源篤慶造邦女几之山迄今銀漢分流拓地瓊砧之浦爰乃闢人間之華族黃種南強因而馳域外之英聲朱贏西被九百品之圖錄分移上苑靈根廿四番之信風不到重陽佳節椒聊卜其繁衍苗裔益以榮滋苟非國立眾芳扶黃炎之正統何以運承土德握赤緊于中樞蓋既有以準天極之尊夫豈能不負后來之責春生秋殺佐白帝以乘權朝飲夕飧徧蒼生而食德歲歲賜花糕之宴曾經近侍九霄人人醉菊醞之醪正值大酺五日然而

觀古堂文集

三

百花世界本難閱三秋而歷九秋縱然千葉兒孫安能傳一世以至萬世故識時務者爲俊傑遂變國體而成共和赤伏祥符正應卯金之位黃流色貴仍居戊土之宮國基已奠乎三年民主迭更乎四姓邇者恭承明詔齒及奴奴雖然俯順輿情身慚嫋嫋歸往難追王迹會藍赤黃白黑之種族來稱萬壽之觴服食本出仙方歷一百二三十之期頤不夢九齡之錫明年此日都成過去之黃花應天順人姑且移居於紫苑本法後王之意敢忘前事之師是用率我舊章楓陛畱茅茨不剪傲予有眾藩籬防蒿艾相侵步亦步趨亦趨矢拳拳服膺之念花當花葉當葉表心心相印之忱國本立而四維張瀛海之鞠塵永淨秋氣清而

兩儀肅新宮之彤煒揚輝君曰俞哉余知勉矣

觀古堂文集

四

戲擬大菊國大總統就職大赦天下令

夫五刑之罰本爲儆姦宄之冥頑三宥之條特以示盛明之慈惠是以大禹下車而泣罪黃屋表其哀矜成湯解網以施仁赫衣減于繫獄聽訟畱甘棠遺愛人懷召伯之賢獻囚聞采藻昭音士頌魯侯之德春溫秋肅體造物以成功仁偶義宜育羣生而在宥將欲與民以更始必先合宙而來柔壇築金雞七尺之絳幡早樹門懸丹鳳五花之紫誥隨頒余以藐藐之躬而領芸芸之眾靈符歸于曆數莫階早應嘉祥大寶舉自眾擎松棟虛成拱極然而大赦乃根諸約法上刑不濫及士夫有仁政始見仁心錫類之恩推食首先億兆惟壽身乃能壽世延齡之賜大酺合徧埏

觀古堂文集

五

孩是用命我所司咨于有眾凡九年九月以前所犯悉令其申停若八旬八歲有辜之人並寬其拘繫以故蜂媒蝶使涉偷香竊玉之嫌雷部風姨逞覆雨翻雲之勢苗蟲桑蟻擾及鄰封犴草蠻花畱爲邊患科其眾犯實爲灑法所難容議以亭疑尙卻蠢愚之可赦乃若天吳八面團茶居禔褐之奇郭索兩螯輪稻恃甲兵之利金錢小豹潛窺鹿苑而脚花鐵鎖乖龍泛濫鴻流而害稼或甘爲黃禍無同種異種之區或行習左途本似花非花之類是則與邪蒿爲伍自外生成亦且如滋蔓難圖有傷風化此皆在無赦之例豈云三尺無情更當嚴非種之鋤雖有百鍤不贖治亂國不用重典無治新民德非滌舊染不新此令

戲擬大百穀國大皇帝賀大菊國新選大總統就職

國書

朕惟土爰稼穡食居八政之先天主行生春列四時之首惟食也以五穀爲美故叔粟與布帛同功惟春也以百花爲榮有草木則園林生色芳騰畫野豐穰預兆於良苗時雨流膏兌澤徧周乎凡卉春官桃李探花聯弟子之班舊主芙蓉剪綵助江山之勝斯固極遊春之樂事攜柑獨往聽鸝趁修禊之韶光鬪草先尋撲蝶者矣乃若商飈告警天地皆秋寒露先零山川變色萬畝穫黃雲之稼歲事成功一林綴紅雨之枝物華改曜于斯時也羣芳無主牡丹之王號先除眾花誰魁梅點之天心未復風姨肆其惡劇

觀古堂文集

六

霜女助其寒威則有水國蓼花朱顏浴露都梁蘭葉紫色迎霜貯金屋之海棠西府附庸國色種瓊樓之月桂南臺吹送天香老少年產自秋深座畱佳士須曼女來從梵淨位列賓卿外此雞冠牛鼓之羣下逮錦帶秋羅之屬莫不喁喁望治薰丹穴以求君昫懷仁待白藏之作主恭逢大菊國大總統殿下成都舊族啟石室之靈圖酈縣名藩衍銀潢之別派隱居求志本甘爲巢許之倫側陋明揚適躬際唐虞之盛乘時利見是金色女現帝王身久視長生以玉天仙變莊嚴相朝綱凜然秋肅陽節待其春回樹麥滋榮歷頒小正鞠桑易服色應中央宮中之藪佩辟邪固無取昌蒲搗藥庭下之草生指佞更何煩修竹彈蕉澤遍

投醪九日賜延齡之琰歡臚擊壤萬年稱介壽之觴

戲擬花國大總統賀大菊國大總統就職國書

伏以兩儀定位坤貞象變乎玄黃二曜重明離麗資生乎草木自神聖之女媧御世而姬姜之母姓繁孳帝王本感天生芝草不以無根而降貴男女乃因物而化芣苢詎須多子而稱奇是故鴻濛未闢以前以逮草昧初開之後人長保蟲之族惟知穴處巢居世當閉蟄之時祇有草衣卉服凡今之所謂鶯花社稷錦繡山河武陵桃花之源唐昌瓊花之觀莫不空空色色渾渾茫茫席莞葦而累蓬蒿有山林而無園囿則有風流天子擊羯鼓以催花月季仙人著蝶衣而布種召陽春之煙景煥文藻于江山冬暖曹林梅占花魁之選春回幽谷蘭生王者之香牡丹亦鼎足而王擅國色天香之勝葵藿本矢心相向抒墨藍金粉之奇然而百卉芳菲天無言而成化萬花飛舞春有腳以相扶迨經一葉之驚秋遂致眾芳之失馭欽惟大菊國大總統殿下本九華之仙種含五美之靈姿應時而收萬物之成功秉氣而得五方之正色黃裳元吉法堯舜以乘裳鞠服尊榮撫甸侯而綏服時乘二九起羣陰而伏重陽德邁五三斂春華而歸秋實擁天冊金輪之寶相垂簾舊有朝儀煽維多利亞之奇葩加冕且援成例歷春夏冬而推行秋令遠來捧日之黃人統東南北而坐鎮西陲權作飛霜之白帝某等忝同黃種謬附青雲所期第二共和叶萬壽無疆之頌禱並祝大千世界有四時不斷之芳華

戲擬百草百木百果百藥四藩部賀大菊國大總統
就職表

伏以黃龍戴舜館甥迎貳室之賓赤虎興劉亭長踐九階
之位故世無論揖讓征誅之異天下惟有德者能居君不
分皇煌帝諦之稱聖人以得仁爲守位潛龍變化匹夫可
登九五之尊法象昭明王者有取一三之貫欽惟我

大菊國大總統殿下白華志潔紫綬榮膺世襲清芬擅玉
葉金枝之貴身輕長壽含蓮華柏實之香乘霜降而樹陰
威勵秋容之晚節抱日精而舒采曜回春意於重陽本爲
隱逸之倫抽簪散髮自愛孤芳之躅吸露餐霞薄富貴於
浮雲長尋玉筍山中之客視榮華如隕穽本非金鑾殿上

觀古堂文集

九

之人乃者國步中移天心西顧振商飈於上苑萬木先零
降寒露於疏林百花無主蘭芳九畹不逢五運之當王梅
放孤山尙待三冬之錫命以故散花仙女空餘兩衷清風
種秫高人相對一樽明月亦有蓮花博士官比瘦羊芍藥
女郎客如歸燕羞對素娥之照畏逢青女之威茲幸其託
嶢嶢感行路之邀樾蔭相隨劍佩趁早朝之待花迎聯三
槐九棘之班周室同頒爵祿序一穗五松之秩漢家自有
官儀某等謬託同根竊慚非種奉九圍之命式列四部之
藩封我族本王孫或派分靈壽或佐安期生之密實食之
九轉丹成或守長桑君之禁方服者百年黃耆版籍附南
陽酈縣畫圖歸西蜀成都率土剛逢四裔來賓鞠服無忘

恭已中原不可一日無主黃袍合勸加身謹奉表以聞

觀古堂文集終

觀古堂文集

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觀龔駢馬

古儷

堂文

長沙徐積立署

庚午歲仲春月刊

觀古堂駢儷文

（南陽葉德輝煥彬甫撰）

募修宋福王趙忠定汝愚殯墓啟

昔者盧植名儒魏武下令以除其墓徐穉高士顧劭入郡而祀其塋拱木已積綿林法師之德音宿草如新贈稽侍中之官爵豈不以鶴歸華表狐死首邱千載以上之陳人凜然生氣百世而下之頑懦興者聞風倘遺跡之未湮斯英靈之不泯何況阡岡鬱鬱留正氣於乾坤祠廟峩峩有大勳於社稷生則朝廷之柱石沒為箕翼之星辰赤手擎天挈黃袍而定策丹心貫日扶素幄以朝元斯則柴侯墓前松挺後凋之節鄂王墳畔樹分南向之枝如宋諡忠定

觀古堂駢儷文

一

封周王丞相趙汝愚者本以宗藩玉牒之親而承顧命金滕之重雖有東國流言之漸究無南宮復辟之嫌假使龍鼎之夢難誣羊瑗之生有應安知不如武侯之中興漢祚令公之再造唐基何至一汴二杭等殘棋之難收拾十街三市聽秋蟲之亂朝昏而乃羣小盈廷趙鼎易折奸臣秉軸韓盞難敵屈平之放汨羅鴟夷飲恨賈誼之弔湘水鵬舍生災暴薨之耗傳自衡州歸殯之期遠逾湘浦迄今一抔荒土猶傍妙高之峰百尺殘碑誰尋稚子之闕本朱張講學之友魂魄相依當洪楊寇亂之餘劫灰未燼玉魚金盃時出人間石馬銅屏長眠壟畔雖滕公柳見鬱居此室已三千年而柳下壟成宜禁採樵于五十步爰乃鳩工大

舉馬鬣重封人皆負土之侯葩客豈墮江之王果所冀粉榆父老薦紳先生發思古之幽情表勸忠之令典敢當師石萬鈞移蜀帝之碑眾志成城一錢起劉智之廟將見赤黃之氣散作雲霞山水之音時聞絃管霍去病之營冢山擬祁連魯校尉之藏幽地成直瀆長沙之民十萬戶識伍子胥樹檟之墳天水有國三百年留鄭所南畫蘭之土按宋史羅必元傳必元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知餘干縣趙福王府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必元直之據此則知忠定已歸葬餘干墓不在長沙也或者當時權殯于此後人慕其忠義存此抔土永示不忘耳

觀古堂駢儷文

二

擬奏請以宋趙忠定汝愚加封列入祀典公呈

爲宋室孤忠湘江遺廟公懇奏請加封列入祀典以隆報饗而繫謳思事竊以聰明正直曰神義垂經訓死事勤勞則祀禮順輿情有宋諡忠定封周王故丞相趙汝愚殞省治南門外之妙高峰墓西南隅曰納湖今名南湖港有廟在焉地望本善化名區事蹟載湖南通志山邱蓬穎片石歸然里社叢祠瓣香在此其由來舊矣嘗考宋史列傳稱王學務有用忠不慮身本天潢貴胄之親居樞密要津之地於時兩宮多故儲位久虛太上寢疾而垂危羣僚解體而乞罷人心爲之騷動國本幾於震搖惟王國爾忘家才堪濟變奉御批而定策請內禪以垂簾黃袍擁立新君素

觀古堂聯傳文

三

幄扶登大寶卒使宗社得安如磐石欖宮永奉乎山陵此其勳勞著社稷精忠貫天地史傳所稱洵無媿矣然人知王之功比伊周不知王之學宗孔孟人知王爲救時良相不知王爲理學名臣時則大儒若朱熹者方以差知潭州諭降獠洞黃裳以爲學不及而欲進之於宮僚畱正謂其性過剛而恐不宜於直講王獨首相薦引不次超遷俾侍講于經筵得盡心而啟沃假使內無韓侂胄居中用事外無趙彥逾盡疏指誣則慶元之新政何難繼述于祖宗崇憲之象賢並得增光于成史而乃衣冠黨禁湯鼎謠成熹旣以直諫而去官王亦以流言而得禍始則永州安置示朝廷有必欲殺之心卒之衡郡暴薨授守臣以合謀死之

意此所以讀考亭學案歎黨禍之亂是非而過長沙故都景忠靈而深仰止也伏思柳下之壘禁其採樵嚴陵之祠薦以行潦矧乃禦災捍患澤被一方立懦廉頑風聞百世斯固春秋報賽宜俯順乎民心廟祀尊崇非侈陳乎神道紳等感懷明德取鏡時艱援古人祀社之文彰盛世勸忠之典爲此呈懇 台前賞准察核示遵可否據情奏請加封列入祀典俾隆報饗而繫謳思伏候 鈞裁具呈以聞

觀古堂聯傳文

四

善化雷優貢故妻錢夫人墓誌銘

夫人錢氏甯鄉錢崇光之長女也遙遙華胄系出彭鏗頤
頤碩人倣如齊子閨門具禮幼不匱於孝思淑女好迷人
皆稱其窈窕年二十四歸吾友善化雷君愷于歸百兩知
鵲有之盈居威儀三千嫺雞鳴之問視爰自釐降逮事舅
姑蓄榛栗以佐旨甘采蘋蘩而供祭祀山容河潤表象服
之委佗日往月來守牛衣之困厄雷君方以茂才異等蜚
譽上庠揚雄好學不爲章句之儒鄭玄舊貧遂去廝養之
吏羊皮未遇誰惜屢屢驥足將騰終離羈勒迨乎五年博
習已成大學之基四術興儒遂入司徒之籍祿代耕而捧
檄不卑小官□□而鳴絃暫畱尹尉夫人克修內政無

柳市堂碑文

五

間人言上則敬奉其尊嫜下則輯和其妯娌一門雍肅時
聞環珮之聲三黨交親日敘壺觴之樂以是瓶罍不罄士
夫無內顧之憂宜乎瓊瑤相安君子獲偕老之慶胡乃昊
天不弔豎子爲災積善無徵沈疴不起經壺貯淚猶看血
色之霑衣紫玉成煙但見眉痕之掩岫以癸丑年九月六
日酉時卒於長沙里邸距其生爲光緒丙子閏五月朔日
亥時春秋三十有八粵以甲寅年十二月十六日葬於善
化石馬鋪月亮山之陽巽山乾向無子女一雷君以滄桑
有變陵谷終移命表芳徽勒名貞石嗚呼張瞻炊日增人
失釜之悲莊爰鼓盆觸我亡舟之痛銘曰
懿惟令婦出自彭城女師淑慎母教賢明作配馮翊相夫

有成珠胎兌索玉質坤貞中霄比翼大陸塵兵清寧失序
憂患戕生巫陽下詔王母將迎塵宵委佩月夜聞笙青山
不改白日先傾人疑鶴化客善驢鳴哀彼行路眎此高塋

柳市堂碑文

六

湘潭袁法毓繼妻傅德春墓誌銘

夫人傅氏諱德春湘潭鄉嗇夫傳承毅之季女也殷巖作相衍支裔於南陽漢節封侯振聲華於北地分璇源之別派世系清河摛瑤圃之奇葩仙根閩苑穠如棠棣詎獨王姬美若茗華寧惟岷女十三教織愛蘇蕙之回文二八知書誦左芬之佚句爰自登笄之歲爭修納幣之文以光緒二十九年八月適同里袁法毓爲繼室求我庶士未愆梅標之期宜其室家遂叶桃夭之什尋鸞膠而再續琴柱新調鍊兔魄以重圓鏡臺依舊于時夫人鵲巢甫定蝸舍初營北郭先生披羊裘而偕隱東鄰姊妹攜蠶薄以扶將升堂則仇覽免冠貰酒而馬卿滌器斯固金蘭託契戴弘無

觀古堂聯儂文

七

出入之嫌綠葉成陰杜牧有遲來之感已既而珪月待闕金甍戒寒天道無親地維遽裂飛龜之散遣疾難期畫龍之符畱年不效薛靈芸之血淚貯滿壺中盧媚兒之口脂空流枕上以癸丑紀年七月二十五日子時卒於殘梅村之里宅距其生爲光緒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子時春秋二十有七卽以其年八月吉日葬于苦竹坪之鳳形山癸山丁向子一文偉女二載貞菊貞霜飛員嶠先封節女之陵日薄虞淵遂掩賢姬之墓弄羊家之條脫緣託三生夢牛相之花牋香聞十里銘曰

九嶷之野二妃所都有命神媪降生麗姝浣紗西子采桑羅敷賤日殊眾好女有夫其夫云何袁氏之子四世三公

千人一士衛玠璧人陳平玉美吉日乘龍良時射雉香沈寶帳漏轉銅牌銀魚對躍玉燕投懷幸哉有子生也無涯俄驚釜破永歎珠埋落葉哀蟬寒林悲鳥孫楚情文張瞻夢兆嗟我悼亡思卿年少昔侍朱匳今迴丹旒離離青麥蕭蕭白楊驚鴻渺矣彩鳳云亡誰尋羅襪更覓香囊魂迷下蔡神往高堂面暈摧霞眉痕掩岫腸斷靡蕪心傷荳蔻石作圍屏雲疑廣袖環珮空歸瑤琨永壽

觀古堂聯儂文

八

重修先族祖姑瓊章仙女墓碑銘

蓋聞西池王母靈山都翠水之濱南嶽夫人福地主朱陵之洞檢天仙之玉籍多占蛇虺之祥擷閨秀之金荃自吐鸞鳳之韻由來才女前生皆慧業文人曾是藐姑在處有淵泉處子亦有秦宮毛女餐柏葉以成仙唐室眉嬾飯胡麻而得道誤杜蘭香之小謫玉簡畱題羨羅鄂綠之飛昇金環待贈是則楞嚴貴種非同弄玉之王姬位業眞靈詎比解珠之游女何況宿根清淨出自韶年累葉科名生從華胄學道棲霞之觀兄事王喬侍書駐月之宮母依女狄正標梅之迨吉方歌百兩盈門忽贈芍以將離空願十千維耦如我瓊章祖姑其生死誠有足異焉者也祖姑諱小

瓊章碑文

九

鸞字瓊章一字瑤期明工部主事天寥公諱紹袁之季女清寶應知縣橫山公諱變之女兄也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嬌女之愛豈曰過情矧乃靈鍾玉勝之奇幼稟金鑾之慧或性耽安逸弄易安居士打馬之圖或習好嬉遊尋鉤弋夫人藏驅之戲將見畫眉之暇祇適間情充耳之傍多陳翫具宜其覽衛恆之筆陣未解操觚披蘇蕙之璇圖有慚學錦也已惟我祖姑秉靈離異席厚鼎豐其姝表說憚之徽季女有尸齊之敬生成窈窕契德象以無心初識之無誦離騷而上口綺歲而工辭賦體辨齊梁笄年而學琴棋識超稽謝紅凋楓冷續佳句於吳江綠長苔肥覓仙踪於蔣徑詠鷓鴣天而寫志一夢初回演鴛鴦夢以傳奇三

瓊章碑文

十

仙下降此我祖姑之夙慧也自昔彩鸞鬢韻擇嘉耦於文簫雲英寄詩結塵緣於斐渾呪庭前之桃樹劉綱本夫婦同仙掇溪上之蕪菁阮肇成婚姻贅壻蘭昌三美頻傳鶴苑之書銀漢雙星有待鵲橋之渡人間天上皆朝雲暮雨之行踪月朗星稀多紅杏碧桃之艷影惟我祖姑十年不字八垢皆空內徵方聘以玄繡消息忽乖乎紅線妖興夢棗靈符王子董之占數定剖瓜詩應呂仙翁之識貯黃金而作屋俄驚月窟嬌藏飾白玉以爲棺忽逐雲旗畫下撫冰肌而緇帽掩耀升屋阜呼展玉臂而形管書名舉帷尸解此我祖姑之靈修也且夫才子成佛在靈運之前天女見身授維摩之記鹿女闡法華之教佛母成胎始兒生初利之天牧人有牧旣入無遮之會難追少廣之遊豈有曲奏玄靈闈入霓裳羽衣之譜道成丹熟復參黃花翠竹之禪惟我祖姑生有自來仙而成佛前身靈異隱居王屋之山再世姻緣作配清河之郡祇以凡心偶動不迷過去之根法性猶存未犯貪癡之戒是故鏡未圓而先破繡將結而終分碧海無波永隔蓬萊之路彩雲欲散難迴棠棣之車幻金色銀色之女身依舊曇花一現閱小千大千之世界不逢枯樹重生此我祖姑之善業也或者謂生也有涯歎浮生之若夢愛而不見問鍾愛其誰知苟非太上之忘情未免積思而生幻於是筵簞代卜敏靈響於空冥杯筴陳辭託神通於玄渺望李夫人於帷帳少翁能致神君寄

楊太真之鈿釵道士先招魂魄問傾國傾城之貌胡因寶
婆先沈想胡天胡帝之容誰使瑤姬不返惟我祖姑始則
示童真於有花架下沒則證佛果於無葉堂中月府僊人
本屬姮娥之侶泐庵尊宿新招弟子之班供詞因審戒而
花罪七字專工對仗聯句得唱酬而璧合五言自固長城
是知三世識神未脫詩人之結習且喜一家眷屬永除梵
嫂之糾纏此我祖姑之淨行也嗟乎巴邱月落二喬之杯
土如新智水星羅七女之荒瑩猶在弔齊桓公主之冢水
亦稱神尋吳王愛女之墳湖猶未涸塵生羅襪必妃步月
之鄉壙掩巾箱桓女埋香之處抑有辭工黃絹題曹孝女
之碑銘曾傳字刻青珉補隋清娛之墓誌荒村弔古猶思

觀古堂駢儷文

十一

青塚魂歸孤館談詩浪說秋墳鬼唱是有資於揮塵卻無
與於驂鸞惟我祖姑瓊花表字卽色卽空玉蕊疑仙倏來
倏去黃庭觀裏王妙想白日靈飛紫霄殿前謝自然青天
神舉山邱華屋原無生存零落之區方丈瀛洲都成縹渺
虛無之境石灰囊懼畱痕迹何來玉盃金魚瓊花鏡追寫
容光但見珠幢銀鶴菩薩雖連骨瑣難侔玉潔之茗華女
嬈亦是掌珍不逐桃嫉之根葉痛一棺之長閉悽然匳檻
塵封託七尺之高原渺矣佩環聲斷然而壘上申採樵之
禁賞薄王頭都中沿弔柳之風信傳仙掌何況譜通血脈
諸姬本一姓之枝流族啟膏腴同祖盡三公之苗裔忍見
殘塼委地等於北邙山上之叢坵任教敬柱沈沙置之東

郭墀間之野祭

恭緯

忝居族裔幸託宗盟生長仙城熟聞

眉子硯流傳之故實摩挲祖澤曾刊返生香按輯之遺詩
昔慕徽音有懷午夢近徵系本匪屬子虛白馬潮來遙望
金閭之匹練紅羊劫換誰修吳郡之圖經宗人煥彬考功
當纂編家乘之時有採訪先塋之役弁山攬勝拓修宋少
保封樹之陵園溢瀆探幽重建明文莊免租之墓石更以
湖渟分水是洛川神女之都埭築葉家有陳市仙姑之宅
雨前麥飯潛防隧道狐窺月下梅林都厭墓門鴉止爰迺
高培馬鬣大闢蠶叢題碑仿三女之塋金鳧夜浴營冢縮
萬家之地石馬宵眠十里冬青一路染女貞之色雙峰春
黛四山絕姑惡之聲放金枝玉葉之光寶相空畱陳蹟度

觀古堂駢儷文

十二

碧海青天之夜芳魂應戀故鄉鰥生亦墓下子孫敢援筆
而廣祖庭之記紀歲用山中甲子且摩厓而刊孝闕之銘
銘曰

南陽鉅郡東越華宗縉雲徙族金紫頒封家承法緒史紀
靈踪粵惟有道是亦猶龍條枝秀出奕葉祥鍾名門誕毓
淑女昭容是仙是佛何去何從卒歸梵淨卻避機鋒其一
笠澤之湄具區之浦一曲彼汾千年此土列岫鬢低遠山
眉嫵秋月篋開春花裏舞碧草如莎白楊幾樹古墓犁田
荒邱作圃鶴化何年鶻啼無主鬱鬱蔥蔥風風雨雨其二
恭聞令淑馨度韶齡含和蘊懿蹈渠懷型習嫻女憲雜誦
葩經門楣王謝戚里譚邢鳩蘿附託瓜葛伶仃呱呱寄養

娟娟歸寧如何天折遠赴幽冥傷哉婉變逝矣孤筮

其二

南國無雙北方獨立林下風清願家美襲舅氏誇容母兮

飲泣追憶劬勞彌深嗚吧花葉傳書珠璣貫什小山擬詞

大家撰集一卷茗香三升墨汁猗彼渭陽貽以端歛

其四

盜道無師有翅不飛既歸佛國永別親闈舍來鵬鳥室閉

蚺蟻蟾宮委佩獅座傳衣囊空壓線石冷支機梨雲似夢

薤露何晞鳥嘯花落人去春歸神光離合脂澤芳菲

其五

秋來椿積冬生草弱花鄂棠摧英華薜落昔日池亭今時

邱壑寶華佛庵疏香妝閣或存或亡以耕以鑿水逼前和

石傾阿榔一穴孤存百堵斯作魂兮歸來顧而忻樂

其六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滄桑易變宰樹難憑香銷麝幌景闕

觀古堂駢儷文

圭

魚燈有時盜發或過山崩黑灰未燼赤燦相乘幸茲鄉土

守以雲初國無防護時有廢興松楸再植堂屋高增

其七

東澗記靈西堂集句鄒漪列仙徐鉉本事競述芳徽用昭

穀美緬昔先人暨余小子三代清蒸一家信史畫像徵題

遺文授梓思貽令名聿修歲祀市石察書刊詞補誅

其八

重修長沙開福寺碑

長沙出湘春門郊行約二里有古蘭若焉志乘以爲五代
馬殷建國會春故園保寧禪師飛錫舊處因而改造爲開
福寺者也紅羊劫後猶存般若之題赤雀飛來忽被祝融
之厄指銅駝於荆棘殿宇成墟閱金狄之滄桑河山改步
湖堙碧浪都成黃茅白葦之鄉山抱紫微難尋螺黛蘭香
之迹詩客無挂瓢之壁雖十八學士徒有歛歔山僧虛托
鉢之床問五百阿羅誰將供養起樓臺於平地非同彈指
華嚴壘堞壤爲高山必具羅胸邱壑衡山寶生和尚者法
名法利別號澄源臨濟宗四十三世之法嗣也本道場之
龍象亦法苑之鷗鷺幼慕清虛早披髮於祈陽白雲山雲

觀古堂駢儷文

古

岩上人座下力修梵行旋受戒於耒陽華嚴寺天輝長老
函前方來駐錫之初卽發佈金之願萃四姓羅陀之眾頂
禮泚沙合十方檀越之施心空樓炭爰乃鳩工卜吉始基
奠定乎琳宮鴻藻增華傑構經營乎寶殿拓招提而延古
德講經妙粲蓮花儲香積以供清齋會食味兼蔬筍塔修
舍利蠡犀藏宰堵之光池闢放生魚鼈遂江湖之樂建藏
經之閣七千卷大乘居三登說法之堂四二章開宗第一
擲朱提而興土木歷六載而垂成披藍縷以啟山林儲五
材以足用功真神速一莖草化丈六金身靈應感通三菩
提結盈千珠網斯豈所云苟完苟美洵可謂之有始有終
也已惟是茲寺之重建厥在今日有三難憶昔同光之交

斯際唐虞之盛四夷賓服梯航開寶布之源百物殷昌金玉等泥沙之賤吾湘中與將相出膺五等之龍章上國賓王例貢九江之龜錫萬金之產編爲甲秀之民五牴之家祕有辛文之術昔稱貧國今本富區其時湘陰郭養知侍郎嵩燾眾推文苑之宗師恆假禪房爲吟社鯽魚名士多謔浪之詩牛馬史公哀倡訓之集厥後長沙王葵園閣學先謙流連芳躅迭主齊盟而同時陳程初鎮軍海鵬與德輝等亦復接席連茵卮屬草寸鐵禁持而白戰媿當蘇軾之奇才一條界破乎青山濫拾徐凝之惡札每當酒闌燭跋輒憂棟折榱崩無如術乏點金議同築室志勤運甓力薄爲山難收覆篑之功徒作望洋之歎今則四郊多壘

觀古堂賦

五

草木皆兵萬戶流離萑苻遍野國有周赧王之避債更胡地以安禪人無龐居士之散財復何心於佞佛此其時之難也湘楚昔爲靈均禮魂之域俗尙巫風後爲濂溪過化之邦人尊道學淫祠野祭相傳猶楚人好鬼之遺太極通書固早爲宋學開山之祖是故青衿髦士薦紳先生家圖問天呵壁之離騷戶誦關佛火廬之原道而况老聃近鄰於苦縣里崇仁讓之風莊躑遠略乎溟池國本強梁之族自鷲雄開化歷今三千餘歲世不變其土風逮陳良悅道附於七十子徒士偏重於儒術值茲法教陵夷之日又兼兵戎俶擾之時雖持百匹縑紵疇設桑門之盛饌僅列一鑪鑪石難爲藍舍之供張此其地之難也九流既廢三教

斯興顛漆分爲八儒釋老並稱二氏記休屠祭天之俗迦葉稱尊尋達摩面壁之踪曇花再現玄風暢於震旦妙法播於離維西竺去漢一萬二千里程經典先來白馬南朝有寺四百八十處所碑題早紀赤烏造像至千萬尊法軀儀鳳別雕善業寫經仿十七行童卷彩鸞工繕法華五燈會元傳其衣鉢三籃大藏飾以綫裝斯固發龍文千禩之光極象教一時之盛者矣然而三威蒙度丁景教之流行九品區人奉天方之眞宰堂名禮懺猶傳也里之碑寺建清真欲奪如來之席羣言淆亂異教爭鳴近且婆羅門高唱密宗法門難稱不二眞靈圖侈陳位業浮圖未許相參縱然神化丹青假託空空之妙手安得術精黃白飛來滾

觀古堂賦

六

滾之流泉此其世之難也雖然萬物本由心而造有形先始於無形百事以有志則成漸進何殊乎猛進寶生和尚入維摩丈室轉如意法輪抱精衛填海之誠矢愚公移山之志靈臺經始自兼將作大匠之工廣廈宏開附設貧苦孤兒之院美哉輪美哉奐望露冕之相聯如斯革如斯飛立風旛而不動是則一錢起劉智之廟未足喻其艱難百錠捐金后之宮無以比其神勇者也嗟乎槽分五馬三人之肥料終窮殿捧九龍一世之雄風安在瀛洲燕語想昔年文讌之歡娛月圃蛩吟悵今日清歌之消歇弔故宮之離黍藏古寺於芳林幸從三寶皈依長保有策府丹砂之故蹟贏得一碑矗立敢希踪韓陵片石之高文

長沙開福寺新修放生池碑銘

在昔茹毛飲血始開強食弱肉之風合土范金漸修火化
炮生之利包犧作爲網罟江湖萬里無以遂水族之生燧
皇實創庖廚宗廟四時不能廢獻人之獻故蠶蠶同以供
王之膳而噉喙之口居多亦雞羊均爲養老之羞而游泳
之羣獨貴自茲以降厥類斯繁食經除亥卯未之名雅訓
釋乙丙丁之義籠唇龜魚麤羸之屬天官職有專司魴鱖
鱸鮮鯢卵之珍內則主之中饋備美物而魚麗于雷別鱸
鮓鯉之稱式嘉賓而燕樂以綏辨單筐汕櫟之制考周
書之貢物交趾出五尺鱣蛇檢漢律之條文會稽獻三升
鮓醬炙蟾風蛤產重眉州名蟹佳蝦歲充膳府乃至嘗子

觀古堂碑文

九

公之鼃鼎因染指而禍及弒君進賭父以鼃羞非饗尸而
怒逢飲客公儀作相邦人爭奉生魚羊續除官府吏先供
食鯉鮓羹鱸膾張季鷹忽起鄉思菘菜鮑魚蕭武陵曾充
聘享不知許事且食蛤蚧沈昭略將見諷於王融既設內
齋復炙車螯王義真得有詞於劉湛褚淵受腹魚之饋悉
噉親遊何允貪蚶蠣之供侈陳方丈拾吳王之殘膾都成
四寸之鮮鱗啜宋嫂之餘羹不惜萬錢之花費蚶蛇長逾
數丈越人斫以爲上殺文蠹大容一升南土珍之爲美饌
又况玄龜紫貝列本草之圖經玳瑁螭蟠供均柯之鏤琢
藥物之需求既廣勢將竭澤而漁梓人之取用無窮幾欲
攔江而網是皆因利物而害物殊乖聖賢與物之懷而且

爲養生而殺生有辜天地好生之德是以尼山垂訓鈞而
不網置父觀漁得而復釋老氏以清虛立教故羅天醮設
清齋釋家以淨域爲皈故佛父譯名淨飯蓋十方世界皆
生意之所彌綸而三教聖人本中和以爲位育此推恩及
於禽獸商湯王所以祝犯命網之從寬博愛至於蟲魚唐
肅宗所以詔放生池之廣設也長沙開福寺方丈寶生和
尙既新殿宇更拓園林沿舊有之陂塘成新開之池沼源
頭活水直貫乎河流山足靈泉潛通乎地脈沿楊柳曉風
之岸臨淵而樂甚濠梁采藻芹半水之宮在頰而制存郊
學鳶飛魚躍窺翔潛而早悟天機鷺宿鷗眠斂背距而不
賤物命是可見仁心之所默化物類之相感通載小船而

觀古堂碑文

十

千尾成斤但見陣雲之遠散設大罟而一鱗不獲無關佛
咒之超生此間本遠隔城門永無殃及有隙仍壘成邱壑
頗遂潛遊銜珠定有靈蛇信隋侯之恩必報飼米獨畱赤
鯉知子英之道將成何須廣畝爲池遠學陶朱公之貨殖
試看臨帶郭江徧刊顏魯國之碑文銘曰
茫茫大造攘攘羣生胞與一體東西二銘上古有祭祇設
太羹諸侯無故且戒殺牲胡爲饕餮乃肆割烹亨家曾父
斟雉彭鏗熊蹯象白鷄翠魚鯖肉食者鄙鼎養何榮我佛
慈悲與人懺悔減膳非齋輒羹大快造善業塗出苦惱海
地獄圖行屠酷業改庖丁善刀市無牛解濁氏連騎家無
脯賣何况小鮮與彼羣介果腹無裨朶頤足戒水生卵化

一曰鱗蟲咸池浴日嘉穴藏風龍門點額蛟室潛踪與人
無廷聚族相容殺機頓起舉網俄空魴鰓笱傲鱸鮪鼠窮
別開生網坐闕幽宮水真功德法暢玄宗次日介蟲與鱗
爲伍亦或陸居頗多穴處渾沌而生蹒跚而舞負甲以趨
益孳其乳采作殺羞取供刀俎芥蓼椒薑鹽梅醬菹五味
之盃八珍之輔假以逋逃依然生聚同居異族厥惟水禽
鷓美有翼鷺取無心辟鷓鷯鷓鷯鷓鷯交鷓是有鷺性不懷
好音如此非類毋使相侵鷺鷺濯錦翡翠巢金安栖水國
絕跡山林早知魚樂坐聽龍吟十力無邊四生有庇水是
法源魚皆生饋佛性隨緣天香應瑞卯誦觀音蛤生切利
月印禪心雲盤卍字樂樹遠池天花墜地碧浪分流紫微

觀古堂駢儷文

至

挹翠一水澄清百靈受賜

觀古堂駢儷文終

鄧園山山居文錄

郎園山居文錄序目

卷上

前卷派葉卷支譜序

兩漢名人印考序

常熟顧氏小石山房佚存書目序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序

歲寒居士制藝序

天放樓詩鈔序

大鶴山人遺書序

續書堂明稗類鈔序

星命真原序

山居文錄目

縮刻唐開成石經周易尚書毛詩三經跋

嚴久能手抄儀禮要義跋

明萬曆丙辰進士履歷跋

明萬曆己未進士履歷跋

明天啟壬戌進士履歷跋

明萬曆丙辰己未天啟壬戌三科進士履歷總跋

舊抄本宋廖中五行精紀跋

影元本葉先生詩話跋

舊抄本元葉顥樵雲獨唱跋

明祝世祿無功集跋

明宋學士文粹跋

明宋學士續文粹跋

龍啟瑞古韻通說書後

瞿文慎詩選書後

張文達退思軒詩集書後

卷下

周毓叔大林鐘拓本跋

周格伯簋拓本跋

周寰盤拓本跋

寶應射陽湖漢石刻孔子見老子畫像跋

漢嘉祥劉村洪福院漢石刻畫像跋

漢竟寧雁足鐙銘拓本跋

山居文錄目

三

南陽葉德輝煥彬甫撰

前巷派葉巷支譜序

世祿之制廢而宗法亡然猶賴有譜牒為餼羊之告朔也
自五胡亂華人民困於兵革於是蕩析離居不復守其田
里蚩蚩萬姓之眾遂如蟲如沙一散而不能還其地著是
不獨宗法亡而譜牒亦隨之亡矣六朝唐人尙門望重私
譜巨姓世譜載於隋書經籍志者無慮數十家至唐末五
代之亂凡前此所謂高門大族者又往往迷其所自出既
斷而不可復續迄于有宋雖以歐蘇二氏為譜法之祖亦
不能上考唐以前之世系以徵信於後人斯固事之不能

山居文錄卷上

強致者也吾族由北而南始有丹陽昇州二支子姓散居
江淮之間未嘗與吳中相合吾族之始蓋始于縉雲中更
易代之際其源流亦不可知者惟宋節度使贈少保石
林公修譜斷自本身以上五世以南唐刑部公為始祖公
之後居蘇州洞庭東山有南北葉之別南者居山南少保
二子程以下舊譜各派子孫是也北者居山北宋諫議道
卿公以下子孫是也顧論吳中族譜既祖刑部則固當合
南北為一族而今僅有少保子孫者以元明以來修譜諸
公皆公後遂若以公為不祧祖矣往者宣統辛亥族人大
修吳中族譜推吾為總裁以同遠祖新安派子誠丈任編
纂詠霓丈領採訪諸事翰甫公捐巨貲襄經費三年而譜

成而國已易姓矣雖無五胡唐末之兵禍羣惴惴焉懼其
勿成而卒底於成則固翰甫詠霓二公之力為多焉二公
為前巷派葉巷支其丁戶之繁與蔣灣相埒支又逾其派
之半其人皆勤本業務農桑鮮服賈而遠宦者婚嫁不出
里閭故無轉徙散處之虞又時修其支譜以收合之使少
保子孫有瓜絲椒衍之慶則固他派他支所不及者矣族
譜成後循其成例別為支譜仍以子誠丈主之以吾方撰
家世紀聞述德集二書考獻徵文時有前譜所遺佚者乃
一一摭拾入之譜中是雖一支譜而實前譜之後編二公
之有功于一族豈微也哉昔吾山明王文恪公家譜序曰
宗法廢天下無昭穆猶有譜牒焉譜牒廢人忘其先天下

山居文錄卷上

無孝矣今委巷之人三世以前希不懵焉士也十世以前
希不懵焉為人之子孫而不知其祖為人之祖而不知其
子孫非大不幸也耶嗚呼何其言之沈痛也今二公既修
族譜矣又修支譜矣俾一族一支之人皆知人本乎祖之
義所知不僅十世以前即委巷之氓亦各家置一編不至
如文恪所慨懵焉者豈非百世之良法歟余幸與聞族譜
之事又獲觀支譜之告成而二公方福履敷腴精神強固
創立義莊塾學規模廓然其為吾族人所尸祝其壽考期
頤以冀為一族振先緒而裕貽謀者方未有艾而族譜支
譜之編輯固猶諸事之曠矢焉爾

兩漢名人印考序

光緒癸巳吳憲齋尙書撫湘余方自京曹假歸謁公於節署見公坐中彝器古玉秦漢瓦鏡餘印以及書畫古泉幣符節之屬充斥几案間導余流觀口講指畫若塾師之誨其弟子不自知其爲貴人也迨公罷職歸里余亦還朝忽忽二十年存不通問沒未奉赴追念當時座客大半異物存者惟余與道州何詩孫觀察吳江陸廉夫布衣三人而已人琴之感殆有同情國變以來余頻還鄉里丙辰舊墓僦居吳市者三年訪公遺書板多損失訊公嗣裔人皆稱湖颿公孫之賢然以避世絕游卒未一晤今年七月公孫忽來寓先施余次日回謁亟詢公未散之物未刊之書公孫一一檢以示余中有兩漢名人印考二冊皆公手書考

山居文錄卷二

三

證附以古近體詩展誦一週嘆公著作等身獨未有詩集傳世今得此冊益見公學問淹博雖不欲自居于詩人而近數吳中詩家必於公首屈一指矣嘗閱近人題詠金石者以翁正三閣學方綱復初齋集張叔未孝廉廷濟桂馨堂集爲獨多然翁詩涉考據而汨性靈張詩近疏率而乏聲調公則下語如鑄揆藻于馬班陳范之書彼近日僅以詩稱之人烏能望其項背耶公晚境迍遭躬遭黨錮鼎彝重器皆爲大力者負之以趨幸其著述及身刊布者多海內承學之士猶時時得窺公學問之萬一今所藏吉金文字余友張菊生同年已用樂石印行此二冊公孫亦欲影刊以余服膺公之一人屬爲弁言以資攷信余於公所好

亦好之公所學亦學之一切書畫金石題詠皆有纂述次第刊成惟於秦漢餘印每欲說其文字釋其條例以存繆篆之遺卒以逃難四方時作時輟讀公斯冊又不覺怦然有動於中矣公獲上信友出於至誠而一生功業未竟其成則以孤忠不得自伸不幸值當軸朋黨之爭誤中副車之擊百年論定余恆欲爲公一雪斯言今湖颿公孫能知護襲其遺書亟亟焉謀爲之傳遠計斯固公食報之一也公同時藏印最著者如濰縣陳壽卿部郎介祺歸安吳平齋太守雲同縣潘文勤公祖蔭身後未聞有人收拾其殘餘爲之流布湖颿公孫誠賢子孫哉戊午中秋同里葉德輝

山居文錄卷五

四

常熟顧氏小石山房佚存書目序

常熟爲江南名縣其士大夫喜藏書自爲一方風氣以余所知前明有楊五川七檜山房趙清常脈望仙館儲藏之富遠有師承其後繼之者爲毛子晉汲古閣錢牧翁絳雲樓絳雲火後餘書歸族子曾述古堂甲宋乙元轉相傳授乾嘉之際有張月霄愛日精廬陳子準稽瑞樓近今猶有瞿子雍鐵琴銅劍樓盛矣哉以一邑之收藏爲中原之甲秀余友龐綱堂寺卿撰常昭志至以藏書家別爲列傳以褒揚之此固他郡縣所未有者也張陳流風百年未泯迄道光中葉有顧翠嵐先生小石山房張海鵬照曠閣屹然對壘旣富藏弃尤樂棊行雖遠不如汲古鏤板之多亦不

至如愛日活字之誤故近百年間藏書刻書之盛必於顧氏張氏首屈一指焉顧張板刻甫竣即燬于火殘片售之金山錢氏改爲守山閣叢書顧氏所藏毀于咸豐庚申緒寇之劫然京師上海新舊書肆猶時見其彙印馬氏玲瓏山館小學諸種及已刻小石山房篆學瑣箒等書則其精神之傳遠匪一朝一夕之故矣余恆言藏書而不知刻書何異骨董行客刻書而不知藏書亦棚鋪枋肆所優爲曾何與於表彰先哲嘉惠來學之事常熟爲藏書淵藪汲古以後照曠以外兼者無聞顧氏于絕續之交乃能兼舉並進苟無庚申一厄其秘冊之刊布必視汲古照曠爲多何至一鱗片甲致令讀者時生缺望哉余家先世世居吳縣

山居文錄卷上

五

洞庭流寓湖湘每喜搜訪故鄉文獻三十年前得顧氏諸墨印即已嚮往其人滄桑以後頻回蘇城訪里中藏書諸家大都子姓彫落近日獲知顧君瀾蟄則翠嵐先生之嫡孫也辱荷先施賜以家印諸刻并出手編小石山房佚存書目見示大抵掇拾於灰燼之餘保守已至三世雖四部不備而世閒奇書祕笈以及元明舊槧名人手稿手校精鈔猶有百什之存焉願君按目編存撰爲提要凡一書之得失印記之流傳數典如珍無不原原本本因是嘆君家先德搜求之勤且備未能如錢毛張陳諸家早成書目傳世爲可惜也夫物之成毀聚散固有數存乎其閒即以常熟藏書家論絳雲殘牘轉久述古堂乃及身不能守折閱

售之泰興季滄葦毛氏珍藏祕本先擬售于吳江潘稼堂卒以議值不合亦歸於季毛氏墨板較之照曠刻成而即燬散者印行雖多然不再傳其板盡爲他姓所有愛日舊藏瞿氏得其十之一二餘則散之異地半罹劫灰顧君珍襲楹書守先待後使非中更寇亂則至今與瞿氏兩雄固佳話也瞿氏始聞寇警即以巨艦載書渡江而北藏之海門寇平載歸損失無幾然使當日無遠見無大力則與顧氏同入坑灰亦恆事也此皆有數定者也方今日月失明夏夷互變神州數千年古物圖籍外人不惜巨值連車接舳捆載而西而中國二三老成亦復喪其生平拾遠人之唾餘轉相稗販此誠病入膏肓而不可施以鍼砭者吾願

山居文錄卷上

六

國之賢士故家人人如顧君之抱守爲碩果之留遺是固斯文一綫之延而雨粟鬼哭靈爽所憑式也顧君其亦愴然有感也乎歲在己未夏正三月下澣五日同郡葉德輝謹序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序

三十年前官京曹時同朝如常熟翁師相同蘇吳縣潘文勤公祖蔭順德李若農侍郎文田宗室伯義祭酒盛昱福山王文敏公懿榮貴筑黃再彤編修國瑾皆好藏書講求板本之學其眾推爲領袖者則江陰繆小山學丞荃孫然其祕以爲枕中鴻寶者則人各抄仁和邵位西先生詳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書日夕置之案頭而已於時聊城

楊氏海源閣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歸安陸氏皕宋樓仁和丁氏善本書室諸家書目或未刊出或未通行邵注簡目外則獨山莫邵亭先生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亦家有一編與邵書相駢顧皆不知先生尙有知見傳本書目也先生與位西先生生同時同爲曾文正講學之友其平生好書之癖亦正相同于時文正之女舅袁漱六太守芳瑛以收藏書籍著稱余得其散出之書中有錢牧齋絳雲樓書目兩巨帙行間皆太守手書朱校或曰此書今在余所或曰余有此書其搜訪又與諸先生同志而異趨要其流風餘韻之傳聞遂爲目錄家別開一蹊徑故在今日道喪文敝之世讀書者日見其少好書者猶見其多則數先生

山居文錄卷上

七

提倡之功爲不小矣此日向無刻本宣統初元有日本田中玉太郎以活字排印按其語句多先生身後事固知爲他人參校而印者未敢擅刪然數百部之書一時售之罄盡旋有南潯張氏以小字排印于上海其本甚劣而亦風行最後則吾友傅沅叔同年亦以活字印行字大悅目視田張二本爲精然孰爲正文孰爲他人語亦不能分別釐剔也卽如書中每云靜持室此揭陽丁禹生中丞書齋名其後刻書目乃名持靜齋今各卷靜持均改持靜又改室爲齋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中丞喜藏書每得一書必請先生鑒別故經眼錄中所載大半丁氏所藏余方詫先生既刻經眼錄何不并刻此書近年寓蘇城獲交先生從子

楚生觀察出示原稿乃知參校之語出自觀察隨時標記者爲多而當時先生不急急以此目付刊亦有深意蓋先生以爲宋元舊刻傳世日希既已見已知不妨詳示後人俾他日展轉流傳得者益知珍襲寶貴若宋元以外之刻本日新月異卽竭畢生搜訪之力終恐有所漏遺故此目存稿未刻者意蓋有所待也余因詢此目傳出之由則以一侯姓書估從觀察借抄藏之久之物故其書散失流入京師于是好事者轉相逐抄亦如當日之抄邵注簡目者然田中玉乃以活字印行其中訛奪甚多彼固不知原稿具在可以借校也先生是目雖與邵注同時而見聞各別蓋邵官樞曹居恆在北先生則往來蘇揚滬瀆值粵匪亂後江浙間藏書散出先生寓目頗多南北收藏各以地限兩目所載正可互證參稽今邵書已經其嗣孫伯綱太史刊行而此目眞本人尙未見余亟懇懇觀察付之梓人庶與邵書並轡而馳同爲津逮來學之盛舉觀察曰諾請爲之序余不敢辭謹述此日晚出原委以告世之談板本者而余得附名簡端尤有榮幸云壬戌雨水後學葉德輝謹序

山居文錄卷上

八

歲寒居士制藝序

制藝之興離經解古文而獨立者垂八百年然其體實兼經解古文之長非融會漢唐人注疏精熟唐宋人古文義法未有能制勝傳遠者也前明爲制藝極盛時代自成弘

正嘉隆萬天崇體凡四變亦猶唐詩之有初盛中晚也其間作者無慮千家專稿房卷汗牛充棟于是元燈魁燈之說若衣鉢之相承蓋制藝與經義古文代興非懸一格以求人才人才亦無由趨于正軌 聖清膺命熊劉爲開國元音二方繼之其體益臻純正自後諸家踵起雖鴻才碩學不敢肆其馳騁越範圍余嘗選錄乾嘉兩朝若紀文達翁方綱王鳴盛錢大昕王文簡阮文達邵晉涵吳錫麒諸公之文哀爲百篇復取張惠言茗柯制藝擬明人諸作附之祕之巾箱以時諷誦聞者或疑諸家皆一代鴻儒所爲文必摘藻揚華標奇炫博異乎尋常制舉之文及取而觀之則皆法律謹嚴義理深邃平日雖五車在腹舉不足以犯其筆端而後知制藝一道其於經史諸子不在獵取其詞藻而在吸取其精華譬之漢廷射策雖董賈未肯逞其紛綸唐試賦詩雖陸韓未敢乖乎聲律况明明以經訓試士曾何有背乎聖賢之道別挾兔園策以誇行祕書者哉長沙王閣學先謙屢典文衡所獲多知名士晚乞祠祿迭主城南嶽麓講席評校月卷凡矜才藻譜聲調者輒乙等之而其列甲第者反不利于試事余嘗與閣學從容談論詢以曩昔分校禮闈典試諸名省其衡文是否尊重四書義抑或重視經策以究其長閣學謂功令重在首場首場重在合乎程式向所取士如李慈銘繆荃孫于式枚朱一新梁鼎芬柯逢時皆負一時重名當其時實取決于制

藝未嘗見其制藝之不工而遽信其爲績學能文之士也邇者士盲于學文離其經主司不習典章爲之士者又人存詭遇之心不復循于理法此天下將亂之兆而亦運會有以主之今則人事滄桑神州俶擾追思閣學之言不誠爲先見哉閣學于光緒丙戌督學江蘇以經學小學詔蘇士士之治樸學及工爲制舉文者悉爲閣學賞拔殆盡崑山王嚴士先生卽其一也先生爲文導源經訓簡古有法度獨以一矜終老不獲與李繆于朱梁柯諸人回翔禁院揚厯藩封運會之說誠可信耶余自丙辰回蘇與先生論交讀其文而知其人既幸不廁于科目同爲亡國大夫又幸其文不遇于時不至如今之所謂殿元會元者拜僞命履貳庭覲顏不知廉恥爲何事先生命歲寒夫亦可以見其隱矣居恆與先生笑談吾輩窮老盡氣耗一生精力于制藝之中更閱二十年人之見之者必將等于三代鼎彝按其文而索解不得者斯稿之存欲以待千載之知音恐未有之事也雖然鼎彝之銘閱千百年後且有薛尚功王厚之其人摩挲考釋以傳其真先生之文安知不有賞音如閣學好奇如吾輩者反覆轉錄爲之墨板以承其傳者耶夫梁甫吟里謠耳諸葛武侯諷之王羲之臨河序陶靖節閒情賦至文也昭明文選擯之人之所好不必出于一途文之可傳不必工于一體先生不求知言于文家鉅子獨以余爲可論文出其全稿以相商權余不敏何足

以知文然以一生之所歷試師友之所講授固嘗推見其得失而可斷其傳不傳焉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先生之人如是先生之文亦如是後有讀歲寒文稿者庶幾取證余言而不以為謬乎歲在屠維協洽夏五同郡葉德輝謹序

天放樓詩鈔序

吾郡屬邑吳江爲詩人淵藪自唐末皮陸倡和結一代詩人之局流風歇絕五六百年迄明季先族祖天寥公一門風雅以能詩聞其後橫山元禮分干學山諸公祖孫父子繼世相仍宗風復振有清開國則有徐電發潘次耕兩太史以鴻詞掇大科聯翩臺閣吳漢槎計甫草兩孝廉領袖

山居文錄卷上

七

江湖雍乾嘉道以來又有王載揚李玉淵郭頻伽袁遂生史仲文諸家與沈歸愚尙書袁隨園大令朝野同聲支柱壇坫前後逾四朝世稱吳中爲文學之朝宗經學首推吳縣惠氏紅豆一家崑山亭林一老詩則吳江一邑獨擅其能蓋歷五代宋元逮於朱明山川旁薄鬱積之氣至此乃大洩其英靈斯固運會風氣二者相須而成而亦諸先輩衣鉢親承諷誦不絕有以致之者也光宣之間新學大昌士不知學聲律既廢釘餃成風余數數省墓還吳同時如繆蓺風學丞家鞠裳侍講眾推儒林祭酒而皆不能詩遑問其他後進之士辛壬國變余避寇歸依祖庭卜居金閶與家印濂法曹過從最密一日出示天寥公瓊章祖姑兩

山居文錄卷上

七

畫像卷中有費君仲深金君松岑各爲七古一章余一見驚嘆以爲近代安得有此雅才亟詢其籍里則皆吳江人約異日走訪兩君印濂已先後爲通款曲訂文字交費君投贈五古一章過承推譽引爲知音金君則出其天放樓詩稿屬爲點定余不工詩而兩君詩功之深則固能道其概略費君有韋廬詩鈔大氏由玉谿進窺老杜駿駿乎上掩初唐金君詩格調近高岑骨氣兼李杜卑者不失爲遺山道園余每語人金君詩皆千錘百鍊而成讀之極妥貼造之極艱辛君聞之欣然以爲余知甘苦也今海上遺黎盛倡江西一派生字澀句于山谷猶未得皮毛湘中末學剽竊六朝其端肇于湘綺白香詩境日窮詩道益梗七子空廓鍾譚纖仄始必有人階之厲而後及于淪胥此余每與金君論詩所爲太息者也近人詩余所獨嗜者費金二君外則山陰俞恪士新建夏劍丞兩提學俞君已宿草有觚庵詩鈔劍丞所爲映庵詩鈔板行日久余擬合爲四家詩鈔繕錄待刊以湘亂頻仍至今度閣未償所願今金君先仿聚珍版排印不以余不知詩敦促爲之序引余謂費君詩與金君詩同爲吳江詩家後勁而金君兼工于文平時出入周秦諸子語策史遷融冶而得其天全義法不薄八家獨窺其本原所自出故其爲詩與文通消息不肯爲苟同之辭吳江山水之清嘉與太湖諸山別成一邱壑其人文之特秀秉受固自不同今吳崑經學日就式微吳江

詩人乃鼎鼎如此之盛讀金君之詩是又可觀國風之隆替矣同郡愚弟葉德輝序時壬戌初伏

大鶴山人遺書序

余耳鄭叔問舍人名在三十年前每於王湘綺易實甫陳伯弢三君處得其概略初不識其人也丙辰還吳君以鬻畫寓上海彼此通聲息而未嘗往來丁巳秋中余坐茶寮有白髮老儒衰衣廣袖扶一蓬首婢策杖就余坐通姓名道款曲則君訪余論交也縱談半日去去時余指其婢戲語同坐曰此姜白石小紅之流詞料也一坐莞然蓋君久以詞名著稱大江南北幾於有井水處卽有柳詞而不知君固百學皆通特爲詞名掩耳越二日君訪余寓居出所

山居文錄卷上

七

箸書及詞數帙皆手書護葉謂余曰生平與湘人有緣所爲詞序如王如易如陳皆湘人他書非君敘不可意謂諸書惟余能敘之耳余媿謝唯唯乃未幾聞君病耗又未幾聞君物故于是深悔未能踐言一償宿諾而君家事亦無從問訊矣今年周君頌雲以重貲購其書板徵敘于余余曰是固鄭君久要之言而未敢一日忘者也亟按四部及其箸書歲月次第之凡書九種曰說文引羣書故二十七卷未成成揚雄說故一卷曰高麗永樂好太王碑釋文纂攷一卷曰醫故二卷曰詞原韻律二卷曰冷紅詞四卷曰樵風樂府九卷曰比竹餘音四卷曰茗雅餘集一卷曰絕妙好詞校釋一卷君所著書不僅此以貧故多未刻刻者

又板本參差蓋其剞劂之工皆借伙于二三朋好故板式未能畫一余尙見清真詞校刻本不在此內意亦他氏助刻板未歸君歟君本山東駐防漢軍其先爲從龍貴胄尊公蘭坡尙書巡撫河南有政聲君年始逾冠登光緒乙亥恩科賢書樂吳中山水清嘉三試都堂不利厭京曹塵混浮湛諸侯幕以著述自娛國變後年僅六十卒身後惟餘善本書舊拓帙及零星金石小品數囊性愛鶴嘗蓄一鶴見客則鼓翼舞迎階下因自號大鶴山人今以名其遺書從君志也歲在庚申日長至南陽葉德輝敘

續書堂明稗類鈔序

有明一代文物之盛雖不能與唐宋接軌然享國二百餘年其典章制度朝野舊聞固非金元偏霸短祚而鮮記載可稽者之比以四庫全書乙丙兩部考之卽多附存其目其撰述之富不可以縷數也惟中葉以後與我朝邊事有涉在兩國臣民各尊其主不免有所抵觸故自禁燬書日頒行後士民無知不辨輕重往往舉勝國名人故書祕笈付之焚如此非功令之過嚴實奉行者未嘗審慎有以致之吾嘗得見禁書目中之書有絕無忌諱及不必忌諱而爲當時地方官吏四庫館臣所搜禁擯棄者固捆載車富也此明稗類鈔十六卷爲潘永因撰皆取前明君臣朝野之事可以垂法誠資談助者分鈔五十五類類各有標目大抵取裁於明人所記述者爲多而皆注明引用

山居文錄卷上

七

原書不加案斷例至善也永因著有宋稗類鈔三十六卷
四庫全書著錄子部類書類提要稱其書爲江少虞事
實類苑之流惟皆不注所出是其一失蓋明人編輯舊聞
往往如是永因尙沿其舊習云云今按此書每條之後皆
注所引書名似宋稗類抄必同此例今館臣所見無之者
殆抄者省刪原書未必如是也此書僅祇傳抄觀其自序
成書在宋稗類鈔之後序云瞻懷故國黍離麥秀之悲未
免有情何以遺此又云宋史不佳故輯宋稗以補正史之
不逮明并不佳之史無之凡郊廟朝廷君臣上下以及治
忽盛衰其鉅者要者且無從而取正是作者身爲明遺其
著書之旨將以備史臣之裁取故大而廟堂掌固小而里

巷瑣聞無不博覽周諮出之以矜慎其於朱明一姓典錄
稗益洵非淺尠而世無傳本乃不如宋稗類鈔人人知有
其書是固非作者著此之始念也吾友俞君守己亟謀所
以流布年荒時難雕版不易速成因近時風行活字印書
乃仿其製排印如干部吾知畱心勝國野乘者必爭先快
觀家置一編與宋稗類鈔同爲事實類苑之續可知也故
樂爲之稱引且以塞俞君之請云歲在辛酉初夏芒種節
南陽葉德輝撰

星命真原序

星命之學原於易數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孔穎達正義引京房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

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求實故四十
九焉又引馬季長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
儀生日日月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
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爲用也
今祿命家以干支遁甲推人命貧賤富貴壽夭蓋用此數
遁甲藏天干二十八字即周天星宿之次故言命不能離
星離星不能推命漢王充論衡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所
施氣而眾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
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大小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
卑大小之所授也充之著書疑孔刺孟不苟雷同乃獨篤
信星命則知其說之有本矣然不獨充之言如是也許慎

說文解字包部首云象人裹妊已在中子未成形也元氣
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已
而爲夫婦裹妊於已已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已至寅女起
已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季始申也淮南汎論訓高誘注同
後漢書鄭玄傳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
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東漢儒者無不通
易學即無不通命學者蓋秦燔詩書易以下筮之書獨存
傳其學者卜筮之外厥惟星歷卜筮掌於官府星歷行於
民間星歷莫精於孟喜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
唐一行大衍
歷六卦議 喜傳焦延壽延壽傳京房京易以六十四卦
分直二至二分三百六十日鄭玄爻辰虞翻卦氣皆出於

此不獨許慎說文解字敘自稱易孟氏也孟氏之學師師相承至魏晉而絕而潛滋默契流爲術數家言晉書戴洋傳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魏書孫紹傳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眾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眾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惟吾與卿猶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類雜元辰祿命二卷並河祿命三卷注梁有五行祿命厄會十卷亡隋蕭吉五行大義論人配五行引祿命書云金人剛強自用木人多華而雅水人開通智慧火人自貴性急土人忠信而直此所引不知

山居文錄卷上

七

何人之書要其時祿命之學傳授固自有人惟經南北朝亂離書多亡佚自唐韓愈爲李虛中作墓誌稱其能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干支相生勝衰死相旺相虧酌推人之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不失一二後世術士乃有命書之傳愈亦精其術者其作陸渾山火一首云女丁婦壬傳世婚注家多不得其解不知卽用五行書丙以女弟丁嫁壬爲妻之義又作三星行云我生之初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播揚此又兼通星宮之說又盧仝月蝕詩云歲星主福祿官爵奉董秦杜牧自撰墓誌云余生於角星昂畢於角爲第八宮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

焉火星繼木星主楊暉曰木在張於第十一福德宮本爲福爲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余曰自湖守不週歲遷舍入木還福於角是矣土火死於角宜哉是杜亦用十二星宮推命與李氏以干支推命吉凶者不同考漢書藝文志歷譜家云又以探知日月五星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是塙爲星宮推命之先河蓋推命之術原分三家一五行一五星一納音五行必兼五星納音獨星宮五星不及五行而以日月五星爲五行又止以五行性情之善惡定人命流年之吉凶人以其出於西人穆尼閣天步真原謂爲西洋之法不知皆漢儒之學也漢學以京房易爲老師凡五行堪輿建除叢辰

山居文錄卷上

末

歷家天文太乙史記曰者列傳占者七家無不以京易爲承啟之樞紐唐人闡其術而其學漸彰自宋儒尙空談造僞易如阮逸明易傳以及子夏易之類皆是易學中晦李全釋曇瑩輩出於祿命之學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五十以學易子夏傳易授之商瞿此聖門言命爲漢人易學之師承故卜筮者易大義之所存而星命者易微言之所託也大義微言之不明而後流爲時日小數豈不誣哉吾爲是書理漢儒之墮緒扶易數之眞詮求之卦氣以探五行消息之淺深徵之爻辰以推列宿運行之休咎辭有未盡者爲圖以陳之圖有難明者爲表以著之不爲無據之浮談不作欺人之隱語

雜採前人命格有生卒年月可考者一一爲之證明美惡並陳忠奸同錄旨在勸人安命並非炫我先知至近代衰衰諸公苟非其人功業震于寰區文章擅乎千古概不論列省禍棗梨中庸載孔子之言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夫貴而得位富而得祿此古今仕宦之所同惟名與壽必歸之文學著述之儒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世有探星命之術者其亦其明斯指乎戊午夏五日南至南陽葉德輝自序

縮刻唐開成石經周易尙書毛詩三經跋

山居文錄卷上

九

縮刻唐開成石經凡周易十卷尙書十三卷毛詩二十卷巾箱本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大題隸書傳注人名同皆石刻原式唐諱如淵民等字缺筆脫字攙刻于旁亦仍石刻之舊卷中訛字未刻墨塊皆有墨筆校補于上方毛詩卷第三八葉上有校語云此葉另刻又十九一葉上有校語云此葉刻壞細修其他刻手草率之處皆逐卷校正蓋初印時覆校之樣本尙未流行者也莫楚生觀察得之金陵市攤持以示余余詫爲未見觀察以書中廟諱字缺筆至宣宗止定爲道光時刻或者刻成未印即遭粵寇之亂燬失故傳本罕見而人不知之三經之外是否尙刻他經亦莫得而詳矣開成石經爲經本之祖有開成而後有

孟蜀有孟蜀而後有馮道鏤版及北宋諸刻今人不惜千金以求宋本而於現存之唐石反忽視而不之重豈非數典忘祖與余於宣統初元與長沙王閣學先謙共事思賢書局擬用局貲據唐石經遍刻九經三傳以陸德明釋文及宋元以下諸本異文校列本經句下方謂此本一出可駕岳刻而上之未幾武昌變起長沙響應匪徒劫取局貲淨盡原有書板大半散亡十餘年來兵亂頻仍邪說蜂午學堂林立羣倡廢經讀且無人安有好古尊經之儒建議重刻讀此不禁掩卷而三嘆也辛酉三月穀雨識于閬門曹家巷泰仁里寓南陽葉德輝

嚴久能手抄儀禮要義跋

山居文錄卷上

三

宋魏鶴山先生以諸經疏文繁重擇其要者存之爲要義凡易書詩三禮春秋論孟九經今存者易書詩儀禮禮記五經而四庫所著錄者僅易書儀禮三經蓋詩與禮記此時猶未出也後江蘇書局得此五經全刻之而頗多訛奪儀禮疏在此五經中尤爲難讀故校勘亦難其人自明北監南監汲古閣諸本皆以訛傳訛莫能訂正幸有宋嚴州單注本景德單疏本至今尙存而景德本缺三十二至三十七六卷又幸有此要義足以補其佚亡嘉慶丙寅張古餘先生合單注單疏屬顧千里爲之校刻注疏其缺卷即據此綴補後十年丙子阮文達刻十三經其儀禮亦用單注單疏及此要義是此書之存于今日誠斯文一髮于

鈞之所繫矣久能先生得宋本後手抄副本二其一歸杭州丁氏善本書室今歸江南圖書館然已殘缺其一即此本久在吾友莫楚生觀察插架手跋者再考素抄本原委甚詳余不必爲之贅論惟念名賢手蹟流傳百餘年之久而卷帙完好如新此真在處疑有鬼神呵護者卷首經當時名人借觀借抄朱記纍纍跡一一可按張古餘盧抱經顧千里三先生俱有鈐印知張刻注疏盧撰儀禮注疏詳校皆曾據此本也久能先生誠此經之功臣哉

明萬曆丙辰進士履歷跋

是科主考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崇仁吳道南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江陵劉楚先同考易六

山居文錄卷上

三

房書四房詩六房春秋一房禮記一房所中士於我朝勝國兩姓興亡極有關係莊烈御極十六年勵精圖治慨然有爲乃卒爲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二三奸庸之臣所誤至于身殉社稷此真可爲痛惜者也前後督師中惟洪承疇昇倚最專握兵最久屢次克捷卒不竟其功其後降于我朝手定開國洪模爲元勳第一同一人也先後得君之專未之或異而一成一敗判若兩歧人才固視國運爲轉移耶南都再造馬士英阮大鍼二奸柄政竊弄國權卒至國破家亡同死于大兵之手而三人皆是科所中士何其巧相遇合如此士英未廷試至下己未科登進士明制最重科目士不由科目進者不能預廷推馬阮拔茅連茹爲發軔之始是虎

而假翼若必助此二人以速明之亡者豈非天哉其他以忤魏奄鐫秩者行取考選本履歷內黃縣吳煥爲奄黨曹欽程所參謂其素附東林降三級剝復而因之罹害則黃尊素魏大中李應昇萬燦同死詔獄揚州知府劉鐸論斬見傳始忤魏奄繼忤周延儒被害者劉之鳳在獄瘐死因楊嗣昌構陷削籍而卒棄市者總督三邊軍務鄭崇儉士大夫不幸生于明季其性命真雞犬之不若矣若殉難諸賢在官則廣西巡撫瞿式耜大兵破桂林被執不屈就戮死陝西巡撫馮師孔流賊陷西安投井死甘肅巡撫林日瑞此據明史本傳榜名爲日煥李自成別將賀錦陷甘州被執誘以官不從爲賊磔死太常寺卿江西兵備僉事彭期生張獻忠陷

山居文錄卷上

三

贛州冠帶自縊死在籍則前兩廣總督沈猶龍大兵破浦城率鄉兵力戰中矢死前宣府巡撫張維世李自成犯太康佐知縣魏令望拒守城陷抗節死明史入忠義傳前太常寺卿宋師襄流賊陷耀州死前兵部尙書張伯鯨大兵破揚州自縊死而唐王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朱大典督師浙東大兵破金華闔門殉難前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賀逢聖張獻忠陷武昌投湖死子及子婦同殉是其死事尤烈者曾櫻知常州府魏奄亂政時保全東林善類唐王立召爲吏部尙書王駐兵延平櫻畱守大兵破福州挈家避海外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自經死計六奇明季南略云擊左所越五年其地被兵嘆曰吾之不家避海外依鄭成功于能死者死有待耳而今已矣遂自縊史臣稱爲循吏核其

一生治績洵無愧也許譽卿始爲吏科給事中抗疏劾魏奄大逆不道鐫秩崇禎初再起兵科給事中疏劾奄黨王永光薛國觀不聽引去七年起故官劾溫體仁王應熊科進士履歷易三房翰林院檢討王應熊字非熊四川巴縣人而明史皆作應熊不知何故削籍遣戍福王時起光祿卿不赴國變後爲僧久之卒大節清操始終如一足足以風厲天下後世矣是科一甲三人錢士升賀逢聖林鈺用翰林餘皆外用知縣內用六部中書未用一庶常而錢士升入閣後以讜論去官賀逢聖在籍殉難林鈺爲國子監司業不循太學生陸萬齡釀金建魏祠之請爲魏奄矯旨削籍崇禎初由禮部侍郎入閣有謹愿誠恪之稱是一甲三人不愧廷士之冠此外因忤魏奄削籍

山居文錄卷上

者遵化兵備副使耿如杞以不拜魏奄祠像爲巡撫劉詔所劾論死崇禎初復原官巡撫山西以軍士噪餉大掠詔逮斬西市胡良機天啟閒爲御史劾魏奄斥爲民崇禎初起故官巡按宣大二鎮爲宣府監視內官王坤劾罷明季稗政莫大於以內官監軍權在部臣之上莊烈始誅魏奄朝綱爲之一振卒亦爲權奸宦官所熒惑不如初政之肅清如耿胡二人其禍機實伏於平日得罪內奄故也自古亡國之旤如漢如唐皆由于奄豎亂政莊烈明知之明蹈之何與陳奇瑜總督山陝河南湖南四川軍務勦賊無功委罪陝西巡撫練國事致國事逮獄遣戍兩人是科同年進士初以同劾魏奄爲清流推重卒之處功名之際則以

傾軋爲工嗚呼富貴之淫人固如是耶是科名賢固多而僉壬亦不少魏奄逆案所列名者如戎政尙書李春燁吏部左侍郎許崇禮御史方大任主事門洞開逆案定均削籍見吳應箕吏部文選郎中張樾芳由部着議光祿寺少卿曹履吉由部酌議刺復太僕寺少卿劉徽閑居上皆得志于一時而貽臭于千古若楊維垣劾顧大章甘爲魏奄鷹犬莊烈卽位知魏奄將敗又劾崔呈秀以自解南都立貧緣阮大鍼得左副都御史卒以太子案畏罪潛逃爲仇家殺死此凶狡之小人明史不爲立傳彰著其罪而數附見其事於他人傳中毋亦失之疏漏歟至劉餘祐官至兵部左侍郎于聖清定鼎投降降明季科目中如此者甚多廉

山居文錄卷上

恥道亡苟非同科諸賢扶植綱常臨難死事者眾不幾謂科目無人乎是科吾族新塲派族祖二十四世諱有聲者天啟五年以禮科給事中疏陳四事忤魏奄削籍崇禎初召還外轉浙江副使累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國變後卒于家公卽忠節公映樞父也公是科未廷試至己未成進士明史無傳事載忠節公遺集震隱公行述震隱公字也吳應箕刺復錄詆公劾劉一燝保阮大鍼以爲奄黨漏網然周宗建亦曾劾一燝抑言路并因王德完劾魏大中而李遜之三朝野紀謂大鍼初與先忠毅卽應魏大中至交後始背去是劾一燝保大鍼皆不足異奄燄甚熾在天啟四年公以

五年削籍事實昭著豈可厚誣賢者乎

修卜年明史無傳顧大章傳云修卜年之獄大章言于刑部尚書王紀擬流未上而紀被斥侍郎楊東明署事欲署之大辟大章力爭忤旨詰責竟論卜年辟瘕死獄中

魏照乘崇禎元年疏參奄黨田吉劉詔單明誦李養德何宗聖張文郁見列復錄十二年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五年致仕見莊烈本紀

畢自肅崇禎元年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後調甘肅七月甲申寧夏兵變自殺見莊烈本紀明史有畢自嚴傳

云淄川人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自肅亦淄川人似是兄弟自嚴傳未及

山居文錄卷上

五

帥眾天啟中為御史請減上供袍服帝怒廷杖以閣臣葉向高論救奪俸一年見明史葉向高傳據履歷廷試後用禮部主事丁巳授淳安縣知縣已未調金華壬戌行取授浙江道御史本年養病後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請減上供袍服疏當是行取授御史後所上是亦直臣之可嘉尚者也

明萬曆已未進士履歷跋

是科主考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晉江史繼偕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蒲州韓爌同考易一房翰林院侍讀晉江錢象坤二房編修長山劉鴻訓三房檢討巴縣王應能明史作應熊此履歷名下注云非熊是應熊其名非熊其

也四房吏部主事南和白儲昭五房禮部郎中成都莊祖

誥六房刑部郎中進賢樊良樞書一房左春坊左諭德休寧汪輝二房編修桐城葉燦三房檢討莆田曾楚卿四房

戶科給事中黃岡官應震詩一房右春坊右諭德慈谿楊守勤二房修撰順德黃士俊三房檢討高陽李國楷四房

禮科給事中萊蕪元詩教五房兵科給事中高邑趙興邦六房兵科給事中廣濟吳亮嗣春秋一房檢討句容王祚

遠二房檢討涿州馮銓禮一房修撰嘉善錢士升二房兵部員外郎太原王元雅此科考官二十二人入閣者史繼

偕韓爌錢象坤劉鴻訓王應能李國楷馮銓錢士升雖其人賢否不同而科運之盛實前後所未有也是科一甲三

山居文錄卷上

五

人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諸進士中以袁崇煥于明亡至有關係明史本傳云初崇煥妄殺毛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是崇煥于明之存亡史臣已有定論其次姜曰廣始扼于魏奄削籍崇禎初再起旋引疾去福王時又扼于馬阮大兵破江西投水死史稱其骨鯁扼于愉邪不竟其用信矣朱繼祚出自元詩教房中詩教與趙興邦吳亮嗣官應震時論目為四凶而是科皆同考不知偶然遇合耶抑先事夤緣耶繼祚預修三朝要典尋罷去崇禎初以禮部右侍郎充實錄總裁葛樞劾其曾修要典即謝去再起南京禮部尚書又罷去唐王立召為東閣大學士從至汀州唐王被禽繼祚奔還其

鄉魯王監國舉兵應大兵破福州殉難繼祚平時不動聲色進退雍容人幾不辨其賢否卒之孤忠報國力竭身殉時窮節見不其然乎當時爲大兵擊敗殉難者永明王閣臣陳子壯大兵執至廣州不降被戮又閣臣吳炳大兵破武岡執送衡州不食自盡死其先後殉流賊之難者在官則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楊文岳李自成陷汝寧被執不屈罵賊死山西巡撫蔡懋德本科履歷榜姓陳賊陷太原自縊死兵部尙書督師孫傳庭賊破潼關戰死在籍則奪職湖廣巡撫余應桂聞賊陷京師殉節福建副使樊維城明史附其父玉衡傳而誤張獻忠破黃岡罵賊死此外如丁學乾以典試江西發策刺魏奄魏奄矯旨鑄三秩除

山居文錄卷上

走

名又使人詐爲校尉往逮挫辱之憤鬱死前閣臣孔貞運以忤溫體仁削籍歸莊烈哀詔至臨哭慟絕昇歸以疾死兵部右侍郎梁廷棟以劾魏奄終養後再起驟擢爲廷臣共嫉交攻憂懼服大黃死四川巡撫邵捷春爲楊嗣昌論劾下獄仰藥死山東巡撫顏繼祖以大兵破濟南執德王言官交劾逮獄棄市死以視禮部郎中趙東曦附魏呈督察保定軍事劉宇亮閣臣禮部尙書何吾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河南巡撫玄默永明王時太子太傅兵戶二部尙書樊一蘅處危疑之朝丁亂離之世而皆早歸得以善終何其有幸有不幸也最異者南都禮部尙書顧錫疇爲總兵賀君堯使人刺殺投屍于江覓之三日始棺斂長興縣

知縣石有恆被盜殺見熹宗本紀天啟四年春正月有恆高忠憲有祭文甚悼惜之蓋循吏也明末紀綱不振盜賊橫行小者殺人大者流寇魏奄殺戮朝士善類爲之一空此又其餘劫也已至附奄諸人倪文煥爲五虎之一附崔呈石三畏爲十孩

兒之一山東巡撫門克新順天巡撫單明詡工部尙書楊夢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維新工部尙書李養德總督薊遼保定劉詔父事魏奄建祠四處逆案定劉詔論死餘削籍爲民又如薛國觀力攻東林以媚魏奄後又諂附溫體仁帝知其奸逮獄棄市丁啟睿始附楊嗣昌繼附馬士英事敗脫身歸里死皆小人之無忌憚者金之俊入我朝官至中和殿大學士諡文通名載貳臣傳是皆爲科目之玷而與諸賢同科所謂遺臭流芳乃其自取設科如舉網所得豈盡魴鯉哉

山居文錄卷上

走

是科吾族餘姚支族祖二十四世諱憲祖者以忤魏奄削籍奄黨閭鳴泰傳載內城東街建魏奄生祠工部郎中葉憲祖竊嘆曰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卽削其籍公爲黃梨州先生外舅官至廣西按察使事詳南雷文定所撰墓誌銘同時吾族無錫石幢支族祖二十四世諱茂才者爲東林八君子之一明史有傳而始終未罹奄禍意者平時不爲王紹徽所指目而又微行言遜善處無道之邦諸賢之罹害毋亦意氣相激有以自取之與王楫崇禎七年巡撫寧夏九年二月兵變被殺見莊烈本

紀

本科施邦曜明史誤作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邵位西先生
癸丑科跋後云檢是科實無邦曜未廷試八人內亦無其
名當是四十四年或四十七年而今二科皆闕不可得而
證矣檢題名碑錄施公實已未進士明史誤七為一公為順治九年世祖表章前
代忠臣賜諡建祠者二十一人之一公少好陽明之學分
陽明集為理學文章經濟三編刊行李自成陷京師公自
縊為僕救免乃市信石雜燒酒服之血迸裂而卒南都贈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諡忠介國朝賜諡忠愍明史與范景
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凌義渠諸公同一列傳
名與日月爭光矣

山居文錄卷上

无

明天啟壬戌進士履歷跋

是科總考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隨州
何宗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秀水朱國
祚一甲三人文震孟傅冠陳仁錫震孟以上勤政講學疏
觸魏奄怒矯旨廷杖貶秩崇禎初再起劾奄黨王永光不
聽以封益府假歸不復出八年特擢禮部左侍郎兼東閣
大學士入閣預政固辭不許卒以爭許譽卿資深當擢京
卿忤帝旨落職歸半年卒史稱其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
惜未竟其用云云是無愧廷士弁冕矣冠崇禎十年入閣
未幾放歸大兵下江南匿門生汪亨龍家亨龍執獻有司
被殺仁錫明史入文苑傳仁錫評點史漢漢魏百三家集

至今海內風行而實不脫講章習氣明季士大夫尚氣節

而學問實空疏則以客氣用事故也此外負重名者黃道
周盧象昇張國維倪元璐祁彪佳道周以攻魏奄落職其
後再起再黜大兵下江南被執不屈死象昇以崇禎十年
大兵攻鉅鹿中四矢三刃戰沒國維崇禎十六年命赴江
南督練兵輸餉諸務出都十日都城陷福王召令協理戎
政進吏部尚書南都覆魯王監國進兵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督師江上順治三年王走台州國維還守東陽知勢
不支作絕命詞投水死元璐崇禎十五年拜戶部尚書數
請解職還講筵十六年李自成陷京師衣冠自縊死彪佳
福王時巡撫江南蘇州南都失守杭州繼失投池死之數

山居文錄卷上

无

公者忠義節烈之氣千載如生方之顏常山文信國殆無
愧已又如戶部尚書王家彥刑部左侍郎孟兆祥太常寺
少卿吳麟徵皆以都城陷殉難以視文淵閣大學士方岳
貢被賊逼餉自縊建極殿大學士陳演為賊拷掠索餉被
殺真有泰山鴻毛之異矣又如吏部員外郎華允誠國變
後在籍不肯薙髮為有司所戮其志節堅定足以風勵薄
俗其殉流寇之難者在官則陝西巡撫汪喬年守襄城時
流賊破城被執罵賊磔死在籍則山西右參議田時震流
賊陷富平被執授以偽職不屈死而奪職湖廣巡撫黃宗
昌在本籍即墨守城城陷死其子及子婦妻妾先死謂之
一門五烈忠孝節義萃于一門尤為有光史氏其因大兵

破城殉難者四川巡撫龍文光城破被執不屈就戮福王
吏部尚書徐石麒南都破自縊死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
矣餘若尚寶少卿許士柔閣臣蔣德璟兵部尚書馮元飈
御史毛羽健刑科給事中吳執御或早致仕或先落職皆
得善終其人生平他無足稱惟因劾魏奄劾周延儒劾溫
體仁遂人立一傳刑科給事中傅朝佑以疏劾周延儒還
里再起又劾溫體仁廷杖下獄創重死其人風節誠足尚
然因此一二事特立一傳于史例未免寬濫又文安之傳
敘其劾薛國觀落職福王起為詹事唐王拜為大學士均
不赴稱其宦情素淡至順治七年謁王梧州慨然出任事
桂林破總督川湖諸處軍務順治十六年大兵破雲南地

山居文錄卷上

三

盡失鬱鬱而卒王錫哀傳稱其崇禎十六年唐王召為禮
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永明立申前命皆不至後又從永明
永明以土酋沙定州忠勇請代黔國公鎮雲南疏既行以
稿示之錫哀大恨懇上帝祈死居數日竟卒其敘事隱約
實譽二人忠愛苦無事績證之于是曰鬱鬱而卒曰祈死
竟卒曲為褒飾有意循私大抵開館時纂修諸臣或因先
世門戶之私或因一時鄉曲之見如曾劾魏奄劾周延儒
溫體仁及馬阮諸奸者必遷就為之立傳以示激揚此其
蔽也至張四知方逢年之降於我朝心迹雖各不同其臣
節不終則一人應入國史貳臣傳胡為而污明史乎又
鄭鄮大獄莊烈失刑已甚明史無鄭傳亦不可解也

是科附奄黨者兵部尚書田吉為五虎之一逆案定秋後
處決工部侍郎張文郁削籍為民侍講孫之獬為崔呈秀
之子崔鐸座師鐸不能文以呈秀屬託獲鄉薦侍講徐時
泰為周應秋之子周錄座師逆案定均削籍為民吳應箕
劄復錄
時泰即刻東雅堂韓集者是亦廖瑩中一流人而已王鐸
雖附奄未大用南都立以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太
子案起首叱太子偽謂我一人承認南都覆福王逃眾擁
立太子下鐸獄旋釋出入我朝官至禮部尚書卒諡文安
鐸工書善畫與張瑞圖齊名日本人重二人書畫出重值
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其信然矣
倪元琪據履歷三代與元璐同祖而元璐傳云從兄御史

山居文錄卷上

三

元琪初為歙縣知縣有惠政李遜之三
朝野紀三後官蘇州巡按太
倉人陸文聲許其鄉人張采張溥倡復社亂天下元琪以
屬馮元飈元飈盛稱溥等元琪據以入告溫體仁庇文聲
兩人俱獲譴馮元
飈傳則其人亦賢者宜附其事于元璐傳中
修史諸人可謂應有有矣
李元鼎李自成陷京師授偽職太常寺卿計六奇明
季北略入我
朝官至兵部左侍郎明末京朝官一降再降至我朝官至
尚書侍郎者比比皆是鼎革之際新朝收拾人心不得不
從寬大而諸人靦顏立朝以圖富貴誠不知世間有廉恥
事矣
南都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張有譽顧炎武聖安本紀云順

治二年五月十五日丙申豫王至南京十三日甲午尙書張有譽高倬侍郎陳盟王心一等皆逃而計六奇明季南略則云張有譽遁荒爲僧身爲大臣不知主辱臣死之義至事急以一逃苟全性命此較明末諸遺老薙髮爲僧者不可同日語也嗚呼弘光時舉朝之臣非奸邪如馬阮卽

明萬曆丙辰己未天啟壬戌三科進士履歷總跋

仁和邵伯綱太史以其令祖位西先生明季國初二十八年壬戌中缺萬曆丙辰己未天啟壬戌三科余回蘇後訪莫楚生觀察寓齋見其案頭有明季十科進士履歷而此

山居文錄卷上

書

三科恰在其內假歸讀之乃知此三科中人於我朝勝國兩姓興亡關係尤爲至重因檢明史按名相核悉加品題非敢云補先生之遺聊以抒余懷之鬱鬱而已明制最重科目士大夫一登進士外而總督巡撫內而閣部大臣皆可由階而升駸至大用故每科進士入登台鼎出任疆圻皆尋常數見事其由特擢特拜者至爲希見而向用不專反使奸邪之臣陰竊政柄明亡之速固有由來也其後我朝纂修明史創稿于鴻博諸臣備顧問者皆前明遺老其於東林黨眾不無偏向之心故列傳中劾魏奄劾周溫者十而八九其人平生別無表見按其實重見復出大要相同此則門戶之私不知史家體要矣此三科明史有傳

者尤多而當魏奄用事之時迄周溫柄政之日諸人已養成毛羽一鳴驚人其間因而罹禍至酷者孤忠亮節誠足以振起綱常而其他以一論一疏觸忤奄奸者只宜附著同類要人傳中亦不至泯其志節乃人人不能割愛且必立傳曲爲褒揚不亦近于寬濫與世稱明史爲良史余于此不能無遺憾云壬戌上元日南陽葉德輝

舊抄本宋廖中五行精紀跋

五行精紀三十四卷舊抄本題清江鄉貢進士廖中撰後有周必大跋知其字伯禮連舉未第蓋與益公同鄉人也余向讀明人萬民育三命通會見其引據賅洽多唐宋人不傳之書竊疑諸書明時大半失傳按之官私藏書目十

山居文錄卷上

書

不存一二何以萬氏獨得見之後見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載有宋廖中五行精紀三十四卷卷第與三命通會相同此據圖書集成藝術典所收足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止十二卷檢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二陰陽家類有其書明陳第世善堂書目亦載之唐順之荆川稗編中往往引及是明時其書尙通行意揣萬氏必以此爲藍本而不得一見以證實之正擬向瞿氏借抄忽於上海書肆插架中見有牙籤標此書名亟取繙之卷與瞿目同因以餅銀十四圓購歸逐一細讀乃知萬氏三命通會果襲此書而成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未見此書故稱萬書采摭羣言得其精要殊不知此書在南宋時固已擇焉精而語焉詳也書中引古書五

十七種雖術數家言真偽雜出然皆六朝唐宋人舊籍傳疑傳信通知星命之學者自能分辨之至其中所引兩宋名公貴人四柱五行核以宋人集中諸人神道碑墓誌銘行狀家傳以及說部中所載者大抵相同是其確鑿可憑非等于向壁虛造也書中闕文訛字既無他本可校轉藉三命通會參考得釋其疑是萬氏于此書有無形之功不以其蹈襲雷同而等于太玄覆瓿矣庚申冬十月小雪南陽葉德輝記

影元本葉先生詩話跋

影寫元本石林詩話三卷每半葉十行每行十七字大題葉先生詩話卷上次行石林葉夢得少蘊述三行古迂陳

山居文錄上

義

仁子同備校正中下卷同仁子茶陵人世傳六臣注文選稱茶陵東山陳仁子古迂書院刻者即此人也詩話宋左圭百川學海元陶九成說郭均作三卷明初有黑口本作一卷大題詩話二字下注石林二小字蓋宋人詩話十種之一其各種均一卷毛晉津逮祕書據以重刊者也乾隆庚寅何文煥刻歷代詩話亦三卷家調笙先生又重校刊行所謂林花盒本所據之本毛何外並引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互證參稽余重刊時列叢話玉屑爲正文低詩話一格讀者稱善然以未見此本常歎然也卷中姑蘇城外寒山寺一條與下王荆公編百家詩選一條毛本合而爲一林花盒本析爲二條卷下詩語固忌

太巧一條與下七言難于氣象雄渾一條毛本亦合而爲一林花盒本亦析爲二條按之此本及百川說郭何文煥各本皆作二條毛本蓋沿黑口本之誤也又魏晉間人詩至江淹雜擬是也下接梁鍾嶸作詩品云云諸本自爲一條與下江淹擬湯惠休詩一條叢話合而爲一條林花盒本據毛何兩本析爲二條不知百川說郭亦正作二條今此本魏晉間人詩爲一條梁鍾嶸作詩品爲一條江淹擬湯惠休詩爲一條是析爲三條又與諸本異矣劉季孫初以右班直監饒州酒稅一條杖藜攜酒看芝山句周輝清波雜志云芝山乃饒州近城僧寺後池陽刻本改芝山爲前山一字不審乃失全詩之意按今百川本以下各本均

山居文錄上

義

是芝山非前山惟漁隱叢話引作支山此本亦作支山正不知何由而誤後乃悟前草書作支與支形近此作支山正卽池陽作前山之本是猶存宋本之舊可證周輝校勘之精若作芝山轉不知周志作何語矣此皆足校歷來諸刻本之誤者宋刻單行本不可得此元刻單行本不猶愈於虎賁中郎平原書藏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良士司馬爲余影抄異日當令手民模刻存真庶不負良友之愛云爾庚申十二月七日德輝敬識

舊抄本元葉顯樵雲獨唱跋

樵雲獨唱四卷元金華葉顯撰四庫全書已著錄提要云字景南志行高潔結廬東城山隅名其地曰雲顯自號雲

顯天民是集乃其孫雍所編首有自序謂薪桂老而雲山高寒音調古而巖谷絕響故名樵雲獨唱願嗣立元詩選載樵雲願字伯愷洪武中登進士官行人司副免歸案集中挽琳荆山人云大德庚子春生我及此公以年計之當洪武戊申年六十有九矣其獨樂歌云屈指今年七十五集中詩皆高曠之言絕無及仕宦者袁布政凱序云使先生後生數年際我朝之明盛與一時俊父並列庶職其事業必有可觀惜其不然而徒於言語文字間見之其志不可哀乎袁序作於成化間不應有誤元詩選所引未知何所據也又震澤編載東山葉顯字伯昂嘗以鄉貢爲和靖書院山長則又一同姓名者案太學題名碑建文庚辰

山居文錄卷上

卷

科有葉顯亦金華人庚辰爲建文三年革除以後稱洪武三十三年元詩選所引當必因此而譌嗣立特未之詳考也其詩寫間適之懷頗有流於頹唐者而胸次超然殊有自得之趣天機所到固不必以繩削求矣德輝按元明鼎革之交有三葉顯其和靖書院山長字伯昂者則吾茅園派二十二世伯祖也其詩選入吳定璋七十二峰足徵集事蹟具明王整姑蘇志人物列傳余採入南陽碑傳集詩則錄入述德集偶從書肆見此抄本亟取歸藏之將以詒之子孫永爲家寶惜吾伯昂公無專集流傳以成雙璧是固不無遺憾焉耳書首葉鈐五橋珍臧四字白文方印慈谿馮氏醉經閣圖籍九字朱文方印蓋嘉道間浙中藏書

家道光戊戌刻有全祖望宋元學案蓋卽其家也辛酉冬十月立冬宗後學德輝謹記

明祝世祿無功集跋

邇來日本以重價購明人祝世祿字精者值二三百番餅銀余曾數見之要不脫明末人習氣蓋亦王覺斯張二水伯仲之間非能出類拔萃者也頃從蘇州舊書攤得其全集四冊一爲環碧齋疏草十九篇一卷一爲環碧齋詩稿二卷一爲祝子小言一卷按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有環碧齋小言一卷提要云明祝世祿撰世祿字無功江西德興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尙寶司卿是書純以禪門之說附合儒家觀其所言蓋姚江龍溪之末流又集

山居文錄卷上

卷

部別集類存目有環碧齋詩集三卷尺牘三卷提要云西江志稱世祿工詩善草書談理獨抒心得今觀其詩格調頗伉爽而簡汰未嚴尺牘開三袁一派所謂談理獨抒心得者殆指小言已訂正於雜家類中茲不具論據四庫存目種數卷數皆有不同小言下注爲兩江總督採進本詩集尺牘爲浙江孫仰曾家藏本而一無疏草一無尺牘詩有二卷三卷之不同則館臣所見決非此本可知此本出自影抄前總題明祝無功全集旁題疏草一卷詩稿二卷小言一卷下左角題丙申六月假汲古齋本景抄疏草前有焦竑敘略云世祿由令高第給事南垣垂八年以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當是時火災疊見倭訐於東播起於

西諸司多闕不補中常侍銜命四出人心嗷嗷南省言責獨屬君一人君疏先後不啻數十萬言自今讀之其引事當否較若畫一也明談遷棗林雜俎利集紀祝世祿一則云江右祝世祿無功解褐當塗令有馬指揮家牆毀見窖金甚富相傳故宋賈似道遺園也舊衡三丈長口十丈深若干事聞於官丞尉等爭往無功獨不至後按臺侈其事上之朝知無功不往獨薦及觀此則世祿不僅一時名御史即其少年樹立亦矯然有異於人四庫僅見其詩集尺牘小言而未見其疏草又未考其生平行誼輒據小言一種以爲講學家姚江龍溪之末流是固未足爲定論矣疏草中凡請罷礦權四防偏任內臣一論吳楚民變變皆當時稗政亂象卒釀啟禎亡國之禍者諸疏指陳閭切洵有先見之明有明一代江西多名臣如世祿者不愧後起之秀此冊出自影抄明刻知世間好事者正不乏人余得而收藏之亦足補插架之闕也辛酉冬十月立冬前一日

明宋學士文粹跋

宋詩文大家其集錄重者門生後學往往選錄其要者詩爲菁華錄文爲文粹別爲梓行如任淵之選注黃山谷詩爲菁華錄陳亮選歐陽文忠集爲歐陽文粹又南宋人選三蘇文粹雖其所謂菁華與粹者不必人人共賞之文然其本集太多閱之不易得此簡要之法亦足賞鼎一鬻矣明初古文大家首推宋景濂其全集今四庫著錄者三

山居文錄卷上

堯

十六卷據文粹後附門人鄭楷行狀云所著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二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林集四十卷芝田集四十卷是全集有百數十卷之多不亞于宋之歐陽蘇黃矣此爲劉誠意所選錄者共十一卷文九卷詩一卷補遺一卷洪武八年刻本每半葉十六行行二十七字小楷書有顏柳體想見明初刻書猶有天水遺式六卷以下抄配從原刻影模亦極精工各卷均有汪士鍾菘芸精舍潘介繁桐西書屋印記其抄配之卷印記亦同知抄配亦甚早矣是書爲吾友莫楚生觀察所藏出以其賞並出續文粹十卷亦汪潘二家舊藏豐城之劍合浦之珠離而復合若有天意觀察手此二編日日摩挲寶玩讀書之福洵不淺矣壬戌上元後一日南陽葉德輝并書

明宋學士續文粹跋

宋景濂續文粹十卷爲門人方正學鄭楷樓榭等所選錄以前有劉誠意所選文粹十卷故此爲續也原刻于建文辛巳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書體近趙松雪與前文粹各擅所長而此本已印在革除以後於方正學名已削去其涉方氏文字亦從刪除後有林佶跋云錢虞山受之云丙戌年曾于內殿見此集正學氏名皆用墨塗乙蓋塗乙氏名者猶初印本此則刪刻印在後矣書爲吳江徐虹亭太史鈞舊藏即當日以贈林佶者後經汪氏菘芸精舍潘氏桐西書屋遞藏今并前文粹同歸吾友莫楚生觀察觀

山居文錄卷上

堯

察藏書故家性愛舊本書籍物聚所好其信然矣壬戌上元後一日南陽葉德輝并書

龍啟瑞古韻通說書後

此桂林龍翰臣方伯所著古韻通說二十卷其體例作旨已詳論說及諸家敘跋中茲不復論鄙人於聲音韻三者之學亦嘗略涉藩籬最不喜古音今音之爭辨正韻叶韻之紛糾以爲天地開闢之後但有方音方音卽一時一地之士音由音而成字由字而成聲字之成聲如六書之諧聲乃其一大部屬由聲而成語言由語言而成文法由文法而成詩歌于是有韻之文出焉然其韻仍一時一地之方音而已世歷千百五方播遷今之方音不獨非始有文

山居文錄卷上

聖

字之方音而亦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諸聖人之方音故音無所謂古也且無所謂正也無古音無正音又安所謂正韻叶韻不過爲學之道不得不准一韻書以爲檢束之法不得謂某家疏某家密某書寬某書嚴辨論審覈舍田芸田此鄙人所不爲也至於雙聲疊韻不過詩文忌避之一途其陰陽清濁之分乃詞曲樂律之規範以之斷斷言小學殆卑之無甚高論矣乾嘉以來儒者喜治古學往往以今爲古自欺欺人既力闢吳才老朱考亭詩經叶韻之非而又溺於神珙字母之說戴東原不肯降心異氏欲用其說而避其名紀文達以爲矯枉過正其實皆無謂之爭辨也然如鄙論則是無音韻之學也又將示人以不學也

烏可哉今有一例曰分代不分部如三代有三代之音晚周先秦有晚周先秦之音漢魏有漢魏之音六朝有六朝南北之音三唐有三唐之音所謂分代不分部通其所可通不必強通其不可通三代之音易書有韻之句詩之商頌是也其途甚隘不適於用周秦之音詩經離騷先秦諸子有韻之句是也漢魏之音漢魏之詩歌樂府是也六朝三唐之詩卽六朝三唐之音聚爲一部卽爲韻書此與六書諧聲之學不可并爲一談六書之諧聲皆最初之方音三代以下韻語則一時一地之方音方言釋名亦然不可執以定字聲何也方言中有方音有物名又有俗言釋名分唇輕唇重舌腹舌頭亦是以彼所聞之音爲識字音之法不得謂漢人之音概可以二書爲標準也若古音之存於今者各省各地時亦有之文人好事生於吳者曰吳中某字爲古音生於越者謂越中某字爲古音此由愛其鄉土之心使然不值通人一噓也龍氏此書以之爲音學入門之書亦甚簡便然必如諸敘跋所云勝于前人則不敢信以鄙人分代之說爲斷則前人韻書與龍氏異同可不問其是非勝負蓋治學之道固如此也吾友梁任朱君嗜學好古爲吳中漢學碩果之存鄙人生長湖湘秉承家學拔茅開徑得於鄉先輩顧惠二先生遺箬爲多彼其大略椎輪有時或不免失之疎漏後人循其途而變更焉而精密焉皆非異人之事治學惟求其實漸而求其通拘墟之

山居文錄卷上

聖

見門戶之爭殊可不耗心力梁任其知此意乎因論龍書及之時在戊午四月

瞿文慎詩選書後

清霄鸞鳳之音是承平宰相風度時危出膺艱大可謂生不逢辰而况依違朋黨之間苟且功名之際誤國自誤誰得而諒之康沈陳余皆阿好之人未足以爲定論康詩所謂于孝欽太后前舉仇者公極慎密可決其必無此事或者遁居海上時公以此譽康否則康以此誑人死無對證僅成一面之詞讀者幸勿信其爲實也公一生富貴基於大考其時在閱卷大臣之列者爲善化黃恕皆侍郎拔置一等第二名超擢侍講學士出典河南試差接任學政

山居文錄卷上

聖

以後疊司文柄則其同年午樵尙書貴恆之力居多尙書椒房懿戚與公莫逆名列御屏固有所自至其入贊黃扉則仁和王文勤文韶所援引也或謂公兒似毅皇大考升擢時召對孝欽感觸從此向用遂殷此流俗之言不可徵信乃金壇馮夢華中丞爲撰神道碑竟援以爲典錄豈不謬哉毅皇天人聖容近有傳本公清癯鶴立所謂俊秀書生耳烏足以擬天庭日角之神姿因論公詩并及其逸事以公一關係時局之一人不敢隨聲附私專論私交也

張文達退思軒詩集書後

光緒末造湖南有二巨公立朝爲天下屬耳目者一爲善

化瞿文慎公鴻禧一爲長沙張文達公百熙也二公皆以詞臣受兩宮特達之知文慎協揆坐文達參新政海內外品目人物者必曰瞿張猶之光緒中葉清流仰鏡之翁潘也二公爲政附和變法尤喜汲引新進少年余壯時亦荷二公青垂而心竊以爲未可大氏文達天性寬泛時爲文慎所猜疑由其門多雜賓授人以詆譏之隙文慎熱中富貴與文達同其趨時尙本非由衷但心目較文達靈巧然其速亡國之禍則一也二公同好吟咏文慎多深沈之思國變後尤多離黍之感文達則力求脫俗終爲廟堂之音言爲心聲觀二公之詩可以知二公之人矣因覽文達詩論次之

山居文錄卷上

詩

郎園山居文錄卷上終

南陽葉德輝煥彬甫撰

周毓叔大林鐘拓本跋

毓叔大林鐘銘鉦間四十字鼓右五十字載阮文達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荷屋中丞榮光筠清館金石金編亦載之云此與積古齋所收文全同古人制器一范不止鑄一器矣嘉興張叔未廷濟藏器今按阮吳二家釋文各不同要以阮氏為塙如鼓右第四行皇考嚴在上翼在下吳釋為器十二界上下又第五行愷愷能能吳釋為豔豔爵爵無論文義不順於其字畫亦不似嚴在上翼在下即嚴嚴翼翼之意愷愷能能阮前列宗周鐘有熊熊鼓鼓句可

山居文錄卷下

證字畫明顯不能釋為豔豔爵爵也阮云鐘重六十六斤張叔未藏器見所撰清儀閣題跋云重六十一斤阮據武億說定為周平王滅毓以後續封之毓所鑄似可信從其餘釋文當以阮為定今見此拓本益信然矣

周格伯簋拓本跋

格伯簋銘八十四字亦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氏金編有格伯敦蓋器全銘與此同兩家釋文多異亦以阮為長惟第三行第七字阮為相吳為格此阮據拓本模胡之故當從吳作格阮據左昭元年傳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允格臺駘以格伯為允格之後則胡又釋為相伯按阮據本文作給此明給字之誤不待辨也阮以第一行癸子為

癸亥甲子二日此亦不然殷商用支干不定用甲子本字

今河南出土之龜甲卜文往往有乙子癸子此子當與己通用謂乙己癸己今此簋癸子即其例然則此簋當為商器非周器也說文解字包部首云象人裹妊已在中子未成形是子己二字為成形未成形之分其義本可通假龜文中子有作𠄎者即省子之兩手而仍為子者此則增己之兩手而仍為己字無可疑矣

周寔盤拓本跋

寔盤銘一百三字亦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云此與薛書鄭伯姬鼎銘同所異者彼銘伯字下姬字上脫一鄭字遂名為鄭伯姬鼎伯姬者妣之稱豈得稱皇考乎其說甚

山居文錄卷下

塙薛氏款識自明以來由木而石又由石而木展轉摹刻字畫多失原形今得拓本證之不獨視薛書精審即阮摹亦下真迹一等矣粟來仁兄藏阮氏舊拓四幅此其一也

寶應射陽湖漢石刻孔子見老子畫像跋

射陽湖墓闕孔子見老子畫像乾隆中江都汪容甫明經中得之顏其室曰問禮堂見中子喜孫撰先君學行記今移置揚州學宮壁間一正面一陰面此其正面也畫分三層其一層為孔子老子弟子三像次層一人踞立柱上旁列二異獸三層有釜甑盃盤刀俎魚鼈之類近人劉師培誤以次層踞立者為豐侯又云下層似劍似笏別繪盃釜等物又繪圓器中有疏布文當是大遵巾之屬按此等肌

說殆全不知考古者此圖三層當分三段若今宮室之制由外達內爲三棟也老孔相見之室爲正棟彼所謂豐侯者乃中棟承楣之侏儒柱旁列二異獸殆天祿辟邪若今門外之石獅侏儒柱見劉熙釋名釋宮室武梁祠石室畫像中亦有之其下一層則庖廚也去正棟甚遠卽君子遠庖廚之義圓器中有疏布文者乃冰槃文若疏布者乃冰塊若是邊巾則當有坐置地不當手執之矣漢石刻畫像凡宮室有三層二層者皆有次第可以分別以目眇之當自外而至內非自上而至下當云二棟三棟不當云兩層三層也于此可考古宮室制度及其梁柱名義乾嘉以來言金石之學者多不知此例明此例自余始近從吳門帖

肆獲此搨數紙以其一貽嶠甫從子因著其例示之他日別有所見庶不至爲前人舊說所迷亂耳

漢嘉祥劉村洪福院漢石刻畫像跋
此山東嘉祥縣劉村洪福院畫像石分四段其一段左一人披髮側身蹲立口吐火燄一人被髮正立右手掣蛇一人披髮側坐於掣蛇者之右一人拱手背立於坐者之後其二段左一人曲身側立作半蹲勢一手執方旗一手按二鼓鼓有架其右一人踞地手持物若鑿鑿一曲鉤如月半規形者又一鉤作覆形上有一輪輪之上左又一月鉤輪後一人側立若推輪之狀似女子者其三段一幼君垂衣裳端拱正立題字成王其右一人側立手執華蓋覆成

王首其後一人拱而側立成王右爲周公周公後爲魯公皆有題字其四段中有一樹扶疏正植左一飛鳥樹下二馬首皆向樹此畫像載王昶金石萃編題爲周公輔成王畫像引山左金石志以一段掣蛇者爲曳繩又不知月鉤爲何事且誤以一旗二鼓爲三缶語焉不詳馮雲鵬石索載一段三段圖亦失真如以坐者之坐椅誤圖爲曲膝跪形殊爲臆揣但馮釋一段爲霹靂吐火施鞭亦似因拓本不明爲之誤解吾謂一段二段皆畫雷部之神其一段爲霹靂吐火神女掣蛇其二段則風輪雷鼓之類月鉤疑爲輪軌時有執鑿者修之推輪者殆阿香女之屬此等小說漢時已盛傳不僅見於干寶搜神記段成式酉陽雜俎所載也此當據馮氏題稱嘉祥縣劉村洪福院畫像不當云周公輔成王畫像也周公輔成王畫像漢武帝嘗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賜霍光故當時石刻畫本流傳甚夥此外嘉祥縣焦城村亦有之然皆雜以他畫吾向有拓本二段上爲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下爲王會圖如交趾貫胸長臂僂僂諸國人皆與逸周書王會解所言相合自來金石家皆不著錄當亦山左間石山左爲周公封地故其事爲人人傳誦墓闕廟壁幾於無處不有此圖此類畫像其刻法與武梁祠畫白地黑畫者則又不同吾見此類畫像大抵直闌紋作地畫作白線或黑地白畫如孝堂山石刻之例畫家三祖開山其濫觴卽在此觀漢石又可悟大法

秘妙矣丁巳夏五下旬之六日南陽穀道後人德輝并書

漢竟寧雁足鐙銘拓本跋

漢竟寧元年雁足鐙爲揚州馬半槎物厲太鴻徵君鶚樊
榭山房詩集翁覃溪閣學復初齋詩集均有詩賦之亦載
汪容甫中述學六舟僧達受金石書畫年譜釋文微有異
同其文考工之考六舟釋考爲寺述學釋考爲考非考非
寺六舟年譜因吳江楊龍石謂其誤別考爲寺云龍石未
讀述學其實述學亦釋作者耳吾家汾湖派族祖潔甫公
諱乃溱者當時與六舟爲金石契中人所著丁酉日記亦
謂六舟誤別原器青綠以考爲寺今按拓本中凡字蓋爲
考字反書可證六舟之誤釋六舟引孫淵如觀察星衍釋

山居文錄卷下

五

建昭雁足鐙寺工云寺廷也有法度也以證其釋寺之是
諸家釋考之非不知淵翁亦正是誤釋耳此本中凡字清
朗可辨其非寺字毫無疑義記之以告後之言金石者

宋石刻米芾書朱樂圃先生墓表跋

米書樂圃先生墓表自來金石書目皆不箸錄以其石在
朱氏祖塋非其子孫不得見也此本爲先生裔孫梁任手
拓貽余者石雖斷泐字字猶可辨識先是蘇城樂圃書院
刻有肥瘦兩本嵌于院壁瘦者筆迹與此同後有乾隆中
沈文愨公德潛跋肥者首摹天籟閣長方印記蓋前明時
項子京元汴家中物別是一本或者疑其贗蹟猶憶二十
年前蓮花廳朱純卿觀察同年藏有此表墨迹手卷與肥

本相近紙本滑膩作米黃色確爲宋紙收藏日久變色非
出僞染墨色筆鋒濃淡處辨之分明非廓填鈎寫之本其
卷前後有項氏各藏印或者即肥本所自出而肥本爲俗
手刻時失其步法轉有墨猪之譏此卷觀察得之善化勞
文毅家流傳有緒惜觀察歸田日久不得借校今但以書
院本校之其文字差異之處頗不可解如書院本于莫不
造請謀政下石本第一行多所急二字朝廷成太平下石本第一行

多之功利禮作樂以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此先
生其二十二字又銘辭樂圃增悲增草作以形近松字書
院本即訛作松悲虛抱經文昭校影宋本樂圃餘稿盧校
在江南附錄米表其多出二十二字及增訛松同松字盧
圖書館

山居文錄卷下

六

大約宋本即如此盧考宋史文苑傳本傳全用米表原文
又未見墓表原石耳其多出之字亦如此又考曹棟亭刻琴史序末有此數語
之攻下又增多謂宜二字豈虛文哉作豈虛文而已而宋
本餘稿轉無此序餘稿卷七列吳郡圖經續記序春秋通
志序閱古叢編序華嚴經讚序康熙壬辰裔孫岳壽刻本
無華嚴經讚序有琴史序岳壽本據云出自明抄則此二
序是否明本竄易抑岳壽竄易皆不可知然文全與棟亭
刻本琴史序同曹刻在康熙丙戌書後有墨圍餘稿刻于
康熙壬辰豈當時見曹本據補而以華嚴涉異氏去之耶
餘稿搜刻於先生姪孫名思者序題紹熙甲寅距先生沒
九十六年雖出兵燹之餘而琴史自在不知何以未見表

載先生著述于經但略其詞曰諸經有辨說于他書則詳載其名有琴臺志吳郡續記琴史文集琴臺志久不傳今四庫箸錄有吳郡圖經續記琴史樂圃餘稿又有墨池編六卷則表未載餘稿附錄張景修墓誌銘載先生著作尙有吳門總集墨池閱古二編證之宋史藝文志經部春秋類有春秋通志二十卷小學類有續書斷二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經部樂類有琴史六卷史部地理類有吳郡圖經續記三卷或傳或不傳記載亦有詳略也惟墨池編不傳于宋而傳于今四庫六卷本出自浙江鮑士恭家藏提要云凡字學一筆法二雜議二品藻五贊述三寶藏三碑刻二器用二皆引古人成書而類編之贊述門寶泉述

書賦下自稱編此書十卷又器用門下稱因讀蘇大參文房四譜取其事有裨于書者勒成兩卷贊墨池編之末是原本當爲十二卷今止六卷殆後人所合併歟又云此本碑刻門未載宋碑九十二通元碑四十四通明碑一百十九通皆明萬曆中重刻時所增明人竄亂古書往往如是幸其妄相附益猶有踪跡可尋今並從刪削以還其舊至其合併之帙無關宏旨則亦仍之矣按四庫箸錄即明萬曆庚辰揚州瓊花觀刻本余家有之其訛謬無足置辨余又有雍正癸丑裔孫朱之勳刻足本二十卷續書斷即其中之第九第十兩卷蓋書成又有續補故與自述之卷數亦不合也諸經辨說疑亦只成春秋通志一種先生春秋

之學受之于平陽孫復復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四庫箸錄讀之可見先生淵源沆瀣也表云先生墓葬至德鄉光祿公之塋今吳縣靈巖山東十四都三畝按此鄆之省冊沿用之讀爲圖殊無意義惟圖本省作畝唐天寶十五年游擊將軍張希古墓誌銘不畝二豎與災圖正省作畝則其由來久矣惟都鄆之畝不應作圖用耳先生光祿公以上祖塋均葬此其至德鄉之名失于何時則志乘無考梁任畱心鄉邦掌故爲余訪得先少保石林公故宅于興市橋唐家巷此其先澤所畱貽宜必博考詳徵有以示我矣己未天賦

蘇州府學宋石刻平江圖碑跋

此平江圖碑不載刻碑年月在今蘇州府學宮門側吾友朱君錫梁有拓本吾見之偕與同訪見碑石露處中段文

雖漫漶尙可識別中載南宋官廳房舍極其詳備其地爲舊子城而今之王府基也因檢元盧熊蘇州府志明王文恪整姑蘇志于碑中各官廳均未載及以後府縣志相承更無人補入矣是碑未有呂挺張允成張允迪刻工三人姓名此三人亦別有刻碑一慶元六年重修長洲縣主簿廳記未有張允成允迪二人姓名一嘉定八年重修蘇州學記未有張允迪一人姓名而慶元二年張安國書盧坦傳語碑有張文偉呂挺二人姓名在蘇唐卿書鶴字之一面證以此圖刻名呂挺居首張允成張允迪次之則此亦必寧宗慶元時所刻盧王二志不知何以不見碑載官廳是亦疏陋之甚矣道光中程祖慶編刻吳郡金石目載有

以上各碑於刻工諸人並不分別詳載于此圖碑下以張允迪爲張迪尤爲粗疏朱君各碑拓本俱精可覆按也吾因是碑湮晦日久因捐貲借朱君督工深刻之朱君摩挲審慎指示匠工于碑有字畫不令絲毫出入非獨有功于碑其有神于吾吳文獻亦大矣拓本初出屬爲識之因書其始末如此丁巳嘉平既望南陽葉德輝書

先族祖明工部公西方庵碑記跋

西方庵碑記爲汾湖二十四世祖天寥公撰配沈宛君夫人書不見於邑志不詳於家乘湮沒于荒山古廟之中久矣今年汾湖宗人三十三世蔡仙公其然訪出拓以示余并出家藏祖先輩詩文殘稿中有二十五世橫山公募修

山居文錄卷下

九

西方庵小引亦已畦集中所不載者乃知此庵與吾家結翰墨香火緣當時父子二公爲之撰文募修今又出此碑于頽垣灌莽中俾二百年後之子孫得見先人手澤斯亦奇矣同時蔡仙公并訪得圓通庵碑與此均駢體文余與印濂宗丈各拓十數本藏之丈爲汾湖派三十四世與蔡仙公均天寥公從父弟大理卿諱紹顒者嫡系孫與余搜訪先人遺跡有同志也丙辰十月十三日立冬茅園派裔孫三十八世德輝謹跋

先族祖明工部公圓通庵碑跋

此圓通庵碑與西方庵碑同時爲蔡仙公訪出者二碑皆駢儷文精熟內典如讀王簡栖王子安一輩人禪林碑版

文字洵瓊寶也公撰湖隱外史云庵在寶生庵東北元至正中故有此庵老衲大遠卽其舊壤殫極勤瘁椽橐成之并摘碑中風裝雨鉢飢餐秋夜香花破衲虛瓶辱忍雪山鍾磬四語載之令人想讀其全文今竟獲之可謂大快也已丙辰立冬茅園派三十八世裔孫德輝謹跋

宋刻觀世音菩薩佛頂心陀羅尼經跋

宋崇寧元年刻觀世音菩薩佛頂心陀羅尼經三卷全每行十四字卷本改方冊藏吾友蘇君宙忱許蓋宣統三年吳江方塔壁圯出世者自浮屠氏之學由西漢末入中國乘三國兩晉之多亂士大夫喜其文字虛玄可以超然世網愚夫愚婦信其因果之說廣造蘭若捨宅作寺沿及六

山居文錄卷下

十

朝或造像山洞或刻經石谷又自寫經或募人寫經以資冥福唐以後雕版日便于是易寫爲刻乾竺氏之經本乃與經史四部書版相爭逐吾見宋刻佛經大都字大如錢行十六字惟近日敦煌石室所出唐刻摩醯教諸經與此行字數同是宋初刻佛經亦自有所依仿如儒家北宋刻經史多半葉八行行十七字之本也未刻書自識云承議郎石處道同妻繁昌縣君梁氏敬瞻經相虔發願心捨財命工鏤版印施所乞子孫蕃盛福壽增進崇寧元年十月十日謹記亦是宋元版書後木牌記習尙宋本動值千金一落彼教乃相視寂寞宙忱獨知所寶亦釋家之佞宋翁矣

先族祖明文莊公畫像贊

明有社稷之臣爲先族祖文莊公其立朝大節在土木之變與于忠肅同有捍衛國家之功其後南宮復辟則以先事有諫止景泰廢儲之奏而不與忠肅同遭羣小之攻非其保身之哲過於謀國之忠乃處事明決具古大臣侃侃之風今則微猷日遠而遺像雍容有萬卷詩書之氣盎然見於面者橫塞於其胸是故邦人士猶百世而興起况詒謀於孫子豈不聞胙鬻之遙通嗚乎公之德兮高於玉山之峰公之澤兮被於粵嶺之東有文敏忠節之繩武予小子奚以無媿於小同裔孫德輝從祠堂本重樵恭贊

釋禹

山居文錄卷

上

格伯敦載於吳榮光筠清館金編吳式芬據古錄吳大澂憲齋集古錄者凡數器又有格伯簋載於阮文達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器各不同而文字則一中有禹字阮釋作禹丙谷金編釋作禹谷據古錄釋作偶谷集古錄無釋集古錄載第二器作禹谷余見姜寧古器物銘拓本中有周癸子彝卽集古錄第二器其文同說文田部禺母猴屬頭似鬼从由从内以余攷之禹上非由字乃田字說文采部番獸足謂之番从采田象其掌蹏或从足从煩古文番采部首云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平古文辨又内部首云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尔疋曰狐狸狸貉醜其足蹏其迹尔今爾雅釋獸狸狐貓貉醜其足蹏其跡内








據此則實之異文亦卽采之古字采象獸指爪田象獸掌禺字上或采或田義無不可爾雅釋獸自狒狒以下爲禺屬禺古本作禺周禮司尊彝鄭注雖禺屬印鼻而長尾此引爾雅文字正作禺說文心部愚慧也从心从禺禺猴猴屬獸之愚者竊謂猴非愚獸慧則有之獸之愚者當是獸之禺者之誤許君以禺訓愚故曰从心从禺而引獸之禺者爲證此其意固甚明顯也禺屬之獸指爪手掌皆有故禺字上从田則爲禺上从禺則爲禺此古禺字之厘存者字書由古而籀而篆互有增刪番字亡並禺之故訓亦亡于是乃有从鬼頭之禺字矣

彝絲奚爲古雞字說

山居文錄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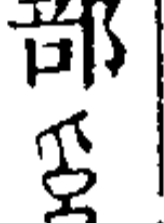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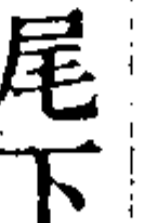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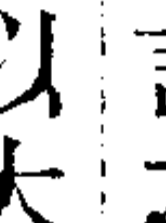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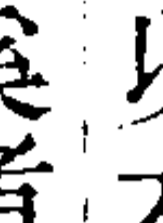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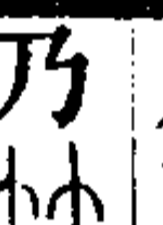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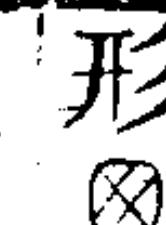

大書于禽獸字多象形其形聲及會意字皆以其種類繁眾而以聲與意別之至六畜如馬牛羊犬豕皆象形何獨于雞而爲形聲字此固人所習見之物而從未有考索及之者也按說文隹部雞知時畜也从隹奚聲雞籀文雞从鳥考隹與鳥之別則以有長尾短尾之不同隹部首云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鳥部首云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匕从匕然所謂長尾短尾者不過大略言之其實兩部之字短尾中有長尾長尾中有短尾短尾中如雉如雉皆長尾長尾中小如鳩鴉大如鴻鶴又皆短尾短尾中如長尾者少長尾中短尾者多在古人造字時固未嘗逐物辨別也惟雞有短尾亦有長尾故篆文與籀文各从其形

然同爲形聲字則固非最初之本字矣最初本字爲彝器之彝說文糸部彝宗廟常器也从糸系綦也十持米器中寶也互聲此與爵相似周禮六彝雞彝鳥彝黃彝虎彝雉彝罍彝以待裸將之禮此解全爲小篆字形而言以鼎彝中彝字考之固不如此也古鼎彝字作或作皆象雞形吳大澂集古錄七雞形敦有形卽之古文象形字又十八矢伯卣亦卽雞字吳釋作雀形非也者兩手也初作彝時本止雞彝一器因其兩手奉雞卽造雞形之彝以明敬獻之意其餘五彝皆踵事增加彝象雞形猶爵象鳳形說文鬯部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

山唐文錄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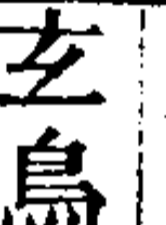









三

卣 古文爵象形余按卽之正形最初造尊只爵一器與雞彝同周禮六尊亦如彝之六彝爲後世禮家增造也彝聲與系奚均相近大腹也从絲省聲絲籀文系字系部首云繫也从糸ノ聲籀文系从爪从絲此兩字說解各有差誤奚大腹也當云大腹禽也禽鳥中腹大者惟雞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商器兄寸尊蓋釋作鷄此最古象形之字字亦象雞之大腹短尾下非从省絲乃字也大腹禽云者舉其特形言之如部蠅蟲之大腹者从从虫蠅乃蟲之小者猶以大腹之故別于蟲而屬于則雞亦其例矣故凡聲近奚者則以腹著說文糸部猥生三月豚腹

猥兒也从豕奚聲則奚訓大腹禽不獨與蠅同例而猥之因腹猥猥然而名猥亦可爲奚之左證也由而變上之爪非爪也上之變亦非絲也中爲之重疊字仍兩距也由絲而變象雞首象雞腹下肥特近尾奚近腹字畫有移改耳象兩距此乃之變乃之正立也以此知先造字繼造字最後成奚字凡物象形有正有側有前有後有詳有簡皆以目之所見畫而成形六畜中馬犬豕常橫過人目故象其側形牛羊恆在野人視之先見其尾後見其首故象其前後正形雞則近人之畜爲側形奚爲正形皆可象也雞字三變亦如燕之三變燕之異於鳥者箝口鳥之

山唐文錄卷下

齒

古象形字爲說文部首云鳥在巢上象形蓋象鳥形象巢形首从鳳首从皆鳥字也古燕字作乙部首云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之別于者首點畫微重象其箝口增畫而成燕部首云玄鳥也箝口布翅枝尾象形是燕爲後造字燕巢人屋故燕居燕安燕喜燕樂均借用之鼎彝中如侯盃之侯鼎之古籀補云古燕字象燕處巢見其首字从此宴晏匱三字皆當从許氏說晏安也宴安也匱匱也皆燕安之義又匱下云古匱字从上有一覆之象燕之匿於巢也許氏說匱匱也古燕字子璋鐘用匱以燕今經典通作燕按晏宴匱三字古均从是也晏爲小篆之

變小篆誤以燕身為女字燕首為日字其本字已誤故于
冥匿皆不知為从燕而以爲晏聲字也惟雞與燕乃禽鳥
中最與人習近者故造字者各从所見而象其形明乎此
而古人造字之精神千載下猶可想見矣

金文賈貝簋三字通用考

彝器中有用斬賈壽其萬年賈壽等語自宋呂大防薛尚
功以來均釋為眉壽以眉壽連文為頌禱所常用之語也
余嘗於鼎彝文字考之如宋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六載許子鐘無謀賈壽又許子鐘二無謀賈壽又楚
卽仲南和鐘其賈壽無疆又七載遲父鐘萬年賈壽
又遲父鐘二萬年賈壽又遲父鐘三萬年賈壽又遲

山唐文錄卷下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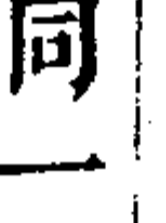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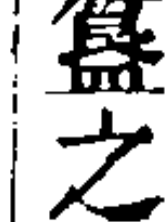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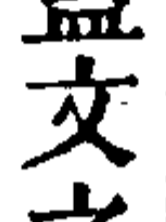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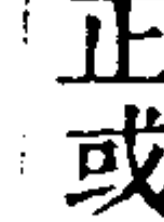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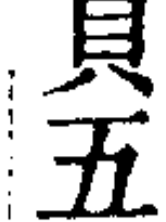


父鐘四萬年賈壽又載盃和鐘賈壽無疆又八載齊
侯鐘四用祈賈壽又九載齊莽史鼎其賈壽萬年又
載叔夜鼎用斬賈壽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五載
大壺蓋用斬賈壽又載史賓鉞用斬賈壽又六載德
敦其萬季賈壽又載都公敦用斬賈壽又載頌敦賈
壽無疆又七載雷君簋用斬賈壽又曼龔父簋用句賈
壽吳榮光筠清館金文三載周兵史鼎賈壽萬年又四
載叔家父簋用斬賈壽阮吳以下諸器并據原拓本校吳式芬據古錄
二之二載乙彝其賈壽無疆又二之三載芮伯敦用錫
賈壽又載女嗣盤用斬賈壽又三之一載陳公廡用
斬賈壽吳大澂憲齋集古錄十五冊載孟姜簋用斬賈

壽又載都公誠簋用錫賈壽其字上从賈下从貝乃富
貴之貴秦漢瓦當文有貴壽無極字者貴壽亦自連文不
必眉壽也說文貝部賈物不賤也从貝與聲與古文賈艸
部艸器也从艸貴聲與古文賈論語曰有荷與而過孔
氏之門此可證鼎彝中之賈即說文之賈說文乃小篆從
省筆也古文論語有荷與之與與賈上之與同字異形賈
字既从貝與聲而又引古文賈之與以明賈字得聲之由
是古文賈字必有作賈者與非艸器武梁祠孔子擊磬畫
像荷蕢手持食器若口題字為何饋證以說文口部首云
口盧飯器以柳為之象形可證與為飯器古用陶後用柳
物雖不同其形則一况題云何饋其非艸器尤為顯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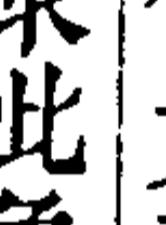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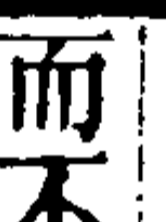








山唐文錄卷下

六

與之古文本為女部妻婦與夫齊者也从女从中从又
又持事妻職也公與古文妻从女尙古文貴字據阮氏
款識七載遲簋蓋用斬賈壽又器用斬賈壽上从賈
下从女知古文妻亦與古貴字通用不僅以尙為貴也貴
之从貝本以貨貝為寶貴之物故貴賤之義从之而生貝
部首云海介蟲也居陸名焱在水名蝓古者貨貝而寶龜
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泉是貝為古代交傷中至貴之物
造字時諧以與聲于是引申于事物為人尊重者而名之
曰貴此鼎彝中所以簋賈亦通用也阮氏款識四載無專
鼎用割與壽亦釋作眉壽不知亦貴壽以與賈同聲故通
用耳說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自此自此小

篆而云然證之鼎彝諸文簋皆从貝不从自如吳大澂古
籀補五引鄭義姜父簋之項絲簋之史克簋之
其旁皆貝也此皆與無專鼎字从貝皿同一義者
也而勛叔簋之叔班簋之則直去皿而作貝至各家
所載鼎彝字以貝爲簋者尤不可僕數阮氏款識七載立
簋之鬲叔與父簋之蓋文之曾侯簋之據古
錄二之二載易叔簋之又載白庚簋之蓋文之須集
古錄十五冊載周裕簋之大氏多象貝在水中或
正或側或左或右有須有足與阮氏款識五載小臣繼彝
貝五朋之又六載師遠敦貝十朋之吳氏金文三載
周敦益貝十朋之據古錄二之二載辛子卣八貝一具

之又載泉伯卣蓋錫貝之又二之二載小子射鼎商
貝十朋之諸貝字象仰腹貝形者同一象形而有詳省
之異小篆作乃省而又省耳古籀補下引楊沂孫
說簋从須从皿沐器也簋簋不飭不潔也此誤貝爲須非
塙詰也鼎彝中費字亦有上从皿者據古錄二之三載魯
士商獻敦其萬年壽集古錄十四冊載齊侯魯用斬
壽又十五冊載魯伯愈父簋其萬季壽皆上从
皿不从叀又有下从皿者阮氏款識七載伯其父簋壽
萬季據古錄二之二載叔妊盤壽萬季皆下从皿與
無專鼎用割壽之同是秦漢以前貝簋三字通用
之明證亦有費傍加水者據古錄二之三載陳逆敦以介

篆命壽又三之一載齊國差廡受福壽此則泮漬
之潰亦通借作費又有貝外从者如阮氏款識四載戎
都鼎用祈象貝在中亦卽簋字阮乃釋作眉上
毫眉蓋不知三代鼎彝簋與費通用貝又與簋通用也夫
眉壽連文固習見眉象則無所取義是更可證費之爲貴
而不可作眉字讀矣且費亦通鑄集古錄第五冊載鄭饗
通父鼎鼎之古籀補鑄下引鄒子妝簋之
邾公望鐘之齊侯廡之居後彝之上皆从
貝又集古錄第九冊載格伯鼓蓋之齊太僕歸父盤
之中皆从是又以簋爲鑄鑄簋與費聲並相近故
其字亦相通借也

與瞿良士借印四部宋元善本書啟

前託繆小老由尊處代抄瑤珠子賦二種抄費已交小老
轉繳此時計已早登記室矣屬推貴造身財兩旺爲大富
之格行運流年別詳奉教自昔江左爲人文薈萃之區珂
鄉爲歷代藏書之府執事楹書世守今之魯殿靈光昔人
有言坐擁百城南面王無以易此乃洞天之清祿豈同世
俗之浮雲側聞貴邑人士僉稱執事流通古籍有朱竹垞
曹倦圃之遺風時晤徐積餘觀察云其隨庵叢編仿宋刻
諸書大半影摹出于尊藏爲之歎羨不置又見交通圖書
館影印唐李推官披沙集宋錢杲之離騷集傳兩種皆本
鄴架之儲傳古人不敝之精神開書林方便之條例此當

如顧嗣立刻元詩選夜夜有古衣冠拜于牀下者也弟數年前與張鞠生同年倡爲四部叢刊之議欲合四部最要最善之本聚于一編合二人之藏不敵尊處一鱗片羽屢思援朱竹垞錢湘靈黃俞邵周雪客徵刻唐宋人祕本書之例藉重大名列于公啟以時局擾攘執事又以議員在京江海阻修無緣通問道傍築室三年于茲今春重來海上晤鞠生同年再申前議袖出擬印各種書目商酌去取異同弟一一爲之覆勘頗有增消惟乞鄰之舉則視執事一言爲重輕如蒙雅意玉成則借鄰環二酉之奇珍以續警悟百川之巨製執事洵無媿于竹垞湘靈諸老弟等亦獲如俞邵雪客追逐後塵豈非盛美之業哉鞠生同年創

山房文錄卷下

九

設商務印書館逾二十年印行學堂教科書利過校印古書倍徒今亟亟與弟圖畫及此者誠以黃流絳雲之厄千古讀書者所痛心今幸吾輩百里聲聞同方同術又得執事琳琅滿室如取如攜故敢謬作嚙談冀獲償茲宏願他日書成之後自應精裝副本全部以供行祕之需至影印之法絕不折散原書但以玻璃版逐葉影翻毫無手污爪破之患惟檢查稍嫌繁瑣擬懇執事代延一誠信可依之書記藉重指揮月俸若干由弟等按月致送斯事體大非多文好古而無錢牧翁黃蕘翁之佞癖如執事者不能合此浮圖見在南京圖書館當事諸君惠許借紙各處聞風皆欲先覩爲快所幸執事不恥伍噲相與樂觀厥成則非

獨後學獲此津梁抑亦古人藏山傳人之素志也海虞山川清淑久欲借鞠生同年裏糧來游倘得藉窺祕藏則誠三生有幸矣

與張鞠生同年論借印四部叢刊書

連日晤談極快回蘇後即將致瞿良士書封寄並寄四部叢刊目錄一本亦經弟校改一過者書稿別錄奉覽今日海內藏書家固以江南之瞿山左之楊爲南北兩大國然其他藏書之人所藏亦有出于二家之外者此次彙印板本則取異不取同徵求則就近不就遠一則利在保留古本一則利在易借荆州蓋必如此始足達吾輩流通古書之素心而其途亦較有歸宿也經書決用單注本瞿目有

山房文錄卷下

辛

宋刊本周易十卷宋刊巾箱本毛詩二十卷宋淳熙阮仲猷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宋余仁仲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影宋相臺岳氏孝經一卷宋刊本爾雅三卷凡六種其纂圖互注諸經及宋刊殘本均不適用穀梁傳有余仁仲本殘本六卷似可取黎刻古逸叢書本補之孟子宋本既向北京內府借影則弟前恨孔韓兩刻失宋本原式不能配入者今已成爲全璧矣惟三禮論語頗難遇瞿目有周禮無儀禮禮記周禮一爲纂圖互注本一爲殘宋本均不可用禮記傳沅叔同年得天一閣藏宋阮仲猷本可以向其借印周禮弟有明嘉靖兩刻本一仿宋相臺岳氏本一重刻宋相臺岳氏本二本行格字數同八行十

惟仿刻本字體端勁似顏書重刻本字體方板近俗耳儀禮弟有明嘉靖中徐氏繙宋本行格字數與岳本同但不附釋音爲異論語弟有日本文化十年覆元正平本即古逸叢書之祖本爲顧澗蕢舊藏此皆可以配入雖爲明刻外藩刻固不下宋本一等也孝經別有宋小字本極精楊守敬留真譜全刻之亦可重印子部鬼谷子用秦氏石研齋本但石研齋有兩本一乾隆己卯刻道藏本用宋體字一嘉慶十年刻述古堂影宋本用元體字元體字本常見擬用宋體字本集部唐駱賓王集原用石研齋本不如用丁志所載之元刊本江南圖書館藏書當有之元人集范揭虞楊爲四大家目中止有虞揭二家范楊似當補入范集瞿目丁志

均有元刊本楊仲弘集弟有明嘉靖丙辰刻本此皆遠勝汲古閣刻元人四家也又前長沙書客帶來之韓詩外傳非通津草堂本即非野竹齋本前此恍惚看過頻日記憶灼知其非矣此亦嘉靖時刻但視通津野竹優劣如何則須取兩本比勘方明曉也文心雕龍刻入兩京遺編曾爲四庫存目所譏然其刻本前人甚貴重之孫祠書目載有影寫本二三種則其刻本希見可知矣弟家藏五六種中有新語取校天一閣本並無異同天一閣本乃范欽之子所刊不在二十種奇書之內二十種刻于嘉靖年間此則萬曆年間所刻者而兩京遺編刻于萬曆十年略先于范刻惟范刻字體較兩京遺編端整故叢刊目中取范刻也

與日本白岩龍平借印宋本書啟

前奉日曆九月十四日諭書旋即裁復計已早邀典籤矣弟居蘇四年往時撰述未完之書其卷帙少者均已繕稿陸續刊成做國重陽節時將往長沙一行以購紙印書等事非弟躬親料理不可湘境雖未定一省會尙屬平安兒輩來書總以緩歸爲辭蓋深恐蹈癸丑甲寅之危境也弟年來收視返聽未嘗輕發一言歸湘亦不過暫居二三月短或三五旬息交絕遊不至與武人相接觸也今年春間弟與商務印書館股東張鞠生倡印四部叢刊一書凡十三經二十四史周秦兩漢諸子歷朝名人詩文集都四百種爲書三千本所收皆宋元舊刻次亦明刻精校名抄凡

南北藏書家秘笈琳琅皆允借印現已印成數十種特將凡例目錄寄呈惟經部小學類說文解字中國所存宋刻本向藏浙江陸心源家今其書盡售于岩崎氏靜嘉堂聞主人已物故其子能守楹書然珍襲而闕于家不如流布而公諸世閣下在貴國素負清望又與做國人士文字交深倘得借重鼎言相假印照則數百年之善本可成千萬化身當亦岩崎與陸氏在天之靈所握手歡笑者也印照之法以貴國爲最精良需資若干自應見示籌備若閣下及貴國好古之士能印照千部或五六百部不獨兩國文學之士購取爭先即法美諸邦近來研究漢文者正恨不得門徑此書一出海內外當不脛而馳彼時弟即據以重

印入四部叢刊兩國各一板權更見推行之廣遠岩崎氏
 往年由島田翰君通問借抄借印交際頗殷今兩君久西
 歸舍閣下無因媒介前年松崎鶴雄君歸國道出上海即
 以此書原委相告屬其留意勸貴國好學而有力者借之
 影出以廣流傳松崎來書從未道及想與岩崎家隔絕無
 從探問也中國自唐以來散佚之書賴貴國保存仍還中
 國者殘篇整卷沾溉無窮况此書之去吾國不及廿年雖
 不敢存完璧歸趙之心而不免異書借荆之想閣下文字
 之好素有同心有暇懇向岩崎後賢商借助弟成功則做
 國老宿後生同拜閣下之惠矣前云日歷十月來做國先
 至北京後至上海不知能一巡長沙否若在夏時十月十
 一月之間弟或猶未還蘇三年閱別亟思一敘積懷正不
 知軺車何時戾止也

與日本松崎鶴雄論文字源流書

前書問中國書畫南宗北宗之別未及詳答畫之南北分
 派具詳拙著觀畫絕句一書書則擬著一書而未之就家
 藏古碑帖甚夥無目錄可稽蘇寓乏書尤費記憶今且為
 閣下一詳論之中國文字胚胎於結繩權輿於畫卦世本
 云黃帝史臣沮誦倉頡作字不知此二人者止修改文字
 未嘗創造文字拙著六書古微已論著其義矣真即正草楷書
 未出祇有篆隸通行篆隸未出祇有古籀通行古籀未出
 祇有結繩記事通行而二者通行之中亦分甲乙如行古

籀之時則以古為甲籀為乙如行篆隸之時則以篆為甲
 隸為乙猶之今日通行真草之時以真為甲草為乙是也
 許慎說文解字序云亡新居攝時有六書四曰佐書即秦
 隸書蓋漢時以篆為甲隸為乙佐即輔佐之義所以輔佐
 篆書者也其時經師有古文今文之學然同一古文孔壁古文孔壁
 古文與鐘鼎古文不同近時所出陶器龜同一籀文說文
 所引之籀文與石鼓所傳之籀文不同同一小篆有李斯
 趙高胡毋敬程邈之不同說文序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
 作爰歷篇太史公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
 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又云亡新居攝時有六書三曰篆書
 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今按李斯篆書
 於今者惟泰山及繹山刻石泰山所存僅九字石質駁落
 不得其筆勢繹山為宋人重摹更不可據以為真蹟惟世
 傳秦權量詔版確為李斯真蹟趙高胡毋敬久不傳程邈

首創隸書世不得見然秦瓦中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
 康寧十二字蘭池宮當四字其體與權量詔版不同當是
 程邈一派緣瓦當本繆篆共一隸體有芝英夏承碑
 結體局促足當小篆之目吳天璽紀功碑世稱天發神讖碑余嘗
 也皇象以前應有此體故自來以八分為隸書其之不同
 同時之國山碑亦然但國山筆圓天璽筆方為異
 又有鍾繇今隸世傳法帖中鍾繇書如力命宣示庾元威
 散隸即草之不同亦如同一草書有章草漢章帝草書謂
 閣帖又有急就章明翻宋石刻本元趙孟頫二王晉王羲
 摹急就章在三希堂法帖內可以考其體勢之獻之
 父子書刻淳化之不同同一楷法有北魏隋唐之不同
 隋唐碑且不僅此也古文於孔壁鐘鼎外有奇字古文
 今尚多古文余斷為周末七國時之文說文序云諸侯力政不統
 於王分爲七國文字異形是也其文存於今者惟古刀幣
 中可見其大概古幣如齊刀之節墨安陽趙幣之晉陽安
 陽平陽中都西都湯邑魏幣之皮氏高陽韓幣之屯雷郎

子燕幣之派皆是也此等古刀幣多兩漢六朝仿鑄為錢之用然非出於此造汗簡古文此即古文中分刀刻漆書二種刀刻者筆鋒銳利郭忠恕汗簡所載雖不可盡據要自有真者可以悟刀刻之利漆書即科斗文漆性凝聚書于竹上不能流走成科斗形後漢書杜林傳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晉書束皙傳太康元年汲冢人發塚得竹書數十車篆文於小篆外又有八體皆簡編科斗文字雜寫經史

山居文錄卷下

蓋

中之蟲鳥書所以書幡信其界乎篆隸之間者有八體中之署書及書署書以榜宮殿名及書則刻於兵器南唐徐解字繫傳曰書于及也及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余謂此專就及字生義其實古兵器銘字皆用此體如阮文達鐘鼎彝器款識羊子之船戈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所引宋公佐戈平陽戈師歸戈高陽三劍底陽矛武敢矛諸物遺字皆及也摹印一體至今所傳秦漢璽印尤多桂馥繆篆分韻書也秦漢鈔印遺字其印譜則以吳雲兩疊軒秦漢璽印專輯秦漢鈔印遺字其印譜則以吳雲兩疊軒秦漢璽印冊吳大澂十六金符齋印冊重編百家姓印冊為大觀

南帖導河於章草鍾隸一變至二王其式始完北碑今以鄭道昭石刻為集大成南帖本以王羲之蘭亭序王獻之洛神賦為正法眼其間為南北樞紐者則為華陽真逸之瘞鶴銘此就人人所習見所共知者論之其他變遷移換多見六朝隋唐碑及宋元以來名人集中碑帖題跋其中蛛絲馬跡無不一一可尋若僅考包世臣藝舟雙楫一書固不能得其究竟也包世臣藝舟雙楫為論文論書之作論書不論文乃篆碑體至宋而微至元而絕宋之蘇黃米蔡為北宋四大家惟蘇軾表忠觀碑蔡襄萬安橋銘舊說四家本為蔡京後人惡其人去之易以蔡襄余謂蔡京猶有京書側媚之體不足與於大雅原稱四家襄當在內猶有唐人矩矱若黃庭堅米芾乃帖體非碑體也元之趙孟頫

山居文錄卷下

素

所以謂之繆篆者鄙意以為取於綢繆紕繆二義綢繆者以其屈曲填密紕繆者以其俗省隨意顧其中亦分二派官造之印多綢繆私造之印多紕繆外此如鏡銘如瓦當並為繆篆之支流繆篆皆隨器之方圓大小配合成文即姓或同一印字章字或印上及書亦偶見於漢印中又不章上增之字章法各印不同獨刻之兵器惟刻符與署書不知何似然署書為榜扁文冊部扁署也从戶冊戶者署門戶之文也竹部篇書也一曰關西謂榜日篇从竹扁聲網部署部署有所網屬從網者聲按古宮殿及當是隸之變形額或其一種此上官署題榜別為一體古三代迄於秦漢之世學在北方本無所謂南派也自今隸古隸各樹一幟于是北碑南帖隱伏其根茲北碑開山於漢末三國諸碑如谷朗碑受禪表已大變漢法屢變至六朝其體乃定

朝所尚也諸家惟翁有碑法餘皆帖耳道州何紹基斷

於北碑南帖之辨其自爲書也採源黑女而履饋於顏書

之涪溪永州大唐中興頌家廟小字則麻姑壇記草書則爭坐位

稿又工篆隸篆從石闕變化隸則張遷家居客中無日不臨此碑余所見以

皮紙釘成冊者已至三百數十通今日在東亞獨享盛名而不能爭碑中

一席故論有清二百年書學未見其能跨宋元而上之則

碑學之失傳久矣夫中國文字由古文而大篆而小篆而

隸草遞變遞降至于今體失文字之本趨藝術之途而矯

其弊者如江聲以篆文寫尙書集註音疏釋名疏證是以

秦篆代漢隸吳大澂以古文寫孝經論語是以鐘鼎代壁

書召穆失倫衣冠異代求古戾古見哂通人是亦不可以

山居文錄卷下

七

已乎吾國自宋元以後言篆隸碑帖之書見於四庫所著

錄四庫未著錄者實未有一撮要之書金石目錄自宋歐

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以後相沿體例祇記碑目或錄原

文縱有題跋之詞不詳書體之用帖則蘭亭淳化聚訟千

年焉有閒人更考他帖說文自爲小學元明作者皆在漆

室之中乾嘉諸儒有廓清之功大道康莊使後人不至有

誤入歧途之慮故四者之中惟小學爲有用亦惟小學爲

難精若夫隸草碑帖南北源流桂馥晚學集言翁正三欲

其撰成一書迄未起草僅阮文達元挈經室集中北碑南

帖論略見大凡而吳榮光帖鏡一書世亦莫之見也意者

其有待於鄙人論定乎

答松崎鶴雄問鐘鼎彝器文字書

鐘鼎彝器文字余三十年前從京師廠肆得乾嘉以來收

藏家拓本最多當時一拓本字多者不過京鈔十千合京

外錢一千文字少者以東論一束或十餘片或二十三

片皆一二字至七八字十餘字廿餘字不等一束或七八

千文或十餘千合京外錢七八百文一千餘文耳其時濰

縣陳壽卿部郎吳縣潘文勤藏器最多陳之毛公鼎潘之

孟鼎字最多名最著而每一拓本黃紙拓者值京平松江

錢壹兩白紙拓者值京平松江銀壹兩五錢或二兩今日

一紙價直十數倍深悔當時隨得隨散至今無一紙之存

畱蓋余當時頗不信鐘鼎文字以其自宋宣和以後偽造

山居文錄卷下

七

者多如呂大防考古圖王黼博古圖所載三代法器不應

文字多半雷同而薛尚功王厚之王保之流雖稱好事且

著書問其何以爲夏爲商爲周彼亦未有確據也且金器

銘文見於經典者周禮考工記臬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

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爲則禮

記大學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左傳昭公

七年宋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

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粥於是是以餽余口其銘全不

與今所傳鐘鼎文字相類惟禮記祭統孔悝鼎銘曰六月

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

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

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

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耆欲率作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又漢書張敞傳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今鼎出于岐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賜爾鸞旂黼瑠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其文頗與今所傳鐘鼎文近似或者疑後人偽造鐘鼎卽摹仿此類銘而推衍之故三代有尙忠尙質尙文之不同而其器銘反如出一手此其說近理實無以非難之考鐘鼎銘字始見于漢許慎說文解字其自序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雖叵復見

山居文錄卷下

三九

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蓋其時惟許君篤好此等銘字不顧世人非訾故其序云云實則說解中所錄重文既未分別何者爲鼎彝銘更何從知其爲某代致使後世贗鼎日出無由得一比例可以證明是則不能爲許君諒者已夫漢世去古未遠而鐘鼎流傳極少故人人詫以爲奇觀于漢書吾邱壽王傳載武帝時汾陰出寶鼎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吾邱壽王獨曰非周鼎上召而問之對曰天子有德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鼎非周鼎也東觀漢記鄭眾傳廬江獻鼎詔鄭眾問齊桓公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傳有鼎事幾眾對狀除郎中是知當世鐘鼎出世者甚稀而識鐘鼎

文字者亦少故吾邱壽王鄭眾輩皆爲天子所褒嘉若在宋宣和中則呂大防王黼所見已多奚足爲異此余向所疑宋以後鐘鼎多偽器與或者同者也近世如張文襄之洞李侍郎文田亦皆不信文襄與潘文勤往來于其攀古虞藏器亦間爲之釋文而終身疑信參半此親爲余言者夫彼之不信鐘鼎眞爲古器者同一有宣和仿造四字橫梗于胸中又以爲三代之器不應文字體格相同篆文亦無區別且其銘文往往訛奪或顛倒錯誤旣爲一朝法物不應如此草率鑄成此其說是也然余以爲鐘鼎諸器出于東周列國時爲多其爲夏爲商爲周本由編撰金器人所臆定其相沿無所分辨亦固其宜至其銘詞大半述先

山居文錄卷下

三九

人之功紀君賜之物事多相類所賜復同其文不必有所異同亦如今日內閣所擬誥命之文人人可以通用也其他宗廟之器則曰用孝享家用之器則曰永保用舍此本無他文可以參用固不得以其諸器一律而疑之况近世出土之巨器如毛公鼎散氏盤齊侯罍孟鼎之類動至數百字文辭古奧幾于謾誥之文此亦誰得而造者故余三十年前所不信者三十年後乃漸信之惟王荃友轍引以證許書吳憲齋又據以糾許誤此則余所不敢附和蓋鐘鼎自鐘鼎說文自說文說文雖采鼎彝古文鼎彝終不可以混亂說解何也鐘鼎本不盡眞器其文出于後人所釋人各一說又無古書以相證明此固各爲一家之書離之

則兩美合之則兩傷而不必爲之強作調人者也說文本
李斯小篆之學鐘鼎多列國文字安得融爲一治致使篤
信許書者益詆譏鐘鼎彝器全出偽造而一概滅燬耶

與日本後藤朝太郎論古篆書

蘇城枉顧快接清暉別後懷思匪可言喻前詢中國文字
古篆流別苦于時暑太促又兼重譯難通指畫筆談不能
詳盡去後意有未慊敢爲閣下一條舉之吾國文字之學
惟許慎說文解字巋然爲東漢之完書其中說解多倉頡
舊聞兼采周秦諸子兩漢經師之古誼世本云黃帝史臣
沮誦倉頡二人作字今迺獨稱倉頡者以秦漢以來習之
者眾也周末通行者爲古文大篆兩種各國復有私造之

山居文錄卷下

三

字雜出其間至秦乃統一之說文解字序云七國文字異
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
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
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按
序云云可見秦以前文字之紛亂然序中論次秦時作者
獨斯以倉頡名篇亦可見同時趙胡二家其字義必不盡
守倉頡之舊惟斯守其義故當時即以倉頡原名稱之古
著書不題書名如史記本止稱太史公是則李斯爲發明
書急就章則取章首二字爲書名是也倉頡之第一人矣且其時程邈亦作篆書亦名小篆說文
序云亡新居攝時有六書三日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
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是秦時李趙胡三人外尙有程邈一

家世但知邈作隸書不知其兼作小篆鄙意竊疑程之小
篆必近隸書意者八分之名或即濫觴于此漢興張蒼蕭
何諸人起自刀筆不諳古文倉頡之傳幾乎中斷孝宣時
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
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
未央庭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
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蓋自秦李斯
至此二百餘年師傳不絕如縷乃得揚雄集其大成是揚
雄爲發明倉頡之第二人矣序又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
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
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

山居文錄卷下

肆

三日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
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
書幡信也然則今之說文九千餘字重文千餘字視揚雄
訓纂已倍之固由博采通人爲增多之一證而亡新改定
之六種亦必盡厠其中觀於部首有古文有籀文有古文
奇字則其部首已非李斯所據倉頡之原篇可知然由其
說文解字名書之義論之則似有取于未央廷中說文字
之例彼張敞杜業爰禮秦近皆專門爲倉頡學者許氏字
雖增多必不背其師說是則許慎爲發明倉頡之第三人
矣序又云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
文皆自相似是古文已有其二顧孔壁之外何者爲鐘鼎

不可得而識別也矧其時出土之鐘鼎甚稀書中採摭必十分審慎非若宋宣和博古圖所收之泛濫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所載之改移今人動以近日所見之新器以補許氏之遺如嚴可均之說文翼莊述祖說文古籀疏證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諸書卽令采摭博而審定精不過揚雄許慎之重儻別子已耳曾何裨于故書萬一哉至近日出土之竹簡龜骨獸骨卜兆所刻文字學者驚駭以爲真三代之遺文羅振玉撰有專書以張大之一時言小學者喜其於鐘鼎之外又獲一種古文于是賞奇析疑互相訓釋無論此等動植之物不如金石之堅久而傳寫滋訛幾何不如汲冢書中穆天子傳之文雖郭璞有所不識乎

山居文錄卷下

書

夫文字全在訓釋訓釋必求之同時之古書以相比證否則取相類之文辭句法互相參稽今以斷簡殘篇零崎破裂之枯骨文句既不完備刀刻易失真形存其物未始不可爲博物之資正不必強不知以爲知蹈揚慎釋岫嶼碑鄒漢勛釋紅崖碑之笑柄也鄙人著有說文解字故訓一書專輯三倉爾雅兩漢經傳訓詁周秦諸子古事古義引列各字之下俾讀者字字得其來歷不爲毛晉校本段玉裁注本所欺凡一切鐘鼎彝器之文概不闌入庶幾許書條例如日月之重光倉頡制作之精神不爲佞盧神琪異域之野言所侵奪此鄙人著書之大義也吾國自南宋逮明清之交蓋百餘年小學沈晦至乾嘉時乃大明貴國篆

學從前亦爲無根據之鐘鼎文所迷惑今又篤好此不成部屬之物以爲可以比踪埃及臘丁之文明此鄙人所不敢附于同志者也閣下於鐘鼎文字討論有年此等學問吾國在北宋時卽已發明如元祐間呂大防修考古圖宣和間王黼撰博古圖紹興中又續修考古圖皆官書也其時士大夫私相風尚著有專書除薛尚功法帖外有王侏嘯堂集古錄王厚之復齋鐘鼎款識等書至今談金石學者奉爲初祖近代自阮文達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成書後繼之者吳榮光吳雲吳式芬潘祖蔭吳大澂諸家均以藏器釋文摹刻行世而文人學子罕引爲詁經說字之助反加以玩物喪志之譏豈非以其真贗難分不如爾雅說文之有師承可考耶閣下於此事用力至深自無半途輟業之理然不妨分其心以治說文其妙緒引人更勝此百倍也

山居文錄卷下

書

與易敦白論鼎彝銘字書

回蘇將攜歸之古器物銘一一釋出多加考辨此弟三十年前舊學棄之多年今日重溫如久別故人各增閱歷一見之後更多見道之言弟向不欲以鼎彝銘字佐證說文並非以說文爲天經地義不可違背之書不過以許氏一家言在漢人學中自爲一派古學鼎彝既非人人共見其曉之物自不能以一二人所獨賞獨好者妄以一時臆見變亂古人之家法竄改文字之形聲弟向所持論如是云

云蓋亦讀書矜慎之心並非姝姝然墨守一先生之言以爲聖人復起不可易也夫使鼎彝塙非贗作拓本又復精神則說文以前之古文亦正足資考察今世說文字畫乃因李斯秦篆之遺李斯有倉頡篇既以倉頡名所著書則中必多倉頡古字故訓特其間不無因筆勢趨于玉筋或有時改變其舊形故憑說文以求古人造字精神則或有不加鼎彝銘字之可據者且黃帝史臣二人一倉頡一沮誦皆同時造字自李斯專守倉頡之學于文字異形者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于是沮誦之字必以罷斥之故而不行又兼有趨于約易之隸書一時稱便致令傳習者鈔浸久至于滅亡轉不若倉頡在兩漢間師承時有可

山居文錄卷下

美

考如說文敘中所稱張敞杜業爰禮秦近揚雄賈逵諸儒皆所謂傳倉頡學者而說文五百四十部中九千餘字重一千餘字其稱引儒先之說不及沮誦一字一言是則沮誦之學在兩漢時已蕩然靡存然則欲求與秦篆異體倉頡異訓之文字舍鼎彝款識更有何者可以取信哉吾嘗取鼎彝中諸字以校說文異同如一部天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部首云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也蓋小篆以一爲天大爲人故不部首云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象形兩部首云水从雲下也一象天象雲水需其間也而鼎彝中如孟鼎之象伯戎敦之象毛公鼎之大大上从●●者天體也人在天下視天則

爲一天在人上覆人則爲●此象形之異也旦部首云明也从日見地上一地也旦以一爲地如天以一爲天均以人目所見者取象故中部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中貫一一地也非部首云菜名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一地也北部首云土之高者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而鼎彝中如頌敦之○吳尊之○皆从日在■上●上吳大澂古籀補云象日初出未離乎土也亦有作○者如楊敦之○格太室从日在●下●者天也此亦象形之異也軌部翰且也从軌舟聲軌部首云日始出光軌軌也从日从聲而鼎彝中如孟鼎之訓陳侯因齊敦之淖高伯厨之淖中殷父敦之淖皆从日从水从艸

山居文錄卷下

美

川者水在開○則○也亦水也古籀補釋訓云日初出在艸間古者天子以朝朝日一曰小水入大水謂之朝故从川許氏說水朝宗于海釋淖云朝覲之朝如此小篆以爲潮字今按吳說亦未塙艸部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訓淖淖等字同一取義上古人民穴居野處不辨朝暮但以目之所見日出水艸間爲朝日入眾艸中爲莫此淖莫字从水从艸所由來也朝廷朝覲等朝字則當爲翰潮汐之潮則當爲潮天子當陽故取从軌之翰此如至部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義同潮水消長隨月盈虛此當从水翰聲水朝宗于海聲兼義字若从水朝省聲是混於从日从水从艸之淖此沿小篆之

誤也而不知淖翰瀚三字之各有取義也兄部首云長也从儿从口而鼎彝中如叔家父簠之𠄎沈兒鐘之𠄎皆兄旁加里古籀補云先生爲兄故从𠄎先生二字省文也今案吳說誠然白虎通三綱六紀引禮親屬記男子先生爲兄詩載馳序思歸唁其兄箋云男子先生曰兄是班鄭所訓之兄字必是兄旁加里者故其說云云若釋名釋親屬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爲荒也又白虎通兄者况也况父法也此以同聲字爲訓則所釋者兄也非先生之𠄎也是兄字之外塙有先生之𠄎字矣子部首云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爲偁象形𠄎古文子从川象髮也𠄎籀文子凶有髮臂脛在几上也而鼎彝中如番君

山居文錄卷下

𠄎

鬲之𠄎即呆字象子在襁褓形子執旂且乙𠄎之𠄎子孫角之𠄎子孫父辛尊之𠄎則象大人形此在小篆古籀之外別爲象形是固不可謂之無本矣系部孫子之子曰孫从子从系系續也而鼎彝中如子孫父癸𠄎之𠄎父辛孫𠄎之𠄎𠄎子孫父丁𠄎之𠄎𠄎子孫父丁𠄎之𠄎皆从大字及子字增其筆畫而與从子从系之孫異矣目部相省視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詩曰相鼠有皮而鼎彝中如相作父丁觚之𠄎孟鼎之𠄎且子鼎之𠄎上皆象目上眉骨形而與从目从木之相異矣手部拜古文𠄎此與小篆从手奉之拜別爲一義蓋𠄎爲爪之省形𠄎即兩爪下兩中象足形中𠄎象背脊此象人伏地

而拜拜則伏地故見其手足及背也而鼎彝中如曾窆伯

鼎敢𠄎易之𠄎亦象人伏地而拜上兩止象兩手下兩

象兩足𠄎象脊骨此與拜古文器取象正同𠄎古籀補誤

釋爲喪則不知敢拜易固鼎彝中恆用字矣𠄎部中而也

从口从𠄎上下通也中本人中之中故訓爲而而口上

紋理俗本說文誤作中和也此由不知古字中爲人中之

中或又以而爲內之訛皆非也而鼎彝中如頌敦頌鼎之

𠄎卯敦之𠄎子禾子釜中𠄎之𠄎皆與重文中籀文之𠄎

同古籀補釋𠄎云正也兩旗之中立必正也釋𠄎云象旗

旂向左形據𠄎部旂旌旗杠兒从𠄎从𠄎亦聲則中於

同爲旌旗之類是古文以爲旌旗之中與小篆人中之中

引申爲上中下之中者其義各有所取矣韋部鞞也所

以蔽前以韋一命緼鞞再命赤鞞从韋畢聲而鼎彝中如

無專鼎之𠄎寔盤之𠄎皆以必爲鞞八部𠄎分極也从八

弋弋亦聲此爲語助必然之必字乃古文多作實字周禮

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必讀如鹿車鞞之鞞謂以組約

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古籀補必下引錢宮詹說必通

鞞小篆作鞞鞞也所以蔽前是必於古文中爲組鞞之鞞

又爲鞞鞞之鞞而與分極之訓義異矣巾部帶紳也象繫

佩之形佩必有巾从巾而鼎彝中如師奎父鼎之𠄎頌鼎

之𠄎頌敦蓋之𠄎頌敦器之𠄎又頌敦之𠄎皆不从巾而

象帶本形是必最初之古帶字而非小篆後起之帶字所

山居文錄卷下

鞞

可同論矣車部首云輿輪之總名象形載籀文車而鼎彝
中如毛公鼎之駟孟鼎之駟立戈父丁卣之駟父乙尊之
駟皆與籀文駟爲近而小篆之車字必疊經遞減其筆畫
而失造字之本象矣舟部首云船也象形而鼎彝中如父
壬尊之卪舟万父丁卣之卪亦象舟形而有縱橫之異矣
戈部戟盾也从戈旱聲干部首云犯也从反入从一此戟
之戟而鼎彝中如干爵之干干鼎之干雖形同干犯之干
異於从戈旱聲之戟然象干之本形或象手執干形其於
从反入从一之干又自一義則干戈之干小篆从戈旱聲
字之戟从反入从一之干皆非其本義矣矢部射弓弩發

山居文錄卷下

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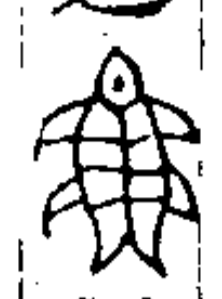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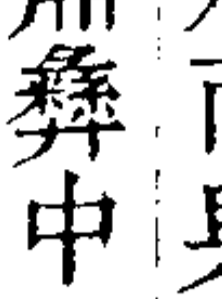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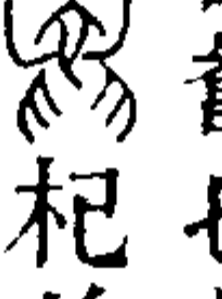
於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射篆文射从寸寸法度也亦
手也而鼎彝中如靜敦之射射爵之射一象手持弓矢形
一象弓矢二形與石鼓文之射同一象形而與从矢从身
及从寸之射射異矣玉部環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从玉
畏聲而鼎彝中如宄敦之古籀補云古環字象形是也
環本取周環之義齊太公作圓貨亦以貨柄有○取義也
鳥部鳳神鳥也从鳥凡聲鳳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
萬數故以爲朋黨字而鼎彝中如多父敦之拜遠伯還敦
之拜且子鼎之拜皆象貫貝之形與十朋之龜之朋同用
則於鳳鳥之朋形義又各異矣鳥部首云孝鳥也象形
古文鳥象形而鼎彝中如毛公鼎之鳥則象鳥鳴張口

形僕兒鐘之鳥則象鳥栖掩翅形雖與小篆古文同一象
形而篆畫有繁簡之異矣燕部首云玄鳥也籀口布玳枝
尾象形部首云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
蓋爲古文玄鳥字燕爲小篆玄鳥字皆象燕形而鼎彝
中如匱侯盃之匱匱侯鼎之匱古籀補云古燕字象燕處
巢見其首尾字从此宴晏匱三字皆當从匱許氏說晏安
也宴安也匱匱也皆燕安之義小篆从日从女形相近而
古義亡矣雀部雀小爵也从雀叩聲詩曰雀鳴于垤而鼎
彝中如舊輔觚據吳榮光金縷題名之雀吳據秦思復舊
殊御尊之雀效卣之雀或借作灌或借作觀皆象鶴
鳥長足形按詩東山鶴鳴于垤傳鶴好水長鳴而喜也箋

山居文錄卷下

早

鶴水鳥也將陰雨則鳴疏引陸璣疏云鶴鶴雀也似鴻而
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證以說文鶴鶴專畝蹂如鶴短
尾射之銜矢射人从鳥雀聲是鶴鳥之鶴本字作雀而鶴
乃通借字也然則雀雀之象形與小篆从雀叩聲
之雀異矣虎部首云山獸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象形
古文虎亦古文虎而鼎彝中如師虎敦之虎象伯戎敦
之虎師酉敦之虎皆象虎露牙爪形與小篆之虎上象虎
文下象人足異矣豕部首云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
足而後有尾讀與豨同古文豕而鼎彝中如父乙觚之
豕父庚卣家字中之豕則皆象豕全體形又亥部首不古
文亥爲豕與豕不同而鼎彝中如小子射鼎之豕乙亥方鼎

之以聃敦之牙又皆象豕半體形均與小篆古文之象形異矣魚部首云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而鼎彝中如魚尊之 批伯罰鹵之 魚父癸鼎之 犀伯魚父鼎之 魚父丙爵之 魚毛公鼎之 魚父丁觶之 同爲象形而與小篆燕尾之形異矣聃部鼃龜鼃也从聃朱聲而鼎彝中如魯伯愈鬲之 邾伯鬲之 杞伯敏父敦之 皆从鼃龜之鼃象形是古文鼃龜之鼃多本象形而與小篆之从聃朱聲之鼃異矣凡此異于說文小篆之字安知無沮誦舊字存乎其間惜乎許氏博問通人但采及傳習倉頡文字之人初未遠而溯諸籀篆以前略存沮誦之遺說且既知郡國于山川得鼎彝其銘皆前代

山居文錄卷下

望

之古文而於重文中采掇之字概以古文二字括之致使後之人不辨其何者爲壁中古文何者爲前代古文斯固不無遺議者也若鼎彝以外如古陶器古刀幣之屬其可采者正多莊述祖曾撰有說文古籀疏證一書校刻不精原書亦鮮精要之處吳大澂箸有說文古籀補間有考辨未見其詳嘉慶中嚴可均有說文翼一書未經刊行亦未知其體例何似然其字皆傳寫刻木一畫一點之不瑋則有毫釐千里之謬故欲精研此學非多見原器廣搜精拓不得其真形此弟所以始終不欲以之考訂經典及小學字書蓋慎之至也近來北方出土者又有筮龜及牛馬獸骨占卜遺文其物不可謂不古但皆斷裂不全之句其文

字難於解釋此又校鼎彝銘文有大篇可以成誦者尤不易於詮訓雖甚好之直視如岫嶼神禹碑紅厓鬼方字欽其寶莫名其妙如是焉已何敢學羅振玉自信能讀天書神冊哉再鼎彝中如用斬賢壽萬壽之賢自宋呂大防薛尙功以下皆誤釋爲眉壽之眉後來阮文達吳荷屋諸家皆相沿無有知其謬誤者弟考訂爲貴字又悟貝簋潰鑄皆與貴通用簋字中不从自乃从側形貝別有考釋甚詳容暇時錄奉教正

與吳景州論刻印書

回蘇後于冬月杪奉讀是月廿五日手書久未裁復因在京半年之久書籍叢亂清理須時又兼冬至有事先瑩致

山居文錄卷下

望

京友來書均閱置未復吾輩疏于應酬其平生不能做官亦正坐此恃在知愛定邀鑒原在京所作文字多篇聞尙未曾印出爲閣下所撰印譜序攜歸蘇滬頗爲人所傳抄可見今日畱心此道者固自有人秦漢一燈不至成廣陵散也有清印派亦經四五變陵夷至于今日若京師上海所模倣之吳昌碩一派猙獰鬼怪大爲人心世道之憂亡國之音何止聞樂而作也國初承朱明餘習皆文何之濫觴無論朱文白文外圓內方得以錐畫沙之妙高者氣象肅穆如見包龍圖海忠介一流人正色立朝不苟言笑汪啟淑飛鴻延年堂所輯名家諸印可以略見一班後人追論品題目之曰徽派此派不善學之流入俗工如木偶陶

人索然無絲毫生氣至乾嘉時金冬心丁鈍丁之流倡言復古力崇秦漢黃小松奚鐵生蔣山堂陳曼生復羽翼之世稱浙西六家于是有浙派之目蒼老盤薄首推金丁餘則溫瑩而多側媚之筆且各有習氣轉不知繼起之趙次閑錢叔蓋尙覺平正無疵金丁同時有鄭板橋于徽浙二派外別樹一幟其長處能知以隸爲篆雖不能從秦漢取徑而天姿高敏頗能掩其野戰之鋒此派學者甚稀亦以學之而僅得其皮毛終不爲人所容悅則不如趨時而爲浙西一派猶易于沽名覓食也于時北方則有曲阜桂未谷雖無印譜傳世亦未知當時曾爲何人捉刀但以流傳字蹟所鈐印章證之結構方嚴用筆亦極渾樸比之浙派

印學文錄卷下

望

實爲堂堂正正之師若以秦漢律之亦難許其升堂入室也桂撰有繆篆分韻一書專輯秦漢鈔印文字其平生所見古印大概已採掇靡遺而亦有从他刻本印譜集錄者然其著書之指究未知其云何以爲輯此爲刻印者之導師俾其守此模範則一印有一印之章法一字有一字之比鄰刻于甲印者不能移于乙印其進退揖讓必臨時相其字勢爲之或三字畫分四格或五字畫分六格或絲筆从減或減筆从絲知者以爲綢繆不知者以爲紕繆此豈可从千百秦漢鈔印中集字以成一印者哉以爲繆篆向無專書輯此以網羅散佚然繆篆不止見于鈔印如漢洗漢鏡秦漢瓦當文漢埴其文隸省而篆筆者皆繆篆之屬

其字隨各器物以取勢疏密相間增消隨人有兩字省併一字者有一字筆畫多而佔兩字格位者此當據原式模印豈分析其字隸之各韻存其字而不知其篆之繆者所可了事哉推桂氏以繆篆爲摹印乃由誤解說文敘繆篆所以摹印也一語所致敘云繆篆所以摹印也者乃承上秦書有八體五曰摹印之文詮釋其辭秦書至新莽居攝改爲六書於是以摹印爲繆篆在秦書摹印與大篆小篆刻符蟲書署書及書隸書並稱則摹印自有一種篆法初無繆篆之名兩漢諸經老師篤好古文其民間通行者概用隸書隸書不適于款識故別有半篆半隸一種繆篆輔佐其間而當時摹印者卽通用此種篆字故曰繆篆所以

印學文錄卷下

望

摹印也非謂繆篆爲摹印而作卽奉爲專門摹印之用也桂固精于小學又工篆隸書而此書實爲贅作浙派之後道咸間有鄧完白者爲時推崇謂之鄧派在作者一生精力注於篆隸兩書出其緒餘亦足推倒一世故其時包慎伯何子貞諸名流皆相引重其後楊濠爽自稱私淑推爲近代一人故其印派亦盛行四五十年多見秦漢印章者終未肯許其爲印人正軌大氏一代印人多至數百而流傳于世爲人稱述者數百人中僅二三十人觀周亮工汪啟淑正續兩印人傳所載如恆河沙數姓名大半蔑如嘗見舊本書籍碑帖及古今字畫收藏家印記往往有超出諸家之上者惜不得其主名令人徒致慨慕近世士大夫

弟所見惟濰縣陳壽卿郎部吳縣吳憲齋中丞所用姓名
印章真入秦人之室其齋名別號雖朱文小篆亦於趙松
雪文衡山二家外別出新型朱文精美本無過於趙文此
乃古勁過之由兩家以富于收藏著聞其門客耳目所濡
染者本無俗品淆亂其心思又得能者指導其旁自必神
與古會也外此則吳平齋趙撫叔亦自雅馴可與道古趙
印皆已作知其得力于秦漢甚深惜乎存世無多未有輯
錄成譜者前序論古補此以論今奉復左右

卽園山居文錄跋

大伯父文選君二十歲後卽以能文見稱于時生平所爲文脫稿後輒棄擲所存者刻書序跋及藏書中所綴各跋數百篇耳啟藩與從兄尙農仲弟定侯叔弟東明搜檢編錄成八巨冊尙未分卷大伯父命曰卽園讀書志以其體類敘錄解題非如錢遵王讀書敏求記黃蕘圃士禮居題跋記斷斷于板本之末也年來刻工寥落未及棊行其他文詩亦并存稿待梓此數十篇爲丙辰回蘇後避居洞庭山中之作每於屬稿後卽繕寫其副函示啟藩兄弟皆有關學問之事藉以訓誨啟藩兄弟者也去年北遊京師客中所爲文衡山符君宇澄長沙易君敦白門人蔡君斗南

山居文錄跋

集飲以活字排印五百部題曰卽園北遊文存一時分布罄盡至今索者紛紛因別編訂此集刊行此外尙有與友人論事書十數篇推論古今國家興亡之數人才消長之機以其與學術無關故皆不入錄云壬戌仲夏芒種後從子啟藩跋

鄧園論學書札

尙可立辨非匿子疑獄也漢董仲舒治公羊推災異其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至下仲舒獄幾死又眭孟稱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至欲漢帝求索賢人禮以帝位霍光惡其祆言惑眾大逆不道以誅死學如江都其弟子愚昧如此今之詆劉歆爲國師者獨不思公羊家固有此一類人耶況今之公羊學又非漢之公羊學也漢之公羊學尊漢今之公羊學尊夷改制之聖人余知其必不出此梁卓如人尙篤實信其師說則將禍我湘人吾弟試取左氏公羊比例而互證之則異時發憤著書無難持平而得信讞余向來治學不專守一師之言教人亦不偏執一己之說惟於二傳之義

郎園書札

因其關繫于近日之利害者鉅故有不能已于言者豈專已守殘而好爲是辨難哉大抵公羊之學便於空疏沈文起所謂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者兩漢公羊大師均不能出此評論近世所謂微言大義之說者亦正坐蹈斯病家無藏書而欲使海內學人同安於固陋生已盜名而欲使天下後世共趨于欺罔一人唱百人和聰穎之士既喜其說之新奇尤喜其學之簡易以至舉國若狂不可收拾蟻孔潰河濶穴傾山能毋懼歟蓋嘗論之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有康雍之純樸而後有乾嘉之文治有戴段畢阮諸人之實事求是而後有魏龔諸人之嗜奇爭勝有東塾之平實而後有新學之猖狂有桐城湘鄉文派之格律謹嚴

而後有今日時務報文之藩籬潰裂古今無百年不變之學何論文字之粗述乎夫不通古今不得謂之士不識時務不得謂之俊傑班固欲人通萬方之略馬遷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二者當互觀其通各救其失今之視西藝若仇雠者一孔之儒也藉時務爲干進者猥鄙之士也深閉固拒問以環海各國之政教茫然不知謂何所謂不通萬方之略者也龔高郵王氏之頽波理倉山主人之舊業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吾弟具有通識年來習聞諸名流之議論于學之有益于己者當博觀而約取之于學之有用于世者當兼收而並蓄之用夏變夷則必入穴以探虎援儒入墨則將買櫝以還珠公羊之學以之

郎園書札

治經尙多流弊以之比附時事是更啟人悖逆之萌昔桓譚有言公羊依經立傳彌失其本事說經而至失其本事七十子之大義固如此乎離去本事又數萬里今之學果古之學乎其書空言改制有害于道其學謬于聖人不切于用余非如沈文起之肆口憤爭而實見其學之不能自立故據理以斥之也若以孟子爲公羊羽翼其說更泛濫無宗戰國之世荀孟並稱荀之爲人有儒行其書亦樸致深微在諸子之上孟子識力甚高而立言不無偏激荀子以性惡一語召後儒之譏彈孟子一生師尊仲尼遂代聖統不知性有善有惡猶天有災有祥儒者立論正人心昭法戒諱言性惡之旨同于鄙斥符瑞之旨此聖賢之微意

也孟子之書北宋諸賢猶疑之刺之迨理學之幟張而道統之傳立孟子以距楊墨有功宋儒自任爲闢異端其尊孟子非尊孟子也而荀子乃以李斯滅學之故爲蘇氏所詆譏烏乎冤矣天下事果如蘇氏之論則冉求附益季氏亦將苛斷孔子之教不善有是理乎此知人所以貴乎論世也

此書作于丁酉十一月中爲斯事辨難之始故存之石生天姿絕高文尤奇偉從余游數年經史百家之學皆能發抒心得是歲同人推爲學堂首選余懼其爲所鼓煽習于無父無君之議因作書誠約之抑洪水驅猛獸士夫固有責也

與劉先端黃郁文兩生書

前日過訪見几案間有康有爲孔子改制攷兩弟必檢讀一過其中可行不可行世固有知者余有恆言公羊改制且不能行於漢何論今日若輩一闢之市真可憫笑者也康有爲平日慨然以孔教自任其門下士持論至欲仿禮拜堂儀注拜孔子廟此等猥鄙之事楚鬼越禩則有之豈可施之于大成至聖之前乎且中人孩提入塾無不設一孔子位朝夕禮揖至于成人但求不悖於人倫以對越孔子在天之靈處則爲孝子出則爲忠臣雖不祀孔子孔子亦豈汝咎若以施之於鄉愚則孔廟不能投杯筴而鄉愚不顧也若以施之於婦人女子則孔廟不能求子息而婦女不顧也夫中國淫祀多矣其所以若存若亡者以禁例森嚴不敢爲惑世誣民之事耳西人一天主一耶穌教會之名至盈千萬此其結會相仇兵連禍續西人未嘗不痛恨之康有爲隱以改復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刪定六經而先作偽經攷欲攪亂朝政而又作改制攷其貌則孔也其心則夷也乘此國家多事之時使其徒黨四出遍謀天下膏腴之館而據之朝傳一電報曰康有爲賞五品卿銜遊歷各國主持弭兵會夕傳一電報曰湘撫陳寶箴入軍機黃遵憲督辦鐵路大臣招搖撞騙彰彰在人耳目其前電至時務學堂也同年友汪誦年編修爲余言之余笑曰此康謠耳不足信數日往詢其弟子梁啟超則言之忸怩梁

固篤信康教終身不欲背其師而亦不能爲其師諱其平日困蹟名場故詆時文尤力通籍後朝攷卷不列高等者卷爲李約農侍郎籤摘同閱卷者或爲請託李持不可後康有爲刻朝攷卷以辱李李則舉其在都鑽營張蔭桓之事遍告于人此湘粵京朝官所共知者其初至都門也余友吳雁舟太守時官編修爲之延譽蓋吳喜禪宗康有爲與之機牙相合旋其新學僞經攷奉 旨禁燬吳猶爲之太息異學之惑人如此余與吳文字之好甚深屢得聞其持議中原士大夫不求實際厭常喜新積五六年遂成今日之變局虎兕出柙誰之咎與當此舉國瞑眩之時兩弟尤宜立定腳根自占于不敗之地從古以巧成者必以

邵園書札

六

巧敗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士此二語最爲流俗所稱道亦足以發人深省者也天姿高明之人無書不可讀張子逃墨歸儒遂爲千古佳話若守一書而卽爲所迷惑聽兩議而又爲之調停其人必進退無據非獨不能爲君子亦且不能爲小人如余邑易生者始則爲合種通教之說以迎合長官後作湘學報又謂西教與西政無涉以蓋前愆可謂無恥之甚再歷三四年風氣又變渠欲圖一館局安身而不可得矣梁啟超持論痛詆時文比于女子纏足之害而又潛往會試此真無可解于人口者聞其都中告人謂父命之往夫父命之會試父命之作時文也不知其父有是命而痛詆之是謂大愚知其父有是命而故痛

詆之是謂不孝聞康有爲之應試也則曰奉母命師弟沈澹一氣絕世奇談以至不肖之時文加之其父母而已乃居清高之名吾知其平日之申民權爲無君而不知其今日之應試爲有父也康有爲之公車上書詆西人以耶穌紀年爲無正統而其徒眾又欲廢 大清統號以孔子紀年無論其言行之不相顧也卽言與言亦不相顧何其謬也超回邁賜之名遍于吳楚公羊孟子之教橫于湖湘蒙馬以虎皮沐猴而冠帶中無所有徒竊其聲音笑貌以鼓煽三尺之童子而乃夸大其辭曰異日出任時藉皆學堂十六齡之子顏之厚矣得非喪心之尤乎且夫西人之勝我者輪船也鎗礮也製造也非回也賜也公羊也孟子也

邵園書札

七

所學非所用夫子自道也天津水師學堂上海方言館福建船政局粵逆平定後卽陸續創開主之者皆一時名臣大僚三十年來人材寥落豈今日十六齡之子異于往日十六齡之子亦豈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異于往日之名臣大僚然則人材與學堂截然兩橛概可知矣然則學堂與書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余固不欲兩弟爲博學能文之人但欲兩弟爲謹言慎行之人居恆少發議論少上條陳凡盜虛聲騙館地之舉一切不可習染若以余言爲過激請以質之兩弟之父兄及鄉里之長者總之立身行己當爲終身計不當爲目前計世局有變更天理人心之公無變更謂天下皆愚人而已獨智者適以自愚而已至若

學問一途不必有門戶不得無主宰嘗告人曰胸中當分
閒格某書度某格毫不可亂迨取用時擇其善者用之是
爲讀書良法區唐界宋不可舍己芸人尤不可也餘詳去
歲與醉六書兩弟取閱之可以與此互證少年血氣未定
無所適從中年以後讀書與更事既多而後知余言之爲
長久之策也

劉黃兩生將入時務學堂作書誡之

邨園書札

九

與南學會皮鹿門孝廉書

昨讀世兄大箸醒世歌詞淺而意明語長而心重想見我
公庭訓時具有維持桑梓之苦心遠慮近圖良足欽佩近
世時務之士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此則鄙見斷
斷不能苟同者春秋大同之說吾邑王代豐公羊例表言
之此論發於二十年以前今日萬口雷同變本加厲至謂
地球列國環峙并無夷夏之防又謂春秋時之吳楚卽今
日之江蘇兩湖是當日之夷狄卽今日之中國此論似是
而實非久欲一辨而苦無暇曷昨讀世兄歌辭有若把地
球來參詳中國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居中央
誰四傍等句敢以管見所及一明其是非乞公詳辨焉夫

邨園書札

九

春秋之所謂夷狄者以其異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教
也今世之所謂夷狄者則有黑白紅棕之別而種類異也
春秋之教謂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正欲其進而同教
耳今日之吳楚教化同矣種類亦一自不得謂之夷狄
聖清爲古肅慎氏之區同種同教三代已然亦不得謂
之夷狄國初呂留良之徒狂吠無知殆不足辨日本島
居本中國遺種其國政教風俗一視他人爲轉迤時唐時
宋時中時西遷喬入谷若不自主而中原士大夫未嘗鄙
夷之也地球圓物不能指一地以爲中但合東西南北考
之南北極不相通則論中外當視東西矣亞洲居地球之
東南中國適居東南之中無中外獨無東西乎四時之序

先春夏五行之位首東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國以人爲外也五色黃屬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爲黃種耳其亦黃種即突厥徙居于此是天地開闢之初隱與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國自大何不以此理曉之若以國之強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則春秋時周德衰矣何以存天王之名魯之弱小遠於吳楚何以孔子曰我魯此理易明無煩剖辨堯舜禹湯文武之教周公成之孔子大之三代以下異教之爲聖教漸滅者不可殫述卽以文字論佛法盛於六朝而其梵夾之經典反藉中文而後傳遼金元人憑陵宋室可謂至極迄今三國國書不存一字此第聖人糟粕中之糟粕而已潛運掃蕩異教於不覺何論旁行詰屈之書

卮園書札

乎故藉保護聖教爲名以合外教者巧言也考耶蘇教旨較天主爲近人情故得行於泰西文教之國孔子之與耶蘇孰得孰失西國通儒猶且能辨之將來西教卽行於東方亦不過釋老而已何必爲孔教過慮并中西爲一談乎孔教者人心之所繫也士大夫者又孔教之所繫也今日當官之人但求朝廷無事於教案之事實爲不得已而爲小民無知以爲抑中而尊西始而駭然繼而譁然終且囂然囂然不已而仇殺相尋此天發殺機雖聖人復生不能以微詞弭此奇禍是則有心人所不忍聞見者也鄙見以爲勸誡士民當以佛老相喻謂其無碍於天地之寬不當謂其教力大於孔子激人以攻擊之口中國服聖人之

澤久矣雖不識字之農夫牧豎婦人幼子無不有孔子三字橫於胸臆間蓋聖人之教先之以大倫而以神道輔其不及耶蘇之教先懾之以鬼神而又專主一祀抑倫理於後其間次第淺深地球開通之時自有定論鄙人何必於舉世波靡之中徒肆舌戰乎及門中有以中西政教利害相質者鄙論以爲中國政寬而教實西國政實而教虛又論五常之性以爲中國本之於仁信而以禮實之西國本之以義智而亦以禮貫之禮者聖人之教人心之所同也孔教何患不行於西國哉數日前同邑易生有中國以弱爲強論爲通教合種之說同邑之士羣起而攻之有來告者鄙人告以易生所論并非出於本心乃襲時務議論中

卮園書札

之殘睡參以癸巳年申報宋存禮所上合肥相國書識者當鄙其學之陋不當訝其論之新此生本無所知不過急於求名冀聳一時之聞聽若舉邑與之相持是快其意也合種一說譬如雞鶩同爓不相雌雄犬豕共途不相牝牡人性靈於鳥獸此言亦不足爲厲階聞者乃一笑而起鄙人可謂談笑而却兵戎矣湘報箸錄之論公論爲最博通而斷斷於耶蘇傳教之辨言多必失故或爲道路所譏評世兄歌詞亦有聞而議之者鄙人於公文字之好不可謂不深雖其間學有異同而一得之愚或亦公所未及天下事凡張皇太過者則潰敗愈速今日時務張皇之過也鄙人嘗持一議以告天下曰維中西莫如理政教政何以理

曰求實教何以理亦曰求實實則無空談之病而人心一矣近日制科亦將有所變更時文久爲通人所詬病通人多不能時文高才博學坐是困於場屋而揣摩之士乃捷足得之然易之以策論其弊等耳不見今日之試卷滿紙只有起點壓力熱力等字乎同一空談何不顧溺人之笑武科改試槍礮持槍持礮之武生卽能禦敵乎 國有征調武生能實兵額乎中國之事無不誤於空談不求立學徒以策論易時文不求考工徒以槍礮易弓馬法則變矣其如弊之未去何今以湘事論勿問其他講學託名于開民智伸民權則試問今日之民誰肯居于不智又試問不智之民何必更伸其權况所講之學爲康有爲之學乎夫

郎園書札

主

康有爲改制僞經其狂悖駭俗與吾邑易生同而其襲人之說以爲己說亦復相類通核所著之書武斷是其本色凡有所僞大抵不出舊人及 國朝人之書特各書散而難稽彼乃彙而爲一耳六經旣僞人不知書異教起而乘其虛豈非孔子之大禍居恒與友人戲談云寧可以魏忠賢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貴斷不可以康有爲攪亂時政使四境聞雞犬之不安其言卽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蘇氏之辨奸曰凡事不近人情鮮不爲大奸慝康有爲殆其人與鄙人舊籍吳中行將彷彿乎具區之間長爲漁人以沒世若運丁陽九則黃冠道服埋骨包山此間地無五金之礦境僻不足以通商耽耽虎視者或棄而不顧

焉敬謝故人勉事聖君毋以爲念

郎園書札

主

答南學會皮孝廉書

頃奉手書敬悉尊指前函臚舉近日之議公謗公者將以
覘公去就之心破公依違之見言之過激不覺雜以談諧
然本意無他不過欲公之去而已否則以十年文字之交
無故而操戈同室此亦何為者耶宋人講學感慨時事則
有之未有牽合儒墨不顧倫理者公之景况鄙人知之鄙
人之景况人亦知之與公相難決非爭館事關公論亦非
爭名若謂湘人無鄉誼好自相攻擊鄙人以為此正湘人
至公至大之處中興戡亂之臣曾文正與左文襄不合矣
左文襄又與郭侍郎不合矣此三公者皆當世之大賢君
子而處事持論各不相侔和而不同古人之義必欲私黨

郎園書札

南

橫行同鄉援引而後謂之有鄉誼此事鄙人斷不敢出請
以俟之後賢此下節刪數語公之學問兼通漢宋鄙人之學問則
並漢宋而亦忘之亭林船山之世漢學之幟未張論世而
後知人不必橫生議論聖教之大不在君母平等舍舊圖
新在實事不在空談口說流傳語氣之抑揚言詞之出入
誠哉是言然大旨既乖則其咎不在抑揚亦不在出入也
救焚拯溺非登屋呼號臨水鼓譟所能畢事若僅以筆舌
號於眾曰我之毛髮焦矣我之手足濡矣以此濟人是不
如從井之為愈公何所見之迂乎來諭又謂今人要人一
事不辦坐以待斃鄙人既不敢謂湘中無辦事之人亦更
不敢自居於待斃之子公等所辦之事何事請一一示知

若以講論為辦事則鄙人甘居於少見多怪之列公不必
進而教之鄙人前函謂從公說者亂也詛公說者亦亂也
是謂之開民亂所謂亂者爭亂之謂也公不按上下文氣
執一語以責人并牽及漢宋學家攻擊之詞多方而援之
敵非鄙人之所謂敵也時務報初出一二冊見者耳目一
新非獨湘人愛之天下之人愛之迨其後閱時既久訕笑
朝政呵斥前賢非獨湘人惡之天下之人惡之湘學報外
間指摘者大抵吾邑易生之類初尚未及其餘湘報謬論
既多宜乎召人攻擊人人皆有君父豈得謂之文人相輕
公誤矣誤矣漢學家謂明亡於講學者蓋謂國家危急之
時一二賢者當實心實政共濟時艱豈有號召生徒紛紛

郎園書札

北

辨論長浮囂之氣開挾制之風如明季諸君子之所為者
芝房先生服膺宋學為此仇報之詞平心論之明亡於講
學則竟亡矣洪逆起於漢學洪逆實不知考据天父天兄
之說非平等者乎公思之當亦啞然失笑耳鄙人評詞梨
州條下原有儒者立言不慎則害隨之矣二句非專詆梨
州也又謂拙著詆公羊詆孟子則是公讀拙著不明欲橫
被以毀經之罪不知公羊下尙有家字又有之學之徒等
字何曾為詆公羊孟子下尙有小註乃朱子所已言何曾
為詆孟子又經學公羊條下小註亦云三傳皆尊聖人豈
復自相矛盾鄙人畏人之攻則斷不敢宣布公有恒言學
不辨不明但相約不辨至無父無君當北面而執弟子之

禮苟以東海師門持公庭拜爵私室受恩之說進則鄙人將掩耳而不聞公今行矣舉世亦誰與辨者禹入裸國而同裸惟禹則然公之德似不如禹則何如被服儒者不裸之爲得乎鄙人重公愛公故激公以激其行則又何必再辨獨惜平等之說爲公喬梓蛇足此則真不必宣布者矣近世士大夫每謂尊漢學斥宋學自紀文達倡之考四庫全書提要一書無論爲漢爲宋其學之有流弊者類皆一一辨別其是非而其立詞則曰講學家又曰其末流如何皆沿班志隋書崇文總目之例其於漢學亦然並不斥其初祖乾嘉以後之人讀提要不通致有河間尊漢抑宋之論說不謂通識如公其視拙作亦蹈斯病若以此尋隙則是非不辨而自明雖有起而攻者不過王肅之攻鄭陸子之攻朱而已何足論哉何足論哉

附南學會皮孝廉書

札

拜讀手書並惠大箸不以弟爲不可教而再諄諄誨所不及且感且愧顧區區之衷似有未諒而用流俗人之言以相訾警敢略陳其愚惟公嘗焉漢宋之儒講學規模不同漢儒所講皆經學問答皆弟子宋儒所講兼及時事不皆經學問答不皆弟子觀鄭志及朱陸之書可見學會講學是宋人規模只可講大義不可講訓詁弟所學本兼漢宋服膺亭林船山之書素主變法之論今講已十餘次所說非一端其大旨在發明聖教之太開

通漢宋門戶之見次則變法開智破除守舊拘攣之習如是而已登堂說法卽錄付報館非但不能如著書字字斟酌並不足以言文其語氣之抑揚言詞之出入自不免有過當之處言多必失誠如前諭然口說只能如此聽者勿以辭害意可也講學爲人詬病久矣百年以來不聞此事少見多怪無論是不是必舉國譁然弟明知之而不避者以時急如救焚拯溺卽焦毛髮濡手足所不辭也文人相輕自古已然湘人無鄉誼好自相攻擊見時務報則譽之見湘學報則毀之湘報訾議尤甚湘人結習本不足怪至於聯語醜詆更屬無賴所爲此數句呼我爲馬應之爲馬呼我爲牛應之爲牛牛皮馬

附南學會皮孝廉書

札

皮有何辨焉鹿泉辦事之人未嘗開口而人亦詆之然則詆人者并非必因所講不是不過要人一事不辦坐以待斃而已太平洋不安瀾公旣已知之矣猶曰天下無事竊所未喻以南學會爲開民亂此漢學家謂明亡於講學之舊說孫芝房先生嘗反其說以洪逆之亂爲漢學所致矣明果亡於良知洪逆果起於漢學耶大箸因惡康氏之學並遷怒於古人詆孟子詆公羊詆梨洲建都啟二百年後洪秀全都金陵之逆志將來二百年後更有洪秀全出可援梨洲之例坐弟開亂之罪惟公與弟必不能親觀二百年後事而斷斯獄也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如公所言亦可以爲啟千八百年李自成都

關中之逆志然歟否歟以公之學識閱通作書攻人未能盡其蘊而多可乘之隙殆一時激論未及深思耶前勸公勿刊行未蒙采納恐逼人太甚人將反戈攻公王鳳洲謂湯生標塗吾文異日必有標塗湯生之文者此勢所必至也弟與康未謀面徐梁到此始見皆無深交與公文字交已十年愛公甚於徐梁又兩承公忠告之言敢仍貢其一得之愚勸此勿宣布若宣布未廣或再收回更定何如弟講義已刊行有誤無從追正公書尙可設法願公平心而細審之將有江右之行本不欲久居此禹入裸國而同裸公既居此欲不同裸得乎行色匆匆未及面罄所懷俟歸再當奉教手復即請譔安

不郎園書札

末

與戴宣翹校官書

日間晤談甚快所論儒墨道之旨極爲精透但鄙人所見在出入分合執事所見在源流正變義當並行無須辨論今日學術潰裂甚矣戰國之世患在楊墨孟子闢之八代以降患在佛老韓子朱子闢之今日之世患在摩西無人闢之且從而趨之以至異說橫流謬論蠡午夜冠世族廉恥道亡我生不辰吾爲此懼豈有絲毫意氣於其間哉夫人心爭勝自古已然異教之水火不必論矣即以儒家論荀子非孟宋人則尊孟而駁荀朱子疵韓後人又謂朱子爭道統至于朱子之學宜乎無病而陸子攻之陸既攻朱朱子之徒又復攻陸人言漢學家今古文之學好爭不知

不郎園書札

末

宋學家朱陸之學更爭元明以後宋學之盛已數百年國初鉅儒如顧亭林閻百詩諸先生其初皆出于宋學而兼爲訓詁考訂之事遂爲漢學之胚胎漢學之名古無有也倡之者三惠成之者江慎修戴東原然此數君者皆未化宋學之迹者也余藏有戴氏詩經補註原稿宋宋人說最多遺書及學海堂皆刪去迨乎王錢孫段之倫二王三孔之族精研文字穿貫兩京漢學之幟由是縱橫上下通於百年顧當極盛之時已伏就衰之理其時若劉申受之於公羊陳恭甫之於尙書大傳凌曉樓之於春秋繁露宋于庭之於論語漸爲西京之學魏默深龔定庵戴子高繼之毅然破乾嘉之門面自成一軍今日恢劉宋之統者湘綺樓也振高郵之緒者俞曲園也

東塾似接亭林之傳而實非亭林之正脈亭林之世無漢宋則有意兼通漢宋者不得謂之師法亭林東塾之學本出儀徵何以微變其旨蓋由乾嘉諸儒晚年亦侵宋學故也戴東原之原善孫淵如之論先天卦位儀徵之釋心釋性皆明避宋學之途暗奪宋學之席學既有變爭亦無已由實入虛易由虛入實難有漢學之攘宋必有西漢之攘東漢吾恐異日必更有以戰國諸子之學攘西漢者矣學旨不明學術將晦開門揖盜可不慮乎夫不讀東京諸儒傳注之全經而讀後人掇拾之殘經不讀文完義足之內傳而讀斷章取義之外傳其心非盡滅全經以入於異氏之室必猶有不能息喙者觀於毛詩本出西京亦謂西京

郎園書札

主

無此學派則其意固非主張西京可知其端開于魏默深晚病風魔雖由於好佛亦豈可好者其死而因毀毛詩也者則言者無罪其死而非毀毛詩也者則聞者足戒當其撰海國圖志也抵排異端不遺餘力祇以前後易轍是非改觀虛憍之氣積於中知人之失而不知己之失晚節末路人羞稱之康有為何以言學二三徒黨攀援朝貴簧鼓無學之人其門徒之寓上海者恒稱其師為孔墨合為一人有人言孔者孔方兄墨者墨西哥聞者無不笑之迹其平生無一日一不奔走諱號於天下既不容于鄉里又不齒于京師其流毒獨吾湘受之此則鄙人爭所必爭而不僅在於學術矣湘人尙志節粵人尙忠義地本接

壤風氣多同唇齒之依當在異日而斷非一二浮薄少年所能聯屬此可據理以斷者鹿門在漢學中所謂章句之儒性情尤為敦厚入裸國而同裸無怪其然鄙人愛之重之是以必欲去之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恒持以笑鹿門謂其近朱子則赤近墨子則黑執事聞之得無駭然乎

郎園書札

主

答人書

遠辱賜書謬承獎譽寸心惶悚感佩難名今日之時局法誠弊矣士不知學民不知兵百里之外風俗不通九州以內地利未盡製造興則仕途多無數冗員報館成則士林多一番浮議學堂如林仍蹈書院之積習武備雖改猶襲洋操之舊文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國則無不百病叢生故鄙人素不言變法而祇言去弊弊之既去則法不變而自變矣若謂去弊非易則變法亦豈易乎孔子改制乃公羊後學之言顏淵問為邦折衷四代子張問十世推知繼周聖賢坐論一堂猶是各言其志時務之士豈得援以藉口況三月大治不聞改周之文一變至道無非復魯之舊

郵園書札

主

經文雖可緣飾聖迹豈得誣附耶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與議國事人具若明若闇之識不足與論民權日本維新初亦為舊黨所沮卒之器械精人心一奮與東亞平視西球良以地狹民雄風同道一轉移之速遂如大力者負之以趨此非天之所興實以其國政教自來因襲于他人故變之易為力耳中國自同光以來亦頗采用西藝要非全不變法者何以中東一戰邁此奇變則以軍械不備上下離心故也今人動言日本變法驟致富強不知日本幸遇我恤兵愛民之中國耳向使以區區三島抗行於窮兵黷武俄法之間吾知成敗之數且有不可逆觀矣又使中國雖敗而陸戰持久終不言和則勝負兵家之常亦不

知鹿死誰手矣夫強鄰逼處勢利之口亦烏足憑甲申之役法敗而中勝則中國進於文明甲午之役中潰而日興則中國淪於半教驢鳴狗吠詎曰知時蠶食鯨吞無非肉弱非我族類仇視宜然獨怪今之談時務者若祖若父本中土之臣民若子若孫皆神明之嫡脈而亦幸災樂禍人云亦云問之此心天良胡在更可笑者筆舌掉罄自稱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點不思支那乃釋氏之稱唐土起點乃舌人之解算文論其語則繙譯而成詞按其文則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質不中不西東施效顰得毋為鄰女竊笑耶今人言儒分為二一曰儒家一曰非儒家此即西書格致家金類非金類流質非流質之陋習不知彼之所云因其與本物相反故別之曰非而其文則中國繙譯之語非西文如此也九流有分于儒者有合于儒者有與儒相

郵園書札

主

反者有與儒相成者概鄙人評語之作乃不得已而然湘日非儒家豈足盡之耶鄙人評語之作乃不得已而然湘學肇于鸞熊成于三閩宋則濂溪為道學之宗明則船山抱高蹈之節迨乎乾嘉以後吳越經學之盛幾于南北同宗湘人乃篤守其鄉風懷抱其忠義經世之作開風氣之先講學之儒奏戡亂之績流風廣衍本不以考据為能近日無知之夫乃欲依附康門表章異學似此無父無君之學天下之人皆得而攻之又奚怪鄙人之搗唇鼓舌乎聞其徒眾在學堂時恆以微言大義之說高自標舉嘗考康有為之學出于蜀人廖平而廖平為湘綺樓下樓弟子湘綺樓下樓弟子嘗言廖平深思而不好學淵源所自咸有聞知乃或其流毒而轉告湘人則是李斯滅學罪墮荀卿莊生毀經獄歸于夏揆之

情理夫豈其然三傳互有短長前人論之詳矣至以專門而論則湘綺實上接胡董真傳觀其所爲傳箋並不拘守任城之例遺經獨抱自有千秋此鄙人至公至允之評後世必有讀其書而知其人者劉申受之于公羊初亦自成宗派祇以門戶太過斥班僞左禍成于墨守害切于坑灰覆瓿不足以蔽辜操戈奚足以洩憤此藥中之烏附食品之醯醢非止如古人所譏賣餅家也南皮制軍向來推宗左傳而尤重洪氏左傳詰一書洪書拾服賈之遺持論絕不攻擊公穀人服其疏證之闕博余服其學養之深醇孔氏公羊通義一書界畫不如劉書之分明而大旨在采左穀之長以糾本傳之失南皮制軍表章之者所以救公羊

邵園書札

書

末流之弊耳鄙人評語成于倉卒就事論事自不能暢所欲言惟語語持平卻可覆按通經貴于致用讀書貴于知要及門之士嘗有所聞康有爲之徒至欲舉天下之學問一掃而空以肆其言佛言天之毒則其興今文崇孔氏皆假託之詞心迹不如此也鄙人宗旨在湘一曰必拒之赴湯蹈火有所不顧來諭外似謙柔內懷恫喝蜃樓海市吾見亦多雖無風教之權實有匹夫之責孔子居鄉惡原壤出仕誅聞人凡有害于風俗人心者不能禁鄙人之不言也來書奉繳毋或貽羞

與段伯猷茂才書

近日學堂漸次廓清人心亦已安靖凡平日惑于梁啟超之邪說者從此可以覺悟此在湘人固有萬不可已之責也吾邑有某生投一匿名書函至居宅大旨表章南海趨注宛平因其蠢然無知付之一笑初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也昨有以刻稿見示者始得識其姓名適有人自校經書院來言講堂牆壁粘貼此函執事見之立時揭去執事以爲彼之毀我也鄙見以爲不然天下事必有真識力而後有真是非亦必有大學問而後有大文章今日士習游惰目不知書是以邪說橫流人人喪魂奪魄清班如宛平貴介如瀏陽耳目旁皇猶且隨波逐流又何論碌碌餘子乎

邵園書札

書

彼函乃其黨拉雜而成意某生尙不至昏憤若此彼其言曰南海先生三千年來未有之絕學此等聲口殊不類邑人之言譬如鴿鴿調舌初祇能自呼其名其他姓李姓張不必盡識此可揣情而得者也執事於彼函固未深思彼言輟軒今語本於康有爲之桂學答問此不過極言宛平之無學與鄙人並無所損彼方疑宛平亦康門弟子耳所謂坐井觀天豈復知井外之事自云不求進取而阿諛獻媚是何居心彼欲得三高等以食餼亦何必費此九牛二虎之力哉嘗笑唐才常畢永年蔡鍾濬諸子竭力阿附康梁康梁且唾棄不顧京師特保經濟之數子者皆寂然無頌聲陶穀危素人人得而鄙夷之此非天理之公而亦人

情之正彼函反復剖辯無非爲彼護法稍能識字之人固知其用心之所在唯吾邑之士猶有不知其陋者因爲執事約略陳之彼言口說即在傳記之中則是口說藉傳記而存得失重輕較然明白公羊戴記皆漢儒之傳口說所遺不知幾歷年世其間見深見淺讀者正宜分別觀之彼何以信四五傳之口說而斥孔子同時之傳記劉歆偽造已爲彼黨常談今姑不具論但公羊禮記春秋繁露皆係漢人雜纂之書彼乃奉爲孔氏真命脈幾何不爲劉歆所竊笑耶三世之說曰所見曰所聞曰所傳聞傳有明文屢自申其義例何休衍爲據亂昇平太平雖公羊家舊說流傳不爲無本然祇可謂經師家法不得謂聖作精神春秋

鄭園書札

表

之世何曾一日太平聖人作春秋以垂法後人豈以此高深要眇之談使讀者迷惑其本旨果如此類議論則是六經之精意同于文士之神思于義則高于世何補此大謬不然者也傳云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中外夷夏之界至明且嚴又云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此言治天下之次第本末語意顯明何休推至太平世遠近大小若一以爲聖人用心尤深亦謂聖人大道爲公望夷狄之治無異望諸夏之治而內外華夏四者何嘗不分別言之彼不深究傳文而死讀注字是彼于傳注尙未了然何足語于經義乎禮運一篇言世運之轉環大同之世盜賊不作是以外戶不閉無一

語及春秋更無一語及夷夏聖人望治之意六經皆可會通斷不能武斷小康爲昇平大同爲太平此好學深思所以貴乎心知其意也此非余一人之言也嘉善鍾文丞曰如鄭君說禮運天地爲本至于四靈爲畜以爲春秋始于元終于麟包之則固非禮運之本旨且十二公皆有元諸史書亦莫不有元矣人讀死書彼之持論可謂讀活書者耶周禮一書于民間之事巨細必舉管子得其大略遂以治齊康門因其爲古文一概誣爲劉歆之作意在毀歆不知轉以譽歆鄙人嘗言一部西政書可惜爲古文掣肘真彼缺事也某生于康梁之門泥首至地何以忽背其師承若假託於持平之論則左傳風俗逐卷可稽近人林伯桐有左傳風俗考一書彼何以于三傳中僅知康門之公羊豈彼于五經尙未卒讀而止讀輟軒今語耶

鄭園書札

表

儒教非創于孔子而成于孔子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从人需聲造字之先亦不必以儒爲貴周禮太宰儒以道得民又大司徒四曰聯師儒則儒之立教必自周公時始矣鄙人因周禮說文皆康門所目爲偽書故不援引而引論語儒教果爲孔子所立豈及身及門即分君子小人兩黨此可按經文而思其理者馬融以明道訓君子以矜名訓小人與漢志之意相合鄙人據以發近人之錮病明吾教之真傳彼乃斷章摘句而求之其讀死書與皮鹿門等耳然鹵莽讀鄙人之書可也鹵莽讀孔氏之書不可也支離背鄙人之旨可也支離背康門之旨不可也士既不求自立拜佛則拜一尊時東時西莫衷一是所謂既不能爲君

子又不能爲小人得毋龜茲王所謂非驢非馬者耶黃梨州明夷待訪錄其建都篇海山仙館本有之別有顧氏小石山房本刪去蓋其時禁網猶密忌諱必多此讀書者所以宜通考据搜輯古書者所以宜通目錄彼既胸無尺寸之書宜乎不足語此亭林無子有命在天古人如此者不可勝數默深病狂由于喪心其病發于本原塙有至理鄙人非論因果報應不過欲人引爲喪心之戒而已龔定庵從劉申受受學平生經史論說大抵根據三世之義爲多而又沈溺於內典之中知其入而不知其出故學術詭僻不足以教人今之自命深通三教者又定庵之重儻其他依草附木之人更可置之不議不論矣十三經中書有偽

郎園書札

表

傳孟子有偽疏治學之士皆知其詳顧書之偽傳閣惠以後已如鐵案之不可動搖後之護經者猶且百計彌縫恐其廢墜何況兩京諸儒傳注之書乎凡事當持公道不必人云亦云如某生者能讀康門之書胡不進而讀古人之書迨至讀書愈博見理愈明而後可云通經可云致用較之仰鼻息于道途之人其利害損益必有能辨之者僅以化質論則鄙人尙可化一顏習齋恐彼並不能化一康有爲也公羊家以論語證春秋始于何休之傳注近儒如劉申受宋于庭戴子高竭力開通幾于論語春秋可以存一廢一而民主之說本經無之傳註亦無之不知某生所讀何本殆誤以馬可之書而記爲幼時所誦習之論語耶若

其美生人之富貴披彼教之糟粕胸懷委鄙言者心聲今康有爲屢次被人糾參許尙書文御史兩疏狀其鑽營齷齪之形如畫如話似此無恥之鄙夫依其門牆亦復有何光寵執事若識某生當勸其歸家讀書自成其士君子之行熱中奔走前路茫然在康門視之如螻蟻之微在鄙人視之如蚍蜉之小曾記有一少年自命爲新學黨人鄙人告以汝並無學何有于新彼亦非人何有于黨如某生者妄思攀附宛平毋亦有類于此嗟乎青衿佻達城闕蒙羞曲學阿世古今一轍吾願舉國上下之人孜孜向學而後是非之界得明學問之途日廣也

郎園書札

表

此書爲釐正學術而作故于某生隱其姓名讀此而不

知向學者是真麻木不仁矣

與俞恪士觀察書

昨日函件諒已登入頃見官電錄 上諭裁汰冗員刪併各衙門官守薄海臣民無不頌 聖明之乾斷馮郭有知榮於方干賜第矣曩聞蔡園先生言近日新政若早行於中日講和之後至今必粗具成效外人不敢輕視膠州旅大之患可以隱消今又以康梁之故使天下譁然不敢言新恐終難收自強之效蓋憂時之君子未有不知法之宜變者惟是 朝廷不言而草茅言之未免近於亂政南皮制軍勸學篇且遜順其詞即康梁亦必託於孔子改制而後大暢其說此亦中國 君權至尊之效也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權平等改制耳鄙人以爲康梁之謬尤在

郎園書札

三

於合種通教諸說梁所著孟子界說有進種改良之語春秋界說九論世界之遷變隱援西人創世記之詞反復推衍此等異端邪說實有害於風俗人心苟非博觀彼教新舊之書幾不知康梁用心之所在近日三五少年逞其狂談悍然蔑視名教而不顧推原禍始即在界說諸條第界說亦有所因乃至變本加厲西人言全體學者喜格致腦氣筋之理彼言腦氣筋之靈之細惟黃白二種相同其餘棕黑紅種皆所不及其論性之善惡又有本於父母之性之說彼言種之善者靈者不可與惡者蠢者合譯者衍爲進種改良已失其本旨康梁乃倡爲合種保種之說幾若數千百萬中國之赤子無一可以留種者豈非癩犬狂吠

乎通教亦西士之常談花之安嘗云中士深閉固拒於異氏之書一概加以誣謗故其所著性理論說多引儒書而尤喜引朱子彼以爲能通我教也然自彼通之謂之用夏變夷自我通之謂之開門揖盜此中界限持之不可不堅彼談時務者乃敢昌言於眾曰通教以保教抑何喪心乃爾也中西異教近今不無強弱之分勸學篇言保國即以保教國強而教自存此激勵士夫之詞其實孔教之存亡并不繫此大抵地球之世君主興則孔教昌民主興則耶教盛邇來泰西立國民主之制居多摩西立誠以敬天孝親愛人爲宗希臘天主耶穌三教本之其於忠君愛國無明約也彼書偶亦有之乃其教士得見儒書以後所增非

郎園書札

三

彼經原文如此也故俄羅斯英吉利之亂民時時倡民主之議所以然者敬天孝親愛人之理中西所同獨忠君爲孔教特立之義西教不及知也如其易民主而爲君主則必勸忠而後可以息民於時孔教之昌明必有勝於今日之日者西俗合眾公主之法由於無君臣之倫其無君臣由於無父子其無父子由於無夫婦其無夫婦由於女權過重妻可去夫夫不得出妻陰陽反常爲人情之大不順故路得之創復原教因循英主去后之意而得大行異日孔子之教安知不因申君臣之義而亦大行乎嘗聞天主教士之言曰天主是天主孔子是人意固抑孔而尊天不知孔子敬天而所敬非天主也又聞耶穌教士之言曰孔子

是聖人耶蘇是善人此則持平之論毫無損於耶蘇也嘗攷耶蘇之書其切於人事處頗勝於釋氏之空談惟因靈魂不朽之說而以天堂地獄爲賢智說法則不如釋氏之以天堂地獄爲愚民說法者使人深信而不惑宜乎爲格致學家所攻擊而無以自解也方今泰西格致之學日進西教亦因之而式微然耶蘇所轄之地視天主稍多則以天主多不近人情故耳觀於耶蘇所轄之廣不益見將來孔教所轄之廣哉至於衣冠服色能否畫一則不可知願世宙日進於文明則人情日趨於簡易袞冕之煩重且變爲大清之冠裳則自今以後之文章何不可以臆斷惟是談時務者以爲變法必先變服則又昧本之談日本改

郎園書札

三

效西裝且貽西人以口實堂堂中華秉禮之國何必襲彼族之皮毛況中國欲圖自強斷非振興製造不可若舍此不顧非獨易服色不能強卽不纏足亦豈能強也又有蒿目時艱者見民教之不安以爲異言異服之炫目改從西制則教士之入內地者可以與百姓相安此尤一隅之見也今之教士居中國者要皆長衣辮髮與中服同而碧眼紫須雖三尺童子皆能識別而謂改從西服得以雜處無分斯亦必無是理矣湘中去冬初開學堂士紳亦頗踴躍惟鄙人以梁之師承太謬遇事不肯與聞適有宛平督學來湘亦逆知其流毒必甚今歲正月得見梁代宛平所作輔軒今語主張康教不遺餘力并引陸子靜四方各有聖

人一語默推西方之人不思陸氏此語卽惑於異氏之學之深學使爲風教之官豈可以之垂訓其尤謬者以孔子之作春秋比西士之作公法駸駸乎以通教之意明詔學人誠不知其出身何途甘爲彼教之奴隸鄙人雖以師門之故亦斷不能含默無言否則月旦鄉評交相譏刺不目爲耶氏之奴隸或目爲康黨之門人則鄙人將見外於鄉人而終身不能言學矣評語之作亦烏能已乎要之中原士夫人人知學則可以不攻康梁湘中子弟人人能學則可以不作評語知我罪我聽之天下之人若夫一世之仇讐一身之利害則固未遑計及也

郎園書札

三

答羅敬則大令書

頃奉手教欽佩無似固知學有淵源之儒其識力必遠超乎流俗也九江先生平日未見其著述但因後世儒術無效並疑論語爲失聖心此等高遠之談其流弊必至非聖無法而後已拙著既已刊行實無辭可以迴護至東塾先生人品學術不媿一代儒宗然學旨各有所成何必強人就我前月節庵太史曾有書達王大司成言及此事鄙人復函自述私見大約言學問之道可通而不可同亦讀書心得如斯並非敢立門戶河間著書乃權衡漢宋之得失非調停漢宋之異同官書與私議不同是在好學深思之人心知其意可耳鄙人有言許鄭之長在通貫經義程朱

郎園書札

書

之長在敦行踐履狗曲墨守之見與言心言性之辭皆漢宋學之紛歧吾輩所當力戒又平生志趣所嚮往在東漢北宋諸賢之間故賤性亢直磊落亦頗近之士生今日凡古今人物學業師法眾多取精用宏又似不僅漢宋兩學拙著大旨本無矯同立異之心我公親炙陳門自應昌明師說且品學如東塾先生其人又豈可不篤守其家法惟是鄙人生長湖湘先輩如玉湘潭郭湘陰一時號爲學者所宗鄙人亦未嘗依附所謂士各有志學各有宗通識如公久亦必能見諒也來札謹什襲而藏以誌良友之厚愛而此心亦不可不白于學友之前伏乞鑒諒勿罪

附羅大令來書

昨承手諭暨翼教叢編窮一晝夜讀之粗得崖略大旨以黜康學翼孔教爲主方康逆未敗時上有奧援下結死黨氣燄薰灼舉國若狂公等不爲勢怵不爲旣動獨抒正論力掃卮言真可謂鐵中錚錚者矣欽佩何似大著正界篇有株連康師朱某語案朱名次琦字子襄世所稱九江先生者也先生英襟命世古道照顏儒林宗仰人無異論若因康逆竝歸獄其師彼陳相吳起李斯諸人尋厥淵源咎將誰屬斤利者越理而橫斷弟竊以爲過矣來諭又以弟曾侍東塾師末席略言講學宗旨彼此微有不同舍田芸田誠如尊指然弟側聞先師緒論謂門戶一開遂啟洛蜀之阨東塾學出儀徵實爲河

郎園書札

書

間再傳弟子消融門戶之見爲漢宋作調人其說自河間倡之四庫提要經部總敘可覆按也近日南皮尙書又有調和新舊學黨之論弟學識謬陋未敢下一斷語質之於公未知何如

與羅敬則大令書

枉過失迎趨謁相左積懷莫白結想爲勞自台旆蒞湘以來屢得接窺風旨情詞悱惻氣象溫和平藹然仁人之言粹然儒者之貌弦歌雅化不日當澤被湖湘文學子游固非尋常風塵之吏所當同日語也鄙人少承庭訓習誦溫公資治通鑑朱子名臣言行錄二書生平學術略有本原大都用力於此二書者最久自登鄉薦北遊京師於是日與日下知名之士文酒過從又時至廠肆遍取國朝儒先之書讀之遂得通知訓詁考訂之學其時東塾先生遺書尤爲士大夫所推重鄙人亦購置一冊朝夕研求覺其書平實貫通無乾嘉諸君器陵氣習始知盛名之下公道在

郎園書札

卷

人眾口交推良非虛溢及讀漢儒通議一書于此心始有未洽蓋以性與天道聖門且不可得聞此事本非漢儒所究心何必爲之分門別類常言宋人性理之說亦一時風氣使然高明者與釋氏離合在毫髮之間卑陋者乃以語錄空談導天下之人以不學故鄙人于宋學之書獨重朱子于朱子之學尤重實踐全書之中于小學一類頗有體驗其他讀書之法亦一一守其大綱惟疑經非傳之言不敢引申而推行此生平治漢宋學之始末也明季諸儒宗理學者多尙陸王國朝諸儒則多法程朱讀陸清獻張清恪諸家之書其主持門戶亦頗嫌其太過然宋學而僅言性命則雖周程張氏亦將流于異端朱子知其弊之所

由來故救之以主敬輔之以讀書博觀宋人之書方知朱子之學不獨與陸氏異亦且與周程張子有異也鄙人最服膺朱子之學最畏居理學之名平生言行之際大德不踰嘗言吟風弄月之時須具有仁民愛物之量此方是聖門第一等學業天下第一流人物講學而如楚囚相對豈復有生人之樂哉近世漢宋爭角膠擾百年其始積重于戴東原其繼橫決于江鄭堂江所著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二書左右異同有乖箸書體要方植之不平既甚乃作漢學商兌攻之自後無知之夫斥漢學爲左道異端又或比之于洪水猛獸湘中老宿沿襲此等謬論者尤多不思六經皆漢儒所傳章句訓詁師承可據名物制度去古

郎園書札

卷

未遠後人才智卽出于漢人之上能廢其章句之本而別求一孔門之眞迹乎鄙人前書言許鄭之長在貫通經義程朱之長在敦行踐履持此以治漢宋兩學又何有于門戶且何畏于黨禍來書述東塾之言以爲門戶一開卽啟蜀洛之禍鄙人所見則又不然夫程氏蘇氏之學所造各有淺深要皆不失爲君子特程謹而蘇肆蘇門一派其末流必至于潰撤藩籬然北宋之禍不始於蜀亦不始於洛乃始於不蜀不洛之王安石也講學立朝卻是二事設使程氏蘇氏之徒卽行道於當世其勳業豈遠能與韓范諸公抗衡體用兼備之儒古今能有幾人耶國朝宋學之盛在康熙兩朝漢學之盛在乾嘉兩朝道咸以來則互相

消長筆舌交闕之事則誠有之初亦無所謂黨禍凡古之所謂黨禍大都小人傾陷君子之所爲我朝主德清明可決其必無是事近日康梁邪說顯欲立新舊黨之名其人大都不學無恥之流無論謬妄輕浮不足以張羽翼卽令其幸竊一日之柄亦必自相殘賊不能有成南皮勸學篇似猶未見及此鄙人嘗云凡事有調停之見必無是非之心今之調和漢宋與夫爲新舊解紛者譬如兩造比鄰而居終日鬩牆決無休息之理況乃引之同居共爨其有不日尋征討者耶鄙人遨遊江海垂二十年所見陳門諸賢類皆平正篤實謹守師承之人四教之善於此可知惟學旨始終不能苟同亦不欲自棄其心得曩者拙箸輒

部園書札

表

軒今語評出湘中言陳學者亦或議及序文故答友人書中屢次發明鄙意後晤沈子培比部亦頗不以鄙論爲然其實拙箸於陳學並無詆諆之詞故紙具存可覆按也面談未罄拉雜書此質之左右伏乞垂鑒

明教

泰西之教魏源海國圖志攷之未詳又不見其舊約書亦爲未備近人宋育仁采風記合舊約新約二書闢之可謂有功名教矣但其所載舊約書與余所見者又別一譯本蓋中西文字既異教旨又屢有變更或一書而譯者不同是未可定至尊奉十字則新舊固無異詞而其說之兩歧亦始終不能合轍予嘗反復推求而知其教之不能自立也夫中土教之最古者爲巫迨黃帝正名百物進草昧而文明於是堯舜繼之以無爲爲治道教始萌芽于此矣老子箸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道家宗之故後世稱道教者必曰黃老老氏之學一變而爲儒再變而爲法其入夷狄

部園書札

表

而爲浮屠也又變而爲釋釋教盛於身毒卽今之印度也今西域海西諸教若回回若天方若天主若耶穌又本釋氏之支流餘裔各以其一鱗一爪縱橫於五大洲之間蓋天下古今之教未有大於道教者孔子問禮于老聃見于馬遷史記莊子亦屢言之漢人如王符潛夫論應劭風俗通亦云孔子師老聃武梁祠石刻畫像有孔子見老子圖是孔子之學出于老氏言本有徵昌黎原道闢之乃干城吾道之言非不見漢人書者也不思青出于藍冰寒于水問官鄰子竊比老彭惟其學無常師愈以見孔子之大此亦何必爲孔子諱哉當孔子之世而隱與之若敵者則有墨子墨學亦出於道家周之太史史角因魯惠公問郊廟之禮天

子命之往而其學傳焉呂覽當染篇紀其事史角與老聃同時又同典禮淵源授受可得而言至其末流水火墨則非儒孟亦闢墨卒之理勝者立理細者微此孟子之書所以進而同於六藝也孔教爲天理人心之至公將來必大行於東西文明之國而其精意所構則有以輝光而日新倫理爲中西所同血氣尊親施及蠻貊好生惡殺人心之本然孔子志在春秋以救一世之亂逆行在孝經以立萬世之紀綱復有論語一書綜百王之大法傳其教者如曾子如子夏如孟子皆身通六藝之學心究萬變之情凡人心所欲言者莫不於數千百年以前言之殆彼蒼默知有今日之時局而先以戰國造其端人之持異教也愈堅則

郎園書札

聖

人之護聖教也愈力西人之言曰爭自存理固然也泰西之教之盛無如天主耶穌其教蔓延于五洲又浸淫及於亞州之內先識之士謂孔子之教將寢息百年而再興再興之日則諸教皆爲所混一余則以爲不然夫觀孔教之廢興當觀乎人心之利害彼教之消長名義之虛實推行之難易而後百年內外之局得於今日斷之今五州民戶中國號有四百兆眾矣此四百兆者男女老幼人人意中有一孔子雖有刀兵水旱之劫以去其三百兆之眾而所遺之百兆非以無形之孔教治之則篡弒相尋天下且成爲虛器何有于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也者況今日西教之中有所謂卜斯迭尼教者其人多世家貴胄以忠孝節義

爲宗以尙儉弭殺爲戒又有剖而司登教者倡君爲民首之說以糾平等之非天主耶穌之教西國未之從者十之二三自卜斯迭尼教興而人心靡然向風實爲通孔教之漸剖而司登教雖未盛行而言之成理至今亦與諸教會並立至其國之言格致學者又往往與兩教相牴牾此實彼教之隱憂而孔氏之先路矣此利害之說也天主立教本於摩西摩西十誡尙不悖于大道天主離其宗而益之以虛幻舊約書中所載無稽之言不一而足其傳于中土最早者如天學初函中之西學凡天主實義七克崎人十篇等書皆經中人潤色而其旨總不逾于釋氏西學凡及南懷仁坤輿圖說後皆附景教碑是彼族亦自知其學之

郎園書札

聖

所自來亟思藉以自重今乃詆釋氏爲偶像母亦數典而忘祖耶攷景教碑文一則曰三一妙身一則曰匠成萬物一則曰判十字以定四方一則曰印持十字一則曰七時禮讚一則曰七日追薦一則曰不畜臧獲一則曰不聚貨財皆確爲天主教之宗旨其碑額刻十字以雲繞之又教士有出家不娶之例亦沙門之遺及耶穌之徒變其說以爲耶穌釘死於十字架死而復生此欲神怪其詞以新一時之耳目愈久而愈失其宗竟不知十字爲何義馬可福音起而後又云耶穌釘死于此可謂請公人喪矣余見彼教所佩之橢圓銅牌最初者圖聖若瑟像若瑟卽約瑟之轉音是爲彼族遷埃及之祖其父雅各則受神傳言者也又

有圖瑪利亞母手抱耶穌太子母子各持念珠珠下綴十字架者又有面圖耶穌受洗背圖三矢交格者又有面圖耶穌背圖十字架若今之地球架者至今日兵士所佩則一銅十字架上圖耶穌被釘之狀飲水而不知源變本而又加厲則其教之鄙陋在西士亦明知其非而思所以易一顛撲不破之義以固其說宋育仁謂其舊書文多俚野不欲異教人見之亦未必盡然特以新教盛則舊教衰故舊約亦因之而廢耳此消長之說也溯其初十字之義亦如中文之一畫開天已耳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說文解字曰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中央四方備矣造字之聖人豈預爲彼教說法哉蓋地之全體古人亦

卽園書札

望

已前知地球之交線卽十字之理大戴禮易本命所謂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是也神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兌艮消息八卦之位居四方消息所以立體則中央也黃帝之臣大撓造甲子先造十幹甲乙位東方丙丁位南方庚辛位西方壬癸位北方戊己位中宮孔子之說士也曰推十合一元命苞之釋土也曰立十加一中國立教造字之先無不因四方中央起義亦無不準十字起義牟子理惑論云老子手握十文足踏二五釋氏襲其文以爲寶相大寶積經言佛身有卍字文慧琳一切經音義云梵云室哩末瑳二合唐云吉祥相也有云萬字者謬說也華嚴經花藏世界品之一慧琳音義泐下云梵書萬字卍下

云室利鞞瑳此云吉祥海雲夫所謂室利鞞瑳卽前經之室哩末瑳梵之本音也所謂吉祥海雲唐之譯義也景教碑額之十字旁繞五雲卽卍字之變體以中文畫之則成十矣西教竊釋氏之單文釋氏又竊中土之單文乃彼於其義則日變日非徒託于鬼神以行其術而中國則自立教之君造字之臣未嘗斷斷于一字之義儒柔其民此虛實之說也自來中國之士攻彼教者失之誣尊彼教者失之媚故謂西人無倫理者淺儒也謂西教勝孔教者繆種也果其有倫理則必有孔教觀于中人不讀孔氏之書而知有孔子視彼以鬼神役其民者功效又何如耶凡天下之教不立於中正則不能久且大道教至今微矣三寶乃

卽園書札

望

其至精之言施之今日眞同芻狗彼其教能治民簡之世不能治民繁之世能治民愚之世不能治民智之世其實用在禮儒家得之所以宰六合而有餘其流弊在柔釋氏得之所以衛一教而不足西人自言一切政教源於印度而反柔爲剛遂能雄視宇宙然以最尊之十字立教而前後屢變其詞以最强之兵力行教而不能脅西國以盡從其教孔教行之三千年未嘗以兵力從事此難易之說也知斯四者則孔不必悲教不必保忠信篤敬可以達於殊方魑魅罔兩可以消於白晝漢制雖改而不改民權不伸而得伸由亂世而昇平而太平託於悲憫者夫亦可以息喙矣

西醫論

西人之傳教於中國也非通商者也通商之士壹其心以營利不能分其力以傳教所謂傳教者多醫士耳嘗執西人之書而攷之耶蘇神蹟大抵療病之事居多西人得其傳乃挾其術以遨遊於五大州刀圭奏效羣頌之曰回春膏積沾人咸稱之曰甘露其引人入教也煦煦焉仁子子為義浸潤膚慙漸積而入於人心此吾中國不能不預防者也夫彼之囂囂然炫耀於中人者謂黃帝之內經不足憑神農之本草不足信五藏不剖驗則部居不明肌理不析解則百著不見而中人之神其術者至欲以父母之遺體百年之性命委之於非和緩之人烏乎可哀也已不

郎園書札

語

思生死異氣瞬息萬端以尸變之形骸證生前之脉理質非土木既坊彫之不靈氣非日星豈推算之能準黃白紅棕之種秉賦各殊東西南北之火胚胎亦異而乃以金石剋伐之性施之苦病垂死之身是猶持燭於風檐當車以螳背泰山壓卵一髮千鈞人命至重胡為若此其謬一也西人之論胞胎也謂兒在母腹其足向天其頭向地孖胎則一正一倒形若轉圜繪之為圖箸之於說此固憑於目驗者也中國則自生民以來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或有四乳孿生則上下左右文質弟兄口耳相傳孿生不已此亦憑於目驗者也是知華夷之界即在先天人禽之分爭於交構即此可劃中外之局窮性命之源彼乃不思種類之

非強持蠡管之見宜夫草木之性臭味不投四聖之傳茫昧無識使其術通行於內地其藥嘗試於同胞則赤子何辜黃種將絕其謬二也夫骨中之脂曰髓骨間之黃汁曰髓文見於許書此西醫黃白髓之說也三年睛合而能言說苑家語均作顯合說文睛目童子精也顯本作凶云頭會覺益也凶為部首字下部次思次心即腦司覺悟之理日童子精即西醫書中所謂眼之水房也十六情通而能化語詳於大戴禮記此西醫腦氣筋之理也釋名言肺氣勃鬱即肺經呼吸之濫觴道書言神守元關即靈魂藏腦之緣起五藏易性書家之古文而鄭康成駁之四肢按摩房中之祕術而葛稚川述之此皆中土之舊聞彰彰見於載籍者也西醫不究其來歷不問其是非一得自矜百吠相應無識之士詫為

郎園書札

語

創聞逐臭之夫奉為金鑑開門揖盜拚命箸書其謬三也昔吾聞李壬叟之言矣其言曰西人療疾不盡可從男之目疾女之胎產尤不可輕試壬叟固深於西學者也微詞見意豈無所見而云然乎又見曾惠敏之嗣子矣因患腹疾西醫為之剖洗其後創口潰裂卒至於死惠敏亦深於西學者也以彼信醫士之誠愛其子之切始則推心而置腹卒乃剝膚以噬臍可不為炯戒乎論者徒見其一手一足之烈忘其人山人海之冤通商則奉其脂膏而國脈因之日促就醫則塗其肝膽而人心因之日亡其謬四也至其藥丸藥散藥水藥酒之類大抵峻剋之品十居八九青礬白礬大黃黃連觸目而皆是桂皮樟腦鐵水鐵繡應手

而人選芋薯均澀氣之物反以爲易於消化牛羊非常服之味乃以爲食之補益彼蓋以稠乳之陋俗例我火食之華風計余生平所目覩有飲牛羊汁而絕粒者矣有服安神水而隕命者矣元氣本虧金丹何補孱軀欲化玉水無功彼蚩蚩者猶復如羊豕之就割烹沐猴之圖三四執迷不返飲藥而狂其謬五也特是中土庸醫殺人多矣太醫設官成法弊矣將舉天下之人養之以甘草茯苓而守其委心任運之旨乎抑將舉天下之人投之以附子薑桂而張其扶陽抑陰之教乎是又不然夫黃帝以來聖賢繼作長沙以降箸錄宏多遠則如陶隱居之博洽多聞近則如葉天士之神明獨步若任以醫師之職寬其仕進之途則

不郎園書札

望

師授弟傳日新月異譬之宋立畫院而李劉馬夏遂號名家明重時文而金陳章羅允推聖手而況事關乎身心性命功參乎位育中和豈無偉人以振絕學是故欲抵異氏之學必設醫士之科欲推救世之心必明復古之義針灸之法雖廢不廢者表章而倡導之支解之術以暴易暴者掃除而滌蕩之君子猶遠庖厨豈人命不如禽獸基督喜言神鬼豈無恆又作巫醫存願今之士大夫慄然於髮膚之不可毀傷而巖牆之不可久立也嗟乎舉世滔滔天聽曠曠既異一教以亂人之耳目復授一技以張彼之爪牙醫院林立埒於福音之堂蠟燭橫陳多於銅人之位血飛肉薄火熱水深人壽幾何不死爲劇昔楊光先有言甯使

今日詛余爲妬口毋使異日奉我爲前知是則余立說之旨也夫

不郎園書札

望

小自立齋文

小自立齋文

杭縣 徐珂 仲可

高雲鄉小傳

高民字雲鄉餘姚人以民名志不仕也嘗披蓑帶索徘徊墟里間遇
儒衣冠者輒問道避去予時從先子於學舍習為詩病無侶耳民名
展轉訪得之不欲見匿敗絮中方呼其妻温酒予隔牖嘆民所為詩
乃既兩足躍而前曰若何人知予詩乎欲與言則訥然不能出一語
笑謝焉自是遂相契然恆經月不一見民居負南郭樵者某擔薪入
市數經民廬有所作輒緘而附之擔以界予高生詩名遂溢樵者口
春秋佳日或一招予往窮巷掘門坐守璞居中悠然望南山四明諸
峯若在几案語移時儵然有避世想呼七歲兒抱詩稿出擊缶而自
吟苦口吃從鄰媪黃酒飲可斗許醉矣乃口若懸河不自休予至是
益喜同聲之有人也一日登龍山龍山陽明讀書處也其地有書院
民指謂予曰若知都人士絃誦之所乎讀書者科第云乎哉若有遠
志今齒駸駸長時會不可知天下多故不隱將何為予謝曰吾親老
矣且將出而謀所以養未能從君也民太息久之相與入書院登層
樓望姚江之水暮潮東來嗚咽不成聲已而聞游者語閩事則大哭
奮袂起且舞且行踣於梯予掖之得不隊或曰民狂爾爾或曰否予
不能測之民早歲習賈俄棄去為童子師食指繁恆不具舖糜然以
酒代餐微吟吟之欣然不為意而自呼曰酒民

小自立齋文

天 蘇 閣 叢 刊

外舅朱硯臣先生家傳

先生諱大勛字研臣姓朱氏其先籍餘姚明天啓中有志仁者以醫
游杭州子孫遂為錢塘人科第相望門閥寢大九傳而至先生性耿
介讀書稽古尤精金石碑版之學而洞明世變將欲有為會粵寇難
作東南騷然先生與婦吳宜人坐所居天尺樓望江流之激宕悵然
不樂歎曰天下滔滔吾屬將安之咸豐十年寇偏杭州吳宜人勸先
生暫出避寇至宜人與所生子承先殉焉明年寇再至先生跳身度
錢唐江惟奉先文公象暨先世歸林圖漢碑舊拓本與俱亂定歸故
居毀經營久之僅乃得復又復舊所設藥肆以贍族姓自以憂患餘
生黯然無復有用世志生平故善書至是益託於揮翰以自娛閉戶
顛顛務探古人之奧嘗謂生丁亂離廬產蕩析都不足措意獨夙昔
所聚蓄之孤本劇蹟飄零散落什九不可返念之不能無悒悒耳晚

歲自號胥山老農築樂山草堂於山半雜植花木四時略備朝雲夕
霏日窮其變恆冠短簷小冠服野老服曳藜杖徘徊山澤間世事消
長一不以問儻焉自適而已先生澹然榮利不求聞達而書名遠屆
日本士大夫至奉書幣致謙素以請識者謂先生之書溯源晉人重
規疊矩無時流疏縱肥媚之習其所以餉遠當世流聞異國者為有
由也光緒十一年卒年五十有七元配吳繼配金子承先景彝承昌
承德承先殉粵寇難承昌承德均早世惟景彝能世其學女承芳嬪
於珂三載而卒孫祖懋祖彭祖武錫琳孫女三皆適士族

祭潘子驥文

維中華民國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杭縣徐珂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
清廣東南海縣神安司巡檢子驥潘先生之靈曰嗚呼別君未三月
而君遽千古耶以君之德性和平精神矍鑠優游而康如壯年上壽
百二十亦易易何天不憖遺不假區區一稔之歲月并八秩而斬之
耶君志潔行廉誠而樸道足於內物遺於外清靜以厲俗貞固以幹
事識君者皆知之子始識君為清光緒未葉時君方罷官自粵歸卜
居崑山以事來滬輒過予嘗與之飲於市樓話耕稼媿媿不少休春

小自立齋文

天 蘇 閣 叢 刊

秋佳日子亦嘗至崑山至必留子飲且偕出循行阡陌間君健步予喘
息相從也君知予倦則導至田家俾稍憩而執知予為後死之人耶
予之悲為何如耶所尤可悲者家國凋瘵至於今極矣而一二老成
人可為後生小子法者天亦聽其憔悴終老而又遽奪之使邪說橫
議日益滋長亦何忍耶抑予猶有悲者予旅滬久深厭之以君之愛
我深且崑之山水佳可辟世期以十年結鄰而居從君課墾牧以相
樂君深踐予言比予子新六自歐洲歸國來上海省予亦知予之輕
世肆志欲游放山水間也謂君在可從居以往崑相宅請予以君逝
難之新六亦悼歎不已嗚呼以君之毅然直方長者為予所仰而乃
忽焉以歿則予之濩落無狀自今以往益可知矣豈天果欲使君子
道消而小人道長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母顧太夫人文

維中華民國十年歲次庚申十二月二十一日杭縣徐珂謹具蔬酌
致祭於汪母顧太夫人之靈曰予聞旌德汪子子實之賢久矣歲己
未因涇縣胡子樸安而識之與為友文行忠信今之有道君子也樸
安嘗語予曰子實從政江左有能聲蓋習於庭聞者深而義方之教

為尤多嗚呼天胡不弔而使女宗之忽焉在亡不獲享期頤之壽耶
女宗之亡世運之替也吾何言哉元馬汝常銘安定郡夫人王氏之
言曰人之生有男女焉幸而為男子或有所樹立於世則不與百物
俱廢幸而為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之惟恐其久生而何死之恤
也夫人女子也為女而能賢為婦而能孝為母而能慈從其夫子有
官有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矣吾今於母亦若是云爾吾何言哉尚
饗

丁善之丁子居贖草序

嗚呼君死矣雖然死而不死有贖草也贖草止於是則猶君之不幸
也君有吏才而仕宦連蹇志不獲伸家難國變以一身遭之卒至惟
悴憂傷顛沛流離以死其窮愁感憤亦惟於詩見之可慨也君敏而
好學家故富藏書嘗博觀而約取之於是尤精於詩抗懷古昔自拔
於流俗抑亦承其大父竹舟主政叔父松生徵君尊公修甫前輩及
哲兄竹孫明經之教為多也君卒後世變益亟傳所謂天地閉賢人
隱之時矣儻猶在人間世也其慷慨必滋甚罵譏笑謔之狀當一發
之於文章而不徒以詩傳詩亦必不止是度必有感愴蒼涼進而益
上者焉或且慷慨有為奮於功名不斤斤於懷鉛握槧善之創辦聚
善之創辦聚
託以見志也予於君生共里閉累世通家乃不得於西湖之濱俯
而漁之蓋亦窮於世之人也居滬久敲門卻掃寂寥而莫我知獨與
君過從談藝握手言笑者數年年來風雅道喪禮教陵夷交游之零
落且殆盡君乃亦舍我以去亂離瘼矣意氣頽墮及顧身世死生盛
衰之際讀君詩不益悲乎湯伯選先生曰折衝於時得荆川震川之
神髓詞賦有真迹而無其姿迹可摹而姿
自天賦不
易效擊也

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序

善良之風俗至於今存者萬一而已歷數十百年之賢人君子倡師
之整齊之而始有者有罔人焉一唱百和遂蕩焉至是若曰吾將以
快吾心之所大欲寧犯天下之大不韙耳而天下乃日即於做顧亭
林曰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羅仲素曰廉恥
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今
民日以偷貪冒而無恥宜風俗之汙下幾於陵夷毀頓敗滅而不可
救也夫賢人君子之治天下立法制禮必因風俗之所宜今武夫用
事賢人君子伏匿消沮而不見安得有若胡子樸安其人者有為於

時而使風俗馴至於醇美耶樸安浮沈下僚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乃考質郡國之利病而及於風俗吾信其坐而言者終必有起而行
之一日也樸安狀貌偉然洪聲大口鬚眉開張博極古今中外之學
於事物鮮所嗜獨好著書樸安著書有聖子經諸書周秦諸子學
樸安著書有聖子經諸書周秦諸子學
荀子等說歷代文章論略讀漢六記推學堂詩文集等書時或劇
飲談調技擊以自適其樂且嘗習為賈亦嘗為秘書樸安著書官交又
嘗躬耕於萬頃湖之濱
嘗躬耕於萬頃湖之濱樸安著書官交又
送為之誠當世之畸人矣非賢人君子而能若是耶樸安涇之人也
其始得涇之清而不混混與世相濁者耶予伏處海濱窮蹇抑塞自
交樸安相與游從於文酒懽然無所間於是書之成故樂為一言以
質之李汝可先生曰窮而肆 善矣 傑先
質之生曰紆徐委蛇有心世道人心之作

小自立齋文

吾不文今乃以文示人耶不知人世間之有羞恥事者莫予若矣
安得如昌黎之所謂小慚小好大慚大好耶亦惑於揚見山見山
名現
自號號翁清同光間人其
言見遲鴻軒文讀自序 之言耳其言曰余非能文者也文中
度與詩等何必示人然嘗譬之人面不同有美亦有醜美者招搖
而過市豈醜者不許一窺客乎夫世不皆西施也則媒母亦猶人
耳猶人即不妨大踏步出矣小自立齋者以先子里居讀書之室
為自立齋今日小不敢竊比於先子也欲繼志云爾癸亥中華民
國十二年
立夏徐珂仲可識於上海寓廬

小自立齋文

四

松 柏 山 房
駢 體 文 鈔

門人崔斯哲書





滄海遺民蘭芷吟
身精神矍鑠肝膽
輪囷道融孔老性
辨孟荀淵源東塾
醕乎其醕
豫泉夫子大人照像

時年七十

歲次戊辰二月

門人祁正敬題



序

張君豫泉余同年友也生同里長同學同膺秋薦同第春官復先後同入詞垣自弱冠迄強仕二十年間切劘至密及君宰黎城余官京邸雖音問不絕而蹤跡稍疎其後復同官大江南北辛亥之變余避官富場中君亦竄身春申浦上則又同居異域同作寓公憶君少從先君子遊同學為詩余時有志於考據之學而君則肆力於駢儷之文其趨向稍有不同今君出所為駢體文鈔索余序余維學殖荒落何足以序君文然有不能已於言者君之文規撫國朝諸大家復由唐初四傑上追徐庾扶質立幹瀾瀚流轉不徒以鯨鏗春麗見長然徐庾之文所以工者身值厄運拘留留賓館顛沛江關哀憤之詞悽心怵目君辛丑八月間與余書纏綿二千餘言身世之感忠愛之忱比孝穆在北齊與楊僕射書同一悲憤而風骨過之若他日者以危苦之詞述危亡之運復為哀江南賦一篇吾知其必與子山有合也倘所謂文以窮而益工者乎然余序君文歷數余兩人遭際相同者蓋又欲君之同保歲寒而不欲如徐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序

陸廣信古之夸人為文中子中說所譏也甲寅冬至陳伯陶謹序

序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亂之至雖有賢人君子而莫可如何明之亡二百餘年間事其時諸大臣多殉國家之難其士夫內未與乎廟謨外未膺乎民社亦莫不退匿窮山撰著以老若范陽之孫夏峯關中之李二曲湘中之王船山江南之顧亭林浙東之黃南雷嶺外之屈翁山其最著者也而著述亦最盛我清入承大統聖聖相傳久安長治迨至光宣主皆幼弱宣統二年以臣欺君遂改國體迄今十有六年亂日以熾而聖道因以日晦當其時巧辭詭說無識者靡然從之其明乎君臣大義者率匿處四方不問世事上海遺臣退士之所僦居也故宮禾黍之思荆棘銅駝之泣人孰無之獨豫泉提學前輩旅寓杜門專志纂述其已成書者邵村學易二十卷左傳禮說十卷洪範微一卷春秋持平十卷春秋數旨一卷老子約六卷讀老隨筆十卷莊子旨歸十卷郭子翼莊偶釋一卷讀列隨筆二卷步痕仙館詩

鈔十五卷五代詠史詩鈔六卷邵村詠史詩鈔十八卷寓園文鈔二卷皆發憤之作

馬遷所謂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已足顧孫李王顧諸巨儒翁山尙有不逮也松柏山房駢體文者特其緒餘耳其氣清而勁其義正而嚴其辭博而核其音雅而隽國朝儒學以經義考據為最富駢體作者亦數十家公文於胡石

笥彭甘亭朱曼君三家為近而兼有其長不襲其短特三君生當平世而不得志於朝廷公則由翰苑歷仕至提學駸駸乎大任矣乃竟遭大變一籌莫展則又氣數之窮而非一人一家之事也今者邪說熾起禮教蕩然更何論乎文字得失然乾坤不

滅亂極必治古今一理他日日月重光聖道日顯非斯文無以潤色鴻業非大手無

以翻皴休明公於是時當破涕而笑濡墨而為昇平之頌也歟丁卯夏日館侍生章

授拜撰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序

二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目錄

卷第一

嶺南名臣贊

漢李將軍序贊

姜白石序贊

明袁督師像贊

羅浮草木頌

木棉頌

重刊陸劍南詩集序

族叔小香三十六鴛鴦館詩集序

重刊杭葦浦嶺南集序

新刊族祖文烈公遺詩序

新刊寒木居詩鈔序

祁羨仲綠水園詩集序

族叔祖菊公是誰集序

陳友珊夫子荔莊詩存序

迂谷道人壬子集序

陳子嘸宋東堯遺民錄序

黃日坡求在我軒駢體文集序

神農本草經箋釋序

揚芬集序

張仲香子概序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目錄

春日遊虎邱序

遊西湖詩自序

遊上海龍華寺序

宣統己酉上巳天津公園修禊序

廬兩人壯遊圖序

女兒香賦序

送鍾野村司鐸揭陽序

何梅士先生詩集序

卷第二

綴玉集序

長壽寺半帆秋禊序

駱叔穎天香吟館詩鈔序

族叔鼎銘靜娛室題畫詩鈔序

宋臺秋唱序

東坡閣拜東坡生日詩序

讀五代人詩題詞自序

丙辰集九龍祀趙秋曉生日詩序

蘇選樓東堯紀聞序

九春詩自序

東堯詞錄序

非園看牡丹序

午節珠江競渡圖序

乙丑落葉詩自序

宋眞宗天書封祀論

歐公祠碑

答何菊朋書

己丑寓乍浦與黃薌池書

遊羅浮與何憩南書

答何憩南書

答陳子嘸書

初到山西與周節生書

與常亦璣書

山山西歸與梁星房書

與陳子嘸書

與茹贊臣書

與黃日坡書

卷第三

答杜寒碧書

與鍾碧峯書

上恭親王啓

八大山人畫冊題詞

黎翻堂紅袖添香圖題詞

青冢志題詞

范村菊譜題詞

俞曲園銀瓶徵題詞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目錄

吳梅村繪西湖圖題詞

阮懷甯諸傳奇題詞

重修到潛大墳記

珊瑚洲泛舟記

嵐山禱雨記

宋宗姬墓記

石竈烹茶圖記

重修黃仙觀記

浮山第一樓讀書記

蘿岡洞探梅記

邵溪漁隱圖記

芥菴觀荷記

清道人仙山讀書樓記

遊無錫公園記

寓園圖記

吳淞泛月記

殷介仁墓碣

何子遇墓碣

卷第四

粵嶽祠銘

黃旗峯廉泉銘

篁村鯉魚石銘

孝順庵銘

綠綺臺琴銘

盪雲航銘

思舊銘

重修酥醪觀碑銘

重修茶山觀黃仙祠暨行窩引

移建梅花精舍引

賴介山先生浮山新志跋

陳癡雲姑蘇好詞跋

胡研生長安宮詞跋

瓊花集跋

崇禎五十宰相表跋

跋元廣東遺民錄後

焚椒錄書後

讀宋史周三臣傳書後

讀族祖種穀公父子合傳書後

讀毛西河傳書後

絳雲樓俊遇書後

謝翠羽年譜書後

影梅庵憶語書後

學海堂集書後

祁瓊嬾詩埭書後

辛亥殉難記書後

琴夢樓書後

海上寓賢錄徵事啓書後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目錄

讀族祖漁石傳書後

壬壬秋醒詞序書後

陳子礪誄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一

嶺南名臣序贊

東莞張其淦豫泉著

嶺南州郡殷鑒區宇奧密巖壑巖秀川澤孕靈綿緜峻嶺代有偉人文川武鄉常產賢哲是以鴻圖式廓撥蘭芷以升廷鼉極奠基挺榭栢而報國其或曠度各異遭離不同而風美所扇道契不墜前代後代其揆一也粵稽九鼎聲歇兩京道墜帝室夷而侯服霸兵車重而冠裳輕爰乃窮沅湘假斧柯奏笙簧於野俗被文繡於裸壤即彼永元之間兵革大起深心憂國正色陳書是皆開嶺海之人文興炎荒之道教迄今溯石邊之穗豔說楚庭指河上之松尚談楊宅大雅不羣厥風古矣時則有高固楊孚其人自漢而後羣材緝興厥有分途並堪名世憶夫公輔襟期璣衡位業丹青神化赤舄儀容羽扇之賦風度可思菊坡之名馨香永慕執憲毅下書詞笏中莫不業貫夔龍聲符丙魏是霞津檜機亦雲構梓梁桴鼓鹽梅之任帝夢吹應鸞臺鳳閣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一

之中臣司補袞此名臣中之功業可述也時則有張九齡崔與之其人若乃感星精而降世濯冰魄以爲心周昌則氣壓同僚老瑀則憤凌宰相眼中有鐵簡上飛霜北闕有知南人無黨無懈休矣信此骨之錚錚直是比干雖剖心而謬謂此名臣中之直諫可述也時則有李昂英海瑞其人論語半部亦致太平理氣二言敢差著述若夫出則羽儀皇國入則羽翼聖經補衍義之篇垂樂典之作備治平之要洩造化之秘盡美盡善無得稱焉山川鍾毓共談五指山之雲煙嶺嶠英賢盡作一門之桃李此名臣中之著作可述也時則有邱濬黃佐其人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理原共貫道本同途則有陽春臺上默驗端倪西樵院中先嚴禮範要使秘書悉讀諫疏長留靜坐常自澄心格致乃能誠意曰活孟子是真名臣斯又學窮泮泗恰驗黃雲赤水之奇派異陽明彌昭霽月光風之度此名臣中之理學可述也時則有陳獻章湛若水其人若夫溫序齒劍血灑玄黃文山作歌聲滿天地見危授命殺身成仁乃有薊遼督師桑梓起義者五年期促竟誅大帥以和戎九江兵殘尙驅市人而使戰迨

至冤沈三字節殉一門雲車輻馬常驚伍相之濤洞岳林巒俱葬田橫之島碧難埋血丹可明心此名臣中之死節可述也時則有袁崇煥陳子壯其人之數子者樹立不同風徽如見矧豆永薦簡册長垂朝漢臺廢合築百越先賢之祠文選樓高應效三國名臣之贊伏居嶺表心嚮往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類而舉擇尤而論爰爲之贊曰

嶺海挺秀瀟湘效忠匪尙霸業已興儒風旨彰鐸學伴鸞熊鳳兮風兮誰歌道窮羊石披圖麟經表功澧蘭沅芷應祠文翁孤雛腐鼠欲開邊費議郎憂國諫書獨進其言則危其心則慎素節不移清風彌振河畔雪飛嶺外雲峻維松與柏中有瑤瑾楊孚相公風度卓絕人寰狡獪胡雛先幾燭奸羽扇秋感絳霄鶴還淋鈴一曲蜀道險艱常看金鑑詎悲玉環曲江遠識復乎莫攀九嶷菊坡偉人威鳳獨鳴淮南屯馬西蜀用兵奇節久著大功克成湖張九姜公余唐宋垂聲先生晚出交垂令名至今海上錄重澄清與之文溪立朝孤守丹悃觸邪之羊以補龍袞頭銜任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一

損心迹逾遠風神元定志節不損庚嶺梅花寒香萬本傳說騎箕星精遂返李昂英卓哉剛峯風骨棱稜臣面似鐵臣心若冰韓瑗鳴鳳崔洪效鴈市棺相從死生亦輕攀轡志痛涕泣莫與忠肝直節千秋令名海瑞瓊山傑出鬱爲瑤璵好學博覽偉論獨墟天災屢陳危言孰如天性激厲克終永譽書補西山治平不虛海外相業此爲權輿邱濬秦泉直諫陽明畏友如彼白圭質無塵垢理氣獨持知行並守爲親受過臣孰辭咎原情致仕著述不朽卓爾先正步趨敢後黃佐白沙先生抱德章美端倪默養靜坐齋裏魚躍爲飛澄心析理灑然自得際可偶仕歸去來兮爲賦陟岵名山事業亦從此始陳獻章湛王講學致知各異良知爲宗方寸而已隨處體驗乃具衆理危言格君薄俗懲侈體用兼備言行如彼心性圖說堪以教士湛若水魏巍督師老熊臥道議軍甯遠誅帥皮島便宜雖假責效偏早長城乃壞自喪國寶赤心任剖熱血長抱耿耿孤忠永質蒼昊袁崇煥煤山故主攀轡莫從嶺表吮血拚爲鬼雄勁節無撓遭時獨窮發策刺闕板蕩識忠文烈五忠愍道合志同儒立頑廉永

此張香濤相國督粵時觀風試題也余時肄業菊坡精舍此篇蒙取冠軍批云製體辭詞具有家法鴻博選也已丑會試廣西張君其鏞中式有電回粵鏞字錯碼相國語菊坡山長謂余中式本是知名之士云相國學問詞章一代宗匠歷官中外赫赫有聲然數十年來余未一登其門今相國已歸道山特記此以誌知己之感庚戌四月其滄自記

漢李將軍序贊

大將一星耀太白之宿壯士既去寒易水之風遇惟奇也然後盤根錯節之器成才惟屈也然後含光霄鍊之鋒出世有動日月抱風雲嶺山嶽貫金石桓桓洸洸公侯千城虎豹當關老熊臥道而卒之廉頗不用款款遺矢之光陰馬援難歸遂死站焉之潦霧比臥龍而星隕讎落風而坡存豈是時乖徒憐命復如漢之李將軍者無怪其痛哭憤王之廟披髮叫天招殘烈士之魂埋憂無地也已維將軍終軍勇敢季心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三

豪氣圮橋取履少讀兵書槐市穿楊世開射圃產從西極本是龍駒寇入蕭關羣推猿臂故得都尉登朝太守典郡於時隴西北地之區代郡雁門而外虎落以疾藜作蔽燭龍與委羽相連蠶懸赤白而常馳射少東南而易亂將軍精銳軒特搏人以戰抱陳湯敢死之志鼓舞陽橫行之氣從庵上騷除瀚海使劍鋒磨向崆峒拔山蕩海之威雲合電發之勢日飛將軍名實克稱天子恐亡之言納昆邪地徙上郡使延壽為都護倚李牧備匈奴九天九地之智推殺就途左拒右拒之能築壇申命固才氣之無雙亦遭逢之不偶矣且夫解鞍卻敵回陣摧鋒者將帥立功之日也爪牙寄重羽翼任隆者國家賞助之典也當漢武之雄略正胡喻之縱橫分閩幾人橫野數輩是以衛青奴子秉鉞而位將軍去病侍中抗旌而封驃騎不識之一錢不值李蔡之聲名下中類皆豹冠錦衣貂珥玉帳盡策勳於鳳闕且刻石於燕然况將軍太阿一鳴革言三就金虎嘯而風起玉虹貫而霧消淮陰善將宜稱假王班超絕域應得封爵奈之何魯臣曹沫敗北偏多楚客鍾儀南冠見辱倘非墮胡兒於馬下關困獸於

檻中幾乎空歸連尹之尸望斷將軍之樹焉雖然燃石冷而重溫寶劍埋而或耀范蠡會稽之恥嘗膽圖吳孟明拜賜之師快心報晉使罪辜不因拔山之力則揮戈能舒返日之心軍惟水草分屯事尚桑榆待補况將軍撫循素厚賞賜能均人銘挾纜之恩士感投醪之惠黃髮蟠而一軍肅若兜呼而七萃從是則火牛鬪智終收齊國之城汗馬重臨仍奮瀟池之翼轉敗為勝夫何間然而乃死灰不然破飯任墜但見麻人之號賤孰知君子之營高懸伏驥以長鳴野騎驢而竟去南山則藍田寄迹呼龍何處耕煙北平則青草誰披射虎儼然沒石遇霸陵亭之尉侵辱何如伴穎陰侯之孫平生已矣嗟乎相無一定詎虎頭燕頰之難逢命有二科抱龜策雞黍而誰卜萬戶侯誠不足道汝自生運故將軍豈得夜行公真可惱迨至大黃射去一柱西傾斑白歸來長波東逝願當一面難會單于仍苦岐途責來莫府周勃豈尊獄吏蕭育不肯詣曹赤舌燒城黃金鑠骨卒使袁宏命盡埋血何年道濟積投量沙記恨亦有八千子弟逝離間項羽之歌五百軍人猿鶴葬田橫之島論其情事則異語其悲憤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四

則同太史公所以致慨於數奇也歟說者謂好生之德乃治民心因墨而降待以不死而乃字書歸順大彭北向之旗事屬陰謀仍射南飛之羽兵亦嫌於用詐禍莫大於殺降所以長平聚坑賜劍慘杜郵之報秦卒殲盡分尸逢垓下之災罪花燻種定有前因白草青燐詎銷怨氣憂後嗣之不振惜悔心之已遲斯則豹死留皮之語縱無慚烈士暮年而虎飛食肉之奇非僅少封侯骨格也嗟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古今同慨豪傑為多斯又寒風易水易起悲歌離騷問天大傷遲暮鳥號手挽猶深望關之悲馬革屍還未慰沙場之願世無伯樂駿骨棄而誰求楚殺得臣重耳聞而色喜遂使中峯岳斷同哭鬼雄萬里城頽永悲殘卒吁可慨已乃為贊曰猶龍世胄射虎威名英姿颯爽志氣縱橫猿臂投筆豹首請纓矯矯絕域慨然長征氣吞四夷功親百戰劍倚丹霞戈翻紫電功高志屈身存名賤羊皮詎贖贖足徒困侯封已矣功業如斯射獵藍田追隨黑衣鳳齋失運蟻屈遭時陰山遠道歧路何之赤血填胸黃塵埋骨縱堅鱗摧摩天翼折壯士之隴將軍之碣萬歲千秋同深悽咽

何况當時三軍感傷飲食與共惠降孔長實獲士心孟堅語詳恂恂李君德音不忘

姜白石序贊

姜白石者文苑傳中人也閒嘗披詩說之篇唱鏡歌之曲搜絳帖平之集味續書譜之詞準古酌今散采奮藻而乃遺書具在宋史闕如譬之琳瑯競進荆山完太璞之珍珊網搜羅滄海有遺珠之憾雖徐則不求名譽而元暉已各齒牙是用引伸特爲表暴爾其少好奇服自叙芙蓉長而操觚遂灑蘭藻訪西湖之煙月傾北海之壺觴丰裁如季札子房因果證髮絲禪榻天荒地老三生化石之魂月上花開一枕遊仙之夢倒屣爭迎王粲範金同鑄子昂身如紅燕暮雨方歸盟向白鷗春波無極梅聖俞之藻采風禁知名白居易之篇章雞林傳誦此其宜表章者一也南宋詩派喜宗江西峙山谷之嶙峋流江湖之飄蕩先生則獨運精思自出機杼俊逸如陸務觀溫潤如范致能不求合於古人乃獨成爲作者二薰三沐悟比拈花如雨如風才真奪錦春雲驛路問客子之歸程曉日蘆灣憶童年之遊釣摘無凡豔薰有古香瓊珠先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五

獲此昌谷之奚囊鳳羽同珍似韓陵之片石是以收將殘稿周晉仙不禁歎歎推作先鋒楊廷秀於焉傾倒此其宜表章者又一也在昔曉風殘月代有傳人豪竹哀絲時多妙理先生書卷之外尤善倚聲拈紅豆以情多比青蓮而韻遠暮帆遠浦輕盈柳絮之詞疏影暗香凄切梅花之笛憶往事於青樓紅粉寄餘情於碧沼黃花類無不幽遠清微精深華妙調是瓊樓玉宇曲皆白雪陽春或推爲絕唱婉之崔顥之題詩或譽以清真謂非美成所可及此其宜表章者又一也然使金荃留集玉樹聞歌唱買陂塘吹亞簫築總無關於雅樂亦難許爲知音則有設木案而不知問藻盤而莫答啞其笑矣抑又嘗焉乃先生琴曲既調鏡歌再唱十五種尺既暢金風八十一絲交調玉柱上準下準變徵變宮謳歌歸而遂獻漳泉大哉仁而爰取吳越琴譜淒涼之犯曲標古怨之名動角則花明叩商則葉墜假令朝廷正樂聖主審音命惠基辨義使杜夔復古則執茲周斗驗彼漢錢三三積而黃鐘調鏘鏘合而雲和叶風儀九奏龍會八風豈僅絃寫瑄音柱分律位而已哉今雖文收之實效難徵李定之敷

功莫奏而雲韶法曲成譜可稽呂子律妻遺規尙在此其宜表章者又一也昔紙生雲松煙灑墨尤工筆陣自謝薪傳波折之迹既法乎鍾絲變化之奇亦師乎逸少謂

藝事亦性情之見濃纖貴氣骨之存使妍麗有餘而着勁不足譬諸疏林落葉廢沼漂萍已見其彫零誰誇其澁布是皆句中有眼筆下傳神參軍百番之紙比洛陽而價高江郎五色之毫詎宣城所能用試觀其鷹時鸞驚之蹟蓬振沙飛之勢得崔瑗之八法類王彬之三真趙子固以爲書法直是申韓陶九成比之山人一洗塵俗會非過譽殆擅兼長此其宜表章者又一也此寶公之獻書得令文之三絕孤詣絕學素志苦心允宜太常授官司農推殺奈何人同康了客嘆劉蕢慶雲見而芟服先焦罌風起而蓬山已遠半世之牙琴孰賞一篇之錦瑟誰箋問鴛鴦於淥水陳迹都湮尋蛺蝶於荒臺劫灰已化小紅低唱娘聽武媚之歌大白能浮客注尉遲之盞撥銅琶兮江東去吹玉笛兮雁南飛人嗟春夢之婆催我聽秋聲而淚搵卒之馬陸花落徒題處士之墳蠟燭煙銷已盡詞人之淚此亦可悽愴傷心者矣嗟嗟風花人海任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六

蘇軾之身藏秋菊寒泉惜林逋之羽化墮楞伽之小劫招杜宇以何年表聖孤高唱鬱輪而不必豐城埋沒嗟寶劍之誰知惟是徵行狀於稗官證遺聞於藝苑遺山發憤徒書野史之亭陳壽多才未作丁儀之傳然而江河不廢山斗同尊本是雋才何慚實綠千秋之鉛槧永壽合題安石碎金一時之羅袞無憑應比卞和獻玉乃爲之贊曰

卓哉白石早飲香名苦心孤詣學專且精苔花暮雨秋蟀春鶯著書老屋四難兼并逸響蕭瑟風華清靡經緯元黃雕琢丹紫在泉爲珠振霞成綺豈惟三影子野可擬花間集在妍綴色絲邦彥卻步者卿俊思朗月縫處野雲飛時敲金憂玉梅溪遜奇奇律歸昌有譜刻玉荷昂得管伶倫比竹宮商君臣按圖可讀誰招紫芝徒採黃菊風胡未遇齊俗誰珍迷陽有路媒但何人琴餘爨火帙經劫塵補傳文苑壽之千春

明袁賢師崇煥像贊有序

古之所謂一柱擎天者吾知之矣必也君無猜忌朝無諂諂諂諂不入離謗不攘然

後壹志難徙三靈永奠靖烽烟於九有扶日月而再中是以唐生李晟原爲社稷夏
有伯靡遂成中興晉用謝安而澗水之功成宋仗寇準而澗淵之敵退小白信管仲
而東海之風遂雄阿斗信孔明而劍閣之險不失未有君非甚開臣已奏功比干剖
心道濟投饋太白幾懸長城竟壞易水寒風惜荆軻之永去東海冤雪見滄于之血
流哀墓在都今袁督師墓在
北京廣渠門外明社遂屋埋憂地下定化莫宏之碧相逢天上應瞻箕
尾之靈如有明哀督師者雖自剖而似君傷靈修之數化忠而見疑信而被歿胥游
一號愁見東來之轍岳墳千古曾無北向之枝此讀史者所以增歎而尙論者因之
慚也也維督師草廬臥龍榆關躍馬借箸而談戰略聚米以成山川得周亞夫足備
東南非劉豫州誰當大敵當夫甯遠固守羽書刺血拓疆疆之弓餓鳴野發砲聲
之礮老熊臥城九攻九拒出擊凶門一鼓再鼓入關吉語遂假王導以安東之節命
廉頗代馬服之軍方謂虜盡目中算操掌上擲不同孤注五年可收全遼而其時
魏闔氣焰毛帥縱橫拜九千歲之貂錦配享尼山比陸萬齡之狐媚較景與竈名曰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七

牽制義質顛倒從之則貶節縱之則生亂惟聞筐篋之求竟成癡疽之疾暨乎冰山
既摧銀手如斷丹一寸以捧日身八翼以冲天柏臺之對帝香燭龍麟玉之錫人庶
召虎當震金鼓行馬角之窮邊生入玉關奏燕頰之偉績試一呼乎蒼兕期痛飲乎
黃龍封狼居胥勒燕然石作金湯於重鎮標銅柱以千年豈非明良同德身名俱泰
乎哉而豈知湛露汪汪邊風烈烈衛霍之功勳未就李牛之恩怨原多富 大清兵
之入龍井關大安口也進圍遵化直逼燕京波濤驚乎太液烽火照乎甘泉督師慷慨
慨赴援倉皇振旅命徐敷奏守榆關命劉興祚守沙河處存入援不俟詔命子儀衛
主聞警即行褻裘夜至突厥知有救兵遣村朝來撤離訝其神速隨風雲以振敵愾
本心肝而奉至尊無何國歎無鳩市成有虎合千奴以共膽聚衆蚊而成雷彼溫體
仁者藍面同奸白簡屢劾青蠅止棘獠狗吠人惹苴之謗旋興裴非之言靡極借傾
龍錫遂殺虎臣鷗波漁話紀魚素之寄家蠅鬚館詩卽烏程之寶錄鳴波漁話引溫
體仁家書卽寶
竹師密疏中語又云此家書三
則見烏程縣志此則秦頭歷日遂成三字之冤赤舌燒城誰作百身

之噴嗟平涼風血凝一輪明月之謠鐘室漏沈萬古淮陰之恨七萃之沙蟲易化八
公之風鶴皆驚朱鳥魂招應灑崖山之淚紅羊劫重終成昆明之灰國之亡也臣之
責也敵之用間也王之不聰也諛語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明史謂議戰守自崇
煥始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豈不信哉或者謂遼境之復期以數載平臺
之對徒作大言豈有籌邊之略聊爲慰藉之語未見丸泥能封函谷已開鄉導先賈
盧龍雖嚴東道鐵牝之防殊乖北門鎖鑰之寄不知武侯分鼎早定南陽安國屯田
終平西域督師經緯詳謀長駕遠馭虎墩兔之納款既刑白馬束不的之求贖亦憫
哀鴻苟無西鄰之責言自見東方之永靖曾疏言插漢當示羈縻薊門應慎防禦策
首尾之應懼唇齒之寒豈知虎豹當關龍蛇入壑韓信井陘之爭拔輻入壁鄧艾陰
平之渡裹氈絕山敵國非在關外將軍似從天下我則招搗失臂人則乘虛搗心然
而督衆澤袍動王桴鼓若奉漏壺如沃焦釜一夜馳三百里一朝復七十城桑榆望
收樑棟猶在不同疏勒圍而井竭居延戰而矢窮也或謂人稱島帥地屬邊防當派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八

嫌猜詎應殺戮所以兩虎鬪而相如先避一蛇去而介推不言重反交惡楚間可知
將帥不和梁亡無日不知毛文龍之在皮島也跋扈飛揚冒功吞餉拜權闖爲義父
路中貴以兼金走私販之鴟夷是野心之狼子難羈鷹隼飽則遠颺出柙虎兕緩則
生變不誅馬謖軍法何以肅不斬崔崇壁壘何以新且自謂取南京如反掌視北辰
若無有作賊通敵罪案如山何可網管語督師曰生文龍國不幸用文龍朝廷不幸
殺文龍公不幸語極沈痛然則毒蛇螫手壯士斷臂很羊難使霸王必誅是馭將之
要略非乖刺而無當也或又謂通使咎在議和市米情同款敵以此言罪公當無辭
不知兵交使在禮載前經秦饋晉粟史稱義事若果乾綱獨斷交鄰有方非同增幣
煙嗟宋室之卑不憂割地兒錫石家之號則封疆之畫書在盟府賻弔之舉事同敦
盤上國之通楚豈咎乎巫臣通天之罪漢不尤乎衛律最可痛者尙政同鄉梁廷棟
卽以節鉞楊閣臥聽高鴻中陰縱歸來當揭證之言陳正反問之謀售遂以爲回紇
軍至皆僕固引來吐蕃兵強非渾城能拒毛卵鉤鬚臚言風聽撥蜂則危伏見懈則

怒移變白成黑是丹非素獨不念趙用李牧數破秦軍漢有去病乃置屬國燕山萬
古長卿之凱樂同聞壽春一國傳永之救援最力卽至彭越被執蕭何見囚獄裏蠟
丸猶招部曲城中貝錦愈苦披猖金鏢堪嗟玉焚何惜此固天命之有歸抑亦廟謨
之不臧也已向使關門屹立燕薊無驚雖有棄郡珠厓非等畫河玉斧或馳露布請
受纓羈望肅慎之矢來話扶桑之弓挂采芑之歌師出六月零雨之什期以三年平
臺之對或非妄語然而上有猜疑主內有讒構臣近郊是驕將護京無勁旅玉壘經
營欲使盧空服匿鏡歌歡樂幾時鞍上橫吹則亦裘馬革之尸閱鴟室之毀啣溫序
之鬚歸先軫之元已耳安有圖金城而策勳挽銀河而洗甲奏仁貴東征之烈成會
宗西附之功也哉嗟嗟黃封三錫昔也何優白骨一坏今也何酷怨魄猶生應挂胥
門之目殘膏任委幾燃郿塢之燈危巢既覆徒哭孤鷄鷄鳥已亡莫尋勁羽白頭有
母愁聽寒馬之鳴黃口何依齊下杜鵑之淚此則長平坑關誰塞愁倉精衛石唧難
填恨海問人間分何世嗟天地兮不仁今日者蕭艾芝蘭薰蕕早判茄花委鬼塵劫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九

都空鼎湖龍去愴風雨於煤山華表鶴歸咽波濤於珠海粵嶠浙江無限蕭臣之骨
雲車風馬猶隨望帝之魂九龍真逸發秘籍檢殘竹訂正明史補遺糾謬匪憑臆說
咸有依據垂千秋之竹帛掃萬古之蚍蜉若云伯仲伊呂可作與論戰守熊孫不及
真我 朝之勅敵非梓里之私言若夫設問出乎兵謀孤忠表於 昭代乾隆四十
八年 諭旨卹廢嘉慶元年復予從祀鄉賢二十二年准立專祠覺乾坤之高厚彰
河嶽之英靈梅花滿嶺先史開部而留芳矧豆千年後于忠肅而立廟北郭眺君臣
之冢萬井迷烟東門讀文烈之碑三忠炳日榴花銀塘隔秋江而蕭瑟蓮峯旗嶺環
衆山而豪雄知鍾毓之不虛殷景行而仰止昔往石龍曾望水南之烟樹師是吾邑水南村
人今瞻遺象倍欽山斗之鬚眉爰爲贊曰
屋有樑棟棟摧屋傾國有賢才爲幹爲楨奈何當一自壞長城金甌地墮玉弩天驚
蹇蹇督師鶴峙鵬起荊棘願披韜鈴足恃責効五載決勝千里環衛築營鐵壘成壘
前有廷弼後有承宗當此大敵智勇則窮言戰言守始於袁公季野史才斯言最通

明史師傳是 魏闡義兒文龍通敵尙方請劍旌旗煥色屯田老謀市米布德屹然
重鎮威震異域才能濟世世亦須才用才勿疑用賢勿猜敵間縱闖尸臣幸災哀哉
懷宗梁柱竟摧曰莫須有岳飛死矣廷苗檜枝相國溫氏鷗波老漁蠅鬚秋水烏程
鄉人我聞如是讒人之口僉人之心錢相黨魁嗟爾東林錢龍錫也陳蕃魁死韓信
冤沈孰禦東方失此南金長河涸流大星墮地憤雲秋積冤雪夏墜爲敵報讎有天
如醉松山杏山一戰遂棄維我督師國士無雙此事推袁洪則潰降悲哉老驥困于
吹老况有蛾賊陸沈大邦我拜偉人肅進樽簋我瞻遺像敬恭桑梓銅嶺千秋珊瑚
一水淚盡杜鵑詞託蘭芷

羅浮草木頌

羅浮靈數蓬萊左股風雨離合雲霞沃蕩濃綠壓海凝青逼霄丹石萬重芙蓉四百
腴抗地髓崖巘充物寒入山骨草木堅瘦洵越嶽之神府滄溟之灌叢也余讀書其
間徙倚林壑奇藥神木以千萬計春青冬綠綠谿底崖開入吟詠欲寫圖狀既而染

松樹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十

輒紅之京塵湖浮沈之宦海覽晉國之雲山泛皖江之煙月仙山迴首前塵徒憶澗
谷獻嘲猿啼鶴怨爰於公餘之暇懸想嘉植擇其所愛各爲一頌得三十首宏景未
忘欲界文通以寫勞魂忽臨睨乎故鄉將復修吾初服入林把臂以邀以嬉
奉宸橋南白鶴觀東風雨離合忽現蒼龍七仙常集千尺蟠空凝神星客詎慕秦封
松 棘枝碧空臥根丹竈靈禽偶來燭龍常照誰見花開靜對竹嘯千鍾百鍊挺此貞
操 靈藥除疴結根千年洞底料蟠盆中馬鞭一寸皆節九花並妍誰勸我餐蓬
萊上仙蕭 垂根一樹其陰十里葉混冬青巒絡松子庭鶯亂啼木龍連理榕城誰
移蓬島永峙 葉如車輪高者八九疑竹疑草君子曰否符廚剖瘳雲壑奉帚漫覆
訶陵寶此林藪林 金衣表異丹實延齡石蜜千斛天漿一瓶南樓誰記新宮草銘
醉此春色何殊洞庭柑 羅陽之溪嶰谷之種芭蕉葉大浮出雲洞宜名龍公常宿鸞
鳳仙人醉日月滿春壘龍 太陽之草服可長生神農上品張華紀名形混鈎吻功
伴茯苓長鏡託命劇此瑤瓊寶 石甕九畹鐵橋百畝偶思美人似得良友兩山皆

香十步必有幽人之居君子之守幽聚霞成峯飛雲若濤叢生桂樹與月俱高翔鳳
夜集綵鵬畫號落花釀酒爲醪桂不死之藥在蓬萊烏石樓雲氣瓊田神草蟬
葉延年燕胎在抱神仙海穴永錫難老芝移自交趾樹之洞天爛燭海日暖蒸鳥
煙雲披絮輾花落瓣全朱明仙境稱此木棉木棉龍鬚匪偶燕麥誰匹紫背靈草胸
嚙所述桑陰咒語蒲節齋日洞天福地衛福祛疾天南國佳木仙都靈株競剖綠
囊啖此紅珠奇麗共賞滋味亦殊可以解醒可以充虛石酥醪洞中有菜勝蓼蓀
芥心芳風露氣飽辣玉詩成采蕪夢繞小畦荷鋤樂聽山鳥木性如竹直干青
雲欄花詎似松濤不聞衆樹斂望旁枝未分海槎著錄卑視榆粉老而彌辣其
形則小種向洞中攜出雲表烏頭湯成魚腹疾了仲尼不撤聰藥常少妃子白玉
仙人絳襦誰將尤物植此名區紅雲之宴下界所無請廻鸞駕薦此虬珠枝紅花
溪上兩岸皆花東海之雲赤城之霞枝啼血淚根植仙家桃源誤認飯此胡麻杜鵑
羅浮之茶雲霧片片露芽初摘月團同薦赤松與遊白石可飯兩腋清風滌我胸悶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一 十一

木棉頌有序

南海之墟神維祝融株株各各實生奇奇名曰木棉高千百尺當其花時如紅錦之
被野如火雲之燭天如丹殿之塗於山如珊瑚之種於海則有陸賈之城葛仙之祠
海珠之寺黃木之灣挺百仞而直上爛九華而烘春神鳥浴日而登岸仙犬望雲而
驚吠炎官張傘北郭之雲盡紅詩客餐霞南園之草不綠然皆皇剡剡其揚靈日敞
曠而騁奇未嘗甘朴素以自守廓落寂而無友也惟余寓園松柏山上有樹一株不
知歲年覽高岡兮堯堯出城堞兮峨峨聳立枕幹扶拱枝葉影老逾勁獨專丹邱花
疎綻空微帶黃色余於樹下播宜亭焉夕陽多處玫瑰醉人紅雨酣時鸚鵡喚客愛
此喬木遂性孤嶺不慕緋錦不披朱衣守真抱朴婆娑歲月然而孤直出乎天性高
聳自表異態雖曰炎方之火樹卻有中央之土色苔石點綴遂成老人藤花纏抱如
蔭嗣息洵嶺海之奇葩松柏之嘉伴也乃爲頌曰
樹樹出堞枝枝雲封南離正色間氣所鍾鎮海樓北波羅廟東照海浪赤蒸天霞紅
亦有奇樹在我桑梓亭亭獨立松柏山裏葉疏彌妍花淡逾美斂華隱耀似隱君子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一 十二

重刊陸劍南詩集序
放翁平生著作夥矣南唐之史書渭南之文集以及倚聲之道小說之篇莫不成竹
在胸粲花有論奢非夸目著已等身而余尤所服膺者則以詩集之流傳獨得騷人
之感情白香山之篇什披沙易尋趙倚樓之聲名爭墩不必放翁稱趙趙南伯書云有
陸渭南乎陸渭南浣花忠愛香草離憂哀而不傷慷慨以慨約其梗概有可述焉夫其課
兩量晴吟花嘯竹長江匹練古道平蕪一杵鐘聲兩當樹色鈴語屈原之塔波鳴夏
禹之祠小雪騎驢偶尋廢寺夕陽下馬亦弔荒陵莫不迹溯前塵囊攜古錦問訊於
水村山市吟哦乎藥鏡漁竿散髻斜簪之態畫團扇而誰如雨聲燈影之中擊唾壺
而欲碎是曰流連風景之作其可述者一也既而書劍飄零江湖跌宕以登樓王粲

爲質庶梁鴻下船而黃葉蕭蕭度棧而冷雲黯黯傾聽淋鈴之曲常裁乞米之書小
驛悽涼暮鷺秋杵戰場憑弔春榜梅花憶成梁州壯志本儕於青兕樓連范穉姓名
同識乎班彪殘羹冷炙杜少陵之感慨可知鐵板銅琶蘇玉局之豪情猶在是日生
平閱歷之作其可述者又一也一官踏踏惜滄海之橫流萬死無名嘆頭顱之如許
正值中原失後况兼黨禁興時幾人能泣新亭老子猶思乘障兩河花柳盡風饕雪
虐之天一角雲煙賸南浦西湖之畫而且江城鶴唳海國鷓啼望千丈之戰塵播一
簪之華髮頽垣夜月洛陽之宮殿徒悲細雨春蕪故國之黍離空嘆是日撫時感事
之作其可述者又一也最可慨者心在松漠榆關以外身老桑村麥埜之中思易水
而興歌哭昭陵而無路論書生之餓死事本尋常念列聖之憂勤人應痛哭所以青
春杜牧著書聊復談兵狂客劉伶荷鍤惟宜飲酒迴憶書草嚇蠻之檄放翁詩注時
中書堂曲翻破賊之歌志氣縱橫聲情激越夢中化蝶忽奪潼關醉裏騎鯨能凌
東海盧龍塞外想墮地之旄頭大散關前仗倚天之劍匣誠使王師凱奏胡虜塵清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十三

唾手燕雲馳聲河洛則隄官隄搆能歌漢治之章龍首鶴遊亦和琴驪之樂奈之何
僅支半壁已是殘棋望中原則沛氣如山懷舊遊則埋憂無地病同老驥眠似春蠶
嗟蟲葉之驚秋效鯨魚之警夜徒使十年塵土怕聞畫角之聲三疊悲涼空唱渭城
之曲訊秋風於白帝惟憶歸帆問晚歲之玉關已無來使元霜奏罷盡是猿啼白雪
傳將祇應蟬和豈非乾坤多恨歲月催人韻草木於秋聲寫干戈於老筆錦江無恙
水千尺兮量愁玉壘依然山萬重兮結恨斯又擊漸離之筑祇益淒清鳴子夜之箏
能無下淚九歌哀怨屈靈均大有遺音萬里風煙庾開府徒哀故國是可傷已嗟嗟
生希李廣無地彎弓死傍要離何年穿冢要其潤古雕今之作悉本忠君愛國之誠
其振聲也如雁唳猿吟其結響也如鷓爭鯨吼元裕之得幽并問氣應話傳燈黃山
谷是西江正宗曾難並轡心香一瓣行卷千秋重付琉璃以明嚮往何慚才子依然
古調之彈倘作鬼雄定有秋墳之唱放翁詩死去
猶能作鬼雄

族叔小香三十六鴛鴦館詩集序

錦瑟之什豈義山寓言玉臺之詠有徐陵餉序開卷則王昌十五招魂則圓澤三生
啼鴒有淚江南非庾信之春掃麝成塵視北灑飛卿之墨此則情有固然亦復誰能
遣此閒管讀族叔小香三十六鴛鴦館詩集而不禁慨然也蓋其曲紅詩派本有淵
源慘綠年華慣裁宮體傳何郎之粉黛荷令之香染秋濫之風寫深情之帖煙花名
集忍俊不禁誠以穗城風月之藪穀埠狹邪之地素馨簪花花飛劍動葡萄斟酒酒
暖珠香所以一聲河滿輒喚奈何八日龍華竟成小劫丹心寸意判白批紅掬珊瑚
之水以洗詩腸漱珠海之波屢潤吟吻流管歌而玉兔冷烏絲界而金鹿哀錦箔蠶
死尙有絲存梓樹鴛鴦樓可知魂化葩華并布此其選賦擁書樓者小香藏書之地也
先君髫齡承招共學見夫瑤籤環列瑯函堆積因得發仙華窺竹素讀黃香未見之
籍呈仲舒下帷之功曾觀彼詩每切規諫以爲排惻芳芬靈均爲之祖繁華流蕩君
子所勿欽而乃羊孚吳語慣重妖浮元稹篇章工爲瑣碎且以宋璟之梅花自解獨
詠魏收之蝶蝶能飛得毋華鬢天上別有蘭因紅豆村前原多寶唾自賞嫩娃珍豔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十四

之製奚恤薔薇芍藥之譏卒以相如消渴平子工愁龔生竟天其天年楚客徒歌乎
哀些今日者書殘貝葉豔表孤花吟碧海之青琴問仙丹於劫火次回疑雨字字華
星竹垞風懷行行珠玉鉛華寶髻顯司馬之風流夷鼓青陽著形魚之族姓九原有
知亦可無憾也已嗟乎五百車歡喜之丸誰量情緒卅六鱗播摺之紙藉表相思馬
腹何愁風毛可索君同子野依稀三影之詞我是香山珍重十回之讀

重刊杭堇浦先生嶺南集序

荔枝柳杖東坡寓惠之吟微海晴波韓愈遷潮之句碧山人去李贊皇詩寫崖州紫
綬裝成劉夢得篇馳驅海鞭驅往蹟離珠英篇大都散見於全詩仍未別編爲一集
必也竹枝之詠惟寫巴渝壯丹之譜祇言京洛比廷高樵唱界絲韻玉井之篇效曾
極新詞揮塵話金陵之景重城莫閉酒邊要說梅花五嶺開尋筆底長嘯烟墨方爭
若詩吟南海何須百詠名書范成大志集虞衡兼以三謠導意賢諸吳宮花草盡歸
李白之錦囊蜀國雲煙都繞陸游之團扇體原風雅助有江山所以羣飲子美之才

倍重燕公之作也。董浦先生瀟水名宗，瀛洲妙選，楊雄開裏大有奇文，嚴助廬中偏多勝侶，班旂博學人咸目以書廚，何劭淹通世謂作平經苑，奈以下車新婦，還問騷管，遂教燃藜幽人頓鶴，駕先生縮塵軒冕，嘯傲煙霞，號雲溪醉侯，效得陽隱士於訪冷泉之伴，觀錢塘之潮，采西湖之蕪，鬚淨慈之荀，苦雨正吟於素舫，佛香已悟於蓮居，似醉心情，何須命酒，乍寒天氣，亦懶添衣，寫黃絹於竹西，按紅牙於柳岸，集草堂而招歸燕，分野席以與閒鷗，人疑梅福之成仙，客似管甯之避地，室邇人遠，我懷如何，會以經師望重，大府函招，梅花迎客，問庾嶺之驛程，茉莉逢君，訪佗城之羊石門，集三千弟子，人稱六一先生，崔孝演本無官情，白香山草推教主，於是命儔嘯侶，弄月吟風，觀屢氣於三春，話騶夷之百戰，落曉夢於梅花村，裏度新吟於荔子灣，前每遇劉塢草荒，越臺花發，昌華名苑，恨劉郎之不歸，光孝招提，問貫休而何往，讀畫則鶴巢高挂，煙雲招蒲洲之遊，懷人而蝶繭遠貽，風雨發羅浮之夢，白蓮池迴酌碧筩而酒香，丹荔臺幽擘絳繡而人笑，無不裁將古錦，載入吟囊，染綵毫於管雨，茅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十五

煙選詩料於蠻花，花吃鳥藥，欄春雨潤，端視以年年香浦，流波灑雲箋，兮片片海珠，寺古紅棉，則花賦春風，浴日亭高，黃木則灣歌秋水，宜其銀燈綠酒，話澤國之興亡，望海觀濤，極天涯之涕淚，大得惝泐之致，不無騷屑之音，鯨吼離爭，雲蒸霞蔚，蓋範水模山，而先生之詩境益遠矣，且夫嶺海之地，遠隔中原，羈旅之懷，每多賢士，在昔經傳，虞苑文著，韓潮致中，客於青蠅，傷命宮之磨蝎，蘇堤玉葬，朝雲則夜月魂歸，合浦珠還，孟嘗則清冰志表，悉作蠻荒之典故，不無海國之謳吟，惟先生擁羊城之臯比，執騷壇之牛耳，本無遷謫之感，亦殊官守之司，卽爛醉以無妨，實清吟之獨擅，虎頭門時比詩壘之森嚴，獅子洋深想情瀾之不竭，加以弔古蒼涼，懷賈淒絕，題陳獨漉之遺像，修黃文節之廢祠，蕭齋吟暮雨之篇，薛嶺剔春風之座，苔花秋井，哭山鬼於女蘿，修竹祠堂，薦逋仙以叢菊，風流誰似感慨，原多况復靈風冷月，弔詞客於南園，藥草山花，訪鄭仙於北郭，前塵暮雨，絮果蘭因，悉臚列於簡端，聽鏗鏘於句裏，臚韻或邀羅袞，高吟偶拜元忠，風管鸞歌，銅琶鐵板，他若巨卿死友，尋月上於零雨，斷風

見蘇補與 徐孺生芻寄征虜於蠻雲瘴海 蘇補與王詩吟杜若謝元暉之所歌 恨滿青松沈休文於焉痛哭誰能遣此詎得忘情俯仰千秋摩挲一卷是可傳已特以歲月就湮風徽徒溯蕪沒誰珍享帶凋殘半付羽陵用是重付雕鐫特襄雒校王阮亭訪粵之作惟愛素馨沈歸愚贈別之詞不忘蘭吳落花依草已有詩評素練輕緜何慚錦纂浣花遺集先生之手澤猶留 江左靈光我輩之瓣香同祝

新刊族祖文烈公遺詩序

吾嘗讀文山指南錄詩如飛霜走電之清冷如天風海雨之颯爽如鄧林巨枝之森竦如錢塘怒濤之奔馳拔地倚天既欽氣節敲金戛玉更愛謳吟今讀家文烈公遺詩風起水立沙鳴石飛日陷星墜珠啼玉泣美矣哉雲屋天構星海源探知其與文山指南錄雙烟一氣者也且夫平山風露今夕何夕廣陵潮沙吾載吾頭霜枝一葉隨犬羊兮馬蹄雪窖三遷恨庭皋兮虎踞過零丁而歎零丁人誰無死渡惶恐而談惶恐公不生還孤臣揮淚祗灑南風首邱無心任荒吉水三年抵牧霜滑琉璃五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十六

夜鳴啼魂歸柴市既極煩冤之思亦多悽悽之音楚囚調接風騷吳歌哀感頑黷此文山詩也又若漁陽擊鼓舊京未收絳闕天魔義旗遂起椒山則吾臚自有常山則吾舌尚存桃源無路誰可逃秦春陵有人庶幾興漢津亭曉渡飛鳥沒雨河源夕行殘星帶波白骨窮巷有荒村之吟青燐夜臺痛先登之伐命也百六之辰卓爾千秋之業李陵屑效張浚非愚鼎湖龍去愁聞建業之鐘華表鶴歸劫話煤山之火此文烈詩也向疑杼軸之工寸心自運雕鐫之巧能事不同而乃奮倚天之劍不辨雌雄運修月之斤有如伯仲空桑枯竹異地而合響鸞笙鳳瑄曠代而同音其何故哉前棘銅駝感歎之心一關河鐵馬雄豪之氣作忠貞之矢範同鑪錘心聲之發合若符節所以命題雖等楚越繼音則若嗚于豈非乾坤正氣之留集義而取義國家破亡之感愈唱而愈悲乎哉特是文山之集流傳已久文烈之集若存若亡李杜之詩留泰山於毫芒蘇黃之作隨禁書而淪沒余以暇日摭其遺詩稍加刪節爰付手民嗟乎蠹魚兩字已食神仙杜宇千年猶留血淚東林存其遺墨船山賞其零縑

傳其詩其詞與狗生無不為莊鳥之呻吟祇效張巡之激烈野塘苦薛問沈碧以

何年到溇波濤詳余到溇 偷落紅於往代其遺詩中有集文文山句六絕句是可見

其沉瀝之相同淵源之有自矣嘗攷唐王賜敕翁山行狀俄七日而不降節符蘇武

數十罪以罵圖舌奮真卿而乃史臣無識紀叙多誣遂有磔汝父母違屈乃跪之語

竟以斷頭將軍等諸屈膝降虜顛倒黑白傳信傳疑九龍真逸博稽史乘遍攷秘書

知阮大鍼之捏造乃傾陷東林之言吳偉業之紀聞是相沿野史之誤史誤探之殊

乖實錄此則伊尹割烹非孟軻誰辨帝堯幽辱疑虞舜不仁甲乙名史本屬齊東之

野人甲申傳信殊異董狐之直筆劉知幾曰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

葛亮之多枉史之不足信也久矣嗚呼精衛御石東海之冤易沈此蟬撼樹昌黎之

慨應爾調已聞乎流水集宜壽乎名山文淵公有名山 感劫灰之靡常慨風輪之常

轉遠湖景炎丞相欲捲欄橋近瞻增城故侯思沾膏復自知蕭瑟有同庚信之平生

無限蒼茫最愛岳飛之詞筆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十七

新刊寒木居詩鈔序

春草離離永斷池塘之夢寒林寂寂愁聞禾黍之音天下之傷心者孰有過於鶴原

之痛鴉室之毀乎而况鬼雄一去毅魄何之楚些九歌招魂無處龍門壠小留朽骨

於金臺收子公有夢馬詩 馬革屍分備飛晴於珠海屈翁山家文烈公行狀云數

視之雙瞳飛出井里為墟縱橫虎跡祖塋被毀淒絕鳴啼嗟塊鞠兮艱難長罹殃兮

愁苦南海波濤牽離騷之蘭芷西臺痛哭譜樂府之冬青吾親於家瓊子公寒木居

詩鈔而不勝蹇蹇之煩冤悃悃之慘慄焉瓊子公者文烈公弟也諱家珍年十七隨

文烈公於軍中別率所部千人為奇兵轉鬪數勝府志傳 以犀角之綺齡留豹皮之

壯志帶小金冠見廣州志 銀手如斷佩長劍缺銅行不渝毅城黃石少讀兵書伯璫仲篋

同底詩句豈不以忠憤所激人皆思漢宗邦傾覆廢亦恤周懷大節之秋霜扶再中

之墜日藉金玉之昆友識板蕩之君臣無何石鼓夜鳴金精書見常山之舌仍在睢

陽之水不流惠潮募兵而綠林之豺虎化西鄉奔命而舟師之文豹殲到溇血戰三

日而大墳之白骨高增城奉旗一折而野塘之碧血葬地名全節天鑿孤忠將軍死

而大樹摧山鬼歌而女蘿怨望門張儉復壁趙岐愁聽瓊樹之音淒絕銅仙之淚呼

玉帶生而作伴擊竹如意以悲歌謂天蓋高搔首難問謂地蓋厚託足無所巢鳥九

子須防斷竹之機夢馬十年未浣戰衣之血公見瓊子 登樓而懷獨漉枕石而憶翁山

生還黯黯永念晨昏死別悠悠倍嗟同氣依瓊子秋懷詩全還贈空 年不求永秋最

可憐當其胸觸古悲意率今感蒼涼欲訴淒鬱如傳夜過金繩之菴煎茶訝苦曉返

珠江之棹聞笛最悲此則隴首飛雲悽涼隻雁林間落葉斷續哀蟬鄰衍一哭知冤

霜之夏零杜陵七歌似憤泉之秋沸固宜其謠吟中墊傷懷永哀也已公詩歌而外

尤善蘭竹孤根無土寫怨意於所南秋痕滿紙寄遐心於朱奩斯又處處芳馨湘水

之波瀾未歇年年節挺首陽之薇蕨誠甘豈非言以窮而益工藝以苦而愈進乎哉

寒木居在金龍洲之南珊瑚洲之東國士橋圯常聞哀濤孤竹山荒猶留履迹秋花

一叢時帶碧沼恨血千古尚凝蒼苔余嘗冒雨看碑入祠拜像聆村頭耆老之話觀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十八

月夜談兵之圖文烈公家在村頭 白雲可望人知仁傑之家黃菊猶存客指淵明之

宅誦屈原詩歌難期鄧復痛陸機兄弟正值吳亡挈壺憑弔秋風宋玉之悲結軫自

傷歧路楊朱之泣沈吟浩劫又換滄桑步武遺規惟貞松柏余按文烈公之卒年三

十二瓊子公之卒年纔三十南八是真男子龔生竟天天年先軫既慨歸元顏回本

居陋巷彼夫瀛王長樂與宣聖而同壽禧公耆望作中書而不死縱齊大齡之百何

如不朽之三闌亭敘曰死生大矣感慨繫之又曰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其

不然矣嗟乎陵谷推遷此心不變江關蕭瑟有夢皆空落日迴颺感烟塵於海外吉

光片羽留珠玉於人間爰付手民恍披心史竹垞交訂曾為擊鉢之催秋曉意同試

讀覆瓿之集朱竹垞游東莞贈瓊子公詩可

祁羨仲綠水園詩集序郭名衍曾東

碧落銀漢未解乘槎華嚴樓閣誰現彈指居華門之陋難語未央習委巷之禮敢詣

安福抽思寫韻亦類於斯風雅既歇繁音與焉或纖仄以矜麗或險怪以逞奇目眩

五色聲嘈八音然而旌旗列仗遂致駱駝之評錦繡組織惟羨鴛鴦之號未能淬劍
徒誇擊鉢縱堪織布詎足扶輪甚至得龍片甲自詡通才窺鳳一毛仍多累札絡邱
等詭狐穴同譏欲求超俗之嗜異乎鹹酸摘古之春合乎規矩如美仲先生之綠水
園詩者蓋亦寡矣先生巽川方伯曾孫也少即能文世不廢業楊氏之門祇遺清白
梁公之後宜嗣家聲孝友無閒於人言通經本期乎致用亦嘗誦左馬之文抱李杜
之集隱居求志築室羅浮遂呼為羅浮山人焉鐵橋風雨伴飢鳳之鳴蓬島烟霞騎
瘡虎而出古佛巖好蘇母留題麻姑壇高青蓮著詠既而鹿鳴一賦燕京計偕塞革
奚傷處囊未可見先生燕京懷朗若月談高接雲所以贈稿多交鄭僑倒屣爭迎王
粲然而青山有約詎慕乎鷓鴣白水訂盟自同乎鷗鷺於是叢桂發歌屢招隱士萍
蓬浪迹難記遊蹤泰岱扶筇撫雨中之松樹潛山著屐見烟際之芙蓉題詞日觀愛
聽雞鳴載酒雲亭驚聞虎嘯幾載雪泥夜雨淋鈴之曲滿囊詩草秋風斷劍之裝蓋
自山郵往復浦波別離孤雲南飛白日西匿躍馬過嶺停棹問津而先生之詩境益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一

十九

遠矣無何足爾方嗟腰纏已罄愁心與之千疊饑腸轉乎三晨易水擊筑已消詞客
之魂吳市吹簫遂隕窮途之淚郭璞遊仙共聆雅奏陶潛乞食乃苦饑驅誰於歧路
慨贈繞朝之鞭喜有佳文光借臨川之筆先生常遊武夷白鹿關因於南島作乞雖
食文臨川湯顯祖見而大異之乃得歸
然窮通者遇也顯晦者時也一集琳瑯勝於千駟之富千秋事業貴於三公之尊爾
其潤古雕今緣情體物神峯獨峻天籟自鳴固不事藻績之錯陳笙匏之競奏而裁
偽體親風雅標逸韻邁凡響恢恢元音有飄然之思落落高唱成佛上之才能歷元
白何取千篇倘遇黎歐合稱三子先生與黎民表歐大任
同時有嶺南三子之目大得江山之助能廣空同
之傳良非枕席典墳力去畦逕寄懷寥廓獨備風骨未克抵此豈非史遷好遊筆乃
奇恣孟郊不遇窮而後工者歟嗟乎庚子山之詞賦合譽清新李長吉之詩歌幾淪
廁瀾余既選先生之詩入東莞詩錄矣又作吟芷居詩話太息於綠水園集之未得
見今其族孫武垣出此見示乃知國主陳芳已歸天上玉溪錦瑟猶在人間似有神
物護持合付手民傳播茅溪之雲疊疊梨川之水迢迢運葉菴空種瓜圃圯先生是
梨川

人嘗謂於孝又六丁未攝休為韓愈之嗟一卷能傳合寫君虞之畫

族叔祖荊公是誰集序東通志有傳

族叔祖荊公是誰集其同年黎公遂球序之曰是誰不可詮詮之曰猶之乎無我相
之云也余惟孔子無我老氏無身三教本屬同源四大早知皆幻滔滔東注之水逝
者若斯的西來之意我聞如是是以菩提明鏡色相皆空芥子須彌山河亦幻莊
周化為蝴蝶劉伶即是螟蛉意花不染勝果斯攀四諦非他六塵去我詎須金粟方
證如來擊碎玉壺乃成正覺羅隱詩云有緣有相應非佛無我無人始是僧斯可識
是誰之義矣荊公孝廉似童子之苦學抱終童之奇氣賦鸞旂於髫齡詠鹿羣於綺
歲計偕至京官情遂淡蓋以茄花委鬼正貂璫柄政之年荆棘銅駝有陵谷變遷之
懼崇禎九年詔舉賢才督臣熊文燦科臣郭九鼎兩疏交薦荊公不就也退修邑志
有董狐之筆雅好梵夾究鳩摩之言珊瑚洲暖拂漁竿而客歸琥珀坑深馳雁書而
人至邑志丁邦楨琥珀坑
人與張二果交莫逆一心咒符微笑拈花孤鶴不羣閒鷗憤狎慨夫朝政日亂
時事日非遂乃憤世嫉俗祝髮於廬山焉風旛聞偈於道獨芒屨結侶於天然起即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一

二十

時事日非遂乃憤世嫉俗祝髮於廬山焉風旛聞偈於道獨芒屨結侶於天然起即
源暨乎別匡廬之雲階鐵橋之月樓水簾之洞建華首之臺非非想處現彈指之
華嚴悠悠劫中見大千之世界諸漏已盡頓悟無生演法隨緣即談空色故其為文
也以水月之心寫雲霞之思心實無相思通獨玄道冠萬靈知周十地發言窮於系
表妙義得其環中談空寂則不復有身語恍惚則皆歸無物接心燈之一點火是長
明熾寶筏之三乘舟同不繫洵可謂運大神通得大解脫者也且夫煩言碎義者避
難也耽味道腴者守真也飛錫洗鉢者先機之決也棲巢茹薇者周行之示也荊公
少言性命學本儒宗使其探蹟於宋賢潭思於語錄則冰蘗之集緝熙高其灑落學
部之辨清淵證其異同延道脉於程朱問淵源於陳湛自可揆留模範導達心靈奚
至露律虎之爪牙參意象於冥漠滌流鏡澈弄筆珠圓言離形相之區契存希夷之
表惟其遭世冥昏丁時未造早見橫流之兆怕蒙汗穢之塵所以侶集應真寶招離

垢坐石牀而不怨披山衲以怡然黃面自可稱癯白足何妨苦行佛澄圖之懸驗鳥亦聞鈴釋元朗之清高猿能捧鉢獨惜其大夢先覺示寂太早耳否則桑海愁看苦岑誼重曾起莘互長壇玷韓宗駭久閱風霜熊藻禪之法侶蔬筍同參金澹歸之詩歌海雲並載與究芥庵之了義何非蓮社之高朋遊心七覺能降煩惱之魔開論三宗亦話河山之異所以張穆遺老庶白雪於了玄應華降紳禮丹霞於空隱海幢言茉莉之劫雷峯問菊花之期著楞嚴之疏手授李香講金剛之經口宣雪木學采薇於今回詩留禪藻悼曇花於今壁集存晴堂凡同邑諸僧之證法果皆吾宗菊公之導先河耳惟其朗月之早懸所以高風之獨寫意同振鐸音似扣鐘大智若味發言如識萬髮皆捐詎齊一髮大家亦失何況小家駱賓王曰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是誰之名或取諸此涉斯世其焉託苟余情其信芳空谷之足音窅然人間之春夢易醒歌答山鬼枯成老僧早知大勢已去是以有託而逃折瓊茅於離騷剖金篋而示相對玩清虛是亦龍宮之寶依然老宿能蜚鳳穴之聲藏諸名山與盟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二十一

止水云爾

陳友珊夫子荔莊詩存序

余髫齡受詩學於友珊夫子之門追隨杖履聞緒論鍾牙聽琴識成連之韻遠侯芭問字望揚子之亭高時與子礪前輩夜燭晨燈長吟短韻或賈島推敲請更一字或李白酌酌遂成百篇洵足樂也歲月馳忽共臻暮年迴首前塵有如隔世香山教主居應兜率之宮宦海勞人夢入華胥之國遊鶴歸而城郭改銅駝泣而滄桑悲鯁生既滯迹歇浦子礪亦隱身龍湫虞卿因窮愁而著述子長受成書之付託日者郵示夫子荔莊遺詩屬爲之序開函欣然展卷罄折竊歎其鑄劍造化雕鏤肝腎清言妙句有若天成聲律格調取高前式劉彥和所謂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裁雲製霞不讓天工斲青刻葩有同神匠也擲天台金石之聲羣鷲孫綽留秦山毫芒之集致慨昌黎幸膏馥之能需撻欄補而不必嗟嗟人間何世大雅云亡蕭艾盈路滋蘭晚兮不芳桃李滿門指梅花而永歎羅浮梅花觀是夫子所築李長吉之詩歌錦囊貯久陳子昂

之風範鑄金事之一卷留貽千秋景仰粵東何讓三子斗南共尊二樵是可傳己蓋夫子胸懷高尚胎息魏晉煙霞供養棲隱羅浮跨鐵橋之蝴蝶人羨神仙聖碧海之鯨魚翁真髮鏤後有作者當取法焉猶憶壬申之年余以幼童赴考羊石趨侍鯉庭夫子過從研樂書室謂先君曰孺子可教當使讀孟堅之書誦杜陵之詩逾年遂附門牆未窺堂室效作篇什輒冠儕輩籠山色謂有傳薪之人鸞旂泮水方庶采芹之句當時意氣凌轍潘左豈謂一行作吏抗塵走俗卅載宦遊學殖荒落心同茅塞身似萍飄迴望康成通德之門彌憶明道春風之坐有愧荀卿出藍之語實負張籍立羣之譽因循誤我夫復何言今者丹山老鳳一集先傳秋樹枯蟬九歌欲續因憇恩之速付剞劂萬丈光燄人欽李杜之文章一辭贊窮我同游夏之鑽仰云爾

迂谷道人壬子集序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二十一

家空聞葉落而怡然付黍離於一嘆以是言哀哀可知已迂谷道人早歲橫經綺齡射策有遙欣之局幹負文度之盛名陸機常患才多梁鴻不因人熱固嘗文成玉海詩擲金聲殘杯冷炙頻年塞北之歌鐵板銅琶少日江東之唱波涉人海東南騷然地坼蒼鴉客朝白馬去國衣冠多棲荒島春風桃李今屬誰家凍雀唧唧悲羈雌寫怨事比彈棋之局心最難平人談飛劫之灰天真似醉飄零皂帽冷落黃冠但說鴟夷已同精衛蓋隱姓匿名而道人之蹤跡亦遠矣飄洋偶合剪燭深談出其壬子集問序於余凡夫陳涉播難太公陰謀中澤鴻鰲建陵麟圖皆有論說悉著篇章發爲詩歌尤屬激越且夫黃農已沒清聖因而作歌堯舜不逢逸民所爲致慨百年王氣終竟銷亡一統廢興原闕定數彼夫青絲播諸紫色閭位平林鬼火驪山叛徒有當代之史官付他年之論定徒效豐干饒舌得毋士衡撫掌爲得爲失存而不論獨其詩篇無愧作者千行珠玉之字一掬玫瑰之淚知交淪落惜去國之虞翻死生契闊見離家之王粲悠悠方儀跡地而靡歸恢恢圓穹呵壁而徒問春蠶到死猶牽併命之

絲哀猿一啼知有斷腸之淚且其重遊京國憑弔蒼茫尋蟻蝶於遺臺檢鷺鷥之墜
瓦問南山之豹隱殄瘁風塵吟北關之龍吟依稀安樂誰撫銅駝謂荆棘之無恙真
同遊鶴話城郭之依然地老天荒風飛電散燕歌善哭魯酒徒樹固宜其鬱勃難舒
激昂善感也其善懷也隱故其振聲也逸其立志也潔故其稱物也芳蚤吟秋草何
曾抱怨於風霜蟬脫汗泥幾欲爭光於日月西湖縑素陋紅杏之尙書溥浦琵琶泣
青衫之司馬斯則八維巨浸環瀛皆注恨之波九嶽崢嶸入地少埋憂之冢恨綿綿
兮月缺歌纂纂而星沈玉樹聽殘銅仙移罷蔡威公之涕淚足感慟頑劉越石之詩
篇合稱悲壯是可傳已僕本羈人幸逢同調未成蚤駟願作雲龍庚信紀戊辰之賦
總是哀音樊南有甲乙之篇待成續集陳蕭齋之蠶簡思種白楊聆蜀道之鷓鴣無
非血淚甲辰之樹誠唯誰慕裴相丙子之齡不死任笑東坡公真韓愈賢之未見塵
幘我是君苗恨不早焚筆硯

陳子礪宋東莞遺民錄序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二十三

宋東莞遺民錄九龍真逸之所著也嗚呼冬青樹老見蹈海之冠裳微風清挹空
山之冰雪十步非無芳草一篇永壽貞珉表梓里之精靈萬黍離之感喟作者其有
憂患之心乎慨自濃花淡柳不說錢塘剩水殘山惟餘嶺嶠水濱則昭王孰問蟲沙
則移滿難歸吾邑熊將軍飛以草莽臣扶綱常節驅市人而執挺旋巷戰以捐軀銅
嶺烽滅化為燐火之場銀塘浪湧出榴花之血美矣善矣求仁得仁維時孟嶺殷
頑珊瑚阮逸志同道合履潔懷清或則派衍天潢倉皇荷戟或則姻連宗室垂老投
簪管常皂帽遼海潛蹤元亮白衣柴桑高臥往往書編甲子恨寫庚申種菜圃以招
朋望崖門而隕涕擊竹如意來浙水之高歌呼玉帶生憶文山之舊雨黃陵永恨塊
肉難尋碧海將枯淚痕可續命之衰也傷如之何然而卷施之心拔而不死申椒之
氣鬱而彌馨武嘉一貫思障江河逢萌三綱言凜霜雪國香零落吟芳草以怨王孫
湘水波瀾賦女蘿而招山鬼漢史所稱不屈穎陽之高終全孤竹之絮者其在斯人
歟嘗考宋代遺佚多以詩文自顯吳月泉之吟社杜清碧之谷音元趙景良忠義集

所編明程敏政遺民錄所輯冥鴻著其幾輩窺豹略見一斑又若吳之振宋詩鈔顧
嗣立元詩選厲樊榭七人雜事之詠曹六吉百家宋詩之存刻意搜羅足資考證而
秋曉諸賢既有遺集各家所著采錄者妙人則振振詩歌麟趾名則寂寂句同鳳毛
秘片玉於子闕遺明珠於合浦斯則杜鵑望帝同拜荒山精衛冤禽終沈恨海後世
不生子雲集之覆瓿宜矣嗟乎鼎翁吾汝相對蒼茫暈羽西臺不忘痛哭汪水雲之
石硯有淚成斑鄭思肖之鐵函以心名史蛟蜂門戶讓白石以主盟蝶軒文章湖閩
風而載筆凡厥逸民並影竹素留貽一卷永壽千春粒米皆丹碎金亦寶若夫獻之
有坡谷門風月卿號泉田隱避做陶書之例遂顯秋聲寫山民之圖等開湖水遺篇
鉅製尙難更僕數也庚子山之賦好江關助其老成孔巢父之名傳天地長留詩卷
獨吾邑遺佚標榜未聞乎沙社篇章幾付乎劫灰慨當時推挽之無人問後世表章
而誰屬嗚呼銅仙辭漢我吟長吉之詩玉馬朝周人重子昂之畫披夢華之錄孟老
遊仙考逸民之傳野王名佚此讀史者於以歎歎而懷古者因之悽愴也歟真逸選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二十四

跡海濱徵求文獻念維桑而恭敬發潛德之幽光做堯八遺民舊著數見其增考粵
十三家新篇詩仍待輯蒼涼憑弔聞落葉而憮然編纂成書折疏麻而遠寄其懷
賢念切好古心同竟日披覽如獲琅書當年護持定煩神物滄江朱味難招異代之
忠魂故里黃冠喜有千秋之知己真逸著有勝朝粵東遺民錄既付手民矣或慙慙
之復爲宋粵東遺民錄他日者星鈔露纂不遺屑玉零金月苦風酸羅列貞松勁竹
夢梁已醒茹蘗誠甘彌增嶺海之光不盡滄桑之感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匪異
人任也虞卿避地乃著窮愁之書子安有言不讓當仁之筆後死之責亦安可辭敢
綴蕪詞以爲鳴引人間何世嗚咽同深

黃日坡求在我軒駢體文集序

僧孺備書足備訪對子山著作允稱老成此學隨年進也士龍清新要存真宰休文
富益蔚爲詞宗此文以品貴也吾友黃君日坡修學好古抱德煬和其持身也不取
一介其練心也橫掃六合能元高以絕俗不圓轉以隨時發爲文章獨標風骨筆張

牛弩手扛龍鼎才峯峻立文藻條流似元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依騷人之新辭璨若珠貝庚戌之歲稅駕燕京游昌平之明陵出居庸之故關昇眺盡乎原隰寥情發乎烟墨易水蕭颯有時高歌廣武登臨不無感慨探風有記文境愈進寄我遊草贈同驛梅謂將返黃歇之浦敘嵇呂之交情且並遊西子之湖爲孟韓之聯句時余滯跡皖江未能赴約也辛亥之變君遂黃冠靈運遊展思踏鐵橋之雲巢父釣竿欲拂珊瑚之樹余與君綺歲論交別離十載今歲返粵極叙懽情握手以共暄寒素心與數晨夕問青蓮之蹤跡君獨憐才飲公瑾之醅醪我常自醉方平寄慨話滄海之都漣仲翔著書幸名山之可託舊學邃密正待商量夜闌相對有如夢寐訪舊遊之學舍語蕭瑟之江關能毋塊壘填胸瓊瑰盈袖也乎既屆蒲節復遊滬濱君與哲嗣慈博折柳臨岐河梁遠送贈我新詩曷我晚節同人唱和環情積章君編成卷帙名曰天南送別錄桃花潭水倍感汪倫之情柴桑酒杯未改陶潛之志瀕行出其求在我軒駢體文集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把玩彌日抱其夙麗雲構風駭析其條理電拆霜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二十五

開其學邃故其樹骨也堅其品高故其振采也逸其氣敏故其揮字也響其志潔故其稱物也芳邵荀慈曰於綺藻豐縟之中有簡直清剛之制日坡之文不愧斯語長卿幸得同時成連能移我情矣世變愈亟文品日下剝削儒墨爲連竹之詞陶鎔歐亞作姬媼之語腹儉之輩或詭製以掩空疏僞父之言謂文字亦當革命新徑別開古義寢失而守昌黎之軌尊真氏之宗者則又薄徐庾爲夸人等齊梁於自鄧不知昭明之選離騷尊若六經王盧之作江河流於萬古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也余與君霜雪鑿色笙簧同音學海專經文壇角藝入善人之居芝蘭味永記靈山之會香火緣深余乃宦海浮沈半生蹭蹬况經喪亂學殖荒落見故國之河山愁滿千絲白髮對荒徑之松菊恨拋十載青燈惟君養志邱樊怡情墳典出陽之山早牽薜荔雲泉之館時探菖蒲阿咸共語詞客推襟子雲草玄門生載酒琴檣詩囊振山谷之墜緒文房武庫紹泰泉之家聲名筆共推潘樂鉅製有同燕許辱承委序良用愧赧過雷門而已澀持筆硯以都焚醜縷未畢欽遲而已君入道酥醪拜先嚴爲師東坡

之於抱朴真契前生子房之從赤松原修故志叢杜留人合招隱士梅花入夢定遇眞仙竊謂斗南一嶽蓬萊左股羣眞伴侶山靈知己當有文人墨客棲隱其間若游巖之入太白韓康之居霸陵於以嘯鸞鳳之響發朱明之光留微蕨之歌增洞天之色者其在斯人歟月泉吟社定有傳人茶山寄窩容君小隱何日踐羅浮之約尊酒論文愧余滯申浦之蹤萍蓬浪跡

神農本草經箋釋序

醫學一道書本三墳靈樞藏史樞之家素問發王冰之注入石室而究鴻術謂始巫咸坐明堂而詢丹訣爰授黃帝天有六氣遂生六疾人本五味以治五形然使有法而不著醫方有方而不明藥性則雖黃金揚盾天札仍多赤丸射矢豎攘詎定望凡凡之草木誰知平毒寒溫撫芸芸之蒼黎難得康強壽考此神農本草經所以爲治病之先河和劑之嚆矢也原夫青囊著號傳薪火於千秋格鞭既揮實權輿乎百草在位一百四十年功高成地得藥三百六十味數合周天山是靈蘭入室太乙傳八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二十六

減之齊巒前斷髮靈山探十巫之種問管藥之鼎神釜罔存訪種草之窟永陽山峭上品中品下品明養命祛病之因國醫良醫名醫知君臣佐使之道雀丸鮑汁綠帝問而立方麥麴山翳探軍謠而索隱凡桐君雷公之所著長桑扁鵲之所傳伊尹留湯液之方張機撰傷寒之論青黏漆葉傳自樊阿金匱玉機競言歧伯元安手自編述華陀心識分銖大夫有饋仲尼未達而不嘗女子知名伯休隱市而待售見五臟以表異懸萬金以求良冰臺可蓄於三年橋井預期於隔歲凡此藥石之靈同拜神農之賜矣或者謂黃連是除熱之品乃云久服不忘紫蘇爲發散之劑輒曰輕身耐老譬之尊烏頭以爲帝似囿方隅不龜手而求方何須泝游離傳古義未愜今情不知鳳腦龍膽雖曰佳珍馬勃牛溲有時奏效啖華山之松實女亦成仙飲酈縣之菊泉人皆上壽人參固延年之藥門冬傳不老之方運用祇在乎一心食古何嫌其未化或又謂赤縣神州之衆恆河沙數之人奇病既有千名藥籠宜儲衆品是以思逸龍宮之秘既重千金聖濟鳩集之繁不止百卷慎微本草證類原多玉貺指迷全生

函陵谷已遷詎有手編之錄幾代閱龍吟麟鬪一篇留鯨吼鵬爭是固精爽之不磨抑亦仙靈所呵護也嗟乎穹蒼昊漠黃輿騰焚餘之幸草車轍何方彈劫後之枯桐瑤琴足貴披袿颯爽猶有雄風開卷連蜷誰呼雌霓天迢迢彩石長留精衛之魂字字華星總是杜鵑之血昔者安仁吟詩每述家風士衡作賦先陳世德桓榮之經共讀范擘之硯常留應囊括乎綈細結因緣於文字况此韓陵片石開府殘篇聞落葉而慨然云尺璧其非寶吾宗族譜舊有詩文尙嫌簡略于遠大令修譜餘聞鳩集叢殘選擇精善都爲一集名曰揚芬更復式衷古誼採及良朋有似南華外篇恍若西都傑構與青箱而同守幸錦字之未湮余維此編厥有數善在昔義溪世稿溯淵源於太邱維演傳芳振聲稱於洛水廖氏篇章悉傳家乘王公文獻編以縹緲準義錫名輒沿斯例試觀夫辭林振采筆海揚波是真才子抱太白之豪情爲管城侯振曲紅之墜緒數典敢忘先祖積善以遺子孫其善一也詩文並錄駢散何分如聽廣樂之音恍入衆香之國雖淵明著述或無甲子可編而李杜文章幾爲六丁所攝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二十九

名山鉛槧禁已解乎蘇黃玄圃琳瑯響亦伴乎顏謝禮堂寫定元亭問奇博探瓊瑤不遺葑菲遂使春蘭秋菊並聚吾家樂旨潘詞增光藝苑其善二也且夫江郎五色之筆有時才盡白傅千篇之詩豈無累句幾輩持玉杯問世何人能錦瑟擅場吳江楓冷笑聞見之不同池塘草生歸夢魂而叫絕是以拗連搗麝按摩支之辭披沙揀金見淮南之寶茲則白虎通論之後已值紅羊換劫之年譬鍊汞以成丹儼聚花而爲蜜網羅雖富抉擇仍嚴刪枝葉以表孤花驅烟墨而留綵筆雖屬一家之集已同萬選之錢其善三也廣武原上誰笑英雄飯顛山頭適逢詩侶或則傷今懷古或則送抱推襟徐陵酬總持之什寄弟集中向秀裁山陽之賦悲君身後長懷舊雨青松示心猶有古風素書留字過戰場而思偉烈撰行狀以表孤忠得昔賢雄直之氣嶺南三家有趙氏宗室之姻厓山舊侶都歸探錄合廣流傳知交道之有神話斯文之未喪又若題圖投贈之作效南豐爨編碑銘壽挽之詞似世綵新錄波濤珠海沈瀝原同風雨雜浮吟聲互答遂使古詩人之風雅共仰雲霄鄉先達之文章多存篋笥

其善四也其自慚着陋聊作引咎懷祖德以毋忘景宗風而欲步竹匏並奏幸聆太古之元音蘭佩思叙想見騷人之忠愛

張仲香子概序湖北八山西候補知府

光緒初年摺紳先生啟案發篋喜治丙部或謂我朝經學昌明鴻儒輩出后匡接軌鄭賈聯鑣折角聘奇堆胸已富五車漁獵遂及九流所以攷派別學羽翼也或謂海禁大開藝術漸廣堂名西學法本東來禮失求野因流溯源墨海可探學府願述所以識時務講格致也然皆繼彼怪豔襲其糟粕或詳稽名物或訂正篇章未有攷百家之得失成一篇之著作者竊以爲諸子之馳說皆六經之支流水火相滅而相生仁義相反而相成宗旨既明股肱有賴後世竄易已多禍乃烈於秦火學士要歸未得人各聘其燕說遂至古書非古歧途又歧夫史有評詩有品書有斷畫有鑒別於諸子可無折中吾友張君仲香少承庭誥長讀楮書識奇字之千名賦新詩於寸燭大山小山名譽既起剛日柔日研究靡已風靡遂遠月旦自矜經疾史恙筆灸墨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三十

鍼每有撰述超出儕輩蟬蛻乎塵埃性命乎文字而於周秦諸子寢饋尤深因以博覽百家學窮五際冥冥乎意象之寄也汨汨乎詞源之流也枕中之鴻寶秘書都歸鑒別海外之神經怪牒並入搜羅於是證其源流考其異同糾其謬謬發其指趣成子概內外二篇俾知幾之雅識有彥和之文心其闡義也則月窟出而天心穿其鑄辭也則鑪韞煽而純鋼躍離合取舍秩如瞭如然後知諸子爲六經之羽翼而此書爲諸子之羽翼焉苟非博喻析理曷克臻此夫仲尼可詆轍有漁父盜跖唐代問策譬諸屑玉雜鉛范蠡惟千樹逞能安嬰豈六經悉合子元蕪盪乃讀餘芳徒攬延壽釀辭刊落奧義乃環惟執機而見隙斯術通而體周枝附成流談助飛辯直婉懸金於不韋毋譏覆瓿於楊雄充箱照軫斯可貴耳方今鶉火興謠之日鯨波起陸之秋事既昧乎曲突徙薪政有待乎改絃更轍天子憂勤於上處士橫議於下百官庶民魚愕應瞞日新曰舊衆喙一閱竊謂孔孟之理亘古不變格致之事與時推遷然則原本經術貫穿子書內正人心外應世變七略則隱核名檢九流則囊括政刑

理約而精情辨以澤渾中西之門徑誠黨人之膏肓是誠當今之急務仲香此篇其
彌矢已僕學慚鵬舉才謝士安訂雅契於苔岑證宦遊於萍浪辱承委序良用慙然
伏願君葆堅貞之操審致用之術發竹素之奇采挾鴻烈之風霜勒助金石抱材樑
棟有知我者舉而措之於以簫勺琴瑟斧藻隆平勉成厥功毋贖厥志若夫幕貴封
疆繁情鼎指終南爲捷徑效蘇秦之揣摩曲學阿世磷淄吾道者吾知君必不以
彼而易此也質諸高明當建斯語

此篇光緒庚子歲暮作於山西撫署文案壤山堂中時拳匪鬧教後和議尙未成
也自記

春日遊虎邱序

虎邱縱目之地鴻泥留爪之天陟九曲之層臺珍寸陰於尺璧攜勝侶踐名場訪青
山度綠水青山綠水
山塘橋名煙當路直香逐雲深昔日吹簫已有伍員之感今朝載酒非無
李白之懷徒觀其瑤岑屹若香樓峯然遠瞰一拳近臨萬狀叢桂幽徑招隱士以論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三十一

心盤石碧潭訪生公而說法短簿祠前之竹蔓玉成音眞孃墓上之花迎風欲笑於
時春氣滿谷風光照人好鳥嘯而林壑深落花寂而亭阜晚櫻桃密荀繁香徑以成
暄柳絮新蒲帶山塘而入畫野王佳興攀壁數尋長卿極目歸帆千里林巒清其顧
盼風雲蕩其懷抱加以攬奇假泊懷古蒼涼荒池水綠結爲碧玉之形古墓煙青湧
出黃金之氣年年化虎冲斗牛之劍光樹樹啼鳴話紅羊之劫火髮匪亂後
樹鬱然既而娛
遊興盡景促時淹鴟谷弄晴漁歌噪晚芳草處處悽然送人白雲依依狀若留客顏
魯公之勁筆別辭看碑白太傅之新詞憑花勸酒疊疊焉落落焉洵海湧之奇觀山
遊之極致也嗟乎射虎心雄屠龍技拙羽能沒石誰知李廣之奇筆可生花徒作江
淹之夢桃源古洞是仙人之幻境梅花度嶺逗征客之歸心我之懷矣盍歸乎來聊
誌斯遊並成四律

遊西湖詩自序

昔玉井樵唱金陵百詠皆有謳吟以誌遊跡矧蘆簾紙帳臥香山之竹閣淡粧濃抹

伴東坡之笠屐孤山暮雪訪處士以論交寒潭秋月度雷峯而問偈余以庚寅之年
仲春之月奚童錦囊遊平西湖招鶴下語浮鷗狎盟王子猷之獨興竹塢留賓張志
和之曠懷烟波寄迹亦可樂也於時萬柳新綠千桃忽紅天尺五而蔚藍水三篙而
淺碧俞樓書卷供養雲煙彭臺酒座縱談風月兄拜瘦石妻呼老梅別有春人春服
集水仙之祠山草山花尋蘇小之墓鄂王墳前仰南枝之森聳錢瑣廟側惜大樹之
飄零凡茲惡弔不無悽感狄梁公之棲遲西晉望極白雲江文通之恨別南浦魂銷
春草則又抑鬱誰語蒼涼欲訴重以窩號銷金樓稱教妓今則揚州對月簫聲不聞
澤陽徵歌琵琶久歇總宜鶯燕散落寒煙半閒蟋蟀惟咽秋露誰扶殘醉尋陌上之
金鈿祇有詩魂倚樓頭之玉笛何必冬青樹老始聽鶉啼華表雲深方來鶴語弔古
者因之悽愴載筆者於以歎歎夫招魂宋玉我深搖落之悲能賦子安客讓當仁之
筆鷗鷺洗涼邊之句鴻雁答空外之音笑享帝之自珍有同和璧擊唾壺而欲碎疑
擲孫金未嘆鼠肝再尋鴻爪凡若干首彙而存之云爾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三十二

遊上海龍華寺序

百國通商之地一年最好之天憶舊夢於前塵縱冲襟於遐賞亦有玉壺茅屋表聖
談詩金谷名園季倫調伎豈若偶尋僧話浮生偷半日之閒總爲春忙離索積他鄉
之思龍華寺者上海之名刹也綠房雲鎖紫殿煙深林有異香地多靈草布金長者
常來珠履之賓振錫仙人曾贈貝多之紙王子猷之獨興應爲竹林劉孝綽之雅懷
載思芬域於時太昊曆節勾芒御晨花雨一簾蕙風四野芳草颺而春衫綠楊柳拂
而郊成青好鳥千種弄笙簧而作歌雜花萬叢繞鉤車而獻媚煙紫當路雲香隔村
小橋前橫相輪忽現於是岸輪巾而極懶支筇竹以閒行携白酒以代茶搗青苔而
訪碣別有鶯鳴燕語都吟拾翠之篇蝶醉蜂癡大作無遮之會乃知靚裝藻野匪託
空言袂服緝川竟傳盛事吁可異也余以羈人偶携遊屐爲參禪悅忽觀繁華雖人
面桃花每迎風笑而故山桂樹總望雲飛殘杯冷炙非無杜甫之吟流水高山孰是
鍾期之賞既而逸興已盡吟心亦灰錢碧軸之斜光別青衫之老友王子安之被襖

最戀桃蹊張季鷹之歸來豈因蕪菜珠海之懷正切珊瑚之夢方濃聊誌盛遊以慰來者

宣統己酉上巳天津公園修禊序

七十二沽之水殘雪早銷二十四番之花春風有信茲以己酉之年上巳之日偶聯盛會修禊公園擊鷗提鵬模山范水謝輭紅之塵事惜藍尾之春光度菜畦而拄杖坐茅亭而列席銀刀細脰爭管學士之羹丹穴雞雞共醉麴生之醞閔叔廉潔受安邑之豬肝東坡曠達留錢塘之鴻爪梅花南望煙雲生庚嶺之思蓬島北遊風雨積柯亭之感余寓津門倏經兩載巴曲寡和越吟未忘半夜聞雞昔抱劉琨之志中途策蹇今成潘岳之懷喜值芳晨同臨勝地雲山曠其顧盼溟海蕩其胸臆於時新綠上樹冶紅泥人檀板響而窈娘歌薈澤聞而滔于醉季倫調伎挹金谷之芳塵彭澤開樽追柴桑之逸興詎必山陰選地王逸少之園亭山水吟詩顏延之之文藻丹雘紫蝶紛集桃谿白雪玄雲並調琴曲浮生逆旅爲歡幾何對酒當歌亦良有以所以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三十三

扶醉則娉婷似玉買春則栲栳量金人皆散髻斜簪地仰崇山峻嶺觸詠之情愜羈旅之懷消矣客有寫中年之絲竹話前歲之滄桑狐嘯紅燈羊懲黑劫沙蟲猿鶴驚起陸之鯨波雞犬桑麻化凌空之蜃氣死生大矣感慨繫之何必黍離麥秀方是悲歌華屋邱山沈吟小劫今幸平安報竹世界如花有向術之名園聘嬉春之故事王子安之綵筆地切登僊庚開府之華林文成奉詔江山無恙風月留題本非阮籍窮途何必楊朱歧路夫幽桂一叢故山易覓白雲千里帝鄉難見是秋士之多感非良會所宜言而乃東風依舊愁心共芳草俱生春月易圓好夢與落花同散後之視今毋乃不達爰成小序以誌盛游茂林脩竹且流出水之觴細柳新蒲莫誦少陵之句

盧兩人壯遊圖序

昔人徘徊九臯之內遨遊五嶽之間或十步而一憩或千里而一息許掾濟勝之具絕壁可尋荀郎凌雲之思望海興歎莫不曠視聽拓胸襟恣窮討滌塵慮然而鷗邊憤外詠歌半屬文人鵝岸雕陵追逐每多寒士若夫長鎗利劍可以橫掃六合清笳

曉角飽經戰伐千場大樹表將軍之號士女爭看人間有地行之仙鬚眉如繪撫舊遊之圖畫自笑勞薪著經世之輜鈐彌珍尺璧吾觀於兩人軍門壯遊圖而不勝慨慕之懷搜奇之念焉維軍門橫海助高量沙志壯呼虎牙而爲將挺猿臂以立功衛驃騎不學古法秦叔寶前無堅敵上洋圖其戰蹟大府倚若長城山東江北皆知萬福之威名定海臺灣咸守臨淮之遺法性好山水備盡登躡長江橫槩絕巘提壺司馬遷之禹穴謝靈運之石門枚乘之八月觀湖木華之千言賦海山靈驚爲知己人情歎其開滌吳越之士號陶峴爲水仙已蜀之間畫放翁於團扇此壯遊圖所爲作也吐腹內之槎枒灑壁間之水墨虬枝鐵幹愛寫梅花相憶對雪吟杜陵之詩不染纖塵似徐熙之筆錢籀石之香草合供詩龜彭雪琴之英風恍同硯席是可以識軍門之梗概矣彼夫踟於方隅困於聞見非蛙不可語海斥鷃惟翔蓬蒿一孔之儒姑不具論其或想通奏績絳灌無文縱圖馮異於雲臺敢寫修期之露布是雖管領六軍馳驅萬里登山臨水詎澤心靈振鼓鳴笳大煞風景而豈知西湖花柳留待斬王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三十四

峴首風烟喜逢叔子雅歌投壺風流可想盾鼻磨墨冰姿卓然山鬼退而寶刀橫林神逐而芒屨健入山陰則應接不暇登廣武則英雄歎無孫瑒瑒美景咸集高陽酌酌竟日忘歸故是將軍形容依然矍鑠今稱居士頭銜合署清涼玉釭金戟散幘斜簪老子婆娑男兒作健留遺縑素移我情已斯圖作於同治己巳迄今四十有八年矣哲嗣穎之世兄能讀檣書風耽雅瀛海傳其豪氣美洲駐乎游蹤馳五萬里問訊之書商一二字推敲之句今歲得窺圖畫屬作序言余把玩經旬音塵若接囊琴佩劍顯豪士之襟期憂玉敲金盡名流之題詠秋澗春林之字如觀琅書崇蘭修竹之詞傳觀禊帖東坡笠屐幾經妙手描摹北海琴樽想見當年跌宕昔者張南山太守本松廬耆宿著花甲閒談句系以圖圖系以詩經東塾夫子之品題以隨園老人相比例風流文彩照耀一時麟見亭河帥有鴻雪因緣之刻宦轍所經粉圖遍寫羨同飛鳥集比驂鸞我爲宗炳之臥遊人訝洛陽之紙貴軍門此圖頗異斯旨景惟取乎渾括事不尚乎鋪張萬里江山收之尺幅卅年踪跡寄此零縑余尤愛其遊展

所經詩裝所載凡夫山川之險要海港之紛歧營汛之疎密關津之布置無不繪圖貼說裝成卷軸山水佳處成有用之書松風聽餘領無絃之趣賦大江兮東去慨怒浪兮西來誰砥中流呼此同澤然則圖成指掌嘔出心肝馬背船唇悉關經濟琵琶蹴踘亦寓兵機豈與乎暢餘陰於澗谷託閒情於魚鳥者所可同日而語哉僕本恨人生逢亂世摩挲遺跡根觸舊遊嗟乎晉山皖水虛耗廿載之光陰瓊島金臺已作一場之春夢嘆人間之何世羨老輩之壯遊公同博望豪懷泛滄海之槎我似淵明歸隱種田園之菊

女兒香賦序

香之類至不一矣間稽異種曼目流觀自操土風盈要願服蓋嘉名肇錫則石葉甲煎不能斂其芳也清氣四布則都梁迷迭不能掩其美也豈非衆芳雜選而辟蠶者悅魄異質續紛而服媚者清魂若女兒香者其衆香之秀先乎憶夫雲肩壓根烟嶺擢穎橋島雨歇檣風來彼美一人亭然獨立護祇一片樹逾十年土膏結聚木氣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三十五

消盡霜飢露飽巖隙野淑荀席偶倚重重古苔石欄所憑寸寸春色此女兒香之托迹也既而有美移家羣芳去國穿彼粉劉揉成角弓色刮塵土痕留斧鑿辭蘿壁而入葢聞曠爾宮而登窈窕佩離離贈准踰橋良微添獸燄紅雲影搖不須繭綿青氣篆龜昌黎幾困於淑郁羅隱云貪作馨香此女兒香之振奇也精廬窈窕旋房適倚英帳低掛竹簾密垂且烘鴉尾夕換鳳口飲酒既歇朱顏些絃琴甫罷清韻鏗爾骨媚易醉心清更聞看波律之烟起已煩惱之殼破此女兒香之妙趣也雖然土夫木伯懷江離而不芬荊豔楚妹種庭蘭而逾茂若夫合歡帳裏報喜燈前安百摺之小爐熱九微之細火暖欲到心心香定閒靜則襲人人花同氣百和之烟怕俗一朶之蘇已融微青撥篆眼笑紅生然朱辟塵眉語翠落抱烟一尺愈盈腰支癡夢三更旋通鼻觀此又女兒香之諧際而非臭味之差池也然因有感焉以彼挺秀巖隱非不荃寄也而荊棘混之宗生嶺海非不馥烈也而方隅鄙之小家且住苟余情其信芳御鑑未登嗟斯世其焉託使非佳名既表香市遙開經玉局之品題薦金鼎而

郁烈安見放翁醉後苟令來時或座上添春或盤中沈水披拂香氣以為麗人問訊誰家有是豔質則此香者其出處豈偶然乎僕東莞人也眼福無多鼻倫已慣展卷良夜時來古人閉門鎖日不晤俗客每屏開闢雲茗後傳火烟氣一縷清香四聞司空見慣晨夕與之徘徊靜女其姝夢魂於焉清絕竊以為姪好體異吳姬骨香無以踰此又何必聽囁囁細語睹珊瑚來遲而後云平視無嫌坐懷不亂也哉嗟嗟美人無恙如見返魂之靈遠道相怡恍贈相思之豆國香國色載薰載沐爰裁小賦以寄閒情

此菊坡精舍課題也我邑產女兒香每歲有司採貢 朝廷事載邑志嘗聞吾師

陳蘭甫先生云作散文不可套古人調作駢文則不妨套古人調此篇戲摹甘亭

小謨觴館文亦蒙諸先生賞識迄今三十年矣宣統庚戌春日偶從敝館中檢出

繕錄如右 自記

送鍾雪村司鐸揭陽序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三十六

雪村同年赴京師謁選人不得縣令司鐸揭陽乙己之夏寓園話別嘯歌正催蠟淚欲燼余乃起而言曰教諭一官今爲備位瘦羊可取難平博士之爭騎馬醉過輒被長官之罵冷官之稱由來久矣然而鄭公髮短邊老腹便韓愈進學之解聊以自嘲孫奭至言之陳以克永世輒謂此之縣令尙爲過之請竭調言以祛君惑且夫銅符課最簿書稱能中牟之馴雉可風鄴縣之飛鳧同羨隨車作雨有樹皆春雖小試乎牛刀待更馳乎驥足是以馮野王一官欲就裴行立百里願羈耳然而宓子之絃難奏傅琰之譜徒珍與吏胥而同疲呼父母而可愧將龍爲脯亦覺羅蒙令馬作齋得毋矯飾有手辟羶心經於焉驚馳是肉鼓吹耳根豈能清淨以視清閒無事歌嘯自如招蝴蝶以上階比風凰而同貴一清一俗何去何從其勝一也蕭育是杜陵男子豈肯詣曹陶潛乃栗里高人安能束帶苦節如病檠根任奇笑掣肘之何多悟折腰之無謂以視隨松移席對泮張琴問字人來杯裏侯芭之酒贈詩朋至燈前杜甫之歌聽林鳥之送音看檐花之靜落擊唾壺而欲醉支手版以長閒此二勝也若茫宦

海大有風波笑問公堂誰披宿霧今之大吏固有以愛憎爲喜怒視耿直若寇讎者
吁可慨矣離黃信口誦胡廣之容容撫字勞心考陽城以下下是以汲黯爲令病歸
田里賈禹受譴遂棄冠裳一官雞肋醒春夢於坡公幾曲鷓鴣絳濕青衫於白傅豈若
廣文官冷名上酒清不同雞鶩之爭聊當蜘蛛之隱其勝三也所異者杏壇樹老首
宿盤慳折五鹿以無難致三鱸而詎足比之五斗之米百里之樓稍覺有風常飢無
雞可割耳然而邊珥心事有如白日青天陸機嗜好惟在尊羹菘菜足下冰壺在抱
霜節彌高披韓泥之衣裘飽祁公之麵飯一任青氈之坐冷何貪白蠟之飛來然則
臺省袞袞之詩梁肉紛紛之語以云肥瘠無待較量也邇者新政迭興校堂遍設新
知舊學有待商量歐雨亞風悉歸陶鑄行見坐朱雲之席辨難不窮設胡璣之齋科
條悉備問訊蠅溪之古蹟引仲鹿洞之遺規任教客座無訛且泛扁舟似屋春風可
坐化雨同霑湖價高鍾山名美更羨乎尹何之製錦潘岳之栽花也已嗟嗟鐵
橋風雨縈魂夢以何如茅屋石田賦歸來而亦可免絲燕麥劉禹錫之所咨嗟福地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三十七

洞天葛稚川於焉稅駕晉書稚川字叔真自號抱朴子居山陰剡縣松寒則鶴怨桐老則鳳棲聊藉送行之辭

以爲招隱之券足下聞之當不至以規爲瑣也

何梅士先生詩集序 家嚴命代作

峭風乍生微霰初集芳草失碧老梅欲花舊雨不來尋烟就語乃有菊朋茂才操雪
棹款柴關出其師梅士先生詩集而問序於余蓋以余與先生附隨年誼厚許知音
却純蒙小友之呼杜密共及廚之難李膺黨籍曾聞張儉移家德裕遺篇竟使玉溪
作序三辭不獲罄折而言惟先生幼耽道腴情纏典素有蘇子瞻之曠達慕爾相如
之爲人家鮮擔石而架列萬卷之書座擁臯比而人效八能之技大雅宏遠寫精諦
愚子山傳枯樹之篇永叔有浮槎之記一吟一咏乃其緒餘然而尺稿乍裁寸心獨
運記事則明珠九曲乙乙絲穿摘華則文錦千尋軒軒霞舉銅琶鐵板大戟長鎗宣
揚八風徹俯登雅宜其瓊樓玉宇譜成天上之元音標錦籠紗數到詩人之福分而
何以鸚鵡首薦驥展仍虛弱水難航謬臺願築感桐炊之已老驚蕉夢之旋空寄半

愁於雨澀風酸比身世於琴焦梓敗斯則軟紅塵裏徒推秋駕之工浮白杯中易灑
春衫之淚者矣猶憶羅浮看日之辰笠屐穿雲之會掄裳連襪挈榼提壺或藉草煎
茶或臨流蹋石支筇則雲氣入抱觀瀑而水聲動魂維時天風浪浪松濤謾謾疏酌
未已密吟更清錦箋橫而仙蝶飛銅鉢鳴而暗虎伏兩山風雨似答吟聲萬壑烟霞
都歸掌握清夢繞梅花之屋歸雲引蘿薛之衣劉善明杖曳存林李長吉囊提古錦
娛遊共勦忍俊不禁曾幾何時而落鳳摧麟焚芝歎蕙東海之仙翁已築南皮之盛
會難尋鶴化則盡蛻雲衣鴻飛則全迷雪爪綠證三生石上聞歌消圓澤之魂曠開
第七洞天羅浮茶山竹嶺山人穿家卽伯鸞之墓是可傷已菊朋以楊游高弟爲
毛鄭功臣說詩本有淵源箋注惟操簡要從此降幡鐵鎖妙語同參錦瑟鳳城解人
可索此日壽之梨棗當年勝託妻孥一卷流傳千秋著撰位置合瓊環洞裏吟哦到
兜率宮中我記贈言仍是出山之泉水人誠好事應爲修竹之祠堂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三十八

此處為多個空白欄位，可能為原書留白或排版錯誤。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二

東莞張其淦豫泉著

綴玉集序

蔡守白先生綴玉集四卷用玉臺新詠詩題集玉臺新詠詩句爲五律二百五十六首詩餘十六首陳東塾夫子見而悅之因稱其屬對之工整切題之精細者并諸卷首歎爲工巧誠哉其工巧也余維魯叟正樂不刪贈芍之篇楚臣作賦每寓紉蘭之意哀蟬落葉余心未甯逐兔張宜女屑同識清絲流管奏商曲於涼風淮水巫山寄遙情於芳樹枚乘九首擢玉手以望牛星相如二章通琴心而調鳳曲下至子侯嬌嬈之賦延年霍家之妹飛燕歸風之操昭君遠行之句仲卿小吏婦聽雞鳴木蘭嬌女軍從馬走並彈古調如聞歌謠更有故夫跪問采山上之藤蕪好女自名翦城南之桑樹莫不富陶脈脈顧影亭亭織中婦之流黃梳羅敷之倭墮又如曹家一門豔歌不乏建安七子風骨仍存蘇李固爲大宗顏謝何非後勁阮陶得其幽致徐庾擴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二

其麗詞則知漢魏而還昭晰切物齊梁以上綺靡綠情美矣哉豔歌婉轉溺音騰沸黃絹幼婦篇篇皆絕妙之辭香草美人處處盡纏綿之致猗歟形管麗矣香奩玉臺之篇所以有徐陵之序乎且夫傾城傾國者貌也無雙無對者才也誰能遺此者情也黯然銷魂者別也聯句而共韻者相梁之餘製也集句以追新者香府之繼響也則有東家靜女南國麗人名刻若華學縫縑素常紺珠初胎之日追碧玉破瓜之年前身明月不御胭脂以世華髮應描纂釋未解言愁休贈相思之豆原工織句頻抽宛轉之蕉本來銀漢即是紅牆豈有瓊花不吟柳絮豈夫三星待字五兩盈門爲金屋以貯阿嬌望瑤臺而求佚女叩叩香囊繁掾定情之夕萋萋東帛秦嘉將事之晨鷓鴣能從盟海山而永矢鴛鴦學繡織錦段而彌工然而芍藥將贈良會不恆楊柳往來長亭遂別一掬瓊瑰之淚三秋蕭艾之吟離心疊疊譬九曲以珠穿啣臂星星誓三生而石在飛龍正愁乎藥店海燕訝窺乎雕梁則又垂垂四角話孔雀之南飛離離兩廂恨雙鴛之左顧人同徐淑寄夫之什何多曹代衡山神女之來勞豈豈不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二

以靈心婉約逸思雕華文成錦字之迴句誦清風之穆菊花之頌兼能誅德備荀之樹奚止連篇隨以牙筆一雙書之瓊箋百幅寫成團扇願明月之入懷請出胡笳惱寒風之糜肺桂華芳郁豈無都荔之詞拓館陰岑忽上琴絲之怨乃知才比左芬無慚風雅人如劉柳服到心形月何秋而不明水何春而不綠草忘憂而共鬪蘭經樹而彌芳瞥見鴛鴻洛水之靈非匹有時蝶馬閩風之女同遊信珠玉之在前將金石以齊固美矣善矣是耶非耶別有邯鄲大道長安狹邪挾瑟上乎高堂華燈明乎別室聽子夜於花前恍遊梁苑舞纖腰於掌上如入楚宮僕本恨人有憐我憐卿之語君須解脫歌團雪散雪之章楞嚴十種恍遇乎瑤臺錦繡萬花何殊乎金谷問桃源而非遠託芙蓉以爲媒春藏蘇小家中句寫薛濤箋上粉不待澤花見亦羞識纖手於空篋動芳心於簾幌亦莫不知有浩水育魚之解發飛鸞輕鳳之音擬離騷爲小山之篇和下里以陽春之曲追夫周郎之誤一顧蕩子之別十年情源則浩無津涯恨海則渡無舟楫於是薄命之詞句吟折柳深情之帖字寫簪花瓊樹璧月江總之

特是先生病似通犀命同磨蝎調任庶乎白雪身未致乎青雲三千玳瑁之簪誰知
異寶十萬珊瑚之樹幾淪劫灰馬蹄牛齒人總視爲俳歌鳳尾龍香誰賞其雅調
余故表而出之使知拙緒刺繡量碧裁紅獨運匠心允推妍手釀出千花之蜜珍逾
百柄之琴焦桐幾爨伯喈原屬知音跼尊相銜彥和與論章句云爾

長壽寺半帆秋禊序

長壽之寺妙證之堂環以池水水通珠江池之北爲半帆叢木幽勝佛桑寶相諸花
延緣左右菰蒲兩岸已泛秋色潮汐一起皆聞漁歌同人於此作秋禊焉夫金谷之
筵宴招豪士蘭亭之會記稱羣賢或爲紫氣之占或說德星之聚侈談往事皆屬勝
流我輩登臨則異於是略羅袞之迹爲竹柏之交縱遐疇於霜華寄遙情於霞舉借
此蘭若以流羽觴興幽可以觀魚心閒同乎歸鶴崇山峻嶺未若此初地林寺
亦名西來

地東堂南洞何羨乎古人松菊三徑卽是淵明之居桃柳一樹遂成東坡之什加以
蓼穗垂岸萍根聚波綠陰減桐素心駢蕙鴻來雀化休文於焉作歌蟬歇蟹鳴香山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三

因之興感誰攀丹桂快心猶說中秋遍插茱萸轉瞬又將重九縱探莊列之旨詎記
彭殤之哀而且麻姑塵海冷看仙掌之葦哲匠蕭晨怕檢樓羅之歷落花綺席泛綠
酒以歎歎哀草微雲按紅牙而婉轉豈是歡娛之會聊爲被除之言功德之水藉阿
耨以滌塵襟菩提之紗入詞林而詢寶偈嗟嗟人淡如菊記陳迹於勞薪佛笑拈花
證前因於勝果聯吟慈度之閑暢叙幽情焚香離六之堂同參妙諦樓登懷古遠瞰
鵝潭洞入高明疑登鸞嶺昔年春水渡桃葉與桃根此夜秋光照珠兒與珠女宜兩
宜風漫憑弔素馨墳畔一觴一詠且流連紅荔灣前休詢煨芋之因緣最慨乘間之
風俗掣經有室曾書丁巳之秋樂志名堂亦誌庚申之歲阮文達及譚玉
山曾存秋禊序余爲此會
已忘歲年話劫灰於昆明感風花於人海希心往哲聊補序之匪撰志於詠歸實倦
心於既往云爾阮志二語
見阮序

駱叔穎天香吟館詩鈔序

處世忌潔李白之所曾吟儒冠誤身杜陵之所浩歎士有束身圭璧抱志竹柏飛藻

如兩級蘭當風而鶴聲自遠鸞飢欲鳴荊璞之質視等於玳瑁黃鐘之音下儕於瓦
缶然則抑塞拔劍王郎有斫地之歌離憂呵壁楚客成問天之句華色易醜煩冤掛
年牢騷發音亦安足怪吾友叔穎茂才荷衣就傅蒲編載筆生負瓊姿幼有至性爲
黃香之扇枕同石建之浣裙補華黍蘭陵之章潔靈蕙菽水之奉子舍報春暉之愛
則寸草新吟文壇論秋駕之工則當歸遠寄詠到菴葭不勝洄溯折來楊柳亦賦別
離鈞徒合署烟波與我曾同硯席同受業陳友珊梁
雲濤二先生之門遂有苔岑之契幸爲粉社之依

憶夫李膺門高太邱道廣諸生立雪多士如雲晨暉夜燭聽書聲之琅然緝句繪章
或唾壺之擊碎惟君登高能賦有豪爽之氣溯風獨寫抱纏綿之懷一篇就而波濤
流三賦成而綺縠采語其富麗則陵轍潘左論其才思則壓倒元白獨惜文能憎命
貧乃工詩桂在月而難攀桐經爨而誰賞紅日高春未煖孤山之窺青衫涕淚徒流
盈浦之波不無歧路之嗟大有窮途之恨於是年年絳帳聊勝依人夜夜青氍仍然
故我擅屠龍之技而登龍者誰有夢鳥之徵而窮鳥欲賦宜其秋士之工悲而鬱伊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四

之多感也然而滑稽獨有雄辯窮愁大可著書南華之解人譏寓言東萊之注士資
絃誦周易釋句庖羲衍其傳毛詩要義施經探其奧叔穎著東萊博議注及
周易釋句毛詩要義辯似惠
施不無連抃之詞諧若匡鼎遂有解頤之譽斯則梁鴻之高有時質廡司馬之志欲
藏名山明明如月招素魄兮青來珠球如玉發潛光兮有待然則豐於文尚於遇信
於今傳於後解嘲始成客難繼作都陽善謔方朔稱雄不足爲斯人病也余從弟萃
卿叔穎門徒也日者抱其遺詩問序於余宿草心悼新花眼明落日巾古識戰場之
文望雲遐思興羅浮之慕余閱續風臺詩社課得
叔穎遺稿羅浮詩爲冠軍雖篇什不富而飄逸自佳王灣堪
爲楷式張協自屬高手紛紛落葉徒招宋玉之魂蕭蕭白楊思挂延陵之劍愴杜鵑
之已化尙聽哀音知老馬之識途不迷往轍

靜娛室題畫詩鈔序

族叔鼎銘太守德甫方伯猶子也氣抱秀傑量涵冲虛軒軒若霞介介比石使其十
年作宦一麾出守麥祈降露柳喚行春拔薤識龐參之奇隨車致鄭弘之雨學優則

仕匪異人任而乃聘驥足而不前握蛇珠而自秘宦途畏險人海愁鷺雖紆組綬常
自製乎荷衣亦戀觚稜每流連乎松徑是蓋早知桂樹之山幽比諸桃花之源好也
且夫有高世之致者足不蹈乎機陷抱夷曠之識者處不憂乎塊鞠太守玉轡表潤
冰襟不寒雅有石癖靜合山性夙語畫理繪蘭尤佳叢叢古香帙帙幽懷見者目悅
對之意消旖旎盈幅宜封馨烈之侯蘼蕪羅堂爲誦離騷之賦既成佳畫必賦新詩
鈞以屈玉之章寫出瘦金之格其寄託也遠故致極纏綿其比興也雅故詞皆悱惻
泠泠振響則夕露薰於綺寮嫋嫋餘音則秋雲媚於老圃折芳椒以自處苟余情其
信芳豈僅占燕姑之夢國香悅魂醉楊妃之態醞醪飲我而已哉他若牡丹調金縷
之曲荔支寫絳橘之仙午時蓮子牢抱芳心秋日芙蓉常開笑口雀禾贈客菊蟹留
人蟬噪紫薇蜂酣紅杏以上皆靜無不奮筆摘採搗絃導和情塵不生意匠獨開僕
管選其詩入東莞詩錄矣休奕陰玉游鱗一池安石碎金窺鳳片羽今其文孫叔達
都轉刻意接尋都爲一集雲林應遜顧廚之畫卷通靈烟墨不言范硯之留貽媲美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五

爰壽梨班永播馨香七賢誰在尙憶竹林之遊百草不芳應初蕙蘭之佩

宋臺秋唱序

放珠江之片帆遂渡兩虎棹香海之一葉言登九龍其中有宋皇臺焉幽徑鶴啄重
重古苔寥天雁飛寸寸秋色屢換紅羊之劫誰招朱鳥之魂客告余曰此宋端宗駐
蹕之所也舟次梅蔚詳南宋之書場名官富入新安之境古瓦精砌有人指景炎之
宮九龍真逸有歌叢林青蕪無處覓慈元之殿況復三山海關事愴庚申一柱天顏
門開甲子金夫人之墓圯誰逐香輪楊侯王之廟存徒留薛碣宋皇臺側有楊太妃
有水死鑄金身以非俗呼金夫人墓又弔古者因之悽愴讀史者所爲傷心芳草仍
綠怨王孫之不歸怒濤捲青間塊肉其安在爾乃采芝壽客紉蘭高人踏葉扶筇餐
花載筆譜作吳歎之曲同招楚些之魂則有霜風厲天征鴻和以唳響松柏翳影羣
猿助其哀號淮南子曰秋士悲不其然歟桂花香殘茱萸節屆茅屋自古榮蕩亦帶
趙秋曉詩人只合住首山薇蕨嗟我生之不辰寒泉菊花惟竭誠以將事則九龍

真逸約同人祀趙秋曉先生生日也荔丹蕉黃神具醉止蕙綉孫壁魂兮歸來啼鳥
總怨乎斜陽寒釐自鳴於秋夜各有吟詠不無感慨乃知庾子山之哀賦蕭瑟何多
杜清碧之谷音蒼涼欲絕詩仙吟而松月冷山鬼嘯而蘿衣寒南不見蒼梧之雲北
不見燕臺之日西風起而人老東海填而禽冤卷施之心所以不死秋蓬之髮於以
漸彫八垠霜降聲應豐山之鐘一曲絃哀池躍麋賓之鏡所謂曠百世而相感者是
之謂矣嗟乎秋金銅鞮塵中之風雨何多心史鐵函海上之波濤詎識詩比月泉而
更好人招汐社以同來淒涼一卷之吟珍重千秋之業蘇君選樓彙集成編名曰宋
臺秋唱僕既題四絕今復序之陶潛招隱一棹泛乎桃源宋玉悲秋九歌繼乎蘭畹
落落古調沈沈劫灰精靈倘逢今昔同視爰參微旨以誌知者

東坡閣拜東坡生日詩序

唱大江東去公暮英雄看明月南橫我思詩伯不妨依樣秋菊寒泉大有因緣髮絲
禪榻梅初綻而倚檻桃剛熟而開筵同人於是集東坡閣拜坡公之生日焉閣在邑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六

城資福寺內鄧蓮裳夫子所倡建也幽花成叢時來蛺蝶殘碑在壁軒驚龍蛇閣下
碑非蜀相之祠堂乃有古柏似通仙之廟宇亦傍修篁設脯陳案泛葡萄酒而酌斟
梨栗堆盤伴荔支之三百竹簾花豬思公嗜好酒龍詩虎喜我能來客或言曰坡公
生自西蜀謫遷南荒羅浮至止來朝白玉之京峨嵋精靈終返青城之域雖則祭如
神在安必魂兮歸來余曰否否君不見海南之里真是吾鄉嶺南之人不妨長作見
於東坡之詩乎當夫盤與度嶺曾唱竹枝幽壑尋雲又參齋荷見東坡詩柏渡曉月
蒲澗疏鐘黃灣木棉朱明枸杞約翰使君而共醉見顧秀才而清談漠漠江雲蕭蕭
嶺兩所以一篇萬惠萬戶皆春東坡初到惠州時云居合江之樓過靈惠之院遊香
積之寺上松風之亭嬌雲墮砌斷細雨梅花之魂送老蠻村倚落日枕柳之杖暨夫
烏猿取果東坡食荔支時序白鶴移居忽悼朝雲聽參禪偈三生之緣已斷千歲之
藥難求空禮塔仙莫任壺景藥籠經卷活計全非蛋雨蠻烟傷心曷極坡公詩所以
有三年瘴海上越嶠真我家及西湖不欲往墓樹號寒鴉之句也若夫六如芳冢近

接孟嶺之雲一湖春水流出珊瑚洲之浪東坡之於東莞似有前緣蹤詢舊雨之來光
喜文星之照是以白獅緣柱爲乞銘詞赤蛇吐珠知成閣記供以佛腦舍利薦以錦
袱玉璧無爾無我題長老之真一枯一榮贊再生之柏惟愧能悔惟懼能捨寶願寺
有羅漢
開比邱祖堂所建東坡作記觀堂一夕夢赤蛇吐珠壁上驚呼曰公文成矣即往速
之東坡大喜施以佛腦舍利薦以白玉璧記中有云其人以愧故悔以懼故捨愧
銘再生柏贊及白長老真贊塔還自在清淨之身運無量廣長之舌禪參玉版四大
本空偈誦金剛一切皆幻豈不以祖堂之來往有同佛印之石交舍利之布施無異
金山之玉帶寒陵片石當年之珍重可知响嘯殘碑此日之護持應謹香火證龍華
會上淵源溯齋洲塔前然則公之文章既彰施吾邑安知公之魂魄不來享斯筵耶
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允宜進九霞之觴致千秋之祝願此一日化爲百坡偷曼情
之桃定知天上吹李委之笛猶在人間一片瓣香同下南豐之拜三山因果休尋巫
峽之仙東坡朝雲詩丹成逐我三
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田幾變乎滄海感慨可知沙總散乎恆河英靈如
在寫成圖畫同瞻笠屐之容聽奏神絃猶是銅琶之調同人各紀以詩他日都爲一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七

集余詩未成先爲序焉

讀五代人詩題詞自序

余既成五代詠史詩千餘篇屋下架屋歧中又歧享帚自珍已付梨棗今復讀五代
人詩成題詞三百首昔人言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五季文靡詩格卑下是則
然矣然而翠綸桂餌雖笑失魚換羽移宮或名孤雁白俗元輕敢謂風騷之近鮑清
韓巧尙多執素之才五十年之人物肯聽銷沈廿四品之詩評最欽曠達須知煩手
淫聲非無佳唱但使葩華滂布亦是傳人矧乎緣晚唐之風爲賢人之選春鶯早燕
疏雨微雲紛紛幕府才盡南金各各錦囊論餘東觀五代會要之編誰稽典故十國
春秋之撰偶錄詩篇閉管五夜披吟千秋尙論撥到編端截貝巧將賸殘膏雖魚
龍混雜辨別甚難而雉鷩窺拙拙工自見離騷屈子杏嗟蘭艾之叢吟社清翁珍重
煙花之集不可得而沒也蓋嘗取而論之在昔白雲黃竹著穆滿之歌謠翠蘊丹函
頌神堯之麗藻而鬪難亞子入陣慙髡海鯉彭奴觀燈總角百年歌好三垂識其英

雄八哥詩成雙旌殷其送別雖乏大風之氣概何非宸翰之留貽至若月華如水照
王衍之千篇煙岫凝愁話讓皇之一夢淒涼安樂之公徒悲望帝嗚咽秦淮之水敢
怨都官又如芙蓉帳裏曲製朝天衣錦鄉中句留警枕洞仙玉骨甘州羅裙付花蕊
以高歌賦柳眉而寫怨詎止撮襟書好更傳黃絹詞工此帝王之詩也紫電青霜常
誇武庫長鎗大劍安用毛錐劉道隆之真率索鳳觀毛章少卿之荒唐雕鴉刻鏡漢
百敗而羽千敗况屋易而况字難居然馬喚韓盧何止鳥名人日茲則屠牛之賊能
解謳吟環衛之夫亦留篇什吟暖日營邊之柳人竊羅公詠西風院裏之花我爲青
帝盾頭磨墨帳外環刀杜建徽有膽成詩馬希振將花聯句此武人之詩也斷竹續
竹之語嬌小能歌傾城傾國之詞弟兄協律枚舉俳倡乃言作賦優旃言笑合乎至
文試觀李花開之口號米都知之警策唐朝美之敏捷敬新磨之贊詞似獲鵝而奏
樂因聽雞而成調詎必臨春玉樹唱解後庭天寶梨園方傳法曲雍陵樂燼猶留焦
尾之琴丞相篇成合賜輓金之盡此伶人之詩也青山白社故里黃冠不乏名賢遂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八

傳傑作劉元英偶題醉語譚紫霄慣作大言天台松柏話無夢之芝田少室雲煙贈
道殷之松粒擬金城而不愧江馬留篇攜玉軫以看耕海蟾覓句爾朱則胡郎得一
逍遙則高士成三小溪風月酒奠清明五嶺桂華玉傳方響詎止嵩山度曲始識吳
孫南嶽招仙工吟許鶴此道士之詩也拜賈島佛參摩詰禪句若珠圓心同鏡澈畫
公集其備靈一導其源清江揚波么絃奏韻沿及五季猶有唐風齊已時難仙心謙
光矜爲法眼吟落花而識修睦看煮茶而悟行因三山集出羣尊文智大師寶月篇
留共美得來和尚一片瓊樓爭看雅什十年華嶽喜見傳箋雖亞棲素草同有譏評
楚老紅綃共嗤寒儉然而一瓶一鉢之句能暢宗風四回五回之歌如聞寶偈振錫
向化成莊畔設齋自武肅橋邊誦到鳥聲花影忽悟禪機看成金象香鳩同珍梵夾
此僧人之詩也梁晉岫起之秋闈內皆資賢助吳蜀繁華之境宮中不乏詩才人歸
緩緩歌殘陌上之花水詠溶溶香滿湖中之權霓裳記曲金簡留篇新吟值梅子黃
時好句寫梅花紅後春燕來而金鳳去宵娘舞而玉簫歌允宜代彼蒼蘇寫成標帙

青城翠巖樓芍藥之茵丹景璇宮蝶采胭脂之臉玉臺宜都一集絳樹譜爲雙聲
又若唐安西壁碧玉分題蜀郡東牀藍衫助揀越溪聯句之女桃花戀春蕭寺卜婚
之年桐葉墜夕人憐窈窕腸堪斷兮別離我愛芭蘿吐垂絲而宛轉此婦女之詩也
跨犬抱雞皆成讖語羊頭撥尾紛說歌謠紅樹暝色鬼誦驛樓之詩芭蕉畫寒人聽
秋墳之唱驚濤萬里李煜魂歸野花一山齊休色駭凡諸古識以及鬼話事屬荒誕
姑不具論彼夫賈國庸臣脂韋俗士膏唇調吻搔頭弄姿留金字版以錫名舉玻璃
瓶而下相六臣立傳簪纓盡喜傳家五鬼工吟狂笏亦歌豔曲推敲月下豈無粥飯
之僧呻吟案前不乏癡頑之老桃花流水之句九華人笑齊邱弱蘭驛柳之詞一夕
人嗤陶穀希雍居士既有風子之號歌曲宰相是謂詭之符鼎翻粟爆祇望得官
日輪兩絲惟工媚主惱亂玉堂乞將竹葉鑄成鐵硯敢賦扶桑吟殘江總之篇竹素
早知其遺臭割得邱遲之錦花樣尙喜其翻新業鴻毛之等輕問豹皮而誰識試詢
名士能值幾文縱有佳篇祇供一笑耳且夫孤竹勁節遺西山微厥之音叢桂留人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二

九

結楚澤荃蓀之伴壺中雲叟得聯句於瓠樽世外通玄寓微言於時鼓尹玉汝自然
著作羅隱之爛縵天真劉夜坐永遞廬山陸休服宜居石室插花飲酒漁父能歌澗
水巖松禪關惜別吟成病鶴未整霜衣釣罷鮮鱗合烹瓦釜旌匡聖之里君自名倫
誦堯典之書我原姓石拾遺舊隱聽胡駢之哀猿衡嶽長吟有顏堯之鳴鳳偶被花
枝笑我處士何慚聊歌桂子依人同年已去悼春蘭兮靡絕采秋菊以歸來杜陵則
託命長饒遼海則將穿木榻何分龍衮業重邱山夫諸公當干戈擾攘之秋風雨飄
搖之會共數晨夕不廢謳吟悼殷墟禾黍子蘭惟唱寒灰聞蜀道鶉聲葆光幾難飲
酒左偃髮稀雲影日華之句庶幾腸斷青山綠水之吟話亂後之枯棋歌真當哭補
焚餘之樂府文生於情而論者或議爲羸疏或譏爲綺靡謂高厚之詩非類杜牧之
語多狂淫覆瓿欲投江水然而麗矣香奩之集韓偓是唐室忠臣美哉昭諫之篇
羅隱亦江東義士人同清聖何嫌鳳子之吟帖寫深情卽是梅花之賦嗟乎萋萋芳
草曾驚鸚鵡年年大樹卻苦蚍蜉陶靖節之閒情無取白雲陳子昂之雅範合鑄黃

金蒼茫有感於山河根觸最憐乎文字君子抱其高風欽其亮節味其哀怨之詞憫
其此傷之遇不禁迴腸盪氣吟罷而繼之以泣已要而言之五代元音不振風骨無
存然五言實有長城一篇豈無警句舍其纖靡擷彼精華變雅變風聖人不廢若方
干之氣格清迥徐賁之體物瀏亮章莊以清新得名徐鉉亦淋漓盡致唐彥謙工義
山飛卿之體黃文江亦貞元長慶之遺陳陶律句不減盛唐韋毅才調自成家法試
爲品題更僕難數夫吳融集勝致堯而雅操難齊乎節柏唐求祿邵王建而大名遂
享乎詩飄寄興春溫積恨秋悴發爲詩卷足見性情惟其志潔者則其思清其行芳
者則其韻遠是以陳旼老成能賦景陽之宮司空曠遠長濬王官之谷無愧作者力
追古人才華真稱籠紗好句待書團扇感懷往昔瞻望來今西臺作記知宋室之有
人東林著書嗟明社之既屋此則名以節顯而名不可沒詩以人重而詩實可傳也
嗟嗟古風不作幾閱滄桑劫火燒殘惟餘幸草金塗寶塔烏翔詞子之林玉匣精篇
蠹蝕羽陵之字王漁洋之搜羅零縑碎錦李雨村之輯錄斷簡殘篇煥煥信悲哀之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二

十

賦蕭瑟江關披張爲主客之圖秤量珠玉精靈如接君應化元鶴歸來板蕩興嗟我
亦指銅駝涕泣聊因暇日遍作題詞論詩敢效遺山立說匪同白石千秋詩品辨宮
商於鍾磬一卷谷音願瓣香乎清碧云爾

丙辰九月十七日集九龍祀趙秋曉先生生日詩序

東籬菊滿有黃花晚節之香南嶺月明正烏鵲羣飛之候人間何世異代相思荒亭
草樹怨房王之不歸九龍有王臺秋水菰葭溯伊人而宛在九龍真逸乃約同人拜趙秋
曉先生生日焉於時秋也江水黯色天風枯聲烟青欲流露白如洗龍山會後落帽
對乎涼颺雁陣橫時翰音失其恆響乃設豆籩乃陳酒脯祝詩星之下降知詞客之
有靈精魂歸苦雨酸風哀涕下殘山澹水效蘇髯之好事不妨秋菊寒泉譜楚些之
神絃怕聽冬青樂府豈不以庚申國絕黍離之感何多甲子編留桃源之仙尙在春
草啼鶉莫問慈元之殿秋郊牧馬依然官富之場嗟乎海山蒼蒼海水湯湯奠酒一
觴賦詩四章懷古人兮悲涼嗟今日兮蒼茫亦可傷己蓋秋曉先生宋室遺民天璣

貴冑當南渡之終局隱東官而結廬八大山人同此境遇十三家集留其詩歌一雨

鳴蛙是何世界數聲啼鳥只怨斜陽謝海十三家詩自題秋晚覆飯如四庫題要

綽有清韻我生如夢莫楚久歎無家浮世有身柱史以為大患秋曉詩浮世有身元

酒緣詩債平生之結習難忘茅屋菜羹當日之窮愁可想秋曉詩浮世有身元

題其室曰詩人只合作茅屋天下未嘗無菜羹加以守貞抱朴同道得朋竹隱既秀比孤松李竹隱詩多韻

擊其室曰詩人只合作擊其室曰詩人只合作

之集族祖衡字小榴花塔臺愁騎銅鼓之鳴秋曉詩浮世有身元

缺真逸所以祀先生生日並祀借隱諸公也余七世祖寶大公妣三趙氏皆秋曉先

生女也有婿稱翁獨精衡鑑以姨繼室何妨再三衛玉樂冰既見稱於當世德與孤

郁表卓絕於人倫既有麒麟族無鶴雀布史遷之著作承白傅之琴書乃知美玉多

出於暇崙明珠必傳於滄海二語用杜甫高年縣君京兆杜氏迄今登道家之山觀

市橋之水牛眠足貴鳳德有鄰三趙氏在城南外亦可異也余久別獅海偶過龍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十一

漱巾古蒼涼懷賢念切慨中原之鼎沸見江國之塵生維真逸撫劍悲歌扶筇指點

殘棋屢換劫灰重尋黃龍北狩攀髯誰向乎冰天朱鳥南招塊肉終填乎炎海遂使

浪咽厓門槍歸魂於杜宇苦侵殿瓦埋斷宇於鴛鴦入楊侯之廟花落何多登宋王

之臺禾油共歎既撰遺民之錄其二卷余為作序同深故國之思地限一隅時維

九月荒城已廢雜居犬羊為英所有好友能來開盟鷗鷺歌九辯之章魂魄欲招湘

蕙上千春之頌英靈定飲綏桃安期瓜瓞合祀蓬萊之仙子昂松雪有愧柴桑之士

七百年與論肺腑八千歲以為春秋烏絲共寫新詞黃絹同留妙句朝韻詞四首有

桃實千年取若瓜蓬萊仙子烟雲車及福清風雷室榮榮周家孤竹松雲齋中丹閣

亞未肯餐芝商谷又云不有黃冠歸里客曠千年誰與論心曲等語丁伯厚吳玉臣

眼淚三前暨及同西臺夜月擊如意以高歌南海明珠誦覆瓿而奏樂唱和比月泉

吟社交遊盡烟波釣徒鶴唳猿啼總是滄桑之淚雲車鐵馬如見草堂之靈一瓣心

香千秋俎豆責真後死靈拜先生

蘇選樓東堯紀聞序

蘇選樓東堯紀聞序

蘇選樓東堯紀聞序

蘇選樓東堯紀聞序

在昔東齋紀事有魚藻之思南窗記聞識鴻儒之行仲言揮塵繼連錦以為裳令時

侯鯖集奇珍而作僕廬歸田之錄亦有諧辭凍水紀聞之篇原多史料大都述掌

故神見聞寓勸懲撫遺佚册羅羣玉事記明珠夸目尙奢會心不遠若夫鈞稽縉繩

敬恭桑梓十室非無忠信六帖遂廣流傳畫疑添足撥劫後之殘灰苦異嘯心拾囊

中之碎錦如蘇君東莞紀聞者有足尙焉選樓研兄梓里耆英騷壇吟侶抱陶宏景

之逸氣有范長頭之博聞趙壹之賦窮鳥畫聲子安之文繡虎表異當其少壯之日

著有東莞題名錄夢醒芙蓉集遍考芹宮桂苑編年之譜能徵痛茲黑劫紅羊壽世

之心彌切早已珍藏家塾金懸國門流於人間播諸海內光緒三十三年余寓天津

過河欲泣選樓避龍湫而修志乘隱蠅廬而樂筆瓢豐城寶劍已拚沈埋京華夢梁

殊多感慨又成宋臺秋唱蘇爵輔事略等篇蒼茫弔古俯仰悲秋書惟甲子可編詩

並庚申寫恨湧厓門之波浪嗚咽如聞眺北郭之君臣哀傷曷極每下杜鵑之拜彌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十一

增銅狄之悲地之埋憂天胡此醉於是緝蘭作佩擲珠成林七層位置支白傅之陶

瓶一卷流傳似眉公之秘笈昔人所謂窮愁著書者是之謂矣余維茲篇之成蓋有

深意或溯興衰之迹或傳忠節之名或拾鬼董狐之遺言或發公孫龍之妙論連社

之詩歌並錄瓜棚之俗諺能傳訪舊聞於日下朱竹垞同此襟期述野語於齊東周

公謹偶留筆墨集成狐腋聚若鶴冠應開笑口胡盧堪作警心寶鐸為善最樂如看

吉祥之花能移我情是亦醒醉之草

九春詩自序

好花當春以鳥鳴春節曰芳節時曰嘉時庚子山賦所以云鳥囀風來花濃雪聚也

然而江南春兮春已歸子山又賦哀江南矣杜少陵詩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感時恨別者人也濺淚驚心者亦人也陵谷變遷天地異色人間何世感物傷懷則

謂之花濺淚鳥驚心也亦宜余辛亥之九月來自皖江迄壬子之三月仍居歇浦於

時春也花無春而不芳草無春而不茂春山淡以如笑春水蕩而微波風風雨雨抽

謂之花濺淚鳥驚心也亦宜余辛亥之九月來自皖江迄壬子之三月仍居歇浦於

時春也花無春而不芳草無春而不茂春山淡以如笑春水蕩而微波風風雨雨抽

謂之花濺淚鳥驚心也亦宜余辛亥之九月來自皖江迄壬子之三月仍居歇浦於

時春也花無春而不芳草無春而不茂春山淡以如笑春水蕩而微波風風雨雨抽

謂之花濺淚鳥驚心也亦宜余辛亥之九月來自皖江迄壬子之三月仍居歇浦於

時春也花無春而不芳草無春而不茂春山淡以如笑春水蕩而微波風風雨雨抽

謂之花濺淚鳥驚心也亦宜余辛亥之九月來自皖江迄壬子之三月仍居歇浦於

時春也花無春而不芳草無春而不茂春山淡以如笑春水蕩而微波風風雨雨抽

謂之花濺淚鳥驚心也亦宜余辛亥之九月來自皖江迄壬子之三月仍居歇浦於

宛轉之綠蕉燕燕爲贈相思之紅豆夏午訂遊頭盛會春申醉楚尾佳晨天似有情月原無恨花真解語鳥來唱歌而聞者驚心見者潸淚其故何哉舉目有山河之感不盡歎歎蕭瑟賦江關之詩倍深根觸人之情也能不悲哉爰於暇日以春命題成春草春燕春柳春月春鶯春山春水春雨春風九詩各賦七律四首適逢良日倍感前塵類莊鳥之越吟似鍾儀之楚調意纏綿而難盡心佗僚而彌傷四愁之詠較平子以難工五噫之歌比伯鸞而增感燕歌怨別嗟長路兮會難楚客離憂詎呵壁之可問在昔草木搖落宋玉悲秋風雪飄零孟郊寫恨余獨以春日播爲詩歌曉花月於曩遊感滄桑於劫火欲寄愁心於天上杯酒銷惟杼離思於行間哀絃欲絕嗟乎桃花源好難尋栗里之高蹤橡栗棧空誰識杜陵之忠愛幾多扇影鬢絲莫留春住惟是登山臨水聊送春歸蓬萊難到真同弱水之沈微厥誠甘彌切高山之仰溺人必笑勞者須歌賦青青於河畔爲悼王孫是點點之淚痕自儻婦瓊樓玉宇高寒非水調之歌秀麥油禾衰颯附谷音之集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十三

東莞詞錄序

嘗考詩變爲詞宋代最工片玉摘其好辭白石振其雅調曉風殘月羣說屯田衰草微雲競推淮海晏殊珠玉之篇音異柔漢夢得石林之集仙近桃源他如向諶酒邊程垓舟畔補之高秀幾叔蒼涼東堂溪堂之妙唱千秋千里之佳篇竹山爲倚聲正宗玉田是江東獨秀人推妙手奚止六十餘家女亦斷腸留傳二十七閱莫不集衆美蔚高彩鍛鍊成寶清麗居宗自東坡創格而稼軒揚波鐵板銅琶秋鷹怒鵠神丸躍鼎千鍊垂芒或則謂非正宗亦且鄙爲別調蓋嘗論之詞本貴乎情韻語不尙乎藻豪故譽美成者曰富豔精工贊堯章者曰精深華妙既以纏綿婉麗爲正宗當以東坡稼軒爲別調矣要之詞家之夥亦如詩家或篇什堆若錦繡或辭調冷如冰霜或則清剛雋上似郭劉或則妍麗縝密如溫李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沈鬱詩匪一格詞亦宜然乃近世言詞獨尊夢窗不知夢窗體格亦本清真措詞加以研鍊使事不嫌晦隱張白雲謂其詞如七寶樓臺炫人眼目拆碎下來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十四

不成片段洵知言哉余謂詞本濫觴於四始蟬蛻於五代自當以隱秀爲主要必以自然爲宗是以盧照鄰樂府之序鼓吹新聲李後主江水之詞最工愁語不尙塗飾皆出天然又如斜墜搔頭之吟非無延已解唱斷腸之句惟有方回性情所寄丰韻獨絕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後世填詞輒有數截做花卷之作或誤煥堂擬蘆川之調自誇入室枝頭鶯語到處聲同座上虎賁居然形似宛學壽陵之步羣效西施之顰非不跌宕其音鏗鏘其調然而真宰不存傳旨誰賞生張熟魏呼之而即來秦七黃九擬之而未可是曰摹倣其蔽一也外孫幼婦不乏色絲花間草堂自多膽粉果使登山採鐵煮海爲鹽自可金冶而祥玉煉而煖洵元浴素以青勝藍而乃鶴聲天上懶祭人勞語襲陸機文倫沈約杜安世之盜柳豈能欺人劉改之之效辛或譏見鬼是日剽竊其蔽二也又或諧同曼倩俳若枚皋效滑稽之酒于幕寓言於莊叟命意必期狡狴宅句務取新奇乞餘巧於迴文運奇思於韻字拘蓮作寸搗心事於麝塵折杜一枝翼梯雲於嶂窟望終南之山大有捷徑開靈叢之國本無康莊緒剝捲蕉絲抽獨繭米鹽淺雜脂粉調言自以爲衆草皆芳孤花獨茂不知宗瑞之異體怪目殊乖大雅陳亞之生查用藥詎稱佳詞是曰纖仄其蔽三也且夫孔聖定詩不刪增芍釋迦微笑亦愛拈花玉臺之序顛倒乎徐陵金荃之集留貽於溫尉況乎暮聲笛裏度曲筵前聲聞河滿寫入烏絲春到江南寄將紅豆見浦波分別子吹池水分干卿絳樹能歌青琴解唱亦有焙被溫存卸冠酌度隔簾之嫋嫋聽小窗之喁喁是謂善言兒女之情纖作鴛鴦之錦然必慄不愁乎馬腹人乃珍其鳳毛設使綺語徒工流蕩忘返錯陳履鳥揣摩牀第香匿誇形管之麗閉情爲白璧之瑕則雖紅鹽價重白雪音高而意非宋玉思殊屈原正恐絮果蘭因訂鴛盟而可證葩華泝布與龜咬以同譏是曰淫靡其蔽四也吳趨越豔雜以捉搦子夜悽儂意多含蓄若夫義乖乎風雅音近乎佻楚總屬餽釘之學問盡同優孟之衣冠唱賀新郎一曲虛叔陽真可哄堂誦惜奴嬌諸篇石次仲教人呪罵篇篇壽秋壑芸窗之全集可哂句句頌秦相檜枝之狎客何多黃花羞澀惆悵燕樓之寒鴞笠沾濡太息龍山之會斷續是何

狗曲官私誰問蛙聲是日鄙陋其蔽五也嗟乎片石誰語鑄金何年烟波聞漁隱之
歌人呼笨伯洛水寫木蘭之闕韻雜鄉音雖出入乎蘇辛總貽譏乎淺俗祛此數蔽
乃可言詞誠能擺脫淫哇獨標麗則繼廣陵而成調雅韻欲流有井水以能歌知音
不乏庶可以壽縹緲作主臬耳吾邑詩詞皆始宋秋曉覆瓿之篇入穗城叢刻趙必
陳紀秋曉有覆瓿詩詞陳紀琵琶之作見竹垞詞綜陳紀秋曉覆瓿之篇入穗城叢刻趙必
羣推作者自宋以後亦多詞人付菊部而能歌畫旗亭而使唱依稀爛熳寫坦菴
何非竹坡之遺音足振寰洲之墜緒余既輯刊東莞詩錄六十五卷矣今復輯東莞
詞錄二卷敬恭桑梓並付棗梨爰發芻言思彈古調獨是紅羊劫重已換宮商玄鶴
歸來休詢城郭豔選瓊臺之製惜多珊瑚網之遺則亦張子野之聞歌奈何輒喚陶淵
明之得句慰情勝無云爾

非園看牡丹序

魏紫姚黃分得洛陽之種兩姿烟態夢疑巫峽之香春申之浦春色爛焉當夫繡帷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十五

初捲錦繡紛呈各各逞妍迷迷作態沈香句好倦倚楊妃國色天生妝描西子見瓊
瓣之重捲愛檀心之細膩誰能掩此奇色莫教負乎春光余乃偕同人賞於甘翰臣
之非園焉地仍居乎滬濱路已入乎塘山款綠野之荆扉倚晴欄之絳雪佛林踞其
左巖峯峙其後環翠之亭雜花胥乎高樹停琴之館老石臥乎古苔竹光杯影蕩向
烟霄花陽菜畦釀成香國王病山前非園八賦分綠野荆扉花畦夏綠晴欄絲
竹光杯影蕩琴館翠亭佛林龍峯各作五律一首余
之相賞有濠濮間意倡和是圭塘集人半郭半郊非夷非惠莫談時事刻意看花
則有歐家碧玉漢宮繡囊發香濃之幾叢開股麗之繁柔婉容聯璧之吟洗妝初罷
山谷眉心之詠解語偏能我情欲移人語忽雜或謂徐氏之院半淞之園樓閣參差
林樹疏密烟水四碧山石一拳或放棹於荷塘或拍毬於竹徑士則燕來而鴻去女
則鬪草而緝蘭於是鸚鵡之白杜鵑之紅玉樓春光金屋嬌色鸚鵡白杜鵑紅玉樓
萬狀皆絕爭妍取憐何減乎味純之園愚園之景愚園今已廢及其可賞者一也
或又上杏花之樓酌葡萄之酒彼逐魚魚之隊此約鴛鴦之盟一斗一石瀟子亦醉

東亞東方青蓮青蓮肯來琴箏響於檻前瓊環鳴於筵畔於斯時也粉弄梅腮香侵
榴萼詠西樓之第一誇東苑之無雙露分金掌開當穀雨之辰妝豔玉盤好趁茶瓜
之會其可賞者一也是何世界如此繁華別有洞天且來遊戲新世界大世界小世界
戲場笙簫競奏歌舞不休種樹成林架石為洞訊廿四番花信春到梅梢築十三層
樓臺花開屋頂何香衆香之國常多入座之賓則見曉露精神流霞綺麗玉腕登登
金盤熒熒午碧朝紅暮黃夜白寫金字之兩句秀瑤臺之一枝紛披七寶欄邊香壓
百花頭上怕夜雨之沈酣啣殘野鹿對春風之淡蕩甜戀遊蜂其可賞者又一也若
夫功德之林功德林寺今廢亦有佳卉靜安之寺豈無奇香月宮分種原出仙家天女
持花來遊淨域設使提壺道肆乘筆僧寮一朶吟玉局之詩百種作歐陽之記花王
住處何非忉利之天國香染時即證菩提之果其可賞者又一也在滬言滬勝地不
乏捨此不賞乃遊斯園祇訂鷗盟徒招鶴語豈謂草廬應顧不懼花神笑人耶余應

之日子言富貴之花當植於繁華之地又謂濃豔之質宜賞於清淨之域語既矛盾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十六

言多摸稜豈知吾輩別有會心聊同桑者之閒來覓花間之句斜簪散髻殊安石之
風流細柳新蒲有杜陵之感慨回望瓊樓玉宇高不勝寒卻欣茶竈筆牀雅能脫俗
地拓三弓之廣門垂五柳之陰作記即是桃源顧曲羣推竹屋偶掛迎賓之古石有
石喜逢傾國之名花祝爛漫之春長業清平之調換休吟十戶一叢足抵中人之產
復願明年今日重來道士之家餘臣是羅浮

午節珠江競渡圖序

余以甲寅三月歸來寓園五月望日復往申浦瘦鶴詞人貽我以午節珠江競渡圖
誌別也珠江治遊重五為盛掉輕舸之蘭漿懸畫扇以艾花靚粧炫服各各爭妍隨
波逐流紛紛喚渡水餅懷鄉正吟蘇軾角黍做楚云弔屈原有同飛鳥方賦競舟之
篇向道是龍果見奪標之客沸天金鼓雨驟風馳地笙歌金迷紙醉亦有胸佩繡
囊辟兵符小袷縈綵縷命絲長雖操土風相沿陋俗筵開九子之粽盤承五色之
瓜人來榴萼紅時船繫垂楊綠處余以暇日欣然來遊亦嘗入訶林之寺訊菩提之

紗登鎮海之樓望波羅之樹花田憑弔芳蹤猶想乎素馨珠石留連直節尚懷乎忠
簡前塵欲證而劫灰已平好句將成而舊夢根觸正涉遐想忽聞繁聲繼鼓一響龍
頭萬橫霧如蜃氣之嘘浪白鵝潭而下誇黃頭之習水奪赤幟而無難紛珠兒與珠
女絳雲成堆雜漁烟與蠻烟白日匿曜雷聲續而不斷水痕合而復離向舉國之若
狂詎畫筆之能象竊謂楚俗買舟元微之詩買舟候一說本因正則會稽競渡亦說曹娥故唐
明皇午節三殿宴羣臣詩序云感婆婆之孝女憫枯槁之忠臣乃知稷名益智有繫
乎人倫舸號飛鳧亦沿於弔古今則三綱既淪九法已散言忠之經棄若敝屣非孝
之論珍同寶書戶飲狂泉波沸人海雖逢令節羣效水嬉棹棹量金錦貂換酒贈芍
相謹傾城縱觀亦不過聞歌輒喚同子野之奈何有夢皆香效樊川之薄倖已耳杼
軸已空乎百越繁華尤勝於曩時木棉北郭久閱興亡芳草南園誰論風雅海山節
祀祇聞烏白之啼歌舞岡荒又換紅羊之劫當此浴蘭令節采艾佳晨效鬪草於荆
人比結蘆於楚客唱大招之曲感極山河歌小海之章咽同潮汐然則對斯圖也夾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十七

岸綵旗今宵酒醉凌波羅襪往日塵生能毋撫時而感事懷古以傷今也哉猶憶童
時肄業羊石或春宴乎花球或秋禊乎蒲澗每當午節尤耽雅遊釵簪艾虎客過載
酒之船衣換茅龍人識著書之屋今則飛鴻何處總印泥痕駿鳥疾馳徒尋履跡太
息青山故國依然白髮漁蓑登龍有願同舟誰識神仙化鶴歸來此日休詢城郭水
天閒話最愛斜陽桑海同嗟誰尋古渡知溺人之必笑奏流水以移情對此畫圖彌
增感唱聞歌別曲倍添楊柳之離思盡寫扁舟更誌萍蓬之浪跡

乙丑落葉詩自序

夫草木搖落宋玉所爲悲秋稿葉夕殞潘岳於焉興感登山臨水問歸路以何方短
晷微陽愴離人於永夜淮南子曰木葉落長年悲吁可傷已於時涼蟬不鳴露鶴時
警風淒淒兮入戶月悄悄兮照帷梧楸在庭早馳晚吹蒲柳當牖訝其先零雁唳將
曉之晨雞鳴如晦之夕青苔斜侵乎榻畔素髮飄蕭於鏡前仙掌颯戾倏驚遊氣陵
陽赤黃俱含愁氣卷施之心不死松柏之節後彫寥寥幾人落落誰是況復火炎崑

嶽金枝共玉葉俱焚水淺蓬萊瑤草與瓊花盡萎杞侯大去黎國式微詠鹿葛而心
傷賦油禾而淚落謂地蓋厚側身而無所謂天蓋高呵壁而不應誰云洛陽早占紫
蓋休詢汴水幾等青城到處荊棘徒指乎銅駝是何衣冠尙朝乎玉馬鷄鳴避風
之處驪龍懷失水之憂隰有翔隼見一葉之柯辭野無歸鴻盼尺帛而信斷祈父祈
父誰是爪牙叔兮伯兮今何多難燕歌聞而一水送別魯酒薄而百憂難消哭連鸚
鵡晨尋野井之君調譜哀蟬秋到茂陵之客望隋堤之柳終古啼鴉夢唐宮之花警
驚啣鹿此庚信所以言哀包胥所爲痛哭也嗟嗟冤禽不歸精衛海邊之石杜鵑何
處天津橋畔之聲題遂拈乎落葉筆敢詔乎生花不無離憂之辭總是傷心之賦而
或者謂桐宮秋早雖屬淒風苦雨之晨霞管春生終有轉綠迴黃之日定薰丹穴漫
感金商此則靈椿得壽非託寓言枯柏再生原非難事存其議論以質來茲

宋真宗天書封祀論

且夫聰穎之后多慨慕乎神仙雄略之主每侈談乎封禪是以之罘石刻臘改嘉平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十八

桂觀蜚廉名齊延壽然而來暴風於樹下徒留秦岱之松雜雲氣於封中未啖安期
之棗徐市三神之標綁祖龍心灰文成五利之荒唐飯牛書在始則繩縻不絕終則
妖妄興嗟秦皇漢武貽笑千古然未有君臣同德詐僞相承天書留隱約之字封祀
示符瑞之圖朝野上下如飲狂泉若宋真宗者也真宗以英悟之主聰明之姿初求
直言庶事無撓迨澶淵受盟契丹增幣疑寇準之孤注信欽若之譏言謂天瑞可以
僞爲封禪乃能掩辱於是星冠絳服來夢裏之神人黃帛青絲拜卷中之寶篆醴泉
出矣蒼龍見矣黃河清矣紫芝貢矣承天報地兆民引領符瑞之至史不絕書金泥
玉璽與古同符漢雨秦雲於今爲盛是遂可以激流揚波蜚聲騰實乎是日洗恥辱
其誤一也效神龍紀歷則大中祥符之歲新盼青鳥傳書則玉清昭應之宮作丁謂
稱奉迎之臣王旦爲刻玉之使是時宇內富庶帑府充實謂百年可無事歷七載而
後成虹梁鵬翼擬武后之明堂神爵鳳凰集漢家之廣殿而且作會靈以祀五嶽造
太極以奉元天話神使之常來庶靈符之叠降民勞財盡自欺欺人厥後天聖七年

玉清告災高園便殿之儼王曙以之陳言茂陵白鶴之災舜欽使求已過九原有知悔之晚矣是日飾宮觀其誤二也金明之池愛閱水嬉玉津之園喜觀刈麥北郊宴射上清祈雨遊豫出於天性夸靡以爲絕倫泰山石礪如聞萬歲之呼汾陰寶鼎乃賜三日之補如亳州以朝老子過曲阜而謁孔林外議藉藉充耳不聞具瞻赫赫神思遠運雖錦帆著詠不如隋帝之天涯而金策卜齡何減唐王之玉牒是日騁娛遊其誤三也不死之藥多在蓬萊長生之草匪撥獻畝乃自發現天書爭言符瑞以來瓊田芝草以萬億計相臣貢獻野老搜求不料五色金玉有似黃茅白葦是豈漢室作歌多九莖之連葉商山表異如十步之芳蘭乎乃至野雕山鹿皆云祥瑞之徵秋旱冬雷亦見朝臣之賀洵所謂西鵠東鯨並載皇仁河圖洛書可以力致是日示太平其誤四也遼俗帝曰天帝后曰地后蓮花之灤禮重燔柴木葉之山神見太一得金鈴於壇側册聖林於岡前嘉哩手接飛雁因以祀天扶餘城繞黃龍忽蔽紫氣投鵝何非天賜巢蜂亦致吉占菩薩堂上有過樹之儀風師壇前爲射柳之拜契丹風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十九

唯諾是曰遠君子其誤七也授王捷之神劍遂稱真君奉朱能之丹書如對天帝竭股肱於欽若寄腹心於丁謂耳目則三司有使心計則五鬼獨工璧門連軌非無謝莊之文日觀崇則偏多義府之什大臣應附會國事羣工當競拜神書所幸澶淵已盟天下無事耳否則巡遊所及敵兵驟來讀大中祥瑞之頌惟有恬嬉挾洪範道德之經豈能禦侮吾恐冰天雪窖已成南宋之規模剩水殘山早話西湖之煙月矣是日親小人其誤八也嗟乎南茅北黍惟尙詭言陳思魏德愈顯夸詐凡此諸誤中於侈心非有秦皇漢武之雄略徒慕開元天寶之遺規要之不可以欺上帝不可以誣祖宗不可以愚下民不可以惑後世徒中奸人之計永貽史册之羞已耳永定陵成天書殉葬藏蘭亭於秘匣似堯典之同棺玉清之災不修守衛之罪亦減仁宗幹蠱嗚呼賢哉

歐仙祠碑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二十

世外豈有清虛之洞府天下無不忠孝之神仙我思古人夏乎尚已然使流連太一侈語飛昇留赤玉而識安期服玄霜而談宏景金梯瑤室文人附會之詞翠鳳斑龍道士步虛之語事亦鄰於荒誕典何與乎明禮若夫澤流菲葉功在維桑施濟頌於生前靈異彰於身後是則燕齊立社卽號欒公桐鄉有祠永思朱邑問洞天之册府荒渺難稽結香火之因緣精靈如在普存實資神力謳吟總雜仙心箕山有許山之冢龍門特書峴首留羊祜之碑醉翁作記景行行止夫何問然歐公東明者宋仁宗時人也閒襟似水野跡如雲齋神抱和濟物利衆貸監河之粟羣領仁人翳趙國之桑時無餓者少好儒術晚乃隱淪窮經則道管能參鍊氣而谷神不死鄉多水竹地近羅浮秋江紅樹結一行鷗鷺之緣春水綠波倒四百芙蓉之影嚴子陵之垂釣永慕高風陶靖節之傾觴常饒古趣時有黃道人者積雪通襟斜陽喚渡飛雲可往舊雨能來小山種樹合訪幽人流水彈琴同吟古調遊仙因苑閒吟郭璞之詩移宅蓬瀛應是葛洪之侶胥乎羽化遂列仙班緣至孝之感天得棲真於福地乃知朱明丹竈信有淵源紫氣黃雲原非幻境東坡見日鷄鳴訪抱朴之師靈運生天蝶化悟茅

君之說凡此邑誌之所書抑亦時流所深慕也尤可異者乾隆四年潦水大至接龍之橋勢將波折狂鯨之浪湧若山奔四鄉有魚鼈之憂萬戶懼沙蟲之化羣呼仙號忽顯神靈浮舟來安瀾遂慶橫江惟見孤鶴沈籠免其產盡問博施濟衆如何堯舜猶病有功德於民則祀俎豆維馨迎神奏曲當柳州荔子丹時紀德書碑正召隸桃花開候是可見慶報之澤攸先而昭賽之誠恐後已說者謂神山何有顯昌黎之蠅強拔宅飛昇是淮南之誕妄乃稽誌乘豔說登仙絕景碧落之中超跡大羅之上得毋木公金母惟子房能知圓嶠方壺皆徐福妄語耶不知姑射處子目擊道存漢陰丈人德全機謝馬遷正史亦傳黃石之書賈誼宣室奚必蒼生之問况彼羅浮兩山洞天第七雲護鐵橋或騎瘡虎丹成石竈即集神禽羣仙宅宇草新宮之銘詞左股蓬萊多不死之靈藥授陶八之方劑真卿復生詠李白之詩歌麻姑不返蓋歐公既往然後知黃道人之仰黃野人也控鶴子晉幸遇浮邱乘鯉琴高合迎涿水斯則騎龍駕去治師成汗漫之遊試犬丹空弟子識參同之奧丹軼留而雲霞護紫煙昇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二十一

而庭院虛跨五色之蝴蝶隨輪夜馳吼萬鈞之銅龍斗壇畫現夫豈同寂寥杳冥希微恍惚白鶴降蘇公之宅青鸞叩王母之書也哉說者謂歐公異事多在身後暖鷄塞於懷中置肉錢於門上狡獪豈真仙所尚行怪亦聖人不言頗駭聽聞或參疑信不知論清淨之至道則玄寂難名語變化之多方則靈奇偶顯丁公化鶴話城郭之依然老子騎牛度函關而共識君不見藥囊佩劍洞賓常至人間神驥寶刀雲長至今殺賊乎見伍員之蹤跡江上奔濤圖梅福之形容市中擊柝若公之無埋息壤永奠仙溪蟹塚宜禾鴻陂足毅禮有祈而有報事何嫌而何疑然則蔣子文之青骨永祀鍾山董威葦之藍衫復來白社是神仙之游戲非市井之譚言也嗟嗟問壺中之日月公應不記春秋訪世外之桃源我欲相隨笠屐黃君薌池克承先志願結仙緣處士之遺石可尋長史之舊墳斯在爲山覆篋集腋成裘爰構梓材聿新堂構邑人何鄧黃陳等同爲倡首並愜夙心飛閣睹其凌雲靈臺成於不日灑秋菊寒泉之薦欣鬱林秘笈之傳雲階月地十笏丹青鼉鼓鸞簫一齋香火明霞遠宇何殊味道之

堂接漢高樓合唱翹仙之曲梅花百樹繞精舍而卜鄰桃柳數株映雕甍而競長感葉縣飛鳧之異留鳥歸來知葛翁乘虎之蹤飛丹偃息無何人世紛紜星霜變易王方平之寄慨滄海都漚笠法蘭之微言劫灰幾見秦臺吹管已換簫聲魯殿窺窗倏移晷影拆金人之露掌休詢句漏丹砂換玉女之雲衣非復梓州仙觀蓋公祠建於光緒十一年乙酉毀於鼎革之年壬子陰晴圓缺詞客之所咨嗟往復平陂騷人於焉慨歎而薌池熱血滿腔道心耐苦終返暉臺之鼎重修真宇之祠竟一木以能支擁千花而表異似河畔議郎之宅雪滿松楸建臺邊忠簡之堂月明珠海爰於今歲甲寅修復祠宇規模式廓氣象更新從此福庭永靜神劍常磨蓮社招賢竹院留客魚苗水漲聽村氓賽鼓之聲鵲尾爐薰覓詩伯錦囊之句也泮蓬浪跡指掌觀圖昔游羅浮曾宿院宇得一吹萬未參丹訣於金華把十蹈五重樹靈基於紫府太息華嚴劫重常轉風輪瞻仰廣寒殿高能修月斧嘉茲盛舉用綴蕪詞莊嚴絳羽銀泥榮茂陽桃侯棗招真館關石城標道裕之銘問字亭閒玉局結德鄰之社余與子嗣諸君建德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二十一

鄉精舍於祠中自屋亦舟花笑草語勝

答何菊朋世丈書

菊朋世丈閣下執別以來倏經隔歲回憶梅花開候竹院陰時追隨學耕堂中躑躅小山亭畔銅鉢敲而明月出玉軫調而綠酒清茶竈筆牀鬢絲禪榻評詩讀畫樂何如也此者買棹珠海賃廡穗城開篇常對古人臨池頗減吟興春風跌宕看北郭之花舊雨迷離尙想南皮之會頃奉尺一訓詞周備承惠袁文箋正一書乃是石君琢堂初刻元圃華林分片鱗以餉我班香宋豔隨隻雁以飛來古抱今情感泐奚似昨日張子鴻色侯亦惠朱墨本四六法海等書酬之以小詩物聚於所好孫敬閉戶蘇秦刺錐愧超宗之俗譽殊有鳳毛似皇甫之書淫幾忘馬足然而父師督責專在時文齋博慮其紛心飛騰欲其速化遂使庭筠好學戒讀南華高鳳專愚未窺東壁每照月屋上置燈榻中驚雷不聞發篋竊視騰伏衆香之國徘徊羣玉之峯落霞秋水之句流齒頰而亦芬寒陵片石之言雖夢寐而可語文在斯乎我之懷矣足下清

襟盛抱畫手詩心坐管窺之藪牀效阮孚之蠟屐圓茶夢而展禮晴花落而傷春小
風波處漁隱珊瑚洲有會心時禪參玉版猶復侯芭問字承子雲之書鍾期移情聽伯
牙之韻因錦瑟而作註行槐火以傳薪遂使少陵哀淚流落人間圓澤精魂招來紙
上蓋梅士夫子草堂詩集近已刻成分貽朋輩早已家奉驪龍之珠人珍老鶴之羽
梨棗壽之千載梅花笑於重泉矣近復聞有夫子鋤月山房文集之刻竊嘗披槐市
之遺書盥舊薇而卒讀雅俗共賞駢散兼收因思 國朝諸老如稚威之奇才容甫
之鉅手毛大可之傑作阮芸臺之博學以及邵荀慈之玉芝文集胡竹巖之綠蘿山
莊均有成例無煩贅述惟是夫子精華多在散文雖江河不廢閒效王楊盧駱之篇
而金玉其音實惟韓柳歐蘇之體試觀菊會有引句多游戲花球紀遊篇似少作又
如梓里勸輸租之啓薤露成哭友之文本非刻意宜從刪節倘謂安石碎金流傳已
久體餘錦割裂綦難亦或除香山之累句置蒙莊之外篇庶得枯樹傳而藝林驚
春燕茂而孤花出輪扶九服桃壽千春設使起夫子於九原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二十三

晚近文人希心弋獲奉兔園爲鴻寶指越馬作韓盧販鼠難以得家徵馳莫逢博士
今足下砥礪名山留心鉛槧文字可食千年之脈望成仙聲聞日高九臯之鶴鳴能
和楮葉刻而玉編成鄒律吹而黍谷暖於以矯末俗振頹風鍼左氏之膏肓表韓門
之郊藉甚盛事也然又聞足下每於大比之年輒結數文之社專習帖括嚴定課程
話般若之元燈尋終南之捷徑蒙竊以爲過矣且夫掣經讀史雖曰專門潤古雖今
定多傑構溯源頭於星海植根抵於詞林飲墨汁之三升燒丹爐以九轉門既探乎
秘籙選自中乎青錢幾見董晁應策龍鼎能扛班馬復生鵠袍久困也哉雖曰文字
之無憑抑亦命宮之是繫然而臨淵羨魚不如操繩結網入市尋貝豈若探礦求珍
設使馬牛襟裾踰鷓鴣誤解怕聽才語直是盲心指玉莽爲蛙聲同挺之之伏獵謂文
選之孟堅非固問峴山之太傅何名此卽秋賦竊登春明選夢本是濫竽之奏久同
沒字之碑亦猶弋禽倖中終殊善射之由基汗馬微功豈似能飛之李廣名實不副
識者嗤焉足下領袖詞壇飲聯文字竊謂宜精舍傲菊坡之例山堂遼學海之規剛

日柔日惜陶侃之分陰文家詩家議安世之三篋五業並擅九能兼長尙有餘力乃
及制藝在揣本而達末毋急功而近名庶幾採擷春華鬱爲秋實成東南之竹箭收
補救於桑榆他日者登科記在珊瑚勞鐵網之揀選佛經存桑梓盡藥籠之物鳳凰
臺上馬已空羣金龍塔前魚真可化金鍼我度玉尺人量此則望切登龍而願深附
驥也敢竭款懷以備採擇更冀良訊毋忤前修

己丑寓乍浦與黃蕪池書

時蕪池在北京
國子監肄業

半載聯牀一歌別曲君爲雙雁我作歸鴻海關天長雲搖雨散關山遠望恨何如也
比者江南柳色尙帶煙青薊北梨株已鋪霜白風土各異塵氛漸繁凡在羈人能無
重感矧以屢嗟戰北各苦饑驅燕京作客同銷擊筑之魂吳市閒遊獨灑吹簫之淚
甯止鰥鰥抱恨燕燕與語昔春明選夢惆悵孫山太學觀碑沈吟逝水曾覓橫經之
舍同乘問字之車正切囊螢詎慮別鶴豈謂苦入心經病疑脚氣吟消夜永裝束晨
征日者渡黑水之洋憩春申之浦燈燃客夢砧搗鄉愁秋雨秋風更無佳緒所喜絲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二十四

能延命酒可澆胸遷地爲良勿藥有喜步履已健差可告慰每良宵雨晴綺筵暮集
酒酣唱月座暖添香亦嘗選勝徵歌尋芳嘜名桃花似舊笑雀護之重來鴻雪依然
發東坡之吟興特是碧雲紅豆蠟淚蠶絲尋舊夢而憶前塵少歡悰而多愁緒詳其
梗概蓋有數端昔日計偕舊雨畢集並作出林之鳥同爲逐隊之魚李郭登仙共乘
舟楫劉阮有伴偕訪天台友我以琴樽陶人以絲竹於以締新賞拾墜歡阿軟重逢
話名花之一朶焦遂五斗驚雄辯於四筵歡喜則九量吟哦則簪盃既欣蘭臭益愛
蓮香耳今則徒徵北里之歌非復南皮之會酬酢常逢市儈交遊及於狗屠雖蘭因
絮果偶詢茵溷之花而春樹暮雲已悵屋梁之月此一異也孝廉船好人識張憑隱
士泥清我非孫楚猶憶珊瑚洲漁笛珠海曬歌管有贈繞朝之鞭助陸賈之藥者書東
牛腰應尋禹穴資纏鶴背可上揚州然而破硯生涯迢迢行路勞薪身世落落風塵
京國淹留篋篋已罄以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揮霍斯可知矣且夫燕舞鶯歌之地
燈紅酒綠之場恆栲栳以量金聚屏風而是肉季倫園好留住春風郭况廚香最多

明月今則阮籍之囊羞澀梁鴻之廡淒清擬典鶴裘祇穿憤鼻惟是折蒲紙而畫盡
粥豈堪尋慾海而湖迷津此二異也且也馬來西極幕臺上之黃金鯁徙南溟珍席
間之蒼玉自負蓬山之望偶探款浦之風月滿花香興高采烈撰洛神之賦希逢解
佩仙人談蓮佛之經冀感數錢姪女銀杯斟酌金屋商量酒酣耳熱亦固其所今則
支離形狀穩瓊來歸業春夢之婆醒聽秋笳而人泣杜陵倚竹翠袖寒生白傅聞歌
青衫淚落正使江南春滿益增庚信之淒涼湖上陰多愈顯樊川之薄倖此二異也
嗟乎河梁携手憶別蘇卿風霜上鬢已同潘岳雞鳴嘍思鳳城之風雨馬蹄得得
染鴛谷之香塵幽桂一樹小山孰留芳蘭數莖當門誰植文原憎命憂最傷人醒亦
能狂貧而非病惟有借花寄怨授葉題辭效玉茗而界烏絲製金荃而成黃絹寂寂
今日茫茫古愁子夜箏鳴伯牙琴歇羈旅之懷感慨深矣娛遊之興歛抑盡矣加以
方朔腹饑仲宣體弱沈郎圍瘦越客吟長正恐鄴泉菊水竟不延齡庚嶺梅花難回
春訊日者印波都督邀至平湖小樓乍浦杜鵑常舉兇憤任墮寄愁與月高情似雲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二十五

特是東門饗樂祇益悲辛西湖聽歌曾難消遣班生壯志謝傳中年靜言思之祇自
嘆耳足下表楷清通王戎簡要松心柏性山峙淵渟近復下仲舒之帷燃劉向之火
研石渠之籍考金匱之篇如月眼明映雪腹亮豈直倉曹更名亦志人物經筵足用
無慚博士若僕則才識妃稀技窮賦獎齒牙而誰借詢甄益以茫然祇以平子工
愁江淹恨別不無慨嘆輒有謳吟語似哀鴻句同羸馬拈殘枯管躡蹩寒甍亦猶離
憂成賦孤憤著書悲涼如訴杜鵑聞泣血之聲輕薄任譏蝶蝶微塵之劫自珍享
帚均付尺書請與子礪同年並展和什馳思雨雪載仁瓊瑤愛護波濤幸曷光彩

與何憩南書

昨日與酥醪道侶溫理文芒鞋竹杖循澗晨征林翠如滴靈禽依人相與坐忘機之
石酌良泉之茗仰望白水門晴雷吼天飛雪濺帽嵐影忽白玉龍怒飛洵可醒詩魂
蘇塵慮徘徊久之復與披煙篠步榛莽訪所謂小蓬萊焉翠巖罅縹青崦迫狹羅傘
花叢植筵鐘響然宅幽勢阻小徑延緣仙人步武洞天附庸耳紅日將匿宿於茶

山有王道人贈我以黃精飲我以桂酒雲氣入抱玉山遂頽飛清巨瀑驚我魂夢遊
仙一枕其樂陶陶於此間約住五日緣梅士夫子行窩有待脩茸商量木石位置
軒窗欲使劉虬之山樊許由之東鄰頓改舊觀足供嘯傲夫薛葉離披之島松枝森
時之窟此據梧者所眷戀紉蘭者所養真也茶山一景實以瀑勝此焉棲止易結仙
緣淮南桂樹江左桃源未遑多讓獨惜所植梅花千株皆繞夫子生壙離觀稍遠土
復多石風霜之搖落牧豎之摧殘漠漠離陰枯死過半訪林逋之廬冷雪嗟其零落
作師雄之夢落月忽焉迷離顧此癯仙曷勝浩歎又聞溫道人言茶山以瀑勝亦以
樹勝前者森林翳天蒼翠蔽日巢多風集枝帶龍腥永庇長蔭常聞濤聲雖在盛夏
如登雪窟乃舊日道人伐彼喬木以為殿材今雖樛歌蔽沛松尚磊何而百越千容
光景頓減煙霞失色澗谷抱慙余聞茲言更復作惡素稔酥醪道侶嚴斗樞胡柳溪
皆善鼓琴請屬二子囊琴前來即於今宵爲一再鼓志在高山雖非知音然二君
撫絃動操衆山皆響奏縹緲之弄理真清之曲琴韻既移我情瀑聲亦清我魂庶可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二十六

藉茲幽咽滌我煩惱既慰山靈之悼歎亦銷胸臆之塊壘也足下住山多歷年所一
衣蘿薜不羨朝簪四百芙蓉如列指掌約袁月秋孝廉明日辰止當偕君上白水
之巖尋紫霞之洞坐瑤臺之石曳鐵橋之杖然後登上界之三峯宿潑雲之幽寺夜
半聞雞起舞而日出導有瘡虎不嘯而風生信蓬萊之可住盼碧落而非遠當攜
驚人之句君應有濟勝之具也不宣

答何憩南書

昨來獲展尺書並詩二卷藉悉動履康娛甚善善君詩宗法香山老嫗都解余謂
香山之詩其言淺其意深其味淡其旨永所以春草兩句賀監改容燕樓一吟盼盼
遂死自出機杼沁人心脾是風流之人豪爲廣大之教主彼邯鄲學步西施效顰非
病輕浮即傷淺率足下撚髭屢吟虛懷下問於此道亦嘗究心竊謂足下宜取長
吉之奇昌黎之博以及馬異盧同之輩飛卿義山之集英華含咀研閱不休欽志詣
微而目當改譬諸登彼泰岱然後知鼉戴之有奇觀汎乎滄溟然後知麟洲之爲小

水對病發藥眩眩乃廖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蘭薰麝越自成馨逸金鳴銀
湧愈見紛釀旭歷銳銀執古醅聽庶不謂優孟之衣冠虎賁之面貌乎如徒嘯竹吟
花流連風景效陶章之閒適詡王孟之清音淺水游鱗千篇一律漫然操觚未見其
可且夫歎啓者窮鳴咽者弱訛謔者淺諷詭者戾惟陶鑄之有素斯康莊之能馳雖
漢侈楚艷流弊不還而任苑曹倉淵源可溯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誠
以三篋可賦寫五行可暗鈔有張華之洽聞無江淹之才盡然則詞成黃絹學重青
箱一孔不達萬篇何裨斯又學海之迴瀾騷壇之能事也已前月羅浮之遊至多奇
趣同行高生今聞流逝猶憶五龍潭前此君溺而遇救不葬餓龍之腹恍遶嗟蛇之
歲得毋安期夜宴留光不歸葛洪移家把臂入林耶李白騎鯨莊周化蝶明月散魄
琉璃碎魂語彼老父母傷悼也敬返瑤華小舒結轡幸最光彩毋忘德音

答陳子彌書 丙申年作

渡阻弱水劫遇罡風遽歸臥蓬山已遠猶憶春明夢梁倚裳連樓王灣詞賦可作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二十七

櫟式呂溫聯句如唱珠玉方謂著書汗青連榻輒紅豈意遽成淪落遂爾離劉井
叢桂曾非留人柯亭翠竹望若天上升沈之感能無悵然自賦歸來輒好沮澤柳岸
蓼汀漁釣忘返閒復溯獅子之洋觀虎門之潮洪濤瀾汗蕩我胸臆駭長鯨之截浪
暗浮鷗之隱霧輒欲侶志和友陶峴作江邊漁父呼蘆中丈人虛舟涉世持以忠信
耳近者酥醪道侶招往羅浮小隱樓運蘇醪有樓將近一月洞天五百風雨離奇
景異趣筆莫名狀足下住山有年領略已慣重爲敷陳定嫌枝贅惟是夜半籟寂瀑
聲蕩魂清晨夢興鳥鳴奏樂沈冥之趣實在此時領悟之懷自謂獨得然而持以語
人未有不听然笑也昨奉手教敦勸出山致惋惜之意敘勉勵之詞善明遺書最以
忠槩李變交友好成人美循誦數四彌切纏綿侍之不謁選人還賦歸什者非效孫
楚之漱石枕流崔駟之耕草茹木也特以縣令一官治民百里子瞻未嘗讀律薛惠
自慚不稱操刀懼傷進退維谷甯有歎士元之屈慕淵明之高哉雖然熱不因人儼
來驅我充隱之士未免噉名饋貧之糧何嘗非計每念虞翻錯節之訓亦效毛義捧

檄之喜正切漆雕未能之虛已有尹何學製之思雖復猿鳥獻嘲巖谷騰笑微覺顏
汗可爲齒冷即日金臺樹色好月依人珠海蘭橈微波送客謹當携治縣之譜賦如
葉之裝再尋人海赴選吏部並依仁宇藉叨雅誨韓愈之於東野願作雲龍潘尼之
贈安仁還歌騏驎申悃悃願珍宜遊山有詩別紙所具尙希鑒政

初到山西與周節生書

出都三日雲陰常暝暮宿小店乃逢大雪風作婆娑之舞窗透深淺之白薄酒不熱
殘柝驚夢一寒至此客子畏人馬周行旅之嗟香山選謫之感豈獨江淹賦別黯然
銷魂而已哉嗟乎瓊樓玉宇之調好天上寒多神林鬼冢之篇成囊中句冷憶渡漳
沱迨憩常山每有歌姬窺牖勝人兩頰粉題珍鬢索賴坐草藹以調絃洗塵面而聽
曲雖覺啾囁亦破岑寂既入井陘並此無之惟有羈馬鳴鈴疲騾響鐸答空山之虎
嘯和遠寺之鐘鏗怪禽爭噪於枯枝山鬼擲楸於路側風霜爪甲塵土衣裳倍覺啼
飢自憐薄命然猶聞雞壯心拔劍起舞話左車之計想淮陰之烈而白雲忽馳赤幟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二十八

亦散山石掣礪谷波潺湲劫灰久銷而遺跡亦湮矣故關一路槐花甚多載吟漁洋
之詩有似摩詰之畫今則全封玉塵盡罪瓊屑匪地練淨因風絮飄韓愈藍關之况
鄭榮灞橋之思試指驢背亦誌鴻爪然而遺山詩句感慨原多越石篇章悲涼爲主
馮衍皆吵歎之日崔駟有憔悴之言豈非桐餘焦尾彈不成聲蘭忌當門鋤應有恨
耶昨日入晉陽衙大府依然闊步未解折腰幸聞慰藉之言足見優容之量嘗讀歐
陽永叔與尹師魯書曰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當時諷誦以爲尋
常今日記憶彌覺激越乃知學道向少定力所以歡戚無異庸人蓬山何處東坡之
春夢都醒宦海蒼茫沈約之腰圍頓減譬諸朽木喜大匠之包容有似落花嗟茵瀾
之無定既若此矣足下清虛君子風流人豪爲文陣之雄師馳金臺之駿譽鄭谷京
曹有詩自賀奚陟耿直用法能平甯復知朝歌虞翻話錯節之何衰彭澤陶潛因束
帶而興歎乎昔袁子才先生因人似隔天河句遂改縣令僕亦因山川出雲詩中有
一聯高陽相國以爲粗豪仲約夫子力爭不得遂置二等未工素練輕縷之格欲逞

銅琶鐵板之才遂爾枵腹夫復何怨然今日思之隨園詩集已與蔣苕生齊名倉山
文筆實出吳毅人之上夫苕生毅人詞館山斗也而乃當時裙屐爭拜袁絲此日瓣
香羣推子固然則士貴自立熱不因人龍門自高鶴聲誰盜果能當官官辦作兩兩
甘文苑循良何分軒輊春到河陽豈獨苑花之麗人誠驚鳳何愁杞棘之棲侯稱百
里少住爲佳業有千秋幸毋自餒此則足下慰僕之言而僕亦因以自慰者也承示
送行二詩煥韓起之雙環躍豐城之兩劍音繞梁上情溢行間今依韻奉和付呈鑒
正迢迢晉嶺愛觀雪後之松疊疊燕雲猶識夢中之路心乎愛矣何日忘之

與常亦瑾書 亦瑾名瑜山西祁縣人
黎城教諭升四川知縣

昨因府尊作壽流連潞安郡城華堂醉酒優場聽歌管絃嘈雜衣冠縛束酬應紛紜
非所樂也爰以閒暇登乎城隅雉堞巨雲鱗鱗比櫛天高氣清柳疎煙密槐花樹樹
秋蘭青青歸雁響乎遠岫寒蟬噪乎夕陽時於此間得少佳趣既而訪居人尋古蹟
問黃龍之舊邸詢白鶴之遺碑爲井煙深唐樓花寂草徑苔痕寸寸秋色憑弔之餘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一

二十九

頗動吟興比聞東坡書赤壁賦碑近出參軍署井中趨往摩挲坐觀竟日明月忽上
清風徐來率更旣笠移我情矣是間有陳縣丞能爲宋人詩攜卷就我啜茗移燈交
淺言深不覺破曉獨惜其清思如水苦志耽吟而官閒似僧朔飢欲死詩能窮人豈
虛語耶又悉黎城斬介人觀察所著吳詩集覽書板近質路郡某賈人處曾往觀
板尙完好夫梅村之詩不廢江河介人所註亦稱博雅當時與惠定宇之註阮亭詩
范洪鑄之註竹垞詩鼎鼎盛名均屬藝林佳話而乃任昉子孫興嗟葛練平泉草木
散落雲煙旣憂繼之莫保同班史之質錢華屋邱山曷勝浩歎特是名山副墨漳水
奇珍幸草尙存後賢之責將越客五千絲之網應得西施贈文姬十八拍之笳曾稱
孟德如果暉臺鼎返合浦珠還將與柏谷隱士之碑永歲古黎凌雲之亭儼然璧合
不慨桐焦楚弓楚得甚勝事也足下鄭度三絕士瑤弁雅凡諸好事夙具熱腸請與
劉李一山長商之 當竭力從事鄭康成書帶之草欲其生階江文通夢筆之花忍
令委地莫認山河泡影願成翰墨因緣公餘有暇過我晤談順候起居不宣

與梁星房書 辛丑由山西歸
天津時作

歲月不居關山悠遠前門烟雨知歸客之神傷代郡雲山正神君之澤普遠望西笑
思子爲勞昔以萍蓬之值敘桑梓之誼留桐垣之鴻瓜馳路沁之雁信苔岑之契屈
指五年及足下奏武城之絃歌別晉祠之碧玉僕則棄筆壞山之堂讀卷寄亭之竹
山西撫署文案處
有嶺山堂詩亭 王祭依人又將一載未能勉事上官脂韋隨俗至登白簡拂衣遂
行書發井門天宇昏翳及底平定 州 霖雨載途車轍登頓則泥塗苦人野店棲止則
塵土撼壁山程迢陟則雲容晦靄林麓遠眺則暝色曠莽是行路之多艱非余心之
所苦也迨出井陘爰宿保定枯條亂鳴悻悻不耀新阡曩曩謂多兵死之鬼長路曼
曼未逢衢歌之民燕京鳴角有頤視之夷兵易水擊筑無歸來之壯士則又撲衣而
辛酸按轡而歎息悼危機之密發悲當軸之鑄錯豈徒嗟中阪蹉跎作窮途痛哭而
已哉且夫製錦願學鳴琴未工望瑤臺之偃蹇磨鉛刀而一試豈不欲建功業保聲
名希古人耀當世然而駕震天驚援孤地絕勞薪半生賦連燧而不進焦桐一爨傷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三十

知之之無人孤憤之作同乎韓非哀吟之聲聽若莊鳥此亦一士之升沈一身之榮
辱形諸齒頰有類褊衷特是墜淵加膝憑乎喜怒吐霜噙露在乎片言等葉公之好
龍殊方阜之相馬招賢之館夷爲馬廐奔競之徒同入鮑肆上無吐握之事下多逐
臭之夫加以噴車茵者似鷹臂之少年入關門者誇虎頭之偉績景象如此時事可
知軋洋洋之無從慨滔滔之皆是孰蘇世而獨立能吹介而不隨垂翼當逝摧翮易
屈歸去來兮樂不可言安能逐隊魚魚之中爭食信信之輩乎會當返棹珠江結廬
孟嶺藝菊成徑種柳當門垂釣於珊瑚之洲移樹於花埭之艇俯仰謳吟綽有餘裕
回思案牘疲形風塵老髮翻雲手幻聽鼓心忙背上芒生眼中鐵熱狹路迫隘潘岳
慨其崎嶇憂患已空蘇軾依然夢怕捐幕遺憂當可自適若夫山川坐望見豆剖而
星離宇宙高矚覺風號而雪虐河陽之狩長安遠於日邊神京之遊蓬萊疑在天上
則又思心彌結酷難釋矣足下芟棠所舍栽花滿縣欲追往軌同慕清塵然值黃鐘
毀棄之秋蘭芷失香之會既不能毀方以爲圓恐未必遵道而得路陶潛所以永嘆

柳下所爲嘯啼夫世有亂有不亂者人事之所爲也才有遇有不遇者時命之所繫也江山有待問整頓之何人雨露無私識蒼穹之尙在臨書悵然不知所云

本撫有參勛清息故未段及之

與陳子礪書

辛丑八月由山西歸寓上海作子礪時在陝西赴兩宮行在

阮藉窮途子卿無恙六年契闊兩地相思吳波怨長秦山望遠暮雲何處征蓬靡常倍憶室蘭載嗟淮橘君爲振鷺我作歸鴻想西笑見日北征有詩王事鞅掌至足念也秦中函關百二丸泥可封自古帝王之都今爲巡狩之地比者曲江秋色露滿芙蓉灑澆長亭煙紫楊柳老前輩漸離擊筑曾聽悲歌杜甫麻鞋共傳忠愛新亭之泣誰如王導王室之念信有袁安方之古人未遑多讓加以關塞千里煙花萬重東陵瓜圃應逢故侯驪山溫泉沉吟往劫句踐甲楯織女機絲懷古傷今情何能已魯酒非忘憂之用燕歌嗟會日之難凡屬羈人能無悽愴乎去歲冬月黎城卸任承錫中丞良置之幕府今歲三月岑中丞許其蟬聯以東帶陶潛作登樓王粲殘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三十一

羹冷炙袖薄天寒裘筆半年大有歸志猶謂蓮花油幕餘石草函姬馮清池郝隆蠻語已是敬容殘客何如張翰歸來嶺海松楸洞天羅薛鱸魚正憶倦鳥知還豈料修墓之牘纔允倚裝之人未去已聞白簡密達丹墀樊止青蠅言成市虎蓋以事因教案怒觸憲心人皆謂其覆盆我則視同破甑王叔朗之居官思之爛熟張平子之作賦祇有歸田爰以七月去乎并州雲山依依嘯歌不廢故關一路槐花笑忙井陘三宿竹葉買醉茅店聞雞效劉琨之舞林垌瘦馬吟崔塗之詩顏回忍飢之面較前日以何如睢陽怒張之鬚因苦吟而或斷往往徘徊高隴悵望中原太息陸沈幾疑天醉秋沸夏霜痛溜瀝之一亂澤鴻樹燕悼雲雨之長乖亦有空山白骨宿草青燐新冢牛眠劫灰蝶化詎止莫敖荒谷杞婦崩城各各沙蟲家家猿鶴泣故鬼與新鬼過長亭而短亭餘燼誰收戰場徒弔耳目所寓肝膽悲矣峨峨燕京日暮戾止溝水紅葉景山白雲西風海子之橋南內階前之草鶴言華表鸚鵡問上皇無不動魄摧魂傷心轉目况復五更殘柝聲和胡笳萬里錦帆夢隨螢苑不必歌采薇詠離黍而銅

仙秋寒鉛淚夜滴燕臺駿死荆山鶴飛不知涕之何從也昔者華陽奔命賦哀江南瓊華欲刻句傳薊北每依北斗浣花秋興瞻望西山玉霄長嘯泣盡繼血勞者欲歌竊附斯義賦重至京師七律八首自珍享帝亦遞素波尙希裁政以誌感慨嗟夫江湖滿地應作漁翁人間何世徒歌猛士咄咄怪事殷浩所爲書空滔滔不歸宣尼亦嗟近水輒謂近日所見頗多異事不憚駢枝試爲足下述之夫管仲攘夷之功江統徙戎之論甯非卓識詎曰譚言果其好謀而成教而後戰簡軍實修戎政知已知彼四伐五伐成城衆志舉國罄心未嘗不可整凶門馳吉語封狼居銘燕然豈有市人烏合篝火狐鳴奉張角之天書信郭京之六甲陸法和之布陣神將隨行周羅喉之見夢弓刀自動卒之裴優吐霧步五里而陰銷師曠占風鼓三通而聲死遂使火中天策竟應童謠雨裏淋鈴淒聞怨曲此可異者一也兵交使在亦著前經督殺人曾譏非禮即使費開自彼懶強不敬箕卿遷館臧孫拘舍繫驥子以三歲問鳩舌於兩蘇徐陵叩首致違彥之書王褒撫膺馳宏讓之札亦祇千悲掩泣萬緒思歸從未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三十一

有高軒飛蓋盡看羊拭玉敦盤皆成困獸要使此鬚碧眼癡燕市之黃鷹整齒雕題加幽州之白骨識者觀於兵困東郊之使館火攻西什之教堂董逃未唱楚囚相對人憂毀鼓我味徒薪未嘗不歎肉食者鄙作俑無後誰爲卜正任此尸臣此可異者二也別有佳人燕趙紅照蛇燈妖尼咒詛密張蟻網效赤眉而爲盜衍白蓮而成教彼弄應宰相伏獵侍郎獎以義民勵爲豪俠噫可異矣孰謂北門鎖鑰尙父鷹揚帝室棟楠王孫龍種亦喜黃魔助鬪赤伏藏符掬爛糞以爲香驅蠶娘而使戰又如太原毓中丞懸習拳之章張仇教之示海揚波沸草偃風行同室之鬪纓冠誰教崑岡之炎玉石不分不知架尊十字總是蒼生碑寫景教誰非赤子灑元黃之戰血鬼亦呼冤迷黑白之楸枰局難收拾此可異者三也且夫天王狩於河陽故宮淪於草棘臥薪嘗膽帝念瘡痍踐土食毛人應痛哭幾輩焦頭何如曲突三年求艾當思補牢沈沈睡獅庶幾醒乎湖瀟波於人海十丈塵紅尋劫燼於城闕重樓灰黑夷幕張於邸第胡馬牧於天壇尙驚慘慘之人歸常有啾啾之鬼哭而進觀塵市已噪

梨園試訊章臺居然柳色花落岐王之宅豈料逢君月明杜牧之橋孰云經亂乃知
隔江玉樹檀板歌聲暮雨桃花金陵扇影古鑑誰照覆轍相尋問西湖之歌舞何日
方休卽南渡以偏安干卿底事斯則冤禽啣盡莫揚東海之塵鷓鴣先鳴難醒癡人
之夢此可異者四也嗟乎治亂時也窮通命也國事如此人心如彼湘水離憂長沙
痛哭一官敝屣吾何戀焉猶憶舊歲容易秋風荆棘銅駝關河鐵馬保定官司既遭
殺戮晉陽營壘已警夷氛傳以曹生承乏邊邑喉嚨則臨風一哭白虹則貫日三重
修玉醮之冢板築頻興讀張巡之傳篝火不寐置生死於度外歷盤錯而志堅迄乎
卸事教堂未焚拳匪未闕私衷自慰以爲可告無罪矣棲王儉芙蓉之幕景行神仙
憶林連栢樹之廬東坡莞爾豈知教民七命斃於鄰邑保護無從防範不及未能委
蛇竟干吏議乎且夫縣令一職報稱殊難畏此簡書何事非非傳磨鉛一割已閱四
載深愧農桑未能課絲約未能清未能效尹鐸之績以成保障未能行史起之政以
治溝瀆方寸不昧咎戾滋多乃逢大計疆吏優容且考語以政平訟理有守有爲業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三十三

書承慶之中中不署陽城之下去歲足下星軺赴黔道飲澆水賦詩見懷有吏治
飾風雅之句汗顏無地畫心自慚秋霜明月天麟之考課應真白日青天邊珥之心
事如見豈意崖柴永成廢棄溺人必笑寄書當歸眞所謂雲成翻手幻景須臾毀能
銷骨鍊金可畏溫飛卿之文藻悔讀南華僻書劉潛夫之放棄錯詠梅花佳句此可
異者五也因此數異實萃百憂桃花源好詢漁父以茫然桂樹山高招幽人而不見
拔劍斫地飄飄欲仙何壁問天蒙蒙徒視嗟嗟牙琴感遇整緯傷周聽罷鷓鴣啼殘
杜宇一則歧路南北歎百歲之勞薪一則兩京東西話萬年之寶鼎茫茫滄海無非
注恨之波黯黯神州尙想再中之日比聞合肥相國和議已成栲栳量金脂膏填壑
異賈誼之美餌嘉魏絳之和戎八寶已空十流奚惜所幸青城既登得免哀號寶國
牙郎尙知羞辱此後東南杼軸山海菁華萬室馨懸九州錯鑄已焉哉天實爲之謂
之何哉傳比年以來時運不齊舍弟哲雲穆臣相繼下世二載抱鶴鶴之痛五噫成
伯鸞之歌加以仲宣體弱燭武精亡落花春愁香草古賦立馬吳山全銷豪氣屠鯨

遼海無復壯心惟是窮愁著書孤憤成詠蛾眉任妬鳳毛自珍劉孝悰之運命自比
敬通孟東野之詩歌偶聯韓愈夫鴻都麟閣文士之寶思蟲臂鼠肝達人之曠致誠
欲怡情竹石遷迹松蘿弄月餐霞帷天席地招鶴子訂鷗盟傲羲皇契嵩穎歲時伏
臘則擊缶而歌舊雨能來則傾觴共醉聊因閒暇乞靈簡篇陶瓶抄書錦被疏事已
無遺累良足叙心伯玉遊備白雲皇甫臣稱草莽珊瑚洲之漁自樂孟嶺之菊可餐况
復維浮咫尺雲窩無恙於焉曳鐵橋之杖烹石竈之泉倚白鶴之松聽黃龍之瀑採
茶飛雲之峯瘡虎前導看花分霞之嶺神雀喜迎飽吸沆瀣爲酥爲醪俯視滄桑如
夢如幻則又泥塗何辱朱紫何榮浩浩乎拍洪崖之肩把赤松之臂矣足下蓬池賜
膾綵筆揮鴻從獵陳倉慶歌太液細柳新蒲之句宮殿懷思春風野火之才長安居
易此次 翠華屬從 紫禁侍言陳金鑑之規進冰淵之戒股憂啓聖丹個四天德
比吹簫御苑朽索他日看李鄴侯之共榻借箸能籌郭令公之收京捲書狂喜許由
之耳欲洗迷離佳音君苗之硯未焚快成嘉頌此又富仁不讓而臨風默禱者也豐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三十四

山應鐘流泉躍鐵詞繁意復紙短情長蒼蒼葦葭望同白鷺滄江水流頰頰清
風朗月思子云勞京國前塵有如夢寐但不知萬里關山響咽歸飛之雁千巖霜雪
腸無不斷之猿亦曾遯念故人同此凄感乎輒因郵傳以寫胸臆秋風烈厲崇護惟
時長江東下尙冀良訊不宣
與茹贊臣書 贊臣名連浙 江山隴人
雜花一樹蝴蝶戾止芳草十里羣鶯亂飛僕居江南君居遼東風土各殊炎涼異節
想攝衛咸宜足紓思念遼東勝地舊號陪京碧山八嶺控華表以雲連白谷三盤似
長安之日遠寄閒情於紅草寫旅况於黃花柳條關外聽夜夜之悲笳松杏山前見
搖搖之征旆雖慰遠念不無羈愁况復被蘭佳節難會羣真禁火人家已經寒食丁
令威之城郭只有荒涼庾子山之江關最憐蕭瑟求如昔日桐垣攝橋潞水圍城商
量製錦之方斟酌栽花之譜課桑蠶之婦女如對家人逢竹馬之兒童何非赤子或
吐哺而見賓客成鼓腹以歌太平其可得乎僕居此間惟務著述雖小隱乎城市卻

不異乎山林管幕鐵厓撰成樂府落落松間之韻冷泉上之音土石侯卿斤斲漢魏鍊心於金液濯魄於冰壺寡婦之謠聽哀吟於漆室薄命之曲參妙諦於枯禪遂思步後塵究高趣攜奇句振清聲問經疾史恙以求醫籲才鬼詩仙而選字上自兩漢下迄五代寓勸懲於寸管鑄賢姦於一鑑賈島路上有時推敲陶潛室中與數晨夕事猶賢乎博奕旨靡濫於風人不日殺青當函尺素特是鶴長鳧短或來俗客之譏評雁唳猿吟誰識勞人之况味譽之者謂有志於麟經鄙之者直下儕乎狗曲則又投筆而起掩卷嗟野鳥咒客城狐嚇人戶服艾而云聲門鋤蘭而自喜非我同志未敢持贈矣抑又思之鐵厓僑寓吳淞鯁生久居申浦地原相近德必有鄰而彼則元圃自築綠樽不空雪飛鐵笛振遙響以天驚花滿蓬臺補春泥於地裂僕則惟春貨梁鴻之庶未能茅誅宋玉之宅文采既遜豐齋各殊然而食神仙之字脈望祝其千秋號烟波之徒野鷗許分一席莊襟老帶遊白逍遙宋豔班香心知得失要之鐵厓之詩尙文或蹈牛鬼蛇神之謂鯁生之詩尙質亦有鴻都麟閣之思若能體備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十一

三十五

文質斯可情兼雅怨英華咀嚼於當時品騰聽憑乎後世君能知我聊發狂言吾友真逸長居九龍頻來勸駕之書思訂連牆之約僕久同泛宅未即移家亦以歇浦香江何非避地桃源栗里總隔塵寰螺贏侍我劉伶之荷鋤忘年魍魅喜人杜甫之長鑣託命心冷吳江之葉夢入浮山之雲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比聞曹芝庭觀察移居於龍湫受地一廛作庵十笏四壁雲烟之畫總入山圖一行鷗鷺之盟不離泉話歸雲宜臥貞松自高是亦能怡邱壑之情永堅竹柏之契者也是君舊交並以奉告聊布所懷詞不備宣

與黃日坡書

別離十載風雨三秋滬濱花開望珠江而浪遠池塘草長夢瑯島以雲深再邑城西門有瑯湖為雜道兄冲襟遠標逸氣朗抱出陽深處大好著書求我軒中有時覓句寒矜雪格合比松枝詩雜仙心視此蘭佩前月九日辱手書訂西湖之遊月何秋而不明雲無心而偶出六橋待緩春帶三竺當折秋杯然而新雨不來舊約仍爽悵碧雲於天末

采紅豆於江南竹徑選客誰為空谷之足音梅花笑人不念孤山之延頸諺云有約不到羅浮不謂西湖亦符斯語僕舊歲暮春暫返寓園招邀親舊足下惠然肯來敷衽論心舉杯申款坐無車公不樂室有文卑清談聯韓孟之吟人數晨夕寫松喬之頌我亦神仙特是左股蓬萊跬步荆棘未能同茗話於石竈酌醲泉於酥醪為可恨耳夫徐福望海嗟弱水之三千庾信哀時悲江陵之百六方今大地霜降神州陸沈鶴言城郭之非鷗覺海波之冷陵谷既變則皆為草萊荏苒所至則俱成榛莽九折之登比難五丁之開匪易仙山咫尺不啻天際黃龍聲吼白鶴影單望雲既遠梯霞無期自厓而返如何可言爰於蒲月復買蘭橈相見乎羊石相泛乎鵝潭言返春申恰逢夏午足下開樽於詞子之林扶杖觀金塗之塔津梁之疲一訊臥佛義爻之義同參仲翔德星朗而客聚紫氣占而人來良會不易吟情漸豪壺觴在手則嗚月月行珠玉脫口則餐霞霞暖於時驪歌在門鶯聲留客榴實綻赤梅子添黃更復垂楊落日招珠女而喚船芳草寒烟訪花田而奠爵蒲洲采蒲正宜此日荔灣啖荔更訂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十二

三十六

他年各有秋意吟四壁之寒蟄黯然銷魂聞一聲之去雁凡我同志皆有贈詩量來十斛秦珠操得千絲越網篇什既積深情如傳足下輯而存之名曰天南送別錄乃知蘇李河梁之別獨有千古月泉吟社之集祇留百篇依依潭水比桃花而更深采采澗蘭壽梨棗而長在心乎愛矣何日忘之勉究文學慎保清虛不盡縷縷嶺雲在望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三

東莞張其淦豫泉著

答杜寒碧書 丁卯

獲奉尺書垂示程郎曲一篇以向子期之哀音寫吳祭酒之雅調鳳城公子已悲郭

玉之鍼燕市伶人猶挂延陵之劍羅公為西醫注射三百誠不意寒山壇坫遂悲

零落寒山詩社梨園歌曲未散雲烟何戲舊人猶酬一諾禰衡豪氣不復三搥在

昔元伯既逝巨卿車馳成連云亡伯牙琴絕不圖今日復遇斯人求諸優伶猶屬麟

鳳余前歲海上曾遇癭公飯於蔬筍之廚同話滄桑之事問其著述云有詞曲程郎

曲皆題憐杜甫之太瘦笑江總之主持銷磨慨烈士之心嗟嗟效女兒之語王維豈

無新調桓譚亦有繁聲綠楊城郭知杜牧之神傷紅豆江南識龜年之腸斷秋露零

而仙掌冷夕陽落而檀板歌鶴只語寒鴉惟啼血初不料水調歌殘山陽笛起曾無

幾時也是時程郎適在春申鼙奏曲絳樹調箏廣座傳聲紅牙按拍為兩為雲羣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譽凌波之甄后應宮應徵早煩顧曲之周郎早燕新鶯干卿何事曉風殘月因人以

傳余嘗謂程郎色藝遜於梅郎而白紵一唱紅粉驚迴鳳律聲諧霓裳舞妙不以浮

哇進不以淫濫傳不致竄咬蔓流之譏不來溼鼓啞鐘之訛程郎之聲價曰高瘦公

之用心良苦矣猶憶庚申三月廿君翰臣宴梅郎晚華於非園余與朱古微陳伯嚴

王聘三王雪澂沈子培况夔笙均在座梅郎向余乞詩贈以春江曲一篇已刻蘭芳

專集古微伯嚴均與梅郎祖父雅故話鴻雪之因緣飛羽觴而酌於時春也新綠

未成落紅猶爛草碧繁沼柳青拂簾散髻斜倚裳連襟花飛劍動紙醉金迷當華

星之爛筵引好月而升座童心猶在喜提斟酒之壺老態忘羞愛打傳花之鼓我比

滄千一石亦醉公是陸羽七碗笑辭然而樂盡興悲慷慨當以慨黍離有恨莫楚無家

觀花落而怡然問絮飛兮何去茫茫古夢休歌三影之詞渺渺愁怕聽四聲之曲

則又尋烟欲語掩觴而嘆正以東門饗樂祇益悲酸後庭唱曲同傷離亂問人間之

何世笑我輩之鍾情余之春江曲所以致慨於樊山之樊哭庵之哭也聞樂而唱知

音者誰我賦子佩乃同道得朋之言余松爾筠有風景不殊之歎見銅狄之辭漢念

優旃之在秦烏兔互馳裘葛屨易彼美不見于今七年丙寅之冬梅郎復來滬演藝

壁人漸老仍仙骨之珊瑚玉樹臨風聽餘音之嫋嫋霞佩雲裳人驚豔影龍香鳳尾

調換新腔於其歸也陳君彥斌餞以華筵其父孟熊贈以佳畫余既飽眼福復同心

醉話龍華之舊會聆塵尾之清談於時梅花欲開芍藥將開將贈鷓鴣酒杓驪駒在門眺

申浦之歸帆翦吳淞之秋水梅郎手拍作歌更為變調亦復音極窮妙意存哀怨余

乃唱渭城之詞誦禮陵之賦嗟離人兮南浦送美人兮北行芙蓉采而金卮空蕙花

殘而玉絃歇又誰不黯黯銷魂也哉余聞梅郎人稱孝友性復慷慨憂子桑之飯解

伯桃之衣夔笙詞人又弱一个梅郎聞訃賻以千金比諸程郎如驂之斬末俗澆薄

落毛懼損鑽核如王戎障籠等祖約嘗有朝締雷陳之交夕勿餘耳之頸反顏面而

甚易擠陷阱而非難雲雨翻覆視為常事金石不變乃有伶人憤懷斯世能無重感

若夫名譽之起勝於叶天謂聲色之佳聞於大地海客既囊金購曲島夷復倒屣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爭迎則又舉國皆知無俟觀縷已昔者梅村文采美玉郎而作歌西河臨別呼唐君

而贈字或則賞為蘭玉或則悲其齒凋要皆意有寄託不妨賦同閒情至若瓊葩玉

樹競流亡國之音翠羽金華爭布迷魂之陣鬱輪袍舊共趨凝碧池頭琴樓夢新美

篇以嘲哭庵徒悵落紅庭院影澤柴門既訃微瑕於白璧香山溢浦更誰淚濕乎青

衫鳳德日哀燕涎謠應李天下已拌一死唐開元休問三郎同分銅雀之香早換羽

衣之曲此則今雨舊雨涉涉歸人是耶非耶珊瑚余美不盡蒼茫之感皆成變徵之

聲而僕則太息頽波感懷世事正落花之時節江上逢君聞折柳之宮商道旁送客

堪笑伶官借面描黛塗脂更嗟詞客嘔心搓酥滴粉休訊岐王之府冷落誰來每聽

子夜之歌奈何頻喚因君來札發我狂言江風正高幸勉崇德

致鍾碧峯書

載抱清徽倏更寒暑秋水可翦吳淞居然畫中孤雲自飛羅浮疑在天上久嗟飄泊

豈無鄉思吾粵梅開多月桃綻初春離索他方炎涼異節想福履多暇攝衛咸宜願

言之懷誠未能已僕臻暮齒兄業古稀日月如流風輪常轉回憶遊泮之歲竟逾大
衍之數文場同戰夢穀猶繁豈料兔葵燕麥遂滿宮牆壁沼片香久消費舍無復鸞
旂之影但聞鷓鴣之音任彥昇所云春千秋羽委棄非陳西序東膠寂寥誰語較之
今日尤可寒心服艾盈要幽蘭鋤戶彝倫棄而不講聖道晦而不明陰雲翳空風雨
如晦古人所以有滄海橫流之嘆也復何言哉嗟乎補天無術難覓鳩皇填海有心
孰爲精衛買山而隱豈無巢父之流尋源倘來願讀淵明之記比聞足下與諸君借
隱瓜盧隨真逸同修堯志薈池選樓共數晨夕不持江統徙戎之論儼有管甯避地
之思憑弔故宮摩挲斷碣踏遍孤烟冷月懽將賸水殘山得毋撫景炎之片瓦閒話
滄桑登宋王之荒臺同悲秋草也乎夫春鳥弄吭於茂叢秋蛩苦吟乎寒砌所感各
異皆出自然諸君濬發靈襟獨鳴天籟借落花而寫怨按落葉以抄詞積此牢愁發
爲秋唱選樓無有宋
藝秋唱一零僕有和作卻慚未工然而遼東鶴返訝城郭之非蜀道鷓啼瀟
山河之淚客中途客南浦波長秋士悲秋北窗夢短陵谷屢變波濤自鳴楸枰易翻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三

黑白休問同嗟萬目無限傷心已僕跡寄申江身藏人海蝸角蚊睫效韓康之垂簾
驚嶼漁汀泛志和之釣艇有時南樓看月東籬賞花座有琴言案翻棋譜白雪和成
誰付旗亭之唱紅牙拍怕聆玉樹之歌則又張翰思歸崔駟不樂豈若足下芳草
十步同心訂蘭叢桂一山朗懷如月招蘆中之逸侶爲橋裏之清談閉戶著書至堪
健羨僕連夕不寐讀宋臺秋唱真逸懷古諸作慈元殿圯祇剩青蕪官富場空難尋
劫火上金夫人之墓白柰花開入楊侯王之廟紅心草茁嗟白鷗之赴水浪打匡門
痛朱鳥之招魂烟沈瘴海乃知庚子山之哀時人間何世趙秋曉之生日異代同悲
與逸約同人
配秋曉生日茫茫古愁寂寂今日應之者絃歌赴節和之者蘭蕙充帷是月泉之吟
社耶是谷音之繼聲耶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真逸纂修邑志條例盡善接羅富
有考證精詳吾邑忠義宋明最多據羣籍之言鍼史書之失前者得觀撰述實饒我
心夫抉摘姦宄表彰節烈史臣之職也索隱鉤深正訛糾謬後賢之責也存三代之
直道掃萬古魑蜮招五忠之精魂祀千秋俎豆殺青何日企予望之興亡誰說冷看

局外之棋著迹能傳藏作枕中之秘後人徵文攷獻足下與有榮焉愛而不見我勞
如何鱗鴻有便好音惠我

答恭親王啓

前日呈上春草四律落葉四律感時寫怨撫事抒懷蚤吟幽徑之中蟬咽寒林之外
猥承大教垂賜和篇樂遊原上無限春愁凝碧池頭最多秋恨拋磚引出玉潤而澤
大冶所煉金鏗而寒如劍光燭霄歌復斫地如雲錦庇野人披大裘然而鶴話年寒
鸞悲影瘦鷓鴣一喚景物改形杜宇三更風雨如晦則時爲之也台旌莅滬欣慰素
衷屢聆塵談開胸寫臆又承示未逾二句三渡黑水洋七古一篇傷宇宙之塵氛悲
寰海之霧塞虬龍怒而鼓浪蛟螭出而欺人千憂萬憤湧作波濤捧日抱月爛爲霞
綺寫桓伊之悲憤倅越石之清剛似正則之騷歌同雪箇之幽怨珠玉錫我心脾沁
人海上繁華勝於他處遺老如鯽視爲桃源幻等蜃樓巢危燕幕陶侃運甓誰真致
力祖迷擊楫執抱雄心瀟新亭之淚豈曰無人揮魯陽之戈徒聞壯語恭蒞有不死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四

之心昔草無忘憂之實宜殿下之聞歌不樂對酒而嘆也台駕赴港命與偕行適有
采薪之憂未慮同舟之願南中卑濕炎暑逼人同黑水耳震洪濤試望青山心悲
故國周鼎已失尙有子餘之民漢臘既更惟傳隱逸之士洋有零丁之名厭聞鼙鼓
山有太平之號香港有
太平山久換龍旗殿下得毋對九龍而歎歎望二虎而嗟嗟乎海口
有大虎小
虎二山世亂愈亟人才愈難苟全性命者多旋轉乾坤者渺蒼天已死鍊石求方
碧海將枯有淚可續夢後之梁誰記湖中之灰孰尋三綱既淪萬劫不復顧亭林所
以有亡天下之懼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滄海自肥遯以來惟以著述爲事前呈五代
詠史詩四冊覺危言之無當懼大雅之弗登而乃存錄揄揚喜同庚信酌銘刻感
甚劉潛焦尾之琴得逢賞識嘔心之句藉以流傳今復呈上拙著老子約邵村學易
二書幸賜親覽清靜無爲試參柱下之旨盈虛消息當問羲軒之又江海善下柔弱
可勝剛強龍蛇蟄藏求伸不妨暫屈每瞻北斗望錫南鍼大連風高伏祈與時節宣
不具

填誰聽唱鮑家之詩酒釀徒憶咽鄰人之笛風花泡影人海生塵亦可慨也夫東陵瓜圃興廢靡常平泉花木癡戀何益洛陽名園詎有牡丹隋隄螢苑祇餘衰柳試與湖海珠之石過荔枝之灣秋草滿壠斜陽惱人問海山之舊迹尋仙館之遺基猶有存焉否乎潘德命海山仙館今成荒田恨歸來之燕子巷認烏衣彈劫後之鯤粒淚零紅豆然則此地未堆馬糞重睹翠飛桑柘仍連槐榆閒列聯步紫藤之架常有詩聲澆水紅藥之欄或生書帶未嘗不話園林之有幸而覺花木之精神也嗟乎蘭亭已古幸有右軍之文玉臺何處尙存孝穆之序斯圖也斷錦零縑百年一瞬訊黃梁於夢後憺憺桐於劫前當時名流題詠甚夥韓偓香奩之詞鴛鴦艷葛嶺多寶之閣蟋蟀吟哀今日者歎潦草之光陰惜曇花之變幻話炎涼之世界結翰墨之因緣短引聊疏長歌富哭亦猶秋聲舊館留樊榭之記南宋畫扇題毅人之詞云爾

青冢志題辭

永康胡月樵鳳丹成青冢志十二卷爲漢昭君而作也夫豔琬琰之名者刻于苕華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三

七

之玉說施旦之美者溯乎芋蘿之村陰姬洵美實出中山綠珠何來云居雙井赤烏產美人之地丹山誕瑤婦之區從來鄭衛多出妓娥豈有尹邢不詳出處然而華色窈窕相態麗佳大都言其所由來尙未侈談乎鍾毓乃杜少陵詩云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尙有村遂與蜀國之君臣文采之宋庾同詠焉亦可異矣或謂雙子城古是爲秭歸之人神女祠荒實誕巫山之縣靈珠豈必有種彩雲多出無根見白香山詩不意遐陋之鄉見此娃婿之質爾其娥媼曼閭須綿藐淺畫愁眉奪遠山之翠傾人秀色羞上林之花石崇有詞朝華玉匣簡文攜句婉黛金鈿覽明鏡以照紅粧入披香而對春色凡諸吟詠動心驚魄於以見昭君有至美之質焉且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醜行委心任運者哲人之安命古稱美女入室惡女之仇讒人高張賢士無名當時宮女旣行賄以賂延壽必傾軋以抑明妃蛾眉謠詠屈子所以離憂鵬賦咨嗟賈生所爲遷謫豈有白玉之寶已同天人遂以黃金之獻來買身貴於以見昭君有國士之風焉溯自高皇戰敗以來婁敬和親而後子婿已稱乎冒頓女主再與乎

孝景嗣是以來傳爲家法然而烏孫遣去日逐之師尙勞單于遠嫁雲中之戰仍劇勞軍空至霸上烽火竟達甘泉已同禽獸曾何念乎婦翁詎有馬羊言畜生於皇帝乃自昭君旣行閼氏專寵匈奴三世稱藩靖邊得寶何妨貢寶倚漢眞若倚天奉之以白璧一雙進之以良馬十匹誰敢推寅以起事遂撤戍已之邊防豈張孤格同舞羽然則勒燕然之銘應貽彤管畫麟閣之像常增婦人於以見昭君和親之功焉攷之漢史竟宜改元王嬙之行以正月元帝之崩以五月設使畫圖不謬賄賂能行以吹簫度曲之帝遇傾城絕世之姝寵愛雖擅專房歡娛能得幾歲正恐人媿之嘆歌起於悲春飛燕之謠事同乎禍水卽謂昭君不怙寵以致亂能明哲以全身然楊妃羅襪不墮紅羊之劫而巴婦丹穴已聞黃鵠之歌染竹淚以成斑賦柏舟而自誓則何若明駝遠去旅雁不歸燕支之山能增乎顏色擗黎之俗克配乎天驕於以見昭君去就之明焉嗟乎彈一曲之琵琶猶思漢苑度千山之首蒼已入胡天香溪水淺香溪卽昭君溪問蟬化以何年巫峽雲深聽猿啼而寫怨各各詠春風之面盈盈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三

八

歸夜月之魂徒有骨冷胡雪琅然子山之吟愁逐塞雲悽矣道衡之句只供憑弔無意表章惟陸朗夫曰其始之不以色進有班姬辭釐之賢繼之以難委有馮女當熊之勇至其赴絕域輯邊陲同翁主和戎之心符木蘭從軍之義旨哉言也豈不然哉史言呼韓邪死王嬙求歸成帝勅從胡俗遂復爲後閼氏樂府解題言單于死子世達立昭君謂之曰爲胡者妻母爲秦者更娶世達曰欲作胡禮昭君乃吞藥而死二說不同余謂樂府解題之言是也陸士雲曰秦草皆青斬淮陰之地其草獨赤塞草皆白葬明妃之地其草獨青其赤者昭准陰無叛漢之心其青者表明妃不忘漢之志一坏之土芳菲不歇則明妃之吞藥而死也明矣余謂符堅之誣諸葛之枉史通已辨之矣漢書之誣明妃也亦安足怪哉

范村菊譜題辭

南浦歸來愁誦江郎之賦東籬徙倚愛傾陶令之觴若夫几山下白華如雲天隨宅邊紫萼撥露誰能掩此奇奇爭欲錫以佳名楚國英落聊充寒雨之糧鄜縣永佳

即是延年之藥或稱壽客或呼佳友遂比君子如逢故人范石湖所以有范村菊譜之著也其意以爲菊之幽香可比蕙蘭菊之傲霜亦同松竹遂有妍卉繁華之別以爲君子小人之分先定其品乃言色香先定其色乃言態度雍容雅淡特具卓識妖冶嫵媚勿以開之中央土色黃爲上品裳篋元吉袍看加身龍腦則金英萬銓都勝則鴉黃千葉於是菊之黃者得十六品焉西方金氣於時爲秋菊以秋開則白爲次玉毳玉鈴鄧州銀盆繼以醴醴加以檀蕊於是菊之白者得十五品焉雜色四種則品斯下荔支桃花枝葉繁密楊妃合蟬嬈嫵有態則以柔媚爲悅謂非君子所尙也然而菊類至繁更僕難數三十五品頗嫌疎略是以與范同時者東陽之人家藝有七十餘種恩齋之花譜列至百三十名宋史雜著有洛陽佳卉劉蒙之載筆最先吳門老圃正志之成書尤富或亦名史且有續篇體例雖乖蒐羅甚博余謂有花必錄在彼不厭其多以品稱高在此不嫌其少蓋此譜成於宋孝宗淳熙丙午十三年去南渡之時已久矣山頽良嶽則雪虐風警殿瞰聖湖則花嬌柳媚宜和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九

之畫多北徙武穆之墓皆南枝石湖參知政事歲維戊戌時則親賢遠奸之疏進於朱紫陽同仇敵愾之論發自胡忠簡東萊既亡官箴誰識南軒已去吾道益孤既而陳賈請禁道學侂胄將肆威權石湖家居心懷君國評論草木不忘流品懼葦茅之易化覽椒蘭其若茲品隱雖在乎色香寓意實同乎朱紫范村者竹波十頃松雲四圍耀金華以千叢燦玉英於九月商隱園南芳心委汝香山席畔白頭稱翁早知晚節話老圃之秋容共賞寒香翻羣芳之晚譜幽桂似嫌並發老梅卻妬先芳於是弄秋光屏雜色撰補志成叙遺品題之下雅出心裁吟詠之餘歸須頭插始言君子貴其質末言孩兒有別名是可以知其用意之所在矣僕也曾經滄海最愛看花久寓申江尤欣賞菊對枝叢以如畫嗟風雨之滿城恍看金碧之浮圖遂折琅玕於老圃如逢好友如對高人十分秋淡見羅幃之新開一徑風涼訝香筒之遠致喜白衣之送到踏黃葉以尋將黑籠車蓋偶逢農父之家金盞銀杯飽饒神仙之味又或名園覓句盛會尋香捧瑪瑙以爲盤合歐亞而論種不乏賞心之樂事總成過眼之雲烟

縱有花評誰爲菊史難逢笑口人誦司動杜牧之詩卻老延齡我愛盧陵歐陽之句

俞曲園銀瓶徵題辭

古有趙娥慷慨緹玉激烈等公孫之明義效庶女之呼天孝矣碎金取心以祭墓傷哉無忌抵壁以就刑皆爲父而報讎縱殺身而何惜若夫頭能壓日六月飛霜冤等覆盆三字成獄緹縈上書寸草之心未報謝娥有夢春蘭之首難泉烈烈寒風一樹女貞之木深深葬玉千尋濁井之泥如岳鄂王之小女銀瓶者亦可哀矣想其大雅廣詩深閨待字或書文於紫石或指撻乎丹青左家嬌女詠形管之貽謝氏道蘊爲白雪之喻雖代父授書難隨伏勝而從軍有志思效木蘭無何衆煦漂山浮雲蔽日金牌屢召銀臺竟稱詠青蠅之章譏人罔極抵黃龍之府痛飲難期卒之伍胥賜劍八月濤飛袁叔違天三年血碧毒霧起太師之筆涼風成斛律之冤固南渡之應衰問北辰其安在且夫風警雪虐者一國之顛連也玉潔冰清者一家之忠烈也慨夫檜枝早茁而畫淮議成檀來興歌而長城竟壞徒見書生之扣馬難望二聖之歸環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十

有亭遂起風波覆巢豈有完卵賸水殘山已慨金甌之破沈香墜玉爰抱銀瓶以終後世遂呼爲銀瓶小娘子並祀於鄂王廟焉嗟乎燐火冬青灑他年之涕淚寒泉秋菊奠一代之精忠記鄂王廟名精忠廟既殊金鹿表安仁歎息之辭亦異金瓠敘曹植哀思之筆死應抱恨名遂不彰非其略也不敢誤也杭城既有銀瓶小姐之號乃配張烈文侯之祠鄂王之祠居然象服鳳冠未免鄂書燕說混燕石于荆玉鄰趙峽于鄭郊正訛糾謬守土之責俞曲園太史因致書當道請爲釐正更博引羣籍爲銀瓶徵一編知張憲是鄂王愛將非愛婿也銀瓶殉義年纔十三與憲年歲懸殊豈可爲配未行同名之禮故苕華未鑄竟以冰玉之質而藥砧爲伴流俗沿訛辭而闢之宜矣嗚呼鵲啼夜雨人招蜀道之魂蟬化秋風鬼泣齊臺之魄騰脂之非非辱金陀之篇幸傳東窗事發瑣瑤來孽鏡臺前南枝森棘鐵像跪岳墳湖畔讀史者因之動色行路者於以快心愛此一編能匡俗謬精舍之桃李原多丹鉛一席太史語經精舍四人共同卷古井之波瀾不起碧葬千年題辭聊效越吟怨曲同庶楚些有愆黃絹敢比蔡邕幼婦之辭

莫奏朱絃更來杜甫十姨之廟

吳梅村宮詹西湖圖題詞

西湖之景天下稱奇宜晴宜雨宜月宜雪淡粧濃抹無不宜也是以東坡直比西子但描瘦影妻是梅花誰把生綃春藏柳色南峯北峯高累一丸之棊裏湖外湖景收盈尺之紙對此粉墨幾疑神工又況孤山鶴至似華表之來歸葛嶺鵲啼付黍離於浩歎吳根越角渺渺烽烟地老天荒行行涕淚悲金甌之鑄鐵感玉匣以麟珠山繪三時圖俾八妙然識者不以爲吳生擅場之技而比以徐公沒骨之圖焉梅村宮詹繪西湖圖爲牧齋宗伯作也宗伯庚寅夏五憩湖舫六日成西湖雜感二十首即書其後余維西湖勝蹟著於唐宋通仙之所棲隱白傅之所經營紙帳既有新吟竹閣曾留妙墨客拜錢王之廟人識蘇公之隄陌上花開湖邊草長暨乎南宋之時遂成偏安之局雪窖冰天問兩宮其安否柳岸桃塢對一水以無言君是枝頭之杜宇淚灑秋風臣裁墓上之冬青魂歸夜雨北岸奔騰嗚咽伍胥溝上南枝零落淒涼鄂國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十一

墳邊教伎管絃已空明月半閒蟋蟀吟冷秋風雖曰登聽秀麥之歌猶是前代夢梁之恨最可慨者龍漢劫經鳳樓陰失見宰樹之豐碑猶言土木謂于忠肅公廟識茄花之委鬼又閱滄桑靈隱峯飛無復呼猿之洞聖湖水濁都爲飲馬之池珠林寶網亦慨坵墟金鯽木魚皆成泡幻撫銅狄以量鉛水穿藕孔而說刀兵波神投刺促之珠地媪竭荒涼之澤摸金壑漏蒸土陂淪鬼亦啼鴛人同說虎此則收之行卷不盡紅兜之愁寫入畫圖總寄丹青之恨也已梅村愁來紙墨興到揮毫描有象之波瀾萬無涯之幽怨松與雲合收未了之青帆隨風轉接無邊之綠君且扶筇於秦望我思翦水於吳淞尤展成言梅村之畫亦自成家後人謂茶烟雨過竹粉風飄原無多筆已盡神理右軍以字掩詩梅村以詩掩畫其信然乎余觀梅村詩集題畫甚多東臯一別成草堂之歌南濮六真贊頭陀之像思翁寫金焦之筆殘墨誰收董君繪湘江之蘭遺香檢得石谷畫禪描來破寺廉州神女寫向秋林他如芍藥錦欄芙蓉水殿洛陽名卉茉莉新粧莫不寫入素屏唾成紺碧觀彼題圖之詠即知作畫之佳彥遠則河

浩留圖青房則鑿湖話舊庚開府之江關最多蕭瑟宗少文之山水真宜臥遊乃牧

齋之序梅村詩集也譬之畫馬則天閑爲師鏗鯨則春麗自好藍田日煖良玉生烟效寒蚤哀雁之吟有商隱致堯之感然則謂爲梅村之詩可也謂爲梅村之畫可也獨惜片玉自珍一錢不值文山奇節多慷慨之故人宋玉微辭望清涼而讚佛艾灸哀鳴終當一死蒲輪安穩豈爲雙親而論者遂謂詔書敦迫未敢淹留祭酒清閒依然臥病遂以爲錢不足惜吳有可原然吾讀史道鄰閩部南都奏疏有云比聞賊所之摩肩紛紛拜命如吳偉業非先帝特簡者哉賊至而汚敵來再屈詞嚴斧鉞筆挾風雷然則處士青門之里仙人白玉之樓梅村之詩亦自飾之辭耳嗟乎白雪陽春同仰二公之文采絳雲灰燼何關一代之興亡沈吟卷後如披松雪之圖摸索暗中豈似南田之筆要之歌殘玉樹狎客同憐折得柳枝我聞如是決兩湖而汚莫滌移三竺而恨難平乃猶吟魚素鳩媒殘鷗刺鴨慨藏舟於紅豆憤斫地以青萍爲斷鞠裳舊樹之思曷極鶴兒丹頂初衣之悔何追劫話紅羊天蒙蒙而似醉朝同白馬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十一

髮種種以誰憐吾知其對斯圖也雲莊柳盡月地花稀古恨今愁前塵舊雨朔漠之翎彈怨洛陽之鳥喚休一卷流傳千秋賞識豈僅唐時草長烟水如焚宋代雲歸巖巒似緒博輪白帝錢黃姑話同病之相憐共蒼茫而弔古直比昆明劫後共談湖上之飛灰莫待荷花開時又寫人間之畫扇牧齋詩集有題荷花扇五首

讀阮懷甯大 諸傳奇題詞

金陵祖堂寺呈劍堂阮懷甯度曲處也相傳燕子箋雙金榜獅子賺諸傳奇皆成於此想其午夜漏聲丁簾燭影箋裁玉版墨蘸金壺付聲鶉管傳綺旋之情寫調烏絲盡悠揚之韻蓋自唐至宋詩降爲詞自宋至元詞降爲曲字注呂宮溯源流於白石譜填工尺著樂府於碧山未嘗不淚灑琵琶聲琴築按紫簫而度曲量紅豆以教歌刻畫鄭關評隲宮馬蓬萊海月太華天風雖云小道亦有可觀乃與伶官較其優細懷甯僑居白下跌宕青衫已同縱壑之魚有似避風之鶴即使倚聲酒畔按譜花間駕杼胸羅鳳機手握亦等笠翁之雅趣何非陶令之閒情又使荊棘銅駝關河鐵

馬家同其楚泥移楊花陶穀袖中詔能宿擣子山集裏賦亦言哀嗟晚節之不終慨
令名之難保亦不過兇丹鶴之頂虞山歎歎聽蜀鵲之啼梅村涕泣而已而乃寓公
閒暇梯搆青雲熟客揣摩音塵白雪久恨東林之黨預成南曲之編豈真見燭於先
幾儲材以待用也乎果也登場一曲好劇之主似鷓兒中興十策俳優之臣逢康伯
明皇多梨園弟子和凝是曲子相公燕幕之危若斯魚水之契乃爾玉宇高寒聽天
子無愁之曲鬱輪唱罷有人家權機之歌酒熟香溫沈酣共樂山殘水賸歌舞難休
豈不謂渡江泥馬何非東晉之瑯琊有客騎驢且看西湖之烟月出桃花於扇底唱
柘枝於筵前五夜笙簫天真似醉一池春水事儘干卿由是阿柄倒持神叢竊享城
射含沙之毒蠅鑽逐臭之夫阻倫盡得公卿馬相與爲狼狽於是清流之士一網盡
矣夫以懷甯初附名士是亦文人觀其度曲之心何非填詞之手倘使時不丁乎百
六主不遇乎宏光則亦太白高吟小紅低唱記盡相思之豆吟殘薄命之花裴誠雅
善豔歌延已非無傑作填西廂詞或有關乎恩怨唱南歌子曾何與乎興亡豈知秦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十三

淮波咽似怨孔都官之音良嶽山頽猶留邢俊臣之調曲之終也非雅奏國之亡也
嗟忽然摸魚悲蝶總是衰音好謎春燈徒貽笑柄大賦降情後在營中陪將帥妻
執板唱自撰秦燈謎劇以侑酒
蓋由君以襪線作棟樑臣以清談爲廟略慘似茄花之劫聽殘禾黍之音青詞宰相
難比其貪婪紅豆尙書莫歸乎讎恨蟬聯三案擬興大獄蝸爭一角難保小朝此則
劇孟千場之博祇有枯棋優旃一曲之歌長留穢史也已嗟嗟滄江猿化不乏忠魂
華表鶴歸非無冤魄惟彼僉壬永汗簡册狐羣肆虐鬼呼靈勸長星之杯香聞醴
酒臨結綺之非辱甚胭脂卒之歌聞薤露哀些而無人關上仙霞招游魂而不返
碧燐宵飛青蠅晝弔權奸一死遺臭萬年然而傳奇諸作猶在人間讀者腹誹談先
齒冷豈謂嫺餘音之繞梁屋是直留餘毒以螫丹青耳若夫幸機藥進唐後主尙念
鼎臣後庭花落陳叔寶不忘江總問臨春其安在指江水以量愁斯則亡國之君各
賢其臣比諸鼎湖龍去煤嶺髯攀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重修到濟鄉大墳記

我國家 皇興永奠 帝網恢張久寬逆命之股頑不罪後降之魯國梅花嶺上鑄
道鄰血淚之書穗石城邊修紹武君臣之冢懿歎美矣明社既屋南京亦墟家文烈
公家玉倡義寶安起兵到濟 大兵屠之妻妹皆死聚骨叢葬名曰大墳嗚呼田橫
島狹葬五百之魏獅項羽尸分化八千之猿鶴張巡啣齒比干剖心洵爲義士之鄉
不奪匹夫之節而况胡妙端之賢淑金鼓震而滄海歸劉令嫻之年華落花掃而叢
蘭瘞精魂殺魄碧草青燐一杯之土誰羅千載之名不沒此作史者亦鑒孤忠而弔
古者所爲隕涕也或者謂鐵馬南來銅駝北望殘棋易盡大廈難支燕子傳箋已失
東周之洛邑龍裳蹈海僅留南宋之厓山豈不知鐵橋風雨可採伯夷之薇珠海波
濤易泛范蠡之筏而乃倉皇起義慷慨招兵奮擲臂以當車馬市人而制挺正恐杜
鵬淚盡徒霑百萬之春花精衛誠逆難寒三千之弱水不識時務人亦有言然而劍
燬愈登蘭煎益烈日落雲崩之候天荒地老之時真同喪狗難銘老驥之勳豈似流
螢直燒燭龍之耀王船山最貴文烈公異同與辨
生無愧縮比流螢死有光時句以千秋之張浚罵萬古之李陵愧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十四

傳家之留侯嘆時窮之許遠皆用文烈公詩語 馴至鼓聲死而靈雷不舉陣雲摧而哀雁爭
號猶復斷指不休瘞瘡再戰吟捲土重來之句抱堅金百煉之心且也軍皆烏合氣
盡鷹揚馬援不望生還韓信置之死地卒之三呼蒼兕姜伋無功一夢黃魔蘭陵不
救嗟乎莫宏血碧愈感靈均鴉鵲之鳴先軫元歸彌增穆滿沙蟲之恨吁可傷已今
日者披蘭臺之正史遂傳韓通招柴市之忠魂同悲信國熊將軍飛之戰血染盡榴
花蘇開部生之英風爭傳梓里並作一時勁草足昭十步芳蘭而此大墳者屹立
水邊耕連隴畔將軍死而大樹萎壯土去而易水寒久經白馬之朝周業已紅羊之
換劫幾輩話山邱霜露千春結香火因緣秋雨秋風誰作戰場之弔江花江草彌添
過客之悲歲月湮淪松楸零落爰捐鶴俸重飾牛眠一庶楚些之辭同下國殤之拜
冬青樹老奏哀曲以譜神絃秋菊花濃薦寒泉而焚芻幣靈旗一簇猶聞戰鼓之聲
杜宇三更似訴長平之恨若夫王喬棺下世傑頭香別築岳飛之墳試訪王熊之家
願祝來生諸葛作睢陽之鬼雄定教游俠朱家抱鄴侯之仙骨法輪常轉夢夢時繁

是爲記

珊瑚洲泛舟記

出東莞城二里而遙有珊瑚洲焉珠浦訊古銀波宕空雲深液映瀟瀟上溯循
州下注虎門盤渦麗晶疊鏡寫翠余以暇日泛舟其間飛鳶迴翔若舞洄水浮鷗可
狎輒爲主盟秋花一叢送聲流媚紅爛細錦碧依凹沙時蹈碎石以濯我足昏煩漱
滌心波湛然縹緲移舟藻蘋周旋天空景晴萬頃一碧推篷遠瞰畫屈曲芙蓉四
百倒入東湖羅浮嵐翠近在咫尺俗骨驟變塵慮盡漁魚鳥親人野老分席白鷺乍
起若窺尊勢元蟬小鳴似逐賓從一曲一詩曾未盡興客有奇氣亦吹洞簫長空一
聲草木皆悅異哉此洲清不可混老且鑿髮孺歌濯纓寡介若此清冷不窮名殊甘
棠寶重桑梓已夫錢塘西子金陵莫愁遊展曾經奚囊貯句前塵偶湖寓公可名不
若茲境近隣鄉圍蓬瀛不賒煙雨入畫鳴榔作歌聊答漁唱斜簪散幘以遨以嬉因
思古人忽發遐想翁山詩伯獨漉逸民曾借佩蘭於此擊楫尹宅瀾柱吾家瓊子楫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十五

讓一水壺觴千秋葉撥雞頭波明鳳尾杯酌瑪瑙枕欹珊瑚倒着接羅兒童拍手彼
唱此詠明珠參差蛟龍和吟鷗鷺起舞風流文彩照耀寶安嶺南三家有若鼎峙寒
木一集亦同錦纂理子公有榮溢今古增華風雅不可及也跋烏迅兔倏二百年滄
桑可歎劫灰亦淪不隨世變祇有煙水然諸公詩篇永留天壤苔花暮雨片石寒陵
因携行卷誦向煙際羅浮雙鶴聞聲飛來令感語長東坡賦妙相與酬酢羽衣翩翻
似逢故人饒有真味蒹葭澗湖菰蒲精神我是志和君豈稚川老梅榮容相與一笑
時至今日光景又新嫩隔清池蠻語獨工白雪陽春屬和者寡華星五色覆瓶有人
劫輪千轉叩槃欲問風花人海感慨係之瘦日欲匿鼓棹遂歸驚塔錦繡正釀晚霞
鳳臺竹彩又鑿明月仰俯千古濡染寸毫哀樂無端集我煙楮伯牙琴韻移情者誰
是爲記

嵐山禱雨記

余任黎城之二三年雨澤愆時邑有渚水無補高壤因借僚屬禱于城隍吏呈卷牘謂

當取水嵐山之上厥有龍潭君不見京師之祈雨澤邯鄲之迎鐵牌乎余以爲誕未

允所請客有進而言曰龍之爲靈昭昭也在昔房琯擊鉢雨應吟聲摩訶築宮雲潛
威骨龍能致雨信而有徵譬諸赤子有病危厝禱于盧醫魯人獵校風俗從乎宣聖
民以爲神誠能動物嵐山之祈是烏可已嵐山離縣治五十里余乃齋戒致誠儼恪
宵征風蕭蕭以吹衣露漉漉而濕輿山石瑩確松徑曲折晨光稀微遂入廟門祝版
既焚乃薦酒脯山僧狡獪屢擊鼓鐘烟鬢摧玉祠堂之像儼然星瑣黃斑林叢之花
莞爾籠火入谷升梯及崖樹驚宿鳥爭來窺人野馳奔狼似駭遊客話巖巒之景好
聞蔬筍之廚香既而巡行廟後見所謂龍潭焉苔蘚一碧華文鱗鱗素波滄淪青羽
飛滅森流含蒼窈然深藏吁嗟龍兮乃居於此呼吏汲水挈瓶以歸寶此一掬之慳
思祝籥車之滿且行且止將信將疑歸未及城大雨驟至霹靂徐引飲澆不休見驚
鳥之灑翼有兩羊之舞庭三農滿望四野霑足丁男子婦皆大歡喜生徒吟詩以誌
慶僚友稱觴而進辭余曰此龍之功也夫最爾百里地猶彈丸不爲鸞鳳之棲乃有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十六

蛟龍之隱雲中不現鱗爪巖下未聞呼嘯余棲遲千日乃慳一而因緣窺泚泚駭忽
兩得毋東坡起伏吐滿腹之雷霆永叔成詩合四山之雲雨非睡足而解慚緣禱告
而乃應耶嗟乎出入人鬼鼓舞寡繆陰森羣怪成伺候之威淪漣積水有蟠踞之勢
昔賢譏刺良非偶然彼夫割取左耳吳綽之所優爲血此股蹄昌黎由其慨歎才謝
孫郎使階尺木聖非如禹敢視蠅蟻喜我今日結香火之因緣望君來歲奮淋漓之
元氣鼓聲坎坎常歌醉飽之神巫廟貌峨峨當有品題之詩伯執爾造化保我黎民
請鑿寸心試聽以耳聊爲記之云爾

宋宗姬墓記

嗚呼黍離哀怨杜鵑憤萬古之魂茵溷飄零蝴蝶醒三春之夢鶴歸遼海城郭都非
風別秦樓箭聲永咽吾觀於宋宗姬墓而不禁慨然也宗姬者宋徽宗之孫高宗之
女也少值亂離播遷湖海吾邑人鄧銑獲之以配其子生四子焉夫其娥臺玉質帝
室金枝嬌比蘭陵出乘寶輦宣和書畫描天孫之七襄宵明燭光降帝子之北渚向

使金甌永奠玉壘無驚則將穠華桃李好合瑟琴詩美王姬之車易占帝乙之妹奚
至下儕於牧豎棲止於農家無何天狗出乎微垣妖狐升乎御座百姓救我太子哭
於南薰大事已去乘輿遂皆北轍一家莫保二聖蒙塵悲哉白馬之騶慘矣紅羊之
劫當斯時也九廟震驚鬼歎曹社六宮涕淚痛泣胡鞭讀南爐紀聞知潛龍之受辱
過望鄉橋水羨飛雁之能歸國事若此天道甯論康王以泥馬渡江崎嶇立國暮雨
朝雲已迷良嶽殘山騰水祗說西湖業莫楚之無家賦蕪城而慨歎道君瓊筮永痛
乎青城憲節金環長懸乎嘉國高宗邢皇后從三宮北還不返享扁芍藥夢白羊之花高宗吳枕函
水晶進紅霞之帳高宗劉香藥微乎香帕珍珠進自廣州高宗劉豈知弱息流落天
涯邯鄲才人嫁為厮養之婦清河公主賣於張溫之家此讀史者所以傷心而作志
者因之嗚咽也宋史言政和三年改公主號為帝姬徽宗三十四帝姬早亡者十四
人餘皆北還獨恭福帝姬生纒周倅得以不行吾思宗姬必同一例以繡葆之嬰貌
困倉皇之鋒鏑以蕙蘭之豔質逐萍蓬之漂流泣下銅駝荆棘之悲曷極歸來玉馬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十七

銀潢之派原尊乃紹興之年存問皇族薄海宜詔州縣上聞而宗姬不聞入京史臣
亦復失錄則又何也豈不以春女悲春越人安越織女兒之箱已歌黃竹洗田家之
缶久著青裙禁烟綿隱遑問龍歸焦尾桐孤羞言鳳集警諸南陽逃莽安仁記公主
之峯永嘉避胡平城築望鄉之館差無愧色同感亂離彼夫安樂驕貴貪似婉兒玉
真風流思嫁張果人誇銅鏤之綬家修金根之車或嫌萬徹之粗豪或鄙李瑋之奔
陋詎可方斯同年而語或者謂康王之女不見史書徽宗之女亦有假冒靜善貌似
柔福本是開封之尼易氏自稱榮德原屬商人之婦徽宗帝姬遂得身附天潢之
貴夫稱駙馬之尊今之宗姬得毋近是然宗姬不貪富貴不慕榮名既藏晦於生前
祇上書於身後比子鄧林以湖海之飄零已久宮闈之證據非誣光宗憫之詔賜祀
田十頃苦桃之姊弟勾沐而能言錢鏐之孫母壽考而免禍圖書備叙宗姬事見圖
邑志堪稽迨至禾油麥秀猶保陶公嫁女之田瓜衍椒繁不減謝氏盈階之樹光
宗既以為真亦誰敢以為偽乎嗟嗟幣地烽煙難完骨肉臨江歌曲祇有愁思豈無

杞婦之崩城不少樂昌之破鏡望夫石遠思子臺高命也難言天胡此醉設使宗姬
相隨北去不向南歸紫玉易碎於烟中明珠執擎乎掌上正恐一雲曇花終填雪窟
三秋病葉遂隕冰天奏文姬之笳誰將錢贖歸女挈之骨執作墻銘然則宗姬之遠
來瘴海永墮蠻烟定有前緣便成佳耦野梅幽乎冀缺惟髻侍乎梁鴻老萊隱淪相
從砥礪劉綱匹配即是神仙是可嘆也亦可幸也君不見趙家他日曾難塊肉之留
景炎紀年誰作海濱之問鳳去慈元之殿鹿遊宋王之臺冬青老樹痛校尉之摸金
如意西臺有遺民之泣血也哉今日者滄桑變幻山嶽潛移龍漢之劫屢更馬鬣之
高宛在人來石井在石猶瞻松樹之阡客過銀塘更弔榴花之塔宋末賊將至
今鄧族同陰福田先趙秋曉而莅止何慚茅屋詩人宋遺民趙秋曉宗室也隱於吾
嬖方幼學之清高亦尚漢王郡主晉邑宋遺民方幼學迢迢銀漢紅牆之樹四圍
鬱鬱佳城黃臺之瓜一摘宜鴿員石永壽貞珉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十八

石竈烹茶圖者先君子與鄧蓮裳夫子遊羅浮之所作也夫入普陀之境則佛相亦
現毫光冥崑崙之墟則神仙留其爪跡豈不以百年過客難追夸父之鳥萬事浮雲
終化莊生之蝶截颺敲火藏壑移舟老子猶龍枯公似鶴松號支離之叟柏同叟鑠
之翁豈必紀名景鐘鐫烈竹素哉指白水以同盟託名山以不朽結半齋之香火留
一幅之丹青明明如月同此襟期蒼蒼在樽何分羅袞丹田瓊華於此煉氣石泉槐
火亦話傳薪子好遊乎道在是矣石竈產蓬島之具區藏浮山之深處學傳則火不
熄仙宗以靜為根蒸以浮浮之雲沸以冽冽之泉聲礧礧而涌湍沫潼潼而高厲水
天一碧有飛鳥之黃仙石竈旁彼夫門稱白水煮白石以為糧洞入朱明採朱英而作饌曾未能接徑雲只比跡林
於是誠宋塵之靜境遐邇之仙廚也且夫有姑射之骨者斯能吸元圃之風有松喬
之伴者斯能飲丹霄之露授長生之訣宜駐蓬萊漱沈澗之巖定棲雲壑先君子黃
冠入道青泥採芝桂花釀酒為醪為醪筮屐描圖亦仙亦佛先君子主持固嘗

登朝斗之壇上飛雲之頂撫瑤臺之樹扶鐵橋之節鄧泉菊茂脫宦海之風波葛井
烟深忘世間之甲子日者與蓮裳夫子同遊羅浮並訪石竈巾屐小憩有塵表之想
焉楮墨橫飛有遊仙之詩焉赤日未落白雲在空清談雪霏好句霞綺太古為履存
道味之腴涼風灑襟發天機之妙效崔駟之百淘既包荷而成飯幣虛全之七碗欲
吸川以為茶彼夫宏景漱齒丹邱換骨陰圃旗槍陽崖茗器神農以為悅志杜育則
曰調神然飲啜在此而寓意在彼一甌雪竇味即綬山之桃雙井瓊英色並金光之
草乃知茅君穆陀之樹方朔都崇之漿同此風味未能專美豈必誇建州之八枚曹
溪之一滴乎對清神之樹則有露皆甘結羣仙之緣則無味是道宜其流連體貌繪
作畫圖長留玉局之風流永著雲林之墨妙也爰徵名流更為題詠畫中有句詩雜
仙心比卞玉以同珍存謝金以為寶陳古樵夫子題詩云石泉槐火無消息不若從
君作茗談詩成之後乾陰邊失會無幾時古樵夫子亦歸道山矣偶作清吟遂成詩
識龍蛇紀歲即還兜率之宮猿鶴招人同返冲虛之觀亦可異也其後宦轍歸來披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十九

圖悽愴霜露之感既灑淚於松楸春風之坐亦永懷乎梁木大山小山賦叢桂而招
隱今兩舊雨望靈椿而長悲敬為此記以示後代

重修黃仙觀記

羅浮二山仙靈所聚安期瓜瓞棄楚項而入朱明軒轅藥囊別唐宗而歸碧洞麻姑
鳳舞序有于邵佛跡象頭記傳蘇軾若夫稚川仙跡流播尤廣潞州橋井圖三晉之
雲山葛嶺羅軒一湖之烟水維時犬羊肆虐魚羊食人瞻烏爰止遷鶯出幽南荒
作令求句漏之丹砂東海得仙隱蓬萊之日月相傳黃野人者稚川之隸也宋留元
長羅浮金丹世系記云安期以法授朱靈芝朱授陰長生陰授蘇元明蘇授葛孝先
葛授鄭思遠鄭授孝先從子洪洪授鮑倩妻鮑仙姑亦傳於黃野人李耳無為之道
衍而愈長鍾離授受之籙微而可信然則冲虛南觀白鶴東庵酥醪醴泉長壽西淵
牛石鄭仙之跡羊峯青童之蹤洵有淵源非同荒杳也夫尺鷃之搶詎儕大鵬跛龍
之行難追飛兔必欲發揮至道開鑿妙門言橫玉輪名載金策遊碧落以千仞希營

魄之九昇則必棲蓬島之長春看桑田之屢變一百五日靜守乎丹竈三十六天乃

返乎玉京當葛仙移家之日正野人負笈之晨鮑家小女手把芙蓉伏波將軍足躡

芒屨上瞻縣圃羽服翻翹旁眺方壺鐵橋風雨丹雞白犬隨淮南而上昇鶴蓋鸞驂

先道開而莅止山青月白片雲自來暮粵朝吳水天一碧羅浮石竈旁有字云朝吳

山青月白相傳然則野人之成仙也蓋已久矣茶山舊有黃仙祠何梅士夫子與先

嚴改祠為觀因重修之構室其右名曰寄窩綺窗明月古桂飄香丹房曉風長松成

韻烟巖瀉碧沍秋露以披襟雲確飛清雲確飛清皆山澤名合宵露而作響長金指甲寶相

莊嚴老鐵鬚眉梅花環繞觀外植梅白玉之簡索銅龍而並觀青雲之衣騎瘡虎而

偶出洵幽深之逸境栖真之勝地也余屢遊羅浮此焉止宿望芝壇而儼若飲桂酒

以陶然盪雲為胸招月入戶常欲叩分明之紫訣詢吐納之元科談劫火於阿耨之

池鍊丹藥於紫霞之洞而塵事牽縲素志未償紅花碧澗徒招杜鵑之魂羅浮高處

下即紅白髮青衫愧飲酥醪之酒又稽山志人多遇仙僉云野人蹤常出現洞賓飄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二十

然尚佩古劍真卿猶在曾寄尺書余屢遊山乃慳一面得毋王烈仙方未經洗髓抑

或昌黎颯強不願囚山既非引為同心是以失之交臂或曰否否野人一睡即三千

年揚塵之海屢見生桑爛柯之棋猶未終局當我遊日正君睡時然則見君遊戲應

為蒙莊之椿與我周旋當倚喬松之杖又不禁啞然而自笑也王道人言時道侶王

新觀外常有臥虎從不傷人言倘不誣是亦靈蹟世傳稚川授野人丹藥虎曾食之

所以曇猷茅屋李父聽經董奉杏林於菟守樹是即鑿鑿之仙室何殊司馬之丹臺

余於宿時曾作佳夢栩栩蝴蝶入鳳凰之谷亭亭美人醉梅花之村權借先生枕頭

來臥淵明北牖等遊仙之郭璞效記事之唐庚早已難仙心而作詩不必結仙緣於

觀面矣余亦嘗入黃龍之洞訪天華之故宮披南漢之史話金盤之贈藥竊謂此事

當屬黃勳南漢黃勳亦姓名或同仙凡迥異當時哀鴻嗷澤猛虎當關毒霧沈沈

烟慘慘不見安期浮海為避祖龍豈有野人進丸乃壽蛟蜃乎金圓白證仙之處見

生烟慘慘不見安期浮海為避祖龍豈有野人進丸乃壽蛟蜃乎金圓白證仙之處見

生烟慘慘不見安期浮海為避祖龍豈有野人進丸乃壽蛟蜃乎金圓白證仙之處見

生烟慘慘不見安期浮海為避祖龍豈有野人進丸乃壽蛟蜃乎金圓白證仙之處見

生烟慘慘不見安期浮海為避祖龍豈有野人進丸乃壽蛟蜃乎金圓白證仙之處見

生烟慘慘不見安期浮海為避祖龍豈有野人進丸乃壽蛟蜃乎金圓白證仙之處見

聊佐茗談爲語後賢當翻前案且仰松實來看抱朴之書蓋築茶庵並祀道遊之子
茶山即有茶庵住庵者爲
道遊子有時遊山志會編

浮山第一樓讀書記

浮山第一樓者在蓬萊島中是以遊佳處能滌塵抱館愜幽襟爽撲眉宇現四山之
青俯鑿髮髮釀一壺之碧松濤響乎屋角羅月挂乎窗前涼蟬噪秋孤鶴守夜余以
暇日讀書此間盧擬仲蔚卻無蓬蒿牀登元龍喜摩竹簾舊雨今雨時來故人朝雲
暮雲似解留客耳目異觀心胸頓豁漱齒則石可嚼鬚眉而山並寒經誦道德案無
雜書詩寫性情壺或擊碎有時扶筇閒步觀外五色補天竟忘機之石萬翠成海登
朝斗之臺邀水盟白襟無纖塵遊心入玄門識衆妙每覽景物輒有領悟崖挂壟
黃於野人之衣樹施匏瓜青垂安期之棗雙石負巖疑是啓母一竹橫澗呼爲龍公
麻姑已去乃留了鬢之峯稚川倘來與尋丹竈之藥清興未遑夕陽忘歸山鳥怪客
野花笑人見斑毛之瘡虎已出深林幸朱明之鳳凰能引歸路遂返茲樓還讀我書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二十一

藉茗椀以解渴拂松塵以談元有醜泉之飲人無俗客之滯我手一卷以忘世醉千
日而不辭落落然陶然劉伶蝶蠶飽管酥醪之味莊周蝴蝶又到梅花之村矣有
窗不閉婦娥窺人抱雲共宿楚襄同夢愛吟郭璞遊仙之詩卷不借盧生邯鄲之枕
頭將近晨曦忽聞天樂清緊似敲玉深圓如轉簧秦瑟奏乎芝房胡琴響於竹徑則
後山之鸞咽叢林之鳥聲也昔人買山而隱有一瓢之樂擁書自豪傲百城之王今
茲盤桓以永朝夕露帶風襟足遂麋鹿之性烟蓑雨笠不羨鷗鷺之盟何異超碧海
仰青雲陟丹邱見黃石會當采竹葉之符度杜鵑之溪登上界之峯宿撥雲之寺
上界三峯
有撥雲寺 瑤臺疊疊三更之日已紅珠江濛濛千家之夢未白鴻爪能證鶴心自開
茁蘆芝以充庖拾芳草以爲佩青松長在同耐歲寒紅棉依然續此詩句
類介生先
生居此樓

蘿岡洞探梅記

舊騰之夢忽墮蓬島落莫之路喚起梨雲前賈孤蹤來者接軫是以湖上巢居林逋

遂隱水邊離落魯直尋香遊興既發移情斯在乙未冬月稅駕蘿岡時則野外風峭

洞中花開短短陰落落枝影山石疑凍都疑古香嵐霧欲蒸純作縞色閒有蠟尊

檀暈九英儘多虬枝樛曲萬狀玉烟屢積喚白龍而來耕瓊霜宵零有玄鶴以堅守

豈非挂月之村贈春之洞也乎同遊雅興爭欲賦詩余獨默爾爾寄遐想夫以吾粵

梅花顯名者衆庚嶺驛道南枝北枝羅浮古村舊雨今雨濂泉蒲淵見橫斜之清影

素馨花球有暗香之襲人莫不遠挹幽芳近邀勝賞折枝則事傳陸范築亭則詩附

蘇黃惟此深洞獨藏古春清香自闕聲稱寂然玉妃冷落謫墮烟雨之村國色誰知

招魂珠海之月春風依舊敢笑乎野棠王安石梅花詩依
蘇春風笑野棠 調羹休問已沾乎泥絮祇

有鄰僧之惜敢嫌俗客之看何遜所以吟飄落王筠所以言顯領也余亦嘗上孤山

訪鄧尉飲西湖之水歌南浦之章見夫樹樹弄影離離播馨窺清尊於落日砌墮仙

雲濟寶筏於迷津海通香雪玉川家見練輓掛蘇門叩縞衣團雪散雪觸手則春生

古月今月荷鋤而人種瀟灑本殊乎凡卉栽培遂植乎上林爾爲鹽梅問幾生之修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二十一

到不爭桃杏占百花而稱魁乃知物之顯晦也有時時之升沈也有定愛此好花聚

居幽洞踏雪偶訪餐霞亦香他人豈知惟我能賞然而涵水月之影養烟霞之軀存

言江介之品獨表癡仙之度儼以松竹鐵幹三友傲彼霜雪玉鱗四飛蛋雨蠻烟自

嗟流落霜禽粉蝶同話斷魂老子曰知希者我貴梅花所以爲清高也客避斯言不

遺封非更約來歲同食荔支蘇岡洞亦
多荔支 誰爲百詠昔人有梅
花百詠 如庶白雪之音我醉千

場當饌紅雲之宴

邵溪漁隱圖記 癸卯年作

余東莞篁村人也村有篁溪叢竹綿密似淇泉之綠水墮瀟湘之碧雲而篁村之中

有邵村焉篁溪之中有邵溪焉邵村因南漢邵廷瑁得名陳璉沈口之哀惜其隕讒

人之手祁順忠臣之詠因以慨霸圖之衰陳璉沈口詩云
馮使使輸忠言此身
已隨人手祁順忠臣詩云南

將相邵村名仁壽里其門聯云仁壽里將
相名區明蘇開邵觀生生長於此也 邑志稱爲邵公墩誌忠魂與烈魄也張璠邵村銘云猶
恍 里名仁壽區是

之舊廬地無置錐是苟卿之陋屋庇蓬室若廣厦雖翬能讀書安排雨笠烟蓑位
置筆牀茶竈有竹別墅應住楊惜以稼居軒宜棲棄疾每當晨鐘暮鼓課雨暈晴障
千丈之黃旗山一溪之碧玉閒話桑麻我知魚樂偶攜笠屐來訂鷗盟既不家
食賦計借見海若傲江神勞人草草倏驚二毛仕宦匆匆已逾十載然而張季鷹之
秋思果爲純鱸馬長卿之倦遊歸同社燕飛卿僻書未改狂態蘇軾春夢誰知肚皮
舊廬猶在依然蘭蕙之叢釣竿應買思拂珊瑚之樹此邵村漁隱圖所由作也或謂
余曰子年正強仕膺力方剛製尹何之錦裁潘岳之花馳驅雲路會當有時暫蹶霜
蹄原未爲失速賦歸隱毋乃忽然余曰子乃爲一人之私言未觀夫天下之大勢也
夫霰之集也兩雪見日之仄也鼓缶歌慨自甲午一役情見勢絀鱗鱗灰燼皆沈鴨
綠之江朝野嬉娛尙飲鴆黃之酒謂補牢而未晚問營膽以何年邊馳黑白之丸人
報平安之竹虎而冠者日行市上狐篝火者夜嘯塵中沈淪黑劫醉夢芙蓉照耀紅
燈跬步荆棘正恐杜鵑背聽血染春花鸚鵡朝鳴芳銷衆草燕雀處堂惟積薪是懼

松柏山房聯體文鈔 卷三 二十三

鼇足將折問大廈誰支此其宜隱者一也孰是公孫能開東閣傳聞靈帝納賄西園
鴻都公卿乃聞銅臭河間蛇女但工數錢今歲利市之官昔日屠沽之兒誰能白璧
不見微瑕祇有黃金可買身貴上行者下必效流濁者源不清是以弄塵宰相并有
珍珠伏獵侍郎箱儲寶玉尊如張禹但乞肥牛之田圖繪鄭俠誰憫啓鴻之澤餓鷓
之喙一尺猛虎之爪千羣惟籠籠之是求多篋篋之不飭即使魚魚逐隊燕燕聞語
幾曾善博得虛安見投壺中雋縱齊竿之濫脚終煖缺之自彈其宜隱者又一也若
夫輓紅塵裏貨屋一塵浮白杯中詢官幾品彼言某部此曰同館入則直乎金鑰出
則操乎玉尺無災無害遂到公卿旅進旅退乃調鼎鼎飛黃騰達吾欽羨焉至若五
斗折腰二史掣肘效鉛刀於一割別利器以槃根十羊九牧已苦紛更狗苟蠅營是
何世界余管領山城四更寒暑心期懸鏡足懷履冰屢荷上憲之褒嘉不入中下之
計典或云平遙可調或曰太谷應移余字聖城時到省京見某中丞承獎勵有加翌
日有同鄉某令轉致撫署某要人語云有某某
優缺可以兼謀謂赤紫之將膺進白黃而何吝久成慣例視苞苴以酬庸祇有迂儒

處膏腴而不潤和嶠之麓增重毛義之傲卽下此則坐懷不亂謚柳下爲至愚李下
整冠疑滴子之善盜久居棘棘敢比鸞鳳笑彼尖錐有同狐蟻惟捷徑以窘步知孤
注之有人其宜隱者又一也冰炭不同氣薰蕕不同臭因其不同是以互惡有北誰
投豺虎止棘豈乏青蠅縱橫之術讒人最多傾軋之風宦途尤甚更有嚴南丁北號
叫知名變鮑遷蘭晨昏望色筵前舞袖豈無長信之猴離下暗聲亦有相公之犬草
頭木脚倒卓陷人捷口刃蹄枝詞臆說大吏以愛憎爲喜怒同官以姦利名黨魁誰
射千年之狐皆作一邱之貉彼夫吹直之士狷潔之倫畏彼腹中鱗甲自成皮裏陽
秋豈能荃變種而爲茅橘踰淮而化枳也哉所以入洛之衣雖塵弗緇納濟之河入
榮不變沙汰遂蒙乎祖班高潔尙慕乎井丹幾成避地之人已絕朝天之路此宜隱
者又一也少肄業乎菊坡論尊白虎繼游觀乎學海文愛雕龍一行作吏此事遂廢
然而雌霓未諾每慚作賦妃豨莫辨總愧談詩公餘之暇尙心醉乎六經讀律之餘
仍手披乎四史今茲投効遂賦歸來偶巡三徑撫菊量松欲發五車編蒲緝柳爰乃

松柏山房聯體文鈔 卷三 二十四

惜分陰陳庚子扶經心味道賦的百家之言慕千秋之業亦裁五柳效淵明之隱居
恨不十年有攸之之追悔且於暇日招邀裙屐展樂同濠濮之魚盟向沙汀之鷺少文
五岳或嘗興於臥遊香山千篇曾何譏乎眞率拂衣蘿月更製芟荷洗耳松風方倚
修竹涉目成趣吟興逾佳以視聲喧衙鼓神疲簿書匏繫一官蓬飄萬里爲勞爲逸
何去何從其宜隱者又一也或曰子爲珊瑚之釣叟無殊珠海之老漁珠海南山流既
以邵村寫圖何不筆村自號名以紀事大而誇不知余既無東山之絲竹北海之
尊魯何敢效南海之聖人當時流俗戲呼爲康聖人西林之元帥眞堪齒冷或謂心官惟是邵村
烟月祇留漁者家風以此繪圖蓋紀其實政與白沙之陳九江之朱相競爽乎嗟乎
移情海上已成焦尾之琴翦翎籠中余嘗撫琴文方擊迴帆之鼓雙鳧化鳥別三晉
之雲山隻雁脚蘆認五湖之鳥嶼釣徒宅泛頭銜合署烟波漁父津迷巖洞疑通海
月海月寺名東莊八茲溪也濃綠一條船如天上縈青萬狀人在鏡中上連菴塔流
銀塘之榴花塔塔溪水流出金龍洲上有金龍塔塔上榴花下接虎門茂雲臺之范

草細雨放船不妨垂釣斜陽曬網大好裁詩寫朝川之丹青即鏡湖之風景敢蹈爭
墩之習藝與買陣之思武陵源好委懷栗里琴書滄海田生珍重菊莊園卷初徐太

江沈父圖而或者又謂余心盟止水志在高山鐵橋扶杖款白水之門蓬島探藥度

紅花之洞好畫千疊蘆葦伴將四百芙蓉朗懷如月詩心雜仙笑問茶山之行窩可

似寫園之老屋烟起殿光之瀨繪出濤聲日落麻姑之臺描將嵐翠則亦兩美合一

難并日

大觀亭賞雨記 庚戌年作

昔元規胡牀南樓看月叔子輕裘峴山開宴況梅花新詩傳水部之逸興菊香老圃
見潞公之精神不妨蠟屐訪幽徑之薛蘿詎必小山話留人之叢桂皖城西門外有
大觀亭焉面長江枕高阜遠瞰峽石近瞻霧靈大龍小龍之嶺峙於後石門石碑之
流匯其前蓮湖遠響楓渡遙棹縱目千里躡足一攀有參差之院宇是登臨之勝地
經田中丞張榮載駐權帷命駕莅止舉觴是問性非邱壑遊愛林澤時同年友仲甫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二十五

方伯棟軒提學皆集略分言情推襟送抱話谿山之如畫疑琴鶴之俱仙拍銅斗而
能歌倒玉缸而共醉扇持葵葉雅慕謝安書檢茶經咸推陸羽奚必稱洛社暮午橋
美平泉羨金谷而徐勉座中祇談風月李膺舟畔共擬神仙觴詠未終風雨驟至長
松吟於堂角老竹憂於簷牙涼颯拂衣半集水氣飛雲入幙時帶花香同人賞雨雜
坐亭上時則諸烟沈壑急溜浸池豁眼於寥天流心於浩水兩岸碧色離披葦葦千
點白波迎送鷗鷺因思長江直趨大海匯之以楚蜀萬派縈之以金焦兩點昔既在
荷成藪今亦荊棘載途經營玉壘豈惟小姑之山贈餉銅瓶且飲中冷之水舊棲福
地新盟冷泉時事可知宜情易淡又思此際沾春茅屋問渡桃源歌聞雙槳來時人
住萬花深處盍簪裙屐暖壁風懷舊雨今雨以訂期一斗一石而亦醉紅牙按拍白
紅填詞當必有寄豪情於人海之中縱逸興於壺天之內者夫身隱巖壑多闕寂之
觀情怡軒冕有束縛之苦或聞足音而蹙然或說頭銜而羨彼惟移情則燕鶯爲伴
忘機則魚鳥親人以云娛遊皆輸此輩矣有客聞言點首稱是余懷渺渺人樂陶陶

綠酒更酌杯影落皖公之山碧血弔古寒泉薦余君之墓余不遠岳武穆之樹枝
合依湖水張季鷹之蔬菜果爲秋風素襟誰知清興易逸爰成此記以誌官轍

芥菴觀荷記

吾鄉東偏有芥菴焉背岡阜而田疇松經道者之栽林垂天界之果石座苔色自留
古斑鐵塔銘語未蝕奇字意凝和尙潔蔬荀之廚備伊蒲之饌枯禪坐久佳賓肯來
余亦偷半日之閒往憩支公之室非謂慕彼岸之津涉談色空於祇園聊於夏暑一
坐蕭爽而已菴中方塘荷花正開淺豔紛披穠彩燦爛錦雲映荔支之樹朝霞凝蔭
荷之林愛彼芳豔延之所爲情移奈此香何義山因而慨歎余倚檻而觀頗發遐想
夫以樂遊嘉種長坂朱華琳池東漢之珍若耶西施之豔宜植桃李之院應涵太液
之波而乃谿隱叢篁山披薜荔薄袖倚竹新酷泛笛煮茗對談分瓜看戲維摩散花
之室語天女結習髣蘇肚皮之事豈佛印能知嗟彼好花徒比君子返初服而欲製
將難佩以要之渡江采采足清詩魂臨水亭亭頗饒畫格松陰憩而鶴聲遠辭徑行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二十六

而鹿跡微詎必文鱗細膾雪藕絲以調羹瘦藕寒蠶剝蓮房而聯句當此珠林香滿
玉版禪參見淺波之羅襪仙去仍回破瀉露之銀囊佛拈亦笑因思此菴吾族人安
國與僧自逢爲天然和尚說法而建也天然弟子今釋即前明侍即隱是菴安國於
其旁築室居之今釋題曰菴菴遂留二菴之名同作千秋之想藥禪偶來藥禪即藉
草而坐竹垞能至寒木之居名寒木子公室故鄉歸夢度浙水分迢迢窮海通臣望粵
山兮疊疊國初郭東特設道址詩云且飲篔簹之水長爲載國之民想其因樹爲
屋對花舉杯雲生比邱之衣燈明方丈之室此日誅茅塘過芹菜有時拄杖峯望蓮
花吾邑有蓮花菴定當朝采厥薇夕牽荷菱贈上人田田之句應有玉筠感流水蓬
蓬之春有同表聖烹苦莽以解渴對名花而不歡東湖茂其叢蘭邑有東湖遺民南
溟只有孤月天之高不能懋鍊石之願地之厚不能埋漆室之憂鳩摩論好且談香
火之因緣龍漢劫殘莫問山河之幻影菴有故樹尙留遺墨秋蛇能縮春蚓半紆留
禪藻於海雲問傳薪於石室風酸月苦蟬咽蛩吟摩挲竟日感慨繫之矣意凝和尙

亦吾族人也出家於童年顯德於梵宇雖在浮屠不啻桑梓上飛雲之頂居撥雲之

寺苦行潛脩歷有年所降龍有願伏虎留圖陳文子有題老堅松心蹤寄花手

之樹過海幢之寺同泛珠江之舟前塵回憶將四十年感萍蓬之若斯對菡萏以同

笑四大本空出汗泥而不染三影誰繼始新詞而使歌敢詢煨芋之言聊赴茶瓜之

約峴強則佞佛未可薄醉則逃禪亦佳歸去來兮適我願矣若夫我聞如是諸法因

緣法因緣起我作如是說所思能來此意往古今釋有雷峯老人至哉施詩尋

鐵塔而猶在話桑海以歎歐杜宇頻啼陽鳥易落鶴依喬木龍護寶書無限古愁幸

來今雨因成此記以誌雅遊荷花生日年年祝之請視茲文以當息壤

清道人仙山讀書樓圖記已未

余與清道人初不相識也辛亥以後同寓申江因得九龍真逸之來書屬贈羅浮酥

醪之道牒遂致鄭僑縞紵之帶屢訪仲蔚蓬蒿之圃訝筆管之露垂羨硯池之雲潤

松柏山房餅體文鈔卷三 二十七

贈雙楹聯集鶴銘字持一杯酒聆鴻儒談翻玉堂之舊譜本屬同官話金臺之故事

自稱後輩清道人入詞嘗出其所繪圖示余曰此清道人仙山讀書樓也雲烟縹緲

皆在下方樓閣參差乃居上界徑垂丹桂倘逢揮斧之吳剛路入幽篁或有移家之

鮑靚上窮碧落似海外之三山下瞰滄溟隔銀河之一水撫長劍兮玉珥吉日將愉

華采衣兮若英夫君勞望吾將別此地球高翔翔之翼翼聘彼雲路息勞心之憺憺

矣潛潛混混是何世界榛莽塞路荆棘刺衣騏驎匿而不見鳳凰去而安歸虎豹駭

駭而噉人豺狼恂恂而走野雄虺九首已聞宋玉之辯毒蛇兩頭又見韓愈之詩鴝

鷓頻叫滿布愁雲野狐獻媚有時拜月盈要之艾皆服當門之蘭必鋤鷓鴣鳴而衆

草不芳木猴造而刺棘彌甚非孝之論謂淵源於孔融自由之風託猖狂於阮籍窳

思河納濟而爲榮橘逾淮而化枳瓊瑤勿混於叢藪芝草肯憐乎凡卉好鳥不息惡

木之陰潛魚不入漩渦之水風濂烈以掃地雨驅迫而絕天使非脫彼時世之網駕

言逍遙之遊正恐杜鵑淚盡年年望帝之魂精衛寃沈夜夜波臣之夢落落難合茫

茫此愁江河無一簣之防宇宙痛三綱之絕祝宗不妨祈死汨羅所以投淵人間可

哀天上差樂嗟乎亞雨歐風不堪入幽人之耳雲階月地尚可容隱士之身世界可

納於芥子佛笑拈花方寸自關其桃源我思問渡古之傷心人豈非別有懷抱歟蓋

道人以承明著作之才當申甫蕃宣之任微垣縮篆桑海忽遷遠迹遜而能飛安排

宥而無悶結竹溪之六逸訪雲門之三高甌任生塵園惟抱甕常披道服尤通釋典

入蘭若蔬筍之廚何妨醉飽值華嚴香火之會與話因緣道人曾居上海狡兔之毫

秃於酬客持螯之手飽饜老饕陶淵明之乞食琴絃亦無鄭思肖之隱淪鐵函誰問

是可以悽愴傷心也已且夫鄙衍以瀛海爲隘者廣大之思也劉伶以天地爲廬者

曠達之見也古有奇士蹈箕山而不歸豈無餓夫遁首陽而長往或潛藏於土室或

泛濫乎洪濤或嘯歌放鶴之亭或匿迹屠羊之肆大都棲遲乎北山之北東海之東

落葉積而寒蟲號老屋靜而哀猿叫猶未離乎人境豈遽上乎天堂而道人此圖影

影乎有遺世之思浩浩乎有凌雲之志叩閭闔而可問濫埃風而上征人是羲皇以

松柏山房餅體文鈔卷三 二十八

上應尋雲翠以開山居在廉讓之間獨覓星球而開地入山劉阮豈無伴侶同舟李

郭卽是神仙笑彼虞舜猶與鹿豕同遊儕乎教曹開招鸞鳳共語然後知蘭蕙在澤

不如孤竹之倚於壑也鷗鷺忘機不如大鵬之摩於天也漁人可問惜秦洞之雲封

鷄犬上昇訝淮南之風緊室皆生白疑白玉之樓成階有梯青知青雲之路近死原

無恨長居兜率之宮生不逢辰思入廣寒之府來翔院固定多王母之靈禽喚守門

庭不取葛翁之瘡虎故國青山吟詩漫慨孤燈黃卷讀書便佳對此畫圖移我情矣

僕也窮吳淞之水未泛仙槎住黃歇之浦尙勞塵轍負廩卽梁鴻之宅種菜無庚信

之園松柏舊山似隔波濤於海外余寓園在莞荔枝新曲休詢嗜好於筵前余於甲

兼返酒子爾香港送別詩云嶺南設柴門於栗里尙有琴書吟破屋於玉川祇談風

月心感風塵之頌洞色看天地而淒涼同人道於牛馬蒙莊寓言比黔首以應鷓朱

穆嘆息草謝忘憂之號桐灰半死之心未爲尼父之乘桴欲效魯連之蹈海幸遇丹

青妙手竟成樓閣空中明明好月入我胸懷片片飛雲生我足底瓊樓玉宇合洞仙

而並歌薛荔女蘿招山鬼以同住雖然安得此空虛清靜之境一抒我幽憂抑鬱之思乎寫雲林之筆墨仙好樓居圖東坡之笠屐名隨身隱是不可以不記

遊無錫公園記

余於首夏稅駕無錫翌日偕友飲惠山之泉酌梅園之酒陸羽不來古佛常對俗客師雄尋夢癡仙恨其來遲吾於是知泉之不怡花之不笑也有客戾止偕遊公園驅車城闈入觀院宇櫺檻倒景風日清美客惟誇樓觀之累翼欄檻之盤紆竹樹之繁青池塘之釀碧余之賞識獨在楊柳樹樹爭秀條條綻春芽舒碧玉皆成嫩陰縷齊黃金漸作高影草承垂地之葉無葉不垂波映媚川之枝無枝不媚孟東野詩云灼灼不死花蒙蒙長生絲乃嘆今日何日見此斷腸之色迎人送人豈是無情之物宜晴宜雨帶月帶烟窺春嬌眼能移我情何必永安坊畔吟寓意之新詩靈和殿前說無痕之春夢也哉余嘗躡屩燕山之路尋萬柳之堂又嘗泛舟明聖之湖觀六橋之樹或則陳蹟漸湮或則虛名徒擁蒼烟積以迷徑綠水波而不春更何論蘇小門前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三 二十九

寓園圖記

余於辛丑之歲挂冠歸里構寓園於邑城松柏山下爰於山上築宜亭焉園近風風亭名儀亭改宜亭陳子綱題扁作跋後遊孟嶺東時珊瑚洲北流黃旗南環即黃白塔西臨西見道家山命木棉一樹欲干雲霄閣萬家俯瞰烟井喜結鳳臺之鄰竹實掩映試觀道龜洲之水風帆往來拾級而下塘半畝鳥呼自樂魚游不驚環種梧桐雜栽榆柳傍烟霞而結棟聚圖史而棲楹囊珠之閣覆以茅龍之衣藏擊之舟聊寄藉繡之思采苑初原夫安嬰小人居宜近市仲蔚隱士蒿常掩門一枝之託有同鷓鴣小園之

賦相容蝸角爰居無情於鐘鼓閒鷓鴣乎菰蒲亦嘗柳下提壺林間展卷閒眺曉日澄觀夕波舊雨訪我只箇樵乎硯田流水依人每移情乎琴席有時因花嘯侶折

芝開筵酒龍集而詩虎來銀雲流而璧月出小山桂樹處處留人幽徑松濤宵宵警枕籬東菊蕊卽爲延壽之方堂北萱花本是忘憂之草優哉悠哉於此七載豈料大吏以猛虎之威發瘼癘之性水見蟹而亦怒市有虎而生疑本春城時遽整行裝乃與園別重尋宦海之轍有似出山之雲既棲止於津門爰宦遊於皖水迎江塔前登高能賦大觀亭上對酒當歌詠避賢樂聖之詩官情早淡誦壑詔谷嘲之句移文可慙墜朝天之竹笏既棄仍收製往日之荷衣薄滑思服回首故園固無日不縈夢寐也無何湖波瀾起海水羣飛山嶽崩頽衣冠塗炭望關河之鐵馬指荊棘之銅駝鼉足既折洪鈞泐焉 風詔一下大事去矣於是秋燐夜夜螢光照鹿之臺春草年年杜宇泣蠶叢之國管幼安之隱淪遂依遼海庚子山之哀怨惟賦江南一場富貴業春夢之成空十丈鬢絲話秋風之容易余既難歸粵海亦遂留滯吳淞梁鴻則賃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三 三十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三

三十

庶堪嗟莊鳥則越吟未改傷亂離之滿目悼憂患之餘生祇流覽乎簡籍惟踈踟乎斗室不盡牢騷屢罄金壺之墨驚聞絲竹誰歌玉樹之花此焉棲止十有八年瞻望鄉關淒然淚下豈不以秋霜春露每憶松楸麥秀禾油更悲旄葛哀蟬之曲心愴乎落葉過雁之影目斷乎歸雲中間兩度曾返鄉園堪笑還家有同作客曾未幾月又回巾江嗟乎季應南返問歸棹以何年杜甫北征著麻屨而自歎人間何世天問徒勞每當落帽涼風聞鐘夜雨似窮途之阮藉等歧路之楊朱海波山石誓同冤憤之禽城郭人民愴甚歸來之鶴命之衰矣傷如之何客有欲慰虞翻之窮愁解崔駰之不樂者爰成此圖貽之尺素江河雖異風景不殊山蒼翠以橫窗石隱磷而傍屋深柳之堂仍可讀書望月之亭亦堪賞雨繪陶潛之徑松菊猶存誅宋玉之茅樓臺宛在令我寄心濠濮不同過眼煙雲懸諸粉牆以欣以慰乃知莊漆園之夢境匪託寓言宗少文之臥遊以消永日坐對捫蝨如窺老學之庵偶遇歸鴻亦訊愚公之谷南巷四曰愚公或者謂劉伶以天地爲蘧廬李白以光陰爲過客華嚴樓閣祇住空王欲界

仙都虛言宏景許由隱遜曾何戀乎一瓢杜陵布衣寄遐心於廣廈浮屠桑下曾不
三宿韓康市上願授一塵戀戀故園無乃非達豈有東陵瓜種已經十載之星霜平
泉石佳猶作千秋之想像也哉雖然舊衣愛著故劍應求緬桑梓而敬恭縱萍蓬而
概慕况乎松柏之巷高國在松柏街有先人之故廬國有祖廬篁村之溪余鄉篁村亦名篁溪有童時之
釣石栗里之柴門依舊玉川之破屋猶存此是安宅仁人之懷若斯亦愛吾廬徵士
之心如見今雖海桑變易蒼黎騷談劫火於昆明轉風輪於大地而寫夢梁之記
猶說春明聽離黍之歌忍行周道看花探杏記長安走馬之年泛宅浮家近屬國牧
羊之歲前塵徒憶影事堪嗟古瓦蒼鼠驪山之宮殿誰尋垂楊暮鴉隋苑之烟霞盡
鑽阿房土黑徒留片瓦之銘銅雀草荒難認分香之淚謂天蓋高問媧石而誰鍊謂
地蓋厚補春泥而猶裂將軍去而大樹死蕪城賦而秋草生訪 圓明之遺構祇剩
荒煙入 頤和而盤桓共看明月游觀樹改歌舞臺空問上皇安否猶聞鸚鵡之言
吟望帝春深頻灑杜鵑之血聽哀楚之詩歌無知足樂譜冬青之樂府哀怨如傳遺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三十一

民豈無人心祝宗所為祈死與言及此感慨繫之然則千門萬戶之奇都歸幻境榮
圃瓜園之陋何必論思嗟嗟桃花源好尋古洞以無因 瓊島春深望三山而已遠
蓬萊真限以弱水羅浮似遠於高天藥裂無安心之方桃梗有飄流之感對茲圖也
如索赤水之玄珠如見藍田之片玉願逐流螢而照字思偕歸燕以營巢嵇康窟外
殿烟猶縈陸游家中市塵不到問壺公安身之處芥子能棲求長房縮地之方蘆灰
已塞歸故園而何日慨滄海之橫流蒼葭溯而鷗鷺寒白雲飛而猿鶴怨訪老聃之
籍化胡倘傳問尼父之津居夷尚樂是亦可悽愴傷心也已足園之成頗有題詠厝
玉碎金人有謝安之句林花院果我同王績之思歌奏元霜音酬白雪積百篇於竹
篔有九畹之蘭言未能寫入圖中輒用綴諸記末十年塵積宜加籠壁之絳紗六管
風揚堪比題碑之黃絹云爾

附錄黃日坡 寓園十詠 並引

寓園者東官張太史豫泉由晉解官歸粵所築也寶安城中松柏山麓因樹為屋

殷峯啓軒庭宇華曠林楫清遠余以癸卯仲夏太史招往遊焉流連數日彌愜情
賞泚筆紀勝成詩十章非敢為諸君首倡庶圖博大雅一粲爾

祖若舊廬

寶安首望族令緒接曲紅子姓稱孳蕃聚宇松柏中達人此篤生偉哉廉憲公啟
歷羣方悅德徽奕禩崇緬從桑滄改別構五畝宮遺基重回眺鞠作茂草叢太史
今賢裔蔚為風雅宗玉堂暫解籙蕭散閒扶筇數典恆弗忘愛茲城裏峯誅茅茸
精廬讀書蹈邊蹤蒼堅勵名節補蒔柏與松樹立皆卓然落落追流風前麟後鹿
魯鄉黨翁以同賤子渴傾慕來遊幸相從登堂挹先芬攝衣塵敬恭輪奐頌雙美
摘辭慙未工嘉植何丸丸尙想崎秀鍾長茲祖武緬世德貽無窮

采菘初

宦海茫茫增唱嘒若箇急流知勇退高人又覩張季鷹猛聽秋風憶菘菜九重小
謫瀛洲仙一行作吏年復年飄然倏打回颺鼓鶴與琴書同一船息影優游臥林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三十一

簾買鄰城市成幽築采菘舊夢繞湖湘結構水居仍是陸讀畫絃詩听夕宜世上
風波那得知地逼孤峯青掩映花為四壁紅參差遂初獲此心應慰飽食高眠輕
富貴鱸膾教添老瓦盆菜根想更饒滋味步痕仙館後有咬菜根室絕勝擊舟娛隱居年時不
負歌歸與我來獻詠坐終日一笑珊瑚逢老漁

愛古不薄今齋

昭昭宇宙誰非文流派一別門戶分奮然角勝競不讓意氣直欲驅風雲古今賢
者曷免是洵哉習俗能移人君今有志化畛域潤色鴻業彌精純是古非今既弗
事生今反古尤非倫杜句顏齋足見志去偏自葆天性真手中鑪錘入冶范名山
纂述垂千春我方搥腕慨流俗高齋晤對罄效親佩君盛誼發墨守哂彼桷鬻徒
紛紛虛放把臂效坡老閱道儻許追同座太史主持羅浮酥醪觀余亦入道酥醪

儀亭

亭子翼然起東官俯眺豪層臺儀彩鳳遠塔卓金鼉風月登臨壯山林位置高懸

欄緬先德仰止首頻搔

囊珠閣

山斗思先哲幽光開自君高懷攬明月飛棟拂層雲述德謝生詠潛珍蘇子文元
龍牀下客那許挹清芬

松柏山房

先朝遺植許重尋爲闢山房倚翠岑少壯便懷歸隱志雪霜彌見後凋心長撐根
節禁盤錯恰對巖巒動嘯吟信宿徹宵清不寐四窗風雨鬱森森

夢痕仙館

別業羅浮招隱宜瓊樓玉宇寄相思邯鄲借枕空前度蓬海歸槎只片時儘有高
懷泉石契獨餘宦迹雪泥知碧城更喜新編集詩界能開杜拾遺

太史以夢痕仙館名其詩集

羣霞樓

晨夕瞰旗峯霞光相向紅詩情與山色併入一樓中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三十三

東籬

五斗嬾折腰薄宦思歸速曳杖籬東來招隱愛叢菊眷言日采采霜英動盈掬西
風任搖落晚節長芬馥

退思齋

蕭蕭首水秋風來先生歸計何悠哉故園高臥學寡過詩齋汜掃無纖埃往事如
雲那足道此日惟應閉門好塵勞形役非所安容膝且效柴桑老良辰過從清我
襟謙謙令德平生欽巖樓若較魯宗道哂彼入山猶未深

附錄吳一琴寓園十景口占

公是謫仙才三生夢醒回玉皇香案吏無處不蓬萊 夢痕仙館

數典不忘祖買山豈費錢昔時桃李樹依舊列門前 祖若舊廬

勁節子猷竹晚香陶令菊折腰悟昨非甯寄東籬宿 東籬

蒹蘆風味好張翰對秋風應有釣徒號烟波一棹中 采菴初

智囊冕錯比末路嗟如此卓哉公藏珠記事惟教子 囊珠閣

經術漢儒取詞華唐代咀體裁有變遷骨格無今古 愛古不薄今齋

高聳鳳儀亭黃旗列翠屏桐花與竹實招隱到雲扃 儀亭

北極樓槍外東山絲竹最人稱退步思公屢馳吳會 退思齋

一木能支厦非松則柏也此中大人不起胡爲者 松柏山房

舒卷晚霞新紅遮遠隔塵樓深誰入霽明月作嘉賓 羣霞樓

吳淞泛月記

電影萬盞屢氣巨霄歌聲千樓鶯管匝地春申十里紅塵障人吳淞一水皓月乃出
爰偕同人泛舟其間時則凝青射沙碎翠通壁韓文鱗獵微瀾不波素暈隨之低昂
綠烟因以明滅秋花叢叢敲側隔岸純作白色襯以翠鳥寒蘆簇簇涼簫響答
雙槳遂驚游魚同遊童稚能唱漁歌余亦謳吟以誌鴻雪鄰舟有友來從香江閒話
九龍不乏烟景歸來一鶴怕言人民紅羊換劫朱鳥招魂珠海遠望瓊瑰盈懷矣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二

三十四

州受其匪之禍大亂三日夫避世鵝服迎寒鹿裘宜同箕巢長抱商綺乃不居高山獨志流水豈
不以大地博博盡苦荏苒洞天深深亦嘆荊棘乘桴尼父長欲居夷泛宅志和有時

垂釣我思古人棲隱此間簫杖觀雲鐵笛鍊雪井梧烏語歌板紅牙亦嘗吟老客婦
之謠成杞梁妻之曲而文采矚世豪情薄霄蓬臺花香玄圃樹茂人識老鐵事欲鑄
金僕慕高尙頗嗟聞寂恍在空谷足音蹙然祇有木榻容膝可坐詠史之篇遂禍梨
棗注經之卷幾覆醬甌因思古有焦尾之琴壽有不材之木逸民如鳳老子猶龍遇
景逍遙委懷散誕守靜致篤樂天養真能以無名爲名是曰大隱之隱滄浪之子豈
後於元真之翁首陽之竄不殊乎柱史之伏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乎爰呼榜人更溯
前浦臨流鑿貌啜茗當風二分蟾光翦此秋水兩岸鷗侶狎惟幽人忽入柳港以爲
桃源瀛顛劉蹶充耳不聞白俗元輕寫臆成什因話今月曾照古人舉杯邀之以永
今夕老杜漢陂之樂髯蘇赤壁之遊鳧鷖亦歌孤鶴解舞剩殘之山水可玩向來之
哀樂何多興盡返棹聊爲記之

殷介仁墓碣

先生諱心源號介仁吾邑白石岡人也獨守璞素能味道腴香搖乎衆芳保真以高
 舉與先君子少同筆硯長共患難英夷入廣州之役縋城乃離穗石歸屬偕返篁溪
吾鄉名村 雞黍款客見茅容之登堂鱸鮓正肥似季應之返駕擊漸離之筑遂變
亦曰篁溪 徵聲喜晏嬰之廬不嫌近市已經離亂獨好姣節聞鶴唳而心驚望鸞喬而意遠暨
 先君賦鹿鳴之什先生摘豹隱之篇長卿則遊倦思歸安仁則閒居作賦遂習青囊
 之術兼學少林之拳龍蟠虎踞筠松之星法能言熊經鳥伸華陀之風流可想逢場
 作戲打包趁墟不懼山膏之罵人時共野鷗而分席然先君每笑其術之不精學之
 太難也及余髫齡應試先生見獵心喜亦復提籃逐隊掀髯入場風簪寸髻自笑寒
 茅之心墨瘁紙勞屢歎昏花之眼而余倖遊泮水先生名落孫山不以爲戚反以爲
 喜謂鳳毛之可賀願驥驥之長伏素無嚴羽貢名之心何羨紀瞻秀才之號得遂吳
 筠棲巖之願不負林宗布衣之交嗣是而後先生遂以醫術行世矣性復好飲陶然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三十五

自得栽董奉之林春風滿座荷劉伶之鋪天地爲廬錢無十萬亦許買鄰道長半生
 祇應閉戶謝俗緣之紛擾借酒力以消磨久留吾鄉不復返里桃花源好笑漁父之
 迷津蘭蕙叢滋喜羅含之有伴嘗於月夜與余泛舟金龍洲塔前呼小紅而唱曲浮
 大白以高歌醉後謂余曰吾信邵子元會運世之說後千萬年吾與子復飲於此盍
 舉一觴以誌後緣是可見其引夷惠爲同儕齊彭殤於一致矣余嘗謂窮達者命也
 憂樂者時也自修者德也不朽者名也士苟無牀第蓬艾之思而有級佩蘭茝之想
 雖復隱身圭竇長居市廛無亭臺之悅目無案牘之勞形而鑿水可以悅魂弄月可
 以濯魄詎軒冕之足慕纒胡繩以徜徉鶉服本自遺榮鹿裘何嘗非貴如先生之閉
 心自慎窺窺慕余莫尚乎歸真毋取乎街衢者亦可風矣先生卒於某年某月某日
 葬於白石岡某某之原有子二人長仁普次某某嗚呼哀哉蒙莊有言是化人之委
 脫華表何在認丁令之歸來立石表墓以伸素志離離芳草蕭蕭白楊置徐孺之芻
 瑾瑜比德挂季札之劍金石論心九原有知當可無憾也已

何子遇墓碣

君諱慶鴻號子遇吾師梅士夫子幼子也高陽之里夙善貽謀伯起之家祇留清白
 夫子雅好梅花高尚其志梅村屢尋清夢茶山亦有行窩君深維邱遲似我之言勉
 爲京產後來之秀鶴在陰而思和雞鳴起而讀書汲古得綆研冬自華嘗肄業於學
 耕堂有亭小山可望羅浮在水一方能狎鷗鷺學耕堂在小山亭勝 余嘗過從相與流連
 眺濃青鑿活碧聽鶯曲把漁竿二分種竹便隔塵寰十萬買鄰時發遐想君誤中
 副車爰登仕版作春明之夢爲舍人之官每吟紅藥之詩屢爲紫薇之直雖非所好
 聊以慰情余嘗與故弟哲雲同往京師君與同舟望歐浦而色喜上吳淞而馳驅嘯
 傲乎名園流滯于客邸小山桂樹最愛留人古洞桃花偶迷漁父於斯時也瀟子飲
 酒必不辭醉李白夜遊亦良有以不自知青春之可憐白日之易匿也既而君以宦
 海浮沈自嗟冷署余亦仕途踳踳僑居津門訪我於紫竹之林話舊翦紅樓之燭葡
 萄千鐘鳴倒行乎皓月琵琶一曲頻灑淚於青衫嗣是而後遂賦離索流水十年憶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三 三十六

南皮而思勝會暮雲千里依北斗而望京華曾幾何時而星霜屢換陵谷已非嗟泥
 馬其安歸指銅駝而太息矣君內行醜美處世通介與物無競待人以誠節同菊香
 襟澡蘭雪雖處困境不踰素履伯倫目空一世啓期云有三樂胸中都無宿物塵外
 願作閒人葵桐成調同慨嘆乎劫灰爛柯觀棋已相忘乎歲月夫以清高之品處汗
 濁之世閒曠之懷當擾攘之秋其不能混迹蕭艾潤身脂膏也明矣廓抱影而獨倚
 志坎壈而何悲時不我與憂能傷人纔過花甲忽聞薤露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二
 歲子一人福銘孫幾人是年某月葬於某某之原嗚呼芳草十步指點黃公之鐘長
 松一邱思挂徐君之劍城郭未改壑舟潛移立石置墓以寫余哀云爾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四

東莞張其淦豫泉著

粵嶽祠銘有序

蓋聞南稱條帝控海若而居尊東渡秦皇驅神鞭而豎柱源傾三峽巫雲疑神女之
祠簾挂千珠蛋雨濕蛟人之屋問諸天之洞壑孰若蓬萊授碧落之神書遂名洞府
二山離合乎風雨三神廻旋乎泰蒙望悠悠之綠草鬱蒼蒼於翠微是以鵬霄雲構
層城開太乙之庭鸞闕霞標南極奠壽星之宅十景樓烟竈離精於丹穴三千弱水
浮左股於蒼垠雞聲一唱羣來白玉之京龍足前躡合築黃靈之館粵嶽祠者祀羅
浮君黃君香石顏以粵嶽紀粵望也或曰神州赤縣五嶽為高越嶠炎洲兩山並峙
稱之為嶽無乃非宜不知黃壤白壤未刊遐荒之土戴日戴斗必窮積陽之墟瀛洲
方丈孰能窺九室之天崇館層崖必先競千巖之秀君徒見乎杲杲叢木峨峨衆樹
按龜籙而測坤靈授鳳書而談封禪是徒知嶽之所以異而不知嶽之所以同也嶽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四

乎嶽乎請畢吾說夫天地積氣漱正陽而含朝霞崑崙中柱浮大海而入中國瑤臺
十二實湧南溟瓊華千重亦環北極若夫貝多壇墀得仙石於龍門荊巫响屢踞離
宮於鶉尾慕容燕玉案發神光玉女明星盆涵碧綠能小天下惟登岱宗亦名天孫
是曰神府日觀皆能足躡雲扃於焉手開紅輪浴浪初出海中黃河如帶若現山頂
然而君聽雞鳴秦岱攀雲於五夜我思鶴跨羅浮見日於三更此一同也山嶽為靈
氣之所宅神仙之所居七十二代得玉牒之書二十四物奉丹井之水瑤函芝帙青
童由漢武招來竹箭松心天神與秦昭共博劉璘采藥發石困而忘歸虞舜巡方埋
雪輪而紀瑞凡茲五嶽靈蹟多屬上古仙蹤若羅浮則安期之鴻飛葛洪之蟬蛻道
開之石室延陵之茅坪麻姑鳳舞之臺鮑靚鸞棲之宅東坡流落約同叔而訪初平
真卿猶存饒長樂而逢陶八更何論守安寶積景泰僧歸此二同也玉芝紫露原產
具區瑤林絳雲長葛仙域紅蓮十丈對洗頭之盆蒼松萬株倚繫練之石桃花仙種
爛雲錦於朱陵蓬壺長生護靈根於陰嶽瓊環開而仙童去石髓折而鬼谷來未若

茲山尤多奇草作杖之藤既稱萬壽如瓜之棗疑結千年筵非王母輒供蟠桃之飯

四入佛子即見龍宮之竹菖蒲九節靈芝百莖黃精產了醫之峯人參萬羅陽之圃
嘖寥天之沈瀟為酥為醪訊孤村之梅花如醉如夢此三同也亦有鳳鳴嵩阜子晉
吹笙鶴舞秦壇高宗奠爵控麒麟於二華石劍攢青歌鸞鶴於三峯雲壘擬白虎名
李父入黑帝之宮蛇號率然守元神之府大都珍禽奇獸多出靈山獅吼鸞音即同
佛地茲山所畜靈異尤衆瘡虎守乎鐵橋癡龍吼乎石窠哺兒古洞見小鳳凰仙翁
遺衣化大蝴蝶林垂如壘之繭家置綠壁之鑪佛跡巖下人覓辟蠅之龜阿耨池旁
仙留擲錢之蟹此四同也夫天下諸山稱嶽者多魚嶽見乎蒲圻龍嶽稱於平樂幕
阜天岳載雲笈之道書會稽稽嶽有秦政之刻石書廬嶽於孝穆峯號香廬湖長嶽
於宣和網聞花石奚止天柱尊南嶽之奇黃山連白嶽之秀凡茲巖壑標榜為多惟
有羅浮名實具稱四維載地獨處於炎方八柱承天作鎮乎南越洞天第七潛通句
曲之宮滄波八溇已綠瀛洲之草彼羅浮君者太清之神仙真靈之位業白雲帝鄉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四

上碧霄而鍊石朱明仙洞留丹竈以傳薪飛軒引鳳雲中之羽葆莊嚴遊履驂鸞洞
裏之乾坤廣大騎五羊而莅止穗石得朋駕一龍而上升茅家訪道聿新祠宇高倚
雲霞天號曜真門開甲子波羅同祀合尊南海之神鬱儀來朝早見東方之日願師
抱朴話真契於前生況有老聃傳谷神於不死求仙海上盍齋玉檢於靈壇望雲封
中且進銀泥於寶壘乃為銘曰
峨峨二山南天之門曉靄靈嶽宋人所言蓬萊割股溟澥蟠根作鎮南粵祀羅浮君
明月珠臺白雲蒲洲未若茲祠去天一問高建霞標低瞰雲棧洞壑棲寒華嚴非幻
紫局畫棋丹邱碧烟觀日臺後撥雲寺前紅輪現海白水瀉淵雞鳴一聲飄飄欲
仙古瑤臺下有十三峯溪滿杜鵑竹環龍公瑤樹三島瓊林一叢休誇漢柏不數秦
松碧拒雲旌斧修月殿白鶴翔翔黃龍隱見丹窠午餐梅花夜宴飛雪枝枝仙
雲片片三峯上界太華削成石樓懸空鐵橋橫軒窗碧落闌干赤城誰入妙門乃
瞰仙局瑤策鬱契珠泥暢續瘡虎守壇銅龍鎮域霧棟凝紫星漢連碧月地雲階寸

田尺宅三日足齋一瓣心香竹葉蒲桃荔丹蕉黃豐飲堯膳醉池軒漿四百芙蓉流澤孔長

黃旗峯廉泉銘 有序

出東莞城五里有黃旗峯焉濃青拂旌暖碧凝壑杳嶂拱列林岑壘巖翠浪起伏小松萬株香烟縵紛古廟百級斐斐之氣幕岫疊登之雲積隅循麓而下有泉一泓綠龜弁苔碧草繁澗石瀨淺淺璇渦融融明激弗渝冽清可鑿以蕩心滓以洗眼塵有亭翼然構自泉右幽竹一徑潛盤競生秋花數叢送馨流媚瑤溪巖烟雲錦被磴豈無鳳凰之沼亦有桃花之潭未能過也余以重陽之辰心迹雙寂爰招良朋登高望遠沐浴於此聊取永日山農蕘豎互通情話愛彼淵量有符潛德無出山想結淡水交二句是梅士夫子聯語歲習習其若頽時塵磨而過中望梅樹而增歎酌寒泉而永歎因思此峯龍脈自蓮花山五鳳樓而來將近邑城挺拔深秀吾邑偉人鍾毓於是若熊將軍飛之草莽起義袁督師崇煥之砥柱擎天家文烈家五之血染野塘蘇閣部觀生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三

之魂埋北郭孤忠炳日奇節凌雲其餘抱璞真儒腰金名宦載在邑志更僕難數又思泉以廉名計以廉首如木有本如水有源漸漬德淵發為事業甘孔明之淡泊然後可任重致遠學孟嘗之高潔然後可殺身成仁也曾文正詩云薰天事業不貪錢是之謂矣修名未立晚節逾懷慕弱植之崑操絕秋塵之纖汗緝蘭蕙而騷人歌帶女蘿而山鬼嘯請鑿止水以明此心乃為銘曰

美哉碧泉隱於黃旗素波微揚綠澗無滋烟林杳篠雲巒護持玉沈不汗塵涅不緇我聞其名心慕手追叢草奉藻視為神著豈無中冷亦有涼泚我所思兮廉泉讓水虎跑稱奇龍井洵美挹注之易不若梓里許山瓢飲陶潛心理漱石枕流請從此始

筆村鯉魚石銘 有序

吾鄉草樹邃密叢篁隱溪以黃旗之峯為屏以金鰲之水為帶寒居咫尺有鯉魚石內秀外頑鱗次溪側曲沼晨碧秋花晚紅邵村烟雨庇先人之舊廬合德祠堂石在祠後園外倚處士之修竹童時游釣攀條以嬉晚歲隱淪據梧而睡懿哉此石含

暉葆貞中有朱明之天何異猗玗之洞振響吹沫潛遠輟流珊瑚之洲可遊蓬萊之

壑非遠雲霞糾縵欲高躍乎龍門風雨離合或騰突乎獅海客謂余曰君目逐勝朗心寄遐疇不僮身走萬里曾何愛此一拳余應曰然余嘗東至渤海北行幽燕望泰山之日倚恆嶽之樹雖未能梯危窮邃絕幽巖險然而雲構非匠霞堆隱天紛總總以難名翼逾遙而接目豈無燕玉競說慕容之奇倘遇秦松亦下米顛之拜此一境也又嘗陟太行之阪踏上黨之脊叩五臺之門戶繞三晉之雲山羊腸屈曲龍尾坳軋石林岩嶸陴牙橫梧片秋色晉祠之碧玉欲流縷縷雲根井陘之赤幟猶動此一境也會稽禹穴秦望陽谷訪靈隱於西湖話雲林於鄧尉千人誇其廣座萬笏訝其朝天壺中九華吟玉局之詩烟江疊嶂繪晉卿之畫未嘗不遠望竹葉近看芙蓉虎邱龍井愛苔蘚之摩挲葛嶺雲棲話婆羅之形狀據之則酒醒載之則筇來林名獅子種柳讀書之堂洞可猿呼煨芋談玄之室此又一境也玉京泛自滄海鐵橋踏乎羅浮石竈煮而仙丹成石樓上而吟聲作紅花溪畔鐵漢迎賓白水門前玉女搗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四

帛葛仙翁之遺糧猶在張處士之歸裝可尋峯登符竹證圓澤之三生村入梅花醒師雄之一夢亦嘗周覽極頂上飛雲知古瑤臺之含靈識朝斗壇之蘊怪或如奔馬之浪或若巨鼇之簪或寫自然華夷之圖或帶微濛烟雨之畫或似虎豹踞踞於洞口或狀虬龍糾結於潭邊此又一境也他若陽朔擅桂林之奇峨帽經棧道之險零陵飛燕本屬奇珍响屨臥獸不防對語削成華嶽開玉盆之蓮花歸隱匡廬煥香爐之彩筆又如抱璞一泣荆山是軒轅之星弱水千波崑崙盡瑤琳之種既為靈運展跡之未到祇作青蓮天姥之夢遊峨峨石丈無容觀縷而吾獨愛此魚石者胚渾結成桑梓恭敬較雁飛而尚異叱羊起以無因依依藻蘋嘗弄春水年年鱗甲亦動秋風吟檻前之烟月珍若琅玕敵海外之波濤力逾羅刹曾留古廟有魚石結香火之因緣若訪敝廬披蓬蒿而共賞乃為銘曰

天門龍躍降此星精養素抱朴幻為魚形赤岸作簞綠漪承洋奮鬣雲起噴沫雨聲劍影藏沙珠光帶水三十六鱗尺素一紙李廣射虎堯臣封豕昆明長鯨未足比擬

杜若海畔松柏山中據石枕雲披襟當風仙博偶遇神鞭倘逢琴高乘之往朝天宮

孝順庵銘

吾鄉篁村海口有孝順庵焉草窗瞰碧風帆往來於徑凝青烟蘿環繞是吾邑今但和尙所建迎其母以歸養也夫燈王石室多在深山法界香城應居淨宇而況白馬馱經之歲正值紅羊換劫之年居近村市持千萬以買鄰閒話桑麻更二分以論竹已入非非之想難詢了了之因蓋以給園木名孤獨出家故號沙門四姓稱釋佛圖澄之所言五倫不講韓昌黎之所闢而乃安息慈悲之地勞思鞠育之恩言念昔唯歸潔蘭膳已耽禪悅無妨蔬筍之廚猶帶儒酸未了鹽齏之甕問生涯於飯鉢補華黍於筌詩以視神英遠遊韓湘忍去者蓋有間矣於是誅茅開朝梵之堂薙草置經行之室花開寶相竹樹檀變金鱗洲邇塔鈴自響於層霄鯉魚石存林翠遙分乎淨土又況芥庵咫尺裁庵結構能供舍利共話開黎有師函是傳華首之燈有友今釋分海雲之藻天龍是汝飛濤見拂頂之松邑志今但禮函是為師初居華首寮函是送以詩有祖德于今墜天龍舍汝誰語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五

澤鹿為徒臥語訝黏身之辭此則楊枝漱齒亂落天花檣檣縹緲何非寶樹桑梓豈無佛到津梁未見僧疲愛日長留慈雲永駐於是今但之母遂亦皈依三寶為優婆夷焉露濃蘭畹並滋延壽之桃月滿蓮臺照見恆春之樹坐處堂之禪客為破籟之墮僧亦可謂不尋閱院之春而自得梵宮之樂者矣慨自茄花有識桑海成田吾邑諸庵尙留古蹟楞伽建於張二果仙橋建於陳李香庵名龍水詠陳登上下之牀陳元龍牀上下尙書留得最高層院號獅子記崇禎祝釐之會院在邑城西崇禎六年建以龍誦祝釐時客過金繩詩多感憤過金繩庵時人瞻鐵塔文話因緣今但有芥庵未若茲庵取名孝順能警末俗亦醒頑冥報寸草之春暉話小人之有母的的西來之意於意云何如如覺後之身金身不壞家中自有老佛世上豈無善人迨至風木與悲蓼我廣讀談文字者兩三輩住羅浮者五十年潘頌楊之投贈既誌會篇屈梁陳之詩歌爰稽邑志邑志今但傳屈梁陳三家及潘頌楊阿平說偈早悟去來師政圖經有同指掌為方外友疾革今但說倪阿平乃遊嬾丹霞之法器奏流水以移情方知一

箇蒲團亦歌陟屺三乘寶筏早渡迷津山留叢桂之盤若有旂檀之積雖今日老鼠竄古瓦已成憑弔之吟鳥瞰飛沙似愴微塵之劫而遺基尙在斷碣猶存屢經陵谷之變選肯任雨風之剝落蒼松翠柏好扶持紺樹之林孝子順孫盍來禮丹臺之座乃為銘曰

銅鼓嶺下珊瑚渡頭有棲禪子來金龍洲闌若紺宇蕉天碧流錫名孝順陶思精修萱花北堂叢篁老屋花是忘憂篁自芬馥向日蒲團何年版築運善提心縱滄桑日嶺南三家詩人問津亦有澹歸來數晨昏榴花遠水芥庵古春言忠言孝今豈無人了玄長往更涉溺死嗟李定夫及溫氏子幽蘭一叢芳草十里求忠孝門亦良有不孝者言物寄餅中物既離餅各自西東泛泛人海有如萍蓬是日梟獍構机奇窮烏能反哺雁知秋早豈有是人而不如鳥翦公先幾天然古道師友之力助此長老誰來古寺重開草萊有松當戶循蘭在陔破籟打翻老佛臥苔留此銘詞以旌逸才

綠綺臺琴銘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六

綠綺臺者明武宗之御琴唐武德年製也鄭浩若先生得而寶之時見吟詠及廣州殉節抱琴而死王漁洋詩所以云海雪騎人死抱琴也嗣是而後琴為馬兵所得鬻於市中惠陽葉錦衣猶龍以百金贖之歸星霜屢易二百餘年復為族叔祖德爾方伯所得藏諸可園夫綠綺之號本相如之所名朱絃之異似雷威之所製流傳出於宮禁寶貴勝於妻孥酌羽客而流韻對湖水而奏音若時路氏愛木性之枯伯山識唐代之軫四壁無歸且質琴券三河欲上又負琴囊若時紅鸚鵡之詩卷人笑狂生黃牡丹之狀元彼真同調卒以一曲履霜悽愴隕雅門之涕千年碧血倉皇染寡女之絲琴兮有知當可無恨可園花竹環徑圖書滿壁廣廈細旃眠琴其中明月直入窺見嫦娥之鏡大江前橫開奏湘靈之瑟可園高樓有聯云大寫叢蘭之畫卷蕭蕭蒹葭秋菊以寒泉灑疏雨於碧梧振清風於寒玉余手為摩挲心寄元賞懷古欲泣契機能歌族叔桂生舍人以拓本見貽袖中有東海之奇過眼即雲烟之錄何必高山流水方移我情乃為銘曰

毅皇之琴製自唐代竹風欲流松雪可愛懷素寶書不疑劍佩時人得之與琴俱碎
亦有南風出於宋宮良嶽石碧茄花劫紅風宋亦有琴曰南風宋理宗之琴也祇有綠綺猶在塵中誰
能操之廣陵散同幽谷香蘭故宮堅木妙臻羊體紋有蛇腹應侯何悲孟嘗欲哭呼
嗟琴兮時當百六陵谷已變琴來名園漫奏別鶴時聞哀猿斑帶血點拭有淚痕以
筆揮之亦醒詩魂

盪雲航銘有序

盪雲航者尹冲玄大令守衡之所居也爾其梢梢綠鳳之翼葉葉青鸞之足百丈十
丈千竿萬竿大或如椽小或如筍陰三徑以都涼閣一窗而成碧因於竹杪為亭翼
以扶闌航因以名雲真宜臥大令晚號懶翁作懶菴賦以自況是亦懶雲也已然而
雲無出山之心而書有藏山之業嘗成明史竊一百五卷即儲於盪雲航中客欲觀
者梯而上之吾邑陳清瀾先曾著皇明通紀一書世稱直筆能繼其後厥惟此書
博羅張晉贊之曰子之筆大如椽直如矢蓋仍比之月幹與雲梢虛心與勁節也夫

柏松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七

十畝成園二分種竹蒼苔三徑寒菜一畦有牖似甕大好著書在陸疑舟最宜棲隱
余憶幼年得武孝廉尹君鳳藻引導循蘿徑入芹塘冲玄是芹塘村人歸芳草之遮簾惜寒
花之委砌有竹萬个青青籬籬夜之逸興所為幽尋王子猷之嘯詠不覺日暮
見夫史竊版本架藏完好因語邑紳印行傳觀使知懶庵之著作真得溫陵之薪傳
邑志尹守衡傳云時太倉王錫爵明春秋之學飛燕已去誰認故巢化鶴歸來或談
傳溫陵翁仲益守衡少治春秋秋翁仲益之門華表依然偷柳植子山之園亦有松菊留淵明之徑愛此寒碧靜涵秋漪水筠石筠
宜烟宜雨合參禪於玉版沾遺履於石渠何必沙邊鷗狎濠上魚觀方移我情乃足
稱樂爰為盪雲航之銘曰

太液鳴鶴江都雙鳧凌風有舸激水噴珠不若茲航置之林於牽船置岸聊以著書
珊瑚節圓瓊珎色美千叢萬叢下繞塘水韻風入簾盪雲成海以茲為名其意有在
碧烟成山綠漪滿池雲耶水耶一葦航之高臥不起純鱸我思登瑤函猗猗瓊枝
銀漢紅牆乘槎何往春秋志在史才同仰竹箭東南瑤琨篠簜漁父把竿龍公扶杖

我亦有航是采菴在富園松山下長依松柏飽聽雲濤醒讀周易醉讀離騷珊瑚洲畔
清溪半篙

思舊銘有序

歲在丙寅月當秋節羅浮酥醪觀住持道人黃薈池羽化於邑城西門之外嗚呼哀
哉人之生也既非金石士之悲也甯異春秋生芻聊置未盡徐孺之忱膏蘭竟夭輒
為楚襲之惜桐葉將落無假乎烈風杜若牽芳忽聞乎楚些况復黃雞催日正淒風
苦雨之晨朱鳥招魂是地老天荒之候伯牙知己已轅成連之琴向秀重來空聞山
陽之笛以是言哀哀可知矣維君抱性淵默處世真率賦鹿萃於綺歲飛鳧息於壯
年汴水讖其歸帆浮山見其負笈早懷出世之想遂成黃冠之流太古為履春風扇
人枕高松雲襟灑瀾雪時混濁以澆鑽君惟芳華其雜糅時繽紛以變易君甯隱閔
而壽考落落乎其有風颺也酥醪泉好且食安期之瓜會仙樓高亦賣歐公之石
得歐公仙石借建歐公祠祠後有會仙樓爰招勝友同結德鄰花笑亭前詠巡檐之句屋亦舟畔尋釣魚

松栢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八

之竿猶池邊余及子編諸君建德鄰精舍枕柳搖而皓月出荷花開而綠酒斟醒則
於歐仙祠側有花笑亭片亦舟船勝會聯韓愈之吟醉則尋師雄之夢雖杜陵茅屋茫茫此願而淮南桂樹往往留人君固
願神於蘿薛之鄉余亦結賞於烟霞之藪此景此情常懸心目無何海波騰涉陵谷
變遷禍遂及於縉紳事孰論乎黑白陸續竟羈北寺鍾儀爰繫南冠君乃心同黃霸
惟務傳經達似蘇髯依然酣睡不食杞菊而顏色日豐不廢謳吟而詩稿盈寸周勃
至此方知獄吏之尊灌夫歸來不改罵坐之態識者知其獨立而不懼阨窮而不怨
矣九龍真逸纂修邑志招君龍湫相助為理君眺望香江之波吟詩宋臺之草有時
抵掌別有會心編輯沙田一門凡前賢之經始後人之紹述屯變之紛更卷牘之塵
積刻意搜探皆著於篇蓋謂為山勿虧一簣飲水必常思源南皮奪而仍是個人南
張香濤制軍因屯變制吾邑公產沙田東海變而屢經塵劫勿為雀鼠之耗勿為鷓
八十頃為廣雅書院業仍使邑局承佃蚌之爭一邑美利普乎耕桑千秋留貽壽以梨棗編輯之意其旨斯在余獨怪乎叔
季之世勢勢混泥朝廷不言旁求闢庸多致通顯或結交奄宦遂擁兼圻或進賄親

貴類膺顯秩羊頭盡爛狗寶能由河間姪女但工錢數西園大官不嫌銅臭同作一
邱之貉皆成兩脚之狐遂使朝爲草而國爲墟安怪蟻繫完而脂韋習點灼姦咎罪
莫大焉若如君者識洞九變旁該六籍見督郵而束帶呼孝廉而回船鱸鮓祇有思
歸牛刀未能小試十載津梁對秋風而客老一場富貴驚春夢之婆催加以衡門有
賦陽羨無田陶潛之三徑就荒許山之一瓢誰問直同飢風每咽寒蟄嗟脫粟之罄
孺子朝啼詠披荔之章山鬼宵答而君乃貧能安命失不榮心首陽薇蕨願步清聖
之塵羅浮洞壑思效野人之臥所謂信天之翁者非君之流耶余與子礪同年皆酥
膠觀住持也宦海蒼茫塵容笑我名山管領維持賴君迨夫詠黍離之什相偕爲松
下之談玉樹歌殘向秦淮而嗚咽銅仙淚盡辭咸陽而不歸猶謂白水南陽尙多識
兆素心彭澤同數晨昏豈知長沙賦鵬之時正是高密嗟蛇之歲白傅宮中已歸兜
率空王座下休問因緣藥能奇或疑真卿之成仙荷鋪卽埋真似劉伶之曠達人
生至此天道甯論嗚呼范丹飯空黃公壇在雲烟萬古猿鳥三號青蠅弔客致慨乎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九

虞翻玄鶴歸來倘逢乎丁令歌離弔夢見落月於青楓迴腸盪氣唱白雲於黃竹早
知莊生達者之論死不足悲聊爲庾信思舊之篇潸然出涕乃爲銘曰
屈平賦騷最重耿介體白質素直躬信志儒貴操守世乃詭異修吾初服憤俗壞敗
維君執操所以固窮孤鶴晨鳴高岡有松峨峨蓬萊四百芙蓉往朝玉京酥膠正濃
麻姑指點三見桑海史遷木石孝標礪礪檻猿何辜籠鳥無罪拔劍斫地上泣眞宰
風生鐵橋雲滿瑤臺驂鸞遂去跨蝶能來味了甕齋香尋嶺梅宇宙遼廣哉漢哉
月死珠傷芝焚蕙歎卷施拔心勞薪經爨銅駝荊棘石龍塗炭離地居鄉露薤驚聞
風花泮渙春明舊夢皓魄前身化鶴人返仍棲德鄰寒泉秋菊清霜碧筠三步腹痛
入我夢頻黃仙歌仙是君之友林下把臂雲間招手響絕絃琴奠傾阮酒死而不亡
老子曰壽

重脩酥膠觀碑銘 庚午年作

覓桃花於洞口誰人識路割蓬萊之左股何日浮來一例荒誕世人疑之然而飛來

靈鷲事證烏猿宴向瑤池書傳青鳥是仙家之故實豈塵世所能知酥膠洞者安期
生觴神女之處也玄邱玄碧之香釀成甘露爲酥爲膠之味散於諸天然則山縱非
海外浮來仙已向洞中夜止當日干項羽而不用借崩通而並行名見史記信而有
徵所以青蓮概慕稱爲上仙騎鶴之流聳蘇傾倒贊以出世乘龍之士此固秦皇漢
武欲求而不得赤松黃石把臂而入林者也變乎高哉東海千歲羣呼賣藥之翁浮
山一泉卽是延齡之酒而酥膠之名亦遂千古迨夫晉室將亂稚川移家既求句漏
之丹砂遂結羅浮之丹竈呼吸沆瀣棲連林藪東西南北爰有四菴或改長壽初名
長壽齊白鶴之名本住冲虛近青霞之谷酥膠厥爲北庵院宇尙存南宋紅花溪遠
連玉藥於瑤臺白水門高運璇流於良壑遠望石竈蒸出浮浮之雲近接茶山喧以
浩浩之瀑斗壇峙其側醴泉居其下梅隴之花千種符竹名之雲萬重洵棲靈之奧
區修養之福地自宋以後屢興屢廢偶指麻姑之海三見成田敢偷曼倩之桃千年
結實管領誰屬風景已殊暨康熙年間曾山山諱一貫師爲龍門正宗十一代祖總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十

住持其弟子柯陽桂號善智者實創建酥膠之觀江本源號瀛濤者能善紹蔡名
中童名復魁之師其後繼之者鶴侶姓葉名梅村姓蕭名皆有道行悟醒姓陸名菊
齋姓謝名亦著勳勞丹室纔安羽衣可服無何綠林紛起紅巾驟來壇宇竊據道侶
星散瘡痍朝伏之門亦嗟荆棘寒鶴夜守之樹摧爲糞薪迨方合矩瑚洲世丈陳教
友友珊夫子及除榛莽並主壇坵然後備法物集徒衆修殿宇復舊觀由是觀中住
持遂有兩人方合矩之後繼以熊教如養真與友珊師捐募經營規模式廓遊客頻
來咸識黃山之隱者中興是賴比諸白水之真人嗣是而後觀中住持遂有三人故
王至賢與呂教忠贊臣夫子先嚴教恕介恩府君同時余亦與黃明襄鄉池陳永燾
子礪二君同時皆遊仙賦郭吳曠達慕莊列神交託格阮規隨效蕭曹珠樹之鳥同
棲芝田之雲皆瑞翬謂壽人之多首推茲觀賴介生太老師住觀廿載壽臻大耋其
所撰浮山新志有云余所親見觀中重復魁師九十八歲何復川師一百五歲金莊
馬師幾及百歲同時師兄弟師弟子松齡鶴算容與一門余維我觀龍門之道派深

移建梅花精舍引 乙未

蓬島萬樹梅花一村美人於焉肯來師雄之所曾夢有鶴守宅寒樓鐵橋之雲誰人
荷鋤歸踏瑤臺之月陳友珊夫子乃約同人於羅浮兩山之間建梅花精舍焉築環
爲堵架石支楹剖竹走泉牽蘿補屋宜風宜雨狀窮合離南枝北枝春可寄遠屬以
寂寞人外搖落烟中蓬蒿滿仲蔚之廬榆柳枯子山之樹平泉非舊歸來化鶴之魂
泰山其頽憤甚嗟蛇之歲翳此精舍已成廢園今歲子礪師兄擇地改建移於他山
作屏愛有重巒結廬仍依喬木拓地十笏構齋三楹窗望遠而岫雲來樹凌虛而巖
翠入爰於仙廬之側更建詩壇供奉夫子石畫像焉屬邀同門共謀築室余維精舍
之建厥有數善原夫宏景仙都不專一壑稚川丹竈曾留數庵書因舊而還讀亭取
新而自然泛宅者到處移家棲巖者何妨擇壑長房縮地即是擇地愚公移屋易於
移山况復萬蒲九節近仙客之居叢桂一山是留人之處烟霞煥而萬變耳目爲之
一新此一善也地多靈草宜植新樹朝旭初上則蝴蝶翅展車輪清風徐來則翠鳥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十三

聲起巖谷門對白水恍答吟韻天接蔚藍居然咫尺隔牆一窺平地廿畝可以種樹
萬本植梅千株培以隱士之泥灌以仙人之水春風化雨斜月黃昏疏影漸多成林
自易詎必和靖宅畔方有冰雪之湖鄧尉山前乃名香雪之海此二善也夫子少勤
負米力瘁編蒲不窺仲舒之園能奪戴憑之席嘔心有同長吉曬腹誰識郝隆所以
音追魏晉名似蘇黃執經多劉岳沈龍之徒及門有孟郊張籍之輩雖白公教主身
居兜率之宮而黃仙野人心戀朱明之洞茲焉福地同築詩壇何殊修竹之祠堂即
是浣花之宅宇載酒亭邊問字之年猶憶聞琴海上高山之調如聆雙鳧尙盼其歸
魂五鹿曾歌其折角久希點瑟如見尼牆俎豆千秋心香一瓣其善三也且夫掃情
塵者宜居寂寥之鄉關尖义者常愛空明之境所以何點入若耶而際李白上匡廬
而吟豈惟避俗亦可全真今茲買屋得隣耦耕結伴雲龍常合風鶴無驚或逢采藥
之仙人得遇緬蘭之高士正可洞天長住烟巒久居證香火於龍華訂交遊於鶴服
聯牀風雨步月推敲比之迷張敏之路夢中相尋隱子養之几嗒然喪偶者又不可

同年而語矣其善固也嗟乎蓬萊滄海安期之仙去何年茅屋石田鄭虔之歸來未
晚爰爲小引以承同人願與經營話雨之窗更當商略停雲之館僧來華首定擊鉢
催騷客之詩

賴介生浮山新志跋

浮山新志三卷吾邑賴介生先生所著也八鴻縈帶方朔於焉製銘三神望海徐市
之所曾見彼夫李冲昭之南嶽陳聖俞之廬山倪守約之赤松鄭湛若之赤雅類皆
塗飾景物鋪叙林藪對煙霞而展容與松石而道舊尙矣若夫洞天福地四百卅峯
璇房瓊室七十二所茅君內傳載紀曜真之天彥伯遺聞是曰朱明之洞碧霞授藥
書付真卿綠波乘桴夢入靈運列仙靈異之記羣真紀叙之篇莫不幽谷暮景寂崖
潤色導殊勝廣異聞然皆羅浮合體山志同編未能顯仙島之靈奇表名山之深邃
宣翰墨於至妙謨神睿而爲言也何則風雨離合雖曰一致蓬萊縹緲原是飛來余
以暇日此焉登陟既至羅陽即抱嵐翠黃龍之飛瀑吼擊白鶴之古松參天拜石上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十四

老人之峯拓碑宿華首之臺復有冲虛丹竈延祥寶積飛鳧之鳥釣五龍之潭幽
致引輝景移樂極以爲麻姑風舞之境寫洪蟬蛻之地師雄梅花之村龍公竹葉之
島羅山奇趣歎觀止矣既而登佛子之凹迎小鳳凰入酥醪之洞見大蝴蝶黃精百
畝地髓抗根紫芝千莖山骨挺秀清澗飛瀑響天畔之鼓鐘素纓翠鬣奏巖間之琴
筑以及萬年之松千丈之杉薛蘿藤荔之屬梓柏桂樟之木衆藥灌乎叢莽萬香送
乎迷迭奇形異色莫可名狀又如石窺翠微乳泉山腹道觀丹樹雜犬雲中耳目所
接光景一新仙靈所棲人境迥異更復登白水之門溯紅花之溪玉龍蜿蜒而欲飛
瘡虎馴伏以前導古瑤臺之石爛若錦繡飛雲嶺之茶氣帶煙霧丹梯千丈石樓萬
重垂天羽之霞彩運海靈之雲術東坡見日山雞一鳴鮑姑委衣仙蝶倏化然後知
一草一木皆蓬萊之所分縣圃疏圃實崑崙之可擬惟此新志復乎獨立螭腸則千
載欲化鳳翼則一毛亦珍斯豈孝標金華之志耆卿赤城之記所可同日而語哉要
而言之羅近而浮遠羅曠而浮奧合之爲羅浮之二山分之則蓬萊之一島仙山之

實不沒地記之言可徵道書謂西流最貴今浮山西流之水數十里匯羅水以入江
洞天第七此爲鐵證客有疑吾言乎試與扶筇竹步鐵橋觀天匠之綴補想神工之
爐鞴月斧摩空雲根連絡萬古龜戴千秋鵬躄猶可見左股之仙靈布武之佛跡也
夫道元登霞氣之表山靈亦驚知己昌黎探華峯之遠歸路寬而無從蓋必援蘿騰
嶮危沒鸞舉離離蔚蔚方入神居乃袁子才太史訪百越遊羅浮濟勝無具淺嘗輒
止輕肆詆譏著之詩話是蓋祇見羅山之近而曠未見浮山之遠而奧譬諸簡簡偶
涉輕談孤望之神仙瀛海未觀即謂麟洲之小水惜哉先生此書隨園未及見也先
生遜迹洞天垂二十載彈志竹素移情酥醪星鈔露纂浮夸不同圓囑方壺推類可
見又復詩聚珠玉文編瑯環語寒陵之片石詞客傾心草新宮之銘詞墨仙亦醉余
官轍所經輒携此卷晉國雲山皖江煙月開篋展覽如逢故人不啻師政指掌之圖
少文臥遊之畫也先生鐵橋銘曰羣玉策府崑崙柱天絕跡飛行揮手雲煙竊取數
語移贈斯篇倘亦懸國門而不刊與羅浮而並壽乎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十五

陳癡雲姑蘇好詞賦

二分明月揚州好夢之宵十萬春花白門新柳之記訪廿四橋而非舊借一江水以
量愁或則名不稱實或則時移事遷未若姑蘇同稱好景鬢絲扇影是不夜之城開
綠水青山綠水青山皆橋名豈有情之天老亦有蒼茫弔古寄興纏綿有井水以能歌吹洞
簫而寓感桃花舊塢春藏蘇小之家苧蘿香徑廊響西施之履偶發吟詠不禁哀豔
又況子胥門高走銀濤於百越閩閩墓古騰劍氣以千年乃知事在古而易詳情在
今而難寫低唱紅肥之曲淺斟白墮之杯羈客善懷秋士多怨比榛苓以寄暮贈問
苟以頻來綠綺窗北卿調宛轉之絲紅豆江南客種相思之樹此則書不盡言亦復
誰能遣此姑蘇好詞者陳君癡雲癡雲非之所作也癡雲生長蘇垣能爲吳語先人遊
宦久視爲桐鄉童子何知已忘乎穗石走馬到虎邱山畔射鴨來鶩雁湖邊紫藤庵
好偶坐枯禪白紅歌長愛聽豔曲爰自能言之歲迄乎而立之年蘭玉表其溫溫松
澗高其落落丹霞作佩珠露揮毫泛明月於桐橋訪春雲於杏塢南枝北枝盡爲香

雪之海濯纓濯足吟上滄浪之亭莫不逸興遄飛古香摘豔望清溪之白石指碧漢
爲紅牆冷然步虛之吟譜作陽春之調三月三日之桃葉無此蘭橈白堤蘇堤之楊
柳遜茲花舫好借葛三佳話譜爲秦七新詞銅琶鐵板蘇玉局之風流殘月曉風柳
屯田之情致宜其一聲河滿花喚奈何十載閨門珠能記事追堯水之歸來話寶山
之空到蠻烟蛋雨處處愁人燕壘鴛巢迢迢往迹已墮紅羊之劫愁看白雁之書闌
珊舊夢昔年豪竹哀絲情恍前生往事迷金醉紙悼文駕之影散似秋蝶之魂銷因
譜作望江南詞數十閱凡山水之妍麗士女之嫵雅風景之宜人樓臺之得地閒有
懷古悉著之篇金壺蘸而墨雨霏玉杵擣而元霜滿珠璣瓊瑯之耀玻璃敲碎之聲
何年越客重聽水調之吟何處吳歌不寫竹枝之怨洵可謂綠情丹管傳鳳紅絲者
也僕於庚寅之歲曾作姑蘇之遊歷金線以忘勞擊玉壺而欲碎十里山塘人入鏡
中之畫一節鄧尉春探嶺上之梅載鵝兒之酒萬笏天青入獅子之林一拳苔碧亦
有榮者東瞻窺人本無育魚之思詎操求風之曲然而花飛劍動絮語蘭因攪蕩澤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十六

於心神昏情糜於夢寐智劍不揮則幻相誘慧珠不佩則解脫綦難偶作小詞半
歸側體達慕莊周蝴蝶宵宵之夢句同商隱春蠶寸寸之絲亦嘗託縑素以言愁藉
雲藍而寫恨才盡江淹花徒生筆來遲杜牧柳易成陰猿鳥解怨訊之履綦蟬烏何
疾事同隔世既而京國銅駝江城喉鶴鬼和秋墳之唱婆催春夢之醒紅牙座畔難
覓素青白髮尊前恍談天寶誦君此卷伴我牢愁書之硯北最愛徐陵作序之篇哀
到江南又成庾信傷心之賦明知檀板金尊人間別易太息瓊樓玉宇天上寒多會
憶遨頭文教跋尾烏絲累我黃絹憐君爲量一斛之珠與證三生之石云爾

胡研孫長安宮詞跋研孫名延壽山西平遙知縣入榮祿
補西安知府署鳳州道授江安道

吾友胡研孫觀察以晉陽之縣令忽充相府之幕僚升陝西之道府督辦 行在之
支應成長安宮詞七絕百篇皆自注之所以存記錄紀恩榮也吾獨惜其頌揚之語
多而諷諫之言少感激之心有而憂時之意無耳當是時也三軍鴟鵂已散京畿八
國犬羊紛屯宮闕鶴言城郭驚玉壘之浮雲鼉鼓山河懼金甌之墮地太行雲起走

蒙塵之旌旗灑橋水枯有迎變之楊柳考其致禍之由實因樊園之舉遊殊穆滿已忘黃屋之尊術信郭京幾蹈青城之轍行稀鷄鷄等茅絕以習儀臣拜杜鵑着麻鞋而痛哭庚子九月初四日兩宮駐蹕乎西安銅仙淚冷對秦月以淒清金臺夢回望燕雲而惆悵去同蜀道青驪之路何艱來自壽陽白馬之謠竟應昔啜燕菜之粥暮雪三更今值菜黃之節涼風九月茅茨作殿菊花倚籬行宮迺尺壽觴詎舉

最苦王孫持綬山之蟠桃休進王母加以土階木罽縞幔梯衣菜食有卞太后之風練裙似馬明德之範况復紫貂冠敝任冕瑛以觚觚朱鳥窗頽補玻璃以碎紙宮詞詠之於以見兩宮之節儉焉有城之女吞卵和熹之夢捫天鈞弋名堯母之門金德著皇娥之殿聖略愚訓為天下母福壽隆貴垂四十年或疑猜忌之夙深毋乃譏言而非信試觀居庸播遷綠林潛發賊騎如雲槍彈如雨皇上坐於車後太后坐於車前以身翼閉未肯易位原注春煊部下林乘清步行屬駕言兩宮出居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四十七

微慈愛之懷即至春盤菜甲母子之樂融融午節舊蒲宮闈之歡藹藹候雞鳴而問寢試鳳輦而思扶以上皆宮詞離間本無江充調停何須頰叔豈有黃臺之摘誰伏青蒲而爭謂犯瓜履之嫌遂至萋非之集大阿哥之謠言宮詞詠之於以見兩宮之慈孝焉久聞壽母夙善丹青摹崔白之翎毛效滕王之蛟蝶鮫窗竹影對月滯墨絞綃桃瓣與春爭工陸游之頌慈聖飛白書傳張說之序昭容秤量天下既冥會乎意匠常寫賜乎臣工女有甄博士留參宮廷婦是曹大家坐聆懿訓原注雲南裝

三通之本購自坊間聖訓九朝之書刊從關內不鄙麻沙之板每聞絃誦之聲石經開採乎開元閣帖愛接乎淳化以上皆宮詞孫氏譜存究六文與八體辛家料好值千金之一壺原注進呈近年辛家皮料壺價極昂有以千金購一料壺於是見兩宮之優遊焉特是池蓮不花已別瀛洲之草原注行宮池塘有荷葉石榴結實終非瓊

島之花原注根結如石太后嘗愛賞之朱衣三寸像現屏風之壽星藏香一枝烟靄終南之仙館原注風畫佛壽星每晨點香一枝玉食有魚符竹契瑤章鷓鴣恩波原注友應局恩賜恩波小印通設粥廠以哺哀鴻原注二十餘所就食者日數十萬人使取物以免內重等買領

乞靈泉俾甦涸鮒原注泰山中久旱命侍臣桂春太開萬間之廣慶寺名合號慈恩原注有云其喜萬間開廣慶寺名合號慈恩錫百爾以崇衡海宇同沾雨露琳宮扇頌迎以毘盧鼓吹原注宮琳京命尚書陸潤庠書扁額賜奉中祠宇四十餘處華嶽僧喜重聽故主鑾音原注之日擬遊華山以於以見兩宮之惠澤焉譜入謳詠注同起居靈萱茂而帝歌翠華臨而臣賦書成萬本炫耀一時雖然著成實錄自比元和聖德之詩流入人間不無周室播遷之感和戎魏絳詎五利之可言憂時杜甫賦千篇而未罄蕭蕭易水復聞班馬之鳴慘慘巫雲早墮哀猿之淚目渺渺兮北渚心悄悄兮南溟蒼兕呼頻已空武庫紅羊劫重又轉風輪於是主任其艱民罹其禍歎負到孤兒寡婦流離皆猿鶴沙蟲朱溫快心於白馬之河曹操遺臭於銅雀之瓦所以庚子山之蕭瑟危苦詞多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卷四十八陶元亮之委懷着涼意寓在研孫當日登承湛露置頓行廚仰娥臺而寫光榮述如幄而誇恩遇自詡金荃之集非同玉樹之歌豈知曾不十年而蒼鶴出地白雁棲廷尋院中之銀鹿亦感滄桑撫門外之銅駝遂淪荆棘也哉嗚呼哀蟬奏曲都人簪白柰之花跋烏何疾墓草見冬青之樹種樹孤臣方寫丹青於圖畫原注梁節廉前曾有邱校尉早結赤眉為黨援前注送財發掘原注皇陵之事皆不肯東隊勾結土匪摸金則竭及三泉竊欽則事同一例遂使茂陵金椁復出人間蘭亭玉匣仍留世上御精衛海邊之石彈仙人劫外之棋彼蒼謂何子黎增慟黃竹白雲駿馬已行天上蒼梧斑淚鷓鴣猶唱湖邊明知杯酒長星落庭花兮寂寂豈料長陵坏土哭杜宇以年年誦君此篇不禁涕淚隨之矣

瓊花集跋夫南威西施並稱窈窕肥環瘦燕孰較優細美人有之花亦宜然是以洛陽牡丹誌傳歐九揚州芍藥譜留王觀梅花紀乎范村菊史撰乎愚齋海棠著陳思之畫蘭草

敘時庚之錄非非懿懿流傳簡篇倘作品評難分次第若夫蟠天際地有一無二紗封第一亭築無雙美矣絕矣則惟瓊花有焉明曹玉齋詩纂有瓊玉集五卷余愛其紀載之詳撰羅之富足以傳此花也唐代名花首推玉蕊會植唐昌之觀亦栽集賢之院瓊絲詠乎夢得金闈吟乎衡公香山樂府話青瑣之仙郎張藉新詞見瑤池之阿母披冰絲於綠葉綴金粟於碧筒允稱珠樹不愧瓊英周必大之辨證甚詳嚴休復之銷魂有自然此是玉蕊並非瓊花瓊花之生實始宋代爾其花光璀璨花瓣玲瓏如琢如攢亦芬亦郁似瑩瑩之綴玉穿顆顆之明珠九曲閣干對團圓之美眷兩行琬琰見絕世之佳人斯則瑤臺寶樹分鏡影於冰蟾閨苑仙根接雲軒於皓鶴實屬一時之瑞洵為萬花之魁自有此花覺梅花疎而不密菊花幽而不香蘭蕙雅而太淡海棠豔而太冷牡丹千種家家吟魏紫姚黃芍藥萬叢處處有曉風殘月若夫柳花之細碎桃花之妖冶杏花之俗豔梨花之粗疎薔薇侍從玫瑰輕狂等諸自鄙皆不足數即謂蓮花君子祇重濂溪水仙人誰逢洛浦集羣芳之舊譜非臚唱之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十九

初聲獨有瓊花復然獨立產於廣陵之區苗乎后土之廟結根于坤靈破孽乎菴釐良由唐末五代天地閉塞荆榛滿路垂五十年或誇大北之勝或話小南之強愚心若狂俗眼無識花神聞而失色月姊見而生疑天公憐之特降異種命此仙姿下乎塵寰瓊樓之璧月長明瑤島之仙雲永駐於是帽簷香玉紅牙按賀鑄之詞捲畫珠林素壁揭劉因之筆淮海傳觴吟花月廬陵官轍喜誌花亭韓魏公之樾蔭合榜無雙崔菊坡之棠碑宜稱第一歐陽永叔知揚州作亭花上曰無雙奇韓魏公書掛發作詩云瓊花屏乃愛棠碑應呼仙客同誌雅遊他若天山雪滿豔賦陳良滄海珠駢雅歌王令劉敬訝六出之異鮮于贊八荷之奇是蓋天地之奇英山川之鍾毓所以人產賢哲則有濂洛關閩花降仙靈冠乎梅蘭蓮菊皆呈祥於宋代留佳話於維揚疑郝經之夢好真到蓬壺羨郊茂之魂清能逢姑射貝瓊博洽辨九尊而非誣輿裔分明混八仙而未可考南豐子固之篇知有接木讀齊東野人之語比以碩果所以宮名玉女館號瑤真原市濯纓次中赤玉不無腹鼎誰見真花况復仁豐接

本遂減香色壽皇移植未見花開預知良嶽之灰紅似識錢塘之水碧豈非天生使獨地祇效靈比之他卉千叢萬叢到處逢君卿須憐我西施笑而誰異楊妃醉而何奇詎可同年方斯等語彼夫叔寶後庭歌聞狎客隋煬螢苑詩詠奇葩玉樹飄零落向胭脂之井垂楊終古啼殘嗚咽之鴉味者遂誤指此為亡國之花而實未識乎神仙之種比鄧書而燕說鄰趙映于鄭郊風語華言道聽塗說豈遂足為瓊花玷乎尤可異者先幾能識塵劫興嗟富金亮將來之時有玉容憔悴之色慘遭強暴肆行劫奪夜雨心驚蜀道之淋鈴淒絕春風而去紫臺之環珮空歸遂隕胡塵竟彫豔質所喜瑞芝留種甘蕉旁生雖成爨後之桐猶是再生之柏一兩漲而蚯蚓出三蘗發而鶯燕鳴亭亭來倩女之魂歷歷紀黃冠之語寄遠書傳止齋之問應爾返魂香在杜旂之記非評於是金瓶剪露復見衣香銀管鏤霞敢慳瓊報平章秋壑五拜夫人廟裏之花遺伏謝翱重尋廿四橋邊之柳撫楊譜而永歎明楊維禎正有瓊花所收歷桑海而尙存及讀明楊守陳詩云靈根已自歸三島佳卉空遺聚八仙則知瓊花之歸於天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二十

上也久矣嗟乎月原無恨牽牛悵望於銀河天若有情呼龍來耕乎瑤草安得神州重生玉樹不教島國誇說櫻花晷无咎之夢回尙吟后土善无咎瓊花詞云劉克莊之流落遂怨昭君劉克莊有昭君休問嫦娥靈藥寄青天碧海之心且吟妃子沈香寫滿粉搓酥之句

崇禎五十字相表跋

余嘗為崇禎五十字相表凡入閣之年月居位之久暫人品之賢奸居心之忠佞得君之深淺行政之得失悉著於篇茲復區其類以論之曰夫邪與正勢不並立陰與陽迭為消長錢龍錫協心輔理文震孟正色立朝寬簡虛平錢士升且勸四箴難進易退何如龍辭以六疏李標入東林同志之錄帝曰朝中有黨韓爌抱崇正黜邪之志史云天下稱賢謀治安之策蔣德煥請用道周憂封疆之失成基命欲救崇煥凡此諸相不愧大臣又如孫承宗之著偉績阻於宵人賀逢聖之拒凶璫能甘苦節傳冠漬血久而猶鮮景文范景文遺疏死猶有恨此四臣者毀鴟室以興悲攀龍掣而不

怨騎箕竟去風雷聞殺賊之聲精衛御殘滄海抱填身之恨可謂染血於玄黃爭光
於竹帛者矣又若象坤坤象物望同稱四錢以律律以讀書會窮萬卷引疾遂上五
疏票擬困於數行孔貞運是至聖裔用焉不專徐光啓有經濟才曾無建白謝陞因
主和洩漏林鈺以謹愿見稱鴻訓訓斥退大奸吳姓數負時望凡此諸佐尙屬正
人然或援引出自權臣或遷延貽誤卸責此又遭時板蕩只有哀吟自比微箕不無
遺憾者也若夫鳳來鳳來瑞圖瑞圖積惡已深景辰景辰宗道宗道嫺奄得位黃立
極與魏同鄉李國槽因魏援手或登首揆遂竊威權煥猷之効謂其逢奸韓孫之薦
豈能補過皆不齒於君子實有玷於綸扉彼哉彼哉何足算乎又如周道登解說情
面排斥正人劉宇亮苟且了事豈勝軍務范復粹枉膺異數吳宗達祇得虛榮景昉
黃景昉之後從唐王時艱何補士俊士俊之永明宰相老耄徒嗟此等衰時之佐弱皆
爲伴食之中書雖非首輔亦堪齒冷又若薛國觀素饒東林爲溫相所喜蔡國用屢
勅正士亦魏奄舊人程國祥同聚歛之臣張至發是蔽賢之相魏照乘無清白之守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二十一

姚明恭有庸劣之名更有巴縣王相應熊熟諳典故性情剛愎宜與比周之烏程援
引之此類宰相或饑鷹依附乎乘鉤或駑馬貽譏於戀棧模稜如味道中庸若胡廣
旅進旅退有同粥飯之僧委蛇豈勝鹽梅之任等語自槍吾無譏焉乃更有每
況愈下者陳演之於藻德藻德相親相比邱瑜之於岳貢岳貢同郡同官鬼逢曹社
之謀人效楚囚之泣或裂腦折足或奉纒飲刃無不傾筐倒篋覆巢卵化京國之
縑塵留幽燕之白骨此爲賊殺戮之宰相也張四知秉鈞四載年符照乘何吾聯立
君一擲議附親生已隨玉馬以來朝誰撫銅駝而歎息又如李建泰謀應大同已沐
新朝之雨露方逢年暗通閭閻空馳載道之蠟丸此皆降 清反覆之宰相也楊嗣
昌多讖先朝故事乃與東林爲讐工筆札有口才酬對敏捷爲帝所眷建四正六隅
之策而賊反張焰有練餉勦之增而民皆困窮罪浮於鳳翼之喪師陰主乎熊督
之撫賊誤君誤國死有餘辜若溫體仁爲相八載而蔽賢植黨國事日壞周延儒得
君再召而善伺意指材略毫無帝好明察則固之以柔媚帝尙操切則導之以深刻

多擾民之弊政是媚嫉之小人賢才則屏斥不用爪牙則因緣爲奸非彼黨羽輒遭
罷謫宜公入相斷不能似林甫之固位溫公圖治斷不能如安石之得君明社之屋
由此兩人亦可爲長太息也夫宰相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自古有訓于今爲烈
是以赤烏姬且有吐哺握髮之勤蓋面虛祀多防賢病國之術樑棟所以支柱大廈
小人豈可使爲國家且夫廿二人慶升舜陞三百官秦際周廷臣哉鄰哉不可得而
見矣然而僕型百辟衡石萬機緝熙帝圖環樞天極贊元經體史不絕書所以蕭曹
丙魏美於漢房杜姚宋顯於唐范韓文富著於宋卽至棋迷黑白朽馭飛黃東晉有
江左夷吾之佐遂能偏安西蜀有伯仲伊呂之臣足抗吳魏不扶不持焉用彼相乎
且崇禎之時非無人才也念臺崛起於山陰石齋養望於漳浦皆負師表人倫之望
是卽上天霖雨之司論其資格皆可入閣設使九重特簡百官是師論道於丹宸謀
國於黃老必能正君心蘇民困消黨見用賢才位鼎鈇以無愆奠金甌而不壞而乃
阨於溫周之倫與嗣昌之輩一簪遂隱萬里投荒迄今誦其奏疏考其議論字字藥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二十二

石言金玉念臺於宏光時奏言烈皇頗尙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
怨毒滿天下石齋於崇禎時疏言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
銀駁則下樂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皆切中當時君臣之病以立言惜乎阿柄
神叢之語爲藤株連之奏懷宗視之若無覩也蓋嘗考之懷宗踐祚之歲正李闖揭
竿之年漢自桓靈之後國脈已傷唐值黃巢之亂民生益困茄花已謝應懲黨錮之
非苞桑繫于真有其亡之懼懷宗宵衣旰食便殿停香素服論囚文華御講正當屏
退柔佞之輩柄用剛直之臣訪趙頰李牧以鎖關門求光弼子僕以治羣盜庶使子
產之惠永靖乎荏苒素靖之言不憂乎荆棘且其時痛哭陳書者非無買誼呼號攀
轅者亦有朱雲乃師心以自用皆充耳若不聞而且手剪委鬼仍用奄人王坤監軍
宣大起潛監軍錦甯唐文征專督京營張彝憲總理工戶北門鎖鑰盡寄貂蟻重關
設險幾無虎旅一若王振劉瑾之衣鉢相傳不絕赤眉綠林之盜賊真可橫行蓋緣
求治太急則理絲而棼知人不明則傷電終蔽剛愎自誤刻覈性成屏劉宗黃而

永棄殺熊炳廷而不疑道鄰忠義徒充位於南京時史可法姜熊直臣爰永羈

於北寺王命尸臣使調鼎鼎人稱媼相代出絲綸俾襪綫作棟樑謂濟川有舟楫而

不知道濟投饋遂壞長城王衍清談必誤天下李牛恩怨共驢朋奸遂至陸沈皆緣

鼎折是可慨也當夫虞淵日墜煤嶺雲霧龍去弓號鵲啼枝染荀息授首弘演納肝

心剖見丹血埋化碧甚至閻門止水湛室揚灰誠彰虹貫之奇命畢雉經之下前此

熊袁之誅伍胥懸目於城關今茲倪大元凌廷之殉景情喋血於石頭賢者

求仁烈士取義更僕難數悲哉壯哉此輩皆龍津檣鴻構梓梁乃淹滯遺若蒼甫

惟歲寒方知松柏況復西北殘旅東南義旗管蔡亦附於殷頑文張皆起於宋末三

千狼鶴化同穆滿之軍五百貔貅死葬田橫之島蓋自甲申鼎革而後至于戊戌十

有五載彼千萬人揮戈返日之誠皆三百年先皇養士之報精誠感日月忠義薄雲

天豈得謂天不生才臣皆亡國若使懷宗知人則哲待人以誠不矜察察之明不取

容谷之相羣材能收乎杞梓騷客不怨乎荃蓀或可以收將敗之棋扶再中之日何

松柏山房聯體文鈔 卷四 二十三

至話劫灰於昆明淪九鼎於泗水乎而懷宗遺詔輒曰諸臣誤國余謂指溫周諸相

而言則可也太史公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誠哉是言也厥後福王立國人望中興

而乃昏同叔寶歌唱後庭閨若劉斗樂不思蜀鳳陽之督先來馬奸柄政燕子之箋

頻演阮賊專權覆轍相尋淪胥同嘆余之為此表者使知冰與灰不相容蘭與蕪不

同器錢文孫范之相退則君子之類皆退宜與鳥程之相進則小人之類皆進去草

者當務盡拔茅者必連茹所以考鸞臺於往代垂龜鑑於將來非僅爲一朝一君言

之也嗟乎誰秉國成祇爲民毒橫流滄海遺山嗟其及身大過棟撓宣尼繫以凶傳

又觀干戈於五代彌嚴斧鉞於六臣懷古傷今感慨繫之矣

跋元廣東遺民錄後

吾粵清谿漁隱著元廣東遺民錄余讀之而歎曰此嶺海之文獻歲寒之松柏也雖

祇表章乎吾粵尙未搜羅乎各省已可與九龍真逸之明粵東遺民錄並傳矣元之

季世余闕以鼎甲起家爲元帥守安慶殉節而達兼善爲浙東元帥死于海李子威

爲江州太守死于郡皆鼎甲首也同稱節義不負科名與文信國後先輝映而留夢

炎陳名夏錢謙益吳偉業輩可以愧死矣又嘗攷之元之遺民有載史傳者資中折

足齋煬酒以自隨延子英燕鬚思龍顏而痛哭英明太祖言吾不能臣王保保

是乃天下奇男子所以致七書而不發戰五載而乃遁豈非遺民之卓爾者乎特

爾鐵厓傑出文采昭世楊五色之詔不受九華之伯迎君羅利江前舟迎知已惟

善雲松野外納留逸民陸同葬干山稱三高士若夫祖幹師道並入儒林范

景翰德齡羣推耆宿洪行吟楚澤見山人於金華良終老烏涇稱山人以席帽

達王九靈誰題像贊七旬自製墓銘皆爲禾黍之悲歌安問萍蓬之浪迹是以敬初指

斥檄等陳琳陳仲子文章氣凌王禕胡笑張狂生之隱遯野寺啼鵲話丁孝子之

歸來荒城化鶴丁豈若玉山佳處西涇儲其鼎彝顧清閨閣中雲林寫其妙墨

頌然而靜之武夷之隱亦徙濠梁仁元臣騎尉之兒追隨金粟顧同作新豐之雞

犬皆成去國之衣冠於是梁鴻賃廩樵社人歸高林逋欲仙樂邱墓在張浮海豈無

松柏山房聯體文鈔 卷四 二十四

大老可閒宜號老人此則履道爲客書畫益佳周溯洄論醫方技同重王況復命本

有錄聞過名齋誰識閩人已成魯客商若乃修禮書者有人修元史者有人鐵厓雖

已應徵朝宗力辭不赴海彼夫星溪茆結棹皓首之桓榮趙桐江釣圖憶黃冠於

賀老落日已寒北陸逢人猶說東周失節非危素之倫原心有戴良之論誰云鐵體

真有蓬心宋又若原昭耄耋惜未遁乎花溪沈居敬病歸幸無慚乎樗隱胡止

仲居石湖之間忽被刑於京邸王伯貞戀西樵之景乃旅卒於南昌介趙絢種菊隱

居則大有父風趙彥晦勞薪久成而遂歌人老黎此元遺民之見於史傳者也汪德

輔禮經補逸儒林傳成汪周伯琦說文字原鄱陽老死周詩經辨說

隱豫章之湖集傳續衍紫陽之派劉文璣有四書管窺之著史訥菴有學庸

集說之編吳春秋讞義學富子英王諸傳會通世尊行簡李石門山好梁五經祇

有優游吳吳越人多賴千篇宜稱大雅良是草澤之閒民見坦之風雅劉有張劉之

遺響附胡布樵音胡呂則耕之稟傳樓真得月呂左克明之奏雅曲善歌風

左克選政能操品評自當無慚作者定是傳人更有學問要篇撰自劉子劉子日聞

舊錄成於李公李公農田餘話聆長谷真逸之談長谷千慮一得留貞固處士之號號

熊氏翼越之集太古名垂太古沈氏茶山之編老人志適沈氏書山集在羣尊獨足

先生吳稗傳寫成聊慰姑蘇旅客顧領略純羹鱸膾往來楓涇漁舟所以華山老者

書飲食須知銘平江閒人著易牙遺意奕豈僅荻港集古王叔雨雅善丹青梅軒賦

傳程登雲擲金石程董養性之閒雲隱匡廬而不出性姚樂年之私語指桐

江為樂郊也哉姚夫鐵函心史冬青之引如傳栗里琴書榮榮之篇偶和所以

十二月樂曲同慶天暉之詞孟三萬日春遊並紀志瀆之什吳文舉則野亭花好

社遙指壺山郭用晦田廬並耕苕水方仲公豹隱寄懷退密之庵存子尚麟原啼髮

西臺之淚王亦有維寅維允似填笮奏樂之不同陳永之性之原金璧琢辭之

無異劉舒道原之高臥華陽白雲徐徐方舟之垂釣江皋暮雪徐龜集一編箕

松柏山房聯體文鈔 卷四 二十五

裘幸傳於瑤樹謝雁山三老神仙同望乎瑤川朱希梅與主 又若葉家雲顯謝

南金氏青村金老漁不繫之舟高乘龍傲軒之草胡天文似女豈再適人王希選

悼友恨不同死李呼鹿皮子千秋定傳陳擁牛衣人一寒至此郭堪嗟清節八旬石

田無用周寫出灤京百詠鐵硯磨穿和然而窮乃工吟芳揚益烈是以編題甲

子見桐峯之老農魯藥著山窗藏石蒲之破屋甘吾吾自喚湖吳激之傳薪吳落落

難合笑如心之賣藥許李一山格同馬異李吳伯尚身似鴻冥吳元章潦倒長居

綠竹之軒廷彥清潤澤屢易黃楊之藥武幼比明祖於井蛙視同蠶迹劉仁識詩

人於來鶴疑是韓蘇呂蕭蕭白髮話佩玉之還鄉馮疊疊寒雲幸非材之被放郭豈

不以性情新集老艾龍唐周縣尉舊官梨花堯影顧甘張名顯齊克敬為三高甘張

立徐陳並徵惟翔南是大隱張身願居乎箕穎心豈戀乎京華所以雲間博士訊老

鐵於桃源智廬陵布衣引新泉於竹塢馮淵伯是吳城隱士偏與侍中齊名許正道

本永豐教官只赴新朝議禮周比錢伯行行藏一例錢問劉雪樵避亂何方劉蔡

嗟乎泊波無極沙社同來周易癡鶴骨松形周之邵思文青衫白髮文思寄弟子通

之作苦吟青田春憶友王逢之篇釋耕綠野才道人何往中立訊太乙之宮范判

官不歸廉夫拜睢陽之廟吳楚國兒之題畫山翠門空李葦杭子之浮家圖書滿

壁唐亦有公球高尙鄒大章之得官張宗弼孤潔約梁寅而回返劉景明儲同

美玉亮蔡深歸仍布衣深殷炳望吳淞作歌仲實隱武夷課讀芳頌盤山之高

士梓里銘勳原稱後圃之先生竹筇代足黃上虞山長未染緇衣唐石潭幽人偶

歌黃竹陳仲簡樵侶約伯雨為道人張履安藥蕪借公望以際隱與論仲景何愧蒙

齊安即謂文通為詭譎秀才微子靜是草檄居士位作上梁之文乃有盤谷周所

和文正之什曾來虎邱馬白雲靈隱句可參禪悅庶子寄亭詩真壓卷民物元

以精舍顯世傳無逸之文如復原主騷壇盟能續蘭亭之會報是皆心超塵外春在

壺中元璞之遊借西白力清遠之句送一初懷或觀西湖之梅或采東籬之菊

羣美摩詰之畫同尊寶月之篇別有詩名同震乎嘉定張隱淪羣效乎孟安范貢貞

松柏山房聯體文鈔 卷四 二十六

晦之詩歌更名張祿悅徐仲山之詞曲雅慕陶潛唯仲孚老儒豈為明相地士脩雅

度疑是晉人許饒介之亦號醉翁介鄭仲涵合諡貞孝鄭蘇昌齡祝宗祈死蘇大趙

廷暉耄耋耽吟趙豈特方谷真之愛子亦著篇章方陳安國之雄才能附風雅陳

定宗海從死允稱完節子宗海仲光玩世每說醫方實若而人者皆有卷帙之流傳

足與河山而並壽此元遺民之以詩文見者也又若句曲外史隱華陽而著書張郊

居小生哭銅仙之辭漢生至公熙公趙袁成訂稿天蒲菴蒲室海宇同仰緇

壇來復歸槎峯上住蓮界以逍遙宗天禧寺中建浮圖而屹若治禪機共推無夢

兵書亦授古春關曾借夢觀仁從遊鐵厓能為詩歌雜以禪偈豈僅雪慮慧日之集

幾輩傾心新鍾山法會之篇九重聖節亦亦有得子瑳之秘牒不泄天機張人為

道衍之真師遂傳兵法應南洲是放翁之後治懶庵主淨慈之宗俊吳越同美

九阜妙日本欲延空室無此輩道釋皆荷朝廷之召旋為巖穴之棲衡以有明函是

宗賦之例引儲正志之倫亦孰非元之遺民乎守仁和尙嘗以南粵進翡翠詩寓諷

明太祖曰汝謂我法網密不欲仕我乎止庵和尚亦以西園詩忤太祖禍幾不測然則諸僧羣居蘭若之中皆有故國黍離之感亦可識矣以上遺民除曹學三人說外共一百七十餘人

者謂陳高孤憤王逢遠引海巢不忘忠愛吳臯長隱姓名似此輩者擬諸古賢差無愧色若劉仁本周伯琦蘇大年顧元臣王翰周砥陳基張憲高明饒介吳澈周所立

之倫或仕於張氏士誠或仕於國珍友諒垂諸青史之傳不無白璧之瑕不知當是時也皇室貼危風塵洞洞矢志返魯陽之日有時借回紇之兵所以章莊卿使命留

蜀孔甲抱禮器歸陳張良從漢為報韓羅隱仕吳乃心唐室然則此輩遺民擬諸古人管幼安之渡東海例以當日趙臨濟之居南園耳說者又謂召修史即來召議

禮皆至幾山林之永別豈芻豆而彌甘不作亭林梨洲之卻聘卓絕時流幾為迦陵西河之得官似乖人望所可幸者恥隨降虜懶作熱官雖染縑素於京塵猶寄遐心

於空谷宋景濂贈楊廉夫詩云白衣宣至白衣還是可喜也嗟乎孤竹子之不作誰振蕪蕪清風老客婦之謠成猶是蓬臺明月高山仰止流水移情皆擬收入於詩囊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二十七

藉以表章乎往哲茲錄所著吾粵遺民七十六人吾邑祁君武垣為宋元明三朝東莞遺民詩詠於此錄外又搜得吾邑元遺民五人曰陳秉祁以泰何本何有容王觀

安合之余所披覽已有遺民二百五十餘人矣設使廣為搜羅自當更僕難數夫致堯表聖殘唐留桑海之編臯羽所南有宋紀篋墩之錄然而劫塵久換人數寥寥比

諸元代似乎不及非節義之士稀實編錄之人少清谿漁隱著述不休老猶好學伏願其發竹素表潛德皆為列傳藏諸名山由吾粵推及各省知遺民大有傳人則又

望古遙集馨香祝之矣指桐江為樂郊也說下添一旬此皆元遺民之以著述見者也

焚椒錄書後

遼懿德皇后蕭氏以婉變才色得專房寵眷書解素女名曰觀音不為牝鷄之司晨每欲當熊而致命而乃蓮花人似竟蒙武墨之羞羅襪塵空終殉玉環之葬金鋪閉久貝錦譏工甃成醉骨之羞院負迴心之號且也史臣記敘忽略殊多不明致禍之緣因不錄權奸之罪案遂使白玉之體堪疊錦茵同心院赤舌之燒長悲永巷海填

精衛貞心莫諒乎冤禽臺築阿瞞遺臭幾疑乎銅雀君子觀於遼臣王鼎焚椒錄而不禁慨然也遼之道宗初政尙美及行告訐之賞遂好讒諂之臣一歲而飯僧廿六

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徒詎慈悲之可言竟骨肉而生變耶律伊遜者姦同盧杞詐似惠卿助之以張孝傑之徒證之以朱頂鶴之輩語宮闈之秘事犯瓜李之嫌疑逞如

簧之巧言成覆盆之冤獄龍蛇比較云嫪毐之事真蛙蛤清狂笑祿山之兒洗一若短青內亂吹盡白沙章后荒淫無妨雙陸厚誣何罪無妄罹災世宗昏闇救后自盡

嗚呼飛霜下擊白日難迴呼天地兮慘悻恨古今兮安極此懿德絕命之詞所為作也竊謂后於道宗其見疎之道有二其取禍之道有三試嘗取而論之選以鞍馬為家水土是逐多爾吉之國語納額默之專稱往往射御兼長戎車並駕兒

女有風雲之氣兜矛易釵鑷之容射熊白石如李如桃走馬黑山亦貌亦虎試觀酒飲后之奮擊室韋睿知后之御戎澶淵並著武功成能教戰若后則象牀待睡蠶簡

紛披似麗華之夜誦詩書比鄭后之自作章奏此見疎之道一也道宗尙武每好田獵駐蹕藕絲之淀大狩木葉之山執金鼓則公卿相儀進旌旗則韓彭自壯后乃當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二十八

御進諫上疏痛陳事凜履霜馳防飛電每謂穆王遠駕之謬極言太康敗遊之害請尊老聃馳聘之戒輒用方朔絕羣之語子虛作賦女亦相如好田戎荒禮稱羅氏雖

忠言之見納而幸御之遂稀此見疎之道二也周太任之胎教不聽淫聲漢明德之遺徽屏除音樂后則效紅紅之記曲似色色之能歌雅善箏瑟尤推絕調新聲度出

長門量一斛之珠舊調翻來臨鏡愛千金之笑和窗前之風雨則恰恰如鶯同心院舞掌上之娉婷則盈盈似燕卒以伶官演曲宮女爭能瓊華退居金墉棄置此其取

禍之道一也容粧蓮粉煖玉溫香十香之詞淫濫極矣然而剔銀燈以待君來換香枕而暹郎至並棲蝴蝶羞煞鴛鴦后之同心院詞則與十香之作雙煙一氣也惟其

有同心院之唱所以乞十香詞之書惟其有漢昭陽之詩所以成趙惟一之證小憐玉體豔說橫陳大舍瓊篇易招狎客凡此相對相當之麗句已失胡天胡帝之尊嚴

此其取禍之道二也趙惟一伶人耳單登叛家婢耳當道宗出狩之日是此輩入宮

之時宋后之脂芳粉膩竟出手書漢王之敗雨殘雲居然入詠嬾龍誰賽附會工譏
幸蝶已非迷離似夢斯則整冠齊國謂瀟于允之善淫納履長安疑東陵侯之爲盜
動搖甚易誣服非難此其取禍之道三也雖然瓊思瑤想本是楞嚴十種之仙春日
秋霜無愧宮闈九嬪之詠茫茫此恨鈿合金釵渺渺微波汗泥蓮葉此則返魂香杏
望窮紉絕陰天來芳册成夢斷清都紫蓋者矣嘗考遼國后妃懷節爲察克所弑仁
德爲欽哀迫死興宗之於徽察降爲貴妃天祚之於承翼因誣自盡可敦多難鮮得
令終刻嚴寡恩傳爲家法若懿德之裸尸韋席尤屬凶殘二十八調當時應悔彈箏
三十六年今日恰符吹練命也如此復何言哉尤可慨者前星已朗少海忽翻史丹
未見抗爭林甫勿預家事程據之藥杵遽至百年之玉玦徒留賢如東海欲因廢母
守藩哀念廣陵徒使太孫嗣位太子晉似泉鳩罪人蕭惟信匪壺關三老漢武忍人
因子以及母道宗昏主因母以及子人倫之變千古同悲已嗟嗟灑杜鵑之血淚無
處招魂留蝶蝶之宮裁可餐秀色后之詩詞雖傷妖豔然玉臺新詠金荃遺集固可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二十九

傳也西圖歸老以爲皆有唐人遺意宋英宗神宗之際諸大家無此佳作姑不具論
若夫諫獵之書絕命之詞似相如之鴻文得離騷之怨旨而史臣疏漏竟缺搜羅遂
未能與瑟瑟之詩歌並著后妃之列傳荆山泣玉滄海遺珠九原有知定呼恨事蓋
后之取怨由於誠重元之元妃而單登乞書遂以行伊遜之奸計頂鶴因以誣陷惟
一於焉族誅使非詳其事實著之篇章則洛神賦本屬閒情海若揚波無由漸恥
遼史於道宗本紀語祇寥寥懿德遺傳言非了了 四庫全書總目云元修三史莫
繁冗於宋莫疎略於遼斯言信矣焚椒一錄考彼致禍之緣因詳其矯誣之情狀遺
篇斷簡搜括無遺畢秋帆續修通鑑於此取材厲樊榭遼史拾遺足資引證黃絹幼
婦藉文字以流傳青冢歸魂湖精靈而宛在漫謂九天雨露不到孤寒 王鼎詩誰知
天雨露竟不
須知一卷琳瑯爛珍什襲誰貽形管蓋壽貞珉
讀宋史周三臣傳書後
蓋聞天澤定位君臣以立委質而教之忠獻身以成其信金石可銷而滅也而松柏

之操不摧焉冰骨可召而更也而葵藿之誠不易焉其有卷施不死勁草獨挺皎皎
三仁顯殷墟之節落落二客招齊魯之魂比宏演之納肝似王蠋之絕脰亮節高風
復乎尚已而或際板蕩之朝處極亂之世立黃未息洪水橫流禮義廉恥慨四維之
不張天地黑白固三心而執事歌以暴而易暴君子所以重股頰是先知報後知衆
人所以思豫讓宋史之列周二臣傳此其志歟陳橋兵變藝祖肇興黑光盪日黃袍
加身自詡人心天命之歸取諸寡婦孤兒之手將軍曹侯之墓誰實諒乎阿瞞龍行
虎步之容早已同乎劉裕陶穀禪詔遽出諸懷袖守信兵權已消於杯酒晉室無人
謝晦則皆誇佐命當塗將廢曹爽則思作富翁堪笑曹彬是梁國之樂布誰云趙普
非唐室之魏徵良由五代之季任人之國者視易君爲尋常食人之祿者以偷生爲
得計藏用功論翊戴希夷言似先知羣雄爲鳳翼之攀無地效杜鵑之拜荆棘之銅
駝誰問殿廷之鴛鴦無窮痛衛融之流血曾有幾人遊王著之醉鄉不如飲酒是以
叔達歡歡陳留王所深感譙周降策安樂公所必從方面大耳之輩枉殺無辜檢點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三十

天子之言正符吉讖左右濟濟視爲固然惟彼韓通倉皇開變有似滅洪之瞋目直
同溫序之啣鬚遠望海島高皇待賞田橫可憐石頭褚淵真愧袁榮一門殉義三軍
變容邊榮死而義士灰心廣達吟而狎客動色彼范質王溥諸賢能無愧死乎若李
筠李重進者慟哭起昭義之兵慷慨誓淮南之旅勇尙呼蒼兜信已斷乎紙爲蠟
丸虛約畫像猶懸不忘故主之恩思借他山之助太平驛前效霽雲之斷指廣陵城
畔業公孫之洞胸一軍火烈爭揚崇岳之灰百雉城高卽是王鵲之家屈突通居然
烈士魏顯和不爲叛臣亦可謂生不忘恩死得其所者矣或者謂彼三臣曾事二主
今雖埋碧血於重泉見青山於故國詎似丹心之炳曰已同白璧之微瑕斯則賊莽
新室孰爲江河一篲之防國士名橋永流嗚咽千年之恨成仁匪易全節斯難念風
雨之如晦采葑菲而勿遺此讀史者於以咨嗟而秉筆者所當節取也嗟乎五代之
際臣道難言矣癡頑相國長樂老人屢銘麟閣之勳惟寶兔園之册食味被色七旬
之尼山同壽喪君亡國一池之春水何干刻牙版而叙梁事要駁李琪馳玉璽以入

唐軍誰嗤鄭玉鉢餅伎佛馬裔孫死後能言粥飯名僧李子晦生惟伴食他如劉煦改詔昭輔撰文字持是瑠餅大臣伯真負中條處士凡此衮衮諸公齷齪在位彼相覆餗置君奕棋任他笑罵官好祇爲金錢詎復知羞顏厚有如鐵甲彼何人哉何足算也且夫王彥章之忠義卽亞兒亦畏鐵鎗劉仁瞻之瘡痍與裴約竟成鼎足凡此三忠炳乎五代謂爲全節人無問然當非周三臣之所能企及歐陽子有言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故五代史列死節者三人列死事者十有五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三十一

推爲全節而與五代史死事傳之十有五人亦後先輝映也哉

讀族祖種穀公伯父子合傳書後廣東通志東莞縣志皆有傳

宋句已失熊將軍飛喋血於銀塘明鼎亦遷家太僕伯勿頸於錢屋名村皆奇男子也太僕以孝廉爲衡州府同知永州府太守勞徠撫綏政聲載道既而備兵湖廣因病告歸詔晉太僕寺卿丁亥之歲其族孫文烈公起義與余十八世祖介若公復邑城太僕自領一軍以助城守及城破戰敗北向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剄死嗟乎沙蟲委地化同穆滿之軍杜鵑啼枝碧甚哀宏之血三百年之運盡龍去煤山一二士之魂歸鶴悲孟嶺吾邑城內當是時也張珩授首臥龍去而城頽邦達喪屍望牛歸而墩失署邑令張珩城破死之參將志士成仁健兒殉義時危共嘆命衰何言遂築到滯之大墳重振博羅之義旅厥後文烈公再接再厲一呼三呼召文豹以興師招劉龍而布陣卒之犀象營散折增城之大旗鸞鳳翻摧葬野塘之清水可謂太僕不負文烈文烈不負太僕矣族祖福儒公太僕子也以諸生剿寇得功授推官監軍連

陽又以復城功擢兵部職方監軍湖南駐藍山亦以不屈殉節大書絕命詞於藍山署壁曰累世清白父子忠孝死而不朽受賀勿弔嗚呼烈矣仁義本無二解忠孝萃於一門傳變之呼傳幹不望生還章榮之與章尼相期戰死哀景倩之石頭褚淵聞而愧賴余廷心之塘水李祁恨不同歸是則喬梓之忠烈人倫之儀表也明季忠節吾粵最多文忠慷慨屍橫羊石忠愍激烈人懷鳳城與文烈公名成鼎足皆能懷主辱臣死之義興國亡家破之思作萬衆直前之氣勵百折不回之節當黑雲之壓城山飛海走有丹心之炳日玉潔冰清項羽則八千盡亡田橫則五百從死足壯百越風雲之色各留千秋俎豆之馨所以珠江碧浪不殊匡海之波山郭紅棉同拜君臣之象吾邑忠義幸不後人乃言及文烈婦孺亦爲傷心語以太僕精神有時瞠目則知太僕公之名爲文烈公掩之也余故表而出之欲使憑弔者躑躅於荒村褒忠者摩挲乎斷碣歎歎往事想像當年稽侍中之血染百爾啣哀江子一之元歸三軍痛哭天命已去人謀孰賊惟有綽楔留芳宗祏增色荆棘銅駝休問紅羊之劫金戈鐵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三十二

馬爲招朱鳥之魂云爾

讀毛西河傳書後

西河先生以軼羣之才馳博物之譽四歲能誦大學六經供其枕藉羅萬卷之書皆歸腹笥洞千秋之目更涌言泉縱橫博辨上下千古著書凡四百九十八卷薄海內外尊經師焉當其稱小毛生爲真秀才適逢亡國三日哭於學宮更竄荒山四友隱於土室東南義旗之建說保定於蕭山倉皇蠟書之招辭道周於閩嶠當夫魯王監國授爲監軍推官決方國安之無成詆馬士英爲國賊卒乃遠避蕭山之外被縋野寺之中佛燈禪榻忍聽鶉啼水殘山驚聞鶴唳前之晦迹有似於袁閔後之亡命亦同於張儉跡其行事大似逸民設使甘伴古佛長隱空山訂聲氣於藥禪問因緣於雪箇茶村歲寒詎蕭庵之蹤跡石林行逸話梅福之神仙晦山應晦集名匡廬澹歸不歸詩鳴珠海未嘗不可顯一行之博洽運慧念之神通不此之務忽僧忽俗慈母有夢番僧何來喚圓澤之精魂未棲靈隱殊翁山之忠愛祇悼華姜其可異者一

也且夫書帶繞康成之帷復壁成趙岐之注仲翔漂泊行易於南荒虞卿窮愁著書於斗室自古文人多傷時命當其時也船山鐵硯起衡陽之雲梨洲石牀積南雷之草易堂諸子多在翠華之峯土室病夫亦衍白沙之緒學能究天人孰如寅旭道識於憂患乃有奇逢西河發仲子之易說明太極之圖書成論語稽求之篇著春秋毛氏之傳孫龍辨其堅白白虎講其異同正當引此輩爲吾黨扶聖道於已墜詎必石渠天祿方可談經雲門鈞天乃能正樂其可異者又一也將謂鴻博之薦不能卻歟我朝修庠養士側席求賢恢文網以羅珍馳安車而盡禮鴻飛至止鸞振借來然而商山四皓高祖任其逍遙魯國二生叔孫招而不至所以處士青門之里如傍仙人白玉之樓東海尙有藜牀西山豈無薇蕨易占嘉遯詩詠考槃未必盤桓即行收繫君不見傅山仆地望午門而即歸亭林卻聘耕華陰而不返乎翁張之宿草漸溼徐蔡之幽蘭同佩貞節里中獨傳隱居子仲光樓上乃笑新貴人其可異者又一也將謂檢討之職尙未榮歟萬柳堂開人訝子山之賦好金蓮燭撒羣知蘇軾之文工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三十三

鍊媧皇之石天語諮詢披鴻烈之書相公奏對定盛世太平鼓吹之曲皆先生廻翔館閣之時滿門桃李高材走三千里而來設席東西大禮經一兩言而定身名俱泰豈曰非榮而乃柳花作歌蘭若送客自悲淪落無限牢騷紅亭暮燕既惜飄茵青草紫駟忽操變曲彈清河之別淚恨到烏頭苦弱水之離思歌聞黃竹豈不以稽古之力寵不及乎桓榮窮經之效位未躋乎張禹乃作淮南落葉之悲滄浦聞歌之感也哉其可異者又一也抑又聞之梅村學士佛讚清涼紅豆詞人鶴光丹頂後人索隱大有微詞西河則集號桂枝語多香豔雖無訕謗之意似多憤激之懷節異致堯留湖海香奩之集忠非正則寫離騷蘭蕙之辭試觀乎三洲之歌姊歸何處小海之唱胥死何時泣白雲之樓閣禹州花飛賦明月之詩篇洛陽紙貴草平田而千蝶舞柳颯水而亂鶯啼絲絲裙幅載上巴陵之船各各匏瓜指點青溪之路踏江南落絮詠上陽宮人北斗闌干南塘春水以上均見西河詩集望高邱而懷佚女爲芳草而怨王孫總是芳非本無寄託然而廣平正直亦賦梅花靖節閒情願爲裳帶是未足爲西河病也

所可異者揮塵之餘山膏善罵拈毫之際離龍逞談幾幾乎操何休之矛揭彌衡之鼓直以龍門而自峻竟併狗曲以談經不知音育廢疾原賴箴規說難反騷何須激烈言詩解頤何嫌乎匡鼎使酒罵座乃同乎灌夫世傳西河之於朱紫陽也不惟金鑄范蠡之身且以杖叩原壤之脛以儒爲戲雖醒能狂夫毛公作傳已異三家鄭市爭年曾無一是窺日窺月南人北人昔已二星參商紛如聚訟今更五經顛倒莫當縱橫然而出奴入主門戶雖分道學儒林淵源匪二派縱殊乎漢宋見實同乎智仁七篇之詭羣笑涑水多疑十子之非安怪關陵性惡左氏廢興豈繫陳元之訟闕尙書今古徒滋梅賾之謬悠若既遵道而得路愈當心平而氣和紫陽正學昭垂天壤即有疏漏不妨補苴何必爲粵犬之吠雪吳牛之喘月乎識者觀於西河之石磯多激簧鼓善鳴即知其涵養之未純出處之無據矣嗟乎曼殊傳好豐臺之芍藥依然潘楚詩存璧沼之藻芹非舊人言郭象竊將向秀成書我愛德洪死並張杉節烈敢荒經以講學當論世以知人閉管蕭蕭山之志書觀明季之稗史披儒林之列傳攷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三十四

漢學之師承竊謂西河當時慷慨故人既多奇節辨難諸子盡屬遺民而乃謾罵談經進退維谷義山獼猴笑蒙莊僻書吐谷鳥言人購子昇行卷繁花孤館包二之遺集誰知宿草春江沈七之舊遊執問時集獨馳駿騁羣接鴻談舒翅欲問商羊折角豈無五鹿而獨惜呂晚村之理學泮沼曾遊侯方域之文雄副車誤中若西河者乃以文學顯祇以經學傳亦可嗟已

絳雲樓後遇書後

絳雲樓後遇一編爲錢牧齋尙書及河東君柳如是而作也不著撰人名氏末有庚戌正月皞皞子附識之語距尙書之歿已六年矣尙書當甲申國變時六十四歲卒於康熙三年甲辰八十三歲庚辰冬月娶柳如是年六十矣卻喜風流能諧燕婉休將博士還問鴻濛楊花飛處刪惱儂之歌柳宿星中唱無愁之曲蹉跎休論乎白首未契幸託乎朱顏叩叩香囊韓掾定情之什盈盈匏爵眞妃下降之晨絳雲樓者仙人之所居也秦樓佳婦吹簫能來紫微夫人乘鸞偶至珠林之鳥同命瓊島之花並

香署雙玉之檢霞烟牙箱披五銖之衣風吹綸絮飲珉璫而骨換鑄琬瑛以名留東

山之約已堅南浦之魂誰賦烟月豈引愁之物柳花歌如夢之詞所以半野堂下萍

蹤偶逢我聞室中蘭因互證洛水之靈非匹孀孀驚鴻蒙莊之夢同酣雙雙化蝶水

何苦而不綠林何春而不花柳隨梅魂拂水見恆春之樹牧齋有柳水山莊詩 鴛湖

雀舫合歡為鱗忿之花牧齋合歡詩四首起句 豈不以絳蠟雙心芙蓉並蒂與同好

月合似雙星永誓青天同遊碧海本來銀漢即是紅牆盼天上之佳期極人間之樂

事既而絳雲樓燼紅豆村居黃塵已飛綠陰仍茂禊後五日浴被底之鴛鴦有美百

韻惜樓頭之鶯燕何處芳塵不和藥減何時春病不共愁煎用牧齋詩 心傷叫樹之鴉

目斷歸雲之雁星霜屢易時事可知無何夢梁春去離黍歌聞謳歌之運已歸虞成

旅之興仍望夏猶謂新亭之泣東晉尙堪立國天水之碧南宋自屬偏安豈知春風

燕子又散簾前暮雨桃花已無扇影乙酉五月之變河東君曾指池水以勸尙書曰

宜全大節以副盛名設使尙書能聽閩闕之言勉勵邱山之節則清水塘前何非余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三十五

闕汨羅江上同弔靈均鍊女媧之石脚精衛而不窮樓田橫之島化猿鶴以同盡舍

生取義豈非完人即不然而黃冠去國紺宇依僧一庵佛火同風雨於藥禪四壁丹

青問因緣於雪箇未嘗不可采東籬之菊飽西山之薇民繫股而同頑犬吠堯而非

罪惜乎尙書之晚節不終也而且蛾鬼呼靈羊羸亡角熱心者蟒玉注意者鹽梅偶

有淹滯遂多憤激前者詠紅兜而參佛偈持杯酒而獻長星本無蕉園焚稿之思豈

有梅嶺衣冠之慕迨夫銅駝悼晉玉馬朝周進象箸則功欲貪天捧犀杯則頭惟搶

地而乃銜乏官保秩惟侍郎髮種種其六句心搖搖以千折祇歎為犧之地誰論鑄

狄之年感木介而話霜清慨冰山而嗟日薄為斷鞠裳仍思舊樹鶴兒丹頂遂悔初

衣石碑脚口嗟欲語之難恭局中心有不平之恨以上均用牧齋詩 宰木多故人之節東陵

無子母之瓜加以塔仙方禮瓊瑤急徵呼囚誰報章妻投分幾同石友寫孝逸之名

遂論玉兔檢樓羅之歷何日金雞瑣窗鸚鵡惟言剩水殘山錦樹籠鵝飄盡浮花浪

藥此則尙書之時命不齊也且夫東坡入獄之時眼看犀角道隆登堂之語口索風

毛杜甫少日作成一囊阿宜初生排陰九地尙書屢詔孫愛牧齋子名孫愛自多總

望兒佳本欲聚蘭玉於一庭豈料空黍蝗於百歲東山灰燼選樓已傾北宋香留漢

書誰讀雖賦鳴鹿之什惜非幹蠱之才所以丁亥三月尙書命在漏刻黑獄地慘穹

廬天低而慟哭臨江卻無孝子慷慨赴難徒有賢妻酷日酸風作窮命乞憐之狀臨

水照影剩登朝未殺之身於是尙書並無福時之癖祇博如皋之笑夫輔忠之子遺

佚乃有歐雍宗文之姪墳篋爰奏屠宇楊維垣偏有令嗣馬士英豈無後人雖非枚

乘之生皋邵喜沈充之有勁惟彼虞山吾兒豚犬彭澤家風乃爭梨栗昌黎遺胄不

識金根本非老蚌詎解珠生豈有哀梨乃將查比甚至國亡家破花落地而鴉啼巢

覆卵危葉辭柯而燕悴於以見尙書之後嗣不振也嗟乎身為宗伯官職非不高也

名壓梅村文采非不美也芝蘭當以前鬱而馨乃蕭艾忽變松柏當以凌霄愈茂乃

蒲柳同零壽高馮道惜少瀛王之封名勝褚淵不作中書而死已謂素衣之變質幾

曾皂帽以全真地豈埋憂天胡此醉身名俱裂夫復何言猶幸陌上花開桑中人喜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三十六

紉絕之陰天寄慨頻迎之交響能傳迎來桃葉聽波浪於秦淮唱落庭花訪胭脂於

辱井代彼皋蘇行行字豔從今吳榜昔昔鹽歌葩經雪而彌蕩絮沾泥而不起彼河

東君者當蒼鴉出地之年正彩鳳隨鴉之歲嘆風輪之轉劫惜雲雨之長乖我生不

辰難開笑口之死靡貳曾進苦言無奈黑頭江總燭毒自安青史蔡邕雉經仍惜生

逢多難命不猶人迨至所天既失弱息難安燕幕幾危鵲巢任據所喜者智珠獨炳

慧劍能揮黃絹留詩青絲畢命早已紅蓮之出泥豈待白楊之作柱節同關盼怕居

燕子之樓怨結韓憑合葬鴛鴦之冢河東君可謂不負尙書矣徐奎伯孝廉詠詩云

一死何關青史事九原羞殺老尙書豈不然哉豈不然哉余於此編又得一遺民焉

曰俞嘉言據稱嘉言本姓朱明之宗室也鼎革後諱其姓加朱以捺為余後又易余

以則為俞嘗往來收齋之門曾治愈收齋之病因著醫案數則附此編中余按嘉言

後又改姓喻收齋有學集贈以詩篇則作喻而序其醫門法律則作俞也嘉言名昌

江西人所著醫書數種 四庫皆收之提要云崇禎中昌以選貢入都卒無所就往

來靖安後寓常熟余撰明代遺民詩詠搜羅遺民得二千餘人而不及此君不料於此編遇之可謂荆山之奇璞滄海之遺珠矣子斗是關中詩伯序有亭林舜水爲海上寓公像題靖節夔矣秋曉眞思肖等倫異哉老聃與韓非同傳尙友尙論一薰一蕕循誦茲編不禁感慨繫之已

謝臯羽年譜書後

會稽徐楚公公著謝臯羽年譜余讀之而有感焉臯羽生於宋理宗九年歿於元貞元年宋亡之年臯羽年三十有一又三年而文信國殉節又十六年而臯羽乃卒嘗讀其冬青樹之引知其息息不忘故國又誦其竹如意之歌知其念念不忘故人九日靈禽尙居枝上千年化鶴猶在雲間謂此年譜厥有數善蓋臯羽以咸淳應試不第之進士爲信國延平開府之參軍與義師於景炎詣軍門而杖策殷勤棄筆期遂澤沱遇雪之功慷慨揮戈欲伸魯陽返日之志人嗟風鶴我筮雲龍追夫戰空坑而軍敗屯海豐而師亡其別文山也實在遁跡永豐之時分手章貢之地江冷天空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三十七

灑臨歧之老淚山殘水賸見滿目之瘡痍是可證文謝蹤跡之離合焉其善一也赤眉盜土呂后遭汚校尉摸金曹瞞肆虐慨自妙高上言勒智發掘以來遂使荒山望帝啼殘杜宇之枝窮海通臣淚灑冬青之樹爰過橫陵爰効掩骼世祇知唐林之義士而不知帷幄之有人茲則詳敘諸君所主之家及與義士協謀之事足履虎尾命輕鴻毛所以玉潛別曲隕恆星於重泉景熙答詩繞落日於句越迢迢歸夢魂返青楓之路交交啄粟樹拜白衣之人何待胡公傳立知其目窺諸陵客婦謠成輒曰手封杯土是一髮之所繫實在天之遺靈是可爲唐林共事之明證焉其善又一也攷月泉吟社之課以田園雜興爲題主其課者吳清翁評其詩者謝臯羽同閱豈無詔父助評亦有思齊共收詩二千七百卷入選二百八十人首列羅公福次爲馬澄翁高宇當時諸君子皆夏馥隱名趙岐藏壁氣求聲應慘淡推敲陶潛閒適寄興於籬邊屈原憔悴行吟於澤畔今讀年譜乃知羅公福卽三山連文鳳馬澄翁卽義烏馮澄高宇卽武林梁相遺民不死詩卷常新人知張祿之眞名世識陶朱之別號是可

見表章潛德之美意焉其善又一也特是品評倒置有漁洋之言考證謬留結疇之集好爲異說頗淆聽聞余謂詩匪一格音期共賞惟自效乎蟬鳴蟹咽自無取乎鯨吼離爭所以春日寫田園之興清切留性靈之篇虞楊范揭抗手原難李杜韓蘇瓣香誰是但使不落江湖癡癩之習卽是自適巖懸隱避之情乃既美以清新又復謂爲尖刻重翻舊案更爲品題龍門自高雉困誰竄殊不知國風留采芣之篇山石異薔薇之句風尙各趨於當日馨香誰問乎異時依依墟里之烟是日卽景青青河畔之草但取自然豈可竟因一二聯愜心之語再爲甲乙四百年以前之人月且自矜風景殊然名爲二十一一則池北偶談之言未爲得也楊髡發陵桑哥同奸謀始

甲申事成乙酉寶器盡收年詳元史宋文憲之書穆陵邱文莊之續通鑑皆云事在至元二十一年是年臯羽與唐林二君皆主會稽王監簿家唐林既爲九死一生之計臯羽實有陰移冥轉之功楊鐵厓之贊美指冬青以爲徵黃梨洲之攷據刊竹素而無愧又如周公謹之所誌鄭宗仁之共事亦皆以爲乙酉胡乃指爲戊寅卽謂有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三十八

星在尾詩語不誣然而事在寅月彭璋之解原眞謀始申年周密之言可信 四庫提要亦言發宋陵事在甲申乙酉之間則全氏謝山之論未爲得也嗟乎黃牛雜幣鎖荒塔以何年朱鳥招魂赴滄洲而不返西臺痛哭常見其淚痕南海波濤早悲乎塊肉誦啼髮之編眞堪髮指披許劍之集爲倚劍歌喜金華錄之猶存呼玉帶生而同去爲護龍嶺山南老樹之吟又聞鼙鼓海上秋風之曲不見腦石鱗化海鳧每披蘿衣笑對山鬼此皆逸民之傑作堪嗟烈士之暮年他如脩竹朴翁共稱義俠羅銑陵使皆屬同人桑海之錄猶存橫宮之史斯在況復講經舊會沙社詩翁多天地間集之完人入楚辭芳草之圖譜不乏遺藥可附鐵牛亦有行狀能書方鳳汪水雲之詩好如聽琴絃眞山民之集傳合書團扇鐵函心史古井之水無波富饒手編綠綺之雲自逸白石共尊樵唱先天成美鐵符吾汝篇什既有鼎翁在軒著作豈無公紹操伯牙之琴冷泠作響題月洞之府夜夜聞歌豈僅谷音同奏秋聲自高陵陽僂覆瓶之篇蛟峰繼圖風之韻太極衍義家鉉翁常說心齋北遊紀行汪夢斗能完晚節

也哉嗚呼國士橋高豫讓之風可慕遺民錄在董墩之筆同欽安得有禁公其人者
皆爲之作年譜乎要之文山死於柴市固無須炎午之文而皇羽葬近釣臺終得附
要離之家是可傳已

影梅庵憶語書後

影梅庵憶語一篇冒辟疆悼其亡妾董小宛而作也夫搗麝香滅紀摩支之詞啼鵲
血留成惱儂之曲人非太上忘情最難我本恨人言哀曷已迎隔江之桃葉有影皆
春化大海之浮萍量愁似水此則青禽東下欲諦三生孔雀南飛終成一別地補春
泥而易裂天銷劫石以蔡難於是瓊瑰懷裏淚灑千行雲雨夢中神迷三峽傳聞縹
渺之仙山欲尋釧合試望清涼於上界誰見銀臺是耶非耶哀矣怨矣余誦此書不
禁始焉如羨繼然而悲既焉而疑忽然而悟亦不自知其何心也爾其枇杷門巷芍
藥闌干中有麗人雙珠絕價錢塘柳色春藏蘇小之家鄧尉梅花夜作師雄之夢雖
當日者瑤臺假蹇難託鳩媒蘭漿追隨未諧鴛侶而卒之兩美必合雙成肯來終仗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三十九

護花之鈴得遂樓桐之願續成匱豔擊魯鍼神亦復寫簪花於貝葉商食譜與茶經
比記事之紺珠縱吟聲於白絮芙蓉帳裏燕女兒之香玳瑁窗前奏靈娥之瑟朝雲
之伴玉局偈說六如樊素之侍香山相從九載所謂羨者此也無何荷載道莫楚
無家東播西遷夜出畫伏倉皇遂喪其行李弱質幾仆於深青景珠之紅豆都拋瘦
骨之香桃難認調絲榻管非舊日之光陰落瀾飄茵孰阿儂之愛惜瓦墜鴛鴦而字
裂衣隨蝴蝶以灰飛嗚呼桃花源好問漁父而難尋桂樹輪埋望嫦娥而不見所謂
悲者此也且夫潘岳悼亡之什曾誌歲寒奉倩髮體之涼蓋綠病熱經卷藥鑑詩詳
寓惠繩牀茶鼎事記輞川而辟疆此篇不詳致病之因不言貧瘞之事江郎悼歎惟
說流黃明皇歸來僅言羅襪卽謂深深葬玉鬱鬱埋香曾無張崇王氏之銘祇填定
國柔奴之閱飛來青鳥何年開王母之筵化作翠鴛何日集韓憑之樹所謂疑者此
也嗟嗟三春之花徒呼好好千里之草無復青青阮佃夫之置獄倍感銅駝高無賴
之稱兵橫衝鐵馬殘酒山闌紫駟詎落花院宇飛燕誰家白門絲絲之柳移去應

憐黃海步步之雲歸來何口待唱風波之定已念家山之破紅牙拍出自奈愁簪蕙
蘭秋露空招扣扣之魂杜宇春風早換鶯鶯之曲於是梅鶴之棲不在孤山之庭下
蕉鹿之失託諸蒙莊之夢中憶語之末有豈真泉路而始途不待癡人而能說所謂

悟者此也嗚呼哀哉情天莫補恨海難填冷冷素女之絃夜夜黃姑之織春蠶身死
猶抽未盡之絲秋蝶魂歸怕檢相思之字弔薛濤而夢斷感秋娘而詩成金絲碧帳
猶在人間銀漢紅牆恍如天上徒使聽鶯野老繡虎才人或成哀誄之文或作題圖
之詠楊柳江頭眞憐水綠藤蘿山上早怨春歸留花不住空馳碧落之心返魂無香
虛說黃昏之散愁看畫扇任明月之團圓梅村題畫君畫扇有怕檢空箱見霓裳之
疊摺此則迢迢銀海居然妬女之津渺渺漢皋又解洛妃之珮淚井烟深洗胭脂而
宛在名園水繪描金粉而都消已爰賦郭璞遊仙之夢爲續蘭言有蘭言休讀梅村
讚佛之詩且拈花笑秋月豈同春月墓門更阻侯門槍落葉於哀蟬悵紡磚於別鶴
歌謠子夜誰爲檀板之敲冠劍丁年不盡滄桑之感云爾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四十

學海堂志書後

學海堂志道光戊戌林月亭先生所撰同治丙寅陳蘭甫夫子續修之分文檄建置
事宜經費題名課業經板藏書石刻雅集草木典守十二門以文淵閣附之前有圖
爲黃香石先生所繪附以圖說曰學海堂曰啓秀山房曰至山亭曰此君亭有續圖
說曰阮太傅祠曰新建啓秀山房曰離經辨志之齋曰玉山泉夫蔭萊公之柏卽是
棠碑時華嶽之松交映槐市事何殊於鹿洞跡亦等於鵝湖文翁教授之室蜀郡名
留長孫清德之樓荊蠻俗化薪傳同證樹德務滋仰澤懷風情何能已維我阮芸臺
太傅總持兩粵將近十年政清人和威騰禮縉以吾粵多好學深思之士宜置橫經
問字之亭因築斯堂使務古學令若風行治倅草偃咸講論乎六藝共丹鉛於一席
三年化雨同稱著作之林萬里慈雲共仰人倫之表北海師事見升堂者五十人東
郭館開有問禮者兩三輩考白虎之通論說雕龍之文心莫不浴素陶元探幽索隱
遊門譬若觀海著書思藏名山培成階下之芝蘭盡作門前之桃李其流澤可謂長

矣斯堂也居越秀之山踞穗城之上遠瞰乎獅海近觀乎鵝潭珠江一水環帶左右北郭紅棉載壺觴而共賞南園芳草招裙屐而同來僕於弱冠肄業茲堂思取木於鄧林儼觀書於石室有時懶祭卻無錦瑟之詩思比蠶魚食盡神仙之字聽天口與聖譯問經義與史裁難測高深彌殷鑽仰猶憶春風麗日秋菊寒泉輒隨蘭甫古樵兩夫子暨諸學長並同學諸君致祭於阮太傅祠焉步梅花之石徑我恨生遲拜修竹之祠堂神應來格穆穆焉肅肅焉共奠金爵燕南豐之瓣香如奏銅琶祝東坡之生日也歲月幾何滄桑變幻魯公泮水已聽鶯音仙人樓居亦同履幻洞府瑯嬛問茂先其安在人民城郭訝丁令之歸來金塗塔古菩提或證乎詞林珠石烟迷精衛難填乎恨海蓋自陵谷變遷以來而山堂之遺迹亦不可問矣偶檢舊篋忽覩茲篇如觀勝水殘山猶記舊遊陳迹金臺落日休詢東壁之書林蕪菜秋風欲訪西湖之精舍同深感慨不盡低徊已

祁瓊孃詩傳書後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四十一

邑人簡東洲先生讀書孟山徘徊雉堞之旁忽見古塼之刻有二詩焉感均頌豔句帶悲涼痕灑方諸墨留烏鱗今夕何夕送來風伯之笳山草山花總染愁人之淚末署祁瓊孃題傷哉淒愴聞猿啼如此多我之懷矣伊何人哉或謂胡天胡帝采菘采藍詠山上之靡蕪吟風前之柳絮秦嘉寶鏡尙待君還蘇蕙璇璣最嗟情薄已枯桐之半死贈芍藥於將離託爲愁苦之音以寓參商之意誰慰軒軸徒寄瓊瑰此一說也或謂孤鸞弄影寡鵠啣哀盈懷鮫女之珠漬血湘妃之簟悼樓中之棲燕怨海上之天雞筠籠鸚鵡亦爲將死之鳴梓樹鴛鴦永護埋香之冢拚以青絲而畢命遂教黃絹以留題此一說也或謂新聲金縷杜秋娘大有深情舊事琵琶蔡正所爲永嘆業綠珠之化土更紫玉之成煙師師已去金荃編子野之詞田田不歸檀板按稼軒之曲於是闌成傷往書或代人潘岳悼亡詩成僞託此又一說也或謂壺中淚碧江上峯青亭亭來倩女之魂夜夜宿潛英之帳棠梨秋白不無寒食之吟燐火宵紅定有秋墳之唱凝脂剩粉遺殘膏好夢化而蝴蝶飛涼風至而冤禽哭此則長吉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四十二

古囊之錦詩多鬼語陳思洛浦之珠賦有神助此又一說也客言未終余懷無限烏啼子夜蟲泣深秋諷其遺音恍有所悟鬼詩之作庶爲近之然而姓字雖傳里居莫攷縱深碧海青琴之暮未識紅綃絳樹之緣會有壇扶乩筆村寫梨川邑梨川村曾人多姓揮二詩不差一字乃知地原負郭人已成仙來從紉絕陰天居近華鬢法界雖游仙枕斷已同覆鹿之難尋而記事殊存尙想驚鴻之翩若迄今譜哀鴻之愁唱翻么鳳之新詞聽蕉雨之音淒情梨雲之夢斷青燈四壁如聞掩袖之聲白柰一叢恍見簪花之格芝焚蕙嘆月苦風酸白雪之曲能傳紅心之草不死獨是孟嶺煙高瓊洲浪闊佳人葬骨香徑都迷詞客招魂竹枝徒和風臺東麓邑城內道家山並時幾人攜秋菊之花鵲血啼殘無處覓冬青之樹亦足悲已嗟嗟錢唐蘇小本是同鄉南海素馨原來情種客有可人夙稱好事執定鏡以求西子補斷碣以祀朝雲庶使明妃環珮夜月仍歸崔護桃花春風有託而正恐海上三山莫寄阿環之鈿合人間尺地難留弄玉之簫聲黃葉落而東西碧雲飛而上下徒結遺思於柘館誰稽芳蹟於桑田然

而華山女子得詳韓愈之篇高唐婦人長留宋玉之集瓊孃有知當亦破涕而爲笑也

附錄簡東洲士良秦瓦硯齋詩集追和祁瓊孃詩序

乙酉讀書孟山冬十一月乘曉獨上徘徊雉堞旁得古塼書二絕句詩云幾株山樹露盈盈總是愁人淚滴成試把愁心問明月今宵明月爲誰明對妝鸞鏡舞山花墓倚長松樹作家風伯不知愁思苦山頭夜夜起悲笳末署祁瓊孃題因招館中諸友同觀並和其詩藁散失久矣頃讀李繡子先生和作因憶其事再和二章亟呈先生蓋先生知堯人得此詩而不知實自士良先發之也

辛亥殉難記跋後

虎林舊史氏成辛亥殉難記五卷余讀之而嘆曰嗟乎銅駝荆棘索靖之言不虛猿鶴沙蟲穆滿之軍倏變慨桑田之見海騎箕尾而返天人多舊雨方期恆望乎卿雲曲作哀絃豈料離歌乎仄日雖然比干心剖堅股頑戴主之心先軫元歸壯魯國奇

男之氣白虹貫日如見其精誠碧血埋地可知其憤烈城郭人民聞之語雲車
騰馬招朱鳥之魂雖云有慨於劫塵彌見爭光於竹帛已或者謂明社之屋忠臣最
多拚九死而不辭每屈指而難盡所以一門殉義歌哀榮之石頭五百從死有田橫
之海島茲之所紀多封疆守土之臣將帥偏裨之士雉經止水京華寂然余曰否否
辛亥鼎革與甲申異前明大盜摧城烈皇殉國攀髯者思及孽蟻者遂多茲則效唐
虞之揖讓假優待而為名內則以臣欺君外則以和化戰國體遂變於一旦 故
君仍居乎九重故不可同年而語也或又謂宏光立國南京則梅嶺招魂紹武乘桴
北郭則君臣名冢成旅本期復夏發緯亦且卹周烈士何多忠貞足慕茲之所錄雖
曰捐軀就義喋血成仁然變皆發於倉猝人或死於逃亡既封疆之無裨執秦山而
等重而且下吏有蓋臣宗室少義士似晨星之寥落非麻直之蓬生炳諸丹青不無
減色不知情有萬變事難一律在昔道濟長城與國同壞文山開闢於宋何功意但
取乎褒忠臣何愧乎守土慨自晚近以來異說紛起履雜多報章之語著書革命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四十三

之軍射生五百非衛明皇廟上三軍有同兒戲已成魚爛之局孰是應揚之臣況自
變亂以來自江以南頻聞擊鼓自江以北仍安閭閻蟠龍折柱道非盡乎文武旅雁
啣蘆丸未覩乎黑白既不走田單之車軸何必抽光弼之鞞刀事殊幸蜀休吟杜鵑
之魂國不帝秦誰赴魯連之海迨夫禪讓 詔頒玄黃戰息楚囚誰泣殷士祿將振
舊旅者不能為厓海之三忠入新朝者翻欲比商山之四皓是偽洪憲時事而諸臣張巡喬
烈厲叔守官事起蒼黃心披丹赤闕鄉之地名全節黎陽之山稱枉人吹毛誰忍於
生前斷脰共悲於身後豫讓橋高同瀉國士蒼茫之淚王琳首返足愧貳臣反覆之
心且當日者焰崑岡之玉已見俱焚網滄海之珠不無遺漏吾粵閩道人曾錄粵中
殉難諸臣數紙屬余轉寄乃虎林舊史復書云書已印成當入續編然則窺豹只憑
乎寸管續貂有俟於他時不可謂叢蘭之不芳仗節之人少也而或者亦且開函
睨掩口胡盧比諸覆瓿之太玄欲作代薪之論語蓋先有漢滿之見梗於胸中則雖
對忠燕之編存以日笑然既云合五族為共和何以淪三綱於草莽我之種族既合

人之綱紀宜存夫不親者不仁無禮者無義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不深長思乎且
夫憂攘夷之微管而又嘆諸夏之無君孔子之言也虞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
孟子之言也則知用夷變夏禮法之深防進夷於夏春秋之義例彼夫禮器歸陳孔
甲遂事夥頤之涉魯社封楚仲尼欲為荊蠻之臣倘不遵白虎之通論而妄附公羊
之復讎則三綱永不可言而九世終屬誤解吾粵清溪漁隱著元廣東遺民錄自序
之曰元末大亂羣盜盡起曾不聞有以奇渥溫氏為非我族類而醜詆之者舊史氏
潛客見而嘆賞之且序之曰嗟乎此風人忠厚之遺乎諸君子嗚嗚如雪錚錚作聲
任生九儒十丐之朝永矢食土踐毛之報皇元之字不絕於書新朝之官猶誠於後
豈聞島夷索虜互為主客之嘲覆雨翻雲致嘆交情之薄抑吾聞明太祖之於先朝
也止舊臣之賀捷免後嗣之受俘且曰朕與卿等父母皆經蒙養前朝而又目擴廓
為奇勇嬪其弱息嘉子英之哭主縱使逃歸此則殷遺多士見禮於興王靖節後昆
優崇於異代余亦誦而愛之擊節不置因採彼紙上之數行以為吾胸中之欲語而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四十四

益歎古之人何以消厚若彼今之人何以澆薄如斯也嗚呼清水塘前弔忠魂於余
闕蓬臺樹畔諸客婦於廉夫留數卷之忠經即一朝之史錄蘇徽山下曾相逢叩馬
之人帶草階前擊太息嗟蛇之歲虎林舊史已作古人今為此跋哽咽增深

琴樓夢書後

琴樓夢一册樊雲門方伯為易庵廉訪作也楊柳門前櫻桃巷底一笑記如臯之
貌三挑迷下蔡之魂鑿空幻境直同好夢於紅樓跌宕春衫久唱新詞於白石雖屬
游戲之作實有蹉跎之思諷而不虐文生乎情亦可傳也爰有佳人以琴為字王克
於津海劇含睇宜笑好花當春負美質於紅紅噪豔名於惜惜雖非圖畫較玉環而
未肥亦有若華刻琬琰而並麗被五彩之服浴七香之湯燎沈水而凝雲生展響廊
而明月至加以柘枝善舞絳綵能歌借翠喜以齊名即女伶楊翠喜壓靈芝而表色即女伶小靈芝
萬疊雲錦似臨兜率之天一曲霓裳恍奏廣寒之殿春波彩纜奏簫鼓於申江暮雨
珠簾涉笙歌於津海久已妖冶同艷美態入神帝思王母之環人解江妃之珮易君

哭庵斑駁詞藻通佻風裁年年吟庚嶺梅濯濯似王恭柳以爲詩人老去尙有爲翁
尙書歸來豈無份份仙羨鴛鴦神交影弄誓思鷓鴣水遠山長獵豔歌舞之臺混跡
綺羅之域娟娟此多一見心傾和者好粉知者好彈誇三接於琴尊逞七擒於風月
然而猶東宋玉祇有魂銷屋上韓郎仍憐膽怯京兆馬歸欲效細君眉畫揚州鶴去
惜無賈客腰纏月移花影試一訊其佳期水到渠成祇有遇諸夢境且夫至人無夢
乃文中之調言好夢圓成亦蕩子之快事邯鄲落魄借仙枕於書生洛水通神贈明
璫於帝子鄧殷見水邊女令狐語冰下人化栩栩之仙蝶直入花叢問吻吻之麋鹿
誰覆蕉葉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莊周所言諒非妄語宜哭庵之放誕自賞俯仰
怡情也樊山之於哭庵也本屬雲龍有同蛩駘胸臆可話忍俊不禁爰徵小說於虞
初恍敘梨園於天寶逞毫端之狡獪作紙上之軒渠無碧雲駸之恩離無金瓶梅之
淫濫無會真記之翔實無石頭記之纏綿金荃綺麗更留逸少之書樊山自書玉茗
風流同賞臨川之筆寫作傳奇應照舊微而快讀翻成樂府定憑絲竹以流傳要之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四十五

其事其人本不足道而余重有感者則以瓊花移去見宋室之塵氛玉樹歌殘聽秦
淮之波咽一卷哀吟羣下杜鵑之拜三春好夢依然蝴蝶之魂蛾眉絕世競美橫波
鴻雪留痕仍歌小苑籠裏愛教鸚鵡枝頭誰變鳳凰秦燕子於簾前見桃花於扇底
江南紅豆只說相思座上青衫誰工怨曲離黍多故宮之感旄葛皆亡國之音讀斯
文者不禁興起乎夢梁之悲而慨嘆乎琴絃之絕也已而不然者謝傳東山愛聽絲
竹陶公北牖懷委琴書羣爲碎金之求何慚白璧之玷彼夫杜牧青樓之夢能著罪
言韓偓香奩之集同欽直節孔宣聖不刪贈芍宋廣平亦賦梅花琴樓夢一篇固不
足爲兩賢病也嗟乎春夢婆催未償坡老還山之願情天恨補徒覓媧皇鍊石之方
佳人難得惜非未嫁之雲英將軍死綬又作下車之馮婦王克琴爲張忠武勵所好
夢何妨再續如願真可呼來明月之圓同看玉鏡恆河之幻不數銀沙調蜀客之絃
求風自易異楚襄之夢雲雨真歡而無如海上龜成天邊棺下春歸燕語已非往日
雕梁曲奏鳥棲空悼生存華屋則哭庵已赴修文矣吾知樊山膏惜芳蘭悲深宿草

咽向秀山陽之笛成子山思舊之銘更有不能已於言者勝會不常彩雲易散浮生
若夢埋玉何年落落孤松誰認老龍之幹峨峨華表空歸化鶴之魂聊發卮言以當
跋尾

海上寓賢錄徵事啓書後案此書未成李審言則駢文集改

辛壬以還時事大變嘆中原之荊棘指上海爲桃源鄭遨藥肆不乏三高巢父竹溪
時招六逸於是揚州李審言詳有海上寓賢錄之作先叙爵里次及官階詳科目之
出身叙宦遊之政蹟著述誌其卷帙先德表其家聲于公貴盛則四代論交王氏弟
昆則二難著論客謂余曰審言之錄美矣備矣余曰不然請畢吾說且夫穎陽高節
孤竹遺風魯連蹈海之誠薛方安車之卻留野王之二老白雲同悠嘆北海之三綱
秋霜比烈幼安則棲身遼右君公則避地牆東是曰隱遯之賢此其宜錄者一也褚
伯玉家在白雲友招松石陶靖節庭多落葉詩和柴桑自古文人多傷時命卷施之
心不死申椒之氣彌芳附風雅之總持開遺民之壇坫月泉吟草應描主客之圖沙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四十六

社稷樞同瀛天涯之淚頽垣夜月瘦蝶寒蟄故國青山他鄉白髮喜詩卷長留天地
問衣冠今是何年是日唱和之儔此其宜錄者又一也遺山感慨復客并州少陵避
亂曾居同谷灑新亭之淚感甚荊駝唱後庭之花夢醒莊蝶宋玉誅茅之宅東陵種
瓜之園業蕞楚之無家比萍蓬而偶合有送窮文字留乞食詩題補衡氣盡更誰過
鼓於漁陽伍相途窮輒欲吹簫於吳市泛泛武陵春水依依嚴瀨雲山即浮海以何
妨似樂郊而共適是曰避亂之士此其宜錄者又一也詠周京之禾黍遂譜風詩怨
楚國之荃蓀乃裁騷賦冬青樹老樂府能傳秋菊花濃酒人易醉讀喘髮之集正氣
同歌留嘔心之篇谷音不墜古井有遺民書在中州則野史亭高趙岐遠遁藏復壁
以成書虞翻窮愁隱詞林而衍易是曰著述之才此其宜錄者又一也凡此諸賢皆
同素志山中四皓惟暮全貞柳下三公不以易介審言之錄輒諺斯旨聲名官職累
積能書引鏡改服投袂欲起審言其或良才不隱改山頭射虎李廣稱故日
將軍天上石麟徐陵非一朝手筆獨不念數載尊鱗張翰是秋風之客一家梅鶴東

坡喚春夢之婆撰逸民之賦比麟鳳以潛藏效達士之言呼馬牛而亦可當此風塵
瀕洞滄海橫流競寫頭銜不無齒冷而且重金張之世族慕許史之絃歌王謝兩家
之燕何日歸來君卿五侯之鯖誰供咀嚼一門朱紫七葉貂蟬彼云京兆杜家此曰
河西竇氏烜赫者摺紳之錄誇耀者門第之高是豈表變城之父子此書遂重儒林
記馬糞之門風他人皆爲賤族耶卽論其著述一門分已刻未刻兩種慨自同光以
來文格大變騁連怵之說無端雌之詞或盜鶴聲思附驥尾清言郭象雖若懸河請
字松覽實多假手設使穢塗索塗撫華誇富正恐張率託名之作禍幾何堪楊雄美
新之文覆瓿貽誚指終南大有捷徑視柱下盡爲批糠凡此浮靡之相誇抑亦標榜
之所誤也嗟乎我生不辰士各有志燕巢同於危幕烏飛難覓棲枝渡江衛玠但對
蒼茫坐廐王尼祇應高臥而猶侈烏衣之門巷書雁塔之姓名得毋江敷風烈或因
僧真移牀李耳清淨恥與韓非同傳且其寓賢二字亦當斟酌生當今日人類不齊
洛中翻翻京師楚楚彼夫續懋蕭何助隆巾甫者固無論矣若使己歌薇蕨之甘早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四十七

換菱荷之服既鳩腐乎梁錦號鳴夷爲子皮而或者還上徵車遂登朝籍雍齒之封
豈吝叔孫之禮趨時比玉馬之朝周吟金人之辭漢有同充隱誰作解嘲地老天荒
依然夷甫清談之習艾燃瓜噴將有梅村絕筆之詞嗚呼蓋棺論定賢不賢未可知
也乘風誰去請看玉宇高寒戰酒而來且聽銀箏淒咽吳淞之秋水我狎閒鷗驚
青島之風雲人成猿鶴瞻烏爰止鳴鳳不聞偶閱斯篇輒伸議論聊作膏肓鍼砭之
辭以爲涇渭濁清之辨云爾

附錄陳子彌書 乙卯十二月

豫公足下奉讀所撰寓賢錄跋詞嚴月旦義炳陽秋孔稚圭勒北山之文魯仲連
蹈東海之節嶢然不滓情見乎辭續接手書於一二寓賢中舉彼篇章以爲訕笑
華歆龍頭拜司徒之職阮籍鸞成勸進之文惟寂寞自投閑爰清淨作符命昔
之所儻今以爲榮名士如斯可勝浩歎抑僕尤有感者夫東漢之世節義相高兩
晉以還廉恥日喪顧亭林以爲建安丞相薄仁孝之風正始名流蔑周孔之典以

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羗戎互借君臣屢易斯固昔賢之至論亦後學所稔知若
夫李唐以後爰迄今茲凡厥遷流差堪推慨自鄭五無能朱二肆虐愚其凶饒
毒彼清流然草端已之遷西蜀冀復唐仇司空圖之隱中條竟辭梁祿高標松節
羅昭諫不履新朝危持虎鬚韓致光尙稱舊職雖天道窮劍世道陵夷一行之傳
惟有逍遙先生長樂之書爭羨癡頑老子而物極必反宋儒遂興泰山濂洛倡絕
學於前凍水紫陽續大經於後其間荆公異說學者弗宗謂伯夷不甘餓死謂馮
道實救衆生舉謂爲非成衷一是流風所播易代猶存疊山賢卜既變姓名深甯
著書不聞徵辟西臺臯父擊竹如意而悲歌南野憶翁署鐵函經而百拜汪水雲
之隨北狩歸老黃冠唐玉潛之護諸陵甘爲行丐斯並神傷杜宇淚灑冬青身歷
興亡心存名教他如月泉吟侶汐社遺民霽山樵唱之篇清碧谷音之集聯翩偕
隱史册未書匪惟死事之烈氣壯本朝抑且肥遯之高行崎前代將非道學之說
其入人者深乎故自金元以迄勝朝皆黜楊墨而崇先聖前徵未替正氣常存凡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四十八

河汾逸老湖泖高人東林復社之賢二曲夏峯之學並敦道義無事敷揚乃若遺
山則就觀世祖鐵厓則赴召高皇東澗尙書竟修降表梅村學士亦上徵車然而
題詩仍謂布衣獻詞乃稱老婦錄吾炙一集深契孤臣著絕命小詞緬懷奇節苟
白圭之有玷終清夜之滋慚從未有毀冠裂裳膏唇拭舌故人遇我自比嚴陵國
史非公競稱危素又其甚者乃謂諸夏亡君有臣何貳倡爲邪說以誤後生豈新
莽雖播逢萌不必挂冠董卓未篡蔡邕非爲失節乎伊川被髮周辛有已歎其亡
神州陸沈王夷甫詎辭其責斯又亭林所謂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
國仁義充塞謂之亡天下者也嗚呼痛哉且僕更爲君罕譬言之夫息媯事楚憫
默無言文姬入胡流離自悼樂昌公主撫破鏡而銜悲花藥夫人拜紫衣而飲泣
雖未比撈而引鑑割鼻援刀刎頸於強鄰斷臂於逆旅然大節縱虧貞心未泯或
悲所遇猶諒其人乃若效齊國之鄰女育七子而俱成學河間之婦人聚羣惡而
相戲而猶侈然不嫁自稱未亡似此厚顏必當唾而然則今之諸賢以亡君爲非

貳者母乃謂昔之二婦亦無夫而非淫乎嗟夫文人無行自古已然貪夫殉財於今尤烈三綱既墮四維不張淪胥以亡累劫莫復僕與子躬丁陽九寄跡海濱勉松柏之後凋嗟風雨其如晦亦惟有永矢弗告永矢弗過而已悠悠斯世夫復何言如兄陳伯陶頓首

讀族叔祖漁石傳書後

東莞縣志有傳

吾族分處三鄉居常萬人豈無繡虎之才名亦有珥貂之世胄然而稱能古文者祇推漁石明經謂其不僅燕南豐之瓣香隨東坡之笠屐且能上追史漢卓犖不羣也上追史漢二句是志傳語自昌黎起衰於六代鹿門選鈔乎八家人奉隋珠世珍荆玉迨獻吉仲默以壇坫主盟于鱗元美稱人倫領袖獨言秦漢之高遂以唐宋爲下歸熙甫則好太史公之文濟以韓歐曾之調與空同派互相砥排然其後元美亦心折熙甫爲之贊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此亦操觚家所當知也余謂文章淵懿當推秦漢江海浩瀚亦仰韓蘇因流溯源其義本通入主出奴得無太過夫文所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四十九

以載道學必由積理使其爲文也可以正人心開邪說扶禮教植綱常則雖六朝徐庾亦何殊乎菽粟之文四家王楊豈能詆爲江河之下因質尙文以文濟質體不僅一途流不廢萬古然則文本無駢散之分豈有古今之異而近世桐城陽湖各分宗派非吾派者雖有佳文嗤同燕石割若鴻溝不亦慎乎明經之文篇篇高古字字潔淨不同凡響力追古人以此手筆作爲帖括知我者誰賈用不售子羽頭責下和足則卅載之黃槐徒踏一輪之丹桂誰攀怡神家術述樂志之編息影林泉有送窮之作閒鷗永狎癡鶴不飛范叔之寒孰憐方朔之飢欲死固其宜矣雖然窮通者時也豐嗇者命也枕經藉史者學也摘屈蕙班者才也大凡文章可以壽世自無取乎科名猶之道德可以希賢曾何慕乎富貴明經染翰操觚編蒲緝柳晨炊仍讀夜燭忘劬恥效蟲雕思精強射悉自然而中度惟陳言之務去此胸真有千古餘技足了十人當時之閨閣富貴縉纓世胄笑腐儒甘藜藿之餐視文字爲芻狗之具而不知其咕嗶一世自有千秋也阮雲臺制軍重修廣東通志任爲採訪搜攬極勝事核言雅

咸知著作之宏才所以體裁之別具屬以獅洋鱸鱸羊石干戈起豈由罌粟之花避災飲茱萸之酒沾水爲霧江空白馬之營起陸鯨波人話紅羊之劫明經於是海氛紀聞之作又以書留嶺海詩編楚庭皆誼切於維桑況悲深乎宿草吾邑虎門鍾毓鳳臺耆舊皆有遺集不乏文人或投溷而不傳或覆瓿而永棄遂至墨彩雨沈心精烟滅二句是漁石自序語露鈔星纂真有賴於後賢賸殘膏庶永留乎前哲千金可享敝

玉帶生之歌謝君呼以爲友明經暇時亦作綠衣郎傳一篇繆蓮仙擊節歎賞選入文章游戲續編雖曰枚臬俳語比諸蒙莊小言然而忍俊不禁亦可窺一斑矣家文烈公名山集舊爲禁書明經覓得之並文烈公八股文一帙璩子公寒木居詩集皆初刻本殷勤題跋付先君子收藏至今寶之片羽亦現吉光零縑珍逾尺璧殊令人泣孝歌忠望古遙集也嗟乎碧血千古論往劫於茄花青燈一編紀舊聞於梓里既愛文烈之集亦重明經之文無我當歸阿士元長有言後世不生子雲太玄誰識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五十

滔滔斯世落落此才何必慕桓榮稽古之賞而不勵范丹固窮之節也乎

王壬秋醒詞序書後

余讀壬秋檢討湘綺樓駢文見其古桂之頌藻暢襟靈世松之誄紆餘委備居然澹雅頗近沈鬱又讀其秋醒詞序冷然若禦寇之御風而行超然若盧敖之遊乎太清抑何其智慧而曠達也然其言曰夢在百年之中而愁居七情之外余謂不然蓋人生如夢百年終醒鍾情我輩一例言愁愁之始緣於不樂愁之極所以云哀愁與憂近故曰離騷揚子雲作反離騷以弔古亦作昨牢愁以寫憂其以此乎夫道外無道味外無味壬秋之香醒實未醒其曰屢照足以疲鏡而不知鏡中之花月本空長流足以損川而不知川上之波瀾不竭愁居情內豈居情外所以寄愁天上則天柱折埋憂地下則地維裂殿有無愁之天子而杯勸長星湖有莫愁之佳人而景同江水則知銅琶鐵板浪淘千古之恨爲飛草長春賦江南之哀易到眉頭難消酒後一聲花落同喚奈何而已嗟乎人非太上孰能忘情國已變遷誰則無怨乃吾觀湘綺樓

日記曰壬子年正月朔不受賀二日晴見電報

清帝遜位袁世凱為總統

延遂以兒戲自亡殊為可駭三日雨又晴四日雨賦詩二章中有句云請君莫灑新

亭淚且復清春指杏村然則千秋真無愁矣忽聞舊馬和殘萬戶秋礎漫泣銅駝吹

縹一池春水且覓杏村之醉况有蒲輪之徵遂為史局總裁本是曠壇名士滑稽等

方朔雄文似相如傳聞千秋某年得賞檢討後作詩自嘲云已無齒錄稱同輩且喜

牙科步後塵四其後遊學生多笑其其修史時亦有總而言之統而言之聯語是可

以想其風趣矣京中濟濟多士紛紛偉人或則商山老友為四皓之侶或則洪憲初

元歌第一之春棧有芻豆而且甘衣染縑塵而何恤千秋雖非危素之倫不無蔡邕

之惜著作堪以壽世文采亦可累身元遺山之修青史多事築亭楊廉夫之著白衣

仍呼老鐵橫流身到客婦話成秋士悲秋夢中說夢且看銅輦為長吉之吟誰隱士

室笑袁閔之陋也已

陳子礪誄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五十一

維庚午八月二十日陳文良公子礪方伯卒於九龍僕於月之十八日接君十二日

來書言醞醞觀碑文事後附纔隔兩日電傳臨耗嗚呼哀哉呼子敬而歎遂痛人琴

成向秀之賦忍聽鄰笛宋臺日淡聞落葉而怡然汐社風淒撫叢蘭而太息凡屬同

志莫不哀悼况僕與君少共筆硯長訂蘭譜並舉鄉會之榜復聯兒女之姻憶自稚

齒結契連乎三次計借素交矢久敬之心無日隔同年之而從則雲龍依則蛩駘竹

柏性悅笙簧音同得無空王坐下真有香火因緣大羅天上本是霓裳伴侶也乎然

而通籍金闕再朝 玉陛君為 南齋侍從之臣遠馳駿譽僕為西晉風塵之吏自

嗟鷲庸不無江湖之思已覺雲泥之隔迨乎庚子拳亂 兩宮幸秦長安日近君穿

杜甫之麻鞋珊瑚海雲歸我戀季應之蒔菜來鴻去燕相遇禁離五角六張有時自歎

每當屋梁落月春樹暮雲雖出處之途不同而相思之情彌切所以蘇李賦河梁之

別李杜成楓林之句思公瑾之語如飲醕醕馳張敏之夢有時迷路紅鱗遞簡黃耳

傳箋恆即景以懷人或撫時而感事一掬瓊瑰之淚千行珠玉之字數十年來積書

盈篋如舒麗錦如握美瑤出入懷袖永矢弗諼迨宣統之改元懸觚棧而再出時君

則秣陵視學疊權藩篆馳比風馬盼若牽牛滿江皖公之杯酒難同峨峨石城

廷尉之山頭徒望指銅駝之荆棘補華黍以笙詩曾無幾時君亦告終養矣輸我神

器居為讓王江南之哀子山賦焉於時陵谷變遷天地異色我隱歎浦君隱香江雖

粉社不可依而苔岑則無閒互通書札只有涕淚猶憶甲寅之歲余暫歸寓園訪君

九龍與數晨夕十年離索一笑傾倒時與玉臣漢三前輩香輪叔葆同年倚裳連襪

圍坐斗室感事之篇各出詩草聚談之下閒話滄桑擊竹如意以高歌敲玉唾壺而

幾碎君與僕登宋皇之臺入楊侯之廟尋景炎之片瓦指行宮之遺址弔古傷今蒼

涼欲絕既而僕返春申之浦將出鯉魚之門君偕選樓送於輪舟賦詩二章以誌離

緒浦波春草江流之賦銷魂潭水桃花汪倫之情不竭此一時也公送別第一首

分戀絕離前與支律第二首有天地長留果父卷烟波仍泛釣徒當 皇上大

婚之日是 禁城騎馬之年公於 大婚年入京朝往返滬濱欣然握手話味藪之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五十二

風景已換巢痕故氏味藪況離黍之歌聲忍行周道未能改鑿又詠將離曾與流

連乎舊書之肆相約為非園之遊甘翰讀畫忘飢燒燭愁短月泉之吟自樂金谷

之罰奚辭說莊說列談道或入玄虛宗孟宗苟言性相與駁詰主人隱几而齋睡僮

僕窺窗而竊笑此又一時也丁卯之歲携七兒就婚九龍幸託葭莩彌敦蘭臭望衡

對宇鼓瑟吹笙暫為賃廡之梁鴻又作乘舟之范蠡烟波十里望珠海而未迴茱萸

九日叨瓊筵而共醉此又一時也是年余六十九歲除歲七旬偶公壽以七律四首

比屋梅丘鳥忽樹酒舟返五湖湖口桃花誰得路海東陵告災赤

眉發邱綠林盜土仲尼遺讖顛倒衣裳曹瞞校尉善摸金寶君餉結增歎累欬立說

修復倡獻鉅款呼號徧於寰瀛西臺早羽成披髮之歌南陲玉潛哭冬宵之樹而君

之病從此增劇矣余嘗謂君之科名若張文襄和國君之憂國似翁文恭叔平君之

深識如李文誠仲約君之督學勝張文達野秋若夫學問之淵博政績之昭垂志節

之忠誠著述之不朽應列史傳並詳墓志今所言者詳君與僕蹤跡之離合及國變

後隱淪之憂憤而已君遇翔館閣出任藩學豈謂非達然而鹽梅儲器秋菊晚節曾不能為陸宣公之進言文信國之開闢謝太傅之從容卻敵袁司徒之正色立朝位未稱德不無遺憾君嘗語僕曰江南財政諸待整頓述職 陸見痛切敷陳而高坐

者厭聽亂以他語乃知當道本不留意人才誰念王室祇有自然流涕大厦非一木可支橫流非一篋可防詩曰載胥及溺其何能淑可勝痛乎嶺海忠義桑梓不乏烈

士節士叔季尤多芳草十步寒松千歲精衛抱填海之心杜鵑染啼殘之血君所著宋東莞遺民錄明東莞五忠傳勝朝粵東遺民錄可覆按也君以名山管領

主持四十年為窮海逋臣問避地分何之即居夷而非陋烏衣門巷飛燕誰家龍湫草廬冥鴻孰弋管窺燕牀皆寂寥之境袁閔土室著窮愁之書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可勝悲乎嗚呼哀哉遺我鯉魚中有尺素狎彼鷗鷺忽聞虞歌鳳去麟亡芝焚蕙歎析津雲黯猶朝化鶴之魂瘴海星沈同悼嗟蛇之歲是西山之義士亦東陵之故侯

效表聖之潛藏嗟元伯之長逝愴懷老友悲甚生離然而忠肝古誼 褒一代之蕙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五十三

臣松心玉性閒 九重之天語玉性松心忠肝古誼漫傷身世備極哀榮所以死而不亡柱史言壽生豈足樂蒙莊遺觀要惟哀情不能己乃為誄曰

鳳涌雲蒸虎門霞蔚洞天朱明牛眠主貴鳳涌雲蒸虎門霞蔚洞天朱明牛眠主貴既垂政聲亦深道味挺松柏操挹芝蘭氣君之學術我知之詳學海同業菊坡抗行能善攻據有佳詞章視

草入官探花稱郎君之文章高羅浮頂草入官探花稱郎君之文章高羅浮頂美彪炳英挺星輶載道滇黔遠省泰山觀雲孔林嘜茗美彪炳英挺星輶載道滇黔遠省泰山觀雲孔林嘜茗

我有詩吏治風雅夢中相思我有詩吏治風雅夢中相思回鑾隨扈哭 廟涕泗回鑾隨扈哭 廟涕泗

十載自嗟茵溷遂隔雲海督學攝藩棘陵顯仕我居皖城盈盈一水額天不聞浹地度劉亡也忽然鼎沸九州桑田已變梓鄉難留龍湫遂隱蝸廬潛修宋臺運我巾浦

迎汝重到故京傷心禾黍方期醉醪迎汝重到故京傷心禾黍方期醉醪去皂帽龍藏魂返孤鶴聲淅五羊官富塲空蓬萊路長何處尋君兆率渺茫嗚呼哀

哉見金椀於人間兮出玉魚於幽局瀧孤臣之涕淚兮馳函電於滄溟結鬱鬱之憂思兮心慘怛而不平惟祝宗之是祈兮甘九死而亡生嗟卷菴之心拔兮竟芝蘭之隕零儼文忠以文良兮 帝鑒臣之精誠帝鑒臣之精誠之雲程雖嗟我生之不辰兮然已極乎哀榮永矧豆之馨香兮垂千秋之令名

附錄陳礪公來書 庚午 本作明遺民詩詠初二編已得拜讀此必傳之作佩服佩服重修醮醮觀碑請大筆為之勿讓此上

寓公足下 寓公親家足下拜讀大作樸切清矯自成一家佩極所詢各節已另紙記明希督陶近患牙痛牽連右面迄今未痊老病相尋諸事都廢草草奉復尙祈

汪原即頌著安 陶頓首 八月十二日 男紙 斗壇醮泉俱在觀左醮泉即出斗壇下 蔡來端師號坐雲繼柯善智為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卷四 五十四 住持亦九天觀開山祖童復魁師號備庵黃菴池道名明襄呂贊臣師道名似係

敦忠已付信查問 此文刻大集內有銘則碑上亦似當有新卓裁 礪公前書隨醮醮觀道侶求作碑文之函同寄上海七月二十三日接到閱五日

余文作成即寄九龍請礪公訂正八月十八日接礪公覆書遂成絕筆嗚呼痛哉 本月七兒少豫自九龍回申言琢之公眉汝稷世兄求余作礪公行狀暇日當勉

為之因此編駢文鈔將近印成草草作此誄附諸卷末以塞余悲然未能寫實追 虛銘德慕行也庚午九月其淪識

虛銘德慕行也庚午九月其淪識

跋

蓋聞心聲票姚較馨于蘭蕙名理激越爭耀于日星翳昔騷壇于今文苑抽妍聘秘殊呻窈窕皆有嗣往世示來哲之深致焉是以顏延年叙工曲水左太冲賦鍊三都凌雲概日傳鈔新詠之編鐵板銅琶高唱大江之曲莫不潛氣內轉清音外流摘辭甫竟瀛海露鈔裁篇未成都門絡誦余友張君豫荃者學海堂之名宿也生是南邦蜚聲東土上窮帝嚳下道齊桓問奇字于孫堂天造雕龍之手擊擊經于阮室人誇奪席之才志趣宏深不亞嶺南三子胸襟淵懿自是東莞一流固宜矜式儒林操縱文翰枕藉圖史蔚爲一代之詞宗孕育夏虞藉作五經之鼓吹而乃暫膺館選旋擢宰官鷗生辯極夫九洲龐公才屈乎百里大瓠之種弗納于江湖牛刀之銛小試于鄉邑位置失偶豈非天與然其一行作吏百慮都清折栗里之腰捧毛君之檄琴鶴昭其節操婦孺慕其循聲西蜀文人沐浴文翁之化兩南邦歌詠蔽苜召伯之甘棠課最未及三秋治行即推第一君之經濟已可見矣歲維辛丑示所作夢痕僊館駢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跋

文奧旨奇情連犂中詭磊磊如峻嶺滔滔若原泉沙飛電逸助其發揮蘇海韓潮恣爲波磔觀虬龍之片甲世共神奇獲騏驎之一毛人咸寶貴君之文章又可見矣嗟夫蒿目當時媒媒晦晦飾邪熒衆舉國遂狂言等乎流丸術巧于棘刺千金之寶輕于蟬翼瓦缶之用珍于黃鐘璇玉瑤珠莫爲珮也雜布與錦烏知異乎叢技小蟲瑯學曠灑祭遠窺徐庾渾渾無涯近逮孫洪汨汨莫解譚長識字早寫思于粵東陳寔窮經曾瓣香于南海茲來三晉遂託心交馬貴與致獻徵文頗具落岑之雅孔德璋抗塵走俗欣逢商榷之人自喜自矜彌殷嚮往是用熅燁數四縉帟再三撰錄卮言冀彰附驥鴻才高適定筮文字之吉祥數音自慚聊當金石之跋尾云爾光緒辛丑八月愚弟張思叡仲香謹跋於晉陽節署壤山堂

跋

豫泉憲台庚戌之歲任皖提學詠覽在外承乏府事嘗因公到省嘗謁得聆緒論知憲台素工駢文未得拜讀也今承寄示松柏山房文鈔數十篇雖未得窺全豹已見

一斑循誦再四知其胎息於六朝徐庾諸家下及唐賢致力甚深故行文悉有法度調富而旨雋氣盛則言宜如遊觀諸序擬香子安而珊瑚洲泛舟記等篇又與北江甘亭諸老相似若序贊書銘題詞諸作皆沈博絕麗真力彌滿足與國朝八家相馳逐矣敬誌數行以伸景仰宣統庚戌冬月黃巖王詠覽子裳氏謹跋

跋

光緒辛丑豫泉師自山右歸結廬於邑城松柏山麓顏曰松柏山房其所著駢體文集因以是名焉師少從陳蘭甫先生遊經史詞章之學於吾粵學海堂中羣推偉傑其駢文風格迥上浸淫漢魏六朝尤致力於孝穆子山不落恒蹊昔南皮相國督粵下車觀風拔置第一稱爲鴻博之選近時孫太史師鄭輯有同光駢文正軌博取當代作者共二十有六人其自序中有曰如周自庵閣學暨王眉叔樊雲門朱曼君張豫泉諸家莫不含英咀華自成一子太史著有師鄭堂駢文存順德李仲約侍郎以爲有物有則宜古宜今會稽李越縵侍御又以爲精潔簡雅純乎經籍光燄允推一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跋

時鉅手而於師之駢文獨與周王樊朱諸名宿特別推重如此昔濟陰王論溫子昇謂足以凌顏轅謝含任吐沈若吾師者洵當之無愧色矣師提學安徽時徇僚屬之請曾將行篋所存者共文二十八篇活印成冊今更搜存舊作益以近歲所得自加抉擇命兒輩錄成一百十餘篇分爲四卷其平時應酬諸作如壽言哀詞之類概芟弗錄然正因之有感矣自古文人多有蜚英騰茂馳騁詞場而未免貽羞晚節者子雲在西漢與司馬異曲同工乃劇秦美新竟不爲怪伯起在北朝與溫邢稱三才子乃草中山王禪詔藉以梯榮自世閱滄桑逢萌三綱幾歎破折師獨怡懷故國以巾江爲桃源當洪憲初稱制時有貴官得籌安會某鉅公致函即欲聯名勸進袖金求師代撰駢文牋表師毅然卻之並規以正論觀其海上寓賢錄跋有玉馬朝周金人辭漢有同充隱誰作解嘲等語固可見師之風節老而益堅蒼蒼然與故園松柏歷歲寒而不凋者豈徒以荃蓀蘭芷之辭騁妍於筆墨間也哉庚午八月受業郝正謹跋

跋

粵處南海與中原文獻不相接自漢以來能以所造影響於全國傾動天下後世爲古今所共尊仰推爲開山之祖歷千百年而馨香不絕者前有六祖後有白沙而已其次則張曲江崔清獻湛甘泉海忠介邱瓊山袁督師之倫亦能以文章功烈風表來禱傳播于四海至今稱道不少衰 有清二百餘年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才士之多駕漢唐宋明而上斷至咸同吾粵亦無人焉驂斬於其間朱九江陳東塾兩先生最爲晚出稍稍以義理經濟考據詞章倡導後進開一代之風氣東塾掌學海堂專且久弟子數千人真能承其學比於龍象亦不可得而數甚矣哉才難也吾師豫泉張先生崛起於光宣之間與番禺梁文忠同受業于東塾文忠以詩鳴先生以文鳴顧文忠以遭遇之隆交游之廣詩遂爲天下重先生雖以翰林出宰黎城一權學使篆而爲時未久又恍于世變滄迹海上與屠沽市僧相迫逐故其所爲駢儷文導源漢魏上規六朝頡頏於洪亮吉孔廣森邵齊齋董祐誠諸大家而世無有知

松柏山房駢體文鈔 壽言

者先師康南海先生嘗向衍華言吾交豫泉數十年而不知其駢儷文造詣之深至於此也其於先生可謂傾倒之至矣人往往舍近而求遠家有美玉不知寶貴而冥想崑岡觀于先生不信然歟十餘年來薄海駢文家零落殆盡南海先生又不幸齋志以終惟先生歸然獨存白髮皤皤爲士林珍重斯豈惟比于魯國靈光亦近代之泰山北斗也蓋先生入此歲來年已七十矣其於學靡所不窺著書二百卷猶不自暇逸今又成明代千遺民詩詠初篇十卷二篇十卷得五古五百八十餘篇未知較李西涯詠史樂府爲何如然西涯樂府成於七十吾邑陳清瀾爲之注先生詩詠亦成於七十同門郝武垣爲之注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衍華弱冠從先生游瞬息三十年衣食於四方案牘勞形曾不得追隨杖履盡讀先生之所作自慚淺薄未測高深又懼枝枝節節累千萬言而不能盡也是以舉其世所不知人所不見卓然不朽足爲吾粵增光者以告于衆爲先生壽先生其亦以爲知言否乎若夫晚節之勁舊德之嫩後嗣之昌凡識先生類能道之固無俟衍華喋喋也門人葉衍華拜撰

198冊 188頁 185版 和文

形
芬
室
文

序

及門徐室女新華既畢業於愛國女校之本科遂由文科而改習國文英文圖畫專修科予以其強學而待問且淵清玉潔有禮有法無虛憍之習特異於衆也心焉契之越三載而余移席共和女校新華亦轉學至仍專修三科夙夜攻苦研精覃思所爲古文辭益淹雅閱肆校課之暇復從武進李君靜之習魏碑無錫張君守彝習秦篆又以其暇瀏覽內典時得禪悟其勤學如此儕輩中或以疑難相質者必罄所知以答偶有違言則勸告之塵一二語事輒

形芬室文序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解蓋處事明敏實能分其母夫人何墨君學監之勞也生平持論初亦主急進更事多漸歸平實恆以培養舊道德增益新智識自期使天假以年充其學力之所至又得飢聞庭訓其所成就度必有超出尋常閨彥萬萬者何造物忌才之一至於是耶今距新華之殞半載矣尊甫仲可居士將梓其遺文乃爲甄錄若干首以授之俾塞其悲形芬室者新華所居之室也中華民國三年九月無錫張照南潮翔甫序於上海共和女學校

形芬室文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杭縣徐新華形芬

女學爲教育之母說

滅人國者必塞民聰杜民聽束縛民之思想而後蠢蠢狂狃易趨於亡英滅印度是也愚之方若何變易教育方針使思想日陋道德日卑沈溺不返以抵於亡然則教育之於國家不亦重乎是以憂國者日奔走呼號提倡教育以冀開通民智促進文化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誠哉教育之不可緩也茫茫禹甸芸芸衆生

形芬室文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良莠不齊美惡並列時世愈下風俗益漓社會日趨於浮劣後生小子生於斯長於斯耳濡目染同化而不自知誠以惡習之入人最深而移人最速也故言教育者當以兒童教育爲先蓋欲茂其葉必先固其本也雖然兒童未入學時家庭惡劣之見聞固亦先入爲主迨既入學雖有師友之教導規勸未嘗不能導善格非然在校幾何時抵暮歸復受家庭鄰里之陶冶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吾未見其有濟也學校既不能變易兒童之精神則操其術者其惟家庭乎主持家庭者非我女子乎然則兒童之良否胥繫

於女子矣。兒童之最親者莫若母。最愛而最信任者又莫若母。母教之善。斯善教之惡。斯惡。然則爲之母者。當導其美德。啓其良知。使其高尚純潔。仰不愧而俯不作。雖未必能果爲賢者。而要不失爲善人也是以女子。苟無學識。已不正。安能正人。卽欲正而無方。然則欲女子教育。兒童則女學。又不可緩矣。是故言教育。當自兒童始。言兒童教育。當自女子教育始。女子之爲國禍福也。大。主持女子教育者。其爲國之禍福也。尤大。吾痛夫道德日下。女學不昌。爲是說。俾世之職教育者。省焉。於層推脫卸思清筆超雋卓而長

形芬室文

十一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規極
律有

平等說

趾同方。頂同圓。同具百骸。五官同稟。聰明智慧。生於天地之間。呼吸於空氣之中。固同是人也。既同是人矣。則凡人生之權利。幸福。固宜人人共之。天賦人權。未嘗擇人而賦也。然當專制之世。階級制度。未除。君主以威劫大臣。大臣以威劫百官。百官以威劫士紳。士紳以威劫齊民。於是齊民供奔走。輸財帛。奴役於其上。而天賦人權。剝削殆盡矣。不平之甚。孰有過於此乎。至若近今競爭之世。不憑公理。

惟恃強。權強者。役使弱者。侵奪弱者。於是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貧民之憔悴於飢寒者。乃不可勝數矣。不平之甚。又孰有過於此者乎。夫不平則鳴。人之常情也。物極必反。事之常理也。今人見夫世事之不平。貧富之不齊。於是倡言平等。相與告語。相與推釋。誠欲以平不平也。雖然。天下之事物繁矣。世界之人類衆矣。其天稟之不同。人事之各異。不能強而齊之也。強不齊者而齊之。猶之未齊也。今夫通國之人。士農工商。異職而勞逸異途焉。農工常勞。士商常逸。農工常貧。士商常富。苟欲平之。其將胥

形芬室文

三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天下之人。而爲同一之藝乎。夫人而知其不可也。然則其終不可平乎。曰。天生蒸民。賦以人權。人人然也。我行我素。我致我力。得相當之酬報。以保我固有之人權。則已平矣。若必盡畀世人以同一之權利。則薄於賢而厚於不肖矣。盡責世人以同一之事。則逸於智而勞於愚矣。仍不得謂之平也。故曰。以相當之行爲。得相當之酬報。則天下之事理平矣。世之倡言平等者。以爲何如。魄光明俊偉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進足以福國。澤民退足以潔身。垂法進退異途而有功名。

教。則。一。此。世。之。所。以。貴。乎。士。也。至。若。吟。風。弄。月。詩。酒。徵。逐。寄。嘯。傲。於。山。水。之。間。消。壯。志。於。歌。舞。之。中。雖。足。以。獨。善。其。身。而。無。補。於。國。家。之。急。則。世。又。烏。貴。乎。士。哉。昔。光。武。既。得。天。下。尊。崇。節。義。敦。厲。名。實。顧。亭。林。氏。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故。桓。靈。之。間。雖。朝。政。昏。亂。國。隙。屢。啓。而。卒。賴。以。不。潰。也。有。明。末。葉。庸。主。相。屬。天。啓。之。朝。客。魏。亂。政。然。而。未。至。於。篡。弒。者。憚。東。林。黨。諸。君。子。之。諷。議。也。兩。晉。之。世。士。尙。清。談。不。厲。名。節。務。馳。騁。於。文。墨。之。場。而。不。究。賢。聖。之。學。故。士。風。日。靡。而。國。以。不。振。由。是。觀。之。士。之。趨。向。其。關。

形芬室文

四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於。一。世。之。盛。衰。也。如。此。可。不。慎。歟。夫。先。器。識。而。後。文。藝。此。漢。明。士。風。之。所。以。高。尙。也。先。文。藝。而。後。器。識。此。兩。晉。士。風。之。所。以。不。振。也。且。言。以。載。道。非。求。文。詞。之。表。異。於。人。也。行。之。不。立。道。之。不。存。而。欲。文。之。行。遠。也。其。亦。猶。皮。之。不。存。而。欲。毛。之。有。附。乎。世。之。君。子。當。有。以。察。乎。此。矣。筆上筆下橫千古書

文有得之

論小學校教授外國文字

上。古。之。世。人。民。蒙。昧。以。作。以。息。以。食。以。嬉。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無。爭。無。攫。何。思。何。慮。及。聖。智。輩。出。始。教。民。以。相。

生。相。養。之。道。作。之。君。以。匡。其。不。正。作。之。師。以。教。其。不。逮。於。是。民。智。漸。開。文。化。乃。進。矣。吾。國。數。千。年。來。爲。文。明。古。國。者。胥。教。育。之。力。也。明。清。以。帖。括。取。士。天。下。之。人。誘。於。利。祿。靡。然。相。從。不。務。實。學。於。是。學。術。日。陋。文。教。不。揚。而。英。才。泯。滅。國。是。日。非。矣。海。禁。既。開。歐。風。東。漸。士。夫。鑑。於。帖。括。之。害。而。知。新。學。之。急。於。是。家。習。右。行。之。書。人。詡。專。門。之。學。聖。經。賢。傳。棄。若。遺。芥。國。學。文。章。鄙。不。掛。齒。卽。小。學。生。徒。亦。競。習。外。國。文。以。飾。淺。陋。政。府。以。興。學。之。急。不。能。過。拂。輿。情。故。於。通。商。之。地。之。小。學。亦。酌。加。外。國。文。所。以。爲。變。通。之。舉。也。攷。各。

形芬室文

五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國。小。學。無。授。外。國。文。者。蓋。稚。年。體。弱。腦。力。未。充。不。能。相。提。並。教。其。勢。然。也。且。國。之。不。替。雖。由。元。首。遞。傳。生。息。不。絕。然。苟。無。聖。訓。以。感。化。之。文。字。以。固。結。之。則。人。心。渙。散。愆。不。知。義。國。家。之。形。體。雖。具。而。精。神。已。喪。矣。遠。適。異。國。歷。時。既。久。與。俗。同。化。幾。忘。祖。國。及。聞。祖。國。之。言。語。讀。祖。國。之。文。章。則。愛。國。之。心。懷。鄉。之。念。油。然。而。生。不。覺。涕。泗。之。滂。沱。矣。是。故。國。文。之。維。繫。人。心。鞏。固。邦。基。上。下。千。古。縱。橫。萬。里。不。特。及。於。一。地。一。時。已。也。故。言。教。育。者。當。以。國。文。爲。本。稚。子。初。無。成。見。事。以。先。入。爲。主。幼。習。外。國。之。文。愛。慕。他。邦。遂。無。睠。懷。

本國之念。往年瓜分之說。騰布中外。就學於西人創設之校者。輒曰大英強盛。雄視全球。苟他日瓜分。吾願爲英人。又曰大美仁慈。待我至厚。苟一旦瓜分。我願爲美人。言者欣然自得。聞者恬不爲怪。嗚呼。吾國尙存國文未亡。習外國文者。其國家觀念已淡薄。若此。苟不於小學校注重國文。屏去外國文。以高尚其志氣。以鼓勵其愛國心。則貽禍方來。言之心悸。且小學校者。國民教育之基礎也。無智愚貧富。悉宜就學其間。所以養成完全之人格。俾有普通之知識。小學畢業而後。智者富者。方可由是以求中等之學。愚者貧者。亦足以資謀生之方。夫腦力有限。而學術無涯。以短促之時日。求學業之小成。勢不能徧舉。盡習必擇其尤要者。習之。而外國文非其至急也。讀本國之文字。習本國之政治學術。與歷代興亡之跡。撫古察今。存其是而革其非。讀外國之文。習外國之政治學術。與夫富國強兵之道。觀彼審我。取其長而舍其短。蓋學他國之學。以爲我用。此所以貴乎習外國文也。然此非簡短之時刻。幼弱之稚子。所能爲也。徒知一二英語。以爲欺人之具。又何爲哉。邦人士夫。見歐美之文明。憂吾國之不振。以帖括爲害。遂并

彤芬室文

六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聖經賢傳而不屑道。此諺所謂因噎廢食也。或曰。今小學校非棄國文而專習外國文也。又何傷乎。曰。不然。彼童子者。發育未完。腦力未充。課以繁重之學。無形之斲喪。必鉅。此可斷言者。國家之教育。人民非僅益其知而已。兼欲強其種耳。故德智體三育並重焉。今若此。是重於智而輕於體也。吾故曰。小學校授外國文。大不可也。推論本源解釋
詳明深合教育

殖民說

彤芬室文

七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數口之家。不百年而子孫盈庭矣。數家之村。不千載而塵市成都矣。自古迄今。苟無陵谷之變。遷兵火之傷。殘則世界之患人滿也久矣。吾等生今之世。懸想千萬年前。渾渾大地。冰雪海洋而已。其後動植諸品。以次發生。苔蘚草木。鳥獸龍蛇。漸蕃殖於大地之上。又其後而靈敏之人類生。於是戰勝萬物。而蔓延於原野島嶼之間。然其時生息不繁。土地廣而人民稀也。迨夫後世。地不加而人益衆。求過於供。始患不足。地利既盡。不能擴之於內。乃務求之於外。故殖民尙已。殖民者。殖其民於異地。爲闢其資生之途。民困賴以蘇。國力隨以張。疆域亦因以日拓焉。今世列強之

所以競競於此者其爲是歟夫英之取印度緬甸法之取安南俄之營西伯利亞也豈真惡逸而好勞哉欲伸國力而利人民耳然土地有限而孳生無窮苟非盡易洋海爲原壤則終必患其不足今列強方從事於殖民政策而新世界之發現無期勢必求弱者而侵奪之以遂其所大欲而弱者之因以滅亡者乃不可勝數矣我國初祖本西方華胥之族僅據有帕米爾之一隅其後自西土東來殖民於黃河流域生齒日繁土地日闢苗族以蠢愚之種敗竄於西南山谷之中漢族遂有神皋之地而新疆西藏久之

形芬室文

九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而亦入版圖焉偉矣哉今者人口益衆土地不拓英俄進逼蒙藏危在旦夕人日闢而我日削人日強而我日弱長此不變其能久存於天演劇烈之世乎嗚呼英人殖民於印度而印度之民日寡哥倫布闢地於美洲而美洲之土人幾盡自漢族徙國於中原而苗族之衆殆盡思往事以證方來隱憂庸有既乎雖然亞洲西北猶多腴壤其東北更多膏土誠能急起墾闢移民實邊邊地尙爲我有也非然者碧眼黃髯之徒且起而代謀之矣壯光明俊偉結搆以辟

人易千

游飛來峯記

宣統二年仲冬之十有一日侍父母至杭爲先大母營葬事既畢思僑滬九年未一返里恐後此復歸又不知幾何時矣因游飛來峯峯在靈隱寺之南聳然孤立厥狀奇特山陰溪水淙淙清可數魚有亭三西爲冷泉亭東爲壑雷亭二亭之間爲亭亭亭自冷泉亭間行不十餘步至山麓有孔二曰呼猿洞以口接一孔吹之能發洪聲余身不滿五尺而洞距地五尺餘故不能一吹也壑雷亭東行數十武折南行至一洞口洞中豁然開朗廣可容數百人其西

形芬室文

九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歧出一洞洞巔有一小隙可見日光俗名一線天聞春秋佳日士女遊至此欲觀一線天者必奉僧以若干錢而後始導之一觀嗟乎僧佛弟子也僧而好貨豈佛教使之然耶抑未流失真如儒家之日汲汲於利祿耶出一線天南行丈餘有洞一窈黑而深非秉燭不可入里人云是洞可通安徽其然歟洞中氣暖如春而夏頗涼爽然昏闇不能見物游者多至此而止未敢進也洞東丈餘爲大洞口其東南有塔一乃釋氏弟子某之墓也殘毀久矣塔南又有一穴名南洞洞曲折較甚諸洞望之徑狹若將盡矣更進

則。又。寬。廣。歧。出。若。無。窮。探。之。則。又。不。逮。尋。丈。有。若。幽。闇。而。不。通。日。光。身。歷。之。則。又。明。朗。異。常。有。若。瘴。癘。之。宿。聚。身。親。之。則。又。氣。清。神。爽。結。構。幽。雅。莫。可。畢。狀。然。地。崎。嶇。病。足。滋。甚。洞。中。有。石。刻。佛。像。數。百。咸。缺。其。頭。詢。之。鄉。人。云。始。被。毀。於。太。平。兵。後。有。好。事。者。乃。鑄。金。補。之。偷。兒。聞。其。事。於。夜。深。人。靜。時。爭。鑿。之。去。實。則。太。平。兵。多。奉。天。主。教。故。遇。偶。像。必。毀。損。之。而。後。快。鄉。人。以。訛。傳。訛。乃。有。佛。頭。鑄。金。之。說。不。足。信。也。出。洞。已。非。飛。來。峯。地。矣。暮。煙。四。起。乃。徐。步。歸。沿。途。茂。林。修。竹。茅。屋。數。椽。隱。約。叢。林。中。誠。有。田。家。逸。致。也。從。兄。謂。

形芬室文

十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余曰今日之游樂乎余曰得見所未見樂矣然吾得來游此乃以吾大母之歿耳以永訣大母而得見此吾寧日居里巷不欲一訪名勝也言訖相對默然泫然不知其涕泗之何從也序次分明
情狀畢肖

原神

若隱若現若出若沒善致福惡降禍者其爲神乎曰非也。心造也。隱現出沒禍福皆心造也。山之巔若有神焉。人面而鳥翼。魚身而獸爪。噴目張牙。發爲奇嘯。諦視之則遽然。大木也。調調刁刁之葉也。蓋衆竅遇風而爲怒號也。夫以

幻。爲。真。以。無。爲。有。者。謂。之。心。造。立。大。木。於。途。曰。此。神。樹。也。夫。已。氏。斲。而。斷。之。及。斷。而。知。其。爲。神。怵。然。懼。歸。而。語。家。人。曰。我。斷。神。木。矣。神。將。降。禍。於。我。矣。戚。戚。然。憂。之。而。疾。乃。作。家。人。齋。戒。沐。浴。以。禳。之。既。畢。事。謂。夫。已。氏。曰。我。已。爲。汝。求。赦。矣。將。不。復。禍。汝。矣。夫。已。氏。心。乃。釋。泰。然。無。憂。而。疾。遂。已。此。其。自。釀。疾。而。自。已。之。致。禍。致。福。皆。所。自。爲。無。一。而。非。心。造。是。以。神。者。謂。幻。則。幻。謂。真。則。真。謂。有。則。有。謂。無。則。無。一。成。於。其。心。吾。故。曰。神。者。心。造。也。無。是。物。者。也。想駕空立說思
卓精透不羣亦

形芬室文

十一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史記列項羽於本紀說

秦皇統一天下威震四海驕奢淫亂虐用其民於是陳涉首難豪傑響應而項王亦起自布衣將兵攻秦三年遂雄諸侯號令天下其興雖暴而位終不永太史公乃崇之以比帝王列諸本紀其故何哉吾嘗反覆推求而知其故矣當趙之求救於楚也秦兵猶強章邯圍趙王鉅鹿諸侯軍救者十餘壁莫敢縱兵使項羽不能九戰破之則章邯將舉新造之趙以雄其軍而更以次滅山東諸侯矣秦安能亡乎是故項羽者滅惡政府之鉅子而成秦漢間革命之

功臣也是以史遷崇之以比於帝王夫當二世已亡漢室
未建項羽霸有天下法制號令皆出於一人位雖不終而
所事固帝王之事矣抑吾又聞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
之中國擬於夷狄則夷狄之然則項羽行帝王之事握帝
王之權固亦可以帝王之矣太史公列其事於本紀殆以
是歟具於史 既用筆 更古項之 簡故 樸獨

古人論文主潔說

人之思想一日千變所以表見之者其惟言乎然言語不
能傳之久遠數里之外數日之後其言泯滅思想亦從之

形芬室文

十二

天蘇閣書刊
一集之四

泯滅矣然則欲其久遠則何如曰著之書冊永之金石則
遍八荒歷萬世而如新矣故文字者思想之形於外者也
思想者文字之蘊於中者也文字既為思想之表示則言
盡而文自盡故古人之論文也主潔夫駢儷之文非不佳
也而或失之輕浮古樸之文非不美也而或失之艱澀然
則如之何則可曰視其力之所至惟求以達吾意而合於
自然若強為之則體裁不稱詞句蕪雜而欲文之完善也
難矣抑言以載道也吾道顯矣吾言表見矣則文字之為
用盡矣世人不此之務而求之於一字一句之間是所謂

棄本而逐末者也非古人之道也故吾為是說以為好做
古者戒既 墨 掘 其 筆 端 怡 稱 一 絕 深 浮 短

論周建諸侯秦設郡縣之利弊

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承敝易變世以永寧聖王之治因
時制宜固如是也太古之世地曠人稀所謂初民者僅隨
鳥獸草木以自生自長而已及人民衆多勢不相懾於是
推其羣之才智者為之酋長而有部落矣部落進化而為
國家矣五帝之代興也天步雖改終不能盡部落而併之
盡酋長而滅之也於是因其地而封之使納貢焉而封建

形芬室文

十三

天蘇閣書刊
一集之四

之制肇矣歷黃帝唐虞夏商周而不改非不改也勢不可
也幽厲之世周道衰微諸侯浸強陵夷而為春秋而為戰
國大役小衆暴寡相兼相併而封建之制敝矣始皇既出
併吞六國統一宇內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以
吏充之於是封建之制乃一變而為郡縣矣封建也郡縣
也皆時勢之不得不然猶夏之尙忠殷之尙質周之尙文
不可強而致也而或非之或是之不亦異乎雖然吾竊有
說焉夫立國京畿之外為天子藩籬居安則夾輔帝室處
危則勤王定亂此封建之利也據地稱雄陵轍小弱覬覦

神器爲帝室憂此封建之弊也選才任能佐治成化有助爵無分土此郡縣之利也盜賊蠭起郡縣之吏威輕望淺軍事既集權於中央勤王無師亂雖不起於臣下而起於草莽此郡縣之弊也不觀周秦乎武王定鼎仍殷舊制建立諸侯以爲枝輔故傳世卅七歷年八百然春秋以後內輕外重齊晉秦楚迭相雄長遂成尾大不掉之勢至戰國之末而卒亡於秦享封建之利者亦承封建之弊始皇既一天下鑒前代之失懼國祚之不永也乃絀封建設郡縣然不至三世而嬴氏已亡除封建之弊者亦未收郡縣之

形芬室文

十四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利或者病之遂謂郡縣之不可爲國也嗚呼此特不察事理之論耳吾謂秦之亡亡於始皇之好大喜功二世之昏淫暴亂非亡於郡縣也夫好大喜功則勞民傷財傷財則民窮勞民則民怨然猶畏其威而不敢叛也迨始皇崩二世嗣位不終厥德益用暴戾於是人民鋌而走險而秦乃不國矣陳涉首難豪傑並起項氏挾拔山蓋世之雄圖漢高得蕭曹韓張之扶佐并力西向雖有齊桓晉文其能保秦室於既傾乎是直彼淫暴者之自取其禍耳於郡縣何有哉雖然此乃一姓存亡之利害於人民之休戚無與也

以人民之休戚論則郡縣固愈於封建矣吾觀西周之季王道衰微暴戾之君間作平王東遷益以不振諸侯藉勤王之名行攻奪之實舉世擾擾無時或已至於戰國爭鬪益烈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民之憔悴於兵禍者至不忍言雖傳世三十有七而人民流離乃及五百餘年是周設封建固利一人而病億萬人者也秦建郡縣孤立無助匹夫作難遽亡其國論者悲之然秦政多暴毒民者衆秦滅而民困以蘇是秦設郡縣固不利於一姓而利於萬姓者也蓋封建之制諸侯各私其土子其民君有道則國治無

形芬室文

十五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道則國亂然父子相承豈必世世賢明哉苟遇暴亂之主則民之受創者深矣郡縣之吏則惟擇賢且才者充之而庶政以理民獲其福卽遇奸慝朝令而暮更之可也民之受創猶未深也由是言之雖曰利害異途而郡縣之制固若有愈於封建矣始皇本好大喜功之心廢封建設郡縣欲使天下政令出於一人雖不及三世而遽亡其國然郡縣之制永行後世遂以開中夏統一之端是誠所謂以至私之心而成至公之業者也

文如海不見涯岸

游俠論

至人出而英雄沒天下無道而游俠起至人之治天下也。不強仁焉不偽義焉上行君道下守臣職民則且作夕息。奸盜之事不起暴戾之君不作雖有豪俠之性不能爲豪。俠之事也逮夫世道陵替奸詐暴戾之君出貪財務名之。吏與民之怨不能伸冤不能雪於是里閭草澤負不羈之。才舍身家性命日惟策馬揚鞭奔走窮途以伸不平之憤。故曰至人出而英雄沒天下無道而游俠起也顧物極必。反動極必靜理固然也吾見俠者之爲俠也其始也意氣。甚盛赴湯蹈火所不懼也及更事既多所如輒阻於是墮。

彤芬室文

十六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其豪俠之志而昔之游俠今爲逸士也故游俠者他日之。逸士也逸士者昔日之游俠也此則社會負俠士非俠士。負社會也然此非俠士出處之常例也今則世不可謂治。矣吏不可謂廉矣里閭之間當有游俠者出矣然而未之。見者豈亂世不必有豪俠耶曰未至亂耳至亂而豪俠起。也然則吾猶有待也。學力高於頂筆大如魁樛充以

論女子要求參政權

目司視耳司聽聽者不可以鑿物視者不能以聞聲以其。職之專也其用雖異而利人一也女子治內男子治外其。

職雖異而皆爲組成國家之元素一也吾求其有裨於國。事而已不必問其人之異同也由是言之女子之要求參。政權豈得謂爲不通之論歟女子人也男子亦人也既同。爲人矣則彼可以治國治民者何獨我而不可乎或曰男。主外女主內自古皆然中外所同惟其能力或有以限之。耳不知能力雖由於天賦而亦可以陶冶而成者也今試。執樵夫漁父而驟畀以政權則夫人而知其不能勝然試。他日之不克措置裕如耶女子之於參政權亦如是焉已。

彤芬室文

十七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雖然又有說焉女子之宜享參政權固爲今日世界所默。認然苟不問其才識之何如學力之何如而曰彼女子也。亦人也而畀以政權是適以亂天下耳曰彼女子也亦人。也吾當尊重之舉一國之政而悉委之於是女子日奔走。國事無暇治家是適以敗家也且吾女子之欲爭此權者。欲得參政之實也苟吾力不足以參政而享此權是有其。名而無其實耳苟吾力可以參政而無此權則求之易如。反掌耳然則如之何則可曰與以同一之智識教以同一。之學問然後視其能力之所能及而授以適當之事不問。

其爲男爲女。惟以才智學識爲指歸。夫然而男女之畛域除。階級去。而後乃可謂眞平等。克享平等之幸福矣。徒嘵嘵然專務虛名。何爲哉。文說詳理精當

生死論

號物之數曰萬。而生死相代乎前矣。曰物之成必有始。有始必有終。壽莫壽於彭祖。而不能無死。夭莫夭於殤子。而不能無生。然則生死其終不絕乎。曰生卽死。死卽生也。是佛氏所謂不生不滅。西儒所謂物質不滅也。人之生也。取物養己。己生而物喪矣。人之死也。復化爲物。物得而已喪。

形秀室文

十八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矣。故生也寄也。死也歸也。善乎寄與歸者。憂樂不能動其心。富貴不能惑其志。則年壽長矣。不善乎寄與歸者。好勇鬪狠。勞其形骸。嫉智爭功。敗其精神。則夭札起矣。其所以延年所以速死。皆其自取而主之者。其誰耶。或曰眞人無死。生惟幻。相有死。生自其眞者。觀之物質固在。雖死未嘗死也。雖生未嘗生也。昔者吾夢得仙藥。醒而求之。無有也。是幻得而幻失也。故曰幻相有死。生而眞人無死。生也。曰信然。又安知幻之非眞。而夢之非覺耶。吾謂有物斯有生。死隨之也。故曰號物之數曰萬。而死生相代乎前。國精編

讀騶衍大九州論書後

我國學術之盛。至周秦之際而已。極諸子立說。各自名家。擅一長鳴。一藝者舉。抵掌雄辯。奔走公侯之門。冠蓋相望。車徒相屬。蓋以政府求才之亟。而人才遂若是其盛也。然亦有稱引三代之德。迂闊而遠於事情。爲時主所不取。或滑稽玩世。放論自高。見棄於世。遂使終身窮困。不得志於時者。然而騶衍乃能游事諸侯。見尊禮於齊梁燕趙。則其偉論宏議。誠有足動一時之觀聽者矣。吾觀其論中國土地也。謂大瀛海之中。有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九是之謂

形秀室文

十九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州。州又各分爲九。乃所謂九州。而中國僅居天下八十分之一耳。禹貢之九州。不得爲州數也。嗚呼。騶子其聖矣乎。當是時也。儒者以爲中國以外。無上國。夷狄以外。無土地矣。而騶子乃能大天下而小中國。且證之今日世界水陸之面積。又符應若此。固非徒逞其臆說。若莊周之徒之務爲雄奇之論者所可比也。使無秦王摧殘學子於前。漢武排斥百家於後。爲騶衍之徒者。得以就其言論。而繼續光大之。則地圓之說。當不待哥倫布而始證明。五大洲八百八十萬方里之土地。更不待十七世紀以後。而始漸開闢。

也。嗚呼。騶子其聖矣乎。甚勁神完錄

三代聖王以禮樂為治天下之急務論

甚矣。治天下之難也。通國人民良莠不齊。千萬人則千萬心焉。欲以一人之心度千萬人之心。使各安其居。樂其業。而不至於亂。難哉。其為治也。以智制民者。智窮則離。以威畏民者。威替則叛。是以古之聖王。懼天下不寧。而民罹罪者之衆也。夙興夜寐。不遑寧處。積以歲月。糜其精力。制禮作樂。以教萬民。而作奸犯科者鮮矣。夫禮者。所以制萬事之宜者也。賓有禮。喪有禮。婚有禮。禮不同。而要以範圍天

形芬室文

二十一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下。為指歸。使民居仁。由義行之。不倦而不蹈奸惡。是以禮也者。防亂於未萌者也。樂者本乎天籟。調其音節。而發為優美。奮發溫和。高潔之聲。使民歌之以和其性。於是暴者化。其戾氣。勞者忘其辛苦。憂者泯其思慮。是則樂也者。導善格。非而進民於仁義者也。民能居仁由義。而無不軌之事。則天下治矣。宜古之聖王。莫不以禮樂為先務也。有周尚禮。成康之世。刑措四十年不用。天下晏然。號為至治。至於堯舜之世。夏商之朝。亦莫不以禮樂為先務。故民進退以禮。禍亂不作。而天下治。後王不察。徒恃一己之威。教民

不以禮樂導民。不以仁義。故雖以始皇之才。卒不數世而

亡於氓隸之夫也。雖然。言治道者。當視時代為遷移。三代以上。地曠人稀。謀生至易。苟無暴厲之徒。則天下治矣。迨夫近世。地不加而人益衆。衣食居處不足。人且相殺相食。禮教雖隆。不可治。飢渴之民。必導以謀生之方。使家給人足。然後教之以禮樂。天下乃得而治也。故時世不同。治化亦異。安石居宋而行周之道。卒致弱宋。其亦時勢使然歟。

曲能將古。未王制。禮作樂之所。未發。意曲。

論中國文字之變遷

形芬室文

廿一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四海之內。六合之外。邦國數十。種族萬千。以國與種之不同。而文字之作用狀態亦各異。大別之。則有三類。曰左行者。曰右行者。曰下行者。下行者。即我國今日所沿用之文字。是也。自上古迄今。人事日益變遷。文字之形體亦隨之而改革。鴻濛初啓。民智簡陋。衣食居處之外。無他事矣。其後交際日繁。事物日多。結繩之用不足。表記萬物。於是伏羲乃畫為八卦。以狀陰陽之殊。以察天地風雨之變。而中國之文字。遂權輿於此矣。雖然。八卦之為用。終嫌其簡單。而不能囊括萬事。至於黃帝。乃命蒼頡作書。仰觀於天。

俯察於地。象鳥獸之迹。而創爲六書。曰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卽所謂古文也。六書具而字體備。舉凡天地陰陽。風雨晦明。朝野之治亂。人事之變遷。均莫能越其範圍。豈非人類進化之一大根源哉。特是蒼頡古文。固足以表記萬事。而無遺憾。然書法不便。猶不足以稱焉。於是遞變而爲大篆。而小篆。而隸書。而正書。而行草書。至行草書興而文字至簡便矣。抑吾又有進者。世界日新。則文字愈繁。以不繁則不足於用也。世界日新。則字體愈簡。以不簡則不便於書寫也。今日以往。寰球交通。世變益急。人事之

形芬室文

廿二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殷繁。當千百倍於曩昔。則正行草書。不適於應用。而將更求其簡易者乎。是又可以預知者也。於文字變遷之故。尤搜討無遺。

確見精

小樓聽雨記

天真子居浙西愚村。築室於村之西隅。有樓一。南向。陰且陋。背臨小溪。溶溶然流。終日不息。左右植松柏。百年老木。上接穹蒼。門前有小徑。可通出入。徑旁種竹千幹。若甬道。然室無他物。設榻一。几一。蒲團一。天真子坐臥吟嘯乎其中。中春既望。天真子晨興。見太空黝冥。雨綿綿不絕。獨坐

無聊。乃讀秦漢間史。以自娛。聞窗外大風怒號。雨勢驟猛。蕭蕭然。隆隆然。颯颯然。與途人呼噪之聲相應。和若百萬健兒爲國征戰而敗。北痛哭流涕。以鳴其不幸也者。天真子目眇盡裂。拔劍起舞。曰。勝者抑何喜。敗者抑何悲。同是人也。而憂樂之異如此。方楚漢爭王。天下項羽垓下受困。自刎烏江。而漢王乃揚眉吐氣。相與慶祝。以歌凱旋。幸不幸。乃竟若此。耶。予方憤懣悲詫。而風聲乃息。雨勢亦殺。但聞簷溜潺潺。溪水淙淙。聲肅以和。若一旦取勝。整軍而返者。夫漢之兵不若楚。勢不若楚。而乃能臣羣雄。一天下。亦

形芬室文

廿三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幸矣。薄暮雨霽。天朗氣清。小鳥三五鳴於枝頭。聲怡以悅。若天下已定。百姓愉樂。而鳴國家之盛者。天真子又不覺爲百姓頌。且勉曰。今而後天下大定。無戰鬪之苦。轉饑之勞矣。其各安而居。樂而業也。越翼日。天真子過余。舉以相告。且曰。風雨天籟也。若詩若文。人籟也。合天籟人籟而爲聲。於是。可以表萬物之情。而喜怒哀樂之變態呈矣。昔者吾以雨聲之變幻。覺楚漢相爭。若今日事。而喜怒之不能自止也。子其爲我記之。余曰。諾。乃援筆而爲之記。設想詞既奇。

確亦

論鄭莊克段

春秋書莊公之伐京曰鄭伯克段於鄆蓋兩譏之也後之論者或責莊陰狠或責段不弟吾始觀其事亦未嘗不謂段以不弟取禍也然段之所以有恃無恐者以有京城之大兩鄙之衆也夫京城乃姜氏請之莊公與之兩鄙則叔段攘之莊公縱之至兵甲既具卒乘既備然後起而仆之人徒知叔段罪不可道而不知莊公實有以成其惡也何以故蓋莊公不先教段以仁義之方而徒責段以仁義之行誘之於利欲之途而猶責其無貪此常人之所難况不

彤芬室文

廿四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肖之徒乎故段雖不弟而襲鄭非其罪也莊公之過也莊公知姜氏之愛其弟知叔段之欲謀其位故設阱以陷之且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其計狡其志毒矣雖然世風澆漓伯夷叔齊之倫古所僅見王侯之尊邦國之富人同欲况陰惡貪得之徒乎故莊公雖狡而殺弟非其罪也是姜氏之過也姜氏以寤生之微嫌遂欲奪其位而致之死教子無方卒使段不弟而莊不兄姜氏固不得辭其咎也吾觀夫莊公之隧而見母知其天良之未盡泯也夫天下無不可教之人苟能教之以義方告之以忠信莊公雖譎或

不至殺弟叔段雖暴或不至亂國唐韓愈氏曰上之性就

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誠哉是言也然又烏能責

之冥頑不靈之姜氏哉舜大聖也不容於弟不容於父母

瀕死者屢矣及踐帝位乃寵弟以土地而封之有庫象雖

傲卒獲善終此其所以以孝弟著於天下歟鄭莊固非其

儔也吾是以知春秋之世人心不古道德陵夷而亂臣賊

子之所以接跡於天下也層層無餘文將姜莊段三人罪案

綱領中

李鳳林傳

彤芬室文

廿五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鳳林李姓山東濟南人也父母早喪與伯母楊氏居性至孝以母事楊而楊亦彌愛之家貧失學為人御以自給然熱心教育憫失學者之多也慨然積所得值創一宣講所於鄉請同邑沈公臣張玉生等任宣講之責懼其不允乃跪告之曰國家之有人民欲其聰明才智足以衛國耳君等既學博而才高宜以所知智之不然則文教不布於四方而多凶頑愚魯之夫國家其安賴乎言未訖淚潄潄然不可止張等感其誠諾之未幾李復設簡字學堂於府學前以教貧家兒即以每日力役所得者充常年費其辦學

良誠用心亦良周也李既創斯校遂具稟歷城令請立案欲使長存也其伯母楊素勤於紡織針黹積資欲爲李娶室今見李之熱心教育恐其資之不足而中輟也乃傾其所積以助之亦具稟於縣縣令聞而大驚曰李氏母子咸急公忘己不圖寡婦役夫中乃有是二人也吾愧爲軒冕而不如也因贈李匾曰見義勇爲更贈楊匾曰急公好義余奇其人因爲之傳

論曰大有爲之人乃能爲大有爲之事彼咕嗶小儒烏能方之達士豪傑哉達士豪傑必得天獨厚而爲衆所不及

形芬室文

廿六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者也余觀御者李鳳林幼失父母訓誨少無師友箴規庸庸一勞力者耳而乃以興學爲務以興學而知推本於國家之禍福其識見之遠豈中人以下之所能知哉則李其爲達士耶爲豪傑耶抑亦大有爲之人耶

古雅與得文力也於

支文法同密尤毫無

原才

舉世皆拙而巧者以見舉世皆愚而知者以彰舉世皆不才而才者以顯彼豈生而爲巧爲知爲才哉拙者愚者不才者有以成其美耳夫天之降才不擇地也不擇人也然

士之子恒巧而知農之子恆拙而愚彼豈生而異其巧拙知愚哉教育之善否聞見之多寡有以致之耳是以有英俊之士而泯沒無聞雖魯之夫而成名於世者良可慨已捐金於山不知山之有金也沈珠於淵不知淵之有珠也棄才於世不知世之有才也求之亟斯應之者衆春秋之世人才若是其衆者其以是歟夫大知若愚大巧若拙而器小則易盈稍有所得卽沾沾自喜思有以逞其才而鄉黨鄰里交譽之一若果爲才者矣及出而應世乃無所措手動輒債事斯趙高之所以覆秦黃皓之所以亡蜀也吾

形芬室文

廿七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聞張良貌若婦人好女非魁梧奇偉之士然佐漢高成百世之業功成身退不從韓彭受戮其識見誠高出尋常萬萬是則人固不可以貌取也使非從受圯上老人之教則客氣未除或不能從赤松子遊而高蹈以終於以知良玉藏於頑石不琢不磨終不可以成器也雖然道德高矣學識精矣知慮充矣苟遭時不遇則亦無以顯其才而著其能英雄無用武之地大率遁迹山林與鹿豕友彼既不自逞其才人亦無以知其才審是欲人之成器也始則繫乎教育終則關乎時勢矣得教育而乘時勢者雖不才亦才

少。教。育。而。失。時。勢。者。雖。才。亦。不。才。則。所。謂。才。不。才。者。固。無。定。也。村。集。之。間。地。小。人。稀。擅。一。長。者。人。且。尊。之。敬。之。及。至。都。邑。繁。盛。之。區。人。才。濟。濟。乃。無。以。表。異。於。人。而。衆。且。以。鄉。愚。目。之。矣。彼。其。所。以。見。輕。於。都。邑。而。推。重。於。鄉。里。者。非。才。之。變。易。也。衆。人。皆。才。而。彼。不。才。矣。衆。人。皆。不。才。而。彼。才。矣。是。以。巧。者。非。能。巧。也。拙。者。使。之。巧。耳。知。者。非。能。知。也。愚。者。使。之。知。耳。才。者。非。能。才。也。不。才。者。使。之。才。耳。故。謂。世。有。才。雖。童。駿。亦。才。也。謂。世。無。才。雖。英。傑。亦。不。才。也。同。是。人。也。巧。與。拙。知。與。愚。才。與。不。才。當。視。其。所。受。之。教。育。與。所。遭。之。時。

形芬室文

廿八

天蘇閣叢刊
一集之四

勢。以。爲。衡。若。昧。昧。然。曰。某。也。才。某。也。不。才。其。不。爲。通。人。所。

訕。笑。者。幾。希。矣。樣。掃。去。陳。義。獨。一。翻。新。

形芬室文終

秋
山
文
存

陈
柱
弘
毅



火
日
七
字

樸
學
齋
叢
書

禾山了茶

第一集

秋山文存自序

予少學詩無暇兼治散文然亦涉獵唐宋名家下及震川軫石雪苑叔子堯
峯之作間操筆試爲之無意於求工也三十年來得二三百首散失者半蕪
雜不自滿者半今擇其稍可觀者二十餘首輯而存之題曰秋山文存秋山
余別字也是編也可以驗吾學問之進退境遇之變遷矣嗟夫世變日亟此
文已不爲人所樂道存之何爲然吾之文又豈爲人而始作哉且唐宋名家
及震川軫石雪苑叔子堯峯之文亦豈爲人而始作哉吾心有所感吾腕揮
寫而不能自止如是而已耳倘欲執市人而強與之言甘苦斯亦陋已

秋山文存

自序

懷學齋叢書
第一集

秋山文存

涇縣胡懷琛寄塵著

雲鶴先生遺詩序

雲鶴先生遺詩一卷明嘉靖時西蜀劉公元凱著公嘗知吾皖太平縣事有
政聲至今父老稱頌不衰此爲公手寫本流離轉徙幾百年爲其邑人方子
廷楷瘦坡所得方子少年工詩文有習靜齋詩話行世而於先賢遺蹟尤搜
羅保護不遺餘力與余訂交寄此冊示余受而讀之天機流蕩襟懷豁達有
禪理焉顧數百年來不見於世以至今日究竟精靈不泯紙墨完好公之詩
自有其不泯滅者在耶抑方子珍惜之功歟方子之前已不知其經幾番滄
桑而卒不滅寧爲方子之功若謂其詩自有以所不泯滅者在而前賢往哲
著書滿家散失飄零與身俱逝者又何其多也嗚呼此理難言矣吾今慮夫
人壽不常吾與方子之不能永守此孤本也亟謀付諸故朋爲之流傳吾人
之責聊盡於此他非所問耳

秋山文存

懷學齋叢書
第一集

蘭亭集跋

永和癸丑蘭亭之會人各賦詩然今人只知右軍一序詩多不傳今人所傳
者只柳公
續前本公補白云其詩文多不載各載
其佳句而刪之亦古人刪章之遺也豈非恨事茲據說郭本蘭亭集重刊以貽
好事者友人陳巢南五石脂云蘭亭之會自謝安而下四十二人謝安等十
一人詩二篇都成又有鄧曇等十五人亦俱成一詩而謝琨邱施王獻之楊
模孔盛劉裕虞谷勞裕后綿華者謝藤一作白癡呂系本曹經等十五人詩
皆不成別酒三觥又云或謂據何延之蘭亭記四十一人有許詢支道林晉
書列傳又有李充今皆不可考余取其書參校詩已成者皆在此本其未成
詩者亦附記之以資考證又右軍蘭亭序不入文選宋人遞齋閒覽謂天明
氣清自是秋景而絲竹管絃亦復以是不入文選野客叢書辨之曰絲竹管
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照春寒往微

雨新晴六合清明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月令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
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率真之會趣耳然則
斯文之不入文選良由搜羅之不及非故遺之也此言自是文苑佳話讀蘭
亭集者不可不知并附記之云

跋汪南溟尺牘

曩於冷攤得汪南溟尺牘一帙爲東瀛木刻本中土固未見是書曩亦未聞
南溟爲何如人顧其文甚佳遂重刊行世忽忽已三載昨偶閱張心齋跋洪
懷菴欵問有及南溟事始知南溟爲黃嶽間人而其遺聞軼事亦復可稱張
跋云王弇州先生來遊黃山時三吳兩浙諸賓客從遊者百餘人大都各擅
一技世鮮有能敵之者欲以傲於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聞其至以黃山主
人自任傲名園數處俾吳浙來者各各散處其中每一客必有一二主人爲
館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約各稱其技以畫家敵畫家以畫家敵畫家

秋山文存

二

樸學齋叢書
第一集

以至琴弈策刻堪與星相投壺蹴鞠劍槊歌吹之屬無一不備與之談則酬
酢紛紜如黃河之水注而不竭與之角技賓時或屈於主弇州先生大稱賞
而去前輩風流正可想見而在心齋當日已有自明季就凋敝數年以來生
計益絀欲求如曩昔盛時可復得哉之語又更數百年以至今日則益不可
及已而南溟遺文無人收拾士子久未知是書而及流傳於扶桑三島不亦
深可慨耶世之讀是書者或未盡知南溟軼事故舉其言書於卷尾云時乙
卯夏日

與柳亞子書

亞子吾友足下一病纏綿殘秋又盡破榻得尺素勝杜工部驅瘴詩也分湖
舊隱園詩後綴以跋語定當如命前答鈍根詩云秋殘吳淞雨木落洞庭波
連用四平音不病其破律足下既許吾言孤燈寒夜無以爲歡三復推敲覺
吳淞歎浦亦復有別歎浦限於一隅吳淞包羅衆象與海同濶意廣氣渾

吳淞爲勝夜半敲鐘弟有此樂方南唐一詩畫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
人盡驚李後主猶面之具然而非我亞子誰能語此若避世計亦得五字仄
音此在王右丞五律中亦有之如草色日向好是也嗚呼一藝之微精奧至
此知音者足下又復不可多得嘔盡心血不死何待前轉寄廣州周君一函
諒已收到欲言不盡諸維愛鑒

論詩絕句百首序

方子瘦坡既輯詩話若干卷予嘗爲之序矣今方子又以論詩百絕寄示持
論精湛比詩話有過之者予於是嘆相知之未盡也丙辰秋暮予病寒臥淞
南閉戶不出僅兩三舊雨一書來存問而矣而瘦坡尤勤且曰欲爲論詩百
絕一序言予不才况邇來病且懶日惟擁衾而臥廢文字久矣予言烏足貴
哉夫當世不乏名宿而瘦坡不求其一言以爲榮獨殷殷問我吾知瘦坡重
交誼而非如時彥巧名輩片言以張其集耳故不病無文輒書數字報之時

秋山文存

三

樸學齋叢書
第一集

樸學齋集跋

案頭卷籍凌亂膽瓶供老菊數枝與人同瘦爐煙裊空藥香撲鼻落葉墮階
下索索有聲此中如有詩意惜不能與瘦坡把晤因寫示之使知故人蕭瑟
之態耳

丁巳三月予兄弟同客京師相與論詩樸安曰宋詩如八股難學而易工唐
詩如古文易學而難工予曰宋詩如西洋油畫善刻畫唐詩如中國水墨山
水善寫意黃山谷詩曰江流畫平沙分派如迴筆油畫也韋蘇州詩曰歸棹
洛陽人殘鐘廣陵樹水墨山水也相與撫掌謂此語爲前人所未發已而兄
出居庸遊雲中折而南歸予亦東出榆關泛渤海而南相見於春申江上出
途中所作示吾兄換盡貂裘醉不成天涯猶是作長征人經憂患難爲客笛
到幽燕已變聲歷劫千年城獨在出關八月柳先零何如歸去江南臥相對
黃花插膽瓶右潘翰
道中頭上風濤日夜奔橫支孤枕壓驚魂迷離短夢在何處

天外青山髮一痕右助海宋也吾兄亦出南歸相視而笑不自知其為唐為後叢稿付我讀之中有和陶詩一卷夫兄平日為詩在杜少陵岑嘉州之間今和陶詩又何其相似既而思之淵明擬古之什如少時壯且勵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又如詠荆軻云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又云登車何時願飛蓋入秦廷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孰謂淵明無悲壯淒厲之音乎嗟夫善詩者將變化不可測必拘拘於唐宋之分又已陋已吾兄為詩頗不收檢少年所作皆已散失爰為編其三十以後十年間之詩繫之以地區為四卷為記其事如右丁巳十一月弟懷琛序

續三說宋姚鼐有三說辨

蠶嚙桑而吐絲絲出於桑而非桑也桑有肥者瘠者枯者榮者而蠶知擇焉

秋山文存

四

懷琛書

擇之嚙之咀嚼變化之於是為絲蠶亦智矣哉然則讀古人書而不知化為我之學者誠蠶不若矣

蟬飲露蚊吮血何清濁之不同耶秉性然也蟬之嗜露無異於蚊之嗜血豈情清潔而然哉嗟夫糞至穢者也而蠅集焉而蜣螂運焉小人之心有非君子之所知者也

鷗水鳥也浮沈於煙波之間悠然自適以魚為餌輒沒水捕之顧不能久居於水一日鷗自忘其為鳥思與魚游逐洪濤沈深淵久之不得出遂溺而死為魴鯉笑嗚呼恃偶然之長而忘其本性者不亦殆哉

國文典表解序

中國無文典自馬氏文通而後始以西方詞品之說移植於中國於是作文者必讀文典馬氏之書太繁誠不便於初學比馬氏書為簡明者有章氏士釗之國文典然以之為教科書仍嫌略高不適實用今同學郭步陶君研究

文典有年乃著表解一書提綱挈領能使讀者一目了然先讀是書進而讀章氏馬氏之書可收事半功倍之益即僅讀是書而不讀章氏馬氏之書於文典大綱亦了了於胸中然余於文典別有所見竊以為學者能按文典以作文固可以免乎疵病然而不善學者刻舟以求劍膠柱以鼓瑟則窒礙更多矣文之有典猶語之有法三歲童子牙牙學語未嘗聞其先知語法也語法固當研究然似非人人必需之事不知語法者未嘗不能說話作文亦何獨不然且中國文學不重形貌名動等詞大半同字異品漫無分別此人所知者也尤有非文典所能約束者則文典乃失其效力略舉一二語為例孟子曰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此之字在文典中無法位置又莊子云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莊子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雛子知之乎非練實不食非漣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夫第一嚇

秋山文存

五

懷琛書

字感數詞也第二嚇字則動詞矣感數詞作動詞用亦文典中所無者也即此兩端可見文典之不能約束中國文矣今舉以質諸吾友步陶以為何如然吾固信步陶是書足以供學者參考之用而文典自有其相當之價值不得以吾言而盡廢文典也表解之體簡而且明古人著書鮮知應用近有用之者或以為仿西洋之法然吾以為苟一讀史記當知表解之體史公早已發明之矣吾與步陶少同學長同事深知步陶之好學不倦也故以鄙見相質用收賞奇析疑之效浮泛舉詞無用吾貢獻矣民國十二年三月胡懷琛序

算經十書跋

算經十書為中國古算術集成十書之稱雖始於孔氏微波榭然亦根於唐代取士所習十書而名也唐代制科之目明算居其一其定制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邱建夏侯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

綴四術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見唐書選舉志按自孫子至緝古共十種而記遺三等數則在十種之外而兼習之者也此十種毛晨半生求之猶缺其三曰海島曰五經曰綴術詳見其緝古跋語微波樹刊算經十書雖有海島五經而仍缺綴術又以數術記遺附列於後稱爲附錄雖有十種而非十書之全豹微波樹原本於每種書名下題爲之一二云云至於之十而獨無九是即綴術也於數術記遺下題曰附錄是謂此種在十書之外也自張之洞書目問答不知此故遂以數術記遺與其他九種並列以足十數世人多從其說是不特與唐制不符亦與微波樹書名下所題之數不合矣至微波樹本有策算一種是附屬於九章者有沈括隙積會圓二術一種是附屬於數術記遺者又當別論也民國二十年校算經十書畢漫題於後

數術記遺跋

秋山文存

六

漢學齋叢書
第一集

數術記遺一卷漢末徐岳撰北周甄鸞注據宋代鮑幹之跋其書不知失於何時而崇文總目猶列其名至中興館收拾遺書乃不復見民間藏書之家亦無其本余官中都丐外得請暇日因至七寶山三茅齋觀閱道藏中書目乃見有數術記遺者亟懇道士啓其函而快讀之其書篇首言余以天門金虎呼吸精泉諒因此二語類於道家之說遂以見收不然則亦無傳矣即就錄之以補算經之闕云云此即今本數術記遺所由來也今讀其書多是道家之語所謂負帋遊山蹤跡志道乃於大山見劉會稽博識多聞徧於數術余因受業頗染所由問數有窮乎會稽曰吾曾遊天目山中見有隱者莫知其名號曰天目先生余亦以此意問之先生曰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肩閏與四維數不識三妄談知十云云皆道家語也甄鸞亦以五行幹支爲注與甄鸞注其他算經不同其言算法數種其一曰積等其一曰太乙其一曰兩儀其一曰三才其一曰五行其一曰八卦其一曰九宮其一曰運籌其一曰了知其一日成數其一曰把頭其一曰龜算其一曰珠算其一曰計算其於諸法之說明亦極簡略如太乙算云太乙之行來去九道兩儀算云天氣下通地裏四時三才算云天地和同隨物變通此下自五行至九宮大抵如此惟運籌則爲後世策算之祖珠算亦即今日珠算之宗然猶是算術與占卜混合不分余按此乃中國算學之本色亦即古代數術之一種也其書正宜收入道藏非僅如鮑幹之所謂諒因此二語類於道家之說遂以見收而已也至其書中亦云未識判那之賒促安知麻姑之桑田不辨積微之爲量詎曉百億於大千判那大千等語乃佛書中語則是徐岳雜入而編爲韻語却與他算經文體不同與九章算術中之簪裹不更等不能作一例觀也總之數術記遺與占卜猶未分清而文學整潔意義含混與其他算經不同宜唐時不列入十書之內而但兼習焉其他算書皆疑受外來影響余別有說惟此書猶能存中國古算術之真面目耳民國二十年校畢題此

秋山文存

七

漢學齋叢書
第一集

經傳釋詞跋

經傳釋詞十卷高郵王引之撰所釋字凡一百六十舊所謂虛字今文法中所謂介詞接續詞助詞是也此書於假借多所發明所惠於後之讀經傳者不少惟王君生於清乾嘉時不獲一讀今日之文法以致輒有所蔽爲可惜也余於民國十九年秋冬間讀是書三遍頗覺其有未安處然亦未能一一指其誤而訂其訛今擇其尤甚者數條附記於後以供讀是書者之參考焉也字條云也猶者也引孟子盡心篇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原註舊本皆如是監本作也乃後人所改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下也字與者同義按此語誤引孟子原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者字代名詞下文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兄字下所有之者字因上文已有略去及其長也其字爲代名詞仍指上文孩提之童一人也不過其年有長幼耳信如王君言則上下文分爲兩句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者兩句平列兩者字指兩人則及字其字皆不妥矣非孟子原文之意也

又也字條云也猶邪也歟也乎也引孟子盡心篇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謂此也字同邪字按此語誤引此也字實相當於者字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與此句文法相同非相當於異一聞相當於幾希一則謂比自殺其父兄相差一聞一則謂與禽獸相去甚微句之組織恰相同也如王君言謂也字同邪字則原文然則非自殺之邪可作豈非自殺之邪亦可作自殺之則是人殺其父兄等於自殺之而下文一聞耳二字無着落矣故知王君之言非也

秋山文存

八

機學齋叢書
第一集

引章之備繼大性質不同章之繼大皆釋字義而備矣獨為形容咸池之美故其他用也字而咸池獨用矣字以別之若謂備字與咸字同義是誠然矣然何以解池字蓋自史記作樂書已不知此理而改矣為也王肅與引之皆因襲其誤而不自知也

邪字條云邪猶也也引莊子山木篇曰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謂此邪字同也字按此語誤引莊子此邪字意謂果作三呼與否尚未定也史略刺客傳云荆軻雖遊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管子問篇云夫江黃近於楚臣死乎君必歸於楚而寄之此兩乎字與莊子邪字用法正同史說用此乎字暗示荆軻之為人或不是如此管子用此乎字暗示臣或不既死莊子用此邪字暗示或不作第三次呼三者之例相同王君謂莊子邪字同也字與下文則字不接故知其言非也與字條云與如也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與其謂如其也按此語

誤引夏書原意是取殺不辜與失不經二者而比較之以定棄取寧取失不經而不取殺不辜也說文寧願詞也曰寧失不經猶云願失不經也上文與其二字其字為代名詞指下文失不經意謂失不經與殺不辜相較也信如王君言謂與其同如其則有或使設使之義而失比較之意矣

寧字條云寧將也引莊子秋水篇曰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謂寧同將按此言非也此寧字亦願詞也謂願如此乎抑如彼乎文義甚明下引呂氏春秋趙策楚詞皆同不必備論

以上略舉數則附記於釋詞之後以為讀釋詞者之一助耳非敢攻古人之短也况此尤不足以責王君王君生於清之中葉不得讀文法也

骨董解

秋山文存

九

機學齋叢書
第一集

為後人所附會也骨董二字甚奇自來無確解一說為古銅之轉音然骨董所包涵者甚多不僅為銅此一可疑也古銅器通稱為金如金石是不稱為銅此二可疑也一說為零雜之義取飲食雜烹之謂之骨董羹羹雪錄東坡嘗作骨董羹仇池筆記羅浮嶺老取食雜烹之名骨董羹金玉珠寶之類稱骨董亦取零雜之義然零雜何以稱骨董仍不可解如作古董則古字可解而董字不可解况古董二字尤為後出乎余竊以為骨董二字非中國語蓋唐以來所謂西域買胡者專以寶物販賣於中國凡奇物異器非中國人所不能識者西域買胡輒識之其事見於唐人小說者不一而足余嘗以見聞所及輯得二十餘條已別為文說明之可見其販賣寶物之盛此種買胡非波斯人即阿刺伯人然則骨董非波斯語即阿刺伯語其意即謂寶也蓋始於唐時然僅為俗語未入文字至北宋蘇東坡時始入文字余謂骨董二字為譯音語有三說焉骨董二字無意義且二字連讀似外國語一也或作汨董

後又訛作古董字無定情頗類譯語二也骨董鋪之市招只作古玩不作骨董蓋在當時以為外國語不雅馴故不以為市招直至今日而猶如是使中國原有此稱何以骨董鋪不以入市招三也然則骨董藥又何說乎曰骨董藥者百寶藥也為眾味俱備之意百者極言其多也今日有百寶飯或作非其名正與此相類而胡語謂寶為骨董故稱為骨董藥云如是則骨董藥三字亦得確解矣總之骨董或為波斯語或為阿刺伯語或譯作寶或譯作百寶始行於唐而盛於北宋以後余以今人不得其確訓也因作此文以解之

歸震川逸文跋

右借老堂記為歸震川集外文予於上海縣志中得之堂在諸翟鎮侯堯封為其父母所築堯封即記中所謂復吾也予好讀震川文嗜之二十年知其佳而不能言其所以佳比年來稍稍讀近人談文學書而後知震川文之佳

秋山文存

十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蓋一發於至情而又着意描寫不避俚俗此有暗合於今人所云文學原理者惡得不佳予既以此說稍稍為人言之聞者皆以為然而李君融之尤好讀震川文聞予說愈喜亟購震川全集讀之夫為此於舉世不為之日亦難能矣然人性各有所近豈能強合世俗之所好而隨之進退哉民國二十一年秋予參修上海市志一日於舊縣志中得此文喜甚以語融之融之亦驚喜囑為錄出並跋其尾嗟夫子不為此等文十五年矣今為融之勉為之回首十餘年來之變故恍如隔世低輒不禁為之往復徊執筆而不能下也

借老堂記

己未之春予與侯復吾李道亨同試南宮復吾介道亨以來言其尊人白村翁以前年年七十而母朱孺人以後年年七十其父母之壽也為各所居之堂曰借老而請記之蓋復吾篤於孝養不敢違二親之志龜勉以就試故雖處紛華盛麗之地馳騁於爭鶩之場而登高遠望未嘗不在於吳雲杳靄

之間而勤勤以請記其堂是時予雖諾之而竊意以復吾之才於今之試可以必得得必留京師雖欲承歡於借老之堂亦且遲十數年則今日之請可謂迂遠矣既而予與復吾皆報罷南還舟行相先後也同役者有不樂之色望見復吾意常欣欣私為復吾喜而笑無辭於復吾也於是道亭復來請予方有私戒不為世俗之文而獨難於復吾久之而後有所作也夫人倫骨肉之間惟夫婦為二姓之好百年之內變故不齊昔人所謂歡合而不能成子姓成子姓而或不能要其終多有之故詩言君子借老蓋冀其如是而不可必得之辭耳今翁夫婦同登大耋而又有復吾為之子足樂矣使復吾為有位者奪之而去則為父母者欲其子之貴固然矣然且思之曰吾老矣不獲其子之在側能無戚然於其懷乎為子者欲顯其親固然矣然且思之曰吾父母老矣而吾在萬里之外能無戚然於其懷乎夫一時之赫然足以眩動者世俗之情也其戚然長思者天性也君子不以世俗之情易其天性故

秋山文存

十一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四牡采薇之詩有憂傷之志焉而後知復吾今日之還而有以稱其借老之名而執筆者得而樂書之也復吾家在盤龍江上去余所居安亭不遠一舍異時予當泛舟吳淞江觀九峯三泖造復吾之居且聞白村翁學道知養生之術予將拜而問焉

淡井廟元銀杏記

二十一年春予避難移居滬城西南斗室局促常鬱鬱無聊家人為予言此去不半里有淡井廟其神甚靈曷往卜吉凶廟前有古樹尤靈異予笑置之一日與兒子散步至其地破廟數椽頽唐已甚顏曰淡井其前有舊廟基階除歷歷可辨知其舊規模頗大而今廟則重修者老樹一株幹粗而枝少有禽巢於其上樹身有裂罅以鐵皮釘補之門外數步為通衢已闢為法新租界矣予徘徊頃之而返後亦不復憶及是年秋入上海市通志館因檢閱舊志知有秦知柔墓在淡井里秦知柔者宋秦少遊後遷居海上知柔子良顯

元時以習蒙古學知名良顯子裕伯明洪武時屢徵之一入京而返而續志又載知柔墓前古銀杏元時物予始笑曩昔親見四朝老樹而不識也尤惜未知爲知柔墓而一訪之後數數驅車過其門然文債壓積苦無片時暇竟未得下車入廟但見古樹依然而昔日所見舊廟基則方新築第宅會幾何時舊境幾不可復識墓道如何疑已難問然老樹則卓立如故吾竊謂其所以不遭斧之厄者蓋有由也俗人買豎安知秦知柔爲何人而聞老樹靈異則敬而畏之不敢毀傷夫老樹其真有靈耶吾將一叩而問之元以來之滄桑果何若也

吳南屏文選序

予少習古文最喜歸震川今已久棄之不爲以非今日治事所急需也間有問文於予者予亦以此言答之而李君融之獨欲學古文於予予始辭以非今日所急需也然融之好之深而求之切予感其誠告以試讀震川文融之

秋山文存

十二

橫學齋叢書
第一集

取震川全集讀之有所作亦幾似震川而不避現代俗事俚語尤能遺震川之貌而取得其神矣融之由震川而方姚而吳南屏梅伯言亦一一讀之又取南屏集選其若干首而詳爲之註其用力可謂勤矣融之業醫其治業似無需乎文而獨好之不倦蓋其性情然也惟其性情如此故能得文之真然而今日而可與語此者幾人哉然融之又豈以有可與語而始爲之歟今融之以南屏文選問序於余因書此於卷端不知融之以爲何如也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胡懷琛

白辛居記

均卿先生築室於吳門顏曰白辛先生自號新舊廢物取二字之半以其名居嘗謂余曰不新不舊也先生長余二十年而昔寓滬濱與余爲忘年交久而彌篤有古人風此舊也而二十年前編書籍輯雜誌一採新法此又新也昔之所謂新者今已謂之舊今之所謂新者不又轉瞬而復目爲舊耶時序

遷流刻刻不息方新方舊亦不知何者爲新爲舊但覺其宜焉可也先生待人接物治事無適而不得其宜是有深會於新舊之理矣何必問新舊之名則謂之不新不舊亦可也若考諸外孫蓋白之典則曰辛二字非無來歷是又可見先生之襟懷淵雅矣先生囑余爲之記不敢辭爰述吾意如此

趙從龍傳

趙從龍上海人字孟騰祖父皆食鎮學宮明崇禎丙子從龍已二十餘告其父國珍曰不知痛癢者莫如秀才今何時也猶擲三寸管不如去而習劍因與父同赴武闈父子皆捷甲申隨督輔李建泰討賊劄授遊擊而建泰遲回不進孟騰謂其僕曰督師膽喪矣何論戰且不能守吾其去乎無及其難乃以病辭歸里盡鬻其田產人固莫測也乙酉八月黃蜚兵退屯松江之豆腐濱遺書與吳淞總兵吳志葵合兵志葵來問計孟騰曰黃文麓兵四萬不爲少也第烏合之衆備販兒所不如况大江以南人無固志覆局已成然公卒

秋山文存

十二

橫學齋叢書
第一集

不過三千又居絕地既身爲鎮將欲舍頭顱以報國恩不與黃合更將誰之凡勝敗則不可知也及兵交孟騰持刀大呼手殺百餘人力盡自刎死以上吳語詳錄死後漁人得其衣上繡趙從龍三字以上上海縣志從龍少與一同社者稱至交一日其人大怒出言都無倫理趙母蔣呼從龍罵曰汝家雖世爲農然自高會以來亦皆在庠序汝一旦弓好馬每日言欲爲國殺賊作奇男子視漫沒章句中者避之如讎吾謂爾所交必自不凡豈意與旦夕者乃村黨傭奴使他日軍幕中疎密緩急時焉得渠力己酉六月從龍自北歸戰死申浦其人果竊軍資而逃以上上海縣志論曰趙從龍真奇男子矣而其母尤卓絕不羣然縣志所載僅五十二字避諱故不多言也嗚呼從龍父國珍縣志無國字

記李景元

李申字景元北宋人善畫落魄詩酒間往來松江上不知其所終有超果教

院見遠亭詩曰高僧欲縱目橋上建橫亭野水茫茫白羣山點點青帆風送葉漁火夜遺星看盡朝昏景天涯一畫屏題畫絕句曰誰潑烟雲六尺銷寒山秋樹晚蕭蕭十年來往吳淞路錯認溪南舊板橋東坡有題景元畫詩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人何在只有華亭李景元景元畫不傳然余讀其詩想慕其為人襟期瀟灑恍惚遇之於吳淞烟雨間則其畫可知矣紹熙雲間志謂景元名申而上海縣志則作甲未知孰是雲間志謂往來松江上不知其所終東坡稱華亭景元亦僅指其遊踪所至而言猶元微之所謂山東李白也則景元實未詳為何處人嗟夫詩人落魄不遇於時即身後姓名籍貫亦在渺茫恍惚間如李景元者可以慨矣

義工周諧傳

周諧青浦縣白鶴江人性忠謹熱直業農工受雇於上海馬橋鈕氏工甚勤主人歿仍力作不少懈幼主有過輒舉善主事相規勸與以值不受曰吾無

秋山文存

十四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家室之累孑然一身衣食於是足矣無所用此為我貯之他日隣里有緩急則取以周濟而不言報里中少年或揮霍諧婉辭苦勸人畏其嚴感其誠無不服者民國元年卒鈕氏義其行別為立塚祖墓旁歲時祭掃不輟

論曰周諧特立獨行可謂難得者矣然惟在手工業時代始得賓主相融洽如此若夫機械工業雇工以千百計終歲不見主人面主奴畜工工仇視主一血汗金錢交易而已矣雖有周諧亦無由見其誠藉曰工食相準已得其平然如周諧者其志又豈僅僅在工食相準而已哉然機械工業之勃興也如狂風怒濤驟不可禦於今日而欲保存手工業豈非至愚然吾於周諧終不能無感也諧事見民國上海縣志因刺取其事而為之傳今倘有周諧其人者將別有方式以行其志乎

三先生傳

三先生之為人極奇特是否為處世待人之正軌殊難論定然終不失為耿

介自好之人殆所謂狷者也秦錫圭為作三先生傳而逸其姓名但稱曰三先生云胡祖德於傳後跋數語言三先生姓名及遇害年月甚詳今採取兩君之說而著是篇

三先生姓陳名國陞號瞻雲上海人居沈家灣南首十圖陳宅以上胡祖德跋寒士為塾師於村以自給而性狷潔自好有朱明者劇賊也與三先生居同村朱明之為賊不行竊於十里以內自其居十里內有朱明之為賊亦遂無敢竊者以是里之人未有惡乎朱明也其同村數十家歲時必有饋遺亦未可得會三先生將嫁女朱明曰此吾交三先生之時矣乃伺其所需者畢致之猶不可得夜三先生與其妻私有所議凡欲購之物展與而朱明已奉之進三先生始猶婉辭之繼乃痛絕之終則置擲之而朱明之意未已也三先生乃慨然曰吾於明固無惡也今逼已甚吾不能自已於是首朱明於官朱

秋山文存

十五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亦喟然曰吾於先生固愛重之非有所惡於先生也今勢不兩立於是殺三先生以上胡祖德跋是清嘉慶十八年五月事也越二年而朱明伏法論曰秦錫圭云若三先生義所不可持之甚堅至死不悔雖古君子無以加焉即朱明之為賊亦非可多得者誠哉是言也竊以為朱明質美而未學使遇明達者因而善導之則亦周處之流也不幸而遇三先生固絕之亦可惜矣三先生之自保其狷潔其量何小然義所不可持之甚堅至死不悔又豈易能哉又曰自今言之朱明是所謂天資可造而未受教育者也三先生是所謂讀死書者也而皆以身殉兩可惜也

喬將軍傳

喬一琦上海人明萬曆時從軍遼東殉難於滴水崖明史附見於劉綎傳家數行語焉不詳今讀雲間志略喬將軍傳又見石刻丁遠傳遠為將軍客

遠傳所言亦皆將軍事也言之詳矣而語多異同今參諸篇刪其重複訂其同異削其瑣屑無足記者而撰喬將軍傳

喬將軍名一琦字原魏號伯圭明萬曆時上海人祖訓官寧德丞有惠政父懋敬字允德號純所明嘉順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擢福建按察司僉事時閩新被倭難凋瘵特甚且多豪右難治懋敬撫循振刷寬猛相濟瘡痍漸起而橫暴斂足有劇寇攻剽閩廣間勢甚張懋敬陳破寇之狀於制府制府委以兵事於是乘間擊寇寇敗入海轉戰至韶州境懋敬乃結呂宋國搗其巢戮寇首事平陞布政司參議遷江西布政司參政湖廣按察使廣右布政會御史以微嫌劾之乃罷歸卒年六十二當懋敬在閩時晝寢夢韓魏公至其家寤而聞舉子故命名曰一琦命字原魏而伯圭則其號也或謂字伯圭號原魏者誤將軍生而狀貌魁偉聞有陳公者見而異之曰此子風骨不減班定遠但未必生入玉門耳既受書一目數行年十六入邑

秋山文存

十六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庠都試不得傳於是將軍遂厭棄經生業慨然歎曰大丈夫不封萬戶侯死當留萬古名耳安能坐寒氈守破硯局促如羈下駒乎乃結納賓客輕財尚義凡屠狗賣漿吹簫擊劍之徒工一技一藝者皆客之於門下而將軍喜談兵善騎射有臂力能開五石弓以大繩索密懸巨石置身於其中奮呼擊拳而擊之旋出旋入以武勇名三吳間三吳武弁之流無不避喬將軍者而里黨拘曲之士則私相詆訾訕笑之時王世貞之子士驥恃才而傲鄉里皆側目視之卒為仇家所陷指為結黨謀變密告於巡撫辭連一琦同繫之於獄五六年士驥等上書訟冤事乃得解當將軍在獄時學書遂工書法已而將軍中萬曆癸卯武舉巡撫周孔教委練孟河兵孟河為劇盜出沒之所亡命數千人往往劫掠商賈財殺其人而投之河至是聞將軍至皆望風逃散一日有巨艦揚帆鼓噪而前商船震恐適將軍來引弓發矢縱火焚其帆舟不能進而盜又知為喬將軍來皆懼而泅水遁去然甚恨將軍後乃

遣悍卒詭為鐵工至麾下持匕首欲從耳際刺之見將軍貌股栗手戰而不敢動將軍覺而訊之乃知為盜所遣聞謀遂斬之於是盜皆匿不敢出旋以

薦為遼東廣寧衛守備備建酋又移備滴水崖崖在山海關東壁立千仞積石如蟬繞崖下將軍登其巔勒銘曰鎮星之精凌空矗立每字圍闊尋丈數里外咸其能望見將軍顧謂客曰苟墮此而死乃不知疾苦蓋是時已以身許國矣經略熊廷弼本懋敬故人及見一琦奇其狀貌與談十日大喜遂署為遊擊守鎮江城旋熊以復命行時經略為楊鏞與熊廷弼有隙併疑將軍或曰東事不易措手莫如勿行將軍慨然曰大丈夫為國出死力安計利害我恨不得一擊單于耳且經略為國求才豈以修怨厄壯士乎遂蒞任日夜練甲兵為戰守之備鎮江接高麗界高麗戍兵一萬五千人由將軍併將之嘗出口哨探有所斬獲輒斷其首懸帳中夜則燃巨燭照之竟夕目不瞬胡婦老三娘子者所部雄悍而有二心命使修款不得要領將軍遣間說之老

秋山文存

十七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三娘子亦素聞將軍名因間召將軍語將軍直抵其虛帳與之角射而射勝角騎而騎勝將軍客丁遠善畫時亦同行因繪三娘子像婉麗姣好作款關狀歸懸將軍帳中明日老三娘子來就飲將軍置酪肉椀棹弓刀諸器一如其國中之俗酒半設水陸珍饈盡為中土之奇且告以利害布情款老三娘子固已心折之矣遠起見所圖像微笑抽刀削去之揮遠去曰我與將軍有裏言遠退乃言曰將軍真神也封侯業在此矣且晚有事我職嚮導將軍獨率一軍當前我從中應之大事可成也於是解所乘馬贈之而別未幾老三娘子謀至將軍夜款軍門告急經略楊鏞遲疑兵未發警報疊至如將軍言乃召將軍屬以大事時適政府疑諸將逗留責戰亦亟令杜松劉綎李如柏馬林四路出師而以將軍監朝鮮兵屬劉綎部下節制將軍則請毋受牽制以一身當功罪乃獨率所部高麗兵孤軍直前連破數寨斬酋第三子阿都又斬酋婿火胡里奴會杜松兵一戰盡殺劉綎未知敵令松敗兵持松令旗

趨綏求援綏誤信其言開陣納之會得乘勢衝入綏中流矢而仆而老三娘
子亦以謀洩被殲將軍既深入遇變倉卒計無所出率殘兵退登滴水崖自
保而高麗都元帥姜宏立副元帥全景瑞被擒降敵將軍被圍數重登崖一
望不見首尾率壯士縱橫衝突數十回不得出左右請曰非降即死無可脫
者將軍仰天歎曰安有喬將軍而生降者乎乃下馬投崖而死年四十九從
死者四十二人所乘馬悲憤踴躍亦躍崖下時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某日事
後神宗怒罷楊鎬經略詔贈卹諸死難者後高麗國王上疏曰陪臣不能訓
士有二帥降賊為陪臣蓋有如天朝遊擊將喬某者手斬酋愛子愛婿足奪
旂裘之氣而以勢窮力屈慷慨而亡豈非萬人之敵大國之光哉又曰臣國
敗兵歸述喬將軍之死甚烈願賜祠臣國以勸來者天啓三年楊連亦上疏
言將軍死難事詔贈都督僉事賜幣建祠世襲金山衛百戶子桓以蔭仕至
南京都督同知加太傅亦贈將軍太傅清乾隆四十年追論勝國忠臣證將

秋山文存

十八

機學齋叢書
第一集

軍為忠烈當將軍出師也諸客以為必勝爭從將軍圍取功名獨丁遠得疲
馬不能前去戰所六十里得不死乃歸上海築室西郊養魚種竹於其中繪
將軍像請楊連董其昌題贊歲時致祭對之嗚咽終日又喜言將軍逸事兵
部職方主事張宸撰丁遠傳所記實皆喬將軍事而宸親聞之於丁遠者也
華亭何三畏撰雲間志略亦為將軍立傳明史將軍名附見於劉綏傳家室
數行而已
論曰將軍謂大丈夫生不封萬戶侯死當留萬古名耳而卒以身殉國難留
名史冊可謂求仁而得仁矣然將軍用兵謀略有可記者而明史及上海縣
志皆削去不書雲間志略雖亦記見胡婦老三娘子事然但言講賓主禮相
與歡宴而去而未言通情款約為內應或有所諱而不言也其記將軍之死
也謂己連破敵寨劉綏猶責將軍進兵將軍曰深入山險未審道路虛實恐
不宜鼓行而前且連敗而退寧知非誘我乎綏不聽遂陷重圍不得出此非

傳聞異詞即有意為將軍諱耳今據張宸所撰丁遠傳敘將軍見胡婦及死
難事如此丁遠身與其役或不無稽而此事為將軍本色且益足見其謀
略何必諱為其他記載異詞者伯圭明史作伯珪懋敬官廣西右布政丁遠
傳作山西左布政如此者瑣屑不足道而清人龔照瑗跋將軍遺像則謂明
史云自縊死然今檢明史分明云投崖死不知龔氏緣何而誤甚矣傳聞之
易訛也將軍能書能詩有集右軍千文書金剛經及手書詩稿等石刻今皆
存明天啓初所建喬將軍祠在舊上海縣西門外嘉慶上海縣志已云今無
考矣

南洋中學四先生紀念碑文

四先生紀念碑者吾同學為紀念已故教習王許湯任四先生而立也四先
生學不同品不同年之修短亦不同而視校事如己事學不厭誨不倦則皆
同

秋山文存

十九

機學齋叢書
第一集

王先生引才任校事最早亦最久前後凡三十年授國文取材多求有實用
而尤以不曠課自律先生事別有碑詳記之
許先蘇民粹然一儒者律己任事堅苦卓絕食不肉衣不帛任監學輒正襟
危坐於總務室儼然使人敬畏而教授國文歷史縱橫慷慨議論風發革命
思潮流溢於言表又使人憤發感激思欲奮袂而起或歎歎掩泣而不能自
已也先生一生不事家人生產而以教育鄉里子弟為己任嘗創辦南翔公
學又嘗撥捐千金於吾校圖書館才聚其半而病作臨沒猶以為恨卒公葬
於南翔校舍旁
湯先生濟滄精於小學在校授國文多闡明文法修辭之理使學者於所讀
之文能澈底了悟而先生亦以改造文字掃除文盲為職志連年著書立論
不辭勞苦於音韻學尤有研究惜乎所事未成而先生已卒矣吾校圖書館
未創立前培孫校長苦心蒐集輒得珍本而其常見與重複者則又轉沽以

資接濟是時湯先生多所策劃百計保留雖困於貲亦不顧今圖書館儲藏
差有可觀則湯先生之力為多先生自所藏書亦多然以不善治生故身後
蕭條藏書已散失矣

任先生連城早歲肄業南洋公學旋留英國習農科回國後任吾校英文教
員喜以自助論等書為課本使學者兼得身心修養之益先生喜運動尤喜
與學生遊而隨時指導之當五四五卅之際學界思想突然轉變狂飈怒濤
奔騰澎湃學校當局稍一不慎輒至敗事而二次革命及江浙戰爭吾校以
地接軍事區域師生亦惶惶不安而終賴先生從容處置緝密防範因勢利
導得以泯患於無形是先生之善於處變也而亦平日與學生遊相習相忘
有以使之然也凡此皆可記者悉記之其他無關於吾校事者今不書

王先生諱納善上海人生於清同治五年卒於民國二十二年六十八歲在
校前後約三十年許先生諱朝貴又字稚梅蘇民其別號也嘉定人生於清

秋山文存

二十一
一 校學齋叢書
第一集

同治六年卒於民國十三年五十八歲在校前後約二十年湯先生諱振常
吳興人生於清光緒三年卒於民國二十三年五十八歲在校前後約二十
年任先生諱家璧吳江人生於清光緒十一年卒於民國二十三年五十八歲
在校前後約二十年

民國二十四年月日南洋中學校校友會立碑門人胡懷琛撰文

歸震川先生年譜序

李君融之嘗問學於余酷愛歸震川文嘗讀及川全集又嘗選注吳南屏文
梅伯言文余曾為之序矣今又出震川年譜示余復囑為之序余曰子用力
之勤已出余上余何能序子之書哉然融之歉然不自足置其稿於吾案頭
而歸余取與孫守中撰歸氏年譜對勘之深歎乎後來居上而愈愧余之荒
疎輒不敢命筆閱數日聞他人亦有撰此書者方思告融之而未果而融之
已來書云某氏所編震川年譜已取閱不過直抄孫譜非惟無所考證抑且

謬誤頗多竊自喜學力已漸過人將為文糾正之夫融之非肯作自誇語者
余於此足徵其書之精矣融之又謂二十年内推重震川文者以余為最力
此則余敢信者也然而考訂之勤終讓融之矣余嘗屢約融之謁震川墓而
卒未果此念輒縈迴夢寐間今序融之書余感慨何如也

秋山文存

二十一
一 校學齋叢書
第一集

秋山文存終

跋

全往日論文分駢散二體以駢爲美術文以散爲應用文此論未確蓋駢散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文雖駢必有奇句以振其氣文雖散必有偶句以植其骨陸宣公之文何嘗不駢然而陸宣公之文決非美術也桐城派之文何嘗不散然而桐城派之文決不能應用也嗣又以文之內容分之一曰言事之文一曰言情之文以經言之書經言事之文也股肱喜起之歌雖情而主於事即下至風花雪月之文而不傷乎其應用也詩經言情之文也草木魚蟲之詠雖事而主於情即下至鄙野諺俗之語而不傷乎其美術也嘗與寄塵言之寄塵曰辭達而已矣論事之準繩也書不書言言不盡意言情之準繩也言事之文欲其簡而能盡言情之文欲其深而不盡簡者非單簡之謂去其枝葉雖洋灑千言而亦爲簡此所以能盡也深者非深奧之謂極其曲折雖明白如話而亦爲深此所以不盡也相視莞爾蓋對於文之見解幾乎

秋山文存

跋

一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悉同茲校秋山文存回憶曩日之言爲記於此文體語體之爭誠不免多事也民國二十九年六月樓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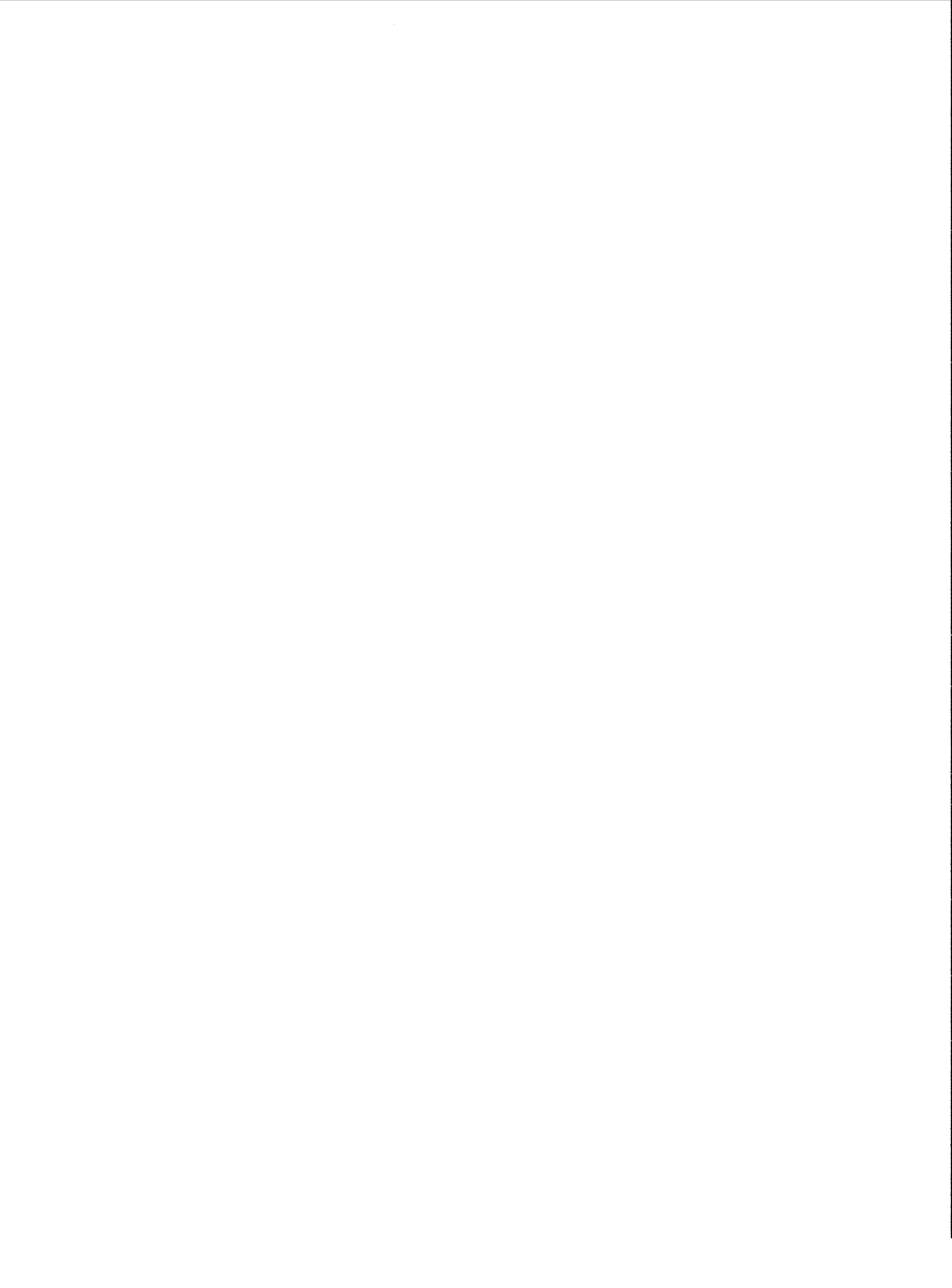


民國壬戌年鑄

樂水集

遂寧楊蜀莊題





樂水集一卷

蒲江李家學撰家學字承泌亦字陽修余授課第也集中魏鶴山祠堂碑蒲邑本無祠堂因心儀其人而有是作至六節史贊五知名士贊皆蜀中先哲作者為闡幽光不計文字工拙也家學駢文亦以唐四傑為權輿後閱清代證以歷朝乃嘆李兆洛駢體文鈔王益吾十家駢文意在復古而清代律賦雖規仿唐人又開一派音韻鏗鏘對仗工整駕唐而上因為應制之作多則生厭此李王復古之思勃然而興家學以駢體而兼考據一存文獻一存詞章云新津胡淦識

望溪堂藏書

樂水集

蒲江李家學承泌著

同郡歐守福成之校

宋蜀六節使贊

井序

裴莊

張栻

劉甲

高定子

粵若三靈奠宅聖人垂七等之防九圍分州王者重四岳之選寄三江而守土宇鎮百岳而掃烽煙幹衛皇家屏藩王室是以東西分陝屬周召以薇垣出入褰帷資傳賈以匡濟亦由名都天塹為心腹之要區岳牧崇班實股肱之重寄握兵符於關外理庶績於關中非許允之瀚才莫膺龍節必夷吾之重望始錫鸞書保障雙藩禍能免於不測苞菜百粵助亦建於

樂水集

望溪堂藏書

有成表禮儀於區中騰威聲於蠻域挺精忠而貫日漂朔氣以橫秋玉節旌懸節樓喧鼓角之韻金城鎖鑰戎閭壯山河之威宋自九廟南遷三精霧塞皇天失紀彗孛飛流后土不綱岳河崩竭蚩尤食石災害困於生靈荆楚封蛇薦食凌於上國元后聞鼓鼙之響嘗思將帥之臣將軍稟甲冑之容立決疆場之勝而風雲潛感則豪傑挺生箕星版築於傅巖道峻匡殷留侯授策於圯橋功崇佐漢復有心如鐵石氣若風雷勒瑞姜橫書名何鼎青絲電燭攀積塊以三休碧羽霜淒撫銅渾而十憩杜預德信征南鎮北之名徐勉盧鈞節度尙書之位斬長鯨而禽封豕猛氣橫

飛悅禮樂而敦詩書從容雅度啟元戎之十乘用衛
霍以前驅騰獵虎之千群列孫吳以後殿涼風白露
控金鼓而陳六軍泰山黃河折銅符而光百代建廟
堂之策爲社稷之臣誰能與於斯乎惟宋六節使矣
裴端已閩中地靈英姿特秀研淹中之禮談稷下之
經長卿專門羅典墳於復筭馬融該博注邱索於心
中稱五經之無雙正三體而擅一紛綸談議獨得風
雅之微解經靡窮雅擅重坐之首何休爲經神之士
王充有庶幾之才策對董生同袍識其丰采高第韓
愈後學擷其菁華文學稱於卜商政事長於季路縣
尉主簿徒煩試於牛刀錄事參軍亦難舒其驥足惟
耿介而有守領褒譽於德驥復敏捷而精勤授稱薦
於楊守徒忻州以借箸任絳縣以建勲大理寺丞推
官提點平恃玉律常留春意於科條寬典牙籌不折
秋毫於版籍准春秋而決獄承魚書而慎刑緣禮法
以訓人百城之表用經術以濟事千里之師甘雨澍
流福星綯綯惠日高懸於碧漢仁風嘘拂於青郊馴
雉相依戶侈緇衣之好遊魚出聽堂高綠綺之音是
以通判踰年咸信上表能之奏中允未幾潘美任選
辟之勞輔儲君而傳聖經績著匡衡之美効邊將而
嚴紀律功埒朱雲之勲建方田而請罷兵役師而慮
滋事忠言頻進偉績駢臻而賜緋魚薦陟華階授清

樂水集

二

陸經堂書

資而不永拜御史而未行絜白廉平沒風聲於伯史
盜賊群起空持斧於勝之解繡衣而司判官去銀印
而給諫紙切直與求之奏橫榻張盡之言排建議於
劉生權務復振進方略於匡義慧謀天成調鼎鹽梅
濟扶舟楫隨軍轉運旌旄臨敵之時兵馬同知蕩滌
龍編之警木牛不絕於道上屢供左次之師天馬無
留於途中馳效右牽之貢佇見驩呼徼外士卒飽而
馬肥還視迪吉師中關沙塲而報捷功既同於蕭相
策固高於士安許充國以便宜平李順於蜀郡料莊
陰之凶惡師出無功加繼遷以宏恩侯其罪顯參謀
秘計曲逆侯獨擅其能獻策續奏春神機夙運謨猷
冠絕於當日英名震耀於寰區宜其總憲度於朝端
展經綸於廉鎮目觀檻車彰六察之美政口含椒毒
盡四推之異能霜簡將秋與同清烈節與鷹鷂共擊
茂昭乃德辟工部而爲郎追琢其章遷度支而作吏
斲金爐之班秩標神仙之奇資轉算稱能元理不差
於升斛計度實美仁師無用於斗衡捧白簡而獻邊
謀任姚董之武幹稟丹心而効奸佞解王程之戎衣
手握雷霆諫高白馬運糧河北効傅潛之非材慰撫
江南奏良吏之可進蘊公器於政治忠臣與烈士俱
升辨眞僞於池州偷安與僥倖皆黜能吏二十遇伯
樂以遷慢官五人觸牙獬而陷法條列四對度受犀

樂水集

三

陸經堂書

印之賜督理兩江弼膺金湯之險雙旌並起六靈齊
張青海天驕服善將於劉季崆峒人武懼治兵於條
侯豹尾鷄翹咸歸班於法從馬人龍戶即聽命於和
門國家享無象之福蒼黔沾雨露之恩寰宇赫赫功
業昭於槐庭帥府森森勳名垂於竹帛張敬夫聚靈
綿竹肇姓青陽簪笏世傳丰度煥九霄之采儀庭儔
品秀穎標六曜之奇履忠孝之門廣仁義之道三冬
文史辛勤擬於東方七步成文緜藻麗於南國譚經
籍之粵旨斯文璀璨於奎婁明列聖之真詮大道潛
通於江漢南方文學冠多士而得精華北斗儒宗起
千秋而存禮儀昌理學於一代結藝文乎三光聖門

樂水集

四

有人胡宏已褒於卯角奮厲求進希顏作於成童文
度獨步於江東伏挺無雙於日下學優則仕任書寫
而寫機宜穎脫囊中除秘閣而參秘計丕振籌畫矜
非效於青蓮匡贊嘉謀論固高於馬鬣深圖密慮眾
豈能窺解結釋疑獨操神智高謨勝於二八烈績比
於三千屬戎羯之窺窬值亂賊之猖熾北風初起馬
首便以南馳塞草將哀嚴城於焉早閉周平未運濁
亂鎬京永明八年疆場大駭諸侯問於金鼎天子溺
於膠船俯首捫心念宗社之仇恥揚眉吐氣振金甌
之將危呈救世之良謨淚流賈子拒單于之和議志
同樊君明天人之心理不滅於膠西去織介之惑事

深符於淮南親君子而遠小人孔明展誠於後主公
禰衡忠厚于瞻進策於先君得黎民之歡心復故國
之版圖內修外攘退守進攻務去虛文奏議與十疏
並美仇不戴天詞旨共兩表齊輝曲江金鑑之言應
千秋而不泯伯豪臺閣之事歷萬載而永儲忠公亮
節之臣激切正時之弊故能收嚴郡爲吏部盧氏瑤
林自秀風塵之表王家珠樹頗得銓衡之方玉山照
人金背觸物盡心力於四選留忠厚於六條英識邁
世稟風雲之逸氣雄情負俗鬱鬱之空圖秋勢而號神
明市醫藥而爲慈母泉魚狎夜還留宓子之深恩隴
翟遊春終祭魯恭之善政條理無紊施緩政於繁繩

樂水集

五

斷訟有神下高鋒於錯節令德果布於期月廣譽復
傳於九重權理起居官爲侍立面責永相比長儒而
何慚感悟孝宗等千秋而爭列靜江經略嚴風紀以
振軍威廣南撫夷申法令以安酋長羣蠻帖服諸氓
受恩勤慎清廉去貪吏於一日恭謹正直捕淮盜以
數名劾大吏之縱奸斬蠹民之舍盜歸命象闕不使
我曲於金人縛送亡奴自生畏敬於晉國大辨雖頑
而斂跡將卒歸附而樂從青幕牙旗凜風霜於闕外
絳騶玉佩儼雅度於中臺秉鴻樞而著勳庸馮熊軾
而彌德望露流兩粵威攝八州得人翰周歌价人於
雅頌維天授舜表岳牧於虞書胡乃梁木與嗟

傷生平於宣父高臺墮泣觸悽愴於孟嘗金鼎銀罇
珠星壁月還列齊侯之寢終陪季子之階手疏雖存
空傳誦於天下公輔重器僅留名於丹青詎天道之
蒼茫亦人生之有數劉師文相門有相官族爲官父
葬龍游遠家錦里地寶岷峨之秀人稱江漢之靈學
而時習每精研於三餘廣而多聞嘗窮學於二酉該
典籍而諳史冊能詞賦而善屬文握靈珠於海隅公
幹麗藻抱荆玉於河朔孔璋鷹揚吐洪輝發藻績總
金羈而齊鷲揚玉軼以並馳鹿鳴宴中方佇長吉之
芳躅黃金臺上卽觀郭隗之先登選陸遜爲茂才拜
蘇弁以常伯理版圖而計軍國聽會計而主委輸利

樂水集

六

人救邊杜元凱之膺厥職量賦較用張平叔以號材
臣遂位樞密檢討用使編修實錄括詞林而鉤學海
刻玉牒而紀春秋才擅三長陳承祚之國志勒成一
代班孟堅之漢書馳騁古今恩湧河海况復達於專
對陸逞負出使之才戒旅治裝相國向沙堤之道帶
霜威而清異域傳天語而詔夷王匕首登壇屈齊人
而反侵地珠盤揮血盟楚國而定連名大業靜於雲
雷高勳懸於日月鯤鷲變化將徙南溟燕雀歸依賀
成北闕擢太常而權考工作少卿而爲司農張闡哲
人蘇頌賢智居國民以候地理宅百揆以治田疇制
八輪之農車使民工作毀十七之磴利野老歡呼披

九山以成功別五土以著績長孫平實稱其職李栖
筠望重鼎鉉夢列三刀寶謨待制榮賜一檄卽知興
元紫馬輕車驛路戴澄清之治朱龍畫戟江城席障
護之威月明江上聽魚歌風淨案頭無吏獎晦翁政
績遺思君子之亭召伯隆恩留蔭甘棠之樹方期太
階無事吏民有雍穆之安胡乃天步艱難王家有板
蕩之象蘇峻起於晉室侯景叛於梁朝外引寇徒徹
謀騫關之戍內背君父連和板谷之兵據幽隴以行
災負關河而作孽程松欲遁徒脫虎口之危母思挺
身僅免鷲啄之禍無齊將之閉壁有燕師之卧牆困
圍賊境法霽雲而乞師陰遞帛書效弦高而秘告救

樂水集

七

兵不至竟來趙觀之書扞禦無人復返吳旻之侮援
大義以拒賊不學許攸方瞋目而使驚事符嚴顏疾
風起而勁草顯江橫流而砥柱存俄而天王旨降聿
奮威於除凶諸將同心挽銀河而洗甲紫泥拜折衝
之命蒼梧隆宣撫之恩兩川名藩三台重望指麾玉
壘揚敵愾於元戎揮劍龍泉暢皇靈於專閫師九天
而續七法諳三略而張六韜屯戎車於石城掩青雀
於淮泗蠻夷寇境夙據燕脂之山匈奴飛來早遣崇
文之將軍爲鉄拓陣布魚麗單于識面似畏王商之
英邳支露頭若聞耿秉之戰季梁在而楚師繼李牧
用而秦人罷兵威振兩河名凌三晉軒冕與風雲交

映英名與山河共遠豈非甘露下流潛消火宅之妖
連壁上照迴郎昏衢之影而能伏百川迴流之勢起
三辰迴敘之因以御邦家以匡王國楊嗣勳圓光折
水真氣衝天賓客相戲應孔禽而知童群聚逢苦李
而釋名加以黃憲之名聞八荒陳蕃之志清六合朱
穆好學居終日而忘餐譙周探幽得旨趣而獨笑龍
神負洛之卦瑞雀銜至之書魯恭王破壁之文穆天
子羽陵之籍因條報葉望外知中班固洽聞徧涉四
部鄭元殫見周覽八千引司馬而操弓步羊侃之六
石歷諸侯而說劍精千將之五山實天縱之多才故
日新其盛德曼倩不讓於詩史翁歸兼強於武文五

樂水集

八
聖經堂藏書

百年之名世雲浮太史之占三千言之策對摘髭甲
第之列入誠館之職辨錦綺之文千將資陶冶之功
鵬翼假搏扶之勢吳山越水微繡斧以觀風龍井巖
江藉朱衣而覆露青蔡俯照校文則劉更生紅勒無
偏得士如歐陽子詩頌采芹采藻功維九武九文所
以遷校書郎所以除秘書省發揮訓誥出納絲綸作
喉舌於彤庭掌呈奏於殿陛制誥盡美埒妙譽於三
才勅尾詞工顯英奇於五字追三代之盛軌繼元和
之遺風學振成都過咸陽而改字名彰天祿坐白虎
而正書校經術之偽訛樹文章之風骨業高任昉功
魏收旋入郎中復移眉郡還陽春而命駕人忻甘

雨之隨車凭梅閣以眺風共卜稻綠之滿野化成有
象狴狂蕭閑治號無爲庭堂之訟迎童竹馬重聞召
父之呼丁雨和風復見杜母之政豈直郢州
庾械梓和荆南抑且彭澤陶涖裁柳戶北美專前哲
清同使君齒籍寶玉之思微書必錫太乙文昌之職
宜得其人總食實而展才思執清操而制國用聚斂
財粟步後鹿於弘羊作育農工亦前超於孔僅遂班
聯於太府獨掌少卿駕就熟之輕車晉位安撫乘軒
鳴玉民登春臺管公明具察變之知范少伯有知人
之明早擇人望盡忠告於二府緩急有濟發哲言於
一人索印益昌權領帥事移鎮襄陽署理子民閭裏

樂水集

九
聖經堂藏書

懸鞭還施無根之化宮花如錦復登拜將之壇因百
黎之心奏三韓之罪勝殘去殺上宗社之靈禁暴除
奸下罷貅之力雖臨淄討逆未竭耿弁之誠而延英
辨奸已盡陽城之計微機已表於初變謀乃張於後
虎符握於賊臣弓矢賜而何益杜鵑淚染竟去王莽
之榮棟柱懸冠豈效蓬萌之節同安丙以運計合巨
源以圍攻豺狼誅而兩川平梟獍滅而三巴靖磊磊
之氣耿耿之忠隆威望於錦官領皇恩於節使復以
衰輒還表子文功成而不居追張良之高義名遂而
身退效疏廣之辭榮然而戰績昭著於蜀城墨勅益
嚴於秘閣累著作而除兵部復制置而理建康統領

軍民之眾盱衡吳蜀之交政治恩濃薛兼有恪勤之
器吏廉刑省梁統負清白之名掌九法以正典型張
六師以平邦國旌飛玉帳草木仰其威名籌算碧幢
風雷領其號令坐奏膚公之捷行移海岳之符功力
盡於一匡烈名昭然千古安子文天才卓越雄略縱
橫性好旂旗陶蔡祖之雅尙志在長戟王土治之壯
心藏六甲於胸中羅百聖於眼底品絕孤芳學富詞
林江花開於華下郢雪落於歌中銀榜書名金泥報
曉佐理大足通判小溪曲爲陟筆之遊來贊鳴琴之
化子貞忠謹之佐應著列仙通泉志氣之高助隆前
哲耀發常平之粟比汲黯之賑民鑿石徙溪之能等

樂水集

十 陸經堂 讀書

夏王之平水以疏以淪春流無恙之桃花有洩有瀟
秋色依然於瓠子用作安瀾之治能忘補石之勲命
錫元圭節加一秩陳蜀十五事剴切甚於張鞠奏曦
十可憂周志強於鄭國蒼生誤於王行特識具於山
濤藻鑑澄玉壺之冰銓衡徹金鏡之明會喪亂宏多
之日殘賊羣興當土地崩離之時奸邪並起二十八
宿豈只吳越之妖氛一十三州猶積西北之殺氣謀
臣失智猛士無人一國有失秦之虞全蜀有阨危之
勢構杭竊奇負隅怙惡封禩修蛇流災中國王敦背
晉陶士行稟鉞誓師吳淝叛漢周亞夫承天擊賊鵬
鳥垂翼駕風伯而向南池龍種騰姿馭雲師而聚東

道帷帳籌謀金甲臨戰動忠志翼翼小心心膺之
寄紹節既明於前唇舌之籌子淵復明於後詩如雷
之利器用若獸之精兵營當月暈開八門之生死陣
法雲鳥馭五將之關格立有常之武式覆巢巢而卵
傾興無敵之雄師入虎穴而子得執楚俘於柏舉斬
連尹於柘山拓土開疆豈直五千餘里豐功偉績非
第三箭天山雖復國法大彰天威遠播華湯池於邊
野隱敵國於中朝金冠冕而賞懸價重秦城之儀相
書遣而池築險逾劍閣之雄聚殃徒於西河屯銳卒
於南谷與白環而爲犄角共黃牛而相扶持先零披
猖捕窮寇而斬將捉馬最勁畏皇威而遠颺撫馭有

樂水集

十一 陸經堂 讀書

方邊陲永奠一腔藹藹培家國之元氣列郡欣欣迴
民社之計謨念尾太于賈誼請削都統之權思再實
於馬援表辭節度之職爲忠鬼而不恨誓日指天能
報國以明心許君披膽情崖峻拔吞霞同吐雪俱標
意樹扶疎秋實與春華競茂伊呂何能多讓夔龍自
遜弗如無何姬旦東征之役流言興於四方樂羊中
山之攻諺書盈於一篋遂乃避罪於東徧然後歸於
北闕成王明哲去讒言而任周公昭帝光明辨邪正
而信霍子詔李靖以平西寇起令公而伐朔方策地
楓天虎帳金門之署固若方卦弦弓剡木之殼以此
勁敵誰能禦之以此攻城誰能守之雷電作而星辰

躍龍虎騰而鳳鳥飛一鼓而四姓擒三戰而百濮滅
城中醜虜自消殘虐之威天上將軍終成安攘之烈
功高衛霍績若良平非加三錫之榮曷表萬全之畫
衣帶鞍馬賜而固宜華文主管加以表績八年鎮蜀
化龔文翁之遺數次取賊頗立漢壽之績屏藩吾國
彌壯氣於兩間喬木世臣標奇勲於萬代高瞻叔鶴
峯挺秀官帽呈祥土卸紅巖兆靈材之佳瑞池騰白
馬揚士宦之先鞭勝地宏開文人蔚起鳳采龍文之
士聚於齊氏之裔東箭南金之人發於高柴之後稼
公皎皎常提點獄之刑定子繁繁每負賢哲之慨蘊
中和而成德資大孝以立身學冠儒林披三篋之經

樂水集

李望紅室

史詞參變化考百世之闕文體製心裁模山範水望
隆庠序射策王庭文光牛斗之墟選充丞簿之任情
深鳥鳥泣風雨於梁山念動天倫惟枯魚之銜索解
職切於孟遊就養甚於曾參義稟循陔歷六旬而帶
未解勤思扇枕經三春而侍不離忠孝兩全故得字
文之薦冕寫雙飛賁主夾江之政寬權稅以蘇民困
弛麻叔之稅征發縣廩以給富家息僂負之競想嚴
明愷悌決虞芮之爭田剛果廉明責奸吏之盤錯政
既調乎琴瑟化更洽於菁莪止酒旒之再征總領從
計解鹽課之頓末鄭損釋然尋知長寧部署軍事除
自封之弊實蠲消井之重征才雄許公復知綿郡智

勝張子禦敵鳳城黃石韜鈴胸隱甲兵之富青霜武
庫坐窮蕭斬之元儒將臨戎機謀頓聳運奇制勝開
元老之壯猷緯武經文振戎旅之盛氣收潰兵於張
鐵折勇氣於彥威兵震劍南部諸軍以扼守賊破武
休達龍綿而自還緡錢五十給流氓以養生燦米百
升饒潰軍以死戰排甲士於兩廡令幹蔽於一朝凶
請錢糧之軍得簡書而心愧彰明鄂掠之將聞神算
而色沮一麾白羽四靜黃塵勲崇頌表懋建撥亂之
謨惠錫殿庭用張惟帝之念由是策名秋官之列司
職刑戮之權少有冤民張釋之緩於三木多所平反
范百祿輕於五刑上郭卿之疏論邊周悉督軍芻之

樂水集

李望紅室

運策並士安遷樞密而升太常任編修而成朝志發
揮麟史擅六意之高才執典容臺尊七祀之禮制督
視府事參贊京湖犒軍卒而厲守將任勞瘁而撫外
臺獵獵旌旗橫劍氣於絳節煌煌符杓拱斗極於紫
霄化著撫綏望隆秉憲庸表玄珪之錫禹告成功恩
深劍履之賜封何隆績况復榮稱內相待詔深嚴之
地位配天官司理群臣之爵伸敢言之氣勉起杜範
進抗直之臣擢拔李韶幢節就第京城宣錫命之威
紅旆飛揚國部增職方之重丹旌之樓相媚白雉之
澤自來恩波流於下民政澤聞於君上長源治杭之
策有此宏圖嚴武鎮蜀之謨無斯安堵雖孝義牽動

而大功亦成積患已消人皆歸化誠禁中之願牧端
右之皋蘇也若乃雲頂橫天錦江卧地崗巒聳翠天
彭雙闕以作門珠貝浮沈巴峽三迴而成字明英靈
之代起顯天府之故都問世無心郫邑盼子雲之宅
顯橋有志臨邛觀相如之墟頌賢臣於王褒演經師
於胡子加以樓邀江月石室藏經地洩江源天開井
絡騰霄待駕懸車東馬之山雲物潛通織女牽牛之
象陳禪浮翠於南岷馮緄神化於西充封疆萬戶品
命千名所以建炎興王六臣踵進君山生色錦屏發
輝才高百將常解烈地之災義冠三軍頻釋驚天之
禍挽崑崙之西倒扶泰山之東覆河山半壁尤賴王

樂水集

四

謝之匡維中原一統資乎伊周之才力某聞揄揚盛
德潤色鴻猷義匪自今事隆往古虞環自遠莫垂刻
王之勲周鼓同文甚慕雕蟲之技念夏侯於曼倩慨
然有懷思彥伯於名臣爰成斯贊其詞曰

炎宋興王運際隆昌猛臣謀士雲起龍驤挽扶乾軸
殺伐用張參虎斂跡機槍隱芒邦國既興必有禎祥
英才秀發時日已亡閭中秀士生丁聖明研經味典
篤學飛聲經術修明梓杞衡荆出輔黎庶龔黃之名
入贊皇圖面折庭爭魚頭骨鯁表爾忠真綿竹英靈
智高賈誦奮厲希顏學冠東魯束髮登朝諫諍人主
忠公亮節張飛關羽密謀奇策荀或羊祜功績巍巍

震今邁古成都高士發藻儒林才埒陸逞出使連金
雖危賊境可表赤心玉斗瑤光朝野共欽价人維藩
民懷好音秦之三良莫喻其忱遂州人傑天縱之才
神鋒甚峻坐鎮中臺爲周之翰爲國之魁蕩滌梟獍
駕馭風雷良平齊功衛霍同才佐理百政股肱良哉
廣安降神育我輔臣武冠孫吳文標董荀氣衝南斗
價值西秦坐擒吳曦掃蕩蜀塵治法諸葛障護蜀民
功超耿賈作宋之珍蒲口靈材擣藻揆天匡國救世
雅志彌堅考叔純孝養志衰年龍逢竭忠諍君尤愆
于襄之績服膺拳拳封疆自厲一代之賢縱察六使
有德有行且珪且璋邦家爲榮許國披膽軀體自輕

樂水集

五

執戟沙場元凶載清幹衛宋室宋室載平大德昭明
元亨利貞

宋蜀五知名士贊并序

蓋聞東川孫蔚鏤動俗之文章西蜀相如擅震主之詞賦咀徵商於韶護僕隸風騷回宮角於笙竽衙官屈宋豈非功深汲古索經典之枝條力竭涵今填詞林之根柢然後騰蛟龍而起鳳色潤黼黃動乾坤而感神氣冲牛斗雲蒸秀藻合言泉於九流霧湧潛思諧文音於六變則有聖王肇造蒸髦彥於岐陽賢王承基辟孝廉於郡國助治一帝協理萬幾由是五知名士所以升於朝也若夫北平斜繞東山遙峙山岳薦靈更生汝南之顏子江河鐘秀重育洛陽之神人每研精於三餘常窮奧於二酉援筆振藻離文與錦

樂水集

十六

編爭華立意織文惠氣將芝蘭競馥彼徐庾之風骨猶彈毫以生珠矧潘陸之天泉當揮翰而散霧腹笥便便選茂才於陸遜容貌堂堂受華冕於荀淑勤主事而忠耿憫庶物而慎刑質稟瑞蓮入污泥而不染節成涇水混濁流而獨清疾王莽篡逆之臣踐達萌擗之烈風煙落落勁草遂顯江流滔滔砥柱靡徙斯非高潔之大西昌託任役之巨醜乎至於安漢景仁辭源浮譽名標澹墨喜露金泥為士臯陶懲囚徒而停夏楚惠人子產傲流氓而展春恩懋治績於齊邦官庠之虜掠之盜表文物於鄒國孟室起追隨之夫德被蒼黔政傳絳闕勅頒轉運之使職司秘書之權

國史委編天官賜秩觀天地之至道徵帝王之微行步蕭相之後塵光袁鴻之前列雖未武宣七德未嘗離息亂之思而亦文招大功遂圖入昇平之域任隗朝臣骨鯁左思文士知名稟五行金木之資坐千載逸人之右王恭濯濯春柳懷風和嘯森森寒松列景黃衫報國作喬木之世臣白氣冲天隆高勳於異代爾其金版玉珪夙人雕龍之技絳荷紫橐殊揚控鶴之宗義路理門表率屹立於北斗文江學海菁華惟得於南方魯國諸生遂履中都之地洛中才士即承宣室之談除服依古之疏達儀禮而譚周孔致知格物之對議大體而剖天人元后嘉其凌雲岳牧降其

樂水集

十七

天綈銀章在握紫綬飛揚德被一州風移數縣抽琴命操恩垂單父之堂擊石飛鳴教篤李泉之學清立身而明御下刑平反而志松筠光奪水鏡之輝明合冰壺之照陵遷谷變署號容臺政洽恩隆名階臺斗清公見美審別陸佃之鴻貞固任勞動牧鄧攸之馬序秩於禮儀之列權衡於揖讓之間果斷老誠兼樞密而翼輔年高德邵參知政而匡王斬將擐旗雖只發縱之力安人保泰實賴帷幄之謨蘇公聲名布於草野留侯功績揚于王庭為宋室之名臣是心傳之大業更有井研英傑號書潘於士安心傳張名稱左僻於元凱孔宣父之載籍卜商沈研太史公之簡書

505 94 T 23 W 800 11 661

馬貞宗隱閉門著述堅志立言遺經抱風雅之元石
室抉鴻濛之秘學窮三俊巧絢七義明志記言考春
秋而辨禮別同較異驗舊聞而証訛高宗繫年禋記
盡於朝野道命學錄治性倚於善堂誦詩訓而達微
言學易編而承聖旨西陲泰定之帙南遷辨講之篇
詞旨幽深譚經典之規矩瓊璣奎斗比論衡而妙玄
起絕學於重輝振斯文於不墜是以子雲窮巷好事
來遊千木間居通侯展敬嚶鳴幽谷正平由以遷喬
鳳凰高臺並堅從斯修撰遲馬融之該博耀傳毅之
文章有道可尊所著皆善珪璋其德行黼黻其事功
金鑑諱言曲江正君之過治安陳策賈傅救世之疏

樂水集

六

勲業昭垂光生南朝之色嘉猷朗進風寒北寇之心
乃若羽陵遺策汲冢殘書倚相之八索九邱張華之
千門萬戶海納山藏妙達玄微之旨金釐玉振按衍
極侈之詞吐白鳳於揚雲注真龍於亭伯度清風之
曲迴白雲之光銀榜初登槐市即踐掌西京之學校
延東魯之聲名裁成有方英才磊落而秀發教導善
誘人物蟬聯而問紀敷陳義理兼諷諫於江陽樓斥
奸凶善章奏於忠簡鯁亮激切勝王陵之庭爭矯諫
烈言非朱雲之攀檻復登樓於天祿國史遂修至性
善於竹茅文集已就鑄鑄字陳思湧詞垣之譽辭
簡意該周任成良史之士此非度正之文才乎且夫

六合浩大萬殊不齊大道少亨毒之心聖人有行藏
之教故五人繼起而三端各崎或文海書山立言以
見其志或手胼足胝建功以利其國雖復置炎精鼎
沸之秋正微子殷憂之口天經地義欽承避席之談
日就月將虔奉託孤之寄變槐檀而憑臆木石悲憂
待霜露以崩心幽明感動光爭日月文繫江河彰漢
迹殷積三冬之廣學移風正雅得四聖之真傳雖未
隱敵國於中朝亦得展英才於汗牘學少有奇懷薄
遊江海長負壯節繫念古今望烈臣之餘風揄揚在
抱思名士之盛德酒色爲心用使藹相如之壯氣歷
千載而彌輝隨武子之雄威盡九垓而愈烈其詞曰

樂水集

九

家大酉 眉州

游似 南充

英英景仁雅志彌綽立身事主光明磊落

李性傳 井研

以皎性傳白玉無瑕登朝光國寶宋之華

李心傳 井研

炯炯心傳尚志立言稽古墳典學有淵源

度正 合州

卓卓度正儒林蜚聲入朝執政屏風書名

擬蒲江魏鶴山祠堂碑

繫維神州括地寰中立五嶽之圖澗壑淨天瀛海擢
三山之秀隱精靈於地紀誕俊傑於乾維帝緒氣盈
聖主得賢臣之頌靈期胙蟹天子賞才士之文仗學
府而傳經胡安約禮之老據書厨而演教林間博文
之師至於藻緝揚葩揚雲擅雕蟲之技舖陳華潤華
譚敷絕妙之詞靡不動彩筆而救時吐精墨而報國
匯九流以證聖絜三古以垂謨北斗旋杓揆文星而
共駕南車指路陟道岸而同昇聖殿斯承徵言莫絕淹
中之妙鍵遂追稷下之高風始繼百氏騰躍攀門牆
而莫過萬姓驅馳望陶鈞而有路然則一藝貫知尤

樂水集

三

或烝嘗罔替豈以百家剖判而至廟食有乏者乎此
吾邑鶴山祠之所由建也鶴山姓魏氏諱了翁字華
父蒲江人也畢公高之靈苗晉大夫之宏緒公忠體
國解和戎而報君機警善文著簡牘而成史按河圖
於玉版震一索而得男考天象於銅渾拱七星而蔭
子英姿特秀穎悟絕倫日誦千言梁元帝之後伍目
無再覽荀仲豫之前身初作韓愈之篇高人贊頌繼
步理學之程平輿揄揚喻多藝於冉求比文學於子
夏遜曾參之孝養超史魚之體嚴慶元五年名標黃
金之榜嘉泰三載位列朱衣之階宮傳非通帝師伊
邇龍馭在殿帝即倚為長城鳳觀舒眉士均瞻為泰

斗春華秋實翫鬱成林西序東膠菁莪堪採遺定四
方之極終起八代之衰議定國而獻嘉猷金石不朽
乞宣諭而呈章奏丹青永存言風俗於大夫論人心
於帝主邊蜀屯懇事實憂於度支疆場安危情惟慮
於國計負岑義之忠鯁雖三思而上陳載虞松之正
詞卽五字而下筆無何開邊一對妄劾動於徐紳義
烈並顯偽忠習於權吏小人秉政大惡行災厄胃肆
虐於前彌遠弄奸於後內有吳賊之亂外懼金寇之
吞叩馬書生不作南朝之士夢鷗將帥佇埃北寇之
讒君子退而宵小昇惠日蔽而賢人隱忠烈冰消奸
宄沸騰道不吾行發浩然於齊國時非我與奏悲歌

樂水集

三

於蔡城於是築室鶴山之峰畢傳馬帳之教王通遺
業表著述而無心鄭玄餘風承道統而有志顯聖訓
於尼宣發天言於詩易談經則粲粲列宿尋禮則落
落連珠含照生靈囊括宇宙盛英才於魯國茂禮化
於鄒邦若夫象兆龜龍原通神明之德卦演羲聖用
類庶物之情三十二侯辨機祥而幽妙六十四卦窮
造化而彌深田何密授於丁寬京房自學於梁國三
代之口訣既謝四家之心法無傳二王註而難通十
筮啟而背聖人事莫據天道難推雖剛中窺餘何識
問津之所而康成訓詁莫解淵府之藏遂著周易要
義十四參復以註流蔓繁條貫冗雜王弼馬融註於

前穎達鼎祚疏於後清明條達鈎隱圖而載真知物
洞微口訣義而傳實非發揮於剛柔則觀變於陰陽
卦德方而况地八八之數鈎通著德圓而喻天七七
之規規立幽贊玄渺辨惑留字於伯温道化達微詳
說聲詞於泰發諸家泛濫於良室四聖混藏于離宮
水火相爭門戶各立鶴山博擷其要共成周易集義
十四卷若乃濟南伏勝派演歐陽之家膠東庸生系
變夏侯之學昇妣觀周稽典謨於四代授河出洛考
興亡於九疇採三千二百四之繁詞番一百二十篇
之精典文昭昭如日月事纍纍如星辰秦火既燔作
書疑於王柏漢起弘道記脫簡於更生班孟堅則肇

樂水集

三

洪範於洛書陸士龍則訓古文爲漆簡穿鑿立異詰
訓成林辨論紛紛真譌莫別鶴山去其蕪雜汰其冗
支成尚書要義十七卷序說一卷至若分六體於楚
晉派四始於齊韓申公授學於浮丘國風彪炳毛萇
述詩於卜子雅頌穆清五際六情宣皇風而聞國政
一言四注同開闢而炳日星敬仲荀卿第相推演孟
公李克師說秘傳是以大頌能材七十四子小雅賢
俊三十一人加以賈成傳載籍既已浩蔓浮謝爲訓
簡帙於焉叢雜鶴山斧藻羣言色含眾說成毛詩要
義二十卷幽風攷一卷况乃天經地義垂大典而示
人修外制中資格言而儆下人君操而六轡在御庶

民執而萬事如心經國家定社禩序人倫列尊卑台
四端開三本與蒼后而同節其連璧而齊輝慶晉則
父子第傳后蒼則師第承授奇詞奧旨韓公讀之而
著於篇質疑聞新王琳問之而得於理危邦輔窮其
奧妙真德秀考其精詳鶴山總攬大成著周禮要義
三十一卷折中一卷禮記要義三十三卷第以井田疆
域猶必創演規模原溝遂之縱橫考田疇之廣狹
王侯而限畿甸貴鄉遂而創官聯田萊差數之方兵
農和因之制門子遊倅而立法兆域昭穆而定規城郭
內外之方繪圖說以備制郊社宗廟之位尋禮法以
摹型三鼓四金五車八節廬室次舍井里市廛研精

樂水集

三

覃思抽發舊義成周禮井田疆域圖說一卷而况粉
澤寶書証六韜於呂望榻袖精味議三聖於莊周敷
陳節文具載政典推可以齊家治國斂可以正心修
身茂才旁通探精微於義海忠甫識誤溯支絡於詞
源降西階而鄭解詳迥東壁而賈疏冗贅牙詰曲難
誦稱於文公詞條紛擾集傳苦於朱子鶴山臚列綱
目刪剝蔓詞聚古說之精英俾後世之能悟著儀禮
要義五十四卷爾其稽象考符質三王而施四海隱
書晦義發五始而備九旨善禮善識善經失誣失短
失俗撥亂世而反正記史歷而繁年黜夏存周操素
王之權柄申服難杜露士子之沉思虹垂北斗以經

世麟獲西郊而絕筆文采則如雲月高深則似山川
解詰詳於何休釋例著於杜預雖傳經先哲地有齊
魯之分而談經後生辨同水火之烈五傳立淵邃之
府三師守婉約之詞入門操戈有康成而起廢疾研
經志道得陸淳而發微言鶴山哀輯羣說裁成諸家
成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按四庫總目云原本至
六十四卷彭年爲跋至
夫發新義正舊言補馬遷之缺造正承祚之謬失筆
解與李翔同美正義共越岐齊驅傳在民間大義繁
然鳳皇集上儼同太玄之風紫微降光終陪仲聖之
籍豈直拾遺伸意與蘇轍而並存抑且義疏辨文其
何晏而俱載鶴山之論孟要義也按宋志著錄孟子
要義十四卷論語

樂水集

孟

要義乃若黃軒分職感雲鳥而紀官蒼頡司書集蚪
十卷而成史八書十志言例始於馬班五體三途發凡
承於董魏爲帝王之載籍實國君之典謨權衡是非
經緯治亂吹霜噴露人人自擬爲荀袁入地上天家
家堪比於史漢鶴山研舊章之義就新載之篇詞宗
丘明直歸南董成宋朝通典二百卷古今攷一卷他
若建寅首歲力主行夏之時引詩證明能舉函風之
例至今無改便耕作而利民歷代相沿有正史而爲
據正朔既跟於夏聖明畧當備於漆書鶴山研精史
帙成正朔攷一卷爾乃七過通熟抽新詞而度藏三
復徧知尋舊義而著錄五行具下應世叔之聰靈一

覽不忘張安道之奇性咀毛詩而錄精義解左傳而
辨誤端經典枝條詞林根祇周情孔意炳道德而風
行堯體舜莖灼仁義而電擊仰先賢之高德盼潢污
而朝宗慕君子之光輝希沃若而同軌於是成三先生
論議一卷鶴山筆錄一卷讀書雜抄二卷經外雜抄
一卷况復杏壇論賦長卿爲入室之雄關里裁詩賈
誼卽升堂之士陸士衡龍驚學海浮天泉而安流鮑
明遠鶴翁詞壇耀鏡花而生色孤桐響於字裏珠玉
生於行間渠陽初成綺靡合曹劉之調輓詩忽賦研
練歷元白之詞至於國事艱難發青鳥於制置梟獍
流毒吐墨書於太師丞相參謀屢飛紫燕易被袁甫

樂水集

孟

時載青泥辭義高遠六有答於判官音律調和雙牘
賜於總領陳孚振安南之筆希閱擅西洛之棧加以
蛇珠握手陳麗句於祠堂騷騷駕肩酒華藻於仙觀
南樓顯惠留徐樂之筆精北園心遠染王褒之墨妙
思文通於浦縣夢筆成詞念楮公於湘鄉洗墨有記
三賢閣上集花萼以楊標六老祠中堆錦繡以飾采
坐忘居士之作序冠首篇致堂先生之文詞介前頁
紫巖論語共柳習而序歸藩黃公文章同皇甫而命
蜀賦更有碑銘墓誌各展宗工題跋弔文皆稱宰匠
哭祭策問行狀贈言莫不相質披文鈞深揚陸機之
妙寫哀述事騰文耀伯階之麗共成全集一百九卷

按四庫總目云樂陽集胡京夫抗萬鈞於書府御四
學於詞林言五德之始終論六家之要指經學闡演
行大道於先王儒風首開潤宏業於夫子道高禮約
通大易而翫經握素懷鉛論雅頌而深比著九經之
要義達六聖之微詞周孔之遺業存焉來哲之楷模
畢矣某年某月鄉耆等龜靈望族驥子名家衛開鼎
食之罇門豎龍飛之幟功懸泰岱藏泥璽於門堂勢
雄彼都傳歌鐘於世葉文場延譽是江漢之英靈武
觀連衡蔭良莪之銳氣並能馳心聖道欲入室而蹇
裳捉足儒城每升堂而覩奧傷先俊之已往悲後來
之莫追於是資捐龍登購玉石於崑岡錢飛鳥銜預

樂水集

梓杞於衡嶺延公輸之巧將架凌雲之宏祠北彌叩
嶽雲山萬里南對仙嶺庭衢干甍擁絕勢於鶴峰增
殊形於林野肇開慕賢之館式揆聖廟之尊文壇高
峙詞宮峻敞丹楹翠拱起虹蜺於靈光畫棟雕楹翕
雲霞於臺榭神賢共文英交至笙笛與鐘鼓齊鳴學
儒進香還遠迴廊之閣耆老朝叩即立筆架之臺輪
輝夜照發紫雲於金山旭日晨臨抽珠華於玉地僉
以垣墉遠覆尙傳路寢之歌銀鼎俄窮猶勒靈臺之
頌爰求勝律託載奇蹤俾奕奕崇基配山河而永固
庶英英賢哲與天地而共存學九龍少士詞總淵雲
之工三和拙才文步嚴徐之妙宏規在我下翰苑而

長鳴雄筆當仁蹈詞庭而潤步原駕凌雲之氣用泗
祠堂之碑其銘曰

國肇鑄京家封鉅鹿三分晉氏威移地軸五利和戎
名高岳牧承相靈苗才子樸郁乃宗乃祖有典有則
武帝司徒太宗鄭國昭穆王考其義不忒禮義宣風
人倫表德五行鐘秀百福與賢弱都會子漢代顏淵
積學深遠道統祖沿研精墳典陪列經筵銀榜書名
金墀繩樞開邊建策天人伏蒲見飛眉鄧子庶其蘇
驥騁漢州民呼杜母增啤凌隍奏修城郭潰卒知備
斂跡靡掠登朝正國禮部錫爵清慎勤廉雄才廣度
儲納人才帝資明訓御于家國孰彼天憲忠逾松雪

樂水集

奸宄懷怨傾軋甚烈終成飲恨自衛反魯設教尼山
樂育英才助治世艱周合經籍博貫賢關悉心著述
竭力手刪功深大易眾說獨裁七備八用一物三才
訓註俱明詞義兼該虞翻王廣聖意深培書窺孔壁
較同於錯明均懸象嘉愈肅着無逸元龜馬融虎攫
溫柔敦厚申公磅礴言志詠情褒善刺惡同異品題
美隆孫毓草木鳥獸解冠周陸駁王中鄭述志體嚴
虛馬承占長順義肅周公曲制太叔惟從天經地義
定國安楚淹識典禮杆柳經峰就質疑晦鄭玄是宗
復考四象並觀兩家黃玉降瑞墨守珠華三科五始
駁漢指瑕十例六情變周孔嘉鍾興高明元凱左廉

工精義理推闡載籍曹義論語義疏採摘張栻孟說
王伯例釋既揚盛心乃發潛德王籍載待通典載泐
炎精垂制君尊臣抑筆削高適用匡王國或詩或賦
惟碑惟銘典麗以則事實以經成一家言爲百氏馨
著作繁富署德文庭聿懷聖跡遂啟仁祠以光儒苑
斯表靈儀沈沈鐘鼓肅肅簷楹陳詞展義詠德惟愛

樂水集

聖得堂藏書

擬王子安益州夫子廟碑

溯夫兩儀剖判蒼皞開墳典之圖萬化屯濛翠媯啟
河洛之瑞雖復英流象極握玉鏡以斟元緒演鴻模
挈金甌而御宇五龍玉蝶日月符於星譚六羽瑤車
雲乘紀乎靈駕泊至朱襄希韋踵足並興黃神驪連
摩肩繼起受琅函而拜扈舞玉戚以摻羗氣蒸白馬
北過鹿野之墟瑞叶玄龜西謁熊山之域是皆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曠象其物宜識天下之變行其典禮
用能譜笙歌於上世焜耀三靈垂寶鼎於初基聲名
萬國迨夫蒼姬失馭白魚復沉帝室夷而霸局開兵
車會而衣裳裂舟膠漢水乘輿板蕩於戎荆野祭伊

樂水集

聖得堂藏書

川故府沈淪於茂草九鼎聲靈與鐘鼓而煙消兩京
文物隨斧鉞而雲盪典章墜斲綱紀廢弛荆棘參天
兵革布地三湘扼腕四海騰波於是上天懷眷顧之
心肇祥中域下土啟誕靈之瑞爛熳外都嗣禱尼丘
蒼龍呈毓聖之兆慶鐘闕里黑帝頌降神之符錄演
水精嗣分符於赤帝道傳木鐸受尺柄於素王固已
基萬年於有道之世集大成於羣聖之作矣夫子姓
孔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聖葉銀潢派宗商帝皇
根玉籙元胄殷王屋社雖湮麥秀抱傅家之器胙土
尤衍分茅握開國之符爰聚族於商丘冀發祥於奕
葉願惟明德降茲哲人秀鬱東山應五百年之元會

精騰北斗荷六七作之聲靈聖人之瑞應也若迺
玕反宇模鄭棟之驚肩目湛澄河繪唐宮之龍額雷
聲月角儀表同於殷君龍準龜形異姿合於軒帝七
宮珠斗運乾象於上鑿五岳瑤圖萃坤維於下地聖
人之法象也若迺十五而學申下問於伯陽三十有
成屈帝師於郊子殷周禮樂察損益而可知杞宋文
文章雅好古而不倦調玉軫於磬襄師無常師考金
徽於長弘聖不自聖數年學易闡宏微之龍圖二月
聞韶欣媿帝之鳳典聖人之徵學也若迺通籍簡籍於
緇帷宏教授於鄒魯三千負笈一言啟三代之英七
十升堂十哲冠四科之秀及肩在望隨杖履而逾墻

樂水集

叩腔明經越絃歌而取瑟撥亂反正拯廢疾之頽綱
玉振金聲起霄騰之聲俗聖人之設教也苦迺周遊
列國歷試諸邦齊留七年夢斷釣璜之兆衛經三至
神興酒誥之遺虎兇匪懷抉曠野之奇句鳳鳥不至
發浮海之遐思素心阻於蜚鴻輟旋東沫碧血傷於
鳴犢旆返西河迷陽泣足世莫予宗肇啓何心時不
我與聖人之憂世也若迺委吏盡職司寇竭忠鸞輅
從盟濯聲威於夾谷靡炎與訟宣德教於中都巧簧
有七日之誅鉅奸受戮藏甲出三都之蓄權臣畏威
強公室而弱私家敘君臣而明長幼周公入夢思報
政於期年善人教民許即戎於七稔女樂借至侵且

同歸聖人之幹略也若迺一變至道秉用魯之大權
三年有成撫尊王之上策農畔敦讓男女別於中途
狂獄消威父子息其健訟夜不閉戶頓改蒸豚之風
日中爲市不儲牛馬之費聖人之神化也若迺歌
言游子悵接輿之請殺雞止宿勞人親植杖之容鐸
韻淒清隱几而封人請見磬聲慘淡過門而荷簣何
來書社不封尼谿見阻宋道司馬之欺匡代陽虎之
隄操龜山而去國望魯停驂唱狄水於中流臨河返
楫雖大道之莫容抑天運之否塞聖人之遭遇也若
迺多文爲富察皓骨於專車薄學而能詳丹萃於剖
斗怪知魯岳韶悟齊壺沙鹿編書預測黃星之禍魯

樂水集

麟載筆早推赤帝之祥運藉五常問官而追顛譽火
聞兩觀料火而辨桓僖逸鳥棲庭星躔昭於陳隼靈
禽舞野雨符誌於商羊聖人之啓哲也若迺班荆南
國傾蓋西京程子有東帛之將館人有脫驂之贈他
山攻玉藥承饋於季康白水斷金隆折磬於象環送
感伯玉惜寡過之未能雅慕齊嬰欽善交之久敬原
壤雖威夏楚闕黨仍愛春花與人以忠執事而敬聖
人之至誠也然猶筐篚六藝正大道之薪傳鍾鏗三
墳續斯文之統緒雍臺世室王會開圖反魯刪詩宮
廟叶鸞聲之奏稽堯訂典帝王垂龜鑑之資述文武
者皆憲章於聖人修學校者僉折衷於夫子雖復莫

楹夕夢鳳兮何德之衰負杖晨歌麟也胡然而泣天
摧地裂傾齋柱於魯邱木壞山頽折軒梁於夏屋固
亦山河代易昌平之舊湮難涇簡籍世傳洙泗之遺
風可想於是楚晉六體齊韓四詩傳演五家闡素王
之幽義易師九派探元聖之鱗領足使文明昭爛星
纏羅太紫之宮雅樂炳然日陸控中黃之道既而波
沉洛鼎火烈秦坑日禮星妖斯文墜而天經閣岳崩
川竭儒道喪而地紀傾尤幸斬蛇鷹運牢祀修拜孔
之儀放馬從文龍尊肅崇聖之典博俎爰以罔替琴
書賴以尚存然而槽同三馬魏晉狼吞鼎裂九龍周
隨虎踞黃塵撲地千重白馬之軍青草漫天萬騎黑山

樂水集

三三三

之隊國家秉瑤衡以臨天下六合澄清受寶錄而御
寰中三靈泰奠高祖武皇帝風清黃鉞澄瓊宇而掃
蜂屯太宗文皇帝星耀紫垣闢瑤扉而通鵬海今天
子乘列祖之重熙光華景運宣累葉之大德海岳潤
輝玉露升中冕旒馭下旅葵越雉測西海以來王鷲
鳥靈夔隨南車而嚮化九筵備禮精流月燧之尊萬
舞雍歌響過雲和之瑟以爲萬靈畢會觀河行刻玉
之遊五方同和巡洛有披圖之幸由是擇佳期以行
觀協靈辰而遣駕鞭施列缺出天馬於房星柄燭招
搖驅帝車於斗宿周王元圃乘八駿以親臨夏后瑤
臺御二龍而倏至登介邱而闡梁甫禮祀六宗奠玉

帝而奏金絲燕享百神大禮告畢至誠格天轉旆回
車臨曲阜之郊旬停鑿駐驛訪杏壇之規模乃下詔
曰可贈大師九原可作大君得翼之才千載有知夫
子遇攀麟之會咸亨元年復頒詔曰宣尼有縱自天
體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爲億載之師表願惟寢廟
義在欽崇邇聞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圯壞並
向未造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祭之儀久致飄零
深非敬本宜令州縣速加營葺今九隴縣學廟堂者
鄉人奉詔所建也國聲蠶叢籙垂厓槐環襟帶於黑
水枕屏障於青城錦江北轉金堤紆灌口之川玉浦
東迴碧壘互峨眉之阻會昌建福啟冕宏與井絡參

樂水集

三三三

旗歌飲湊集英靈由其世載風俗所以雅純虎歡傾
風臨卽有談經之老鴻都成市益鄩著弘道之儒由
是兩川髦彥羣聆石室之經三巴英流咸革佩刀之
俗因三農餘隙廓新宮於蜀中隨復道遺觀壯故宅
於魯市類池凌漢納泗水之涓涔禮殿浮空挹尼山
之燐屑廟楹燦明宛岌宇而窺宮殿壁騰輝若瓊樓
與丹閣紅墻一道比崇構於西京翠柏千株映葱蒼
於東魯野蘭繞戶牖生靜夜之香宏鐘陳亭廡奏鏗
鏘之樂香色飛而氣遠聲音諧而鳴和參千哲於兩
廊諸賢配孔致三牲於二祭千載彌輝雖頽壁雍宮
未復東周之制而武鄉文室爰開西蜀之風銀青光

厥大夫譙國公諱崇義大武皇帝之支孫河間獻王之長子陳思貴胄就封而綬綰東阿姬旦懿親出牧而符分南國幟帷建節夢刀邀八命之崇駭戟開藩擁旄作三巴之帥汎愛容眾金心常在其中捐讓謙遜銀顏宛然如玉司馬宇文公諱純洛陽人北周家嗣抱匱玉以遠藩西川豪家建牙旗而開府官借河內子翼稱折衝之材土胙膠東君文受將率之責恒星夜訓躍馬塵清泰室秋高躡鷗澤潤縣令柳公諱明字太易河東人琴彈月峽初非展翼之期救控天彭枉試割鷄之用見飛花縣與仙吏而同班馬去榻鄉共神君而作宰典隆庠序江漢競作謳謠材歸學

樂水集

卷之三

宮實逾聿興教化於是上承優詔重興寢廟之規下洽輿情共起宮牆之峻將使甍童變異揆宏詞於子雲漢女巴姬吐妙談於秦宓碧雞金馬聞道擅一州之名魚壑鴻毛講德傳四子之論豈徒四境遵仁君稱盛德萬家生佛寧是神明已乎某才非司馬遊藝苑而博文名學愧楊雲騁詞場而竊英譽仰惟聖化爰絕天梯瞻彼賢關誰爲啓戶所以飲河易滿腹笥抱靈犀之懽觀海難言心香代少牢之祀敬爲銘曰四象初分八爻繼廓日月離明乾坤仍冥世局盱眙人心渾噩帝天眷懷神靈首作皇風降瑞蒼頡作君蟲規鳥迹抱畫丹文袞衣藻火龜書桐雲元黃錄授

赤白符分郁郁周文奄奄地埽郊鼎沉淪太阿絕倒熊蟠楚宮雉胎陳寶四夷亂德五帝失道尼山誕聖素精自天肇有儒宗遂開師傳春秋有作易象能研元苞下泰道極上乾靈命杳杳天秩巍巍衰矣吾道鳳兮被譏宋檀楚社衛磬匡圍西周已去東魯何佞多能惟聖道廢惟時轍旋列國動象機宜仁義立身温恭自持不圖爲樂終悲典彛從周反魯考夏觀商先王道術夫子文章禮修豐鎬書斷陶唐萬象宗仰百靈共光休哉高祖粵若稽古懿矣文皇照臨區宇鯤躍三千龍飛九五三雍作法九室垂帷維帳受經青衿卜疑承命丹詔煥起靈祠遙瞻聖域俯憶賢名

樂水集

卷之三

泰山既倒吾將誰膺宮牆萬仞赫赫文城風高異代千載景行

端節錦江宴放

放懷寥廓王侯非愜意之資傲遊山川煙霞是賞心
之物由是棄簪纓於逸少願浮家於志和整昂軒而
觀九原共樂丘於文子陸崔嵬而遊五岳均離富於
向君雄筆奇詞引邱壑之勝侶香杯醇釀神冠帶之
非優况乃質歷譜於璇璣天中初踐按景曜於渾儀
地隨司辰雲開勝地之華江啟錦花之色天氣清朗
雲山糾紛出城池而盤遊偃河橋而競渡林壑羨其
高潔風雲蕩其心懷加以序踐失明運躡素節榴花
秀而珠囊蔭辟惡香而萑陽靈蹤蟬斯蝻候芳辰以
弄影林翮翔鵲旋修景以喧音慶麗蘭芳野晴梅熟
疎萍泛采弱荷抽光朱李既沈素禱已就岸旁團草
舟上詠萱於是放掉迴迴儼蒼雉於萬里息櫓俯仰
佇青雀於百花羨崖浹而長懷臨河洲而極盼元帷
翠嘆彩映南津之風衫服妍妝香開北渚之霧或歡
行樂之將晚或怨流日之不居重駕船而歷回溪爭
傳篙而尋曲渚鼓鐸齊震謳歌互和濺石飛沙欣過
流之百勢丹崖翠嶮遶岡巒之萬色銀鈎犯浪耀錦
鱗於文竿金船乘波照芙蓉於書帷鐘期入座白雲
黃爵之音阮籍同樽蒼梧紫桂之醴既而慢遊興遠
輪輝將沈林日送明山煙迎晚撫曾朗詠吐三帖於
酒家被髮高吟調六氣於周下望碧岫以借往睇青

樂水集

卷之三

三十一

溪而依戀仰明月之將臨顧斜光而遂沒舉目四眺
惟泉石以同歸服膺三思侶雲霞而自得昔河間泛
棹沿湖墅而成詩江甸名流禊山陰而命筆仰彼高
輶共杼麗詞人賦五言卽成六韻

樂水集

卷之三

三十一

代大邑某君送友遊學北京序

僕高標霧峰嶺聚霞嶂執東山之蕭洒樂北海之交
遊攀地軸而五岳同群倚天闕而七星咸聚嚶鳴伐
木括天地於一家龍輔臨池結兄弟於四海共山同
硯常欣林席之交溝水映雲頓悲河梁之別某學士
思濠秀傑熊耳靈材蔭濟北之顏淵法關西之孔子
邊孝先之腹笥萬卷皆藏班叔皮之胸襟四部咸蓄
詞峰筆札扶風雨而雙飛經濟文章騰蛟龍而百變
懷鴻鵠之志啟遊學之思把臂交頤錦江成欣宴之
地離亭別鶴巫山排送行之峯望神仙於江波移玉
趾於淮漢百花吐艷而迎駕萬柳垂條而攀車駐馬

樂水集

卷

樂水集

玉淵五疊望其丰采卧龍藍水九城仰其光芒迢遞
關山經萬重之煙水縹渺雲漢湧百派之波瀾山川
奔騰以作氣雲霞煥采以為神司馬遷之遊燕本為
史冊今某君之到直時當勉焉

與故舊書

夫放言載道自古稱難君子以述志立言聖人以啟
物成務明察天人之事洞達幽顯之情經緯國家輔
蔽政化清思浩蕩出筆端而理世情惠句淹流徇木
鐸而振文教豈徒置身膠庠之內搥筆瀚墨之間導
引性靈匪養而吐艷標舉與會杼藻思以飾華慶陰
陽之靈和失乾坤之精粹斯則言棄而捨本詎非揚
枝而逐流乎某總攬六經編察四聖馳心典制考禮
樂於殷周放眼詞壇觀文章於祀宋質法天而文法
地受化成形義勝事而理勝詞含情主氣東周感管
道揚洙泗之宗西狩泣麟詞絕杏壇之妙三千弟子
莫承三代於一言七十門人獨貫四科於十哲微言
由斯以絕大義於焉以垂眾說縱橫諸家騰躍劈門
立幟分道揚轡武觀孫吳繪軍勢於簡册文英敬仲
鬪霸略於齊桓老聃莊周執乘要順性之說公龍鄧
析述堅白兩可之文文物盛於楚邦離騷演於屈子
篇章體制畧近賦詞宋玉追其前車景差步其後軌
孟軻文氣雄辯超戰國而進春秋墨翟含暢奔流遜
經典而非儒術韓非慎到之深刻鬼谷鄒衍之譎奇
皆詢錙鏘而煌煌焜焜蔚若虎鳳之色詭似蛟龍
之翔發華而續續紆紆摘質而焯焯炳炳洎至寶鏡
亡秦遺乖文體珠囊扣漢莫挽宗風覓瑰璋於文宗

樂水集

卷

樂水集

司馬第一尋渾厚於藝苑揚雲無雙枚叔鄒陽獨治於詞賦書表長卿劉向兼善於經義詞章鼂錯賈生留心治世之學仲舒子駿專攻經典之文龔朔揚花於西京班張雄視於東漢敬通直達懷抱揚憚獨扶性情少孫追於龍門伯喈擅於碑版崔亭伯之四頌氣吐真龍李伯仁之九歌勢成畫虎王逸父子博文譽而富詞華曹丕季昆負豪雄而主宇宙率陳應爲七子合海內爲一宗兩漢四百年間三國六十餘載字內才士文體換三變之譏寔區詞人風格成一更之例瀟灑能脫於塵埃風流克至於沉雄而求其超前拔後者則惟司馬揚曹而已爾其世變時易愈趨

樂水集

四

愈下人渾鱷而詞簡文世徑榛而言樸質晉雖富於詞采古義存於文壇潘黃門則旨妙而善言情陸平原則體高而工談理六朝沿者至尊多於善文二高步程儒士均於折服種駢體之文律昌麗綺之辭鋒鮑謝盛於前軍詞增新色徐庾駐於後盾體變舊言初唐四傑之文沿風格以並立燕許二公之作版臺閣以齊轡集碑誄於門庭麗辭皇於竹簡爲駢文之極盛分散行之樞機蕭獨出而開端韓柳隨而總集起八代之衰靡變千年之文風貫穿經史淹通子集抉詞而離奇光怪發言而道德經綸宗元仕京尚無力以頽頹貶歷楚粵差有能以爭雄因返山水之清奇

兼視過流之險巖附以愛思離恨杼其勁峭幽詞有離騷之愁思得屈宋之遺味皇甫湜窮其議論李習之踐其藩籬皆學力之未充而不能追踪昌黎者也他如李德裕之制詞言簡事舉陸宣公之章奏理明意該厥後而文氣凋殘滅前之純潔風雅雖皮襲之足觀覽僅比於澗壑邱陵而陸魯之稱雅純何與乎嵩華泰岱聊助亭臺之勝堪酒池館之奇下逮五代之時敗壞極矣上索三多之上尚堪問乎朝廷大夫崎嶇戎馬草萊庶士倉皇日轉經集靡遑以研新雕琢自衰於壇坫炎宋與而垂治雷林起而文昌雖不繼盛於漢唐而能追衰於周晉屬劉昌體整比音律

樂水集

四

之聲穆歐製詞擬古縱橫之氣歐學神於韓愈貌格相懸穆具古於周秦氣力靡逮南豐會鞏派出歐陽之家眉山蘇洵意超孟輿之室臨川介甫健爲子瞻踵足並興旗鼓相見朱右配以韓柳稱爲七家茅坤增以子由始足八子於是言文於秦漢之下莫不率選於朱茅之編自理學肇昌而名儒輩出語錄求顯無禁於村談俚言文義斬明不事於雄渾深厚其經史合流而致與文藝相背而馳惟紫陽浸於名理之中清麗明暢而華父脫於江湖之氣雅切流洳意度波瀾皆出無心之作煥然冰釋悉合古言若夫金元炳耀文雅浸光宰匠詞場秉文宗工於一代掄揚儒

士王黨騰輝於三光迨末造而遺老凶性好問而歸
真晚靡由韓歐之軌自關町畦刻畫清曠之奇能脫
埃壘媿遂稱盛矜鍊而墮於滯虞集擅名敷暢而失
之弱宋本柳貫佳製各傳奚斯祖常虞姚合拍迨夫
大明御宇劉宋之學有淵源化治宰世東陽之文動
海內總廊廟之制作發盛世之清音大雅春容小瑕
斷絕夢陽出而倡高論溯師秦漢之文景明和而歷
低音屏棄唐宋之學翕然景從於海內世遂李何以
並稱然而文不相類各具專長李則光燄逼人時有
矜心失作意之失何則醇厚簡質尚具漢初文字之
風李攀龍王世貞悉土其說王慎中唐應德亦倣其

樂水集

四

規後覽諸家悟歐會作文之法前師變革遵韓蕭行
氣之方天下稱以王唐宇內奉為神聖優遊自得王
有入室之功馳騁為毫唐乏含蓄之妙世真奔馳於
寰瀛之域震川跼伏於閭巷之中取徑歐會上溯龍
門之遺跡賢上靡結下失掀雷之氣毫若乃清帝握
符整理文敘魏禧會結束稱美候方域奔放見長養
氣歛才汪垞墮於柔弱體格嚴整深抑於繁炎武無
願文人之居梨洲有志世道之學魯思稱頌於惲子
遂輟聲韻之文姬傳受學於海峯實有出藍之譽由
是桐城之家始創陽湖之派遂與碩士鉅儒盛於雍
乾之代攷經論史深入馬鄭之室學可以樹旗幟力

可以語精微然精神有餘於茲而思慮或拙於彼靡
合古義遺譏識人雅善兼長獨汪朱之稱美矯正懦
緩惟曾梅之抗顏主光氣而整宮商正議論而借音
律魯迨甫王少鶴鉅製連篇朱伯韓龍翰臣別張一
職溫麗妙作超元明而追唐披錦華文繼金遼而比
宋隋實稱文場之盛足徵清代之祥且夫彥和文心
評論盡梁前之士純約提要鉤原定虞後之文陸機
寫其幽深振生點其背謬鍾惺仁錫雖出於管窺張
溥哀宏批斷亦同於翁測邁評與之末議開指述之
津樑足下摧鍾拉賈覽萬卷之八千馬王超陳涉三
臺之四部自無勞論於魏帝不待求書於文公也謹

樂水集

四

肅

與子弟書

趙郡隴右立氏承祿顯頊晉代傳英俊迨迨李下
著道德之五千沒羽石中挺戰陣之七十其後金柯
玉葉踵立王庭華冕貂軒履膺朝寄備北寇於雁塞
良將稱雄扣東房於稽山匈奴失守功昭帷帳形圖
雲臺亦有與白水而建奇勳佐黃龍而除殘賊鷄渾
指極秦王同高祖開疆鶴識裁儀孝恭與藥師共輔
謀定而後戰光弼無慚於用兵驍勇而前驅鷓兒有
勝於猛將發兵河北立績京東茂震雷霆之威逕攀
風雲之會况復儒盛裏城文高安壽皎皎經士匡山
谷而棄官設說松風引名教而自任操書萬卷曷假

樂水集

南面之百城學貫五車應却北齊之三聘宗族藉以

高蔭士流推為明儒後升熙熙擢明經而延譽吐詞
井井善屬文而揚聲繫詩宗於長庚贈書麗於江夏
試列第一夢筆成雙亦或貧無膏火默念晝間敏有
恒心寒暑不渝推博學於萬里成落之九千懷邱壑
而吟性情發研詞於麗則性介直而富著述動清律
於風騷至於高行今德竹節松筠陸海竭郡守之能
伏劍明曠官之過聲張教義之里名傳太尉之原吟
安危而懷忠文博將馬援競烈就沈沒而厲節俊物
其龍逢爭輝抱冰霜而堅持李筠甘於焚斃臨大難
而固守良器急於赴公補時獻其謀猷報國陳其利害

烈節在抱代有骨鯁之臣忠義為心世無面諛之佐

爾其義循南陔侍適祖而屈晉孝聞北闕代罪母而
斃庭生曾參於吾家孝稱伯叔任李疇於將樂恩及
閭閻芝草產堂旌門閭而增色瑩墓守制賜粟帛而
旌誠慕有虎鹿之遊瑩有醴泉之湧義門無犯感盜
匪於大業之朝蒲車來迎表德行於桓帝之日雖移
蜀徙魯瓜瓞綿延於寰中而居閔據黃芳枝繁布於
積塊南宮北廓白馬青牛共立門楣承先緒展才
力而扶地紀建功勳而耀乾維屬茲玉斗沉淪金衡
板蕩揮戈同室禍忽起於蕭牆舉動外邦凌驟受於
倭族波騰四海之內塵飛五岳之嶺我則整烏合之

樂水集

隊杜太行而塹防門帥鷹揚之師塞函谷而固籬圍

鵝鳴雪夜執元濟於蔡城鶴唳風晨驅苻堅於淝水
身跨驃姚之馬命寄鋒鏑之嶺萬里雲山有蔽鄉壤
百二關河無由敘觀常嘆驥馬之東絆徒望賓鴻之
南飛然而亮在西蜀尤還傲誠之書陵旅北齊尙寄
勵勉之語感麒麟於君孝停眷殊殷言驃騎以季文
關懷愈切但願追承先志肇敷宏圖用能楷範後昆
聿修厥德漁獵五典紛綸九邱論難深於都講解頤
况於丞相豈無州將安車謙身下士必有邦君設榻
佇德高賢辟東海於商歌澤南陽於舜日仲華足願
叔仲滅言君子之大業行焉哲人之能事畢矣倘復

棲遊衡門却步晨樞藏名台岳結架巖林志高沮溺
耕於幽數之谿道厲策由處於窮岡之曲守茲泉而
垂釣公侯不求戴首山而採薇帝王靡屈顧軒冕爲
草芥均祿位於錙銖放浪形骸追逐雲月琴書左右
師友聖賢亦志士之清操儒林之雅事也吾自叨奉
國恩屢勤王事叩都爭戰幾離南蠻之災晉陽揮兵
方免北狄之禍折臂勤於羊祐斷頭忠於桓侯羈絆
軍衙亟更寒暑未嘗中庭給訓靡不殊方增勞捉筆
爲詞書不詮次裁箋垂問意有餘美

樂水集

壁經堂叢書

謝友人贈筆啟

原夫遼國麟角易博物於張華黑郡龍鬚攬都統於
薛稷所以癡髯化石雲恃申吟歎之辭老兔脫毛繼
翁增精麗之製其有尙書柳筆結膠漆而酬詩都尉
揮鋒感綢繆而贈札拔一毛於楊氏固管鮑投分之
情饋三管於柳公誠鐘伯知音之義某嗜書成性顧
硯爲親逐雨行雲擲溪源而吐液隨風迴雪步宣城
而抽光染綵揮毫調天地之氣數撫毛潤墨畫乾坤
之陰陽標疊疊之奇勳贊皇皇之宏業位逸少於東
面揚功伐而敘典謨置歐詢於西方敷皇極而定邦
國荆木於焉削罄荻草遂以畫殘還蒙博望之交投

樂水集

壁經堂叢書

來定遠之筆松烟春動響奏吳律之聲雨露秋垂穎
增趙毫之秃管共輝於翠羽毫齊光於路扈圓轉從
心堪奪中書之令指揮隨意克封管城之侯中繩中
鈎如錐如鑿龍飛蛇放烟遠濛濛於是文園重開草
太玄而書奇字辭庭潤步灑麗句而繡秘書畫景寫
情露王揚之墨妙立言述事留徐嚴之筆精舖萬物
於桑根掃千軍於麻面鏖兵則有進敵揮戰則無退
鋒爲文瀚之將軍隨殿庭之宰相彼囊臂鈍穎安世
持而尤稱忠矧祥麟鏡臺王勃執而豈揚學身踐廊
廟當謝華岳之神名標槐庭必感赴闕之贈謹啟

謝某友惠牡丹啟

隨煬西苑二百里之幅員會昌東廊三十兩之酬贈
出三州而號鹿非印一捻而露指痕扮美人於禁宮
姿妍國色埒富貴於苑圃秀發天香至於妙接椿杪
屢作好事之賞移植私第重爲都城之奇照朝陽而
生紅沾夕露而汎紫庄茲濃色總領羣芳目邁良欣
夙思洛陽之美心懷雅好適逢鴻都之交贈送十盆
花鮮五色朶朶含笑枝枝陳華品命百名足增文士
之詠變易千種堪號花苑之神從茲陪酒陪歌同詩
書而歸藝圃花王花后共英才而宰詞場光昭積塊
之華雅冠神州之秀麗繞欄外彩色共丹楹爭輝香

樂水集

吳

蘇上經社堂書畫書目

透室中氣臭將蘭室等馥玩翠臺而不捨甚愛菊於
淵明攀碧崖而靡去篤慕蓮於茂叔詢爲李唐之好
誠感易州之投短札斯書謹啟以謝